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史部第三冊目次

隋書八十五卷（二）（唐）魏徵等撰 元大德饒州路儒學刻明嘉靖遞修公文紙印本 〇〇一

隋書八十五卷（二）

（唐）魏徵等撰

元大德饒州路儒學刻明嘉靖遞修公文紙印本

律曆中

夫曆者紀陰陽之通變極往數以知來可以迎日授時先天成務者也然則懸象著明莫大於二曜氣序環復無過於四時日月相推而　生矣寒暑迭進而歲成焉遂能成天地之文極乾巛之變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乘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巛之策一百四十有四凡三百六十以當朞之日也至乃陰陽迭用剛柔相摩四象既陳八卦成列此乃造文之元始創曆之厥初者歟洎乎炎帝分八節軒轅建五部少昊以鳳鳥司曆顓頊以南正司天陶唐則分命和仲夏后乃備陳鴻範湯武革命咸率舊章然文質既殊正朔斯革故天子置日官諸侯有日御以和萬國以叶三辰至于寒暑晦明之徵陰陽生殺之數啓閉升降之紀消息盈虛之節皆應躔次而無淫流故得該浹生靈堪輿天地開物成務致遠鉤深周德不競史官廢職疇人分散機祥莫理秦兼天下頗推五勝自以獲水德之瑞以十月爲正漢氏初興多所未暇百有餘載襲而不革至于孝武改用夏正時有古曆六家學者疑其紛繆劉向父子咸加討論班固因之採以爲志光武中興未能詳考逮于永平之末乃復改行四分七十餘年儀式方備其後復命劉洪蔡邕共修律曆司馬彪用之以續班史當塗受命亦有史官韓翊創之於前楊偉繼之於後咸遵劉洪之術未及洪之深妙中左兩晉迭有增損至於西涼亦爲蕪萊事迹紛紛未能詳記宋氏元嘉何承天造曆迄于齊末相仍用之梁武初興因循齊舊天監中年方改行宋祖冲之甲子元曆陳武受禪亦無創改後齊文宣用宋景業曆西魏入關行李業興曆逮於周武帝乃有甄鸞造甲寅元曆遂參用推步焉大象之初太史上士馬顯又上景寅元曆便即行用迄于開皇四年乃改用張賓曆十七年復行張胄玄曆至于義寧今采梁天監以來五代損益之要以著于篇云

梁初因齊用宋元嘉曆天監三年下詔定曆員外散騎侍郎祖暅奏曰臣先在晉已來世居此職仰尋黃帝至今十二代曆元不同周天斗分踈密亦異當代用之各垂一法宋大明中臣先人考古法以爲正曆垂之于後事皆符驗不可改張八年暅又上疏論之詔使太史令將匠道秀等候新舊二曆氣朔交會及七曜行度起八年十一月訖九年七月新曆密舊曆踈暅乃奏稱史官今所用何承天曆稍與天乖緯緒參差不可承案被詔付靈臺與新曆對課

疏密前期百日并又再申始自去冬終于今朔得失之効
並已月別啓聞夫七曜運行理數深妙一失其源則歲積
彌爽所上脫可施用宜在來正至九年正月用祖冲之所
造甲子元曆頒朔至大同十年制詔更造新曆以甲子為
元六百一十九為章歲一千五百三十六為日法一百八
十三年冬至差一度月朔以遲疾定其小餘有三大二小
未及施用而遭侯景亂遂寢陳氏因梁亦用祖冲之曆更
無所創改

後齊文宣受禪命散騎侍郎宋景業叶圖讖造天保曆景
業奏依握誠圖及元命包言齊受録之期當魏終之紀得

乘三十五以為蔀應六百七十六以為章文宣大悅乃施
用之期曆統曰上元甲子至天保元年庚午積十一萬五
百六筭外章歲六百七十六度法二萬三千六百六十斗
分五千七百八十七曆餘十六萬二千二百六十一至後
主武平七年董峻鄭元偉立議非之曰宋景業移閏於天
正退命於冬至交會之際承二大之後三月之交妄減平
分臣案景業學非探賾識殊深解有心改作多依舊章唯
寫子換母頗有變革妄誕穿鑿不會真理乃使日之所在
差至八度節氣後天閏先一月朔望虧食既未能知其表
裏遲疾之曆步文不可以傍通妄設平分虛退冬至虛退

則日數減於周年平分妄設故加時差於異日五星見伏
有違二旬遲疾逆留或乖兩宿軌褫術淺妄刻水旱今上
甲寅元曆並以六百五十七為章四萬二千三百三十八
為蔀五千四百六十一為斗分甲寅歲甲子日為元紀又
有廣平人劉孝孫張孟賓二人同知曆事孟賓受業於張
子信並棄舊事更制新法又有趙道嚴準晷影之長短定
日行之進退更造盈縮以求虧食之期劉孝孫以百一十
九為章八千四十七為紀九百六十六為歲餘甲子為上
元命日度起虛中張孟賓以六百一十九為章四萬八千
九百為紀九百四十八為日法萬四千九百四十五為斗

分元紀共命法略旨遠日月五星並從斗十一起盈縮轉
度陰陽分至與漏刻相符共日影俱合循轉無窮上拒春
秋下盡天統日月虧食及五星所在以二人新法考之無
有不合其年詔于敬禮及曆家豫刻日食疏密六月戊申
朔太陽虧劉孝孫言食於卯時張孟賓言食於甲時鄭元
偉董峻言食於辰時宋景業言食於巳時至日食乃於卯
甲之間其言皆不能中爭論未定遂屬國亡

西魏入關尚行李業興正光曆法至周明帝武成元年始
詔有司造周曆於是露門學士明克讓麟趾學士庾季才
及諸日者採祖暅舊議通簡南北之術自斯已後頗覩其

謀故周齊並時而曆差一日克讓儒者不處日官以其書
下于太史及武帝時甄鸞造天和曆上元甲寅至天和元
年景戌積八十七萬五千七百九十二筭外章歲三百九
十一蔀法二萬三千四百六十日法二十九萬一百六十
朔餘十五萬三千九百九十一斗分五千七百三十一會
餘九萬三千五百一十六曆餘一十六萬八百三十冬至
斗十五度參用推步終於宣政元年大象元年太史上士
馬顯等又上景寅元曆抗表奏曰臣案九章五紀之旨三
統四分之說咸以節宣發斂考詳晷緯布政授時以爲皇
極者也而乾維難測斗憲易差盈縮之期致舛咎徵之道
斯應寧止蛇或[illegible]大[illegible]王者[illegible]曜金雞與精
王化關以盛衰有國由其隆替曆之時義於斯爲重自炎
漢已還迄於有[illegible]四代年涉千年曰御天者[illegible]之於
世命元班朔互有沿改驗近則疊璧應辰經遠則連珠失
次義難循[illegible]牢籠萬古時夏乘
殷斟酌前代曆變壬子元用甲寅高祖武皇帝索隱探賾
盡性窮理以爲此曆雖行未臻其妙爰降詔旨博訪時賢
并勅太史上士馬顯等更事刊定務得其宜然術藝之士
各封異見凡所上曆合有[illegible]家精麤踳駮未能盡善去年
冬孝宣皇帝乃詔臣等監考疏密更令同造謹案史曹舊

簿及諸家法數棄短取長共定今術開元發統肇自景寅
至於兩曜虧食五星伏見參校積時最爲精密庶鐵炭輕
重無失寒燠之宜灰箭飛浮不爽陰陽之度上元景寅至
大象元年己亥積四萬一千五百五十四筭上日法五萬
三千五百六十三亦名蔀會法章歲四百四十八斗分三
千一百六十七蔀法一萬二千九百九十二章中爲章會
法日法五萬三千五百六十三曆餘二萬九千六百九十
三會日百七十三會餘一萬六千六百一十九冬至日在
斗十二度小周餘盈縮積其曆術別推入蔀會分用陽率
四百九十九陰率九每十二月下各有日月蝕轉分推步

加減之乃爲定蝕大小餘而求加時之正其術施行時高
祖作輔方行禪代之事欲以符命曜于天下道士張賓揣
知上意自云玄相洞曉星曆因盛言有代謝之徵又稱上
儀表非人臣相由是大被知遇恒在幕府及受禪之初擢
賓爲華州刺史使與儀同劉暉驃騎將軍董琳索盧縣公
劉祐前太史上士馬顯太學博士鄭元偉前保章上士任
悅開府掾張徹前盪邊將軍張膺之校書郎衡洪建太史
監候粟相太史司曆郭翟劉宜兼算學博士張乾叙門下
參人王君瑞荀隆伯等議造新　仍令太常卿盧賁監之
賓等依何承天法微加增損四　二月撰成奏上高祖下

詔曰張賓等存心筭數通洽古今每有陳聞多所啓沃畢功表奏具已披覽使後月復育只不出前晦之宵前月之餘罕留後朔之旦減朓就朒懸殊舊準月行表裏厥途乃異日交弗食由循陽道驗時轉筭不越纖毫逖聽前修斯祕未啓有一於此実爲精密宜頒天下依法施用張賓所造曆法其要以上元甲子巳巳已來至開皇四年歲在甲辰積四百一十二萬九千一筭上

蔀法一十萬二千九百六十

章歲四百二十九

章月五千三百六

通月五百三十七萬二千二百九

日法一十八萬一千九百二十

斗分二萬五千六十三

會月一千二百九十七

會率二百二十一

會數一百一十半

會分一十一億八千七百二十五萬八千一百八十九

會日法四千二十萬四千三百二十

會日百七十三

餘五萬六千一百四十三

小分一百一十

交法五億一千二百一十萬四千八百

交分法二千八百一十五

陰陽曆一十三

餘十一萬二百六十三

小分二千三百二十八

朔差二

餘五萬七千九百二十一

小分九百七十四

蝕限一十二

餘八萬一千三百三

小分四百三十三半

定差四萬四千五百四十八

周日二十七

餘一十萬八百五十九 亦名少大法

木精曰歲星合率四千一百六萬三千八百八十九

火精曰熒惑合率八千二十九萬七千九百二十六

土精曰鎮星合率三千八百九十二萬五千四百一十三

金精曰太白合率六千一十一萬九千六百五十五

水精曰辰星合率一千一百八十三萬一千一百二十五

張賓所創之曆既行劉孝孫與冀州秀才劉焯並稱其失言學無師法刻食不中所駮凡有六條其一云何承天不知分閏之有失而用十九年之七閏其二云賓等不解宿度之差改而冬至之日守常度其三云連珠合璧七曜須同乃以五星別元其四云賓等唯知日氣餘分恰盡而為立元之法不知日月不合不成朔旦冬至其五云賓等但守立元定法不須明有進退其六云賓等唯識轉加大餘二十九以為朔不解取日月合會準以為定此六事微妙曆數大綱聖賢之通術而暉未曉此實管窺之謂也若乃驗影定氣何氏所優賓等推測去之彌遠合朔順天何氏所劣賓等依據循彼迷蹤蓋是失其菁華得其糠粃者也

又云魏明帝時有尚書郎楊偉修景初曆乃上表立義駮難前非云加時後天食不在朔然觀楊偉之意故以食朔為真未能詳之而制其法至宋元嘉中何承天著曆其上表云月行不定或有遲疾合朔月食不在朔望亦非曆之意也然承天本意欲立合朔之術遭皮延宗飾非致難故事不得行至後魏獻帝時有龍宜弟復修延興之曆又上表云日食不在朔而習之不廢據春秋書食乃天之驗朔也此三人者前代善曆皆有其意未正其書但曆數所重唯在朔氣朔為朝會之首氣為生長之端朔有告餼之文

氣有郊迎之典故孔子命曆而定朔旦冬至以為將來之範今孝孫曆法並按明文以月行遲疾定其合朔欲令食必在朔不在晦二之日也縱使頻月一小三大得天之統大抵其法有三今列之云

第一勘日食證恒在朔引詩云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今以甲子元曆術推算符合不差春秋經書日食三十五二十七日食經書有朔推與甲子元曆不差八食經書並無朔字左氏傳云不書朔官失之也公羊傳云不言朔者食二日也穀梁傳云不言朔者食晦也今以甲子元曆推算俱是朔日丘明受經夫子於理尤詳公羊穀梁皆臆說也

春秋左氏隱公三年二月己巳日有食之（推合己巳朔）

莊公十八年春三月日有食之（推合壬子朔）

僖公十二年三月庚午日有食之（推合庚午朔）

十五年夏五月日有食之（推合癸未朔）

襄公十五年秋八月丁未日有食之（推合丁巳朔）

前後漢及魏晉四代所記日食朔晦及先晦都合一百八十一今以甲子元曆術推之並合朔日而食

前漢合有四十五食（三食並先晦一日三十二食並皆晦日十食並是朔日）

後漢合有七十四食（三十七食並皆朔日三十七食並皆晦日）

魏合有十四食 四食並皆晦日 十食並皆朔日

晉合有四十八食 二十三食並皆晦日 二十五食並皆朔日

第二勘度差變驗

尚書云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即是唐堯之時冬至之日昏在昴宿合昏之時昴正午案竹書紀年堯元年景子今以甲子元曆術推算得合堯時冬至之日合昏之時昴星正午漢書武帝太初元年丁丑歲落下閎等考定太初曆冬至之日日在牽牛初今以甲子元曆術算即得斗末牛初矣晉時有姜岌又以月食驗於日度知冬至之日日在斗十七度宋文帝元嘉十年癸酉歲何承天考驗乾度亦知

冬至之日日在斗十七度雖言冬至後上三日前後通融只合在斗十七度但堯年漢日所在既殊唯晉及宋所在未改故知其度理有變差至今大隋甲辰之歲考定曆象以稽天道知冬至之日日在斗十三度

第三勘氣影長驗

春秋緯命曆序云魯僖公五年正月壬子朔旦冬至今以甲子元曆術推算得合不差宋書元嘉十年何承天以土圭測影知冬至已差三日詔使付外考驗起元嘉十三年為始畢元嘉二十年八年之中冬至之日恒與影長之日差較三日今以甲子元曆術推算但是冬至之日恒與影

長之符合不差詳之如左

十三年景子

天正十八日曆注冬至

十五日影長

即是今曆冬至日

十四年丁丑

天正二十九日曆注冬至

二十六日影長

即是今曆冬至日

十五年戊寅

天正十一日曆注冬至

陰無影可驗

今曆八日冬至

十六年己卯

天正二十一日曆注冬至

十八日影長

即是今曆冬至日

十七年庚辰

天正二日曆注冬至

十月二十九日影長

即是今曆冬至日
八年辛巳
天正十三日曆注冬至
十一日影長
即是今曆冬至日
十九年壬午
天正二十九日曆注冬至
候無影可驗
今曆二十二日冬至
二十年癸未
天正六日曆注冬至
三日影長
即是今曆冬至日
于時新曆初頒，賓有寵於高祖，劉暉附會之，被升為太史
令。二人叶議，共短孝孫，言其非毀天曆，率意迂怪，焯又妄
相扶證，惑亂時人。孝孫、焯等，竟以他事斥罷。後賓死，孝孫
為掖縣丞，委官入京，又上，前後為劉暉所詰，事寢不行。仍
留孝孫直太史，累年不調，寓宿觀臺。乃抱其書，弟子輿櫬，
來詣闕下，伏而慟哭。執法拘以奏之，高祖異焉，以問國子
祭酒何妥。妥言其善，即日擢授大都督，遣與賓曆比校短

長。先是信都人張胄玄，以算術直太史，久未知名。至是與
孝孫共短賓曆，異論鋒起，久之不定。至十四年七月，上令
參問日食事。楊素等奏：太史凡奏日食二十有五，唯一晦
三朔，依剋而食，尚不得其時，又不知所起，他皆無驗。胄玄
所剋，前後妙衷，時起分數，合如符契。孝孫所剋，驗亦過半。
於是高祖引孝孫、胄玄等，親自勞徠。孝孫因請先斬劉暉，
乃可定曆。高祖不懌，又罷之。俄而孝孫卒，楊素、牛弘等傷
惜之，又薦胄玄。上召見之，胄玄因言日長景短之事，高祖
大悅，賞賜甚厚，令與參定新術。劉焯聞胄玄進用，又增損
孝孫曆法，更名七曜新術，以奏之。與胄玄之法，頗相乖爽，
袁充與胄玄害之，焯又罷。至十七年，胄玄曆成，奏之。上付
楊素等校其短長。劉暉與國子助教王頍等，執舊曆術，迭
相駁難，與司曆劉宜，援據古史影等，駁胄玄云：命曆序僖
公五年天正壬子朔旦日至，左氏傳僖公五年正月辛亥
朔日南至。張賓曆天正壬子朔冬至，合命曆序，差傳一日。
張胄玄曆天正壬子朔，合命曆序，差傳一日。三日甲寅冬
至，差命曆序二日，差傳三日。成公十二年，命曆序天正辛
卯朔旦日至。張賓曆天正辛卯朔冬至，合命曆序。張胄玄
曆天正辛卯朔，合命序曆。二日壬辰冬至，差命曆序一日。
昭公二十年春秋左氏傳二月己丑朔日南至，準命曆序

庚寅朔旦日至張賓曆天正庚寅朔冬至並合命曆序差
傳一日張胄玄曆天正庚寅朔合命曆序差傳一日二日
辛卯冬至差命曆序一日差傳二日宜棄命序及春秋左
氏傳並閏餘盡之歲皆須朔日冬至若依命曆序勘春秋
三十七食合處至多若依左傳合者至少是以知傳爲錯
今張胄玄信情置閏命曆序及傳氣朔並差又宋元嘉冬
至影有七張賓曆合者五差者二亦在前一日張胄玄曆
合者三差者四在後一日元嘉十二年十一月甲寅朔十
五日戊辰冬至日影長張賓曆合戊辰冬至張胄玄曆己
巳冬至差後一日十三年十一月己酉朔二十六日甲戌

志十二　十五

冬至日影長張賓曆合癸酉冬至差前一日張胄玄曆合甲
戌冬至十五年十一月丁卯朔十八日甲申冬至日影長
二曆並合甲申冬至十六年十一月辛酉朔二十九日己
丑冬至日影長張賓曆合己丑冬至張胄玄曆庚寅冬至
差後一日十七年十一月乙酉朔十日甲午冬至日影長
張賓曆合甲午冬至張胄玄曆乙未冬至差後一日大
年十一月己卯朔二十一日己亥冬至日影長張賓曆合
己亥冬至張胄玄曆庚子冬至差後一日十九年十一月癸
卯朔三日乙巳冬至影長張賓曆甲辰冬至差前一日張
胄玄曆合乙巳冬至又周從天和元年盡戌至開皇十五

年乙卯合得冬夏至日影一十四張賓曆合得者十差者
四三差前一日一差後一日張胄玄曆合者五差者九八
差後一日一差前一日天和二年十一月戊戌朔三日庚
子冬至日影長張賓曆合庚子冬至張胄玄曆辛丑冬至差
後一日三年十一月壬辰朔十四日乙巳冬至日影長張
賓曆合乙巳冬至張胄玄曆景午冬至差後一日建德元
年十一月己亥朔二十九日丁卯冬至日影長張賓曆景
寅冬至差前一日張胄玄曆合丁卯冬至三年五月景寅
朔三日戊辰夏至日影短張賓曆己巳夏至差後一日張
胄玄曆庚午夏至差後二日三年十一月戊午朔二十日

志十二　十六

丁丑冬至日影長張賓曆合丁丑冬至張胄玄曆戊寅冬
至差後一日六年十一月庚午朔二十三日壬辰冬至日
影長張賓曆合壬辰冬至張胄玄曆癸巳冬至差後一日
宣政元年十一月甲午朔五日戊戌冬至日影長兩曆並
合戊戌冬至開皇四年十一月己未朔十一日己巳冬至
日影長張賓曆合己巳冬至張胄玄曆庚午冬至差後一
日五年十一月甲寅朔二十二日乙亥冬至日影長張賓
曆甲戌冬至差前一日張胄玄曆合庚辰冬至七年五月
乙亥朔九日癸未夏至日影短張賓曆壬午夏至差前一
日張胄玄曆合癸未夏至十一月壬申朔十四日乙酉冬

至日影長張賓曆合己酉冬至張胄玄曆景長乙亥冬至差後
一日十一年十一月己卯朔二十八日景午冬至日影長
張賓曆合景午冬至張胄玄曆丁未冬至差後一日十四
年十一月辛酉朔旦冬至張賓曆合十一月辛酉朔旦冬
至張胄玄曆十一月辛酉朔二日壬戌冬至差後一日建
德四年四月大乙酉朔三十日甲寅月晨見東方張賓曆
四月大乙酉朔三十日甲寅月晨見東方張胄玄曆四月
小乙酉朔五月大甲寅朔月晨見東方宜索影極長爲冬
至影極短爲夏至二至自古史分可勘者二十四其二十
一有影三有至日無影見行曆合一十八差者六旅騎尉

張胄玄曆合者八差者一十六二差後二日一十四差後
一日又開皇四年在洛州測冬至影與京師二處進退絲
毫不差周天和已來案驗並在後更檢得建德四年晦朔
案見張胄玄曆五月朔日月晨見東方今十七年張賓曆
閏七月張胄玄曆閏五月又審至以定閏胄玄曆至既不
當故知置閏必乖見行曆四月五月頻大張胄玄曆九月
十月頻大爲胄玄朔弱頻大在後晨故朔日殘月晨見東
方宜又案開皇四年十二月十五日癸卯依曆月行在鬼
三度時加酉月在卯上食十五分之九虧起西北今伺候
一更一籌起食東北角十五分之十至四籌還生至二更

一籌後滿五年六月三十日依曆太陽虧日在七星六度
加時在午少強上食十五分之一半強虧起西南角今伺
候日乃在午後六刻上始食虧起西北角十五分之六至
未後一刻還生至五刻復滿六年六月十五日依曆太陰
虧加時酉在卯上食十五分之九半弱虧起西南當其時
陰雲不見月至辰巳雲裏見月已食三分之二虧從東北
即還雲合至巳午間稍生至午後雲裏暫見已復滿十月
三十日丁丑依曆太陽虧日在斗九度時加在辰少弱上
食十五分之九強虧起東北角今候所見日出山一丈辰
二刻始食虧起正西食三分之二辰後二刻始生入巳時

三刻上復滿十年三月十六日癸卯依曆月行在氐七度
時加戌月在辰太半上食十五分之七半強虧起東北今
候月初出卯南帶半食出至辰初三分可食二分許漸生
辰未巳復滿見行曆九月十六日庚子月行在胃四度時
加丑月在未半強上食十分之三半強虧起正東今伺候
月以午後二刻食起正東須臾如南至未正上食南畔五
分之四漸生入申一刻半復滿十二年七月十五日己未
依曆月行在室七度時加戌月在辰太強上食十五分之
十二半弱虧起西北今伺候一更三籌起西北上食准三
分之二強與曆注同十三年七月十六日依曆月在申半

強上食十五分之半弱虧起西南十五日夜從四更候月
五更一籌起東北上食半強入雲不見十四年七月一日
依曆時加巳弱上食十五分之十二半強至未後三刻
日乃食虧起西北食半許入雲不見食頃暫見猶未從生
因即雲鄣十五年十一月十六日庚午依曆月行在參十
七度時加亥月在巳半上食十五分之九半強虧西北其
夜一更四籌後月在辰上起食虧東南至二更三籌月在
巳上食三分之二許漸生至三更一籌月在辰上復滿十
六年十一月十六日乙丑依曆月行在井十七度時加丑
月在未太弱上食十五分之十二半弱虧起東南十五日

夜伺候至三更一籌月在未上雲裏見已食十五分之三
許虧起正東至丁上食既後從東南生至四更三籌月在
未末復滿而胄玄不能盡中迭相駁難高祖惑焉踰時不
決會通事舍人顏慜楚上書云漢落下閎改顓頊曆作太
初曆云後八百歲此曆差一日語在胄玄傳高祖欲神其
事遂下詔曰朕應運受圖君臨萬寓思欲興復聖教恢弘
令典上順天道下授人時搜揚海內廣延術士旅騎尉張
胄玄理思沉敏術藝宏深懷道白首來上曆法令與太史
舊曆並加勘審仰觀玄象參驗璿璣胄玄曆數與七曜符
合太史所行乃多疏舛群官博議咸以胄玄爲密太史令

劉暉司曆郭翟劉宜驍騎尉任悅往經修造致此乖謬通
直散騎常侍領太史令庾季才太史丞邢儁司曆郭遠曆
博士蘇粲曆助教傅儁成珍等既是職司須審疏密遂虛
行此曆無所發明論暉等情狀已合科罪方共飾非護短
不從正法季才等附下罔上義實難容於是暉等四人元
造詐者並除名季才等六人容隱姦慝俱解見任胄玄所
造曆法付有司施行擢拜胄玄爲員外散騎侍郎領太史
令胄玄進袁充互相引重各擅一能更爲延譽胄玄言充
曆妙極前賢充言胄玄曆術冠於今古胄玄學祖沖之兼
傳其師法自茲厥後剋食頗中其開皇十七年所行曆術

命冬至起虛五度後稍覺其疏至大業四年劉焯卒後乃
敢改法命起虛七度諸法率更有增損朔終義寧今錄戊
辰年所定曆術著之于此云自甲子元至大業四年戊辰
百四十二萬七千六百四十四年算外

章歲四百一十　章閏百五十一

章月五千七十一　日法千一百四十四

月法三萬三千七百八十三

辰法二百八十六

歲分一千五百五十七萬二千九百六十三

度法四萬二千六百四十

沒分五百一十九萬一千三百一十一
沒法七萬四千五百二十一
周天分一千五百五十七萬四千四百六十六
斗分一萬八百六十六　氣法四十六萬九千四十
氣時法一萬六百六十　周日二十七
日餘一千四百一十三　周通七萬二百九
周法二千五百四十八
推積月術置入元已來至所求年以章月乘之如章歲得一爲積月餘爲閏餘閏餘三百九十七已上若冬至不在其月加積月一
推月朔弦望術以月法乘積月如法得一爲積日餘爲小餘以六十去積日餘爲大餘命以甲子筭外所求年天正月朔日天正月者建子月也筭外爲去年十一月凡朔小餘五百四十七已上其月大加大餘七小餘四百三十七太凡四分一爲少二爲半三爲大小餘滿日法去之從大餘滿六十去之命如前爲上弦日又加得望下弦後月朔朔餘滿五百三十七其月大減者小
推二十四氣術以月法乘閏餘又以章歲乘朔小餘加之如氣法得一爲日命朔筭外爲冬至日不盡者以十一約之爲日分求次氣加日十五日分九千三百一十五小分一小分滿八從日分一日分滿度法從日一如月大小去之日不滿月筭外爲次氣日其月無中氣者爲閏

二十四氣	損益率	盈縮數
冬至十一月中	益七十	縮初
小寒十二月節	益三十五	縮七十
大寒十二月中	益三十五	縮百五
立春正月節	益二十	縮百三十
雨水正月中	益二十	縮百六十
驚蟄二月節	益三十五	縮百九十
春分二月中	損五十五	縮二百二十五
清明三月節	損三十五	縮百七十
穀雨三月中	損四十	縮百二十五
立夏四月節	損三十	縮八十五
小滿四月中	損五十五	縮五十五
芒種五月節	益六十五	盈初
夏至五月中	益五十五	盈六十五
小暑六月節	益四十	盈百二十
大暑六月中	益二十五	盈百六十
立秋七月節	益五	盈百八十五
處暑七月中	益三十	盈百九十
白露八月節	益四十	盈二百二十
秋分八月中	益六十	盈二百六十

寒露九月節　損五十五　盈二百

霜降九月中　損五十　盈百四十

立冬十月節　損四十五　盈九十五

小雪十月中　損四十　盈五十

大雪十一月節　損十　盈十

求朔望入氣盈縮術

以入氣日筭乘損益率如十五得一餘八已上從一以損益盈縮數為定盈縮其入氣日十五筭者如十六得一餘半法已上亦從一以下皆准此

推土王術

加分至日二十七日分一萬六千七百六十七小分九小分滿四十從日分一滿去如前即分至後土始王日

推沒日術

其氣有小分者以水乘日分內小分又以十五乘之以減沒分無小分者以百二十乘日分以減之滿沒法為日不盡為日分以其氣去朔日加之去命如前

求次沒

加日六十九日分四萬九千三百七十二日分滿沒法從日去命如前

推入遲疾曆術

以周通去朔積日餘以周法乘之滿周通又去之餘滿周法得一日餘為日餘即所求年天正朔夜半入曆日及餘

求次月

大月加二日小月加一日日餘皆千一百三十五滿周日及日餘去之

求次日加一滿去如前

求朔望加時入曆術

以四十九乘朔小餘滿二十二得一為日餘不盡為小分以加夜半入曆日及餘分

求次月加日一餘二千四百八十六小分二十一滿去如前即次月入曆日及餘

求望加日十四日餘千九百四十九小分二十一半滿去加前為望入曆日及餘

曆日	轉分	轉法	損益率	盈縮積分	差法
一日	六百一	退六	益二百四十八	盈初	五千六百
二日	五百九十五	退七	益二百二十八	盈六十萬五千一百五十九	五千五百四十
三日	五百八十八	退八	益一百七十九	盈一百二十萬千六百七十八	五千四百二十
四日	五百八十	退九	益一百四十二	盈一百五十萬八千一百七十	五千三百九十
五日	五百七十一	退九	益一百三	盈一百九十[illegible]二千二百八	五千二百

四日五百八十	退九	益一百四十二	盈一百五十九萬八千一百一十七	五千三百九十
五日五百七十一	退九	益一百三	盈一百九十六萬三千三十六	五千三百
六日五百六十二	退九	益六十二	盈二百二十一萬四千九百九十五	五千二百一十
七日五百五十三	退十	益二十二	盈二百三十六萬二千九百九十四	五千一百二十
八日五百四十三	退十	損二十三	盈二百三十七萬三千二	五千二十
九日五百三十三	退九	損六十八	盈二百二十八萬五千七百七十二	四千九百二十
十日五百二十四	退八	損一百八	盈一百八十萬八千九百一十一	四千八百三十
十一日五百一十六	退七	損一百四十四	盈一百九十一萬二千一百九十	四千七百五十
十二日五百九	退七	損一百七十六	盈一百五十一萬五千九百四十七	四千六百八十
十三日五百二	退六	損二百七	盈一百十八萬八千六百一十八	四千六百二十
十四日四百九十六	進一	損一百三十四	盈五十九萬八千一百二十七	四千五百五十
十五日四百九十八	進六	益一百二十五	縮四千八百一十四	四千五百七十
十六日五百四	進七	益一百九十八	縮五十七萬七千九百七十五	四千六百四十
十七日五百一十一	進八	益一百六十七	縮一百八萬二千四百九十六	四千七百
十八日五百一十九	進八	益一百三十一	縮一百五十萬六千九百二十七	四千七百八十
十九日五百二十七	進九	益九十五	縮一百八十一萬九千八百五十八	四千八百六十

二十日五百三十六	進九		縮二百八萬二千一百五十九	四千九百五十
二十一日五百四十五	進十		縮二百二十一萬六千七百	五千四十
二十二日五百五十五	進九		縮二百三十五萬五千二百八十一	五千一百四十
二十三日五百六十四	進九		縮二百四十七萬六千二百八十二	五千二百四十
二十四日五百七十三	進八	一	縮一百九十九萬四千三百八十二	五千三百二十
二十五日五百八十一	進八	十八	縮一百七十萬九千五百四十四	五千四百
二十六日五百八十九	進六	十四	縮一百二十三萬二千一百八十五	五千四百八十
二十七日五百九十五	進五	二十六	縮八十六萬五千三百六	五千五百四十
二十八日六百	進一	三十二	縮五十二萬八千五百八十七	五千五百九十

推朔望加時定日乃以入曆日餘乘所入曆日損益率以損益盈縮積分如差法而一為定積分如盈法乃與入氣定盈縮皆以盈減縮加本朔望小餘不足減者加日法乃減之加時在往日加之滿日法者去之則在日餘為定小餘無食者不須

氣盈縮

角十二度　亢九度　氐十五度　房五度

心五度　尾十八度　箕十一度

東方七宿七十五度

[illegible]進六　損百十四　縮一百三十[illegible]
[illegible]一百五十[illegible]進五　損一百二十六　縮[illegible]
[illegible]進一　損[illegible]　縮[illegible]

[illegible]二十二　[illegible]二十[illegible]

[illegible]定小餘

[illegible]入曆[illegible]所入曆所日損益率以損益盈縮積為[illegible]盈縮，乃與入氣定盈縮皆以盈減縮加本朔望小餘，不足減者加日法乃減之，加時在往日；滿日法者去之，則在來日，餘為定小餘。無食者不須朓朒縮[illegible]

角十二度　亢九度　氐十五度　房五度
心五度　尾十八度　箕十一度
東方七宿七十五度

斗二十六度　牛八度　女十二度
危十七度　室十六度　壁九度
北方七宿九十八度
奎十六度　婁十二度　胃十四度　昴十一度
畢十六度　觜二度　參九度
西方七宿八十度
井三十三度　鬼四度　柳十五度　星七度
張十八度　翼十八度　軫十七度
南方七宿百一十二度

推日度術

置入元至所求年，以歲分乘之，為通實，滿周天分去之，餘如度法而一，為積度，不盡為度分。命度以虛七度，宿次去之，經斗去其分，度不滿宿，算外，即所求年天正冬至日所在度及分。以冬至去朔日，以減分度數，分不足減者，減度一，加度法乃減之，命如前，即天正朔前夜半日所在度及分。須求朔[illegible]度者，朔去定朔日數，減之，依後所須。

求次月：大月加度三十，小月加度二十九，宿次去之，經斗去其分。

求次日：加度一，去命如前。

求朔望加時日所在度術

各以定小餘乘章歲滿十一爲度分以加其前夜半度分
滿之去如前凡朔加時日月同度
求轉分以千四十約度分不盡爲小分
求望加時月所在度術
置望加時日所在度及分加度一百八十二轉分二十五
小分七百五十三小分滿千四十從轉分一轉分滿四十
一從度去命如前經斗去轉分十小分四百六十六
求月行遲疾日轉定分術
以夜半入曆日餘乘轉差滿周法得一爲轉差以進加退
減日轉分爲定分

推朔望夜半月定術
以定小餘乘所入曆日轉定分滿日法得一爲分分滿四
十一爲度各以減加時月所在度即各其前夜半定度
求次日以日轉定分加轉分滿四十一從度去命如前朔
日不因前加
推五星術
木數千七百萬八千三百三十二四分
火數三千三百二十五萬六千二十六
土數千六百一十二萬一千七百六十七
金數二千四百八十九萬八千四百一十七

水數四百九十四萬一千九十八
木終日三百九十八日分三萬七千六百一十二小分
火終日七百七十九日分三萬九千四百六十六
土終日三百七十八日分三千八百四十七
金終日五百八十三日分三萬九千二百九十七晨見伏三百二十七日分同
水終日百一十五日分三萬七千四百九十八晨見伏六十三日分同
夕見伏二百五十六日
夕見伏五十二日
求星見術
置通實各以數去之餘以減數其餘如度法得一爲日不
盡爲日分即所求年天正冬至後晨平見日及分其金水以夕誌言九十四伏日去之得若餘爲夕平見日及分

求平見月日置冬至去朔日數及分各以冬至後日數
及分加之分滿度法從日起天正月依大小去之不滿月
者爲去朔日命日算外即星見所在月日及分
求後見各以終日及分加之滿去如前其金水各以晨夕加之滿去如前加晨得夕加夕得晨
木平見在春分前者以三千三百四十乘去大寒後十日
數以加平見分滿法之以爲定見日及分立秋後者以四
千二百乘去寒露日加之滿同前春分至清明均加四日
後至立夏五日以後至芒種加六日均至立秋小雪前者

以七千四百乘去寒露日數以減平見日分冬至後者以
八千三百乘去大寒後十日數以減之小雪至冬至均減
八日爲定見日數初見伏去日各十四度
火平見在雨水前以二萬六千八百八十乘去大寒日數
在立夏後以萬二千四百四十乘去立秋日數以見日分
滿去如前雨水至立夏均加二十九日小雪前以萬一千
五百八十乘去處暑日數冬至後以三萬四千二百八十
乘去大寒日數滿去如前以減之小雪至冬至均減二十
五日初見伏去日各十七度
土平見在處暑前以萬二千三百七十乘去大暑日數白

露後以八千三百四十乘去霜降日數以加見日分滿如
前處暑至白露均加九日小寒前以四千九百八十乘去
霜降日數小寒至立春均減九日立春後減八日啓蟄後
去七氣別去一至穀雨去三夏至後十日去一至大暑去
盡初見伏去日各十七度
金晨平見在立春前者以四千一百二十乘去小滿後以
乘去夏至日數以加見日分滿均加三日立秋前以乘去
冬至日數滿去如前以減之立秋至小雪均減三百夕平
見在啓蟄前以六千三百九十乘去小雪日數清明後以
六千二百九十乘去芒種日數滿去如前以減之啓蟄至

清明均減九日處暑前以六千二百九十乘去夏至後以乘
寒露以六千二百九十乘去大雪日數以加之處暑至寒
露均加九日初伏去日各十一度
水晨平見在雨水後立夏前者應見不見啓蟄至雨水去
日十八度外四十六度內晨有木火土金一星巳上者見
無者不見立夏至小滿去日度如前晨有木火土金一星
巳上者見無者亦不見從霜降至小雪加一日冬至至小
寒減四日立春至雨水減三日冬至前一去三二去二三
去一夕平見在處暑後霜降前者應見不見立秋至處暑
夕有星去日如前者見無者亦不見霜降至立冬夕有星

去日如前者見無者亦不見從穀雨至夏至減二日初見
伏去日各十七度

行五星法

置日星定見之前夜半日所在宿度算及分各以定見日分
加其分滿度法從又以星初見去日度數晨減夕加之滿
去如前即星初見所在度及分
求次日各加一日所行度及分有小分者各日數爲母小
分滿其母去從分分滿度法從度（其行有益疾遲者副置一日行分各以其分疾遲損乃加之）留者因前退則減之伏不注度順行出斗去其分
退行入斗先加分（訖皆以千四十約分爲大分以四十一爲母）

木初見順日行萬六百一十八分日益遲六十分一百三
十四日行十九度萬三千八百三十二分而留二十六日
乃退日六千一百一分八十四日退十二度八百四分又
留二十五日三萬七千六百一十二分小分四乃順初日
行三千八百三十七分日益疾六十分百一十四日行十
九度萬三千七百一十八分而伏
土初見順日行三千八百一十四分八十三日行七度萬
八千八十二分而留三十八日乃退日二千五百六十三
分百日退六度四百六十分又留三十七日三千八百四
十七分乃順日三千八百一十三分八十三日行七度萬

七千九百九十九分如初乃伏
火初見已後各如其法
損益（日度各一） 冬至初 二百四十一日
行百六十三度
二日損一 盡百二十八日 百七十七日
行九十九度（盡百六十一日同）
三日損一 盡百八十二日 百七十七日
行九十二度（盡百八十八日同）
三日益一 盡二百二十七日 百八十三日
行一百五度

二日益一 盡二百四十九日 百九十四日
行百一十六度
一日益一 盡三百一十日 二百五十五日
行百七十七度（盡三百四十日同）
二日損一 盡三百六十五日 後二百四十一日
行百七十七度
見在雨水前以見去小寒日數小滿後以去大暑日數三
約之所得減日爲定日雨水至小滿均去二十日爲定日
已前皆前疾日數及度數（各訖大至後日數依損益之爲定日數及度數以度法乘定度）
（如是日得一即平行一日分不盡爲小分）大寒至立秋差行餘平行處暑去白

露皆去定皆度六日白露至寒露初日行半度四十日行
二十度餘日及餘度續同前（盡日數以三十乘之加平行一日分爲初日分）差
行者日益遲六十分各盡其日度而遲初日行二萬六百
分日益遲百分六十日行二十四度三萬五千六百四十
分（其前去度六者此遲初日加四千二百六十四分六十日行三十度分同）而留十三日（前去日者）
（分日於二留奇徙後留）乃退日萬二千八十二分六十日退十七度
四十分又留十二日三萬九千四百六十六分又順遲初
日行萬四千七百分日益疾百分六十日行二十四度分
同前（此退在立秋至秋分加一日行分四千二百六十四六十日行四十度分同前）而後疾
損益 冬至初 二百一十四日

行百三十六度

一日損一 行九十九度 盡三十七日 百七十七日

二日損一 行八十九度 盡五十五日 盡七十九日同 百六十七日

三日益一 行百六度 盡百四十日 百八十四日

一日益一 行百五十九度 盡百九十日 二百三十七日

一日益 盡二百日 二百五十七日

行百七十九度

一日益 盡二百一十日 二百六十七日

行百八十九度 盡二百五十九日周

二日損一 盡三百六十五日 復二百一十四日

行百三十六度

後遲加六度者，此後疾去度爲定度，已前皆後疾日數及度數。其在立夏至小暑至立秋，盡四十日行二十度，餘日及度從前法，前法皆平行。行分如前各盡其日度而伏。

金晨初見，乃退日半度，十日退五度，而留九日乃順。

行先遲日益五百分，四十日行三十度。小暑前以六十日減一日一度。

上冬後以去大雪日數十日減一度，小暑至立冬均減三度爲定度。大雪至芒種不加減。求初日，以三十乘度法，十四得一爲率，分又以三十九乘之，百五十以減半分爲初日行分。平行日一度，十五日行十五度。小寒後十日益日度各一，至雨水二十一日行二十五度，其後六十二度均至春分後十日減一，至小滿復十五日行十五度。立秋後四日益一，至處暑日及度皆盡。疾百七十日行二百四度。前一日順遲減度者，計減數益此度爲定度。求行度分者，以百七十日日一度以減一度，餘乘度法加百七十，一日平行度分。晨伏東方，夕初見順疾百七十日行二百四度。夏至前以見去小滿日數共日加一度，大暑後以去立秋日數五日加一度，夏至天暑均加五度爲定度。白露至清明差行先度日益遲百分，清明至白露平行，求一日平行周晨疾，求差行以五十乘百六十九加之。平行日一度，十五日行十五度。冬至後日減爲初日行度分。行度各一至啓蟄九日行九度，均至夏至後日益一至寒露。大暑復十五日行十五度，均至立秋後六日益一至寒露。

三十五日日行五度，後六日減一，至大雪後十五日行十五度，均至冬至。順遲差行先疾日益五百分，四十日行三十度。前加度者此依數減之，求一日行分如晨遲，唯減者爲加之。又留九日乃退，日半度，十日退五度，而夕伏西方。

水晨初見，留六日順遲，日行萬六百六十分，四日行一度。大寒至雨水平行日一度，十日行十度。不須此遲行。大寒後二日去日度各一，盡二十日日及度俱盡。度疾日行一度三萬八千三百七十六分，十日行十九度。前無遲行者減此分萬二千七百九十二分，十日行十六度。晨伏東方，夕初見順疾日行一度三萬八千三百七十六分，十日行十九度。小暑至白露減萬二千七百九十二分，十日行十六度。平行日一度，十日行十度。小暑後七日去日度各一，盡二十日日及度俱盡。遲行日萬六百六十分，四日行一度。

十二分者不須此減文留六日夕伏西方

推交會術

會通六千六十四萬六千七百七十九

朔差九千萬七千五百十七

望差四千五萬三千五百二十八半

單數五百三十二萬三千三百六十四半

時法三萬二千六百四

望數五百七十七萬六千八百九十三

外限四百八十六萬九千八百三十六

內限千一十九萬三千二百半

中限五百六十四萬九千四百四半

次限千一二萬六百八十九

推入交法

會通去積月餘以朔望差乘之滿會通又去之餘為所

求天正朔入交餘

數加之滿如前

月以朔差加之滿去如前

道內外及先後去交術

望在啓蟄前以一八十乘去小寒日數在啓蟄

水以乘去各種日數差以加之啓蟄至穀

加六萬三千六百滿會通去之餘為定餘其小寒至春分夏至芒種朔值

二時已下皆半氣差而加之二時已上皆不加朔入交如望數已下中限已上有星伏木土去見十日外火去見四十日外金晨伏去見二十二日外有一星者不加氣差

朔望在白露前者以九百

乘去小暑日數在立冬後者以千七百七十乘去大雪日

數以減之白露至立冬均減五萬五千不足減者加會通

乃減之餘為定餘朔入交餘如外限內限已上單數已下者如前者不減氣差亦為定

餘不滿單數者為在外滿去之餘在內其餘如望差已下

外限已上望則月食在內者朔則日食其餘如望差已下者即為去先交餘如外

限已上者以減單數餘為去後交餘如辰法得一然為去交時數

推月食加時術

置食定日小餘三之如辰法得一辰命以子算外即所在

辰不盡為時餘四之如法無所得為辰初一為少二為半

三為太又不盡者三之如法得一為強以并少為少強并

半為半強并太為太強得二強者為少弱并少為半弱并

半為太弱并太為辰末此加時謂食四時月在衝也

推日食四時術

置食定日小餘秋三月內道去交八時已上加二十四十

二時以加四十八春三月內道去交七時已上加二十四

乃以三乘之如辰法得一辰以命子算外即所在辰不盡

為時餘副置時餘中辰不滿半辰減半辰已上去半辰

辰者直加半辰孟辰者減夜法餘加半辰爲差率
又置去交時數三巳下加三六巳下加二九巳下加一九
巳上依數十二巳上從十二以乘差率如十四得一爲時
差子半至卯半午半至酉半以加時餘卯半至午半酉半
至子半以減時餘加之滿辰法去之進一辰餘爲定時餘
乃如月食法子午卯酉爲仲辰戌丑未爲季寅申巳亥爲
孟（日出前入後各二時外不注日食）三乘爲時法得一命子筭外爲時

求外道日食法
去交一時內者食夏去交二時內加時在南方三辰者食
若去至十二時內去交六時內者亦食若去春分三日內

後交二時內秋分三日內先交二時內者亦食先交二時
內值盈二時外及後交二時內值縮二時外亦食（諸志交三時內星伏如前者食）

求內道日不食法
加時南方三辰五月朔先交十三時外六月朔後交十三
時外不食啓蟄至穀雨先交十三時值縮加時在未以西
者不食處暑至霜降後交十三時外值盈加時在巳以東
者不食

求月食分
春後交秋先交冬後交皆去不食餘一時不足去者食既
食以三萬二百三十五爲法得一爲不食分不盡者半之
巳上爲半強巳下爲半弱以減十五餘爲食分

推日食分術
在秋分前者以去夏至日數乘二千以減去交餘爲不
足餘不足減者反減十八萬四千餘爲不食餘（可取望者爲定法上[illegible]）
（[illegible]）在啓蟄後者以去夏至日數乘千五
白以減之秋分至啓蟄均減十八萬四千不足減者並前
大寒至小滿去後交五時外皆去不食餘一時[illegible]
先交減之後交加之不足減者食既加先交減之不足
減者食
求所起內道西北虧東北外道西南虧東南十三分以上
正左起（月蝕皆據正南月則行上起）

氣	日出	日入
冬至	辰之五十（六十八刻）	申七刻四十分刻之
小寒	辰二十二分	申七刻四十八分
大寒	卯八刻四十九分	酉一分
小雪立春	卯七刻二十九分	酉二十五分
立冬驚蟄	卯六刻二十五分	酉一刻十一分
霜降雨水	卯五刻十三分	酉三刻七分
寒露春分	卯三刻五十五分	酉四刻[illegible]五

秋分

清明 白露	卯一刻二十八分	酉六刻五十二分
穀雨 處暑	卯二十八分	酉七刻九十三分
立夏 立秋	寅八刻二分	戌十七分
小滿 大暑	寅七刻二十六分	戌四十四分
芒種 小暑	寅七刻四十分	戌五十分
夏至		

求日出入所在術

以所入氣辰刻及分與後氣辰刻及分相減餘乘入氣日筭如十五得一以損益所入氣辰刻及分為定刻

志第十二　隋書十七

志第十三　隋書十八

律曆下

開皇二十年袁充奏日長影短高祖因以曆事付皇太子遣更研詳著日長之候太子徵天下曆筭之士咸集于東宮劉焯以太子新立復增修其書名曰皇極曆駮正胄玄之短太子頗嘉之未獲考驗焯為太學博士負其精博志解胄玄之印官不滿意又稱疾罷歸至仁壽四年焯言胄玄之誤於皇太子其一曰張胄玄所上見行曆日月交食星度見留雖未盡善得其大較官至五品誠無所愧但因人成事非其實錄就而討論違舛甚衆其二曰胄玄弦望晦朔違古且踈氣節閏候乖天爽命時不從子半晨前別為後日日躔莫悟緩急月逡妄為兩種月度之轉輒遺盈縮交會之際意造氣差七曜之行不循其道月星之度行無出入應黃反赤當近更遠虧食乖準陰陽無法星端不協珠璧不同盈縮失倫行度愆舛去極晷漏應有而無食分先後彌為煩碎測今不審考古莫通立術之踈不可紀極今隨事糾駮凡五百三十六條其三曰胄玄以開皇五年與李文琮於張賓曆行之後本州貢舉即齎所造曆擬以上應其曆在鄉陽流布散寫甚多今所見行與焯前曆不異玄前擬獻年將六十非是忽迫倉卒始為何故至

未幾即變同焯曆與焯一殊焯作於前玄成於後拾己從
人異同暗會且孝孫因焯胄玄後附孝孫曆術之文又皆
是孝孫所作則元本偷竊事甚分明恐胄玄推諱故依前
曆為驗凡七十五條并前曆本俱上其四曰玄為史官自
奏虧食前後所上多與曆違今算其乖舛有一十三事又
前與太史令劉暉等校其疏密五十四事云五十三條新
計後為曆應密於舊見用算推更疏於本今糾發并前凡
四十四條其五曰胄玄於曆未為精通然孝孫初造皆有
意徵天推步事必出生不是空文徒為臆斷其六曰焯以
開皇三年奉勑修造顧循記注自許精微秦漢以來無所

與讓尋聖人之迹悟曩哲之心測七曜之行得三光之度
正諸氣朔成一曆象會通今古符允經傳稽於庶類信而
有徵胄玄所違焯法皆合胄玄所闕今則盡有隱括始終
謂為總備仍上啓曰自木鐸寢聲緒言成燼群生蕩析諸
夏沸騰曲技雲浮疇官兩絕紀廢壞千百年矣焯以庸
鄙謬荷甄擢專精藝業耽翫數象自力群儒之下冀覩聖
人之意開皇之初奉勑修撰性不諧物功不克終猶被胄
玄竊為己法未能盡妙協時多爽尸官亂日實欺天爵請
徵胄玄答驗其長短焯又造曆家同異名曰稽極大業元
年著作郎王劭諸葛潁二人因入侍宴言劉焯善曆推步

精[illegible]自知之久矣仍下其書與胄玄參校胄
玄駮難云焯曆有歲率月率而立定朔月有三大三小案
歲率月率者平朔之章歲章月也以平朔之率而求定朔
值三小者猶似減三五為十四值三大者增三五為十六
也校其理實並非十五之正故張衡及何承天創有此意
為難者執數以校其率率皆自敗故不克成今焯為定朔
則須除其平率然後為可互相駮難是非不決焯又罷歸
四年駕幸汾陽宮太史奏曰日食無效帝召焯欲行其曆
袁充方幸於帝左右胄玄共排焯曆又會焯死曆竟不行
術士咸稱其妙故錄其術云

甲子元距大隋仁壽四年甲子積一百萬八千八百四十
算
歲率六百七十六
月率八千三百六十一
朔日法千二百四十二
朔實三萬六千六百七十七
旬周六十
朔辰百三半
日干元五十二
日限十一

盈泛十六
虧總十七
推經朔術
置入元距所求年月率乘之如歲率而一爲積月不滿爲閏率朔實乘積月滿朔日法得一爲積日不滿爲朔餘旬周去積日不盡爲日即所求年天正經朔日及餘
求上下弦望加經朔日七餘四百十二十五小即上弦經日及餘又加得望下弦及後月朔就經求望者加日十四餘九百五十半下弦加日二十二餘百八十四餘九百五十半下弦加五十九每月加閏衰二十一大即各其月閏衰也

凡月建子爲天正建丑爲地正建寅爲人正即以人正爲正月統求所起本於天正若建歲從正初爲氣候月星所在皆卽度雖有前却並亦隨之其前地正爲十二月天正爲十一月並諸氣度皆歸從年其日之初亦從星起蓋前多分損歸所日若氣在夜半之後既經蓋後日爲正諸因加者各以其餘滿法成者爲全餘若所因之餘滿全餘以上皆增全一而加之減其全餘即因餘少於全餘者不增全加皆稱所求分度亦爾凡曰不全爲餘積以成餘者曰秒度不全爲分積以成分者曰度其有不成秒曰麼不成篾曰絲其分餘秒篾皆一爲小二爲半三爲大四爲全加稱全者從一其三分者一爲少二爲半三爲太若加者秒篾成法分餘滿法從日度而日度者所滿則從去之而日命以日夜者滿旬周則亦除命有連分餘秒篾者亦隨全而從去其日度雖滿而分秒不滿者未可從去仍依本數若減者秒篾不足減分餘一加法而減之分餘不足減者加所從去減前日度乃減之即其名有總而日度全及分餘共者須相加除當皆連全及分餘共加除之若須相乘有分餘者母必通全內子乘訖報除或分餘相并母不同者子乘而并之母相乘爲法其并滿法從一爲全此即齊同之也既除爲分餘而有不成若例有秒篾法乘而又法除得秒

篾數已爲秒篾及正有分餘而所不成不復須者須過半從一無半棄之若分餘其母不等須變相通以彼所法之母乘此而分餘而此母除之得彼所須之子所有秒篾者亦法乘不滿此母又除而得其數麼之亦然其所除去而有不盡全則謂之不盡亦曰不如其不成全全乃爲不滿分餘秒篾更曰不成凡以數相減而有小及半太須相加減同於分餘法者皆以其母三四除其氣度曰法以半及太大本率二三乘之少小即須因所除之數隨其分餘而加減焉秋分後春分前爲盈泛春分後秋分前爲虧總須取其數泛總爲名指用其時春分爲主虧曰分後盈曰分

前凡所不見皆放於此

氣日法四萬六千六百四十四

歲數千七百三萬六千四百六十六半

度準三百四十八 [illegible]

約率九 [illegible]

氣辰三千八百八十七 [illegible]

餘通八百九十七 [illegible]

秒法四十八 [illegible]

厤法五 [illegible]

推氣術

[illegible]

半閏衰乘朔實，又半度乘朔餘，加之，如約率而一，所得滿氣日法為去經朔日，不滿為氣餘。以去經朔日即天正月經朔日及餘，乃加夜數之半，以滿氣日一滿者因前皆為冬至恒日定餘，乃加夜數之半。定日命日甲子算外，即定冬至日。其餘如半氣辰千九百四十三半以下者，為氣加子半後也；過以上，先加此數，乃氣辰而一，命以辰算外，即氣所在辰。十二辰外為子初以後餘也。又十二乘辰餘，四為小太，亦曰少

五為半少　六為半

七為半太　八為太少，亦曰太

九為太　十為大太

十一為窮辰少

其又不成法者，半以上為進，以下為退，退以配前為強，進以配後為弱。即初不成一而有退者，謂之沾辰初；成十一而有進者，謂之窮辰末。直其名有重者，則於間可以加之。命辰通用其餘，辨日分辰而判，諸日因別，亦皆準此。因冬至有減日者，還加之。每加日十五，餘萬一百九十，秒三十七，即各次氣恒日及餘。諸月齊其閏衰，如求冬至法，亦即其月中氣恒日，去經朔數。其求後月節氣恒日，如次之；求前節，若減之。

月	氣	躔衰	衰總	陟降率	遲速數
十一月	大雪　冬至中	增二十八	先端	陟五十	速本
十二月	小寒節	增二十四	先二十八	陟五十三	速五十
	大寒中	增二十	先五十二	陟三十六	速九十三
正月	立春節	增二十	先七十二	陟二十六	速一百二十九
	雨水中	增二十四	先九十二	陟四十三	速一百六十五
二月	驚蟄節	增二十八	先一百一十六	陟五十	速二百
	春分中	損二十八	先一百四十四	陟五十	速二百二十八
三月	清明節	損二十四	先一百一十六	降四十三	速二百八
	穀雨中	損二十	先九十二	降三十六	速一百六十五
四月	立夏節	損二十	先七十二	降三十六	速一百二十九
	小滿中	損二十四	先五十二	降四十三	速九十三
五月	芒種節	損二十八	先後端	降五十	速五十
	夏至中	增二十八	後端	降五十	遲本
六月	小暑節	增二十	後五十二	陟三十六	遲九十三
	大暑中	增二十	後五十二	陟二十六	遲九十三
七月	立秋節	增二十	後七十二	陟三十六	遲一百二十九
	處暑中	增二十四	後九十二	陟四十四	遲一百六十九
八月	白露節	增二十八	後一百一十六	陟五十	遲二百八
	秋分中	損二十八	後一百四十四	陟五十	遲二百三十八

九月 寒露節	損二十四	後一百一十六	降四十三	遲二百八
霜降中	損二十	後九十二	降三十八	遲一百六十五
十月 立冬節	損二十	後七十二	降三十六	遲一百二十九
小雪中	損二十四	後五十二	降四十三	遲九十三
十一月 大雪節	損二十八	後二十八	降二十	遲五十
冬至				

推每日遲速數術

見求所在氣陟降率，并後氣率半之，以日限乘而汎總除，得氣末率。又日限乘二率相減之殘，汎總除，爲總差。其總差亦日限乘而汎總除，爲別差。率前少者，以總差減末率，爲初率，乃別差加之；前多者，即以總差加末率，皆爲氣初日陟降數。以別差前多者日減，前少者日加初數，得每日數。所曆推定氣日，隨算其數，陟加降減其遲速，爲各遲速數。其後氣無同率及有數同者，皆因前末，以末數爲初率，加總差爲末率，及差漸加初率，爲每日數，通計其秒，調而御之。求月朔弦望平會日所入遲速：各置其經餘爲辰，以入氣辰減之，乃日限乘日內辰爲入限，以乘其氣前多之末率、前少之初率，日限而一，爲總率。其前多者，入限減日限，殘乘總差，汎總而一，爲入差，并於總差，入限乘，倍日限除，以總率前少者入限乘差，別日限自乘倍而加總率，皆爲總數。乃以陟加降減其氣遲速數，爲定遲速，加遲減其經餘，各其月平會日所入遲速定日及餘。

一十日所以先後，各置其氣躔衰與衰總，[illegible]以餘通乘之，

所乃躔衰如陟降衰總如遲速 亦如求遲速法[illegible]

所入先後及定數

求定氣：其每日所入先後數，即爲氣餘。其所曆日皆以先加之，以後減之，隨算其日，通計其餘，滿一恒氣即爲二至後一氣之數。以加二至，如法用[illegible]命之。又算其次，每相加命，各得其定氣日及餘也。亦以其[illegible]後已通者，先減後加其恒氣，即次氣定日及餘。亦因別其日，命以甲子，各得所求。

求土王：距四立各四氣外所入先後加減滿二日，餘八千二百五十四，秒十，除所滿日外，即土始王日。

求候日：定氣即初候日也。三除恒氣，各爲平候日餘，亦以所入先後數爲氣餘，所曆之日皆以先加後減，隨計其日，通準其餘，每滿其平，以加氣日而命之，即得次候日。亦以其次每相加命，又得末候及次氣日。

氣	初候	次候	末候	夜半漏	[illegible]
冬至	武交	芸生	荔挺出	二十七刻[illegible]	八十二[illegible]
小寒	蚯蚓結	麋角解	水泉動	二十七刻[illegible]	八十二[illegible]
大寒	鴈北向	鵲始巢	雉始雊	二十六刻[illegible]	八十五度[illegible]
立春	雞始乳	東風解凍	蟄蟲始振	二十五刻[illegible]	八十七度[illegible]
雨水	魚上冰	獺祭魚	鴻鴈來	二十四刻[illegible]	九十二[illegible]

蟄	始雨水	桃始華	倉庚鳴	二十三刻半	九十六度三
春分	鷹化為鳩	玄鳥至	雷乃發聲	二十三刻半	一百度二十七半
清明	電始見	蟄蟲咸動	蟄蟲啓戶	二十一刻半	百五度二十
穀雨	桐始華	田鼠化為鴽	虹始見	二十刻半	百九度二十九
立夏	萍始生	戴勝降桑	螻蟈鳴	十九刻半	百十三度二十五
小滿	蚯蚓出	王瓜生	苦菜秀	十八刻三	百十六度十九
芒種	靡草死	小暑至	螳螂生	十七刻六十九	百十八度丈
夏至 夜半刻分	鵙始鳴	反舌無聲	鹿角解	十七刻五十七	百十八度四十
小暑	蟬始鳴	半夏生	木堇榮	十七刻六十九	百十八度十八
大暑	温風至	蟋蟀居壁	鷹乃學習	十八刻三十三	百十六度十九
立秋	腐草為螢	土潤溽暑	涼風至	十九刻半	百十三度二十五
處暑	白露降	寒蟬鳴	鷹祭鳥	二十刻三	百九度二十九
白露	天地始肅	暴風至	鴻雁來	二十一刻半	百五度二十
秋分	玄鳥歸	群鳥養羞	雷始收聲	二十三刻半	百度二十七半
寒露	蟄蟲附戶	殺氣盛	陽氣始衰	二十三刻七十六半	九十六度三
霜降	水始涸	鴻雁來賓	雀入大水為蛤	二十四刻九十六半	九十二度二十六
立冬	菊有黃華	豺祭獸	水始冰	二十五刻九十六半	八十七度二十九
小雪	地始凍	雉入大水為蜃	虹藏不見	二十五刻九十六	八十五度六
大雪	冰益壯	地始坼	曷旦鳴	二十六刻二十六	八十三度十六

倍夜半之漏，以為夜刻也。以減百刻，不盡為晝刻。每減晝刻五，以加夜刻，即其晝為日見，夜為不見刻數。刻分以百為母。

求日出入辰刻：十二除百刻，得辰刻數，為法。半不見刻，以半辰加之，為日出實；又加日見刻，為日入實。如法而一，命子，算外，即所在辰；不滿法，為刻及分。

求辰前餘數：氣朔日法乘夜半刻，百而一，即其餘也。

求每日刻差：每氣準為十五日，全刻二百二十五為法。其二至各前後於二分而數，因相加減，間皆大氣各去於四立為三氣至與前日為一，乃每日增太又各二氣每日增少，其末之氣每日增少之小而末六日不加而裁焉。二至前後一氣之末日終於十少。二氣初日稍增為十一半，終於二十大。三氣初日二十一，終於三十少。四立初日三十一，終於三十五太。五氣亦少增，初日三十六太，終四十一少。末氣初日

四十一少終於四十二每氣前後累算其數又合
乘爲實各汎揔乘法而除得其刻差隨而加
刻而半之各得入氣夜之半刻其分後十五日
算盡日乃副置之以六十乘夜數揔除爲其所因數以
減上位不盡爲所加也不全日者隨辰率之
求昏去中星加周度一各昏去中星減之不盡爲
度去度
求每日度差準日因增加裁累算所得百四十三之
四百而一亦百八十乘汎揔除爲度差數滿轉法
爲度隨日加減各得所求分後氣閤亦求準外歯

前求刻至前如減皆因日數逆算求之亦可因
向背其刻各減夏加而度各加夏減若至前
氣減氣閤不盡者因後氣而反之以不盡日
乘除所定從後氣而逆以加減皆得其數此作略
其揔若精存于稽極云
轉終日二十七餘千二百五十五
終法二千二百六十三
終實六萬二千三百五十六
終全餘千八
轉法五十二

篾法八百九十七
閏限六百七十六
推入轉術終實去積日不盡以終法乘而以去不
如終實者滿終法得一日不滿爲餘即其年入
正經朔夜半入轉日及餘
求次日加一日每日滿轉終則去之其二十八日者
加全餘爲夜半入初日餘
求弦望皆因朔加其經日各得夜半所入日餘
求次月加大月二日小月一日皆及全餘亦其夜
所入

求經辰所入朔弦望經餘變從轉不成爲秒加其夜
半所入皆其辰入日及餘因朔辰所入每加一七餘八百
六十五秒千一百六十大秒滿日法成餘亦如上弦望
下弦次朔經辰所入經求者加望日十四餘千七百
三十一秒千七十九半下弦日二十二餘三百三十四秒
八百九十七小次朔日一餘二千二百八秒九百一十七亦
朔望各增日一減其全餘望五百三十一秒百六十二
昔朔五十四秒三百二十五
求月平應會日所入以月朔弦望會日所入遲速定
數亦變從轉餘乃速加遲減其經辰所入餘即各

平會所入日餘

轉日	速分	進差	加減	朓朒積
一日	七百六十四	消七	加[illegible]八	朓初
二日	七百五十七	消八	加[illegible]	朓百二十二
三日	七百四十九	消十一	加[illegible]三	朓二百四十四
四日	七百四十八	消十一	加[illegible]	朓三百三十一
五日	七百二十六	消十三	加[illegible]	朓四百八
六日	七百十三	消十三	加十八	朓四百六十四
七日	七百	消十三 加五 朓大	九分 減一	朓四百九十六
八日	六百八十八	消十四	減七	朓五百五
九日	六百七十四	消十四	減二十六	朓四百[illegible]十二
十日	六百六十	消十二	減三十四	朓四百五十四
十一日	六百四十八	消九	減四十六	朓三百九十一
十二日	六百三十九	消七	減五十五	朓三百七
十三日	六百三十二	消六	減六十二	朓二百七
十四日	六百二十六	息三	減[illegible]七 加十六 加	朓九十四
十五日	六百二十八	息七	加六十六	朒二十八
十六日	六百三十五	息九	加五十九	朒百四十八
十七日	六百四十四	息十一	加五十	朒二百五十六
十八日	六百五十五	息十三	加三十九	朒三百四十七

轉日	速分	進差	加減	朓朒積
十九日	六百六十六	息十三	加二十九	朒四百十九
二十日	六百七十九	息十四	加十六	朒四百七十二
二十一日	六百九十三	息十二		朒五百
二十二日	七百五	息十四	減十七 加三十六加 減大二十	朒五百五 當日只有 見爲五百五
二十三日	七百十九	息十三	減三十三	朒四百八十七
二十四日	七百三十二	息十二	減三十六	朒四百四十六
二十五日	七百四十四	息十	減四十八	朒三百八十
二十六日	七百五十四	息七	減五十八	朒二百九十三
二十七日	七百六十一	息五	減六十五	朒百八十八
二十八日	七百六十六	平 五百四消	減七十 三十八少 四十太 全餘	朒七十

推定日術

皆以月平會所入之日加減限限并後限而半之爲通率又二限相減爲限衰前多者以入餘減終法殘乘限衰終法而一并於限衰而半之前少者半入餘乘限衰亦終法而一皆通率入餘乘之日法而一所得爲平會加減限數其限數又別從轉餘爲變餘朓減朒加本入餘限前多者朓以減與未減朒以加與未加皆減終法并而半之以乘限衰前少者亦朓朒各并一入餘半以乘限衰終法而一加於通率變餘乘之日法而一所得以朓減朒加限數加減朓朒積而定朓朒乃朓減朒加其平

會日所入餘滿若不足進退之即朔弦望定日及餘不滿
晨前數者借減日算命甲子算外各其日也不減與減
日算并與後月同若俱無竟算者月大其定朔……後加所
借減算閏衰限滿閏限定朔無中氣者為閏月
在分前若近春分後秋分前而或月有二中者皆量其
朔不必依定其後無同限者亦因前多以通率數為半衰
而減之前少即為通率其加減變餘進退日者分為一
日隨餘初末如法求之所得并以加減限數凡分餘秒微
事非因舊文不著母者皆十為法若法當求數用相
加減而更不過通遠率少數微者則不須算其入七

日餘二千一十十四日餘千七百五十九二十一日餘千五
百七十二十八日始終餘以下為初數各減終法以上為
末數其初末數皆加減相返其要各為九分初則七
日八分十四日七分二十一日六分二十八日五分末則七
日一分十四日二分二十一日三分二十八日四分雖初稍
弱而末微強餘差止一理勢兼舉皆今有轉差各隨
其數若恒算所求七日與二十一日得初衰數而末初
加隱而不顯且數與平行正等亦初末有數而恒算
所無其十四日二十八日既初末數存而虛衰亦顯其
數當去恒法不見

求朔弦望之辰所加
定餘半朔辰五十一大以下為加子過以上加此數乃朔
辰而一亦命以子十二算外又加子初以後其求入辰強
弱如氣
求入辰法度
度法四萬六千六百四十四
周數千七百一萬七千七十六
周分萬二千一十六
轉十三
篾三百五十五

周差六百九半
在日謂之餘通在度謂之分法亦象為日法為度法
隨事名異其數本同女末接虛謂之周分變周從
轉謂之轉分度所距日在黃道中準去交赤道計之
斗二十六　牛八　女十二　虛十
危十七　室十六　壁九
北方玄武七宿九十八度
奎十六　婁十二　胃十四　昴十一
畢十六　觜三　參九
西方白虎七宿八十一度

井三十三　鬼四　柳十五　星七
張十八　翼十八　軫十七
南方朱雀七宿百一十二度
角十二　亢九　氐十五　房五
心五　尾十八　箕十一
東方蒼龍七宿七十五度
前皆赤道度其數常定紘帶天中儀極攸準
推黃道術
準冬至所在為赤道度後於赤道四度為限
初數九十七每限增一以終百七其三度少弱平乃初限

百九亦每限增一終百一十九春分所在因百一十九
每損一又終百九亦三度少弱平乃初限百七每
限損一終九十七夏至所在又加冬至後法得秋
分冬至所在數各以數累其限度百八而一累而
總之即皆黃道度也度有分者前輩之宿有前
却度亦依體數逐差還遵不常定準令為度見
步天行歲久差多隨術而變
斗二十四　牛七　女十一半　虛十
危十七　室十七　壁十
北方九十六度半

奎十七　婁十二　胃十五　昴十一
畢十五半　觜二　參八
西方八十一度半
井三十　鬼四　柳十四半　星七
張十七　翼十九　軫十八
南方一百九度半
角十三　亢十　氐十六　房五
心五　尾十七　箕十
東方七十六度半
前見黃道度步日所行月與五星出入循此
推月道所行度術
準交定前後所在度半之亦於赤道四度為限初
十一每限損一以終於一其三度強平乃初限數
一每限增一亦終十一為交所在即因十一每限
損一以終於一亦三度強平又初限數一每限增
一終於十一復至交半返前表裏仍因十一增損
如道得後交及交半數各積其數百八十而一即
道所行每與黃道差數其月在表半後交前損增
加交後半前損加增減於黃道其月在裏各返之即
得月道所行度其限未盡四度以所直行數乘之

度四而一若月在黃道度增損於黃道之宿度亦
正當於其極可每日準此去黃道度增損於黃道之
計去赤道之遠近準上黃道之率以求之遂伏
朏朒互補則可知也積交差多隨交所在正其舍
然後在月表貝出入之漸又格以黃儀準求其
限若不可推明者依黃道命度

推日度術

置入元距所求年歲數乘歲實為積分滿周天分去之不
盡者以度法得積度不滿為分以冬至餘減分命
積度以黃道起宿次除之不滿宿算外即

所求年天正冬至夜半日所在度及分

求年天正定朔夜半日度

以定朔日至冬至每日所入先後餘為分日為度
加分以減冬至度即天正定朔夜半日在所度分亦
去朔日乘衰損已益者以至前定朔除之又如上
求差加以并去朔日乃減度亦即天正定朔日所
在度　日為度餘為分其所入先後及盈衰損同
益損者皆分前增後損其立日之度求次日
每日所入先後分增損度以加定朔度得夜半日

求弦望

去定朔每日所入分累而增損去定朔日乃加之命
度亦得其夜半

求次月

曆策大月三十日小月二十九日每日所入先後分
增損其月以加前朔度即各夜半所在至虛去周
分

求朔弦望辰所加

各以度準乘定餘約率而一為平分又以定餘乘其
日所入先後分日法而一乃增損其平分以加其夜
半即各辰所加其分皆度法約之為轉分不成為

篾凡朔辰所加者皆為合朔日月同度

推月而與日同度術

各以朔平會加減限數加減朏朒為平會朏朒以
加減定朔度準乘約率除以加減定朔辰所加日
度即平會辰日所在又平會餘乘度準約率除
減其辰所在為平會夜半日所在乃以四百六十四
半乘平會餘亦以周差乘朔實除從之以減夜
半日所在即月平會夜半所在三十七半乘平會
餘增其所減以加減半得月平會辰平行度五百
二乘朏朒亦以周差乘朔實除而從之以減朏加

其平行即月定朔辰所在度而與日同若即以
平會朓朒所得分加減平會辰所在亦得同度
求月弦望定辰度
各置其弦望辰所加日度及分加上弦度九十一
轉分十六篾三百一十三望度百八十二轉分三十
二篾六百二十六下弦度二百七十三轉分四十二
皆至曆去轉周求之○定朔夜半入轉
經朔夜半所入準於定朔日有增損者亦以一日
加減之否者因經朔爲定
其因定求朔次日弦望次月夜半者如於經月法

爲之
推月轉日定分術
以夜半入轉餘乘逡差終法而一爲見差以息加
消減其日逡分爲月每日所行逡定分
求次日
各以逡定分加轉分滿轉法從度皆其夜半因
日轉若各加定日皆得朔弦夜半月所在定度其
就辰加以求夜半各以逡分消者定餘乘之終法除
并差而半之息者半定餘以乘差終法而一皆加
所減乃以定餘乘之日法而一各減辰所加度亦得

其夜半度因夜半亦如此求逡分以加之亦得辰
所加度諸轉可初以逡分及差爲篾而求其次
皆訖乃除爲轉分因經朔夜半求定度者以定
辰去經夜半減而求其增損數乃以數求逡定
分加減其夜半亦各定辰度
求月晨昏度
如前氣與所求每日夜之半夜以逡定分乘之百
而一爲晨分減逡定分爲昏分除爲轉度望前以
昏後以晨加夜半定度得所在求晨昏中星各以
度數加夜半定度即中星度其朔弦望以百刻乘

定餘滿日法得一刻即各定辰近入刻數皆減其
夜半漏不盡爲晨初刻不漏者屬昨日
復月五千四百五十八
交月二千七百二十九
交率四百六十五
交數五千九百二十七
交法七百三十五萬六千三百六十六
會法五十七萬一千五百二十
交復日二十七 餘二百六十三 秒三千四百三十三

交日十三　杪四千六百七十九　餘七百五十三

交限日十二　杪四百七十三半　餘三百五十五

望差日一　杪四千二百五十　餘百九十七

朔差日二　杪二千四百八十八　餘三百九十五

會限百五十八　杪五十半　餘六百七十六

會日百七十三　杪二百八十三　餘三百八十四

推月行入交表裏術

置入元積月復月去之不盡交率乘之滿交會復去不如

復月者滿交月去之為在裏數不滿為在表數節

所求年天正經入交表裏數

求次月

以交率加之滿交月去之前表者在裏前裏者在表

入交日　去交衰　衰積

一日	進十四	衰始
二日 餘百九十八以下食限	進十三	十四
三日	進十一半	二十七
四日	進九半	三十八半
五日	進七	三十八
六日	進四	五十五
七日	進九分四進強 退一分一退弱	五十九
八日	退二	六十 六十又一分 一分當日限
九日	退五	五十八
十日	退八	五十三

十一日	退十半	四十五
十二日	退十一半	四十四半
十三日 餘五百五十以下食限	退十二半	二十二
十四日	退十四 三退強 二退弱	八半

推月入交日術

以朔實乘表裏數為交會實滿交法為日不滿者為

數而一成餘不為杪命日算外即其經朔月平入

交日餘 [illegible]

求望以望差加之滿交日去之則月在表要者表與朔

同不滿者與朔返其月食者先交與當月朔後交

與月朔表裏同
求次月朔以加月朔所入滿交日去之表裏與前
月進不滿者與前月同
求經朔望入交常日
以月入氣朔望平會日遲速定數遲加速減其平
入交日餘爲經朔望入交常日及餘
求定朔望入交定日
以交率乘定朓朒交數而一所得以朓減朒加常
日餘即定朔望所入定日餘其去交如望差以下交限
以上者月食月在裏者日食

推日入會術
會法除交會其爲日不滿者如交率爲餘不成爲
秒命日算外即經朔日平會日及餘
求望加望日及餘次月加經朔其表裏皆望入交
求入會常日以交數乘月入氣朔望所平會日遲
速定數交率而一以速加遲減其入平會日餘
即所入常日餘亦以定朓朒而朓減朒加其常日餘
即日定朔望所入會日及餘皆滿會日去之其朔
望去會如望差以下會限以上者亦月食月在日道
裏則日食

求月定朔望入交[illegible]日
[illegible]率乘定餘交數而一[illegible]
[illegible]
求次日
以每日遲速數分前增分後損定朔所入定日餘
以加其日各得所入定日及餘
求次月
加定朔大月二日小月一日[illegible]二十[illegible]
四百八十八各以一月[illegible]分前[illegible]其[illegible]
加爲定其入七日餘九[illegible]二百三十[illegible]

九半以下者進其入此以上盡全餘[illegible]四十四秒三
千五百[illegible]者退其入[illegible]如[illegible]餘及秒以
下者退其入此以上盡全餘四百八十九秒千二百四
十四者進而復也其要爲五分初則七日四分十四
日三分末則七日後一日十四日後二分雖初強末
弱交率有捨
求月入交去日道皆同其[illegible]
衰[illegible]
[illegible]
法而一[illegible]

積十而一爲度　若求其強弱則月去日前後數
月朔望入交如限以上減交日殘爲去後交數如望差以
即爲去先交數有全日同爲餘各朔辰而一得去交辰其
月在日道裏日應食而有不食者月在日外應不食而亦有
食者
推應食不食術
朔先後在夏至十日內去交十二辰少二十日內十二辰
半一月內十二辰大閏四月六月十二辰以上加南方三辰
若朔在夏至二十日內去交十三辰以加辰申半以南四
辰閏四月六月亦加四辰穀雨後處暑前加三辰清明後
白露前加巳半以西未半以東二辰春分前秋分後加午一辰皆
去交十三辰半以上者並或不食
推不應食而食術
朔在夏至前後一月內去交二辰四十六日內一辰半以
加二辰又一月內亦一辰半加三辰及加四辰與四十六
日內加三辰穀雨後處暑前加巳少後未太前清明後白
露前加二辰春分後秋分前加一辰皆去交半辰以下者
並得食
推月食多少術
後以去夏至氣數三之其分前又以去分氣數倍之

而加分後者皆又以十加去交辰倍而并之減其
餘爲不食定餘乃以減望差殘者九十六而一不滿
其強弱亦如氣辰法以十五爲限命之即各月食多少
推日食多少術
月在內者朔在夏至前後二氣加南二辰增去交餘辰
太加三辰增一辰少加四辰增太三氣內加二辰增二辰
加三辰增太加四辰增少四氣內加二辰增太加辰五
氣內加二辰增小自外所加辰立夏後立秋前依本其氣
內加四辰五氣內加三辰六氣內加二辰六氣內加二辰
者亦依平自外所加之比諸辰各依其去立夏立秋白露
數隨其依平辰辰比每辰以其數三分減去交餘雨水後
霜降前又半其去分日數以加二分去二立之日乃減去
交餘其在冬至前後更以去霜降雨水日數三除之以加
霜降雨水當氣所得之數而減去交餘皆爲定不食餘
以減望差乃如月食法月在外者其去交辰數若日氣所
繫之限止一而無等次者加所去辰一即爲食數若限有
等次加別繫同者隨所去交辰數而返其衰以少爲多以
多爲少亦加其一以爲食數皆以十五爲限乃以命之即
各日之所食多少
凡日食月行黃道體所映蔽大較正交如累璧漸減

則有差在內食分多在外無損雖外全而月下內損而更
高交淺則間遙交深則相搏而不淹因遙而蔽多所觀之
地又偏所食之時亦別月居外道此不見虧月外之人反
以為食交分正等同在南方冬損則多夏虧乃少假均冬
夏早晚又殊處南辰體則高居東西傍而下視有邪正
不可一由準率若實而遙古史所詳事有紛互今故推其
梗槩求者知其指歸苟地非於陽城皆隨所而漸異然各
以月行虛道暗氣所衝日有暗氣天有虛道正長道常與
日對如鏡居下魄耀見陰名曰暗虛奄月則食故稱當月
月食當星星亡雖夜半之辰子午相對正隔於地虛道
即虧既月兆日光當午更耀時亦隔地無廢稟明諒以天
光神妙應感玄通正當夜半何害虧蝕月由虛道表裏相
食日之與月體同勢等校其食分月盡為多虧或形差微
增虧數疎而不滿綱要克舉

推日食所在辰術

置定餘倍日限克減之月在裏三乘朔辰為法除之所得
以艮巽坤乾為次命艮算外不滿法者半法減之無可減
者為前所減之殘為後前則因餘後者減法各為其率乃
以十加去交辰三除之以乘率十四而一為差其朔所在
氣二分前後一氣內即為定差近冬至以去寒露驚蟄近
春分者因其差數倍而三除去交辰謂增之近冬至以艮
巽為加坤乾為減近夏至艮巽為減坤乾以加其差為定
差各以艮以坤加巽以乾減定餘月在外直三除去交辰以
乘十四所為定差艮坤以減巽乾以加定餘皆為
食餘如氣求以求法即日食所在辰及加大其求以
定辰乘辰餘朔辰而一得刻及分若食近朔多者以朔所
入氣日之出入刻校食所在知食見否之少多所在辰為
見

推月食所在辰術

置日限減望定餘半望之所入氣日不見刻朔日法乘之
辰法而一所得若食餘與之等以下又以此所得減辰法
其殘食餘與之等以上為食正見數其食餘亦朔辰而一
如求加辰所在又如前求刻校之月在衝辰食日月食既
有起訖晚早亦或變常進退皆於正見前後十二刻半候
之

推日月食起訖辰術

準其食分十五分為率全以下各為衰十四分以上以一
為衰以至於五分每因前衰每降一分積衰增二以加於
前以至三分每積增四二分每增四一分增六一分增十
推日食者為各衰三百為率各衰減之各以其殘乘朔

日蝕既者以既分(?)一刻所得為食甚與其數其率全而以之

數以衰數加減食餘其減者為起加者為復

求入辰法及餘刻以加減食所刻等得起訖晚早之差

校正見多少之數史書虧復起訖不同今以其全一辰為

率

推日月食所起術

月在陽曆者其正南則起右上虧左上若正東月自日上邪北而下其在東南維前東向望之初不正橫月高日下乃月稍西北日漸東南過於維後南向望之月更北日差西南以至於午後南向望之月欲西北日復東南西南維後西向望之月為東北日則西南正西日自北下邪虧而後不正橫月高日下若食十二以上起右虧左其正東起上近虧下而北午前則漸自上邪下維西起西北虧東南維北起西南虧東北午後則稍從下傍下維東起西南虧東北維北虧東南在東則以上為東在西則以下為西月在外者其正南起右下虧左上在正東月自日南邪下而映維北則月微東南日返西維西南日稍移東北以至於午月漸自北過午以後月稍東南日更西北維北月有西南日復東北正西月自日下邪南而上皆準此體以定起虧隨其所處每用不同其月之所食皆依日[illegible]反

月與日食限同表裏而與日返其逆順上虧過其六

五星

歲為木　熒惑為火　鎮為土

太白為金　辰為水

木數千八百六十萬五千四百六十八

伏半平八十三萬六千八百四十八

復日三百九十八餘四萬一千一百五十六

歲一移日三十三萬餘二萬九千七百三十九半

見去日十四度

平見在春分前以四乘去立春日小滿前又三乘去春分日增春分所乘者白露後亦四乘去寒露日小暑前加七日小雪前以八乘去寒露日冬至後以八乘去立春日為減小雪至冬至減七日

見初日行萬一千八百一十八分益遲七十分百一十二行十八度分四萬七百三十八而留二十八日乃逆日六千四百三十六分八十七日退十二度二百四又一二十八日初日行四千一百八十八分日益疾七十分下一十日亦行十八度分四萬七百三十八而伏

火數三千六百三十七萬七千五百九十五

伏半平三百三十七萬九千三百二十七半

復日七百七十九餘四萬一千九百一十九
歲再殘日四十九餘萬六千一百六
見去日十六度
平見在雨水前以十九乘去大寒日清明前又十八乘去
雨水日增雨水所乘者夏至後以二十六乘去處暑日小滿
後又十五日寒露前以十八乘去白露日小雪前又十七
乘去寒露所乘者大雪後二十九乘去大寒日爲減小雪
至大雪減二十五日
見初在冬至則二百三十六日行百五十八度以後日度
隨其日數增損各一盡三十日一日半損一又八十六日

二日損一復三十八日同又十五日三日損一復十二日同
又三十九日三日增一又二十四日二日增一又五十八
日增一復三十三日同又三十日二日損一還終至冬至
二百三十六日行百五十八度其立春盡春分夏至盡立
夏八日減一日春分至立夏減六日立秋至秋分減五度
各其初行日及度數白露至寒露初日行半度四十日行
二十度以其殘日及度計充前數皆差行日益遲二十分
各盡其日度乃遲初日行分二萬二千六百六十九日益
遲一百一十分六十一日行二十五度分萬五千四百九
初減度五者於此初日加分三千八百二十三差[illegible]

遲日爲母盡其遲日行三十度分同而留十三日
前減日分於二留乃逆日退分萬二千五百二十六六三
日退十六度分四萬二千八百三十四又留十三日而行
初日萬六千六十九日益疾百一十分六十一日行二十
五度分萬五千四百九立秋盡秋分增行度五加初日分
同前更疾在冬至則二百一十三日行百三十五度盡三
十六日一日損一又二十日二日損一復二十四日同又
五十四日三日增一又十二日二日增一又四十二日
一日增一又十四日一日增一半又十二日增一復四十
五日同又一百六日二日損一亦終冬至二百一十三日

行百三十五度
前增行度五者於此亦減五度爲疾日及數其立夏盡夏
至日亦日行半度六十日行三十度夏至盡立秋亦初日
行半度四十日行二十度其殘亦計充如前皆差行日盡
益疾二十分各盡其日度而伏
土數千七百六十三萬五千五百九十四
伏半平八十六萬四千九百九十五
復日三百七十八餘四千一百六十二
歲一殘日十二餘三萬九千三百九十九半
見去日十六度半

平見在大暑前以七乘去小滿日寒露後九乘去小雪日
爲加大暑至寒露加八日小寒前以九乘去小雪日雨水
後以四乘去小滿日立春後又三乘去雨水日增雨水所
乘者爲減小寒至立春減八日
見日行分四千三百六十四八十日行七度分二萬七千
六百二十二而留三十九日乃逆日退分二千八百二十
百三日退六度分萬五百九十六又留三十九日亦行分
日四千三百六十四八十日行七度二萬七千六百二十
二而伏
合數二千七百二十七三萬六千二百八

晨伏半平百九十五萬七千一百四
復日五百八十三餘四萬二千七百五十六
歲一殘日二百一十八餘三萬一千三百四十九半
夕見伏二百五十六日
晨見伏三百二十七日餘與復同
見去日十一度
夕平見在立秋前以六乘去芒種日秋分後以五乘去小
雪日小雪後又四乘去大雪日增小雪所乘者爲加立秋
至秋分加七日立春前以五乘去大雪日雨水前又四乘
去立春日增立春所乘者清明後以六乘去芒種日爲減

雨水至清明減七日
晨平見在小寒前以六乘去冬至日立春前又五乘去小
寒日增小寒所乘者芒種前以六乘去立夏至日立夏前又
五乘去芒種日增芒種所乘者爲加立春至立夏加五日
小暑前以六乘去夏至立秋前又五乘去小暑日增小暑
所乘者大雪後以六乘去冬至日立冬後又五乘去大雪
日增大雪所乘者爲減立秋至立冬減五日
夕見百七十一日行二百六度其穀雨至小滿寒露皆十
日加一度小滿至白露加三度乃十二日行十二度冬至
後十二日減日度各一雨水盡見夏至日度七夏至後六

日增一大暑至立秋還日度十二至寒露日度二十二後
六日減一自大雪盡冬至又日度十二而遲日益遲五百
二十分初日行分二萬三千七百九十一篾二十四行日
爲母四十三日行三十二度
前加度者此依減之留九日乃逆日退太半度九日退六
度而夕伏晨見日退太半度九日退六度復留九日而行
日益疾五百二十分初日行分四萬五千六百三十一篾
三十四四十三日行三十二度芒種至小暑大雪至立冬十
五日減一度小暑至立冬減二度又十二日行十二度冬
至後十五日增日一度乾至春分日度十七後十五日減

一盡夏至還日度十二後六日減一至白露日度皆盡霜降後五日增一盡冬至又日度十二乃疾百七十一日行二百度前減者此亦加之而晨伏

水數五百四十萬五千六

晨伏半平七十九萬九十九

後日百一十五餘四萬九百四十六

夕見伏五十一日

晨見伏六十四日餘與後同

見去日十七度

夕應見在秋及小雪前者不見其白露前立冬後時有見者

晨應見在春及小滿前者不見其驚蟄前立冬後時有見者

夕見日行一度太十二日行二十度小暑至白露行度半十二日行十八度及八日行八度大暑後二日去度一訖十六日而日度俱盡而遲日行半度四日行二度益遲日行少半度三日行一度前行度半者去此益遲乃留四日而夕伏晨見留四日爲日行少半度三日行一度大寒至驚蟄無此行更疾日行半度四日行二度又日行八度亦大寒後二日去度一訖十六日亦日度俱盡益疾日行一度太十二日行二十度初無遲者此行度半十二日行十八度而晨伏

推星平見術

各以伏半減積半實乃以其數去之殘返減數滿氣日法爲日不滿爲餘即所求年天正冬至後平見日餘金水滿晨見伏日者去之晨平見求平見月日以冬至去定朔日餘加其後日及餘滿復日又去之起天正月依定大小朔除之不盡算外日即星見所在求後平見因前見去其歲一再皆以殘日加之亦可其復日金水準以晨夕見伏日加晨得夕

求常見日以轉法除所得加減者爲日其不滿以餘通乘之爲餘并日皆加減平見日餘即爲常見日及餘

求定見日以其先後已通者先減後加常見日即得定見日餘

求星見所在度

置星定見其日夜半所在宿度及分以其日先後餘分前加後減之乃以星初見去日度數晨減夕加之即星初見所在宿度及分

求次日

各加一日所行度及分其有益疾遲者則置一日行分各

以其分疾增損乃加之有殘者滿法從分其母有不等依而進退之留即因前遲則依減入虛去分逆出先加皆以殘法除爲轉分其不盡者仍謂之殘各得每日所在知去日度者以日所入先後分定之諸行星度求木其外內準月行增損黃道而步之不明者依黃道而求所去日度先後分亦分明前加後減其金火諸日度計數增損定之者其日少度多以日減度之殘者與日多度少之度皆度法乘之日數而一所得爲分不滿爲殘以日數爲每日少者以分并減之一度日多者直爲度分即皆一日平行分其差行者皆爲所行日數一乃半其　益疾益遲分而乘之從疾

以疾益遲以加一日平行分皆初日所行分有計日加減而日數不滿未得成度者以氣日法若度法乘見已所行日即日數除之所得以增損其氣日疾法爲日及度其不成者亦即爲殘其木火土晨有見而夕有伏金水即夕見還夕伏晨見即晨伏然火之初行及後疾距冬至日計日增損日度者皆當先置從冬至日餘數累加於位上以知其去冬至遠近乃以初見與後疾初日去冬至日數而增損定之而後依其所直日度數行之也

太尉揚州都督上柱國趙國公臣長孫無忌等
勑撰

天文上

若夫法紫微以居中擬明堂而布政依分野而命國體衆星而效官動必順時教不違物故能成變化之道合陰陽之妙爰在庖犧仰觀俯察謂以天之七曜二十八星周於穹圓之度以麗十二位也在天成象示見吉凶五緯入房啓姬王之肇跡長星孛斗鑒宋人之首亂天意人事同乎影響自夷王下堂而見諸侯赧王登臺而避責記曰天子微諸侯僭於是師兵吞滅僵仆原野秦氏以戰國之餘怙茲凶暴小星交鬬長彗橫天漢高祖驅駕英雄墾除災害五精從歲七重暈畢含樞曾緬道不虛行自西京創制多歷年載世祖中興當塗取物金行水德祗奉靈命玄兆著明天人不遠昔者榮河獻籙溫洛呈圖六爻摛範三光宛備則星官之書自黃帝始高陽氏使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帝堯乃命羲和欽若昊天夏有昆吾殷有巫咸周之史佚宋之子韋魯之梓慎鄭之裨竈魏有石氏齊有甘公皆能言天文察微變者也漢之傳天數者則有唐都李尋之倫光武時則有蘇伯況郎雅光並能參伍天文發揚善

道裨益當時監垂來世而河洛圖緯雖有星占星官之名
未能盡列後漢張衡為太史令鑄渾天儀總序經星謂之
靈憲其大略曰星也者體生於地精發於天紫宮為皇極
之居太微為五帝之坐在野象物在朝象官居其中央謂
之北斗動係於占實司王命四布於方為二十八星日月
運行歷示休咎五緯經次用彰禍福則上天之心於是見
矣中外之官常明者百有二十四可名者三百二十為星二
千五百微星之數蓋萬一千五百二十庶物蠢蠢咸得繫命
而衡所鑄之圖遇亂堙滅星官名數今亦不存三國時吳
太史令陳卓始列甘氏石氏巫咸三家星官著於圖錄并

注占贊總有二百五十四官一千二百八十三星并二十八宿
及輔官附坐一百八十二星總二百八十三官一千五百六十
五星宋元嘉中太史令錢樂之所鑄渾天銅儀以朱黑
白三色用殊三家而合陳卓之數高祖平陳得善天官
者周墳并得宋氏渾儀之器乃命庾季才等參校周齊
梁陳及祖暅孫僧化官私舊圖刊其大小正彼疏密依
準三家星位以為蓋圖旁摛始分甄表常度并具赤黃
二道內外兩規懸象著明纏離攸次星之隱顯天漢昭
回宛若穹蒼將為正範以墳為太史令墳博考經書勤
於教習自此太史觀生始能識天官煬帝又遣宮人四十人就

太史局別詔袁充教以星氣業成者進內以參占驗云史
臣於觀臺訪渾儀見元魏太史令晁崇所造者以鐵為之
其規有六其外四規常定一象地形二象赤道其餘象二
極其內二規可以運轉用合八尺之管以窺星度周武帝平
齊所得隋開皇三年新都初成以置諸觀臺之上大唐因而
用焉馬遷天官書及班氏所載妖星暈珥雲氣虹蜺存其
大綱未能備舉自後史官更無紀錄春秋傳曰公既視朔
遂登觀臺以望而書禮也分至啟閉必書雲物神道司存安可誣也今
略舉其形名占驗次之經星之末云

天體

古之言天者有三家一曰蓋天二曰宣夜三曰渾天蓋天
之說即周髀是也其本庖犧氏立周天曆度其所傳則周
公受於殷商周人志之故曰周髀髀股也股者表也其言天
似蓋笠地法覆槃天地各中高外下北極之下為天地之中
其地最高而滂沲四隤三光隱映以為晝夜天中高於外
衡冬至日之所在六萬里北極下地高於外衡下地亦六萬
里外衡高於北極下地二萬里天地隆高相從日去地恒八
萬里日麗天而平轉分冬夏之間日所行道為七衡六間每
衡周徑里數各依算術用句股重差推晷影極游以為遠
近之數皆得於表股也故曰周髀又周髀家云天圓如張

蓋地方如棊局天旁轉如推磨而左行日月右行天左轉
故日月實東行而天牽之以西沒譬之於蟻行磨石之上
磨左旋而蟻右去磨疾而蟻遲故不得不隨磨以左迴焉
天形南高而北下日出高故見日入下故不見天之居如倚
蓋故極在人北是其證也極在天之中而今在人北所以知
天之形如倚蓋也日朝出陰中暮入陰中陰氣暗冥故從
沒不見也夏時陽氣多陰氣少陽氣光明與日同暉故日
出即見無蔽之者故夏日長也冬時陰氣多陽氣少陰氣
暗冥掩日之光雖出猶隱不見故冬日短也漢末揚子雲
難蓋天八事以通渾天其一云日之東行循黃道晝中規
牽牛距北極北百一十度東井距北極南七十度并百八十度
周三徑一二十八宿周天當五百四十度今三百六十度何也
其二曰春秋分之日正出在卯入在酉而晝漏五十刻即天
蓋轉夜當倍晝今夜亦五十刻何也其三曰日入而星見日
出而不見即斗下見日六月不見日六月北斗亦當見六月不
見六月今夜常見何也其四曰以蓋圖視天河起斗而東入
狼弧間曲如輪今視天河直如繩何也其五曰周天二十八
宿以蓋圖視天星見者當少不見者當多今見與不見等
可出入西冬夏而兩宿十四星當見不以日長短故見有多
少何也其六曰天至高也地至卑也日託天而旋可謂至高矣

縱人目可奪水與景不可奪也今從高山上以水望日日
出水下影上行何也其七曰視物近則大遠則小今日與
北斗近我而小遠我而大何也其八曰視蓋橑與車輻間
近杠轂即密益遠益疏今北極為天杠轂二十八宿為天橑
輻以星度度天南方次地星間當數倍今交密何也其後
桓譚鄭玄蔡邕陸績各陳周髀考驗天狀多有所違逮梁
武帝於長春殿講義別擬天體全同周髀之文蓋立新意
以排渾天之論而已宣夜之書絕無師法唯漢秘書郎郗萌
記先師相傳云天了無質仰而瞻之高遠無極眼瞀精絕故
蒼蒼然也譬之旁望遠道之黃山而皆青俯察千仞之深谷
而窈黑夫青非真色而黑非有體也日月眾星自然浮生
虛空之中其行其止皆須氣焉是以七曜或逝或住或順
或逆伏見無常進退不同由乎無所根繫故各異也故辰
極常居其所而北斗不與眾星西沒也晉成帝咸康中會
稽虞喜因宣夜之說作安天論以為天高窮於無窮地
深測於不測天確乎在上有常安之形地魄焉在下有居靜
之體當相覆冒方則俱方圓則俱圓無方圓不同之義
也其光曜布列各自運行猶江海之有潮汐萬品之有
行藏也葛洪聞而譏之曰苟辰宿不麗於天天為無用
便可言無何必復云有之而不動乎由此而談葛洪可謂

知言之選也喜族祖河間相纂又立穹天論云天形穹隆如雞子幕其際周接四海之表浮乎元氣之上譬如覆奩以抑水而不沒者氣充其中故也日繞辰極沒西還東而不出入地中天之有極猶蓋之有斗也天北下於地三十度極之傾在地卯酉之北亦三十度人在卯酉之南十餘萬里故斗極之下不為地中當對天地卯酉之位耳日行黃道繞極極北去黃道百一十五度南去黃道六十七度二至之所舍以為長短也吳太常姚信造昕天論云人為靈蟲形最似天今人頤前侈臨胸而項不能覆背近取諸身故知天之體南低入地北則偏高也又冬至極低而天運近南故日去人遠而斗去人近北天氣至故水寒也夏至極起而天運近北而斗去人遠日去人近南天氣至故蒸熱也極之立時日行地中淺故夜短天去地高故晝長也極之低時日行地中深故夜長天去地下故晝短也自虞喜虞聳姚信皆好奇徇異之說非極數談天者也前儒舊說天地之體狀如鳥卵天包地外猶殼之裹黃周旋無端其形渾渾然故曰渾天又曰天表裏有水兩儀轉運各乘氣而浮載水而行漢王仲任據蓋天之說以駁渾儀云舊說天轉從地下過今掘地一丈輒有水天何得從水中行乎甚不然也日隨天而轉非入地夫人目所望不過十

里天地合矣實非合也遠使然耳今視日入非入也亦遠耳當日入西方之時其下之人亦將謂之為中也四方之人各以其近者為出遠者為入矣何以明之今試使一人把大炬火夜行於平地去人十里火光滅矣非火滅也遠使然耳今日西轉不復見是火滅之類也日月不圓也望視之所以圓者去人遠也夫日火之精也月水之精也水火在地不圓在天何故圓丹陽葛洪釋之曰渾天儀注云天如雞子地如中黃孤居於天內天大而地小天表裏有水天地各乘氣而立載水而行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又中分之則半覆地上半繞地下故二十八宿半見半隱天轉如車轂之運也諸論天者雖多然精於陰陽者少張平子陸公紀之徒咸以為推步七曜之道以度曆象昏明之證候校以四八之氣考以漏刻之分占晷影之往來求形驗於事情莫密於渾象也張平子既作銅渾天儀於密室中以漏水轉之與天皆合如符契也崔子玉為其碑銘曰數術窮天地制作侔造化高才偉藝與神合契蓋由於平子渾儀及地動儀之有驗故也若天果如渾者則天之出入行於水中為必然矣故黃帝書曰天在地外水在天外水浮天而載地者也又易曰時乘六龍夫陽爻稱龍龍者居水之物以喻天天陽物也又出入水中與龍相

似故比以龍也聖人仰觀俯察審其如此故晉卦坤下離上以證
日出於地也又明夷之卦離下坤上以證日入於地也又需卦乾下坎
上此亦天入水中之象也天為金金水相生之物也天出入水中當有
何損而謂為不可乎然則天之出入水中無復疑矣又今視諸星
出於東者初但去地小許耳漸而西行先經人上後遂轉
西而下焉不旁旋也其先在西之星亦稍下而沒無北轉
者日之出入亦然若謂天磨石轉者衆星日月宜隨天而
迴初在於東次經於南次到於西次及於北而復還於東
不應橫過去也今日出於東冉冉轉上及其入西亦復漸
漸稍下都不繞邊北去了了如此王生必固謂為不然者

疏矣今日徑千里其中足以當小星之數十也若日以轉
遠之故但當光曜不能復來照及人耳宜猶望見其體不
應都失其所在也日光既盛其體又大於星今見極北之
小星而不見日之在北者明其不北行也若日以轉遠之
故不復可見其比入之間應當稍小而日方入之時反乃
更大此非轉遠之徵也王生以火炬喻日吾亦將借子之
矛以刺子之楯焉把火之人去人轉遠其光轉微而日月
自出至入不漸小也王生以火喻之謬矣又日之入西方視
之稍稍去初尚有半如橫破鏡之狀須臾淪沒矣若如王
生之言日轉北去者其北都沒之頃宜先如豎破鏡之狀

不應如橫破鏡也如此言之日入北方不亦孤孑乎又月
之光微不及日遠矣月盛之時雖有重雲蔽之不見月體
而夕猶朗然是月光猶從雲中而照外也日若繞西及北
者其光故應如月在雲中之狀不得夜便大暗也又日入
則星月出焉明知天以日月分主晝夜相代而照也若日
常出者不應日亦入而星月出也又案河洛之文皆云水
火者陰陽之餘氣也夫言餘氣則不能生日月可知也顧
當言日精生火者可耳若水火是日月所生則亦何得盡
如日月之圓乎今火出於陽燧陽燧圓而火不圓也水出
於方諸方諸方而水不方也又陽燧可以取火於日而無取

日於火之理此則日精之生火明矣方諸可以取水於月
無取月於水之道此則月精之生水了矣王生又云遠故
視之小若審然者月初生之時及既虧之後何以視之不
圓乎而日食或上或下從側而起或如鉤至盡若遠視見
圓不宜見其殘缺左右所起也此則渾天之體信而有徵
矣宋何承天論渾天象體曰詳尋前說因觀渾儀研求
其意有悟天形正圓而水居其半地中高外卑水周其下
言四方者東曰暘谷日之所出西曰濛汜日之所入莊子
又云北溟有魚化而為鳥將徙於南溟斯亦古之遺記
四方皆水證也四方皆水謂之四海凡五行相生水生於

金，是故下川發源，皆自山出，由高趣下，歸注於海。日為陽精，光曜炎熾，一夜入水，所經焦竭。百川歸注，足以相補，故旱不為減，浸不為益。又云：周天三百六十五度三百四分之七十五。天常西轉，一日一夜，過周一度。南北二極，相去一百一十六度三百四分度之六十五強，即天經也。黃道袤帶赤道，春分交於奎七度，秋分交於軫十五度，冬至斗十四度半強，夏至井十六度半。從北極扶天而南五十五度強，則居天四維之中，最高處也，即天頂也。其下則地中也。自外與王蕃大同。王蕃渾天說，具於晉史。舊說渾天者，以日月星辰，不問春秋冬夏，晝夜晨昏，上下去地中皆

同，無遠近。列子曰：孔子東遊，見兩小兒鬬。問其故。一小兒曰：我以日始出去人近，而日中時遠也。一小兒曰：我以為日初出遠，而日中時近也。言初出近者曰：日初出大如車蓋，及其日中，裁如盤蓋。此不為遠者小，近者大乎？言日初出遠者曰：日初出時，滄滄涼涼，及其中時，熱如探湯。此不為近者熱，遠者涼乎？桓譚新論云：漢長水校尉平陵關子陽，以為日之去人，上方遠而四傍近。何以知之？星宿昏時出東方，其間甚疏，相離丈餘。及夜半在上方，視之甚數，相離一二尺。以準度望之，逾益明白，故知天上之遠於傍也。日為天陽，火為地陽。地陽上升，天陽下降。今置火於地，從傍與上診其熱，遠

近殊不同焉。日中正在上，覆蓋人，人當天陽之衝，故熱於始出時。又新從太陰中來，故復涼於其西在桑榆間也。桓君山曰：子陽之言，豈其然乎？張衡靈憲曰：日之薄地，闇其明也。由闇視明，明無所屈，是以望之若大。方其中，天地同明，明還自奪，故望之若小。火當夜而揚光，在晝則不明也。月之於夜，與日同而差微。晉著作郎陽平束晳，字廣微，以為傍方與上方等。傍視則天體存於側，故日出時視日大也。日無小大，而所存者有伸厭。厭而形小，伸而體大，蓋其理也。又日始出時色白者，雖大不甚，始出時色赤者，其大則甚，此終以人目之惑，無遠近也。且夫置器廣庭，則函牛之鼎如釜，

堂崇十仞，則八尺之人猶短，物有陵之，非形異也。夫物有惑心，形有亂目，誠非斷疑定理之主。故仰遊雲以觀月，月常動而雲不移。乘船以涉水，水去而船不徙矣。姜岌云：余以為子陽言天陽下降，日下熱，束晳言天體存於目，則日大，頗近之矣。渾天之體，圓周之徑，詳之於天度，驗之於晷影，而紛然之說，由人目也。參伐初出，在旁則其間疏，在上則其間數。以渾驗之，度則均也。旁之與上，理無有殊也。夫日者純陽之精也，光明外曜，以眩人目，故人視日如小。及其初出，地有遊氣，以厭日光，不眩人目，即日赤而大也。無遊氣則色白，大不甚矣。地氣不及天，故一日之中，晨夕日

色赤而中時日色白地氣上升蒙蒙四合與天連者雖中時亦赤矣日與火相類火則體赤而炎黃日赤宜矣然日色赤者猶火無炎也光衰失常則爲異矣梁奉朝請祖暅曰自古論天者多矣而羣氏糾紛至相非毀竊覽同異稽之典經仰觀辰極傍矚四維覩日月之升降察五星之見伏校之以儀象覆之以晷漏則渾天之理信而有徵輒遺衆說附渾儀云考靈曜先儒求得天地相去十七萬八千五百里以晷影驗之失於過多既不顯求之術而虛設其數蓋夸誕之辭宜非聖人之旨也學者多因其說而未之革豈不知尋其理歟抑未能求其數故也王蕃所考校之

前說不啻減半雖非揆格所知而求之以理誠未能遙趣其實蓋近密乎輒因王蕃天高數以求冬至春秋分日高及南戴日下去地中數法令表高八尺與冬至影長一丈三尺各自乘并而開方除之爲法天高乘表高爲實實如法得四萬二千六百五十八里有奇即冬至日高也以天高乘冬至影長爲實實如法得六萬九千三百二十里有奇即冬至南戴日下去地中數也求春秋分數法令表高及春秋分影長五尺三寸九分各自乘并而開方除之爲法因冬至日高實而以法除之得六萬七千五百二里有奇即春秋分日高也以天高乘春秋分影長爲實實如法而一得四萬五千

四百七十九里有奇即春秋分南戴日下去地中數也南戴日下所謂丹穴也推北極里數法夜於地中表南傅地遙望北辰紐星之末令與表端參合以人目去表數及表高各自乘并而開方除之爲法天高乘表高數爲實實如法而一即北辰紐星高地數也天高乘人目去表爲實實如法即去北戴極下之數也北戴斗極爲空桐日去赤道表裏二十四度遠寒近暑而中和二分之日去天頂三十六度日去地中四時同度而有寒暑者地氣上騰天氣下降故遠日下而寒近日下而暑非有遠近也猶火居上雖遠而炎在傍雖近而微視日在傍而大居上而

小者仰矚爲難平觀爲易也由視有夷險非遠近之効也今懸珠於百仞之上或置之於百仞之前從而觀之則大小殊矣先儒弗斯取驗虛繁翰墨夷途頓轡雄辭析辯不亦迂哉今大寒在冬至後二氣者寒積而未消也大暑在夏至後二氣者暑積而未歇也寒暑均和乃在春秋分後二氣者寒暑積而未平也譬之火始入室而未甚溫弗事加薪久而逾熾既已遷之猶有餘熱也

渾天儀

案虞喜云舜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則考靈曜所謂觀玉儀之遊昏明主時乃命中星者也璿璣中而星未中爲急急則

日過其度月不及其宿璇璣未中而星中為急急則日不
及其度月過其宿璇璣中而星中為調調則風雨時庶草
蕃蕪而五穀登萬事康也所言璇璣者謂渾天儀也故春
秋文耀鉤云唐堯即位羲和立渾儀而先儒或因星官書
北斗第二星名璇第三星名璣第五星名玉衡仍七政之
言即以為北斗七星載筆之官莫之或辨史遷班固猶且
致疑馬季長創謂璣衡為渾天儀鄭玄亦云其轉運者為
璣其持正者為衡皆以玉為之七政者日月五星也以璣
衡視其行度以觀天意也故王蕃云渾天儀者羲和之舊
器積代相傳謂之璣衡其為用也以察三光以分宿度者

也又有渾天象者以著天體以布星辰而渾象之法地當
在天中其勢不便故反觀其形地為外匡於已解者無異
在內詭狀殊體而合於理可謂奇巧然斯二者以考於天
蓋密矣又云古舊渾象以二分為一度周七尺三寸半而
莫知何代所造今案虞喜云落下閎為漢孝武帝於地中
轉渾天定時節作泰初曆或其所制也漢孝和帝時太史
揆候皆以赤道儀與天度頗有進退以問典星待詔姚崇
等皆曰星圖有規法日月實從黃道官無其器至永元十
五年詔左中郎將賈逵乃始造太史黃道銅儀至桓帝延
熹七年太史令張衡更以銅製以四分為一度周天一丈

四尺六寸一分亦於密室中以漏水轉之令司之者閉戶
而唱之以告靈臺之觀天者璇璣所加某星始見某星已
中某星今沒皆如合符蕃以古制局小以布星辰相去稠
穊不得了察張衡所作又復傷大難可轉移蕃今所作以
三分為一度周一丈九寸五分四分分之三張古法三尺六
寸五分四分分之一減衡法亦三尺六寸五分四分分之
一渾天儀法黃赤道各廣一度有半故今所作渾象黃赤道
各廣四分半相去七寸二分又云黃赤二道相共交錯其
間相去二十四度以兩儀準之二道俱三百六十五度有
奇又赤道見者常一百八十二度半彊又南北考之天見

者亦一百八十二度半彊是以知天之體圓如彈丸南北
極相去一百八十二度半彊也而陸績所作渾象形如鳥
卵以施二道不得如法若使二道同規則其間相去不得
滿二十四度若令相去二十四度則黃道當長於赤道又
兩極相去不翅八十二度半彊案績說云天東西徑三十
五萬七千里直徑亦然則績意亦以天為正圓也器與言
謬頗為乖僻然則渾天儀者其制有機有衡既動靜兼狀
以效二儀之情又周旋衡管用考三光之分所以揆正宿
度準步盈虛求古之道法也則先儒所言圓規徑八尺漢
候臺銅儀蔡邕所欲寢伏其下者是也梁華林重雲殿前

所造銅儀其制則有雙環規相並間相去三寸許正豎當
子午其子午之間應南北極之衡各合而為孔以象南北
樞植楗於前後以屬焉又有單橫規高下正當渾之半皆
周市分為度數署以維辰之位以象地又有單規斜帶南
北之中與春秋二分之日道相應亦周市分為度數而署
以維辰並相連著屬楗植而不動其裏又有雙規相並如外
雙規內徑八尺周二丈四尺而屬雙軸軸兩頭出規外各
二寸許合兩為一內有孔圓徑二寸許南頭入地下注於
外雙規南樞孔中以象南極北頭出地上入於外雙規
北樞孔中以象北極其運動得東西轉以象天行其雙軸

之間則置衡長八尺通中有孔圓徑一寸當衡之半兩邊
有關各注著雙軸衡既隨天象東西轉運又自於雙軸間
得南北低仰所以準驗辰曆分考次度其於揆測唯所欲
為之者也檢其鐫題是偽劉曜光初六年史官丞南陽孔
挺所造則古之渾儀之法者也而宋御史中丞何承天及
太中大夫徐爰各著宋史咸以為即張衡所造其儀略舉
天狀而不綴經星七曜魏晉喪亂沉沒西戎義熙十四年
宋高祖定咸陽得之梁尚書沈約著宋史亦云然皆失之
遠矣後魏道武天興初命太史令晁崇脩渾儀以觀星象
十有餘載至明元永興四年壬子詔造太史候部鐵儀

以為渾天法考璇璣之正其銘曰於皇大代配天比祚赫
赫明明聲烈遐布爰造茲器考正宿度貽法後葉永垂典
故其製並以銅鐵唯誌星度以銀錯之南北柱曲抱雙規
東西柱直立下有十字水平以植四柱十字之上以龜負
雙規其餘皆與劉曜儀大同即今太史候臺所用也

渾天象

渾天象者其制有機而無衡梁末祕府有以木為之其圓
如丸其大數圍南北兩頭有軸徧體布二十八宿三家星
黃赤二道及天漢等別為橫規環以匡其外高下管之以
象地南軸頭入地注於南植以象南極北軸頭出於地上

注於北植以象北極正東西運轉昏明中星既其應度分
至氣節亦驗在不差而已不如渾儀別有衡管測揆日月
分步星度者也吳太史令陳苗云先賢制木為儀名曰渾
天即此之謂耶由斯而言儀象二器遠不相涉則張衡所
造蓋亦止在渾象七曜而何承天莫辨儀象之異亦為乖
失宋文帝以元嘉十三年詔太史更造渾儀太史令錢樂
之依案舊說采效儀象鑄銅為之五分為一度徑六尺八
分少周一丈八尺二寸六分少地在天內不動立黃赤二
道之規南北二極之規布列二十八宿北斗極星置日月
五星於黃道上為之杠軸以象天運昏明中星與天相符

梁末置於文德殿前至如斯制以為渾儀儀則內闕衡管
以為渾象而地不在外是參兩法別為一體就器用而求
猶渾象之流外內天地之狀不失其位也吳時又有葛衡
明達天官能為機巧改作渾天使地居于天中以機動之
天動而地止以上應晷度則樂之之所放述也到元嘉十
七年又作小渾天二分為一度徑二尺二寸周六尺六寸
安二十八宿中外官星備足以白青黃等三色珠為三家
星其日月五星悉居黃道亦象天運而地在其中宋元嘉
所造儀象器開皇九年平陳後並入長安大業初移於東
都觀象殿

蓋圖

晉侍中劉智云顓頊造渾儀黃帝為蓋天然此二器皆古
之所制但傳說義者失其用耳昔者聖王正曆明時作圓
蓋以圖列宿極在其中迴之以觀天象分三百六十五度
四分度之一以定日數日行於星紀轉迴右行故圓規之
以為日行道欲明其四時所在故於春也則以青為道於
夏也則以赤為道於秋也則以白為道於冬也則以黑為
道四季之末各十八日則以黃為道蓋圖已定仰觀雖明
而未可正昏明分晝夜故作渾儀以象天體今案自開皇
已後天下一統靈臺以後魏鐵渾天儀測七曜盈縮以蓋

圖列星坐分黃赤二道距二十八宿分度而莫有更為渾
象者矣仁壽四年河間劉焯造皇極曆上啟於東宮論渾
天云璿璣玉衡正天之器帝王欽若世傳其象漢之孝武
詳考律曆糾落下閎鮮于妄人等共所營定逮于張衡又
尋述作亦其體制不異閎等雖閎制莫存而衡造有器至
吳時陸績王蕃並要修鑄績小有異蕃乃事同宋有錢樂
之魏初晁崇等總用銅鐵小大有殊規域經模不異蕃造
觀蔡邕月令章句鄭玄注考靈曜勢同衡法迄今不改焯
以愚管留情推測見其數制莫不違爽失之千里差若毫
氂大象一乖餘何可驗況赤黃均度月無出入至所恒定

氣不別衡分刻本差輪迴守故其為疏謬不可復言亦既
由理不明致使異家間出蓋及宣夜三說並驅平昕安穹
四天騰沸至當不二理唯一揆豈容天體七種殊說又影
漏去極就渾可推百骸共體本非異物此真已驗彼偽自
彰豈朗日未暉爝火不息理有而闕詎不可悲者也昔蔡
邕自朔方上書曰以八尺之儀度知天地之象古有其器
而無其書常欲寢伏儀下案度成數而為立說邕以負罪朔
裔書奏不許邕若蒙許亦必不能邕才不逾張衡衡本豈
有遺思也則有器無書觀不能悟焯今立術改正舊渾又
以二至之景定去極晷漏并天地高遠星辰運周所宗有

本皆有其率，祛今賢之巨惑，稽往哲之羣疑，豁若雲披，如霧散。為之錯綜，數卷已成，待得影差，謹更啟送。又云：周官夏至日影，尺有五寸。張衡、鄭玄、王蕃、陸績先儒等，皆以為影千里差一寸，言南戴日下萬五千里，表影正同，天高乃異。考之算法，必為不可。寸差千里，亦無典說，明為意斷，事不可依。今交、愛之州，表北無影，計無萬里，南過戴日。是千里一寸，非其實差。焯今說渾，以道為率，道里不定，得差乃審。既大聖之年，升平之日，釐改羣謬，斯正其時。請一水工，并解算術士，取河南、北平地之所，可量數百里，南北使正。審時以漏，平地以繩，隨氣至分，同日度影。得其差率，里即可知。則天地無所匿其形，辰象無所逃其數，超前顯聖，效象除疑。請勿以人廢言。不用。至大業三年，敕諸郡測影，而焯尋卒，事遂寢廢。

地中

周禮大司徒職，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此則渾天之正說，立儀象之大本。故云，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然則百物阜安，乃建王國焉。又考工記匠人建國，水地以縣，置槷以縣，眡以日景，為規，識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晝參諸日中之景，夜考之極星，以正朝夕。案土圭正影，經文闕略，先儒解說，又非明審。祖暅錯綜經注，以推地中。其法曰：先驗昏旦，定刻漏，分辰次。乃立儀表於準平之地，名曰南表。漏刻上水，居日之中，更立一表於南表影末，名曰中表。夜依中表，以望北極樞，而立北表，令參相直。三表皆以懸準定，乃觀。三表直者，其立表之地，即當子午之正。三表曲者，地偏僻。每觀中表，以知所偏。中表在西，則立表處在地中之西，當更向東求地中。若中表在東，則立表處在地中之東也，當更向西求地中。取三表直者，為地中之正。又以春秋二分之日，旦始出東方半體，乃立表於中表之東，名曰東表。令東表與日及中表參相直。是日之夕，日入西方半體，又立表於中表之西，名曰西表。亦從中表西望西表及日，參相直。乃觀三表直者，即地南北之中也。若中表差近南，則所測之地在卯酉之南。中表差在北，則所測之地在卯酉之北。進退南北，求三表直正東西者，則其地處中，居卯酉之正也。

晷景

昔者周公測晷景於陽城，以參考曆紀。其於周禮，在大司徒之職，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至之景，尺有五寸，則天地之所合，四時之所交，百物阜安，乃建王

國日為陽精玄象之著然者也生靈因之動息焉寒暑
由其遠近觀陰陽之升降揆天地之高遠正位辨方定時
考閏莫近於茲也古法簡略旨趣難究術家考測互有異
同先儒皆云夏至立八尺表於陽城其影與土圭等案尚
書考靈曜稱日永景尺五寸日短景尺三寸易通卦驗
曰冬至之日樹八尺之表日中視其晷景長短以占和否
夏至景一尺四寸八分冬至一丈三尺周髀云成周土中
夏至景一尺六寸冬至景一丈三尺五寸劉向鴻範傳曰
夏至景長一尺五寸八分冬至一丈三尺一寸四分春秋
分長七尺三寸六分後漢四分曆魏景初曆宋元嘉曆

大明祖沖之曆皆與考靈曜同漢魏及宋所都皆別四家
曆法候影則齊且緯候所陳恐難依據劉向二分之景直
以率推非因表候定其長短然尋晷影尺丈雖有大較或
地域不改而分至不同或南北殊方而長短維一蓋術士
未能精驗馮占所以致乖今刪其繁雜附於此云梁天監
中祖暅造八尺銅表其下與圭相連圭上為溝置水以取
平正揆測日晷求其盈縮至大同十年太史令虞𠠎又用
九尺表格江左之影夏至一尺三寸二分冬至一丈三尺
七分立夏立秋二尺四寸五分春分秋分五尺三寸九分
陳氏一代惟用梁法齊神武以洛陽舊器並徙鄴中以暨

文宣受終竟未考驗至武平七年訖干景禮始薦劉孝孫
張孟賓等於後主劉張建表測影以考分至之氣草創未
就仍遇朝亡周自天和以來言曆者紛紛復出亦驗二至
之影以考曆之精麤及高祖踐極之後大議造曆張胄玄
兼明揆測言日長之瑞有詔司存而莫能考決至開皇十
九年袁充為太史令欲成胄玄舊事復表曰隋興已後日
景漸長開皇元年冬至之景長一丈二尺七寸二分自爾
漸短至十七年冬至景一丈二尺六寸三分四年冬至在
洛陽測景長一丈二尺八寸八分二年夏至景一尺四寸
八分自爾漸短至十六年夏至景一尺四寸五分其十八

年冬至陰雲不測元年十七年十八年夏至亦陰雲不測
周官以土圭之法正日景日至之景尺有五寸鄭玄云冬
至之景一丈三尺今十六年夏至之景短於舊五分十七
年冬至之景短於舊三寸七分日去極近則景短而日長
去極遠則景長而日短行內道則去極近行外道則去極
遠堯典云日短星昴以正仲冬據昴星昏中則知堯時仲
冬日在須女十度以曆數推之開皇以來冬至日在斗十
一度與唐堯之代去極俱近謹案元命包云日月出內道
璇璣得其常天帝崇靈聖王初功京房別對曰太平日行
上道升平日行次道霸代日行下道伏惟大隋啟運上感

乾元晷短日長振古希有是時廢庶人勇晉王廣初為太子充奏此事深合時宜上臨朝謂百官曰景長之慶天之祐也今太子新立當須改元宜取日長之意以為年號由是改開皇二十一年為仁壽元年此後百工作役並加程課以日長故也皇太子率百官詣闕陳賀案日徐疾盈縮無常充等以為祥瑞大為議者所貶又考靈曜周髀張衡靈憲及鄭玄注周官並云日影於地千里而差一寸案宋元嘉十九年壬午使使往交州測影夏至之日影出表南三寸二分何承天遙取陽城云夏至一尺五寸計陽城去交州路當萬里而影實差一尺八寸二分是六百里而差

一寸也又梁大同中二至所測以八尺表率取之夏至當一尺一寸七分強後魏信都芳注周髀四術稱永平元年戊子當梁天監之七年見洛陽測影又見公孫崇集諸朝士共觀秘書影同是夏至日其中影皆長一尺五寸八分以此推之金陵去洛南北略當千里而影差四寸則二百五十里而影差一寸也況人路迂迴山川登降方於鳥道所校彌多則千里之言未足依也其揆測參差如此故備論之

漏刻

昔黃帝創觀漏水制器取則以分晝夜其後因以命官周禮挈壺氏則其職也其法總以百刻分于晝夜冬至晝漏四十刻夜漏六十刻夏至晝漏六十刻夜漏四十刻春秋二分晝夜各五十刻日未出前二刻半而明既沒後二刻半乃昏減夜五刻以益晝漏謂之昏旦漏刻皆隨氣增損冬夏二至之間晝夜長短凡差二十刻每差一刻為一箭冬至互起其首凡有四十一箭晝有朝有禺有中有晡有夕夜有甲乙丙丁戊昏旦有星中每箭各有其數皆所以分時代守更其作役漢興張蒼因循古制猶多疏闊及孝武考定星曆下漏以追天度亦未能盡其理劉向鴻範傳記武帝時所用法云冬夏二至之間一百八十餘日晝夜

差二十刻大率二至之後九日而增損一刻焉至哀帝時又改用晝夜一百二十刻尋亦寢廢至王莽竊位又遵行之光武之初亦以百刻九日加減法編於甲令為常符漏品至和帝永元十四年霍融上言官曆率九日增減一刻不與天相應或時差至二刻半不如夏曆漏刻隨日南北為長短乃詔用夏曆漏刻依日行黃道去極每差二度四分為增減一刻凡用四十八箭終於魏晉相傳不改宋何承天以月蝕所在當日之衝考驗日宿知移舊六度冬至之日其影極長測量晷度知冬至移舊四日前代諸漏春分晝長秋分晝短差過半刻皆由氣日不正所以而然遂

議造漏法春秋二分昏旦晝夜漏各五十五刻齊及梁初因循不改至天監六年武帝以晝夜百刻分配十二辰辰得八刻仍有餘分乃以晝夜為九十六刻一辰有全刻八焉至大同十年又改用一百八刻依尚書考靈曜晝夜三十六頃之數因而三之冬至晝漏四十八刻夜漏六十刻夏至晝漏七十刻夜漏三十八刻春秋二分晝漏六十刻夜漏四十八刻昏旦之數各三刻先令祖暅為漏經皆依渾天黃道日行去極遠近為用箭日率陳文帝天嘉中亦命舍人朱史造漏依古百刻為法周齊因循魏漏晉宋梁大同並以百刻分于晝夜隋初用周朝尹公正馬顯所

造漏經至開皇十四年鄜州司馬袁充上晷影漏刻充以短影平儀均布十二辰立表隨日影所指辰刻以驗漏水之節十二辰刻互有多少時正前後刻亦不同其二至二分用箭辰刻之法今列之云

冬至日出辰正 入申正 晝四十刻

夜六十刻 子丑亥各二刻 寅戌各六刻

卯酉各十三刻 辰申各十四刻 巳未各十刻

午八刻

右十四日改箭

春秋二分日出卯正 入酉正 晝五十刻

夜五十刻 子四刻 丑亥七刻 寅戌九刻

卯酉十四刻 辰申九刻 巳未七刻 午四刻

右五日改箭

夏至日出寅正 入戌正 晝六十刻

夜四十刻 子八刻 丑亥十刻 寅戌十四刻

卯酉十三刻 辰申三刻 巳未二刻 午二刻

右一十九日加減一刻改箭

袁充素不曉渾天黃道去極之數苟役私智變改舊章其於施用未為精密開皇十七年張胄玄用後魏渾天鐵儀測知春秋二分日出卯酉之北不正當中與何承天所測

頗同皆日出卯三刻五十五分入酉四刻二十五分晝漏五十刻一十分夜漏四十九刻四十分晝夜差六十分刻之四十仁壽四年劉焯上皇極曆有日行遲疾推二十四氣皆有盈縮定日春秋分定日去冬至各八十八日有奇去夏至各九十三日有奇二分定日晝夜各五十刻又依渾天黃道驗知冬至夜漏五十九刻一百分刻之八十六晝漏四十刻一十四分夏至晝漏五十九刻八十六分夜漏四十刻一十四分冬夏二至之間晝夜差一十九刻一百分刻之七十二胄玄及焯漏刻並不施用然其法制皆著在曆術推驗加時最為詳審大業初耿詢作古欹器以

漏水注之獻于煬帝帝善之因令與宇文愷依後魏道士
李蘭所脩道家上法稱漏制造稱水漏器以充行從又作
候影分箭上水方器置於東都乾陽殿前鼓下司辰又作
馬上漏刻以從行辨時刻揆日晷下漏刻此二者測天地
正儀象之本也晷漏沿革今古大殊故列其差以補前闕

經星中宮

北極五星鉤陳六星皆在紫宮中北極辰也其紐星天之
樞也天運無窮三光迭耀而極星不移故曰居其所而衆
星共之賈逵張衡蔡邕王蕃陸績皆以北極紐星為樞是
不動處也祖暅以儀準候不動處在紐星之末猶一度有

餘北極大星太一之座也第一星主月太子也第二星主
日帝王也第三星主五星庶子也所謂第二星者最赤明
者也北極五星最為尊也中星不明主不用事右星不明
太子憂鉤陳後宮也太帝之正妃也太帝之坐也北四星
曰女御宮八十一御妻之象也鉤陳口中一星曰天皇太
帝其神曰耀魄寶主御群靈執萬神圖抱極樞四星曰四
輔所以輔佐北極而出度授政也太帝上九星曰華蓋蓋
所以覆蔽太帝之坐也又九星直曰杠蓋下五星曰五帝
內坐設叙順帝所居也客犯紫宮中坐大臣犯主華蓋杠
旁六星曰六甲可以分陰陽而紀節候故在帝旁所以布

政教而授人時也極東一星曰柱下史主記過古者有左
右史此之象也柱史北一星曰女史婦人之微者主傳漏
故漢有侍史傳舍九星在華蓋上近河賓客之館主胡人
入中國客星守之備姦使亦曰胡兵起傳舍南河中五星
曰造父御官也一曰司馬或曰伯樂星亡馬大貴西河中
九星如鉤狀曰鉤星伸則地動天一一星在紫宮門右星
南天帝之神也主戰鬬知人吉凶者也太一一星在天一
南相近亦天帝神也主使十六神知風雨水旱兵革饑饉
疾疫災害所生之國也紫宮垣十五星其西蕃七東蕃八
在北斗北一曰紫微太帝之坐也天子之常居也主命主

度也一曰長垣一曰天營一曰旗星為蕃衛備蕃臣也宮
闕兵起旗星直天子出自將宮中兵東垣下五星曰天柱
建政教懸圖法之所也常以朔望日懸禁令於天柱以示
百司周禮以正歲之月懸法象魏此之類也門內東南維
五星曰尚書主納言夙夜諮謀龍作納言此之象也尚書
西二星曰陰德陽德主周急振撫宮門左星內二星曰大
理主平刑斷獄也門外六星曰天床主寢舍解息燕休西
南角外二星曰內廚主六宮之飲食主后夫人與太子宴
飲東北維外六星曰天廚主盛饌北斗七星輔一星在太
微北七政之樞機陰陽之元本也故運乎天中而臨制四

方以建四時而均五行也魁四星爲琁璣杓三星爲玉衡
又象號令之主又爲帝車取乎運動之義也又魁第一星
曰天樞二曰琁三曰機四曰權五曰玉衡六曰開陽七曰
搖光一至四爲魁五至七爲杓樞爲天琁爲地機爲人權
爲時玉衡爲音開陽爲律搖光爲星石氏云第一曰正星
主陽德天子之象也二曰法星主陰刑女主之位也三曰
令星主禍害也四曰伐星主天理伐無道五曰殺星主中
央助四旁殺有罪六曰危星主天倉五穀七曰部星亦曰
應星主兵又云一主天二主地三主火四主水五主土六
主木七主金又曰一主秦二主楚三主梁四主吳五主趙

六主燕七主齊魁中四星爲貴人之牢曰天理也輔星傅
乎開陽所以佐斗成功也又曰主危正矯不平又曰丞相
之象也七政星明其國昌不明國殃斗旁欲多星則安斗
中少星則人恐上天下多訟法若無星二十日有輔星明
而斗不明臣強主弱斗明輔不明主強臣弱也杓南三星
及魁第一星皆曰三公宣德化調七政和陰陽之官也
文昌六星在北斗魁前天之六府也主集計天道一曰上
將大將建威武二曰次將尚書正左右三曰貴相太常理
文緒四曰司祿司中司隸賞功進五曰司命司怪太史主
滅咎六曰司寇大理佐理寶所謂一者起北斗魁前近內

階者也明潤大小齊天瑞臻文昌北六星曰內階天皇之
陛也相一星在北斗南相者摠領百司而掌邦教以佐帝
王安邦國集衆事也其明吉太陽守一星在相西大將大
臣之象也主戒不虞設武備也非其常兵起西北四星曰
勢勢腐刑人也天牢六星在北斗魁下貴人之牢也主愆
過禁暴淫太微天子庭也五帝之坐也亦十二諸侯府也
其外蕃九卿也一曰太微爲衡衡主平也又爲天庭理法
平辭監升授德列宿受符諸神考節舒情稽疑也南蕃中
二星間曰端門東曰左執法廷尉之象也西曰右執法御
史大夫之象也執法所以舉刺凶姦者也左執法之東左

掖門也右執法之西右掖門也東蕃四星南第一曰上相
其北東太陽門也第二星次相其北中華東門也第三星
曰次將其北東太陰門也第四星曰上將所謂四輔也西
蕃四星南第一星曰上將其北西太陽門也第二星曰次
將其北中華西門也第三曰次相其北西太陰門也第四
星曰上相亦四輔也東西蕃有芒及搖動者諸侯謀天子
也執法移則刑罰尤急月五星所犯中坐成刑月五星入
太微軌道吉西南角外三星曰明堂天子布政之宮也明
堂西三星曰靈臺觀臺也主觀雲物察符瑞候災變也左
執法東北一星曰謁者主贊賓客也謁者東北三星曰三

公內坐朝會之所居也三公北三星曰九卿內坐主治
萬事九卿西五星曰內五諸侯內侍天子不之國者也辟雍
之禮得則太微諸侯明黃帝坐一星在太微中含樞紐之
神也天子動得天度止得地意從容中道則太微五帝坐
明坐以光黃帝坐不明人主求賢士以輔法不然則奪勢
又曰太微五坐小弱青黑天子國亡四帝坐四星四星俠
黃帝坐東方星蒼帝靈威仰之神也南方星赤帝赤熛怒之
神也西方星白帝招矩之神也北方星黑帝叶光紀之神
也五帝坐北一星曰太子帝儲也太子北一星曰從官侍
臣也帝坐東北一星曰幸臣屏四星在端門之內近右執

法所以壅蔽帝庭也執法主刺舉臣尊敬君上則星光
明潤澤郎位十五星在帝坐東北一曰依烏郎位也周官
之元士漢官之光祿中散諫議議郎三署郎中是其職也
或曰今之尚書也郎位主衛守也其星明大臣有劫主又
曰客犯上其星不具后死幸臣誅客星入之大臣為亂郎
將一星在郎位北主閱具所以為武備也武賁一星在太
微西蕃北下台南靜室旄頭之騎官也常陳七星如畢狀
坐北天子宿衛武賁之士以設強毅也星搖動天子自出
明則武兵用微則武兵弱三台六星兩兩而居起文昌列
招搖太微一曰天柱三公之位也在天曰三台主開德宣

符也西近文昌二星曰上台為司命主壽次二星曰中台為
司中主宗室東二星曰下台為司祿主兵所以昭德塞違也
又曰三台為天階太一躡以上下一曰泰階上階上星為天子
下星為女主中階上星為諸侯三公下星為卿大夫下階
上星為士下星為庶人所以和陰陽而理萬物也其星有
變各以所主占人君臣和集如其常度帝西四星曰內平近
職執法平罪之官也中台之北一星曰太尊貴戚也下台
南一星曰武賁衛官也攝提六星直斗杓之南主建時節
伺禨祥攝提為楯以夾擁帝席也主九卿明大三公恣客
星入之聖人受制西三星曰周鼎主流亡大角一星在攝

提間大角者天王座也又為天棟正經紀北三星曰帝席
主宴獻酬酢梗河三星在大角北梗河者天矛也一曰天
鋒主胡兵又為喪故其變動應以兵喪也星亡其國有兵
謀招搖一星在其北一曰矛楯主胡兵占與梗河略相類
也招搖與北斗杓間曰天庫星去其所則有庫開之祥也
招搖欲與棟星梗河北斗相應則胡常來受命於中國招
搖明而不正胡不安命玄戈一星在招搖北玄戈所主與
招搖同或云主北夷客星守之胡大敗天槍三星在北斗
杓東一曰天鉞天之武備也故在紫宮之左所以禦難也
女牀三星在其北後宮御也主女事天棓五星在女牀北

天子先驅也主忿爭與刑罰藏兵亦所以禦難也槍棓皆
以備非常也一星不具國兵起東七星曰扶筐盛桑之器
主勸蠶也七公七星在招搖東天之相也三公之象也主七
政貫索九星在其前賤人之牢也一曰連索一曰連營一
曰天牢主法律禁暴強也牢口一星為門欲其開也九星
皆明天下獄煩七星見小赦五星大赦動則斧鑕用中空
則更元漢志云十五星天紀九星在貫索東九卿也九河
主萬事之紀理怨訟也明則天下多辭訟亡則政理壞國
紀亂散絕則地震山崩織女三星在天紀東端天女也主
果蓏絲帛珍寶也王者至孝神祇咸喜則織女星俱明天

下和平大星怒而角布帛貴東足四星曰漸臺臨水之臺也主
晷漏律呂之事西足五星曰輦道王者嬉遊之道也漢輦
道通南北宮象也左右角間二星曰平道之官平道西一
星曰進賢主卿相舉逸才角北二星曰天田亢北六星曰
亢池亢舟航也池水也主送往迎來氐北一星曰天乳主
甘露房中道一星曰歲守之陰陽平房西二星南北列曰
天福主乘輿之官若禮巾車公車之政主祠事東咸西咸
各四星在房心北日月五星之道也房之戶所以防淫佚
也星明則吉暗則凶月五星犯守之有陰謀東咸西三星
南北列曰罰星主受金贖鍵閉一星在房東北近鉤鈐主

閉鑰天市垣二十二星在房心東北主權衡主聚衆一曰
天旗庭主斬戮之事也市中星衆潤澤則歲實星稀則歲
虛熒惑守之戮不忠之臣又曰若怒角守之戮者臣殺主
彗星除之為徙市易都客星入之兵大起出之有貴喪市
中六星臨箕曰市樓市府也主市價律度其陽為金錢其
陰為珠玉變見各以所主占之北四星曰天斛主量者也
斛西北二星曰列肆主寶玉之貨市門左星內二星曰車
肆主衆賈之區帝坐一星在天市中候星西天庭也光而
潤則天子吉威令行微小凶大人當之候一星在帝坐東
北主伺陰陽也明大輔臣強四夷開候細微則國安亡則

主失位移則主不安宦者四星在帝坐西南侍主刑餘之
人也星微則吉明則凶非其常宦者有憂斗五星在宦者
南主平量仰則天下斗斛不平覆則歲穰宗正二星在帝
坐東南宗大夫也彗星守之若失色宗正有事客星守動
則天子親屬有變客星守之貴人死宗星二在候星東宗
室之象帝輔血脈之臣也客星守之宗人不和東北二星
曰帛度東北二星曰屠肆各主其事天江四星在尾北主
太陰江星不具天下津河關道不通明若動搖大水出大
兵起參差則馬貴熒惑守之有立王客星入之河津絕天籥
八星在南斗杓西主關閉建星六星在南斗北亦曰天旗

天之都關也爲讒事爲天鼓爲天馬南二星天庫也中央
二星市也鈇鑕上二星旗跗也斗建之間三光道也星動則
人勞月暈之蛟龍見牛馬疫月五星犯之大臣相譖臣謀
主亦爲關梁不通有大水東南四星曰狗國主鮮卑烏丸
沃且熒惑守之外夷爲變太白逆守之其國亂客星守
之有大盜其王且來狗國北二星曰天雞主候時天弁九
星在建星北市官之長也主列肆闤闠若市籍之事以知
市珍也星欲明吉彗星犯守之糴貴囚徒起兵河鼓三星
旗九星在牽牛北天鼓也主軍鼓主鈇鉞一曰三武主天
子三將軍中央大星爲大將軍左星爲左將軍右星爲右

將軍左星南星也所以備關梁而拒難也設守阻險知謀
徵也旗即天鼓之旗所以爲旌表也左旗九星在鼓左旁
鼓欲正直而明色黃光澤將吉不正爲兵憂也星怒馬貴
動則兵起曲則將失計奪勢旗星戾亂相陵旗端四星南
北列曰天桴鼓桴也星不明漏刻失時前近河鼓若桴
鼓相直皆爲桴鼓用離珠五星在須女北須女之藏府也
女子之星也星非故後宮亂客星犯之後宮凶虛北二星
曰司命北二星曰司祿又北二星曰司危又北二星曰司
非司命主舉過行罰滅不祥司祿增年延德故在六宗北
司危主驕佚亡下司非以法多就私瓠瓜五星在離珠

北主陰謀主後宮主果食明則歲熟微則歲惡后失勢非
其故則山搖谷多水敗瓜五星曰敗瓜主種天津九星梁所
以度神通四方也一星不備津關道不通星明動則兵起
如流沙死人如亂麻微而參差馬貴若星亡若水
爲害或曰水賊稱王也東近河邊七星曰車府主車之官
也車府東南五星曰人星主靜衆庶柔遠能邇一曰臥星
主防淫其南三星內杵東南四星曰杵臼主給軍糧客星
入之兵起天下聚米天津北四星如衡狀曰奚仲古車正
也騰蛇二十二星在營室北天蛇星主水蟲星明則不安
客星守之水雨爲災水物不收王良五星在奎北居河中

天子奉車御官也其四星曰天駟旁一星曰王良亦曰天
馬其星動爲策馬車騎滿野亦曰王良梁爲天橋主御風
雨水道故或占津梁其星移有兵亦曰馬病客星守之橋
不通前一星曰策王良之御策也主天子之僕在王良旁若
移在馬後是謂策馬則車騎滿野閣道六星在王良前飛
道也從紫宮至河神所乘也一曰閣道主道里天子遊別
宮之道也亦曰閣道所以扞難滅咎也一曰王良旗一曰
紫宮旗亦所以爲旌表而不欲其動搖旗星者兵所用也
傅路一星在閣道南旁別道也備閣道之敗復而乘之也
一曰太僕主御風雨亦遊從之義也東壁二星曰天廄

主馬之官若今驛亭也主傳令置驛逐漏馳騖謂其行急
疾與晷漏競馳天將軍十二星在婁北主武兵中央大星
天之大將也外小星吏士也大將星搖兵起大將出小星
不具兵發南一星曰軍南門主誰何出入太陵八星在胃
北陵者墓也太陵卷舌之口曰積京主大喪也積京中星
絕則諸侯有喪民多疾兵起粟聚少則粟散星守之有土
功太陵中一星曰積尸明則死人如山天船九星在太陵
北居河中一曰舟星主度所以濟不通也亦主水旱不在
漢中津河不通中四星欲其均明即天下大安不則兵若
喪客星出入之爲大水有兵中一星曰積水候水災昴

西二星曰天街三光之道主伺候關梁中外之境天街西
一星曰月卷舌六星在北主口語以知佞讒也曲者吉直
而動天下有口舌之害中一星曰天讒主巫醫五車五星
三柱九星在畢北五車者五帝車舍也五帝坐也主天子
五兵一曰主五穀豐耗西北大星曰天庫主太白主秦次
東北星曰獄主辰星主燕趙次東星曰天倉主歲星主魯
衛次東南星曰司空主填星主楚次西南星曰卿星主熒
惑主魏五星有變皆以其所主而占之三柱一曰三泉一
曰休一曰旗五車星欲均明闊狹有常也天子得靈臺之
禮則五車三柱均明中有五星曰天潢天潢南三星曰咸

池魚囿也月五星入天潢兵起道不通天下亂易政咸池
明有龍墮死猛獸及狼害人若兵起五車南六星曰諸王
察諸侯存亡西五星曰厲石金若客星守之兵動北八星
曰八穀主候歲八穀一星亡一穀不登天關一星在五車
南亦曰天門日月所行也主邊事主開閉芒角有兵五星
守之貴人多死東井鉞前四星曰司怪主候天地日月星
辰變異及鳥獸草木之妖明主聞災脩德保福也司怪西
北九星曰坐旗君臣設位之表也坐旗西四星曰天高臺
榭之高主遠望氣象天高西一星曰天河主察山林妖變
南河北河各三星夾東井一曰天高天之關門主關梁南

河曰南戍一曰南宮一曰陽門一曰越門一曰權星主火
北河一曰北戍一曰北宮一曰陰門一曰胡門一曰衡星
主水兩河戍閒日月五星之常道也河戍動搖中國兵起
南河三星曰闕丘主宮門外象魏也五諸侯五星在東井
北主刺舉戒不虞又曰理陰陽察得失亦曰主帝心一曰
帝師二曰帝友三曰三公四曰博士五曰太史此五者常
爲帝定疑議星明大潤澤則天下大治角則禍在中五諸
侯南三星曰天樽主盛饘粥以給酒食之正也積薪一星
在積水東供給庖廚之正也水位四星在東井東主水衡
若水火守犯之百川流溢軒轅十七星在七星北軒

轅黃帝之神黃龍之體也后妃之主士職也一曰東陵一曰權星主雷雨之神南大星女主也次北一星妃也次將軍也其次諸星皆次妃之屬也女主南小星女御也左一星少民少后宗也右一星大民太后宗也欲其色黃小而明也軒轅右角南三星曰酒旗酒官之旗也主饗宴飲食五星守酒旗天下大酺有酒肉財物賜若爵宗室酒旗南二星曰天相丞相之象也軒轅西四星曰爟爟者烽火之爟也邊亭之警候權北四星曰內平少微四星在太微西士大夫之位也一名處士亦天子副主或曰博士官一曰主衛掖門南第一星處士第二星議士第三星博士第四星大夫明大而黃則賢士舉也月五星犯守之處士女主憂宰相易南四星曰長垣主界域及胡夷熒惑入之胡入中國太白入之九卿謀

志第十四　隋書十九

志第十五　隋書二十

太尉揚州都督監修國史上柱國趙國公臣長孫無忌等奉
勅撰

天文中

二十八舍

東方角二星為天關其間天門也其內天庭也故黃道經其中七曜之所行也左角為天田為理主刑其南為太陽道右角為將主兵其北為太陰道蓋天之三門猶房之四表其星明大王道太平賢者在朝動搖移徙王者行亢四星天子之內朝也總攝天下奏事聽訟理獄錄功者也一曰疏廟主疾疫星明大輔納忠天下寧人無疾疫動則多疾氐四星王者之宿宮后妃之府休解之房前二星適也後二星妾也將有徭役之事氐先動星明大則臣奉度人無勞房四星為明堂天子布政之宮也亦四輔也下第一星上將也次次將也次次相也上星上相也南二星君位北二星夫人位又為四表中間為天衢之大道為天闕黃道之所經也南間曰陽環其南曰太陽北間曰陰間其北曰太陰七曜由乎天衢則天下平和由陽道則主旱喪由陰道則主水兵亦曰天駟為天馬主車駕南星曰左驂次左服次右服次右驂亦曰天廐又主開閉為畜藏之所由也

房星明則王者明驂星大則兵起星離則人流又北二小
星曰鉤鈐房之鈐鍵天之管籥主閉藏鍵天心也王者孝
則鉤鈐明近房天下同心遠則天下不和王者絕後房鉤鈐
間有星及疏坼則地動河清心三星天王正位也中星四
明堂天子位為大辰主天下之賞罰天下變動心星見祥
星明大天下同暗則主暗前星為太子其星不明太子不
得代後星為庶子後星明庶子代心星變黑大人有憂直
則王失勢動則國有憂急角搖則有兵離則人流尾九星
後宮之場妃后之府上第一星后也次三星夫人次星嬪
妾第三星傍一星名曰神宮解衣之內室尾亦為九子星

色欲均明大小相承則後宮有敘多子孫星微細暗后有
憂疾疏遠后失勢動搖則君臣不和天下亂就聚則大水
箕四星亦後宮妃后之府亦曰天津一曰天雞主八風凡
日月宿在箕東壁翼軫者風起又主口舌主客蠻夷胡貉
故蠻胡將動先表箕焉星大明直則穀熟內外有差就聚
細微天下憂動則蠻夷有使來離徙則人流動不出三
日大風
北方南斗六星天廟也丞相太宰之位主褒賢進士稟授
爵祿又主兵一曰天機南二星魁天梁也中央二星天相
也北二星杓天府庭也亦為天子壽命之期也將有天子

之事占於斗斗星盛明王道平和爵祿行芒角動搖天子
愁兵起移徙其臣逐牽牛六星天之關梁主犧牲事其
北二星一曰即路一曰聚火又曰上一星主道路次二星主
關梁次三星主南越搖動變色則占之星明大王道昌關
梁通牛貴怒則馬貴不明失常穀不登細則牛賤中星移
上下牛多死小星亡牛多疫又曰牽牛星動為牛災須女
四星天之少府也須女賤妾之稱婦職之卑者也主布帛裁
製嫁娶星明天下豐女功昌國充富小暗則國藏虛動
則有嫁娶出納裁製之事虛二星冢宰之官也主北方主
邑居廟堂祭祀祝禱事又主死喪哭泣危三星主天府天

庫架屋餘同虛占星不明客有誅動則王者作宮殿有土
功墳墓四星屬危之下主死喪哭泣為墳墓也星不明天
下旱動則有喪營室二星天子之宮也一曰玄宮一曰清
廟又為軍糧之府及土功事星明國昌小不明祠祀鬼神
不享國家多疾動則有土功兵出野離宮六星天子之別
宮主隱藏休息之所東壁二星主文章天下圖書之秘府
也主土功星明王者興道術行國多君子星失色大小不
同王者好武經士不用圖書隱星動則有土功離徙就聚
為田宅事
西方奎十六星天之武庫也一曰天豕亦曰封豕主以兵

兵禁暴又主溝瀆西南大星所謂天豕目亦曰大將欲其明
若帝淫佚政不平則奎有角角動則有兵不出年中或有
溝瀆之事又曰奎中星明水大出婁三星為天獄主苑牧
犧牲供給郊祀亦為興兵聚眾星明天下平和郊祀大享多
子孫動則有聚眾星直則有執主之命者就聚國不安胃
三星天之府藏主倉廩五穀府也明則和平倉實動則有
輸運事就聚則穀貴人流昴七星天之耳目也主西方主
獄事又為旄頭胡星也又主喪昴畢間為天街天子出旄
頭罕畢以前驅此其義也黃道之所經也昴明則天下牢
獄平昴六星皆明與大星等大水七星黃兵大起一星亡

為兵喪搖動有大臣下獄及白衣之會大而數盡動若跳
躍者胡兵大起一星獨跳躍餘不動者胡欲犯邊境也畢
八星主邊兵主弋獵其大星曰天高一曰邊將主四夷之
尉也星明大則遠夷來貢天下安失色則邊亂一星亡為
兵喪動搖邊城兵起有讒臣離徙天下獄亂就聚法令酷
附耳一星在畢下主聽得失伺愆邪察不祥星盛則中國
微有盜賊邊候驚外國反鬭兵連年若移動佞讒行兵大
起邊尤甚月入畢多雨觜觿三星為三軍之候行軍之藏
府主葆旅收斂萬物明則軍儲盈將得勢動而明盜賊羣
行葆旅起動移將有逐者參十星一曰參伐一曰大辰一

曰天市一曰鈇鉞主斬刈又為天獄主殺伐又主權衡所
以平理也又主邊城為九譯故不欲其動也參白獸之體
其中三星橫列三將也東北曰左肩主左將西北曰右
肩主右將東南曰左足主後將軍西南曰右足主偏將軍故
黃帝占參應七將中央三小星曰伐天之都尉也主胡鮮
卑戎狄之國故不欲明七將皆明大天下兵精也王道缺
則芒角張伐星明與參等大臣皆謀兵起參星失色軍散
參芒角動搖邊候有急天下兵起又曰有斬伐之事參星
移客伐主參左足入玉井中兵大起秦大水若有喪山石
為怪參星差戾王臣貳

南方東井八星天之南門黃道所經天之亭候主水衡事
法令所取平也王者用法平則井星明而端列鉞一星附
井之前主伺淫奢而斬之故不欲其明明與井齊則用鉞
大臣有斬者以欲殺也月宿井有風雨輿鬼五星天目也
主視明察姦謀東北星主積馬東南星主積兵西南星主
積布帛西北星主積金玉隨變占之中央為積尸主死喪
祠祀一曰鈇鑕主誅斬鬼星明大穀成不明人散動而光
上賦斂重徭役多星徙人愁政令急鬼質欲其忽忽不明
則安明則兵起大臣誅柳八星天之廚宰也主尚食和滋
味又主雷雨若女主驕奢一曰天相一曰天庫一曰注又

主木功星明大臣重慎國安厨食具注舉首王命興輔佐
出星直天下謀伐其主星就聚兵滿國門七星七星一名
天都主衣裳文繡又主急兵守盜賊故欲明星明王道昌
闇則賢良不處天下空天子疾動則兵起離則易政張六
星主珍寶宗廟所用及衣服又主天廚飲食賞賚之事星
明則王者行五禮得天之中動則賞賚離徙天下有逆人
就聚有兵翼二十二星天之樂府主俳倡戲樂又主夷狄
遠客負海之賓星明大禮樂興四夷賓動則蠻夷使來離
徙則天子舉兵軫四星主冢宰輔臣也主車騎主載任有
軍出入皆占於軫又主風主死喪軫星明則車駕備動則

車騎用離徙天子憂就聚兵大起轄星傅軫兩傍主王侯
左轄為王者同姓右轄為異姓星明兵大起遠軫凶軫轄
舉南蠻侵車無轄國主憂長沙一星在軫之中主壽命明
則主壽長子孫昌

右四方二十八宿并輔官一百八十二星

星官在二十八宿之外者

庫樓十星其六大星為庫南四星為樓在角南一曰天庫
兵車之府也旁十五星三三而聚者柱也中央四小星衡
也主陳兵又曰天庫空則兵四合東北二星曰陽門主守
隘塞也南門二星在庫樓南天之外門也主守兵平星二

星在庫樓北平天下之法獄事廷尉之象也天門二星在
平星北亢南七星曰折威主斬殺頓頑二星在折威東南
主考囚情狀察詐偽也騎官二十七星在氐南若天子武
賁主宿衛東端一星騎陣將軍騎將也南三星車騎車騎
之將也陣車三星在騎官東北革車也積卒十二星在房
心南主為衛也他星守之近臣誅從官二星在積卒西北
龜五星在尾南主卜以占吉凶傅說一星在尾後傅說主
章祝巫官也章請號之聲也主王后之內祭祀以祈子孫
廣求胤嗣詩云克禋克祀以弗無子此之象也星明大王
者多子孫魚一星在尾後河中主陰事知雲雨之期也星

不明則魚多亡若魚少動搖則大水暴出出漢中則大魚
多死杵三星在箕南杵給庖舂客星入杵臼天下有急糠
一星在箕舌前杵西北鼈十四星在南斗南鼈為水蟲歸
太陰有星守之白衣會主有水令農丈人一星在南斗西
南老農主稼穡也狗二星在南斗魁前主吠守天田九星
在牛南羅堰九星在牽牛東岠馬也以壅蓄水潦灌溉溝
渠也九坎九星在牽牛南坎溝渠也所以導達泉源疏瀉
盈溢通溝洫也九坎間十星曰天池一曰三池一曰天海
主灌溉事九坎東列星北一星曰齊齊北二星曰趙趙北
一星曰鄭鄭北一星曰越越東二星曰周周東南北列二

星曰秦秦南二星曰代代一星曰晉晉北一星曰韓韓
北一星曰魏魏西一星曰楚楚南一星曰燕燕有變各
以其國占之離瑜三星在婺女南離圭衣也瑜玉飾皆
婦人之服星也哭二星在虛南曰哭哭東二星曰泣泣哭皆近
墳墓泣南十三星曰天壘城如貫索主北夷丁零匈奴
敗臼四星在虛危南知凶災危南二星
曰蓋屋主治宮室之官也虛梁四星在蓋屋南主園陵寢
廟非人所處故曰虛梁蓋屋南六星曰雷電雷電南二星曰
土功吏主司過度二星曰土公土公西南五星曰礔
礰礔礰南四星曰雲雨皆在壘壁北羽林四十五星在營

室南一曰天軍主軍騎又主翼王也壘壁陣十二星在羽
林北羽林之垣壘也主軍位爲營壅也五星有在天軍中
者皆爲兵起熒惑太白辰星尤甚北落師門一星在羽林
南北方在北方落天之藩落也師眾也師門猶軍門
也長安城北門曰北落門以象北也主非常以候兵有星
守之虜入塞中北落西北有十星曰天錢北落西南
一星曰天綱主北落東南九星曰八魁主張禽獸客
星入之多盜賊西南二星曰鈇鑕一曰鈇鉞入之
皆大臣誅奎外屏七星在奎南也
屏所以障之也南一星曰土司空主水土之事故入

知禍殃也客星入之多土功天下大疾婁東五星曰左更
山虞也主澤藪竹木之屬亦主仁智婁西五星曰右更牧
師也主養牛馬之屬亦主禮義二更秦爵名也天倉六星
在婁南倉穀所藏也星黃而大歲熟西南四星曰天庾積
廚粟之所也天囷十三星在胃南囷倉廩之屬也主給御糧也星
見則囷倉實不見即虛天廩四星在昴南一曰天廥主蓄黍稷以
供享祀春秋所謂御廩此之象也天苑十六星在昴畢南天子之
苑囿養禽獸之所也主馬牛羊星明則牛馬盈希則死苑西六
星曰芻藁以供牛馬之食也一曰天積天子之藏府也星盛則歲
豐穰希則貨財散苑南十三星曰天園植果菜之所也畢附
耳南八星曰天節主使臣之所持者也天節下九星曰九

州殊口曉方俗之官通重譯者也畢柄西五星曰天陰參
旗九星在參西一曰天旗一曰天弓主司弓弩之張候變
御難玉井四星在參左足下主水漿以給廚西南九星曰
九游天子之旗也玉井東南四星曰軍井行軍之井也軍
井未達將不言渴名取此也屏二星在玉井南屏爲屏風
客星入之四足蟲大疾天廁四星在屏東溷也主觀天下
疾病天矢一星在廁南色黃則吉他色皆凶軍市十三星
在參東南天軍貨易之市使有無通也野雞一星主變怪
在軍市中軍市西南二星曰丈人丈人東二星曰子子東

孫二星在子東井西南四星曰水府主水之官也東井南垣之東四星曰四瀆江河淮濟之精也狼一星在東井東南狼為野將主侵掠色有常不欲變動也角而變色動搖盜賊萌胡兵起人相食躁則人主不靜不居其宮馳騁天下北七星曰天狗主守財弧九星在狼東南天弓也主備盜賊常向於狼弧矢動移不如常者多盜賊胡兵大起狼弧張害及胡天下乘亂又曰天弓張天下盡兵主與臣相謀弧南六星為天社昔共工氏之子句龍能平水土故祀以配社其精為星老人一星在弧南一曰南極常以秋分之旦見于景春分之夕而沒于丁見則化平主壽昌亡則君危

代天常以秋分候之南郊柳南六星曰外廚廚南一星曰天紀主禽獸之齒稷五星在七星南稷農正也取乎百穀之長以為號也張南十四星曰天廟天子之祖廟也客星守之祠官有憂翼南五星曰東甌蠻夷星也軫南三十二星曰器府樂器之府也青丘七星在軫東南蠻夷之國號也青丘西四星曰土司空主界域亦曰司徒土司空北二星曰軍門主營候豹尾威旗

自攝提至此大凡二百五十四官一千二百八十三星并二十八宿輔官名曰經星常宿遠近有度小大有差苟或失常實表災異

天漢起東方經尾箕之間謂之漢津乃分為二道其南經傅說魚天籥天弁河鼓其北經龜貫箕下次絡南斗魁左旗至天津下而合南道乃西南行又分夾匏瓜絡人星杵造父騰蛇王良傅路閣道北端太陵天船卷舌而南行絡五車經北河之南入東井水位而東南行絡南河闕丘天狗天紀天稷在七星南而沒

天占

鴻範五行傳曰清而明者天之體也天忽變色是謂易常天裂陽不足是謂臣強下將害上國後分裂其下之主當之天開見光流血滂滂天裂見人兵起國亡天鳴有聲至尊憂且驚皆亂國之所生也

漢惠帝二年天開東北長三十餘丈廣十餘丈後有呂氏變亂

晉惠帝太安二年天中裂穆帝升平五年又裂廣數丈並有聲如雷其後皆有兵革之應

七曜

日循黃道東行一日一夜行一度三百六十五日有奇而周天行東陸謂之春行南陸謂之夏行西陸謂之秋行北陸謂之冬行以成陰陽寒暑之節是故傳云日為太陽之精主生養恩德人君之象也又人君有瑕必露其慝以告

日月行有道之國則光明人君吉昌百姓安寧
日變色有軍軍破無軍喪侯王其君無德其臣亂國則日
赤無光日失色所臨之國不昌日晝昏行人無影到暮不
止者上刑急下人不聊生不出一年有大水日晝昏烏鳥
群鳴國失政日中烏見主不明為政亂國有白衣會日中
有黑子黑氣黑雲乍三乍五臣廢其主日食陰侵陽臣掩
君之象有亡國有死君有大水日食見星有殺君天下分
裂王者脩德以禳之
月者陰之精也其形圓其質清日光照之則見其明日光
所不照則謂之魄故月望之日日月相望人居其間盡覩

其明故形圓也二弦之日日照其側人觀其傍故半明半
魄也晦朔之日日照其表人在其裏故不見也其行有遲
疾其極遲則日行十二度強極疾則日行十四度半強遲
則漸疾疾極漸遲二十七日半強而遲疾一終矣又月行
之道斜帶黃道十三日有奇在黃道表又十三日有奇在
黃道裏表裏極遠者去黃道六度二十七日有奇陰陽一終
張衡云對日之衝其大如日日光不照謂之闇虛闇虛逢
月則月食值星則星亡今曆家月望行黃道則值闇虛矣
值闇虛有表裏深淺故食有南北多少月為太陰之精以之
比日女主之象也以之比德刑罰之義列之朝廷諸侯大臣

之類故君明則月行依度臣執權則月行失道大臣用
事兵刑失理則月行乍南乍北女主外戚擅權則或進或退
月變色將有殃月晝明姦邪並作君臣爭明女主失行陰
國兵強中國饑天下謀僭數月重見國以亂亡
歲星曰東方木於人五常仁也五事貌也仁虧貌失逆
春令傷木氣則罰見歲星歲星盈縮以其舍命國所居
久其國有德厚五穀豐昌不可伐可以罰人其對為衝歲
乃有殃歲星安靜中度吉盈縮失次其國有變不可舉事用兵又曰
人主之象也色欲明光潤澤德合同又曰進退如度姦邪
息變色亂行主無福又主福主大司農主齊吳主司天

下諸侯人君之過主歲五穀赤而角其國昌赤黃而沉其
野大穰
熒惑曰南方夏火禮也視也禮虧視失逆夏令傷火氣罰
見熒惑熒惑法使行無常出則有兵入則兵散以舍命國
為亂為賊為疾為喪為饑為兵所居國受殃環繞勾己芒角
動搖變色乍前乍後乍左乍右其殃愈甚其南丈夫北女
子周旋止息乃為死喪寇亂其野亡地其失行而速兵
聚其下順之戰勝又曰熒惑主大鴻臚主死喪主司空又
為司馬主楚吳越以南又司天下群臣之過司驕泄司
饒熒惑不動兵不戰有誅將其出色赤

怒逆行成鉤已戰凶有圍軍鉤已有芒角如鋒刃人主
出宮下有伏兵芒大則人民怨君子遑遑小人浪浪不有
亂臣則有大喪人欺吏吏欺主又為外則兵內則政為
天子之理也故曰雖有明天子必視熒惑所在其入守犯
太微軒轅營室房心主命惡之
填星曰中央季夏土信也思心也仁義禮智以信為主貌
言視聽以心為政故四星皆失填乃為之動動而盈侯王
不寧縮有軍不復所居之宿國吉得地及女子有福不可
伐去之失地若有女憂居宿久國福厚易則薄失次而上
二三宿曰盈有主命不成不乃大水失次而下曰縮后戚

亓歲不復不乃天裂若地動一曰填為黃帝之德女主之
象主德厚安危存亡之機司天下女主之過又曰天子之
星也天子失信則填星大動
太白曰西方秋金義也言也義虧言失逆秋令傷金氣罰
見太白太白進退以候兵高埤遲速靜躁見伏用兵皆象
之吉亓出西方失行夷狄敗出東方失行中國敗亓未盡期
日過參天病其對國若經天天下革民更王是謂亂紀人
民流亡晝與日爭明強國弱小國強女主昌又曰太白大
臣其號上公也大司馬位謹候此
辰星曰北方冬水智也聽也智虧聽失逆冬令傷水氣罰

見辰星辰星見主刑主廷尉主燕趙又為燕趙代以北宰
相之象亦為殺伐之氣戰鬪之象又曰軍於野辰星為偏
將之象無軍為刑事和陰陽應其時不和出失其時寒暑
失其節邦當大饑當出不出是謂擊卒兵大起在於房心
間地動亦曰辰星出入躁疾常主夷狄又曰蠻夷之星也亦
主刑法之得失色黃而小地大動
凡五星有色大小不同各依其行而順時應節色變有類
凡青皆比參左肩赤比心大星黃比參右肩白比狼星黑
比奎大星不失本色而應其四時者吉色害其行凶
凡五星所出所行所直之辰其國為得位得位者歲星以

德熒惑有禮填星有福太白兵強辰星陰陽和所行所直之辰
順其色而有角者勝其色害者敗居實有德也居虛無德
也色勝位行勝色行得盡勝之　星廟也心
為明堂熒惑廟也南斗為文太室填星廟也亢為疏廟太
白廟也七星為員官辰星廟也五星行至其廟謹候其命
凡五星盈縮失位其精降于地為人歲星降為貴臣熒惑
降為童兒歌謠嬉戲填星降為老人婦女太白降為壯夫
處於林麓辰星降為婦人吉凶之應隨其象告
凡五星木與土合為內亂饑與水合為變謀而更事與火
合為旱與金合為白衣會合鬭國有內亂野有破

軍為水太白在南歲星在北名曰牝牡年穀大熟太白在北
歲星在南年或有或無火與金合為爍為喪不可舉事用
兵從軍為軍憂離之軍却出太白陰有分地出其陽偏將戰
與土合為憂主孽卿與水合為北軍用兵舉事大敗一曰火
與水合為焠不可舉事用兵土與水合為壅沮不可舉事
用兵有覆軍下師一曰為變謀更事必為旱與金合為疾
為白衣會為內兵國亡地與木合國饑水與金合為變謀
為兵憂入太白中而上出破軍殺將客勝下出客亡地視
旗所指以命破軍環繞太白若與鬬大戰客勝
凡木火土金與水鬬皆為戰兵不在外皆為內亂凡同舍
為合相陵為鬬二星相近其殃大相遠無傷七寸以內必
之
凡月蝕五星其國亡歲以饑熒惑以亂填以殺太白以強
國戰辰以女亂
凡五星入月其野有逐相太白將僇
凡五星所聚其國王天下從歲以義從熒惑以禮從填以
重從太白以兵從辰以法各以其事致天下也三星若合
是謂驚立絕行其國外內有兵天喪人民改立侯王四星
若合是謂太陽其國兵喪並起君子憂小人流五星若合
是謂易行有德受慶改立王者掩有四方子孫蕃昌亡德

受殃離其國家滅其宗廟百姓離去被滿四方五星皆大
其事亦大皆小事亦小
凡五星色其圜白為喪為旱赤中不平為兵為憂青為水
黑為疾疫為多死黃為吉皆角赤犯我城黃地之爭白哭
泣聲青有兵憂黑有水五星同色天下偃兵百姓安寧歌
舞以行不見災疾五穀蕃昌
凡五星為政緩則不行急則過分逆則占熒惑緩則不入
急則不出違道則占填緩則不還急則過舍逆則占太白
緩則不出急則不入逆則占辰星緩則不出急則不入非
時則占五星不失行則年穀豐昌
凡五星分天之中積于東方中國積于西方外國用兵者
利辰星不出太白為客其出太白為主出而與太白不相
從及各出一方為格野有軍不戰五星為五德之主其行
或入或出道東或出當道表猶月行出有陰陽也終出入五
常不可以算數求也其東行曰順西行曰逆順則疾逆則
遲通而率之終為東行矣不東不西曰留與日相近而不
見曰伏伏與日同度曰合其留行逆順掩合犯法陵變色
芒角凡此所主皆以時政五常五官五事之得失而見其
變木火土三星行遲夜半經天其雖皆與日合度而順
行漸遲追日不及晨見東方行去日稍遠朝時近中則留

留經旦過中則逆行逆行至夕時近中則又留留而又順先遲漸速以至于夕伏西方乃更與日合金水二星行速而不經天自始與日合之後行速而先日夕見西方去日前稍遠夕時欲近南方則漸遲遲極則留留而近日則逆行而合日在于日後晨見東方逆極則留留而後遲遲極去日稍遠旦時欲近南方則速行以追日晨伏于東方復與日合此五星合見遲速逆順留行之大經也昏旦者陰陽之大分也南方者太陽之位而天地之經也己曜行至陽位當天之經則虧昃留逆而不居焉此大之常道也三星經天二星不經天三天兩地之道也

凡五星見伏留行逆順遲速應曆度者爲得其行政合于常違曆錯度而失路盈縮者爲亂行亂行則爲天矢彗孛而有亡國革政兵饑喪亂之禍云古曆五星並順行秦曆始有金火之逆又甘石並時自有差異漢初測候乃知五星皆有逆行其後相承罕能察至後魏末清河張子信學藝博通尤精曆數因避葛榮亂隱於海島中積三十許年專以渾儀測候日月五星差變之數以筭步之始悟日月交道有表裏遲速五星見伏有感召向背言日行在春分後則遲秋分後則速合朔月在日道裏則日食若在日道外雖交不虧月望值交則虧不問表裏又月行遇木火土

金四星向之則速背之則遲五星行四方列宿各有所好惡所居遇其好者則留多行遲見早遇其惡者則留少行速見遲與常數並差少者差五度多者差至三十許度其辰星之行見伏尤異晨應見在雨水後立夏前夕應見在處暑後霜降前者並不見啓蟄立夏立秋霜降四氣之內晨夕去日前後三十六度內十八度外有木火土金一星者見無者不見後張胄玄劉孝孫劉焯等依此差度爲定入交食分及五星定見定行與天密會皆古人所未得也梁奉朝請祖暅天監中受詔集古天官及圖緯舊說撰天文錄三十卷周氏克江陵獲庾季才爲太史令撰靈臺秘苑一百二十卷占驗益備今略其事爲瑞星妖星客星流星及雲氣名狀次之於此云

瑞星

一曰景星如半月生於晦朔助月爲明或曰星大而中空或曰有三星在赤方氣與青方氣相連黃星在赤方氣中亦名德星二曰周伯星黃色煌煌然所見之國大昌三曰含譽光耀似彗喜則含譽射

孛雅變

一曰星孛其見若星與日並出名曰嫁女星與日爭光武且弱文且強女子爲王在邑爲亂在野爲兵又曰占有姦心

辟潰敗下從橫大水流亡[illegible]八曰星晝見不滅[illegible]人出
陽星不[illegible]亮天下有其[illegible]一[illegible]三恆星不見有星孛在位人
若熒惑[illegible]先有象諸侯[illegible]臣[illegible]位王者失政[illegible]在
一[illegible]又曰恆星不見[illegible]滅[illegible]清又曰天子失政諸
[illegible]又曰常星列宿不見象中國諸侯盡滅也三曰星
亂星隕天下大亂四曰星搖星搖人眾將[illegible]星隕大
如星隕[illegible]陽失其位災害之萌也又曰眾星墜[illegible]人[illegible]逆
是星所墜其國易政又曰星墜當其下有戰場[illegible]亂期三
年又曰奔星之所墜其下有兵[illegible]宿之所墜[illegible]滅家邦眾星
之所墜其眾[illegible]亡又曰墳星落海水決星墜海水躍又曰

眾星隕墜海水頗亦曰騎星隕而勃海決星隕如雨天子微
諸侯力政五伯代興更為盟主眾暴寡大并小又曰星辰
附離天猶庶人附離王者也王者失道綱紀廢下將畔去
故星畔天而隕以見其象國有兵凶則星隕為鳥獸天下
將亡士則星墜為飛蟲天下大兵則星墜為金鐵天下有亡
則星墜為土國主亡有兵則星墜為草木兵起國亡士亡則
星墜為沙星墜為人而言者善惡如其言又曰國有大變
則星墜為龍

妖星

妖星者五行之氣五星之變名見其方以為殃災各以其
日五色占知何國吉凶決矣行見無道之國失禮之邦為
兵為饑水旱死亡之徵也又曰凡妖星所出形狀不同為
殃如一其出不過一年若三年必有破國屠城其君死天
下大亂兵士亂行戰死於野積尸從橫餘殃不盡為水旱
兵饑疾疫之殃又曰凡妖星出見長大災深期遠短小災
淺期近三尺至五尺期百日五尺至一丈期一年一丈至
三丈期三年三丈至五丈期五年五丈至十丈期七年十
丈以上期九年當以察之其災必應彗星世所謂掃星本
類星末類彗小者數寸長或竟天見則兵起大水主掃除
除舊布新有五色各依五行本精所主史臣案彗體無光

傅日而為光故夕見則東指晨見則西指在日南北皆隨
日光而指頓挫其芒或長或短光芒所及則為災又曰孛
星彗之屬也偏指曰彗芒氣四出曰孛孛者孛然非常惡
氣之所生也內不有大亂則外有大兵天下合謀闇蔽不
明有所傷害晏子曰君若不改孛星將出彗星何懼乎由
是言之災甚於彗

歲星之精流為天棓天槍天猾天衝國皇反登一曰天棓
一名覺星或曰天棓本類星末銳長四丈主滅兵主奮爭
又曰天棓出其國凶不可舉事用兵又曰期三月必有破
軍拔城又曰天棓見女主用事其本者為主人二曰天槍

主捕制或曰擾雲如牛槍雲如馬或曰如枸左右銳長數
丈天欃本類星末銳長丈三曰天猾主招亂又曰人主自
恣逆天暴物則天猾起四曰天衝狀如人蒼衣赤首不動
主滅位又曰衝星出臣謀主武卒發又曰天衝抱極泣帝
前血濁霧下天下冤五曰國皇或曰機星散為國皇國皇
之星大而赤類南極老人星也主滅姦主內寇難見則兵
之天下急政云去地一二丈如炬火狀（狀與客星內亦有國皇名同而占狀異）
六曰反登主喪分皆少陽之精司徒之類青龍七宿之域
有誅反若恣虐為害主失春政者以出時衝為期皆主君
機也

熒惑之精流為析旦蚩尤旗昭明司危天欃一曰析旦或
曰昭旦主弱之符又曰析旦積出參權百尺為相誅滅二
曰蚩尤旗或曰旋星散為蚩尤旗或曰蚩尤旗五星盈縮
之所生也狀類彗而後曲象旗或曰四望無雲獨見赤雲
蚩尤旗也或曰蚩尤旗如箕可長二丈末有星又曰亂國
之王衆邪並積有雲若植灌竹長黃上白下名曰蚩尤旗
主誅逆國又曰帝將怒則蚩尤旗出又曰失王反度則蚩
尤旗出或曰本類星而後委曲其像旗旛可長二三丈見
則王者旗鼓大行征伐四方兵大起不然國有大喪三曰
昭明者五星變出於西方名曰聯明金之象也又曰赤彗

分為昭明昭明滅光象如太白七芒故以為起霸之徵或
曰機星散為昭明又曰西方有星長之去地可六丈而有
光其類太白數動察之中赤是謂西方之野星名曰昭明
出則兵大起其出也下有兵出南方則西方之邦失地或
曰昭明如太白不行主起有德又曰西方有星大而白有
角目下視之名曰昭明金之精出則兵大起若守房心國
有憂必有屠城昭明下則為天狗所下者大戰流血四曰
司危或曰機星散為司危又曰白彗之氣分為司危司危
平以為乖爭之徵或曰司危星大有毛兩角又曰司危星
類太白數動察之而赤司危出強國盈主轂強侯兵出又

曰司危見則主失法期八年豪傑起天子以不義失國有
聲之臣行主德也又曰司危見則其下國相殘賊又曰司
危星出正西西方之野星去地可六丈大而白類太白一
曰見兵起強又曰司危出則非其下有兵衝不利五曰天
欃其狀白小數動兵謂欃星一名斬星天欃主殺時又曰
天欃見女星用事者其本為主人又曰天欃出其下相欃
為饑為兵赤地千里枯骨籍籍亦曰天欃出其國內亂又
曰太陽之精亦為七宿之域有謀反恣虐為害主失夏政
填星之精流為五殘六賊獄漢大賁炤星絀流茀星旬始
擊咎一曰五殘或曰旋星散為五殘亦曰蒼彗散為五殘

跋爲毀敗之徵或曰五殘五分亦曰一本而五枝也期九
年莫與三九二十七大亂不可禁又曰五殘者五行之變
出於東方五殘木之氣也一曰五鋒又曰五殘星出正東
東方之野星狀類辰星可去地六七丈大而白主乖亡或
曰東方有星去之去地可六丈大而赤察之中青或曰星
表有氣如暈有毛其類歲星是謂東方之野星名曰五殘
出則兵大起其出也下有喪出北則東方之邦失地又曰
五殘出四蕃虛天子有急兵或曰五殘大而赤數動察之
有青又曰五殘出則兵起二曰六賊者五行之氣出於南
方或曰六賊火之氣也或曰六賊星形如彗又曰南方有

星去之可去地六丈赤而數動察之有光其類熒惑是謂
南方之野星名曰六賊出則兵起其國亂其出也下有喪
出東方則南方之邦失地又曰六賊星見出正南南方之
星去地可六丈大而赤數動有光三曰獄漢一曰咸漢或
曰權星亦名爲獄漢又曰咸漢者五行之氣出於北方水之
氣也獄漢青中赤表下有三彗從橫主逐王刺王又曰北
方有星去之可去地六丈大而赤數動察之中青黑其類
辰星是謂北方之野星名曰咸漢出則兵起其下有喪出
西方則北方之邦失地又曰獄漢動諸侯驚出則陰橫四
曰大賁主暴衡又曰炤星主滅邪六曰絀流動天下拔王

狀迎又曰絀流[illegible]理兵旋七曰蚩尤星若彗而後曲象旗
末類旗所[illegible]又國有兵起其殃六曰旬始或曰[illegible]
始或曰大旗盈縮之所生也亦曰旬始妖氣又曰旬始出
也又曰旬[illegible]出於北斗旁狀如雄雞其怒青黑色象伏鱉
[illegible]黃彗[illegible]旬始旬始者令起也狀如雄雞[illegible]
亦白攙搶彗雞故以爲立主之題期十年聖人起代又曰
旬始主爭兵主亂主招橫又曰旬始照其下必有滅王五
姦爭作暴虐相戮以奪爲饑食見則臣亂兵作諸侯爲虐
曰常以戊戌日視五車及天軍天庫中有奇怪曰旬始
如爲有喙而見者則兵大起攻戰當其首者破死又曰出

見其耳星見之令天子壽王者有福九曰擊咎出臣下主
一曰臣禁主王大兵又曰土精斗七星之域以長四方司
空之位有誅及爲虐者也如土。○太白之精散爲天杵天
柎伏靈大敗司姦天狗天殘卒起一曰天杵主杵舂二曰
天柎主擊殃三曰伏靈主領護伏靈出天下亂很又四曰
大敗主鬭衝或曰大敗出擊不謀五曰司姦主[illegible]妖六曰
天狗亦曰五星氣合之變出西南[illegible]火氣合名曰天狗或
曰天狗星有毛旁有短彗下有如狗形者主徵兵主討賊
亦曰天狗流五將鬭又曰西北方有星長三丈而出水金一
氣[illegible]名曰天狗亦曰西北三星[illegible]名曰天狗[illegible]

兵起天下饑人相食又曰天狗所下之處必有大戰破軍
殺將伏尸流血天狗食之皆期一年中二年遠三年
其所下之國以占吉凶名同占狀異七曰天殘主貪殘
八曰卒起卒起見禍無時諸侯發兵有所逆滅又曰火陰之
精大司馬之類白獸七宿之域有謀叛若姦臣為害主失
秋政者期如上占禍亦應之。○辰星之精散為枉矢破女
拂樞滅寶繞綎驚理大奮祀一曰枉矢或曰填星之變為
枉矢又曰機星散為枉矢亦曰枉矢五星盈縮之所生也
弓弩之像也類大流星色蒼黑蛇行望之如有毛目下長數
匹著天主反萌主射愆又曰黑彗分為枉矢枉矢者射是

逆枉矢見謀反之兵合射所誅亦為以亂伐亂又曰人君
暴專己則有枉矢動亦曰枉矢類流星望之有尾目可
一匹布皎皎著天見則大兵起大將出弓弩用期三年曰
枉矢所觸天下之所伐射滅之象也二曰破女破女者見
君臣皆誅主勝之符三曰拂樞拂樞動亂孽擾無調時又
曰拂樞主制時四曰滅寶滅寶起相侵之又曰滅寶主伐
之五曰繞綎繞綎主亂將六曰驚理驚理主相署七曰大
奮祀大奮祀主招邪或曰大奮祀出主安之太陰之精玄
武七宿之域有謀叛若水及為害主失冬政者期如上占
禍亦應之又曰五精潛潭皆以類逆所犯行失時循下臣

承類者東而害之皆滅亡之徵也入天子宮主滅諸侯五
百謀

雜妖

一曰天鋒天鋒彗象矛鋒者也主從橫天下從橫則天鋒
星見二曰燭星狀如太白其出也不行見則不久而滅或
曰主星上有三彗上出燭星所出邑反又曰燭星所燭者
城邑亂又曰燭星所出有大盜不成三曰蓬星一名王星
狀如夜火之光多即至四五少即一二亦曰蓬星在西南
脩數丈左右兌出而易處又曰有星其色黃白方不過三
尺名曰蓬星又曰蓬星狀如粉絮見則天下道術士當有

出者布衣之士貴天下太平五穀成又曰蓬星出北斗諸
侯有奪地以地亡有兵起星所居者野不出三年又曰蓬
星出太微中天子立王四曰長庚狀如一匹布著天見則
兵起五曰四塡四塡星出四隅去地六丈餘或曰四塡去地可
四丈或曰四塡星大而赤去地二丈當以夜半時出四塡
星見十月而兵起又曰四塡星見四隅皆為兵起其下六
曰地維臧光地維臧光者五行之氣出於四季土之氣也
又曰有星出大而赤去地二三丈如月始出謂之地維臧
光四隅有星望之可去地四丈而赤黃搖動兵類塡星是
謂中央之野星出於四隅名曰地維臧光出見則天

下大水出東南隅天下大旱出西南隅則有兵起出西北
隅則天下亂兵大起又曰地維臧光見下有亂者亡有德
者昌七曰女帛女帛者五星之氣合變出東北水木氣合也
又曰東北有星長三丈而出名曰女帛見則天下有大喪若
有大喪又東北有大星出名曰女帛見則天下有大喪八
曰盜星盜星者五星之氣合變出東南火木氣合也又曰
東南有星長三丈而出名曰盜星見則天下有大盜多寇
賊九曰積陵積陵者五星之氣合之變出西北金水氣合也
又曰西南有星長三丈而出名曰積陵見則天下陵兵大起
五穀不成人饑十曰端星端星者五星之氣合之變出與金

木水火合於四隅又四隅有星大而赤暴出之中黃數動長
可四丈此土之氣效於四季名曰四隅端星所出兵大起
十一曰昏昌有星出西北氣青赤以環之中赤外青名曰
昏昌見則天下兵起國易政先起者昌後起者亡高十丈
亂一年高二十丈亂二年高三十丈亂三年十二曰羊星
有星出西北狀如羊環二名山勤一星見則諸侯有失地
西北國十三曰白星有如星非星狀如削瓜有勝兵名曰
白星白星出為男喪十四曰菟昌西北菟昌之星有赤青
環之有喪有青為水此星見則天下改易十五曰格澤狀
如炎火又曰格澤星也上黃下白從地而上下大上銳見

則不種而穫又曰不有土功必有大客鄰國來者期一年
二年又曰見格澤氣赤如火炎炎中天上下同色東西經天
若於南北可四五里此熒惑之變見則兵起其下伏尸流
血期三年十六曰歸邪狀如星非星如雲非雲或曰有兩
赤彗上向上有蓋狀如氣下連星或曰見必有歸國者十
七曰濛星夜有赤氣如牙旗長短四面西南最多又曰刀
星亂之象又曰偏天薄雲四方生赤黃氣長三尺乍見乍
沒亦皆消滅又曰刀星見天下有兵戰鬭流血或曰偏天
薄雲四方合有八氣蒼白色長三尺乍見乍沒
案漢京房著風角書有集星章所載妖星皆見於月旁互有

五色方雲以五寅日見各有五星所生云
天槍星生箕宿中　天根星生尾宿中　天荊星生心宿
中　真若星生房宿中　天榬星生氐宿中　天樓星生
亢宿中　天垣星生左角宿中
皆歲星所生也見以甲寅日其星咸有兩青方在其旁
天陰星生軫宿中　晉若星生翼宿中　官張星生張宿
中　天惑星生七宿中　天崔星生柳宿中　赤若星生
鬼宿中　蚩尤星生井宿中
皆熒惑之所生也出在丙寅日有兩赤方在其旁
天上　天伐　從星　天樞　天翟　天沸　荊彗

皆鎮星之所生也出在戊寅日有兩黃方在其旁
若星生參宿中　帚星生觜宿中　若彗星生畢宿中
竹彗星生昴宿中　牆星生胃宿中　榬星生婁宿中
白雚星生奎宿中
皆太白之所生也出在庚寅日有兩白方在其旁
天美星生壁宿中　天毚星生室宿中　天杜星生危宿
中　天麻星生虛宿中　天林星生女宿中　天蒿星生
牛宿中　端下星生斗宿中
皆辰星之所生也出以壬寅日有兩黑方在其旁
已前三十五星即五行氣所生也皆出月左右方氣之中各
以其所生星將出不出日數期候之當其未出之前而見
見則有水旱兵喪饑亂所指亡國失地王死破軍殺將

客星

客星者周伯老子王蓬絮國皇溫星凡五星皆客星也行
諸列舍十二國分野各在其所臨之邦所守之宿以占吉
凶周伯大而色黃煌煌然見其國兵起若有喪天下饑眾
庶流亡去其鄉（瑞星中名狀與此同而占異）　老子明大色白淳淳然所
出之國爲饑爲凶爲善爲惡爲喜爲怒常出見則兵大起
人主有憂王者以赦除咎則災消王蓬絮狀如粉絮拂拂
然見則其國兵起若有喪白衣之會其邦饑亡又曰王蓬
絮亦星色青而熒熒然所見之國風雨不如節焦旱物不生
五穀不成登蝗蟲多國皇星出而大其色黃白望之有芒
角見則兵起國多變若有水饑人主惡之眾庶多疾溫星
色白而大狀如風動搖常出四隅出東南天下有兵將軍
出於野出東北當有千里暴兵出西北亦如之出西南其
國兵喪並起若有大水人饑又曰溫星出東南爲大將軍
服屈不能發者出於東北暴兵三千里出西亦然○凡客
星見其分若留止即以其色占吉凶星大事大星小事小
星色黃得地色白有喪色青有憂色黑有死色赤有兵各
以五色占之皆不出三年又曰客星入列宿中外官者各
以其所出部舍官名爲其事所之者爲其謀其下之國皆
受其禍以所守之舍爲其期以五氣相賊者爲其使

流星

流星天使也自上而降曰流自下而升曰飛大者曰奔奔
亦流星也星大者使大星小者使小聲隆隆者怒之象也
行疾者期速行遲者期遲大而無光者眾人之事小而光
者貴人之事大而光者其人貴且眾也乍明乍滅者賊敗
成也前大後小者恐憂也前小後大者喜事也蛇行者爲姦
事也往疾者往而不返也長者其事長久也短者事疾也
奔星所墜其下有兵無風雲有流星見良久間乃入爲大

風發屋折木小流星百數四面行者庶人流移之象
異狀名占不同今略古書及荊州占所載云
流星之星長二三丈暉然有光竟天其色白者主使也色
赤者將軍使也流星有光其色黃白者從天墜有音如炬
爝火下地野雉盡鳴斯天保也所墜國安有喜若水流星
其色青赤名曰地鴈其所墜者起兵流星有光青赤其長
二三丈名曰天鴈軍之精華也其國起兵將軍當從星所
之流星暉然有光白長竟天者人主之星也主將相軍從
星所之凡星如甕者為發謀起事大如桃者為使事流星
大如缶其光赤黑有喙者名曰梁星其所墜之鄉有兵君

失地
飛星大如缶若甕後皎然白前卑後高此謂頓頑其所從
者多死亡削邑而不戰有飛星大如缶若甕後皎然白前
卑後高搖頭乍上乍下此謂降石所下民食不足飛星大
如缶若甕後皎然白星滅後白者曲環如車輪此謂解銜
其國人相斬為爵祿此謂自相齧食有飛星大如缶若甕
其後皎然白長數丈星滅後白者化為雲流下名曰大滑
所下有流血積骨有飛星大如缶若甕後皎白縵縵然長
可十餘丈而委曲名曰天刑一曰天飾將軍均封疆
天狗狀如大奔星色黃有聲其止地類狗所墜望之如火
光炎炎衝天其上銳其下圓如數頃田處或曰星有毛旁
有短彗下有狗形者或曰星出其狀赤白有光下即為天
狗一曰流星有光見人面墜無音若有足者名曰天狗其
色白其中黃黃如遺火狀主候兵討賊見則四方相射千
里破軍殺將或曰五將鬬人相食所往之鄉有流血其君
失地兵大起國易政戒守禦餘占同前營頭有雲如壞山
墮所謂營頭之星所墮其下覆軍流血千里亦曰流星晝
隕名營頭
雲氣
瑞氣

一曰慶雲若煙非煙若雲非雲郁郁紛紛蕭索輪囷是謂
慶雲亦曰景雲此喜氣也太平之應一曰昌光赤如龍狀
聖人起帝受終則見
妖氣
一曰虹蜺日旁氣也斗之亂精主惑心主內淫主臣謀君
天子詘后妃顓妻不一二曰牂雲如狗赤色長尾為亂君
為兵喪

太尉揚州都督監修國史上柱國趙國公臣長孫无忌等奉
勑撰

天文下

十煇

周禮眂祲氏掌十煇之法以觀妖祥辨吉凶一曰祲謂陰陽五色之氣祲淫相侵或曰抱珥背璚之屬如虹而短是也二曰象謂雲氣成形象雲如赤烏夾日以飛之類是也三曰鑴日旁氣刺日形如童子所佩之鑴也四曰監謂雲氣臨在日上也五曰闇謂日月蝕或日光暗也六曰瞢謂瞢瞢不光明也七曰彌謂白虹彌天而貫日也八曰序謂氣若山而在日上或曰冠珥背璚重疊次序在於日旁也九曰隮謂暈氣也或曰虹也詩所謂朝隮于西者也十曰想謂氣五色有形想也青饑赤兵白喪黑憂黃熟或曰想思也赤氣為人獸之形可思而知其吉凶自周已降術士間出今採其著者而言之

日君象也王者政太平則日五色又曰或黑或青或黃師破又曰游氣蔽天日月失色皆是風雨之候也若天氣清靜無諸游氣日月不明乃為失色或天氣下降地氣未升厚則日赤薄則日白若於夜則月白皆將雨也或天氣未降地氣上升厚則日黃薄則日白若於夜則月赤將旱且風亦為日月暈之候雨少而多陰或天氣已降地氣又升上下未交則日青若於夜則月綠色將寒候出或天地氣雖交而未密則日黑若於夜則月青將雨不雨變為霧霧雀若虹蜺又曰沉陰日月俱無光晝不見日夜不見星皆有雲鄣之兩敵相當陰相圖議也日曚曚無光士卒內亂日薄赤見日中為將軍出旌旗舉此不祥必有敗亡又曰數日俱出若鬬天下兵大戰日鬬下有拔城日戴者形如直狀其上微起在日上為戴戴者德也國有喜也一云立日上為戴青赤氣抱在日上小者為冠國有喜事青赤氣小

而交於日下為纓青赤氣小而圓一二在日下左右者為紐青赤氣如小半暈狀在日上為負負者得地為喜又曰青赤氣長而斜倚日傍為戟青赤氣圓而小在日左右為珥黃白者有喜又曰有軍日有一珥為喜在日西西軍戰勝在日東東軍戰勝南北亦如之無軍而珥為拜將又日旁如半環向日為抱青赤氣如月初生背日者為背又曰背氣青赤而曲外向為叛象分為反城璚者如帶璚在日四方青赤氣長而立日旁為直日旁有一直敵在一旁欲自立從直所擊者勝日旁有二直三抱欲自立者不成順抱擊者勝殺將其氣形三抱在日四方為提青赤氣橫在日

上下為格氣如半暈在日下為承承者臣承君也又曰日下有黃氣三重若抱名曰承福人主有吉喜且得地青白氣如履在日下者為履日旁抱五重戰順抱者勝日一抱一背為破走抱者順氣也背者逆氣也兩軍相當順抱擊逆者勝故曰破走日抱且兩珥一虹貫抱至日順虹擊者勝日重抱內有瑀順抱擊者勝亦曰軍內有欲反者日重抱左右二珥有白虹貫抱順抱擊者勝得一將有二虹得三將日抱黃白潤澤內赤外青天子有喜有和親來降者軍不戰敵降軍罷色青將喜赤將兵爭白將有喪黑將死日重抱且背順抱擊者勝得地若有罷師日重抱抱內外

有瑀兩珥順抱擊者勝破軍軍中不和不相信日旁有氣圓而周帀內赤而外青名為暈日暈者軍營之象周環帀日無厚薄敵與軍勢齊若無軍在外天子失御民多叛日暈有五色有喜不得五色有憂

凡占兩軍相當必謹審日月暈氣知其所起留止遠近應與不應疾遲大小厚薄長短抱背為多少有無實虛久亟密疏澤枯相應等者勢等近勝遠疾勝遲大勝小厚勝薄長勝短抱勝背多勝少有勝無實勝虛久勝亟密勝疏澤勝枯重背大破重抱為和親抱多親者益多背為不和分離相去背於內者離於內背於外者離於外也

凡占分離相去赤內青外以和相去青內赤外以惡相去日暈明久內赤外青外人勝內青外赤內人勝內黃外青黑內人勝外黃內青黑外人勝外白內青外人勝內白外青內人勝內黃外青外人勝內青外黃內人勝日暈周帀東北偏厚厚為軍福在東北戰勝西南戰敗日暈黃白不鬭兵未解青黑和解分地色黃土功動人不安日色黑有水陰國盛日暈七日無風雨兵大作不可起眾大敗不及日蝕日暈而明天下有兵兵罷無兵兵起不戰日暈始起前滅而後成者後成面勝日暈有兵在外者主人不勝日暈內赤外青其羣臣親外赤內青羣臣親內其身外其

心日有朝夕暈是謂失地主人必敗日暈而珥主有謀軍在外外軍有悔日暈抱珥上將軍易日暈而珥如井幹者國亡有大兵交日暈上西將軍易兩敵相當日暈兩珥平等俱起而色同軍勢等色厚潤澤者賀喜日暈有直珥為破軍貫至日為殺將日暈負且戴國有喜戰從戴所擊者勝得地日暈而珥背左右如大車輞者兵起其國亡城兵滿野而城復歸日暈暈內有珥一抱所謂圍城者在內人則勝日暈有重抱後有背戰順抱者勝得地有軍日暈有一抱抱為順貫暈內在日西西軍勝有軍日暈有一背背為逆在日西東軍勝餘方放此日暈而背兵起其分失

城日暈有抱背為逆有降叛者有反城在日東東有叛餘
方放此日暈背氣在暈內此為不和分離相去其色青外
赤內節臣受王命有所之日暈上下有兩背無兵兵起有
兵兵入日暈四背在暈內名曰不和有內亂日暈而四珥
如大車輞者四提設其國眾在外有反臣日暈四提必有
大將出亡者日暈有四背璚其背端盡出暈者反從內起
日暈而兩珥在外有聚雲在內與外不出三日城圍出戰
日暈有背珥直而有虹貫之者順虹擊之大勝得地日暈
有白虹貫暈至日從虹所指戰勝破軍殺將日暈有虹貫
暈不至日戰從貫所擊之勝得小將日暈有一虹虹貫暈內

順虹擊者勝殺將日暈二白虹貫暈有戰客勝日重暈有
四五白虹氣從內出外以此圍城主人勝城不拔又日重
暈攻城圍邑不拔日暈二重其外清內濁不散軍會聚日
暈三重有拔城日交暈無厚薄交爭力勢均厚者勝日交
暈人主左右有爭者兵在外戰日在暈上罷兵合貫日
天下有破軍死將日交暈而爭者先衰不勝即兩敵相向
交暈至日月順以戰勝殺將一法日在上者勝日有交者
赤青如暈狀或如合背或正直交者偏交也兩氣相交也
或相貫其中或相向或相背此交主內亂軍內不和日交暈
如車環為兩軍兵起君爭地[illegible]日交暈分為三日小暈

而上下聚二珥將死人亡日暈若井垣若車輪二國皆兵亡
亡又曰有軍日暈不帀半暈在東東軍勝在西西軍勝南
北亦如之日暈如車輪半暈在外者能月半暈東向者西
夷羌胡來入國月半暈西向者東夷人欲反入國月半暈北向
者南夷人欲反入國月半暈南向者北夷人欲反入國又曰
軍在外月暈師上其將戰必勝月暈黃色將軍益秩祿得
位月暈有兩珥白虹貫之天下大戰月暈而珥兵從珥攻
擊者利月暈有蜺雲乘之以戰從蜺所往者大勝月暈虹
蜺直指暈至月者破軍殺將

雜氣

天子氣內赤外黃正四方所發之處當有王者若天子欲
有游往處其地亦先發此氣或如城門隱隱在氣霧中恒
帶殺氣森森然或如華蓋在氣霧中或有五色多在晨昏
見或如千石倉在霧中恒帶殺氣或如高樓在霧氣中或
如山鎮蒼帝起青雲扶日赤帝起赤雲扶日黃帝起黃雲
扶日白帝起白雲扶日黑帝起黑雲扶日或曰氣象青衣
人無手在日西天子之氣也敵上氣如龍馬或雜色鬱鬱
衝天者此帝王之氣不可擊若在吾軍戰必大勝凡天子
之氣皆多上達於天以王相日見
凡猛將之氣如龍兩軍相當若氣發其上則其將猛銳或

如虎在殺氣中猛將欲行動亦先發此氣若無行動亦有
暴兵起或如火煙之狀或白如粉沸或如火光之狀夜照
人或白而赤氣繞之或如山林竹木或紫黑如門上樓或
上黑下赤狀似黑旌或如張弩或如埃塵頭銳而卑本大
而高兩軍相當敵軍上氣如囷倉正白見日逾明或青白
如膏將勇大戰氣發漸漸如雲變作此形將有深謀
凡氣上與天連軍中有良將或云賢將
凡軍勝氣如堤如坂前後磨地此軍士眾強盛不可擊軍
上氣如火光將軍勇士卒猛好擊戰不可擊軍上氣如山
堤山上若林木將士驍勇軍上氣如埃塵粉沸其色黃白
旌旗無風而颺揮揮指敵此軍必勝敵上有白氣粉沸如
樓繞以赤氣者兵銳營上氣黃白色重厚潤澤者勿與戰
兩敵相當有氣如人持斧向敵戰必大勝兩敵相當上有
氣如蛇舉首向敵者戰勝敵上氣如一匹帛者此雍軍之
氣不可攻敵上氣如覆舟雲如牽牛有白氣出似旌幟
在軍上有雲如鬬雞赤白相隨在氣中或發黃氣皆將士
精勇不可擊軍營上有赤黃氣上達於天亦不可攻
凡軍營上五色氣上與天連此天應之軍不可擊其氣上
小下大其軍日增益士卒軍上氣如堤以覆其軍上前赤
後白此勝氣若覆吾軍急往擊之大勝大氣銳黃白團團

而潤澤者敵將勇猛且士卒能強戰不可擊雲如日月而
赤氣繞之如日月暈狀有光者所見之地大勝不可攻
凡雲氣有獸居上者勝軍上有氣如塵埃前下後高者將
士精銳敵上氣如乳虎將軍難攻軍上恒有氣者其軍
難攻軍上雲如華蓋者勿往與戰雲如旌旗如蜂向人者
勿與戰兩軍相當敵上有雲如飛鳥徘徊其上或來而高
者兵精銳不可擊軍上雲如馬頭低尾仰勿與戰軍上雲
如狗形勿與戰望四方有氣如赤鳥在烏氣中如烏人在
赤氣中如赤杵在烏氣中如人十十五五或如旌旗在烏
氣中有赤氣在前者敵人精悍不可當敵上有雲如山不
可說有雲狀如引素如陣前銳或一或四黑色有陰謀赤色
饑青色兵有反黃色急去
凡氣上黃下白名曰善氣所臨之軍欲求和退若氣出北
方求退向北其眾死散向東則不可信終能為害向南將
死敵上氣囚廢枯散或如馬肝色或死灰色或類偃蓋或
類偃魚皆為將敗軍上氣乍見乍不見如霧起此衰氣可
擊上大下小士卒日減
凡軍營上十日無氣發則軍必勝而有赤白氣乍出即滅
外聲欲戰其實欲退散黑氣如壞山墮軍上者名曰營頭
之氣其軍必敗軍上氣昏發連夜夜照人則軍士散亂軍

上氣半而絕一敗再絕再敗三絕三敗在東發白氣者災深軍上氣比有黑雲如牛形或如猪形者此是瓦解之氣軍必敗敵上氣如粉如塵者勃勃如煙或五色雜亂或東西南北不定者其軍欲敗軍上氣如群羊群豬在氣中此衰氣擊之必勝軍上有赤氣炎炎降於天則將死士衆亂赤光從天流下入軍軍亂將死彼軍上有蒼氣須臾散去擊之必勝在我軍上須自堅守軍有黑氣如牛形或如馬形從氣霧中下漸漸入軍名曰天狗下食血則軍破軍上氣或如群鳥亂飛或如人相從或紛紛如轉蓬或如揚灰或雲如卷席如匹布亂穰者皆為敗徵氣乍見乍沒乍聚乍散如霧之始起為敗氣氣如繫牛如人臥如敗車如雙蛇如飛鳥如決堤垣如壞屋如人相指如人無頭如驚鹿相逐如兩雞相向皆為敗氣

凡降人氣如人十十五五皆叉手低頭又亦如人叉手相向白氣如群鳥趣入屯營連結百餘里不絕而能徘徊須臾不見者當有他國來降氣如黑山以黃為緣者欲降服敵上氣青而高漸黑者將欲死散敵上氣如燔生草之煙前雖銳後必退黑氣臨營或聚或散如鳥將宿敵人畏我心意不定終必逃背逼之大勝

凡白氣從城中南北出者不可攻城不可屠城中有黑雲如星名曰軍精急解圍去有突兵出客敗城上白氣如旌旗或青雲臨城有大喜慶青色從中南北出者城不可攻或氣如青色如牛頭觸人者城不可屠城中氣出東方其色黃此太一城白氣從中出青氣從城北入反向還者軍不得入攻城圍邑過旬雷雨者為城有輔疾去之勿攻城上氣如煙火主人欲出戰其氣無極者不可攻城上氣如雙蛇者難攻赤氣如杵形從城中向外者內兵突出主人戰勝城上有雲分為兩彗狀攻不可得赤氣在城上黃氣四面繞之城中大將死城降城上赤氣如飛鳥如敗車及無雲氣士卒必散城營中有赤黑氣如狸皮斑及赤者並亡城上氣上赤而下白色或城中氣聚如樓出見於外城皆可屠城營上有雲如衆人頭赤色下多死喪流血城上氣如灰城可屠氣出而北城可克其氣出復入城中人欲逃亡其氣出而覆其軍軍必病氣出而高無所止用日久長有白氣如蛇來指城可急攻白氣從城指營宜急固守攻城若雨霧日死風至兵勝日色無光為日死雲氣如雄雉臨城其下必有降者濛氣圍城而入城者外勝得入有雲如立人五枚或如三牛邊城圍

凡軍上有黑氣渾渾圓長赤氣在其中其下必有伏兵白氣粉沸起如樓狀其下必有藏兵萬人皆不可輕擊伏兵

之氣如幢節狀在烏雲中或如赤杵在烏雲中或如烏人在赤雲中

凡暴兵氣白如瓜蔓連結部隊相逐須臾罷而復出至八九來而不斷急賊卒至宜防固之白氣如仙人衣千萬連結部隊相逐罷而復興如是八九者當有千里兵來視所起備之黑雲從敵上來之我軍上欲襲我敵人告發宜備不宜戰壬子日候四望無雲獨見赤雲如旌旗其下有兵起若徧四方者天下盡有兵若四望無雲獨見黑雲極天天下兵大起半天半起三日內有雨災解敵欲來者其氣上有雲下有氣零零中天而下敵必至雲氣如旌旗賊兵暴

起暴兵氣如人持刀楯雲如人赤色所臨城邑有卒兵至驚怖須臾去赤氣如人持節兵來未息雲如方虹有暴兵赤雲如火者所向兵至天有白氣狀如匹布經丑未者天下多兵

凡戰氣青白如膏將勇大戰氣如人無頭如死人臥敵上氣如丹蛇赤氣隨之必大戰殺將四望無雲見赤氣如狗入營其下有流血

凡連陰十日晝不見日夜不見月亂風四起欲雨而無雨名曰蒙臣謀君故曰久陰不雨臣謀主霧氣若晝若夜其色青黃更相奄冒乍合乍散臣謀君逆者喪山中冬霧十日不解丘陵欲崩之候視四方常有大雲五色具者其下有賢人隱也青雲潤澤蔽日在西北為舉賢良雲氣如亂穰大風將至視所從來避之雲甚潤而厚大雨必暴至四始之日有黑雲氣如陣厚重大者多雨氣若霧非霧衣冠不雨而濡見則其城帶甲而趣日出沒時有雲橫截之白者喪烏者驚三日內雨者各解有黑氣入營者兵相殘有赤青氣入營者兵弱有雲如蛟龍所見處將軍失魄有雲如鵠尾來蔭國上三日亡有雲如日月暈赤色其國凶青白色有大水有雲狀如龍行國有大水人流亡有雲赤黃色四塞終日竟夜照地者大臣縱恣有雲如氣昧而濁賢人去小人在位

凡白虹者百殃之本衆亂所基霧者衆邪之氣陰來冒陽

凡遇四方盛氣無向之戰甲乙日青氣在東方丙丁日赤氣在南方庚辛日白氣在西方壬癸日黑氣在北方戊己日黃氣在中央四季戰當此日氣背之吉日中有黑氣君有小過而臣不諫又掩君惡而揚君善故日中有黑氣不明也

凡白虹霧姦臣謀君擅權立威晝霧夜明臣志得申夜霧晝明臣志不申霧終日終時君有憂色黃小雨白言兵喪青言疾患黑有暴水赤有兵喪黃言土功或有大風

凡夜霧白虹見臣有憂晝霧白虹見君有憂虹頭尾至地
流血之象
凡霧氣不順四時逆相交錯微風小雨為陰陽氣亂之象
從寅至辰巳上周而復始為逆者不成積日不解晝夜昏
暗天下欲分離
凡霧四合有虹各見其方隨四時色吉非時色凶氣色青
黃交相掩覆不令不散臣欲謀君為逆者不成自亡
凡霧氣四方俱起百步不見人名曰晝昏不有破國必有
滅門
凡天地四方昏濛若下塵十日五日以上或一日或一時

雨不霑衣而有土名曰霾故曰天地霾君臣乖大旱
凡海傍蜃氣象樓臺廣野氣成宮闕北夷之氣如牛羊群
畜穹閭南夷之氣類舟船幡旗自華以南氣下黑上赤嵩
高三河之郊氣正赤恒山之北氣青勃碣海岱之間氣皆
正黑江湖之間氣皆白東海氣如圓簦附漢河水氣如引
布江漢氣勁如杼濟水氣如黑㹠渭水氣如狼白尾淮南
氣如帛少室氣如白兔青尾恒山氣如黑牛青尾東夷氣
如樹西夷氣如室屋南夷氣如闍臺或類舟船陣雲如立
垣杼雲類杼軸雲摶兩端兌杓雲如繩居前亘天其半半天
其蛪者類闕旗故鉤雲句曲諸此雲見以五色占而澤摶

密其見動人及有兵必起合鬬其直雲氣如三匹帛廣前
兌後大軍行氣也韓雲如布趙雲如牛楚雲如日宋雲如
車魯雲如馬衛雲如犬周雲如車輪秦雲如行人魏雲如
鼠鄭雲如絳衣齊雲如龍燕雲如困車氣乍高乍下往
往而聚騎氣卑而布卒氣摶前卑後高者疾前方而高後
兌而卑者卻其氣平者其行徐前高後卑者不止而返校
騎之氣正蒼黑長數百丈遊兵之氣如彗掃一云長數百
丈無根本喜氣上黃下白怒氣上下赤憂氣上下黑土功
氣黃白徙氣白○凡候氣之法氣初出時若雲非雲若霧
非霧髣髴若可見初出森森然在桑榆上高五六尺者是

千五百里外平視則千里舉目望則五百里仰瞻中天則
百里內平望桑榆間二千里登高而望下屬地者三千里
凡欲知我軍氣常以甲巳日及庚子辰戌午未亥日及八
月十八日去軍十里許登高望之可見依別記占之百人
以上皆有氣
凡占災異先推九宮分野六壬日月不應陰霧風雨而陰
霧者乃可占對敵而坐氣來甚卑下其陰覆人上掩溝蓋
道者是大賊必至敵在東日出候在南日中候在西日入
候在北夜半候王相色吉囚死色凶
凡軍上氣高勝下厚勝薄實勝虛長勝短澤勝枯我軍在

西賊軍在東氣西厚東薄西長東短西高東下西澤東枯
則知我軍必勝
凡氣初出似甑上氣勃勃上升氣積為霧霧為陰陰氣結
為虹蜺暈珥之屬
凡氣不積不結散漫一方不能為災必須和雜殺氣森森
然疾起乃可論占軍上氣安則軍安氣不安則軍不安氣
南北則軍南北氣東西則軍亦東西氣散則為軍破敗
候氣常以平旦下晡日出沒時處氣以見知大占期內有
大風雨久陰則災不成故風以散之陰以誅之雲以幡之
雨以厭之

五代災變應
梁武帝天監元年八月壬寅熒惑守南斗占曰糴貴五穀
不成大旱多火災吳越有憂宰相死是歲大旱米斗五千
人多餓死其二年五月尚書范雲卒
二年五月景辰月犯心占曰有亂臣不出三年有亡國其
四年交州刺史李凱舉兵反七月景子太白犯軒轅大星
四年六月壬戌歲星晝見占曰歲色黃潤立竿影見大熟
是歲大穰米斛三十又曰星與日爭光武且弱文且彊自
此後帝崇尚文儒躬自講說終於太清不脩武備
八月庚子老人星見占曰老人星見人主壽昌自此後每

年恆以秋分後見於參南至春分而伏武帝壽考之象云
七年九月己亥月犯東井占曰有水災其年京師大水
十年九月景申天西北隆隆有聲赤氣下至地占曰天狗
也所往之鄉有流血其君失地其年十二月馬仙琕大敗
魏軍斬馘十餘萬剋復朐山城十二月壬戌朔日食在牛
四度
十三年二月景午太白失行在天關占曰津梁不通又兵
起其年填星守天江占曰有江河塞有決溢有土功其年
大發軍眾造浮山堰以堨淮水至十四年填星移去天江
而堰壞奔流決溢

十四年十月辛未太白犯南斗
十七年閏八月戊辰月行掩昴
普通元年春正月景子日有食之占曰日食陰侵陽陽不
克陰也為大水其年七月江淮海溢九月乙亥有星辰見
東方光爛如火占曰國皇見有內難有急兵反叛其三年
義州刺史文僧朗以州叛
四年十一月癸未朔日有食之太白晝見
六年三月景午歲星入南斗魁中月食五月己酉太白晝
見六月癸未太白經天九月壬子太白犯右執法
七年正月癸卯太白歲星在牛相犯占曰其國君凶易政

明年三月，改元大赦。

大通元年八月甲申，月掩填星。十一月癸酉，又掩之。占曰：「有大喪，天下無主，國易政。」其後中大通元年九月癸巳，上又幸同泰寺捨身，王公以一億萬錢奉贖。十月己酉，還宮，大赦，改元中大通。三年，太子薨。皆天下無主，易政及大喪之應。

中大通元年閏月壬戌，熒惑犯鬼積尸。占曰：「有大喪，有大兵，破軍殺將。」其二年，蕭玩帥衆援巴州，為魏梁州軍所敗，玩被殺。

四年七月甲辰，星隕如雨。占曰：「星隕，陽失其位，災之象萌也。」又曰：「星隕如雨，人民叛，下有專討。」又曰：「大人憂，其後侯景發亂，帝以憂崩，人死爭散，皆其應也。

五年正月己酉，長星見。

六年四月丁卯，熒惑在南斗。占曰：「熒惑出入留舍南斗中，有賊臣謀反，天下易政更元。」其年十二月，北梁州刺史蘭欽舉兵反，後年改為大同元年。

大同三年三月乙丑，歲星掩建星。占曰：「有反臣。」其年會稽山賊起。其七年，交州刺史李賁舉兵反。

五年十月辛丑，彗出南斗，長一尺餘，東南指，漸長一丈餘。十一月乙卯，至婁，滅。占曰：「天下有謀王者。」其八年正月，安成民劉敬躬挾左道以反，黨與數萬。其六[illegible]帝於交州。

太清二年五月，兩月見。占曰：「其國亂，必見於亡國。」三年正月壬午，熒惑守心。占曰：「王者惡之。」乙酉，太白晝見。占曰：「不出三年，有大喪，天下革政更王，強國弱，小國強。」三月景子，熒惑又守心。占曰：「大人易政，主去其宮。」又曰：「人饑亡，海內哭，天下大潰。」是年，帝為侯景所幽崩。七月，九江大饑，人相食十四五。年九月戊午，月在斗，掩歲星。占曰：「天下亡君。」其後侯景篡殺。

簡文帝大寶元年正月景寅，月晝光見。占曰：「月晝光，有隱謀，國將亡。」又云：「月晝明，姦邪並作，擅君之朝。」其後侯景篡殺，皆國亂亡君大喪更政之應也。

元帝承聖三年九月甲午，月犯心中星。占曰：「有反臣，王者惡之，有亡國。」其後三年，帝為周軍所俘執，陳氏取國，梁氏以亡。

陳武帝永定三年九月辛卯朔，月入南斗。占曰：「月入南斗，大人憂。」一曰：「太子殃。」後二年，帝崩，太子昌在周為質，文帝立，後昌還國，為侯安都遣盜迎殺之。

三年五月景辰朔，日有食之。占曰：「日食，君傷。」又曰：「日食，帝德消。」六月庚子，填星、鉞與太白并。占：「太白與填合，為疾為

內兵
文帝天嘉元年五月辛亥熒惑犯右執法占曰大臣有憂
執法者誅後四年司空侯安都賜死
九月癸丑彗星長四尺見芒指西南占曰彗星見則敵國
兵起得本者勝其年周將獨孤盛領衆趣巴湘侯瑱襲
之
二年五月己酉歲星守南斗六月景戌熒惑犯東井七月
乙丑熒惑入鬼中戊辰熒惑犯鬼質十月熒惑行在太微
右掖門內
三年閏二月己丑熒惑逆行犯上相甲子太白犯五車填

（志十六 天文 隋書二十一　十九）

星七月太白犯輿鬼八月癸卯月犯南斗景午月犯牽牛
[illegible]申太白入太微十一月丁丑月犯畢左股辛巳熒惑犯
歲星戊子月犯角庚寅月入氐
四年六月癸丑太白犯右執法七月戊子熒惑犯填星八
月甲午熒惑犯軒轅大星丁未太白犯房九月戊寅熒惑
入太微犯右執法癸未太白入南斗占曰太白入斗天下
大亂將相謀[illegible]國易政又曰[illegible]天下受
爵祿其後安成王為太傅[illegible]少帝而自立[illegible]
也辛卯熒惑犯左執法十一月辛酉熒惑犯右執法甲戌
月犯畢左股

五年正月甲子月犯畢大星癸卯月犯[illegible]太
白歲星合在奎奎在南木在北相去二尺許壬寅月入氐
又犯熒惑太白歲星又合在婁相去一尺許癸卯月犯房
上星五月庚午熒惑逆行二十一日犯氐東南西南星占
曰月有賊臣又曰人主無出廊廟間有伏兵又曰君死有
[illegible]後二年少帝廢之應也六月景申月犯亢七月戊寅月
犯畢大星閏十月庚申月犯牽牛丙子又犯左執法十一
月乙未月食畢大星
六年正月己亥太白犯熒惑相去二寸占曰其野有兵喪
改立侯王三月丁卯日入後衆星未見有流星白色大如

（志十六 天文 隋書二十一　二十）

斗從太微間南行尾長丈餘占曰有兵與喪四月丁巳月
犯軒轅占曰女主有憂五月丁亥太白犯軒轅占曰女主
失勢又曰四方禍起其後年少帝廢廢後慈訓太后崩六
月己未白犯氐辛酉有彗長可丈餘占曰陰謀姦宄起一曰
宮中火起後安成王錄尚書都督中外諸軍事廢少帝而
自立陰謀之應八月戊辰月掩畢大星景子月與太白並
光芒相著在太微西蕃南三尺所九月辛巳熒惑犯左執
法癸未太白犯右執法辛卯犯左執法乙巳月犯上相太
白犯熒惑其夜月又犯太白占曰其國內外有兵喪改立
侯王明年帝崩又少帝廢之應也

七年二月庚午日無光烏見占曰王者惡之其日庚午吳
楚之分野四月甲子日有交暈白虹貫之是月癸酉帝崩
廢帝天康元年五月庚辰月犯軒轅女御大星占曰女主
憂後年慈訓太后崩癸未月犯左執法
光大元年正月甲寅月犯軒轅大星占曰女主當之八月
戊寅月食哭星占曰有喪泣事明年太后崩臨海王薨哭
泣之應也壬午鎮星辰星合於軫九月戊午辰星太白相犯
占曰改立侯王己未月犯歲星占曰國亡君亡二月辛巳
月又犯歲星辛卯月巳建星占曰大人惡之
二年正月戊申月掩歲星占曰國亡君五月乙未月犯太

白六月景寅太白犯右執法壬子客星見氐東八月庚寅
月犯太微九月庚戌太白逆行與鎮星合在角占曰爲白
衣之會又曰所合之國爲亡地爲疾兵戊午太白晝見占
曰太白晝見國更政易王十一月景午歲星守右執法甲
申月犯太微東南星戊子太白入氐十二月甲寅慈訓太
后廢帝爲臨海王太建二年四月薨是其應也
宣帝太建七年四月景戌有星孛于大角占曰人主亡五
月庚辰熒惑犯右執法壬子又犯右執法
十年二月癸亥日上有背占曰其野失地有叛兵甲子吳
明徹軍敗於呂梁將卒並爲周軍所虜來年淮南之地盡
沒于周十月癸卯月食熒惑占曰國敗君亡大兵起破軍
殺將來年三月吳明徹敗於呂梁十三年帝崩敗國亡君
之應也
十一年四月己丑歲星太白辰星合于東井
十二年二月壬寅白虹見西方占曰有喪其後十三年帝
崩十月戊午月犯牽牛吳越之野占曰其國亡君有憂後
年帝崩辛酉歲星犯執法十二月癸酉辰星在太白上甲
戌辰星太白交相掩占曰大兵在野大戰辛巳彗星見西南
占曰有兵喪明年帝崩始興王叔陵作亂
後主至德元年正月壬戌蓬星見占曰必有亡國亂臣後

帝於太皇寺捨身作奴以祈冥助不恤國政爲施文慶等
所惑以至國亡
魏普泰元年十月歲星熒惑填星太白聚於觜參色甚明
大占曰當有王者興其月齊高祖起於信都至中興二年
春而破爾朱兆遂開霸業
魏武定四年九月丁未高祖圍玉壁城有星墜於營衆驢
皆鳴占曰破軍殺將高祖不豫五年正月景午崩
齊文宣帝天保元年十二月甲申熒惑犯房北頭第一星
及鉤鈐占曰大臣有反者其二年二月壬申太尉彭樂謀
反誅

八年二月己亥歲星守少微經六十三日占曰五官亂五月癸卯歲星犯太微上將占曰大將憂大臣死其十年五月誅諸元宗室四十餘家乾明元年誅楊遵彥等皆五官亂大將憂大臣死之應也

八年七月甲辰月掩心星占曰人主惡之十年十月帝崩

九年二月熒惑犯鬼質占曰斧質用有大喪三月甲午熒惑犯軒轅占曰女主惡之其十年五月誅魏氏宗室十月帝崩斧質用有大喪之應也

十年六月癸丑填星犯井鉞與太白并占曰子爲玄枵齊之分野君有戮死者大臣誅斧鉞用其明年二月乙巳太

師常山王誅尚書令楊遵彥右僕射燕子獻領軍可朱渾天和侍中宋欽道等八月壬午廢少帝爲濟南王

乾明元年三月甲子熒惑入軒轅占曰女主凶後太寧二年四月太后崩

肅宗皇建二年四月景子日有食之子爲玄枵齊之分野七月乙丑熒惑入鬼中戊辰犯鬼質占曰有大喪十一月帝以暴疾崩

武成帝河清元年七月乙亥太白犯輿鬼占曰有兵謀誅大臣斧質用其年十月壬申冀州刺史平秦王高歸彥反段孝先討禽斬之於都市又其二年殺太原王紹德皆斧質用之應也八月甲戌月掩畢占曰其國君死大臣有誅者有邊兵大戰破軍殺將其十月平秦王歸彥以反誅其三年周師與突厥入并州大戰城西伏屍流血百餘里皆其應也

四年正月己亥太白犯熒惑相去二寸在奎甲辰太白熒惑歲星合在婁占曰甲兵二三星若合是謂驚立絕行其分有兵喪改立侯王國易政三月戊午彗星見占曰除舊布新有易王至四月傳位於太子改元

後主天統元年六月壬戌彗星見於文昌長數寸入文昌犯上將然後經紫微宮西垣入危漸長一丈餘指室壁後

百餘日在虛危滅占曰有大喪有亡國易政其四年十二月太上皇崩

三年五月戊寅甲夜西北有赤氣竟天夜中始滅十月景午天西北頻有赤氣占曰有大兵大戰後周武帝總衆來伐大戰有大兵之應也

四年六月彗星見東井占曰大亂國易政七月孛星見房心白如粉絮大如斗東行八月入天市漸長四丈犯瓠瓜歷虛危入室犯離宮九月入奎至婁而滅孛者孛亂之氣也占曰兵喪並起國大亂易政大臣誅其後太上皇崩至武平二年七月領軍庫狄伏連治書侍御史王子宜受琅

邪王儼首矯詔誅録尚書淮南王和士開於南臺伏連等即
日伏誅右僕射馮子琮賜死此國亂之應也
五年二月戊辰歲星逆行掩太微上將占曰天下大驚四
輔有誅者五月甲午熒惑犯鬼積尸甲辯也占曰大臣誅
兵大起斧質用有大喪至武平二年九月誅琅邪王儼三
年五月誅右丞相咸陽王斛律明月四年七月誅蘭陵王
長恭皆懿親名將也四年十月又誅崔季舒等此斧質用
之應也
武平三年八月癸未塡星歲星太白合於氐宋之分野占
曰其國內外有兵喪改立侯王其四年十月陳將吳明徹

寇彭城右僕射崔季舒國子祭酒張雕黃門裴澤郭遵尚
書左丞封孝琰等諫車駕不宜北幸并州帝怒並誅之內
外兵喪之應也九月庚申月在婁食既至旦不復占曰女
主凶其三年八月廢斛律皇后立穆后四年十月又廢胡后爲
庶人十一月乙亥天狗下西北占曰其下有大戰流血後
周武帝攻晉州進兵平并州大戰流血
三年十二月辛丑月食歲星占曰有亡國至七年而齊亡
四年五月癸巳熒惑犯右執法占曰大將死執法者誅若
有罪其年誅右丞相斛律明月明年誅蘭陵王長恭後年
誅右僕射崔季舒皆大將死執法誅之應也

周閔帝元年五月癸卯太白犯軒轅占曰太白行軒轅中
大臣出令又曰皇后失勢辛亥熒惑犯東井北端第二星
占曰其國亂又曰大旱其年九月冢宰護逼帝遜位幽於
舊邸月餘被崩司會李植軍司馬孫恒及宮伯乙弗鳳等
被誅害其冬大旱皆大臣出令大臣死旱之應也
明帝二年三月甲午熒惑入軒轅占曰王者惡之女主凶
其月王后獨孤氏崩六月庚子塡星犯井鉞與太白并占
曰傷成於鉞君有戮死者其年太師宇文護進食帝遇毒
崩
武帝保定元年九月乙巳客星見於翼十月甲戌日有食

之戊寅熒惑犯太微上將合爲一
二年閏正月癸巳太白入昴二月壬寅熒惑犯太微上相
三月壬午熒惑犯左執法七月乙亥太白犯輿鬼九月戊
辰日有食之既十一月壬午熒惑犯歲星於危南
三年二月乙丑朔日有食之九月甲子熒惑犯太微上將
占曰上將誅死十月壬辰熒惑犯左執法
四年二月庚寅朔日有食之甲午熒惑犯房右驂三月己
未熒惑又犯房右驂占曰上相誅車馳人走天下兵起其
年十月冢宰晉公護率軍伐齊十二月柱國庸公王雄力
戰死之遂班師兵起將死之應也八月丁亥朔日有蝕之

五年正月辛卯白虹貫日占曰為兵喪甲辰太白熒惑歲
星合於婁六月庚申彗星出三台入文昌犯上將後經紫
宮西垣入危漸長一丈餘指室壁後百餘日稍短長二尺
五寸在虛危滅齊之分野七月辛巳朔日有食之
天和元年正月己卯日有食之十月乙卯太白晝見經天
二年正月癸酉朔日有食之五月己丑歲星與熒惑合在
井宿相去五尺井為秦分占曰其國有兵為饑旱大臣匿
謀下有反者若亡地閏六月丁酉歲星太白合在柳相去
一尺七寸柳為周分占曰為內兵又曰主人凶憂兵城是
歲陳湘州刺史華皎率衆來附遣衛公直將兵援之因而

南伐九月衛公直與陳將淳于量戰于沌口王師失利元
定韋世沖以步騎數千先度遂沒陳七月庚戌太白犯軒
轅大星相去七寸占曰女主失勢大臣當之又曰西方禍
起其十一月癸丑太保許公宇文貴薨大臣當之驗也十
月辛卯有黑氣一大如杯在日中甲午又加一經六日乃
滅占曰臣有蔽主之明者十一月戊戌朔日有食之庚子
熒惑犯鉤鈐去之六寸占曰王者有憂又曰車騎驚三公
謀
三年二月己未太白犯井北轅第一星占曰將軍惡之其
七月壬寅隋公楊忠薨四月辛巳太白入輿鬼犯積尸占

曰大臣誅又曰亂臣在內有屠城六月甲戌彗星見東井長
一丈上白下赤而銳漸東行至七月癸卯在鬼北八寸所
乃滅占曰為兵國政崩壞又曰將軍死大臣誅七月己未
客星見房心白如粉絮大如斗漸大東行八月入天市長
如匹所後東行犯河鼓右將癸未犯匏瓜又入室犯離宮
九月壬寅入奎稍小壬戌至婁北一尺所滅凡六十九日
占曰兵起若有喪白衣會為饑旱國易政又曰兵犯外城
大臣誅
四年二月戊辰歲星逆行掩太微上將占曰天下大驚國
不安四輔有誅必有兵革天下大赦庚午有流星大如斗

出左攝提流至天津滅有聲如雷五月癸巳熒惑犯輿鬼
甲午犯積尸占曰午秦也大臣有誅兵大起後三年太師
大冢宰晉國公宇文護以不臣誅皆其應也
五年正月乙巳月在氐暈有白虹長丈所貫之而有兩珥
連環規北斗第四星占曰兵大起大戰將軍死於野是冬
齊將斛律明月寇邊於汾北築城自華谷至於龍門其明
年正月詔齊公憲率師禦之三月己酉憲自龍門度河攻
拔其新築五城兵起大戰之應也
六年二月己丑夜有蒼雲廣三丈經天自戌加辰四月戊
戌朔日有蝕之己卯熒惑逆行犯輿鬼占曰有兵喪大臣

誅兵大起其月又率師取齊宜陽等九城六月齊將攻所
汾州六月庚辰熒惑太白合在張宿相去一尺占曰主人
兵不勝所合國有殃
建德元年三月景辰熒惑太白合壁占曰其分有兵喪不
可舉事用兵必受其殃又曰改立侯王有德者興無德者
亡其月誅晉公護護子譚公會莒公至崇業公靜等大赦
癸亥詔以齊公憲爲大冢宰是其驗也七月景午辰與太
白合於井相去七寸占曰其下之國必有重德致天下後
四年上帥師平齊致天下之應也九月己酉月犯心中星
相去一寸占曰亂臣在傍不出五年下有亡國後周武伐

齊平之有亡國之應也
二年二月辛亥白虹貫日占曰臣謀君不出三年又曰近
臣爲亂後年七月衛王直在京師舉兵反癸亥熒惑掩鬼
西北星占曰大賊在大人之側又曰大臣有誅四月己亥
太白掩西北星壬寅又掩東北星占曰國有憂大臣誅六
月景辰月犯心中後二星占曰亂臣在傍不出三年有亡
國又曰人主惡之九月癸酉太白犯左執法占曰大臣有
憂執法者誅若有罪十一月壬子太白掩塡星在尾占曰
塡星爲女主尾爲後宮明年皇太后崩
三年二月戊午客星大如桃青白色出五車東南三尺所

漸東行稍長二尺如至四月壬辰入文昌丁未入北斗魁
中後出魁漸小凡見九十三日占曰天下兵起車騎滿野
人主有憂又曰天下有亂兵大起臣謀主其七月乙酉衛
王直在京師舉兵反討擒之廢爲庶人至十月始州民王
鞅擁衆反討平之四月乙卯星孛於紫宮垣外大如拳赤
白指五帝座漸東南行稍長一丈五尺五月甲子至上台
北滅占曰天下易政無德者亡後二年武帝率六軍滅齊
十一月景子歲星與太白相犯光芒相及在危占曰其野
兵人主凶失其城邑危齊之分野後二年宇文神舉攻拔
陸渾等五城十二月庚寅月犯歲星在危相去二寸占曰

其邦流亡不出三年辛卯月行在營室食太白占曰其國
以兵亡將軍戰死營室衛也地在齊境後齊亡入
周
四年三月甲子月犯軒轅大星占曰女主有憂又五官有
亂
五年十月庚戌熒惑犯太微西蕃上將星占曰天下不安
上將誅若有罪其上
六年二月皇太子巡撫西土仍討吐谷渾八月至伏俟城
而旋吐谷渾寇邊天下不安之應也六月庚午熒惑入鬼
占曰有喪旱其七月京師旱十月戊午歲星犯大陵又巳

未庚申月連暈昴畢五車及參占曰兵起爭地又曰王自將兵又曰天下大赦癸亥帝率衆攻晉州是日虹見晉州城上首向南尾入紫宮長十餘丈庚午又見之丁卯夜白虹見長十餘丈頭在南尾入紫宮中占曰其下兵戰流血又曰若與兵必有大喪至六年正月平齊與齊軍大戰十一月稽胡反齊王討平之

六年四月先此熒惑入太微宮二百日犯東蕃上相西蕃上將句已往還至此月甲子出端門占曰為大臣戮主又曰臣有反者又曰必有大喪後武帝崩高祖以大運代起十月癸卯月食熒惑在井占曰國敗其君亡兵大起破軍殺將井又為吳越之星陳之分野十一月陳將吳明徹侵呂梁徐州總管梁士彥出軍與戰不利明年三月郯公王軌討擒陳將吳明徹俘斬三萬餘人十一月甲辰晡時日中有黑子大如杯占曰君有過而臣不諫人主惡之十一月癸丑流星大如月西流有聲蛇行屈曲光照地占曰兵大起下有戰場戊辰辰星有流星大如三斗器色赤出紫宮經抵天乃北下占曰人主去其宮殿是月幷州刺史齊寶寧據州反其明年五月帝總戎北伐後年武帝崩

宣政元年正月景子月食軫占曰有白衣之會又曰匈奴侵邊其月突厥寇幽州殺略吏人五月帝總戎北伐六月

帝疾甚還京始雲陽而崩六月壬午癸丑木火金三星合在井占曰其國霸又曰其國外內有兵喪改立王侯閏月幽州人盧昌期據范陽反改立王侯兵喪之驗也七月辛丑月犯心前星占曰太子惡之若失位後靜帝立為天子不終之徵也八月壬寅熒惑太白合在七星相去三尺八寸所占曰君憂又曰其國有兵改立王侯有德興無德亡後年改置西輔帝傳位太子改立王侯之應也己未太白犯軒轅大星占曰女主凶後二年宣帝崩楊后令其父隋公為大丞相總軍國事隋氏受命廢后為樂平公主餘四后悉廢為比丘尼八月庚辰太白入太微占曰為天下驚又曰近臣起兵大臣相殺國有憂其後尉遲迥等五王為執政所誅大臣相殺之應也九月丁酉熒惑入太微西掖門庚申犯左執法相去三寸占曰天下不安大臣有憂又曰執法者誅若有罪是月汾州稽胡反討平之十一月突厥寇邊圍酒泉殺略吏人明年二月殺柱國郯公王軌皆其應也十二月癸未熒惑入氐守犯之三十日占曰天子失其宮又曰賊臣在內下有反者又曰國君有繫餓死若毒死者靜帝禪位隋高祖幽殺之

宣帝大成元年正月景午癸丑日皆有背占曰臣為逆有反叛遣將去之又曰卿大夫欲爲主其後隋公作輔尉迥

王謙司馬消難各舉兵反
大象元年四月戊子太白歲星辰星合在井占曰是謂驚
立是謂絕行其國內外有兵喪改立王公又曰其國可霸
修德者強無德受殃其五月趙陳越代滕五王並入國後
二年隋主受命宇文氏宗族相繼誅滅六月丁卯有流星
一大如雞子出氐中西北流有尾迹長一丈所入月中即
滅占曰不出三年人主有憂又曰有亡國靜帝幽閉之應
也己丑有流星一大如斗色青有光明照地出營室抵壁
入濁七月壬辰熒惑掩房北頭第一星占曰亡君之誡又
曰將軍為亂王者惡之大臣有反者天子憂其十二月帝

親御驛馬日行三百里四皇后及文武侍衛數百人並乘
驛以從房為天駟熒惑主亂此宣帝亂道馳騁車騎將
亡之誡八月辛巳熒惑犯南斗第五星占曰且有反臣道
路不通破軍殺將尉迥王謙等起兵敗亡之徵也九月己
酉太白入南斗魁中占曰天下有大亂將相謀反國易政
又曰君死不死則疾又曰天下受爵祿皆高祖受命羣臣分
爵之徵也十一月壬戌歲星犯軒轅大星占曰女主憂若失
勢周自宣政元年熒惑太白從歲星聚東井大象元年四
月太白歲星辰星又聚井十月歲星守軒轅井鶉首秦野
東井秦分翼楚分漢東為楚地軒轅后族隋以后族興於楚

秦地之象而周之后妃失勢之徵也乙酉熒惑在虛與填
星合占曰兵大起將軍為亂大人惡之其年相州尉迥舉
謀及伏誅其明年三月杞公宇文亮舉兵反擒殺之
二年四月乙丑有星大如斗出天廚流入紫宮抵鉤陳乃
滅占曰有大喪兵大起將軍戮又曰臣犯上主有憂其五
月帝崩隋公執國政大喪臣犯主之應趙王越王以謀執
政被誅又荊豫襄三州蠻反及尉迥王謙司馬消難各舉
兵唯不從執政終以敗亡皆大兵起將軍戮之應也五月
甲辰有流星一大如三斗器出太微端門流入翼色青白
光明照地聲若風吹幡旗占曰有立王若徙王又曰國失

君其月己酉帝崩劉昉鄭譯矯制以隋公受遺詔輔政終受天
命立王徙王失君之應也七月壬子歲星太白合於張有
流星大如斗出五車東北流光明燭地九月甲申熒惑歲
星合于翼
靜帝大定元年正月乙酉歲星逆行守右執法熒惑掩房
北第一星占曰房為明堂布政之宮無德者失之正月甲
子隋王稱尊號
高祖文皇帝開皇元年三月甲申太白晝見午上名曰經
天晝見為臣強為易政四月壬午歲星晝見占曰臣強
有逆謀王者不安其後劉昉等謀反伏誅十二月[illegible]有

流星聲如隤牆光燭地占曰流星有光有聲名曰天保所
墜國安有喜其九年平陳天下一統五年八月戊申有流
星數百四散而下占曰小星四面流行者庶人流移之象
也其九年平陳江南士人悉播遷入京師
八年二月庚子填星入東井占曰填星所居有德利以稱
兵其年大舉伐陳克之十月甲子有星孛于牽牛占曰臣
殺君天下合謀又曰內不有大亂則外有大兵牽牛吳越之
星陳之分野後年陳氏滅
九年五月丁丑白虹夾日占曰白虹銜日臣有背主又曰
人主無德者亡是月滅陳

十四年十一月癸未有星孛于虛危及奎婁奎婁魯之分
野其後魯郡公虞慶則伏法齊公高熲除名
十九年十二月乙未星隕于渤海占曰陽失其位災害之
萌也又曰大人憂
二十年十月太白晝見占曰大臣強爲革政爲易王若僕
射楊素熒惑高祖及獻后勸廢嫡立庶其月乙丑廢皇太
子勇爲庶人明年改元皆陽失位及革政易王之驗也
仁壽四年六月庚午有星入于月中占曰有大喪有大兵
有亡國有破軍殺將七月乙未日青無光八日乃復占曰
主勢奪又曰日無光有死王甲辰上疾甚丁未宮車晏駕

漢王諒反楊素討平之皆兵喪亡國死王之應
煬帝大業元年六月甲子熒惑入太微占曰熒惑爲賊
爲亂入宮宮中不安
三年三月辛亥長星見西方竟天于歷奎婁角亢而沒至
九月辛未彗見南方亦竟天歷干角亢頻掃太微帝座干
犯列宿唯不及參井終歲乃滅占曰去穢布新天所以去
無道建有德彗久者災深星大者事大行遲者期遠兵大
起國大亂而亡餘殃爲水旱饑饉土功疾疫其後築長城
討吐谷渾及高麗兵戎歲駕略無寧息水旱饑饉疾疫土
功相仍而有羣盜並起遂亡宗社九年五月禮部尚書楊

玄感反於黎陽熒惑逆行入南斗色赤如血如
三斗器光芒震耀長七八尺於斗中句已而行占曰有反
臣道路不通國大亂兵大起斗吳越分野玄感父封於越
後徙封楚地又次之天意若曰使熒惑句已之除其分野
至七月宇文述討平之其兄弟悉梟首車裂其黨與數
萬人其年朱燮管崇亦於吳郡擁眾反此後屢盜起聚剽
略郡縣屍積於野道路不通齎敕以勑使人皆步涉夜行不
敢遵路
十一年六月有星孛于文昌東南長五六寸色黑而銳夜
動搖西北行數日至文昌去宮四五寸不入卻行而滅占

曰為急兵其八月突厥圍帝於鴈門從兵悉為城禦矢
及帝前十一年熒惑守羽林占曰衞兵反十二月戊寅大流
星如斛墜賊盧明月營破其衝輣壓殺十餘人占曰奔星
所墜破軍殺將其年王充擊盧明月城破之

十二年五月景戌朔日有食之既占曰日食既人主亡陰
侵陽下伐上其後宇文化及等行殺逆癸巳大流星隕于
吳郡為石占曰有亡國有死王有大戰破軍殺將其後大
軍破逆賊劉元進于吳郡斬之八月壬子有大流星如斗
出王良閣道聲如隤牆癸丑大流星如甕出羽林九月戊
午有枉矢二出北斗魁委曲蛇形注於南斗占曰主以兵
去天之所伐亦曰以亂伐亂執矢者不正後二年化及殺
帝僭號王充亦於東都殺恭帝僭號鄭皆殺逆無道以亂
代亂之應也

十三年五月辛亥大流星如甕墜於江都占曰其下有大
兵戰流血破軍殺將六月有星孛于太微五帝座色黃赤
長三四尺所數日而滅占曰有亡國有殺君明年三月宇
文化及等殺帝也十一月辛酉熒惑犯太微日光四散如
流血占曰賊臣在朝兵起宮中又曰臣逆君明年三月
化及等殺帝諸王及幸臣並被戮

志第十七 隋書二十二

太尉揚州都督監修國史上柱國趙國公臣長孫無忌等奉
勅撰

五行上

易以八卦定吉凶則庖犧所以稱聖也書以九疇論休咎
則大禹所以為明也春秋以災祥驗行事則仲尼所以垂
法也天道以星象示廢興則甘石所以先知也是以祥符
之兆可得而言妖訛之占所以徵驗夫神則陰陽不測天
則欲人遷善均乎影響殊致同歸漢時有伏生董仲舒京
房劉向之倫能言災異顧盼六經有足觀者劉向曰君道
得則和氣應休徵生君道違則乖氣應咎徵發夫天有七
曜地有五行五事愆違則天地見異況於日月星辰乎況
於水火金木土乎若梁武之降號伽藍齊文宣之盤遊市
里陳則蔣山之鳥呼曰奈何周則陽武之魚乘空而鬬隋
則鵲巢黼帳火炎門闕豈唯天道亦曰人妖則祥眚呈形
于何不至亦有脫略政教張羅樗蒱崇信巫史重增愆罰
昔懷王事神而秦兵逾進萇弘尚鬼而諸侯不來性者生
之靜也欲者心之使也置情攸往引類同歸雀乳於空城
之側鷸飛于鼎耳之上短長之制既曰由人黔隧崇山同
車共軌必有神道裁成倚伏一則以為殃釁一則以為休

微故曰德勝不祥而義厭不惠是以聖王常由德義消伏
災咎也
洪範五行傳曰木者東方威儀容貌也古者聖王垂則天
子穆穆諸侯皇皇登輿則有鸞和之節降車則有佩玉之
度田狩則有三驅之制飲食則有享獻之礼無事不出境
此容貌動作之得節所以順木氣也如人君違時令失威
儀田獵馳騁不反宮室飲食沉湎不顧禮制縱欲恣睢出
入無度多發繇役以奪人時增賦稅以奪人財則木不曲直
○齊後主武平五年鄴城東青桐樹有如人狀京房易傳
曰王德衰下人將起則有木生爲人狀是時後主怠於國

政耽荒酒色威儀不肅馳騁無度大發繇役盛修宮室後
二歲而亡木不曲直之効也
七年宮中有樹大數圍夜半無故自拔齊以木德王無故
自拔亡國之應也其年齊亡
開皇八年四月幽州人家以白楊木懸竈上積十餘年忽
生三條皆長三尺餘甚鮮茂仁壽二年春盩厔人以楊木
爲屋梁生三條長二尺京房易傳曰妃后有顓木仆及立
斷枯復生獨孤后專恣之應也
仁壽元年十月蘭州楊樹上松生高三尺六節十二枝宋
志曰松不改柯易葉楊者危脆之木此永久之業將集危

亡之兆也時帝惑讒言幽廢冢嫡初立晉王爲皇太子
天戒若曰皇太子不勝任永久之業將致危亡帝不悟及
帝崩太子立是爲煬帝竟以亡國
仁壽四年八月河間柳樹無故枯落既而花葉復生京房
易飛候曰木再榮國有大喪是歲宮車晏駕
洪範五行傳曰金者西方萬物既成殺氣之始也古之王
者興師動衆建立旗鼓以誅殘賊禁暴虐安天下殺伐必
應義以順金氣如人君樂侵陵好攻戰貪城邑之賂以輕
百姓之命人皆不安外內騷動則金不從革
陳禎明二年五月東冶鐵鑄有物赤色大如斗自天墜鎔

所隆隆有聲鐵飛破屋而四散燒人家時後主與隋雖結
和好遣兵度江掩襲城鎮將士勞弊府藏空竭東冶者陳
人鑄兵之所鐵飛爲變者金不從革之應天戒若曰陳國
小而兵弱當以和好爲固無鑄兵而黷武以害百姓後主
不悟又遣僞將陳紀任蠻奴蕭摩訶數寇江北百姓不堪
其役及隋師度江而二將降款卒以滅亡
洪範五行傳曰火者南方揚光爲明也人君向南蓋取象
也昔者聖帝明王負扆攝袂南面而聽斷天下攬海內之
雄俊積之於朝以續聰明推邪佞之僞臣投之于四裔以通
壅塞以順火氣夫不明之君惑於讒口白黑雜揉代相是

非衆邪並進人君疑惑棄法律間骨肉殺太子逐功臣以
孽代宗則火失其性
梁天監元年五月有盜入南北掖燒神武門總章觀時帝
初即位而火燒觀闕不祥之甚也既而太子薨皇孫不得
立及帝暮年惑於朱异之口果有侯景之亂宮室多被焚
燒天誡所以先見也
普通二年五月琬琰殿火延燒後宮三千餘間中大通元
年朱雀航華表災明年同泰寺災大同三年朱雀門災水
沴火也是時帝崇尚佛道宗廟牲牷皆以麪代之又委萬
乘之重數詣同泰寺捨身為奴令王公已下贖之初陽為

不許後為默許方始還宮天誡若曰梁武為國主不遵先
王之法而淫於佛道橫多糜費將使其社稷不得血食也
天數見變而帝不悟後竟以亡及江陵之敗闔城為賤隸
焉即捨身為奴之應也
陳永定三年重雲殿災
東魏天平二年十一月閶闔門災是時齊神武作宰而大
野拔斬樊子鵠以州來降神武聽讒而殺之司空元暉免
逐功臣大臣之罰也
武定五年八月廣宗郡火燒數千家
後齊後主天統三年九龍殿災延燒西廊四年昭陽宣光

瑤華三殿災延燒龍舟其時讒言任用正士道消禍孽徵
作歌謠斛律明月以誅死讒夫昌邪勝正之應也京房易
傳曰君不思道厥妖火燒宮
開皇十四年將祠泰山令使者致石像神祠之所未至數
里野火歘起燒像碎如小塊時帝頗信讖記猶阻骨肉滕
王瓚失志而死創業功臣多被夷滅故天見變而帝不悟
其後太子勇竟被廢戮
大業十二年顯陽門災舊名廣陽則帝之姓名也國門之
崇顯號令之所由出也時帝不遵法度驕奢荒怠裴蘊虞
世基之徒阿諛順旨掩塞聰明宇文述以讒邪顯進忠諫

者咸被誅戮天戒若曰信讒害忠則除廣陽也
洪範五行傳曰水者北方之藏氣至陰也宗廟者祭祀之
象也故天子親耕以供粢盛王后親蠶以供祭服敬之至
也發號施令十二月咸得其氣則水氣順如人君簡宗廟
不禱祀逆天時則水不潤下
梁天監二年六月太末信安豐安三縣大水春秋考異郵
曰陰盛臣逆人悲則水出河決其時江州刺史陳伯之益
州刺史劉季連擁兵反叛師旅數興百姓愁怨臣逆人悲
之應也
六年八月建康大水濤上御道七尺七年五月建康又大水

是時數興師旅以拒魏軍十二年四月建康大水是時
發卒築浮山堰以遏淮水勞役連年百姓悲怨之應也
中大通五年五月建康大水御道通船京房易飛候曰
水至國賤人將貴是後侯景僭稱尊號之應也
後齊河清二年十二月兖趙魏三州大水天統三年并州
汾水溢讖曰水者純陰之精陰氣洋溢者小人專制是時
和士開元文遙趙彥深專任之應也
武平六年八月山東諸州大水京房易飛候曰小人踊躍
無所畏忌陰不制於陽則濤水出是時羣小用事邪佞
朝閣閹豎陸令萱封王此其所以應也

隋書二十二　六

開皇十八年河南八州大水是時獨孤皇后干預政事濫
殺宮人放黜宰相楊素頗專大陰氣盛強之應也
仁壽二年河南河北諸州大水京房易傳曰顓事有智誅
罰絕理厥災水亦由帝用刑嚴急臣下有小過帝或親
臨輙決又先是桂國史萬歲以忤旨被戮誅罰絕理之應
也
大業三年河南大水漂沒三十餘郡帝嗣位已來未親郊
廟之禮簡宗廟廢祭祀之應也
洪範五行傳曰土者中央爲內事宮室臺榭夫婦親屬也
古者自天子至于士宮室寢居大小有差高卑異等骨肉

有恩故明王賢君脩宮室之制謹夫婦之別加親戚之恩
敬父兄之禮則中氣和人君肆心縱意大爲宮室高爲臺
榭雕文刻鏤以疲人力淫泆無別妻妾過度犯親戚侮父
兄中氣亂則稼穡不成
齊後主武平四年山東饑是時大興土木之功於仙都苑
又起宮於邯鄲窮侈極麗後宮侍御千餘人皆寶衣玉食
逆中氣之咎也
煬帝大業五年燕代齊魯諸郡饑先是建立東都制度崇
侈又宗室諸王多遠徙邊郡

隋書二十二　七

洪範五行傳曰貌之不恭是謂不肅則下不敬陰氣勝故
厥咎狂厥罰常雨厥極惡時則有服妖時則有龜孽有雞
禍有下體生上體之痾有青眚青祥惟金沴木
貌不恭
侯景僭即尊號升圓丘行不能正履有識者知其不免景
尋敗
梁元帝既平侯景破蕭紀而有驕矜之色性又沉猜由是
臣下離貳即位三年而爲西魏所陷帝竟不得其死
陳後主每祀郊廟必稱疾不行建寧令章華上奏諫曰拜
三妃以臨軒祀宗廟而稱疾非祇肅之道後主怒而斬之
又引江總孔範等內宴無復尊卑之序號爲狎客專以詩

酒爲娛不恤國政祕書監傅縡上書諫曰人君者恭事上
帝子愛下人省嗜欲遠邪佞未明求衣日旰忘食是以澤
被區宇慶流子孫陛下頃來酒色過度不虔郊廟大神專
媚淫昏之鬼小人在側宦豎擅權惡誠直如仇讎視時人
如草芥後宮曳羅綺廐馬餘菽粟百姓流離轉屍蔽野神
怒人怨衆叛親離臣恐東南王氣自斯而盡後主不聽驕
恣日甚未幾而國滅

陳司空侯安都自以有安社稷之功驕矜日甚每侍宴
酒酣輒箕踞而坐嘗謂文帝曰何如作臨川王時又借華
林園水殿與妻妾賓客置酒於其上帝甚惡之後竟賜死

○東魏武定五年後齊文襄帝時爲世子屬神武帝崩秘
不發喪朝魏帝於鄴魏帝宴之文襄起舞及嗣位又朝魏
帝於鄴侍宴帝情有識者知文襄之不免後果爲盜所害

○神武時司徒高昂嘗詣相府將直入門門者止之昂怒
引弓射門者神武不之罪尋爲西魏所殺

後齊後主爲周師所迫至鄴集兵斛律孝卿勸後主親勞
將士宜流涕慷慨以感激之人當自奮孝卿授之以辭後
主然之及對衆嘿無所言因赧然大笑左右皆哂將士怒
曰身尚如此吾輩何急由是皆無戰心俄爲周師所虜

煬帝自負才學每驕天下之士嘗謂侍臣曰天下當謂朕
承藉餘緒而有四海耶設令朕與士大夫高選亦當爲
天子矣謂當世之賢皆所不逮書云謂人莫己若者亡帝自
矜已以輕天下能不亡乎帝又言吾已吳音其後竟終於江
都此亦曾襄公終於楚宮之類也

常雨水

梁天監七年七月雨至十月乃霽洪範五行傳曰陰氣強
積然後生水雨之災時武帝頻年興師是歲又大舉北伐
諸軍頗捷而士卒罷弊百姓怨望陰氣畜積之應也

陳太建十二年八月大雨霪霖時始興王叔陵驕恣陰氣
盛強之應也明年宣帝崩後主立叔陵刺後主於喪次宮
人救之僅而獲免叔陵出閣就東府作亂後主令蕭摩訶
破之死者千數

東魏武定五年秋大雨七十餘日元瑾劉思逸謀亂諸王
各擁強兵外有赴援之名內無勤王之實且棄君父自相
屠滅國竟以亡

東魏興和二年五月大雪時後齊神武作宰發卒十餘萬
築鄴城百姓怨思之徵也

武定四年二月大雪人畜凍死道路相望時後齊霸政而
北狄稍舉兵及寇亂數州人多死亡

後齊河清二年二月大雪連雨南北千餘里平地數尺繁

霜晝下是時突厥木杆可汗與周師入并州殺掠吏人不
可勝紀
天統二年十一月大雪三年正月又大雪平地二尺武平
二年正月又大雪是時馮淑妃陸令萱內制朝政陰氣盛
積故天變屢見雷雨不時
陳太建元年七月大雨震萬安陵華表又震慧日寺刹及瓦
官寺重閣門下一女子震死京房易飛候曰雷雨霹靂丘
陵者逆先人令為火殺人者人君用讒言殺正人時蔡景
歷以奸邪任用右僕射陸繕以讒毀獲譴發病而死
十年三月震武庫時帝好兵頻年北伐內外虛竭將士勞

敝既克淮南又進圖彭汴毛喜切諫不納由是吳明徹諸
軍皆沒遂失淮南之地武庫者兵器之所聚也而震之天
戒若曰宜戢兵以安百姓帝不悟又大興軍旅其年六月
又震太皇寺刹莊嚴寺露盤重陽閣東樓鴻臚府門太皇
莊嚴二寺陳國奉佛之所重陽閣每所遊宴鴻臚賓客禮
儀之所在而同歲震者天戒若曰國威已喪不務修德後
必有恃佛道耽宴樂棄禮儀而亡國者陳之君臣竟不悟
至後主之代災異屢起懼而於太皇寺捨身為奴以祈冥
助不恤國政耽酒色棄禮法不修鄰好以取敗亡
齊武平元年夏震丘[illegible]京房易傳曰震擊

貴人門及屋者不出三年佞臣被誅後歲和士開被誅
木冰
東魏武定四年冬天雨木冰洪範五行傳曰陰之盛而凝
滯也木者少陽貴臣象也將有害則陰氣脅木木先寒故
得雨而冰襲之木冰一名介介者兵之象也時司徒侯景
制河南及神武不豫文襄懼其為亂而徵之景因舉兵反
豫州刺史高元成襄州刺史李密廣州刺史暴顯並為景
所執群臣有害之應也其後左僕射慕容紹宗與景戰
於渦陽俘斬五萬
後齊天保二年雨木冰三日初清河王岳為高歸彥所譖

是歲以憂死
武平元年冬雨木冰明年二月又木冰時錄尚書事和士
開專政其年七月太保琅邪王儼矯詔殺之領軍大將軍
厙狄伏連尚書右僕射馮子琮並坐儼賜死九月儼亦遇
害○六年七年頻歲春冬木冰其年周師入晉陽因平鄴
都後主走青州貴臣死散州郡被兵者不可勝數
大雨雹
梁中大通元年四月大雨雹洪範五行傳曰雹陰脅陽之
象也時帝數捨身為奴拘信佛法為沙門所制
陳太建二年六月大雨雹十年四月又大雨雹十三年九

月又兩雹時始興王叔陵驕恣陰結死士圖為不軌帝
寵遇之故天三見變帝不悟及帝崩叔陵果為亂逆

服妖

後齊婁后臥疾寢衣無故自舉俄而后崩

文宣帝末年衣錦綺傅粉黛數為胡服微行市里粉黛者婦人之飾陽為陰事君變為臣之象也及帝崩太子嗣位被廢為濟南王又齊氏出自陰山胡服者將反初服也錦綵非帝王之法服微服者布衣之事齊亡之効也

後主好令宮人以白越布折額狀如髽幗又為白蓋此二者喪禍之服也後主果為周武帝所滅父子同時被害

武平時後主於苑內作貧兒村親衣繿縷之服而行乞其間以為笑樂多令人服烏衣以相執縛後主果為周所敗被虜於長安而死妃后窮困至以賣燭為業

後周大象元年服冕二十有四旒車服旗鼓皆以二十四為節侍衛之官服五色雜以紅紫令天下車以大木為輪不施輻朝士不得佩綬婦人墨妝黃眉又造下帳如送終之具令五皇后各居其一實宗廟祭器於前帝親讀版而祭之又將五輅載婦人身率左右步從又倒懸雞及碎瓦於車上觀其作聲以為笑樂皆服妖也帝尋暴崩而政由於隋周之法度皆悉改易

開皇中房陵王勇之在東宮及宜陽公王世積家婦人所服領巾制同槊幡軍幟婦人為陰臣象也而服兵幟臣有兵禍之應矣勇竟而廢死世積坐伏誅

雞禍

開皇中有人上書言頻歲已來雞鳴不鼓翅類腋下有物而妨之翮不得舉肘腋之臣當為變矣書奏不省京房易飛候曰雞鳴不鼓翅國有大害其後大臣多被夷滅諸王廢黜太子幽廢

大業初天下雞多夜鳴京房易飛候曰雞夜鳴急令又云昏而鳴百姓有事人定鳴多戰夜半鳴流血漫漫及中年已後軍國多務用度不足於是急令暴賦責成守宰百姓不聊生矣各起而為盜戰爭不息屍骸被野

龜孽

開皇中掖庭宮每夜有人來挑宮人宮司以聞帝曰門衛甚嚴人何從而入當是妖精耳因戒宮人曰若逢但斫之其後有物如人夜來登牀宮人抽刀斫之若中枯骨其物落牀而走宮人逐之因入池而沒明日帝令涸池得一龜徑尺餘其上有迹殺之遂絕龜者水居而靈陰謀之象晉王諂媚宮掖求嗣之應云

青眚青祥

自茲始也乘輿鹿皮弁服緋大襦白羅裙金烏皮履革帶小綬長二尺六寸色同大綬而首半之間施三玉環白玉佩一雙視朝聽訟則服之凡弁服自天子已下內外九品已上弁皆以烏為質並衣褶五品已上以紫六品已下以絳宿衛及在仗內加兩襠螣蛇絳褠衣連裳典謁贊引流外冗吏通服之以綬後制鹿皮弁以賜近臣

帽古野人之服也董巴云上古穴居野處衣毛帽皮以此而言不施衣冠明矣案宋齊之間天子宴私著白高帽士庶以烏其制不定或有卷荷或有下裙或有紗高屋或有烏紗長耳後周之時咸著突騎帽如今胡帽垂裙覆帶蓋索髮之遺象也又文帝項有瘤疾不欲人見每常著焉相魏之時著而謁帝故後周一代將為雅服小朝公宴咸許服之開皇初高祖常著烏紗帽自朝貴已下至于冗吏通著入朝今復制白紗高屋帽其服練裙襦烏皮履宴接賓客則服之

白帢案傅子魏太祖以天下凶荒資財乏匱擬古皮弁裁縑帛以為之蓋自魏始也梁令天子為朝臣等舉哀則服之今亦準此其服白紗單衣承以裙襦烏皮履舉哀臨喪則服之

幘董巴云起於秦人施於武將初為絳袙以表貴賤為

後周建德六年青城門無故自崩青者東方色春宮之象也時皇太子無威儀禮節青城門無故自崩者皇太子不勝任之應帝不悟明年太子嗣位果為無道周室危亡實自此始

大業中齊王暕於東都起第新構寢堂其梁無故而折時上無太子天下皆以暕次當立公卿屬望暕遂驕恣呼術者令相又為厭勝之事其梁無故自折大失其性姦謀之應也天見變以戒之暕不悟後竟得罪於帝

洪範五行傳曰言之不從是謂不乂厥咎僭厥罰常陽厥極憂時則有詩妖時則有毛蟲之孽時則有犬禍故有口舌之痾時則有白眚白祥惟木沴金

言不從

梁武陵王紀僭即帝位建元曰天正永豐侯蕭撝曰王不克矣昔桓玄年號大亨有識者以為二月了而玄之敗實在仲春今曰天正正之為文一止其能久乎果一年而敗

後齊文宣帝時太子殷當冠詔令邢子才為制字子才字之曰正道帝曰正一止也吾兒其替乎子才請改帝不許曰天也因顧謂常山王演曰奪時任汝慎無殺也及帝崩太子嗣位常山果廢之而自立殷尋見害　武成帝時左僕射和士開言於帝曰自古帝王盡為灰土堯舜桀紂竟

亦何異陛下宜及少壯恣意歡樂一日可以當千年無爲自勤約也帝悅之彌加淫侈後士開淫亂宮闈以非道身死

武平中陳人寇彭城後主發兵拒之從官侍中韓長鸞進曰縱失河南猶得爲龜茲國子淮南今没何足多慮人生幾何唯須爲樂何用愁爲帝從之遂耽荒酒色不以天下爲虞未幾爲周所滅

武平七年後主爲周師所敗走至鄴自稱太上皇傳位於太子恒改元隆化時人離合其字曰降死竟降周而死

周武帝改元爲宣政梁主蕭巋離合其字爲宇文亡日其年六月帝崩

宣帝在東宮時不修法度武帝數撻之及嗣位摸其痕而大罵曰死晚也年又改元爲大象蕭巋又離合其字曰天子冢明年而帝崩

開皇初梁王蕭琮改元爲廣運江陵父老相謂曰運之爲字軍走也吾君當爲軍所走乎其後琮朝京師而被拘留不反其叔父巖以城叛梁國遂廢

文帝名皇太子曰勇晉王曰英秦王曰俊蜀王曰秀開皇初有人上書曰勇者一夫之用又千人之秀爲英萬人之秀爲俊斯乃布衣之美稱非帝王之嘉名也帝不省時人呼楊姓多爲嬴者或言於上曰楊英反爲嬴殃帝聞而不懌遽令改之其後勇英俊秀皆被廢黜煬帝嗣位終失天下卒爲楊氏之殃

帝即位號年曰大業識者惡之曰於字離合爲大苦未也而天下喪亂率土遭荼炭之酷焉

帝常從容謂祕書郎虞世南曰我性不欲人諫若位望通顯而來諫我以求當世之名者彌所不耐至於卑賤之士雖少寬假然卒不置之於地汝其知之時議者以爲古先哲王之取天下也明四目達四聰懸敢諫之鼓立書謗之木以開言者之路猶懼忠言之不至由是澤敷四海慶流子孫而帝忿直言倦諫古其殆乎竟逢殺逆

旱

梁天監元年大旱米斗五千人多餓死洪範五行傳曰若持亢陽之節興師動衆勞人過度以起城邑不顧百姓臣下悲怨然而心不能從故陽氣盛而失度陰氣沈而不附陽氣盛旱災應也初帝起兵襄陽破張沖敗陳伯之及平建康前後連戰百姓失業即位後復與魏交兵不止之應也

陳太建十二年春不雨至于四月先是周師掠淮北始興王叔陵等頻軍敗績淮北之地皆没於周是其應也

東魏天平四年并肆汾建晉絳秦陝等諸州大旱

散是歲齊神武與西魏戰於沙苑敗績死者數萬
東魏武定二年春旱先是西魏師入洛陽神武親帥衆
大戰於邙山死者數萬
後齊天保九年夏大旱先是大發卒築長城四百餘里
之應也
明元年春旱先是發卒數十萬築金鳳聖應崇光三殿
役後麗不恤百姓亢陽之應也
河清二年四月并晉已西五州旱先是發卒築軹關築
二十萬衆毀長城冠恒州
後主天統二年春旱是時大發卒起大明宮

志二七 隋五十二 十八

開皇四年已後京師頻旱時遷都龍首建立宮室百姓
弊亢陽之應也
大業四年燕代緣邊諸郡旱時發卒百餘萬築長城帝
巡塞表百姓失業道殣相望
八年天下旱百姓流亡時發四海兵帝親征高麗六軍凍
餒死者十八九
十三年天下大旱時郡縣鄉邑悉遣築城發男女無少長
皆就役
詩妖
梁天監三年六月八日武帝講於重雲殿沙門誌公忽然
起儛歌樂須臾悲泣因賦五言詩曰樂哉三十餘悲哉五
十裏但看八十三子地妖災起佞臣作欺妄賊臣滅君子
若不信吾語龍時侯賊起且至馬中間銜悲不見喜梁自
天監至于大同三十餘年江表無事至太清二年臺城陷
帝享國四十八年所言五十裏也太清元年八月十三而
侯景自懸瓠來降在丹陽之北子地帝惑朱异之言以納
景景之作亂始自戊辰之歲至午年帝憂崩十年四月八
日誌公於大會中又作詩曰兀尾狗子始著狂欲死不死
齧人傷須臾之間自滅亡患在汝陰死三湘橫尸一旦無
人藏侯景小字狗子初自懸瓠來降懸瓠則古之汝南也

志二七 隋五十二 十九

巴陵南有地名三湘即景奔敗之所
天監中茅山隱士陶弘景爲五言詩曰夷甫任散誕平叔
坐談空不言昭陽殿忽作單于宮及大同之季公卿唯以
談玄爲務夷甫平叔朝賢也侯景作亂遂居昭陽殿
大同中童謠曰青絲白馬壽陽來其後侯景破丹陽乘白
馬以青絲爲羈勒 陳初有童謠曰黃斑青驄馬發自壽
陽涘來時冬氣末去日春風始其後陳主果爲韓擒所敗
擒本名擒豹黃斑之謂也破建康之始復乘青驄馬往反
時節皆相應
陳時江南盛歌王獻之桃葉之詞曰桃葉復桃葉渡江不

用讖但度無所者我自迎接故晉王代陳之始置營桃葉
山下及韓擒度江大將任蠻奴至新林以導北軍之應
陳後主造齊雲觀國人歌之曰齊雲觀寇來無際畔功未
畢而為隋師所虜
禎明初後主作新歌詞甚哀怨令後宮美人習而歌之其
辭曰玉樹後庭花花開不復久時人以歌讖此其不久兆
也。齊神武始移都于鄴時有童謠云可憐青雀子飛入
鄴城裏作窠猶未成舉頭失鄉里寄書與婦母好看新婦
子魏孝靜帝者清河王之子也后則神武之女鄴都宮室
未備即逢禪代作窠未成之効也孝靜尋崩文宣以后為
太原長公主降於楊愔時婁后尚在故言寄書於婦母新
婦子斥后也
武定中有童謠云百尺高竿摧折水底燃燈燈滅高齊
姓也澄文襄名五年神武崩摧折之應七年文襄遇盜所
害澄滅之徵也
天保中陸法和入國書其屋壁曰十年天子為尚可百日
天子急如火周年天子遞代坐時文宣帝享國十年而崩
廢帝嗣立百餘日用替厥位孝昭即位一年而崩此其効
也。武平元年童謠曰狐截尾你欲除我我除你其年四
月隴東王胡長仁謀遣刺客殺和士開事露返為士開所

譖死。二年童謠曰和士開七月三十日將你向南臺小
兒唱訖一時拍手云殺卻至七月二十五日御史中丞琅
邪王儼執士開送於南臺而斬之是歲又有童謠曰七月
刈禾傷早九月喫餻正好十月洗蕩飯甕十一月出却趙
老七月士開被誅九月琅邪王遇害十一月趙彥深出為
西兗州刺史
武平末童謠曰黃花勢欲落清觴滿盃酌時穆后母子淫
僻干預朝政時人患之穆后小字黃花尋逢齊亡欲落之
應也
鄴中又有童謠曰金作掃帚玉作把淨掃殿屋迎西家未
幾周師入鄴
周初有童謠曰白楊樹頭金雞鳴祇有阿舅無外甥靜帝
隋氏之甥既遜位而崩諸舅強盛
周宣帝與宮人夜中連臂蹋蹀而歌曰自知身命促把燭
夜行遊帝即位二年而崩
開皇十年高祖幸并州宴秦孝王及王子相帝為四言詩
曰紅顏詎幾玉貌須臾一朝花落白髮難除明年後歲誰
有誰無明年而子相卒十八年而秦孝王薨
大業十一年煬帝自京師如東都至長樂宮飲酒大醉因
賦五言詩其卒章曰徒有歸飛心無復因風力令美人再

三吟詠帝泣下霑襟侍御者莫不歔欷帝因幸江都復作五言詩曰求歸不得去真成遭箇春鳥聲爭勸酒梅花笑殺人帝以三月被弒即遭春之應也是年盜賊蜂起道路隔絕帝懼遂無還心帝復夢二豎子歌曰住亦死去亦死未若乘船度江水由是築宮丹楊將居焉功未就而帝被殺。大業中童謠曰桃李子鴻鵠遶陽山宛轉花林裏莫浪語誰道許其後李密坐楊玄感之逆爲吏所拘在路逃叛潛結羣盜自陽城山而來襲破洛口倉後復屯兵苑內莫浪語密也宇文化及自號許國尋亦破滅誰道許者蓋驚疑之辭也

毛蟲之孽

梁武帝中大同元年邵陵王綸在南徐州卧內方晝有狸鬬於櫚上墮而獲之太清中遇侯景之亂將兵援臺城至鍾山有蟹熊無何至齧綸所乘馬毛蟲之孽也綸尋爲王僧辯所敗亡至南陽爲西魏所殺

中大同中每夜狐鳴闕下數年乃止京房易飛候曰野獸羣鳴邑中且空虛俄而國亂丹陽死喪略盡

陳禎明初狐入牀下捕之不獲京房易飛候曰狐入君室室不居未幾而國滅

東魏武定三年九月豹入鄴城南門格殺之五年八月豹又上銅爵臺京房易飛候曰野獸入邑及至朝廷若道上官府門有大害君亡是歲東魏師敗於玉壁神武遇疾崩

後齊武平二年有兎出廟社之中京房易飛候曰兎入王室其君亡案廟者祖宗之神室也後五歲周師入鄴後主東奔。武平末并肆諸州多狼而食人洪範五行傳曰狼貪暴之獸大體以白色爲主兵之表也又似犬近犬禍也京房易傳曰君將無道害將及人去之深山以全身厥妖狼食人時帝任用小人競爲貪暴殘賊人物食人之應尋爲周軍所滅兵之象也

武平中朔州府門外無何有小兒脚跡又擁土爲城雉之狀時人怪而察之乃狐媚所爲漸流至并鄴與武定三年同占是歲南安王思好起兵於北朔直指并州爲官軍所敗鄭子饒羊法暠等復亂山東

犬禍

後齊天保四年鄴中及頓丘並有犬與女子交洪範五行傳曰異類不當交而交誖亂之氣犬交人爲犬禍犬禍者亢陽失衆之應也時帝不恤國政恩澤不流於其國

後主時犬爲開府儀同雌者有夫人郡君之號給兵以奉養食以粱肉藉以茵蓐天奪其心爵加於犬近犬禍也天意若曰卿士皆類犬後主不悟遂以取滅

後周保定三年有犬生子要已後分爲兩身二尾六足入
犬猛噬而有爪牙將士之象也時宇文護與侯伏侯龍恩等
有謀懷貳大體後分此其應也
大業元年鴈門百姓間犬多去其主羣聚於野形頓變如
狼而噬行人數年而止五行傳曰犬守禦者也而今去
其主臣不下附之象形變如狼狼色白爲主之應也其
後帝窮兵黷武勞役不息天戒若曰無爲盛守禦之臣
將叛而爲害帝不悟遂起長城之役續有遼東之舉
天下怨叛及江都之變並宿衛之臣也

白眚白祥

梁大同二年地生白毛長二尺近白祥也孫盛以爲勞人
之異也先是大發卒築浮山堰功費鉅億功既不就而復潰者
數矣百姓厭役呼嗟滿道
齊河清元年九月滄洲及長城之下地多生毛或白或黑
長四五寸近白祥也時北築長城內興三臺人苦勞役
開皇六年七月京師雨毛如髮尾長者二尺餘短者六七
寸京房易飛候曰天雨毛其國大飢是時關中旱米粟涌
貴○後齊天統初岱山封禪壇玉璧自出近白祥也岱山
王者易姓告代之所玉璧所用幣而自出將有易姓者用
之之象其後齊亡地入于周及高祖受周禪天下一統焉

柴太山告祠之應也
武平三年白水巖下青石壁傍有文曰齊亡走人改之
延後主以爲嘉瑞百寮畢賀後周師入國後主果棄鄴而
走
開皇十七年石隕於武安滏陽間十餘洪範五行傳曰石
自高隕者君將有危殆也後七載帝崩
開皇末高祖於宮中埋二小石於地以誌置牀之所未幾
變爲玉劉向曰玉者至貴也賤將爲貴之象及大業末盜
皆僭名號
大業十二年西平郡有石文曰天子立千年百官稱賀有
識者尤之曰千年萬歲者身後之意也今稱立千年者禍
在非遠明年而帝被殺

木沴金
梁大同十二年曲阿建陵隧口石騏驎動木沴金也動者
遷移之象天戒若曰園陵無主石騏驎將爲人所徙也後竟
國亡
後齊河清四年殿上石自起兩兩相對此石爲石陰類
下人象殿上石自起者左右親人離叛之應及周師東伐
寵臣尉相願乞扶貴和兄弟韓建業之徒皆叛入周西一
大同十二年正月送辟邪二于建陵左雙角者至陵所

右獨街者將引於車上振躍者三車兩轅俱折因換車未至陵二里又躍者三每一振則車側人莫不聳奮夫地三四尺車輪陷入土三寸木沴金也劉向曰失衆心令不行言不從以亂金氣也石爲陰臣象也臣將爲變之應梁武暮年不以政事爲意君臣唯講佛經談玄而已朝綱紊亂令不行言不從之咎也其後果致侯景之亂

周建德元年濮陽郡有石像郡官令載向府將刮取金在道自躍投地如此者再乃以大繩縛著車壁又絶繩而下時帝既滅齊又事淮南征伐不息百姓疲弊失衆心之應也

特進臣魏徵上柱國監修國史上柱國趙國公臣長孫無忌等奉勅撰

五行下

洪範五行傳曰視之不明是謂不知厥咎舒厥罰常燠厥極疾時則有草妖時則有羽蟲之孽故有羊禍故有目疾有赤眚赤祥惟水沴火

常燠

後齊天保八年三月大熱人或暍死劉向五行傳曰視不明用近習賢者不進不肖不退百職廢壞庶事不從其過在政教舒緩時帝狂暴淫無度之應

草妖

高祖時上黨有人宅後每夜有人呼聲求之不得去宅一里所但見人參一本枝葉峻茂因掘去之其根五尺餘具體人狀呼聲遂絶蓋草妖也視不明之咎時晉王陰有奪宗之計謀爲親要以求聲譽譖皇太子高祖惑之人參不當生於物遇之上黨黨與也親要之人乃黨晉王而譖太子高祖不悟聽邪言廢無辜有罪用因此而亂也

羽蟲之孽

梁中大同元年邵陵王綸在南徐州坐聽事有野鳥如鵲赤觜飛屋梁上彈射不中俄頃失所在京房易飛候曰野

鳥入君室其邑虛君亡之他方後綸爲湘東王所襲竟敗奔亡爲西魏所殺

侯景在梁將受錫命陳備物於庭有野鳥如山鵲赤嘴集於冊書之上鵂鶹鳴於殿與中大同元年同占景尋敗將亡入海中爲羊鵾所殺

陳後主時蔣山有衆鳥鼓翼而鳴曰奈何帝京房易飛候曰鳥鳴門闕如人音邑且亡蔣山吳之望也鳥於上鳴吳空虛之象及陳亡建康爲墟又陳未亡時有一足鳥集于殿庭以觜畫地成文曰獨足上高臺盛草變成灰獨足者叔寶獨行無衆之應盛草成灰者陳政蕪穢被隋火德所

焚除也叔寶至長安館於都水臺上高臺之義也

後齊孝昭帝即位之後有雉飛上御座占同中大同元年又有鳥止於後園其色赤形似鴨而有九頭其年帝崩

天統三年九月萬春鳥集仙都苑京房易飛候曰非常之鳥來宿於邑中邑有兵周師入鄴之應也武成胡后生後主初有梟升后帳而鳴梟不孝之鳥不祥之應也後主嗣位胡后淫亂事彰遂幽后於北宮焉

武平七年有鸛巢太極殿又巢并州嘉陽殿雉集晉陽宮御座獲之京房易飛候曰鳥無故巢居君門及殿屋上邑且虛其年國滅

周大象二年二月有禿鶖鳥集洛陽宮太極殿其年帝崩後宮常虛

開皇初梁主蕭琮新起後殿有鵂鶹鳥集其帳隅未幾琮入朝被留於京師其國遂廢

大業末[illegible]宮中恒有鴻鴈之類無數翔集其間俄而[illegible]安不守

十三年十一月烏鵲巢帝帳幄驅不能止帝尋遇弑

羊禍

開皇十一年六月[illegible]民家羊生一物[illegible]大[illegible]新生犬[illegible]而墜[illegible]其[illegible]所在近羊禍也洪範五行傳曰君不明逆火政之所致也狀如新生犬者蓋類也[illegible]羊國姓[illegible]子也皇太子勇[illegible]爲[illegible]王[illegible]毀而被廢黜二羔鬬一羔墜之應也

[illegible]麟遊太守司馬武獻羊羔生而無尾[illegible]以爲楊氏子孫無後之象是後煬帝被殺於江都秦帝[illegible]

赤眚赤祥

梁大同十[illegible]年七月荊州市殺人而身不僵首墮于地動口張目血如竹箭直上丈餘然後如雨細下是歲荊州大旱近赤祥冤氣之應

陳太建十四年三月御座幄上見一物如車輪[illegible]
而帝患無故大叫數聲而崩
至德三年十二月有赤物隕于太極殿前[illegible]
又宮[illegible]血又有血霑殿階[illegible]
而國滅
後齊河清二年[illegible]向曰血者陰之精傷害之象
僵尸之類也[illegible]周師與突厥入并州大戰城西伏尸
百餘里[illegible]曰天雨血染衣國亡君戮亦後主之
[illegible]
四年三月有物隕於殿庭色赤形如數斗器衆星隨者如

[illegible]太后崩
明[illegible]
武平中有血點地自咸陽王斛律明月宅而至于太廟入
將[illegible]之[illegible]也後主以讒言殺之天戒若曰殺明月則宗
廟[illegible]後主不悟國祚竟絕
洪範五行傳曰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厥咎急厥罰常寒厥極
貧[illegible]時則有鼓妖時則有魚孼有豕禍有黑眚黑祥惟火沴水
寒
東魏武定四年二月大寒人畜凍死者相望於道京房易
飛候曰誅過深當燠而寒是時後齊神武作相誅[illegible]是歲
文暢等謀害神武事泄伏誅諸與交通者多有濫死

河清元年歲大寒京房易傳曰有德遭險茲謂逆命厥異
寒誠曰殺無罪其寒必異是時帝淫於文宣李后因生子
后愧恨不舉之帝大怒於后前殺其子太原王紹德后大
哭帝裸后而撻殺之投于水中良久乃蘇殘酷之應
梁天監三年三月六年三月並隕霜殺草京房易傳曰興
兵妄誅茲謂亡法厥災霜是時大發卒拒魏軍於鍾離連兵
數歲 ○ 大同三年六月朐山隕霜
陳太建十年八月隕霜殺稻菽是時大興師遣將吳
明徹與周師相拒於呂梁
鼓妖

梁天監四年十一月天清朗西南有雷光有雷聲二易曰
鼓之以雷霆近鼓妖洪範五行傳曰雷霆託於雲猶君
之託於人也君不恤於天下故兆人有怨叛之心也是歲
交州刺史李凱舉兵反
十九年九月西北隱隱有聲如雷赤氣下至地是歲盜殺
東莞琅邪二郡守以朐山引魏軍入
中大通六年十二月西南有聲如雷其年北梁州刺史蘭
欽舉兵反
陳太建二年十二月西北有聲如雷其年湘州刺史華皎
舉兵反
後齊天保四年四月西南有聲如雷是時帝不恤天

下興師旅

後周建德六年正月西方有聲如雷未幾吐谷渾寇邊

開皇十四年正月旦廓州連雲山有聲如雷是時五羌反叛侵擾邊鎮二十年無雲而雷京房易飛候曰國將易君下人不靜小人先命國凶有兵甲後數歲帝崩漢王諒舉兵反從其黨數十萬家大業末盜賊蜂起數歲鳴其後天下大亂兵戎並起

魚孽

梁大同十年三月帝幸朱方至四瀆中及玄武湖魚皆驤首見於上若望乘輿者帝入宮而沒洪範五行傳曰魚陰類也下人象又有鱗甲兵之應也下人將舉兵圍宮而睥睨乘輿之象也後果有侯景之亂

齊神武武平七年相州鸂鶒泊魚盡飛去而水涸洪範五行傳曰急之所致魚陰類下人象也晏子曰河伯以水爲國以魚爲百姓水涸魚飛國亡人散之象明年乃國亡

後周大象元年六月陽武有鯉魚乘空而鬬猶臣下興起小人從之而鬬也明年帝崩國失政尉迥起兵相州高祖遣兵擊敗之

開皇十七年大興城西南四里有袁村設佛會有老翁皓首白裙襦衣來食而去衆莫識追而觀之行二里許不復見但有一陂中有白魚長丈餘小魚從者無數人爭射之或弓折弦斷後竟中之剖其腹得秔飯始知此魚向老翁也後數日漕渠暴溢射人皆溺死

大業十二年淮陽郡驅人入子城鑿斷羅郭郭子女垣之下有穴其中得鯉魚長七尺餘[illegible]十四年魚集武庫屋上京房以爲魚生於水而亢於屋水之物失其所也邊將殆棄甲之變後果有東關之敗是時長白山賊寇掠河南月餘賊至城下郡兵拒之反爲所敗男女死者萬餘人

蟲妖

梁大同初大蝗籬門松柏葉皆盡洪範五行傳曰介蟲之孽也與魚同占京房易飛候曰食祿不益聖化天視以蟲蟲無益於人而食萬物也是時公卿皆以虛澹爲美不親職事無益食物之應也

後齊天保八年河北六州河南十二州蝗畿人皆祭之帝問魏尹丞崔叔瓚曰何故蟲叔瓚對曰五行志云土功不時則蝗蟲爲災今外築長城內修三臺故致災也帝大怒毆其頰擢其髮溷中物塗其頭役者不止九年山東又蝗十年幽州大蝗洪範五行傳曰刑罰暴虐貪饕不厭興師動衆取城修邑而失衆心則蟲爲災是時帝用刑暴虐勞役不止之應也

後周建德二年關中大蝗

開皇十六年并州蝗時秦孝王俊裒刻百姓盛脩邸第後竟獲譴而死

豕禍

開皇末渭南有沙門三人行投陁法於人場圃之上夜見大豕來詣其所小豕從者十餘謂沙門曰可練我欲得賢聖道然猶負他一命言罷而去賢聖道者君上之所行也皇太子勇當嗣業行君上之道而被囚廢之象也一命者言爲煬帝所殺

開皇末渭南有人寄宿他舍夜中聞二豕對語一曰歲

將盡阿耶明日殺我祭歲何處避之一荅曰可向水北姊家因相隨而去天將曉主人覓豕不得意是宿客而詰之宿客言狀主人如其言而得豕其後蜀王秀得罪帝將殺之平樂公主每匡救得全後數年而帝崩歲盡之應

黑眚黑祥

梁承聖三年六月有黑氣如龍見于殿內近黑祥也黑周所尚之色今見於殿內周師入梁之象其年爲周所滅帝亦遇害

陳太建五年六月西北有黑雲屬地散如豬者十餘其絕五行傳曰當有兵起西北時後周將王軌軍於呂梁明年擒吳明徹軍皆覆沒

火沴水

後齊河清元年四月河濟清襄楷曰河諸侯之象應濁反清諸侯將爲天子之象是後十餘歲隋有天下

大業三年武陽郡河清數里鏡澈十二年龍門又河清後二歲大唐受禪

陳太建十四年七月江水赤如血自建康西至荊州禎明中江水赤自方州東至海洪範五行傳曰火沴水也法嚴刑酷傷水性也五行變節陰陽相干氣色繆亂皆敗亂之象也京房易占曰水化爲血兵且起是時後主初即位用

刑暴之應其後爲隋師所滅

禎明二年四月郢州南浦水黑如墨黑水在關中而今淮南水黑荊揚州之地陷於關中之應

後周大象元年六月咸陽池水變爲血與陳太建十四年同占是時刑罰嚴急未幾國亡

洪範五行傳曰思心不容是謂不聖厥咎霧厥罰常風厥極凶短折有脂夜之妖有華孽有牛禍有心腹之痾有黃眚黃祥木金水火沴土

常風

梁天監六年八月戊戌大風折木京房易飛候曰角日疾

風天下昏不出三月中兵必起是歲侯景舉兵入鍾離
承聖三年十一月癸未帝閱武於南城北風大急晝昏天昏
闇洪範五行傳曰人君暜亂之應時帝既平侯景公卿咸
勸帝反丹楊帝不從又多猜忌有昏亂之行故天變應之
以風是歲爲西魏滅
陳天嘉六年七月癸未大風起西南吹倒靈臺候樓洪範
五行傳以爲大臣專恣之徵時太子冲幼安成王頊專政
帝不時抑損明年崩皇太子嗣位頊遂廢之
太建十二年六月壬戌大風吹壞皇門中閣十二年九月
庚辰又風發屋拔樹始興王叔陵專恣之應

天統中大風吹倒朱雀門
禎明三年六月丁巳大風自西北激濤水入石頭淮是時
後主任司馬申誅戮忠諫沈客卿施文慶專行邪僻江總
孔範等崇長淫縱杜塞聰明昏亂之徵
後齊河清二年大風三旬乃止時帝初委政佞臣和士開
等恣日甚
天統三年五月大風晝晦發屋拔樹天變再見而帝不悟
明年帝崩後主詔內外表奏皆先詣士開然後聞徹趙郡
王叡馮翊王潤按士開驕恣不宜仍居內職反爲士開所
譖叡竟坐死士開出入宮掖生殺在口尋爲琅邪王儼所

誅。七年三月大風起西北發屋拔樹五日乃止時高阿
那瓌駱提婆等專恣之應
開皇二十年十一月京都大風發屋拔樹秦隴壓死者千
餘人地大震鼓皆應淨刹寺鐘三鳴佛殿門鎖自開銅像
自出戶外鐘鼓自鳴者近鼓妖也揚雄以爲人君不聰爲
衆所惑空名得進則鼓妖見時獨孤皇后干預政事左僕
射楊素權傾人主帝聽二人之讒而黜僕射高熲廢太子
勇爲庶人晉王釣虛名而見立思心瞀亂陰氣盛之象也
鐘及銅像並金也金動木震之水沴金之應洪範五行傳
曰失衆心甚之所致也高熲楊勇無罪而咸廢黜失衆心

也。仁壽二年西河有胡人乘騾在道忽爲迴風所飄并
一車上千餘尺乃墜皆碎焉京房易傳曰衆逆同志厥德
乃僭厥異風後二載漢王諒在并州潛謀逆亂事及羈騎
之象也升空而墜顛隕之應也天戒若曰無妄動車騎終
當覆敗而諒不悟及高祖崩諒發兵反州縣響應衆至數
十萬月餘而敗
夜妖
梁承聖二年十月丙卯大風晝晦天地昏暗近夜妖也京
房易飛候曰羽日風天下昏人大疾不然多寇盜三年爲
西魏所滅

陳禎明二年正月朔旦雲霧晦冥入鼻辛酸後主昏昧近夜妖也洪範五行傳曰王失中臣下強盛以蔽君明則雲陰是時北軍臨江柳莊任蠻奴並進中款後主惑佞臣孔範之言而昏闇不能用以至覆敗

東魏武定四年冬大霧六日晝夜不解洪範五行傳曰晝而晦冥者陰侵陽臣將侵君之象也明年元瑾劉思逸謀殺大將軍之應

周大象二年尉迥敗於相州坑其黨與數萬人於遊豫園其處每聞陰雨則有哭聲洪範五行傳曰哭者死亡之表近夜妖也鬼而夜哭將有死亡之應京房易飛候曰鬼夜哭國將亡明年周氏王公皆見殺周室亦亡

仁壽中仁壽宮及長城之下數聞鬼哭尋而獻后及帝相次而崩於仁壽宮

大業八年楊玄感作亂於東都尚書樊子蓋坑其黨與於長夏門外前後數萬至十三年其處鬼哭有呻吟之聲與昔同日其後王世充害越王侗于洛陽

華孽

後齊武平元年槐華而不結實槐三公之位也華而不實者落之象至明年錄尚書事和士開被誅隴東王胡長仁太保琅邪王儼右丞相斛律明月

陳後主時有張貴妃孔貴嬪並有國色稱為妖豔後主惑之寵冠宮掖每充侍從詩酒為娛一入後庭數旬不出荒淫侈靡莫知紀極府庫空竭頭會箕斂天下怨叛將士離心敵人鼓行而進莫有死戰之士女德之咎也及敗亡之際後主與此姬俱投於井隋師執張貴妃而戮之以謝江東洪範五行傳曰華者猶榮華容色之象也以色亂國故謂華孽

齊後主有寵姬馮小憐慧而有色能彈琵琶尤工歌舞後主惑之拜為淑妃選綵女數千為之羽從一女之飾動費千金帝從禽於三堆而周師大至邊吏告急相望於道帝欲班師小憐意不已更請合圍帝從之由是遲留而晉州遂陷後與周師相遇於晉州之下坐小憐而失機者數矣因而國滅齊之士庶至今咎之

牛禍

梁武陵王紀祭城隍神將烹牛忽有赤蛇繞牛口牛禍也象類言之又為龍蛇之孽宣公三年郊牛之口傷時以為大不享棄宣公也五行傳曰逆君道傷故有龍蛇之孽是時紀雖以赴援為名而實妄自尊亢思心之咎神不享君道傷之應果為元帝所敗

後齊武平二年并州獻五足牛牛禍也洪範五行傳曰牛

事應宮室之象也帝尋大發卒於仙都苑穿地築山樓殿間起窮華極麗功始就而亡國

後周建德六年陽武有獸三狀如水牛一黃一赤一黑與黑者鬭久之黃者自傍觸之黑者死黃赤俱入于河近牛禍也黑者周之所尚色死者滅亡之象後數戰周果滅而隋有天下旗牲尚赤戎服以黃

大業初恒山有牛四脚膝上各生一蹄其後建東都築長城開溝洫

心腹之痾

陳禎明三年隋師臨江後主從容而言曰齊兵三來周師

再來無復摧敗彼何爲者都官尚書孔範曰長江天塹古以爲限隔南北今日北軍豈能飛度耶臣每患官卑彼若度來臣爲太尉矣後主大悅因奏妓縱酒賦詩不輟心腹之痾也存亡之機定之俄頃君臣旰食不暇後主已不知懼孔範從而蕩之天奪其心曷能不敗陳國遂亡範亦遠徙

○齊文宣帝嘗宴於東山投杯赫怒下詔西伐極陳甲兵之盛既而泣謂羣臣曰黑衣非我所制卒不行有識者以帝精魄已亂知帝祚之不永帝後竟得心疾耽荒酒色性忽狂暴數年而崩

武成帝丁太后憂緋袍如故未幾登三臺置酒作樂侍者進白袍帝大怒投之臺下未幾而崩

黃眚黃祥

梁大同元年天雨土二年天雨灰其色黃近黃祥也京房易飛候曰聞善不及茲謂有知厥異黃厥咎聾厥災不嗣蔽賢絕道之咎也時帝自以爲聰明博達惡人勝已又篤信佛法捨身爲奴絕道蔽賢之罰也

大寶元年正月天雨黃沙二年簡文帝夢丸土而吞之尋爲侯景所廢以土囊壓之而斃諸子遇害不嗣之應也

陳後主時夢黃衣人圍城後主惡之遶城橘樹盡伐去之

隋高祖受禪之後上下通服黃衣未幾隋師攻國之應也

後周大象二年正月天雨黃土移時乃息與大同元年同占時帝昏狂滋甚期年而崩至于靜帝用遜厥位絕道不嗣之應也

開皇二年京師雨土是時帝懲周室諸侯微弱以亡天下故分封諸子並爲行臺專制方面失土之故有土氣之祥其後諸王各謀爲逆亂京房易飛候曰天雨土百姓勞苦而無功其時營都邑後起仁壽宮頹山堙谷丁匠死者太半

裸蟲之孽

梁太清元年丹楊有莫氏妻生男眼在頂上大如兩歲兒墜地而言曰兒是旱疫鬼不得住母曰汝當令我得過疫

鬼曰有上官何得自由毋可急作絳帽故當無憂母不□
作與絳繫髮自是旱疫者二年揚徐兗豫尤甚吳氏鄉
鄉多以絳免他土効之無驗
大寶二年京口人於藏兒年五歲登城西南角大樓打鼓
作長江檣鼓兵象也是時侯景亂江南
陳永定三年有人長三丈見羅浮山通身潔白衣服楚麗
京房占曰長人見亡後二歲帝崩
後主爲太子時有婦人突入東宮而大言曰畢國主後主
立而祚終之應也
至德二年八月建康人家婢死埋之九日而更生有牧竪

考十八 物異考二十三 十六

人聞而出之
禎明二年有船下忽聞人言曰明年亂視之得死嬰兒長
二尺而無頭明年陳滅
齊天保中臨漳有婦人產子二頭共體其後政由每侯
下無別兩頭之應也
後主將有發門觀若狂人見烏則以作禮見以門則
拜之烏周色也亦幾齊滅爲周所吞滅詳法
後周保定三年有人產子男陰在背上如尾兩足指如獸
爪陰不當生於背而生於背者陰陽反覆君臣顛倒之象
足六、□有爪而有爪者將致擾人之變也是年晉公

晉公護專擅朝政征伐自己後恃暴逆天戒若曰君臣之
分已錯矣將行擯逐之禍帝不悟遂誅護公親萬機
漸飾僞亢平齊國號爲高祖興焉爲之效也
帝時有強練者佯狂持一瓠至晉國公護門而擊破之
曰尚可子苦矣時護專政因朝太后帝擊殺之發兵捕
其諸子皆備楚毒而死強練又行乞於市人或遺之粟麥
輒以無底囊受之因大笑曰盛空未幾周祚移隋都長
安城爲墟矣
開皇六年霍州有老翁化爲猛獸
七年相州有桑門變爲蛇尾繞樹而自抽長二丈許

考十八 物異考二十三 十七

仁壽四年有人長數丈見於應門其迹長四尺五寸其年
帝崩○大業元年鴈門人房回安母年百歲額上生角長
二寸洪範五行傳曰婦人陰象也角兵象也下反上之應
是後天下果大亂陰戎圍帝於鴈門
四年鴈門宋谷村有婦人生一肉卵大如斗埋之後數日
所埋處有聲發從地窟處而上視之洞見其卵所在
六年趙郡李來王家婢產一物大如卵
六年正月朔旦有盜衣白練裙襦手持香花自稱彌勒佛
出世入建國門奪衛士仗將爲亂齊王暕遇而斬之後三
年揚玄感作亂引兵圍洛京戰敗伏誅

八年有澄公者若狂人於東都大叫唱賊帝閱而惡之明
年玄感舉兵圍洛陽
十二年澄公又叫賊李密迫東都孟讓燒豐都市而去
九年帝在高陽唐縣人宋子賢善為幻術每夜樓上有光
明能變作佛形自稱彌勒出世又懸大鏡於堂上紙素上
畫為蛇為獸及人形有人來禮謁者轉側其鏡遣觀來生
形像或映見紙上蛇形子賢輒告云此罪業也當更禮念
又令禮謁乃轉人形示之遠近惑信日數百千人遂潛謀
作亂將為無遮佛會因舉兵欲襲擊乘輿事泄鷹揚郎將
以兵捕之夜至其所遶其所居但見火坑兵不敢

進郎將曰此地素無坑止妖妄耳及進無復火矣遂擒斬
其黨與千餘家其後復有桑門向海明於扶風自稱
佛出世潛謀逆亂人有歸心者輒獲吉夢由是人皆
三輔之士翕然稱為大聖因舉兵反衆至數萬官軍
之京房易飛候曰妖言動衆者茲謂不信路無人行不
三年起兵自是天下大亂路無人行
木金水火沴土
梁天監五年十一月京師地震木金水火沴土也洪範五
行傳曰臣下盛將動而為害京房易飛候曰地動以下十
一月者其邑飢亡時交州刺史李凱舉兵反明年[illegible]

人飢○普通三年正月建寧地震是時義州刺史文僧朗
以州叛○六年十二月地震京房易飛候曰地冬動有音
以十二月者其邑有行兵是時帝令豫章王綜將兵北伐
○中大通五年正月建康地震京房易飛候曰地以春動
歲不昌是歲大水百姓飢饉
大同三年十一月建康地震京房易飛候曰地震以十一
月邑有大喪及飢亡明年霜為災百姓飢
三年十月建康地震是歲會稽山賊起
七年十二月建康地震是歲交州人李賁舉兵逐刺史蕭諮
九年閏正月地震李賁自稱皇帝署置百官

太清二年四月建康地再震時侯景自為大丞相錄尚書
事帝所須不給是月以憂憤崩
陳永定二年五月建康地震時王琳立蕭莊於郢州
太建四年十一月地震陳寶應反閩中
禎明元年正月地震施文慶沈客卿專恣之應也
東魏武定二年十一月西河地陷而且然京房易妖占曰
地自陷其君亡祖暅曰火陽精也地者陰主也地然越陰
之道行陽之政臣下擅恣終以自害時後齊神武作宰而
侯景專擅河南後二歲神武果崩景遂作亂而自取敗亡
之應○後齊河清二年并州地震和士開專恣之應

後周建德三年涼州一歲頻震城郭多壞地裂出泉京房易妖占曰地分裂羌夷叛時吐谷渾頻寇河西

開皇十四年五月京師地震京房易飛候曰地動以夏五月人流亡是歲關中饑帝令百姓就糧於關中

仁壽二年四月岐雍地震京房易飛候曰地動以夏四月五穀不熟人大飢

三年梁州就谷山崩洪範五行傳曰崩散落背叛不事上之類也梁州為漢地明年漢王諒舉兵反

大業七年砥柱山崩壅河逆流數十里劉向洪範五行傳曰山者君之象水者陰之表人之類也

天戒若曰君人擁威重將崩壞百姓不得其所時帝興新東之師百姓不堪其役四海怨叛帝不能悟卒以滅亡

洪範五行傳曰皇之不極是謂不建厥咎眊厥罰常陰厥極弱時則有射妖時則有龍蛇之孽時則有馬禍

雲陰

開皇二十年十月久陰不雨劉向曰王者失中臣下強盛而蔽君明則雲陰是時獨孤后遂與楊素陰譖太子勇廢為庶人

射妖

後齊武定四年後齊神武作宰親率諸軍攻西魏於玉壁其年十一月帝不豫班師將士震懼皆曰韋孝寬以定功弩射殺丞相西魏下令國中曰勁弩一發凶身自殞神武聞而惡之其疾暴增近射妖也洪範五行傳曰射者兵戎禍亂之象氣逆天則禍亂將起神武行殺中將軍晉昌魏譙曰王以死氣逆生氣為客不利主人則可帝不從攻圍五旬頻戰沮衄又聽孤虛之言於城北斷汾水起土山其處天險千餘人功竟不就死者七萬氣逆天之咎也其年帝崩明年王思政據河南

武平後主自并州還鄴至八公嶺夜與左右歌而行有一人忽發狂言後主以為狐媚伏草中彎弓而射之傷數人

幾中後主後主執而斬之其人不自覺也狐而能媚獸之妖妄也時帝不恤國政專與內人閹豎酣歌為樂或衣繿縷衣行乞為娛此妖妄之象人又射之兵戎禍亂之應也未幾而國滅

龍蛇之孽

梁天監二年北梁州內澤中有龍鬥噴霧數里龍蛇之孽洪範五行傳曰龍獸之難害者也天之類君之象天氣害君道傷則龍亦害鬥者兵革之象也京房易飛候曰眾心不安厥妖龍鬥是時帝初即位而有陳伯之劉季連之亂國內危懼

普通五年六月，龍鬬于曲阿王陂，因西行至建陵城。所經之處，樹木皆折，開數十丈。與天監二年同占。經建陵而樹木折者，國有兵革之禍，園陵殘毀之象。時帝尊以講論爲務，不崇耕戰，將輕而卒惰，君道既傷，故有龍孽之應。帝殊不悟。至太清元年，兗州水中又有龍鬬，波浪涌起，雲霧四合，而見白龍南走，黑龍隨之。其年，侯景以兵來降，帝納之，而無備。國人皆懼，俄而難作，帝以憂崩。

大同十年夏，有龍夜因雷而墮延陵人家井中。明旦視之，大如驢。將以戟刺之，俄見庭中及室中各有大蛇如數百斛船，家人奔走。洪範五行傳曰：「龍，陽類，貴象也。上則在天，下則在地，不當見居人邑里室家井中。幽深之象也。」諸侯且有幽執之禍，皇不建之咎也。後侯景及梁幽殺簡文子，酒及宗室王侯皆幽死。

陳太建十一年正月，龍見南兗州池中，與梁大同十年同占。未幾，後主嗣位，驕淫荒怠，動不得中，其後竟以國亡，身被幽執。

東魏武安元年，有大蛇見武牢城。是時北豫州刺史高仲密妻李氏惠而豔，世子澄悅之，仲密內不自安，遂以武牢叛，陰引西魏。大戰於河陽，神武爲西兵所窘偪而獲免，死者數千。

後齊天保九年，有龍長七八丈，見襄州大堂。占同大同十年。時常山、長廣二王擁重兵，帝畏權偪。明年，帝崩，太子殷嗣立。常山王演果廢帝爲濟南王，幽而害之。

河清元年，龍見濟州浴堆中。占同天保九年。先是，平秦王歸彥受孝昭帝遺詔，立太子百年爲嗣，而歸彥遂立長廣王湛，是爲武成帝，而廢百年爲樂陵王，竟以幽死。

天統四年，貴鄉人伐枯木，得一黃龍，折腳，死於孔中。齊稱木德，龍，君象，木枯龍死，不祥之甚。其年，武成崩。

武平三年，龍見邯鄲井中，其氣五色屬天。又見汲郡佛寺涸井中。占同河清元年。後主竟降周，後被誅。

武平七年，并州招遠樓下有赤蛇與黑蛇鬬，數日，赤蛇死。赤，齊尚色；黑，周尚色。鬬而死，亡國之象也。後主任用邪佞，與周師連兵於晉州之下，委軍奔鄴，郡縣陷，後主奔齊，以國不建之咎也。後主遂爲周師所虜。

琅邪王儼擒死宮中。白馬寺園，石趙時澄公所建，見白蛇長數丈，迴旋失所在。時儼專擅殺伐，中之咎也。見變不知戒，以致於難。

後周建德五年，黑龍墜于亳州而死。龍，君之象，黑，周所尚色，墜而死，不祥之甚。時皇太子不才，帝每以爲慮，直臣王軌、宇文孝伯等驟請廢立，帝不能用。後二歲，帝崩，太子

盛之禍王莽之末伯升因而滅亡

仁壽四年龍見代州總管府井中其龍或變為鐵馬甲士彎弓上射之象變為鐵馬近馬禍也彎弓上射又諸侯將有兵革之變以致幽囚也是時漢王諒潛謀逆亂故變爲兵戒之謀不悟遂與兵反事敗廢為庶人幽囚而死

馬禍

侯景僭號於江南每將戰其所乘白馬長鳴躑躅足行則景必勝垂頭者輒不利西州之役馬臥不起景拜請且箠之竟不動近馬禍也洪範五行傳曰馬者兵象將有寇戎之事故馬爲怪景北大敗

陳太建五年衡州馬生角洪範五行傳曰馬生角兵之象敗亡之表也是時宣帝遣吳明徹出師呂梁與周師相遇兵敗歲餘軍覆沒明徹竟為周師所虜

後齊天保中臨漳有馬兩耳間生角如羊尾京房易傳曰天子親伐則馬生角四年契丹犯塞文宣帝親御六軍以擊之

大業四年太原廐馬死者大半帝怒遣使案問主者曰每夜廐中馬無故自驚因而致死帝令巫者視之巫者知帝將有遼東之役因希旨言曰先帝令楊素史萬歲取之將以鬼兵以伐遼東也帝大悅因釋主者洪範五行傳曰廐者馬之所處也故馬多死是時帝每歲巡幸北事長城西通且末國內虛耗天戒若曰除廐馬無事巡幸帝不悟遂至亂

十一年河南扶風三郡並有馬生角長數寸與天保初同占是時帝頻歲親征高麗

義寧元年帝在江都宮龍廐馬無故而死旬日死至數百匹與大業四年同占

志第十八　五行下　隋書二十三

太尉揚州都督監修國史上柱國趙國公臣長孫無忌等奉

勅撰

食貨

王者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人總土地所生料山澤之利式遵行令敬授人時農商趣向各本事業懋遷有無言穀貨流通咸得其所者也周官太府掌九貢九賦之經用各有等差所謂取之有道用之有節故能養百官之政勗戰士之功救天災服方外活國安人之大經也昔自軒頊至于堯舜皆因其所利而勸之因其所欲而化之不奪其時不窮其力輕其征薄其賦此五帝三皇不易之教也古語曰善爲人者愛其力而成其財若使之不以道斂之如不及財盡則怨力盡則叛昔禹制九等而康歌興周人十一而頌聲作於是東周遷洛諸侯不軌魯宣初稅畝鄭產爲丘賦先王之制靡有孑遺秦氏起自西戎力正天下驅之以刑罰棄之以仁恩以太半之收長城絕於地脈以頭會之歛　屯戍窮於嶺外漢高祖承秦凋弊十五稅一中元繼武府廩彌殷世宗得之用成雄侈開邊擊胡蕭然咸罄宮宇捫於天漢巡遊踐於海表旱歲除道凶年脊秋戶口以之減半盜賊以之公行於是商范賦說異端俱起賦

及童齔筭至舟車光武中興聿遵前軌成賦單薄足稱逮靈帝開鴻都之牓通賣官之路公卿州郡各有等差漢之常科土貢方物帝又遣先輸中署名爲導行天下賄成人受其弊自魏晉二十一帝宋齊十有五主雖用度有衆其租賦有重輕大抵不能傾人產業道閑政亂隋文帝既平江表天下大同躬先儉約以事府帑開皇十七年戶口滋盛中外倉庫無不盈積所有賚給不踰經費京司帑屋既充積於廊廡之下高祖遂停此年正賦以賜黎元煬皇嗣守鴻基國家殷富雅愛宏玩肆情方騁初造東都窮諸巨麗帝昔居藩翰親平江左兼以梁陳曲折以就規摹曾

雉踰芒浮橋跨洛金門象闕咸竦飛觀頹巖塞川構成雲綺移嶺樹以爲林藪包芒山以爲苑囿長城御河不計於人力運驢武馬指期於百姓天下死於役而家傷於財既而一討渾庭三駕遼澤天子親伐師兵大舉飛糧輓秣水陸交至疆場之所傾敗勞敝之所殂殞雖復太半不歸而每年興發比屋良家之子多赴於邊陲分離哭泣之聲連響於州縣老弱耕稼不足以救飢餒婦工紡績不足以贍資裝九區之內鸞和歲動從行宮掖常十萬人所有供須皆仰州縣租賦之外一切徵斂趣以周備不顧元元吏因割剝盜其太半遐方珍膳必登庖廚翔禽毛羽用爲玩飾

買以供官千倍其價人愁不堪離棄室宇長吏叩頭取辦而已睹猛犬迎吠而終夕自燕趙跨於齊韓江淮入於襄鄧東周洛邑之地西秦隴山之右僭僞交侵盜賊充斥宮觀鞠為茂草鄉亭絕其煙火人相啖食十而四五關中癘疫炎旱傷稼代王開永豐之粟以振飢人去倉數百里老幼雲集吏在貪殘官無攸次咸資鎮貨動移旬月頓臥墟野欲返不能死人如積不可勝計雖復皇王撫運天祿有終而隋氏之亡亦由於此馬遷為平準書班固述食貨志上下數千載損益粗舉自此史官曾無概見夫厥初生人食貨為本聖王割廬井以業之通貨財以富之富而教之仁義以之興貧而為盜刑罰不能止故為食貨志用編前書之末云

晉自中原喪亂元帝寓居江左百姓之自拔南奔者並謂之僑人皆取舊壤之名僑立郡縣往往散居無有土著而江南之俗火耕水耨土地卑濕無有蓄積之資諸蠻陬俚洞霑沐王化者各隨輕重收其賧物以裨國用又嶺外酋帥因生口翡翠明珠犀象之饒雄於鄉曲者朝廷多因而署之以收其利歷宋齊梁陳皆因而不改其軍國所須雜物隨土所出臨時折課市取乃無恒法定令列州郡縣制其任土所出以為徵賦其無貫之人不樂州縣編戶者謂之浮浪人樂輸亦無定數任量準所輸終優於正課焉都下人多為諸王公貴人左右佃客典計衣食客之類皆無課役官品第一第二佃客無過四十戶第三品三十五戶第四品三十戶第五品二十五戶第六品二十戶第七品十五戶第八品十戶第九品五戶其佃穀皆與大家量分其典計官品第一第二置三人第三第四置二人第五第六及公府參軍殿中監監軍長史司馬部曲督關外侯材官議郎已上一人皆通在佃客數中官品第六已上并得衣食客三人第七第八二人第九品及舉輦跡禽前驅由基強弩司馬羽林郎殿中冗從武賁殿中武賁持椎斧

武騎武賁持鈒冗從武賁命中武賁武騎一人客皆注家籍其課丁男調布絹各二丈絲三兩綿八兩祿絹八尺祿綿三兩二分租米五石祿米二石丁女並半之男女年十六已上至六十為丁男年十六亦半課年十八正課六十六免課女以嫁者為丁若在室者年二十乃為丁其男丁每歲役不過二十日又率十八人出一運丁役之其田畝稅米二斗蓋大率如此其度量斗則三斗當今一斗稱則三兩當今一兩尺則一尺二寸當今一尺其倉京都有龍首倉即石頭津倉也臺城內倉南塘倉常平倉東西太倉東宮倉所貯總不過三十餘萬在外有豫章倉釣磯倉錢

塘倉並是大貯備之處自餘諸州郡臺傳亦各有倉大抵
自侯景之亂國用常褊京官文武月別唯得廩食多遙帶
一郡縣官而取其祿秩焉揚徐等大州比令僕班寧桂等
小州比參軍班丹陽吳郡會稽等郡同太子詹事尚書班
高涼晉康等小郡三班而已大縣六班小縣兩轉方至一
班品第既殊不可委載州郡縣祿米絹布絲綿當處輸臺
傳倉庫若給刺史守令等先准其所部文武人物多少由
敕而裁凡如此祿秩既通所部兵士給之其家所得蓋少
諸王諸主出閤就第婚冠所須及衣裳服飾并酒米魚鮭
香油紙燭等並官給之王及主婿外祿者不給解任還京
仍亦公給云

魏自永安之後政道陵夷寇亂實繁農商失業官有征代
皆權調於人猶不足以相資奉乃令所在迭相糾發百姓
愁怨無復聊生尋而六鎮擾亂相率內徙寓食於齊晉之
郊齊神武因之以成大業魏武西遷連年戰爭河洛之間
又並空竭天平元年遷都於鄴出粟一百三十萬石以振
貧人是時六坊之衆從武帝而西者不能萬人餘皆北徙
並給常廩春秋二時賜帛以供衣服之費常調之外逐豐
稔之處折絹糴粟以充國儲於諸州緣河津濟皆官倉貯
積以擬漕運於滄瀛幽青四州之境傍海置鹽官以煮鹽

每歲收錢軍國之資得以周贍自是之後倉廩充實雖有
水旱凶饑之處皆仰開倉以振之元象興和之中頻歲大
穰穀斛至九錢是時法網寬弛百姓多離舊居闕於徭賦
神武乃命孫騰高隆之分括無籍之戶得六十餘萬於是
僑居者各勒還本屬是後租調之入有加焉及文襄嗣業
侯景北叛河南之地困於兵革尋而侯景亂梁乃命行臺
辛術略有淮南之地其新附州郡羈縻輕稅而已及文宣
受禪多所創革六坊之內徙者更加簡練每一人必當百
人任其臨陣必死然後取之謂之百保鮮卑又簡華人之
勇力絕倫者謂之勇夫以備邊要始立九等之戶富者稅

其錢貧者役其力北興長城之役南有金陵之戰其後南
征諸將頻歲陷沒士馬死者以數十萬計重以修創臺殿
所役甚廣而帝刑罰酷濫吏道因而成姦豪黨兼并戶口
益多隱漏舊制未娶者輸半牀租調陽翟一郡戶至數萬
籍多無妻有司劾之帝以為生事由是姦欺尤甚戶口租
調十亡六七是時用度轉廣賜與無節府藏之積不足以
供乃減百官之祿撤軍人常廩并省州郡縣鎮戍之職又
制刺史守宰行兼者並不給幹以節國之費用焉天保八
年議徙冀定瀛無田之人謂之樂遷於幽州范陽寬鄉以
處之百姓驚擾屬以頻歲不熟米糴踊貴矣

尚書左丞蘇珍之議，脩石鼈等屯，歲收數萬石，自是淮南軍防糧廩充足。孝昭皇建中，平州刺史嵇曄建議，開幽州督亢舊陂，長城左右營屯，歲收稻粟數十萬石，北境得以周贍。又於河內置懷義等屯，以給河南之費。自是稍止轉輸之勞。至河清三年定令，乃命人居十家為比鄰，五十家為閭里，百家為族黨。男子十八以上，六十五已下為丁；十六已上，十七已下為中；六十六已上為老；十五已下為小。率以十八受田，輸租調，二十充兵，六十免力役，六十六退田，免租調。京城四面，諸坊之外三十里內為公田。受公田者，三縣代遷內執事官一品已下，逮于羽林武賁，各有差。

其外畿郡，華人官第一品已下，羽林武賁已上，各有差。職事及百姓請墾田者，名為永業田。奴婢受田者，親王止三百人；嗣王止二百人；第二品嗣王已下及庶姓王，止一百五十人；正三品已上及皇宗，止一百人；七品已上，限止八十人；八品已下至庶人，限止六十人。奴婢限外不給田者，皆不輸。其方百里外及州人，一夫受露田八十畝，婦四十畝。奴婢依良人，限數與在京百官同。丁牛一頭，受田六十畝，限止四牛。又每丁給永業二十畝，為桑田。其中種桑五十根，榆三根，棗五根，不在還受之限。非此田者，悉入還受之分。土不宜桑者，給麻田，如桑田法。率人一床，調絹一疋，綿

八兩，凡十斤綿中，折一斤作絲，墾租二石，義租五斗。奴婢各准良人之半。牛調二尺，墾租一斗，義租五升。墾租送臺，義租納郡，以備水旱。墾租皆依貧富為三梟。其賦稅常調，則少者直出上戶，中者及中戶，多者及下戶。上梟輸遠處，中梟輸次遠，下梟輸當州倉。三年一校焉。租入臺者，五百里內輸粟，五百里外輸米。入州鎮者，輸粟。人欲輸錢者，准上絹收錢。諸州郡皆別置富人倉。初立之日，准所領中下戶口數，得支一年之糧，逐當州穀價賤時，斟量割當年義租充入。穀貴，下價糶之；賤則還用所糶之物，依價糴貯。每歲春月，各依鄉土早晚，課人農桑。自春及秋，男二十五已上，

皆布田畝。桑蠶之月，婦女十五已上，皆營蠶桑。孟冬，刺史聽審邦教之優劣，定殿最之科品。人有人力無牛，或有牛無力者，須令相便，皆得納種。使地無遺利，人無游手焉。緣邊城守之地，堪墾食者，皆營屯田，置都使子使以統之。一子使當田五十頃，歲終考其所入，以論褒貶。是時頻歲大水，州郡多遇沉溺，穀價騰踴。朝廷遣使開倉，從貴價以糶之，而百姓無益，飢饉尤甚。重以疾疫，相乘死者十四五焉。至天統中，又毀東宮，造脩文、偃武、隆基嬪嬙諸院，起玳瑁樓。又於游豫園穿池，周以列館，中起三山，構臺，以象滄海，並大修佛寺，勞役鉅萬計。財用不給，乃減朝士之祿，斷

諸曹糧膳及九州軍人常賜以供之武平之後權幸並進賜與無限加之旱蝗國用轉屈乃料境內六等富人調令出錢而給事黃門侍郎顏之推奏請立關市邸店之稅開府鄧長顒贊成之後主大悅於是以其所入以供御府聲色之費軍國之用不豫焉未幾而亡

後周太祖作相創制六官載師掌任土之法辨夫家田里之數會六畜車乘之稽審賦役斂弛之節制畿疆修廣之域頒施惠之要審牧產之政司均掌田里之政令凡人口十已上宅五畝口九已上宅四畝口五已下宅三畝有室者田百四十畝丁者田百畝司賦掌功賦之政令凡人自十八以至六十有四與輕癃者皆賦之其賦之法有室者歲不過絹一疋綿八兩粟五斛丁者半之其非桑土有室者布一疋麻十斤丁者又半之豐年則全賦中年半之下年三之皆以時徵焉若艱凶札則不徵其賦司役掌力役之政令凡人自十八以至五十有九皆任於役豐年不過三旬中年則二旬下年則一旬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其人有年八十者一子不從役百年者家不從役廢疾非人不養者一人不從役若凶札又無力征掌鹽掌四鹽之政令一曰散鹽煮海以成之二曰盬鹽引池以化之三曰形鹽物地以出之四曰飴鹽於戎以取之凡盬鹽形鹽每地

為之禁百姓取之皆稅焉司倉掌辨九穀之物以量國用國用足即蓄其餘以待凶荒不足則止餘用足則以粟貸人春頒之秋斂之

閔帝元年初除市門稅及宣帝即位復興入市之稅武帝保定元年改八丁兵為十二丁兵率歲一月役建德二年改軍士為侍官募百姓充之除其縣籍是後夏人半為兵矣宣帝時發山東諸州增一月功為四十五日役以起洛陽宮并移相州六府於洛陽稱東京六府

武帝保定二年正月初於蒲州開河渠同州開龍首渠以廣灌溉高祖登庸罷東京之役除入市之稅是時尉遲迥王謙司馬消難相次叛逆興師誅討賞費鉅萬及受禪又遷都發山東丁毀造宮室仍依周制役丁為十二番匠則六番及頒新令制人五家為保保有長保五為閭閭四為族皆有正畿外置里正比閭正黨長比族正以相檢察焉男女三歲已下為黃十歲已下為小十七已下為中十八已上為丁丁從課役六十為老乃免自諸王已下至于都督皆給永業田各有差多者至一百頃少者至四十畝其丁男中男永業露田皆遵後齊之制並課樹以桑榆及棗其園宅率三口給一畝奴婢則五口給一畝丁男一床租粟三石桑土調以絹絁麻土以布絹絁以疋加綿三兩布以

端加麻三斤單丁及僕隸各半之未受地者皆不課有品
爵及孝子順孫義夫節婦並免課役京官又給職分田一
品者給田五頃每品以五十畝為差至五品則為田三頃
六品二頃五十畝其下每品以五十畝為差至九品為一
頃外官亦各有職分田又給公廨田以供公用
開皇三年正月帝入新宮初令軍人以二十一成丁減十
二番每歲為二十日役減調絹一疋為二丈先是尚依周
末之弊官置酒坊收利鹽池鹽井皆禁百姓採用至是罷
酒坊通鹽池鹽井與百姓共之遠近大悅是時突厥犯塞
吐谷渾寇邊軍旅數起轉輸勞敝帝乃令朔州總管趙仲

卿於長城以北大興屯田以實塞下又於河西勒百姓立
堡營田積穀京師置常平監是時山東尚承齊俗機巧姦
偽避役惰遊者十六七四方疲人或詐老詐小規免租賦
高祖令州縣大索貌閱戶口不實者正長遠配而又開相
糾之科大功已下兼令析籍各為戶頭以防容隱於是計
帳進四十四萬三千丁新附一百六十四萬一千五百口
高熲又以人間課輸雖有定分年常徵納除注恒多長吏
肆情文帳出沒復無定簿難以推校乃為輸籍定樣請遍
下諸州每年正月五日縣令巡人各隨便近五黨三黨共
為一團依樣定戶上下帝從之自是姦無所容矣時百姓

承日久雖數遭水旱而戶口歲增諸州調物每歲河南自
潼關河北自蒲坂達于京師相屬於路晝夜不絕者數月
帝既躬履儉約六宮咸服澣濯之衣乘輿供御有故敝者
隨令補用皆不改作非享燕之事所食不過一肉而已有
司嘗進乾薑以布袋貯之帝用為傷費大加譴責後進香
復以氈袋因笞所司以為後誡焉由是內外率職府帑充
實百官祿賜及賞功臣皆出於豐厚焉九年陳平帝親御
朱雀門勞凱旋師因行慶賞自門外夾道列布帛之積達
于南郭以次頒給所費三百餘萬段帝以江表初定給復
十年自餘諸州並免當年租賦十年五月又以宇內無事

益寬徭賦百姓年五十者輸庸停防十一年江南又反越
國公楊素討平之師還賜物甚廣其餘出師命賞亦莫不
優崇十二年有司上言庫藏皆滿帝曰朕既薄賦於人又
大經賜用何得爾也對曰用處常出納處常入略計每年
賜用至數百萬段曾無減損於是乃更闢左藏之院構屋
以受之下詔曰既富而教方知廉恥寧積於人無藏府庫
河北河東今年田租三分減一兵減半功調全免時天下
戶口歲增京輔及三河地少而人眾衣食不給議者咸欲
徙就寬鄉其年冬帝命諸州考使議之又令尚書以其事
策問四方貢士竟無長算帝乃發使四出均天下之田其

狹鄉每丁纔至二十畝，老小又少焉。十三年，帝命楊素出於岐州北造仁壽宮，素遂夷山堙谷，營構觀宇，崇臺累榭，宛轉相屬。役使嚴急，丁夫多死，疲敝顛仆者，推填坑坎，覆以土石，因而築為平地。死者以萬數。宮成，帝行幸焉。時方暑月，而死人相次於道，素乃一切焚除之。帝頗知其事，甚不悅。及入新宮遊觀，乃喜，又謂素為忠。後帝以歲暮晚日登仁壽殿，周望原隰，見宮外燐火彌漫，又聞哭聲。令左右觀之，報曰：「鬼火。」帝曰：「此等工役而死，既屬年暮，魂魄思歸耶？」乃令灑酒宣敕，以呪遣之，自是乃息。

開皇三年，朝廷以京師倉廩尚虛，議為水旱之備，於是詔於蒲、陝、虢、熊、伊、洛、鄭、懷、邵、衛、汴、許、汝等水次十三州，置募運米丁。又於衛州置黎陽倉，洛州置河陽倉，陝州置常平倉，華州置廣通倉，轉相灌注。漕關東及汾、晉之粟，以給京師。又遣倉部侍郎韋瓚，向蒲、陝以東募人，能於洛陽運米四十石，經砥柱之險，達於常平者，免其征戍。其後以渭水多沙，流有深淺，漕者苦之。四年，詔曰：「京邑所居，五方輻湊，重關四塞，水陸艱難。大河之流，波瀾東注，百川海瀆，萬里交通。雖三門之下，或有危慮，但發自小平，陸運至陝，還從河水，入於渭川，兼及上流，控引汾、晉，舟車來去，為益殊廣。而渭川水力，大小無常，流淺沙深，即成阻閡。計其途路，數百而已，動移氣序，不能往復，泛舟之役，人亦勞止。朕君臨區宇，興利除害，公私之弊，情甚愍之。故東發潼關，西引渭水，因藉人力，開通漕渠，量事計功，易可成就。已令工匠，巡歷渠道，觀地理之宜，審終久之義，一得開鑿，萬代無毀。可使官及私家，方舟巨舫，晨昏漕運，沿泝不停，旬日之功，堪省億萬。誠知時當炎暑，動致殷勤，然不有暫勞，安能永逸。宣告人庶，知朕意焉。」於是命宇文愷率水工鑿渠，引渭水，自大興城東至潼關，三百餘里，名曰廣通渠。轉運通利，關內賴之。諸州水旱凶饑之處，亦便開倉賑給。五年五月，工部尚書、襄陽縣公長孫平奏曰：「古者三年耕而餘一年之

積，九年作而有三年之儲，雖水旱為災，而人無菜色，皆由勸導有方，蓄積先備故也。去年亢陽，關內不熟，陛下哀愍黎元，甚於赤子。運山東之粟，置常平之官，開發倉廩，普加振賜。少食之人，莫不豐足。鴻恩大德，前古未比。其強宗富室，家道有餘者，皆競出私財，遞相賙贍。此乃風行草偃，從化而然。但經國之理，須存定式。」於是奏令諸州百姓及軍人，勸課當社，共立義倉。收穫之日，隨其所得，勸課出粟及麥，於當社造倉窖貯之。即委社司，執帳檢校，每年收積，勿使損敗。若時或不熟，當社有饑饉者，即以此穀振給。自是諸州儲峙委積。其後關中連年大旱，而青、兗、汴、許、曹、亳、陳

仁譙豫鄭洛伊潁邳等州大水百姓飢饉高祖乃命蘇威
等分道開倉振給又命司農丞王亶發廣通之粟三百餘
萬石以拯關中又發故城中周代舊粟賤糶與人買牛驢
六千餘頭分給尤貧者令往關東就食其遭水旱之州皆
免其年租賦十四年關中大旱人饑上幸洛陽因令百姓
就食從官並准見口振給不以官位為限明年東巡因
祠泰山是時義倉貯在人間多有費損十五年二月詔曰
本置義倉止防水旱百姓之徒不思久計輕爾費損於後
乏絕又北境諸州異於餘處雲夏長靈鹽蘭豐鄯涼甘瓜
等州所有義倉雜種並納本州若人有旱儉少糧先給雜

種及遠年粟十六年正月又詔秦疊成康武文芳宕旭洮岷
渭紀河廓豳隴涇寧原敷丹延綏銀扶等州社倉並於當縣
安置二月又詔社倉准上中下三等稅上戶不過一石中
戶不過七斗下戶不過四斗其後山東頻年霖雨杞宋陳
亳曹戴譙潁等諸州達于滄海皆困水災所在沉溺十八
年天子遣使將水工巡行川源相視高下發隨近丁以疏
導之困乏者開倉振給前後用穀五百餘石遭水之處租
調皆免自是頻有年矣
開皇八年五月高熲奏諸州無課調處及課州管戶數少
者官人祿力乘前已來恆出隨近之州但判官本為牧人

役力理出所部請於所管戶內計戶徵稅帝從之先是京
官及諸州並給公廨錢迴易生利以給公用至十四年六
月工部尚書安平郡公蘇孝慈等以為所在官司因循往
昔以公廨錢物出舉興生唯利是求煩擾百姓敗損風俗
莫斯之甚於是奏皆給地以營農迴易取利一皆禁止十
七年十一月詔在京及在外諸司公廨在市迴易及諸處
興生並聽之唯禁出舉收利云
煬帝即位是時戶口益多府庫盈溢乃除婦人及奴婢部
曲之課男子以二十二成丁始建東都以尚書令楊素為
營作大監每月役丁二百萬人徙洛州郭內人及天下諸

州富商大賈數萬家以實之新置興洛及迴洛倉又於皁
澗營顯仁宮苑囿連接北至新安南及飛山西至澠池周
圍數百里課天下諸州各貢草木花果奇禽異獸於其中
開渠引穀洛水自苑西入而東注于洛又自板渚引河達
于淮海謂之御河河畔築御道樹以柳又命黃門侍郎王
弘上儀同於士澄往江南諸州採大木引至東都所經州
縣遞送往返首尾相屬不絕者千里而東都役使促迫僵
仆而斃者十四五焉每月載死丁東至城皋北至河陽車
相望於道時帝將事遼碣增置軍府掃地為兵自是租賦
之入益減矣又造龍舟鳳艒黃龍赤艦

二謂之殿腳衣錦行幐執青絲纜挽船以幸江都帝御龍舟文武官五品已上給樓船九品已上給黃篾舫舳艫相接二百餘里所經州縣並令供頓獻食豐辦者加官爵闕乏者譴至死又盛修車輿輦輅旌旗羽儀之飾課天下州縣凡骨角齒牙皮革毛羽可飾器用堪為氅毦者皆責焉徵發倉卒朝命夕辦百姓求捕網罟遍野水陸禽獸殆盡猶不能給而買於豪富蓄積之家其價騰踊是歲翟雉尾一直十縑白鷺鮮半之乃使屯田主事常駿使赤土國致羅剎又使朝請大夫張鎮州擊流求俘虜數萬士卒深入蒙犯瘴癘餒疾而死者十八九又以西域多諸寶物令裴

矩往張掖監諸商胡互市啖之以利勸令入朝自是西域諸蕃往來相繼所經州郡疲於送迎糜費以萬萬計明年帝北巡狩又興眾百萬北築長城西距榆林東至紫河綿亘千餘里死者太半四年發河北諸郡百餘萬眾引沁水南達于河北通涿郡自是以丁男不供始以婦人從役五年西巡河右西域諸胡佩金玉被錦罽焚香奏樂迎候道左帝乃令武威張掖士女盛飾縱觀衣服車馬不鮮者州縣督課以誇示之其年帝親征吐谷渾破之於赤水慕容佛允委其家屬西奔青海帝駐兵不出遇天霖雨經大斗拔谷士卒死者十二三焉馬驢十八九於是置河源郡積

石鎮又於西域之地置西海鄯善且末等郡謫天下罪人配為戍卒大開屯田發西方諸郡運糧以給之道里懸遠兼遇寇抄死亡相續六年將征高麗有司奏兵馬已多損耗詔又課天下富人量其貲產出錢市武馬填元數限令取足復點兵具器仗皆令精新濫惡則使人便斬於是馬匹至十萬七年冬大會涿郡分江淮南兵配驍衛大將軍來護兒別以舟師濟滄海舳艫數百里並載軍糧期與大兵會平壤是歲山東河南大水漂沒四十餘郡重以遼東覆敗死者數十萬因屬疫疾山東尤甚所在皆以徵斂供帳軍旅所資為務百姓雖困而弗之恤也每急徭卒賦有

所徵求長吏必先賤買之然後宣下乃貴賣與人旦暮之間價盈數倍裒刻徵斂取辦一時強者聚而為盜弱者自賣為奴婢九年詔又課關中富人計其貲產出驢往伊吾河源且末運糧多者至數百頭每頭價至萬餘又發諸州丁分為四番於遼西柳城營屯往來艱苦生業盡罄盜賊四起道路隔絕隴右牧馬盡為奴賊所掠楊玄感乘虛為亂時帝在遼東聞之遽歸于高陽郡及玄感平帝謂侍臣曰玄感一呼而從者如市益知天下人不欲多多則為賊不盡誅後無以示勸乃令裴蘊窮其黨與詔郡縣坑殺之死者不可勝數所在驚駭舉天下之人十分九為盜賊皆

武騎始作長槍，攻陷城邑。帝又命郡縣置督捕以討賊。益遣募人征遼，馬少不充八馱，而許為六馱，又不足，聽半以驢充。在路逃者相繼，執獲皆斬之，而莫能止。帝不懌。遇高麗執送叛臣斛斯政，遣使求降，發詔赦之。囚政至于京師，於開遠門外，磔而射殺之。遂幸太原，為突厥圍於鴈門。突厥尋散，遽還洛陽，募益驍果，以充舊數。是時百姓廢業，屯集城堡，無以自給。然所在倉庫，猶大充牣，吏皆懼法，莫肯賑救，由是益困。初皆剝樹皮以食之，漸及於葉，皮葉皆盡，乃煮土或擣藁為末而食之。其後人乃相食。十二年，帝幸江都。是時李密據洛口倉，聚眾百萬。越王侗與段達等守東都。東都城內糧盡，布帛山積，乃以絹為汲綆，然布以爨。代王侑與衛玄守京師，百姓飢饉，亦不能救。義師入長安，發永豐倉以賑之，百姓方蘇息矣。

志十九

晉自過江，凡貨賣奴婢馬牛田宅，有文券，率錢一萬，輸估四百入官，賣者三百，買者一百。無文券者，隨物所堪，亦百分收四，名為散估。歷宋齊梁陳，如此以為常。以人競商販，不為田業，故使均輸，欲為懲勵。雖以此為辭，其實利在侵削。又都西有石頭津，東有方山津，各置津主一人，賊曹一人，直水五人，以檢察禁物及亡叛者。其荻炭魚薪之類過津者，並十分稅一以入官。其東路無禁貨，故方山津檢察甚簡。淮水北有大市百餘，小市十餘所。大市備置官司，稅斂既重，時甚苦之。

梁初，唯京師及三吳、荊、郢、江、湘、梁、益用錢。其餘州郡，則雜以穀帛交易。交、廣之域，全以金銀為貨。武帝乃鑄錢，肉好周郭，文曰五銖，重如其文。而又別鑄，除其肉郭，謂之女錢。二品並行。百姓或私以古錢交易，有直百五銖、五銖女錢、太平百錢、定平一百、五銖雉錢、五銖對文等號。輕重不一。天子頻下詔書，非新鑄二種之錢，並不許用。而趣利之徒，私用轉甚。至普通中，乃議盡罷銅錢，更鑄鐵錢。人以鐵賤易得，並皆私鑄。及大同已後，所在鐵錢，遂如丘山，物價騰貴。交易者以車載錢，不復計數，而唯論貫。商旅姦詐，因之以求利。自破嶺以東，八十為百，名曰東錢。江、郢已上，七十為百，名曰西錢。京師以九十為百，名曰長錢。中大同元年，天子乃詔通用足陌。詔下而人不從，錢陌益少。至于末年，遂以三十五為百云。

志十九

陳初，承梁喪亂之後，鐵錢不行。始梁末又有兩柱錢及鵝眼錢，于時人雜用，其價同，但兩柱重而鵝眼輕。私家多鎔錢，又間以錫鐵，兼以粟帛為貨。至文帝天嘉五年，改鑄五銖。初出，一當鵝眼之十。宣帝太建十一年，又鑄大貨六銖，以一當五銖之十，與五銖並行，後還當一，人皆不便。乃相

與訛言曰六銖錢有不利縣官之象未幾而帝崩遂廢六銖而行五銖竟至陳亡其嶺南諸州多以鹽米布交易俱不用錢云

齊神武霸政之初承魏猶用永安五銖遷鄴已後百姓私鑄體制漸別遂各以爲名有雍州青赤梁州生厚緊錢吉錢河陽生澀天柱赤牽之稱冀州之北錢皆不行交貿者皆絹布神武帝乃收境內之銅及錢仍依舊文更鑄流之四境未幾之間漸復細薄姦僞競起文宣受禪除永安之錢改鑄常平五銖重如其文其錢甚貴且制造甚精至乾明皇建之間往往私鑄鄴中用錢有赤熟青熟細眉赤生之異河南所用有青薄鉛錫之別青齊徐兗梁豫州輩類各殊武平已後私鑄轉甚或以生鐵和銅至于齊亡卒不能禁後周之初尚用魏錢及武帝保定元年七月乃更鑄布泉之錢以一當五與五銖並行時梁益之境又雜用古錢交易河西諸郡或用西域金銀之錢而官不禁建德三年六月更鑄五行大布錢以一當十大收商估之利與布泉錢並行四年七月又以邊境之上人多盜鑄乃禁五行大布不得出入四關布泉之錢聽入而不聽出五年正月以布泉漸賤而人不用遂廢之初令私鑄者絞從者遠配爲戶齊平已後山東之人猶雜用齊氏舊錢至宣帝大象

元年十一月又鑄永通萬國錢以一當十與五行大布及五銖凡三品並用高祖既受周禪以天下錢貨輕重不等乃更鑄新錢背面肉好皆有周郭文曰五銖而重如其文每錢一千重四斤二兩是時錢既新出百姓或私有鎔鑄三年四月詔四面諸關各付百錢爲樣從關外來勘樣相似然後得過樣不同者即壞以爲銅入官詔行新錢已後前代舊錢有五行大布永通萬國及齊常平所在用以貿易不止四年詔仍依舊不禁者縣令奪半年祿然百姓習用既久尚猶不絕五年正月詔又嚴其制自是錢貨始一所在流布百姓便之是時見用之錢皆須和以錫鑞錫鑞既賤求利者多私鑄之錢不可禁約其年詔乃禁出錫鑞之處並不得私有採取十年詔晉王諱聽於楊州立五鑪鑄錢其後姦狡稍漸磨鑪錢郭取銅私鑄又雜以錫錢遞相放效錢遂輕薄乃下惡錢之禁京師及諸州邸肆之上皆令立榜置樣爲准不中樣者不入於市十八年詔漢王諒聽於并州立五鑪鑄錢是時江南人間錢少晉王諱又聽於鄂州白紵山有銅鉚處錮銅鑄錢於是詔聽置十鑪鑄錢又詔蜀王秀聽於益州立五鑪鑄錢是時錢益濫惡乃令有司括天下邸肆見錢非官鑄者皆毀之其銅入官而京師以惡錢貿易爲吏所執有死者數年之間私鑄頗

息大業已後王綱弛紊巨姦大猾遂多私鑄錢轉薄惡
每千猶重二斤後漸輕至一斤或翦鐵鍱裁皮糊紙以為
錢相雜用之貨賤物貴以至於亡

志第十九　食貨志　隋書二十四

志第二十　隋書二十五

太尉揚州都督監修國史上柱國趙國公臣長孫無忌等奉勅撰

刑法

夫刑者制死生之命詳善惡之源翦亂誅暴禁人為非者
也聖王仰視法星旁觀習坎彌縫五氣取則四時莫不先
春風以播恩後秋霜而動憲是以宣慈惠愛導其萌芽刑
罰威怒隨其肅殺仁恩以為情性禮義以為綱紀養化以
為本明刑以為助上有道刑之而無刑上無道殺之而不
勝也記曰教之以德齊之以禮則人有格心教之以政齊
之以刑則人有遯心而始乎勸善終乎禁暴以此字人必
兼刑罰雖文景之時逢交泰政稱忠厚化與車軌攸同至仁
與頌聲間出嶽布平典年垂簡憲昭然如日月望之者不
迷曠乎如大路行之者不惑刑者甲兵焉鈇鉞焉刀鋸鑽
鑿鞭扑榎楚陳乎原野而肆諸市朝其所由來亦已久矣
若夫龍官之歲鳳紀之前結繩而不違不令而人畏五帝
畫象殊其衣服三王肉刑刻其膚體若重華之眚災肆赦
文命之刑罰三千而都君郰則尚奉唐堯之德高辛泣罪
猶懷虞舜之心殷因以降去德滋遠若紂能遵成湯不造
炮烙設刑兼禮守位依仁則西伯斂衽化為田叟周王立
三刑以不濫弘三宥以開物成康以四十二年之間刑厝

不用黃風潛暢頌聲遐擧越裳重譯萬里來歸若乃魯接
燕齊荊鄰鄭晉時之所尚資乎辯舌國之所恃不在威刑
是以繞鼓長悲宣尼致誚既鑄刑辟叔向貽書夫勃解之
漫沾濡千里列國之政豈周之舊淍者歟秦氏僻自西戎
初平區夏于時投戈棄甲仰恩祈惠乃落嚴霜於政教揮
流電於邦國棄灰偶語生愁怨於前毒網凝科害肌膚於
後玄鉞肆於朝市赭服飄於路衢將閭有一朝之哀茅焦
請列星之數漢高祖初以三章之約以慰秦人孝文躬親
玄默遂疏天網孝宣樞機周密法理詳備選于定國為廷
尉黃霸以為廷平每以季秋之後諸所請讞帝常幸宣室
齋居決事明察平恕號為寬簡光武中興不移其舊是以
二漢群后罕聞殘酷魏武造易釱之科明皇施減死之令
中原凋敝吳蜀三分哀矜折獄亦所未暇晉氏平吳九州
寧一乃命賈充大明刑憲內以平章百姓外以和協萬邦
寔曰輕平稱為簡易是以宋齊方駕轡其餘軌若乃刑隨
喜怒道暌正直布憲擬於秋荼設網逾於朝脛恣興夷翦
取快情靈若隋高祖之揮刃無辜齊文宣之輕刀臠割此
謂匹夫私讎非關國典孔子曰刑亂及諸政政亂及諸身
心之所詰則善惡之本原也彪約乃製無刑法篇減前制之
書文多漏略是以撮其遺事以至隋氏附于篇云

梁武帝承齊昏虐之餘刑政多僻既即位乃制權典依周
漢舊事有罪者贖其科凡在官身犯罰金鞭杖杖督之罪
悉入贖停罰其臺省令史士卒欲贖者聽之時欲議定律
令得齊時舊郎濟陽蔡法度家傳律學云齊武時刪定郎王
植之集注張杜舊律合為一書凡一千五百三十條事未
施行其文殆滅法度能言之於是以為兼尚書刪定郎使
損益植之舊本以為梁律天監元年八月乃下詔曰律令
不一實難去弊殺傷有法昏墨有刑此蓋常科易為條例
至如三男一妻懸首造獄事非虛內法出恒鈞前王之律
後王之令因循創附良各有以若游辭費句無取於實錄者
宜悉除之求文指歸可適變者載一家為本用衆家以附
景丁俱有則去丁以存景若景丁二事注釋不同則二家
兼載咸使百司議其可不取其可安以為標例宜云某等
如干人同議以此為長則定以為梁律留尚書比部悉使
備文若班下州郡止撮機要可無二門侮法之弊法度又
請曰魏晉撰律止關數人今若皆諮列位恐緩而無決於
是以尚書令王亮侍中王瑩尚書僕射沈約吏部尚書范
雲長兼侍中柳惲給事黃門侍郎傅昭通直散騎常侍孔
藹御史中丞樂藹太常丞許懋等參議斷定定為二十篇
一曰刑名二曰法例三曰盜劫四曰賊叛五曰詐偽六曰

受賕七曰告劾八曰討捕九曰繫訊十曰斷獄十一曰雜十二曰戶十三曰擅興十四曰毀亡十五曰衛宮十六曰水火十七曰倉庫十八曰廄十九曰關市二十曰違制其制刑為十五等之差棄市已上為死罪大罪梟其首其次棄市刑二歲已上為耐罪言各隨伎能而任使之也有髡鉗五歲刑笞二百收贖絹男子六十疋又有四歲刑男子四十八疋又有三歲刑男子三十六疋又有二歲刑男子二十四疋罰金一兩已上為贖罪贖死者金二斤男子十六疋贖髡鉗五歲刑笞二百者金一斤十二兩男子十四疋贖四歲刑者金一斤八兩男子十二疋贖三歲刑者金

一斤四兩男子十疋贖二歲刑者金一斤男子八疋罰金十二兩者男子六疋罰金八兩者男子四疋罰金四兩者男子二疋罰金二兩者男子一疋罰金一兩者男子二丈女子各半之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以贖論故為此十五等之差又制九等之差有一歲刑半歲刑百日刑鞭杖二百鞭杖一百鞭杖五十鞭杖三十鞭杖二十鞭杖一十有八等之差一曰免官加杖督一百二曰免官三曰奪勞百日杖督一百四曰杖督一百五曰杖督五十六曰杖督三十七曰杖督二十八曰杖督一十論加者上就次當減者下就次凡繫獄者不即答款應加測罰

不得以人士為隔若人士犯罰違捍不款宜測罰者先參議牒啟然後科行斷食三日聽家人進粥二升女及老小一百五十刻乃與粥滿千刻而止囚有械杻升械及鉗並輕重大小之差而為定制其鞭有制鞭法鞭常鞭凡三等之差制鞭生革廉成法鞭生革去廉常鞭熟靼不去廉皆作鶻頭紐長一尺一寸梢長二尺七寸廣三寸靶長二尺五寸杖皆用生荊長六尺有大杖法杖小杖三等之差大杖大頭圍一寸三分小頭圍八分半法杖圍一寸三分小頭五分小杖圍一寸一分小頭極杪諸督罰大罪無過五十三十小者二十當笞二百以上者笞半餘半後決中分鞭

杖老小於律令當得鞭杖罰者皆半之其應得法鞭杖者以熟靼鞭小杖過五十者稍行之將吏已上及女人應有罰者以罰金代之其以職員應罰及律令指名制罰者不用此令其閨事諸罰皆用熟靼鞭小杖其制鞭制杖法鞭法杖自非特詔皆不得用詔鞭杖在京師者皆於雲龍門行女子懷孕者勿得決罰其謀反降叛大逆已上皆斬父子同產男無少長皆棄市母妻姊妹及應從坐棄市者妻子女妾同補奚官為奴婢貲財沒官劫身皆斬妻子補兵遇赦降死者黵面為劫字髡鉗補冶鎖士終身其下又讁運配材官冶士尚方鎖士皆以輕重差其年數其重者或

終身士人有禁錮之科亦有輕重為差其犯清議則終身
不齒耐罪囚八十已上十歲已下及孕者盲者侏儒當械
繫者及郡國太守相都尉關中侯已上亭侯已上之父母
妻子及所生坐非死罪除名之罪二千石已上非檻徵者
並頌繫之丹陽尹月一詣建康縣令三官參共錄獄察斷
枉直其尚書當錄人之月者與尚書參共錄之大凡定罪
二千五百二十九條二年四月癸卯法度表上新律又上
令三十卷科三十卷帝乃以法度守廷尉卿詔班新律於
天下三年八月建康女子任提女坐誘口當死其子景慈
對鞫辭云母實行此是時法官虞僧虬啟稱案子之事親

有隱無犯直躬證父仲尼為非景慈素無防閑之道死有
明目之據陷親極刑傷和損俗凡乞鞫不審降罪一等豈
得避五歲之刑忽死母之命景慈宜加罪辟詔流于交州
至是復有流徙之罪其年十月甲子詔以金作權典宜在
蠲息於是除贖罪之科武帝敦睦九族優借朝士有犯罪
者皆諷群下屈法申之百姓有罪皆案之以法其緣坐則
老幼不免一人亡逃則舉家質作人既窮急姦宄益深後
帝親謁南郊秣陵老人遮帝曰陛下為法急於黎庶緩於
權貴非長久之術誠能反是天下幸甚帝於是思有以寬
之舊獄法夫有罪逮妻子子有罪逮父母十一年正月壬

辰乃下詔曰自今捕謫之家及罪應質作若年有老小者
可停將送十四年又除黥面之刑帝銳意儒雅疏簡刑法
自公卿大臣咸不以鞫獄留意姦吏招權巧文弄法貨賄
成市多致枉濫大率二歲刑已上歲至五千人是時徒居
作者具五任其無任者著升械若疾病權解之是後囚徒
或有優劇大同中皇太子在春宮視事見而愍之乃上疏
曰臣以比時奉敕權親京師雜事切見南北郊壇材官車
府太官下省左裝等處上啟並請四五歲已下輕囚助充
使役自有刑均罪等愍自不異而甲付錢署乙配郊壇錢
署三所於事為劇郊壇六處在役則優今聽獄官詳其可

否舞文之路自此而生公平難遇其人流泉易啟其齒將
恐玉科重輕全關墨綬金書去取更由丹筆愚謂宜詳立
條制以為永准帝手敕報曰頃年已來處處之役唯資徒
謫逐急充配若科制繁細義同簡約切須之處終不可得
引例興訟紛紜方始防杜姦巧自是為難更當別思取其
便也竟弗之從是時王侯子弟皆長而驕蹇不法武帝年
老厭於萬機又專精佛戒每斷重罪則終日弗懌嘗遊南
苑臨川王宏伏人於橋下將欲為逆事覺有司請誅之帝
但泣而讓曰我人才十倍於爾處此恒懷戰懼爾何為者
我豈不能行周公之事念汝愚故也免所居官頃之還復

本職由是王侯驕橫轉甚或白日殺人於都街劫賊亡命或於王家自匿薄暮塵起則剝掠行路謂之打稽武帝深知其弊而難於誅討十一年十月復開贖罪之科中大同元年七月甲子詔自今犯罪非大逆父母祖父母勿坐自是禁網漸疏百姓安之而貴戚之家不法尤甚矣暨而侯景逆亂及元帝即位懲前政之寬且帝素苛刻及周師至獄中死囚且數千人有司請皆釋之以充戰士帝不許並令棓殺之事未行而城陷敬帝即位刑政適陳矣

陳氏承梁季喪亂刑典疏闊及武帝即位思革其弊乃下詔曰朕聞唐虞道盛設畫象而不犯夏商德衰雖孥戮其

未備洎乎末代綱目滋繁矧屬亂離憲章遺紊朕始膺寶曆思廣政樞外可搜舉良才刪改科令群僚博議務存平簡於是稍求得梁時明法吏令與尚書刪定郎范泉參定律令又勑尚書僕射沈欽吏部尚書徐陵兼尚書左丞宗元饒兼尚書左丞賀朗參知其事制律三十卷令律四十卷採酌前代條流冗雜綱目雖多博而非要其制唯重清議禁錮之科若縉紳之族犯虧名教不孝及內亂者發詔棄之終身不齒先與士人為婚者許妻家奪之其獲賊帥及士人惡逆免死付冶聽將妻入役不為年數又存贖罪之律復父母緣坐之刑自餘篇目條綱輕重簡繁一用梁法其有贓驗顯然而不款則上測立立測者以土為垛高一尺上圓劣容囚兩足立鞭二十笞三十訖著兩械及杻上垛一上測七刻日再上三七日上測七日一行鞭凡經杖合一百五十得度不承者免死其髡鞭五歲刑降死一等鎖二重其五歲刑已下並鎖一重五歲四歲刑若有官准當二年餘並居作其三歲刑若有官准當二年餘一年贖若公坐過誤罰金其二歲刑有官者贖論一歲刑無官亦贖論寒庶人准決鞭杖囚並著械徒並著鎖不計階品死罪將決乘露車著三械加壺手至市脫手械及壺手焉當刑於市者夜須明雨須晴晦朔八節六齋月在張心日

並不得行刑廷尉寺為北獄建康縣為南獄並置正監平又制常以三月侍中吏部尚書尚書三公郎部都令史三公錄冤局令御史中丞侍御史蘭臺令史親行京師諸獄及冶署理察囚徒冤枉文帝性明察留心刑政親覽獄訟督責群下政號嚴明是時承寬政之後功臣貴戚有非法帝咸以法繩之頗號峻刻及宣帝即位優借文武之士崇簡易之政上下便之其後政令既寬刑法不立又以連年北伐疲人聚為劫盜矣後主即位信任讒邪群下縱恣鬻獄成市賞罰之命不出于外後主性猜忍疾忌威令不行左右有忤意者動至夷戮百姓怨叛以至於滅齊神武文

襄並由魏相尚用舊法及文宣天保元年始命羣官刊定魏朝麟趾格是時軍國多事政刑不一決獄定罪罕依律文相承謂之變法從事清河房超為黎陽郡守有趙道德者使以書屬超超不發書棒殺其使文宣於是令守宰各設棒以誅屬請之使後都官郎中宋軌奏曰昔曹操懸棒威於亂時今施之太平未見其可若受使請賕猶致大戮身為枉法何以加罪於是罷之既而司徒功曹張老上書稱大齊受命已來律令未改非所以創制垂法革人視聽於是始命羣官議造齊律積年不成其決獄猶依魏舊是時刑政尚新吏皆奉法自六年之後帝遂以功業自矜恣

行酷暴昏狂亂常任情喜怒為大鑊長鋸剉碓之屬並陳於庭意有不快則手自屠裂或命左右臠噉以逞其意時僕射楊遵彥乃令憲司先定死罪囚置于仗衛之中帝欲殺人則執以應命謂之供御囚經三月不殺者則免其死帝嘗幸金鳳臺受佛戒多召死囚編籧篨為翅命之飛下謂之放生墜皆致死帝視以為歡笑時有司折獄又皆酷法訊囚則用車輻𨃼杖夾指壓踝又立之燒犁耳上或使以臂貫燒車釭既不勝其苦皆致誣伏七年豫州檢使白檦為左丞盧斐所劾乃於獄中誣告斐受金文宣知其姦罔詔令按之果無其事乃勑八座議立案劾格負罪不得

告人事於是挾姦者畏糾乃先加誣訟以擬當格吏不能斷又妄相引大獄動至十人多移歲月然帝猶委政輔臣楊遵彥彌縫其闕故時議者竊云主昏於上政清於下孝昭在藩已知其弊及即位之後將加懲革未幾而崩武成即位思存輕典大寧元年乃下詔曰王者所用唯在賞罰賞貴適理罰在得情然理容進退事涉疑似盟府司勳或有開塞之路三尺律令未窮畫一之道想文王之官人念宣尼之止訟刑賞之宜思獲其所自今諸應賞罰皆賞疑從重罰疑從輕又以律令不成頻加催督河清三年尚書令趙郡王叡等奏上齊律十二篇一曰名例二曰禁衛三曰

婚戶四曰擅興五曰違制六曰詐偽七曰鬬訟八曰賊盜九曰捕斷十曰毀損十一曰廄牧十二曰雜其定罪九百四十九條又上新令四十卷大抵採魏晉故事其制刑名五一曰死重者轘之其次梟首並陳屍三日無市者列於鄉亭顯處其次斬刑殊身首其次絞刑死而不殊凡四等二曰流刑謂論犯可死原情可降鞭笞各一百髡之投於邊裔以為兵卒未有道里之差其不合遠配者男子長徒女子配舂並六年三曰刑罪即耐罪也有五歲四歲三歲二歲一歲之差凡五等各加鞭一百其五歲者又加笞八十四歲者六十三歲者四十二歲者二十一歲者無笞並

鎖輸左校而不髠無保者鉗之婦人配舂及掖庭織四曰
鞭有一百八十六十五十四十之差凡五等五曰杖有三
十二十十之差凡三等大凡爲十五等當加者上就次當
減者下就次贖罪舊以金皆代以中絹死一百匹流九十
二匹刑五歲七十八匹四歲六十四匹三歲五十匹二歲
三十六匹各通鞭笞論一歲無笞則通鞭二十四匹鞭杖
每十贖絹一匹至鞭百則絹十匹無絹之鄉皆准絹收錢
自贖笞十已上至死又爲十五等之差當加減次如正決
法合贖者謂流內官及爵秩比視老小閹癡并過失之屬
犯罰絹一匹及杖十已上皆名爲罪人盜及殺人而亡者

即懸名注籍甄其一房配驛戶宗室則不注盜及不入奚
官不加害刑自犯流罪已下合贖者及婦人犯刑已下侏
儒篤疾癃殘非犯死罪皆頌繫之罪刑年者鎖無鎖以枷
流罪已上加杻械死罪者桁之決流刑鞭笞者鞭其背五
十一易執鞭人鞭鞘皆用熟皮削去廉稜鞭瘡長一尺笞
者皆臀而不中易人杖長三尺五寸大頭徑二分半小頭
徑一分半決三十已下杖者長四尺大頭徑三分小頭徑
二分在官犯罪鞭杖十爲一負闕局六負爲一殿降局八
負爲一殿繫局十負爲一殿加於殿者復計爲負赦日
則武庫令設金雞及鼓於閶闔門外之右勒集囚徒於闕

前撾鼓千聲釋枷鎖焉又列重罪十條一曰反逆二曰大
逆三曰叛四曰降五曰惡逆六曰不道七曰不敬八曰不
孝九曰不義十曰內亂其犯此十者不在八議論贖之限
是後法令明審科條簡要又勑仕門之子弟常講習之齊
人多曉法律蓋由此也其不可爲定法者別制權令二卷
與之並行後平秦王高歸彥謀反須有約罪律無正條於
是遂有別條權格與律並行大理明法上下比附欲出則
附依輕議欲入則附從重法姦吏因之舞文出沒至于後
主權幸用事有不附之者陰中以法綱紀紊亂卒至於亡
○周文帝之有關中也霸業初基典章多闕大統元年命

有司斟酌今古通變可以益時者爲二十四條之制奏之
七年又下十二條制十年魏帝命尚書蘇綽總三十六條
更損益爲五卷班於天下其後以河南趙肅爲廷尉卿撰
定法律肅積思累年遂感心疾而死乃命司憲大夫拓拔
迪掌之至保定三年三月庚子乃就謂之大律凡二十五
篇一曰刑名二曰法例三曰祀享四曰朝會五曰婚姻六
曰戶禁七曰水火八曰興繕九曰衛宮十曰市廛十一曰
鬭競十二曰劫盜十三曰賊叛十四曰毀亡十五曰違制
十六曰關津十七曰諸侯十八曰廄牧十九曰雜犯二十
曰詐僞二十一曰請求二十二曰告言二十三曰逃亡二

十四曰繫訊二十五曰斷獄大凡定罪一千五百三十七
條其制罪一曰杖刑五自十至五十二曰鞭刑五自六十
至于百三曰徒刑五徒一年者鞭六十笞十徒二年者鞭
七十笞二十徒三年者鞭八十笞三十徒四年者鞭九十
笞四十徒五年者鞭一百笞五十四曰流刑五流衛服去
皇畿二千五百里者鞭一百笞六十流要服去皇畿三千
里者鞭一百笞七十流荒服去皇畿三千五百里者鞭一
百笞八十流鎮服去皇畿四千里者鞭一百笞九十流蕃
服去皇畿四千五百里者鞭一百笞一百五曰死刑五一
曰罄二曰絞三曰斬四曰梟五曰裂五刑之屬各有五合

二十五等不立十惡之目而重惡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
義內亂之罪凡惡逆肆之三日盜賊群攻鄉邑及入人家
者殺之無罪若報讎者告於法而自殺之不坐經為盜者
注其籍唯皇宗則否凡死罪枷而拲流罪枷而梏徒罪枷
鞭罪桎杖罪散以待斷皇族及有爵者死罪已下鎖之徒
已下散之獄成將殺者書其姓名及其罪於拲而殺之市
唯皇族與有爵者隱獄其贖杖刑五金一兩至五兩贖鞭
刑五金六兩至十兩贖徒刑五一年金十二兩二年十五
兩三年一斤二兩四年一斤五兩五年一斤八兩贖流刑
一斤十二兩俱役六年不以遠近為差等贖死罪金二斤

鞭者以一百為限加笞者合二百止應加鞭笞者皆先笞
後鞭婦人當笞者聽以贖論徒輸作者皆任其所能而役
使之杖十已上當加者上就次數滿乃坐當截者死罪流
蕃服蕃服已下俱至徒五年五年以下各以一等為差盜
賊及謀反大逆降叛惡逆罪當流者皆甄一房配為雜戶
其為盜賊事發逃亡者懸名注配若再犯徒三犯鞭者一
身永配下役應贖金者鞭杖十收中絹一疋流徒者依限
歲收絹十二疋死罪者一百疋其贖罪死罪五旬流刑四
旬徒刑三旬鞭刑二旬杖刑一旬限外不輸者歸於法貧
者請而免之大凡定法一千五百三十七條班之天下其

大略滋章條流苛密比於齊法煩而不要又初除復讎之
法犯者以殺論時晉公護謀危社稷有異志欲寬政以取人心然
闇於知人所委多不稱職既用法寬弛不足制姦子弟僚
屬皆竊弄其權百姓愁怨控告無所武帝性甚明察自誅
護後躬覽萬機雖骨肉無所縱捨用法嚴整中外肅然自
魏晉相承死罪其重者妻子皆以補兵魏虜西涼之人沒
入名為隸戶魏武入關隸戶皆在東魏後齊因之仍供廝
役建德六年齊平後帝欲施輕典於新國乃詔凡諸雜戶
悉放為百姓自是無復雜戶其後又以齊之舊俗未改昏
政賊盜姦宄頗乖憲章其年又為刑書要制以督之其大

抵持杖羣盜一匹以上不持仗羣盜五匹以上監臨主掌
自盜二十匹以上盜及詐請官物三十匹以上正長隱五
戶及丁以上及地頃以上皆死自餘依大律由是澆詐頗
息焉宣帝性殘忍暴戾自在儲貳惡其叔父齊王憲及王
軌宇文孝伯等及即位並先誅戮由是內外不安俱懷危
懼帝又恐失衆望乃行寬法以取衆心宣政元年八月詔
制九條宣下州郡大象元年又下詔曰高祖所立刑書要
制用法深重其一切除之然帝荒淫日甚惡聞其過誅殺
無度疏斥大臣又數行肆赦為姦者皆輕犯刑法政令不
一下無適從於是又廣刑書要制而更峻其法謂之刑經

聖制宿衛之官一日不直罪至削除逃亡者皆死而家口籍
沒上書字誤者科其罪鞭杖皆百二十為度名曰天杖其
後又加至二百四十又作礔礰車以威婦人其決人罪云
與杖者即一百二十多打者即二百四十帝既酣飲過度
嘗中飲有下士楊文祐白宮伯長孫覽求歌曰朝亦醉暮
亦醉日日恒常醉政事日無次鄭譯奏之帝怒命賜杖二
百四十而致死後更令中士皇甫猛歌猛歌又諷諫鄭譯
又以奏之又賜猛杖一百二十是時下自公卿內及妃后
咸加捶楚上下愁怨及帝不豫而內外離心各求苟免隋
高祖為相又行寬大之典刪略舊律作刑書要制既成奏

之靜帝下詔頒行諸有犯罪未科決者並依制處斷
高祖既受周禪開皇元年乃詔尚書左僕射勃海公高熲
上柱國沛公鄭譯上柱國清河郡公楊素大理前少卿平
源縣公常明刑部侍郎保城縣公韓濬比部侍郎李諤兼
考功侍郎柳雄亮等更定新律奏上之其刑名有五一曰
死刑二有絞有斬二曰流刑三有一千里千五百里二千
里應配者一千里居作二年一千五百里居作二年半二
千里居作三年應住居作者三流俱役三年近流加杖一
百一等加三十三曰徒刑五有一年一年半二年二年半
三年四曰杖刑五自五十至于百五曰笞刑五自十至于

五十而蠲除前代鞭刑及梟首轘裂之法其流徒之罪皆
減從輕唯大逆謀反叛者父子兄弟皆斬家口沒官又置
十惡之條多採後齊之制而頗有損益一曰謀反二曰謀
大逆三曰謀叛四曰惡逆五曰不道六曰大不敬七曰不
孝八曰不睦九曰不義十曰內亂犯十惡及故殺人獄成
者雖會赦猶除名其在八議之科及官品第七已上犯罪
皆例減一等其品第九已上犯者聽贖應贖者皆以銅代
絹贖銅一斤為一負負十為殿笞十者銅一斤加至杖百
則十斤徒一年贖銅二十斤每等則加銅十斤三年則六
十斤矣流一千里贖銅八十斤每等則加銅十斤二千里

則百八矣二死皆贖銅百二十斤犯私罪以官當徒者五品已上一官當徒二年九品已上一官當徒一年當流者三流同比徒三年若犯公罪者徒各加一年當流者各加一等其累徒過九年者流二千里定訖詔頒之曰帝王作法沿革不同取適於時故有損益夫絞以致斃斬則殊刑除惡之體於斯已極梟首轘身義無所取不益懲肅之理徒表安忍之懷鞭之爲用殘剝膚體徹骨侵肌酷均臠切雖云遠古之式事乖仁者之刑梟轘及鞭並令去也貴礪帶之書不當徒罰廣軒冕之蔭旁及諸親流役六年改爲五載刑徒五歲變從三祀其餘以輕代重化死爲生條目甚多備於簡策宜班諸海內爲時軌範雜格嚴科並宜除削先施法令欲人無犯之心國有常刑誅而不怒之義措而不用庶或非遠萬方百辟知吾此懷自前代相承有司訊考皆以法外或有用大棒束杖車輻鞵底壓踝杖桄之屬楚毒備至多所誣伏雖文致於法而每有枉濫莫能自理至是盡除苛慘之法訊囚不得過二百枷杖大小咸爲之程品行杖者不得易人帝又以律令初行人未知禁故犯法者衆又下吏承苛政之後務鍛鍊以致人罪乃詔申勑四方敦理辭訟有枉屈縣不理者令以次經郡及州省仍不理乃詣闕申訴有所未愜聽撾登聞鼓有司錄狀奏

之帝又每季親錄囚徒常以秋分之前省閱諸州申奏罪狀三年因覽刑部奏斷獄數猶至萬條以爲律尚嚴密故人多陷罪又勑蘇威牛弘等更定新律除死罪八十一條流罪一百五十四條徒杖等千餘條定留唯五百條凡十二卷一曰名例二曰衛禁三曰職制四曰戶婚五曰廄庫六曰擅興七曰賊盜八曰鬭訟九曰詐僞十曰雜律十一曰捕亡十二曰斷獄自是刑網簡要疏而不失於是置律博士弟子員斷決大獄皆先牒明法定其罪名然後依斷五年侍官慕容天遠糾都督田元冒請義倉事實而始平縣律生輔恩舞文陷天遠遂更反坐帝聞之乃下詔曰人命之重懸在律文刊定科條俾令易曉分官命職恒選循吏小大之獄理無疑舛而因襲往代別置律官報判之人推其爲首殺生之柄常委小人刑罰所以未清威福所以妄作爲政之失莫大於斯其大理律博士尚書刑部曹明法州縣律生並可停廢自是諸曹決事皆令具寫律文斷之六年勑諸州長史已下行參軍已上並令習律集京之日試其通不又詔免尉迥王謙司馬消難三道逆人家口之配沒者悉官酬贖使爲編戶因除孥戮相坐之法又命諸州囚有處死不得馳驛行決高祖性猜忌素不悅學既任智而獲大位因以文法自矜明察臨下恒令左右覘視內外

有小過失則加以重罪又患令史贓汙因私使人以錢帛
遺之得犯立斬每於殿廷打人一日之中或至數四嘗怒
問事揮楚不甚即命斬之十年尚書左僕射高熲治書侍
御史柳彧等諫以為朝堂非殺人之所殿庭非決罰之地
帝不納熲等乃盡詣朝堂請罪曰陛下子育群生務在去
弊而百姓無知犯者不息致陛下決罰過嚴皆臣等不能
有所裨益請自退屏以避賢路帝於是顧謂領左右都督
田元曰吾杖重乎元曰重帝問其狀元舉手曰陛下杖大
如指捶楚人三十者比常杖數百故多致死帝不懌乃令
殿內去杖欲有決罰各付所由後楚州行參軍李君才上

言帝寵高熲過甚上大怒命杖之而殿內無杖遂以馬鞭
笞殺之自是殿內復置杖未幾怒甚又於殿庭殺人兵部
侍郎馮基固諫帝不從竟於殿庭行決帝亦尋悔宣慰馮
基而怒群僚之不諫者十二年帝以用律者多致踳駮罪
同論異詔諸州死罪不得便決悉移大理案覆事盡然後
上省奏裁十三年改徒及流並為配防十五年制死罪者
三奏而後決十六年有司奏合川倉粟少七千石命斛律
孝卿鞫問其事以為主典所竊復令孝卿馳驛斬之沒其
家為奴婢鬻粟以填之是後盜邊糧者一升已上皆死家
口沒官上又以典吏久居其職肆情為姦詔諸州縣佐史三

代經任者不得重居之十七年詔又以所在官人不相
敬憚多自寬縱事難克舉諸有殿失雖備科條或據律
乃輕或以情則重不即決罪無以懲肅其諸司屬官若有愆犯
聽於律外斟酌決杖於是上下相驅迭行捶楚以殘暴為
幹能以守法為懦弱是時帝意每尚慘急而姦回不止京
市白日公行掣盜人間強盜亦往往而有帝患之問群臣
斷禁之法楊素等未及言帝曰朕知之矣詔有能糾告者沒
賊家產業以賞糾人時月之間內外寧息其後無賴之徒
候富人子弟出路者而故遺物於其前偶拾取則擒以送
官而取其賞大抵被陷者甚眾帝知之乃命盜一錢已上

皆棄市行旅皆晏起早宿天下懍懍焉此後又定制行署
取一錢已上聞見不告言者坐至死自此四人共盜一榱
桷三人同竊一瓜事發即時行決有數人劫執事而謂之
曰吾豈求財者邪但為枉人來耳而為我奏至尊自古以
來體國立法未有盜一錢而死也而不為我以聞吾更來
而屬無類矣帝聞之為停盜取一錢棄市之法帝嘗發怒
六月棒殺人大理少卿趙綽固爭曰季夏之月天地成長
庶類不可以此時誅殺帝報曰六月雖曰生長此時必有
雷霆天道既於炎陽之時震其威怒我則天而行有何不
可遂殺之大理掌固來曠上封事言大理官司恩寬帝以

曠忠直遣每旦於五品行中參見曠又告少卿趙綽濫
免徒囚帝使信臣推驗初無阿曲帝又怒曠命斬之綽因
固爭以為曠不合死帝乃拂衣入閤綽又矯言臣更不理
曠自有他事未及奏聞帝命引入閤綽再拜請曰臣有死
罪三臣為大理少卿不能制馭掌固使曠觸挂天刑死罪
一也囚不合死而臣不能死爭死罪二也臣本無他事而
妄言求入死罪三也帝解顏會獨孤皇后在坐帝賜綽二金
杯酒飲訖并以杯賜之曠因免死配徙廣州帝以年齡晚
暮尤崇尚佛道又素信鬼神二十年詔沙門道士壞佛像
天尊百姓壞嶽瀆神像皆以惡逆論帝猜忌二朝臣僚用

法尤峻御史監師於元正日不劾武官衣劍之不齊者或
以白帝帝謂之曰爾為御史何縱捨自由命殺之諫議大
夫毛思祖諫又殺之左領軍府長史考校不平將作寺丞
以諫麥䴵遲晚武庫令以署庭荒蕪獨孤師以受蕃客鸚
鵡帝察知並親臨斬決仁壽中用法益峻帝既喜怒不恒
不復依準科律時楊素正被委任素又稟性高下公卿股
慄不敢措言素於鴻臚少卿陳延不平經蕃客館庭中有
馬屎又庶僕氈上樗蒲旋以白帝帝大怒曰主客令不灑
掃庭內掌固以私戲汙敗官氈罪狀何以加此皆於西市
棒殺而榜捶陳延殆至於斃大理寺丞楊遠劉子通等性

愛深文每隨牙奏獄能承順帝旨帝大悅並遣於殿庭三
品行中供奉每有詔獄專使主之候帝所不快則案以重
抵無殊罪而死者不可勝原遠又能附楊素每於塗中接
候而以囚名白之皆隨素所為輕重其臨終赴市者莫不
塗中呼枉仰天而哭越公素侮弄朝權帝亦不之能悉煬
帝即位以高祖禁網深刻又敕修律令除十惡之條時斗
稱皆小舊二倍其贖銅亦加二倍為差杖百則三十斤矣
徒一年者六十斤每等加三十斤為差三年則一百八十
斤矣流無異等贖二百四十斤二死同贖三百六十斤其
實不異開皇舊制罪門子弟不得居宿衛近侍之官先是

蕭巖以叛誅崔君綽坐連庶人勇事家口籍沒巖以中宮
故君綽緣女入宮愛幸帝乃下詔革前制曰罪不及嗣既
弘至孝之道恩由義斷以勸事君之節故羊鮒從戮彌見
叔向之誠季布立勳無預丁公之禍用能樹聲往代貽範
將來朕虛己為政思遵舊典推心待物每從寬政六位成
象羨斂含弘一眚掩德甚非謂也諸犯罪被戮之門朞已
下親仍令合仕聽預宿衛近侍之官三年新律成凡五百
條為十八篇詔施行之謂之大業律一曰名例二曰衞宮
三曰違制四曰請求五曰戶六曰婚七曰擅興八曰告劾
九曰賊十曰盜十一曰鬭十二曰捕亡十三曰倉庫十四

曰廄牧十五曰關市十六曰雜十七曰詐偽十八曰斷獄其五刑之內降從輕典者二百餘條其枷杖決罰訊囚之制並輕於舊是時百姓久厭嚴刻喜於刑寬後帝乃外征四夷內窮嗜欲兵革歲動賦斂滋繁有司皆臨時迫督苟求濟事憲章遐棄賄賂公行窮人無告聚為盜賊帝乃更立嚴刑敕天下竊盜已上罪無輕重不待聞奏皆斬百姓轉相群聚攻剽城邑誅罰不能禁帝以盜賊不息乃益肆淫刑九年又詔為盜者籍沒其家自是群賊大起郡縣官人又各專威福生殺任情矣及楊玄感反帝誅之罪及九族其尤重者行轘裂梟首之刑或磔而射之命公卿已下臠噉其肉百姓怨嗟天下大潰及恭帝即位獄訟有歸焉

志第二十　刑法志　隋書二十五

志第二十一　隋書二十六

太尉揚州都督監修國史上柱國趙國公臣長孫無忌等奉敕撰

百官上

易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是以聖人法乾坤以作則因卑高以垂教設官分職錫珪胙土由近以制遠自中以統外內則公卿大夫士外則公侯伯子男咸所以協和萬邦平章百姓允釐庶績式敘彝倫其由來尚矣然古今異制文質殊途或以龍表官或以雲紀職放勳即分命四子重華乃爰置九官夏倍於虞殷倍於夏周監二代沿革不同其道既文置官獨廣逮于戰國戎馬交馳雖時有變革然猶承周制秦始皇廢先王之典焚百家之書創立朝儀事不師古始罷封侯之制立郡縣之官太尉主五兵丞相總百揆又置御史大夫以貳於相自餘衆職各有司存漢高祖除暴寧亂輕刑約法而職官之制因於嬴氏其間同異抑亦可知光武中興聿遵前緒唯廢丞相與御史大夫而以三司綜理衆務洎于叔世事歸臺閣論道之官備員而已魏晉繼及大抵略同爰及宋齊亦無改作梁武受終多循齊舊然而定諸卿之位各配四時置戎秩之官百有餘號陳氏繼梁不失舊物高齊創業亦遵後魏臺省位號與江左稍殊所有節文備詳於志有周

創據關右日不暇給洎乎克清江漢爰議憲章酌鄭玄之
遺文置以官司之務詳其典制有可稱焉高祖踐極百度
伊始復廢周官還依漢魏唯以中書為內史侍中為納言
自餘庶僚頗有損益煬帝嗣位意存稽古建官分職率由
舊章大業三年始行新令于時三川定鼎萬國朝宗衣冠
文物足為壯觀既而以人從欲待下若讎號令日改官名
月易尋而南征不復朝廷播遷圖籍注記多從散逸今之
存錄者不能詳備焉

梁武受命之初官班多同宋齊之舊有丞相太宰太傅太
保大將軍大司馬太尉司徒司空開府儀同三司等官諸
公及位從公開府者置官屬有長史司馬諮議參軍掾
屬從事中郎記室主簿列曹參軍行參軍舍人等官其
司徒則有左右二長史又增置左西掾一人自餘僚佐
於二府有公則置無則省而司徒無公唯省舍人餘官常
置開府儀同三司位次三公諸將軍左右光祿大夫優者
則加之同三公置官屬
特進舊位從公武帝以鄧禹列侯就第特進奉朝請是特
引見之稱無官定體於是革之
尚書省置令左右僕射各一人又置吏部祠部度支左戶
都官五兵等六尚書左右丞各一人吏部刪定三公

比部祠部儀曹虞曹主客度支殿中金部倉部左戶駕部起部
都官水部庫部功論中兵外兵騎兵都兵左士右士等郎三十二人
令史百二十人書令史百三十人
尚書掌出納王命敷奏萬機令總統之又置尚
書分領諸曹令闕則左僕射為省主尚書多不置以
右僕射主之若左右僕射並闕則置尚書僕射以掌左事
置祠部尚書以掌右事然則尚書僕射祠部尚書不恒置
矣又有起部尚書營宗廟宮室則權置之事畢則省以
其事分屬都官左戶二尚書左右丞各一人佐令僕射知
省事左丞掌臺內分職儀禁令報人官階錄近道文書章表

奏事糾諸不法右丞掌臺內藏及廬舍凡諸器用之物督錄
遠道文書章表奏事凡諸尚書文書詣中書省者皆
以事大小以左丞印印署自晉以後八座及郎中多不奏
事天監元年詔曰自禮闈陵替歷茲永久郎署備員無取
職事糠秕文案貴尚虛閑空有趨奏之名了無握蘭之實
曹郎可依昔奏事自是始奏事天監二年置侍郎視通直
郎其郎中在職勤能滿二歲者轉之又有都令史與左
右丞共知所司舊用人常輕九年詔曰尚書五都職參政
要非但總領眾局亦乃方軌二丞頃雖求才未臻妙簡可
革用士流每盡時彥庶同持簿之舉且於是以

史視奉朝請其年以大學博士劉納兼殿中郎司空法曹參軍劉顯兼吏部郎太學博士孔虔孫兼金部郎司空法曹參軍蕭軌兼左戶郎宣毅墨曹參軍王顒兼中兵郎五人並以才地兼美首膺茲選矣駕部又別領車府署虞部領南北武庫二署令丞

門下省置侍中給事黃門侍郎各四人掌侍從左右擯相威儀盡規獻納糾正違闕監令嘗御藥封璽書侍郎中高功者在職一年詔加侍中祭酒與侍郎高功者一人對掌禁令公車太官太醫等令驊騮廄丞

集書省置散騎常侍通直散騎常侍各四人員外散騎常侍無員散騎侍郎通直郎各四人又有員外散騎侍郎給事中奉朝請常侍侍郎掌侍從左右獻納得失省諸奏聞文書意異者隨事為駁集錄比詔比璽為諸優文策文平處諸文章詩頌常侍高功者一人為祭酒與侍郎高功者一人對掌禁令糾諸逋違

駙馬奉車車騎三都尉並無員駙馬以加尚公主者無班秩。散騎常侍通直散騎常侍員外散騎常侍舊並為顯職與侍中通官宋代以來或輕或雜其官漸替天監六年革選詔曰在昔晉初仰惟盛化常侍侍中並奏帷幄員外常侍特為清顯陸始名公之流位居納言曲蒙優禮方有斯授可分門下二局委散騎常侍尚書案奏分曹入集書通直常侍本為顯職今以加員外之選宜參舊準人數依正員格以甲族由是散騎視侍中通直視中丞員外視黃門郎

中書省置監令各一人掌出內帝命侍郎四人功高者一人主省內事又有通事舍人主事令史等員及置令史以承其事通事舍人舊入直閣內梁用人殊重簡以才能不限資地多以他官兼領其後除通事直曰中書舍人

秘書省置監丞各一人郎四人掌國之典籍圖書著作郎一人佐郎八人掌國史集注起居著作郎謂之大著作梁初周捨裴子野皆以他官領之又有撰史學士亦知史書佐郎為起家之選

御史臺梁國初建置大夫天監元年復曰中丞置一人掌督司百僚皇太子已下其在宮門行馬內違法者皆糾彈之雖在行馬外而監司不糾亦得奏之專道而行逢尚書丞郎亦得停駐其尚書令僕御史中丞各給威儀十人其八人武冠絳構執青儀囊在前囊題云宜官吉以受辭訴一人緗衣執鞭杖依列行七人唱呼入殿引喤至階一人執儀囊不喤廢官治書侍御史二人掌舉劾官品第六已下分統侍御史侍御史九人居曹掌知其事糾察不法殿中御史四人掌殿中禁衛內又有符節令史員

謁者臺僕射一人，掌朝覲賓饗之事，領謁者十人，
詔出使拜假，朝會擯贊，為功論者一人，為假史，
者。○諸卿，梁初猶依宋、齊，皆無卿名。天監七年，以太常為
太常卿，加置宗正卿，以大司農為司農卿，三卿是為春卿。
加置太府卿，以少府為少府卿，加置太僕卿，三卿是為夏
卿。以衛尉為衛尉卿，廷尉為廷尉卿，將作大匠為大匠卿，
三卿是為秋卿。以光祿勳為光祿卿，大鴻臚為鴻臚卿，都
水使者為太舟卿，三卿是為冬卿。凡十二卿，皆置丞及功
曹、主簿。而太常視金紫光祿大夫，統明堂、二廟、太史、太祝、
廩犧、太樂、鼓吹、乘黃、北館、典客館等令丞，及陵監、國學等。

又置協律校尉、總章校尉監、掌故、樂正之屬，以掌樂事。太
樂又有清商署丞，太史別有靈臺丞。……為陵監，名不出
前諸。且宗廟陵寢，備典禮圖，職同理不容異諸正陵，
先立監者，改為令。於是陵置令矣。
國學有祭酒一人，博士二人，助教十人，太學博士八人，又
有限外博士員。天監四年，置五經博士各一人，舊國子學
生限以貴賤，帝欲招來後進，五館生皆引寒門儁才，不限
人數。大同七年，國子祭酒到溉等又表立正言博士一人，
位視國子博士，置助教二人。
宗正卿位視列曹尚書，主皇室外戚之籍，以宗室為之。

司農卿位視散騎常侍，主農功倉廩，統太倉、導官、上
林令，又管樂遊、北苑丞，左右中部三倉丞，
丞、湖西諸堰主。天監九年，又置勸農謁者，視殿中御史。
太府卿位視宗正，掌金帛府帑，統左右藏令、上庫丞，掌太
倉、南北市令，關津亦皆屬焉。
少府卿位視尚書左丞，置材官將軍、左中右尚方、甄官、平水
署、南塘邸稅庫、東西冶、中黃、細作、炭庫、紙官、染署等令丞。
太僕卿位視黃門侍郎，統南馬牧、左右牧、龍廄、內外廄丞。
又有弘訓太僕，亦有屬官。
衛尉卿位視侍中，掌宮門屯兵。卿每月、丞每旬，行宮徼，糾

察不法。統武庫令、公車司馬令。又有弘訓衛尉，亦置屬官。
廷尉卿，梁國初建，曰大理。天監元年，復改為廷尉。有正、監、
平三人。元會，廷尉三官與建康三官，皆法冠玄衣，朝服以
監東西中華門，手執方木，長三尺，方一寸，謂之執方。
又置胄子律博士，位視員外郎。
大匠卿位視太僕，掌土木之工，統左右校諸署。
光祿卿位視太子中庶子，掌宮殿門戶，統守宮、黃門、華林
園、暴室等令。又有左右光祿、金紫光祿、太中、中散等大夫，
並無員，以養老疾。
鴻臚卿位視尚書左丞，掌導護贊拜。

大舟卿梁初為都水臺使者一人參軍事二人河堤謁者
八人七年改焉位視中書郎列卿之最末者也主舟航堤渠
大長秋主諸宦者以司宮闈之職統黃門中署奚官等令
華林等署領軍護軍左右衛驍騎游騎等六將軍是為六
軍又有中領軍中護軍資輕者為領護又左右前後四將軍左右
中郎將屯騎步騎越騎長水射聲等五營校尉武賁冗從
羽林三將軍積射強弩二軍殿中將軍武騎之職皆以分
掌禁衛左右天監六年置左右驍騎左右游擊將軍位視
二率改舊驍騎曰雲騎游擊曰游騎降左右驍騎游一
階又置朱衣直閤將軍以經為方牧者為之其以左右驍
游擊領者量給儀從

太子太傅一人位視尚書令少傅一人位視左僕射天監
初又置東宮常侍皆散騎常侍為之
詹事位視中護軍任總宮朝傅及詹事各置丞功曹主
簿五官家令率更令僕各一人家令自宋齊已來消流者
不為之天監六年帝以三卿陵替乃詔革選家令視通直
常侍率更僕視黃門三等皆置丞中大通三年以昭明太
子妃居金華宮又置金華家令
左右衛率各一人位視御史中丞各有丞左率領果毅統
遠[illegible]冠祚德等七營右率領[illegible]
和細射等四營三率各置殿中將軍十人員外將軍十人
正員司馬四人又有員外司馬督其屯騎步兵翊軍三
校尉各一人謂之三校旅賁中郎將冗從僕射各一人謂
之二將左右積弩將軍各一人門大夫一人視謁者僕射
○中庶子四人功高者一人為祭酒行則負璽前後部護
駕
中舍人四人功高者一人與中庶子祭酒共掌其坊之禁
令又有通事守舍人典事守舍人典法守舍人員
庶子四人掌侍從左右獻納得失高功者一人與高功舍
人共掌其坊之禁令

舍人十六人掌文記通事舍人二人視南臺御史多以餘
官兼職典經局洗馬八人位視通直郎置典經守舍人典
事守舍人員又有外監殿局內監殿局導客局齋內局主
璽主衣扶侍等局門局錫庫局內廐局中藥藏局食官局
外廐局車廐局等各置有司以承其事
皇弟皇子府置師長史司馬從事中郎諮議參軍及掾屬
中錄事中記室中直兵等參軍功曹史錄事記室中兵等
參軍文學主簿正參軍行參軍長兼行參軍等員嗣王府
則減皇弟皇子府師友文學長兼行參軍蕃王府則又減
嗣王從事中郎諮議參軍掾屬錄事記室中兵參軍等員

自此以下則並不登二品
王國置郎中令將軍常侍官又置典祠令廟長陵長典醫
丞典府丞典書令學官令食官長中尉侍郎執事中尉司
馬謁者典衛令舍人中大夫大農等官嗣王國則唯置
郎中令中尉常侍大農等員蕃王則無常侍自此以下並
不登二品
諸王皆假金獸符第一至第五左竹使符第一至第十左
諸公侯皆假銅獸符竹使符第一至第五名山大澤不以
封鹽鐵金銀銅錫及竹園別都宮室園圃皆不以屬國
諸王言曰令境內稱之曰殿下公侯封郡縣者言曰教境

內稱之曰第下自稱皆曰寡人相以下公文上事皆詣典
書世子主國其文書表疏儀式如臣而不稱臣文書下羣
官皆言告諸王公侯國官皆稱臣上於天朝皆稱陪臣有
所陳皆曰上疏其公文曰言事五等諸公位視三公班次
之開國諸侯位視孤卿重號將軍光祿大夫班次之開國
諸伯位視九卿班次之開國諸子位視二千石班次之開
國諸男位視比二千石班次之公已下名置相典祠典書
令典衛長一人而伯子典書謂之長典衛謂之丞男典祠
謂之長典書謂之丞無典衛諸公已下皆為選置相掌知
百姓事典祠已下自選補上諸列侯食邑千戶已上置家

丞庶子員不滿千戶則但置庶子員
州刺史二千石受拜之明日辭宮廟而行州置別駕治中
從事各一人主簿西曹書佐祭酒從事部傳從事文
學從事各因其州之大小而置員郡國皆置太守置丞國曰內
史郡丞三萬戶以上置佐一人
縣為國曰相大縣為令小縣為長皆置丞尉郡縣置吏亦
各准州法以大小而制員郡縣吏有書僮有武吏有醫有
迎新送故等員亦各因其大小而置焉
建康[illegible]獄丞一人天監元年詔依廷尉之官置正平監
革選士流務使任職又令三官更直一日分受罪繫事無
小大悉與令等若有不[illegible]許三人具辯若有同異各立
議以聞尚書水部郎[illegible]孝綽[illegible]曹郎孔休源並為之位視
給事中

天監初武帝命尚書刪定郎濟陽蔡法度定令為九品秩
定帝於品下注一品秩為萬石第二第三為中二千石第
四第五為二千石至七年革選徐勉為吏部尚書定為十
八班以班多者為貴同班者則以居下者為劣
丞相太宰太傅太保大司馬大將軍太尉司徒司空為十
八班
諸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左右光祿開府儀同三司為十七班

尚書令太子太傅左右光祿大夫為十六班
尚書左僕射太子少傅尚書僕射右僕射中書監特進領
護軍將軍為十五班
中領護軍吏部尚書太子詹事金紫光祿大夫太常卿為
十四班
中書令列曹尚書國子祭酒宗正太府卿光祿大夫為十
三班
侍中散騎常侍左右衛將軍司徒左長史衛尉卿為十
二班
御史中丞尚書吏部郎秘書監通直散騎常侍太子左右

二衛率左右驍騎左右游擊太中大夫皇弟皇子師司農
少府廷尉卿太子中庶子光祿卿為十一班
給事黃門侍郎員外散騎常侍皇弟皇子府長史太僕大
匠卿太子家令率更令僕揚州別駕中散大夫司徒右長
史雲騎游騎皇弟皇子府司馬朱衣直閤將軍為十班
尚書左丞鴻臚卿中書侍郎國子博士太子庶子揚州中
從事皇弟皇子公府從事中郎太舟卿大長秋皇弟皇子
府諮議嗣王府長史前左右後四軍嗣王府司馬庶姓公
府長史司馬為九班
秘書丞太子中舍人司徒左西掾司徒屬皇弟皇子友散

騎侍郎尚書右丞南徐州別駕皇弟皇子公府掾屬皇弟
皇子單為二衛司馬嗣王庶姓公府從事中郎南徐州中
將嗣王庶姓公府諮議皇弟皇子之庶子府長史司馬
王府長史司馬庶姓持節府長史司馬為八班
五校東宮三校皇弟皇子之庶子府中錄事中記室中直
兵參軍南徐州中從事皇弟皇子之庶子府蕃王府諮議
為七班
太子洗馬通直散騎侍郎司徒主簿尚書侍郎著作郎皇
弟皇子府功曹史五經博士皇弟皇子府錄事記室中兵
參軍皇弟皇子荊江雍郢南兗五州別駕領護軍長史司

馬嗣王庶姓公府掾屬治書侍御史廷尉三官謁者
僕射太子門大夫嗣王庶姓公府中錄事中記室中直兵
參軍庶姓府諮議為六班
尚書郎中皇弟皇子文學及府主簿太子太傅少傅丞皇
弟皇子湘豫司益廣青衡七州別駕皇弟皇子荊江雍郢
南兗五州中從事嗣王庶姓荊江雍郢南兗五州別駕太
常丞皇弟皇子國郎中令三將東宮三將嗣王府功曹史
庶姓公府錄事記室中兵參軍皇弟皇子之庶子府蕃王
府中錄事中記室中直兵參軍為五班
書中皇弟皇子府正參軍中書舍人建康三官皇弟皇

子北徐北兖梁交南梁五州別駕，皇弟皇子湘豫司益廣
青衡七州別駕中從事，嗣王庶姓湘豫司益廣青衡七州
別駕，嗣王庶姓荆江雍郢南兖五州中從事，宗正太府衛
尉司農少府廷尉太子二率丞，積射強弩將軍，太子左
右積弩將軍，皇弟皇子國大農，嗣王國郎中令，嗣王庶姓
公府主簿，皇弟皇子之庶子府、嗣王府功曹史，皇弟皇子
之庶子府、蕃王府錄事、記室、中兵參軍，為四班。
太子舍人，司徒祭酒，皇弟皇子公府祭酒，員外散騎侍郎，
皇弟皇子府行參軍，太子太傅少傅五官功曹主簿，二衛
司馬，公車令，胄子律博士，皇弟皇子越桂寧霍四州別駕

皇弟皇子北徐北兖梁交南梁五州中從事，嗣王庶姓北
徐北兖梁交南梁五州別駕，湘豫司益廣青衡七州中從
事，嗣王庶姓公府正參軍，皇弟皇子之庶子府、蕃王府主
簿，武衛將軍，光祿丞，皇弟皇子國中尉，太僕大匠丞，嗣
王國大農，蕃王國郎中令，庶姓持節府中錄事、中記室、中
兵參軍，北館令，為三班。
秘書郎，著作佐郎，揚南徐州主簿，嗣王庶姓公府祭酒，皇
弟皇子單為領護詹事二衛等五官功曹主簿，太學博士，皇
皇弟皇子國常侍，奉朝請，國子助教，皇弟皇子越桂寧霍
四州中從事，皇弟皇子荆江雍郢南兖五州主簿，嗣王庶

姓越桂寧霍四州別駕，嗣王庶姓北徐北兖梁交南梁五
州從事，鴻臚丞，尚書五都令史，武騎常侍，材官將軍，明堂
二廟帝陵令，嗣王府庶姓公府行參軍，皇弟皇子之庶子
府正參軍，蕃王國大農，庶姓持節府錄事、記室、中兵參軍
庶姓持節府功曹史，為二班。
揚南徐州西曹祭酒從事，皇弟皇子國侍郎，嗣王國常侍，
揚南徐州議曹從事，東宮通事舍人，南臺治書侍御史，太舟丞，
二衛殿中將軍，太子二率殿中將軍，皇弟皇子之庶子府
蕃王府行參軍，蕃王國中尉，皇弟皇子湘豫司益廣青衡
七州主簿，皇弟皇子荆雍郢南兖四州西曹祭酒議曹從

事，皇弟皇子江州西曹從事祭酒議曹祭酒部傳從事，嗣
王庶姓越桂寧霍四州中從事，嗣王庶姓荆江雍郢南兖
五州主簿，庶姓持節府主簿，汝陰巴陵二國郎中令，太官
太樂太市太史太醫太祝東西冶左右尚方南北武庫車
府等令，為一班。
位不登二品者，又為七班。皇弟皇子府長兼參軍，皇弟皇
子國三軍，嗣王國侍郎，蕃王國常侍，揚南徐州文學從事，
殿中御史，庶姓持節府除正參軍，太子家令丞，二衛殿中
員外將軍，太子二率殿中員外將軍，鎮衛安遠護軍度支
校尉部司馬，皇弟皇子北徐北兖梁交南梁五州主簿，皇

第皇子湘豫司益廣青衡七州西曹祭酒議曹從事皇弟
皇子荊雍郢三州從事史江州議曹從事南兗州文學從
事嗣王庶姓湘豫司益廣青衡七州主簿嗣王庶姓荊雍
郢南兗四州西曹祭酒議曹從事嗣王庶姓江州西曹從
事祭酒部傳從事勸農謁者汝陰巴陵二王國大農郡公
國郎中令為七班
皇弟皇子國典書令嗣王國三軍蕃王國侍郎領護軍
五官功曹皇弟皇子府參軍督護嗣王府長兼參軍庶姓
公府長兼參軍庶姓持節府板正參軍皇弟皇子越桂寧
霍四州主簿皇弟皇子北徐北兗梁交南梁五州西曹祭

酒議曹從事嗣王庶姓北徐北兗梁交南梁五州主簿嗣
王庶姓湘豫司益廣青衡七州西曹祭酒議曹從事皇弟
皇子豫司益廣青五州文學從事湘衡二州從事嗣王庶
姓荊雍郢三州從事史江州議曹從事南兗州文學從事
汝陰巴陵二王國中尉皇弟皇子之庶子縣侯國郎中令
郡公國大農縣公國　郎中令為六班
皇弟皇子國三令嗣王國典書令蕃王國三軍皇弟皇子
公府與曹督護嗣王府庶姓公府參軍督護皇弟皇子之
庶子長兼參軍蕃王府長兼參軍二衛正員司馬督太子
二率正員司馬督領護主簿詹事主簿二衛功曹太常五

官功曹石頭戍軍功曹庶姓持節府行參軍皇弟皇子越
桂寧霍四州西曹祭酒議曹從事皇弟皇子北徐北兗梁
交南梁五州文學從事嗣王庶姓越桂寧霍四州主簿嗣
王庶姓北徐北兗梁交南梁五州西曹祭酒議曹從事嗣
王庶姓豫司益廣青五州文學從事湘衡二州從事汝陰
巴陵二王國常侍郡公國中尉縣侯國郎中令皇弟皇子
府功曹督護為五班
嗣王國三令蕃王國典書令嗣王府功曹督護庶姓公府
東曹督護皇弟皇子之庶子府參軍督護蕃王府參軍將
護二衛員外司馬督太子二率員外司馬督二衛主簿太

常主簿宗正等十一卿五官功曹石頭戍軍主簿庶姓持節
府板行參軍皇弟皇子越桂寧霍四州文學從事嗣王庶
姓越桂寧霍四州西曹祭酒議曹從事嗣王庶姓北徐北
兗梁交南梁五州文學從事汝陰巴陵二王國侍郎縣公
國中尉為四班
蕃王國三令皇弟皇子之庶子府蕃王府功曹督護宗正
等十一卿主簿庶姓持節府長兼參軍嗣王庶姓越桂寧
霍四州文學從事郡公國侍郎為三班
庶姓持節府參軍督護汝陰巴陵二王國典書令縣公國
侍郎為二班

庶姓持節府功曹督護汝陰巴陵二王國三令郡公國典
書令爲一班
又著作正令史集書正令史尚書度支三公正令四典
書殿中外監齋東宮監尚書都官左降正令史諸鎮監
石頭城監琅邪城監東宮外監殿中守舍人齋監東宮典
經守舍人上庫令太社令細作令導官令平水令太官市
署丞正廚丞酒庫丞奚官署丞太樂庫丞別局校丞清商丞
太史丞太醫二丞中藥藏丞東冶小庫等三丞作堂金銀
局丞木局丞北武庫二丞南武庫二丞東宮食官丞上林
丞湖西等五署丞左右藏丞紹署丞廣丞國子典學材官司

馬宜陽等諸關候東宮齋等守舍人運署謁者都水左
右二裝士城謁者石城宮城陽新亭謁者南塘延安等
伐船謁者曹安練等都王爲三品蘊位文門下集書主事
通正令史中書正令史尚書正令史尚書監籍正令史都
正令史殿中內監題閣監婚局監東宮門下通事守舍人
東宮典書守舍人東宮內監殿中守舍人題閣監乘黃令
右藏令籍田令廩犧令梅根諸冶令典客館令太官四丞
庫丞太樂令東冶大庫丞左右尚方五丞右尚方四丞東宮
衛庫丞司農左右中部倉丞廷尉律博士公府舍人諸州
別署監山陰獄丞爲二品勳位其州二十三班列其高下

選擬略視內尉郡守及丞各爲十班縣制七班用人各擬
內職云
又詔以將軍之名高卑舛雜命更加釐定於是有司奏置
一百二十五號將軍以鎮衛驃騎車騎爲二十四班(內外通用)
四征(東南西北止施外)四中(軍衛撫護止施內)爲二十三班八鎮(東南西北止施)
(在外左右前後止施在內)爲二十二班八安(東西南北止施在外左右前後止施在內)爲二
十一班四平(東南西北)四翊(左右前後)爲二十班凡三十五號爲一
品是爲重號將軍忠武軍師爲十九班武臣爪牙龍騎雲
麾爲十八班(代舊前後左右四將軍)鎮兵翊師宣惠宣毅爲十七班
(代舊四中郎)十號爲一品智威仁威勇威信威嚴威爲十六班

(代舊[illegible])智武仁武勇武信武嚴武爲十五班(代舊征虜將軍)十號爲一
品所謂五德將軍者也輕車征遠鎮朔武旅貞毅爲十四
班(代舊輔國凡將軍加大者唯至貞毅而已通進一階優者方得比加位從公凡督府置長史司馬諮議諸曹有)
(錄事記室事十八曹天監七年更置中錄事中記室中直兵參軍各一人)寧遠明威振遠電耀
威耀爲十三班(代舊寧朔)十號爲一品武威武騎武猛壯武飈
武爲十二班電威馳銳追鋒羽騎突騎爲十一班十號爲
一品折衝冠武和戎安壘猛烈爲十班掃狄雄信掃虜武
銳摧鋒爲九班十號爲一品略遠貞威決勝開遠光野爲
八班厲鋒輕銳討狄蕩虜蕩夷爲七班十號爲一品武毅
鐵騎樓船宣猛樹功爲六班克狄平虜討夷平狄威戎爲

五班十號為一品伏波雄戟長劍衝冠雕騎為四班佽飛安夷克戎綏狄威虜為三班十號為一品前鋒武毅開邊招遠全威為二班綏虜蕩寇殄虜橫野馳射為一班十號為一品凡十品二十四班亦以班多為貴其制品十取其盈數班二十四以法氣序制簿悉以大號居後以為選法自小遷大也前史所記以位得進公故將軍之名次于台槐之下至是備其班品叙於百司之外其不登二品應須軍號着有牙門（代舊建威）期門（代舊建武）為八班候騎（代舊振威）熊渠（代舊振武）為七班中堅（代舊奮威）典戎（代舊奮武）為六班戈舡（代舊揚威）繡衣（代舊揚武）為五班執訊（代舊廣威）行陣（代舊廣武）為四班鷹揚為三班陵江為二班偏將軍裨將軍為一班凡十四號別為八班以象八風所施甚輕又有武安鎮遠雄義（擬車騎）為二十四班四撫（東南西北擬四征）為二十三班四寧（東南西北擬四鎮）為二十二班四威（東南西北擬四安）為二十一班四綏（東南西北擬四平）為二十班凡十九號為一品安遠安邊（擬忠武軍師）為十九班輔義安沙衛海撫河（擬武臣等四號）為十八班平遠撫朔寧沙航海（擬鎮兵等四號）為十七班凡十號為一品翊海朔野拓遠威河龍幕（擬智威等五號）為十六班威隴安漠綏邊寧寇梯山（擬智武等五號）為十五班凡十號為一品寧境綏河明信明義威漢（擬輕車等五號）為十四班安隴向義宣節振朔候律（擬寧遠等五號）為十三班凡十號為一品

平寇定遠陵海寧隴振漠（擬武威等五號）為十二班馳義橫朔明節執信懷德（擬電威等五號）為十一班凡十號為一品[illegible]綏關立信奉義[illegible]（擬折衝等五號）為十班綏隴寧邊定朔[illegible]（擬掃伏等五號）為九班凡十號為一品[illegible]（擬略遠等五號）為八班揚化超隴執義來化度嶂（擬[illegible]等五號）為七班凡十號為一品平河振隴雄[illegible]寧關（擬武毅等五號）為六班凝信昌義弘節浮[illegible]（擬[illegible]等五號）為五班凡十號為一品扞海款塞歸義陵河明信（擬伏波等五號）為四班奉忠守義弘信仰化立義（擬伏波等五號）為三班凡十號為一品綏方奉正承化浮海度河（擬先鋒等五號）為二班懷義奉信歸誠懷澤伏義（擬[illegible]等五號）為一班凡十號為一品大凡一百九號將軍亦為十品二十四班正施於外國及大通三年有司奏曰天監七年改定將軍之名有因有革普通六年又置百號將軍更加刊正雜號之中微有移異大通三年奏移寧遠班中明威將軍進輕車班中以輕車班中征遠度入寧遠班中又置安遠將軍代貞武宣遠代明烈其戎夷之號亦加附擬選序則依此承用遂以定制尋則進[illegible]退一班班即階也同班以優劣為前後有[illegible]四中四征同班八鎮同班八安同班四平四翊同[illegible]忠武軍師同班武臣[illegible]冠軍同班鎮兵翊師[illegible]宣武四

將軍東南西北四中郎將同班智威仁威勇威信威嚴威
同班智武仁武勇武信武嚴武同班謂爲五德將軍輕車
鎮朔武旅貞毅明威同班寧遠安遠征遠振遠宣遠同班
威雄威猛威烈威振威信威勝威略威風威力威光同班
武猛武略武勝武力武毅武健武烈武威武銳武勇同班
猛毅猛烈猛威猛銳猛震猛進猛智猛威猛勝猛駿同班
壯武壯勇壯烈壯猛壯銳壯盛壯毅壯志壯意壯力同班
驍雄驍桀驍猛驍烈驍武驍勇驍銳驍名驍勝驍迅同班
雄猛雄威雄明雄烈雄信雄武雄勇雄毅雄壯雄健同班
忠勇忠烈忠猛忠銳忠壯忠毅忠捍忠信忠義忠勝同班

明智明略明遠明勇明烈明威明勝明進明銳明毅同班
光烈光明光英光遠光勝光銳光命光勇光戎光野同班
飈猛飈烈飈銳飈奇飈決飈起飈略飈勝同班龍驤
武視雲旗風烈電威雷音馳銳追銳羽騎突騎同班折衝
冠武和戎安壘超猛英果掃虜掃狄武銳推鋒同班開遠
略遠貞威決勝清野堅銳輕銳拔山雲勇振旅同班超武
鐵騎樓船宣猛樹功克狄平虜稜威昭威威戎同班伏波
雄戟長劍衝冠雕騎佽飛勇騎破敵克敵威虜同班前鋒
武毅開邊招遠全威破陣蕩寇殄虜橫野馳射同班牙門
期門同班候騎熊渠同班中堅典戎同班執訊行陣同班

伏□□□同班偏將裨將同班凡二百四十號爲二十四班
班又雍州置寧蠻校尉荊州置平越中郎將北流南□
□□□□□□□□□州置平戎校尉寧州置鎮蠻校尉□□
南□□□□江□□郡置□□□□武陵郡置安遠護軍
巴陵郡置度支校尉皆立府隨府主號輕重而不爲定其
施於外國者雄義□□武安同班擬鎮衛等三號四
撫同班擬四征四威同班擬四安四綏同班擬四平安遠
寧遠同班擬忠武等義撫□衛海安沙漠□同班擬武臣
等號□海寧以撫朔平遠同班擬鎮兵等號寧朔威河和
戎綏遠翊野翊海同班擬知武等號捍山寧寇綏邊安漢

威隴五號同班擬智武等號威漠明義昭信綏河寧境司
班擬輕車等號候律振朔宣德尚義安隴同班擬寧遠等
號振威等號靖隴陵海安遠平寇同班擬威雄等號懷關同班擬
驍雄等號振岳奉化建義歸化揚化同班擬猛烈等號寧
關樹功沙靖邊撫陵寧河同班擬忠勇等號寧遠弘節
懷戎懷化同班擬明智等號明信陵河歸義款塞掃海同
班擬光烈等號立義仰化弘信守義奉忠同班擬飈勇等
號奉誠立誠建誠顯誠義誠同班擬驍騎等號尉遠寧澈綏
領威塞通候同班擬折衝等號掃荒威荒寧荒開荒理荒
□□□同□□□□郎□□□節郎伏節同□□□□□□□□

渡河陵海承化奉正綏方同班撫伏波等號依舊
戎號懷義同班擬前鋒等號凡一百二十五將軍二
八班並施外國戎號准于中大同四年魏彭城王爾
朱仲遠來降以為定洛大將軍仍使其北討故名云
陳承梁皆循其制官而又置相國位列丞相上并丞相太
宰太傅太保大司馬大將軍並以為贈官定令尚書置五
員郎二十一員其餘並遵梁制為十八班而官有清濁自
十二班以上並詔授表啓不稱姓從十一班至九班禮數
復為一等又流外有七班此是寒微士人為之從此班者
方得進登第一班其親王起家則為侍中若加將軍方得
有佐史無將軍則無府止有國皇太子冢嫡者起家封
王依諸王起家餘子並封公起家中書郎諸王子并諸侯
世子起家給事三公子起家員外散騎侍郎侯子起家
秘書郎若員滿亦為板法曹雖高半階望終秘書郎下次
令僕子起家著作佐郎亦為板此外有揚州主簿
太學博士王國侍郎奉朝請參軍並起家官未合
發詔諸王公參佐等官仍為清濁或有選司補用亦有府
牒即授者不拘年限去留隨意在府之日唯宴遊賞賜時
復脩參更無餘事若隨府王在州其僚佐等或亦得預催
督若其驅使便有職務其衣冠後有脩立非

唯利是求暴物亂政皆此之類國之政事並由中書省有
中書舍人五人領主事十人書吏二百人書吏不足并取
助書分掌二十一局事各當尚書諸曹並為上司總國內
機要而尚書唯聽受而已被委此官多擅威勢其縣姓為
州者撫將軍者謂之單車郡縣官之任代下有迎新送故
之法餉饋皆百姓出並以定令其所制品秩今列之云
相國丞相太宰太傅太保大司馬大將軍太尉司徒司空
開府儀同三司萬石已以上秩巴陵王汝陰王後尚書令並秩中二千
石品並第一中書監尚書左右僕射特進太子二傅左右
光祿大夫已上中二千石品並第二中書令侍中散騎常侍領護
軍吏部尚書列曹尚書金紫光祿大夫光祿大夫已上並中二千
石左右衛將軍御史中丞已上二千石太后衛尉太僕少府三
卿太常宗正太府衛尉司農少府廷尉光祿大匠太僕鴻
臚大將等卿太子詹事國子祭酒已上中二千石揚州刺史凡單車刺
史加督進一品都督進二品不論持節假節揚州徐州加督進二品右光祿已下加都督第一品尚書令下南
徐東揚州刺史皇弟皇子封國王世子品並第三通直散
騎常侍員外散騎常侍黃門侍郎已上二千石秘書監中二千石左
右驍騎左右游擊等將軍太子中庶子已上二千石太子左右
衛率二千石朱衣直閣雲騎游騎將軍中書侍郎已上千石尚書
左右丞尚書吏部侍郎郎中已上六百石尚書郎中太子三

卿太中中散大夫司徒左右長史(已上千石)諸王師(依梁制並四品)
子傅士(千石)荊江南兗郢湘雍等州刺史(六州加督並在第三品東揚州丁加都督進在第二品若光祿下)嗣王蕃王郡公縣公等世子品並第四秩
書丞明堂太廟帝陵等令(已上六百石)散騎侍郎前左右後軍
將軍左右中郎將(已上千石)大長秋(二千石)太子中舍人庶子(六百石)
豫益廣衡等州青冀二州北兗北徐等州梁州領南
秦州司南秦交越桂霍等十五州刺史(州下加都督進在第四品雍)
(三品南徐州不言秩)丹楊尹(中二千石)會稽太守(二千石加督進在第)
(進在第三品南徐州下諸郡若以比著名為例)吳郡吳興二太守(二千石)侯
世子(秩不言)皇弟皇子府諮議參軍(八百石)皇弟皇子府校諮

議參軍(秩不言)皇弟皇子府長史(千石)皇弟皇子府板長史(不言秩)皇弟皇
祿皇弟皇子府司馬(千石)皇弟皇子府板司馬(不言秩)皇弟皇
子公府從事中郎(六百石)皇弟皇子[illegible]散騎侍郎(千石)著作
郎(六百石)步兵射聲長水越騎屯騎五校尉(二千石)太子洗馬
(六百石)太子步兵翊軍屯騎三校尉(並秩同)司徒左西掾屬
石(並本秩四百石依梁秩例)皇弟皇子友(秩依梁制)皇弟皇子公府錄(本秩四百石依)
五經博士[illegible]皇子[illegible]世子[illegible]以上正郡太守內
史相嗣王府皇弟皇子之庶子府諮議參軍(六百石板者不言秩)嗣
王府[illegible]皇弟皇子之庶子府長史司馬(並八百石減正王府一階板者)嗣三府官
長史司馬並不言秩庶姓公府諮議參軍(六百石與嗣王府同其板者並不言秩)庶姓公

府長史司馬(並八百石其[…]者並不言秩)嗣王庶姓公府從事中郎(石)
石皇弟皇子府中錄事參軍諮府中錄事參軍中記室參
軍板中記室參軍中直兵參軍板中直兵參軍揚州別駕
中從事皇弟皇子南徐荊江南兗郢湘雍州別駕中從事
(並不言秩)品並第六給事中(六百石)員外散騎侍郎秘書著作佐郎
(並四百石依梁秩例)奉車駙馬都尉武賁中郎將羽林監冗從僕射
(已上並六百石)謁者僕射(千石)南臺治書侍御史(六百石)太子舍人(二百石)
(並依梁秩例)太子門大夫(六百石)太子旅賁中郎將冗從僕射(並依梁)
(將)司徒主簿(依梁秩例)司徒祭酒(秩不言)領護軍長史司馬廷
尉正監平(並六百石)皇弟皇子府錄事記室中兵等參軍板錄

事記室中兵等參軍功曹史主簿公府祭酒(並不言秩)皇弟皇
子文學(依梁秩例)嗣王庶姓公府掾屬(並本秩四百石依梁秩例)太子二傅
丞(並六百石)蕃王府諮議參軍(四百石)蕃王府板諮議參軍(秩不言)
蕃王府長史司馬(並六百石板者並不言秩)庶姓持節府諮議參軍(四百石)
石庶姓非公不持節將軍置長史(六百石)庶姓持節府板諮議
參軍(秩不言)庶姓持節府長史司馬(並六百石板者並不言秩)嗣王府
皇弟皇子之庶子及庶姓公府中錄事中記室中直兵參
軍及板中錄事中記室中直兵參軍(並不言秩)不滿萬戶太守
內史相(千石)丹楊會稽吳郡吳興及萬戶郡丞(並六百石)建康
令(千石)建康監平(秩同[…]制)品並第七中書通事舍人(依梁秩例)積

射聲強弩武衞等將軍、令、太子左右積弩將軍(並六百石)，奉朝請、武騎常侍(依秩例)，太后三卿、十二卿、大長秋丞(並六百石)，左右衞司馬(已上並不言秩)，太子詹事丞、中舍人、律博士(並六百石)，皇弟皇子府正參軍、板正參軍、行參軍、板行參軍，嗣王府皇弟皇子之庶子府錄事記室中兵參軍、板錄事記室中兵參軍、功曹史主簿，庶姓非公不持節諸將軍置主簿，庶姓公府錄事記室中兵參軍、板錄事記室中兵參軍、主簿，嗣王庶姓公府祭酒，蕃王府中錄事記室中兵參軍、板中錄事記室直兵參軍，庶姓持節府中錄事記室直兵參軍及板中錄事記室直兵參軍，太子太傅五官功曹史主簿，少傅五

官功曹史主簿(已上並不言秩)，太學博士(六百石)，國子助教、司樽郎，安蠻戎越校尉中郎將府等長史(六百石。蠻戎越等府佐無定品，自隨主軍號)，(其小府減大府一階)蠻戎越校尉中郎將等府板長史(不言秩)，蠻戎越校尉中郎將等司馬(六百石。板者不言秩)，庶姓南徐荊江南兗郢湘雍等州別駕中從事(不言秩)，不滿萬戶已上郡丞(六百石)，五千戶已上縣令、相(一千石)，皇弟皇子國郎中令、大農、中尉(並六百石)，品並第八。左右二衞殿中將軍(不言秩)，南臺侍御史(依秩例)，東宮通事舍人(不言秩)，材官將軍(六百石)，太子左右二衞率殿中將軍，及嗣王府皇弟皇子之庶子府正參軍、板正參軍、行參軍、板行參軍，庶姓公府正參軍、板正參軍，蕃王府錄

事記室中兵等參軍、板錄事記室中兵等參軍、功曹史主簿，正參軍、板正參軍、行參軍、板行參軍，庶姓持節府錄事記室中兵等參軍、板錄事記室中兵等參軍、功曹史主簿，庶姓豫益廣衡青冀北兗北徐梁秦司南徐等州別駕中從事史，揚州主簿、西曹及祭酒議曹二從事，南徐州主簿、西曹祭酒議曹二從事，皇弟皇子諸州主簿、西曹(已上並不言秩)，不滿五千戶已下縣令、相(六百石)，皇弟皇子國常侍侍郎(不言秩)，嗣王國郎中令、大農、中尉(並四百石)，嗣王國常侍(不言秩)，蕃王國郎中令、大農、中尉(並二百石)，品並第九。又有戎號擬官，自一品至于九品，凡二百三十七號。鎮衞驃騎車騎等三號將軍

擬官品第一(比秩中二千石)。四中(軍衞撫權)、四征(東南西北)、八鎮(東南西北左右前後)等十六號將軍擬官品第二(秩中二千石)。八安(東南西北左前右後)、四翊(左前右後)、四平(東南西北)等十六號將軍擬官品第三(秩中二千石)。忠武軍師、武臣、爪牙、龍騎、雲麾、冠軍、鎮兵、翊師、宣惠、宣毅等將軍，四中郎將，智仁勇信嚴等五威、五武將軍，合二十五號擬官品第四(秩中二千石)。輕車、鎮朔、武旅、貞毅、明威等將軍(將軍加大者至比凡加大通進一階)，寧安征振宣等五遠將軍，寧蠻校尉(雍州小府)(蠻越校尉中郎將開府主軍號輕重，若單作州減刺史一階，若有將軍減將軍一階)，合十八號擬官品第五。威雄猛烈震信略勝風力光等十威，武猛略勝力毅健烈威銳勇等十武，猛毅烈威震銳進智勝驍等十猛

壯武勇烈猛銳威力毅志意等十壯騎雄猛猛烈武勇猛
名勝迅等十驍雄威明烈信武勇毅壯健等十雄忠勇
烈猛銳壯毅桿信義勝等十忠明智略遠勇烈威銳毅勝
進等十明光烈明英遠勝銳命勇戎野等十光驍勇烈猛
銳奇決起勝略出等十（[illegible]）凡將軍平越中郎（[illegible]）
西戎平戎鎮蠻三校尉等擬官一百四號品第六（秩千石）龍
驤武視雲旗風烈電威雷音馳銳追銳羽騎突騎折衝冠
武和戎安壘超猛英果掃虜掃狄武銳摧鋒開遠略遠貞
威決勝清野堅銳輕車拔山雲勇振旅等將軍擬官三十
號品第七（秩六百石）超武鐵騎樓船宣猛樹功克狄平虜稜威

戎昭威戎伏波雄戟長劍衝冠雕騎佽飛勇騎破敵（[illegible]）克敵
威虜等將軍（[illegible]）安遠護軍度支校尉（[illegible]）
郡丞等擬官二十三號品第八（並六百石）前鋒武毅開邊招遠金
威破陣蕩寇殄虜橫野馳射等將軍擬官十號品第九（秩四百石）
（百石）諸將起自第六品已下板則無秩其雖除不領兵不滿
百人并除此官而為州郡縣者皆依本條減秩石（[illegible]千石）
（[illegible]石千石降為六百石自四百石等[illegible]秩其州郡縣自各依本秩論）凡板將軍皆降除一品
（[illegible]）此減降品秩其應假給章印各依舊差不賜（[illegible]）封
爵亦為九等之差郡王第一品（秩萬石）嗣王藩王開國郡縣

公第二品開國郡縣侯第三品開國縣伯第四品（並視中二千石）
開國子第五品開國男第六品（並視二千石）湯沐食侯第七品
鄉亭侯第八品（視千石）關中關外侯第九品（視六百石）
陳依梁制年未滿三十者不得入仕唯經學生策試得第
諸州光迎主簿西曹左奏及經為挽郎得仕其諸郡唯正
王任丹陽尹經迎得出身庶姓尹則不得必有奇才異行
殊勳別降恩旨敘用者不在常例其相知表啓通舉者每
常有之亦無年常考校黜陟之法既不為此式所以勤惰
無辨凡選官無定期隨闕即補多更互遷官未必即進班
秩其官唯論清濁從濁官則微清則勝於轉若有遷授或

由別敕但移轉一人為官則諸官多須改動其用官式吏
部先為白牒錄數十人名吏部尚書與參掌人共署奏勅
或可或不可其不用者更銓量奏請若勅可則付選更色
別量貴賤內外分之隨才補用以黃紙錄名八座通署奏
可即出付典名而典以名帖鶴頭板整威儀送往得官之
家其有特發詔授官者即宣付詔誥局作詔章草奏聞敕
可黃紙寫出門下門下答詔請付外施行又畫可付選司
行召得詔官者不必皆須待召但聞詔出明日即與其親
入謝後詣尚書上省拜受若拜王公則臨軒

太尉揚州都督監修國史上柱國趙國公臣長孫無忌等奉勑撰

百官中

後齊制官，多循後魏，置太師太傅太保，是為三師，擬古上公，非勳德崇者不居。次有大司馬大將軍，是為二大，並典司武事。次置太尉司徒司空，是為三公。三師二大三公府三門，當中開黃閤，設內屏。各置長史司馬諮議參軍從事中郎掾屬主簿錄事功曹記室戶曹倉曹中兵外兵騎兵長流城局刑獄等參軍事東西閤祭酒及參軍事法墨田水鎧集士等曹行參軍左戶右戶行參軍長兼行參軍參軍督護等員。司徒則加有左右長史。三公下次有儀同三司，加開府者，亦置長史已下官屬，而減記室倉城局田水鎧士等七曹各一人。其品亦每官下三府一階。三師三大置佐史，則同太尉府。乾明中，又置丞相，河清中，分為左右，亦各置府僚云。

特進左右光祿金紫銀青等光祿大夫，用人俱以舊德就閑者居之。自一品已下，從九品已上，又有驃騎車騎衛四征四鎮中軍鎮軍撫軍四中四安冠軍輔國龍驤鎮遠安遠建忠建節中堅中壘振威奮威廣威廣德弘義折衝制勝伏波陵江輕車樓船虹勁武烈四勇明威顯信虞遜橫海踰岷越嶂戎昭武毅雄烈恢猛摩騁鋒蕩開城靜漠綏戎邛越殄夷飛騎隼擊武牙武奮清野橫野偏裨等將軍，以褒賞勳庸。

尚書省，置令僕射，吏部殿中祠部五兵都官度支等六尚書。又有錄尚書一人，位在令上，掌與令同，但不糾察。令則彈糾見事，與御史中丞更相廉察。僕射職為執法，置二則為左右僕射，皆與令同，左糾彈，而右不糾彈。錄令僕射總理六尚書事，謂之都省。其屬官，左丞掌吏部考功主爵殿中儀曹三公祠部主客左右中兵左右外兵都官二千石度支左右戶十七曹，并彈糾見事，又主管轄臺中有違失者，兼糾駁之。右丞各一人掌駕部虞曹屯田起部都兵比部水部膳部倉部金部庫部祠部一曹，亦管轄臺中，又主凡諸用

度料物脂燭筆墨帳幕，不彈糾，餘悉與左同。並都令史八人，共掌其事。其六尚書分統列曹。吏部統吏部掌褒崇選補等事考功掌考第及秀孝貢士策試等事主爵掌封爵等事三曹。殿中統殿中掌駕行百官留守名帳宮殿禁衛供御衣食等事儀曹掌吉凶禮制事三公掌五時讀時令諸曹囚帳斷罪赦日建金雞等事駕部掌車輿牛馬廄牧等事四曹。祠部統祠部掌祠部醫藥死喪贈賻等事主客掌諸蕃雜客等事虞曹掌地圖山川遠近園囿田獵殽膳雜味等事屯田掌籍田諸州屯田等事起部掌諸興造工匠等事五曹。祠部無尚書，則右僕射攝。五兵統左中兵掌諸郡督告身諸宿衛官等事右中兵掌畿內丁帳事力蕃兵等事左外兵掌河南及潼關已東諸州丁帳及發召征兵等事右外兵掌河北及潼關已西諸州所典與左外同都兵掌鼓吹太樂雜戶等事五曹。都官統都官掌畿內非違得失事二千石掌畿外得失等事比部掌詔書律令勾檢等事

（都官掌畿內非違得失事二千石掌畿外得失等事比部掌詔書律令勾檢等事）水部（掌舟船津梁公私水事）膳部（掌侍官百司禮食肴饌等事）五曹。度支尚書統度支（掌計會凡軍國損益事役糧廩等事）倉部（掌諸倉帳出入等事）左戶（掌天下計帳戶籍等事）右戶（掌天下公私田宅租調等事）金部（掌權衡量度內外諸庫藏文帳等事）庫部（掌凡是戎仗器用所須事）六曹。凡二十八曹。吏部、三公郎中各二人，餘並一人。凡三十郎中。吏部、儀曹、三公（虞曹）都官、二千石、比部、左戶各量事置掌故主事員。門下省（掌獻納諫正及司進御之職）侍中、給事黃門侍郎各六人，錄事四人，通事令史、主事令史各八人。統局六。領左右局，領左右各二人（掌知朱華閣內諸事宮殿門閤管籥已下左右衣齋寺已上皆主之）左右直長四人。尚食局，典御二人（總知御膳事）丞、監各四人。尚藥局，典御及丞各二人（總知御藥事）侍御師、尚藥監各四人。主衣局，都統、子統各二人（掌御衣服玩弄事）齋帥局，齋帥四人（掌鋪設灑掃事）殿中局，殿中監四人（掌駕前奏引行事制請修補表讖則進卷上）中書省，管司王言，及司進御之音樂。監、令各一人，侍郎四人。并司伶官西涼部直長、伶官西涼四部、伶官龜茲四部、伶官清商部直長、伶官清商四部。又領舍人省（掌署敕行下宣旨勞問）中書舍人、主書各十人。祕書省，典司經籍。監、丞各一人，郎中四人，校書郎十二人，正字四人。又領著作省，郎二人，佐郎八人，校書郎二人。集書省，掌諷議左右，從容獻納。散騎常侍、通直散騎常侍各六人，諫議大夫七人，給事中六人，員外散騎常侍三

十人，通直散騎侍郎六人，給事中六人，員外散騎侍郎一百二十人，奉朝請二百四十人。又領起居省，散騎常侍、通直散騎常侍、散騎侍郎、通直散騎侍郎各一人，校書郎二人。中侍中省，掌出入門閤。中侍中二人，中常侍、中給事中各四人。又有中尚藥典御及丞，并中謁者僕射各二人。中尚食局典御、丞各二人，監四人。內謁者局統、丞各一人。御史臺，掌察糾彈劾。中丞一人，治書侍御史二人，侍御史八人，殿中侍御史、檢校御史各十二人，錄事四人。領符節署，令一人，符璽郎中四人。都水臺，管諸津橋。使者二人，參事十人。又領都尉、合易城等三局，尉皆分司諸津橋。謁者臺，掌凡諸吉凶公事，導相禮儀事。僕射二人，謁者三十人，錄事一人。太常、光祿、衛尉、宗正、太僕、大理、鴻臚、司農、太府，是為九寺。置卿、少卿、丞各一人。各有功曹、五官、主簿、錄事等員。太常，掌陵廟群祀、禮樂儀制、天文術數、衣冠之屬。其屬官有博士（四人，掌禮制）協律郎（二人，掌監調律呂音樂）八書博士（二人）等員。統諸陵（掌守衛山陵等事）太廟（掌郊廟社稷等事）太樂（掌諸樂及行禮節奏等事）衣冠（掌冠幘輿服之事）鼓吹（掌百戲鼓吹樂人等事）太祝（掌郊廟贊祝等事）太史（掌天文地動風雲氣色律曆卜筮等事）廩犧（掌養犧牲供祭祀等事）太宰（掌…）

神祀事（掌行禮事）等署令丞。而太廟兼領郊祠（掌五郊群神事）、崇虛（掌五岳四瀆神祀，在京及諸州道士簿帳等事）二局丞。太樂兼領清商部丞（掌清商音樂等事）。鼓吹兼領黃戶局丞（掌供樂人衣服）。太史兼領靈臺（掌天文觀候）、太卜（掌諸卜筮）二局丞。光祿寺掌諸膳食、帳幕、器物、宮殿門戶等事。統守宮（掌凡張設等事）、太官（掌食膳事）、宮門（主諸門進餘事）、供府（掌供御衣服玩弄之事）、肴藏（掌器物鹽味等事）、清漳（主酒，歲二萬石，春秋中半）、華林（掌禁籞林木等事）等署。宮門署置僕射六人，以司其事。餘各有令、丞。又領東園局丞（掌諸凶具）。衛尉寺掌禁衛甲兵，統城門寺，置校尉二人，以司其職（掌宮殿城門并諸倉庫管籥等事）。又領公車（掌尚書所不理，有枉屈，經判奏聞）、武庫（掌甲兵及吉凶儀仗）、衛士（掌京城及諸門兵士）等署。署各令。武庫又有脩故局丞（掌脩故甲等事）。大宗正寺掌宗室屬籍，統皇子王國、諸王國、諸長公主家。太僕寺掌諸車輦、馬、牛、畜產之屬。統驊騮（掌御馬及諸鞍乘）、左右龍、左右牝（掌駝馬）、駝牛（掌飼駝騾驢牛）、司羊（掌諸羊）、乘黃（掌諸輦輅）、車府（掌諸雜車）等署令、丞。驊騮署又有奉承直長二人。左龍署有左龍局，右龍署有右龍局，左牝署有左牝局，右牝署有右牝局，駝牛署有典駝、特牛、牸牛三局，司羊署有特羊、牸羊局。諸局並有都尉。寺又領司訟、典臘、出入等三局丞。大理寺掌決正刑獄。正、監、評各一人，律博士四人，明法掾二十四人，檻車督二人，掾十人，獄丞、掾各二人，司直、明法各十人。

鴻臚寺掌蕃客朝會、吉凶弔祭。統典客、典寺、司儀等署令、丞。典客署又有京邑薩甫二人、諸州薩甫一人。典寺署有僧祇部丞一人。司儀署又有奉禮郎三十人。司農寺掌倉市薪菜、園池果實。統平準、太倉、鉤盾、典農、導官、梁州水次倉、石濟水次倉、藉田等署。置令、丞。而鉤盾又別領大囿、上林、遊獵、柴草、池藪、苜蓿等六部丞。典農署又別領山陽、平頭、督亢等三部丞。導官署又有御細部、麴麵部、典庫部等倉督員。太府寺掌金帛府庫，營造器物。統左中右三尚方、左藏、司染、諸冶東西道署、黃藏、右藏、細作、左校、甄官等署。署各令、丞。左尚方又別領別局、樂器、器作三局丞。中尚方又別領別局、涇州絲局、雍州絲局、定州紬綾局四局丞。右尚方又別領別局丞。司染署又別領京坊、河東、信都三局丞。諸冶東道又別領滏口、武安、白間三局丞。諸冶西道又別領晉陽冶、泉部、大邽、原仇四局丞。甄官署又別領石窟丞。

國子寺掌訓教胄子。祭酒一人，亦置功曹、五官、主簿、錄事。領博士五人，助教十人，學生七十二人。太學博士十人，助教二十人，太學生二百人。四門學博士二十人，助教二十人，學生三百人。

秋寺掌諸宮閤卿中尹各一人並用宦者丞二人亦有功曹五
主簿錄事員領中黃門掖庭晉陽宮中山宮園池中宮僕
奚官等署令丞又有暴室局丞其中黃門又有冗從僕射
及博士四人掖庭晉陽中山各有宮教博士二人中山署
又別有染局丞園池署又別有桑園部丞中宮僕署又
別有乘黃局教尉細馬車都督車府部丞奚官署又別有
染局丞

將作寺掌諸營建大匠一人丞四人亦有功曹主簿錄事
員若有營作則立將副將長史司馬主簿錄事等各一人
又領軍主副幢主副等

昭玄寺掌諸佛教置大統一人統一人都維那三人亦置
功曹主簿員以管諸州郡縣沙門曹

領軍府將軍一人掌禁衛宮掖朱華閣外凡禁衛官皆主
之輿駕出入督攝仗衛中領軍亦同有長史司馬功曹五
官主簿錄事鎧曹等員其府事又領左右衛領左右等府

左右衛府將軍各一人掌左右廂所主朱華閣以外各武
衛將軍二人貳之皆有司馬功曹主簿錄事鎧曹等員其
御仗屬官有御仗正副都督御仗五職御仗等員其直盪
屬官有直盪正副都督直入正副都督勳武前鋒正副都
督勳武前鋒五藏等員直衛屬官有直衛正副都督翊衛

正副都督前鋒正副都督等員直突屬官有直突都
督勳武前鋒散都督等員直閣屬官有朱衣直閣直閣
將軍直寢直齋直後之屬又有武騎雲騎將軍各一人
驍騎游擊前後左右等四軍將軍左右中郎將各五人
步兵越騎射聲屯騎長水等校尉奉車都尉等各十
人武賁中郎將羽林監各十五人冗從僕射三十人騎都
尉六十人積弩積射強弩等將軍及武騎常侍各三
十五人殿中將軍五十人員外將軍一百人殿中司馬
督五十人員外司馬督一百人

領左右府有領左右將軍領千牛備身又有左右備身正

副都督左右備身五職左右備身員又有刀劍備身
正副都督刀劍備身五職刀劍備身員又有備身
正副都督備身五職員

護軍府將軍一人掌四中關津輿駕出則護駕中護軍亦
同有長史司馬功曹五官主簿錄事鎧曹其府事其屬官東
西南北四中府皆統之四府各中郎將一人長史司馬錄事
參軍統府錄事各一人又有統府直兵及功曹倉曹中
兵外兵騎兵長流城局等參軍[illegible]人法田鎧等曹
行參軍各一人 領諸關尉津尉

行臺在令無文其官置令僕射其尚書丞郎皆隨權制而置員焉其未詳

三師太師太傅太保為三師論道[illegible]
少師少傅少保是為三少各一人掌奉皇太子以觀三師之德出則三師在前三少在後
詹事總東宮內外衆務事無大小皆統之府置丞功曹五官主簿錄事員領家令率更令僕等三寺左右衛二坊三寺各置丞二坊各置司馬俱有功曹主簿以承其事
家令領食官典倉司藏等署令丞又領內坊令丞食官又別領器局酒局二丞典倉又別領園丞司藏又別領左校庫興作二局丞率更令中署置令丞各一人
僕寺領廄牧署令丞又別有車輿局丞
左右衛坊率各領騎官備身正副都督騎官備身五職騎官備身員又有內直備身正副都督內直備身五職內直備身員又有備身正副都督備身五職員又有直閣直後員又有旅騎典衛典輿等校尉各二人騎尉三十人
門下坊中庶子中舍人通事守舍人主事守舍人各四人又領殿內典膳藥藏齋帥等局殿內局有內直監二人內直四人典膳藥藏局監丞各二人藥藏又有侍醫四人齋帥局內閣帥各二人典書坊庶子四人又領典經坊洗馬八人守舍人二人

主簿各一人并統伶官西涼二部伶官清商二部
自諸省臺府寺各因其繁簡而置吏有令史書令史書吏之屬又各置曹共以共其役其員因繁簡而互其餘主司專其事者各因事立名條流甚衆不可得而具也
王位列大司馬上非親王則位在三公下置師一人餘官大抵與梁制不異其封內之調盡以入臺三分食一公已下四分食一
皇子王國置郎中令大農中尉常侍各一人侍郎二人上中下三將軍各一人上中大夫各二人防閤四人典書典祠學官典衛等令各一人齋帥四人食官廄牧長各一人典府丞二人典府丞一人執書二人謁者四人舍人十人等員諸王國則加有陵長廟長常侍各一人而無中將軍員下中大夫各減一人諸公又減諸王防閤齋帥典醫丞等員其諸侯伯子男國又減諸公國將軍大夫員諸公主則置家令丞主簿錄事等員
司州置牧屬官有別駕從事史治中從事史州都主簿西曹書佐記室戶曹功曹金曹租曹兵曹騎曹都官法曹部郡等從事員主簿已下各置掾史又領西東市署令丞及統清都郡諸畿郡
清都郡置尹丞中正功曹主簿督郵五官門下督錄事主記議生及功曹記室戶田金租兵騎賊法等曹掾中部掾等員

鄴臨漳成安三縣令各置丞中正功曹主簿門下錄事
主記議及功曹記室戶田金租兵騎賊法等曹掾員鄴又
領右部南部西部三尉又領十二行經途尉凡一百三十
五里里置正臨漳又領左部東部二尉左部管九行經途
尉凡一百一十四里里置正成安又領後部北部二尉後
部管十一行經途尉七十四里里置正清都郡諸縣令已
下官員悉與上上縣同諸畿郡太守已下悉與上上郡同
○上上州刺史置府屬官有長史司馬錄事功曹倉曹中
兵等參軍事及掾史主簿及掾記室掾史外兵騎兵長流
城局刑獄等參軍事及掾史參軍事及法墨田鎧集士等

曹行參軍及掾史右戶掾史行參軍長兼行參軍督護統
府錄事統府直兵箱錄事等員州屬官有別駕從事史治
中從事史州都光迎主簿主簿西曹書佐市令及史祭酒
從事史部郡從事皁服從事典籤及史門下督省事都錄
事箱錄事及史朝直刺姦記室掾戶曹田曹金曹租
曹兵曹左戶等掾史等員
上上州府州屬官佐史合三百九十三人上中州減上上
州十人上下州減上中州十人中上州減上下州五十一
人中中州減中上州十人中下州減中中州十人下上州
減中下州五十人下中州減下上州十人下下州減下中

州十人
上上郡太守屬官有丞中正光迎功曹光迎主簿功曹主
簿五官省事錄事及西曹戶曹金曹租曹兵曹集曹等掾
佐太學博士助教太學生市長倉督等員合屬官佐史二
百一十二人上中郡減上上郡五人上下郡減上中郡五
人中上郡減上下郡四十五人中中郡減中上郡五人中
下郡減中中郡五人下上郡減中下郡四十人下中郡減
下上郡二人下下郡減下中郡二人
上上縣令屬官有丞中正光迎功曹光迎主簿功曹主簿
錄事及西曹戶曹金曹租曹兵曹等掾市長等員合屬官

佐史五十四人上中縣減上上縣五人上下縣減上中縣
五人中上縣減上下縣六人中中縣減中上縣五人中下
縣減中中縣一人下上縣減中下縣一人下中縣減下上
縣一人下下縣減下中縣一人
自州郡縣各因其大小置白直以供其役
三等諸鎮置鎮將副將長史錄事參軍倉曹中兵長流城
局等參軍事鎧曹行參軍市長倉督等員
三等戍置戍主副掾隊主副等員
官一品每歲祿八百匹二百匹為一秩從一品七百匹一
百七十五匹為一秩

二品六百匹一百五十匹為一秩從二品五百匹一百二十五匹為一秩
三品四百匹一百匹為一秩從三品三百匹七十五匹為一秩
四品二百四十匹六十匹為一秩從四品二百匹五十匹為一秩
五品一百六十匹四十匹為一秩從五品一百二十匹三十匹為一秩
六品一百匹二十五匹為一秩從六品八十匹二十匹為一秩

七品六十匹十五匹為一秩從七品四十匹十匹為一秩
八品三十六匹九匹為一秩從八品三十二匹八匹為一秩
九品二十八匹七匹為一秩從九品二十四匹六匹為一秩
祿率一分以帛一分以粟一分以錢事繁者優一秩平者守本秩閑者降一秩長兼試守者亦降一秩官非執事不朝拜者皆不給祿又自一品已下至于流外勳品各給事力一品至三十人下至流外勳品五人為等或以四人三人二人一人為等繁者加一等平者守本力閑者降一等

州郡縣制祿之法刺史守令下車各前取一時之秩
上上州刺史歲秩八百匹與司州牧同上中上下各以五十匹為差中上降上下一百匹中中及中下亦以五十匹為差下上降中下一百匹下中下下亦各以五十匹為差
○上上郡太守歲秩五百匹降清都尹五十匹上中上下各以五十匹為差中上降上下四十匹中中及中下各以三十匹為差下上降中下四十匹下中下下各以二十匹為差

上上縣歲秩一百五十匹與鄴臨漳成安三縣同上中上下各以十匹為差中上降上下二十匹中中及中下各以五匹為差下上降中下二十匹下中下下各以十匹為差
○州自長史已下逮于史吏郡自丞已下逮于掾佐亦皆以帛為秩郡有尉者尉減丞之半皆以其所出常調課之其鎮將戍主軍主副幢主副逮于掾史亦各有差矣
諸州刺史守令已下幹及力皆聽敕乃給其幹出所部之人一幹輸絹十八匹幹身放之力則以其州郡縣白直充
○三師王二大（大司馬大將軍）三公為第一品
開府儀同三司開國郡公為從一品
儀同三司太子三師特進尚書令驃騎車騎將軍（二將軍加大字）

在開國郡公下衛將軍加大者在太子太師下四征將軍加大者在衛大將軍下左右光祿大夫散郡公開國縣公為第二品尚書僕射置二左居右上中書監四鎮[illegible]中鎮撫軍將軍二將軍武職罷任者為之領軍加大者在尚書令下護軍[illegible]將軍金紫光祿大夫散縣公開國縣侯為從二品

吏部尚書四安將軍中領護太常光祿衛尉卿太子三少中書令太子詹事侍中列曹尚書四平將軍大宗正太僕大理鴻臚司農太府卿清都尹三等上州刺史左右衛將軍祕書監銀青光祿大夫散縣侯開國縣伯為第三品

散騎常侍三等中州刺史司徒左長史四方中郎將四護匈奴羌戎夷蠻越中郎將國子祭酒御史中丞中侍中長秋卿將作大匠冠軍將軍太尉長史領左右將軍武衛將軍太子左右衛率輔國將軍四護校尉太中大夫龍驤將軍三等上郡太守散縣伯為從第三品

鎮遠安遠將軍太常光祿衛尉少卿尚書吏部郎中給事黃門侍郎太子中庶子司徒右長史司空長史太宗正太僕大理鴻臚司農太府少卿三公府司馬中常侍中尹城門校尉武騎雲騎驍騎游擊將軍已前上階建忠建節將軍通直散騎常侍諸開府長史中大夫三等下州刺史[illegible]將諸開府司馬開國縣子為第四品

中散[illegible]軍尚書左[illegible]從事史三等上州長史太子三卿前左右後軍將軍中書侍郎太子庶子三等中郡太守左右備身刀[illegible]衛仗直盪等正都督三等上州司馬已前上階[illegible]軍諫議大夫尚書右丞諸開府諮議參軍司州治中從事史左右中郎將步兵越騎射聲屯騎長水校尉朱衣直閤直閤將軍太子騎官備身內直備身等正都督三等鎮副將散縣子為從第四品

廣德弘義將軍太子備身直入直衛等正都督領左右三等中州長史三公府從事中郎祕書丞諸子友國子博士[illegible]侍郎太子中舍人員外散騎常侍三等中州司馬已前[illegible]衛御勝將軍主衣都統尚食尚藥二典御太子旅騎衛與軍校尉領護府長史司馬諸開府從事中郎開國男為第五品

[illegible]波陵江將軍三等下州長史三公府掾屬諸作郎通直散騎侍郎太子洗馬左右備身刀劍備身[illegible]都督左[illegible]直長尚食尚藥典御三等下州司馬已前上階輕車樓船將軍駙馬都尉翊衛正都督直寢直齋奉車都尉都水使者諸開府掾屬宗正歸義歸正歸命歸德侯清都郡丞治書侍御史中郎將[illegible]城三縣令中給事中三等下郡太守

大理司直太子直閤二衛隊主太子將官內直備身副都督開國鄉男散縣男為從第五品

勳武昭勇將軍尚書諸曹郎中中書舍人三公府主簿三等上州別駕從事史四中府三等鎮將長史三公府錄事參軍事皇子郎中令三公府功曹記室戶倉中兵參軍事皇子文學謁者僕射已上上階明威[illegible]將軍太子備身副都督四中府司馬武賁中郎將羽林監冗從僕射直入副都督千牛備身大理正監評侍御師諸開府錄事功曹記室倉中兵等曹參軍事三等上州錄事參軍事治中從事史三等上郡丞三等上縣令太子內直監平準署令為正第六

品度遼[illegible]將軍直突都督三等中州別駕從事史三公府列曹參軍事給事中太子門大夫三等上州功倉中兵等參軍事皇子大農驍騎都尉直後將軍殿中郎中三等中州錄事參軍事已上上階[illegible]將軍直寢副都督三等中州從事史諸開府主簿列曹參軍事三等中州功倉中兵等參軍事太子舍人三寺丞太子直前太子副直監太子諸率丞為從第六品

戎昭武毅將軍勳武前鋒正都督三公府東西閤祭酒三等下州別駕從事史三等上州府主簿列曹參軍事三等下州錄事參軍事四中府錄事參軍事王公國郎中令積[illegible][illegible]射將軍員外散騎侍郎皇子中尉三公府參軍事列曹行參軍已前上階旌烈恢拓將軍翊衛副都督諸開府東西閤祭酒參軍事列曹行參軍三等下州功倉中兵參軍事四中府功倉中兵參軍事三等中州府主簿列曹參軍事二衛府司馬諸率府丞左右備身三職三等鎮錄事參軍事六寺丞秘書郎中著作佐郎太子侍醫太子騎尉太子騎官備身五職三等中郡丞三等中縣令為正第七品

[illegible]雄鋒將軍勳武前鋒副都督[illegible]將軍三公府行參軍三等上州參軍事列曹行參軍三等下州府主簿列曹參軍事四中府列曹參軍事王公國大農長秋將作寺丞太

子二率已前上階司馬三等鎮倉中兵參軍事已上上階蕩邊開域將軍勳武前鋒散都督太學博士皇子常侍太常博士武騎常侍左右備身刀劍備身五職都督將軍主帥列職三等中州參軍事列曹行參軍諸開府行參軍奉朝請國子助教公車京邑二市署令三等鎮列曹參軍事三縣丞侍御史尚食尚藥丞齋帥中尚食中尚藥丞太子直後二衛隊副前鋒正都督太子騎官備身太子內直備身五職已見前諸戍主軍主為從第七品

[illegible]綏戎將軍協律郎三等上州行參軍三等下州參軍事列曹參軍事四中府列曹行參軍侯伯國郎中令散[illegible]

將軍皇子侍郎已上階平越狄寇將軍刀劍備身五職已上
前鋒副都督太子內直備身主書殿中侍御史太子典膳
藥藏丞太子齋帥三等中州行參軍王公國中尉三等鎮
鎧曹行參軍三等下郡丞三等下縣令為第八品
飛騎雋擊將軍三公府長兼左右戶行參軍長兼行參軍
門下錄事尚書都令史檢校御史諸署令諸開府典籤中
謁者僕射中黃門冗從僕射已上階武牙武奮將軍備身御
仗五職宮門署僕射太子備身五職侯伯國大農皇子上
中下將軍皇子上中大夫王公國常侍諸開府長兼左右
戶行參軍諸開府長兼行參軍員外將軍勳武前鋒五職

司州及三等上州典籤太子諸隊副諸戍諸軍副清都郡
丞為從第八品
偏野將軍子男國郎中令諸署內謁者局統三等上州長
兼行參軍中黃門太子內坊令公主家令皇子防閤典書
令四門博士大理律博士校書郎三公府參軍督護都水
參軍事七部尉諸郡尉已上階橫野將軍王公國侍郎侯伯
國中尉謁者太子三寺丞諸開府參軍督護殿中司馬督
御仗太子食官中省典參等令太子備身平準公主家丞三
等中州典籤為第九品
偏將軍諸宮教博士太子司藏廄牧令太子校書諸署別
局都尉諸尉諸關津尉三等上州參軍督護三等中州長
兼行參軍秘書省正字皇太子三令王公國上中下將軍
及上中大夫諸署令諸縣丞已上階裨將軍領軍護軍府太
常光祿衛尉寺參軍府等功曹五官奉禮郎子男國大農
小黃門員外司馬督太學助教諸幢主遙途尉中侍中省
錄事三等下州典籤尚書門下中書等省醫師為從第九
品
流內比視官十三等第一領人酋長視從三品第一不
領人酋長視第四品第二領人酋長第一領人庶長視從
第四品諸州大中正第二不領人酋長第一不領人庶長

視第五品諸州中正藏郡邑中正第三領人酋長第二領
人庶長視從第五品第三不領人酋長第二不領人庶長
視第六品第三領人庶長視從第六品第三不領人庶長
視第七品司州州都主簿國子學生視從第七品諸州州
都督護司州西曹書佐清都郡中正功曹視第八品司州
列曹從事諸州西曹書佐諸郡中正功曹清都郡主簿視
從第八品司州部郡從事諸州祭酒從事史視第九品諸
州部郡從事司州守從事諸郡主簿司州武猛從事視從
第九品
周太祖初據關內官名未改魏號及方隅粗定改創章程

命尚書令盧辯遠師周之建職置三公三孤以為論道之官次置六卿以分司庶務其所制班序

內命 謂王朝之臣 三公九命三孤八命六卿七命上大夫六命中大夫五命下大夫四命上士三命中士再命下士一命

外命 謂諸侯及其臣 諸公九命諸侯八命諸伯七命諸子六命諸男五命諸公之孤卿四命侯之孤卿公之大夫三命子男之孤卿侯伯之大夫公之上士再命子男之大夫公之中士侯伯之上士一命公之下士侯伯之中士下士子男之士不命其制祿秩下士一百二十五石中士已上至於上大夫各倍之上大夫是為四千石卿二分孤三分公四分各益其一公因盈數為一萬石其九秩一百二十石八秩至於七秩每二秩六分而下各去其一二秩俱為四十石凡頒祿視年之上下畝至四釜為上年上年頒其正三釜為中年中年頒其半二釜為下年下年頒其一無年為凶荒不頒祿六官所制如此制度既畢太祖以魏恭帝三年始命行之所設官名訖於周末多有改更並具盧辯傳不復重序云

太尉揚州都督監修國史上柱國趙國公臣長孫無忌等奉

百官下

高祖既受命改周之六官其所制名多依前代之法置三師三公及尚書門下內史祕書內侍等省御史都水等臺太常光祿衛尉宗正太僕大理鴻臚司農太府國子將作等寺左右衛左右武衛左右武候左右領左右左右監門左右領軍等府分司統職焉

三師不主事不置府僚蓋與天子坐而論道者也

三公參議國之大事依後齊置府僚無其人則闕祭祀則太尉亞獻司徒奉俎司空行掃除其位多曠皆攝行事尋省府及僚佐置公則坐於尚書都省朝之眾務總歸於臺閣

尚書省事無不總置令左右僕射各一人總吏部禮部兵部都官度支工部等六曹事是為八座屬官左右丞各一人都事八人分司管轄吏部尚書統吏部侍郎二人主爵侍郎一人司勳侍郎二人考功侍郎一人禮部尚書統禮部祠部侍郎各一人主客膳部侍郎各二人兵部尚書統兵部職方侍郎各二人駕部庫部侍郎各一人都官尚書統都官侍郎二人刑部比部侍郎各一人司門侍郎二人

度支尚書統度支戶部侍郎各二人金部倉部侍郎各一人工部尚書統工部屯田侍郎各二人虞部水部侍郎各一人凡三十六侍郎分司曹務直宿禁省如漢之制

門下省納言二人給事黃門侍郎四人錄事通事令史各六人又有散騎常侍通直散騎常侍各四人諫議大夫七人散騎侍郎四人員外散騎常侍六人通直散騎侍郎四人並掌部從朝直又有給事二十人員外散騎侍郎二十人奉朝請四十人並掌同散騎常侍等兼出使勞問統城門尚食尚藥符璽御府殿內等六局城門局校尉二人直長四人尚食局典御二人直長四人食醫四人尚藥局典

御二人侍御醫直長各四人醫師四十人符璽御府殿內局監各二人直長各四人

內史省置監令各一人尋廢監置令二人侍郎四人舍人八人通事舍人十六人主書十人錄事四人

祕書省監丞各一人郎四人校書郎十二人正字四人錄事二人領著作太史二曹著作曹置郎二人佐郎八人校書郎正字各二人太史曹置令丞各二人司曆二人監候四人其曆天文漏刻視祲各有博士及生員

內侍省內侍內常侍各二人內給事四人內謁者監六人內寺伯二人內謁者十二人寺人六人伺非八人並用宦者領內尚食掖庭宮闈奚官內僕內府等局及丞各二人（尚食置典御各置令丞皆二人其宮闈內僕則加置丞各一人掖庭又有宮教博士二人）

御史臺大夫一人治書侍御史二人侍御史八人殿內侍御史監察御史各十二人錄事二人後魏延昌中王顯有寵為御史中尉請革選御史此後踵其事每一中尉則更置御史自開皇後始自吏部選用仍依舊入直禁中

都水臺使者及丞各二人參軍三人河堤謁者六十人錄事二人領舟楫都水尉二人又領諸津上津每尉一人丞二人中津每尉丞各一人下津每典作一人津長四人

太常光祿衛尉宗正太僕大理鴻臚司農太府等九寺並置卿少卿各一人（太常寺加少卿一人）各置丞（太常衛尉宗正大[illegible]鴻臚將作二人光[illegible]太僕各三人司[illegible]太府四人[illegible]寺各二人）錄事（各二人加至三人[illegible]太府六人太府則各四人）等員

太常寺又有博士四人協律郎二人奉禮郎十六人統郊社太廟諸陵太祝衣冠太樂清商鼓吹太醫太卜廩犧等署各置令（並一人太樂太醫則各加至二人）丞（各一人郊社太樂鼓吹則各至二人）郊社署又有典瑞（四人）太祝署有太祝（二人）太樂署清商署各有樂師（[illegible]）太樂（八人）清商（二人）鼓吹署有哄師（二人）太醫署有主藥（二人）醫師（二[illegible]）

人藥園師二人醫博士二人助教二人按摩博士二人祝禁博士二人等員。太卜署有卜師二十人，相師十人，男覡十六人，女巫八人，太卜博士助教各二人，相博士助教各一人等員。

光祿寺統太官肴藏良醞掌醢等署。各置令太官三人肴藏良醞各二人掌醢一人丞太官八人肴藏掌醢各二人良醞四人太官又有監膳十二人，良醞有掌醞五十人，掌醢有掌醢十人等員。

衛尉寺統公車武庫守宮等署。各置令公車一人武庫守宮各二人丞公車一人武庫二人等員。宗正寺不統署。

太僕寺又有獸醫博士員一百二十人。統驊騮乘黃龍廄車府典牧牛羊等署。各置令二人乘黃車府則各減一人丞二人乘黃則一人典牧牛羊則四十人各三人等員。

大理寺不統署。又有正監評各一人，司直十人，律博士八人，明法二十人，獄掾八人。

鴻臚寺統典客司儀崇玄三署。各置令二人崇玄則唯置一人丞典客署又有掌客十人，司儀有掌儀二十人等員。

司農寺統太倉典農平準廩市鉤盾華林上林導官等署。各置令二人鉤盾上林則加至三人華林唯置一人太倉又有米廩督二人穀倉督四人鹽倉督二人京市有肆長四十人導官有御細倉督一人麴麥倉督二人等員。

太府寺統左藏左尚方內尚方右尚方司染右藏黃藏掌治甄官等署。各置令二人左右尚方則加一人黃藏則唯置一人丞二人左尚方八人右尚方則六人黃藏則一人

國子寺元隸太常祭酒一人，屬官有主簿錄事各一人。統國子太學四門書算學，各置博士國子太學四門各五人書算各一人助教國子太學四門各五人書算各二人學生國子一百四十人太學四門各三百六十人書四十人算八十人等員。

將作寺大匠一人，丞主簿錄事各二人。統左右校署令各二人丞左校四人右校三人各有監作左校十二人右校八人等員。

左右衛左右武衛左右武候各大將軍一人，將軍二人，並有長史司馬錄事功倉兵騎等曹參軍法曹鎧曹行參軍各一人行參軍左右衛左右武候各六人左右武衛各八人等員。

左右衛掌宮掖禁禦督攝仗衛，又各有直閤將軍六人直寢十二人直齋直後各十五人並掌宿衛侍從。奉車都尉六人掌馭副車。武騎常侍十人殿內將軍十人員外將軍三十人殿內司馬督二十人員外司馬督四十人並以參軍府朝出使勞問。左右衛又各統親衛，置開府左右衛開府左翊一開府二開府三開府四開府及武衛武候領留東宮領兵開府準此府置開府一人，有長史司馬錄事及倉兵等曹參軍法曹行參軍各一人行參軍三人又有儀同府武衛武候領軍東宮領兵儀同皆準此儀同已下置官同開府，但無行參軍員。諸府皆領軍坊，每坊東宮軍坊準此置坊主一人佐二人每鄉團東宮鄉團皆準此置團主一人佐二人。左右武衛府無直閤已下員，但領外軍宿衛

左右武候掌車駕出先驅後殿晝夜巡察執捕姦非烽候道路水草所置巡狩師田則掌其營禁右加置司辰師四人漏刻生一百一十人

左右領左右府各大將軍一人將軍二人掌侍衛左右供御兵仗領千牛備身十二人掌執千牛刀備身左右十人掌供御弓箭備身六十人掌宿衛侍從各置長史司馬錄事及倉兵二曹參軍事鎧曹行參軍各一人等員

左右監門府各將軍一人掌宮殿門禁及守衛事各置郎將二人校尉直長各十二人長史司馬錄事及倉兵曹參軍鎧曹行參軍各一人行參軍四人等員

左右領軍府各掌十二軍籍帳差科辭訟之事不置將軍唯有長史司馬掾屬及錄事功倉戶騎兵等曹參軍法鎧等曹行參軍各一人行參軍十六人等員又置明法四人隸於法司掌律令輕重

行臺省則有尚書令僕射左右任置兵部兼吏部禮部度支兼都官工部尚書及丞左右任置各一人都事四人有考功兼吏部司勳禮部兼祠部主客膳部兵部兼職方駕部庫部刑部兼都官司門度支兼倉部戶部兼比部金部工部屯田兼水部虞部侍郎各一人錄行[illegible]置食貨農圃武器百工監副監各一人各置丞食貨四人農圃六人武器二人百工二人錄事食貨農圃百工各二人武器一人等員

太子亦置太師太傅太保少師少傅少保開皇初置尋事二年定令罷之

門下坊置左庶子二人內舍人四人錄事二人主事令史四人統司經宮門內直典膳藥藏齋帥等六局司經置洗馬四人校書六人正字二人宮門置大夫二人內直置監副監各二人監殿舍人四人典膳藥藏並置監丞各二人藥藏又有侍醫四人齋帥置四人

典書坊右庶子二人舍人通事舍人各八人錄事二人主事令史四人內坊典內及丞各二人丞直四人錄事一人內廄置尉二人掌內車輿之事

家令掌刑法食膳倉庫什物奴婢等事率更令掌伎樂漏刻僕掌宗族親疏車輿騎乘各一人三寺各置丞家令二人二寺各一人錄事家令二人二寺各一人家令領食官典倉司藏三署令各一人丞食官二人典倉一人司藏三人僕寺領廄牧令人員

左右衛各置率一人副率二人掌宮中禁衛各置長史司馬及錄事功倉兵騎等曹參軍事法鎧二曹行參軍各一人行參軍四人又各有直閤四人直寢八人直齋直後各十人

左右宗衛制官如左右衛各掌以宗人侍衛加置行參軍二人而無直閤直寢直齋直後等員

左右虞候各置諮議府一人掌斥候伺非長史已下如左右
衛而無錄事參軍員減行參軍一人
左右內率副率各一人掌領備身已上禁內侍衛供奉兵
仗又無功騎兵法等曹及行參軍員餘與虞候同有千牛
備身八人掌執千牛刀備身左右八人掌供奉弓箭備身
二十人掌宿衛侍從
左右監門各率一人副率二人掌諸門禁長史已下同內
率府而各有直長十人
高祖又採後周之制置上柱國柱國上大將軍大將軍上
開府儀同三司開府儀同三司上儀同三司儀同三司大

都督帥都督都督總十一等以酬勤勞又有特進左右光
祿大夫金紫光祿大夫銀青光祿大夫朝議大夫朝散大
夫並為散官以加文武官之德聲者並不理事六品已下
又有翊軍等四十三號將軍品凡十六等為散號將軍以
加汎授居曹有職務者為執事官無職務者為散官戎上
柱國已下為散實官軍為散號官諸省及左右衛武候領
左右監門府為內官自餘為外官
國王郡王國公郡公縣公侯伯子男凡九等皇伯叔昆弟
皇子為親王置師友各一人文學二人長史司馬
諮議參軍事掾屬各一人主簿二人錄事功曹記室戶倉

兵等曹騎兵城局等參軍事東西閤祭酒各一人參軍
四人法田水鎧士等曹行參軍各一人行參軍六人長兼
行參軍八人典籤二人
上柱國嗣王郡王無主簿錄事參軍東西閤祭酒長兼行
參軍等員而加參軍事為五人行參軍為十二人柱國又
無騎兵參軍事水曹行參軍等員行減參軍事行參軍各
一人上大將軍又無諮議參軍事田曹鎧曹行參軍員又
減行參軍一人大將軍又無掾屬員又減參軍事二人上
開府又無法曹士曹行參軍參軍事員開府又無典籤員
減行參軍二人上儀同又無功曹城局參軍事員又減行

參軍二人儀同又無倉曹員減行參軍三人
三師三公置府佐與柱國同若上柱國任三師三公唯從上
柱國置王公已下三品已上又並有親信帳內各隨品高
卑而制員
諸王置國官有令大農各一人尉各二人典衛各八人常
侍各二人侍郎各四人廟長學官長各一人食官廄牧長
丞各一人典府長丞各一人舍人各人等員上柱國柱
國公減典衛二人無侍郎員侯減典衛一人食官廄
牧長各一人子男又減尉典衛常侍舍人各一人上大將
軍大將軍公同柱國子男其侯伯典衛侍郎

一人子男無令無典衛又減舍人一人上開府開府儀
同大將軍子男並減伯又無常侍無食官廄牧丞子男又
無侍郎廄牧長上儀同儀同公同開府子男並減伯又無
尉無學官長子男又無廄長食官長二王後置國官員諸
王同郡王與上柱國公同國公無上開府已上官者上開
府公同散郡公與儀同侯伯同散縣公與儀同子男同大
長公主長公主公主並置家令丞各一人主簿謁者舍人
各二人等員郡主唯置主簿員
雍州置牧屬官有別駕贊務州都郡正主簿錄事西曹書
佐金戶兵法士等曹從事部郡從事武猛從事等員并佐

史合五百二十四人
京兆郡置尹丞正功曹主簿金戶兵法士等曹佐等員并
佐史合二百四十四人
大興長安縣置令丞正功曹主簿西曹金戶兵法士曹等
員并佐史合一百四十七人
上上州置刺史長史司馬錄事參軍事功曹戶兵等曹參
軍事法士曹等行參軍行參軍典籤州都光初主簿郡正
主簿西曹書佐祭酒從事部郡從事倉督市令丞等員并
佐史合三百二十三人
上中州減上上州吏屬十二人

上下州減上中州十六人
中上州減上下州二十九人
中中州減中上州二十人
中下州減中中州二十人
下上州減中下州三十二人
下中州減下上州十五人
下下州減下中州十二人
郡置太守丞尉正光初功曹光初主簿縣正功曹主簿西
曹金戶兵法士等曹市令等員并佐史合一百四十六人
上中郡減上上郡吏屬五人

上下郡減上中郡四人
中上郡減上下郡十九人
中中郡減中上郡六人
中下郡減中中郡五人
下上郡減中下郡十九人
下中郡減下上郡五人
下下郡減下中郡六人
縣置令丞尉正光初功曹光初主簿功曹主簿西曹金戶
兵法士等曹佐及市令等員合九十九人
上中縣減上上縣吏屬四人

上下縣減上中縣五人
中上縣減上下縣十人
中中縣減中上縣五人
中下縣減中中縣五人
下上縣減中下縣十二人
下中縣減下上縣六人
下下縣減下中縣五人
州置捴管者列爲上中下三等捴管刺史加使持節
鎮置將副戍置主副關置令丞其制官屬各立三等之差
同州捴監副監各一人僉置二丞統食貨監四二監副監岐
州亦置監副監諸冶亦置二等監各有丞員
鹽池置捴監副監丞等員管東西南北面等四監亦各置
副監及丞隴右牧置捴監副監丞以統諸牧其驊騮牧及
二十四軍馬牧每牧置儀同及尉大都督帥都督等員驢
騾牧置帥都督及尉原州羊牧置大都督并尉原州駝牛
牧置尉又有皮毛監副監及丞録事又鹽州牧監置監及
副監置丞統諸羊牧牧置尉苑川十二馬牧每牧置大都
督及尉各一人帥都督二人沙苑羊牧置尉二人緣邊交
市監及諸屯監每監置監副監各一人畿內者隸司農自
外隸諸州焉

五嶽各置令又有吳山令以供其洒掃
三師王三公爲正一品
上柱國郡王國公開國郡縣公爲從一品
柱國太子三師特進尚書令左右光祿大夫開國侯爲正
二品
上大將軍尚書左右僕射雍州牧金紫光祿大夫爲從二
品
大將軍吏部尚書太常光祿衛尉等三卿太子三少納言
內史令左右衛左右武衛左右武候領左右等大將軍禮
部兵部都官度支工部尚書宗正太僕大理鴻臚司農太
府等六卿上州刺史京兆尹秘書監銀青光祿大夫開國
伯爲正三品
上開府儀同三司散騎常侍左右衛武衛武候領左右監
門等將軍國子祭酒御史大夫將作大匠中州刺史親王
師朝議大夫爲從三品
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太常光祿衛尉等三少卿太子
左右衛宗衛內等率尚書吏部侍郎給事黃門侍郎太子
左庶子宗正太僕大理鴻臚司農太府等少卿下州刺史
（已前上階）內史侍郎太子右庶子通直散騎常侍左右監門郎
將朝散大夫開國子爲正四品

上儀同三司尚書左丞太子左右衛宗衛內等副率
監門率上郡太守雍州別駕親王府長史太子家令率更
令僕內侍城門校尉(已前上階)尚書右丞上鎮將雍州贊務
直閤將軍親王府司馬諫議大夫為從四品
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內常侍秘書丞國子博士散騎侍郎
太子內舍人太子左右監門副率員外散騎常侍上州長
史親王府諮議參軍事開國男(已前上階)尚食尚藥典御上州
司馬為正五品
著作郎通直散騎侍郎中郡太守直寢太子洗馬中州長
史奉車都尉(已前上階)都水使者治書侍御史大興長安令大

隋書志二十三　十四

理司直齋太子直閤京兆郡丞中州司馬中鎮將上鎮
副內給事駙馬都尉親王友員外散騎侍郎為從五品
翊軍翊師將軍尚書諸曹侍郎內史舍人下郡太守大都
督親王府掾屬下州長史(已前上階)四征將軍(征東征南征西征北)三將
軍(內軍鎮軍撫軍)大理正監評千牛備身左右左右監門校尉內
尚食典御符璽監御府監殿內監太子內直監下州司馬
下鎮將中鎮副為正六品
四平將軍(平東平南平西平北)四將軍(前軍後軍左軍右軍)通事舍人親王文
學帥都督左右領軍府長史太子直寢親王府主簿親王
府錄事參軍事太子門大夫給事上縣令(已前上階)冠軍輔國

二將軍太子舍人直後三寺丞親王府功曹戶曹倉曹
參軍事城門直長太子直齋太子副直監太子典內左右
領軍府司馬下鎮副為從六品
鎮遠安遠二將軍員外散騎侍郎御醫左右衛武衛武候
領左右等府長史親衛親王府諸曹參軍事(已前上階)建威寧
朔二將軍六寺丞秘書郎著作佐郎太子千牛備身太子
備身左右尚食尚藥左右監門等直長太子通事舍人左
右衛武衛武候領左右等府司馬都督太子典膳藥藏等
監太子齋帥上戍主為正七品
寧遠振威二將軍左右監門府長史太子左右衛宗衛等

志二十三　十五

率左右虞候左右內率等府長史符璽御府殿內等直長
上州錄事參軍事左右領軍府掾屬親王府東西閤祭酒
中縣令上郡丞太子親衛將作丞勳衛親王府參軍事上
鎮長史(已前上階)伏波輕車二將軍太學太常二博士武騎常
侍奉朝請國子助教親王府諸曹行參軍太子直後太子
左右監門直長大興長安縣丞太子侍醫侍御史太史令
上州諸曹參軍事左右監門府太子左右衛左右宗衛左
右虞候左右內率等司馬上鎮司馬為從七品
宣威明威二將軍協律郎都水丞殿內將軍太子左右監
門率府長史別將下縣令中郡丞中州錄事參軍事(上)

州諸曹行參軍事親王府行參軍左右領軍府錄事參軍
事中鎮長史太子內坊丞太子勳衛已前上階襄威厲威二將
軍殿內御史掖庭宮闈二令上署令公車郊社太廟太祝典客鉤盾左藏太倉左尚方右尚方司染典農京市太官鼓吹甲弩太樂驊騮武庫太子左右監門率府司馬
中州諸曹參軍事左右衛武衛武候等府錄事參軍事左
右領軍府諸曹參軍事內尚食丞中戍主上戍副為正八
品

威戎討寇二將軍四門博士主書門下錄事尚書都事監
察御史內謁者監上關令中署令大醫右藏黃藏乘黃龍廄衣冠守宮華林上林掌冶導官左校右校牛羊典牧下郡丞下州錄事參軍事中州諸曹行參

軍事左右衛武衛武候領左右等府諸曹參軍事左右
領軍府諸曹行參軍太子左右衛宗衛率等府錄事參軍
事下鎮長史太子翊衛已前上階盪寇蕩難二將軍親王府長
兼行參軍及典籤員外將軍節軍太子三寺丞中閣令奚
官內僕二令下署令諸陵崇玄太卜車府清商司儀肴藏良醞掌醢麴官廩犧上津尉
下州諸曹參軍事左右衛武衛武候等府諸曹行參軍領
左右府錄曹行參軍左右監門太子左右衛宗衛等率左
右虞候左右內率等府諸曹參軍事掌舡局都尉上鎮諸
曹參軍事上縣丞上郡尉為從八品

殄寇殄難二將軍太學助教太子備身大理寺律博士諸
寺主簿尚書都水參軍事內史錄事內謁者令內寺伯中縣丞
下關令中津尉下州諸曹行參軍事左右衛[illegible]
府錄事行參軍太子左右衛[illegible]府錄事諸曹行參軍
太子左右內率府錄曹行參軍左右領軍府行參軍中鎮
諸曹參軍事上鎮諸曹行參軍中郡尉[illegible]殄難二
將軍殿內司馬督太子食官[illegible]等令
大史[illegible]掖庭宮闈等丞上[illegible]令太子左右監門率府諸
曹參軍事中州行參軍左右衛[illegible]府行參軍上
戍下戍主上關丞太子[illegible]廄牧等局丞下郡尉典
[illegible]等各司辰師為正九品

[illegible]野橫野二將軍[illegible]博士太祝太子廄牧令太
子校書下縣丞中署丞左右監門率府錄曹行參軍下州
行參軍中州典籤左右監門府上[illegible]太子左右衛宗衛虞候率
[illegible]行參軍正字太子內坊丞[illegible]中關上津丞下鎮諸曹
參軍[illegible]曹行參軍上縣尉[illegible]偏裨二將軍四門
[illegible]禮部員外[illegible]司馬督幢主[illegible]內僕等
[illegible]下署丞下州典籤內謁者[illegible]丞中津丞中縣尉太子
[illegible]太史監候太官監膳御府[illegible]監事左右校及[illegible]
作太史司曆諸樂師為從九品

又有流內視品十四等

行臺尚書令為視正二品
上總管行臺尚書僕射為視從二品
中總管行臺諸曹尚書為視正三品
下總管為視從三品
行臺尚書左右丞為視從四品
同州總監隴右牧總監為視從五品
行臺諸曹侍郎為視正六品
上柱國嗣王郡王柱國府長史司馬諮議參軍事鹽池總
監同州隴右牧總副監王二王後國令為視從六品
上大將軍大將軍府長史司馬上柱國嗣王郡王柱國府
掾屬嗣王文學公國令王二王後大農府典衛為視正七
品

上開府開府府長史司馬上大將軍大將軍府掾屬上柱
國嗣王郡王柱國府諸曹參軍事鹽池總副監鹽州牧監
諸屯監國子公侯伯國令國大農府典衛雍州薩保
為視從七品
上儀同儀同府長史司馬上大將軍大將軍府諸曹參軍
事上柱國嗣王郡王柱國府參軍事諸曹行參軍行臺諸
監同州諸監鹽池四面監皮毛監岐州監同州總監隴右
牧等丞諸大冶監雍州州都上縣子男國令侯伯國大

農府典衛王二王後國常侍為視正八品
行臺尚書都事上開府開府府諸曹參軍事上大將軍大
將軍府參軍事諸曹行參軍上柱國嗣王郡王柱國府行
參軍五岳四瀆吳山等令鹽池四面副監諸皮毛副監行
臺諸副監諸屯副監諸中冶監諸牧丞緣邊交市監鹽池總監
丞諸州州都王府雍州西市東市令諸曹從事京兆郡正功
曹太學生子男國大農典衛為視從八品
開府府法曹行參軍上儀同儀同府諸曹參軍事上大將
軍大將軍府行參軍上柱國嗣王郡王柱國府典籤同州
諸副監岐州副監諸小冶監鹽州牧監丞諸大冶監丞諸

緣邊交市副監諸郡正功曹京兆郡主簿諸州西曹書佐
祭酒從事雍州部郡從事公國常侍王二王後國侍郎公
主家令諸州胡二百戶已上薩保為視正九品
儀同府法曹行參軍上開府開府府行參軍上大將軍大
將軍府典籤上儀同儀同府行參軍上開府府典籤行臺
諸監丞鹽池四面監丞皮毛監丞諸中冶監丞四門學生
諸郡主簿諸州部郡從事雍州武猛從事大興長安縣正
功曹主簿侯伯子男國常侍公國侍郎為視從九品
又有流外勳品二品三品四品五品六品七品八品九品
之差又視流外亦有視勳品視二品視三品視四品視五

品視六品視七品視八品視九品之差祿於府吏矣皆無上下階云
京官正一品祿九百石其下每以百石為差至正四品是為三百石從四品二百五十石其下每以五十石為差至正六品是為百石從六品九十石以下每以十石為差至從八品是為五十石食封及官不判事者并九品皆不給祿其給皆以春秋二季刺史太守縣令則計戶而給祿各以戶數為九等之差大州六百二十石其下每以四十石為差至於下下則三百石大郡三百四十石其下每以三十石為差至於下下則百石大縣百四十石其下每以十石為差至於下下則六十石其祿唯及刺史二佐及郡守縣令

三年四月詔尚書左僕射掌判吏部禮部兵部三尚書事御史糾不當者兼糾彈之尚書右僕射掌判都官度支工部三尚書事又知用度餘皆依舊尋改度支尚書為民部都官尚書為刑部尚書諸曹侍郎及內史舍人並加為從五品增置通事舍人十二員通事員為二十四員廢光祿寺及都水臺入司農廢衛尉入太常尚書省廢鴻臚亦入太常罷大理寺監評及律博士員加置正為四人罷郡以州統縣改別駕贊務以為長史司馬[illegible]

自州郡縣正已下皆州郡將縣令至而調用理時事至是不知時事直謂之鄉官別置品官皆吏部除授每歲考殿最刺史縣令三年一遷佐官四年一遷佐官以曹為名者並改為司六年尚書省二十四司各置員外郎一人以司其曹之籍帳侍郎闕則釐其曹事吏部又別置朝議通議朝請朝散給事承奉儒林文林等八郎武騎屯騎驍騎游騎飛騎旅騎雲騎羽騎八尉其品則正六品以下從九品以上上階為郎下階為尉散官番直常出使監檢罷門下省員外散騎常侍奉朝請通事令史員及左右衛殿內將軍司馬督武騎常侍等員

十二年復置光祿衛尉鴻臚等寺諸州司以從事為名者改為參軍
十三年復置都水臺國子寺罷隸太常又改寺為學
十四年諸省各置主事令史員改九等州縣為上中中下下凡四等
十五年罷州縣鄉官
十六年內侍省加置內主事員二十人以承門閤
十八年置備身府
二十年改將作寺為監以大匠為大監初加置副監
仁壽元年改都水臺為監更名使者為監罷國子學唯立

太學一所，置博士五人，從五品；學生七十二人。

三年，監門府又置門候一百二十人。

煬帝即位，多所改革。三年定令，品自第一至于第九，唯置正從，而除上下階。罷諸總管，廢三師、特進官，分門下、太僕二司，取殿內監名，以為殿內省，并尚書、門下、內史、祕書，以為五省。增置謁者、司隸二臺，并御史為三臺。分太府寺為少府監，改內侍省為長秋監，國子學為國子監，將作寺為將作監，并都水監，總為五監。改左右衛為左右翊衛，左右備身為左右驍騎衛，左右武衛依舊名。改領軍為左右屯衛，加置左右禦。改左右武候為左右候衛。是為十二衛。又改領左右府為左右備身府，左右監門依舊名。凡十六府。其朝之班序，以品之高卑為列，品同則以省府為前後，省府同則以局署為前後焉。

尚書省六曹，各侍郎一人，以貳尚書之職。又增左右丞階，與六侍郎並正四品。諸曹侍郎並改為郎。又改吏部為選部郎，戶部為人部郎，禮部為儀曹郎，兵部為兵曹郎，刑部為憲部郎，工部為起部郎，以異六侍郎之名。廢諸司員外郎，而每增置一曹郎，各為二員。都司郎各一人，品同曹郎，掌都事之職，以都事為正八品，分隸六尚書。諸司主事，並去令史之名。其令史隨曹閑劇而置。每十令史置一主事，不滿十者亦置一人。其餘四省三臺，亦皆曰令史，九寺五監諸衛府，則皆曰府史。後又改主客郎為司蕃郎。尋又每一郎置承務郎一人，同員外之職。

舊都督已上，至上柱國，凡十一等，及八郎、八尉、四十三號將軍官，皆罷之。并省朝議大夫。自一品至九品，置光祿從一品、左正二品右光祿從二品、金紫正三品、銀青光祿從三品、正議正四品、通議從四品、朝請正五品、朝散從五品九大夫，建節正六品、奮武從六品、宣惠正七品、綏德從七品、懷仁正八品、守義從八品、奉誠正九品、立信從九品等八尉，以為散職。開皇中，以開府儀同三司為四品散實官，至是改為從一品，同漢、魏之制，位次王公。

門下省減給事黃門侍郎員，置二人，去給事之名。移吏部給事郎名為門下之職，位次黃門下。置員四人，從五品，省讀奏案。廢散騎常侍、通直散騎常侍、諫議大夫、散騎侍郎等常員。改符璽監為郎，置員二人，為從六品。加錄事階為正八品。以城門、殿內、尚食、尚藥、御府等五局隸殿內省。

二年，又改納言為侍內。

內史省減侍郎員為二人，減內史舍人員為四人，加置起居舍人員二人，從六品，次舍人下。改通事舍人員為謁者臺職。減主書員置四人，加為正八品。十二年，改內史為內書。

○殿內省，置監正四品、少監從四品、丞從五品各一人，掌諸供奉

又有奉車都尉十二人，掌進御輿馬。統尚食、尚藥、尚衣、尚舍、尚乘、尚輦等六局。各置奉御二人。（正五品）皆置直長，以貳之。（正七品）尚食直長六人，又有食醫。尚藥直長四人，又有侍御醫、司醫、醫佐員。尚衣即舊御府也，改名之，有直長四人。尚舍即舊殿中局也，改名之，有直長八人。尚乘局置左右六閑：一左右飛黃閑，二左右吉良閑，三左右龍媒閑，四左右騊駼閑，五左右駃騠閑，六左右天苑閑。有直長十四人。又有奉乘十人。尚輦有直長四人。又有掌輦六人。城門置校尉一人，降為正五品。後又改校尉為城門郎，置員四人，（從六品）自殿內省隸為門下省官。

秘書省，降監為從三品。增置少監一人，（從四品）增著作郎階為正五品。減校書郎為十人。改太史局為監，進令階為從五品。又減丞為一人，置司辰師八人，增置監候為十人。其後又改監、少監為令、少令。增秘書郎為從五品。加置佐郎四人，（從六品）以貳郎之職。降著作郎階為從五品。又置儒林郎十人，（正七品）掌明經待問，唯詔所使。文林郎二十人，（從八品）掌撰錄文史，檢討舊事。此二郎皆上在藩已來直司學士。增校書郎員四十人，加置楷書郎員二十人，（從九品）掌抄寫御書。

御史臺，增治書侍御史為正五品。省殿內御史員，增監察御史為十六人，加階為從七品。除侍御史直宿[illegible]。又置主簿、錄事員各二人。五年，又降大夫階為正四品，減治書侍御史為從五品，增侍御史為正七品，唯掌侍從糾察，其臺中簿領，皆治書侍御史主之。[illegible]錄事從九品，掌文書。

謁者臺大夫一人，（從四品，五年降為正四品）掌受詔勞問，[illegible]及受冤枉而申奏之，[illegible]御史所劾[illegible]者二人，以貳之。（從五品）屬官有丞一人，主簿、錄事各一人。又有通事謁者二十人，（從七品）即內史通事舍人之職也。次有議郎二十四人，通直三十六人，將事謁者三十人，謁者七十人，皆掌出使。其後廢議郎、通直、將事謁者[illegible]而置員外郎八十員，為謁[illegible]門下、內史、御史、司隸[illegible]改受表，以為恒式，不復專謁者[illegible]散騎郎從五品二十人，承議郎（正六品）通直郎（從六品）各三十人，宣德郎（正七品）宣義郎（從七品）各四十人，徵事郎（正八品）將仕郎（從八品）常從郎（正九品）奉信郎（從九品）各五十人，是為正員，並得祿當品。又各有散員郎，無員無祿。尋改常從為登仕，奉信為散從。自散騎已下，皆主出使，量事大小，據品以發之。

司隸臺大夫一人，（正四品）掌諸巡察。別駕二人，（從五品）分察畿內，一人案東都，一人案京師。刺史十四人，（正六品）巡察畿外。

諸郡從事四十人副刺史巡察其所掌六條一察品官以上
理政能不二察官人貪殘害政三察豪強姦猾侵害下
人及田宅踰制官司不能禁止者四察水旱蟲災不以實
言枉徵賦役及無災妄蠲免者五察部內賊盜不能窮逐
隱而不申者六察德行孝悌茂才異行隱不貢者每年二
月乘軺巡郡縣十月入奏置丞一人主簿從八錄事從九品
各一人後又罷司隸臺而留司隸從事之名不為常員臨
時選京官清明者權攝以行
光祿已下八寺卿皆降為從三品少卿各加置為二人從
四品諸寺上署令並增為正六品中署令為從六品下署

令為正七品諸寺署有司唯置丞各省一人以令為判
首取二人判丞唯知勾檢令闕丞判主簿錄事並為從
五品
太常寺罷太祝署而留太祝員八人屬寺又有太祝卒十人
奉禮置十六人太常寺又置協律郎二人太醫署醫師為
樂正置十人太卜又有卜博士置太卜正二十人以掌
其事太醫又置醫監五人正十人罷太宰衣冠二署
太僕寺又減驊騮署入殿內尚乘局改龍廐曰典牧署有左右
監曰二廐加置主乘司庫司廩官罷牟羊署
大理寺丞改為勾檢官增正員為六人分判獄事置司直

十六人降為從六品後加至二十人又置評事四十八人
掌頗同司直正九品鴻臚寺改典客署為典蕃署初煬帝
置四方館於建國門外以待四方使者後罷之有事則置
名隸鴻臚寺量事繁簡臨時損益東方曰東夷使者南方
曰南蠻使者西方曰西戎使者北方曰北狄使者各一人
掌其方國及互市事每使者署典護錄事敍職敍儀監府
監置互市監及副參軍各一人錄事主綱紀敍職掌其貴賤
立功合敍者敍儀掌小大次序監府掌其貢獻財貨監置
掌安置其駝馬船車并糾察非違互市監及副掌互市參
軍事出入交易

司農但統上林太倉鉤盾導官四署罷典農華林二署而
以平準京市隸太府
太府寺既分為少府監而但管京都市五署及平準左右
藏等凡八署京師東市曰都會西市曰利人東都東市曰
豐都南市曰大同北市曰通遠及改諸令為監唯市署曰
令
國子監依舊置祭酒加置司業一人從四品丞三人加為
從六品並置主簿錄事各一人國子學置博士正五品助
教從七品員各一人學生無常員太學博士助教各二人
學生五百人先是仁壽元年省國子祭酒博士置太學博

士員五人為從五品摠知學事至是太學博士降為從六品

將作監改大監少監為大匠少匠丞加為從六品統左右校及甄官署五年又改大匠為大監正四品少匠為少監正五品十三年又改監少監為令少令丞加品至從五品

○少府監監從三品少監從四品各一人丞從五品二人統左尚右尚內尚司織司染鎧甲弓弩掌冶等署後攻監少監為令少令併司織司染為織染署廢鎧甲弓弩二署

都水監改為使者增為正五品丞為從七品統舟楫河渠二署舟楫署每津置尉一人五年又改使者為監四品加置少監為五品後又改監少監為令從三品少令從四品

○長秋監置令一人正四品少令一人從五品丞二人正七品並用士人改內常侍為內承奉置二人正五品給事為內承直置四人從五品並用宦者罷內謁者官領掖庭宮闈奚官等三署並參用士人後又置內謁者員

十二衛各置大將軍一人將軍二人摠府事並統諸鷹揚府改驃騎為鷹揚郎將正五品車騎為鷹揚副郎將從五品大都督為校尉帥都督為旅帥都督為隊正

都尉為主帥別將統軍軍主幢主並廢以武候府司員隸為太史局官其軍士左右衛所領名為驍騎左右武衛所領名為熊渠左右屯衛所領名為羽林左右禦衛所領名為射聲左右候衛所領名依飛而驍衛士每衛置四人副武將軍無則一人改領軍為武賁郎將正四品而置武牙郎將六人副為從四品諸衛皆置長史從五品又有錄事參軍司倉兵騎鎧等曹參軍又加置親侍鷹揚府鷹揚郎將一人正五品副鷹揚郎將一人從五品各有司馬及兵倉兩曹其府領親勳武三侍非三衛則領三侍鷹揚府置越騎校尉二人掌騎士步兵校尉二人領步兵並正六品外軍鷹揚官並同左右候衛加置武候二人專糾彈之事五年又改副郎將並為鷹擊郎將

左右領左右府改為左右備身府各置備身郎將一人文各置直齋二人以貳之並正四品掌侍衛左右統千牛左右司射左右各十六人並正六品千牛掌執千牛刀宿衛司射掌供御弓箭置長史正六品錄事司兵倉騎參軍等員並正八品有折衝郎將各三人正四品掌領驍果又各置果毅郎將三人以貳之從四品其驍果置左右雄武府雄武郎將以領之以武勇郎將為副

軍事左右監門府改將軍爲郎將各置一人正四品直閤
各六人正五品置直宮籍並同備身府又增左右門尉員一
百二十人正六品置門候員二百四十人正七品並分掌
門禁守衛
門下坊減內舍人洗馬員各置二人減侍醫置二人又改門
大夫爲宮門監正字爲正書
典書坊改太子舍人爲管記舍人減置四人改通事舍人
爲宣令舍人又爲八員家令改爲司府令內坊率更改爲典直
◎左右衛率改爲左右侍率正四品改親衛爲司衛勳衛
爲義衛翊衛爲良衛龍直爲直閤員

左右宗衛率改爲左右武侍率正四品
左右虞候開府改爲左右虞候率正四品并置副率
左右內率降爲正五品千牛備身改爲司仗左右備身左
右改爲主射左右各員八人
左右監門率改爲宮門將降爲正五品監門直長改爲直
事置六十人
開皇中置國王郡王國公郡公縣公侯伯子男凡九等者
至是唯留王公侯三等餘並廢之
王府諸司改典籤吏名諸司爲參軍則直以參軍爲名改國令
爲家令自餘以國爲名者皆去之

行宮所在皆立總監以司之上宮正五品中宮從五品下
宮正七品隴右諸牧置左右牧監各一人以司統之
罷州置郡郡置太守上郡從三品中郡正四品下郡從四
品京兆河南則俱爲尹並正三品罷長史司馬置贊務一
人以貳之（京兆河南從四品上郡正五品中郡從五品下郡正六品）次置東西曹掾（京兆
河南從五品上郡正六品中郡從六品下郡正七品）主簿司功倉戶兵法士曹等書
佐各因郡之大小而爲增減改行參軍爲行書佐舊有兵
處則刺史帶諸軍事以統之至是別置都尉副都尉都尉
正四品領兵與郡不相知副都尉正五品又置京輔都尉
從三品立府於潼關主兵領選并置副都尉從四品又置
諸防主副官掌同諸鎮大興長安河南洛陽四縣令並增
爲正五品諸縣皆以所管閑劇及衝要以爲等級丞主簿
如故其後諸郡各加置通守一人位次太守京兆河南則
謂之內史又改郡贊務爲丞位在通守下縣尉爲縣正尋
改正爲戶曹法曹分司以承郡之六司河南洛陽長安大
興則加置功曹而爲三司司各二人郡縣佛寺改爲道場
道觀改爲玄壇各置監丞京都諸坊改爲里皆省除里司
官以主其事帝自三年定令之後驟有制置制置未久隨
復改易其餘不可備知者蓋史之闕文云

志第二十三

志第二十四　　隋書二十九

太尉揚州都督監修國史上柱國趙國公臣長孫無忌等奉　勑撰

地理上

自古聖王之受命也莫不體國經野以爲人極上應躔次
下裂山河分疆畫界建都錫社是以放勛御曆俾禹職貢若
九州又命會同執玉帛者萬國洎乎殷遷夏鼎周黜殷命
雖質文之用不同損益之途或革而封建之制率由舊章
於是分土惟三列爵惟五千里以制畿甸九服以別要荒
十國爲連連有帥倍連爲卒卒有正皆所以式固鴻基藩
屏王室興邦致化康俗庇人者歟周德漸衰諸侯力政干
戈日用戎馬生郊彊陵弱衆暴寡魯滅於楚鄭滅於韓田
氏篡齊六卿分晉其餘弑君亡國不得守其社稷者不可
勝數逮于七雄競逐二帝爭彊疆場之事一彼一此秦始
皇據百二之嚴險奮六世之餘烈力爭天下蠶食諸侯在
位二十餘年遂乃削平寓內懲周氏之微弱恃狙詐以爲
彊廢棄經典罷侯置守子弟無立錐之地功臣無尺土之
賞身沒而區宇幅裂及子而社稷淪胥漢高祖挺神武之
宏圖掃清禍亂矯秦皇之失策封建王侯並跨州連邑有
踰古典而郡縣之制無改於秦孝武務勤遠略南兼
百越東定三韓通邛筰之險塗斷匈奴之右臂辟壤數遠

洎而人亦勞止昭宣之後罷戰務農戶口既其滋多郡縣
亦有增置至于平帝郡國一百三戶一千二百二十三萬光
武中興承王莽之餘弊兵戈不戢飢疫薦臻率土遺黎十
纔一二乃併省郡縣四百餘所明章之後漸至滋繁郡縣
之數有加曩日逮炎靈數盡三國爭彊兵革屢興戶口減
半有晉太康之後文軌方同大抵編戶二百六十餘萬尋
而五胡逆亂二帝播遷東晉洎于宋齊僻陋江左苻姚之
與劉石竊據中原事跡糾紛難可具紀梁武帝除暴寧亂
奄有舊吳天監十年有州二十三郡三百五十縣千二十
二其後務恢境宇頗事經略開拓閩越克復淮浦平俚洞
破牂牁又以舊州遐闊多有析置大同年中州一百七郡
縣亦稱於此既而侯景構禍梁室喪亂版籍散逸注記無
遺郡縣戶口不能詳究逮于陳氏土宇彌蹙西亡蜀漢北
喪淮肥威力所加不出荊揚之域州有四十二郡唯一百
九縣四百三十八戶六十萬後齊承魏末喪亂與周人抗
衡雖開拓淮南而郡縣僻小天保之末總加併省洎于國
滅州九十有七郡一百六十縣三百六十五戶三百三萬
周氏初有關中百度草創逮乃訓兵教戰務穡勸農南清
江漢西兼巴蜀爰能以寡擊衆終克殄彊鄰及于東夏削平
多有析置大象二年通計州二百一十一郡五百八縣一

一百二十四高祖受終惟新朝政開皇三年遂廢諸郡洎于九載廓定江表尋以戶口滋多析置州縣煬帝嗣位又平林邑更置三州既而併省諸州尋即改州為郡乃置司隸刺史分部巡察五年平定吐谷渾更置四郡大凡郡一百九十縣一千二百五十五戶八百九十萬七千五百四十六口四千六百一萬九千九百五十六墾田五千五百八十五萬四千四十一頃其邑居道路山河溝洫沙磧鹹鹵丘陵阡陌皆不預焉東西九千三百里南北萬四千八百一十五里東南皆至於海西至且末北至五原隋氏之盛極於此也

京兆郡開皇三年置雍州城東西十八里一百一十五步南北十五里一百七十五步東面通化春明延興三門南面啟夏明德安化三門西面延平金光開遠三門北面光化一門里一百六市二大業三年改州為郡故名焉置尹統縣二十二戶三十萬八千四百九十九

○大興開皇三年置後周於舊郡置縣曰萬年高祖龍潛封號大興故至是改焉有[illegible]宮有後魏杜縣西魏山北縣並後周廢

長安[illegible]郡有[illegible]仙都郡福陽太平等[illegible]

始平故置扶風郡開皇三年郡廢

武功後周置武功郡建德中郡廢有永豐[illegible]集

盩厔後周置周南郡及恒州又有會城溫湯二縣並[illegible]有司竹園有宮有仙遊文山[illegible]有[illegible]宮有太一山[illegible]

醴泉後魏曰寧夷西魏置寧夷郡後周改為[illegible]郡後廢又以新時甘泉二縣入焉開皇十八年改縣名醴泉有甘泉水[illegible]水浪水有九嵕山溫湯[illegible]

上宜開皇十七年置[illegible]西縣十八年改名好畤大業三年廢入焉

鄠有甘泉宮有終南山有澇水

藍田後周置藍田郡尋廢郡又[illegible]白鹿玉山二縣入焉有關官有藍水

新豐有溫湯

華原後魏置北雍州

西魏改為宜州又置北地郡尋改為通川郡開皇初郡廢大業初州廢及土門縣入焉有沮水頻山

宜君[illegible]置宜君郡開皇初郡廢有清水

同官

鄭後魏置東雍州[illegible]改曰華州[illegible]州廢有[illegible]華山

渭南後魏置渭南郡西魏分置靈源中源二縣後周郡及二縣並廢入焉有[illegible]

萬年

高陵後魏曰高陸大業初改焉

三原[illegible]

涇陽[illegible]

雲陽[illegible]有涇水[illegible]水甘水[illegible]

華陰[illegible]

富平[illegible]

馮翊郡後魏置華州西魏改曰同州統縣八戶九萬二千五百七十二

○馮翊後魏曰華陰西魏改為武鄉[illegible]初郡廢大業初改名馮翊[illegible]開皇十八年置有[illegible]山有[illegible]谷

郃陽

朝邑後魏曰南五泉西魏改[illegible]

韓城[illegible]

蒲城[illegible]置澄城郡後周[illegible]入焉開皇初郡廢

下邽[illegible]

白水[illegible]

扶風郡舊置岐州統縣九戶九萬二千二百二十三

○雍[illegible]

岐山[illegible]

陳倉[illegible]

[illegible]

汧源[illegible]

汧陽[illegible]

南由[illegible]

烏鎮後周廢置縣又有舊長城縣開皇末廢有關官有鹽池

安定郡舊置涇州。統縣七，戶七萬六千二百八十一。○安定帶郡。鶉觚舊置趙平郡，後周廢郡，并以宜祿縣入焉。大業初分置靈臺縣，二年廢。陰盤後魏置平涼郡，開皇初郡廢。有盧水。朝那西魏置安武郡及新置安武縣，開皇三年郡縣並廢入焉。良原大業初置。臨涇大業初置，初曰湫谷，尋改焉。華亭大業初置。有□□□水。

北地郡後魏置豳州，西魏改為寧州。大業初州廢。統縣六，戶七萬六百九十。○定安舊置趙興郡，大業初郡廢。羅川舊曰陽周，開皇中改焉。又西魏置□州，後周廢。又有□□城。彭原舊曰彭陽，□□□□，有□□城。西魏置□州，後周廢。開皇初郡廢。十八年改□□□□有□□□水。襄樂後魏置襄樂郡，後周廢郡。又後周置□□州。後周廢。又有□□縣。新平舊曰白土，西魏置□州，開皇四年改縣為新平，大業初州廢。山。三水西魏置恒州，尋廢。

上郡後魏置東秦州，後改為北華州，西魏改為敷州，大業二年改為鄜城郡，尋改為上郡。統縣五，戶五萬三千四百八十九。○洛交開皇三年置大業三年置上郡。內部舊置敷州。及內部郡，開皇三年郡廢，大業初州廢。三川舊名長城，西魏改焉。又有□□縣，後併入焉。鄜城後魏曰敷城，大業初改焉。洛川有鄜水。

雕陰郡西魏置綏州，大業初改為上州。統縣十一，戶三萬六千一十八。○上縣西魏置安寧郡，與安寧縣、綏德、安人三縣，後周置綏州，開皇初郡廢，改安人為吉萬。大業初置雕陰郡，廢安寧、吉萬二縣入焉。又後周置大斌郡，開皇初郡廢，仍立安政郡。延福曰延陵。儒林後周置綏州，開皇三年改名焉。大業初州廢。真鄉西魏置，後周置□□□郡，開皇初□□□□□□。開光舊置開光郡，開皇三年郡廢。有圁水。銀城後周置，曰石城，後改名焉。城平西魏置。開疆西魏置，開皇三年廢。有後魏撫寧。撫寧西魏置。綏德西魏置。

延安郡後魏置東夏州，西魏改為延州。後周置總管府，開皇中廢府。統縣十一，戶五萬三千九百三十九。○膚施大業三年置延安郡。有豐林山。又後魏置廣武縣，後周改為□□縣，大業初改為豐林縣。後周置豐林郡，開皇初郡廢。又以□□縣併入焉。金明有□□□□。臨真舊置西神水郡，及□□□縣，後周郡廢，大業初廢員川縣入焉。延安西魏置文安縣，又置文安郡，後改為延川。延川西魏置，曰文安。又置文川郡，開皇初郡廢。又後魏置義川縣，後改為丹陽。大業中廢義鄉縣入焉。因城後周置，開皇初郡廢，又廢雲巖縣入焉。義川西魏置汾州，後周改為丹州。開皇初郡廢，大業初州廢。又後魏置大□□，後周改曰義川。汾川舊曰安平，後周改曰汾川。大業初廢門山縣入焉。咸寧舊曰永寧，西魏改為太平，開皇中改為咸寧。

弘化郡西魏置朔州，後周廢。開皇十六年置慶州。統縣七，戶五萬三千四百七十一。○合水開皇十六年置弘化郡，大業初置弘化郡。馬嶺大業初置。華池又有□□縣，西魏置，後周廢。歸德西魏置恒州，後周廢。有驪水。洛源大業初置。有□□水、恒水。弘化開皇十八年置弘州，大業初州廢。弘德大業初置。

平涼郡舊置原州，後周置總管府，大業初府廢。統縣五，戶二萬七千九百九十五。○平高後魏置大平郡，後改為平高，開皇初郡廢。有關官，有笄頭山。百泉後魏置長城郡及黃石縣，西魏改黃石為百泉。後周置長城郡，開皇初郡廢。大業初改為百泉。平涼後周置。有可藍山。會寧西魏置會州，後周廢。開皇十六年置會寧。默亭

朔方郡後魏置夏州，後周置總管府，大業初府廢。統縣三，戶一萬一千六百七十三。○巖綠西魏置弘化郡，開皇初郡廢。大業初置朔方郡。寧朔後周置。長澤西魏置闡熙郡，又有後魏大安郡，又置□□山、鹿□、□匡二縣入焉，大業三年州廢。

鹽川郡西魏置西安州，後改為鹽州。統縣一，戶三千七百六十三。

原舊置郡曰大興西魏改為五原後又爲大興開皇初郡廢大業初置塩川郡
靈武郡後魏置靈州後周置總管府大業元年府廢統縣六戶一萬二千三百
三十
迴樂後周置普樂郡又魏置臨河郡開皇元年改曰迴樂十一年郡並廢大業初置靈武郡
弘靜開皇十一年置有賀蘭山 懷遠後周置仍立懷遠郡開皇三年郡廢 靈武後周置曰建安後又置歷城郡開皇三年郡廢十八年改建安爲廣閏仁壽元年改名焉 鳴沙後周置會州尋廢開皇十九年置環州及縣大業三年州廢有關官 豐安開皇十年置
榆林郡開皇二十年置勝州統縣三戶二千三百三十
榆林開皇六年置 大業初置郡 富昌開皇十年置 金河開皇三年置曰陽壽及置油雲五年改置雲州總管十八年改陽壽曰金河二十年又置金河縣併二縣入焉仁壽二年又置榆林縣
五原郡開皇五年置豐州總管府大業元年府廢統縣三戶二千三百
三十
九原開皇五年置大業初置郡 永豐開皇五年置 安化開皇十年置

天水郡舊置秦州後周置總管府大業初府廢統縣六戶五萬二千一百三十
上邽故曰上封舊置天水郡開皇初郡廢大業初改名焉 清水舊置清水郡後周又置有淸水郡開皇初郡廢 秦嶺後魏置 黃瓜縣大業初改曰 有石巢山 又有分水嶺 隴城 後魏置曰略陽縣置略陽郡開皇二年改曰隴城 成紀 舊曰伯陽開皇中改焉
隴西郡舊置渭州統縣五戶一萬九千二百四十七
襄武舊置隴西郡開皇初郡廢 隴西舊城內置武陽縣後魏改爲隴西郡後改名焉 渭源有鳥鼠山渭水所出 障後魏置 長川後魏置廣安郡後周郡廢開皇十八年改曰長川 又有金鐘山 鳥水 二縣西魏併入 後周又廢
張掖 ...
金城郡開皇初置蘭州總管府大業初府廢統縣二戶六千八百一十八
金城舊曰子城帶金城郡開皇初郡廢大業初改縣爲金城置金城郡 狄道後魏置臨洮郡開皇初郡廢大業初廢武始縣入焉又後魏置武始郡有白石山
枹罕郡舊置河州統縣四戶一萬三千一百五十七
枹罕舊置枹罕郡開皇初郡廢大業初置郡有關官有鳳林山 龍支後魏曰北金城西魏改焉有唐述山 大夏有金
山 水池後魏曰水池後周改焉
澆河郡後周武帝逐吐谷渾以置廓州總管開皇初府廢統縣二戶二千二百四
十
河津後周置洮河郡後周置洮河郡領北河廣威安戎三縣開皇初郡廢併三縣入焉大業初置澆河郡有離水 達化後周置達化郡領達化伏羅二縣開皇初郡廢伏羅縣入焉有達雲山
西平郡舊置鄯州統縣二戶三千一百一十八
湟水舊曰西都後周置樂都郡開皇初郡廢十八年改縣曰湟水又有舊浩亹縣西魏置廣威郡二縣並廢大業初置西平郡
化隆舊曰廣威西魏置澆河郡後周廢郡仁壽初改爲化隆有拔延山湟水

武威郡舊置涼州後周置總管府大業初府廢統縣四戶一萬一千七百五
姑臧舊置武威郡開皇初郡廢大業初復置武威郡又後魏置武安郡襄武縣並西魏廢又舊有顯美縣後周廢有第五山
昌松後魏置昌松郡後周廢郡以揟次縣入開皇初改爲永世後改曰昌松又有後魏魏安郡後周改置白山縣尋廢有白山
番和後魏置番和郡後周廢郡開皇中爲縣又併力乾安寧廣城障四縣之地入焉有燕支山
允吾後魏置曰廣武又置廣武郡開皇初郡廢改縣曰邑大業初改爲允吾有青
張掖郡西魏置西涼州尋改曰甘州統縣三戶六千一百二十六
張掖舊曰永平後周置張掖郡開皇初郡廢十七年縣改爲酒泉大業初改焉 又有臨松縣後周

舊有甘峻山、臨松山、合黎山，有玉石窮大柳谷。刪丹 後魏曰山丹，又有西郡。後周郡廢，縣改爲弱水。後周省入山丹。大業改爲刪丹。又後周置金山縣，尋廢入焉。有祁山、有焉支山、有弱水。福祿 舊置酒泉郡，開皇初郡廢。仁壽中以置肅州，大業初州廢。又後周置樂涫縣，尋廢入焉。有祁連山、崆峒山、嵩山，有石渠。

敦煌郡 舊置瓜州。統縣三，戶七千七百七十九。

敦煌 舊置敦煌郡，後周并效穀、壽昌二郡入焉。又并敦煌、鳴沙、平康、效穀、東鄉、龍勒六縣爲鳴沙縣。開皇初郡廢，大業置敦煌郡，改爲敦煌。有神沙山、三危山，有流沙。常樂 後魏置常樂郡，後周并涼興、大至、冥安、閏泉合爲涼興縣。開皇初郡廢，改縣爲常樂。有關官。玉門 後魏置會稽郡，後周廢郡，并會稽、新鄉、延興爲會稽縣。開皇中改爲玉門，并得後魏玉門郡地。

鄯善郡 大業五年平吐谷渾置，置在鄯善城，即古樓蘭城也。并置且末、西海、河源，總四郡。有蒲昌海、鄯善水。統縣二

顯武 濟遠

且末郡 平吐谷渾置，置在古且末城。有且末水、薩毗澤。統縣二

肅寧 伏戎

西海郡 置在古伏俟城，即吐谷渾國都。有西王母石窟、青海、鹽池。統縣二

宣德 威定

河源郡 置在古赤水城。有曼頭城、積石山，河所出。有七烏海。統縣二

遠化 赤水

○周禮職方氏：「正西曰雍州。」上當天文，自東井十度至柳八度，爲鶉首，於辰在未，得秦之分野。若其舊俗，前史言之詳矣。化於姬德，則開田而受讓；習於嬴穆，則相稽而反脣。斯豈土壤之殊乎，亦政教之移人也。京兆王都所在，俗具五方，人物混淆，華戎雜錯，去農從商，爭朝夕之利，游手爲事，競錐刀之末。貴者崇侈靡，賤者薄仁義，豪強者縱橫，貧窶者窘蹙。桴鼓屢驚，盜賊不禁，此乃古今之所同焉。自京城至於外郡，得馮翊、扶風，是漢之三輔。其風大抵與京不異。安定、北地、上郡、隴西、天水、金城，於古爲六郡之地，其人性猶質直。然尚儉約，習仁義，勤於稼穡，多畜牧，無復寇盜矣。雕陰、延安、弘化，連接山胡，性多木強，皆女淫而婦貞，蓋俗然也。平涼、朔方、鹽川、靈武、榆林、五原，地接邊荒，多尚武節，亦習俗然焉。河西諸郡，其風頗同，並有金方之氣矣。

漢川郡 舊置梁州。統縣八，戶一萬一千九百一十。

南鄭 舊置漢川郡，開皇初郡廢，大業初置郡。西魏置□□，曰靈縣，至是并入焉。有黃牛山、龍岡山。西 舊曰嶓冢，大業初改焉。有關官。有定軍山、百牢山、街亭山、嶓冢山，有漢水。褒城 開皇初曰褒內，仁壽元年因失印更給改名焉。有關官。有文川水、谷崙山。

城固 興勢 舊置儻城郡，開皇初郡廢。西鄉 舊曰豐寧，置洋州及洋川郡。開皇初郡廢，大業初州改縣曰西鄉。又舊有懷昌郡，後周廢爲懷昌縣，至是入焉。有洋水。黃金 難江 後周置集州及平泉郡，開皇初郡廢，大業初州廢。

西城郡 西魏置東梁州，尋改曰南梁州，西魏改爲金州，置總管府。開皇初府廢。統縣六，戶一萬四千三百四十一。

金川 初曰上廉，後曰吉陽。西魏改曰吉安，後周以西城入焉。舊有金城、吉安二郡，開皇初並廢。十八年改縣爲吉安，大業三年改曰金川，置西城郡。又後周置洵州，尋廢。有焦陸山。石泉 舊曰永樂，置晉昌郡。西魏改郡曰魏昌，後周省魏昌郡入，改永樂曰石泉，析置魏寧縣。後周省魏寧入中城郡，又省□□入石泉縣。洵陽 舊置洵陽郡，開皇初郡廢。有洵水。安康 舊曰寧都，置安康郡，後□□□泉州，後周改直州，開皇初州廢，大業初州廢，縣改曰安康。黃土 西魏置齊陽郡，後周改郡，置縣曰長□□省入中郡，置縣曰黃土，併赤□一縣入焉。開皇初郡廢。豐利 西魏置南上洛郡，□曰豐□

郡後宕省焉入上津郡以前陽川二縣入豐利後又廢上津郡入甲郡有天心水

房陵郡西魏置光遷國後周國廢置遷州大業初改名焉統縣四戶七千一百六

○光遷舊曰房陵置新城郡梁末置岐州後周郡縣並以為光遷又有舊綏州開皇初與郡並廢大業初置房陵郡有房山有水　永清舊曰大洪後周改焉有照舊山百武山且水汎水　竹山舊曰安城西魏改焉置羅州開皇十八年改曰房州大業初州廢有花林山懸鼓山　上庸舊曰新豐西魏改焉後周改曰孔陽大業十八年改曰上庸

清化郡舊置巴州統縣十四戶一萬六千五百三十九

化成梁曰梁廣仍置歸化郡後周改縣曰化成開皇初郡廢大業初置清化郡　曾口梁置　清化梁置曰伏虞有木門郡開皇三年郡廢七年縣改曰清化有伏虞山清水　盤道梁置曰龍江西魏改焉有龍鷹山　永穆梁置曰永康又有萬安郡開皇初郡廢十八年縣改名焉　歸仁梁置曰平州縣後周改曰同昌開皇中改名焉

始寧梁置并置遂寧郡開皇初郡廢有始寧山　其章梁置　恩陽梁置曰義陽開皇末改　長池後周置曰白陽開皇末改焉　符陽梁置其章郡開皇初廢　白石有文山　安固梁置後周置蓬州大業初州廢有大蓬山　伏虞梁置曰宣漢及置伏虞郡開皇初郡廢十八年改焉

通川郡梁置萬州西魏曰通州統縣七戶一萬二千六百二十四

通川梁曰石城置東關郡開皇初郡廢大業初置通川郡　三岡梁置新安郡西魏改郡曰新寧開皇初郡廢　石鼓西魏置豐州後周廢州置臨青郡開皇初廢　東鄉西魏置石州後周廢州置三巴郡開皇初郡廢　宣漢西魏置并州及東昌郡開皇三年郡廢五年州廢　西流後魏置漢興西魏改曰汶置開州及後周安萬安江會三郡後周省江會入周安開皇初郡並廢大業初州廢　萬世後周置及置萬世郡開皇初郡廢

宕渠郡梁置渠州統縣六戶一萬四千二十五

流江後魏置縣及置

泮江郡開皇初郡廢大業初置宕渠郡　賨城舊曰始安開皇十八年改焉　鄰水梁置鄰州後魏改鄰山郡開皇初郡廢　宕渠梁置并置境渠郡開皇初郡廢　咸安梁置曰綏安開皇末改名焉　墊江西魏置縣及容川容山郡後周改為郡安縣開皇初郡廢十八年縣改名焉

漢陽郡後魏曰南秦州西魏曰成州統縣三戶一萬九百八十五

上祿舊置仇池郡後魏置倉泉縣後周廢階陵豐川建平城階四縣入焉開皇初郡廢大業初置漢陽郡改縣曰上祿有百頃　潭水西魏置潭水郡後周郡廢并廢甘若相山武定三縣入焉　長道後魏置漢陽郡後周郡廢又省水南縣入焉開皇初郡廢十八年改曰長道

臨洮郡後周武帝逐吐谷渾以置洮陽郡尋立洮州開皇初郡廢統縣十一戶二萬八千九百七十一

美相後周置縣及置洮陽郡開皇初郡廢併洮陽縣入焉大業初置臨洮郡　疊川後周置疊州疊川縣開皇四年置芭大業元年州廢有洮水流水　合川後周置仍立西

疆郡開皇初郡廢有白嶺山　樂川後周置　歸政開皇一年置仍立疆澤郡三年廢又後為立孔州及附遠河津二郡開皇初州郡並廢　洮源後周置曰金城并立旭州又置通義郡開皇初郡廢十八年州廢改焉美谷大業初州廢縣改名焉　洮陽後周置曰廣恩并置廣恩郡開皇初郡廢仁壽元年改縣為洮州大業初改曰洮陽　臨潭後周曰洮陽縣開皇十一年改名焉　臨洮西魏置曰益樂并置城州及同和郡開皇初郡廢大業初州廢更名縣曰臨洮又後周置鉆川郡基城縣尋郡縣俱廢有岷山崆峒山　當夷後周置又立洪和郡郡并廢又置博陵郡及博陵字人一縣開皇初併入　和政後周置洮城郡尋廢

宕昌郡後周置宕昌國天和元年置宕州總管府開皇四年府廢統縣三戶六千九百九十六

良恭後周置初曰陽宕置宕昌郡開皇初郡廢十八年改名焉大業初置宕昌郡　和戎後周置有良恭山　懷道後周置甘松郡開皇初郡廢

武都郡西魏置武州統縣三戶一萬七百八十

將利

改曰安育後周改曰將利置武都郡後改曰永都郡開皇初郡廢大業初置武都郡又有東平縣後周併入焉有河池

建威 後魏置白水郡後廢改為白水縣西魏後立郡改為[illegible]後周郡廢改為建威縣并廢洪化縣入焉又西魏有孔堤[illegible]後周並廢

覆津 後魏初曰[illegible]置武階郡西魏又置覆津縣及貲萬郡統方接難五部三縣後周郡三縣并廢入焉開皇初武階郡又廢

盤堤 西魏置曰南五部縣後改名焉并立武陽郡及[illegible]後周郡廢縣并以入焉

長松 西魏置曰建昌置文州及[illegible]郡開皇初郡廢十八年縣改名焉大業初州廢

曲水 西魏置

正西 西魏置

同昌郡 西魏逐吐谷渾置鄧州開皇七年改曰扶州統縣八戶一萬二千二百

尚安 西魏置縣及鄧寧郡開皇初郡廢大業初置同昌郡有黑水

鉗川 西魏置有鉗川山[illegible]白水

帖夷 西魏置又置昌帝郡開皇三年郡廢

同昌 西魏置又[illegible]故名焉

嘉誠 後周置縣并龍居郡及扶州總管府開皇三年郡廢七年州廢有雪山

封德 後魏置又立芳州[illegible]理定縣入焉大業初州廢

常芬 後周置及立恒香郡開皇初郡廢有[illegible]水

金崖 後周置

河池郡 後魏置南岐州後周改曰鳳州統縣四戶一萬一千二百二

梁泉 舊曰故道後魏置郡曰固道縣曰梁泉西魏改郡曰歸真後周郡又廢開皇初[illegible]二縣入焉

兩當 後魏置及立兩當郡開皇初郡廢大業初[illegible]

河池 後魏曰廣化并置廣化郡開皇初郡廢又後魏置固道郡壽初縣改名焉又有安[illegible]縣大業初省入

同谷 舊曰白石置廣業郡西魏改曰同谷後周置康州開皇初州廢大業初又有建陽縣西魏廢

順政郡 後魏置東益州後改曰興州統縣四戶四千二百六

順政 舊曰略陽西魏改縣曰漢曲[illegible]改名焉大業初置郡

鳴水 [illegible]

長舉 西魏置又立盤頭郡後周廢郡大業初又廢落叢縣入焉

修城 舊置修城郡縣曰廣長後周郡廢又廢下辯縣入仁壽初縣改名焉

義城郡 後魏置益州西魏改曰利州置總管府大業初府廢統縣七戶一萬五千九百五十

綿谷 舊曰興安置晉壽郡開皇初郡廢十八年縣改名焉

葭萌 後魏置

益昌 西魏置

義城 西魏置

岐坪 舊曰平興十八年改曰景谷大業初又省魚盤縣入焉有關官

景谷 舊曰白水

平武郡 西魏置龍州統縣四戶五千四百二十

江油 後魏置江油郡

平武 [illegible]

馬盤 [illegible]

汶山郡 後周置汶州統縣十一戶二萬四千二百五十九

汶山 舊曰廣陽開皇改為北部後周改曰汶山

方維 舊曰秦[illegible]

北川 後周置[illegible]

汶川 後周置開皇初郡廢

通化 後周置

左封 後周置曰廣年

交川 有關官

平康 後周置有羊腸

翼針 後周置及翼針郡

翼水 後周置曰龍求及置清江郡開皇初郡並廢仁壽初改名焉又置廣年郡左封郡開皇初郡廢有汶山

江源 後周置

通軌 後周置[illegible]二郡開皇初郡廢四年州廢

普安郡 舊置南梁州西魏改曰安州統縣七戶二萬一千三百五

十一 普安 舊曰南安，西魏改曰普安，置普安郡。開皇初郡廢，大業初置郡焉。 永歸 舊曰白水，西魏改焉。 黃安 舊曰華陽，西魏改焉，又置黃原郡。開皇初郡廢。 陰平 舊置北陰平郡，又置龍州，西魏改郡曰陰平，又名郡焉。後周從江由郡改曰靜龍縣曰陰平。開皇初郡廢。 梓潼 舊曰安壽，西魏置潼川郡，開皇初郡廢。大業初郡改名焉。有五婦山。 武連 舊曰武功，置新潮郡，西魏改郡。開皇初郡廢。 臨津 舊曰胡原，開皇七年改焉。

金山郡 西魏置潼州，開皇五年改曰綿州。統縣七，戶二萬六千九百六十三

巴西 舊曰涪，置巴西郡，西魏改縣曰巴西。開皇初郡廢，大業初置金山郡。有鹽井。 昌隆 有雲臺山。 涪城 舊置始平郡，西魏改郡爲潼城，後周又改曰安城。開皇初郡廢，改縣曰安城，十六年改爲涪城。 魏城 西魏置。 萬安 舊曰彝亭，西魏改名焉。置萬安郡，開皇初郡廢。 神泉 舊曰西充國，開皇六年改名焉。 金山 舊置益昌、晉安二縣，西魏省晉安入益昌，後周置金山郡。開皇初郡廢，以益昌入金山。

新城郡 梁末置新州，開皇末改爲梓州。統縣五，戶二萬七百二十七

郪 舊曰伍城，西魏改曰昌城，仁壽置昌城郡。開皇初郡廢，大業初置新城郡，改縣名焉。 射洪 西魏置射江，後周改名焉。 鹽亭 西魏置鹽亭郡，開皇初郡廢。有負戴山。大業初併入焉。 通泉 舊曰通泉，西宕渠郡置。西魏改縣曰漢泉，開皇初郡廢，縣改名。又併光漢縣入焉。 飛烏 開皇中置。

巴西郡 梁置南梁北巴州，西魏置隆州。統縣十，戶四萬一千六十四

閬內 梁置北巴郡，後魏平蜀，置盤龍郡。開皇初郡廢，大業初置巴西郡。有盤龍山、大靈山。 南部 舊曰南充國，梁曰南部，西魏置新安郡，後周郡廢。 蒼溪 舊曰漢昌，梁末改名焉。 南充 舊曰安漢，置宕渠郡。開皇初郡廢，十八年縣改名焉。 相如 梁置梓潼郡，後魏郡廢。 西水 梁置金遷郡，改曰金遷。開皇初郡廢。 晉城 舊曰西充國，梁置木蘭郡，西曰金遷。開皇初郡廢。 晉城 舊曰西充國，梁置太寧郡，西魏郡廢，改縣名焉。 奉國 梁置白馬、義陽二郡，後郡廢，以義陽縣入焉。 儀隴 梁置，并置儀隆郡，開皇初郡廢。有隴水。

皇初郡廢。 大寅 梁置。

遂寧郡 後周置遂州，仁壽二年置總管府，大業初府廢。統縣三，戶一萬二千六百二十二

方義 梁曰小溪，置東遂寧郡。西魏改縣名焉，後改石山縣。開皇初郡廢，大業初置郡焉。 長江 舊曰巴興，西魏改名焉。又置懷化郡，開皇初郡廢。 青石 舊曰晉興，西魏改名焉。又置懷化郡，開皇初郡廢。

涪陵郡 西魏置合州，開皇末改曰涪州。統縣三，戶九千九百二十一

石鏡 舊曰墊江，置宕渠郡。西魏改郡爲石鏡，開皇初郡廢，大業初置涪陵郡。 漢初 梁置新興郡，西魏改郡曰青居，名縣曰廣初。開皇初郡廢。 赤水 開皇八年置。

巴郡 梁置楚州，初改曰渝州。統縣三，戶一萬四千四百二十三

巴 舊置巴郡，後周廢枳、墊江二縣入焉。開皇初郡廢，大業初置巴郡。 江津 舊曰江州縣，西魏改爲江陽，置七門郡。開皇初郡廢，十八年縣改名焉。 涪陵 舊曰漢平，置涪陵郡。開皇初郡廢，十三年縣改名焉。

巴東郡 梁置信州，後周置總管府，大業元年府廢。統縣十四，戶二萬一千三百十

人復 舊置巴東郡，西魏改曰人復。開皇初郡廢，大業初置巴東郡。有鹽井、白鹽山。 雲安 舊曰朐䏰，後周改焉。 南浦 後周置安鄉郡，後改縣曰安鄉，曰憑川。開皇初郡廢，十八年縣改名焉。 梁山 西魏置。有高梁山，有竹溪。 大昌 後周置永昌郡及北井縣，又廢北井縣入焉。 巫山 舊置建平郡，開皇初郡廢。 秭歸 後周曰長寧，置秭歸郡。開皇初郡廢，改縣曰秭歸。 巴東 舊曰歸鄉，梁置信陵郡，後周郡廢，縣改曰樂鄉，開皇末又改名焉。有巫山。 新浦 後周置安鄉郡，開皇初郡廢。 盛山 梁曰漢豐，西魏改爲永寧，開皇末曰盛山。 臨江 梁置臨江郡，大業初廢。後周置臨州，開皇初又有平都山、有彭溪。 武寧 後周置南州，有懷德縣，曰武寧。開皇初郡廢，後改郡曰臨州，郡並廢入焉。 石城 開皇初置。 務川 開皇大業初置。

蜀郡舊置益州後周置總管府開皇二年置西南道行臺省三年廢復置總管府大業元年府廢統縣十三戶十萬五千五百八十六

成都舊置蜀郡又有新都縣梁置始康郡西魏廢始康郡開皇初廢蜀郡并廢新繁縣入焉十八年改新都曰興樂大業初置蜀郡省興樂入焉舊置懷寧郡後周廢又宋興宋寧二郡至

雙流舊曰廣都仁壽元年改焉舊置寧蜀郡後周並廢有武擔山

新津舊置犍為郡後周廢大業初又廢入焉有女伎山

晉原舊曰江原及置江原郡後周改郡曰晉原開皇初郡廢有郡山

清城舊置齊基郡後周郡廢改縣曰清城有青城山

九隴舊曰晉壽梁置東益州後周改州置九隴郡并廢龍興同青陽三縣曰九隴開皇初郡廢大業初州廢有大山

綿竹舊置晉熙郡及長楊南武都二縣後周郡廢入焉十八年改為孝水大業二年改曰綿竹有冶官有綿水有鹿堂山

郫西魏分置溫江縣開皇初省入焉

玄武舊曰伍城後周置玄武郡開皇初郡廢改縣為焉有金山平樂山天彭門

雒舊曰廣漢又置廣漢郡開皇初郡廢十八年改曰雒大業初改焉又置新都郡後周廢又有西遂寧郡南陰平郡曰南陰平縣并廢

陽安舊曰牛鞞西魏置曰陽安又置武康郡開皇初郡廢大業初州廢有鹽井

平泉西魏置曰婆閏開皇十八年改名焉

金泉西魏置縣及金泉郡後周郡廢十八年縣入焉有昌利山宮山石城山

臨邛郡舊置雅州統縣九戶二萬三千三百四十八

嚴道舊置蒙山郡開皇初郡廢十三年置始陽縣大業置臨邛郡改名焉有蒙山名山

名山舊曰蒙山開皇十三年改曰蒙山後改名焉

盧山仁壽末置

依政[illegible]

臨邛舊置臨邛郡開皇初廢有火井

蒲江西魏置曰廣定開皇初郡廢仁壽[illegible]

蒲溪西魏置

沈黎後周置黎州及沈黎縣仁壽末置登州大業初州廢

[illegible]

漢源[illegible]大業初改名

眉山郡西魏曰眉州後周曰青州後又曰嘉州大業二年又改曰眉州統縣八戶二萬三千七百九十九

龍遊後周置曰峨眉及置平羌郡開皇初郡廢九年改縣為青衣龍見水濱軍所進十年改名焉大業初置眉山郡

平羌後周置仍置平羌郡開皇初郡廢

夾江開皇三年置

峨眉開皇十三年置有峨眉山

通義舊置齊通郡及青州西魏改州曰眉州開皇初郡廢改縣曰廣通仁壽元年改名焉大業初州廢

青神後周置青神郡開皇初郡廢

丹稜後周置曰齊樂開皇十三年改名焉

洪雅開皇十三年置

隆山郡西魏置陵州統縣五戶一萬一千四百十二

仁壽舊曰懷仁西魏改縣曰普寧開皇初郡廢十八年縣改名焉又有貴平縣西魏置又置蒲亭縣大業初置隆山郡以蒲亭縣并入焉有鹽井

貴平西魏置又立和仁郡後周又廢和仁郡大業初又廢貴平縣入焉

井研開皇十一年置

始建置有鐵山

隆山後周置曰犍為置江州西魏改曰隆山郡開皇初郡廢

資陽郡西魏置資州統縣九戶二萬五千七百二十二

盤石後周置資中郡開皇初郡廢

內江後周置

威遠開皇初置

大牢開皇十三年置

安岳後周置普州大業初州廢

普慈後周置普慈郡開皇初郡廢十三年縣改名焉

安居後周置曰柔[illegible]開皇初郡廢十三年縣改名焉

隆康後周置曰永康開皇十八年改名焉

資陽[illegible]

瀘川郡梁置瀘州仁壽中置總管府大業初府廢統縣五戶一千八百[illegible]

瀘川[illegible]大業初置瀘川郡[illegible]

江安舊曰漢安開皇十八年改名焉

合江後周置

綿水梁置[illegible]

富世後周置[illegible]開皇[illegible]

犍為郡[illegible]統縣四戶四千八百五十九

[illegible]後周置[illegible]

大業初改曰戎州首置犍為郡 犍為後周置曰武陽開皇初改焉 南溪舊曰南廣開皇六年置
初郡廢仁壽 開邊開皇六年置七年廢訓州入焉
初縣改名焉 大業初廢協州入焉
越巂郡後周置嚴州開皇六年改曰西寧州十八年又改曰巂州 統縣六戶七千四百
四十八 越巂帶郡 邛都 蘇祇舊置邛都郡開皇初郡廢有瀘水 可泉舊置
化郡開皇初廢 臺登舊置曰以郡 邛部舊置邛部郡又有平樂
郡開皇初並廢 開皇初郡廢有瀘山
牂柯郡開皇初置牂州 統縣二 牂柯帶郡 賓化
黔安郡後周置黔州不帶郡 統縣二戶一千四百六十 彭水開皇十三
年置有伏牛山出鹽井 涪川開皇五年置
梁州於天官上應參之宿周時梁州以併雍部及漢又析
置益州在禹貢自漢川以下諸郡皆其封域漢中之人質

《隋書志二十四》 十九

朴無文不甚趨利性嗜口腹多事田漁雖蓬室柴門食必
兼肉好祀鬼神尤多忌諱家人有死輒離其故宅崇重道
教猶有張魯之風焉每至五月十五日必以酒食相饋賓
旅聚會有甚於三元傍南山雜有獠戶富室者頗參夏人
為婚衣服居處言語殆與華不別西城房陵清化通川宕
渠地皆連接風俗頗同漢陽臨洮宕昌武都同昌河池順
政義城平武汶山皆連雜氐羌人尤勁悍性多質直皆務
於農事工習獵射於書計非其長矣蜀郡臨邛眉山隆山
資陽瀘川巴東遂寧巴西新城金山普安犍為越巂牂柯
黔安得蜀之舊域其地四塞山川重阻水陸所湊貨殖所

萃蓋一都之會也昔劉備資之以成三分之業自金行喪
亂四海沸騰李氏據之於前譙氏依之於後當梁氏將亡
武陵憑險而取敗後周之末王謙負固而速禍故孟門不
祀古人所以誡焉其風俗大抵與漢中不別其人敏慧輕
急貌多蕞陋頗慕文學時有斐然多溺於逸樂少從宦之
士或至耆年白首不離鄉邑人多工巧綾錦雕鏤之妙殆
侔於上國貧家不務儲蓄富室專於趨利其處家室則女
勤作業而士多自閑聚會宴飲尤足意錢之戲小人薄於
情禮父子率多異居其邊野富人多規固山澤以財物雄
役夷獠故輕為姦藏權傾州縣此亦其舊俗乎又有獽狿

《隋書志二十四》 二十

蠻賨其居處風俗衣服飲食頗同於獠而亦與蜀人相類

志第二十四 地理志上 隋書二十九

太尉揚州都督監修國史上柱國趙國公臣長孫無忌等奉　敕撰

地理中

河南郡舊置洛州大業元年移都改曰豫州東面三門北曰上春中曰建陽南曰永通南面二門東曰長夏正南曰建國里一百三市三三年改為郡置尹統縣十八戶二十萬二千二百三十

河南帶郡有關官有鄭山有瀍水　洛陽有漢魏故都後魏置司州東魏改曰洛州後周置東京六府洛州總管開皇元年改六府置東京尚書省其年廢東京尚書省二年廢總管置河南道行臺省三年廢行臺以洛州刺史領總監十四年於金墉城別置總監煬帝即位廢省舊河南縣東魏遷鄴改為宜遷縣後周復曰河南大業元年徙入新都又東魏置洛陽郡河陰縣開皇初郡並廢又析置伊川縣大業初河陰伊川二縣併入焉　閿鄉舊曰湖城開皇十六年改焉有三門金崤澗泰山　桃林開皇十六年置有上陽宮有潙水　陝後魏置及置陝州恒農郡後周又置崤郡開皇初郡並廢大業初州廢置弘農宮有常平倉溫湯有桃林城　熊耳後周置及同軌郡開皇初郡廢又有後魏崤縣大業初廢入有二崤有大柱山大頭山硤石山穀水　澠池後周置河南郡大象中廢　新安後周置中州及東垣縣州尋廢開皇十六年置穀州仁壽四年州廢又廢新安入東垣大業初改名新安有冶官有鐵山崤山缺門山孝水澗水金谷水　偃師舊廢開皇十六年置有關官有河陽倉有都尉府有首陽山郟山嵩嶺山　鞏後齊廢開皇十六年復有興洛倉有九山有天陵山鐵山東嵩陽山　宜陽後魏置宜陽郡東魏置陽州後周改曰熊州又後魏置南澠池縣後周改曰昌洛開皇初郡廢十八年改昌洛曰洛水大業初廢熊州省洛水入宜陽又東魏置金門郡後周廢有福昌宮金門山女几山太陰山崤山　壽安後魏置縣曰甘棠仁壽四年改焉有顯仁宮有慈澗　陸渾東魏置伊川郡領南陸渾縣開皇初廢郡改縣曰伏流大業初改曰陸渾又有東魏北荊州後周改曰和州開皇初又改曰伊州大業初州廢又有東魏東吉縣尋廢有方山三塗山鹿蹄山陽山王母澗　伊闕舊曰新城東魏置新城郡開皇初郡廢十八年縣改名焉有伊闕山

興泰大業初置有鹿蹄山石墨山鐘山　緱氏舊東魏置開皇十六年廢大業初又置有緱氏山轘轅山景山　嵩陽後魏置曰潁陽東魏分置堙陽開皇六年改曰武林十八年改曰輪氏大業初年改曰嵩陽又有東魏中川郡後周廢有嵩高山少室山箕山　陽城後魏置陽城郡開皇初廢十六年置嵩州仁壽四年廢又東魏置康城縣仁壽四年廢入焉有負黍山嵩山潁水

滎陽郡舊置鄭州開皇十六年置管州大業初復曰鄭州統縣十一戶十六萬九百六十四

管城舊曰中牟東魏置廣武郡開皇初郡廢改中牟曰內牟十六年析置管城十八年改內牟曰圃田又後魏置曲梁縣後齊廢有鄭水　汜水舊曰成皋即武牢也後魏置東中府東魏置北豫州後周置滎州開皇初曰鄭州十八年改成皋曰汜水大業初置武牢都尉府有關山天陵山　滎澤開皇四年置曰廣武仁壽元年改名焉　原武開皇十六年置　陽武　圃田開皇十六年置曰郟城大業初改焉　浚儀東魏置梁州陳留郡後齊廢開封郡入後周改曰汴州開皇初郡廢大業初州廢有關官有通濟渠　酸棗後齊廢開皇六年復有關官　新鄭後魏廢開皇十六年復大業初并苑陵縣入焉有關官有山　滎陽後魏置滎陽郡後齊省卷京二縣入改曰成皋郡開皇初郡廢有京索水梧桐澗　開封東魏置郡後齊廢

梁郡開皇十六年置宋州統縣十三戶十五萬五千四百七十七

宋城舊曰睢陽置梁郡開皇初郡廢十八年縣改名焉大業初又置梁郡又梁置北新安郡尋廢　雍丘後魏置陽夏郡開皇初郡廢十六年置杞州大業初州廢　襄邑後魏廢開皇六年復　寧陵後齊廢開皇六年復　襄城後魏曰高陽後齊廢開皇十六年置改名焉又後魏置福寧郡後齊廢　穀熟後魏廢開皇十六年置　陳留後魏廢開皇六年復十六年析置新里縣大業初廢入焉又有小黃縣後齊廢入有睢水渙水　下邑後齊廢開皇六年復　考城後魏曰考陽置北梁郡後齊郡縣並廢開皇十八年改名焉　碭山後魏曰己氏置北梁郡後齊郡廢開皇四年又置己氏大業中改曰碭山

安陽開皇十八年改名焉有碭山魚山 圍城舊曰圉後齊廢開皇十六年復置曰圉城有谷水 柘城舊曰柘久廢開皇十六年置曰柘城

譙郡後魏置南兗州後周置總管府後改曰亳州開皇初府廢 統縣六戶七萬四千八百一十七

譙舊曰小黃置陳留郡開皇初郡廢十六年分置譙城縣大業三年改小黃爲譙城縣併入焉 酇舊廢開皇十六年復置又置下邑縣後齊廢 城父朱置已開皇十八年改焉 谷陽後齊曰石陽開皇六年復曰 山桑後魏置渦州爲陽郡又置西徐州東魏改曰譙州開皇初郡廢十六年改爲渦陽縣又置臨渙後魏置蒙郡後齊廢郡又置肥水大業初州廢又改曰山桑又梁置北新安郡東魏改置臨渙郡後齊廢郡又置丹城縣東魏析置曰澤縣後齊廢開皇元年丹城改曰白澤入焉有稽山龍岡

濟陰郡後魏置西兗州後周改曰曹州 統縣九戶十四萬九百四十八

濟陰後魏置濟陰郡後齊廢又開皇六年分置黃縣十八年改爲濟陰大業初廢入焉又開皇十八年置首城縣大業初廢入焉 濟陽 成武後齊置永昌郡開皇初郡廢十六年置 外黃後齊廢後周改曰和州開 冤句 乘氏 定陶 單父後魏曰北濟陰郡後齊廢郡 州大業初廢 金鄉開皇十六年分置昌邑縣大業初併入 置名單父開皇六年復

襄城郡東魏置北荊州後周改曰和州開皇初改爲伊州大業初改曰汝州 統縣八戶十萬五千九百一十七

承休舊曰汝原置汝北郡後周改曰汝北郡後周郡廢大業初改縣曰汝 郟城舊曰龍山東魏置順陽郡及南陽郡開皇初改龍山曰汝南三年二郡並廢十八年改汝南曰輔城大業初改輔城曰郟城廢期城入焉 梁舊置汝北郡後齊有黃水 陽翟東魏置陽翟郡開皇初郡廢有九山 汝源 汝南後魏有 柏閣官有 大留山 犨後魏置南陽郡後置魯州開皇初郡廢大業初州廢有開陽山 及梁郡及曾屬魯陽郡後周改魯山大業初州廢 有和山大 （犨）（一作魯）

隋書志二五 四

葉城舊曰雉陽郡開皇十八年改爲武山郡開皇初郡廢後置南陽郡大業初併汝南郡 又有後周置武山郡 山縣大業初併廢入焉有滍陽山

潁川郡舊置鄭州東魏改曰潁州後周改曰許州 統縣十四戶十九萬五千六百四十一

潁川舊曰長社置潁川郡後齊廢 陽翟又東魏置潁陽縣 大業初廢入焉有潁水 汝墳後齊置汝州大業初州廢有汝水 開皇初廢汝陰縣 襄城舊置襄城郡後周置汝州開皇初郡廢大業初州廢 舞陽後周置南襄城郡後周廢爲定南縣開皇 葉後魏置南襄州後周改置定南郡大業初州廢 郾城開皇初置道州大業初州廢又後魏 北舞舊置定陵郡開皇初郡廢有百尺溝 臨潁 尉氏 郾城 初省入 郾城後魏置潁川郡後齊廢入焉又開皇初置 臨穎 繁昌 許昌 鄢陵 扶溝 長社開皇初置許昌郡後齊廢郡開皇十六年置 潁陽後周置後齊廢開皇七年復 長葛開皇六年復置 潩陽後周置清州大業初州廢又開皇十六年置 七州廢

六年置蔡陵縣 至是省入焉

汝南郡後魏置豫州東魏置行臺後周置總管府後改曰舒州又改曰豫州及改洛州爲豫州比爲溱州大業初 統縣十一戶十五萬二千七百八十五

汝陽舊曰上蔡置汝南郡開皇初郡廢大業初置 平輿舊置城陽郡東魏置西義州後齊曰義州開皇初州廢又置 城陽舊置城陽郡開皇初廢後 上蔡舊曰臨汝梁置蔡州東魏置 吳房入焉又梁置伍城郡後齊廢 真陽舊曰義陽置西義州後齊改爲義陽大業初置 新息 後魏置東豫州後周改曰息州大業初州廢又後魏置東新蔡郡開皇初郡廢又有後魏安陽縣後齊廢 褒信東魏置 朗山 期思 新蔡 汝陽

後齊廢爲縣大業初又省縣焉上蔡後魏置曰臨汝後齊廢後周又置中置曰武津大業初改名焉平輿舊

大業初改新蔡置焉有萬歲新蔡梁置北新蔡郡後魏曰新蔡郡東魏州後齊廢州置廣寧郡開皇初

郡廢十六年置舒州及汝北大業初州廢改曰新蔡又後齊置初安郡舊曰安昌置初安郡十八年縣

名曰懸水至是及朗山舊以名焉又梁置陳州後魏

舒縣並廢入焉吳房故曰遂寧後齊省縱義縣

置荊州尋廢後周又置襄城郡後齊改郡曰文城開皇初郡廢又有故武陽縣

置襄城郡後齊改郡曰文城開皇初郡廢又有故武陽縣西平舊置

十八年改曰吳房大業初省又有故濟州汝州後齊

開皇初

省廢

淮陽郡開皇十六年置陳州統縣十戶十二萬七千一百四宛丘

後魏曰項置陳郡開皇初郡廢改名宛丘後周析置臨蔡縣大業初置淮陽郡并臨蔡縣入焉又後魏置南陽郡

東魏西華舊曰長平開皇十八年改曰鴻溝又有長平縣後廢溵水開皇十六年置

廢

又有後魏丹陽郡及縣後齊郡廢大業初縣廢扶樂開皇十六年置有渦水太康舊曰陽夏

郡開皇初郡廢七年更名太康有渦水鹿邑舊曰武平開皇十八年改名焉項城東魏置揚州及丹揚

郡後陳改曰陳州開皇初改秣陵爲項縣東魏又改縣曰秣陵後齊郡及州廢分置沈

州後周改曰陳州東魏又有項城郡十六年分置沈

州大業初州廢又有項城郡開皇三年並廢南頓舊置南頓郡後齊廢郡

開皇初分立陳郡三年並廢及平與縣入焉改曰和城

大業初又置郡開皇十一年廢又東魏

改爲南頓郾年置六鄲陽後齊廢開皇十一年置

皇初廢後周置財州後齊廢改置抱信縣

汝陰郡舊置潁州統縣五戶六萬五千九百三十六汝陰舊置

汝陰郡開皇初郡廢大業初置潁陽東魏置陳留郡又置陳留縣後齊郡及陳留縣改

發大業初復置潁上梁曰許丹及置潁川郡開皇初郡廢十八年縣改名下蔡

名焉有清丘初廢郡十八年縣改名爲潁上大業初郡廢又梁置沛郡後齊郡廢大業初

析故縣下蔡大業初縣改名爲

上洛郡舊置洛州後周改爲商州統縣五戶一萬五百一十六上洛

舊置上洛郡開皇初郡廢大業初後置有秦嶺山熊耳山洛水丹水商洛有關官洛南舊曰拒陽置拒陽郡開皇初併南上津舊置

陽郡開皇初郡廢縣改名焉有玄扈山陽靈山豐陽後周置開皇初併豐陽縣入有甲水

北上洛郡梁改爲南洛州西魏又改爲上州後周併漫川開化二縣入大業初廢州有大柱山韶及山女思山

弘農郡開皇三年置大業三統縣四戶二萬七千四百六十六弘農

舊置弘農郡後周廢大業初置弘農郡盧氏後魏置安陽郡西魏曰南陝州

又有石城郡王城縣西魏並廢有石鼎山長泉後魏改爲有松嶺

置義川郡開皇初郡廢州改爲虢州

大業初州廢有關官有石鏡山

山朱陽舊置朱陽郡後郡廢有邑陽縣開皇末改

山爲邑川大業初併入有胡山有湖水

淅陽郡西魏置淅州統縣七戶二萬七千二百五十南鄉舊置

南鄉郡後周并齊泉郡白亭三縣入又有左南鄉縣并

置左陽郡西魏改郡爲秀山改縣爲安山後周秀山郡廢

初置南鄉郡後廢大業初置淅州石墨山內鄉舊曰西淅陽郡西魏

陽郡并安山縣入焉有石墨山內鄉改爲內鄉後周廢并

析石人二縣入焉有丹水丹水舊置丹川郡後周郡廢并茅城

入焉有析水陵許昌三縣入有胡保山武當

舊置武當郡又置始平郡後改爲齊興郡梁置興州後

周改爲豐州開皇初二郡並廢改爲均州大業初州廢有

石階山均陽梁置曰貴福後爲紀陽郡

武當山開皇初郡廢仁壽初改爲鄖鄉有防山

南陽郡舊置荊州開皇初改爲鄧州統縣八戶七萬七千五百二十一

穰舊置郡有新野舊曰棘陽置新野郡又有黃國郡又有南陽縣改爲西魏改

湟水有新野郡又有廣昌縣後周改爲丙穰縣

周二郡並廢併南棘陽縣入南陽舊曰上宛置南陽郡後周并

入焉開皇初更名新野宛縣入更名上宛開皇初郡

廢又改課陽舊曰且陽開皇初順陽舊置順陽郡西魏

爲南陽改爲有課水湟水置鄭縣尋改爲清鄉

開皇又併順陽入清鄉冠軍菊潭舊曰酈有東弘農郡開皇初改爲

爲武陽，至是廢入。有梅溪、湍水。新城西魏改爲郡，開皇初郡廢，後名。有南湖水。

淯陽郡西魏置蒙州，仁壽中改曰淯州，後名。統縣三，戶一萬七千九百。

武川帶郡。有雉衡山。有清水、淯水、澧水。向城西魏置，又立雉陽郡。開皇初郡廢。方城……開皇初廢。東魏又置建城郡及建城縣，後齊郡縣廢。又有業縣，開皇末改爲澧水，大業併入。有南西山。

淮安郡後魏置東荊州，西魏改爲淮州，開皇五年又改爲顯州。統縣七，戶四萬六千八百四十。

比陽帶郡。後魏曰陽平，開皇七年改爲饒良，大業初又改焉。又有後魏城陽縣，置城陽郡，開皇初郡廢，其縣尋省。又有昭越縣，大業初改爲同光，尋廢。又有東南陽郡，西魏改爲南襄郡，後周廢。又有比陽故縣，置西郢州，西魏改爲鴻州，後周廢爲真昌郡，開皇初郡廢，大業初縣廢。平氏舊置廣郡，開皇初郡廢。有淮水。宜昌舊曰北平，開皇九年改焉。顯岡舊置淮安郡，開皇初郡廢。又有東隨陽縣，置期城郡，開皇十八年改爲泥水，大業初廢。慈丘後魏曰江夏，開皇初郡廢，更置慈丘於其北境。後魏有鄭州、蠻州及襄城、周康二郡，上蔡、青山、霍山三縣，並開皇初廢。有比水。

桐柏梁置曰淮安，并立華州，又立上川郡。西魏改州爲淮州，後改爲純州，尋廢。開皇初郡廢，更名縣曰桐柏。又西置西義陽郡，西魏置淮陽郡及輔州，後周州郡並廢。又置淮南縣，開皇末改爲由水，大業初廢。又有大義郡，後置，開皇初廢。有桐柏山。

豫州於禹貢爲荊州之地。其在天官，自氐五度至尾九度，爲大火，於辰在卯，宋之分野，屬豫州。自柳九度至張十六度爲鶉火，於辰在午，周之分野，屬三河，則河南、淮之星次，亦豫州之域。豫之言舒也，言稟平和之氣，性理安舒也。洛陽得土之中，賦貢所均，故周公作洛，此焉攸在。其俗尚商賈，機巧成俗。故漢志云：周人之失，巧僞趨利，賤義貴財，此

亦自古然矣。滎陽古之鄭地，梁郡梁孝故都，邪僻傲蕩，舊傳其俗。今則好尚稼穡，重於禮文，其風皆變於古。譙郡、濟陰、襄城、潁川、汝南、淮陽、汝陰，其風頗同。南陽古帝鄉，搢紳所出，自三方鼎立，地處邊疆，戎馬所萃，失其舊俗。上洛、弘農，本與三輔同俗。自漢高發巴蜀之人，定三秦，遷巴之渠率七姓，居於商洛之地，由是風俗不改其壤。其人自巴來者，風俗猶同巴郡。淅陽、淯陽，亦頗同其俗云。

東郡開皇九年置杞州，十六年改爲滑州，大業二年爲兗州。統縣九，戶十二萬一千九百五。

白馬舊置東郡，後齊併京城縣入焉。大業初復置郡。靈昌開皇十六年置。衛南開皇十六年置。大業初廢西濮陽入焉。又有後魏平昌、長樂二縣，後齊並廢。濮陽開皇十六年分置昆吾縣，大業初入焉。

封丘後齊廢，開皇十六年復。匡城後齊曰長垣，開皇十六年改焉。胙城舊曰東燕，開皇十八年改焉。韋城開皇十六年置，十六年分置長垣縣，大業初省入焉。離狐

東平郡後周置魯州，尋廢。開皇十年置鄆州。統縣六，戶八萬六千九十。

鄆城後周置，曰清澤，又置高平郡。開皇初郡廢，改縣曰鄆。萬安十八年改曰鄆城。大業初罷郡，併康丘入焉。鄄城舊置濮陽郡，開皇初郡廢。十六年置濮州，大業初州廢。有關官。須昌舊置，開皇十六年置。有梁山。宿城後齊曰須昌，開皇十六年改焉。舊置東平郡，後齊並廢。雷澤舊曰城陽，後齊廢。開皇十六年置，曰雷澤。又分置臨濮縣，大業初併入焉。有歷山、雷澤。鉅野舊廢，開皇十六年復，又置乘丘縣，大業初廢入焉。

濟北郡舊置濟州。統縣九，戶十萬五千六百六十。

盧舊置郡，開皇初郡廢。六年分置濟北縣，大業初省入焉。有關官，有成邑倉，有魚山、仙山。范後齊廢，開皇十六年置。陽穀開皇十六年置。東阿有[illegible]山、濟水。平陰開皇十四年置，曰榆山，大業初改焉。長清開

十四年置又有東太原郡後齊廢 濟北 開皇十四年置曰特平大業初改焉 壽張 肥城 舊置濟北郡後齊廢後周置肥城郡尋廢又復開皇初又廢

武陽郡 後周置魏州 統縣十四戶二十一萬三千三十五

貴鄉 東魏置又有平邑縣後齊廢開皇十六年又置大業初[illegible]武陽郡并省[illegible]入焉有[illegible]山 元城 後齊廢開皇六年又置馬陵縣大業初廢入焉有沙麓山 繁水 [illegible]縣後齊廢開皇六年[illegible]曰繁水大業初[illegible]入焉

大業初[illegible]入焉 莘 舊曰陽平後齊改曰樂平開皇六年復曰陽平八年改曰清邑十六年置莘州大業初州廢縣名莘又廢莘亭縣入焉後周置武陽郡焉開皇初廢 頓丘 [illegible]開皇六年置又有[illegible]安[illegible]後齊[illegible]廢

觀城 舊曰衛國開皇六年改 臨黃 後魏[illegible]開皇六年復十六年分[illegible]大業初自入焉 武陽 後齊省後周置 武水 開皇十六年置 館陶 舊置毛州大業初州廢又有[illegible]平郡開皇初郡廢

冠氏 開皇六年置 聊城 舊置[illegible]冀州及平原郡[illegible]開皇初郡廢十六年置博州大業初州廢 堂邑 開皇六年置

勃海郡 開皇六年置棣州大業二年[illegible]滄州 統縣十戶十二萬二千九百九

陽信 帶郡 樂陵 舊置樂陵郡開皇初郡廢十六年分置滴河[illegible]大業初廢入焉 滴河 開皇十六年置又有後魏濕沃縣後齊廢有[illegible]閣宮 厭次 [illegible]十六年後齊廢開皇[illegible] 蒲臺 開皇十六年置 饒安 舊置滄州浮陽郡開皇初郡廢大業初州廢 無棣 開皇六年置 鹽山 舊曰高成開皇十六年又置浮水縣十八年改高成曰鹽山大業初有浮水入焉有鹽山 南皮 清地 舊曰浮陽開皇十八年改

○平原郡 開皇九年置德州 統縣九戶十三萬五千八百二十二

安樂 舊置平原郡開皇初郡廢大業初復又開皇十六年置繹幕縣至是廢入焉又有後魏[illegible]縣後齊廢入焉又有閟官 又將陵 六年置 平昌 [illegible]

官 平原 [illegible]後齊併鄃縣入焉[illegible]

[illegible]東安郡後齊廢并以[illegible]平縣入焉 般 後齊廢開皇十六年復 長河 舊曰廣川後[illegible]開皇六年復置[illegible]初改焉 弓高 舊廢開皇十六年置 東光 舊置勃海郡開皇初郡廢九年置觀州大業初州廢又并安陵入焉有天胎山 胡蘇 舊廢開皇十六年置

兗州於禹貢為濟河之地其於天官自軫十二度至氐四度為壽星於辰在鄭之分野兗州蓋取沇水為名亦曰兗兗之為言端也言陽精端端故其氣纖殺也東郡東平濟北武陽平原等郡得其地焉兼得鄒魯齊衛之交舊傳太公唐叔之教亦有周孔遺風今此數郡其人尚多好儒學性質直懷義有古之風烈矣

信都郡 舊置冀州 統縣十二戶十六萬八千七百一十八

長樂 舊曰信都帶長樂郡後齊廢扶柳縣入焉開皇[illegible]分信都置長樂縣十六年分長樂置澤城[illegible]大業初廢[illegible]入焉置信都郡 堂陽 舊縣後齊廢開皇十六年復 衡水 開皇十六年置 棗彊 舊縣後齊廢開皇六年置[illegible]武邑 舊置武邑郡後齊[illegible]十年[illegible] 武彊 舊置武邑[illegible]廢又廢武遂縣入焉 南宮 舊縣後齊廢開皇六年復[illegible]大業初[illegible]入焉 鹿城 舊曰郡後齊改曰[illegible]開皇十六年又置[illegible]城八年改為安定十八年改鹿城大業初廢入 下博 舊曰觀津開皇五年改十六年分置觀津縣大業初廢 [illegible]城

清河郡 後周置貝州 統縣十四戶三十萬六千五百四十四

清河 舊曰武城置清河郡開皇初郡廢改名焉清陽 舊曰清陽十六年置清河縣後齊省貝丘入焉[illegible]武城 舊曰東武城開皇初改[illegible] 歷亭 開皇十六年置 漳南 開皇

六年置曰東陽十八年改焉有鄃縣 後魏故章盧後齊以入焉康雍至是入鄃十六年置臨清後齊廢開皇六年復又十六年置沙丘縣大業初廢入焉清泉後齊廢千童縣入開皇十六年置貝丘縣大業初廢入焉清平開皇六年置曰貝丘十六年改曰清平高唐後魏置南清河郡後齊郡廢經城後齊廢開皇六年置十六年分置縣大業初省入焉宗城舊曰廣宗仁壽元年改博平開皇六年置縣大業初入焉茌平後齊廢開皇初復

魏郡後魏置相州東魏改曰司州牧後周又改曰相州置六府宣政初府移洛以置總管府未幾府廢統縣十一戶十二萬二百二十七

安陽周大象二年自鄴徙相州及魏郡於此改名鄴開皇初郡廢十年復名安陽分置相縣鄴還復舊大業初廢相入焉置魏郡有韓陵山鄴東魏都後周平齊置相州大象初將相州徙安陽此改為靈芝縣開皇十年又改焉臨漳東魏置成安後齊置靈泉後周置堯城開皇十年置名長樂十八年改焉有龍山洹水後周置滏陽後周置開皇十年置慈州大業初州廢臨水有慈石山鼓山滏山林慮後魏置林慮郡後齊郡廢又置淇陽開皇初郡廢又分置淇陽縣十六年置巖州大業初州廢又廢淇陽入焉有林慮山仙人臺龍水臨淇東魏置開皇十六年後有淇水

汲郡東魏置義州後周改為衛州統縣八戶十一萬一千七百二十一

衛舊曰朝歌置汲郡後周又分置脩武郡開皇初郡並廢十六年又置清淇縣大業初置汲郡改朝歌縣曰衛清淇入焉有朝陽山同山有紂朝歌城比干墓汲東魏置七郡十八縣後齊省以置伍城郡後周廢為伍城縣開皇六年改焉隋興開皇六年置後析置陽縣大業初併入焉有倉巖山黎陽舊置黎陽郡及黎州開皇初州郡並廢十六年又置黎州大業初罷有倉有關有大伾山枉人山內黃舊廢開皇六年分置繁陽縣大業初廢入湯陰舊廢開皇六年又置有博望岡臨河開皇六年置澶水開皇十六年置

河內郡舊置懷州統縣十戶十三萬三千六百六

河內舊置河內郡開皇初郡廢十六年縣改焉大業初郡入焉置郡有太行山丹林衛緝城溫舊廢開皇十六年置河陽舊置河陽郡開皇初郡廢十六年置濟源開皇十六年置有孔山母山有濟水沁水淇水古原後齊廢河陽縣開皇十六年置軹縣大業初廢入焉安昌舊曰州縣置武德郡開皇初郡廢又有吉陽城沁陽縣後齊廢改名安昌又置懷縣十八年改為州縣後齊廢大業初王屋舊曰長平後周改焉開皇初置王屋郡有王屋山獲嘉開皇十六年置後周置修武郡開皇初郡廢十六年置修武縣後齊廢獲嘉縣大業初併入焉脩武舊曰南脩武開皇十六年析置武陟大業初又有東郡後周置共州開皇初州廢大業初併入焉共城舊曰共後齊廢開皇六年復置曰共城有共山白鹿山

長平郡舊曰建州開皇初改為澤州統縣六戶五萬四千九百一十二

丹川舊曰高都後齊置長平高都二郡後周併為高都郡開皇初郡廢十八年改為丹川大業初置長平郡高平舊曰平高後齊改名十八年改焉沁水舊置東永安郡開皇十八年改郡為縣有鹿臺山端氏後魏置安平郡開皇初郡廢有太山濩澤舊置泰寧郡開皇初郡廢有濩澤山有析城山又併端氏縣入焉陵川開皇十六年置

上黨郡舊置潞州統縣十戶十二萬五千五十七

上黨舊曰壺關後周置上黨郡開皇初郡廢大業初復置郡有羊頭山抱犢山長子後齊廢開皇九年置有羌水屯留舊置寄氏縣二十八年改焉後齊廢有濁漳水堯水潞城開皇十六年置有黃阜山壺關舊置襄垣郡及韓州大業初州廢有壺口鹿臺山黎城後周置鄉舊置鄉郡後齊郡廢後周置開皇十八年改以谷遠縣置有林山松門山涉後魏置開皇初郡廢十六年置石勒故壘有石勒墓銅鞮舊置武鄉郡後周廢入焉有銅鞮山沁源後魏置義寧郡開皇十六年改為沁州大業初州廢入焉有羊頭山

[illegible]川大業初州廢又廢和川縣入

河東郡後魏曰秦州後周改曰蒲州統縣十　戶十五萬七千七十八

河東舊曰蒲坂縣置河東郡開皇初郡廢十六年析置河東縣大業初置河東郡併蒲坂入有酒官有首山有[illegible]水　桑泉開皇十六年置有三疑山　汾陰舊置汾陰郡開皇初郡廢有龍門山　龍門後魏置并置龍門郡開皇初郡廢　芮城舊置曰安戎後周改爲又置[illegible]郡後省入焉有關官　安邑開皇十六年置虞州大業初州廢有鹽池銀冶　夏舊置安邑郡開皇初郡廢有巫咸山稷山[illegible]城　河北舊置河北郡開皇初郡廢有關官有砥柱山有傅巖　猗氏西魏改曰桑泉後周復焉　虞鄉後魏曰安定西魏改曰[illegible]又改曰綏化又曰虞鄉有石錐山[illegible]梯山百梯山

絳郡後魏置東雍州後周改曰絳州統縣八　戶七萬一千八百七十六

正平舊曰臨汾置正平郡開皇初郡廢十八年縣改名焉大業初置絳郡又有後魏南絳郡後周廢郡又併南[illegible]

[illegible]縣[illegible]焉[illegible]皇十八年改曰汾東大業初有入焉　翼城後魏置曰北絳縣并置北絳郡後齊廢郡新安縣[illegible]南絳郡入焉開皇初郡廢十八年改爲翼城有烏嶺山東陘山有澮水　絳舊置絳郡開皇初郡廢後周置晉州建德五年廢入[illegible]　曲沃後周置建德六年廢有絳山澮山　稷山後魏曰高涼開皇十八年改焉有後魏龍門郡開皇初廢又有後周勳州置總管後改曰絳州開皇初州廢　聞喜有景山有董澤陂　垣後魏置邵郡及白水縣後周置邵州改白水爲亳城開皇初郡廢大業初州廢縣改爲垣縣又有後魏所置清廉縣及後周所置蒲[illegible]縣[illegible]入焉有黑山　太平後魏置[illegible]省臨汾縣入焉有關官

文城郡東魏置南汾州後周改爲汾州後齊爲西汾州後周平齊置總管府開皇四年府廢十六年改爲耿州後[illegible]後爲汾州統縣四　戶二萬二千三百一十一

吉昌後魏曰定陽縣并置定陽郡開皇初郡廢十八年縣改名焉大業初置文城郡有風山　文城後魏置有石門山　伍城後魏置曰刑軍[illegible]後改爲伍城後又置伍城郡開皇初郡廢又[illegible]後魏平昌縣入焉大業初又廢大寧縣入焉　昌寧後魏置[illegible]

[illegible]

臨汾郡後魏置唐州改曰晉州後周置總管府開皇初府廢統縣七　戶七萬一千八百七十四

臨汾後魏曰平陽并置平陽郡開皇初改郡爲平河改縣爲臨汾尋郡廢又有東魏西河鼓城伍城北[illegible]定陽等五郡後周廢爲西河定陽二郡開皇初郡並廢又有後[illegible]永安縣開皇初改爲西河大業初省又有[illegible]併後齊[illegible]有姑射山　襄陵後魏[illegible]建昌乃分置禽昌縣[illegible]襄陵入禽昌縣大業初又改爲襄陵　冀氏後魏置冀氏郡領冀氏合陽二縣後齊郡廢又廢合陽入焉　楊　霍邑後魏曰永安并置永安郡開皇初郡廢十六年置汾州十八年改爲呂州縣曰霍邑大業初州廢有霍山有彘水　汾西後魏曰臨汾并置[illegible]西郡開皇初郡廢十八年縣改爲汾西又有後周[illegible]城縣開皇十年省入　岳陽後魏置曰安澤大業初改焉

龍泉郡後周置汾州開皇四年置西汾州總[illegible]五年改爲[illegible]州總管大業初府廢統縣五　戶二

[illegible]萬三千八百三十

隰川後周置[illegible]初曰長壽又置龍泉郡開皇初郡廢縣改曰隰川大業初置郡　永和後周置曰臨河縣及臨河郡開皇初郡廢十八年縣改名焉有關官　樓山後周置曰歸化開皇十八年改名焉有北[illegible]樓山有[illegible]山　石樓舊置吐京郡[illegible]皇初郡廢[illegible]八年縣改名焉　蒲[illegible]有伍城郡及石城郡及石城縣[illegible]並[illegible]又有後魏平[illegible]縣開皇中改曰蒲川大業初廢入焉

西河郡後魏置汾州後齊置南朔州後周改曰介州統縣六　戶六萬七千三百五十一

隰城舊置[illegible]郡開皇初郡廢大業初[illegible]隱泉山　介休後魏置定陽郡平昌縣後周改[illegible]介休以介休[illegible]入焉開[illegible]八年[illegible]改[illegible]介休　永安有雀鼠谷　平遙開皇十六年并[illegible]縣大業初廢入焉文[illegible][illegible]寧州後[illegible]有麓臺山　靈石開皇十[illegible]置有介山有[illegible]嶺山　綿上[illegible]十六年[illegible]有[illegible]水

離石郡後齊置西汾州後周改爲石州統縣五　戶二萬四千八十一

離石後齊曰昌化縣，置懷政郡。後周改曰離石。又置寧鄉縣。開皇初郡廢。大業初置郡，併寧鄉入焉。又後周置

修化後周置，曰窟胡，并置窟胡郡。開皇初郡廢，後縣改為修化。又後周置盧山縣，大業初併入焉。有伏盧山。

定胡後周置，又置定胡郡。開皇初郡廢。有關官。平夷後周置。太和後周置，曰烏突，及置烏突郡。開皇初郡廢，縣改焉。有湫水。

雁門郡後周置肆州，後周置總管府。開皇五年改為代州。大業初府廢。統縣五，戶四萬二千五百二。

雁門舊曰廣武，置廣武郡。後魏曰太和，初置雁門郡。開皇初郡廢，十八年改縣曰雁門。有長城。有累頭山。繁畤後魏置，并立繁畤郡。後齊廢郡，有東魏武州及吐京郡，後周郡並廢。開皇十八年改縣曰平寇。有貴崗山。

崞後齊改為北平縣，又置石城郡。後齊郡廢。有長城。有滹沱水。有東晉安三郡寄在城中。後齊改為北顯州。後周置肆州。開皇十年改縣曰平寇。大業初改為崞縣。又有秦安、建安二郡寄在城中，後齊廢。

五臺舊曰驢夷，大業初改焉。有五臺山。有長城。靈丘後魏置，後齊改曰靈丘。置恒州，尋廢。有靈丘山。有東京山。有上谷。

後魏置平齊縣，後魏改為平齊郡，後齊又立大昌縣。開皇初郡廢，併入焉。大業初州廢。

馬邑郡舊置朔州，開皇初置總管府。大業初府廢，置郡。統縣四，戶四千六百七十四。

善陽後齊置招遠縣，改曰善陽。置代郡。開皇初郡廢。大業初改曰馬邑郡。又有後魏桑乾郡。

神武後魏置神武郡，後齊改曰太平，後周罷郡，有桑乾水。後齊以置朔州及廣寧郡，後周郡廢，大業初州廢。

雲內後魏立平齊郡，後齊改曰太平縣，後周改曰雲中。開皇初改曰雲內。有後魏都，置司州。又有後齊安遠、臨塞、威遠、臨陽、家、斛律。武州，後周並廢。有紇真山、白登山、武周山。有温水。開陽舊曰長寧。後齊置。齊德廢。

後周改為長寧郡，後齊置。開皇初郡廢，十九年縣改曰開陽。

定襄郡開皇五年置雲州總管府。大業元年府廢。統縣一，戶三百七十四。

大利大業初置，帶郡。有長城。有陰山。有紫河。

樓煩郡大業四年置。統縣三，戶二萬四千四百二十七。

靜樂

舊曰岢嵐，開皇十八年改為嵐城，有汾陽宮。大業四年改焉。有管涔山、天池。有長城。有汾陽宮。

臨泉舊置，後周置，後周州廢。置曰翁川，大業四年改焉。又置平寇縣，後周州廢。有汾水。

秀容舊置肆州。開皇初置新興郡，後魏曰肆盧，十年廢平寇縣，十八年置忻州。大業初州廢。有汾水。有繁畤。有管涔山。

太原郡後齊并州置總管府。開皇二年置河北道行臺。九年改為總管府。大業初府廢。統縣十五，戶十七萬五千三。

晉陽後齊置龍山縣，帶太原郡。開皇十年改曰晉陽。有龍山、蒙山。有晉祠。太原舊曰晉陽，帶郡。開皇初郡廢，十六年置晉陽縣。又置清源縣，大業初省入焉。

晉陽宮。晉陽縣，大業初省。交城開皇十六年置。汾陽舊曰陽曲。開皇十年分置陽直。十六年又改名焉。後齊置陽曲縣，大業初廢。有文水。

文水舊曰受陽，開皇十年改焉。有文水。

祁後齊廢。開皇十年分置壽陽縣。有受陽水。榆次後齊置中都，開皇中改焉。太谷舊曰陽邑，十八年改焉。

樂平後齊廢，置樂平郡。開皇十六年分

五遼州及東山縣。大業初州廢，併入焉。有五丘山、東山。有清漳水。和順舊曰梁榆，開皇十年改焉。有九京山。

遼山後魏曰遼陽。後齊省。開皇十年置，改名焉。十六年置遼州。大業初州廢。有箕山，有交漳水、龍漳入焉。

平城開皇十六年置，有涂水。石艾有少山。有紫水。孟開皇十六年置，曰原仇。大業初改焉。有白壇山。

襄國郡開皇十六年置邢州。統縣七，戶十萬五千八百七十三。

龍岡舊曰襄國，開皇九年改名焉。十六年又置青山縣，大業初省入焉。有黑山。有洺水。

南和舊置，北廣平郡。後齊省入廣平郡。後周分置南和郡。開皇初郡廢。大業初郡廢入。

平鄉

沙河開皇十六年置。

內丘有千言山。

柏仁有鵲山。

武安郡後周置洺州。統縣八，戶十一萬八千五百九十五。

永年舊曰廣平，置廣平郡。後齊郡廢，置廣平縣。開皇初郡廢。又後周置廣年縣，後改曰雞澤。大業初改為永年。

肥鄉後魏置，大業初省入焉。

清漳開皇十年置。

平

恩 洛水舊曰斥漳，後齊省入。開皇六年分置曲周，大業初廢入焉。有□□。武安後周置，分置□□縣，大業初廢入焉。有鼓山，有滏水。邯鄲東魏廢，開皇十六年復置，大業初省入焉。臨洺舊曰易陽，後齊廢入襄國，開皇六年改爲易陽，十年改爲臨洺。別置襄國郡，後周改爲□□。開皇初郡廢。有紫山、鼓山、紫山。

趙郡開皇十六年置欒州，大業三年改爲趙州。統縣十一，戶十四萬八千一百五十六。

平棘舊置趙郡，開皇初郡廢，大業初置趙州。高邑舊□□，後齊廢，開皇□年復置。元氏舊置□□郡，開皇初郡廢，十六年分置□□。有宋子縣，後□入焉。贊皇開皇十六年置。有孔子廟，有白□。廮陶舊曰□□，開皇六年改爲廮陶。欒城舊□□，開皇十六年復置。有□□山。大陸舊曰□□，開皇□□年改置□□州，及南□□□。□□六年改爲□□，十六年分置□□。大業初州廢。柏鄉開皇十六年置。有□□山。房子舊□□，後齊廢縣改爲□□，又開皇十六年□□□□，所置大陸縣亦廢入焉。

鼓城舊曰曲陽，後齊廢，開皇六年復曰曲陽，十八年改爲鼓城。又置□□縣，大業初廢入焉。開皇十六年置□□，十八年改爲□□，大業初省入焉。分置晉陽縣，十八年改爲□□，六年又置□□，大業初併入。

恒山郡後周置恒州。統縣八，戶十七萬七千五百七十一。

真定舊置常山郡，開皇初郡廢，十六年分置□□郡，大業初置□□，□常山縣，大業初廢入焉。滋陽開皇六年置。十六年又置王亭縣，大業初省入焉。有大茂山、□山、□山。九門後齊廢，十六年復置。有□□山、封龍山、抱犢山。行唐舊縣，後齊改曰□□，開皇六年復改焉。有井陘。石邑舊縣，開皇六年又置□□，又併新市縣入焉。井陘後齊廢，開皇六年復，十六年置井陘，十六年於井陘置井州，及置葦澤縣。大業初州廢，廢葦澤縣入焉。房山開皇六年置。靈壽後周置蒲吾郡，開皇初郡廢，及蒲吾縣入焉。

博陵郡舊置定州，後周□□□。統縣十，戶十萬二千八百一十七。

鮮虞舊曰盧奴，置中山郡，後齊□□。開皇初郡廢，大業初□□，□□□□，□又□□，□入安喜。北平舊置北平郡，後齊郡廢，開皇六年又□□，大業初□□。有□□。唐舊縣，後齊廢，開皇十六年復。有堯山、□山。恒陽舊曰上曲陽，□□□□□。開皇六年改曰恒陽，有恒山、□□。新樂開皇十六年置。有橫山。隋昌舊□□，□□□。毋極舊□□，後齊□□，開皇十六年□□□。義豐舊曰安國，開皇六年置，□□□。深澤後齊廢，開皇□□□□。安平後齊置□□郡，開皇初郡廢。十六年置□州，大業初州廢。

河間郡舊置瀛州。統縣十三，戶十七萬三千八百八十三。

河間舊置河間郡，開皇初郡廢。大業初復置郡。併武垣縣入焉。文安有□□。樂壽舊曰□□，開皇十八年改爲樂壽。東城舊曰東州，後□□，開皇十八年改焉。景城舊曰成平，開皇十六年置□□。高陽舊置高陽郡，開皇初郡廢，大業初州廢。□□入焉。鄚舊置□□，開皇十八年改焉。

□□後齊廢，開皇中置□□，大業初廢入焉。博野舊□□，後□□□，開皇□□□，□□□。清苑舊曰樂鄉，後齊改名焉，開皇十八年改爲清苑。長蘆開皇十八年置。章武舊置章武郡，開皇初郡廢。平舒舊置浮陽郡，開皇初郡廢。饒陽開皇十六年置安平縣，大業初省入焉。魯城開皇十八年置。

涿郡舊置幽州，後齊置東北道行臺，後周平齊，改置總管府，大業初府廢。統縣九，戶八萬四千五十九。

薊舊置燕郡，開皇初郡廢，大業初置涿郡。良鄉 安次 涿舊置范陽郡，後周□□，開皇初郡廢。固安舊曰故安，開皇六年改焉。雍奴 昌平舊置東燕州，後周州郡並廢，又置平昌郡，開皇初郡廢。懷戎後齊置北燕州，後周改爲長寧，永豐二郡，開皇初郡廢。潞舊置漁陽郡，開皇初郡廢，大業初廢。後又置□□，省萬年縣入焉。有長城。大業初州廢，有百□山、□山、大□山、□□山。有狐水、□水、濡水、沽水、漯水、泉水。

上谷郡開皇元年置易州。統縣六，戶三萬八千七百。

易開皇初置

舊郡，尋廢。十六年置易州。大業初置郡。有故安縣，後齊廢。有駮牛山、五迴嶺。有易水、徐水。淶水舊曰遒。後周廢。開皇元年以范陽為遒，更置范陽於此。六年改為固安，八年廢，十年又置，為永陽，十八年改為淶水。舊范陽居此，俗號小范陽。開皇初改為遒。遂城舊曰武遂。後魏置南營州，准營州置五郡十一縣：龍城、廣興、定荒屬昌黎郡；石城、廣都屬建德郡；襄平、新昌屬遼東郡；永樂屬樂浪郡；富平、帶方、永安屬營丘郡。後齊唯留昌黎一郡，領永樂、新昌二縣，餘並省。開皇元年州移，三年郡廢，十八年改為遂城。有龍山。永樂舊曰北平，後周置。改名焉。有鬪山。飛狐後周置廣昌縣。大業初改焉。有栗山。有官馬牧。

漁陽郡開皇六年徙玄州於此，并立總管府。大業初府廢。統縣一，戶三千九百二十五。

無終後齊置，後周又廢徐無縣入焉。大業初置漁陽郡。有長城。有燕山、無終山。有泃河、庚水、灅水。有海。

北平郡舊置平州。統縣一，戶二千二百六十九。

盧龍舊置北平郡，領新昌、朝鮮二縣。後齊省朝鮮入新昌，又省遼西郡并所領海陽縣入肥如。開皇六年又省肥如入新昌，十八年改名盧龍。大業初置北平郡。有長城。有關官。有臨渝宮。有覆舟山。有碣石。有玄水、盧水、溫水、閏水、龍鮮水、巨梁水。有海。

安樂郡舊置安州，後周改為玄州。開皇十六年州徙，置檀州。統縣二，戶七千五百九十九。

燕樂後魏置廣陽郡，領燕樂、方城、廣興三縣。後齊廢郡，以大興、方城入焉。大業初置安樂郡。有長城。密雲後魏置密雲郡，領白檀、要陽、密雲三縣。後齊廢要陽、白檀二縣入密雲。又有後魏安樂郡，領安市、土垠二縣，後齊廢土垠入安市。後周廢安市入密雲。開皇初郡廢。有長城。有桃花山、螺山。有沽水、濕水。

遼西郡舊置營州，開皇初置總管府，大業初府廢。統縣一，戶七百五十一。

柳城後魏置營州於和龍城，領建德、冀陽、昌黎、遼東、樂浪、營丘等郡，龍城、大興、永樂、帶方、定荒、石城、廣都、陽武、襄平、新昌、平剛、柳城、富平等縣。後齊唯留建德、冀陽二郡，永樂、帶方、龍城、大興等縣，其餘並廢。開皇元年唯留建德一郡、龍城一縣，其餘並廢。尋又廢郡，改縣為龍山，十八年改為柳城。大業初置遼西郡。

山有滏水

冀州於古，堯之都也。舜分州為十二，冀州析置幽、并。其於天文，自胃七度至畢十一度為大梁，屬冀州。自尾十度至南斗十一度為析木，屬幽州。自危十六度至奎四度為娵訾，屬并州。自柳九度至張十六度為鶉火，屬三河，則河內、河東也。准之星次，本皆冀州之域，帝居所在，故其界尤大。至禹廢幽并入為冀[illegible]矣。信都、清河、河間、博陵、恒山、趙郡、武安、襄國，其俗頗同。人性多敦厚，務在農桑，好尚儒學，而傷於遲重。前代稱冀、幽之士鈍如椎，蓋取此焉。俗重氣俠，好結朋黨，其相赴死生，亦出於仁義。故班志述其土風，悲歌慷慨，椎剽掘冢，亦自古之所患焉。前諺云「仕宦不偶遇冀部」，實弊此也。魏郡，鄴都所在，浮巧成俗，雕刻之工，特云精妙，士女被服，咸以奢麗相高，其性所尚習，得京洛之風矣。語曰「魏郡、清河，天公無奈何」，斯皆輕狡所致。汲郡、河內，得殷之故墟，考之舊說，有紂之餘教。汲又衛地，習於仲由之勇，故漢之官人，得以便宜從事，其多行殺戮，本以此焉。今風俗頗移，皆向於禮矣。長平、上黨，人多重農桑，性尤朴直，蓋少輕詐。河東、絳郡、文城、臨汾、龍泉、西河，土地沃少塉多，是以傷於儉嗇。其俗剛強，亦風氣然乎。太原山川重複，實一都之會，本雖後齊別都，人物殷阜，然不甚機巧。俗

與上黨頗同人性勁悍習於戎馬離石鴈門馬邑定襄樓煩涿郡上谷漁陽北平安樂遼西皆連接邊郡習尚與太原同俗故自古言勇俠者皆推幽并云然涿郡太原自前代以來皆多文雅之士雖俱曰邊郡然風教不為比也

北海郡（舊置青州後周置總管開皇十四年府廢）統縣十戶十四萬七千八百四十五

益都（舊置齊郡開皇初廢大業初置北海郡有堯山逢山）臨淄（及東安西安並後齊廢開皇十六年又置臨當入時水縣大業初廢高陽時水一縣入焉有社山牛山稷山）千乘（舊置樂安郡開皇初郡廢又後齊廢高陽入焉有□山）博昌（舊曰樂安開皇十六年析置新河縣大業初廢入焉）臨朐（舊置昌國縣後齊廢開皇十六年改曰逢山大業初改焉有朐山）都昌（有□山□山）北海（舊置北海郡□□下密□□）

營丘（後齊廢開皇十六年復）下密（後齊改郡曰高陽開皇初郡廢十六年分置濰州大業初州廢改名焉有女山下密山後魏曰膠東後齊廢開皇六年復改名焉有濰水大業初改名焉有龍山有濰水）

齊郡（舊曰齊州）統縣十戶十五萬二千三百二十三

歷城（舊置濟南郡開皇初廢大業初置齊郡有舜山雞山靈山鵲山華山有紀山）祝阿（山莊）臨邑 臨濟（開皇六年置朝陽十六年入焉又置臨濟大業初廢）鄒平（舊曰平原開皇十八年改焉大業初省）章丘（舊有高唐東清河郡有長白山）長山（舊曰武強開皇十八年改焉又有東平原郡後齊廢入焉）高苑（舊曰長樂又有平原郡開皇初廢入焉）亭山 淄川（舊曰貝丘開皇十八年改焉有長白山）

東萊郡（舊置光州開皇五年改曰萊州）統縣九戶九萬三百五十一

掖（舊置東萊郡後齊併曲城當利二縣入焉開皇初郡廢大業初置郡有掖水）盧鄉（後齊廢開皇六年復置盧鄉又併長廣縣入焉有大勞山馬山有田横島）即墨（舊置長廣郡開皇初郡廢）觀陽（後周廢開皇十六年復）昌陽（舊置東牟郡後齊廢入長廣郡開皇初郡廢）黃（舊置東牟郡後齊廢入長廣郡開皇初廢）牟平（舊曰牟平大業初州廢有巨山之罘山）文登（後齊置有石橋有文登山斥山）

高密郡（舊置膠州開皇初郡廢大業初州廢）統縣七戶七萬一千九百二十

諸城（舊曰東武開皇十八年改名焉有盧山）安丘（開皇初郡廢又併昌安縣入焉）東莞（後齊置東莞郡開皇初郡廢大業初改名焉有牛山）高密（開皇初郡廢又併夷安縣入焉）膠西（舊曰黔陬開皇初郡廢置膠州）琅邪（開皇十六年置曰琅邪有徐山盧山）

周礼職方氏正東曰青州其在天官自須女八度至危十五度為玄枵於辰在子齊之分野吳札觀樂聞齊之歌曰泱泱乎大風也哉國未可量也在漢之時俗彌侈泰織作冰紈綺繡純麗之物號為冠帶衣履天下始太公以尊賢尚智為教故士庶傳習其風莫不矜于功名依於經術闊達多智志度舒緩其為失也夸奢朋黨言與行謬齊郡舊曰濟南其俗好教飾子女淫哇之音能使骨騰肉飛傾詭人目俗云齊倡本出此也祝阿縣俗賓婚大會肴饌雖豐

至於衣冠胄之而已多則謂之不敬共相詆訾此其異也
大抵數郡風俗與古不殊男子多務農桑崇尚學業其歸
于儉約則頗變舊風東來人尤甚故特少文義

特進臣魏徵上柱國趙國公臣長孫無忌等奉　勅撰

地理下

彭城郡 [illegible] 統縣十一
戶一十三萬二百三十二　彭城 [illegible]
[illegible]
穀陽 [illegible] 沛　留 [illegible]
豐 [illegible] 蘄 [illegible]
滕 [illegible] 蘭陵 舊曰承 [illegible] 開皇初
[illegible] 符離
[illegible] 方與 後齊
[illegible] 開皇十 [illegible] 六年廢

魯郡 [illegible] 大業二年改為魯郡 統縣十　戶十二萬四千一十九
瑕丘 [illegible] 任城 [illegible] 鄒 有嶧山 曲阜 舊曰魯 [illegible]
[illegible] 年改縣曰汶陽 十六年改名曲阜 泗水 開皇十六年置 有陪尾山 尼丘
山 防山 有 平陸 [illegible] 曰平陸 [illegible] 開皇十六年改焉 龔丘 [illegible] 開皇十六年改焉 梁父
父 有龜山 博城 舊曰博平 [illegible] 開皇 [illegible] 改曰東平 又併 [illegible] 十六年改曰汶陽
[illegible] 改曰博城 有泰山 [illegible] 開皇六年改曰岱山 大 嬴 開皇十六年置
[illegible] 初州廢又 [illegible] 山縣入焉 有徂徠山 王符山
[illegible] 年城縣 大業初併入焉 有汶水 又山 有淄水
琅邪郡 舊置北徐州後周改曰沂州 統縣七　戶六萬三千四百二十三

臨沂 舊曰即丘，并置郡。開皇初郡廢，十六年分即丘置臨沂。大業初併即丘入焉。有大硎山。 費 舊曰南武陽，開皇十八年改名焉。又有梁城縣，後齊廢。有顓臾山、明山。 新泰 後齊廢蒙陰縣入焉。 沂水 舊置南青州及東安郡，後周改州為莒州。開皇初郡廢，改縣曰東安，十六年又改曰沂水。大業初州廢。 東安 後齊廢，開皇十六年復。有於山。 莒 舊置東莞郡，梁曰義塘郡，開皇初郡廢。

東海郡 梁置南北二青州，東魏改為海州。統縣五，戶二萬七千八百五十八。

朐山 舊曰朐，置琅邪郡。後周改縣曰朐山，郡曰朐山。開皇初郡廢。大業初復置郡。有朐山、羽山。 東海 舊置廣饒縣及東海郡，後齊分廣饒置東海縣。開皇初郡廢。仁壽元年改廣饒曰東海。有郁林山。 漣水 舊曰襄賁，置東海郡，東魏改曰海安郡。開皇初郡廢，又改焉。 沭陽 梁置潼陽郡，東魏改曰沭陽郡。開皇初郡廢。 懷仁 梁置南北二青州，東魏立義塘郡及懷仁縣。開皇初郡廢。

下邳郡 後魏置南徐州，梁改為東徐州，東魏又改為東楚州，陳改為安州，後周改為邳州。統縣七，戶五萬二千七十。

宿豫 舊置宿豫郡，開皇初郡廢，大業初置郡。又有朝陽、臨沭二郡，後齊置晉寧郡，尋並廢。 夏丘 後魏置夏丘郡，尋立潼州，後周改州為宋州，尋曰晉陵。開皇初郡廢。十八年改縣曰夏丘。又東魏置臨潼郡、睢陵縣，後齊改郡為睢陵。又梁置潼州，後齊改曰睢州，尋廢，亦入潼郡。開皇初郡廢。 徐城 梁置高平郡，東魏又併東平、陽平、濟河、睢四郡為高平，又併宋安、宋市入高平。開皇初郡並廢。又有安遠郡，後齊廢。後周又置三郡，置朱沛縣。開皇初郡廢。十八年更名徐城。 淮陽 舊置淮陽郡，東魏併綏化、呂梁二郡置綏化縣，後周改縣為淮陽。開皇初郡廢。又有梁臨清、天水、廣平三郡，東魏併為臨清縣，後齊改曰文城縣，後周又改焉。皇三年省入焉。 下邳 梁曰歸政，置武州、下邳郡。東魏改縣為下邳，置郡不改。改州曰東徐，後周改州為邳州。開皇初郡廢。大業初州廢。有磬石山。 良城 梁置武初郡。開皇初郡廢。十一年縣更名曰 郯 舊置郯郡。開皇初郡廢。

禹貢海岱及淮惟徐州，彭城、魯郡、琅邪、東海、下邳，得其地焉。在於天文，自奎五度至胃六度，為降婁，於辰在戌。其在列國，則楚、宋及魯之交。考其舊俗，人頗勁悍輕剽，其士子則挾任節氣，好尚賓遊，此蓋楚之風焉。大抵徐、兗同俗，故其餘諸郡，皆得齊、魯之所尚，莫不賤商賈，務稼穡，尊儒慕學，得洙泗之俗焉。

江都郡 梁置南兗州，後齊改為東廣州，陳復曰南兗，後周改為吳州。開皇九年改為揚州，置總管府。大業初府廢。統縣十六，戶十一萬五千五百二十四。

江陽 舊曰廣陵，置廣陵、江陽二郡。開皇初郡廢，十八年改為邗江，大業初更名江陽。有江都宮、揚子宮，有隋苑。 江都 梁置。 海陵 梁置海陽郡。開皇初郡廢，又併建陵、寧海二縣入焉。大業初置江浦縣，尋省入。 寧海 開皇初併安竿縣入焉。 高郵 梁置廣業郡，尋以有嘉禾，改為神農郡。開皇初郡廢。又併竹塘、三歸二縣及臨澤縣入焉。 安宜 梁置陽平郡及東莞郡。開皇初郡廢。又廢石鼈縣入焉。有白馬湖。 山陽 舊置山陽郡，東魏改為淮州。開皇初郡廢，十二年置楚州。大業初州廢。 盱眙 舊置盱眙郡，陳置北譙州，尋省。開皇初郡廢。又併考城、直瀆、陽城三縣入焉。有都梁山。 鹽城 後齊置射陽郡，陳改曰鹽城郡。開皇初郡廢。 清流 舊曰頓丘，置新昌郡及南譙州。開皇初州郡廢，又廢樂鉅、高塘二縣入頓丘，改曰新昌，十八年又改為清流。大業初州廢。有白蟬山、世亭山。 全椒 梁曰北譙，置北譙郡。開皇初郡廢，改縣為滁水。大業初改名焉。有官山、九斗山。 六合 舊曰尉氏，置秦州及秦郡，後周改州曰方州，改郡曰六合。開皇初郡廢，四年改尉氏曰六合，又併方山二縣入焉。大業初州廢。有瓜步。 永福 舊曰江，梁置東陽二郡，陳廢州併。

唐縣曰石梁縣舊攝山縣入焉長□郡
發大業初改縣曰永福有香山永福山

句容有茅山

延陵舊置南徐州南東海郡梁改曰蘭陵郡陳又曰東海郡開皇九年州郡並廢又省丹徒縣入焉十五年置
潤州大業初州廢有句驪山黃鵠山茅山長塘湖

曲阿有武進縣梁改為蘭陵開皇九年并入焉

鍾離郡後齊置西楚州陳曰北徐州後周改曰豪州 統縣四戶二萬五千□十五

鍾離舊置郡開皇初郡廢大業中復置郡 **定遠**舊曰東城梁改曰定遠後齊改曰臨濠郡又曰安州
郡廢又有舊九江郡後齊廢焉 **化明**故曰臨濠郡後齊改曰化明
曰定遠後齊置安州及臨濠縣後周改焉 **塗山**舊曰馬頭置郡曰荊山
義開皇初郡廢大業初縣改名焉
山開皇初改縣曰塗山
山襄郡後齊當塗山

淮南郡舊曰豫州後魏曰揚州梁曰南豫州東魏曰揚州又曰豫州後周曰揚州開皇九年曰壽州置總
管府大業初府廢 統縣四戶三萬四千二百七十八 **壽春**舊有
成都府

安豐梁置安豐郡東魏改曰陳留郡
梁置北譙郡開皇初並廢并廢蒙
縣入焉大業初置壽春郡有八公山肥水
霍山梁置安豐郡東魏改郡開皇初改縣曰長平又省霍山郡
開皇初並廢有肥水
廢有霍山皇十九年置縣名焉 **長平**舊有梁置(?)陵郡
開皇初郡廢
縣改焉 依西亭

弋陽郡舊置光州 統縣六戶四萬一千四百三十三 **光山**舊置
光城郡開皇初郡廢十八年置縣名焉大業初置弋陽郡又有舊廢黃城郡 **樂安**梁置宋安郡
縣後又有比弋陽郡南弋陽郡後周改焉 **定城**後齊置南郢州又改為定城
二年又廢豐安郡開皇三年並廢 又有弋陽山浮光山金山雞山 入南弋
入焉有弋陽山浮光山金山雞山
郡梁有舊東新蔡郡後周改並南郡又後齊置義州及
蔡三郡及廢舊義州立東光城 **殷城**舊曰包信開皇初改
郡至開皇初五郡及郢州並廢 **固始**梁曰蓼縣後齊改
建州并所領平高新蔡新城三郡 名焉置建州郡
開皇初並廢有太蘇山霍山 **期思**梁置期思城郡
廢州置新蔡郡後周改置會州開皇初
州郡並廢入又改為固始有安豐縣

蘄春郡梁置羅州後周改曰蘄州統縣五戶三萬四千
六百九十 **蘄春**舊曰齊昌郡梁改曰蘄水後齊改曰齊昌開皇十八年改焉有
郡亦廢入焉有大別山
改縣名焉有後齊光化郡置總管府大業初府廢
初郡廢 **浠水**舊置永安郡開皇初郡廢有石鼓山 **蘄水**舊曰廣寧梁改名焉有潛山
黃梅舊曰永興開皇初改曰新蔡十八年改名焉有黃梅山 **羅田**梁置義州及義城郡開皇初並廢
有安山

廬江郡梁置南豫州又改為合州開皇初改為廬州 統縣七戶四萬二千六百
三十二 **合肥**梁曰汝陰置汝陰郡開皇初郡廢後齊分置汝陰縣開皇初改名焉 **廬江**舊置廬江郡
開皇初郡廢 **襄安**梁曰蘄縣開皇初改焉有舊皇
郡梁置湘州後齊州廢開皇初郡廢有襄山
治焉有上三公山臨水山冶山 **慎**梁曰東關平
山華山巫父山龍山 **霍山**梁置
陽山白山山四山 皇初郡廢有霍山
霍州及岳安郡安縣後齊改縣曰岳安有
樅陽縣開皇初郡廢改名焉 **灊水**梁置北沛郡及晉熙縣
開皇初郡廢又省晉熙縣

入焉有開化山天柱山九公山
皖山 **開化**梁置梁安郡 有潛山多智山

同安郡梁置晉州後齊改曰江州陳又曰晉州開皇初曰熙州 統縣五戶二萬
一千七百六十六 **懷寧**舊置晉熙郡開皇初郡廢 大業三年置同安郡 **宿松**梁置高塘郡開皇初郡廢改縣曰高唐十八年又改名焉有梁郡
太湖開皇初改為晉熙十八年改名焉 **望江**陳置大雷郡開皇十一年改為義鄉十八年改名焉
同安舊曰樅陽并置樅陽郡開皇初郡廢十八年改名焉有
浮度山

歷陽郡後齊置和州 統縣二戶八千二百五十四 **歷陽**舊置歷陽
郡開皇初郡廢 **烏江**梁置江都郡後齊改為臨江郡陳又
大業初復置郡
郡廢大業初置 陽郡有六合山

丹陽郡自東晉已後置郡曰揚州平陳詔並平蕩耕墾統縣三戶二萬

四千一百二十五 江寧梁置丹楊郡及南丹楊郡陳省南丹陽郡平陳又廢丹陽郡并以秣陵建康同夏三縣入焉大業初置丹陽郡有蔣山 當塗舊置淮南郡平陳郡廢并襄垣于湖繁昌西鄉入焉有天開山楚山 溧水舊曰溧陽開皇九年廢丹陽郡入十八年改焉有赭山盧山瑯山

宣城郡舊置南豫州平陳改為宣州 統縣六戶一萬九千九百七十九

宣城舊曰宛陵置宣城郡平陳郡廢仍併懷安寧國當塗逡遒四縣入焉大業初置郡有敬亭山 涇平陳省安吳南陽二縣入焉有蓋山陵陽山 南陵梁置南陵郡陳置北江州平陳州郡並廢并石城臨城定陵故治南陵五縣入焉 秋浦舊曰石城平陳廢開皇十九年置改名焉 永世平陳廢開皇十二年又置有重光山 綏安舊曰石封改名焉梁末立大梁郡又改為陳留平陳郡廢并大德故鄣安吉原鄉四縣入焉

毗陵郡平陳置常州 統縣四戶一萬七千五百九十九 晉陵舊置晉陵郡平陳郡廢大業初置郡有橫山 江陰梁置又置江陰郡平陳郡廢并利城又置暨陽縣入焉有悲陵山 無錫有九龍山 義興舊曰陽羨置義興郡平陳郡廢改縣名焉又廢義鄉國山臨津三縣入焉有君山洞庭山

吳郡陳置吳州平陳改曰蘇州大業初復曰吳州 統縣五戶一萬八千三百七十七 吳舊置吳郡平陳郡廢大業初復置有首山橫山華山黃山姑蘇山大浙 崑山梁置平陳廢開皇十八年復 常熟舊曰南沙梁置信義郡平陳廢并所領海陽前京信義興國南沙入焉有虞山 烏程舊置吳興郡平陳郡廢并東遷縣入焉仁壽中置湖州大業初州廢有雉山 長城平陳廢仁壽二年復有卞山

會稽郡梁置東揚州陳初省尋復平陳改曰吳州置總管府大業初府廢置越州 統縣四戶二萬二百七十一 會稽舊置會稽郡平陳郡廢及廢山陰并永興上虞始寧四縣入大業初置郡有侯山重山會稽山 句章平陳併餘姚鄞鄮三縣入焉有太白山方山 剡有石城柏山 諸暨有浣溪大興湖

餘杭郡平陳置杭州仁壽中置總管府大業初州廢 統縣六戶一萬五千三百八十 錢唐舊置錢唐郡平陳郡廢并所領新城縣入大業三年置餘杭郡有石甑山臨平湖 富陽有石頭山 餘杭有由拳山金鵝山 於潛有天目山 鹽官有濁山 武康平陳廢仁壽二年復有封山禺山青山白鶴山

新安郡平陳置歙州 統縣三戶六千一百六十四 休寧舊曰海寧開皇十八年改名大業初置郡 歙平陳廢十一年復 黟平陳廢十一年復

東陽郡平陳置婺州 統縣四戶一萬九千八百五 金華舊曰長山置金華郡平陳郡廢又廢建德太末豐安三縣入改為吳寧縣十一年改曰東陽十八年改名焉大業初置東陽郡

有長山浦陽山壬山石牛山松山 永康 烏傷有香山 信安有江山悲思定陽

永嘉郡開皇九年置處州十二年改曰括州大業初置永嘉郡平陳郡 統縣四戶一萬五百四十二 括蒼平陳置大業初置永嘉郡有括蒼山 永嘉舊曰永寧置永嘉郡平陳郡廢改名焉有 松陽 臨海舊曰章安置臨海郡平陳郡廢改名焉有青山天台山

建安郡陳置閩州平陳改曰泉州大業初改曰閩州 統縣四戶一萬二千四百二十 閩舊曰東侯官十二年改曰原豐平陳置泉州大業初置建安郡有南安舊曰晉安置南安郡平陳郡廢改名焉 建安舊置建安郡平陳郡廢 龍溪舊置開皇十二年併入南安

遂安郡仁壽三年置睦州 統縣三戶七千三百四十三 雉山 新安平陳廢為新安縣大業初 遂安平陳廢仁壽中復 桐廬

廢仁壽市後有白石山

鄱陽郡梁置吳州，陳廢。平陳，置饒州。統縣三，戶一萬一百二。

鄱陽舊置鄱陽郡。平陳，廢。又有東興縣，後廢入焉。大業初復置郡。 餘干 弋陽舊曰葛陽，開皇十二年改。有⋯

永

臨川郡平陳，置撫州。統縣四，戶一萬九百。

臨川舊置臨川郡。平陳，郡廢。大業三年復置郡。有靈山，有芳水。 南城有五尊山。 崇仁梁置巴山郡，領大豐、新安、巴山、新建、興平、豐城、西寧七縣。平陳，郡縣並廢，以置崇仁焉。 邵武開皇十二年置。

廬陵郡平陳，置吉州。統縣四，戶二萬三千七百一十四。

廬陵舊置廬陵郡。平陳，郡廢。大業初復置。 泰和平陳置，曰西昌。十一年省東昌入，更名焉。 安復舊置安成郡。平陳，郡廢，縣改曰安成。十八年又曰安復。有吏山、長嶺。 新淦有玉笥山。

南康郡開皇九年置虔州。統縣四，戶一萬一千一百六十八。

贛舊曰南康，置南康郡。平陳，郡廢。大業初改名焉。有鍚山、有贛水。 虔化舊曰寧都，開皇十八年改名焉。有石鼓山。 雩都舊平陳置。有金鍚山、君山。 南康舊曰贛，大業初改名焉。有雩山、上洛山、贛山。

宜春郡平陳，置袁州。統縣三，戶一萬一百一十六。

宜春舊曰宜陽，開皇十一年廢吳平縣入，十八年改名焉。大業初改名焉。 萍鄉有宜春江。 新喻

豫章郡平陳，置洪州，置總管府。大業初府廢。統縣四，戶一萬二千二十一。

豫章舊置豫章郡。平陳，廢。大業初復置郡。 豐城平陳，廢。十二年置，曰廣豐。大業初改名焉。 建昌開皇九年省并永修、豫章、新吳四縣入焉。 建城有欽石。

南海郡舊置廣州，梁、陳並置都督府。平陳，置總管府。大業初府廢。統縣十五，戶三萬七千四百八十二。

南海舊置南海郡。平陳，郡廢。大業初復置郡。

始興舊曰正階，平陳改名焉。 曲江舊置始興郡。平陳，郡廢。十六年又置，廢湞陽縣入焉。有狂山、銀山。又置安遠郡，置東衡州。平陳，改郡，置大東衡州總管府。開皇末，移向南海。又十六年廢，大庾入焉。

翁源梁置，陳又置清遠郡。平陳，郡廢。 增城舊置東官郡。平陳，郡廢。有羅浮山。 寶安 樂昌舊曰梁化，又分置平石。平石入，十八年改名焉。 四會舊置綏建郡，又有樂昌二郡。平陳，二郡並廢。大業初又并化蒙縣入焉。 化蒙大業初廢威城縣入焉。 清遠舊置清遠郡，又分置政賓等四縣。平陳並廢，以置清遠郡。又有齊康郡，至是亦廢入焉。 含洭梁置衡州陽山郡。平陳，郡廢。改曰洭州，二十年州廢。有堯山。 政賓平陳，郡廢。 懷集 新會舊置新會郡。平陳，郡廢。又并盆允、永昌、新夷、封平、封樂、初賓、義寧七縣入焉。大業初州廢，并封樂縣入焉。有杜山。

義寧開皇十年廢新夷、初賓二縣入。又有始康縣，平陳入焉。有茂山。

龍川郡平陳，置循州，總管府。大業初府廢。統縣五，戶六千四百二十。

歸善帶郡。有歸化山、懷安山。 河源開皇十一年省龍川縣入焉。又有新豐縣，十八年改曰休吉。大業初省入焉。有大陳湖。 博羅有羅浮山。 興寧 海豐有黑龍山，有石溪、滂海。

義安郡梁置東揚州，後改曰瀛州。平陳，置潮州。統縣五，戶二千六十六。

海陽舊置義安郡。平陳，郡廢。大業初置郡。有鳳皇山。 程鄉 潮陽 海寧有龍溪山。 萬川舊曰昭義。大業初改名焉。

高涼郡梁置高州。統縣九，戶九千九百一十七。

高涼舊置高涼郡。平陳，郡廢。梁又置梁封郡，開皇初郡廢。大業初復置。 連江梁置連江郡。平陳，郡廢。十八年改為梁封。梁又置南巴郡，平陳郡廢。大業初二縣並廢入焉。 電白梁置電白郡。平陳，郡廢。又有海昌郡，廢入焉。 杜原舊曰杜陵。梁置杜陵郡，又有永寧、安康二郡。平陳，並廢焉。縣十八年改曰杜原。宋康縣曰安康。大業二年二縣並廢入杜原。

海安舊曰齊安，置齊安郡。平陳，郡廢。十八年改名焉。 陽春梁置陽春郡。平陳，郡廢。 石龍

舊置羅州高興郡平陳郡廢大業初州廢吳川 茂名

信安郡 平陳置端州 統縣七 戶一萬七千七百八十七 高要 舊置高要郡平陳郡廢大業初置信安郡有定山 端溪 舊置晉康郡平陳郡廢有端水 樂城 開皇十二年發又招按成二縣入 平興 舊置宋隆郡初寧建安興稽崇德召廢嘉化蒙安宗縣平陳郡廢并所領縣入焉又梁置溪泰郡及縣平陳郡廢入焉 新興 梁置新州新寧郡平陳郡廢大業初 博林 大業初廢撫納縣入 銅陵 舊曰南流縣開皇十八年改曰南流又有西城縣大業初廢入

永熙郡 梁置瀧州 統縣六 戶一萬四千三百一十九 瀧水 舊置開陽平原羅陽等郡平陳郡並廢以名縣開皇十八年改平原曰瀧水羅陽縣為正義大業初廢永熙郡開陽縣丁義懷德舊曰梁德置梁德郡平陳俱廢入焉 懷德廢郡十八年改名懷德 良德 陳置曰務德梁後改名 安遂 舊曰安遂置建州廣熙郡平陳郡廢州大業初廢 永業 梁置永業郡平陳改為縣後省開皇十八年又置 永熙 大業初廢并入

蒼梧郡 梁置成州開皇 初改為封州 統縣四 戶四千五百七十八 封川 梁曰梁信置梁信郡平陳郡廢十八年改為封川大業初州廢又廢封興縣入焉 都城 開皇十二年省 蒼梧 舊置蒼梧郡平陳郡廢又廢威城晉化二縣入焉 封陽

始安郡 梁置桂州平陳置總管府大業元年府廢 統縣十五 戶五萬四千五百一十七 始安 舊置始安梁化二郡平陳郡並廢大業初又廢興安縣入焉 平樂 有目山 荔浦 建陵 陽朔 象 隋化 義熙 舊曰義熙置義熙郡平陳郡廢又廢永寧縣入焉 豐水 舊曰豐水 龍城 梁置馬平 平陳郡並廢開皇十八年改州曰象州大業初州廢并廢馬平縣入焉 桂林 大業初併入 陽壽 舊曰陽壽 有馬平桂林象郡 大業初州廢

廢又有淮陽縣開皇十八年改曰陽壽大業初省入焉 寧川 舊置寧川郡平陳郡並廢置賀州大業初州廢 樂梁 梁置樂梁郡 平陳郡廢 又廢撫寧靜化二郡平陳並廢又置歸化縣大業初州廢又廢龍平 梁置龍平郡平陳郡廢又置開江武城二郡陳置遂郡平陳郡並廢又有歸化安樂博勞三縣入焉 豪靜 郡並廢又有臨牧開江二縣大業初並廢入焉

永平郡 平陳置藤州 統縣十一 戶三萬四千四百四十九 永平 舊置永平郡平陳郡廢大業初置郡 武林 有石山 隋建 開皇十九年置 安基 梁置建陵郡平陳郡廢改 普寧 舊曰陰石梁置陰石郡平陳郡廢開皇十九年改名焉 戎成 梁置遂成開皇十一年改名焉有底山 寧人 開皇十五年置曰安人十八年改名焉有寶山 淳人 開皇十九年置 大賓 開皇十五年置 賀川 開皇十九年置又陳置綏越蒼梧永業等四郡並廢 平陳郡並廢

鬱林郡 梁置定州後改為南定州平陳改為尹州大業初改為鬱州 統縣十二 戶五萬九千二百 鬱林 舊置鬱林郡又置平陳郡廢大業初又置布山四縣入 阿林 石南 陳置石南郡平陳郡廢 桂平 梁置桂平郡平陳郡廢大業初又廢皇化縣入焉 馬度 領方 梁置領方郡平陳郡廢 安成 梁置安成郡平陳郡廢 寧浦 舊置寧浦郡梁分立簡陽郡平陳郡廢十八年改為緣州大業二年州廢置樂陽郡 樂山 梁置樂山郡平陳郡廢十八年改為樂山大業初廢 宣化 舊置晉興郡平陳郡廢又有皇十八年改名焉 嶺山 梁置嶺山郡平陳廢為嶺山縣大業初州廢並入焉

合浦郡 舊置越州大業初改為祿州尋改為合州 統縣十一 戶二萬八千六百 合浦 舊置合浦郡平陳郡廢大業初置郡 南昌 北流 大業初廢封山縣入 定川 舊置定川郡平陳郡廢 龍蘇 舊置龍蘇郡平陳郡廢大業初又廢大廉縣入

入。海康梁大通中割番州合浦立高州，又分立合州。同末以合肥為合州，此置南合州。平陳以此為合州，郡合州置為康，大業初州廢。又以扶成縣曰龍，并置郡，平陳郡廢，十八年改曰扶成。橫落、羅阿、當三縣入。隋康舊曰齊康，置齊康郡，平陳郡廢，改名焉。扇沙舊有樓縣，開皇十八年改為扇沙，大業初廢入。鐵杷開皇十年置。

珠崖郡梁置崖州。統縣十，戶一萬九千五百。

義倫帶郡。感恩　顏盧　毗善　昌化有藤山。吉安　延德　寧遠　澄邁　武德有扶山。

寧越郡梁置安州，開皇十八年改曰欽州。統縣六，戶一萬二千六百七十。

欽江舊置宋壽郡，平陳郡廢，開皇十八年改曰欽江，大業初置寧越郡。安京舊置安京郡，平陳郡廢。南賓開皇十八年置。內亭舊置宋廣郡，平陳郡廢，十七年改曰新化縣，十八年改名焉。遵化開皇十年置。海安梁置，曰安平，置黃州及寧海郡，平陳郡廢，十八年改州曰玉州，大業初州廢。其年又省□□、立山二縣入。

交趾郡舊曰交州。統縣九，戶三萬五十六。

宋平舊置宋平郡，平陳郡廢，大業初置交趾郡。龍編舊置交趾郡，平陳郡廢。朱鳶舊置武平郡，平陳郡廢。隆平舊曰武定，置武平郡，平陳郡廢，開皇十八年改名焉。平道舊曰國昌，開皇十二年改名焉。交趾　嘉寧舊置峯州，新昌郡，平陳郡廢，十八年改曰峯州，大業初州廢。新昌　安人舊曰臨西，開皇十八年改名焉。

九真郡梁置愛州。統縣七，戶一萬六千一百三十五。

九真帶郡。移風舊置九真郡，平陳郡廢。胥浦　隆安舊曰高安，開皇十八年改名焉。有陽山、荒山。軍安　安順舊曰常樂，開皇十八年改名焉。日南

日南郡梁置德州，開皇十八年改曰驩州。統縣八，戶九千九百一十五。

九德帶郡。咸驩　浦陽　越常　金寧梁置利州，開皇十八年改為智州，大業初州廢。交谷梁置明州，大業初州廢。安遠　光安舊曰西安，開皇十八年改名焉。

比景郡大業元年平林邑，置蕩州，尋改為郡。統縣四，戶一千八百一十五。

比景　朱吾　壽泠　西捲

海陰郡大業元年平林邑，置農州，尋改為郡。統縣四，戶一千一百。

新容　真龍　多農　安樂

林邑郡大業元年平林邑，置沖州，尋改為郡。統縣四，戶一千二百二十。

象浦　金山　交江　南極

揚州於禹貢為淮海之地，在天官自斗十二度至須女七度，為星紀，於辰在丑，吳越得其分野。江南之俗，火耕水耨，食魚與稻，以漁獵為業，雖無蓄積之資，然而亦無饑餒。其俗信鬼神，好淫祀，父子或異居，此大抵然也。江都、弋陽、淮南、鍾離、蘄春、同安、廬江、歷陽，人性並躁勁，風氣果決，包藏禍害，視死如歸，戰而貴詐，此則其舊風也。自平陳之後，其俗頗變，尚淳質，好儉約，喪紀婚姻，率漸於禮。其俗之敝者，稍愈於古焉。丹陽舊京所在，人物本盛，小人率多商販，君子資於官祿，市廛列肆，埒於二京，人雜五方，故俗頗相類。京口東通吳、會，南接江湖，西連都邑，亦一都會也。其人本並習戰，號為天下精兵。俗以五月五日為鬥力之戲，各料強弱相敵，事類講武。宣城、毗陵、吳郡、會稽、餘杭、東陽，其俗

亦同然。數郡川澤沃衍，有海陸之饒，珍異所聚，故商賈並湊。其人君子尚禮，庸庶敦厖，故風俗澄清，而道教隆洽，亦其風氣所尚也。豫章之俗，頗同吳中，其君子善居室，小人勤耕稼。衣冠之人，多有數婦，暴面市廛，競分銖以給其夫。及舉孝廉，更要富者，前妻雖有積年之勤，子女盈室，猶見放逐，以避後人。俗少爭訟，而尚歌舞。一年蠶四五熟，勤於紡績，亦有夜浣紗而旦成布者，俗呼為雞鳴布。新安、永嘉、建安、遂安、鄱陽、九江、臨川、廬陵、南康、宜春，其俗又頗同豫章，而廬陵人厖淳，率多壽考。然此數郡，往往畜蠱，而宜春偏甚。其法以五月五日聚百種蟲，大者至蛇，小者至蝨，合置器中，令自相啖，餘一種存者留之，蛇則曰蛇蠱，蝨則曰蝨蠱，行以殺人。因食入人腹內，食其五藏，死則其產移入蠱主之家，三年不殺他人，則畜者自鍾其弊。累世子孫相傳不絕，亦有隨女子嫁焉。干寶謂之為鬼，其實非也。自侯景亂後，蠱家多絕，既無主人，故飛遊道路之中則殞焉。自嶺已南二十餘郡，大率土地下濕，皆多瘴癘，人尤夭折。南海、交趾，各一都會也，並所處近海，多犀象瑇瑁珠璣，奇異珍瑋，故商賈至者，多取富焉。其人性並輕悍，易興逆節，椎結箕踞，乃其舊風。其俚人則質直尚信，諸蠻則勇敢自立，皆重賄輕死，唯富為雄。巢居崖處，盡力農事。刻木以為符

契，言誓則至死不改。父子別業，父貧，乃有質身於子。諸獠皆然。並鑄銅為大鼓，初成，懸於庭中，置酒以招同類。來者有豪富子女，則以金銀為大釵，執以叩鼓，竟乃留遺主人，名為銅鼓釵。俗好相殺，多搆讎怨，欲相攻則鳴此鼓，到者如雲。有鼓者號為都老，羣情推服。本之舊事，尉陀於漢，自稱蠻夷大酋長、老夫臣，故俚人猶呼其所尊為倒老也。言訛，故又稱都老云。

南郡（舊置荊州，西魏以封梁，為蕃國，又置江陵總管府。開皇初廢，七年併梁，又置江陵總管，二十一年改為荊州總管，大業初廢。）統縣一十，戶五萬八千八百三十六。

江陵（帶南郡。開皇初郡廢，大業初復置郡。）長楊（開皇八年置，并立睢州，十七年州廢。有[illegible]陽山。）宜昌（開皇九年置松州，又省郢化、夷陵二縣入焉。十一年州廢，又省宜都郡并入焉。有丹山、黃牛山。）枝江　當陽（後周置平州，置漳川、安泰二郡，屬梁蕃。開皇七年改為玉州，九年州廢，并廢梁。又置安居縣，開皇十八年改曰昭丘，大業初改□臺，尋廢入。有青溪山。）松滋（江左舊置河東郡，平陳郡廢，并省漫水。）長林（舊曰長寧縣，開皇十一年省長林縣入，十八年改曰長林。）公安（陳置荊州，開皇九年省孱陵、永安二縣入。有黃山，有靈溪水。）安興（舊置黃牧縣，開皇十一年省當陽縣入，仁壽初改曰安興。又有定襄縣，大業初省入。）紫陵（西魏置章陵縣，後周改名焉。其城南西置鄀州，又置雲單縣，大業初州縣俱廢入焉。有□石山。）

夷陵郡（梁置宜州，西魏改曰拓州，後周改曰峽州。）統縣三，戶五千一百七十九。

夷陵（帶郡。有馬穴。）夷道（舊置宜都郡，開皇七年廢。有女觀山。）遠安（舊曰高安，置汶陽郡。後周改縣曰安遠。開皇十年郡廢。）

竟陵郡（舊置郢州。）統縣八，戶五萬三千三百八十五。

長壽（後周

置石城郡開皇初郡廢大業初置竟陵郡又并置北新州及梁寧等八郡後周保定中州及八郡總廢入焉有敖山

藍水宋僑立馮翊郡蓮勺縣西魏改縣為藍水又宋置高陸縣西魏改曰浚水開皇初郡廢大業初省敖水入焉有唐水

涢川後周置及置安化郡又置虎縣西魏改曰涢陂開皇初郡廢大業初省涢陂入焉

漢東齊置曰上黃及置武興郡後周郡廢開皇十八年縣改名焉有東溫山

清騰梁置曰梁安又立寧義郡後周廢郡後周又有孝安郡開皇初廢七年改名焉有清漿山

樂鄉舊置武寧郡西魏置郡州又梁置睢陽縣後改名惠懷西魏又改曰武山開皇七年郡廢大業初州廢又廢武山入焉有武陵山

豐鄉西魏置又置基州及章山郡開皇七年郡廢大業初州廢

章山舊置曰樣麻及上黃郡開皇初郡廢大業初縣改名焉

沔陽郡後周置復州大業初改曰沔州統縣五戶四萬一千七百一十四

沔陽梁置沔陽郡營陽州載三郡西魏省州廢惠懷二縣置縣曰建興後周置復州後又省營陽州城二郡入建興開皇初州務郡廢仁壽三年復置州大業初改建興曰沔陽州廢後置沔陽郡焉

監利

竟陵舊曰霄城置竟陵郡後周改曰竟陵開皇初置復州仁壽三年州徙建興又有京山縣齊置建安郡西魏改曰光川後周郡廢大業初京山縣又廢入焉

甑山梁置梁安郡西魏改曰魏安郡置江州尋改郡曰汶川後周置甑山縣建德二年州廢開皇初郡廢有陽臺山

漢陽開皇十七年置曰漢津大業初改焉有沌水

沅陵郡開皇九年置辰州統縣五戶四千一百四十

沅陵舊置沅陵郡平陳郡廢大業初復

大鄉梁置

鹽泉梁置

龍標梁置有武山

辰溪舊曰辰陽平陳改名并廢故辰郡置辯八縣尋廢又梁置南陽郡建昌縣陳廢縣開皇初廢郡置壽八十八年改為沅州大業初州廢有郎溪

武陵郡梁置武州後改曰沅州平陳為朗州統縣二戶三千四百一十六

武陵舊置武陵郡平陳郡廢并臨沅沅南漢壽三縣置武陵縣大業初復置武陵郡有望夷山黃山

龍陽

有白湖

清江郡後周置亭州大業初改為庸州統縣五戶二千六百五十八

鹽水後周置縣并置資田郡開皇初郡廢大業初置清江郡

巴山梁置宜都郡宜昌縣後周置亭州開皇初置清江縣十八年改巴江州為津州大業初廢州改清江入焉

清江後周置資州及清江郡開皇初郡廢五年置清江郡大業初州廢有陽豐水

開夷後周置曰烏飛開皇初改焉

建始後周置業州及平也郡開皇初郡廢五年資縣大業初州廢

襄陽郡江左立僑置雍州西魏改曰襄州置總管府大業初府廢統縣十一戶九萬九千五百七十七

襄陽舊襄陽郡開皇初郡廢大業初復置有峰山峴山鳳林山

安養西魏置河南郡後周廢樊城山都二縣入開皇初郡廢焉

穀城舊曰義成置義城郡後周廢郡開皇十八年改縣名焉又梁有筑陽開皇初廢又梁有興晉康城二郡並西魏廢有穀城山關林山

上洪宋僑立汧陽縣梁又立僑廣郡西魏改縣曰上洪開皇初郡廢又梁置新野郡西魏改曰義寧後周廢有丞山

率道梁置

漢南宋曰華山置華山郡西魏改曰漢南屬宜城郡後周廢武建郡及惠懷石梁歸仁鄀業四等入後省宜城郡入武泉又梁置泰南郡後周并武泉縣後廢有石梁山

陰城西魏置資城郡後周廢又梁置南陽郡西魏改為山都郡後周省

義清梁置曰襄縣西魏改為義清屬歸義郡後周廢郡及左安開泰歸仁三縣入焉又有武泉郡開皇初廢有理山臺山有灑溪水晨水

南漳西魏并新安武昌平武安武建五縣置初曰重陽又立南襄陽郡後周置丘州尋廢後改重陽縣曰思安開皇初郡廢十八年改縣曰南漳有荊山

常平西魏置曰義安置長湖郡後改縣曰常平開皇初郡廢又後魏置旱停縣大業初廢郡

舂陵郡後魏置南荊州西魏改曰昌州統縣六戶四萬二千八百四十七

棗陽舊曰廣昌并置廣昌郡開皇初郡廢仁壽元年縣改名焉大業初置舂陵郡又西魏置東荊州尋廢有霸山白沙水

舂陵舊置安昌郡開皇初郡廢又後魏置豐良縣大業初廢有石鼓山有四望水

清潭

有大岡山 有清水

湖陽 後魏置西淮安郡及南襄州後改郡廢州改縣南平州西魏改曰昇州後又改曰湖州後周改置昇平郡開皇初郡廢仁壽初改曰昇州大業初州廢又後魏置廣陽郡西魏改為栢林郡後周郡廢縣曰栢林大業初廢入焉有蓼山

上馬 後魏置[illegible]曰石馬後魏改為上馬[illegible]開皇初郡廢十八年[illegible]又梁置涓川縣大業初廢入焉

蔡陽 梁置蔡陽[illegible]西魏改[illegible]州分置南陽縣後改曰雙泉又梁置千金郡[illegible]郡並廢大業初州廢雙泉湖陽二縣並廢入焉有呼亭山大洪山有溠水

漢東郡 西魏置并州後改曰隋州 統縣八 戶四萬七千一百九十三

隋 舊置隋郡西魏又析置隨西縣[illegible]開皇初郡廢大業[illegible]東西二郡[illegible]

土山 梁曰龍巢置土州東西二永寧郡[illegible]後周廢三郡為[illegible]開皇初郡廢十八年改左陽為[illegible]又置[illegible]漳川縣開皇[illegible]大業初又改真陽為[illegible]又梁置[illegible]有漳水

唐城 後魏曰下溠[illegible]西魏置[illegible]改曰唐州後周[illegible]開皇初[illegible]又置[illegible]縣並廢入焉有東[illegible]南[illegible]至是改為唐城大業初州廢又置[illegible]並廢十六年改下溠曰唐城有清臺山

安貴 梁置曰定陽又置北[illegible]西魏改北[illegible]州為[illegible]州又置[illegible]縣改定陽曰安貴[illegible]有溮水

順義 舊曰[illegible]別置義[illegible]郡及戴城縣後廢[illegible]郡改[illegible]曰[illegible]有[illegible]橫山開皇初省[illegible]水郡[illegible]大業初又廢橫山縣入焉

平林 梁置[illegible]西魏改為南[illegible]陽[illegible]後置[illegible]南[illegible]順義二縣立[illegible]大業初[illegible]比[illegible]西[illegible]州[illegible]改為順義[illegible]初郡並廢十八年改[illegible]比置安[illegible]州[illegible]開皇初[illegible]郡[illegible]上明郡[illegible]

光化 舊曰[illegible]其後[illegible]安[illegible]西[illegible]改[illegible]

上明 西魏置曰洛平縣開皇十八年改名焉有[illegible]山

安陸郡 梁置南司州後魏置安州[illegible]開皇十四年[illegible]廢 統縣八 戶六萬八千四十二

安陸 舊置安陸郡開皇初郡廢大業初復置[illegible]有[illegible]陽縣西魏改曰吉陽[illegible]

孝昌 西魏置[illegible]州及[illegible]山郡後周[illegible]郡開皇初廢又有[illegible]

吉陽 平[illegible]

立[illegible]西[illegible]改[illegible]曰京池後周置[illegible]州尋[illegible]郡並廢大業[illegible]初又[illegible]曰吉陽又梁置義陽郡西魏改為南司州[illegible]寺廢

應陽 西魏置曰[illegible]大業初[illegible]改名焉有[illegible]水溫[illegible]西[illegible]

京山 舊曰新陽梁置新[illegible]改名[illegible]後周置京山縣[illegible]又[illegible]陵開皇初郡廢大[illegible]改[illegible]角陵[illegible]京山[illegible]入焉有角陵山京山

富水 [illegible]曰南新市西魏改為[illegible]

應山 梁置曰永陽仍置應州又有平靖郡西魏[illegible]郡開皇初[illegible]郡廢大業初州廢又省平靖縣入焉有大[illegible]山安居山

永安郡 後齊置衡州陳廢後周又置開皇五年改曰黃州 統縣四 戶二萬八千三百九十八

黃岡 舊曰南安又置齊安郡開皇初郡廢十八年改[illegible]曰黃岡[illegible]又後齊置巴州陳廢[illegible]州[illegible]

黃陂 後周改曰黃[illegible]後周置曰弋州[illegible]開皇初州郡[illegible]大業初置永安郡開皇[illegible]

木蘭 梁曰梁安又有永安[illegible]陽二郡[illegible]梁安郡[illegible]又後齊置產州宋[illegible]廢之

麻城 梁置信安[illegible]後齊置[illegible]州後改為北江州開皇初改[illegible]置建[illegible]及[illegible]州二郡[illegible]又有北西陽[illegible]平定城三廢[illegible]並廢十八年改縣曰木蘭[illegible]信安[illegible]西陽置定州後周改州曰亭州又有建寧[illegible]定城三郡開皇初州郡並廢十八年[illegible]改名[illegible]有[illegible]陰山

義陽郡 舊置司州梁曰北司州後周改曰申州大業二年[illegible]司州後[illegible]魏改[illegible] 統縣[illegible] 戶四萬五千九百三十

義陽 [illegible]宋安郡開[illegible]

鍾山 舊曰[illegible]後齊改曰齊安仍置[illegible]郡開皇初郡廢[illegible]改曰鍾山有鍾山

羅山 後齊置曰高安開皇[illegible]初[illegible]業初[illegible]義陽郡[illegible]有大龜山金山

禮山 舊曰東[illegible]開皇九年改[illegible]有[illegible]官有禮山

淮源 後齊置曰[illegible]安[illegible]開皇初[illegible]廢十六年置曰[illegible]山

九江郡 舊置江州 統縣二 戶七千六百一十七

湓城 舊曰柴桑梁置[illegible]後齊置[illegible]郡[illegible]改名焉有[illegible]水

後齊置曰慕北[illegible]置[illegible]郡廢大業初縣改名焉有[illegible]湖[illegible]梁又立汝南縣平陳郡廢又廢[illegible]有柴桑二縣[illegible]十八年改曰彭蠡大業初置郡[illegible]改名[illegible]有東[illegible]

蠡湖有廬山望夫山彭澤梁置太原郡領彭澤晉陽和城天水平安郡縣並廢置龍城縣開皇十八年改名焉有釣磯

江夏郡舊置郢州梁分置北新州尋又分北新立王富回泉蒙丘州平陳改置鄂州統縣四戶一萬三千七百七十一江夏舊置江夏郡平陳郡廢大業初復置有崢大山金水武昌舊置武昌郡平陳郡廢又廢西陵郡二縣入焉有樊山白雉山永興陳曰陽新平陳改曰富川開皇十一年廢永興縣入十八年改名焉有五龍山蒲圻梁置上巂郡又有沙陽縣并置沙州州尋廢平陳郡廢有石頭山魚嶽山鐵山

澧陽郡平陳置松州尋改為澧州統縣六戶八千九百六澧陽平陳置縣大業初置郡有澧山有油水石門舊置石門郡平陳郡廢孱陵舊曰作唐置南平郡平陳郡廢縣改名焉安鄉舊置義陽郡平陳郡廢有皇山崇義後周置崇州開皇中置縣名焉十八年改州曰寧州大業初州廢有澧水慈利開皇中置曰零陵十八年改名焉有零山

巴陵郡梁置巴州平陳改曰岳州大業初改曰羅州統縣五戶六千九百三十四巴陵舊置巴陵郡平陳郡廢大業初復置郡華容舊曰安南平陳置南安郡尋廢開皇十八年改名焉沅江梁置曰藥山為郡平陳郡廢改曰安樂十八年改曰沅江湘陰平陳置岳陽郡及羅州陳廢州平陳廢郡及湘陰入岳陽縣置玉州尋改岳陽為湘陰廢玉山縣入焉十一年廢玉州羅開皇九年[illegible]

長沙郡舊置湘州平陳置潭州總管府大業初府廢統縣四戶一萬四千二百七十五長沙舊曰臨湘置長沙郡平陳郡廢縣改名焉有嶽麓山衡山梁置衡陽郡平陳郡廢并衡山湘西湘東三縣入焉益陽平陳并新康縣入焉有浮丘山邵陽舊置邵陵郡平陳郡廢并邵陽扶夷郡二縣入焉

衡山郡平陳置衡州統縣四戶五千五百七十衡山舊置湘東郡平陳郡廢并省臨承新城重安三縣入焉有衡山宜陽連水洣陰舊曰洣陽名焉有洣水平陳改湘潭平陳廢茶陵攸水陰山建寧四縣入焉有武陽山有盛水新寧有宜溪下春江

桂陽郡平陳置郴州統縣三戶四千六百六十六郴陳郡廢大業初復置有山有秦水臨武有華陰山盧陽陳置盧陽郡平陳郡廢有盧水

零陵郡平陳置永州統縣五戶六千八百四十五零陵舊曰泉陵置零陵郡平陳郡廢又廢永昌祁陽應陽三縣入焉大業初置郡有香零山有營水湘水永陽舊曰營陽置營陽郡平陳郡廢并營浦謝沐二縣入焉湘源平陳置有小水營道平陳并冷道春陵二縣入焉有九疑山馮乘有馮水

熙平郡平陳置統縣九戶一萬二百六十五桂陽梁置陽山郡平陳郡廢大業初置熙平郡陽山有陽山水連山梁置曰廣德陳改曰有貞女山方山有盧水湟水廣澤仁壽元年改名焉有盧連山宜樂陳置曰樂昌梁置曰置梁學郡平陳郡廢十八年改為宜樂游安熙平舊置梁郡平陳郡廢武化桂嶺舊曰興安開皇十八年改名焉開建梁置南靜郡平陳郡廢

尚書荊及衡陽惟荊州上當天文自張十七度至軫十一度為鶉尾於辰在巳楚之分野其風俗物產頗同揚州其人率多勁悍決烈蓋亦天性然也南郡夷陵竟陵沔陽沅陵清江襄陽舂陵漢東安陸永安義陽九江江夏諸郡多雜蠻左其與夏人雜居者則與諸華不別其僻處山谷者則言語不通嗜好居處全異頗與巴渝同俗諸蠻本其

出承盤瓠之後故服章多以斑布為飾其相呼以蠻則為深忌自晉氏南遷之後南郡襄陽皆為重鎮四方湊會故益多衣冠之緒稍尚禮義經籍焉九江襟帶所在江夏竟陵安陸各置名州為藩鎮重寄人物乃與諸郡不同大抵荊州率敬鬼尤重祠祀之事昔屈原為制九歌蓋由此也屈原以五月望日赴汨羅土人追至洞庭不見湖大舡小莫得濟者乃歌曰何由得渡湖因爾鼓櫂爭歸競會亭上習以相傳為競渡之戲其迅楫齊馳櫂歌亂響喧振水陸觀者如雲諸郡率然而南郡襄陽尤甚二郡又有牽鉤之戲云從講武所出楚將伐吳以為教戰流遷不改習以相

傳鉤初發動皆有鼓節群譟歌謠振驚遠近俗云以此厭勝用致豐穰其事亦傳於他郡梁簡文之臨雍部發教禁之由是頗息其死喪之紀雖無被髮袒踊亦知號叫哭泣始死即出屍於中庭不留室內斂畢送至山中以十三年為限先擇吉日改入小棺謂之拾骨拾骨必須女婿蠻重女婿故以委之拾骨者除肉取骨棄小取大當葬之夕女婿或三數十人集會於宗長之宅著芒心接䍦名曰茅綏各執竹竿長一丈許上三四尺許猶帶枝葉其行伍前却皆有節奏歌吟叫呼亦有章曲傳云盤瓠初死置之於樹乃以竹木刺而下之故相承至今以為風俗隱諱其事謂之刺北斗既葬設祭則親疏咸哭哭畢家人既至但歡飲而歸無復祭哭也其左人則又不同無衰服不復魄始死置屍館舍鄰里少年各持弓箭遶屍而歌以箭扣弓為節其歌詞說平生樂事以至終卒大抵亦猶今之挽歌歌數十闋乃衣衾棺斂送往山林別為廬舍安置棺柩亦有於村側瘞之待二三十喪總葬石窟長沙郡又雜有夷蜒名曰莫徭自云其先祖有功常免徭役故以為名其男子但著白布褌衫更無巾袴其女子青布衫斑布裙通無鞋屩婚嫁用鐵鈷鉧為聘財武陵巴陵零陵桂陽澧陽衡山熙平皆同焉其喪葬之節頗同於諸左云

志第二十六　地理下　隋書三十一

太尉揚州都督監修國史上柱國趙國公臣長孫無忌等奉勅撰

經籍一　經

夫經籍也者機神之妙旨聖哲之能事所以經天地緯陰
陽正紀綱弘道德顯仁足以利物藏用足以獨善學之者
將殖焉不學者將落焉大業崇之則成欽明之德匹夫克
念則有王公之重其王者之所以樹風聲流顯號美教化
移風俗何莫由乎斯道故曰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
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絜靜精微易教也恭
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遭時制宜質文迭用
應之以通變通變之以中庸中庸則可久通變則可大其
教有適其用無窮實仁義之陶鈞誠道德之橐籥也其為
用大矣隨時之義深矣言無得而稱焉故曰不疾而速不
行而至今之所以知古後之所以知今其斯之謂也是以
大道方行俯龜象而設卦後聖有作仰鳥跡以成文書契
已傳繩木棄而不用史官既立經籍於是興焉夫經籍也
者先聖據龍圖握鳳紀南面以君天下者咸有史官以紀
言行言則左史書之動則右史書之故曰君舉必書懲勸
斯在考之前載則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之類是也下逮殷
周史官尤備紀言書事靡有闕遺則周禮所稱太史掌建

邦之六典八法八則以詔王治小史掌邦國之志定世繫
辨昭穆內史掌王之八枋策命而貳之外史掌王之外令
及四方之志三皇五帝之書御史掌邦國都鄙萬民之治
令以贊冢宰此則天子之史凡有五焉諸侯亦各有國史
分掌其職則春秋傳晉趙穿弑靈公太史董狐書曰趙盾
弑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為正卿亡不越境
反不討賊非子而誰齊崔杼弑莊公太史書曰崔杼弑其
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
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楚靈王與右尹子
革語左史倚相趨而過王曰此良史也能讀三墳五典八
索九丘然則諸侯史官亦非一人而已皆以記言書事太
史總而裁之以成國家之典不虛美不隱惡故得有所懲
勸遺文可觀則左傳稱周志國語有鄭書之類是也暨夫
周室道衰紀綱散亂國異政家殊俗褒貶失實隳紊舊章
孔丘以大聖之才當傾頹之運歎鳳鳥之不至惜將墜於
斯文乃述易道而刪詩書修春秋而正雅頌壞禮崩樂咸
得其所自哲人萎而微言絕七十子散而大義乖戰國縱
橫真偽莫辨諸子之言紛然殽亂聖人之至德喪矣先王
之要道亡矣陵夷踳駮以至于秦秦政奮豺狼之心劃先
代之跡焚詩書坑儒士以刀筆吏為師制挾書之令學者

逃難竄伏山林或失本經口以傳說漢氏誅除秦項未及下車先命叔孫通草綿蕞之儀救擊柱之弊其後張蒼治律曆陸賈撰新語曹參薦蓋公言黃老惠帝除挾書之律儒者始以其業行於民間猶以去聖既遠經籍散逸簡札錯亂傳說紕繆遂使書分為二詩分為三論語有齊魯之殊春秋有數家之傳其餘互有蹖駁不可勝言此其所以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者也武帝置太史公命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副上丞相開獻書之路置寫書之官外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內有延閣廣內秘室之府司馬談父子世居太史探采前代斷自軒皇逮于孝武作史記一百三十篇

詳其體制蓋史官之舊也至於孝成秘藏之書頗有亡散乃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命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太史令尹咸校數術太醫監李柱國校方技每一書就向輒撰為一錄論其指歸辨其訛謬敘而奏之向卒後哀帝使其子歆嗣父之業乃徙溫室中書於天祿閣上歆遂總括羣篇撮其指要著為七略一曰集略二曰六藝略三曰諸子略四曰詩賦略五曰兵書略六曰術數略七曰方技略大凡三萬三千九十卷王莽之末又被焚燒光武中興篤好文雅明章繼軌尤重經術四方鴻生鉅儒負袠自遠而至者不可勝算石室

蘭臺彌以充積又於東觀及仁壽閣集新書校書郎班固傅毅等典掌焉並依七略而為書部固又編之以為漢書藝文志董卓之亂獻帝西遷圖書縑帛軍人皆取為帷囊所收而西猶七十餘載兩京大亂埽地皆盡魏氏代漢采掇遺亡藏在秘書中外三閣魏秘書郎鄭默始制中經秘書監荀勖又因中經更著新簿分為四部總括羣書一曰甲部紀六藝及小學等書二曰乙部有古諸子家近世子家兵書兵家術數三曰丙部有史記舊事皇覽簿雜事四曰丁部有詩賦圖讚汲冢書大凡四部合二萬九千九百四十五卷但錄題及言盛以縹囊書用緗素至於作者之

意無所論辯惠懷之亂京華蕩覆渠閣文籍靡有孑遺東晉之初漸更鳩聚著作郎李充以勖舊簿校之其見存者但有三千一十四卷充遂總沒眾篇之名但以甲乙為次自爾因循無所變革其後中朝遺書稍流江左宋元嘉八年秘書監謝靈運造四部目錄大凡六萬四千五百八十二卷元徽元年秘書丞王儉又造目錄大凡一萬五千七百四卷儉又別撰七志一曰經典志紀六藝小學史記雜傳二曰諸子志紀今古諸子三曰文翰志紀詩賦四曰軍書志紀兵書五曰陰陽志紀陰陽圖緯六曰術藝志紀方技七曰圖譜志紀地域及圖書其道佛附見合九條然亦

不述作者之意但於書名之下每立一傳而又作九篇條例編乎首卷之中文義淺近未為典則齊永明中祕書丞王亮監謝朏又造四部書目大凡一萬八千一十卷齊末兵火延燒祕閣經籍遺散梁初祕書監任昉躬加部集又於文德殿內列藏眾書華林園中總集釋典大凡二萬三千一百六卷而釋氏不豫焉梁有祕書監任昉殷鈞四部目錄又文德殿目錄其術數之書更為一部使奉朝請祖暅撰其名故梁有五部目錄普通中有處士阮孝緒沈靜寡慾篤好墳史博采宋齊已來王公之家凡有書記參校官簿更為七錄一曰經典錄紀六藝二曰記傳錄紀史傳

三曰子兵錄紀子書兵書四曰文集錄紀詩賦五曰技術錄紀數術六曰佛錄七曰道錄其分部題目頗有次序割析辭義淺薄不經梁武敦悅詩書下化其上四境之內家有文史元帝克平侯景收文德之書及公私經籍歸于江陵大凡七萬餘卷周師入郢咸自焚之陳天嘉中又更鳩集考其篇目遺闕尚多其中原則戰爭相尋干戈是務文教之盛苻姚而已宋武入關收其圖籍府藏所有纔四千卷赤軸青紙文字古拙後魏始都燕代南略中原粗收經史未能全具孝文徙都洛邑借書於齊祕府之中稍以充實暨於爾朱之亂散落人間後齊遷鄴頗更搜聚迄於天

統武平校寫不輟後周始基關右外逼強鄰戎馬生郊日不暇給保定之始書止八千後稍加增方盈萬卷周武平齊先封書府所加舊本纔至五千隋開皇三年祕書監牛弘奏請分遣使人搜訪異本每書一卷賞絹一匹校寫既定本即歸主於是民間異書往往間出及平陳已後經籍漸備檢其所得多太建時書紙墨不精書亦拙惡於是總集編次存為古本召天下工書之士京兆韋霈南陽杜頵等於祕書內補續殘缺為正副二本藏于宮中其餘以實祕書內外之閣凡三萬餘卷煬帝即位祕閣之書限寫五十副本分為三品上品紅琉璃軸中品紺琉璃軸下品漆

軸於東都觀文殿東西廂構屋以貯之東屋藏甲乙西屋藏丙丁又聚魏已來古跡名畫於殿後起二臺東曰妙楷臺藏古跡西曰寶臺藏古畫又於內道場集道佛經別撰目錄大唐武德五年克平偽鄭盡收其圖書及古跡焉命司農少卿宋遵貴載之以船泝河西上將致京師行經底柱多被漂沒其所存者十不一二其目錄亦為所漸濡時有殘缺今考見存分為四部合條為一萬四千四百六十六部有八萬九千六百六十六卷其舊錄所取文義淺俗無益教理者並刪去之其舊錄所遺辭義可采有所弘益者咸附入之遠覽馬史班書近觀王阮志錄挹其風流體

制削其浮雜鄙俚離其疏遠合其近密約文緒義凡五十
五篇各列本條之下以備經籍志雖未能研幾探賾窮極
幽隱庶乎弘道設教可以無遺闕焉夫仁義禮智所以治
國也方技數術所以治身也諸子爲經籍之鼓吹文章乃
政化之黼黻皆爲治之具也故列之於此志云歸藏十三
卷晉太尉參軍薛貞注周易二卷魏文侯師卜子夏傳殘缺梁六卷周易十卷漢魏郡太
守京房章句周易八卷漢曲臺長孟喜章句殘缺梁十卷又有漢單父長費直注周易四卷亡周易
九卷後漢大司農鄭玄注梁又有漢南郡太守馬融注周易一卷亡周易五卷漢荊州牧劉表章句
梁有漢荊州五業從事宋忠注周易十卷亡周易十一卷漢司空荀爽注周易十卷魏衛
將軍王肅注周易十卷魏尚書郎王弼注六十四卦六卷韓康伯注繫辭以下三卷王弼又撰易略例

隋書志二十七　三十一　十二

一卷梁有魏大司農董遇注周易十卷又魏散騎常侍荀煇注周易十卷亡周易十卷吳太常姚信注周易
周易四卷晉儒林從事黃穎注梁有十卷今殘缺周易九卷吳侍御史虞翻注周易
十五卷吳鬱林太守陸績注周易十卷晉散騎常侍干寶注周易三卷晉驃騎將軍王
廙注殘缺梁有十卷周易八卷晉著作郎張璠注殘缺梁有十卷周易馬鄭二王四
家集解十卷周易荀爽九家注十卷○周易楊氏集二
王注五卷[illegible]卷亡周易十卷蜀才注梁有齊安將軍費元珪注周易九
卷謝氏注周易八卷亡尹濤注周易六卷亡周易十卷後魏司徒崔浩注周易十卷梁處士何
[illegible]注梁有臨海令伏曼容注周易八卷[illegible]中宋[illegible]注周易一百卷[illegible]注三十卷亡周易七卷姚規注
周易十三卷崔覲注周易十三卷傅氏注周易一帙十卷盧氏注
周易繫辭二卷晉桓玄注周易繫辭二卷晉西中郎將謝萬等注周易繫

辭二卷晉太常韓康伯注周易繫辭二卷梁太中大夫宋褰[illegible]東陽太守[illegible]伯王
注繫辭二卷亡周易繫辭二卷荀柔之注周易集注繫辭二卷梁有宋太中大
夫徐爰注繫辭二卷亡周易音一卷東晉太子前率徐邈撰周易音一卷東晉尚書
郎李軌弘範撰周易音一卷范氏撰周易并注音七卷秘書學士陸德明撰周
易盡神論一卷魏司空鍾會撰梁有周易無互體論三卷鍾會撰亡周易象論三卷
晉尚書郎欒肇撰周易卦序論一卷晉司徒右長史楊乂撰周易統略五卷
晉少府卿鄒湛撰周易論一卷晉馮翊太守阮渾撰周易論一卷晉荊州刺史宋岱撰
梁有[illegible]周易說八卷范氏撰周易宗塗四卷干寶撰周易問答一卷揚州從事徐伯珍撰周易[illegible]二卷王氏撰周
易[illegible]義一卷晉揚州刺史[illegible]撰周易雜論十四卷亡周易義一卷宋陳令范歆撰周
易[illegible]四卷○周易論十卷晉中書郎關顯撰梁有三十卷亡○周易論

隋書志二十七　三十二　八

四卷范氏撰周易統例十卷晉崔覲撰周易文義一卷于寶撰周易
乾坤義一卷齊步兵校尉劉瓛撰梁又有齊所令[illegible]梁釋[illegible]遠撰乾坤義各一卷亡周易
大義二十一卷梁武帝撰周易幾義一卷梁南平王撰梁有周易緒論五卷宋沖撰[illegible]八卷有周易日月
[illegible]夫何[illegible]之撰周易四[illegible]一卷[illegible]撰亡周易大義一卷梁有周易京房撰周易大義
[illegible]六[illegible]撰周易卦象數旨六卷[illegible]晉樂安亭侯[illegible]撰周易爻一卷馬揩撰亡
二卷陸德明撰周易譜序義三卷○周易開題義十卷梁蕃撰周
易問二十卷○周易義疏十九卷宋明帝撰梁有國子講易議六卷宋明帝集群臣講梁又
明帝集群臣講易義疏二十卷齊永明國學講周易講疏二十六卷又周易義三卷沈林撰亡周易講疏
三十五卷梁武帝撰周易講疏十六卷梁五經博士褚仲都撰周易義疏
十四卷梁都官尚書蕭子政撰周易繫辭義疏三卷蕭子政撰周易講疏

三十卷（陳東宮學士張譏撰）周易文句義二十卷（梁有擬周易義疏十三卷，亡）周易義疏十六卷（陳尚書左僕射周弘正撰）周易私記二十卷　周易講疏十三卷（國子祭酒何妥撰）周易繫辭義疏二卷（劉瓛撰）周易繫辭義疏一卷（梁武帝撰）周易繫辭義疏二卷（蕭子政撰。梁有周易乾坤三象、周易新圖各一卷……並亡。又周易音出圖八卷，荀昂和撰；周易大義通統一卷，楊氏撰）周易譜一卷

右六十九部，五百五十一卷。（通計亡書，合九十四部，八百二十九卷。）

昔宓羲氏始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蓋因而重之，為六十四卦。及乎三代，實為三易，夏曰連山，殷曰歸藏，周文王作卦辭，謂之周易。周公又作爻辭，孔子為彖、象、繫辭、文言、序卦、說卦、雜卦，而子夏為之傳。及秦焚書，周易獨以卜筮得存，唯失說卦三篇，後河內女子得之。漢初，傳易者有田何，何授丁寬，寬授田王孫，王孫授沛人施讎、東海孟喜、琅邪梁丘賀。由是有施、孟、梁丘之學。又有東郡京房，自云受易於梁國焦延壽，別為京氏學。嘗立，後罷。後漢施、孟、梁丘、京氏，凡四家並立，而傳者甚眾。漢初又有東萊費直傳易，其本皆古字，號曰古文易。以授琅邪王璜，璜授沛人高相，相以授子康及蘭陵毋將永。故有費氏之學，行於人間，而未得立。後漢陳元、鄭眾，皆傳費氏之學。馬融又為其傳，以授鄭玄。玄作易注，荀爽又作易傳。魏代王肅、王弼，並為之注。自是費氏大興，高氏遂衰。梁丘、施氏、高氏，亡於西晉。孟氏、京氏，有書無師。梁、陳，鄭玄、王弼二注，列於國學。齊代唯傳鄭義。至隋，王注盛行，鄭學浸微，今殆絕矣。歸藏漢初已亡，案晉中經有之，唯載卜筮，不似聖人之旨。以本卦尚存，故取貴於周易之首，以備殷易之缺。

古文尚書十三卷（漢臨淮太守孔安國傳）今字尚書十四卷（孔安國傳）尚書十一卷（馬融注）尚書九卷（鄭玄注）尚書十一卷（王肅注）尚書五卷（[illegible]）集解尚書十一卷（李顒注）集釋尚書十一卷（宋給事中姜道盛注）古文尚書舜典一卷（梁有尚書十卷，范甯注。又有尚書……亡）尚書逸篇序一卷　尚書逸篇二卷。古文尚書音一卷（徐邈撰。梁有尚書音五卷，孔安國、鄭玄、李軌、徐邈等撰）尚書大傳三卷（鄭玄注）尚書大傳音二卷（顧彪撰）尚書洪範五行傳論十一卷（漢光祿大夫劉向注）尚書駮議五卷（王肅撰）尚書新釋二卷（李顒撰）尚書百問一卷（齊太學博士顧歡撰）尚書大義二十卷（梁武帝撰）尚書百釋三卷（梁國子助教巢猗撰）尚書義三卷（[illegible]）尚書義疏十卷（[illegible]）。尚書義注三卷（[illegible]）尚書義疏三十卷（[illegible]）尚書述義二十卷（[illegible]）尚書疏二十卷（顧彪撰）尚書閏義一卷。尚書義三卷（[illegible]）尚書釋問一卷（[illegible]）尚書文外義一卷

右三十二部，二百四十七卷。通計亡書，合四十一部，共二百九十六卷。

書之所興，蓋與文字俱起。孔子觀書周室，得虞、夏、商、周四代之典，刪其善者，上自虞，下至周，為百篇，編而序之。遭秦滅學，至漢，唯濟南伏生口傳二十八篇。又河內女子得泰誓一篇獻之。伏生作尚書傳四十一篇，以授同郡張生，張生授千乘歐陽生，歐陽生授同郡兒寬，寬授歐陽生之子，世世傳之，至曾孫歐陽高，謂之尚書歐陽之學。又有夏侯都尉，受業於張生，以授族子始昌，始昌傳族子勝，為大夏侯之學。勝傳從子建，別為小夏侯之學。故有歐陽、大小夏侯，三家並立。訖漢東京，相傳不絕，而歐陽最盛。初，漢武帝時，魯恭王壞孔子舊宅，得其末孫惠所藏之書，字皆古文。孔安國以今文校之，得二十五篇。其泰誓與河內女子所獻不同。又濟南伏生所誦，有五篇相合。安國並依古文，開其篇第，以隸古字寫之，合成五十八篇。其餘篇簡錯亂，不可復讀，並送之官府。安國又為五十八篇作傳，會巫蠱事起，不得奏上，私傳其業於都尉朝，朝授膠東庸生，謂之尚書古文之學，而未得立。後漢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同郡賈逵為之作訓，馬融作傳，鄭玄亦為之注。然其所傳，唯二十九篇，又雜以今文，非孔舊本。自餘絕無師說。晉世秘府所存，有古文尚書經文，今無有傳者。及永嘉之亂，歐陽、大小夏侯尚書並亡。濟南伏生之傳，唯劉向父子所著五行傳是其本法，而又多乖戾。至東晉，豫章內史梅賾始得安國之傳，奏之，時又闕舜典一篇。齊建武中，吳姚方興於大桁市得其書，奏上，比馬、鄭所注多二十八字，於是始列國學。梁、陳所講，有孔、鄭二家，齊代唯傳鄭義。至隋，孔、鄭並行，而鄭氏甚微。自餘所存，無復師說。又有尚書逸篇，出於齊、梁之間，考其篇目，似孔壁中書之殘缺者，故附尚書之末。

○韓詩二十二卷 漢常山太傅韓嬰，薛氏章句。

韓詩翼要十卷 漢侯苞傳。

韓詩外傳十卷 梁有韓詩譜二卷，詩神泉一卷，漢有道徵士趙曄撰，亡。

毛詩二十卷 漢河間太守毛萇傳，鄭氏箋。梁有毛詩十卷，馬融注，亡。

毛詩二十卷 王肅注。梁有毛詩二十卷，鄭玄、王肅合注；毛詩二十卷，謝沈注；毛詩二十卷，晉兗州別駕江熙注，亡。

集注毛詩二十四卷 梁桂州刺史崔靈恩注。梁有毛詩序一卷，梁隱居先生陶弘景注，亡。

毛詩箋音證十卷 後魏太常卿劉芳撰。梁有毛詩音十六卷，徐邈等撰；毛詩音二卷，徐邈撰；毛詩音隱一卷，干氏撰，亡。

毛詩并注音八卷 秘書學士魯世達撰。

毛詩譜三卷 吳太常卿徐整撰。

毛詩譜二卷 太叔求及劉炫注。

謝氏毛詩譜鈔一卷 梁有毛詩雜議難十卷，漢侍中賈逵撰，亡。

毛詩義問十卷 魏太子文學劉楨撰。

毛詩義駁八卷 王肅撰。

毛詩奏事一卷 王肅撰。有毛詩問難二卷，王肅撰，亡。

毛詩駁一卷 魏司空王基撰，殘缺。梁五卷。又有毛詩答問駁譜合八卷，又毛詩釋義十卷，謝沈撰；毛詩義四卷；毛詩箋傳是非二卷，並魏秘書郎劉璠撰；毛詩答雜問七卷，吳侍中韋昭、侍中朱育等撰；毛詩義注問卷亡。

毛詩異同評十卷 晉長沙太守孫毓撰。

難孫氏毛詩評四卷

毛詩……一卷
毛詩……三卷 宋中散大夫徐廣撰……
朝……撰毛詩……
……毛詩異義二卷 楊乂撰……
……毛詩……
毛詩序義二卷 宋……
……毛詩集小序一卷
疏一卷……
序義一卷……毛詩大義十一卷……
又撰毛詩大義十三卷。毛詩草木蟲魚疏二卷……
毛詩義疏二十卷 舒援撰 毛詩誼府三卷……毛詩
義疏二十八卷……毛詩義疏二十卷。毛詩義
疏二十九卷。毛詩義疏十卷。毛詩義疏十一卷。毛
詩……二十八卷。毛詩述義四十卷 劉炫撰……毛詩章
句義疏四十卷……毛詩辯疑一卷……
……業詩二十卷……
右三十九部，四百四十二卷……
詩者，所以導達心靈，歌詠情志者也。故曰「在心為志」，
……詩。上古人淳俗樸，情志未惑。其後君尊於上，臣……
……以風刺上……

隋志二十七 書三十二 十三

……如……而公劉克篤前烈，太王……
前緒，武王克平殷亂，成王、周公化至太平，誦美盛德……
相繼。幽、厲板蕩，怨刺並興。其後王澤竭而詩亡，魯太師摯……
……次而錄之。孔子刪詩，上采商，下取魯，凡三百篇。至秦，獨以
……諷誦，不滅。漢初，有魯人申公，受詩於浮丘伯，作詁訓，是
為魯詩。齊人轅固生亦傳詩，是為齊詩。燕人韓嬰亦傳詩，
是為韓詩。終於後漢，三家並立。漢初，又有趙人毛萇善詩，
……子夏，傳作詁訓傳，是為毛詩古學，而未得立。後漢
……九江謝曼卿善毛詩，又為之訓。東海衛敬仲……

隋志二十七 書三十二 十四

……先儒相承，謂之毛詩。序，子夏所創，毛公及敬仲又加潤
益。鄭眾、賈逵、馬融並作毛詩傳，鄭玄作毛詩箋。齊
詩……亡於西晉……雖存，無傳之者。唯毛詩鄭箋，至
今獨立。又有業遵所注……
待……
……周官禮十二卷……周官禮十二卷
……周官禮十二卷……
……二十卷……禮音三卷……周
……十二卷……周官禮駁難四卷……
周官禮義疏四十卷……

禮義疏十九卷。周官禮義疏十卷。周官禮義疏九卷。周官分職四卷。周官禮圖十四卷梁有郊祀圖二卷亡儀禮十七卷鄭玄注儀禮十七卷王肅注梁有李軌劉昌宗音各一卷鄭玄音二卷亡儀禮義疏二卷。儀禮義疏六卷。喪服經傳一卷馬融注喪服經傳一卷鄭玄注喪服經傳一卷王肅注喪服經傳一卷晉給事中袁準注集注喪服經傳一卷晉廣陵太守孔倫撰喪服經傳一卷陳銓注集注喪服經傳一卷宋大中大夫裴松之撰略注喪服經傳一卷雷次宗注集注喪服經傳二卷宋丞相諮議蔡超宗集注梁又有喪服經傳一卷宋徵士劉道拔注亡集解喪服經傳二卷齊東平太守田僧紹解喪服義疏二卷梁步兵校尉五經博士賀瑒撰梁又有喪服經傳義疏五卷齊散騎郎司馬憲撰喪服經傳義疏二卷齊給事中樓幼瑜撰喪服經傳義疏一卷劉瓛撰喪服經傳義疏一卷齊沈麟士撰喪服經傳義疏一卷梁尚書左丞何佟之撰亡喪服傳一卷梁通直郎裴子野撰喪服文句義疏十卷陳國子助教皇侃撰喪服義十卷陳國子祭酒謝嶠撰喪服義鈔三卷梁有喪服經傳義一卷亡喪服要記一卷王肅注喪服要記一卷蜀丞相蔣琬撰梁有喪服變除一卷吳齊王傅射慈撰亡喪服要集二卷晉征南將軍杜預撰又有喪服要記二卷晉侍中劉逵撰亡喪服儀一卷晉太常衛瓘撰梁有喪服要十卷晉司空賀循撰喪服要問六卷劉德明撰喪服■三十一卷宋員外郎散騎庾蔚之撰喪服要問二卷張曜撰喪服雜問十卷崔凱撰喪服難記二十卷伊氏撰喪服釋疑二十卷孔智撰亡漢荊州刺史劉表新定禮一卷。喪服要略一卷晉太學博士環濟撰喪服要略二卷。喪服制要一卷徐氏撰喪服譜一卷鄭玄注喪服譜一卷晉開府儀同三司蔡謨撰喪服譜一卷賀循撰

喪服變除一卷晉散騎常侍葛洪撰凶禮一卷晉廣陵相孔衍撰喪服要記十卷賀循撰梁有喪服要記宋員外常侍庾蔚之注又喪服世要一卷庾蔚之撰喪服集議十卷宋撫軍司馬費沈撰喪服古今集記三卷齊太尉王儉撰喪服世行要記十卷齊光祿大夫王逸撰喪服答要難一卷袁祈撰喪服記十卷王氏撰喪服五要一卷嚴氏撰駁喪服經傳一卷■氏傳喪服疑問一卷樊氏撰喪服圖一卷王儉撰喪服圖一卷賀游撰喪服圖一卷崔逸撰梁有喪服祥禪雜議二十九卷喪服雜議故事二十一卷又戴氏喪服五家要記圖譜五卷喪服君臣圖儀一卷亡五服圖一卷。五服圖儀一卷。喪服禮圖一卷。五服略例一卷。喪服要問一卷。喪服問答目十三卷皇侃撰喪服假寧制三卷。喪禮五服七卷大將軍■■撰論喪服決一卷何佟之○喪禮鈔三卷王逡之撰大戴禮記十三卷漢信都王太傅戴德撰梁有謚法三卷漢安南太守劉熙注亡夏小正一卷戴德撰禮記十卷漢北中郎將盧植注禮記二十卷漢九江太守戴聖撰鄭玄注禮記三十卷王肅注梁有禮記十二卷業遵注亡禮記寧朔新書八卷王懋約注梁有二十卷月令章句十二卷漢左中郎將蔡邕撰禮記音義隱一卷謝氏撰禮記音二卷宋中散大夫徐爰撰梁有鄭玄王肅射慈射貞孫毓繆炳音各一卷蔡謨東晉安北諮議參軍曹耽國子助教尹毅李軌員外郎范宣音各二卷徐邈音三卷劉昌宗音五卷亡禮記音義隱七卷。禮記三十卷魏秘書監孫炎注禮略二卷。禮記要鈔十卷緱氏撰梁有禮記義四卷魏侍中鄭小同撰■述別記一卷樓幼瑜撰亡禮記新義疏二十卷賀瑒撰梁有義疏三卷宋豫章郡丞雷肅之撰亡禮記義疏九十九卷皇侃撰禮記講疏四十八卷皇侃撰禮記

義疏四十卷（沈重撰）禮記義十卷（何佟之撰）禮記義疏三十八卷

禮記疏十一卷。禮記大義十卷（梁武帝撰）禮記文外大義二卷（秘書學士撰）禮大義十卷。禮記義證十卷（劉芳撰）禮大義章七卷。喪禮雜義二卷。禮記中庸傳二卷（宋散騎常侍戴顒撰）中庸講疏一卷（梁武帝撰）私記制旨中庸義五卷。禮記略解十卷（庾氏撰）禮記評十一卷（劉雋撰）石渠禮論四卷（戴聖撰）（梁有禮記寶略疑義十二卷）禮論三百卷（宋御史中丞何承天撰）禮論條牒十卷（宋太尉參軍任預撰）禮論帖三卷（任預撰）禮論鈔二十卷（庾蔚之撰）禮論要鈔十卷（王儉撰）禮論要鈔一百卷（賀瑒撰）禮論鈔六十九卷。禮論要鈔十卷（梁有……禮論鈔……亡）

三十卷……禮論答問八卷（宋中散大夫徐廣撰）禮論答問十三卷（徐廣撰）禮答問二卷（徐廣撰）禮答問六卷（王儉撰）禮答問三卷（王儉撰）又禮雜記故事十三卷……禮雜答問十二卷……禮答問十二卷。禮雜問十卷（范甯撰）禮答問十卷（梁何佟之撰）禮雜問十卷。禮雜答問八卷。禮雜答問六卷。禮雜問答鈔一卷（何佟之撰）問禮俗十卷（董勛撰）問禮俗九卷（董子弘撰）答問雜儀二卷（任預撰）禮答問八卷（王儉撰）禮疑義五十二卷（梁護軍周捨撰）制旨革牲大義三卷（梁武帝撰）禮雜義十卷。禮秘義三卷。三禮目錄一卷（鄭玄撰。梁有陶弘景注一卷，亡）三禮義宗三十卷（崔靈恩撰）三禮宗略二十卷（元延明撰）三禮大義十

三卷。三禮大義四卷。三禮雜大義三卷（梁有……記三卷，又郊丘議三卷，魏太尉蔣濟撰。祭法五卷，又明堂議三卷，王肅撰。雜祭法六卷，晉司空中郎盧諶撰。祭典二卷，晉安北將軍范汪撰。七廟議一卷……祭議五卷，于寶撰。雜鄉射等議二卷，晉太尉庾亮撰。……義一卷……顏延之撰。逆降義三卷，荀田僧紹撰。……五十卷，何承天撰。釋疑二卷……問答四卷……又答……三禮圖……撰……）周室王城明堂宗廟圖一卷（祁諶撰。梁又有冠服圖一卷、五宗圖一卷、月令圖一卷，亡）

右一百三十六部，一千六百二十二卷。（通計亡書，合二百一十一部，二千一百八十六卷。）

自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先王制其夫婦父子君臣上下親疏之節。至于三代，損益不同。周衰，諸侯僭忒，惡其害己，多被焚削。自孔子時已不能具，至秦而頑殘。漢初，有高堂生傳十七篇。又有古經，出於淹中，而河間獻王好古愛學，收集餘燼，得而獻之，合五十六篇，並威儀之事。而又得司馬穰苴兵法一百五十五篇，及明堂陰陽之記，並無敢傳之者。唯古經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不殊，而字多異。自高堂生至宣帝時，后蒼最明其業，乃為曲臺記。蒼授梁人戴德，及德從兄子聖、沛人慶普，於是有大戴、小戴、慶氏三家並立。後漢唯曹元傳慶氏，以授其子褒。然三家雖存並微，相傳不絕。漢末，鄭玄傳小戴之學，後以古經校之，取其於義長者，作注，為鄭氏學。其喪服一篇，子夏先傳之，諸儒多為

注解今又別行而漢時有李氏得周官周官蓋周公所制官政之法上於河間獻王獨闕冬官一篇獻王購以千金不得遂取考工記以補其處合成六篇奏之至王莽時劉歆始置博士以行於世河南緱氏及杜子春受業於歆因以教授是後馬融作周官傳以授鄭玄玄作周官注漢初河間獻王又得仲尼弟子及後學者所記一百三十一篇獻之時亦無傳之者至劉向考校經籍檢得一百三十篇向因第而敘之而又得明堂陰陽記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記七篇王氏史氏記二十一篇樂記二十三篇凡五種合二百十四篇戴德刪其煩重合而記之為八十五篇謂之

大戴記而戴聖又刪大戴之書為四十六篇謂之小戴記漢末馬融遂傳小戴之學融又足月令一篇明堂位一篇樂記一篇合四十九篇而鄭玄受業於融又為之注今周官六篇古經十七篇小戴記四十九篇凡三種唯鄭注立於國學其餘並多散亡又無師說

樂社大義十卷 梁武帝撰 樂論三卷 梁武帝撰梁有樂義十一卷武帝集朝臣撰亡 樂論一卷 衛尉少卿蕭吉撰 古今樂錄十二卷 陳沙門智匠撰 樂書七卷 後魏丞相士曹行參軍信都芳撰 ○樂雜書三卷 ○樂元一卷 魏僧撰 管絃記十卷 凌秀撰 樂要一卷 何妥撰 ○樂部一卷 ○春官樂部五卷 梁有宋元嘉正聲伎錄一卷張永撰亡 樂府聲調六卷 陵州刺史沛國公鄭譯撰 樂府聲調三卷 鄭譯撰 樂經四卷 ○琴操三卷 晉廣陵相孔衍撰 琴操鈔二卷 ○琴操鈔一卷 ○琴譜四卷 戴氏撰 琴經一卷 ○琴說一卷 ○琴歷頭簿一卷 ○新雜漆調絃譜一卷 ○樂譜四卷 ○樂譜集二十卷 蕭吉撰 樂略四卷 ○樂律義四卷 沈重撰 ○鍾律義一卷 ○樂簿十卷 ○齊朝曲簿一卷 ○大隋總曲簿一卷 ○推七音二卷 并尺法 ○樂論事一卷 ○樂事一卷 ○正聲伎雜箏曲簿一卷 ○太常寺曲名一卷 ○太常寺曲簿十一卷 ○歌曲名五卷 ○歷代樂名一卷 ○鍾磬志二卷 公孫崇撰 樂懸一卷 何晏等撰議 ○樂懸圖一卷 ○鍾律緯辯宗見一卷 ○當管七聲二卷 [illegible]撰 黃鍾律一卷 梁有鍾律緯六卷梁武帝撰亡

右四十二部一百四十二卷 通計亡書合四十六部二百六十三卷

樂者先王所以致神祇和邦國諧萬姓安賓客悅遠人所從來久矣周人存六代之樂曰雲門咸池大韶大夏大濩大武其後衰微崩壞及秦而頓滅漢初制氏雖紀其鏗鏘鼓舞而不能通其義其後竇公河間獻王常山王張禹咸獻樂書魏晉已後雖加損益去正轉遠事在聲樂志今錄其見書以補樂章之闕

春秋經十一卷 吳衛將軍士燮注 春秋左氏長經二十卷 漢侍中賈逵章句 春秋左氏解詁三十卷 賈逵撰 春秋左氏傳解誼三十一卷 漢九江太守服虔注 春秋左氏傳三十卷 王肅注 春秋左氏傳三十

卷董遇章句春秋左氏傳義注十八卷孫毓注春秋左氏傳十二
卷魏司徒王朗撰春秋左氏經傳集解三十卷杜預撰春秋杜氏服
氏注春秋左傳十二卷殘缺春秋左氏傳音三卷魏中散大夫嵇康撰梁有杜
服虔杜預音三卷魏高貴鄉公春秋左氏傳音一卷曹耽音尚書左人郎荀訥等音四卷亡春秋左氏
傳音三卷李軌撰春秋左氏傳音三卷徐邈撰春秋釋訓一卷
賈逵撰春秋左氏經傳朱墨列一卷賈逵撰春秋釋例十卷漢公
車徵士潁容撰梁有春秋左氏傳條例九卷漢大司農鄭眾撰春秋左氏膏肓釋痾十卷
服虔撰梁有春秋漢議駁二卷服虔撰亡駁何氏漢議二卷服虔撰春秋成長說
九卷服虔撰梁有春秋左氏達義一卷漢司徒王朗撰亡春秋塞難三卷服虔撰梁有春
秋雜議難五卷漢少府孔融撰春秋左氏釋駁一卷王朗撰亡春秋說要十卷魏樂平太守糜信撰

志二十七　隋書三十二　廿二

春秋釋例十五卷杜預撰梁有春秋釋例引序一卷齊正員郎[illegible]注亡春秋左氏
傳評二卷孫毓撰春秋條例十一卷晉太尉劉寔撰梁有春秋公羊達義三卷劉寔撰亡
撰亡春秋經例十二卷晉方範撰梁有春秋釋難三卷晉尚書左丞殷興撰春秋釋難三卷
軍京兆士二春秋左氏傳條例二十五卷○春秋左例十卷○
春秋左傳例苑十九卷梁有春秋左氏傳解說例疑隱一卷吳略撰春秋左氏分野一卷
二公名一卷鄭玄撰亡春秋左氏經傳通解四卷王述之撰春秋左氏傳
賈服異同略五卷孫毓撰春秋左氏函傳義十五卷干寶撰春
秋左氏區別三十卷宋尚書功論郎何始真撰春秋文苑六卷○春秋
叢林十二卷春秋義林一卷○春秋大夫辭三卷○春
秋嘉語六卷○春秋左氏諸大夫世譜十三卷○春秋五

辯二卷梁王經傳士沈宏撰春秋辯證六卷○春秋旨通十卷之撰
春秋經傳解六卷崔靈恩撰春秋申先儒傳論十卷崔靈恩撰春秋
左氏傳立義十卷崔靈恩撰劉寔等集解春秋序一卷○春秋
序論二卷干寶撰春秋序一卷賀道養注春秋序一卷崔靈恩撰春秋
序一卷田元休注春秋左傳杜預序集解一卷劉炫注○春秋左
氏經傳義略二十五卷陳國子博士沈文阿撰王元規續沈文阿春
秋左氏傳義略十卷○春秋義略三十卷陳右軍將軍張沖撰春秋
左氏義略八卷○春秋五十凡義疏二卷○春秋左氏傳
述義四十卷東京太學博士劉炫撰春秋序義疏一卷梁有春秋發題一卷梁簡
文帝撰春秋左氏圖十卷漢太子太傅嚴彭祖撰古今春秋盟會地圖一卷亡春秋公羊傳十二

經籍志二十七　隋書三十二　廿二

卷嚴彭祖撰春秋公羊解詁十一卷漢諫議大夫何休注○春秋公羊經
傳十三卷晉散騎常侍王愆期注梁有春秋公羊傳十二卷魏河南太守高龍注春秋公羊傳十四卷孔
衍集解春秋公羊八卷晉博士孔衍撰一卷春秋繁露十七卷漢膠西相董仲舒撰春
秋決事十卷董仲舒撰春秋決疑論一卷○春秋左氏膏肓十
卷何休撰春秋穀梁廢疾三卷何休撰春秋漢議十三卷何休撰
何氏漢議一卷鄭玄撰梁有漢議駁二卷服虔撰亡駁何氏漢議敘一卷
春秋公羊墨守十四卷何休撰春秋公羊例序五卷刁氏撰
春秋公羊論一卷何休撰梁有春秋公羊傳條例一卷何休撰春秋公羊傳問答一卷
魏安平太守徐欽撰答春秋公羊論二卷晉車騎將軍庾翼問王愆期答亡春秋公羊解序一
卷○春秋公羊疏十二卷○春秋穀梁傳十三卷

射唐固注梁有春秋穀梁傳十五卷漢諫議大夫尹更始撰亡 春秋穀梁傳十二卷 魏樂平太

守麋信注 穀梁傳十三卷 晉豫章太守范甯注梁有春秋穀梁傳十三卷晉給事郎徐乾注春秋穀梁傳

十卷胡訥集解亡 春秋穀梁傳十六卷 程闡撰 春秋穀梁傳十四卷

孔衍撰 春秋穀梁傳十五卷 [illegible]撰 春秋穀梁傳十四卷 段肅注

人 春秋穀梁傳五卷 孔君[illegible] 春秋穀梁傳十二卷 范甯[illegible]

集解梁有[illegible]一卷亡 春秋穀梁傳四卷 [illegible] 麋信理何氏

漢議一卷 [illegible] 春秋穀梁傳義十卷 [illegible]撰 春秋[illegible]議十卷 何休

撰 徐邈答春秋穀梁義三卷 亡 薄叔玄問穀梁義二卷 [illegible]

卷 春秋穀梁傳例一卷 [illegible] 春秋公羊穀梁傳十二卷 晉[illegible]

士劉兆撰 春秋穀梁廢疾三卷 [illegible] 春秋公羊穀梁二

傳評三卷 [illegible] 春秋三家經本訓詁十二卷 賈逵撰 [illegible]

春秋三傳論十卷 韓益撰 春秋經合三傳十卷 [illegible] 春

秋成奪十卷 [illegible] 春秋二傳評十卷 [illegible]

三傳經解十卷 胡訥撰亡 春秋土地名三卷 晉裴秀客京相璠等撰 春秋外傳

國語二十卷 賈逵注 春秋外傳國語二十一卷 虞翻注 春秋外

傳章句一卷 王肅撰 梁有春秋外傳國語二十一卷 春秋外傳國語二十二卷 韋昭注 春

秋外傳國語二十卷 晉五經博士孔晁注 春秋外傳國語二十一卷

唐固注梁有春秋古今盟會地圖一卷亡

右九十七部九百八十三卷 [illegible]

資、[illegible]昔成周微弱典章淪廢魯以周公

之故遺制尚存仲尼因其舊史裁而正之或婉而成章以

存大順或直書其事以示首惡故有求名而亡欲蓋而彰

亂臣賊子於是大懼其所褒貶不可具書皆口授弟子弟

子退而異說左丘明恐失其真乃為之傳遭秦滅學口說

尚存漢初有公羊穀梁鄒氏夾氏四家並行王莽之亂鄒

氏無師夾氏亡初齊人胡母子都傳公羊春秋授東海嬴

公嬴公授東海孟卿孟卿授魯人眭孟眭孟授東海嚴彭

祖魯人顏安樂故後漢公羊有嚴氏顏氏之學與穀梁三

家並立漢末何休又作公羊解說而左氏漢初出於張蒼

之家本無傳者至文帝時梁太傅賈誼為訓詁授趙人貫

公其後劉歆典校經籍考而正之欲立於學諸儒莫應至

建武中尚書令韓歆請立而未行時陳元最明左傳又上

書訟之於是乃以魏郡李封為左氏博士後群儒蔽固者

數廷爭之及封卒遂罷然諸儒傳左氏者甚眾永平中能

為左氏者擢高第為講郎其後賈逵服虔並為訓解至魏

遂行於世晉時杜預又為經傳集解穀梁范甯注公羊何

休注左氏服虔杜預注俱立國學然公羊穀梁但試讀文

而不能通其義後學三傳通講而左氏唯傳服義至隋杜

氏盛行服義及公羊穀梁浸微今殆無師說

古文孝經一卷孔安國傳梁末亡逸今疑非古本 孝經一卷鄭氏注梁有馬融鄭眾注孝經二卷亡。孝經一卷王肅解梁有魏散騎常侍蘇林尚書何晏光祿大夫劉邵孫氏注孝經各一卷亡 孝經解讚一卷韋昭解 孝經嘿注一卷徐整注 集解孝經一卷謝萬集 集議孝經一卷晉中書郎荀勖撰亡 集議孝經一卷晉東陽太守袁敬仲集梁有孝經皇義一卷宋均撰又有晉給事中楊泓處士虞槃佐孫氏東陽太守殷仲文晉陵太守殷叔道丹陽尹車胤孔光各注孝經一卷荀昶集注孝經二卷宋何承天費沈齊光祿大夫王玄載國子博士明僧紹梁五經博士嚴植之尚書功論郎曹思文羽林監江係之江逌等注孝經各一卷釋慧始注孝經一卷陶弘景集注孝經一卷諸葛循孝經序一卷亡 孝經一卷釋慧琳注梁有晉穆帝時晉孝經一卷武帝時送總明館孝經講義各一卷宋大明中東宮講齊永明三年東宮講齊永明中諸王講及賀瑒講孝經義疏各一卷齊臨沂令李玄之為始興王講孝經義疏二卷亡 孝經義疏十八卷梁武帝撰梁有皇太子講孝經義三卷天監八年皇太子講孝經義一卷梁簡文孝經義疏五卷蕭子顯孝經義疏一卷亡 孝經敬愛義一卷梁吏部尚書蕭子顯撰 孝經私記四卷無名先生撰 孝經義一卷 孝經義疏一卷趙景韶撰 孝經義疏三卷皇侃撰 孝經私記二卷周弘正撰 古文孝經述義五卷劉炫撰 孝經講疏六卷徐孝克撰 孝經義一卷梁揚州文學從事太史叔明撰梁有孝經鄭玄孝經圖各一卷孝經孔子圖二卷亡 國語孝經一卷

右十八部合六十三卷通計亡書合五十九部一百一十四卷

夫孝者天之經地之義人之行自天子達於庶人雖尊卑有差及乎行孝其義一也先王因之以治國家化天下故不嚴而治不肅而成斯實生靈之至德王者之要道孔子既敘六經題目不同指意差別恐斯道離散故作孝經以總會之明其枝流雖分本萌於孝者也遭秦焚書為河間人顏芝所藏漢初芝子貞出之凡十八章而長孫氏博士江翁少府后倉諫議大夫翼奉安昌侯張禹皆名其學又有古文孝經與古文尚書同出而長孫有閨門一章其餘經文大較相似篇簡缺解又有衍出三章并前合為二十二章孔安國為之傳至劉向典校經籍以顏本比古文除其繁惑以十八章為定鄭眾馬融並為之注又有鄭氏注相傳或云鄭玄其立義與玄所注餘書不同故疑之梁代安國及鄭氏二家並立國學而安國之本亡於梁亂陳及周齊唯傳鄭氏至隋秘書監王劭於京師訪得孔傳送至河間劉炫炫因序其得喪述其議疏講于人間漸聞朝廷後遂著令與鄭氏並立儒者諠諠皆云炫自作之非孔舊本而秘府又先無其書又云魏氏遷洛未達華語孝文帝命侯伏侯可悉陵以夷言譯孝經之旨教于國人謂之國語孝經今取以附此篇之末

論語十卷鄭玄注梁有古文論語十卷鄭玄注又王肅虞翻譙周等注論語各十卷亡 論語九卷鄭玄注晉散騎常侍虞喜讚 集解論語十卷何晏集 集注論語六卷晉太保衛瓘注梁有論語補闕二卷宋明帝補衛瓘闕亡 論語集義八卷晉尚書左中兵部郎崔豹集梁有 論語十卷晉著作郎李充注 集解論語十卷晉廷尉孫綽解梁有

及孟整注論語各十卷亡。集解論語十卷 晉兗州別駕江熙解。論語七卷 盧氏注。梁有晉國子博士梁覬、益州刺史袁喬、尹毅、司徒左長史張憑及陽曲[illegible]、宋新安太守孔澄之、齊員外郎虞遐及許容、曹思文注，釋僧智略解，梁太史叔明集解，陶弘景集注論語各十卷；又論語音二卷，徐邈等撰。亡。論語難鄭一卷 梁有古論語義注譜一卷，徐氏撰；論語隱義注三卷，亡。論語標指一卷 司馬氏撰 論語雜問一卷。論語孔子弟子目錄一卷 鄭玄撰 論語體略二卷 晉太傅主簿郭象撰 論語旨序三卷 晉衞尉繆播撰 論語釋疑三卷 王弼撰 論語釋一卷 張憑撰。論語釋疑十卷 晉尚書郎欒肇撰。梁有論語駁三卷，王肅撰；論語駁序二卷，欒肇撰；論語隱一卷，郭象撰；論語藏集解一卷，應琛撰；論語釋一卷，曹毗撰；論語君子無所爭一卷，庾亮撰；論語釋一卷，李充撰；論語釋一卷，庾翼撰；論語義一卷，王濛撰；又蔡系論語釋一卷，張隱撰論語釋一卷，郭象撰；論語一卷，王氏修鄭錯一卷，[illegible]論語釋一卷

志二十七　隋書三十二　二十七

論語別義十卷 范廙撰。梁有論語疏八卷，宋司空[illegible]曹[illegible]等撰；[illegible]論十卷，[illegible]撰。論語義疏十卷 褚仲都撰 論語義疏十卷 皇侃撰 論語述議十卷 戴詵撰 論語義疏八卷。論語講疏文句義五卷 徐孝克撰。論語義疏二卷 [illegible]撰。梁有論語義注圖十二卷，亡。孔叢七卷 陳勝博士孔鮒撰。梁有孔志十卷，梁太尉參軍劉被撰，亡。孔子家語二十一卷 王肅解。梁有當家語二卷，魏博士張融撰，亡。孔子正言二十卷 梁武帝撰 爾雅三卷 漢中散大夫樊光注。梁有漢劉歆、犍為文學、中黃門郎李巡爾雅各三卷，亡。爾雅七卷 孫炎注 爾雅五卷 郭璞注 集注爾雅十卷 梁黃門郎沈旋注 爾雅音八卷 秘書學士江灌撰。梁有爾雅音二卷，孫炎、郭璞撰。爾雅圖十卷 郭璞撰。梁有爾雅圖讚二卷，郭璞撰，亡。廣雅三卷 魏博士張揖撰。梁有四卷。廣雅音四卷 秘書學士曹憲撰 小爾雅一卷 李軌略解 方言十三卷 漢揚雄撰，郭璞注

釋名八卷 劉熙撰 辯釋名一卷 韋昭撰 五經音十卷 徐邈撰 五經正名十二卷 劉炫撰 白虎通六卷。五經異義十卷 後漢太尉祭酒許慎撰 五經然否論五卷 晉散騎常侍譙周撰 五經拘沈十卷 晉高涼太守楊方撰 五經大義三卷 戴逵撰。梁有通五經五卷，王氏撰；五經咨疑八卷，周楊撰；五經宗問一卷，賀瑒撰；五經略要三卷，亡。五經大義十卷 後周縣伯中大夫樊文深撰 經典大義十二卷 樊文深撰 五經大義五卷 何妥撰 五經通義八卷 梁九卷 五經義六卷 梁七卷。梁又有五經義一卷，亡。五經要義五卷 雷氏撰。梁十七卷。五經析疑二十八卷 邯鄲綽撰 五經宗略二十三卷 元延明撰 五經雜義六卷 孫暢之撰 長春義記一百卷 梁簡文帝撰 大義九卷。遊玄桂林九卷 張譏撰 六經通數十卷 梁舍人鮑泉撰 七經義綱二十

志二十七　隋書三十二　二十八

九卷 樊文深撰 七經論三卷 樊文深撰 質疑五卷 樊文深撰 經典玄儒大義序錄二卷 沈文阿撰 玄義問答二卷。六藝論一卷 鄭玄撰 聖證論十二卷 王肅撰 鄭志十一卷 魏侍中鄭小同撰 鄭記六卷 鄭玄弟子撰 謚法三卷 劉熙撰 謚法十卷 梁特進中軍將軍沈約撰 謚法五卷 梁太府賀瑒撰 江都集禮一百二十六卷

右七十三部，七百八十一卷。通計亡書，合一百一十六部，一千一十七卷。

論語者，孔子弟子所錄。孔子既敘六經，講於洙泗之上，門徒三千，達者七十。其與夫子應答，及私相講肄，言合於道，或書之於紳，或事之無厭。仲尼既沒，遂緝而論之，謂之論

語。漢初有齊、魯之說。其齊人傳者二十二篇，魯人傳者二十篇。齊則昌邑中尉王吉、少府宋畸、御史大夫貢禹、尚書令五鹿充宗、膠東庸生，魯則常山都尉龔奮、長信少府夏侯勝、丞相韋賢及子玄成、魯扶卿、前將軍蕭望之、安昌侯張禹，並名其學。張禹本授魯論，晚講齊論，後遂合而考之，刪其煩惑。除去齊論問王、知道二篇，從魯論二十篇為定，號張侯論，當世重之。周氏、包氏為之章句，馬融又為之訓。又有古論語，與古文尚書同出，章句煩省，與魯論不異，唯分子張為二篇，故有二十一篇。孔安國為之傳。漢末，鄭玄以張侯論為本，參考齊論、古論而為之注。魏司空陳群、太常王肅、博士周生烈，皆為義說。吏部尚書何晏又為集解。是後諸儒多為之注，齊論遂亡。古論先無師說，梁、陳之時，唯鄭玄、何晏立於國學，而鄭氏甚微。周、齊，鄭學獨立。至隋，何、鄭並行，鄭氏盛於人間。其孔叢、家語，並孔氏所傳仲尼之旨；爾雅諸書，解古今之意，並五經總義，附於此篇。

河圖二十卷（梁河圖洛書二十四卷，目錄一卷，亡。）

河圖龍文一卷

易緯八卷（鄭玄注。梁有九卷。）

尚書緯三卷（鄭玄注。梁六卷。）

尚書中候五卷（鄭玄注。梁有八卷，今殘缺。）

詩緯十八卷（魏博士宋均注。梁十卷。）

禮緯三卷（鄭玄注。亡。）

禮記默房二卷（宋均注。梁有三卷。鄭玄注，亡。）

樂緯三卷（宋均注。梁有樂五鳥圖一卷，亡。）

春秋災異十五卷（郗萌撰。梁有春秋緯三十卷，宋均注；春秋內事四卷；春秋包命二卷；春秋秘事十一卷；尚書易詩孝經春秋河洛緯秘要一卷；五帝鉤命決圖一卷，亡。）

孝經勾命決六卷（宋均注。）

孝經援神契七卷（宋均注。）

孝經內事一卷（梁有孝經雜緯十卷，宋均注。孝經元命包一卷，孝經古祕援神二卷，孝經古祕圖一卷，孝經左右握二卷，孝經左右契圖一卷，孝經雌雄圖三卷，孝經異本雌雄圖二卷，孝經分野圖一卷，孝經內記星圖一卷，孝經內事星宿講堂七十二弟子圖一卷，又口授圖一卷。又有論語讖八卷，宋均注，亡。孔老讖十二卷，老子河洛讖一卷，尹公讖四卷，劉向讖一卷，雜讖書二十九卷，堯戒舜禹一卷，孔子王明鏡一卷，郭文金雄記一卷，王子年歌一卷，嵩高道士歌一卷，亡。）

右十三部，合九十二卷。（通計亡書，合三十二部，共二百三十二卷。）

易曰：「河出圖，洛出書。」然則聖人之受命也，必因積德累業，豐功厚利，誠著天地，澤被生人，萬物之所歸往，神明之所福饗，則有天命之應。蓋龜龍銜負，出於河、洛，以紀易代之徵，其理幽昧，究極神道。先王恐其惑人，祕而不傳。說者又云，孔子既敘六經，以明天人之道，知後世不能稽同其意，故別立緯及讖，以遺來世。其書出於前漢，有河圖九篇，洛書六篇，云自黃帝至周文王所受本文。又別有三十篇，云自初起至于孔子，九聖之所增演，以廣其意。又有七經緯三十六篇，並云孔子所作，并前合為八十一篇。而又有尚書中候、洛罪級、五行傳、詩推度災、氾歷樞、含神務、孝經勾命決、援神契、雜讖等書。漢代有郗氏、袁氏說。漢末，郎中郗萌，集圖緯讖雜占為五十篇，謂之春秋災異。宋均、鄭玄，並為讖律之注。然其文辭淺俗，顛倒舛謬，不類聖人之旨。相

傳疑世人造爲之後或者又加點竄非其實錄起王莽好符命光武以圖讖興遂盛行於世漢時又詔東平王蒼正五經章句皆命從讖俗儒趨時益爲其學篇卷第目轉加增廣言五經者皆憑讖爲說唯孔安國毛公王璜賈逵之徒獨非之相承以爲妖妄亂中庸之典故因漢魯恭王河間獻王所得古文參而考之以成其義謂之古學當世之儒又非毀之竟不得行魏代王肅推引古學以難其義王弼杜預從而明之自是古學稍立至宋大明中始禁圖讖梁天監已後又重其制及高祖受禪禁之踰切煬帝即位乃發使四出搜天下書籍與讖緯相涉者皆焚之爲吏所糾者至死自是無復其學祕府之內亦多散亡今錄其見存列于六經之下以備異說

三蒼三卷 郭璞注秦相李斯作蒼頡篇漢揚雄作訓纂篇後漢郎中賈魴作滂喜篇故曰三蒼梁有蒼頡二卷後漢司空杜林注亡 埤蒼三卷 張揖撰梁有廣蒼一卷樊恭撰亡 急就章一卷 漢黃門令史游撰 急就章二卷 崔浩撰 急就章三卷 豆盧氏撰 吳章二卷 陸機撰

小學篇一卷 晉下邳內史王義撰 少學九卷 楊方撰 始學一卷 ○勸學一卷 蔡邕撰有司馬相如凡將篇班固太甲篇在昔篇崔瑗飛龍篇蔡邕聖皇篇黃初篇吳章篇蔡邕女史篇合八卷又幼學二卷朱育撰始學十二卷吳郎中項峻撰又月儀十二卷亡 發蒙記一卷 晉著作郎束皙撰 啓蒙記三卷 晉散騎常侍顧愷之撰 啓疑記三卷 顧愷之撰 千字文一卷 梁給事郎周興嗣撰 千字文一卷 梁國子祭酒蕭子雲注 千字文一

注 篆書千字文一卷 演千字文五卷 ○草書千字文一卷 ○古今字詁三卷 張揖撰梁有難字一卷錯誤字一卷張揖撰異字二卷朱育撰字屬一卷晉貴勛撰亡 雜字解詁四卷 魏掖庭右丞周氏撰梁有解文字七卷周成撰字義訓音六卷亡 古今字苑十卷 雜字指一卷 後漢太子中庶子郭顯卿撰 字指二卷 晉朝議大夫李彤撰梁有單行字四卷李彤撰又字偶五卷亡 說文十五卷 許慎撰 說文一卷 說文音隱四卷 ○字林七卷 晉弦令呂忱撰 字林音義五卷 宋揚州督護吳恭撰 古今字書十卷 ○字書三卷 ○字書十卷 ○字統二十一卷 楊承慶撰 玉篇三十一卷 陳左將軍顧野王撰 字類敘評三卷 要用字苑一卷 宋豫章太守雷次宗撰梁有常用字訓 要用雜字三卷 俗語難字

字一卷 王劭撰 雜字要三卷 李少通撰 文字整疑一卷 ○正名一卷 ○文字集略六卷 梁文貞處士阮孝緒撰 今字辯疑三卷 李少通撰 異字同音一卷 梁有古今字散騎常侍吉文甫撰三卷亡 字宗三卷 文字譜一卷 梁有文字緒略一卷庾子明撰亡 文字辯嫌一卷 ○辯字一卷 雜字音一卷 ○借音字一卷 ○音書考源一卷 ○聲韻四十一卷 周研撰 聲類十卷 魏左校令李登撰 韻集十卷 ○韻集六卷 晉安復令呂靜撰 四聲韻林二十八卷 張諒撰 韻集八卷 段弘撰 群玉典韻五卷 梁有文章音韻二卷王該撰又五音韻五卷亡 韻略一卷 陽休之撰 修續音韻決疑十四卷 李概撰 纂韻鈔十卷 ○四聲指歸一卷 劉善經撰 四聲一卷 梁太子少傅沈約撰 四

聲韻略十三卷（夏侯詠撰）音譜四卷（李槩撰）韻英三卷（釋靜洪撰）通俗
文一卷（服虔撰）訓俗文字略一卷（後齊黃門郎顏之推撰）證俗音字略六卷（梁有詁幼二卷顏延之撰
續詁幼一卷宋給事中荀楷撰亡）文字音七卷（晉蕩昌長王延撰 梁有纂文三卷亡）翻真語
一卷（王延撰）真言鑒誡一卷○字書音同異一卷○叙同音
義三卷○河洛語音一卷（王長孫撰）○國語十五卷○國語十
卷○鮮卑語五卷○國語物名四卷（後魏侯伏侯可悉陵撰）國語真
歌十卷○國語雜物名三卷（侯伏侯可悉陵撰）國語十八傳一卷
○國語御歌十一卷○鮮卑語十卷○國語號令四卷○
國語雜文十五卷○鮮卑號令一卷（周武帝撰）雜號令一卷○
古文官書一卷（後漢議郎衛敬仲撰）古今奇字一卷（郭顯卿撰）六文書一

卷○四體書勢一卷（晉長水校尉衛恆撰）雜體書九卷（釋正度撰）古今八
體六文書法一卷○古今篆隸雜字體一卷（蕭子政撰）古今文
字書一卷○篆隸雜體書二十卷○文字圖二卷○古今字
圖雜錄一卷（[illegible]）婆羅門書一卷（梁有扶南胡書一卷）外國書
四卷○秦皇東巡會稽刻石文一卷○一字石經周易一
卷（梁有三卷）一字石經尚書六卷（梁有今字石經鄭氏尚書八卷亡）一字石經
魯詩六卷（梁有毛詩二卷亡）一字石經儀禮九卷○一字石經春
秋一卷（梁有一卷）一字石經公羊傳九卷○一字石經論語一
卷（梁有二卷）一字石經典論一卷○三字石經尚書九卷（梁有十三
卷）三字石經尚書五卷○三字石經春秋三卷（梁有十二卷）

右一百八部四百四十七卷（通計亡書合一百三十五部五百六十九
卷）
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謂書字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
則事不成然則書契之所起起自黃帝蒼頡比類象形
謂之文形聲相益謂之字著於竹帛謂之書故有象形諧
聲會意轉注假借處事六義之別古者童子示而不誑六
年教之數與方名十歲入小學學書計二十而冠始習先
王之道故能成其德而任事然自蒼頡訖于漢初書經五
變一曰古文即蒼頡所作二曰大篆（周宣王時）史籀所作
三曰小篆秦時李斯所作四曰隸書程邈所作五曰草書

漢世所作秦世既廢古文始用八體有大篆小篆刻符摹印
蟲書署書殳書隸書漢時以六體教學童有古文奇字篆
書隸書繆篆蟲鳥并藁書楷書懸針垂露飛白等二十餘
種之勢皆出於上六書因事生變也魏世又有八分書其
字義訓讀有史籀篇蒼頡篇三蒼埤蒼廣蒼等諸篇章訓
詁說文字林音義聲韻體勢等諸書自後漢佛法行於中
國又得西域胡書能以十四字貫一切音文省而義廣謂
之婆羅門書與八體六文之義殊別今取以附體勢之下
又後魏初定中原軍容號令皆以夷言後染華俗多不能
通故錄其本言相傳教習謂之國語今取以附音韻之末

又後漢鐫刻七經著於石碑皆蔡邕所書魏正始中又立
一字石經相承以為七經正字後魏之末齊神武執政自
洛陽徙于鄴都行至河陽值岸崩遂沒于水其得至鄴者
不盈太半至隋開皇六年又自鄴京載入長安置于秘書
內省議欲補緝立于國學尋屬隋亂事遂寢營造之司
因用為柱礎貞觀初秘書監臣魏徵始收聚之十不存一
其相承傳拓之本猶在秘府并秦帝刻石附於此篇以備
小學

凡六藝經緯六百二十七部五千三百七十一卷

通計亡書合九百五十部七千二百九十卷

傳曰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古之君子多識而不
窮畜疑以待問學不踰等教不陵節言約而易曉師逸而
功倍且耕且養三年而成一藝自孔子沒而微言絕七十
子喪而大義乖學者離群索居各為異說至于戰國典文
遺棄六經之儒不能究其宗旨多立小數一經至數百萬
言致令學者難曉虛誦問答唇腐齒落而不知益且先王
設教以防人欲必本於人事折之中道上天之命略而罕
言方外之理固所未說至後漢好圖讖晉世重玄言穿鑿
妄作日以滋生先王正典雜之以祅妄大雅之論汩之以
放誕陵夷至于近代去正轉疎無復師資之法學不心解

專以浮華相尚豫造雜難擬為仁對遂有芟角反對互從
等諸翻競之說馳騁煩言以紊彝敘譊譊成俗而不知變
此學者之蔽也班固列六藝為九種或以緯書解經合為
十種

志第二十七　經籍一　隋書三十二

太尉揚州都督監修國史上柱國趙國公臣長孫無忌等奉勑撰

經籍二　史

史記一百三十卷目錄一卷漢中書令司馬遷撰史記八十卷宋南中郎外兵參軍
裴駰注史記音義十二卷宋中散大夫徐野民撰史記音三卷梁輕車錄事參
軍鄒誕生撰古史考二十五卷晉義陽亭侯譙周撰漢書一百一十五卷
漢護軍班固撰太山太守應劭集解漢書集解音義二十四卷應劭撰漢書音
訓一卷服虔撰漢書音義七卷韋昭撰漢書音二卷梁尋陽太守劉顯撰
漢書音二卷夏侯詠撰漢書音義十二卷國子博士蕭該撰漢書音十
二卷廢太子勇命包愷等撰漢書集注十三卷晉灼撰漢書注一卷齊金

紫光祿大夫陸澄撰漢書續訓三卷梁平北諮議參軍韋稜撰漢書訓纂三十卷
陳吏部尚書姚察撰漢書集解一卷姚察撰論前漢事一卷蜀丞相諸葛亮撰
漢書駁議二卷晉安北將軍劉寶撰定漢書疑二卷姚察撰漢書叙傳
五卷項岱撰漢疏四卷梁有漢書孔氏音九卷劉孝標注漢書一百四十卷陸澄注漢書一百二
卷梁元帝注漢書百一十五卷並亡東觀漢記一百四十三卷起光武記注至靈帝
長水校尉劉珍等撰後漢書一百三十卷無帝紀吳武陵太守謝承撰後漢記六
十五卷本一百卷梁有今殘缺晉散騎常侍薛瑩撰續漢書八十三卷晉秘書監司馬
彪撰後漢書十七卷本九十七卷今殘缺晉少府卿華嶠撰後漢書八十五卷
本一百二十二卷晉祠部郎謝沈撰後漢南記四十五卷本五十五卷今殘缺晉江州從事張
瑩撰後漢書九十五卷本一百卷晉秘書監袁山松撰後漢書九十七卷宋太

子詹事范曄撰後漢書一百二十五卷范曄本梁剡令劉昭注後漢書音一
卷後魏太常劉芳撰范漢音訓三卷陳宗道先生臧競撰范漢音三卷蕭該撰
後漢書讚論四卷范曄撰漢書纘十八卷范曄撰梁有蕭子顯後漢書一百卷
王韶後漢林二百卷華嶠後漢音二卷亡魏書四十八卷晉司空王沈撰吳書二十五
卷韋昭撰本五十五卷梁有今殘缺吳紀九卷晉太學博士環濟撰晉有張勃吳錄三十卷亡三
國志六十五卷叙錄一卷晉太子中庶子陳壽撰宋太中大夫裴松之注魏志音義一
卷盧宗道撰論三國志九卷何常侍撰三國志評三卷徐爰撰梁有三國志序評
三卷晉著作佐郎王濤撰亡晉書八十六卷本九十三卷今殘缺晉著作郎王隱撰晉書
二十六卷本四十四卷訖明帝今殘缺晉散騎常侍虞預撰晉書十卷未成本十四卷今殘
缺晉中書郎朱鳳撰訖元帝晉中興書七十八卷起東晉宋湘東太守何法盛撰晉書

三十六卷宋臨川內史謝靈運撰晉書一百一十卷齊徐州主簿臧榮緒撰
晉書十一卷本一百二卷梁有今殘缺蕭子雲撰晉史草三十卷梁蕭子雲撰梁有鄭
忠晉書七卷沈約晉書一百一十一卷庾銑東晉新書七卷亡宋書六十五卷宋中散大夫徐爰撰
宋書六十五卷齊冠軍錄事參軍孫嚴撰宋書一百卷梁尚書僕射沈約撰梁有宋大
明中所撰宋書六十一卷亡齊書六十卷梁吏部尚書蕭子顯撰齊紀十卷劉陟撰
齊紀二十卷沈約撰梁有江淹齊史十三卷亡梁書四十九卷梁中書郎謝吳撰本
一百卷梁史五十三卷陳領軍大著作郎許亨撰梁書帝紀七卷姚察撰通
史四百八十卷梁武帝撰起三皇訖梁後魏書一百三十卷後齊僕射魏收
撰後魏書一百卷著作郎魏彥深撰陳書四十二卷訖宣帝陳吏部尚書陸瓊
撰周史十八卷未成吏部尚書牛弘撰

右六十七部三千八十三卷 通計亡書合八十部四千三十卷

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國史以紀言行後世多務其道彌繁夏殷已上左史記言右史記事周則太史小史內史外史御史分掌其事而諸侯之國亦置史官又春秋國語引周志鄭書之說推尋事迹似當時記事各有職司後又合而撰之總成書記其後陵夷衰亂史官放絕秦滅先王之典遺制莫存至漢武帝時始置太史公命司馬談為之以掌其職時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副上丞相遺文古事靡不畢臻談乃據左氏國語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接其後事成一家之言談卒其子遷又為太史令嗣成其志上自黃

帝訖于炎漢合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謂之史記遷卒以後好事者亦頗著述然多鄙淺不足相繼至後漢扶風班彪綴後傳數十篇并譏正前失彪卒明帝命其子固續成其志以為唐虞三代世有典籍史遷所記乃以漢氏繼於百王之末非其義也故斷自高祖終於孝平王莽之誅為十二紀八表十志六十九傳潛心積思二十餘年建初中始奏表及紀傳其十志竟不能就固卒後始命曹大家續成之先是明帝召固為蘭臺令史與諸先輩陳宗尹敏孟冀共成光武本紀擢固為郎典校秘書固撰後漢事作列傳載記二十八篇其後劉珍劉毅劉

陶伏无忌等相次著述東觀謂之漢記及三國鼎峙魏氏及吳並有史官晉時巴西陳壽刪集三國之事唯魏帝為紀其功臣及吳蜀之主並皆為傳仍各依其國部類相從謂之三國志壽卒後梁州大中正范頵表奏其事帝詔河南尹洛陽令就壽家寫之自是世有著述皆擬班馬以為正史作者尤廣一代之史至數十家唯史記漢書師法相傳並有解釋三國志及范曄後漢雖有音注既近世之作並讀之可知梁時明漢書有劉顯韋稜陳時有姚察隋代有包愷蕭該並為名家史記傳者甚微今依其世代聚而編之以備正史

紀年十二卷 汲冢書并竹書同異一卷

漢紀三十卷 漢秘書監荀悅撰

後漢紀三十卷 袁彥伯撰

後漢紀三十卷 張璠撰

獻帝春秋十卷 袁曄撰

魏氏春秋二十卷 孫盛撰

魏紀十二卷 左將軍陰澹撰

漢魏春秋九卷 孔舒元撰

晉紀四卷 陸機撰

晉紀二十三卷 干寶撰訖愍帝

晉紀十卷 訖明帝前晉散騎常侍曹嘉之撰

漢晉陽秋四十七卷 訖愍帝晉滎陽太守習鑿齒撰

晉紀十一卷 訖明帝晉荊州別駕鄧粲撰

晉陽秋三十二卷 訖哀帝孫盛撰

晉紀二十三卷 宋中散大夫劉謙之撰

晉紀十卷 宋王韶之撰

晉紀四十五卷 宋中散大夫徐廣撰

續晉陽秋二十卷 宋永嘉太守檀道鸞撰

續晉紀五卷 宋新興太守郭季產撰

宋略二十卷 梁通直郎裴子野撰

宋春秋二十卷 梁吳興令王琰撰

齊春秋三十卷 梁奉朝請吳均撰

齊典五卷 王逸撰

齊典十卷 三十

國春秋三十一卷 梁湘東世子蕭方等撰 戰國春秋二十卷 李槩撰 梁典三十卷 劉璠撰 梁典三十卷 陳始興王諮議何之元撰 梁撮要三十卷 陳征南諮議陰僧仁撰 梁後略十卷 姚最撰 梁太清紀十卷 梁長沙蕃王蕭韶撰 淮海亂離志四卷 蕭世怡撰 敘梁末侯景之亂 齊紀三十卷 記後齊事 崔子發撰 齊志十卷 記後齊事 王劭撰

右三十四部，六百六十六卷。

自史官放絕，作者相承，皆以班、馬為準。起漢獻帝，雅好典籍，以班固漢書文繁難省，命潁川荀悅作春秋左傳之體，為漢紀三十篇。言約而事詳，辯論多美，大行於世。至晉太康元年，汲郡人發魏襄王冢，得古竹簡書，字皆科斗。發冢者不以為意，往往散亂。帝命中書監荀勖、令和嶠撰次為十五部，八十七卷。多雜怪妄，不可訓知，唯周易、紀年最為分了。其周易上下篇，與今正同。紀年皆用夏正建寅之月為歲首，起自夏、殷、周三代王事，無諸侯國別。唯特記晉國，起自殤叔，次文侯、昭侯，以至曲沃莊伯。盡晉國滅，獨記魏事，下至魏哀王，謂之今王，蓋魏國之史記也。其著書皆編年相次，文意大似春秋經，諸所記事，多與春秋、左氏扶同。學者因之，以為春秋則古史記之正法，有所著述，多依春秋之體。今依其世代，編而敘之，以見作者之別，謂之古史。

周書十卷 汲冢書，似仲尼刪書之餘 古文瑣語四卷 汲冢書 春秋前傳十卷 何承天撰 春秋前雜傳九卷 何承天撰 春秋後傳三十一卷 晉著作郎樂資撰 戰國策三十二卷 劉向錄 戰國策二十一卷 高誘撰注 戰國策論一卷 漢京兆尹延篤撰 楚漢春秋九卷 陸賈撰 古今注八卷 伏無忌撰 越絕記十六卷 子貢撰 吳越春秋十二卷 趙曄撰 吳越春秋削繁五卷 楊方撰 吳越春秋十卷 皇甫遵撰 吳越記六卷。 南越志八卷 沈氏撰 小史八卷。 漢靈獻二帝紀三卷 漢侍中劉艾撰 殘缺 梁有六卷 山陽公載記十卷 樂資撰 漢末英雄記八卷 王粲撰 殘缺 梁有十卷 九州春秋十卷 司馬彪撰 記漢末事 魏武本紀四卷 梁并曆五卷 魏尚書八卷 孔衍撰 梁十卷 魏晉世語十卷 晉襄陽令郭頒撰 魏末傳二卷

梁又有魏末傳并魏氏大事三卷，亡。 呂布本事一卷 毛范撰 晉諸公讚二十一卷 晉秘書監傅暢撰 晉後略記五卷 晉下邳太守荀綽撰 晉書鈔三十卷 梁豫章內史張緬撰 晉書鴻烈六卷 張氏撰 宋中興伐逆事二卷。 宋拾遺十卷 梁少府卿謝綽撰 左史六卷 李槩撰 魏國統二十卷 梁祚撰 梁帝紀七卷。 梁太清錄八卷。 梁承聖中興略十卷 劉仲威撰 梁末代紀一卷。 梁皇帝實錄三卷 周興嗣撰 記武帝事 梁皇帝實錄五卷 梁中書郎謝吳撰 記元帝事 棲鳳春秋五卷 臧嚴撰 陳王業曆一卷 陳中書郎趙齊旦撰 史要十卷 漢桂陽太守衛颯撰 約史記要言以類相從 史略八十九卷 [illegible] 史漢要集二卷 晉祠部郎王蔑撰 抄史記入春秋者不錄 三史略二十九卷 吳太子太傅張溫撰 史記正傳九卷 張瑩撰 後漢略二十五

卷（梁有…）漢皇德紀三十卷（漢有道徵士侯瑾撰，起光武至沖帝）洞紀四卷（韋昭
撰，記庖犧已來，至漢建安二十七年）續洞紀一卷（…撰）帝王世紀十卷（皇甫謐撰，
起三皇，盡漢魏）帝王世紀音四卷（虞綽撰）帝王本紀十卷（來奧撰）綜帝
王世紀十卷（何茂林撰）十五代略十卷（吉文甫撰，起庖犧至晉）帝王要略
十二卷（環濟撰，紀帝王及天官、地理、喪服）周載八卷（東晉臨賀太守孟儀撰，略記前代，下至秦）
（本三十卷，今七）漢書鈔三十卷（晉散騎常侍葛洪撰）拾遺錄二卷（偽秦姚萇方士王子
年撰）王子年拾遺記十卷（蕭綺撰）讚要帝王世紀三十卷（…撰）
正史削繁九十四卷（阮孝緒撰）帝曆十二卷。帝王世錄一卷
（…撰）先聖本紀十卷（劉縚撰）年曆帝紀三十卷（姚恭撰）帝王諸
侯世略十一卷。王霸記三卷（…撰）歷代記三十二卷。
隋書六十卷（未成，秘書監王劭撰）

右七十二部，九百一十七卷。（通計亡書，合七十三部，九百三十九卷。）

自秦撥去古文，篇籍遺散。漢初，得戰國策，蓋戰國遊士記其策謀。其後陸賈作楚漢春秋，以述誅鋤秦項之事。又有越絕，相承以為子貢所作。後漢趙曄又為吳越春秋。其屬辭比事，皆不與春秋、史記、漢書相似，蓋率爾而作，非史策之正也。靈、獻之世，天下大亂，史官失其常守。博達之士，愍其廢絕，各記聞見，以備遺亡。是後群才景慕，作者甚眾。又自後漢已來，學者多鈔撮舊史，自為一書，或起自人皇，或斷之近代，亦各其志，而體制不經。又有委巷之說，迂怪妄

誕，真虛莫測。然其大抵皆帝王之事，通人君子，必博采廣覽，以酌其要，故備而存之，謂之雜史。

趙書十卷（一曰二石集，記石勒事，偽燕太傅長史田融撰）二石傳二卷（晉北中郎參軍王度撰）
二石偽治時事二卷（王度撰）漢之書十卷（常璩撰）華陽國志
十二卷（常璩撰。梁有蜀平記十卷，蜀漢偽官故事一卷，亡）燕書二十卷（記慕容雋事，偽燕尚
書范亨撰）南燕錄五卷（記慕容德事，偽燕尚書郎張詮撰）南燕錄六卷（記慕容德事，偽
燕中書郎王景暉撰）南燕書七卷（偽燕尚書郎王景暉撰）燕志十卷（記馮跋事，魏侍中高閭撰）秦
書八卷（何仲熙撰，記苻健事）秦記十一卷（宋殿中將軍裴景仁撰，梁雍州主簿席惠明注）秦
紀十卷（記姚萇事，魏左民尚書姚和都撰）涼記八卷（記張軌事，偽燕右僕射張諮撰）涼
書十卷（記張駿事，偽涼大將軍從事中郎劉慶撰）西河記二卷（記張重華事，晉侍御史喻歸撰）
涼記十卷（記呂光事，偽涼著作佐郎段龜龍撰）涼書十卷（高道讓撰）涼書十卷（沮渠
國史）托跋涼錄十卷。敦煌實錄十卷（劉景撰）十六國春秋一
百卷（魏崔鴻撰）纂錄十卷。戰國春秋二十卷（李槩撰）漢趙記
十卷（和苞撰）吐谷渾記二卷（宋新亭侯段國撰。梁有翟遼書二卷，諸國略記二卷，永嘉後纂
記二卷，段業傳一卷，亡）天啟紀十卷（記梁元帝子諝據湘州事）

右二十七部，三百三十五卷。（通計亡書，合三十三部，三百四十六卷。）

傳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自晉永嘉之亂，皇綱失馭，九州君長，據有中原者甚眾，或推奉正朔，或假名竊號，然其君臣忠義之節，經國字民之務，蓋亦勤矣。而當時臣子，亦各記錄。後魏克平諸國，據有嵩華，始命司徒崔浩，博采舊聞，

綴述國史諸國記注盡集祕閣爾朱之亂並皆散亡今舉
其見在謂之霸史
穆天子傳六卷汲冢書郭璞注漢獻帝起居注五卷。晉泰始起
居注二十卷李軌撰晉咸寧起居注十卷李軌撰晉泰康起居
注二十一卷李軌撰晉元康起居注一卷梁有永平元康永寧起居注六卷又
有惠帝起居注二卷永嘉建興起居注十三卷亡晉建武大興永昌起居注二十三卷
梁有二十卷晉元康起居注一卷。晉咸和起居注十六卷李軌
撰晉咸康起居注二十二卷。晉建元起居注四卷。晉
永和起居注十七卷梁有二十四卷晉升平起居注十卷。晉隆
和興寧起居注五卷。晉咸安起居注三卷。晉泰和起

居注六卷梁十卷晉寧康起居注六卷。晉泰元起居注二
十五卷梁五十四卷晉隆安起居注十卷。晉元興起居注九
卷。晉義熙起居注十一卷梁三十四卷晉元熙起居注二卷
。晉起居注三百一十七卷宋北徐州主簿劉道會撰梁有三百二十二卷別
起居注三十七卷梁有晉宋起居注五十一卷晉宋先朝起居注二十卷亡宋永初
起居注十卷。宋景平起居注三卷。宋元嘉起居注五
十五卷梁十卷宋孝建起居注十二卷。宋大明起居注十
五卷梁三十四卷又有景和起居注四卷明帝在蕃注三卷亡宋泰始起居注十九卷
梁二十三卷宋泰豫起居注四卷梁有宋成帝起居注二十卷昇明起居注六卷亡齊
永明起居注二十五卷梁有三十四卷又有建元起居注十二卷隆昌延興建武起居注四

卷中興起居注四卷亡梁大同起居注十卷。後魏起居注三百三
十六卷。陳永定起居注八卷。陳天嘉起居注二十三
卷。陳天康光大起居注十卷。陳太建起居注五十六
卷。陳至德起居注四卷。後周太祖號令三卷。隋開
皇起居注六十卷。南燕起居注一卷

右四十四部一千一百八十九卷

起居注者錄紀人君言行動止之事春秋傳曰君舉必書
書而不法後嗣何觀周官內史掌王之命遂書其副而藏
之是其職也漢武帝有禁中起居注後漢明德馬后撰明
帝起居注然則漢時起居似在宮中爲女史之職然皆零

落不可復知今之存者有漢獻帝及晉代已來起居注皆
近侍之臣所錄晉時又得汲冢書有穆天子傳體制與今
起居正同蓋周時內史所記王命之副也近代已來別有
其職事在百官志今依其先後編而次之其僞國起居唯
南燕一卷不可別出附之於此

漢武帝故事二卷。西京雜記二卷。漢魏吳蜀舊事八
卷。晉朝雜事二卷。晉宋舊事一百三十五卷。晉要
事三卷。晉故事四十三卷。晉建武故事一卷。晉咸
和咸康故事四卷晉孔愉撰晉修復山陵故事五卷車灌撰交州
雜事九卷記士燮及陶璜事晉八王故事十卷晉四王起事四

卷（晉□□盡耕撰）大司馬陶公故事三卷。郗太尉為尚書令故事三卷。桓玄偽事三卷。晉東宮舊事十卷。秦漢已來舊事十卷。尚書大事二十卷（范汪撰）沔南故事三卷（應思遠撰）

天正舊事三卷（釋亡名撰）皇儲故事二卷。梁舊事三十卷（內史侍郎蕭大圜撰）東宮典記七十卷（左庶子宇文愷撰）開業平陳記二十卷

右二十五部，四百四卷。

古者朝廷之政，發號施令，百司奉之，藏于官府，各修其職，守而弗忘。春秋傳曰：「吾視諸故府。」則其事也。周官，御史掌治朝之法，太史掌萬民之約契與質劑，以逆邦國之治。然則百司庶府，各藏其事，太史之職，又總而掌之。漢時，蕭何

定律令，張蒼制章程，叔孫通定儀法，條流派別，制度漸廣。晉初，甲令已下，至九百餘卷，晉武帝命車騎將軍賈充，博引群儒，刪采其要，增律十篇。其餘不足經遠者為法令，施行制度者為令，品式章程者為故事，各還其官府。搢紳之士，撰而錄之，遂成篇卷，然亦隨代遺失。今據其見存，謂之舊事篇。

漢官解詁三篇（漢新汲令王隆撰，胡廣注）漢官五卷（應劭注）漢官儀十卷（應劭撰）漢官典職儀式選用二卷（漢衛尉蔡質撰。梁有荀攸魏官儀一卷……職官儀……）（……訓撰……注）晉公卿禮秩故事九卷（傅暢撰）晉新定儀注十四卷（梁有徐宣瑜晉官品一卷，荀綽百官表注十六卷……撰；晉百官儀服錄五卷，大興二年定官

品事五卷，晉百官品九卷注）百官階次一卷（□□）齊職儀五十卷（齊長水校尉王珪之撰。梁有王珪之齊職儀四十九卷）職儀五卷。梁選簿三卷（徐勉撰）選格一卷。職官要錄三十卷（陶藻撰）梁官品格一卷。百官階次三卷。新定將軍名一卷。吏部用人格一卷。百官族傳十四卷（何晏撰）百官春秋五十卷（王道秀撰）百官春秋三十卷。魏晉百官名五卷。晉百官名三十卷。晉官屬名四卷。陳百官簿狀二卷。陳將軍簿一卷。新定官品二十卷（梁沈約撰）梁尚書職制儀注四十一卷。職令古今百官注十卷（郭演撰）

右二十七部，三百三十六卷。（通計亡書，合三十六部，四百三十三卷。）

古之仕者，名書於所臣之策，各有分職，以相統治。周官，冢宰掌建邦之六典，而御史數凡從政者。然則冢宰總六卿之屬，以治其政；御史掌其在位名數，先後之次焉。今漢書百官表列眾職之事，記在位之次，蓋亦古之制也。漢末，王隆、應劭等，以百官表不具，乃作漢官解詁、漢官儀等書。是後相因，正史表志，無復百僚在官之名矣。搢紳之徒，或取官曹名品之書，撰而錄之，別行於世。宋、齊已後，其書益繁，而篇卷零疊，易為亡散；又多瑣細，不足可紀，故刪其見存可觀者，編為職官篇。

漢官儀四卷（衛敬仲撰。梁有衛敬仲中興典儀一卷，亡）晉新定儀注四十卷（晉□□）

成太守傅瑗撰晉雜儀注十一卷。晉尚書儀十卷。甲辰儀注
卷江左撰封禪儀六卷。宋儀注十卷。宋儀注二十卷。
宋尚書雜注十八卷本十卷宋東宮儀記二十三卷宋新安太守張
鏡撰徐爰家儀一卷。東宮新記二十卷蕭子雲撰梁吉禮儀注
十卷明山賓撰梁賓禮儀注九卷賀瑒撰案梁明山賓撰吉儀注二百六卷錄六卷嚴植之
撰凶儀注四百七十九卷錄四十五卷陸璉撰軍儀注一百九十卷錄二卷司馬褧撰加儀注一百一十卷錄二卷并亡存者唯士吉及賓合十九卷皇典二十卷梁豫章太守丘仲孚撰雜凶禮四十
二卷。政禮十卷何佟之撰梁有何佟之雜儀注九十九卷亡雜儀注一百八十卷
陳尚書雜儀注五百五十卷。陳吉禮一百七十一卷
陳賓禮六十五卷。陳軍禮六卷。陳嘉禮一百二卷

後魏儀注五十卷。後齊儀注二百九十卷亡。[illegible]禮三
七卷。國親皇太子序親簿一卷。隋朝儀禮一百卷牛弘撰
撰大漢輿服志一卷魏博士董巴撰魏晉謚議十三卷何晏撰汝南
[illegible]議一卷。決疑要注一卷摯虞撰車服雜注一卷徐廣撰
[illegible]服十三卷王逸之撰古今輿服雜事二十卷梁周遷撰晉鹵
簿圖一卷。鹵簿儀二卷。陳鹵簿圖一卷。齊鹵簿儀
一卷。諸衛左右廂旗圖樣十五卷。內外書儀四卷謝元撰
撰書儀二卷蔡超撰[illegible]儀二十一卷[illegible]太妃
[illegible]書十三卷。[illegible]書儀十卷王儉撰[illegible]皇
室儀十三卷鮑行卿撰吉書儀二卷王儉撰書儀疏一卷周捨撰新
儀二十卷鮑泉撰文儀二卷梁修端撰趙李家儀十卷錄一卷李穆叔撰
書儀十卷唐瑾撰言語儀十卷。嚴植之儀二卷。遊儀四
卷馬樞撰婦人書儀八卷[illegible]僧家書儀五卷釋曇瑗撰要典雜事
五十卷

右五十九部，二千二十九卷。通計亡書，合六十九部，二千九十四卷。

儀注之興，其所由來久矣。自君臣父子，六親九族，各有上下親疏之別。養生送死，弔恤賀慶，則有進止威儀之數。唐、虞已上，分之為三，在周因而為五。周官宗伯所掌吉凶賓軍嘉，以佐王安邦國，親萬民，而太史執書以協事之類是也。是時典章皆具，可履而行。周衰，諸侯削除其籍。至秦，又焚而去之。漢興，叔孫通定朝儀，武帝時始祀汾陰后土，成帝時初定南北之郊，節文漸具。後漢又使曹褒定漢儀，是後相承，世有制作。然猶以舊章殘缺，各遵所見，彼此紛爭，盈篇滿牘。而後世多故，事在通變，或一時之制，非長久之道，載筆之士，刪其大綱，編於史志。而或傷於淺近，或失於未達，不能盡其旨要。遺文餘事，亦多散亡。今聚其見存，以為儀注篇。

律本二十一卷杜預撰漢晉律序注一卷晉僮長張斐撰雜律解二
十一卷張斐撰梁有杜預雜律七卷亡晉宋齊梁律二十卷蔡法度撰梁律
二十卷梁義興太守蔡法度撰後魏律二十卷。北齊律十二卷目一

陳律九卷（范泉撰）。周律二十五卷。周大統式三卷。隋律十二卷。隋大業律十一卷。晉令四十卷。梁令三十卷（錄一卷）。梁科三十卷。北齊令五十卷。北齊權令二卷。陳令三十卷（范泉撰）。陳科三十卷（范泉撰）。隋開皇令三十卷（目一卷）。隋大業令三十卷。漢朝議駁三十卷（應劭撰。案梁有）（式律令故事二十卷，亡。四律論五卷，亡）。晉雜議十卷。晉彈事十卷。南臺奏事二十二卷。漢名臣奏事三十卷。魏王奏事十卷。魏名臣奏事四十卷（目一卷。陳壽撰）。魏臺雜訪議三卷（高堂隆撰）。魏廷尉決事十卷。晉駁事四卷。晉雜制六十卷。晉刺史六條制一卷。晉喪服制一卷。陳新制六十卷。

右三十五部，七百一十二卷。（通計亡書，合三十八部，七百二十六卷。）

刑者，先王所以懲罪惡，齊不軌者也。書述唐虞之世，五刑有服，而夏后氏正刑有五，科條三千。周官司寇掌三典，以刑邦國，司刑掌五刑之法，以麗萬民之罪。太史又以典法逆于邦國，內史執國法以考政事，春秋傳曰「在九刑不忘」。然則刑書之作久矣。蓋藏於官府，懼人之知爭端，而輕於犯法。及其末也，肆情越法，刑罰僭濫。至秦，重之以苛虐，先王之正刑滅矣。漢初，蕭何定律九章，其後漸更增益，令甲已下，盈溢架藏。晉初，賈充、杜預刪而定之。有律，有令，有故事。梁時，又取故事之宜於時者為梁科。後齊武帝時，又於麟趾殿刪正刑典，謂之麟趾格。後周太祖，又命蘇綽撰大統式。隋則律令格式並行。自律已下，世有改作，事在刑法志。漢律久亡，故事駁議，又多零失。今錄其見存可觀者，編為刑法篇。

三輔決錄七卷（漢太僕趙岐撰，摯虞注）。海內先賢傳四卷（魏明帝時撰）。四海耆舊傳一卷。海內士品一卷。先賢集三卷。兗州先賢傳一卷。徐州先賢傳一卷。徐州先賢傳贊九卷（劉義慶撰）。海岱志二十卷（齊前將軍記室崔慰祖撰）。交州先賢傳三卷（晉范瑗撰）。益部耆舊傳十四卷（陳長壽撰）。續益部耆舊傳二卷。諸國清賢傳一卷。魯國先賢傳二卷（晉大司農白褒撰）。楚國先賢傳贊十二卷（晉張方撰）。汝南先賢傳五卷（魏周斐撰）。陳留耆舊傳二卷（漢議郎圈稱撰）。陳留耆舊傳一卷（魏散騎侍郎蘇林撰）。陳留先賢像贊一卷（陳英宗撰）。陳留志十五卷（東晉剡令江敞撰）。濟北先賢傳一卷。廬江七賢傳二卷。東萊耆舊傳一卷（王基撰）。襄陽耆舊記五卷（習鑿齒撰）。會稽先賢傳七卷（謝承撰）。會稽後賢傳記二卷（鍾離岫撰）。會稽典錄二十四卷（虞預撰）。會稽先賢像贊五卷。漢世要記一卷。吳先賢傳四卷（吳左丞相陸凱撰）。東陽朝堂像贊一卷（晉南平太守留叔先撰）。豫章烈士傳三卷（徐整撰）。豫章舊志三卷（晉會稽太守熊默撰）。豫章舊志後撰一卷（熊欣撰）。零陵先賢傳一卷。長沙耆舊傳贊三卷（晉臨川王郎中劉彧撰）。桂陽先賢畫贊一卷（吳左中郎張勝撰）。武昌

先賢志三卷（宋天門太守郭緣生撰）。蜀文翁學堂像題記二卷。聖
賢高士傳贊三卷（嵇康撰，周續之注）。高士傳六卷（皇甫謐撰）。逸士傳一
卷（皇甫謐撰）。逸民傳七卷（張顯撰）。高士傳二卷（虞槃佐撰）。至人高士傳
讚二卷（晉廷尉卿孫綽撰）。高隱傳十卷（阮孝緒撰）。高隱傳十卷。高
僧傳六卷（虞孝敬撰）。止足傳十卷。續高士傳七卷（周弘讓撰）。孝子
傳讚三卷（王韶之撰）。孝子傳十五卷（晉輔國將軍蕭廣濟撰）。孝子傳十卷
（宋員外郎鄭緝之撰）。孝子傳八卷（師覺授撰）。孝子傳二十卷（宋躬撰）。孝子傳
略二卷。孝德傳三十卷（梁元帝撰）。孝友傳八卷。曾參傳一
卷。忠臣傳三十卷（梁元帝撰）。顯忠錄二十卷（梁元帝撰）。丹楊尹傳
十卷（梁元帝撰）。英藩可錄二卷（張萬頃撰，武炎新注）。高才不遇傳四卷
（劉晝撰）。良吏傳十卷（鍾岏撰）。海內名士傳一卷。正始名士
傳三卷（袁敬仲撰）。江左名士傳一卷（劉義慶撰）。竹林七賢論二卷（晉太
子中庶子戴逵撰）。七賢傳五卷（孟氏撰）。文士傳五十卷（張騭撰）。列士傳
二卷（劉向撰）。陰德傳一卷（宋元嘉人范晏撰）。悼善傳十二卷。雜傳
三十六卷（任昉撰。本一百四十七卷，亡）。東方朔傳八卷。毋丘儉記三
卷。管輅傳三卷（管辰撰）。雜傳四十卷（賀蹤撰。本七十卷，亡）。雜傳十九
卷（陸澄撰）。雜傳十一卷。玄晏春秋二卷（皇甫謐撰）。孔子弟子先
儒傳十卷。李氏家傳一卷。桓任家傳一卷。王朗王
肅家傳一卷。太原王氏家傳二十三卷。褚氏家傳一
卷（褚覬等撰）。薛常侍家傳一卷。江氏家傳七卷（江祚等撰）。庾氏家

傳一卷（庾斐撰）。裴氏家傳四卷（裴松之撰）。虞氏家記五卷（虞覽撰）。曹
氏家傳一卷（曹毗撰）。范氏世傳一卷（范汪撰）。紀氏家紀一卷（紀友
撰）。韋氏家傳一卷。何顒使君家傳一卷。明氏家訓一
卷（齊撫衛府明文撰）。明氏世錄六卷（明粲撰）。陸史十五卷。王
氏江左世家傳二十卷（王褒撰）。孔氏家傳五卷。崔氏五門
家傳二卷（崔氏撰）。暨氏家傳一卷。周齊王家傳一卷（姚氏撰）。
令宋家傳二卷（飛氏撰）。周氏家傳一卷。令狐氏家傳一卷。
新諸傳四卷。漢南家傳三卷。何氏家傳三卷。童
子傳二卷（王瑱之撰）。幼童傳十卷（劉昭撰）。高來傳十卷（宋躬撰）。懷舊
志九卷（梁元帝撰）。知己傳一卷（盧思道撰）。全德志一卷（梁元帝撰）。同姓名
錄一卷（梁元帝撰）。列女傳十五卷（劉向撰，曹大家注）。列女傳七卷（趙母注）。
列女傳八卷（高氏撰）。列女傳頌一卷（劉歆撰）。列女傳頌一卷（曹植
撰）。列女傳讚一卷（繆襲撰）。列女後傳十卷（項原撰）。列女傳六卷（皇甫
謐撰）。列女傳七卷（綦毋邃撰）。列女傳要錄三卷。女記十卷（杜預
撰）。美婦人傳六卷。妬記二卷（虞通之撰）。道人善道開傳一卷（康
泓撰）。名僧傳三十卷（釋寶唱撰）。高僧傳十四卷（釋僧祐撰）。江東名德
傳三卷（釋法濟撰）。法師傳十卷（王巾撰）。眾僧傳二十卷（裴子野撰）。薩婆
多部傳五卷（釋僧祐撰）。梁故草堂法師傳一卷。尼傳二卷（皎法
師撰）。法顯傳二卷。法顯行傳一卷。梁武皇帝大捨三卷
（[illegible]）。列仙傳讚三卷（劉向撰，鬷續孫綽讚）。列仙傳讚二卷（劉向撰，晉郭元祖讚）

神仙傳十卷（葛洪撰）○說仙傳一卷（宋明帝撰）○養性傳二卷○漢武內傳三卷○太元真人東鄉司命茅君內傳一卷（弟子李遵撰）清虛真人王君內傳一卷（弟子華存撰）清虛真人裴君內傳一卷○太極左仙公葛君內傳一卷○仙人馬君陰君內傳一卷○仙人許遠遊傳一卷○靈人辛玄子自序一卷○劉君內記一卷（王珍撰）陸先生傳一卷（孔稚珪撰）列仙讚序一卷（郭元祖撰）集仙傳十卷○洞仙傳十卷○王喬傳一卷○關令內傳一卷（鬼谷先生撰）南嶽夫人內傳一卷○蘇君記一卷（周季通撰）嵩高寇天師傳一卷○華陽子自序一卷○太上真人內記一卷（李氏撰）消搖墟經二卷○正一真人傳二十卷○宣驗記十三卷（劉義慶撰）應驗記一卷（宋光祿大夫傅亮撰）冥祥記十卷（王琰撰）列異傳三卷（魏文帝撰）感應傳八卷（王延秀撰）古異傳三卷（宋永嘉太守袁王壽撰）甄異傳三卷（晉西戎主簿戴祚撰）述異記十卷（祖沖之撰）異苑十卷（宋給事劉敬叔撰）續異苑十卷○搜神記三十卷（干寶撰）搜神後記十卷（陶潛撰）靈鬼志三卷（荀氏撰）志怪二卷（祖台之撰）志怪四卷（孔氏撰）神錄五卷（劉之遴撰）齊諧記七卷（宋散騎侍郎東陽無疑撰）續齊諧記一卷（吳均撰）幽明錄二十卷（劉義慶撰）補續冥祥記一卷（王曼穎撰）漢武洞冥記一卷（郭氏撰）嘉瑞記三卷（陸瓊撰）祥瑞記三卷○符瑞記十卷（許善心撰）靈異錄十卷○靈異記十卷○研神記十卷（蕭繹撰）旌異記十五卷（侯君素撰）近異錄二

卷（劉質撰）鬼神列傳一卷（謝氏撰）志怪記三卷（殖氏撰）舍利感應記三卷（王劭撰）真應記十卷○周氏冥通記一卷○集靈記二十卷（顏之推撰）冤魂志三卷（顏之推撰）

右二百一十七部，一千二百八十六卷。（通計亡書，合二百一十九部，一千五百三卷。）

古之史官，必廣其所記，非獨人君之舉。周官，外史掌四方之志，則諸侯史記，兼而有之。春秋傳曰：「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勳在王室，藏於盟府。」臧紇之叛，季孫命太史召掌惡臣而盟之。周官，司寇凡大盟約，涖其盟書，登于天府。太史、內史、司會，六官皆受其貳而藏之。是則王者誅賞，具錄其事，昭告神明，百官史臣，皆藏其書。故自公卿諸侯，至于群士，善惡之迹，畢集史職。而又閭胥之政，凡聚眾庶，書其敬敏任恤者，族師每月書其孝悌睦婣有學者，黨正歲書其德行道藝者，而入之於鄉大夫。鄉大夫三年大比，考其德行道藝，舉其賢者能者，而獻其書。王再拜受之，登于天府，內史貳之。是以窮居側陋之士，言行必達，皆有史傳。自史官曠絕，其道廢壞，漢初，始有丹書之約，白馬之盟。武帝從董仲舒之言，始舉賢良文學。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善惡之事，靡不畢集。司馬遷、班固，撰而成之，股肱輔弼之臣，扶義俶儻之士，皆有記錄。而操行高潔，不涉於世者，史記獨傳夷

齊漢書但述楊王孫之儔其餘略而不說又漢時阮倉作列仙圖劉向典校經籍始作列仙列士列女之傳皆因其志尚率爾而作不在正史後漢光武始詔南陽撰作風俗故沛三輔有耆舊節士之序魯廬江有名德先賢之讚郡國之書由是而作魏文帝又作列異以序鬼物奇怪之事嵇康作高士傳以敘聖賢之風因其事類相繼而作者甚衆名目轉廣而又雜以虛誕怪妄之說推其本源蓋亦史官之末事也載筆之士刪採其要焉魯沛三輔序贊並亡後之作者亦多零失今取其見存部而類之謂之雜傳

○山海經二十三卷郭璞注　水經三卷郭璞注　黃圖一卷記三輔宮觀陵廟明堂辟雍郊畤等事　洛陽記四卷○洛陽記一卷陸機撰　洛陽宮殿簿一卷○洛陽圖一卷晉懷州刺史楊佺期撰　述征記二卷郭緣生撰　西征記二卷戴延之撰　婁地記一卷吳顧啓期撰　風土記三卷晉平西將軍周處撰　吳興記三卷山謙之撰　吳郡記一卷顧夷撰　京口記二卷宋太常卿劉損撰　南徐州記二卷山謙之撰　會稽土地記一卷朱育撰　會稽記一卷賀循撰　隋王入沔記六卷宋侍中懷文撰　荊州記三卷宋臨川王侍郎盛弘之撰　神壤記一卷記滎陽山水黃閔撰　豫章記一卷雷次宗撰　蜀王本記一卷揚雄撰　三巴記一卷譙周撰　珠崖傳一卷偽燕聘晉使蓋泓撰　陳留風俗傳三卷圈稱撰　鄴中記二卷晉國子助教陸翽撰　春秋土地名三卷晉裴秀客京相璠撰　衡山記一卷宋居士宗測撰　遊名山志一卷謝靈運撰

聖賢冢墓記一卷李彤撰　佛國記一卷沙門釋法顯撰　遊行外國傳一卷釋智猛撰　交州以南外國傳一卷○十洲記一卷東方朔撰　神異經一卷東方朔撰張華注　異物志一卷後漢議郎楊孚撰　南州異物志一卷吳丹陽太守萬震撰　蜀志一卷東京武平太守常寬撰　發蒙記一卷束皙撰載物產之異　地理書一百四十九卷錄一卷陸澄合山海經已來百六十家以為此書澄本之外其舊事並多零失見存別部自行者唯四十二家今列之於上　三輔故事二卷晉世撰　湘州記一卷庾仲雍撰　吳郡記一卷晉州主簿顧夷撰　日南傳一卷○江記五卷庾仲雍撰　漢水記五卷庾仲雍撰　居名山志一卷謝靈運撰　西征記一卷戴祚撰　廬山南陵雲精舍記一卷○永初山川古今記二十卷齊都官尚書劉澄之撰　元康三年地記六卷○司州記二卷○并帖省置諸郡舊事一卷○地記二百五十二卷梁任昉增陸澄之書八十四家以為此記其所增舊書亦多零失見存別部行者唯十二家今列之於上　山海經圖讚二卷郭璞注　山海經音二卷○水經四十卷酈善長注　廟記一卷○地理書抄二十卷陸澄撰　地理書抄九卷任昉撰　地理書抄十卷劉黃門撰　洛陽伽藍記五卷後魏楊衒之撰　荊南地志二卷蕭世誠撰　巴蜀記一卷○交州異物志一卷楊孚撰　元康六年戶口簿記三卷○元嘉六年地記三卷○九州郡縣名九卷○扶南異物志一卷朱應撰　臨海水土物志一卷沈瑩撰　益州記三卷李氏撰　湘州記一卷郭仲產撰　湘州圖副記一卷○四海百川水源記一卷釋道安撰　京師寺塔記十卷錄一卷劉璆撰　華山

精舍記一卷（叡并釋撰）南雍州記六卷（鮑至撰）京師寺塔記二卷（釋曇景撰）張騫出關志一卷。外國傳五卷（釋曇景撰）歷國傳二卷（釋法盛撰）西京記三卷。京師錄七卷。尋江源記一卷。後園記一卷。江表行記一卷。淮南記一卷。古來國名二卷。十三州志十卷（闞駰撰）慧生行傳一卷。宋武北征記一卷（戴氏撰）林邑國記一卷。涼州異物志一卷。關象傳二卷（閻先生撰）司州山川古今記三卷（劉澄之撰）江圖一卷（張氏撰）江圖二卷（劉氏撰）廣梁南徐州記九卷（[illegible]撰）水飾圖二十卷。[illegible]閣傳一卷。北荒風俗記二卷。諸蕃風俗記二卷。男女二國傳一卷。突厥所出風俗事一卷。古今

地譜二卷。輿地志三十卷（陳顧野王撰）序行記十卷（姚最撰）永安記三卷（晁子昇撰）國都城記二卷。周地圖記一百九卷。冀州圖經卷。齊州圖經一卷。齊州記四卷（李叔布撰）幽州圖經一卷。魏聘使行記六卷。聘北道里記三卷（江德藻撰）李諧行記一卷。聘遊記三卷（劉師知撰）朝覲記六卷。封君義行記一卷（李繪撰）輿駕東行記一卷（薛泰撰）北伐記七卷（諸葛穎撰）巡撫揚州記七卷（諸葛潁撰）。大魏諸州記二十一卷。并州入朝道里記一卷（蔡允恭撰）趙記十卷。代都略記三卷。世界記五卷（釋僧祐撰）州郡縣簿七卷。大隋翻經婆羅門法師外國傳五卷。隋區宇圖志一百二十九卷。隋西域圖三卷（裴矩撰）

隋諸州圖經集一百卷（郎蔚之撰）隋諸郡土俗物產一百五十一卷。西域道里記三卷。諸蕃國記十七卷。方物志二十卷（許善心撰）并州總管內諸州圖一卷

右一百三十九部一千四百三十二卷（通計亡書合一百四十部一千四百三十四卷）

昔者先王之化民也以五方土地風氣所生剛柔輕重飲食衣服各有其性不可遷變是故疆理天下物其土宜知其利害達其志而通其欲齊其政而修其教故曰廣谷大川異制人居其間異俗書錄禹別九州定其山川分其圻界條其物產辨其貢賦斯之謂也周則夏官司險掌建九

州之圖周知山林川澤之阻達其道路地官誦訓掌方志以詔觀事以知地俗春官保章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之域以觀祅祥秋官職方掌天下之圖地辨四夷八蠻九貉五戎六狄之人與其財用九穀六畜之數周知利害辨九州之國使同其貫司徒掌邦之土地之圖與其人民之數以佐王擾邦國周知九州之域廣輪之數辨其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之名物及土會之法然則其事分在眾職而冢宰掌建邦之六典實總其事太史以典逆冢宰之治其書蓋亦總為史官之職漢初蕭何得秦圖書故知天下要害後又得山海經相傳以為夏禹所記武帝時計書

既上太史，郡國地志，固亦在焉。而史遷所記，但述河渠而已。其後劉向略言地域，丞相張禹使屬朱貢條記風俗，班固因之作地理志。其州國郡縣、山川夷險、時俗之異，經星之分，風氣所生，區域之廣，戶口之數，各有攸叙，與古禹貢、周官所記相埒。是後載筆之士，管窺末學，不能及遠，但記州郡之名而已。晉世，摯虞依禹貢、周官，作畿服經，其州郡及縣分野封略事業，國邑山陵水泉，鄉亭城道里土田，民物風俗，先賢舊好，靡不具悉，凡一百七十卷，今亡。齊時，陸澄聚一百六十家之說，依其前後遠近，編而為部，謂之地理書。任昉又增陸澄之書八十四家，謂之地記。陳時，顧野王抄撰衆家之言，作輿地志。隋大業中，普詔天下諸郡，條其風俗物產地圖，上于尚書。故隋代有諸郡物產土俗記一百五十一卷，區宇圖志一百二十九卷，諸州圖經集一百卷。其餘記注甚衆。今任、陸二家所記之內而又別行者，各錄在其書之上，自餘次之於下，以備地理之記焉。

世本王侯大夫譜二卷。世本二卷劉向撰。世本四卷宋衷撰。漢氏帝王譜三卷梁有宋譜四卷，劉湛百家譜二卷，亡。齊帝譜屬十卷。百家集譜十卷王儉撰。梁有王逡之續儉百家譜四卷，南族譜二卷，百家譜拾遺一卷，又有齊梁帝譜四卷，亡。梁帝譜百家譜三十卷王僧孺撰。百家譜集鈔十五卷王僧孺撰。

百家譜二十卷賈執撰。百家譜十五卷傅昭撰。百家譜世統十卷。百家譜鈔五卷。姓氏英賢譜一百卷賈執撰。梁有王司空新集諸州譜十一卷，又別有諸姓譜一百一十六卷，益州譜四十卷，關東關北譜三十三卷，梁武帝總集境內十八州譜六百九十卷，亡。後魏辨宗錄二卷。後魏皇帝宗族譜四卷。魏孝文列姓族牒一卷。徐州宗譜一卷。益州譜三十卷。冀州姓族譜二卷。洪州諸姓譜九卷。吉州諸姓譜八卷。江州諸姓譜十一卷。袁州諸姓譜八卷。揚州譜鈔五卷。京兆韋氏譜二卷。謝氏譜十卷。楊氏血脈譜二卷。楊氏家譜狀并墓記一卷。楊氏枝分譜一卷。楊氏譜一卷。北地傅氏譜一卷。蘇氏譜一卷。述系傳一卷殷敬撰。氏族要狀十五卷。姓苑一卷何氏撰。複姓苑一卷。齊永元中表簿五卷。竹譜一卷。錢譜一卷顧烜撰。錢圖一卷。

右四十一部，三百六十卷。通計亡書，合五十三部，一千二百八十卷。

氏姓之書，其所由來遠矣。書稱「別生分類」。傳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周家小史定繫世，辨昭穆，則亦史之職也。秦兼天下，剗除舊跡，公侯子孫，失其本系。漢初，得世本，敘黃帝已來祖世所出。而漢又有帝王年譜，後漢有鄧氏官譜。晉世，摯虞作族姓昭穆記十卷，齊、梁之間，其書轉廣。後魏遷洛，有八氏十姓，咸出帝族。又有三十六族，則諸國之從

魏者九十二姓，世為部落大人者，並為河南洛陽人。其中
國士人，則第其門閥，有四海大姓、郡姓、州姓、縣姓。及周太
祖入關，諸姓子孫有功者，並令為其宗長，仍撰譜錄，紀其
所承。又以關內諸州，為其本望。其鄭氏官譜及族姓昭穆
記，晉亂已亡。自餘亦多遺失。今錄其見存者，以為譜系篇。
七略別錄二十卷 劉向撰 七略七卷 劉歆撰 晉中經十四卷 荀勖
撰 晉義熙已來新集目錄三卷。宋元徽元年四部書目
錄四卷 王儉撰 今書七志七十卷 王儉撰 梁天監四年四部書
目錄四卷 殷鈞撰 梁東宮四部目錄四卷 劉遵撰 梁文德殿四
部目錄四卷 劉孝標撰 七錄十二卷 阮孝緒撰 魏闕書目錄一卷。
陳祕閣圖書法書目錄一卷。陳天嘉六年壽安殿四部
目錄四卷。陳德教殿四部目錄四卷。陳承香殿五經
史記目錄二卷。開皇四年四部目錄四卷。開皇八年
四部書目錄四卷。香廚四部目錄四卷。隋大業正御
書目錄九卷。法書目錄六卷。雜儀注目錄四卷。雜
撰文章家集敘十卷 荀勖撰 文章志四卷 摯虞撰 續文章志二
卷 傅亮撰 晉江左文章志三卷 宋明帝撰 宋世文章志二卷 沈約撰
書品二卷。名手畫錄一卷。正流論一卷。

右三十部，二百一十四卷。

古者史官既司典籍，蓋有目錄以為綱紀，體制湮滅，不可
復知。孔子刪書，別為之序，各陳作者所由。韓、毛二詩，亦皆
相類。漢時劉向別錄、劉歆七略，剖析條流，各有其部，推尋
事跡，疑則古之制也。自是之後，不能辨其流別，但記書名
而已。博覽之士，疾其渾漫，故王儉作七志，阮孝緒作七錄，
並皆別行。大體雖準向歆，而遠不逮矣。其先代目錄，亦多
散亡。今總其見存，編為簿錄篇。

凡史之所記，八百一十七部，一萬三千二百六十四卷。通
計亡書，合八百七十四部，一萬六千五百五十八卷。

夫史官者，必求博聞強識，疏通知遠之士，使居其位，百官
眾職，咸所貳焉。是故前言往行，無不識也，天文地理，無不

察也。人事之紀，無不達也。內掌八柄，以詔王治，外執六典，
以逆官政。書美以彰善，記惡以垂戒，範圍神化，昭明令德，
窮聖人之至賾，詳一代之亹亹。自史官廢絕久矣，漢氏頗
循其舊，班、馬因之。魏、晉已來，其道逾替。南、董之位，以祿貴
遊，政、駿之司，罕因才授。故梁世諺曰：「上車不落則著作，體
中何如則祕書。」於是尸素之儔，盱衡延閣之上，立言之士，
揮翰蓬茨之下。一代之記，至數十家，傳說不同，聞見舛駮，
理失中庸，辭乖體要。致令允恭之德，有闕於典墳，忠肅之才，
不傳於簡策。所以為蔽也。班固以史記附春秋，今開其事
類，凡十三種，別為史部。

太尉揚州都督監修國史上柱國趙國公臣長孫無忌等奉　敕撰

經籍三 子

晏子春秋七卷齊大夫晏嬰撰　曾子二卷目一卷魯國曾參撰　子思子七卷魯穆公師孔伋撰　公孫尼子一卷尼似孔子弟子　孟子十四卷齊卿孟軻撰趙岐注　孟子七卷鄭玄注　孟子七卷劉熙注梁有孟子九卷綦毋邃撰亡　孫卿子十二卷楚蘭陵令荀況撰梁有王孫子一卷亡　董子一卷戰國時董無心撰　魯連子五卷錄一卷齊人不仕魯連高先生　新語二卷陸賈撰　賈子十卷錄一卷漢梁太傅賈誼撰　鹽鐵論十卷漢廬江府丞桓寬撰　新序三十卷錄一卷劉向撰　說苑二十卷劉向撰　揚子法言十五卷解一卷揚雄撰李軌注梁有揚子法言六卷侯苞注亡　揚子法言十三卷宋衷撰　揚子太玄經九卷揚雄撰宋衷注梁有揚子太玄經九卷揚雄自作章句亡　揚子太玄經十卷陸績宋衷注　揚子太玄經十卷蔡文邵注梁有揚子太玄經十四卷虞翻注揚子太玄經十三卷陸凱注揚子太玄經七卷王肅注亡　桓子新論十七卷後漢六安丞桓譚撰　潛夫論十卷後漢處士王符撰梁有正部論八卷後漢侍中王逸撰後序十二卷後漢司隸校尉應奉撰亡　周生子要論一卷錄一卷魏侍中周生烈撰　申鑒五卷荀悅撰　魏子三卷後漢會稽人魏朗撰梁有文檢六卷似後漢末人作亡　牟子二卷後漢太尉牟融撰　典論五卷魏文帝撰　徐氏中論六卷魏太子文學徐幹撰梁目一卷　杜氏體論四卷魏幽州刺史杜恕撰　王子正論十卷王肅撰梁有去伐論集三卷王粲撰亡　顧子新語十二卷吳太常顧譚撰　周子九卷吳中書郎周昭撰亡　譙子法訓八卷譙周撰　通語十卷晉尚書左丞殷興撰梁有典語十卷吳中書令……撰亡　譙子五教志五卷亡　袁子正論十九卷袁準撰又有袁子正書二十五卷袁準撰　孫氏成敗志三卷孫毓撰古今通論二卷……　蔡氏化清經十卷蔡洪撰通經二卷晉丞相從事中郎王嬰撰亡　新論十卷晉散騎常侍夏侯湛撰梁有揚子物理論十六卷揚泉撰……　華譚新論十卷晉秘書監……　志林新書三十卷虞喜撰　正覽六卷……　要覽十卷……　諸葛武侯集誡二卷　○衆賢誡十三卷　○女篇一卷　○女鑒一卷　○婦人訓誡集十一卷　○娣姒訓一卷　○曹大家女誡一卷　○貞順志一卷

右六十二部五百三十卷通計亡書合六十七部六百九卷

儒者所以助人君明教化者也。聖人之教，非家至而戶說，故有儒者宣而明之。其大抵本於仁義及五常之道，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咸由此則。周官太宰以九兩繫邦國之人，其四曰儒，是也。其後陵夷衰亂，儒道廢闕。仲尼祖述前代，修正六經，三千之徒，並受其義。至於戰國，孟軻、子思、荀卿之流，宗而師之，各有著述，發明其指。所謂中庸之教，百王不易者也。俗儒為之，不顧其本，苟欲譁衆，多設問難，便辭巧說，亂其大體，致令學者難曉，故曰「博而寡要」。

鬻子一卷周文王師鬻熊撰　老子道德經二卷周柱下史李耳撰漢文帝時河上公注梁有戰國時河上丈人注老子經二卷漢長陵三老毋丘望之注老子二卷……

子二卷亡老子道德經二卷王弼注梁有老子道德經二卷張嗣注老子道德經二卷蜀才注亡
老子道德經二卷鍾會注梁有老子道德經二卷晉太傅羊祜解釋老子二卷東晉江州刺史
王尚述注老子二卷晉郎中程韶集解老子二卷邯鄲氏注老子二卷常氏傳老子二卷孟氏注老子二卷盈氏注
亡老子道德經二卷音一卷晉尚書郎孫登注老子道德經二卷
劉仲融注梁有老子道德經二卷巨生解老子道德經二卷晉西中郎將袁真注老子道德經二卷張嗣注老子道
德經二卷釋惠琳注老子道德經一卷釋惠嚴注老子道德經二卷王尚注亡老子道德經二
卷盧景裕撰老子音一卷李軌撰梁有老子音一卷晉散騎常侍戴逵撰亡老子四卷
丑嘆撰老子指歸十一卷嚴遵注老子指趣三卷毋丘望之撰老子
義綱一卷顧歡撰梁有老子道德論二卷何晏撰老子序次一卷葛仙公撰老子雜論一卷何王等注老
子私記十卷梁簡文帝撰老子玄示一卷韓莊撰老子玄譜一卷晉柴桑令劉遺民撰老子玄譜三卷宗韋撰老子
[illegible]

[illegible]易五卷又老子志一卷山琮撰亡老子義疏一卷顧歡撰梁有老子義疏一卷釋慧觀撰亡老
子義疏五卷孟智周私記老子義疏四卷韋處玄撰老子講疏六卷
梁武帝撰老子義疏九卷戴詵撰老子節解二卷。老子章門一
卷。文子十二卷文子老子弟子七略有九篇梁七錄十卷亡鶡冠子三卷楚之
隱人列子八卷鄭之隱人列禦寇撰東晉光祿勳張湛注莊子二十卷梁漆園吏莊周撰晉
散騎常侍向秀注本二十卷今闕梁有莊子十卷東晉議郎崔譔注亡莊子十六卷司馬彪注本二
十一卷今闕莊子三十卷目一卷晉太傅主簿郭象注梁七錄三十三卷集注莊
子六卷梁有莊子三十卷晉丞相參軍李頤注莊子十八卷孟氏注錄一卷亡莊子音一卷
李軌撰莊子音三卷徐邈撰莊子集音三卷徐邈撰莊子音一
卷司馬彪[illegible]莊子音三卷郭象撰梁有向秀莊子音一卷莊子外篇雜音一

卷。莊子內篇音義一卷。莊子講疏十卷梁簡文帝撰本二十卷今
闕莊子講疏二卷張譏撰亡莊子講疏八卷。莊子文句義二
十八卷本三十卷今闕梁有莊子義疏十卷又莊子義疏三卷宋處士李叔之撰亡莊子內篇
講疏八卷周弘正撰莊子義疏八卷戴詵撰南華論二十五卷梁曠
撰本三十卷南華論音三卷。莊成子十二卷梁有庚桑子一卷亡玄言
新記明莊部二卷梁撰守白論一卷。任子道論十卷魏河
東太守任嘏撰梁有[illegible]一卷魏安成令都咸撰亡唐子十卷吳唐滂撰梁有蘇子七卷晉北中郎
參軍蘇彥撰宣子二卷晉宣城令宣舒撰陸子十卷陸雲撰亡杜氏幽求新書二十卷杜夷
撰抱朴子內篇二十一卷音一卷葛洪撰梁有顧道士新書論經三卷晉方士[illegible]
谷撰孫子十二卷孫綽撰符子二十卷東晉員外郎苻朗撰梁有賀子述言十卷
亡

宋太學博士賀道養撰少子五卷齊司徒左長史張融撰梁有養生論二卷嵇康撰攝生論二卷晉河內太守阮侃
撰無宗論四卷亡聖人無懷論六卷亡夷夏論一卷顧歡撰梁二又有核衆三卷亡簡文談
疏六卷梁簡文帝撰無名子一卷[illegible]梁撰太玄子五卷。遊玄桂林
二十一卷目一卷張譏撰廣成子十二卷商洛公撰張太衡注疑近人作
右七十八部，合五百二十五卷。
道者，蓋為萬物之奧，聖人之至賾也。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又曰：「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夫陰陽者，天地之謂也。天地變化，萬物蠢生，則有經營之迹。至於道者，精微淳粹，而莫知其體，處陰與陰為一，在陽與陽不二。仁者資道以成仁，道非仁之謂也；智者資

道以為智，道非智之謂也；百姓資道而日用而不知其用也。聖人體道成性，清虛自守，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故能不勞聰明而人自化，不假修營而功自成。其玄德深遠，言象不測。先王懼人之惑，置于方外，六經之義，是所罕言。周官九兩，其三曰師，蓋近之矣。然自黃帝以下，聖哲之士所言道者，傳之其人，世無師說。漢時，曹參始薦蓋公能言黃老，文帝宗之。自是相傳，道學衆矣。下士為之，不推其本，苟以異俗為高，狂狷為尚，迂誕譎怪而失其真。

管子十九卷（齊相管夷吾撰）商君書五卷（秦相衛鞅撰。梁有申子三卷，韓相申不害撰，亡）

慎子十卷（戰國時處士慎到撰）韓子二十卷目一卷（韓非撰。梁有鼂氏新書三卷，[illegible]）

正論六卷（漢大尚書崔寔撰。梁有法論十卷，劉邵撰；政論五卷，魏侍中劉廙撰；阮子正論五卷，[illegible]太守阮武撰；亡）世要論十二卷（魏大司農桓範撰。梁有陳子要言十四卷，吳豫章太守陳融撰；蔡司徒難論五卷，晉尚書令史黃命撰；亡）

右六部，合七十二卷。

法者，人君所以禁淫慝，齊不軌，而輔於治者也。易著「先王明罰飭法」，書美「明于五刑，以弼五教」。周官司寇「掌建國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詰四方」，「司刑以五刑之法，麗萬民之罪」是也。刻者為之，則杜哀矜，絕仁愛，欲以威劫為化，殘忍為治，乃至傷恩害親。

鄧析子一卷（析，鄭大夫）尹文子二卷（尹文，周之處士，游齊稷下）士操一卷（魏文帝撰）

人物志三卷（劉邵撰。梁有士緯新書十卷，姚信撰；又姚氏新書二卷，與士緯相似；九州人士論一卷，魏司空盧毓撰；通古人論一卷；亡）

右四部，合七卷。

名者，所以正百物，敘尊卑，列貴賤，各控名而責實，無相僭濫者也。春秋傳曰：「古者名位不同，節文異數。」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周官，宗伯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辨其名物之類，是也。拘者為之，則苛察繳繞，滯於析辭而失大體。

墨子十五卷目一卷（宋大夫墨翟撰）隨巢子一卷（巢似墨翟弟子）胡非子一卷（非似墨翟弟子。梁有田俅子一卷，亡）

右三部，合一十七卷。

墨者，強本節用之術也。上述堯、舜、夏禹之行，茅茨不翦，糲粱之食，桐棺三寸，貴儉兼愛，嚴父上德，以孝示天下，右鬼神而非命。漢書以為本出清廟之守。然則周官宗伯「掌建邦之天神地祇人鬼」，肆師「掌立國祀及兆中廟中之禁令」，是其職也。愚者為之，則守於節儉，不達時變，推心兼愛，而混於親疏也。

鬼谷子三卷（皇甫謐注。鬼谷子，周世隱於鬼谷。梁有補闕子十卷，元帝撰；亡）鬼谷子三卷（樂一注）

右二部，合六卷。

從橫者，所以明辯說、善辭令，以通上下之志者也。漢書以
為本出行人之官，受命出疆，臨事而制。故曰：「誦詩三百，使
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周官掌交「以節與幣巡
邦國之諸侯及其萬姓之聚，導王之德意志慮，使辟行之，而
和諸侯之好，達萬民之說，諭以九稅之利，九儀之親，九牧
之維，九禁之難，九戎之威」是也。佞人為之，則便辭利口，傾
危變詐，至於賊害忠信，覆邦亂家。
尉繚子五卷（梁并錄六卷。尉繚，梁惠王時人。）尸子二十卷、目一卷（梁十九卷。秦相衛鞅上客尸佼撰。其九篇亡，魏黃初中續。）呂氏春秋二十六卷（秦相呂不韋撰，高誘注。）淮
南子二十一卷（漢淮南王劉安撰，許慎注。）淮南子二十一卷（高誘注。）論衡
二十九卷（後漢徵士王充撰。[illegible]）風俗通義三十一卷
（錄一卷。應劭撰。梁三十卷。）仲長子昌言十二卷（漢尚書郎仲長統撰。）蔣子萬
機論八卷（魏太尉蔣濟撰。梁有[illegible]四卷，杜恕撰；[illegible]子五卷，吳太傅諸葛恪撰；[illegible]）
傅子百二十卷（晉司隸校尉傅玄撰。梁有裴氏新言五卷，吳大鴻臚裴玄撰；[illegible]）
（梁有[illegible]義十八卷，吳太子中庶子[illegible]撰；[illegible]；晉議郎張顯撰析言論二十卷；[illegible]征南軍師楊偉撰，亡。）
時務論十二卷（[illegible]撰。梁有古今[illegible]十七卷；[illegible]子十二卷，[illegible]；恒子五卷；[illegible]，亡。）
[illegible]言六卷（蘇道撰。[illegible]有孔氏[illegible]一卷，[illegible]士。）抱朴子外篇三十卷（葛洪撰。梁有五十一卷。）
金樓子十卷（梁元帝撰。）博物志十卷（張華撰。）張公雜記一
卷（張華撰。梁有五卷，與博物志相似，小小不同。又有雜記十卷，何氏撰，亡。）雜記十二卷（張華撰。梁
有子[illegible]二十[illegible]七卷。）廣志二卷（郭義恭撰。）[illegible]部略十五卷。博覽十二卷

論林五卷（[illegible]）述[illegible]論十二卷（[illegible]撰）古今注三卷（崔豹撰）
撰。古今訓十一卷（張顯撰）古今善言三十卷（宋車騎將軍范泰撰）善[illegible]
二卷（[illegible]通之撰）[illegible]文十三卷（陸[illegible]撰）政論十三卷（陸[illegible]撰）[illegible]
問一卷（[illegible]）新[illegible]傳四卷。釋俗語八卷（劉霽撰）
[illegible]子[illegible]卷（[illegible]）備遺記三卷。纂要一卷（戴安道[illegible]）袖中記[illegible]
方類[illegible]卷。俗說三卷（沈約撰。梁五卷。）雜說二卷（沈約撰）袖中記[illegible]
卷（沈約撰）袖中略集一卷（沈約撰）珠叢一卷（沈約撰）采璧三卷[illegible]
[illegible]書（[illegible]人庾[illegible]撰）物始十卷（謝吳撰）宜覽二十二卷。玉府[illegible]八[illegible]
[illegible]十卷。顯用九卷。墳典三十卷（[illegible]撰）玉燭寶典十二卷
一卷（[illegible]著作郎杜臺卿撰）典言四卷（後魏人李[illegible]撰）典言四卷（[illegible]郎[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撰）補文[illegible]卷。四時錄十二卷。正訓二十卷。內訓二
十卷。雜略十二卷。清神三卷。前言八卷。會林五
卷。對林十卷。道[illegible]卷（[illegible]）通術志三卷。述伎藝
一卷。諸書要略一卷（[illegible]）文府五卷（梁有文章[illegible]二十卷[illegible]）劉
十卷（[illegible]撰）語對十卷（[illegible]撰）對要三卷。雜語二卷。眾書
事對三卷。廊廟五格二卷（王[illegible]撰）名數八卷。新言四卷
（[illegible]）書說五卷。君臣相起發事三卷。物要名五卷。
[illegible]注要錄一卷。天地體二卷。雜[illegible]鈔二十四卷。雜
書鈔四十四卷。子抄三十卷（[illegible]）[illegible]鈔二十卷（[illegible]）
[illegible]論集八十六卷（殷仲堪撰。梁九十六卷。梁又有[illegible]）

亡。皇覽一百二十卷 繆卜等撰。梁六百八十卷。梁又有皇覽一百二十三卷，何承天合；皇覽五十卷，徐爰合；皇覽目四卷；又有皇覽抄二十卷，梁特進蕭琛抄，亡。 帝王集要三十卷 崔安撰。

類苑一百二十卷 梁征虜刑獄參軍劉孝標撰。梁七錄八十二卷。 華林遍略六百二十卷 梁綏安令徐僧權等撰。 要錄六十卷。 壽光書苑二百卷 梁尚書左丞劉杳撰。 科錄七十卷 元暉撰。 書圖泉海二十卷 陳張式撰。 聖壽堂御覽三百六十卷。 長洲玉鏡二百三十八卷。 書鈔一百七十四卷。 釋氏譜十五卷。 內典博要三十卷。 淨住子二十卷 齊竟陵王蕭子良撰。 因果記十卷。 歷代三寶記三卷 費長房撰。 真言要集十卷。 義記二十卷 蕭子良撰。 感應傳八卷 尚書郎王延秀撰。 眾僧傳二十卷 裴子野撰。 高僧傳六卷 虞孝敬撰。 [illegible] 清淨大捨記三卷 謝吳撰。亡。 寶臺四法藏目錄一百卷 [illegible] 玄門寶海一百二十卷 大業中撰。

右九十七部，合二千七百二十卷。

雜者，兼儒、墨之道，通眾家之意，以見王者之[illegible]者也。古者司史歷記前言往行，禍福存亡[illegible]蓋出史官之職也。放者為之，不求其本，材少[illegible]而博，是以雜錯漫羨，而無所指歸。

氾勝之書二卷 漢議郎氾勝之撰。 四人月令一卷 後漢大尚書崔寔撰。 [illegible]實錄一卷。 齊民要術十卷 賈思勰撰。 春秋濟世六常擬議[illegible]卷 楊瑾撰。梁有陶朱公養魚法、卜式養羊法、養豬[illegible]法各一卷，亡。

右五部，一十九卷。

農者，所以播五穀，藝桑麻，以供衣食者也。書敘八政，其一曰食，二曰貨。孔子曰：「所重民食。」周官冢宰「以九職任萬民」，其一曰「三農生九穀」。地官司稼「掌巡邦野之稼，而辨穜稑之種，周知其名，與其所宜地，以為法，而懸于邑閭」。是也。鄙者為之，則棄君臣之義，徇耕稼之利，而亂上下之序。

燕丹子一卷 丹，燕王喜太子。梁有青史子一卷，又宋玉子一卷、錄一卷，楚大夫宋玉撰；群英論一卷，郭頒撰；語林十卷，東晉處士裴啟撰，亡。 雜語五卷。 郭子三卷 東晉中郎郭澄之撰。 雜對語三卷。 要用語對四卷。 文對三卷。 瑣語一卷 梁金紫光祿大夫顧協撰。 笑林三卷 後漢給事中邯鄲淳撰。 笑苑四卷。 解頤二卷 楊松玢撰。 世說八卷 宋臨川王劉義慶撰。 世說十卷 劉孝標注。梁有俗說一卷，亡。 小說十卷 梁武帝敕安右長史殷芸撰。梁目三十卷。 小說五卷。 邇說一卷 梁南臺治書伏挺撰。 辯林二十卷 蕭賁撰。 辯林二卷 希秀撰。 瓊林七卷 周獸門學士陰顥撰。 古今藝術二十卷。 雜書鈔十三卷。 座右方八卷 庾元威撰。 座右法一卷。 魯史欹器圖一卷 儀同劉徽注。 器準圖三卷 後魏丞相士曹行參軍信都芳撰。 水飾一卷。

右二十五部，合一百五十五卷。

小說者，街談巷語之說也。傳載輿人之誦，詩美詢于芻蕘。古者聖人在上，史為書，瞽為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而庶人謗。孟春，徇木鐸以求歌謠，巡省觀人詩，以知風俗。過則正之，失則改之，道聽塗說，靡不畢紀。周官，誦訓「掌道方志以詔觀事」，道方慝以詔辟忌，以知地俗；而訓方氏「掌道四方之政事，與其上下之

志誦四方之傳道而觀衣物是也孔子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
致遠恐泥。司馬兵法三卷齊將司馬穰苴撰。孫子兵法二卷吳將孫武撰魏武帝注梁三卷
孫子兵法一卷魏武王凌集解。孫武兵經二卷張子尚注。鈔孫子兵法一卷魏太尉賈詡鈔
梁有孫子兵法二卷孟氏解詁孫子兵法二卷吳處士沈友撰又孫子八陣圖一卷亡。吳起兵法一卷賈詡注。孫子
牝八變陣圖二卷。續孫子兵法二卷魏武帝撰。孫子兵法雜占四卷梁有諸葛亮
法五卷又兵書兵法一卷亡。黃帝兵法一卷宋武帝所撰神人書梁有雜兵注二十四卷兵家書事一卷亡。太公六
韜五卷梁六卷周文王師姜望撰。太公陰謀一卷梁六卷梁又有太公陰謀三卷魏武帝解。太公陰符
鈐錄一卷。太公金匱二卷。太公兵法二卷梁三卷。太公兵法六卷梁有太公
雜兵書六卷。太公伏符陰陽謀一卷。黃帝兵法孤虛雜記一卷。太公三宮
兵法一卷梁有太一兵法一卷亡。太公書禁忌立成集二卷。太公枕中記一卷

周書陰符九卷。周呂書五卷。黃石公記敵法一卷。黃石公
三略三卷下邳神人撰成氏注梁又有黃石公記三卷黃石公略注三卷亡。黃石公奇法一卷梁有兵書一卷
黃石公記三卷黃石公略注三卷亡。黃石公五壘圖一卷。黃石公陰謀行軍秘法一卷梁有黃石
公叔二卷。太公將軍兵法一卷。黃石公兵書三卷。兵書接要十卷魏武帝撰
梁又有兵書接要別本七卷又有兵書要論七卷亡。兵法接要三卷魏武帝撰。魏時周兵法一卷。兵
書略要九卷魏武帝撰梁有兵書略要三卷。魏武帝兵法一卷梁有司馬彪戰略謝州揚四卷亡
梁又八卷附錄兵法雜占書一卷。兵林六卷梁有孔衍撰。兵林一卷。玄女戰經一卷。
武林一卷王略撰。黃帝問玄女兵法四卷梁三卷。秦戰鬥一卷。
梁主兵法一卷。梁武帝兵書鈔一卷。梁武帝兵書要鈔
一卷。玉韜十卷梁武帝撰。金韜十卷。金策十九卷。

兵書略要五卷蕭宏撰。兵書七卷。兵書要術四
卷伍子胥撰。兵記八卷亦二十卷兵略撰。兵書略要十卷趙氏撰
兵法五卷。雜兵書十卷梁有雜兵書八卷三家兵法兵書二卷兵略等亡
八將軍一卷。雜兵法圖一卷。兵略五卷。軍勝
見十卷許昉撰。戎決十二卷許昉撰。圖一卷。陰策二
十二卷大都督劉祐撰。陰策林一卷。承神兵書二十卷。
真人水鏡十卷。戰略二十六卷金城公趙煚撰。金海三
十卷蕭吉撰。兵書二十五卷。雜撰陰陽兵書五卷
蕭吉撰。黃帝兵法雜要決一卷。黃帝軍出大師
年命立成一卷。黃帝複姓符二卷許昉撰梁有兵法一卷

黃帝太一兵歷一卷。黃帝蚩尤風后行軍秘術
二卷梁有黃帝蚩尤兵法一卷亡。老子兵書一卷。吳有道占
出軍決勝負事一卷梁二卷又黃帝出軍新用決十二卷風氣占軍決勝戰鬥二卷太
公金對敵權變一卷梁有黃帝。吳氏對敵占風一卷。兵法
黃氏占氣六卷兵法對敵權變逆順一卷
權儀一卷。六甲孤虛兵法一卷。六甲孤虛雜決一卷。
六甲孤虛法十卷梁有孫子戰鬥六甲兵法一卷六甲孤虛斗中
兵書雜占十卷梁有兵法日月風雲背向雜占十二卷兵法二卷亡
兵書雜歷八卷。太一兵書
十一卷梁十卷。兵書內術一卷。兵決

[illegible]一卷。兵法[illegible]一卷。[illegible]用兵術一卷。用兵[illegible]一卷。[illegible]

[illegible]一卷。兵法三家軍占秘要一卷[illegible]氣經上部[illegible]

占一卷。天[illegible]雲氣占一卷。鬼谷先生占氣一卷。

五行[illegible]氣[illegible]一卷。乾坤氣法一卷。雜匈奴占一卷[illegible]

[illegible]對敵占一卷。雜占八卷[illegible]

[illegible]兵書歷一卷。馬槊譜一卷[illegible]

[illegible]一卷。棊勢四卷[illegible]圍棊勢七卷[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經一卷。梁東宮撰太一博法一卷。[illegible]法一

卷。皇博法一卷[illegible]象經一卷[illegible]博塞經一卷[illegible]

[illegible]棊勢十卷[illegible]棊勢十卷[illegible]棊勢八卷。[illegible]

[illegible]錄一卷[illegible]棊後九品序一卷[illegible]

[illegible]一卷[illegible]棊法一卷[illegible]

[illegible]二儀十博經一卷。象經一卷[illegible]象經[illegible]

[illegible]象經一卷[illegible]象經發題義一卷

右一百三十三部五百一十二卷

兵者所以禁暴靜亂者也。易曰古者弦木爲弧[illegible]

[illegible]以威天下。孔子曰不教人戰是謂棄之。周官大

[illegible]九伐之法正邦國是也。然皆動之以仁行之以

[illegible]誅暴靜亂以濟百姓。下至三季恣情逞欲爭伐

不撫其人設變詐而滅仁義至乃百姓離叛以致於亂

周髀一卷[illegible]周髀一卷[illegible]周髀圖一卷。靈憲[illegible]

卷[illegible]渾天象注一卷[illegible]渾天義二卷[illegible]渾天圖

一卷[illegible]渾天圖一卷。渾天圖記一卷[illegible]

[illegible]一卷[illegible]定天論三卷。天儀說要一卷

[illegible]玄圖一卷。石氏星簿經讚一卷。星經二卷[illegible]

氏四七法一卷[illegible]巫咸五星占一卷[illegible]天儀說要

[illegible]

[illegible]一卷[illegible]天文集占十卷[illegible]

天文要集四十卷[illegible]天文要集[illegible]天文要集

一卷。天文集占十卷[illegible]天文占六卷[illegible]

天文占一卷。天文占氣書一卷。天文集[illegible]

卷。天文[illegible]卷[illegible]雜天文[illegible]

橫圖一卷[illegible]天文橫圖十一卷[illegible]天文五行圖十[illegible]

[illegible]天文錄三十卷[illegible]天文志十一卷[illegible]天文志

雜占一卷[illegible]天文十二卷[illegible]天文十二

[illegible]圖一卷[illegible]婆羅門天文經二十一卷[illegible]

[illegible]婆羅門竭伽仙人天文說三十卷[illegible]婆羅門天文一

陳卓四方宿占一卷。五星占一卷（梁四卷）。黃帝五星占一卷。五星占一卷（丁巳撰）。五星占一卷（梁有五星雜占六卷，日月五星集占十卷）。五星占一卷（陳卓撰）。五星犯列宿占六卷。雜星書一卷。星占二十八卷（孫僧化等撰）。星占一卷（梁有石氏星經七卷，陳卓記；又石氏星官十九卷，又星經七卷，郭歷撰。亡）。天官星占十卷（陳卓撰。梁天官星占二十卷，吳襄撰）。星占八卷（梁又有星占十八卷）。中星經簿十五卷（梁有星官簿贊十三卷，又有星書三十四卷，雜家星占六卷，論星一卷。亡）。著明集十卷。雜星圖五卷。天文外官占八卷。雜星占七卷。雜星占十卷。海中星占一卷（梁有論星一卷，星圖海中占一卷）。解天命星宿要決一卷。摩登伽經說星圖一卷。星圖一卷（梁有星書圖七卷）。彗星占一卷。妖星流星形名占一卷。太白占一卷。流星占一卷。石氏星占一卷（吳襄撰）。候雲氣一卷。星官次占一卷。彗孛占一卷。二十八宿二百八十三官圖一卷。荊州占二十卷（宋通直郎劉叡撰。梁二十二卷）。翼氏占風一卷。日月暈三卷（梁日月暈圖二卷）。孝經內記二卷。京氏釋五星災異傳一卷。京氏日占圖三卷。夏氏日旁氣一卷（許氏撰。梁四卷）。日食離候占一卷。魏氏日旁氣圖一卷。日旁雲氣圖五卷。天文占雲氣圖一卷（梁有鄭望雜望氣經八卷，候氣占一卷，章賢十二時雲氣圖二卷。亡）。天文洪範日月變一卷。洪範占一卷（梁有林氏五行星曆四卷）。黃道晷景占一卷（梁有晷景占一卷。亡）。月行黃道圖一卷（梁有日月交會圖、玄玉一卷，又日月本大占一卷）。月暈占一卷。

日月食暈占四卷。日食占一卷。日月薄蝕圖一卷。日變異食占一卷。日月暈珥雲氣圖占一卷（梁有日月占二卷）。二十八宿十二次一卷。二十八宿分野圖一卷。五緯合雜一卷。五星合雜說一卷。垂象志一百四十八卷。太史注記六卷。靈臺秘苑一百一十五卷（太史令庾季才撰）

右九十七部，合六百七十五卷。

天文者，所以察星辰之變，而參於政者也。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書稱「天視自我人視，天聽自我人聽」。故曰王政不修，謫見于天，日為之蝕；后德不修，謫見于天，月為之蝕。其餘孛彗飛流，見伏陵犯，各有其應。周官馮相氏「掌十有二歲，十有二月，十有二辰，十日，二十有八星之位，辨其敘事，以會天位」是也。小人為之，則指凶為吉，謂惡為善，是以數術錯亂而難明。

四分曆三卷（梁四分曆三卷，李梵撰；又有三統曆注三卷，劉歆撰。亡）。趙[illegible]四分曆一卷。魏甲子元三統曆一卷。姜氏三紀曆一卷。曆序一卷（姜岌撰）。乾象曆三卷（吳太子太傅闞澤撰。梁有乾象曆五卷，吳會稽都尉劉洪撰；又有闞澤注，又乾象五星幻術一卷。亡）。曆術一卷（吳太史令吳範撰）。景初曆三卷（晉楊偉撰。梁有景初曆術二卷，楊偉撰；又一本五卷）。景初曆（略要二卷）。壬辰元曆一卷（□仲撰）。正曆四卷（晉太常劉智撰）。河西甲寅元曆一

卷(魏太史趙歐撰)甲寅元曆序一卷(趙歐撰)宋元嘉曆二卷(何承天撰梁又
有元嘉曆疏一卷元嘉中論曆事六卷元嘉曆疏一卷元嘉二十年度日晷數一卷七曆術一卷(何承
天撰梁有驗日食法三卷何承天撰又有論頻月合朔法五卷韓晉七卷曆[illegible]十卷又曆術十卷京氏要集曆術
四卷姜岌撰七曆術一卷(崔[illegible]撰)神龜壬子元曆一卷(後魏[illegible]將軍崔[illegible]撰)
魏後元年中子曆一卷。壬子元曆一卷(後魏校書郎李業興撰)甲
寅元曆序一卷(趙歐撰)魏武定曆一卷。齊甲子元曆一卷
(宋氏撰)宋景業曆一卷(員[illegible]後齊散騎常侍)周天和年曆一卷(甄鸞撰)甲
子元曆一卷(李業興撰)周大象年曆一卷(王琛撰)曆術一卷(王琛撰)
[illegible]辰元曆一卷。甲午紀曆術一卷。新造曆法一卷。
開皇甲子元曆一卷。曆術一卷(華州刺史張賓撰)七曜本起三
卷(後魏甄鸞撰)七曜小甲子元曆一卷。七曜曆術一卷(梁七曜曆
法四卷)七曜要術一卷。七曜曆法一卷。推七曜曆一卷
。五星曆術一卷。天圖曆術一卷。陳永定七曜曆四
卷。陳天嘉七曜曆七卷。陳天康二年七曜曆一卷。
陳光大元年七曜曆二卷。陳光大二年七曜曆一卷。
陳太建年七曜曆十三卷。陳至德年七曜曆二卷。陳
禎明年七曜曆二卷。開皇七年七曜年曆一卷。仁壽二年
七曜曆一卷、七曜曆經四卷(張賓撰)春秋去交分曆一卷
。曆日義說一卷。律曆注解一卷。龍曆草一卷。推
漢書律曆志術一卷。推曆法一卷([illegible])曆疑[illegible]字二

卷。興和曆疏二卷。七曜曆數算經一卷(趙歐撰)算元嘉
曆術一卷。七曜曆疏一卷(李業興撰)七曜義疏一卷(李業興撰)
七曜術算二卷(甄鸞撰)七曜曆疏五卷(太史令張胄玄撰)陰陽曆術
一卷(趙歐撰梁有朔氣長曆一卷皇甫謐撰曆章句二卷月令七十二候一卷三五曆說圖一卷亡)雜注
一卷。曆注一卷。曆記一卷。雜曆二卷。雜曆術一
卷(宋[illegible]法一卷)太史注記六卷。太史記注六卷。見行曆
一卷。八家曆一卷。漏刻經一卷(何承天撰梁有[illegible]待詔太史霍融何承
天撰[illegible]撰三卷亡)漏刻經一卷([illegible])漏刻經一卷(梁中書舍人朱史撰)漏刻
經一卷([illegible]撰梁有天監五年修漏刻事一卷亡)漏刻經一卷(陳太史令宋景撰)雜漏
刻法十一卷(皇甫[illegible]撰)晷漏經一卷。九章術義序一卷。
九章算術十卷(劉徽撰)九章算術二卷(徐岳甄鸞重述)九章算術一
卷(李遵義疏)九九算術二卷(楊淑撰)九章別術二卷。九章算經
二十九卷(徐岳甄鸞等撰)九章算經二卷(徐岳注)九章六曹算經一
卷。九章重差圖一卷(劉徽撰)九章推圖經法一卷(張峻撰)綴
術六卷。孫子算經二卷。趙歐算經一卷。夏侯陽算
經二卷。張丘建算經一卷。五經算術錄遺一卷。五
經算術一卷。算經異義一卷(張纘撰)張去斤算疏一卷。
算法一卷。黃鍾算法三十八卷。算律呂法一卷。衆
家算陰陽法一卷。婆羅門算法三卷。婆羅門陰陽算
曆一卷。婆羅門算經三卷

右一百部，二百六十三卷。

曆數者，所以揆天道，察昏明，以定時日，以處百事，以辨三統，以知阨會，吉隆終始，窮理盡性，而至於命者也。易曰："先王以治曆明時。"書叙"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春秋傳曰："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又曰："閏以正時，時以序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其在周官，則亦太史之職。"小人為之，則壞大為小，削遠為近，是以道術破碎而難知。

黃帝飛鳥曆一卷 張衡撰　黃帝四神曆一卷 吳範撰　黃帝地曆一卷。黃帝斗曆一卷。黃石公北斗三奇法一卷。風角集要占十二卷。風角要占三卷 梁八卷，京房撰　風角占三卷 梁有侯公領中風角占四卷，亡　風角總占要決十一卷 梁有風角執筭一卷，風角雜占要決十二卷，亡　風角雜占四卷 梁有風角雜占十卷　風角要集十卷。風角要集六卷 梁十一卷　風角要集一卷。風角要候十一卷 翼奉撰　風角書十二卷 梁十卷　風角七卷 章仇太翼撰　風角占候四卷 梁有風角雜兵候十三卷，亡　風角鏡曆占二卷 呂氏撰　風角要候一卷 章仇太翼撰　兵法風角式一卷。戰鬬風角鳥情三卷 梁有風角五音六情經十三卷，風角兵候十二卷，亡　風角鳥情一卷 翼氏撰　風角鳥情二卷 孫同鳥、李蔡撰　陰陽風角相動法一卷 梁有風角過風宰起占五卷，風角地辰一卷，風角望氣八卷，風角雜占五卷，亡　五音相動法二卷。五音相動決一卷 梁有風角五音占五卷，亡

志二十九　隋書三十四　廿

風角五音圖二卷 京房撰，亡　風角雜占五音圖五卷 翼氏撰，梁十三卷，京房撰，梁奉廣亡　黃帝九宮經一卷。九宮經三卷 鄭玄注，梁有黃帝四部九宮五卷，亡　九宮行棊經三卷 鄭玄注　九宮行棊經三卷。九宮行棊法一卷 芳氏撰　九州行棊立成法一卷 王琛撰　九宮行棊雜法一卷。九宮行棊法一卷。行棊新術一卷。九宮行棊鈔一卷。九宮推法一卷。三元九宮立成二卷。九宮[illegible]集一卷 豆盧晃撰　九宮經解二卷 李氏注　九宮圖一卷。九宮變圖一卷。九宮八卦式蟠龍圖一卷。九宮郡縣錄一卷。九宮雜書十卷 梁有太一九宮雜占十二卷，亡　九宮射候二卷。太一飛鳥曆一卷 王琛撰　太一飛鳥曆一卷。太一飛鳥曆二卷。太一十精飛鳥曆一卷。太一飛鳥立成一卷。太一飛鳥雜太指盜賊法一卷 亡　太一三合五元要決一卷 梁有黃帝太一雜書十六卷，[illegible]太一[illegible]經八[illegible]　太一龍首式經一卷 [illegible]　太一經二卷 [illegible]撰　太一式雜占十卷 梁二十卷　太一九宮雜占十卷。黃帝飛鳥曆一卷 [illegible]　黃帝[illegible]經三卷。黃帝絳圖一卷。黃帝龍首經二卷。黃帝式經三十六用一卷 曹氏撰　黃帝式用當陽經二卷。黃帝卷圖一卷。玄女式經要法一卷。黃帝陰陽遁甲六卷。遁甲決一卷 吳相伍子胥撰　遁甲文一卷 伍子胥撰　遁甲經要鈔一卷。遁甲萬一決二卷。遁甲

志二十九　隋書三十四　二十一

九元九局立成法一卷。遁甲肘後立成囊中祕一卷葛洪撰 遁甲囊中經一卷。遁甲囊中經䟽一卷。遁甲立成六卷。遁甲敘三元玉曆立成一卷蕭弘達撰 遁甲立成一卷。遁甲立成法一卷臨孝恭撰 遁甲[illegible]祕處經一卷。黃帝九元遁甲一卷王琛撰 黃帝出軍遁甲式法一卷。遁甲法一卷。遁甲術一卷。陽遁甲用局法一卷臨孝恭撰 雜遁甲鈔四卷。三元遁甲圖一卷。三元遁甲圖三卷。遁甲九宮八門圖一卷。遁甲開山圖三卷榮氏撰 遁甲返覆圖一卷葛洪撰 遁甲年錄一卷。遁甲文手決一卷。遁甲肘後立成一卷。遁甲行日時一卷。遁甲孤虛記一卷

伍子胥撰 遁甲孤虛注一卷。東方朔歲占一卷。斗中孤虛圖一卷。孤虛占一卷。遁甲九宮亭亭白姦書一卷。戰鬬博戲筭法一卷。玉女反閉局法三卷。逆刺一卷京房撰 逆刺占一卷。逆刺總決一卷。壬子決一卷。烏情占一卷王喬撰 烏情逆占一卷。烏情書三卷。烏情占禽獸語一卷。占烏情三卷。六情決一卷王琛撰 六情烏音內祕一卷焦氏撰 孝經元辰決九卷。孝經元辰二卷。元辰本靈經一卷。推元辰厄會一卷。元辰事一卷。元辰救生削死法一卷。推元辰要殺法序一卷。元辰章用一卷。雜推元辰要祕立成六卷。元辰立成曆

一卷。方正百對一卷京房撰 晉災祥一卷京房撰 災祥集十十六卷。地形志八十七卷庾季才撰 海中仙人占災祥書三卷。周易占事十二卷京房撰 遁甲二卷梁有遁甲十卷遁甲經五卷太一遁甲一卷亡 遁甲要用四卷葛洪撰 遁甲祕要一卷葛洪撰 遁甲要一卷葛洪撰 遁甲三十三卷後魏信都芳撰 三元遁甲六卷[illegible]撰 三元遁甲六卷梁員外散騎侍郎[illegible]撰 三元遁甲一卷梁太一[illegible]中三元三卷亡 三元九宮遁甲二卷梁有遁甲三元三卷亡 三正遁甲一卷杜仲撰 遁甲三十五卷。遁甲時下決三十二卷。陰陽遁甲十四卷。遁甲上經三卷梁五卷 遁甲經十卷。遁甲開山圖一卷梁有遁甲開山經圖一卷 遁甲九星曆一卷。遁甲三奇三

卷。遁甲推時要一卷。遁甲三元九甲立成一卷。雜遁甲五卷梁九卷 遁甲經外篇一百卷六甲隱陽井遁甲圖二卷亡 陽遁甲九卷[illegible] 陰遁甲九卷。武王須臾二卷。六壬式經雜占九卷梁有六壬式經三卷亡 六壬釋兆六卷。破字要決一卷。相安吳式經一卷梁有雜式占五卷式經要決[illegible]王曆伍子胥式經章句[illegible]九卷式經二卷亡 光明符十二卷錄一卷簡文帝撰 [illegible]經一卷史蘇撰[illegible]大夫 龜經十卷梁有龜決二卷葛洪撰[illegible]郭近要決龜音色九官著龜左各一[illegible]龜卜要決龜圖五行九親各四卷又龜經三十卷周子曜撰亡 史蘇沈思經一卷。龜卜五兆動搖決一卷。周易占十二卷京房撰 梁周易妖占十三卷京房撰 周易守林三卷京房撰 周易集林十二卷京房撰[illegible] 周易飛候九卷京房撰梁有周易[illegible]

（…分八卷亡）周易飛候六卷（京房撰）。周易四時候四卷（京房撰）。周易錯卦七卷（京房撰）。周易混沌四卷（京房撰）。周易委化四卷（京房撰）。周易逆刺占災異十二卷（京房撰）。周易占一卷（張告撰）。周易雜占十三卷。周易雜占十一卷。周易雜占九卷（尚廣撰。梁有周易雜占八卷，武靖撰，亡）。易林十六卷（焦贛撰。梁又本三十二卷）。易林變占十六卷（焦贛撰）。易林二卷（費直撰。梁五卷）。易內神筮二卷（費直撰。梁有周易筮占林五卷，費直撰）。易新林一卷（後漢方士許峻撰。梁十卷）。易災條二卷（許峻撰）。易決一卷（許峻撰。梁有易雜占七卷，許峻撰；易要決三卷，亡）。周易通靈要決一卷（魏少府丞管輅撰）。周易通靈要決一卷（晉郭璞撰）。周易集林律曆一卷（京房撰。梁有周易筮占二十四卷，晉徵士徐苗撰，亡）。周易新林四卷（郭璞撰。梁有周易雜占十卷，葛洪撰，亡）。周易新林九卷（郭璞撰。梁有周易新林五卷，郭璞撰，亡）。易洞林三卷（郭璞撰）。周易新林一卷。周易新林一卷。易林三卷（曾洪慶撰）。周易林十卷（梁周易林三十二卷，錄一卷，亡）。易贊林二卷。易玄成林二卷（郭氏撰）。易玄成四卷。易玄成一卷。周易玄成占三卷（顏氏撰）。神農重卦經二卷。文王體晉一卷。易三備三卷。易三備一卷。易占三卷。易射覆二卷。易射覆一卷。周易河圖子通覆決三卷（顏氏撰）。易林要決一卷。易要決二卷（梁有周易曆、周易初學要法各一卷）。周易髓腦二卷。易髓經一卷（鄒氏）。周易玄品二卷。易律曆一卷（費直撰）。易曆一卷。易曆決疑二卷。周易卦林一卷。洞林三卷（帝撰）。連山三十卷（梁元帝撰）。

雜筮占四卷。五兆算經一卷。十二靈棊卜經一卷（梁有管公明算占書一卷，……雜卜經十卷，亡）。京君明推偷盜書一卷。天皇大帝象元注曆一卷。太史公萬歲曆一卷。千歲曆祠一卷（任氏撰）。萬歲曆祠一卷。萬年曆二十八宿人神一卷。六甲周天曆一卷（孫僧化撰）。六十甲子曆八卷。曆祀一卷。四家曆十二卷。三合紀飢穰一卷。師曠書三卷。海中仙人占災祥書三卷。東方朔占二卷。東方朔書二卷。東方朔書鈔二卷。東方朔曆一卷。東方朔占候水旱下人善惡一卷（梁有擇日書十卷，太歲於在占書、…書一卷，亡）。雜忌曆二卷（…撰）。百忌大曆要鈔一卷。百忌曆術一卷。百忌通曆法一卷（梁有雜百忌五卷，亡）。曆忌新書十二卷。太史百忌曆圖一卷（梁有太史百忌一卷，亡）。雜殺曆九卷（梁有秦災異一卷，後漢中郎郗萌撰；後漢災異十卷，晉災異簿二卷，宋災異簿四卷，破書、玄武書要各一卷，亡）。二儀曆頭堪餘一卷。堪餘曆二卷。注曆堪餘一卷。地節堪餘二卷。堪餘曆注一卷。堪餘四卷。大小堪餘曆術一卷（梁大小堪餘三卷）。四序堪餘二卷（殷紹撰。梁堪餘天赦書七卷，雜堪餘四卷，亡）。八會堪餘一卷。雜要堪餘一卷。元辰五羅算一卷。孝經元辰四卷（梁有五行元辰厄會九卷，孝經元辰十三卷，孝經元辰決一卷，亡）。元辰曆一卷。雜元辰祿命二卷。遁河祿命三卷（梁有五行祿命厄會十卷，亡）。乾坤氣法一卷（…撰）。易通統卦驗玄圖一卷。易通統圖二卷。易

新圖序一卷。易通統圖一卷。易八卦命錄斗內圖一
卷郭璞撰 易斗圖一卷郭璞撰 易八卦斗內圖二卷。八卦斗
內圖二卷梁有周易八卦五行圖周易斗中八卦絕命圖周易斗中八卦推遊年圖各一卷亡 周易
分野星圖一卷。雜百事略一卷。五姓歲月禁忌一卷
。雜古事要一卷。嫁娶經四卷。陰陽婚嫁書四卷。
雜陰陽婚嫁書三卷。婚嫁書二卷。婚嫁黃籍科一卷
。六合婚嫁曆一卷梁六合婚嫁書及圖各一卷 嫁娶迎書四卷。雜
婚嫁書六卷。嫁娶陰陽圖二卷。陰陽嫁娶圖一卷。八
雜嫁娶房內圖術四卷。九天嫁娶圖一卷。六甲貫胎
書一卷。產乳書二卷。產經一卷。推產婦何時產法

一卷王琛撰 推產法一卷。雜產書六卷。生產符儀一卷
。產圖二卷。雜產圖四卷。拜官書二卷。臨官冠帶
書一卷。仙人務子傳神通黃帝登壇經一卷。壇經一
卷四年撰 登壇經三卷。五姓登壇圖一卷。登壇文一卷
梁有杜公地基一卷雜地基立成五卷亡神圖二卷十二屬神圖一卷亡 沐浴書一卷梁有裁衣書一
卷亡 占夢書三卷京房撰 占夢書一卷崔元撰 竭伽仙人占夢書
一卷。占夢書一卷周宣等撰 新撰占夢書十七卷并目錄 夢書
十卷。解夢書二卷。海中仙人占體瞤及雜吉凶書三
卷。海中仙人占吉凶要略二卷。雜占夢書一卷梁有師曠
占五卷東方朔占七卷黃帝太一雜占十卷和菟鳥鳴書王喬解鳥語經焦贛書耳鳴書目瞤書各一卷亡

卷二靈鹿經十四卷梁簡文帝撰梁又有禎祀書三卷又有太玄某經白獸七變
墨子枕中五行要記淮南萬畢經淮南變化術各一卷三五步剛二十卷五行變化墨子五卷淮南中
經四卷六甲隱形圖五卷太史公素王妙論二卷亡 瑞應圖三卷。瑞圖讚二卷梁有
孫柔之瑞應圖記孫氏瑞應圖贊各三卷亡 祥瑞圖十一卷。祥瑞圖八卷侯亶
撰 芝英圖一卷。祥異圖十一卷。災異圖一卷。地動
圖一卷。張掖郡玄石圖一卷高堂隆撰 張掖郡玄石圖一卷
孟衆撰梁有晉玄石圖一卷晉德易天圖二卷亡 天鏡二卷。乾坤鏡二卷梁天鏡地
鏡日月鏡四規鏡經各一卷地鏡圖六卷亡 望氣書七卷。雲氣占一卷梁望氣相
山川寶記一卷仙寶錄二卷亡 地形志八十卷庾季才撰 宅吉凶論三卷
。相宅圖八卷。五姓墓圖一卷梁有家書黃帝葬山圖各四卷五音相墓書五

卷五音圖墓書九十一卷五姓圖山龍及科墓葬不傳各一卷雜相墓書四十五卷亡 相書四十六
卷。相經要錄二卷蕭吉撰 相書十一卷梁有相經三十卷鍾武隸撰相書一卷黃許唐氏武王相書一卷雜
相書九卷相書圖七卷亡 相手板經六卷梁有相手板經受版圖韋氏相板印法指略鈔
程申伯相印法各一卷亡 大脊海四卷。白澤圖一卷。相馬經一卷
梁有伯樂相馬經闕中銅馬法周穆王八馬圖齊侯大夫甯戚相牛經王良相牛經高堂隆相牛經淮南八公相鵠
經浮丘公相鶴書相鴨經相雞經相鵝經相貝經相恒推儀記爾物塵率術各一卷劉潛泉靈記三卷亡

右二百七十二部合一千二十二卷

五行者金木水火土五常之形氣者也在天爲五星在人
爲五藏在目爲五色在耳爲五音在口爲五味在鼻爲五
臭在上則出氣施變在下則養人不倦故傳曰天生五材

廢。不可是以聖人推其終始以通神明之變為卜筮以
考其吉凶占百事以觀於來物覩形法以辨其貴賤周官
則分在保章馮相卜師筮人占夢眡祲而太史之職實司
總之小數者纔得其十一猶使以細事相亂以惑於世
黃帝素問九卷 梁八卷 黃帝甲乙經十卷 音一卷梁十二卷 黃帝八
十一難二卷 梁有黃帝衆難經一卷呂博望注亡 黃帝針經九卷 梁有黃帝針灸經十二卷徐悅龍銜素針并孔穴蝦蟆圖三卷雜針經四卷程天祚針經六卷灸經五卷曹氏灸方七卷秦承祖偃側雜
針灸經三卷亡 徐叔嚮針灸要鈔一卷 玉匱針經一卷 赤烏
神針經一卷 岐伯經十卷 脈經十卷 王叔和撰 脈經二卷
梁脈經十四卷又脈生死要訣二卷又脈經六卷黃公興撰脈經六卷秦承祖撰脈經十卷康普思撰亡 黃帝

流注脈經一卷 梁有明堂流注六卷亡 明堂孔穴五卷 梁明堂孔穴二卷新撰針
灸穴一卷亡 明堂孔穴圖三卷 明堂孔穴圖三卷 梁有偃側圖八卷又
偃側圖二卷 神農本草八卷 梁有神農本草五卷神農本草屬物二卷神農明堂圖一卷蔡邕本
草七卷華佗弟子吳普本草六卷陶隱居本草十卷隨費本草九卷秦承祖本草六卷王季璞本草經三卷李譡之
本草經談道術本草經鈔各一卷宋大將軍參軍徐叔嚮本草病源合藥要鈔五卷徐叔嚮等四家體療雜病本草
要鈔十卷王末鈔小兒用藥本草二卷甘濬之癰疽耳眼本草要鈔九卷陶弘景本草經集注七卷趙贊本草經一
卷本草經輕行本草經利用各一卷亡 神農本草四卷 雷公集注 甄氏本草三卷
桐君藥錄三卷 梁有雲麾將軍徐滔新集藥錄四卷李譡之藥錄六卷藥法四十二卷藥律三
卷藥性藥對各二卷藥目三卷神農採藥經二卷藥忌一卷亡 太清草木集要二卷 陶隱居撰
張仲景方十五卷 仲景後漢人梁有黃素藥方二十五卷亡 華佗方十卷 吳普撰佗

後漢人梁有華佗內事五卷又耿奉方六卷亡 集略雜方十卷 雜藥方一卷 梁有
雜藥方四十六卷 雜藥方十卷 寒食散論二卷 梁有寒食散湯方二十卷寒食
散方一十卷皇甫謐曹歙論寒食散方二卷亡 寒食散對療一卷 釋道洪撰
解寒食散方二卷 釋智斌撰梁解散論二卷 解寒食散論二卷 梁有徐叔嚮解寒食散方六卷釋慧
義寒食解雜論七卷亡 雜散方八卷 梁有解散方解散論各十三卷徐叔嚮解散消息節度八卷
范氏解散方七卷解釋論七卷亡 湯丸方十卷 雜丸方十卷 梁有百病膏方
十卷雜湯丸散酒煎薄帖膏湯婦人少小方九卷羊中散雜湯丸散酒方一卷療下湯丸散方十卷 石論一
卷 醫方論七卷 梁有張仲景辨傷寒十卷療傷寒身驗方徐文伯辨傷寒各一卷傷寒總要二
卷支法存申蘇方五卷王叔和論病六卷張仲景評病要方一卷徐叔嚮談道述徐悅體療雜病疾源三卷甘濬之
癰疽部黨雜病疾源二卷府藏要二卷亡 肘後方六卷 葛洪撰梁二卷陶弘景補闕肘後百一方九卷

亡 姚大夫集驗方十二卷 范陽東方一百五卷 錄一卷范汪撰
梁一百七十六卷梁又有阮河南藥方十六卷阮文叔撰釋僧深藥方三十卷孔中郎雜藥方二十九卷宋建平王
典術一百二十卷羊中散藥方三十卷羊欣撰褚澄雜藥方二十卷齊吳郡太守褚澄撰亡 秦承祖藥
方四十卷 見三卷梁有陽眄藥方二十八卷夏侯氏藥方七卷王季琰藥方一卷徐叔嚮雜療方三十二
卷徐叔嚮雜病方六卷李譡之藥方一卷徐文伯藥方二卷亡 胡洽百病方二卷 梁有治卒病方
一卷徐奘要方一卷無錫令徐奘撰遼東備急方三卷都尉臣廣上殷荊州要方一卷殷仲堪撰亡 俞氏療
小兒方四卷 梁有范氏療婦人藥方十一卷徐叔嚮療少小百病雜方三十七卷療少小雜方二十卷
療少小雜方二十九卷范氏療小兒藥方一卷王末療小兒雜方十七卷亡 徐嗣伯落年方三
卷 梁有徐叔嚮療脚弱雜方八卷徐文伯辨脚弱方一卷甘濬之療癰疽金創要方十四卷甘濬之療癰疽毒惋
雜病方三卷甘伯齊療癰疽金創方十五卷亡 陶氏效驗方六卷 梁五卷又

瘵之療耳眼方十四卷神枕方一卷○雜戎狄方一卷宋武帝撰摩訶出胡國方十卷摩訶胡沙門撰○范曄上香方一卷雜香膏方一卷亡彭祖養性經一卷○養生要集十卷張湛撰玉
房祕決十卷○墨子枕內五行紀要一卷梁有神枕方一卷疑此即是一
如意方十卷○練化術一卷○神仙服食經十卷○雜仙
餌方八卷○服食諸雜方二卷梁有仙人水玉酒經一卷老子禁食經
一卷○崔氏食經四卷○食經十四卷梁有食經二卷又食經十九卷劉休食方一卷齊冠軍將軍劉休撰亡
食饌次第法一卷梁有黃帝雜飲食忌二卷四時御
食經一卷梁有太官食經五卷又太官食法二十卷食法雜酒食要方白酒并作物法十二卷家政方十二卷食圖四時酒要方白酒方七日麵酒法雜酒食要法雜藏釀法雜酒食要法酒并飲食方䱥及鐺蟹方羹臛法䐑膢朐法北方生醬法各一卷亡療馬方一卷梁有伯樂療馬經一卷疑與此同黃帝素問

八卷全元越注脉經二卷徐氏撰華佗觀形察色并三部脉經一
卷○脉經決二卷徐氏新撰脉經鈔二卷許建吳撰黃帝素問女胎
一卷○三部四時五藏辨診色決事脉一卷○脉經略一
卷○辨病形證七卷○五藏決一卷○論病源候論五卷
目一卷吳景賢撰服石論一卷○癰疽論方一卷○五藏論五卷
○瘧論并方一卷○神農本草經三卷○本草經四卷蔡英
撰藥目要用二卷○本草經略一卷○本草二卷徐大山撰本
草經類用三卷○本草音義三卷姚最撰本草音義七卷甄立
言撰本草集錄二卷○本草鈔四卷○本草雜要訣一卷
本草要方三卷甘濬之撰依本草錄藥性三卷錄一卷靈秀本草

圖六卷原平仲撰芝草圖一卷○入林採藥法二卷○太常採
藥時月一卷○四時採藥及合目錄四卷○藥錄二卷李密
撰諸藥異名八卷沙門行矩撰本十卷今闕諸藥要性二卷○種植藥
法一卷○種神芝一卷○藥方二卷徐文伯撰解散經論并增
損寒食節度一卷○張仲景療婦人方二卷○徐氏雜方
一卷○少小方一卷○療小兒丹法一卷○徐太山試驗
方二卷○徐文伯療婦人瘕一卷○徐太山巾箱中方三
卷○藥方五十七卷徐叔嚮撰隨年方二卷徐大山撰效驗方三卷徐氏撰
雜要方一卷○玉函煎方五卷葛洪撰小品方十二卷陳延之撰
千金方三卷范世英撰徐王方五卷○徐王八世家傳效驗方

十卷○徐氏家傳祕方二卷○藥方五十七卷後齊李思祖撰本百
一十卷稟丘公論一卷○太一護命石寒食散二卷宋尚撰皇
甫士安依諸方撰一卷○序服石方一卷○服玉方法一
卷○劉涓子鬼遺方十卷龔慶宣撰療癰經一卷○療三十六
瘻方一卷○王世榮單方一卷○集驗方十卷姚僧坦撰集驗
方十二卷○備急單要方三卷許澄撰藥方二十一卷徐辨卿撰
名醫集驗方六卷○名醫別錄三卷陶氏撰刪繁方十三卷
謝士泰撰吳山居方三卷○新撰藥方五卷○療癰疽諸瘡方
二卷秦政應撰單複要驗方二卷釋莫滿撰釋道洪方一卷○小兒
經一卷○散方二卷○雜散方八卷○療百病雜丸方三

卷(釋曇鸞撰)療百病散三卷。雜湯方十卷(成毅撰)雜療方十三
卷。雜藥酒方十五卷。趙婆療漯方一卷。議論備豫
方一卷(于法開撰)扁鵲陷冰丸方一卷。扁鵲肘後方三卷。
療消渴衆方一卷(謝南郡撰)論氣治療方一卷(釋曇鸞撰)梁武帝所
服雜藥方一卷。大略丸五卷。靈壽雜方二卷。經心
錄方八卷(宋侯撰)黃帝養胎經一卷。療婦人產後雜方三
卷。黃帝明堂偃人圖十二卷。黃帝鍼灸蝦蟆忌一卷
。明堂蝦蟆圖一卷。鍼灸圖要訣一卷。鍼灸圖經十一
卷(本十八卷)十二人圖一卷。鍼灸經一卷。扁鵲偃側鍼
灸圖三卷。流注鍼灸經一卷。曹氏灸經一卷。偃側人

經二卷(秦承祖撰)華佗枕中灸刺經一卷。謝氏鍼經一卷。
殷元鍼經一卷。要用孔穴一卷。九部鍼經一卷。釋
僧匡鍼灸經一卷。三奇六儀鍼要經一卷。黃帝十二
經脉明堂五藏人圖一卷。老子石室蘭臺中治癩符一
卷。龍樹菩薩藥方四卷。西域諸仙所說藥方二十三
卷(目一卷。本二十五卷)香山仙人藥方十卷。西錄波羅仙人方三
卷。西域名醫所集要方四卷(本十二卷)婆羅門諸仙藥方二
十卷。婆羅門藥方五卷。耆婆所述仙人命論方二卷
(目一卷。本三卷)乾陀利治鬼方十卷。新錄乾陀利治鬼方四卷
(本五卷。闕)伯樂治馬雜病經一卷。治馬經三卷(俞極撰。亡)治馬經

四卷。治馬經目一卷。治馬經圖二卷。馬經孔穴圖
一卷。雜撰馬經一卷。治馬牛駝騾等經三卷(目一卷)香
方一卷(宋明帝撰)雜香方五卷。龍樹菩薩和香法二卷。食
經三卷(馬琬撰)會稽郡造海味法一卷。論服餌一卷。淮
南王食經并目百六十五卷(大業中撰)膳羞養療二十卷。金
匱錄二十三卷(目一卷。京里先生撰)練化雜術一卷(陶隱居撰)玉衡隱書
七十卷(目一卷。周弘讓撰)大清諸丹集要四卷(陶隱居撰)雜神丹方九
卷。合丹大師口訣一卷。合丹節度四卷(陶隱居撰)合丹要
略序一卷(孫文韜撰)仙人金銀經并長生方一卷。狐剛子萬
金決二卷(葛仙公撰)雜仙方一卷。神仙服食經十卷。神仙

服食神秘方二卷。神仙服食藥方十卷(抱朴子撰)神仙餌金
丹沙秘方一卷。衛叔卿服食雜方一卷。金丹藥方四
卷。雜神仙丹經十卷。雜神仙黃白法十二卷。神仙
雜方十五卷。神仙服食雜方十卷。神仙服食方五卷
。服食諸雜方二卷。服餌方三卷(陶隱居撰)真人九丹經一
卷。太極真人九轉還丹經一卷。練寶法二十五卷(目三
卷。本四十卷。闕)太清璇璣文七卷(沖和子撰)陵陽子說黃金秘法一卷。
神方二卷。狐子雜訣三卷。太山八景神丹經一卷。
太清神丹中經一卷。養生注十一卷(目一卷)養生術一卷
(翟平撰)龍樹菩薩養性方一卷。引氣圖一卷。道引圖三

卷 養身經一卷。養生要術一卷。養生
忌一卷。養生傳二卷。帝王養生要方二卷 蕭吉撰
祕道經一卷 并玄女經 素女方一卷。彭祖養性一卷。郯子
說陰陽經一卷。序房內祕術一卷 葛氏撰 玉房祕決八卷
。徐太山房內祕要一卷。新撰玉房祕決九卷。四海
類聚方二千六百卷。四海類聚單要方三百卷

右二百五十六部合四千五百一十卷

醫方者所以除疾疢保性命之術者也天有陰陽風雨晦
明之氣人有喜怒哀樂好惡之情節而行之則和平調理
專一其情則溺而生疢是以聖人原血脈之本因鍼石之

用假藥物之滋調中養氣通滯解結而反之於素其善者
則原脈以知政推疾以及國周官醫師之職掌聚諸藥物
凡有疾者治之是其事也鄙者為之則反本傷性故曰有
疾不治恒得中醫

凡諸子合八百五十三部六千四百三十七卷

易曰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儒道小說聖人之教也而
有所偏兵及醫方聖人之政也所施各異世之治也列在眾職
下至衰亂官失其守或以其業遊說諸侯各崇所習分鑣並
騖若使總而不遺折之中道亦可以興化致治者矣漢
書有諸子兵書數術方伎之略今合而敘之為十四種

部之子部

志第二十九　經籍三　隋書三十四

志卷第三十　　隋書三十五

太尉揚州都督監修國史上柱國趙國公臣長孫無忌等奉勑撰

經籍四　集　道經　佛經

楚辭十二卷 并目錄。後漢校書郎王逸注。楚辭三卷 郭璞注。梁有楚辭十一卷，宋何偃刪王逸注，亡。

楚辭九悼一卷 楊穆撰。參解楚辭七卷 皇甫遵訓撰。楚辭音一卷 徐邈撰。楚辭音一卷 宋處士諸葛氏撰。楚辭音一卷 孟奧撰。楚辭音一卷。楚辭音一卷 釋道騫撰。離騷草木疏二卷 劉杳撰。

右十部，二十九卷。通計亡書，合十一部，四十卷。

楚辭者，屈原之所作也。自周室衰亂，詩人寢息，諂佞之道，興諷刺之辭廢。楚有賢臣屈原，被讒放逐，乃著離騷八篇，言已離別愁思，申杼其心，自明無罪，因以諷諫，冀君覺悟，卒不省察，遂赴汨羅死焉。弟子宋玉，痛惜其師，傷而和之。其後，賈誼、東方朔、劉向、揚雄，嘉其文彩，擬之而作。蓋以原楚人也，謂之楚辭。然其氣質高麗，雅致清遠，後之文人，咸不能逮。始漢武帝命淮南王為之章句，旦受詔，食時而奏，其書今亡。後漢校書郎王逸，集屈原已下，迄於劉向，逸又自為一篇，并敘而注之，今行於世。隋時有釋道騫，善讀之，能為楚聲，音韻清切，至今傳楚辭者，皆祖騫公之音。

楚蘭陵令荀況集一卷 殘缺。梁二卷。楚大夫宋玉集三卷。漢武帝集一卷 梁二卷。漢淮南王集一卷 梁二卷。又有賈誼集四卷，鼂錯集三卷，漢弘農都尉枚乘集二卷，錄各一卷，亡。漢中書令司馬遷集一卷。漢太中大夫東方朔集二卷 梁有漢光祿大夫吾丘壽王集二卷，亡。漢文園令司馬相如集一卷。漢膠西相董仲舒集一卷 梁二卷。又有漢太常孔臧集二卷，亡。漢騎都尉李陵集二卷 梁有漢丞相魏相集二卷，錄一卷；漢左馮翊張敞集一卷，錄一卷，亡。漢諫議大夫王褒集五卷。漢宗正劉向集六卷 梁有漢射聲校尉陳湯集二卷，漢丞相韋玄成集二卷，亡。漢諫議大夫谷永集二卷 梁有涼州刺史杜鄴集二卷，騎都尉李尋集二卷，亡。漢司空師丹集一卷 梁三卷，錄一卷。漢光祿大夫息夫躬集一卷。漢太中大夫揚雄集五卷。漢太中大夫劉歆集五卷。漢成帝班婕妤集一卷 梁有班昭集三卷，王[illegible]。[illegible]後漢東平王蒼集五卷[illegible]。

後漢司隸從事馮衍集五卷。後漢徐令班彪集二卷 梁五卷。又有司徒掾[illegible]集一卷，王隆集二卷，[illegible]令[illegible]集二卷，[illegible]集二卷，亡。後漢車騎從事杜篤集一卷。後漢車騎司馬傅毅集二卷。後漢大將軍護軍司馬班固集十七卷 梁有[illegible]太守黃香集二卷，亡。後漢長岑長崔駰集十卷。後漢侍中賈逵集一卷 梁二卷。後漢校書郎劉騊駼集一卷 梁二卷，錄一卷。又有[illegible]安相李尤集五卷，[illegible]集二卷，亡。後漢濟北相崔瑗集六卷 梁五卷，錄一卷。後漢劉珍集二卷 錄一卷。後漢河間相張衡集十一卷 梁十二卷。又一本十卷。[illegible]又有[illegible]集二卷，後漢太傅胡廣[illegible]二卷，錄一卷，亡。後漢黃門郎葛龔集六卷 梁五卷，[illegible]。後漢司空李固集十二卷 梁十卷。後漢南郡太守馬融集九卷 梁有[illegible]

駰集二卷錄一卷王逸集二卷錄一卷亡卷同後漢胡廣集二卷錄一卷亡後漢徵士荀爽集一卷梁有……一卷又有鄭玄集一卷錄一卷亡梁又有……朱穆集二卷錄一卷亡後漢京兆尹延篤集一卷梁二卷錄一卷又有……五卷太常……張奐集二卷錄一卷亡延篤……集……卷又有……侍中……集二卷錄一卷亡後漢諫議大夫劉陶集三卷梁……卷錄一卷又有……侯瑾集二卷……郎……集二卷亡後漢司空荀爽集一卷梁二卷錄一卷後漢野王令劉梁集三卷梁二卷錄一卷又有……後漢左中郎將蔡邕集十二卷梁有二十卷錄一卷又有……言令士孫瑞集二卷亡後漢太山太守應劭集二卷梁四卷又……別……張……後漢少府孔融集九卷梁十卷錄一卷後漢侍御史虞翻集二卷梁三卷錄一卷後漢……長史張紘集一卷梁二卷錄一卷梁有後漢……集……一卷亡後漢尚書右丞潘勗集二卷錄一卷梁有……錄一卷……一卷亡後漢丞相倉曹屬阮瑀集五卷梁有錄一卷亡魏太子文學徐幹集五卷梁有錄一卷亡魏太子文學應瑒集一卷梁有五卷錄一卷亡後漢丞相軍謀掾陳琳集三卷梁十卷錄一卷魏太子文學劉楨集四卷錄一卷後漢丞相主簿楊脩集一卷梁二卷錄一卷後漢侍中王粲集十一卷梁有錄一卷郎中令路粹集二卷錄一卷……後漢尚書丁……漢集五卷錄一卷魏國郎中……集二卷亡後漢……丁儀集一卷梁二卷錄一卷後漢黃門郎丁廙集一卷梁又有……又有漢黃門郎……集……繁欽集……卷傳石甫……集一卷……魏武帝集二十六卷梁三十卷錄一卷梁又有武皇帝逸集十卷亡魏武帝集新撰十卷

集十卷梁二十三卷魏明帝集七卷梁五卷……又有高貴鄉公集四卷亡魏陳思王曹植集三十卷梁有集二卷亡魏司徒王朗集三十四卷梁三十卷錄一卷又有……魏給事中……集二卷……魏光祿勳高堂隆集十卷梁十卷錄一卷……魏散騎常侍繆襲集五卷梁有錄一卷……魏……太守殷褒集一卷梁二卷魏司空王……集五卷梁有錄一卷……魏衛將軍王肅集五卷……錄一卷……魏尚書何晏集十一卷梁十卷錄一卷魏衛尉卿應璩集十卷梁有錄一卷又有……集……二卷錄一卷……安太守……集二卷亡魏校書郎杜摯集二卷梁有……東平……司馬……魏太常夏侯玄集三卷梁有……集……二卷錄一卷亡……魏步兵校尉阮籍集十卷梁十三卷錄一卷魏中散大夫嵇康集十三卷梁十五卷錄一卷又有……魏司徒鍾會集九卷梁十卷……呂安集二卷錄一卷亡魏汝南太守程曉集二卷梁有錄一卷……魏……諸葛……集……二十五卷梁二十四卷錄一卷又有……吳……將……集……卷……中郎將張溫集六卷梁有……集五卷……吳偏將軍胡綜集十卷梁……錄一卷又有太子少傅……吳選曹尚書……集一卷梁三卷錄一卷……吳人楊厚集二卷錄一卷梁又有……吳丞相

陸凱集五卷錄一卷 吳侍中胡綜集二卷梁有錄一卷又吳東觀令華覈
集五卷錄一卷亡 吳侍中張儼集一卷梁二卷錄一卷又有[illegible]集二卷錄一卷亡 吳
中書令紀隲集三卷梁有錄一卷又有陸景集一卷亡 晉宣帝集五卷梁有
錄一卷 晉文帝集三卷。齊王攸集二卷梁三卷 晉王沈集五
卷梁有鄭袤集二卷亡 晉宗正稽喜集一卷殘缺梁二卷錄一卷 晉散騎常侍
應貞集一卷梁五卷 晉司隸校尉傅玄集十五卷梁五十卷錄一卷亡
晉著作郎成公綏集九卷殘缺梁十卷又有[illegible]秀集三卷錄一卷亡 晉金紫光
祿大夫何禎集一卷梁二卷又有袁準集二卷錄一卷亡 晉少傅山濤集九
卷梁五卷錄一卷又一本十卷晉奉朝請[illegible]又梁有向秀集二卷錄一卷[illegible]太守阮种集二卷錄一卷[illegible]
梁東五卷錄一卷亡 晉太傅羊祜集一卷[illegible]梁二卷錄一卷又有[illegible]集五卷太宰賈充[illegible]

集五卷錄一卷 荀勗集三卷錄一卷亡 晉征南將軍杜預集十八卷。晉輔國將
軍王濬集一卷殘缺梁二卷錄一卷 晉徵仕皇甫謐集二卷錄一卷 晉
侍中程咸集三卷梁有光祿大夫劉毅集二卷錄一卷亡 晉巴
西太守郤正集一卷。晉散騎常侍薛瑩集三卷梁又有散騎常
侍[illegible]集二卷錄一卷亡 晉通事郎江偉集六卷梁有宣舒集五卷散騎常侍曹志集二卷
錄一卷[illegible]集三卷錄一卷梁有司徒王渾集五卷亡 晉汝南太守孫毓集六卷。晉處士楊泉
集二卷錄一卷[illegible]刺史王[illegible]集五卷亡 晉徵士閔鴻集三
卷梁有光祿大夫裴楷集二卷錄一卷亡 晉司空張華集十卷錄一卷 晉尚書
僕射裴頠集九卷梁有太常[illegible]中書子許孟集三卷錄一卷光祿大夫劉
寔集三卷錄一卷[illegible]晉散騎常侍王佑集三卷[illegible]

[illegible]集二卷亡 華嶠集八卷[illegible] 晉秘書監司馬彪集四卷[illegible]
卷錄一卷又有[illegible]尚書[illegible]集一卷[illegible] 晉漢中太守李虔集一
卷梁二卷錄一卷 晉司隸校尉傅咸集十七卷[illegible] 晉
[illegible]集二卷[illegible]
散騎常侍[illegible]集十卷[illegible]
[illegible]石崇集六卷[illegible]
卷[illegible] 晉黃門郎潘岳集十卷。晉太常卿
潘尼集十卷。晉頓丘太守歐陽建集二卷[illegible]
[illegible] 晉[illegible]集[illegible]
二卷錄一卷[illegible] 晉尚書盧

播集一卷[illegible] 晉國子祭
酒杜育集二卷。晉太常卿摯虞集九卷[illegible]
集二卷[illegible] 晉[illegible]集二卷[illegible]
[illegible]集二卷錄一卷[illegible]
[illegible] 晉清河太守陸雲集十二卷[illegible]
一卷[illegible] 晉平原內史陸機集十四卷[illegible]
卷 晉中書郎張載集七卷[illegible] 晉黃門郎張協集三
卷[illegible] 晉著作郎[illegible]集七卷[illegible] 晉中書令卞粹集一卷
[illegible] 晉太傅從事中郎庾敳集一卷[illegible]

卷錄一卷又有太子中舍人阮瞻集二卷錄一卷太子洗馬阮脩集二卷錄一卷廣威將軍□□集一卷錄一卷亡

晉太傅郭象集二卷 梁五卷錄一卷又有廣州刺史嵇含集十卷錄一卷亡

晉安豐太守孫惠集八卷 梁十一卷錄一卷又有松滋令蔡洪集二卷錄一卷亡

晉平北將軍牽秀集四卷 梁三卷錄一卷又有車騎從事中郎蔡克集二卷錄一卷征西□□□集二卷錄一卷秦州刺史張輔集二卷錄一卷交阯太守殷巨集二卷錄一卷太子洗馬陶佐集五卷錄一卷東晉鄱陽太守虞溥集二卷錄一卷鄱陽令吳商集五卷仲長敖集二卷晉大常卿劉弘集三卷錄一卷開井山簡集二卷錄一卷兗州刺史宗岱集二卷侍中王浚集二卷錄一卷淮南內史王曠集五卷錄一卷亡

晉散騎常侍棗嵩集二卷 梁二卷錄一卷又有□□太守棗腆集二卷錄一卷亡

晉太尉劉琨集九卷 梁十卷

劉琨別集十二卷

○晉司空從事中郎盧諶集十卷 梁一卷

晉秘書丞傅暢集五卷 梁有錄一卷又有晉

明帝集五卷錄一卷簡文帝集五卷錄一卷孝武帝集二卷錄一卷彭城王紘集二卷錄一卷譙烈王集九卷錄一卷亡

晉會稽王司馬道子集八卷 梁九卷又有鎮東從事中郎諸葛□集五卷亡

晉衡陽內史曹毗集三卷 梁四卷錄一卷又有驃騎掾閻纂集五卷錄一卷亡

晉司空賀循集十八卷 梁二十卷錄一卷又有散騎常侍□□集二卷錄一卷車騎長史賈彬集三卷錄一卷亡

晉光祿大夫衛展集十二卷 梁十五卷又有東晉太尉荀組集三卷錄一卷亡

晉秘書郎張委集九卷 梁五卷又有□□□□集二卷錄一卷光祿大夫周顗集二卷錄一卷亡

晉太常謝鯤集六卷 梁二卷

晉驃騎將軍王廙集十卷 梁三十四卷錄一卷又有華譚集二卷亡

晉御史中丞熊遠集十二卷 梁五卷錄一卷又有湘州秀才谷儉集一卷大將軍□□周嵩集三卷錄一卷亡

晉弘農太守郭璞集十七卷 梁十卷錄一卷

晉張駿集八卷 殘缺

晉大將軍王敦集十卷 梁十卷吳興太守沈充

集三卷錄一卷散騎常侍傅統集二卷錄一卷亡

晉光祿大夫荀闓集九卷 梁二十卷錄一卷又有金紫光祿大夫荀邃集二卷錄一卷亡

晉散騎常侍王覽集九卷 梁五卷又有晉著作佐郎王濤集五卷廷尉卿阮放集十卷錄一卷宗正卿張俊集五卷錄一卷安南太守應碩集二卷金紫光祿大夫張闓集二卷錄一卷揚州從事陸沈集二卷錄一卷驃騎將軍卞壼集二卷錄一卷光祿勳鍾雅集一卷衛尉卿劉遐集二卷衛將軍戴邈集五卷錄一卷光祿大夫□□集一卷亡

晉大將軍溫嶠集十卷 梁錄一卷

晉侍中孔坦集十七卷 梁五卷錄一卷又有臧中一卷晉鎮南大將軍應詹集

晉太僕卿王嶠集八卷 梁有衛尉荀闓集一卷鎮北將軍劉隗集二卷大司馬陶侃集二卷錄一卷亡

晉丞相王導集十一卷 梁十卷錄一卷

晉太尉郗鑒集十卷 錄一卷

晉太尉庾亮集二十一卷 梁二十卷錄一卷又有賈□集十卷錄一卷平越司馬黃整集十卷錄一卷亡

晉護軍長史虞預集十二卷 梁十卷錄一卷

晉司空庾冰集七卷 梁二十卷錄一卷

晉給事中庾闡集九卷 梁十卷錄一卷

晉著作郎王隱集十卷 梁二十卷錄一卷

晉散騎常侍干寶集四卷 梁五卷

晉太常卿殷融集十卷 梁有衛尉張虞集十卷光祿大夫諸葛恢集五卷錄一卷亡

晉車騎將軍庾翼集二十二卷 梁二十卷錄一卷

晉司空何充集四卷 梁五卷又有御史中丞郝默集五卷征西諮議□述集十二卷武昌太守徐彥則集十卷亡

晉散騎常侍王愆期集七卷 梁十卷錄一卷又有司徒左長史王濛集五卷丹陽尹劉惔集二卷錄一卷益州刺史袁喬集七卷亡

晉尚書令顧和集五卷 梁有錄一卷又有尚書僕射□□集五卷徵士江惇集三卷錄一卷魏郡太守荀述集一卷平南將軍賀□集五卷李軌集八卷亡

晉李充集二十二卷 梁十五卷錄一卷

晉司徒蔡謨集十七卷 梁四十三卷

晉揚州刺史殷浩集四卷 梁五卷錄一卷又有吳興□□□□集五卷錄一卷亡

宜城內史蓋泉之集五卷錄一卷亡庾泰王集四卷○晉壽陽太守庾統集
八卷梁有驃騎司馬王脩集二卷錄一卷衞將軍謝尚集十卷錄一卷青州刺史王□集二卷亡晉
西中郎將王胡之集十卷梁五卷錄一卷晉中書令王洽集五卷
錄一卷梁有宜春令范保集七卷徵士范宣集十卷錄一卷建安太守丁纂集四卷錄一卷亡晉金紫光
祿大夫王羲之集九卷梁十卷錄一卷晉散騎常侍謝萬集十六
卷梁十卷晉司徒長史張憑集五卷梁有錄一卷梁有高涼太守楊方集二卷亡
晉徵士許詢集三卷梁八卷錄一卷晉征西將軍張望集十卷梁十
二卷錄一卷晉餘姚令孫統集二卷梁九卷錄一卷又有晉陵令戴元集二卷錄一卷亡
晉衞尉卿孫綽集十五卷梁二十五卷晉太常江逌集九卷梁有
謝沈集十卷亡晉李顒集十卷錄一卷晉光祿勳□□集十卷梁十五卷

錄一卷又有郗主簿王蘧集五卷亡晉沙門支遁集八卷梁十三卷又有臨□錄集十六卷亡
張重華酒泉太守謝艾集七卷梁八卷又有撫軍長史蔡系集二卷護軍將軍江彬
集五卷錄一卷亡晉范汪集一卷梁十卷錄晉尚書僕射王述集八卷
梁又有王□集五卷錄一卷中護軍□□集二卷錄一卷將作大匠陰希集一卷吳興太守孔嚴集十一卷錄一卷
亡晉大司馬桓溫集十一卷梁有四十三卷又有桓溫要集二十卷錄一卷豫章太守
車灌集五卷錄一卷亡晉尚書僕射王坦之集七卷梁五卷錄一卷亡晉左
光祿王彪之集二十卷梁有錄一卷晉中書郎郗超集九卷梁十
卷又有南中郎桓嗣集五卷平固令邵毅集五卷錄一卷太宰博士□輔集五卷錄一卷亡晉苻堅
丞相王猛集九卷錄一卷梁有顧夷集五卷散騎常侍□殷集四卷征虜軍掾劉暢集一卷亡晉
太常卿韓康伯集十六卷梁有黃門郎范啓集四卷□□太守王□集十卷東陽太守謝□

□集七卷梁又有□□集三卷錄吳太守殷康集五卷錄一卷亡晉太傅謝安集十卷
卷錄一卷又有中軍將軍桓沖集三卷錄一卷司徒左長史劉恢集二卷亡晉御史中丞孔
時集八卷梁七卷晉伏滔集十一卷并目錄梁五卷錄一卷晉滎陽太
守習鑿齒集五卷○晉祕書監孫盛集五卷梁十卷錄一卷殘缺晉
東陽太守袁宏集十五卷梁二十卷錄一卷又有晉黃門郎殷□集一卷尋陽太守熊
鳴鵠集十卷車騎司馬謝朗集三卷金紫光祿大夫王獻之集十卷錄一卷東陽太守袁質集二卷錄一卷太宰從事
中郎郗□集五卷錄一卷車騎長史謝□集六卷錄一卷撫軍將軍□□集十卷錄一卷亡晉新安太
守郗愔集四卷殘缺梁五卷又有吳郡功曹陳法之集十九卷亡晉太常卿王珉
集十卷梁一卷晉中散大夫羅含集三卷梁有太宰長史庾龢集二卷大司馬
參軍庾倏之集三卷右長史庾□集二卷亡晉國子博士孫放集一卷梁十卷殘缺

卷晉聘士殷叔獻集四卷并目錄梁三卷錄一卷晉湘東太守庾肅
之集十卷錄三卷梁有晉北中郎參軍蘇彥集十卷太子左率王肅之集三卷錄一卷黃門郎王徽之集
八卷徵士謝敷集五卷錄一卷大常卿孔汪集十卷陳留集七卷太常王□集十五卷右將軍王□集五卷錄一卷
太常殷允集十卷亡晉徵士戴逵集九卷殘缺梁十卷錄一卷又有晉光祿大夫孫齊集十卷
尚書左丞□□集六卷亡晉太子前率徐邈集九卷并目錄梁二十卷錄一卷晉給
事中徐乾集二十一卷并目錄梁二十卷錄一卷又有晉冠軍將軍殷玄之集五卷錄一卷
員外常侍伏系之集六卷泰山□□集十卷黃門郎魏邈之集五卷錄一卷冠軍□□集五卷金紫光祿大夫褚爽集廿
六卷錄一卷亡晉豫章太守范甯集十六卷梁有□□令□弘之集六卷亡晉
司徒王珣集十一卷并目錄梁十卷錄一卷亡晉處士薄蕭之集九卷
梁十卷又有晉安北將軍諸葛恢集九卷錄集七卷延陵令蔡廣之集十一卷錄一卷亡晉孫恩集五

卷 梁十卷并史中丞孔□集十五卷軍司馬□□集十一卷亡

錄一卷五卷亡 晉臨海太守辛德遠集五卷 梁四卷又有晉車騎參軍長史劉寧之集

梁王恭集五卷錄一卷殷覬集十卷錄一卷亡 晉荊州刺史殷仲堪集十卷

錄梁十卷亡 晉驃騎長史謝景重集一卷。晉桓玄集二十

卷 梁有晉丹楊令卞湛之集五卷錄一卷亡卷 晉卞承之集十卷錄一卷亡 晉東陽太守殷仲

文集七卷 梁五卷 晉司徒王謐集十卷 錄一卷梁有晉大夫伏系之集十卷

錄一卷亡 晉右軍參軍孔璠集二卷。晉衛軍諮議參軍方生集

十卷 錄一卷 晉光祿大夫祖台之集十六卷 梁二十卷 晉通直常

侍顧愷之集七卷 梁二十卷錄一卷 晉太常卿劉瑾集九卷 梁五卷 晉左

僕射謝混集三卷 梁五卷 晉秘書監滕演集十卷 錄一卷 晉司

徒長史王誕集二卷 梁有晉太尉諮議劉簡之集十卷亡 晉丹楊太守袁豹

集八卷 梁十卷錄一卷又有廷尉卿江□集五卷錄一卷與平□□集五卷亡 晉西中郎

長史羊徽集九卷 梁十卷錄一卷 晉國子博士周祗集十一卷 梁十

十卷錄一卷又有晉相國主簿殷闡集十卷錄一卷大常博士□□集十卷亡 晉始安太守卞裕集

十三卷 梁十五卷又有晉車騎公□集六卷亡 晉毛伯成集一卷。晉沙門支

曇諦集六卷。晉沙門釋惠遠集十二卷。晉姚萇沙門

釋僧肇集一卷。晉王茂略集四卷。晉郗□集四卷。

晉宗欽集二卷 梁有晉中軍功曹□□集十卷錄一卷又有□□□集五卷

錄一卷□□集十卷錄一卷亡 梁有晉□士□□集十卷錄一卷亡

之集十卷徵士周祗之集一卷孔□集九卷亡 晉江州刺

史王凝之妻謝道韞集二卷 梁有婦人晉司徒王渾妻鍾琰集五卷晉武帝左九嬪

集四卷晉太宰賈充妻李扶集一卷晉□□年部□□□□妻

陳窈集一卷晉□□水□□事□□集五卷晉海西公□□妻

□陳□集十卷□□□□□之集十卷晉散騎常侍□

□□妻□□集一卷□□□□□□□集二卷晉成公

大中何殷妻徐氏集一卷亡 宋武帝集十二卷 梁二十卷錄一卷

宋文帝集七卷 梁十卷 宋孝武帝集二十五卷 梁三十一卷錄一卷又有

宋□□□□集十卷錄一卷宋明帝集三十三卷亡 宋長沙王道憐集十卷 錄一卷有宋臨川

王道規集四卷亡 宋臨川王義慶集八卷。宋江夏王義恭集

十一卷 錄一卷梁十五卷錄一卷又有江夏王□本十五卷宋

宋南平王鑠集五卷 □□□□□□□集十二卷亡

春陵王□□侍中祖子□之集二十卷亡 宋□□守謝瞻集三卷 梁有宋征虜將軍沈林子

集七卷亡 宋太常卿孔琳之集九卷 并目錄梁十卷錄一卷 宋王叔之集

七卷 梁十卷錄一卷 宋太中大夫徐廣集十五卷 錄一卷 宋秘書監

謝瞻集三卷 梁錄一卷 宋侍中孔甯子集十一卷 并目錄梁十五

錄一卷亡 宋建安太守卞瑾集十卷 梁十卷 宋太常卿蔡廓集九

卷 并目錄梁十卷錄一卷又宋王昭之集二十四卷亡又有 宋尚書令傅亮集三十一

卷 梁二十卷錄一卷又有宋征南長史□□集十卷亡□□集三卷亡 宋太常卿鄭鮮

之集十二卷 錄二卷 宋徵士陶潛集九卷 梁五卷錄一卷又有張野

集十卷宋□□集八卷中散大夫王□集□卷錄一卷亡 宋太常卿

范泰集十九卷 梁二十卷錄一卷 宋尚書郎荀昶集十四卷 梁十五卷

錄一卷又有□□五卷中散大夫□□集七卷亡 宋司徒王弘集一卷 梁二十卷

錄一卷又有宋倉□□光祿大夫□□集十卷亡 宋沙門釋惠琳集五

卷梁九卷錄一卷又有宋范晏集十四卷亡宋司徒參軍謝惠連集六卷梁五
卷錄一卷又有宋太常謝弘微集二卷亡宋臨川內史謝靈運集十九卷梁二十卷
錄一卷宋給事中丘深之集七卷梁十五卷又有義成太守杜令之集五卷荊州西曹
掾韶集十卷殷淳集二卷揚州史殷景仁集九卷閩于傳任姚書之集二十卷錄一亡閩侯集十一卷亡殷
闡之集一卷亡宋徵士宗炅集十六卷梁十五卷宋徵士雷次
宗集十六卷梁二十九卷錄一卷宋奉朝請伍緝之集十二卷梁有宋南
靈主簿甯令元集八卷亡暉集十五卷錄一卷撫軍諮議元賓集一卷右光祿大夫王敬集五卷錄一卷任豫集六
卷宋御史中丞何承天集二十卷梁三十二卷亡宋太中大夫裴
松之集十三卷梁二十一卷又有王韶之集十九卷宋光祿大夫江湛集四卷錄一卷亡宋太
尉袁淑集十一卷并目錄梁十卷錄一卷宋秘書監王微集十卷梁有
七三五

錄一卷又有宋太子舍人王曾集二卷金紫光祿大夫王僧綽集一卷征北行參軍函溫集一十卷無復今陳超
之集十卷平南將軍何長瑜集八卷亡宋員外郎荀雍集一卷梁四卷又有宋國子博士
范演集八卷錄一卷廣令顏昱集六卷寧成令韓之集八卷南陽太守沈亮之集七卷國子博士孔欣集九卷臨海太
守江玄叔集四卷尚書郎劉馥集十一卷太子中舍人張演集八卷南昌令蔡朗之集三卷太學博士顧雅集十三
卷巴東太守孫何之集十一卷太尉諮議參軍謝元集一卷南海太守陸展集九卷錄一卷揚令山謙之集十二卷隰丸
刺史楊弟集九卷員外常侍覃叔之集十一卷亡客郎羊崇集六卷太子舍人孔寓集一卷亡宋中書
郎袁伯文集十五卷并目錄梁有宋安相諮議參軍超偉集七卷亡宋東中郎長史
孫緬集八卷并目錄梁十一卷又有宋□□奏集十卷子洗馬荀登集六卷安□□張鏡集十卷
東中書舍人檀超之集八卷錄一卷亡宋特進顏延之集二十五卷梁三十五又有
顏延之逸集一卷亡宋東揚州刺史顏竣集十四卷并目錄宋太司馬

錄事府濬集十一卷并目錄宋護軍將軍王僧達集十卷亡
錄一卷又有國子博士辛戎集十卷江寧令蘇寶生集四卷兗州別駕范義集十二卷吳興太守劉瑀集七卷本郡
孝廉劉氏集九卷亡宋會稽太守張暢集十二卷殘缺梁十四卷錄一卷又有宋司
州尚之集十卷亡宋吏部尚書何偃集十九卷梁十六卷又有廬江太守周朗集八
卷亡宋侍中沈懷文集十二卷殘缺梁十六卷宋北中郎長史江智
深集九卷并目錄一卷宋太子中庶子殷琰集七卷梁十卷又有宋武陵太守袁敳
集八卷荀欽明集六卷安如令盧詩之集五卷越騎校尉□興集四卷亡宋黃門郎虞通之
集十五卷梁二十卷宋司徒左長史沈勃集十五卷梁二十卷宋金
紫光祿大夫謝莊集十九卷梁十五卷又有宋金紫光祿大夫顏儁集三卷三巴校尉
張悅集十一卷揚州從事賀顗集十一卷鎮軍長史孔萬之集八卷撫軍參軍賀惡集十六卷本州秀才劉遂集二

卷亡宋建平王宏集十五卷○宋征虜記室參軍鮑照集十卷
梁六卷又有宋東寬靈宣集十五卷驃騎集六卷明定郡劉琨集五卷宜都太守賈昭集十卷亡宋太
中大夫徐爰集六卷梁十卷又有宋護軍司馬孫勃集六卷右光祿大夫張永集十卷陽羨令
駱縡集十六卷亡宋吏蔚之集十六卷梁二十卷又有太子中舍人微不顧王素集十六卷
亡宋豫章太守劉愔集八卷梁十卷又有宋延部賀鑑選十長史祿文蔡集
十一卷大將軍從事中郎孫頤集一卷司空劉緬集二十卷錄一卷青州刺史明高集十卷吳興太守袁興綱集七
卷元司之集十卷大司農蔡興宗集十六卷金紫光祿大夫王曇生集十五卷錄一卷郭迴之集五卷會稽常侍辛君之
集八卷太子舍人朱年集二卷東海王常侍鮑海妻集六卷會稽郡丞張緩集六卷亡宋寧國令劉
眘集七卷○宋江州從事吳邁遠集一卷殘缺梁八卷亡宋宛朐
令湯惠休集三卷梁四卷又有南海太守孫奉伯集十卷亡右將軍成充範集十卷秦郡請虞嘉集

十一卷宛陵令顏□□集
十五卷戴凱之集六卷亡 宋司徒袁粲集十一卷 并目錄梁九卷
又有婦人韋氏集一卷宋後宮司儀韓蘭英集四卷亡 齊文帝集一卷 殘缺梁十一卷又有晉
安王子懋集四卷錄一卷隨王子隆集七卷亡 齊竟陵王子良集四十卷 梁又有齊聞喜
公蕭遙欣集十一卷錄一卷軍諮議□□集十卷亡 齊太宰褚彥回集十五卷 梁又有齊黃門
侍郎崔祖思集二十卷中軍佐鍾蹈集十七卷錄餘杭令丘巨源集十卷錄一卷亡 齊太尉王儉集
五十一卷 梁六十卷又有齊東海太守謝朏集十六卷謝瀹集十卷豫州刺史劉善明集十卷侍中褚賁
集十一卷高士劉虯集二十四卷司徒主簿徵不就庾易集廿卷顧歡集三十卷劉繪集三十卷射聲校尉劉璡集
三卷亡 齊中書郎周顒集八卷 梁十六卷又有左侍郎鄭鴻集二十卷錄一卷亡豫州秀才
卞瞻集十卷正員郎劉懷慰集十卷錄一卷永嘉太守江山圖集十卷驃騎記室參軍□□集十一卷亡 齊前
軍參軍虞羲集九卷 殘缺梁十一卷又有平陽令章才集十卷車騎參軍任文集十一卷亡

卷八十三
集并錄一卷虞幼瑜集六十六卷長水校尉祖沖之集五十一卷亡 齊中書郎王融集十卷
○齊吏部郎謝朓集十二卷○謝朓逸集一卷 梁又有王融集十一
卷亡 齊司徒左長史張融集二十七卷 梁十卷又有張緬王海集十卷太宰□集十
卷金紫光祿集六十卷又有齊羽林監虞部集十卷黃門郎王僧祐集十卷太常卿劉悛集二十卷錄一卷秘書丞王暕集
五卷亡 齊金紫光祿大夫孔稚珪集十卷○齊後軍法曹參
軍陸厥集八卷 梁十卷 齊太尉徐孝嗣集十卷 梁七卷又有侍中孔逭集
一卅卷通直常侍裴昭明集九卷虞炎集七卷齊侍部郎劉瑱集十卷梁國從事中郎劉繪集十卷亡
中袁彖集五卷 并錄 齊中書郎王琨集九卷 并錄 齊西陽諮議
宗躬集十三卷○齊太子舍人沈驎士集六卷○梁武帝
集二十六卷 梁三十二卷 梁武帝詩賦集二十卷○梁武帝雜

文集九卷○梁武帝別集目錄二卷○梁武帝淨業賦三
卷○梁簡文帝集八十五卷 陸罩撰并錄 梁元帝集五十二卷
○梁元帝小集十卷○梁昭明太子集二十卷 梁有晉安成王集三十卷亡
梁岳陽王詧集十卷○梁王蕭[illegible]集五卷○梁邵陵
王綸集六卷○梁武陵王紀集八卷○梁蕭琮集七卷 梁又有安成煬王集五卷亡
梁司徒諮議宗夬集九卷 并錄 梁國子博士丘
遲集十卷 并錄梁十一卷又有謝朏集十五卷亡 梁金紫光祿大夫江淹集
九卷 梁二十卷 江淹後集十卷○梁尚書僕射范雲集十一卷
并錄 梁太常卿任昉集三十四卷 梁有晉安太守謝纂集十卷撫軍將軍柳惔集二十卷中護軍柳惲集十二卷豫州刺史柳憕集六卷尚書令柳挽集十三卷義興郡丞何佩集二卷撫軍中兵參軍韋

溫集十卷鎮西錄事參軍到洽集十一卷太子洗馬到沆集十卷南徐州秀才諸葛璩集十卷亡 梁特進
沈約集一百一卷 并錄梁又有謝朏集十一卷亡 梁中軍府諮議王僧孺
集三十卷○梁尚書左丞范縝集十一卷○梁護軍將軍
周捨集二十卷 梁有秘書張緩金河集六十卷劉歊集八卷玄貞處士劉訏集一卷亡 梁蕭
洽集二卷○梁隱居先生陶弘景集三十卷○陶弘景內
集十五卷○梁徵士魏道微集三卷○梁黃門郎張率集
三十八卷○梁南徐州治中王囧集三卷○梁都官尚書
江革集六卷○梁奉朝請吳均集二十卷○梁光祿大夫
庾曇隆集十卷 并錄 梁儀同三司徐勉前集三十五卷○徐
勉後集十六卷 并序錄 梁吏部郎王錫集十卷 并錄 梁尚書員

僕射王暕集二十一卷。梁平西刑獄參軍劉孝標集六卷。梁鴻臚卿裴子野集十四卷。梁仁威府長史司馬褧集九卷。梁蕭子暉集九卷。梁始興內史蕭子範集十三卷。梁建陽令江洪集二卷。梁鎮西府諮議鮑幾集八卷。梁尚書祠部郎虞騫集十卷。梁新田令費昶集三卷。梁蕭機集一卷。梁東陽郡丞謝瑱集八卷。梁通直郎謝琛集十卷。梁仁威記室何遜集七卷。梁有安西記室劉緩集四卷，沙門釋智藏集五卷，亡。梁大常卿陸倕集十四卷。梁廷尉卿劉孝綽集十四卷。梁都官尚書劉孝儀集二十卷。梁太子庶子劉孝威集十卷。梁東陽太守王籍集五卷

。梁黃門郎陸雲公集十卷。梁國子祭酒蕭子雲集十九卷。梁征西府長史楊眺集十一卷并錄。梁太子洗馬王筠集十一卷并錄。王筠中書集十一卷并錄。王筠臨海集十一卷并錄。王筠左佐集十一卷并錄。王筠尚書集九卷并錄。梁西昌侯蕭淵藻集四卷并錄。梁中書郎任孝恭集十卷。梁平北府長史鮑泉集一卷。梁雍州刺史張纘集十一卷并錄。梁尚書僕射張綰集十一卷并錄。梁度支尚書庾肩吾集十卷。梁太常卿劉之遴前集十一卷。劉之遴後集二十一卷。梁豫章世子侍讀謝郁集五卷。梁安成蕃王諮議[illegible]集十卷。梁中書舍人朱超集一卷。梁護軍將軍[illegible]成集十卷并錄。梁散騎常侍沈君攸集十三卷。梁臨安恭公主集三卷武帝女。梁征西記室范靖妻沈滿願集三卷。梁太子洗馬徐悱妻劉令嫻集三卷。後魏孝文帝集三十九卷。後魏司空高允集二十一卷。後魏司農卿李諧集十卷。後魏太常卿盧元明集十七卷。後魏司空祭酒袁躍集十三卷。後魏著作佐郎韓顯宗集十卷。後魏散騎常侍溫子昇集三十九卷。後魏太常卿陽固集三卷。北齊特進邢子才集三十一卷。北齊尚書僕射魏收集六十八卷。北齊儀同劉逖集二十六卷。後周明帝集九卷。後周趙王集八卷。後周滕簡王集八卷

。後周儀同宗懔集十二卷并錄。後周沙門釋亡名集[illegible]。後周小司空王褒集二十一卷并錄。後周少傅蕭撝集[illegible]卷。後周開府儀同庾信集二十一卷并錄。陳後主集三十九卷。陳後主沈后集十卷。陳大匠卿杜之偉集[illegible]卷。陳金紫光祿大夫周弘讓集九卷。陳周弘讓後集十二卷。陳侍中沈炯前集七卷。陳沈炯後集十三卷。陳沙門釋標集二卷。陳沙門釋洪偃集八卷。陳沙門釋瑗集六卷。陳沙門釋靈裕集四卷。陳尚書僕射周弘正集二十卷。陳鎮南府司馬陰鏗集一卷。陳[illegible]將軍顧野王集十九卷。陳沙門策上人集五卷。陳

尚書左僕射徐陵集三十卷。陳右衛將軍張式集十四卷。陳尚書度支郎張正見集十四卷。陳司農卿陸琰集二卷。陳少府卿陸玠集十卷。陳光祿卿陸瑜集十一卷并錄。陳護軍將軍袁憲集十五卷。陳沙門釋暠集六卷。陳御史中丞褚玠集十卷。陳安右府諮議司馬君卿集二卷。陳著作佐郎張仲簡集五卷。煬帝集五十五卷。王衡集一卷。武陽太守盧思道集三十卷。金州刺史李元操集十卷。蜀王府記室辛德源集三十卷。太尉楊素集十卷。懷州刺史李德林集十卷。吏部尚書牛弘集十二卷。司隸大夫薛道衡集三十卷。國子祭酒何妥集十卷。祕書監柳䛒集五卷。開府江總集三十卷。江總後集二卷。記室參軍蕭慤集九卷。著作郎魏彥深集三卷。著作郎諸葛穎集十四卷。劉子政母祖氏集九卷。著作郎王胄集十卷

右四百三十七部，四千三百八十一卷。通計亡書，合八百八十六部，八千一百二十六卷。

別集之名，蓋漢東京之所創也。自靈均已降，屬文之士眾矣，然其志尚不同，風流殊別。後之君子，欲觀其體勢，而見其心靈，故別聚焉，名之為集。辭人景慕，並自記載，以成書部。年代遷徙，亦頗遺散。其高唱絕俗者，略皆具存，今依其先後，次之於此。

文章流別集四十一卷梁六十卷志二卷論二卷摯虞撰。文章流別志論二卷摯虞撰。文章流別本十二卷謝混撰。續文章流別三卷孔甯撰。集苑四十五卷梁六十卷。集林一百八十一卷宋臨川王劉義慶撰梁二百卷。集林鈔十一卷。集鈔十卷沈約撰梁有集鈔四十卷丘遲撰亡。集略二十卷。撰遺六卷梁又有零集三十六卷亡。翰林論三卷李充撰梁五十四卷。文苑一百卷孔逭撰。文苑鈔三十卷。文選三十卷梁昭明太子撰。詞林五十八卷。文海五十卷。吳朝士文集十卷梁十三卷又有黃書文府三卷亡。巾箱集七卷梁有文章志錄雜文八卷謝沈撰又名士雜文八卷亡。婦人集二十卷梁有婦人集三十卷殷淳撰又有婦人集十一卷亡。婦人集鈔二卷。雜文十六卷為婦人作。文選音三卷蕭該撰。文心雕龍十卷梁兼東宮通事舍人劉勰撰。文章始一卷姚察撰梁有文章始一卷任昉撰四代文章記一卷吳郡功曹張防撰亡。賦集九十二卷謝靈運撰梁又有賦集五十卷宋新渝惠侯撰賦集四十卷宋明帝撰樂器賦十卷伎藝賦六卷亡。賦集鈔一卷。賦集八十六卷後魏秘書丞崔浩撰。續賦集十九卷殘缺。歷代賦十卷梁武帝撰。皇德瑞應賦頌一卷梁十六卷。五都賦六卷并錄張衡及左思撰。雜都賦十一卷梁雜賦十六卷又東都賦一卷孔逭作二京賦二卷李軌綦毋邃注齊都賦二卷并音左思撰相風賦七卷傅玄等撰迦維國賦二卷晉右軍行參軍虞干紀撰遂志賦十卷乘輿赭白馬賦二卷亡。述征賦一卷。神雀賦一卷後漢傅毅撰。雜賦注本三卷梁有郭璞注子虛上林賦一卷薛綜注張衡二京賦二卷晁矯注二京賦一卷傅巽注二京賦二卷張載及晉侍中劉逵晉懷令衛瓘注左思三都賦三卷綦毋邃注三都賦三卷項氏注幽通賦蕭廣濟注

木玄虛海賦一卷徐爰注射雉賦一卷亡獻賦十八卷○圍棋賦一卷梁武帝撰觀
象賦一卷○洛神賦一卷孫壑注枕賦一卷張君祖撰二都賦音一
卷李軌撰百賦音十卷宋御史褚詮之撰梁有賦音二卷郭徵之撰雜賦圖十七卷亡大隋
封禪書一卷○上壽頌諸一卷梁有雜頌撰文八卷帝刻石文一卷宋會稽太守
撰江集雅篇五卷○靖恭堂頌一卷晉京王李充撰頌集二十卷王僧綽撰梁有
撰木連理頌二卷太元十年群臣上詩集五十卷謝靈運撰梁五十一卷又有宋侍中張敷袁淑
補謝靈運詩集一百卷文詩集百卷并例錄二卷顏峻撰
詩集四十卷宋明帝撰雜詩七十九卷江邃撰雜詩二十
卷宋太子洗馬劉和注二晉雜詩二十卷白詩集鈔十卷
今五言詩美文五卷荀綽撰雜詩鈔十卷亡古詩集九卷○六代詩集鈔四
鈔靈運撰梁有雜詩鈔十卷謝靈運撰亡
卷梁有雜詩鈔十卷錄又有文章英華三十卷梁昭明太子撰詩英九卷謝靈運集梁十卷

古今詩英八卷○古今詩苑英華十九卷梁昭明太子撰詩纘十
三卷○擬詩英華一卷○詩類六卷○玉臺新詠十卷徐陵撰
撰百志詩九卷干寶撰梁五卷又有古遊仙詩一卷應貞注應璩百一詩八卷亡百一詩二卷晉曹郎
太守李夔撰亡齊釋奠會詩十卷○齊讌會詩十七卷○青溪
詩三十卷齊讌會作梁有釋奠宋雜祖餞讌會詩集二十一部一百四十三卷亡今略其數西府
新文十一卷并錄梁蕭淑撰百國詩四十三卷○文林館詩府八
卷後齊文林館作詩評三卷鍾嶸撰或曰詩品古樂府八卷○文會詩三
卷陳令狐記室徐伯陽撰五言七言迴文詩一卷梁有雜詩圖一卷亡毛伯成
詩一卷伯成東晉征西將軍春秋寶藏詩四卷張湛撰江淹擬古一卷
羅國撰樂府歌辭鈔一卷○歌錄十卷○古歌錄鈔二卷○

晉歌章八卷梁十卷吳聲歌辭曲一卷梁二卷又有樂府歌詩二十卷秦伯文撰
樂府歌詩十二卷樂府三校歌詩十卷樂府歌辭九卷太
樂歌詩八卷歌辭四卷張永記魏燕樂歌辭七卷晉歌章十
卷又晉歌詩十八卷晉讌樂歌辭十卷荀勖撰宋太始祭
高禖歌辭十一卷齊三調雅辭五卷古今九代歌詩七卷
張湛撰三調相和歌辭五卷三調詩吟錄六卷奏鞞鐸舞
曲二卷管弦錄一卷伎錄一卷太樂備問鍾鐸律奏舞
四卷謝靈運撰又回文集十卷謝靈運撰又回文詩八卷
回文詩一卷并圖秦州刺史竇氏妻蘇氏作頌二十卷亡
王僧綽撰木連理頌二卷晉太元十九年群臣上又陳郊
有廟及清商樂府宴樂高禖鞞鐸等歌辭舞錄凡十部
廟歌辭三卷張湛撰并錄樂府新歌十卷秦王記室崔子發撰樂府新歌
二卷秦王司馬殷僧首撰古今箴銘集十四卷張湛撰錄一卷梁有
二十卷女箴一卷女史箴圖一卷又有雜箴等十一卷又
陸少玄撰雜誡箴二十三卷釋僧祐撰女誡雜銘五卷亡
衆賢誡集十卷梁有誡林三卷綦毋邃撰四帝誡三
卷後堯王誡等集雜家誡九卷雜家誡集
誠二十卷亡諸葛武侯誡一卷○女誡一卷○女誡一卷曹大家
二卷亡梁有女訓十六卷婦人訓誡集十一卷并錄梁十卷
鑒一卷十六卷婦人訓誡集十一卷司空徐湛之撰
姒訓一卷曹植撰貞順志一卷○讚集五卷謝莊撰畫讚五卷
漢明帝殿閣畫讚陳思王讚梁五十卷又有碑集十五卷謝莊撰七集十卷
十卷又有碑集十二卷錄一卷亡七悟一卷顏之推撰梁有
卷梁十二卷錄一卷亡七林三十卷音一卷亡七林十
一卷梁文碑集二十九卷○雜碑集二十九卷○雜碑集
二十二卷梁有碑集十卷謝莊撰釋氏碑文三十卷梁元
陳勰撰雜碑二十二卷碑文十五卷晉將作大匠
碑十卷長沙景王碑文三卷荊州雜碑三卷雍州雜碑四
卷廣州刺史碑十二卷義興周府君碑一卷太原王氏家
誄頌讚銘集二十六卷諸寺碑文四十六卷釋僧祐撰雜
梁有六卷宋僧行狀設論集二卷劉楷撰梁有設論集三
四十卷東晉人撰雜集二

十卷七論集七十三卷。雜論十卷。明真論一卷晉兗州刺史宗
岱撰東西晉興亡論一卷。陶神論五卷。正流論一卷亡
黃芳引連珠一卷。梁武連珠一卷沈約注梁武帝制旨連
珠十卷梁邵陵王綸注梁武帝制旨連珠十卷陸緬注梁有設論
撰連珠集五卷陳證撰連珠十五卷又連珠一卷
陸機撰顏延何承天注又班固典引一卷蔡邕注亡梁代雜
文三卷。詔集區分四十一卷後周獸門學士宗幹撰魏朝雜詔二
卷梁有漢高祖手詔一卷亡錄魏吳二志詔二卷梁有三國詔誥十卷亡晉咸康
詔四卷。晉朝雜詔九卷梁有晉雜詔百卷錄一卷又有晉雜詔二十八卷錄一卷又晉
詔六十卷晉又王武宋雜詔十二卷亡錄晉詔十四卷梁有晉武帝詔十二卷成帝詔草十七卷
康帝詔草十卷建元直詔三卷永和副詔九卷升平隆和
興寧副詔十卷泰元咸寧寧康副詔二十二卷隆安直詔

五卷元興大亨副詔三卷元熙詔二卷亡晉義熙詔十卷梁有義熙副詔十卷義熙以來至于大明詔三十卷
晉宋雜詔四卷又晉宋雜詔八卷王韶之撰
又雜詔十四卷起五胡詔十卷亡宋永初雜詔
十三卷梁有詔集百卷起漢迄宋宋武帝詔四卷宋元熙詔今五卷永初二年九月以前三卷永初以來中書雜
詔二十卷亡宋孝建詔一卷梁有宋景平詔三卷亡宋元嘉副詔十五卷
梁有宋元嘉詔六十二卷又宋孝武詔五卷宋大明詔七
十卷宋永光景和詔五卷宋泰始泰豫詔二十二卷宋義
嘉偽詔一卷宋元徽詔十二卷宋昇明詔四卷亡齊雜詔十卷。齊中興二年詔
三卷梁有齊建元詔五卷永明詔三卷武帝中詔十卷齊隆昌延興建武詔九卷齊建武二年副詔九卷梁天
監元年至七年詔十二卷天監九年十年詔二卷亡後魏詔集十六卷。後周雜詔
八卷。雜詔八卷。雜赦書六卷。陳天嘉詔草三卷。
梁有雜赦書二卷亡李德林撰皇朝詔集九卷。皇朝陳事詔十三卷

梁有雜九錄文帽卷一上法書表一卷虞龢撰梁中表十一卷梁邵陵王綸撰
台滄名臣奏三十卷魏名臣奏三十卷陳長壽撰魏雜事
七卷晉諸公奏十一卷雜表奏駁三十五卷漢丞相匡衡
大司馬王鳳奏五卷劉隗奏五卷孔群奏二十二卷晉金
紫光祿大夫周閔奏事四卷晉中丞劉邵奏事六卷中丞
司馬無忌奏事十二卷中丞虞谷奏事六卷中丞
中丞高崧奏事五卷又諸彈事等十四部亡雜露布十二
卷梁有雜檄文十七卷武帝露布文九卷亡山公啟事三卷亡范甯啟事三
卷梁十卷梁有雜薦文十二卷馮文作六卷亡薦文五十卷杜預撰雜集一卷殷仲
堪撰梁魏周齊陳皇朝聘使雜啟九卷。政道集十卷。書
集八十八卷齊散騎常侍王履撰梁八十卷亡書林十卷。雜逸書六卷
梁二十二卷徐爰撰應璩書林八卷夏赤松撰抱朴君書
一卷葛洪撰婁司徒書三卷蔡謨撰前漢雜筆十卷吳晉
雜筆九卷吳朝文二十四卷李氏家書八
卷晉左將軍王鎮惡與劉冊書一卷亡後周與齊軍國

書二卷。高澄與侯景書一卷。策集一卷殷仲堪撰策集六
卷梁有孝秀對策十二卷亡宋元嘉策孝秀文十卷。誹諧文三卷袁淑撰
梁有續誹諧文集十卷又有誹諧文一卷沈宗之撰法
子春秋一卷杜嵩撰悼陽秋一卷宋零陵令辛邕之撰亡
法集百七卷梁沙門釋寶唱撰

右一百七部二千二百一十三卷

通計亡書合二百四十九部五千二百二十四卷

總集者以建安之後辭賦轉繁眾家之集日以滋廣晉代
摯虞苦覽者之勞倦於是採擿孔翠芟剪繁蕪自詩賦下
各為條貫合而編之謂為流別是後文集總鈔作者繼軌
屬辭之士以為覃奧而取則焉今次其前後并解釋評論

揔於此篇。

凡集五百五十四部，六千六百二十二卷。通計亡書，合一千一百四十六部，一萬三千三百九十卷。

文者，所以明言也。古者登高能賦，山川能祭，師旅能誓，喪紀能誄，作器能銘，則可以為大夫。言其因物騁辭，情靈無擁者也。唐歌虞詠，商頌周雅，敘事緣情，紛綸相襲，自斯已降，其道彌繁。世有澆淳，時移治亂，文體遷變，邪正或殊。宋玉、屈原，激清風於南楚，嚴、鄒、枚、馬，陳盛藻於西京，平子豔發於東都，王粲獨步於漳滏。爰逮晉氏，見稱潘、陸，並黼藻相輝，宮商間起，清辭潤乎金石，精義薄乎雲天。永嘉已後，玄風既扇，辭多平淡，文寡風力。降及江東，不

勝其弊。宋、齊之世，下逮梁初，靈運高致之奇，延年錯綜之美，謝玄暉之藻麗，沈休文之富溢，煇煥斌蔚，辭義可觀。梁簡文之在東宮，亦好篇什，清辭巧製，止乎衽席之間；彫琢蔓藻，思極閨闈之內。後生好事，遞相放習，朝野紛紛，號為宮體。流宕不已，訖于喪亡。陳氏因之，未能全變。其中原則兵亂積年，文章道盡。後魏文帝，頗效屬辭，未能變俗，例皆淳古。齊宅漳濱，辭人間起，高言累句，紛紜絡繹，清辭雅致，是所未聞。後周草創，干戈不戢，君臣戮力，專事經營，風流文雅，我則未暇。其後南平漢、沔，東定河朔，訖于有隋，四海一統，采荊南之杞梓，收會稽之箭竹，辭人才士，總萃京師。

屬以高祖少文，煬帝多忌，當路執權，逮相擯壓。於是握靈蛇之珠，韞荊山之玉，轉死溝壑之內者，不可勝數，草澤怨刺，於是興焉。古者陳詩觀風，斯亦所以關乎盛衰者也。班固有詩賦略，凡五種，今引而伸之，合為三種，謂之集部。

凡四部經傳三千一百二十七部，三萬六千七百八卷。通計亡書，合四千一百九十一部，四萬九千四百六十七卷。

經戒三百一部，九百八卷。　餌服四十六部，一百六十七卷。

房中十三部，三十八卷。　符錄十七部，一百三卷。

右三百七十七部，一千二百一十六卷。

道經者，云有元始天尊，生於太元之先，稟自然之氣，沖虛凝遠，莫知其極。所以說天地淪壞，劫數終盡，略與佛經同。以為天尊之體，常存不滅，每至天地初開，或在玉京之上，或在窮桑之野，授以祕道，謂之開劫度人。然其開劫，非一度矣，故有延康、赤明、龍漢、開皇，是其年號。其間相去經四十一億萬載。所度皆諸天仙上品，有太上老君、太上丈人、天真皇人、五方天帝及諸仙官，轉共承受，世人莫之豫也。所說之經，亦稟元一之氣，自然而有，非所造為，亦與天尊常在不滅。天地不壞，則蘊而莫傳，劫運若開，其文自見。凡八字，盡道體之奧，謂之天書。字方一丈，八角垂芒，光輝照耀，驚心眩目，雖諸天仙，不能省視。天尊之開劫也，乃命天

真皇人改嚩天音而辯析之自天真以下至于諸仙展轉
節級以次相授諸仙得之始授世人然以天尊經歷年載
始一開劫受法之人得而寶秘亦有年限方始傳授上品
則年久下品則年近故今授道者經四十九年始得授人
推其大旨蓋亦歸於仁愛清靜積而修習漸致長生自然
神化或白日登仙與道合體其受道之法初受五千文籙
次授三洞籙次受洞玄籙次受上清籙籙皆素書紀諸天
曹官屬佐吏之名有多少又有諸符錯在其間文章詭怪
世所不識受者必先潔齋然後齎金環一幷諸贄幣以見於師
師受其贄以籙授之仍剖金環各持其半云以為約弟子

得籙緘而佩之其潔齋之法有黃籙玉籙金籙塗炭等齋
為壇三成每成皆置綿蕝以為限域傍各開門皆有法象
齋者亦有人數之限以次入於綿蕝之中魚貫面縛陳說
愆咎告白神祇晝夜不息或一二七日而止其齋數之外
有人者並在綿蕝之外謂之齋客但拜謝而已不面縛焉
而又有諸消災度厄之法依陰陽五行數術推人年命書
之如章表之儀幷具贄幣燒香陳讀云奏上天曹請為除
厄謂之上章夜中於星辰之下陳設酒脯餅餌幣物歷祀
天皇太一祀五星列宿為書如上章之儀以奏之名之為
醮又以木為印刻星辰日月於其上吸氣執之以印疾病

多有愈者又能登刀入火而焚敕之使刃不能割火不能
熱而又有諸服餌辟穀金丹玉漿雲英蠲除滓穢之法不
可殫記云自上古黃帝帝嚳夏禹之儔並遇神人咸受道
籙年代既遠經史無聞焉推尋事跡漢時諸子道書之流
有三十七家大旨皆去健羨處沖虛而已無上天官符籙
之事其黃帝四篇老子二篇最得深旨故言陶弘景者隱
於句容好陰陽五行風角星算修辟穀導引之法受道經
符籙武帝素與之遊及禪代之際弘景取圖讖之文合成
景梁字以獻之由是恩遇甚厚又撰登真隱訣以證古有
神仙之事又言神丹可成服之則能長生與天地永畢帝

令弘景試合神丹竟不能就乃言中原隔絕藥物不精故
也帝以為然敬之尤甚然武帝弱年好事先受道法及即
位猶自上章朝士受道者眾三吳及邊海之際信之踰甚
陳武世居吳興故亦奉焉後魏之世嵩山道士寇謙之自
云嘗遇真人成公興後遇太上老君授謙之為天師而又
賜之雲中音誦科誡二十卷又使玉女授其服氣導引之法
遂得辟穀氣盛體輕顏色鮮麗弟子十餘人皆得其術其
後又遇神人李譜云是老君玄孫授其圖籙真經劾召百
神六十餘卷及銷鍊金丹雲英八石玉漿之法太武始光
之初奉其書而獻之帝使謁者奉玉帛牲牢祀嵩岳迎致

其餘弟子於代都東南起壇宇給道士百二十餘人顯揚其法宣布天下太武親備法駕而受符籙焉自是道業大行每帝即位必受符籙以為故事刻天尊及諸仙之象而供養焉遷洛已後置道場於南郊之傍方二百步正月十月之十五日並有道士哥人百六人拜而祠焉後齊武帝遷鄴遂罷之文襄之世更置館宇選其精至者使居焉後周承魏崇奉道法每帝受籙如魏之制與佛法俱滅開皇初又興高祖雅信佛法於道士蔑如也大業中道士以術進者甚眾其所以講經由以老子為本次講莊子及靈寶昇玄之屬其餘眾經或言傳之神人篇卷非一自云天

尊姓樂名靜信例皆淺俗故世甚疑之其術業優者行諸符禁往往神驗而金丹玉液長生之事歷代糜費不可勝紀竟無效焉今考其經目之數附之於此

大乘經六百一十七部二千七十六卷五百五十八部一千六百九十七卷經五十九部三百七十九卷疏○小乘經四百八十七部八百五十二卷○雜經三百八十部七百一十六卷雜經目殘缺據見數如此雜疑經一百七十二部三百三十六卷○大乘律五十二部九十一卷○小乘律八十部四百七十二卷七十七部四百九十卷律三部二十三卷講疏雜律二十七部四十六卷○大乘論三十五部一百四十一卷二十部九十四卷論十五部四十七卷疏小乘論四十一部五百六十七卷三十一部四百九十一卷論十部七十六卷疏○雜論五十一部四百三十七卷二十一部二百九十九卷論三十部一百三十八卷講疏記二十部四百六十四卷

右一千九百五十部六千一百九十八卷

佛經者西域天竺之迦維衛國淨飯王太子釋迦牟尼所說釋迦當周莊王之九年四月八日自母右脅而生姿貌奇異有三十二相八十二好捨太子位出家學道勤行精進覺悟一切種智而謂之佛亦曰佛陀亦曰浮屠皆胡言也華言譯之為淨覺其所說云人身雖有生死之異至於精神則恒不滅此身之前則經無量身矣積而修習精神

清淨則成佛道天地之外四維上下更有天地亦無終極然皆有成有敗一成一敗謂之一劫自此天地已前則有無量劫矣每劫必有諸佛得道出世教化其數不同今此劫中當有千佛自初至于釋迦已七佛矣其次當有彌勒出世必經三會演說法藏開度眾生由其道者有四等之果一曰須陁洹二曰斯陁含三曰阿那含四曰阿羅漢至羅漢者則出入生死去來隱顯而不為累阿羅漢已上至菩薩者深見佛性以至成道每佛滅度遺法相傳有正象末三等淳醨之異年歲遠近亦各不同末法已後眾生愚鈍無復佛教而業行轉惡年壽漸短經數百千載間乃至朝

生死然後有大水大火大風之災一切除去之而更立
生人又歸淳朴謂之小劫每一小劫則一佛出世初天
竺中多諸外道並事水火毒龍而善諸變幻釋迦之苦行
也是諸邪道並來嬲惱以亂其心而不能得及佛道成盡
皆摧伏並爲弟子弟子男曰桑門譯言息心而總曰僧譯
言行乞女曰比丘尼皆剃落鬚髮釋累辭家相與和居治
心修淨行乞以自資而防心攝行僧至二百五十戒尼五
百戒俗人信憑佛法者男曰優婆塞女曰優婆夷皆去殺
盜婬妄言飲酒是爲五誡釋迦在世教化四十九年乃至
天龍人鬼並來聽法弟子得道以百千萬億數然後於拘

尸那城娑羅雙樹間以二月十五日入般涅槃涅槃亦曰
泥洹譯言滅度亦言常樂我淨初釋迦說法以人之性識
根業各差故有大乘小乘之說至是謝世弟子大迦葉與
阿難等五百人追共撰述綴以文字集載爲十二部後數
百年有羅漢菩薩相繼著論贊明其義然佛所說我滅度
後正法五百年像法一千年末法三千年其義如此推尋
典籍自漢已上中國未傳或云久以流布遭秦之世所以
堙滅其後張騫使西域蓋聞有浮屠之教哀帝時博士弟
子秦景使伊存口授浮屠經中土聞之未之信也後漢明
帝夜夢金人飛行殿庭以問於朝而傅毅以佛對帝遣郎

中蔡愔及秦景使天竺求之得佛經四十二章及釋迦立
像并與沙門攝摩騰竺法蘭東還愔之來也以白馬負經
因立白馬寺於洛城雍門西以處之其經緘於蘭臺石室
而又畫像於清涼臺及顯節陵上章帝時楚王英以崇敬
佛法聞西域沙門齎佛經而至者甚衆永平中法蘭又譯
十住經其餘傳譯多未能通至桓帝時有安息國沙門安
靜齎經至洛翻譯最爲通解靈帝時有月支沙門支讖天
竺沙門竺佛朔等並翻佛經而支讖所譯泥洹經二卷學
者以爲大得本旨漢末太守竺融亦崇佛法三國時有西
域沙門康僧會齎佛經至吳譯之吳主孫權甚大敬信魏

黃初中中國人始依佛戒剃髮爲僧先是西域沙門來此
譯小品經首尾乖舛未能通解甘露中有朱仕行者往西
域至于闐國得經九十章晉元康中至鄴譯之題曰放光
般若經太始中有月支沙門竺法護西遊諸國大得佛經
至洛翻譯部數甚多佛教東流自此而盛石勒時常山沙
門衛道安性聰敏誦經日至萬餘言以胡僧所譯維摩法
華未盡深旨精思十年心了神悟乃正其乖舛宣揚解釋
時中國紛擾四方隔絕道安乃率門徒南遊新野欲令玄
宗所在流布分遣弟子各趣諸方法性詣揚州法和入蜀
道安與慧遠之襄陽後至長安苻堅甚敬之道安素聞

天竺沙門鳩摩羅什思通法門勸興致之什亦聞安令問
遙拜致敬姚萇弘始二年羅什至長安時道安卒後已二
十載矣什深慨恨什之來也大譯經論道安所正與什所
譯義如一初無乖舛初晉元熙中新豐沙門智猛策杖西
行到華氏城得泥洹經及僧祇律東至高昌譯泥洹為二
十卷後有天竺沙門曇摩羅讖復齎胡本來至河西沮渠
蒙遜遣使至高昌取猛本欲相參驗未還而蒙遜破滅姚
萇弘始十年猛本始至長安譯為三十卷曇摩羅讖又譯
金光明等經時胡僧至長安者數十輩惟鳩摩羅什才德
最優其所譯則維摩法華成實論等諸經及曇無讖所譯

金光明曇摩羅讖所譯泥洹等經並為大乘之學而什又
譯十誦律天竺沙門佛陀耶舍譯長阿含經及四分律兜
佉勒沙門曇摩難提譯增一阿含經曇摩耶舍譯阿毗曇
論並為小乘之學其餘經論不可勝記自是佛法流通極
於四海矣東晉隆安中又有罽賓沙門僧伽提婆譯增一
阿含經及中阿含經義熙中沙門支法領從于闐國得華
嚴經三萬六千偈至金陵宣譯又有沙門法顯自長安遊
天竺經三十餘國隨有經律之處學其書語譯而寫之還
至金陵與天竺禪師跋羅參共辯定謂之僧祇律學者傳之
齊梁及陳並有外國沙門然所宣譯無大名部可為沙門

者梁武大崇佛法於華林園中總集釋氏經典凡五千四
百卷沙門寶唱撰經目錄又後魏時太武帝西征長安以
沙門多違佛律群聚穢亂乃詔有司盡坑殺之焚破佛像
長安僧徒一時殲滅自餘征鎮豫聞詔書亡匿得免者十
一二文成之世又使修復熙平中遣沙門慧生使西域采
諸經律得一百七十部永平中又有天竺沙門菩提留支
大譯佛經與羅什相埒其地持十地論並為大乘學者所
重後齊遷鄴佛法不改至周武帝時蜀郡沙門衛元嵩上
書稱僧徒猥濫武帝出詔一切廢毀開皇元年高祖普詔
天下任聽出家仍令計口出錢營造經像而京師及并州

相州洛州等諸大都邑之處並官寫一切經置于寺內而
又別寫藏于祕閣天下之人從風而靡競相景慕民間佛
經多於六經數十百倍大業時又令沙門智果於東都內
道場撰諸經目分別條貫以佛所說經為三部一曰大乘
二曰小乘三曰雜經其餘似後人假託為之者別為一部
謂之疑經又有菩薩及諸深解奧義贊明佛理者名之為
論及戒律並有大小及中三部之別又所學者錄其當時
行事名之為記凡十一種今舉其大數列於此篇
右道佛經二千三百二十九部七千四百一十
四卷

道佛者方外之教聖人之遠致也俗士爲之不通其指多
離以迂怪假託變幻亂於世斯所以爲弊也故中庸之教
是所罕言然亦不可誣也故録其大綱附于四部之末
大凡經傳存亡及道佛六千五百二十部五萬六千八百
八十一卷

志卷第三十　經籍四　隋書三十五

列傳第一　隋書三十六

特進臣魏徵　上

后妃

夫陰陽肇分乾坤定位君臣之道斯著夫婦之義存焉陰
陽和則裁成萬物家道正則化行天下由近及遠自家刑
國配天作合不亦大乎興亡是繫不亦重乎是以先王慎
之正其本而嚴其防後之繼體靡克聿脩甘心柔曼之容
罔念幽閑之操成敗攸屬安危斯在故皇英降而虞道隆
任姒歸而姬宗盛妹妲致夏殷之釁褒閻結周漢之禍爰
歷晉宋實繁有徒皆位以寵升榮非德進恣行淫僻莫顧
禮儀爲梟爲鴟敗不旋踵後之伉儷宸極正位居中罕蹈
平易之塗多遵覆車之轍雖鳩之德千載寂寥牝雞之晨
殊邦接響窈窕淑女靡有求於寤寐鏗鏘環珮鮮克嗣於
徽音永念前脩歎深彤管覩載籍於既往考行事於當時
存亡得失之機蓋亦多矣故述皇后列傳所以垂戒將來
然妃后之制夏殷以前略矣周公定禮內職始備列焉秦
漢以下代有沿革品秩差次前史載之詳矣齊梁以降歷
魏暨周廢置益損參差不一周宣嗣位不率典章衣禕翟
稱中宮者凡有五夫人以下略無定數高祖思革前弊大
矯其違唯皇后正位傍無私寵婦官稱號未詳備焉開皇

二年著內官之式略依周禮省減其數嬪三員掌教四德視正三品世婦九員掌賓客祭祀視正五品女御三十八員掌女工絲枲視正七品又採漢晉舊儀置六尚六司六典遞相統攝以掌宮掖之政一曰尚宮掌導引皇后及閨閤稟賜管司令三人掌圖籍法式糾察宣奏典琮三人掌琮璽器玩二曰尚儀掌禮儀教學管司樂三人掌音律之事典贊三人掌導引內外命婦朝見三曰尚服掌服章寶藏管司飾三人掌簪珥花嚴典櫛三人掌巾櫛膏沐四曰尚食掌進膳先嘗管司醫三人掌方藥卜筮典器三人掌樽彝器皿五曰尚寢掌帷帳床褥管司筵三人掌鋪設灑

掃典執三人掌扇傘燈燭六曰尚工掌營造百役管司製三人掌衣服裁縫典會三人掌財帛出入六尚各三員視從九品六司視勳品六典視流外二品初文獻皇后功參歷試外預朝政內擅宮闈懷嫉妒之心虛嬪妾之位不設三妃防其上逼自嬪以下置六十員加又抑損服章降其品秩至文獻崩後始置貴人三員增嬪至九員世婦二十七員御女八十一員貴人等關掌宮闈之務六尚已下皆分隸焉煬帝時后妃嬪御無釐婦職唯端容麗飾陪從醼遊而已帝又參詳典故自製嘉名著之於令貴妃淑妃德妃是為三夫人品正第一順儀順容順華修儀修容修華

充儀充容充華是為九嬪品正第二婕妤一十二員品正第三美人才人一十五員品正第四是為世婦寶林二十四員品正第五御女二十四員品正第六采女三十七員品正第七是為女御總一百二十以敘於宴寢又有承衣刀人皆趨侍左右並無員數視六品已下時又增置女官準尚書省以六局管二十四司一曰尚宮局管司言掌宣傳奏啟司簿掌名錄計度司正掌格式推罰司闈掌門閤管鑰二曰尚儀局管司籍掌經史教學紙筆几案司樂掌音律司賓掌賓客司贊掌禮儀贊相導引三曰尚服局管司璽掌琮璽符節司衣掌衣服司飾掌湯沐巾櫛玩弄司

仗掌仗衛戎器四曰尚食局管司膳掌膳羞司醞掌酒醴醯醢司藥掌醫巫藥劑司饎掌廩餼柴炭五曰尚寢局管司設掌牀席帷帳鋪設灑掃司輿掌輿輦傘扇執持羽儀司苑掌園御種植蔬菜瓜果司燈掌火燭六曰尚工局管司製掌營造裁縫司寶掌金玉珠璣錢貨司綵掌繒帛司織掌織染六尚二十二司員各二人唯司樂司膳員各四人每司又置典及掌以貳其職六尚十人品從第五司二十八人品從第六典二十八人品從第七掌二十八人品從第九女使流外量局閑劇多者十人已下無定員數聯事分職各有司存焉

文獻獨孤皇后河南雒陽人周大司馬河內公信之女也信見高祖有奇表故以后妻焉時年十四高祖與后相得誓無異生之子后初亦柔順恭孝不失婦道后姊為周明帝后長女為周宣帝后貴戚之盛莫與為比而后每謙卑自守世以為賢及周宣帝崩高祖居禁中總百揆后使人謂高祖曰大事已然騎獸之勢必不得下勉之高祖受禪立為皇后突厥嘗與中國交市有明珠一篋價值八百萬幽州總管陰壽白后市之后曰非我所須也當今戎狄屢寇將士罷勞未若以八百萬分賞有功者百寮聞而畢賀高祖甚寵憚之上每臨朝后輒與上方輦而進至閣乃止

使宦官伺上政有所失隨則匡諫多所弘益候上退朝而同反燕寢相顧欣然后早失二親常懷感慕見公卿有父母者每為致禮焉有司奏以周禮百官之妻命於王后憲章在昔請依古制后曰以婦人與政或從此漸不可開其源也不許后每謂諸公主曰周家公主類無婦德失禮於舅姑離薄人骨肉此不順事爾等當誡之大都督崔長仁后之中外兄弟也犯法當斬高祖以后之故欲免其罪后曰國家之事焉可顧私長仁竟坐死后異母弟陀以猫鬼巫蠱呪詛於后坐當死后三日不食為之請命曰陀若蠹政害民者妾不敢言今坐為妾身敢請其命陀於是減死一等后每與上言及政事往往意合宮中稱為二聖后頗仁愛每聞大理決囚未嘗不流涕然性尤妬忌後宮莫敢進御尉遲迥女孫有美色先在宮中上於仁壽宮見而悅之因此得幸后伺上聽朝陰殺之上由是大怒單騎從苑中而出不由徑路入山谷間二十餘里高熲楊素等追及上扣馬苦諫上太息曰吾貴為天子而不得自由高熲曰陛下豈以一婦人而輕天下上意少解駐馬良久中夜方始還宮后俟上於閣內及上至后流涕拜謝熲素等和解之上置酒極歡后自此意頗衰折初后以高熲是父之家客甚見親禮至是聞熲謂己為一婦人因此銜恨又以熲

夫人死其妾生男益不善之漸加譖毀上亦每事唯后言是用后見諸王及朝士有妾孕者必勸上斥之時皇太子多內寵妃元氏暴薨后意太子愛妾雲氏害之由是諷上黜高熲竟廢太子立晉王廣皆后之謀也仁壽二年八月甲子月暈四重己巳太白犯軒轅其夜后崩於永安宮時年五十葬於太陵其後宣華夫人陳氏容華夫人蔡氏俱有寵上頗惑之由是發疾及危篤謂侍者曰使皇后在吾不及此云

宣華夫人陳氏陳宣帝之女也性聰慧姿貌無雙及陳滅配掖庭後選入宮為嬪時獨孤皇后性妬後宮罕得進御

唯陳氏有寵晉王諱之在藩也陰有奪宗之計規爲內助
每致禮焉進金蛇金駝等物以取媚於陳氏皇太子廢立
之際頗有力焉及文獻皇后崩進位爲貴人專房擅寵主
斷內事六宮莫與爲比及上大漸遺詔拜爲宣華夫人初
上寢疾於仁壽宮也夫人與皇太子同侍疾平旦出更衣
爲太子所逼夫人拒之得免歸於上所上怪其神色有異
問其故夫人泫然曰太子無禮上恚曰畜生何足付大事
獨孤誠誤我意謂獻皇后也因呼兵部尚書柳述黃門侍
郎元巖曰召我兒述等將呼太子上曰勇也述巖出閣爲
勑書訖示左僕射楊素素以其事白太子太子遣張衡入

寢殿遂令夫人及後宮同侍疾者並出就別室俄聞上崩
而未發喪也夫人與諸後宮相顧曰事變矣皆色動股慄
晡後太子遣使者齎金合子帖紙於際親署封字以賜夫
人夫人見之惶懼以爲鴆毒不敢發使者促之於是乃發
見合中有同心結數枚諸宮人咸悅相謂曰得免死矣陳
氏恚而却坐不肯致謝諸宮人共逼之乃拜使者其夜太
子烝焉及煬帝嗣位之後出居仙都宮尋召入歲餘而終
時年二十九帝深悼之爲製神傷賦

容華夫人蔡氏丹楊人也陳滅之後以選入宮爲世婦容
儀婉嫕上甚悅之以文獻皇后故希得進幸及后崩漸見

寵遇拜爲貴人參斷宮掖之務與陳氏相亞上寢疾加號
容華夫人上崩後自請言事亦爲煬帝所烝

煬帝蕭皇后梁明帝巋之女也江南風俗二月生子者不
舉后以二月生由是季父岌收而養之未幾岌夫妻俱死
轉養舅氏張軻家然軻甚貧窶后躬親勞苦煬帝爲晉王
時高祖將爲王選妃於梁遍占諸女諸女皆不吉巋迎后
於舅氏令使者占之曰吉於是遂策爲王妃后性婉順有
智識好學解屬文頗知占候高祖大善之帝甚寵敬焉及
帝嗣位詔曰朕祗承丕緒憲章在昔爰建長秋用承饗薦
妃蕭氏夙禀成訓婦道克脩宜正位軒闈式弘柔教可立

爲皇后帝每遊幸后未嘗不隨從時后見帝失德心知不
可不敢厝言因爲述志賦以自寄其詞曰承積善之餘慶
備箕帚於皇庭恐脩名之不立將負累於先靈乃夙夜而
匪懈實寅懼於玄冥雖自強而不息亮愚蒙之所滯思竭
節於天衢才追心而弗逮實庸薄之多幸荷隆寵之嘉惠
賴天高而地厚屬王道之升平均二儀之覆載與日月而
齊明迺春生而夏長等品物而同榮願立志於恭儉私自
競於誡盈孰有念於知足苟無希於濫名惟至德之弘深
情不迥於聲色感懷舊之餘恩求故劒於宸極叨不世之
殊盼謬非才而奉職何寵祿之踰分撫胷襟而未識一沐

浴於恩光内慙惶而累息顧微躬之寡昧思令淑之良難
實不遑於啓處將何情而自安若臨深而履薄心戰慄其
如寒夫居高而必危慮處滿而防溢知恣夸之非道乃攝
生於沖謐嗟寵辱之易驚尚無爲而抱一履謙光而守志
且願安乎容膝珠簾玉箔之奇金屋瑤臺之美雖時俗之
崇麗蓋吾人之所鄙愧絺綌之不工豈絲竹之喧耳知道
德之可尊明善惡之由已蕩囂煩之俗慮乃伏膺於經史
綜箴誡以訓心觀女圖而作軌遵古賢之令範冀福祿之
能綏時循躬而三省覺今是而昨非嗤黃老之損思信爲
善之可歸慕周姒之遺風美虞妃之聖則仰先哲之高才

貴至人之休德質菲薄而難蹤心恬愉而去惑乃平生之
耿介實禮義之所遵雖生知之不敏庶積行以成仁懼達
人之蓋寡謂何求而自陳誠素志之難寫同絕筆於獲麟
及帝幸江都臣下離貳有宮人白后曰外聞人人欲反后
曰任汝奏之宮人言於帝帝大怒曰非所宜言遂斬之其
人復白后曰宿衛者往往偶語謀反后曰天下事一朝至
此勢已然無可救也何用言之徒令帝憂煩耳自是無復
言者及宇文氏之亂隨軍至聊城化及敗沒於竇建德突
厥處羅可汗遣使迎后於洺州建德不敢留遂入於虜庭
大唐貞觀四年破滅突厥乃以禮致之歸于京師

史臣曰二后帝未登庸早儷宸極恩隆好合始終不渝文
獻德異鳲鳩心非均一擅寵移嫡傾覆宗社惜哉書曰牝
雞之晨惟家之索高祖之不能敦睦九族抑有由矣蕭后
初歸藩邸有輔佐君子之心煬帝得不以道便謂人無忠
信父子之間尚懷猜阻夫婦之際其何有焉暨乎國破家
亡竄身無地飄流異域良足悲矣

列傳卷第一　隋書三十六

特進臣魏徵　上

李穆 子渾 穆兄子詢 詢弟崇 崇子敏

李穆字顯慶自云隴西成紀人漢騎都尉陵之後也陵沒匈奴子孫代居北狄其後隨魏南遷復歸汧隴祖斌以都督鎮高平因家焉父文保早卒及穆貴贈司空穆風神警俊倜儻有奇節周太祖首建義旗穆便委質釋褐統軍永熙末奉迎魏武帝授都督封永平縣子邑三百戶又領鄉兵累以軍功進爵為伯從太祖擊齊師於芒山太祖臨陣墮馬穆突圍而進以馬策擊太祖而詈之授以從騎潰圍俱出賊見其輕侮謂太祖非貴人遂緩之以故得免既而與穆相對泣顧謂左右曰成我事者其此人乎即令撫慰關中所至克定擢授武衛將軍儀同三司進封安武郡公增邑一千七百戶賜以鐵券恕其十死尋加開府領侍中初芒山之敗穆以驄馬授太祖太祖於是廄內驄馬盡以賜之封穆姊妹皆為郡縣君宗從舅氏頒賜各有差轉太僕從于謹破江陵增邑千戶進位大將軍擊曲沔蠻破之授原州刺史拜嫡子惇為儀同三司穆以二兄賢遠並為佐命功臣子弟不列清顯穆深懼盈滿辭不受太祖不許俄遷雍州刺史兼小冢宰閔帝受禪增邑三千戶通前

隋列二　二

三千七百戶又別封一子為升遷伯穆請回授兄子孝軌許之宇文護執政穆兄遠及其子植俱被誅穆當從坐先是穆知植非保家之主每勸遠除之遠不能用及遠臨刑泣謂穆曰顯慶吾不用汝言以至於此將復奈何穆以此獲免除名為民及其子弟亦免官植弟淅州刺史基當坐戮穆請以二子代基之命護義而兩釋焉未幾拜開府儀同三司直州刺史復爵安武郡公武成中子弟免官爵者悉復之尋除少保進位大將軍歲餘拜小司徒進位柱國轉大司空奉詔築通洛城天和中進爵申國公持節綏集東境築武申旦郛慈澗崇德安民交城鹿盧等諸鎮建德初拜太保歲餘出為原州總管數年進位上柱國轉并州總管大象初加邑至九千戶拜大左輔總管如故高祖作相尉迥之作亂也遣使招穆穆鎖其使上其書穆子士榮以穆所居天下精兵處陰勸穆反穆深拒之乃奉十三環金帶於高祖蓋天子之服也穆尋以天命有在密表勸進高祖既受禪下詔曰公既舊德且又父黨敬惠來旨義無有違便以今月十三日恭膺天命俄而穆來朝高祖降坐禮之拜太師贊拜不名真食成安縣三千戶於是穆子孫雖在襁褓悉拜儀同其一門執象笏者百餘人穆之貴盛當時無比穆上表乞骸骨詔曰朕初臨寓內方藉嘉猷養老乞言

寘懷虛想七十致仕本爲常人至若呂尚以期頤佐周張
蒼以華皓相漢高才命世不拘恒例遂得此心留情規訓
公年既耆舊筋力難煩今勒所司敬蠲朝集如有大事須
共謀謨別遣侍臣就第詢訪時太史奏云當有移都之事
上以初受命甚難之穆上表曰帝王所居隨時興廢天道
人事理有存焉始自三皇暨夫兩漢有一世而屢徙無革
命而不遷曹馬同洛水之陽魏周共長安之內此之四代
蓋聞之矣曹則三家鼎立馬則四海爭分有魏及周甫得
平定事乃不暇非曰師古往者周運將窮禍生華裔廟堂
冠帶屢覩姦回土有包藏人稀柱石四海萬國皆縱豺狼

不叛不侵百城寧一伏惟陛下膺期誕聖秉籙受圖始晦
君人之德俯從將相之重內翦群兇崇朝大定外誅巨猾
不日肅清變大亂之民成太平之俗百靈符命兆庶謳歌
幽顯樂推日月填積方屈箕潁之志始順內外之請自受
命神宗弘道設教陶冶與陰陽合德覆育共天地齊旨萬
物開闢之初八表光華之旦視聽以革風俗且移至若帝
室天居未議經創非所謂發明大造光贊惟新自漢已來
爲喪亂之地爰從近代累葉所都未嘗謀龜問筮瞻星定
鼎何以副聖主之規表大隋之德竊以神州之廣福地之
多將爲皇家興廟建寢上玄之意當別有之伏願遠順天

人取決卜筮時改都邑光宅區夏任子來之民垂無窮之
業應神宮於辰極順和氣於天壤理康物阜永隆長世臣
日薄桑榆位高軒冕經邦論道自顧缺然丹赤所懷無容
噤嘿上素嫌臺城制度迮小又宮內多鬼妖蘇威嘗勸遷
上不納遇太史奏狀意乃惑之至是省穆表上曰天道聰
明已有徵應太師民望復抗此請則可矣遂從之歲餘下
詔曰禮制凡品不拘上智法備小人不防君子太師上柱
國申國公穆字弘深風猷遐曠社稷佐命公爲稱首位極
師臣才爲人傑萬頃不測百鍊彌精乃舉伯王之兆豈有
頹回之貳故以自居寥廓非關繁網然王者作教惟旌善

人去法弘道示崇年德自今已後雖有愆罪但非謀逆縱有
百死終不推問開皇六年薨于第年七十七遺令曰吾荷
國恩年官已極啓足歸泉無所復恨竟不得陪玉鑾於岱
宗預金泥於梁甫眷眷之求其在斯乎詔遣黃門侍郎監
護喪事賻馬四匹粟麥二千斛布絹一千匹贈使持節冀
定趙相瀛毛魏衛洛懷十州諸軍事冀州刺史謚曰明賜
以石槨前後部羽葆鼓吹轀輬車百僚送之郭外詔遣太
常卿牛弘齎哀冊祭以太牢嫡孫筠嗣筠父惇字士融穆長
子也仕周官至安樂郡公鳳州刺史先穆卒筠幼以穆功
拜儀同開皇八年以嫡孫襲爵仁壽初叔父渾忿其吝嗇

陰遣兄子善衡賊殺之求盜不獲高祖大怒盡禁其親族
初筠與從父弟瞿曇有隙時渾行力遂證瞿曇殺之瞿曇
竟坐斬而善衡獲免四年議立嗣鄖公蘇威奏筠不義骨
肉相殺請絕其封上不許以筠弟怡嗣官至儀同早卒渭州
刺史怡弟雅少有識量周保定中以軍功封西安縣男
拜大都督天和中從元定征江南時諸軍失利遂沒於陳
後得歸國拜開府儀同三司領左右軍其年從太子西征
吐谷渾雅率步騎二千督軍糧於洮河為賊所圍相持數
日雅患之遂與偽和虜備稍解縱奇兵擊破之賜奴婢百
口封一子為侯後拜齊州刺史俄徵還京歲餘授瀛州刺
史高祖作相鎮靈州以備胡還授大將軍遷荊州總管加
邑八百戶開皇初進爵為公雅弟恆官至鹽州刺史封陽
曲侯恆弟榮官至合州刺史長城縣公榮弟直官至車騎
將軍歸政縣侯直弟雄官至柱國密國公至西小州驃騎將軍雄弟
渾最知名
渾字金才穆第十子也姿貌瓌偉美鬚髯起家周左侍上
士尉迥反於鄴時穆在并州高祖慮其為迥所誘遣渾乘
驛往布腹心穆遽令渾入京奉熨斗於高祖曰願執威柄
以熨安天下也高祖大悅又遣渾詣韋孝寬所而述穆意
焉遇平鄴以功授上儀同三司封安武郡公開皇初進

授象城府驃騎將軍晉王廣出藩渾以驃騎領親信從往
揚州仁壽元年從左僕射楊素為行軍總管出夏州北三
百里破突厥阿勿俟斤於納遠川斬首五百級進位大將
軍拜左武衛將軍領太子宗衛率初穆孫筠卒高祖議立
嗣渾規欲紹之謂其妻兄太子左衛率宇文述曰若得襲
封當以國賦之半每歲奉公述利之因入白皇太子曰立
嗣以長不則以賢今申明公嗣絕遍觀其子孫皆無賴不
足以當榮寵唯金才有勳於國謂非此人無可以襲封者
太子許之竟奏高祖封渾為申國公以奉穆嗣大業初轉
右驍衛將軍六年有詔追改穆封為郕國公渾仍襲焉累
加光祿大夫九年遷右驍衛大將軍渾既紹父業日增豪
侈後房曳羅綺者以百數二歲之後不以俸物與述述大
恚之因醉延謂其友人于象賢曰我竟為金才所賣死且
不忘渾亦知其言由是結隙後帝討遼東有方士安伽陀
自言曉圖讖謂帝曰當有李氏應為天子勸盡誅海內凡
姓李者述知之因誣構渾於帝曰伽陀之言信有徵矣臣
與金才夙親聞其情趣大異常日數共李敏善衡等日夜
屏語或終夕不寐渾大臣也家代隆盛身捉禁兵不宜如
此願陛下察之帝曰公言是矣可覓其事述乃遣武賁郎
將裴仁基表告渾反即日發宿衛千餘人付述掩渾等家

遣左丞元文都御史大夫裴蘊雜治之案問數日不得其
反狀以實奏聞帝不納更遣述窮治之述入獄中召出敏
妻宇文氏謂之曰夫人帝甥也何患無賢夫李敏金才名
當妖讖國家殺之無可救也夫人當自求全若相用語身
當不坐敏妻曰不知所出惟尊長教之述曰可言李家謀
反金才嘗告敏云汝應圖籙當為天子今主上好兵勞擾
百姓此亦天亡隋時也正當共汝取之若復渡遼吾與汝
必為大將 每軍二萬餘兵固以五萬人矣又發諸房子
姪內外親婭並募從征吾家子弟決為主帥分領兵馬散
在諸軍伺候間隙首尾相應吾與汝前發襲取御營子弟

響起各殺軍將一日之閒天下足定矣述口自傳授令敏
妻寫表封云上密述持入奏之曰已得金才反狀并有敏
妻密表帝覽之泣曰吾宗社幾傾賴親家公而獲全耳於
是誅渾敏等宗族三十二人自餘無少長皆徙嶺外渾從
父兄威開皇初以平尉迥功官至上柱國梁國公
詢字孝詢父賢周大將軍詢沈深有大略頗涉書記仕周
納言上士俄轉內史上士兼掌吏部以幹濟聞建德三年
武帝幸雲陽宮拜司衛上士委以留府事衛王直作亂
焚肅章門詢於內益火故賊不得入帝聞而善之拜儀同
三司尋長安令累遷御正上大夫以軍功加位大將軍

賜爵平高郡公高祖為丞相尉迥作亂遣韋孝寬擊之以
詢為元帥長史委以心膂軍至永橋諸將不一詢密啟高
祖請重臣監護高祖遂令高熲監軍與熲同心協力唯詢
而已及平尉迥進位上柱國改封隴西郡公賜帛千匹加
以口馬開皇元年引杜陽水灌三畤原詢督其役民賴其
利尋授襄州總管事歲餘拜隰州總管數年以疾徵還
京師中使顧問不絕卒於家時年四十九上悼惜者久之
謚曰襄有子元方嗣
崇字永隆英果有籌算膂力過人周元年以父賢勳封迴
樂縣侯時年尚小拜爵之日親族相賀崇獨泣下賢怪而

問之對曰無勳於國而幼少封侯當報主恩不得終於孝
養是以悲耳賢由此大奇之起家州主簿非其所好辭不
就官求為將兵都督從宇文護伐齊以功最擢授儀同三
司尋除小司金大夫檢校軍器監建德初遷少侍伯大夫轉
小承御大夫攝太子宮正周武帝平齊引參謀議以勳加
授開府封襄鄉縣公邑一千戶尋改封廣宗縣公轉太府
中大夫歷工部中大夫遷右司馭高祖為丞相遷左司武
上大夫加授上開府儀同大將軍尋為懷州刺史進爵郡
公加邑至二千戶尉迥反遣使招之崇初欲相應後知叔
父穆以并州附高祖慨然太息曰合家富貴者數十人值

國有難竟不能扶傾繼絕復何面目處天地間乎韋孝寬
亦疑之與俱臥起其兄詢時為元帥長史每諷諭之崇由
是亦歸心焉及破尉惇拜大將軍既平尉迥授徐州總管
尋進位上柱國開皇三年除幽州總管突厥犯塞崇輒破
之奚霫契丹等懾其威略爭來內附其後突厥大為寇掠
崇率步騎三千拒之轉戰十餘日師人多死遂保於砂城
突厥圍之城本荒廢不可守禦曉夕力戰又無所食每夜
出掠賊營復得六畜以繼軍糧突厥畏之厚為其備每夜
中結陣以待之崇軍苦飢出輒遇敵死亡略盡遲明奔還
城者尚且百許人然多傷重不堪更戰突厥意欲降之遣

使謂崇曰若來降者封為特勤崇知必不免令其士卒曰
崇喪師徒罪當死今日效命以謝國家待看吾死且可降
賊方便散走努力還鄉若見至尊道崇此意乃挺刃突賊
復殺二人賊亂射之卒于陣年四十八贈豫鄭申永澮亳
六州諸軍事豫州刺史諡曰壯子敏嗣

李敏

敏字樹生高祖以其父死王事養宮中者久之及長襲爵
廣宗公起家左千牛美姿儀善騎射歌舞管絃無不通解
開皇初周宣帝后封樂平公主有女娥英妙擇婚對勅貴
公子弟集弘聖宮者日以百數公主親在帷中並令自序

并試技藝選不中者輒引出之至敏而合意竟為姻媾敏
假一品羽儀禮如尚帝之女後將侍宴公主謂敏曰我以
四海與至尊唯一女夫當為汝求柱國若授餘官汝慎無
謝及進見上上親御琵琶遣敏歌舞既而大悅謂公主曰
李敏何官對曰一白丁耳上因謂敏曰今授汝儀同敏不
荅上曰不滿爾意邪今授汝開府敏又不謝上曰公主有
大功於我我何得向其女壻而惜官乎今授柱國敏乃
拜而舞蹈遂於坐發詔授柱國以本官宿衛後避諱改封
經城縣公邑一千戶歷蒲豳金華敷五州刺史多不莅職常
留京師往來宮內侍從遊宴賞賜超於功臣後幸仁壽宮

以為岐州刺史大業初轉衛尉卿樂平公主之將薨也遺
言於煬帝曰妾無子息唯有一女不自憂死但深憐之今
湯沐邑乞回與敏帝從之竟食五千戶攝屯衛將軍楊玄
感反後據大興敏之策也轉將作監從征高麗領新城道
軍將加光祿大夫十年帝復征遼東遣敏於黎陽督運時
或言敏一名洪兒帝疑洪字當讖嘗面告之冀其引決敏
由是大懼數與金才善衡等屏人私語宇文述知而奏之
竟與渾同誅年三十九其妻宇文氏後數月亦賜鴆而終

梁睿

梁睿字恃德安定烏氏人也父禦西魏太尉睿少沉敏有

行檢周太祖時以功臣子養宮中者數年其後命諸子與
睿遊處同師共業情契甚歡七歲襲爵廣平郡公累加儀
同三司邑五百戶尋爲本州大中正魏恭帝時加開府改
封爲五龍郡公拜渭州刺史周閔帝受禪徵爲御伯未幾
出爲中州刺史鎮新安以備齊人來寇睿輒挫之帝甚
嘉歎拜大將軍進爵蔣國公入爲司會後從齊王憲拒齊
將斛律明月於洛陽每戰有功遷小冢宰武帝時歷數州
刺史涼安二州總管俱有惠政進位柱國高祖總百揆代
王謙爲益州總管行至漢川而謙反遣兵攻始州睿不得
進高祖命睿爲行軍元帥率行軍總管于義張威達奚長

儒梁昕石孝義拓拔宗等二十萬討之時謙遣開府李三王等
守通谷睿使張威擊破之擒數千人進至龍門謙將趙儼
秦會擁衆十萬據險爲營周亘三十里睿令將士銜枚出
自閒道四面奮擊力戰破之蜀人大駭睿鼓行而進謙將
敬豪守劍閣梁巖拒平林並懼而來降謙又令高阿那瓌
達奚惎等以盛兵攻利州聞睿將至惎分兵據開遠睿顧
謂將士曰此虜據要欲遏吾兵勢吾當出其不意破之必
矣遣上開府拓拔宗趣劍閣大將軍宇文敻詣巴西大將
軍趙達水軍入嘉陵睿遣張威王倫賀若震于義韓相貴
阿那瓌等分道攻惎自午及申破之惎奔歸于謙睿進逼

成都謙令達奚惎乙弗虔城守親率精兵五萬背城結陣
睿擊之謙不利將入城惎虔以城降謙將麾下
三十騎遁走新都令王寶執之斬謙於市劍南悉平進
位上柱國總管如故賜物五千段奴婢一千口金二千兩銀
三千兩食邑千戶睿時威振西川夷獠歸附唯南寧酋帥
爨震恃遠不賓睿上疏曰竊以遠撫長駕王者令圖易俗
移風有國恆典南寧州漢世牂柯之地近代已來分置興
古雲南建寧朱提四郡戶口殷衆金寶富饒二河有駿馬
明珠益寧出鹽井犀角晉太始七年以益州曠遠分置寧
州至僞梁南寧州刺史徐文盛被湘東徵赴荊州屬東夏

尚阻未遑遠略土民爨瓚遂竊據一方國家遙授刺史其
子震相承至今而震臣禮多虧貢賦不入每年奉獻不過
數十匹馬其處去益路止一千朱提北境即與戎州接界
如聞彼人苦其苛政思被皇風伏惟大丞相匡贊聖朝寧
濟區宇絕後光前方垂萬代闢土服遠今正其時幸因平
蜀士衆不煩重興師旅押獠既訖即請略定南寧自盧戎
已來軍糧須給過此即於蠻夷徵稅以供兵馬其寧州朱
提雲南西爨並置總管州鎮計彼熟蠻租調足供城防倉
儲一則以肅蠻夷二則裨益軍國今謹件南寧州郡縣及
事意如別有大都督杜神敬昔曾使彼具所諳練今并送

往者未答又請曰竊以柔遠能邇著自前經拓土開疆著所務南寧州漢代牂牁之郡其地沃壤多是漢人既饒寶物又出名馬今若往取仍置州郡一則遠振威名二則有益軍國其與交廣相接路乃非遙漢代開此本為討越之計伐陳之日復是一機以此商量決謂須取高祖深納之然以天下初定恐民心不安故未之許後竟遣史萬歲討平之並因睿之策也睿威惠兼著民夷悅服聲望逾重高祖陰憚之薛道衡從軍在蜀因說睿曰天下之望已歸於隋密令勸進高祖大悅及受禪顧待彌隆睿復上平陳之策上善之下詔曰公英風震動妙算縱橫清

蕩江南宛然可見循環三復但以欣然公既上才若總戎律一舉大定固在不疑但朕初臨天下政道未洽恐先窮武事未為盡善昔公孫述隗囂漢之賊也光武與其通和稱為皇帝尉佗之於高祖初猶不臣孫皓之答晉文書尚云白或尋款服或即滅亡王者體大義存遵養雖陳國來朝未盡藩節如知其略誠須責罪尚欲且緩其誅宜知此意淮海未滅必興師旅若命公節度當相委想以身許國無足致辭也睿時見突厥方彊恐為邊患復陳鎮守之策十餘事上書奏之曰竊以戎狄作患其來久矣防遏之道自古為難所以周無上策漢收下策以其倏來

忽往雲屯霧散強則騁犯弱又不可盡除故也今皇祚肇興宇內寧一唯有突厥種類尚為邊梗此臣所以廢寢與食寤寐思之昔匈奴未平去病辭宅先零尚在充國自劾臣才非古烈而志追昔士謹件安置北邊城鎮烽候及人馬糧貯戰守事意如別謹并圖上呈伏惟裁覽上嘉歎之答以厚意睿時自以周代舊臣久居重鎮內不自安屢請入朝於是徵還京師及引見上為之興命睿上殿握手極歡睿退謂所親曰功遂身退今其時也遂謝病於家闔門自守不交當代上賜以版輿每有朝覲必令三衛輿上殿睿初平王謙之始自以威名太盛恐為時所忌遂

大受金賄以自穢由是勳簿多不以實詣朝堂稱屈者前後百數上令有司案驗其事主者多獲罪睿惶懼上表陳謝請歸大理上慰諭遣之十五年從上至洛陽而卒時年六十五謚曰襄子洋嗣官歷徐二州刺史武賁郎將大業六年詔追改封睿為戴公命以洋襲焉

史臣曰李穆梁睿皆周室功臣高祖王業初基俱受腹心之寄故穆首建勤王之師睿終成殊績觀其見機而動抑亦民之先覺然方諸貞烈有愧王陵比音室之忠臣終慙徐廣穆之子孫特為隆盛朱輪華轂凡數十人見忌當時禍難遂及[illegible]

特進臣魏　徵　上

劉昉

劉昉博陵望都人也父孟良大司農從魏武入關周太祖以為東梁州刺史昉性輕狡有姦數周武帝時以功臣子入侍皇太子及宣帝嗣位以技佞見狎出入宮掖寵冠一時授大都督遷小御正與御正中大夫顏之儀並見親信及帝不悆召昉及之儀俱入卧內屬以後事帝瘖不復能言昉見靜帝幼沖不堪負荷然昉素知高祖又以后父之故有重名於天下遂與鄭譯謀引高祖輔政高祖固讓不敢當昉曰公若為當速為之如不為昉自為也高祖乃從

之及高祖為丞相以昉為司馬時宣帝弟漢王贊居禁中每與高祖同帳而坐昉飾美妓進於贊贊甚悅之昉因說贊曰大王先帝之弟時望所歸孺子幼沖豈堪大事今先帝初崩群情尚擾王且歸第待事寧之後入為天子此萬全之計也贊時年未弱冠性識庸下聞昉之說以為信然遂從之高祖以昉有定策之功拜上大將軍封黃國公與沛國公鄭譯皆為心膂前後賞賜鉅萬出入以甲士自衛朝野傾矚稱為黃沛時人為之語曰劉昉牽前鄭譯推後昉自恃其功頗有驕色然性麤疏溺於財利富商大賈朝

夕盈門于時尉迥起兵高祖令韋孝寬討之至武陟諸將不一高祖欲遣昉譯一人往監軍因謂之曰須得心膂以統大軍公等兩人誰當行者昉自言未嘗為將譯又以母老為請高祖不懌而高熲請行遂遣之由是恩禮漸薄又王謙司馬消難相繼而反高祖憂之忘寢與食昉逸游縱酒不以職司為意相府事物多所遺落高祖深銜之以高熲代為司馬是後益見疏忌及受禪進位柱國改封舒國公閑居無事不復任使昉自以佐命元功中被疏遠甚不自安後遇京師饑上令禁酒昉使妾賃屋當壚沽酒治書侍御史梁毗劾奏昉曰臣聞處貴則戒之以奢持滿則守之以約昉既位列群公秩高庶尹縻爵稍久厚祿已淹正

當戒滿歸盈鑒斯止足何乃規麴蘗之潤競錐刀之末身昵酒徒家為逋藪若不糾繩何以肅厲有詔不治昉鬱鬱不得志時柱國梁士彥宇文忻俱失職忿望昉並與之交數相來往士彥妻有美色昉因與私通士彥不之知也情好彌協遂相與謀反許推士彥為帝後事泄上窮治之昉自知不免默無所對下詔誅之曰朕君臨四海慈愛為心加以起自布衣入升皇極公卿之內非親則友位雖差等情皆舊人護短全長恒思覆育每殷勤戒約言無不盡天之所啟定於杳冥苟包藏之心能為國家之害欲使其

長年富貴不觸刑書故也上柱國郕國公梁士彥上柱國杞
國公宇文忻柱國舒國公劉昉等朕受命之初並展勤力
酬勳報效榮高祿重待之既厚愛之實隆朝夕宴言備知
朕意但心如谿壑志等豺狼不荷朝恩忽謀逆亂士彥爰
始幼來恆自誣罔稱有相者云其應籙年過六十必據九
五初平尉迥暫臨相州已有反心彰於行路朕即遣人代
之不聲其罪入京之後逆意轉深忻昉之徒言相扶助士
彥許率僮僕克期不遠欲於蒲州起事即斷河橋捉黎陽
之關塞河陽之路劫調布以爲牟甲募盜賊而爲戰士就
食之人亦云易集輕忽朝廷嗤笑官人自謂一朝奮發無

人當者其第二子剛每常苦諫第三子叔諧固深勸獎朕
既聞知猶恐枉濫乃授晉部之任欲驗蒲州之情士彥得
以欣然云是天贊忻及昉等皆賀時來忻往定鄴城自矜
不已位極人臣猶恨賞薄云我欲反何慮不成怒色忿言所
在流布朕深念其功不計其禮任以武候授以領軍寄之
爪牙委之心腹忻密爲異計樹黨宮闈多奏親友入參宿
衛朕推心待物言必依許爲而弗止心迹漸彰仍解禁兵
令其改悔而志規不逞愈結於懷乃與士彥情意偏厚要
請神明誓不負約俱營賊逆逢則交謀委彥河東自許關
右蒲津之事即望從征兩軍結東西之旅一舉合連横之

勢然後北破晉陽還圖宗社昉入佐相府便爲非法三度
事發二度其婦自論常云姓是卯金名是一萬當有劉氏
應王爲萬日天子朕訓之導之示其利害每加寬宥望其
修改口請自新志存如舊亦與士彥情好深重逆節姦心
盡探肝鬲嘗共士彥論太白所犯問東井之間思秦地之
亂訪軒轅之裏願宮掖之災唯待蒲坂事興欲在關內應
接殘賊之策千端萬緒惟忻及昉名位並高寧肯北面曲
躬臣於士彥乃是各懷不逞圖成亂階一得擾攘之基方
逞吞并之事人之姦詐一至於此雖國有常刑罪在不赦
朕載思草創咸著誠效情用惻然未忍極法士彥忻昉身

爲謀首叔諧贊成父意義實難容並已處盡士彥忻昉兄
弟叔姪特恕其命有官者除名士彥小男女忻母妻女及
小男並放士彥叔諧妻妾及資財田宅忻昉妻妾及資財
田宅悉沒官士彥昉兒年十五以上遠配上儀同薛摩兒
是士彥交舊上柱國府戶曹參軍事裴石達是士彥府寮
反狀逆心巨細皆委薛摩兒聞語仍相應和俱不申陳宜
從大辟問即承引頗是恕心可除名免死朕握圖當籙六
載於斯政事徒勤淳化未洽興言軫念良深歎憤臨刑至
朝堂宇文忻見高熲向之叩頭求哀昉勃然謂忻曰事形
如此何叩頭之有於是伏誅籍沒其家後數日上素服臨

烏紫誠云

鄭譯

鄭譯字正義滎陽開封人也祖瓊魏太常父道邕魏司空譯頗有學識兼知鍾律善騎射譯從祖開府文寬尚魏平陽公主則周太祖元后之妹也主無子太祖令譯後之由是譯少為太祖所親恒令與諸子遊集年十餘歲嘗詣相府司錄李長宗長宗於眾中戲之譯斂容謂長宗曰明公位望不輕瞻仰斯屬輒相戲狎無乃喪德也長宗甚異之文寬後誕二子譯復歸本生周武帝時起家給事中士拜

銀青光祿大夫轉左侍上士與儀同劉昉恒侍帝側譯時喪妻帝命譯尚梁安固公主及帝親總萬機以為御正下大夫俄轉太子宮尹時太子多失德內史中大夫烏丸軌每勸帝廢太子而立秦王由是太子恒不自安其後詔太子西征吐谷渾太子乃陰謂譯曰秦王上愛子也烏丸軌上信臣也今吾此行得無扶蘇之事乎譯曰願殿下勉著仁孝無失子道而已勿為他慮太子然之既破賊譯以功最賜爵開國子邑三百戶後坐褻狎皇太子帝大怒除名為民太子復召之譯戲狎如初因言於太子曰殿下何時可得據天下太子悅而益昵之及帝崩太子嗣位是為宣

帝超拜開府內史下大夫封歸昌縣公邑一千戶委以朝政俄遷內史上大夫進封沛國公邑五千戶以其子善願為歸昌公元琮為永安縣男又監國史譯頗專權時帝幸東京譯擅取官材自營私第坐是復除名為民劉昉數言於帝帝復召之顧待如初詔領內史事初高祖與譯有同學之舊譯又素知高祖相表有奇傾心相結至是高祖為宣帝所忌情不自安嘗在永巷私於譯曰久願出藩公所悉也敢布心腹少留意焉譯曰以公德望天下歸心欲求多福豈敢忘也謹即言之時將遣譯南征譯請元帥帝曰卿意如何譯對曰若定江東自非懿戚重臣無以鎮撫可

令隋公行且為壽陽總管以督軍事帝從之乃下詔以高祖為揚州總管譯發兵俱會壽陽以伐陳行有日矣帝不悆遂與御正下大夫劉昉謀引高祖入受顧託既而譯宣詔文武百官皆受高祖節度時御正中大夫顏之儀與宦者謀引大將軍宇文仲輔政仲已至御坐譯知之遽率開府楊惠及劉昉皇甫績柳裘俱入仲與之儀見譯等愕然逡巡欲出高祖因執之於是矯詔復以譯為內史上大夫明日高祖為丞相拜譯柱國相府長史治內史上大夫事及高祖為大冢宰總百揆以譯兼領天官都府司會總六府事出入臥內言無不從賞賜玉帛不可勝計每出入以

守上從，拜其子元璹爲儀同。時尉迥、王謙、司馬消難等作亂，高祖逾加親禮。俄而進位上柱國，恕以十死。譯性輕險，不親職務，而贓貨狼籍。高祖陰疏之，然以其有定策功，不忍廢放，陰敕官屬不得白事於譯。譯猶坐聽事，無所關預。譯懼，頓首求解職，高祖寬諭之，接以恩禮。及上受禪，以上柱國公歸第，賞賜豐厚。進子元璹爵城皋郡公，邑二千戶，元珣永安男。追贈其父及亡兄二人並爲刺史。譯自以被疏，陰呼道士章醮以祈福助，其婢奏譯厭蠱左道。上謂譯曰：「我不負公，此何意也？」譯無以對。譯又與母別居，爲憲司所劾，由是除名。下詔曰：「譯嘉謀良策，寂爾無聞，鬻獄賣官，沸騰盈耳。若留之於世，在人爲不道之臣，戮之於朝，入地爲不孝之鬼。有累幽顯，無以置之，宜賜以孝經，令其熟讀。」仍遣與母共居。未幾，詔譯參撰律令，復授開府、隆州刺史。請還治疾，有詔徵之，見於醴泉宮。上賜宴甚歡，因謂譯曰：「貶退已久，情相矜愍。」於是復爵沛國公，位上柱國。上顧謂侍臣曰：「鄭譯與朕同生共死，間關危難，興言念此，何日忘之！」譯因奉觴上壽。上令內史令李德林立作詔書，高熲戲謂譯曰：「筆乾。」譯答曰：「出爲方岳，杖策言歸，不得一錢，何以潤筆？」上大笑。未幾，詔譯參議樂事。譯以周代七聲廢缺，自大隋受命，禮樂宜新，更脩七始之義，名曰樂府聲調，凡八篇。

奏之，上嘉美焉。俄遷岐州刺史。在職歲餘，復奉詔定樂於太常，前後所論樂事，語在音律志。上勞譯曰：「律令則公定之，音樂則公正之，禮樂律令，公居其三，良足美也。」於是還岐州。開皇十一年，以疾卒官，時年五十二。上遣使弔祭焉。諡曰達。子元璹嗣。煬帝初立，五等悉除，以譯佐命元功，詔追改封譯莘公，以元璹襲。元璹初爲驃騎將軍，後轉武賁郎將，數以軍功進位右光祿大夫，遷右候衛將軍。大業末，出爲文城太守。及義兵起，義將張倫略地至文城，元璹以城歸之。

柳裘

柳裘字茂和，河東解人，齊司空世隆之曾孫也。祖惔，梁尚書左僕射。父明，太子舍人、義興太守。裘少聰慧，弱冠有令名，在梁仕歷尚書郎、駙馬都尉。梁元帝爲魏軍所逼，遣裘請和於魏。俄而江陵陷，遂入關中。周明武間，自麟趾學士累遷太子侍讀，封昌樂縣侯。後除天官府都上士。宣帝即位，拜儀同三司，進爵爲公，轉御飾大夫。及帝不悆，留侍禁中，與劉昉、韋謩、皇甫績同謀，引高祖入總萬機。高祖固讓不許。裘進曰：「時不可再，機不可失，今事已然，宜早定大計。天與不取，反受其咎，如更遷延，恐貽後悔。」高祖從之。進位上開府，拜內史大夫，委以機密。及尉迥作亂，天下騷動，并

州總管李穆頗懷猶豫高祖令裘往喻之裘見穆盛陳利害穆甚悅遂歸心於高祖後以奉使功賜綵三百匹金九環帶一腰時司馬消難阻兵安陸又令喻之未到而消難奔陳高祖即令裘隨便安集淮南賜馬及雜物開皇元年進位大將軍拜許州刺史在官清簡吏民懷之後轉曹州刺史其後上思裘定策功欲加榮秩將徵之顧問朝臣曰曹州刺史何當入朝或對曰即今冬也帝乃止裘尋卒高祖傷惜者久之謚曰安子惠童嗣

皇甫績

皇甫績字功明安定朝那人也祖穆魏隴東太守父道周湖州刺史雍州都督績三歲而孤為外祖韋孝寬所鞠養嘗與諸外兄博奕孝寬以其惰業督以嚴訓愍績孤幼特捨之績歎曰我無庭訓養於外氏不能克躬勵己何以成立深自感激命左右自杖三十孝寬聞而對之流涕於是精心好學略涉經史周武帝為魯公時引為侍讀

轉宮尹中士武帝嘗避暑雲陽宮時宣帝為太子監國衛刺王作亂城門已閉百僚多有遁者績聞難赴之於玄武門遇皇太子太子下樓執績手悲喜交集帝聞而嘉之遷小宮尹宣政初錄前後功封義陽縣男拜畿伯下大夫累轉御正下大夫宣帝崩高祖總己績有力焉語在鄭譯傳

位上開府轉內史中大夫進封郡公邑千戶尋拜大將軍開皇元年出為豫州刺史增邑通前二千五百戶尋拜都官尚書後數載轉晉州刺史將之官稽首而言曰臣實庸鄙無益於國每思犯難以報國恩今偽陳尚存以臣度之有三可滅上問其故績答曰大吞小一也以有道伐無道二也納叛臣蕭巖於我有詞三也陛下若命鷹揚之將臣請預戎行展絲髮之効上嘉其壯志勞而遣之及陳平拜蘇州刺史高智慧等作亂江南州民顧子元發兵應之因以攻績相持八旬子元素感績恩於冬至日遣使奉牛酒績遺子元書曰皇帝握符受籙合極通靈受揖讓於唐虞

棄干戈於湯武東踰蟠木方朔所未窮西盡流沙張騫所不至玄漠黃龍之外交臂來王葱嶺榆關之表屈膝請吏暴者偽陳獨阻聲教江東士民困於荼毒皇天輔仁假手朝廷聊申薄伐應時瓦解金陵百姓死而復生吳會臣民白骨還肉唯當懷音感德行歌擊壤豈宜自同吠主翻成反噬卿非吾民何須酒禮吾是隋將何容外交易子析骸未能相告況　足食足兵高城深塹坐待強援綽有餘力何勞踵輕敝之俗作虛偽之辭欲阻誠臣之心徒感驍雄之志以此見期必不可得卿宜善思活路曉諭黎元能早改迷失道非遠子元得書於城下頓首陳謝楊素援兵至

合擊破之拜信州揔管十二州諸軍事俄以病乞骸骨詔
徵還京賜以御藥中使相望顧問不絕卒於家時年五十
三謚曰安子偲嗣大業之世官至尚書主爵郎其族人[illegible]者京
兆人也仕周內史大夫高祖以英有定策之功累遷上柱
國封普安郡公開皇初卒於潚州刺史

盧賁

盧賁字子徵涿郡范陽人也父光周開府燕郡公賁略涉
書記頗解鍾律周武帝時襲爵燕郡公邑一千九百戶後
歷魯陽太守太子小宮尹儀同三司平齊有功增邑四百
戶轉司武上士時高祖為大司武賁知高祖為非常人深
自推結宣帝嗣位加開府及高祖初被顧託羣情未一乃
引賁置於左右高祖將之東第百官皆不知所去高祖潛
令賁部伍仗衛因召公卿而謂曰欲求富貴者當相隨來
往往偶語欲有去就賁嚴兵而至眾莫敢動出崇陽門至
東宮門者拒不內賁諭之不去瞋目叱之門者遂却既而
高祖得入賁恆典宿衛後承閒進說曰周歷已盡天人之
望實歸明公願早應天順民也天與不取反受其咎高祖
甚然之及受禪命賁清宮因典宿衛賁於是奏改周代旗
幟更為嘉名其青龍騶虞朱雀玄武千秋萬歲之旗皆賁
所創也尋拜散騎常侍兼太子左庶子左領軍右將軍時

高熲蘇威共掌朝政賁甚不平之柱國劉昉時被疏忌賁
因諷昉及上柱國元諧李詢華州刺史張賓等謀出熲威
五人相與輔政又以晉王上之愛子謀行廢立復私謂皇
太子曰賁將數謁殿下恐為上所譴願察區區之心謀泄
上窮治其事昉等委罪於賓賁公卿奏二人坐當死上以
龍潛之舊不忍加誅並除名為民賓未幾卒歲餘賁復爵
位檢校太常卿賁以古樂宮懸七八損益不同歷代通儒
議無定準於是上表曰殷人以上通用五音周武克殷得
鶉火天駟之應其音用七漢至梁加應鍾故十六枚而在一
簴鄭玄注周禮二八十六為簴此則七八之義其來遠矣然
世有沿革用捨不同至周武帝復改懸七以林鍾為宮夫
樂者治之本也故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是以吳札觀而辯
興亡然則樂也者所以動天地感鬼神情發於聲治亂斯
應周武以林鍾為宮蓋將亡之徵也且林鍾之管即黃鍾
下生之義黃鍾君也而生於臣明為皇家九五之應又陰
者臣也而居君位更顯國家登極之祥斯實冥數相符非
關人事伏惟陛下握圖御寓道邁前王功成作樂煥乎曩
策臣聞五帝不相沿樂三王不相襲禮此蓋隨時改制而
不失雅正者也上竟從之即改七懸八以黃鍾為宮詔賁
與儀同楊慶和刪定周齊音律未幾拜郢州刺史尋轉虢

州刺史後遷懷州刺史決沁水東注名曰利民渠又派入
溫縣名曰溫潤渠以溉舄鹵民賴其利後數年轉齊州刺
史民饑穀米踊貴閉人糶而自糶之坐是除名為民
後從幸洛陽上從容謂賁曰我始為大司馬時卿以布腹心於
我及越百揆頻繁左右與卿足為恩舊卿若無過者位與
高熲齊坐與凶人交構由是廢黜言念昔之恩復當牧
伯之位何乃不思報效以至於此吾不忍殺卿是屈法申
私耳賁俯伏陳謝詔復本官後數日對詔失旨又自敘功
績有怨言上大怒顧謂群臣曰吾將與賁一州觀此不可
復用後皇太子為其言曰此輩並有佐命之功雖性行輕

險誠不可棄上曰我抑屈之全其命也微劉昉鄭譯及賁
柳裘皇甫績等則我不至此然此等皆反覆子也當周宣
帝時以無賴得幸及帝大漸顏之儀等請以宗王輔政此
輩行詐顧命於我我將為治又欲亂之故昉謀大逆於前
譯為巫蠱於後如賁之徒皆不滿志任之則不遜致之則
怨自難信也非我棄之衆人見此或有竊議謂我薄於功
臣斯不然矣蘇威進曰漢光武欲全功臣皆以列侯奉朝
請至尊仁育復用此道以安之上曰然遂廢於家
年五十四
[illegible]

論不能忘身殉義斷恩乃處難求全偷安懷祿暨
夫帝遷明德義非簡在鹽梅之寄自有攸歸言追昔款內
懷觖望耻居吳耿之末羞與絳灌為伍事君盡禮既闕於
宿心不愛其親遂彰於物議其在周也靡忠貞之節其奉
隋也愧竭命之誠非義掩其前功蓄怨興其後釁而望不
陷刑辟保貴全生難矣柳裘皇甫績因人成事協規
不二大運光啟莫參樞要徽猷在人欲其悅已在我欲其
罵人理自然也晏嬰有言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
事一君於昉譯見之矣

列傳卷第三 隋書三十八

特進臣魏徵上

于義　子宣道　宣敏

于義字慈恭河南雒陽人也父謹從魏武帝入關仕周官至太師因家京兆義少矜嚴有操尚篤志好學大統末以父功賜爵平昌縣伯邑五百戶起家直閤將軍其後改封廣都縣公周閔帝受禪增邑六百戶累遷安武太守專崇德教不尚威刑有郡民張善安王叔兒爭財相訟義曰太守德薄不勝任之所致非其罪也於是取家財倍與二人喻而遣去善安等各懷恥愧移貫他州於是風教大洽其以德化人皆此類也進封建平郡公明武世歷西兗瓜邵三州刺史數從征伐進位開府宣帝嗣位政刑日亂義上疏諫時鄭譯劉昉以恩倖當權謂義不利於己先惡之於帝帝覽表色動謂侍臣曰于義謗訕朝廷也御正大夫顏之儀進曰古先哲王立誹謗之木置敢諫之鼓猶懼不聞過于義之言不可罪也帝乃解及高祖作相王謙構逆高祖將擊之問將於高熲熲答曰于義有經略可為元帥高祖初然之劉昉進曰梁睿位望素重不可居義之下高祖乃止於是以睿為元帥以義為行軍總管謙將達奚惎擁衆據利州義將左軍擊破之尋拜潼州總管賜奴婢五百口雜綵三千段起拜上柱國開皇初以兄翼為太尉弟智兄子仲文並上柱國大將軍已上十餘人稱為貴戚義不自安以疾免職歸於京師數月卒時年五十贈豫州刺史謚曰剛賻物千段粟米五百石子宣道宣敏並知名

宣道字元明性謹密不交非類仕周釋褐左侍上士以父功賜爵成安縣男邑二百戶後轉小承御上士高祖為丞相引為外兵曹尋拜儀同及踐阼遷內史舍人進爵為子丁父憂水漿不入口者累日獻皇后命中使敦諭歲餘起令視事免喪拜車騎將軍兼左衛長史舍人如故後六歲遷太子左衛副率進位上儀同卒年四十二子志寧早知

名出繼叔父宣敏

宣敏字仲達少沉密有才思年十一詣周趙王招王命之賦詩宣敏為詩甚有幽貞之志王大奇之坐客莫不嗟賞起家右侍上士遷千牛備身高祖踐阼拜奉車都尉奉使撫慰巴蜀及還上疏曰臣聞開盤石之宗漢室於是惟永建維城之固周祚所以靈長昔秦皇置牧守而罷諸侯魏右暱諸郡而疎骨肉遂使宗社移於他族神器傳於異姓此事之明甚於觀火然山川設險非親勿居且蜀土沃饒人物殷阜西通邛僰南屬荊巫周德之衰茲土遂成戎首炎漢失御此物便為禍先是以明者防於無形治者制其

亂方可慶隆萬世年逾七百伏惟陛下日角龍顏膺樂
推之運參天貳地居揖讓之期億兆宅心百神受職理須
樹建藩屏封植子孫繼周漢之宏圖改秦魏之覆軌抑近
習之權勢崇公族之本枝但三蜀三齊古稱天險分王戚
屬今正其時若使利建合宜封樹得所巨猾息其非望姦
臣杜其邪謀盛業洪基同天地之長久英聲茂實齊日月
之照臨臣雖學謝多聞然情深體國輒申管見戰灼惟深
帝省表嘉之謂高熲曰于氏世有人焉竟納其言遣蜀王
秀鎮於蜀宣敏常以盛滿之誡昔賢所重每懷靜退著述
志賦以見其志焉未幾卒官時年二十九

陰壽 子世師　骨儀附

陰壽字羅雲武威人也父嵩周夏州刺史壽少果烈有武
幹性謹厚敦然諾周世屢以軍功拜儀同從武帝平齊進
位開府賜物千段奴婢百口女樂二十人及高祖為丞相
引壽為掾尉迥作亂高祖以韋孝寬為元帥擊之令壽監
軍時孝寬有疾不能親總戎事每臥帳中遣婦人傳教命
三軍綱紀皆取決於壽以功進位上柱國尋以行軍總管
鎮幽州即拜幽州總管封趙國公時有高寶寧者齊氏之
疏屬也為人桀黠有籌算在齊久鎮黃龍及齊滅周武帝
拜為營州刺史甚得華夷之心高祖為丞相遂連結契丹

靺鞨舉兵反及高祖以中原多故未遑進討以書喻之而不
得開皇初又引突厥攻圍北平至是令壽率步騎數萬出
盧龍塞以討之寶寧求救於突厥時衛王爽等諸將數道
北征突厥不能援寶寧棄城奔于磧北黃龍諸縣悉平壽
班師留開府成道昂鎮之寶寧遣其子僧伽率輕騎掠城
下而去尋引契丹靺鞨之眾來攻道昂苦戰連日乃退壽
患之於是重購寶寧又遣人陰間其所親任者趙世模王
威等月餘世模率其眾降寶寧復走契丹為其麾下趙脩
羅所殺北邊遂安賜物千段未幾卒官贈司空子世師嗣
世師少有節概性忠厚多武藝弱冠以功臣子拜儀同累

遷驃騎將軍煬帝嗣位領東都瓦工監後三歲拜張掖太
守先是吐谷渾及党項羌屢為侵掠世師至郡有來寇者
親自捕擊輒擒斬之深為戎狄所憚入為武賁郎將遼東
之役出襄平道明年帝復擊高麗以本官為涿郡留守于
時盜賊蜂起世師逐捕之往往克捷及帝還大加賞勞拜
樓煩太守時帝在汾陽宮世師聞始畢可汗將為寇勸帝
幸太原帝不從遂有鴈門之難尋遷左翊衛將軍與代王
留守京師及義軍至世師自以世荷隋恩又藩邸之舊遂
勒兵拒守月餘城陷與京兆郡丞骨儀等見誅時年五十

骨儀京兆長安人也性剛鯁有不可奪之志開皇初為侍御史處法平當不為勢利所回煬帝嗣位遷尚書右司郎于時朝政漸亂濁貨公行凡當樞要之職無問貴賤並家累金寶天下士大夫莫不變節而儀勵志守常介然獨立帝嘉其清苦超拜京兆郡丞公方彌著時刑部尚書衛玄兼領京兆內史頗行詭道輒為儀所執正玄雖不便之不能傷也及義兵至而玄恐禍及己遂稱老病無所干預儀與世師同心叶契父子並誅其後遂絕世師有子弘智等以年幼獲全

竇榮定

竇榮定扶風平陵人也父善周太僕季父熾開皇初為太傅榮定沈深有器局容貌瓌偉美鬚髯便弓馬魏文帝時為千夫備身周太祖見而奇之授平東將軍賜爵宜君縣子邑三百戶後從太祖與齊人戰於北芒周師不利榮定與汝南公宇文神慶帥精騎二千邀擊之齊師乃卻以功拜上儀同後從武元皇帝引突厥木杅侵齊之并州賜物三百段累爵永富縣公邑千戶進位開府除忠州刺史從武帝平齊加上開府拜前將軍俄遷中大夫其妻則高祖姊安成長公主也高祖少小與之情契甚厚榮定亦知高祖有人君之表尤相推結及高祖作相領左右宮伯使鎮

守天臺總統露門內兩廂仗衛常宿禁中遇尉迥初平朝廷以山東為意乃拜榮定為洛州總管以鎮之前後賜縑四千匹西涼女樂一部高祖受禪來朝京師上顧謂群臣曰朕少惡輕薄性相近者唯竇榮定而已賜馬三百匹部曲八千戶而遣之坐事除名高祖以長公主之故尋拜右武候大將軍上數幸其第恩錫甚厚每令尚食局日供羊一口珍味稱是以佐命功拜上柱國寧州刺史未幾復為右武候大將軍尋除秦州總管賜吳樂一部突厥沙鉢略寇邊以為行軍元帥率九總管步騎三萬出涼州與虜戰於高越原兩軍相持其地無水士卒渴甚至刺馬血而

飲死者十有二三榮定仰天太息俄而澍雨軍乃復振於是進擊數挫其鋒突厥憚之請盟而去賜縑萬匹進爵安豐郡公增邑千六百戶復封子憲為安康郡公賜縑五千匹廢餘拜右武衛大將軍俄轉左武衛大將軍上欲以為三公榮定上書曰臣每觀西朝衛霍東都梁鄧若竇學位極台鉉[illegible]傾覆向使前賢少自貶損遠避權勢推而不居則天命可保何覆宗之有臣[illegible]實為畏懼上於是乃止前後賞賜不可勝計開皇六年卒時年五十七上為之廢朝令左衛大將軍元旻監護喪事賻縑三千匹上謂侍臣曰吾每欲致榮定於三事其人固讓

不可以貨賂也上益以異之於是贈冀州刺史陳國公謚曰
懿子抗嗣抗美容儀性通率長於巧思文帝之後恩遇彌
隆所賜錢帛金寶以鉅萬計抗官至定州刺史復檢校幽
州總管煬帝即位漢王諒構逆以為抗與通謀由是除名
以其弟慶襲封陳公慶亦有姿儀性和厚頗工草隸初
封永富郡公官至河東太守衞尉卿大業之末出為南郡
太守為盜賊所害慶弟璡亦工草隸頗解鍾律官歷潁川
南郡扶風太守

元景山

元景山字珍河南洛陽人也祖燮魏安定王父琰宋安

王景山少有器局幹略過人周閔帝時從大司馬賀蘭祥
擊吐谷渾以功拜撫軍將軍其後數從征伐累遷儀同三
司賜爵文昌縣公授亳州刺史後與齊人戰於北邙斬級
居多加開府遷建州刺史進封宋安郡公邑三千戶從武
帝平齊以功拜大將軍改封平原郡公邑二千戶賜
女樂一部奴婢二百五十口牛羊數千治亳州
總管先是州民王迴洛張季真等聚結亡命每為劫盜前
後牧守不能制景山下車逐捕之迴洛季真挺身奔江南
其黨與數百人皆斬之法令明肅盜賊屏迹稱為大治
陳郢州人張景遵以淮南內屬為陳將任蠻奴所攻破其數柵

景山發兵援之蠻奴引軍而退錄為候正宣帝嗣位
從上柱國韋孝寬經略淮南鄖州總管宇文亮謀圖不軌
以輕兵襲孝寬孝寬為亮所薄景山率鐵
騎三百出擊破之斬亮傳首以功拜亳州總管
尉迥之作亂也榮州刺史宇文胄與迥通謀陰以書諷
動景山景山執其使封書詣相府高祖甚嘉之進位上大
將軍司馬消難之以鄖州入陳也陳遣將樊毅馬傑等來
援景山率輕騎五百馳赴之毅等懼掠居民而遁景山追
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與毅戰於漳口一日三合皆破毅
退保甑山鎮其城主為消難所陷者悉平之拜安州總管

進位柱國前後賜物二千匹時桐柏山蠻相聚為亂景山
復擊平之高祖受禪拜上柱國明年大舉伐陳以景山為
行軍元帥率行軍總管韓延呂哲出漢口遣上開府鄧孝
儒將勁卒四千攻陳甑山鎮陳人遣其將陸綸以舟師來
援孝儒逆擊破之陳將魯達陳紀以兵守溳口景山復遣
兵擊走之陳人大駭甑山沌陽二鎮守將皆棄城而遁景
山將濟江會陳宣帝卒有詔班師景山大著威名甚為敵
人所憚後數載坐事免卒于家時年五十七贈梁州總管
賜縑千匹謚曰襄子成壽嗣成壽便弓馬有父風千牛備身
以上柱國世子拜儀同後以父軍功授上開府煬帝嗣位

為左親衛郎將楊玄感之亂也從刑部尚書衛玄擊之以功進位正議大夫拜西平通守

源雄

源雄字世畧西平樂都人也祖懷父纂俱為魏西西王雄少寬厚偉姿儀在魏起家秘書郎尋加征討將軍屬其父為高氏所誅雄脫身而遁變姓名西歸長安周太祖見而器之賜爵隴西郡公後從武帝代齊以功授開府大一用方郡公拜冀州刺史時以突厥寇邊徙雄為平州二十為鎮之未幾授徐州總管及高祖為丞相尉迥稱鄭州人家累在相州迥潛以書誘之雄卒不顧高祖遺雄書曰公

妻子在鄴城雖言離隔賊徒窮減聚會非難今日已後不過數旬之別遲能開慰無以累懷徐部東南襟帶緣邊吳寇特須安撫稍公英略委以邊謀善建功名用副朝委也迥遣其將畢義緒據蘭陵席毗略昌慮下邑雄遣徐州刺史劉仁恩擊義緒儀同劉弘李琰討席毗悉平之陳人見中原多故遣其將陳紀蕭摩訶任蠻奴周羅睺樊毅等侵江北西自江陵東距壽陽民多應之攻陷城鎮雄與吳州總管于顗揚州總管賀若弼黃州總管元景山等擊之悉復故地東潼州刺史曹孝達據州作亂雄遣兵襲斬之進位上大將軍拜徐州總管後數歲轉懷州刺史

遷朔州總管突厥有來寇掠雄輒捕斬之深為北夷所憚伐陳之役高祖下冊書曰於戲唯爾上大將軍朔方公雄識悟明允風神果毅往牧徐方時逢叛逆建旟馬邑安撫北蕃義誅絕外境之虞擬翦負之寇涉漠以北俱向威恩呂梁之間罔不懷惠但江淮之表猶有陳僭逆命將出率我旅清彼東南是用命爾為行軍總管往欽哉於是從秦王俊出信州道及陳平以功進位上柱國賜子崇爵端氏縣伯聚為安化縣伯賜物五千段後鎮朔州二歲上表乞骸骨徵還京師卒于家時年七十子崇嗣官至儀同大業中自齋帥賛治入為尚書虞部郎及天下盜起將兵討

北海賊力戰而死贈正議大夫

豆盧勣

豆盧勣字定東昌黎徒河人也本姓慕容燕北地王精之後也中山敗歸魏北人謂歸義為豆盧因氏焉祖萇魏柔玄鎮大將父寧柱國太保勣初生時周太祖親幸寧家稱慶時遇新破齊師太祖因字之曰定東勣聰悟有器局少受業國子學略涉文藝魏大統十二年太祖以勣勳臣子封義安縣侯周閔帝受禪授稍伯下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改封丹陽郡公邑千五百戶明帝時為左武伯中大夫勣自以經業未通請解職遊露門學帝嘉之勅以本官就學未

幾錫王齊納勣妹為妃恩禮逾厚進大將軍位拜邛州刺
史未之官渭洮燒當羌因飢作亂以勣有才略轉渭州
刺史甚有惠政華夷悅服德澤流行大致祥瑞鳥鼠山俗
呼為高武隴其下渭水所出其山絕壁千尋由來乏水諸
羌苦之勣馬足所踐忽飛泉湧出有白烏翔止廳前乳子
而後去[illegible]民為之謠曰我有丹陽山出玉
漿濟我民夷神鳥來翔百姓因號其泉為玉漿泉後丁父
艱毀瘁過禮天和二年授邵州刺史襲爵楚國公後徵為
天官府司會歷信安二州總管相州刺史以母憂去職宣
帝大象二年拜利州總管進位上大將軍尋拜柱國高

祖為丞相益州總管王謙作亂[illegible]其將達
奚惎高阿那肱乙弗虔等眾十萬[illegible]城為七
十[illegible]晝夜相拒經
四旬[illegible]出奇[illegible]千人眾
[illegible]因而解去高祖[illegible]勣
器識[illegible]巴蜀[illegible]來
圍遂入守出戰大摧凶醜[illegible]功甚茂可[illegible]
上柱國賜一子爵中山縣公開皇二年突厥犯塞以勣為
北道行軍元帥以備邊歲餘拜夏州總管上以其家世貴
盛勳功克彰[illegible]重之[illegible]漢王諒納勣女為妃恩遇彌厚

一年詔曰上柱國楚國公勣[illegible]兵犯順
守金湯以為敵國[illegible]臨津縣邑
千戶十年以疾徵還京師詔諸王並至勣第中使顧問道
路不絕其年[illegible]卒年五十五上悼惜者久之[illegible]賻贈
[illegible]諡曰襄子賢嗣官至顯州刺史[illegible]御武
[illegible]弟毓
毓字道生少英果有氣節漢王諒出鎮并州毓以妃兄為
王府主簿從趙仲卿北征突厥以功授儀同三司及高祖
崩煬帝即位徵諒入朝諒納諮議王頍之謀發兵作亂毓
苦諫不從因謂弟懿曰吾匹馬歸朝自得免禍此乃身計

非為國也今且偽從以思後計毓兄顯州刺史賢言於帝
曰臣弟毓素懷壯節必不從亂但逼兇威不能克遂臣請
從[illegible]毓為內應諒不足圖也帝以為然許之賢密遣家
人齎[illegible]與之計議諒出城將往介州令毓與總
管屬[illegible]曰漢王構逆敗不旋踵吾豈坐受
夷滅孤負家國[illegible]出兵拒之[illegible]曰王以大事相
付何得有是[illegible]追斬之時諒司馬皇甫誕
前以諫諒被囚[illegible]出誕與之協[illegible]及開府[illegible]侯伯
[illegible]開府宇文求昌儀同成端長孫恃車騎安成侯元世
[illegible]閉城拒諒部分未定有人告諒諒

龍驤之衆見諒至紿其衆曰此賊軍也諒攻城南門毓時遣稽胡守堞稽胡不識諒射之矢下如雨諒復至西門守兵皆并州人素識諒遂見害時年二十八及諒平煬帝下詔曰褒顯名節有國通規加等飾終抑推令典毓深識大義不顧姻親出於萬死首建奇策去逆歸順殉義亡身追加榮命宜優恆禮可贈大將軍封正義縣公賜帛二千匹謚曰愍子願師嗣尋拜儀同三司大業初行新令五等並除未幾帝復下詔曰故大將軍正義愍公毓臨節能固捐生殉國成為令典沒世不忘象賢無墜德隆必祀改封雍丘縣侯復以願師承襲大業末授千牛左右

通字平東勣之兄也一名會弘雅有器局在周少以父功賜爵臨貞縣侯邑千戶尋授大都督俄遷儀同三司大冢宰宇文護引之令督親信兵改封沃野縣公邑四千七百戶後加開府歷武賁中大夫北徐州刺史及高祖為丞相尉迥作逆遣其所署莒州刺史烏丸尼率衆來寇通擊破之賜物八百段進位大將軍開皇初進爵南陳郡公尋徵入朝以本官典宿衛歲餘出拜定州刺史後轉相州刺史尚高祖妹昌樂長公主自是恩禮彌隆遷夏州總管洪州總管所在之職並稱寬惠十七年卒官年五十九謚曰安有子寬

賀若誼

賀若誼字道機河南洛陽人也祖伏連魏雲州刺史太僕卿父統右衛將軍誼性剛果有幹略在魏以功臣子賜爵容城縣男累遷直閤將軍大都督通直散騎常侍尚食典御周太祖據有關中引之左右嘗使詣吾城屬茹茹種落攜貳[illegible]於河表誼因說以禍福勸茹茹歸附降者萬餘口太祖深奇之賜金銀百兩并遣其舍人楊暢結好於茹茹茹茹大喜與并力為邊境之患使誼聘茹茹誼因啗以厚利茹茹信之遂與周通和執暢付誼太祖嘉之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略陽公府長史閔帝受禪除司射大夫改封霸城縣

子轉左宮伯尋加開府復歷靈郢二州刺史原信二州總管俱有能名其兄敦為金州總管以讒毀伏誅坐是免職武帝親總萬機召誼為洮州刺史平齊之役誼率兵出函谷先據洛陽即拜洛州刺史進封建威縣侯從范陽王高紹義之奔突厥也誼以兵追之戰於馬邑遂擒紹義以功進位大將軍高祖為丞相拜亳州總管馳驛之部遇司馬消難東投陳申州刺史李慧反誼討之進爵范陽郡公授上大將軍開皇初為右武候將軍從上河間王弘北征突厥以誼為副元帥[illegible]轉左武候大將軍[illegible]淮州刺史俄轉敷州刺[illegible]改封海陵郡公徙涇州[illegible]史

突厥屢為寇患朝廷以誼素有威名拜靈州刺史進位
柱國誼時年老而筋力不衰猶能重鎧上馬甚為北夷所
憚數載上表乞骸骨優詔許之誼家富於財於郊外構一
別廬多植果木每邀賓客列女樂遊集其間卒于家時年
七十七子舉嗣長子協官至驃騎將軍協弟祥奉車
都尉祥弟與直閣將軍誼兄子弼別有傳

史臣曰于義陰壽竇榮定等或南陽姻亞或豐邑舊遊運屬將
來俱宣力用以戡定國以功懋賞永其祿位貽厥子孫析
薪克荷不其美歟豆盧毓見善思齊逆亂之機亡身殉義陰
世師遭天之所廢授命不渝使夫死者有知足以無愧君

列傳第四　隋書三十九

特進臣魏　徵　上

梁士彥

梁士彥字相如安定烏氏人也少任俠不仕州郡性剛果
喜正人之是非好讀兵書頗涉經史周世以軍功拜儀同
三司武帝將有事東夏聞其勇決自扶風郡守除九曲鎮
將進位上開府封建威縣公齊人甚憚焉後遷熊州刺史
後從武帝拔晉州進位柱國除使持節晉絳二州諸軍事
晉州刺史及帝還後齊後主親總六軍而圍之獨守孤城
外無聲援眾皆震懼士彥慷慨自若賊盡銳攻之樓堞皆
盡城雉所存尋仞而已或短兵相接或交馬出入士彥謂
將士曰死在今日吾為爾先於是勇烈齊奮呼聲動地無
不一當百齊師少卻乃令妻妾軍民子女晝夜修城三日
而就帝率六軍亦至齊師解圍營於城東十餘里士彥見
帝持帝鬚而泣曰臣幾不見陛下帝亦為之流涕時帝以
將士疲倦意欲班師士彥叩馬諫曰今齊師遁眾心皆動
因其懼也而攻之其勢必舉帝從之大軍遂進帝執其手
曰余之有晉州為平齊之基若不固守則事不諧矣朕無
前慮惟恐後變善為我守之及齊平封郕國公進位上柱
國雍州主簿宣帝即位除東南道行臺使持節徐州總管

三十二州諸軍事、徐州刺史，與烏丸軌擒陳將吳明徹、裴忌於呂梁，別破黃陵，略定淮南地。高祖作相，轉亳州總管、二十四州諸軍事。尉迥之反也，以為行軍總管，從韋孝寬擊之。至河陽，與迥軍相對，令家僮梁默等數人為前鋒，士彥以其徒繼之，所當皆破。乘勝至草橋，迥衆復合，進戰，大破之。及圍鄴城，攻北門而入，馳啓西門，納宇文忻之兵。及迥平，除相州刺史。高祖忌之，未幾，徵還京師。閑居無事，自恃元功，甚懷怨望，遂與宇文忻、劉昉等謀作亂。將率僮僕，於享廟之際，因車駕出，圖以發機。復欲於蒲州起事，略取河北，捉黎陽關，塞河陽路，劫調布以為牟甲，募盜賊以為

戰士。其甥裴通豫知其謀而奏之。高祖未發其事，授晉州刺史，欲觀其意。士彥欣然謂昉等曰：「天也！」又請儀同薛摩兒為長史，高祖從之。後與公卿朝謁，高祖令左右執士彥、忻、昉等於行間，詰之曰：「爾等欲反，何敢發此意？」初猶不伏，捕薛摩兒適至，於是庭對之。摩兒具論始末，云第二子剛垂泣苦諫，第三子叔諧曰「作猛獸要須成斑」。士彥失色，顧謂摩兒曰：「汝殺我！」於是伏誅，時年七十二。有子五人。操字孟德，出繼伯父，官至上開府、義鄉縣公、長寧王府驃騎，早卒。剛字永固，弱冠授儀同，以平尉迥勳，加開府，擊突厥有功，進位上大將軍、通政縣公、涇州刺史。士彥之誅也，以諫獲免，徙瓜州。叔諧官至上儀同、廣平縣公、車騎將軍。志遠為安定伯，務為建威伯，皆坐士彥誅。梁默者，士彥之蒼頭，驍武絕人。士彥每從征伐，常與默陷陣。仕周，位開府。開皇末，以行軍總管從楊素北征突厥，進位大將軍。漢王諒之反也，復以行軍總管從楊素討平之，加授柱國。大業五年，從煬帝征吐谷渾，遇賊，力戰而死，贈光祿大夫。

宇文忻

宇文忻字仲樂，本朔方人，徙京兆。祖莫豆干，魏安平公。父貴，周大司馬、許國公。忻幼而敏慧，為兒童時，與群輩遊戲，輒為部伍，進止行列，無不用命，有識者見而異之。年十二，

能左右馳射，驍捷若飛。恒謂所親曰：「自古名將，唯以韓、白、衛、霍為美談，吾察其行事，未足多尚。若使與僕並時，不令豎子獨擅高名也。」其少小慷慨如此。年十八，從周齊王憲討突厥有功，拜儀同三司，賜爵興固縣公。韋孝寬之鎮玉壁也，以忻驍勇，請與同行，屢有戰功，加位開府、驃騎將軍，進爵化政郡公，邑二千戶。從武帝伐齊，攻拔晉州。齊後主親馭六軍，兵勢甚盛，帝憚之，欲旋師。忻諫曰：「以陛下之聖武，乘敵人之荒縱，何往不克！若使齊人更得令主，君臣協力，雖湯、武之勢，未易平也。今主暗臣愚，兵無鬭志，雖有百萬之衆，實為陛下奉耳。」帝從之，戰遂大克。及帝攻陷并州，

勝後敗帝為賊所窘左右皆殲帝挺身而遁諸將多勸
帝還忻勃然而進曰自陛下克晉州破高緯乘勝逐北以
至於此致令偽主奔波關東響振自古行兵用師未有若
斯之盛也昨日破城將士輕敵微有不利何足為懷丈夫
當死中求生敗中取勝今者破竹其勢已成奈何棄之而
去帝納其言明日復戰遂拔晉陽及齊平進位大將軍賜
物千段尋從王軌破陳將吳明徹於呂梁進位柱國賜
奴婢二百口除豫州總管高祖龍潛時與忻情好甚協及
為丞相恩顧彌隆尉迥作亂以忻為行軍總管從韋孝寬
擊之時兵屯河陽諸軍莫敢先進帝令高熲馳驛監軍與

熲密謀進取者唯忻而已迥遣子惇盛兵武陟忻先鋒擊
走之進臨相州迥遣精甲三千伏於野馬岡欲邀官軍忻
以五百騎襲之斬獲略盡進至草橋迥又拒守忻率奇兵
擊破之直趨鄴下迥背城結陣與官軍大戰官軍不利時
鄴城士女觀戰者數萬人忻與高熲李詢等謀曰事急矣
當以權道破之於是擊所觀者大囂而走轉相騰藉聲如
雷霆忻乃傳呼曰賊敗矣眾軍復振齊力急擊之迥軍大
敗及平鄴城以功加上柱國賜奴婢二百口牛馬羊萬計
高祖謂忻曰尉迥傾山東之眾運百萬之師公舉無遺
策戰無全陣誠天下之英傑也進封英國公增邑三千戶

自是以後每參帷幄出入臥內禪代之際忻有力焉後拜
右領軍大將軍恩顧彌重忻妙解兵法馭戎齊整當時六
軍有一善事雖非忻所建在下輒相謂曰此必英公法也
其見推服如此後改封杞國公上嘗欲令忻率兵擊突厥
高熲言於上曰忻有異志不可委以大兵乃止忻既佐命
功臣頻經將領有威名於當世上由是微忌焉以譴去官
忻與梁士彥昵狎數相往來士彥時亦怨望陰圖不軌忻
謂士彥曰帝王豈有常乎相扶即是公於蒲州起事我必
從征兩陣相當然後連結天下可圖也謀洩伏誅年六十
四家口籍沒忻兄善弘厚有武藝在周官至上柱國許國

公高祖受禪遇之甚厚拜其子穎為上儀同及忻誅並廢
于家善未幾卒穎至大業中為司農少卿及李密逼東都
叛歸于密忻弟愷別有傳　卷

王誼字宜君有大志河南洛陽人也

王誼字宜君河南洛陽人也父顯周鳳州刺史誼少慷慨
有大志便弓馬博覽群言周閔帝時為左中侍上士時大
冢宰宇文護執政勢傾王室帝拱默無所關預有朝士於
帝側微為不恭誼勃然而進將擊之其人惶懼請罪乃止
自是朝士無敢不肅 [illegible] 遷御正大夫丁父艱毀瘁過
廬於墓側負土成墳 [illegible] 餘起拜雍州別駕固讓不就

即位授儀同累遷內史大夫封楊國公從帝伐齊至并州
帝既入城反爲齊人所敗左右多死誼率麾下驍雄赴之
帝賴以全[illegible]將班師誼固諫帝從之及
齊平授相州刺史未幾徵為大內史汾州稽胡為亂誼
率兵擊之帝令越王盛譙王儉雖為總管並受誼節度其
見重如此及平賊而還賜物五千段封一子開國公帝臨
崩謂皇太子曰王誼社稷臣宜處以機密不須遠任也皇
太子即位是為宣帝憚誼剛正出為襄州總管及高祖為
丞相轉為鄭州總管司馬消難舉兵反高祖以誼為行軍
元帥率四總管討之軍次近郊消難懼而奔陳于時北至
商洛南拒江淮東西二千餘里巴蠻多叛共推渠帥蘭雒
州為主雒州自號河南王以附消難北連尉迥誼率行軍
總管李威馮暉李遠等分討之旬月皆平高祖以誼前代
舊臣甚加禮敬遣使勞問冠蓋不絕以第五女妻其子奉
孝尋拜大司徒誼自以與高祖有舊亦歸心焉及上受禪
顧遇彌厚上親幸其第與之極歡太常卿蘇威立議以為
戶口滋多民田不贍欲減功臣之地以給民誼奏曰百官
者歷世勳賢方蒙爵土一旦削之未見其可如臣所慮正
恐朝臣功德不建何患人田有不足上然之竟寢威議
上將幸岐州誼諫曰陛下初臨萬國人情未洽何用

此行上戲之曰吾昔與公位望齊等一朝屈節為臣或當
恥愧是行也以揚威武欲以服公心耳誼笑而退尋奉使
突厥上嘉其稱旨進封郢國公未幾其子奉孝卒踰年誼
上表言公主少請除服御史大夫楊素劾誼曰臣聞喪服
有五親疏異節喪制有四降殺殊文王者之所常行故曰
不易之道也是以賢者不得踰不肖者不得不及而儀同
王奉孝既尚公主奉孝以去年五月身喪始經一周
而誼便請除釋竊以雖曰王姬終成下嫁之禮公則主之
猶在移天之義況復三年之喪自上達下及於期服在禮
亦然夫婦則人倫攸始喪紀則人道至大苟不重之取
笑君子故鑽燧改火責以居喪之速朝祥暮歌譏以忘哀之
早然誼雖不自彊爵位已重欲為無禮其可得乎乃薄俗
傷教為父則不慈輕禮易喪致婦於無義若縱而不正恐
傷風俗請付法推科有詔勿治然恩禮稍薄誼頗怨望或
告誼謀反上令案其事主者奏誼有不遜之言實無反狀
上賜酒而釋之于時上柱國元諧亦頗失意誼數與相往
來言論醜惡胡僧告之公卿奏誼大逆不道罪當死上見
誼愴然曰朕與公舊為同學甚相憐愍將奈國法何於是
下詔曰誼有周之世早預人倫朕共遊庠序遂相親好然
性懷險薄巫覡盈門鬼言怪語稱神道聖朕受命之初深

存誠約曰云改悔心實不悛乃說四天王神道誼應受命
書有誼讖天有誼星桃鹿二川岐州之下歲在辰巳興帝
王之業密令卜問伺殿省之災又說其身是明王信用左
道所在詿誤自言相表當王不疑此而赦之將或爲亂禁
暴除惡宜伏國刑上復令大理正趙綽謂誼曰時命如此
將若之何於是賜死於家時年四十六

元諧

元諧河南洛陽人也家代貴盛諧性豪俠有氣調少與高
祖同受業於國子甚相友愛後以軍功累遷大將軍及高
祖爲丞相引致左右諧白高祖曰公無黨援譬如水間一

堵牆大危矣公其勉之尉迥作亂遣兵寇小鄉令諧擊破
之及高祖受禪上顧　諧笑曰水間牆竟何如也於是賜
宴極歡進位上大將軍封樂安郡公邑千戶奉詔修律
令時吐谷渾寇涼州詔諧爲行軍元帥率行軍總管賀婁
子幹郭竣元浩等步騎數萬擊之上勑諧曰公受朝寄總
兵西下本欲自寧疆境保全黎庶非是貪無用之地害荒
服之民王者之師意在仁義渾賊若至界首者公宜曉示
以德臨之以教誰敢不服也時賊將定城王鍾利房率騎
三千度河連結黨項諧率兵出鄯州趣青海邀其歸路吐
谷渾引兵拒諧相遇於豐利山賊鐵騎二萬與諧大戰諧

擊走之賊駐兵青海遣其太子可博汗以勁騎五萬來掩
官軍諧逆擊敗之追奔三十餘里俘斬萬計虜大震駭於
是移書諭以禍福其名王十七人公侯十三人各率其所
部來降上大悅下詔曰褒賞之典有聞前載諧識用明達
神情警悟文規武略譽流朝野申威拓土功成疆埸深謀
大節每簡朕心加禮延代宜隆賞典可柱國別封一子縣
公諧尋拜寧州刺史頗有威惠然剛愎好排詆不能取媚於
左右嘗言於上曰臣一心事主不曲取人意上曰宜終此
言後以公事免時上柱國王誼有功於國與諧俱無任用
每相往來胡僧告諧誼謀反上按其事無逆狀上慰諭而

釋之未幾誼伏誅諧漸被疏忌然以龍潛之舊每預朝請
恩禮無虧及上大宴百寮諧進曰陛下威德遠被臣請突
厥可汗爲候正陳叔寶爲令史上曰朕平陳國以伐罪弔
人非欲誇誕取威天下公之所奏殊非朕心突厥不知山
川何能警候叔寶昏醉寧堪驅使諧默然而退後數歲有
人告諧與從父弟上開府滂臨澤侯田鸞上儀同祁緒等
謀反上令案其事有司奏諧謀令祁緒勒党項兵即斷巴
蜀時廣平王雄左僕射高熲二人用事諧欲譖去之云左
執法星動已四年矣狀一奏高熲必死又言太白犯月光
芒相照主殺大臣楊雄必當之諧嘗與滂同謁上諧私謂

滂曰我是主人殿上者賊也因令滂望氣滂曰彼雲似蹲狗走鹿不如我輩有福德雲上大怒諧滂綜緒並伏誅沒其家

王世積

王世積闡熙新囶人也父雅周使持節開府儀同三司世積容貌魁岸腰帶十圍風神爽拔有傑人之表在周有軍功拜上儀同封長子縣公高祖為丞相尉迥作亂從韋孝寬擊之每戰有功拜上大將軍高祖受禪進封宜陽郡公高熲美其才能甚善之嘗密謂熲曰吾輩俱周之臣子社稷淪滅其若之何熲深拒其言未幾授蘄州總管平陳之役以舟師自蘄水趣九江與陳將紀瑱戰於蘄口大破之既而晉王廣已平丹陽世積於是移書告諭遣千金公權始璋略取新蔡陳江州司馬黃偲棄城而遁始璋入據其城世積繼至陳豫章太守徐璒廬陵太守蕭廉潯陽太守陸仲容巴山太守王誦太原太守馬頲齊昌太守黃正始安成太守任瓘等及鄱陽臨川守將並詣世積降以功進位柱國荊州總管賜絹五千段加之寶帶邑三千戶後數歲桂州人李光仕作亂世積以行軍總管討平之上遣都官員外郎辛凱卿馳勞之及還進位上柱國賜物二千段上甚重之世積見上性忌刻功臣多獲罪由是縱酒不與

執政言及時事上以為有酒疾舍之宮內令醫者療之世積詭稱疾愈始得就第及起遼東之役世積與漢王並為行軍元帥至柳城遇疾疫而還拜涼州總管令騎士七百人送之官未幾其親信安定皇甫孝諧有罪吏捕之亡抵世積世積不納由是有憾孝諧竟配防桂州事總管令狐熙熙又不之禮甚困窮因徼幸上變稱世積嘗令道人相其貴不道人答曰公當為國主謂其妻曰夫人當為皇后又將之涼州其所親謂世積曰河西天下精兵處可以圖大事也世積曰涼州土曠人稀非用武之國由是被徵入朝按其事有司奏左衛大將軍元旻右衛大將軍元胄左僕射高熲並與世積交通受其名馬之贈世積竟坐誅旻胄等免官拜孝諧為上大將軍

虞慶則

虞慶則京兆櫟陽人也本姓魚其先仕於赫連氏遂家靈武代為北邊豪傑父祥周靈武太守慶則幼雄毅性倜儻身長八尺有膽氣善鮮卑語身被重鎧帶兩鞬左右馳射本州豪俠皆敬憚之初以弋獵為事中更折節讀書常慕傅介子班仲升為人仕周釋褐中外府行參軍事遷外兵參軍事襲爵沁源縣公宣政元年授儀同大將軍除并州總管長史二年授開府時稽胡數為反叛越王盛內史下

大夫高熲討平之，將班師，熲與慶則謀，須文武幹略者鎮遏之，表請慶則，於是即拜石州總管。甚有威惠，境內清肅，稽胡慕義而歸者八千餘戶。開皇元年，進位大將軍，遷內史監、吏部尚書、京兆尹，封彭城郡公，營新都總監。二年冬，突厥入寇，慶則為元帥討之。部分失所，士卒多寒凍，墮指者千餘人。偏將達奚長儒率騎兵二千人別道邀賊，為虜所圍，慶則案營不救。由是長儒孤軍獨戰，死者十八九。上不之責也。尋遷尚書右僕射。後突厥主攝圖將內附，請一重臣充使，於是上遣慶則詣突厥所。攝圖恃強，初欲亢禮，慶則責以往事，攝圖不服。其介長孫晟又說諭之，攝圖及弟葉護皆拜受詔，因即稱臣朝貢，請永為藩附。初，慶則出使，高祖敕之曰：「我欲存立突厥，彼送公馬，但取五三四。」攝圖見慶則，贈馬千匹，又以女妻之。上以慶則勳高，皆無所問。授上柱國，封魯國公，食任城縣千戶。詔以彭城公迴授第二子義。高祖平陳之後，幸晉王第，置酒會群臣。高熲等奉觴上壽。上因曰：「高熲平江南，虞慶則降突厥，可謂茂功矣。」楊素曰：「皆由至尊威德所被。」慶則曰：「楊素前出兵武牢、硤石，若非至尊威德，亦無克理。」遂與互相長短。御史欲彈之，上曰：「今日計功為樂，宜不須劾。」上觀群臣宴射，慶則進曰：「臣蒙賚酒食，令盡樂，御史在側，恐醉而被彈。」上賜御

史酒，因遣之出。慶則奉觴上壽，極歡。上謂諸公曰：「飲此酒，願我與諸公等子孫常如今日，世守富貴。」九年，轉為右衛大將軍，尋改為右武候大將軍。開皇十七年，嶺南人李賢據州反，高祖議欲討之。諸將二三請行，皆不許。高祖顧謂慶則曰：「位居宰相，爵乃上公，國家有賊，遂無行意，何也？」慶則拜謝恐懼，上乃遣焉。為桂州道行軍總管，以婦弟趙什柱為隨府長史。什柱先與慶則愛妾通，恐事彰，乃宣言曰：「慶則不欲此行。」遂聞於上。先是，朝臣出征，上皆宴別，禮賜遣之。及慶則南討辭上，上色不悅，慶則由是怏怏不得志。暨平賢，至潭州臨桂鎮，慶則觀眺山川形勢，曰：「此誠險固，加以足糧，若守得其人，攻不可拔。」遂使什柱馳詣京奏事，觀上顏色。什柱至京，因告慶則謀反。上案驗之，慶則於是伏誅。拜什柱為柱國。慶則子孝仁，幼豪俠任氣，起家拜儀同，領晉王親信。坐父事除名。煬帝嗣位，以藩邸之舊，授候衛長史，兼領金谷監，監禁苑，有巧思，頗稱旨。九年，伐遼，授都水丞，充使監運，頗有功。然性奢華，以駱駝負函盛水養魚而自給。十一年，或告孝仁謀圖不軌，遂誅之。其弟澄道，東宮通事舍人，坐除名。

元冑

元冑，河南洛陽人也，魏昭成帝之六代孫。祖順，魏濮陽王。

父雄武陵王胄少英果多武藝美鬚眉有不可犯之色周
齊王憲見而壯之引致左右數從征伐官至大將軍高祖
初被召入將受顧託先呼胄次命陶澄並委以腹心恆宿
卧内及為丞相每典軍在禁中又引弟威俱入侍衛周趙
王招知高祖將遷周鼎乃要高祖就第趙王引高祖入寢
室左右不得從唯楊弘與胄兄弟坐於戶側趙王謂其二
子員貫曰汝當進瓜我因刺殺之及酒酣趙王欲生變以
佩刀子刺瓜連啗高祖將為不利胄進曰相府有事不可
久留趙王訶之曰我與丞相言汝何為者叱之使卻胄瞋
目憤氣扣刀入衛趙王問其姓名胄以實對趙王曰汝非

昔事齊王者乎誠壯士也因賜之酒曰吾豈有不善之意
邪卿何猜警如是趙王偽吐將入後閤胄恐其為變扶令
上坐如此者再三趙王稱喉乾命胄就厨取飲胄不動會
滕王逌後至高祖降階迎之胄與高祖耳語曰事勢大異
可速去高祖猶不悟謂曰彼無兵馬復何能為胄曰兵馬
悉他家物一先下手大事便去胄不辭死死何益耶高祖
復入坐胄聞屋後有被甲聲遽請曰相府事殷公何得如
此因扶高祖下牀趣而去趙王將追之胄以身蔽戶王不
得出高祖及門胄自後而至趙王恨不時發彈指出血及
誅趙王賞賜不可勝計高祖受禪進位上柱國封武陵郡

公邑三千戶拜左衛將軍尋遷右衛大將軍高祖從容曰
保護朕躬成此基業元胄功也後數載出為豫州刺史歷
亳浙二州刺史時突厥屢為邊患朝廷以胄素有威名拜
靈州總管北夷甚憚焉復徵為右衛大將軍親顧益密
嘗正月十五日上與近臣登高時胄下直上令馳召之及
胄見上謂曰公與外人登高未若就朕　也賜宴極歡晉
王廣每致禮焉房陵王之廢也胄豫其謀上正窮治東宮
事左衛大將軍元旻苦諫楊素乃譖之上大怒執旻於仗
胄時當下直不去因奏曰臣不下直者為防元旻耳復以
此言激怒上上遂誅旻及蜀王秀之得罪胄坐

與交通除名煬帝即位不得調慈州刺史上官政坐事
徙嶺南將軍丘和亦以罪廢胄與和有舊因數從之遊胄
嘗酒酣謂和曰上官政壯士也今徙嶺表得無大事乎因
自拊腹曰若是公者不徒然矣和明日奏之胄竟坐死於
是徵政為驍衛將軍拜和代州刺史

史臣曰昔韓信愆垓下之期則項王不滅英布無淮南之
舉則漢道未隆以二子之勳有感憤怨而猶菹戮況乃無古
人之殊績而懷悖逆之心者乎梁士彥宇文忻皆一時之
壯士也遭雲雷之會並以勇略成名遂貪天之功以為己
力報者倦矣施者未厭將生厲階求逞其欲及茲顛墜皆

取之也王誼元諧王世積虞慶則元胄或契闊艱危或綢繆恩舊將安將樂漸見遺忘內懷怏怏矜伐不已雖時主之刻薄亦言語以速禍乎然高祖佐命元功鮮有終其天命配享清廟寂寞無聞斯蓋草創帝圖事出權道本異同心故久而逾薄其牽牛蹊田雖則有罪奪之非道能無怨乎皆深文巧詆致之刑辟高祖沉猜之心固已甚矣求其餘慶不亦難哉

列傳卷第五　　隋書四十

高熲

特進臣魏徵上

高熲字昭玄一名敏自云渤海蓨人也父賓背齊歸周大司馬獨孤信引為僚佐賜姓獨孤氏及信被誅妻子徙蜀文獻皇后以賓父之故吏每往來其家賓後官至鄀州刺史及熲貴贈禮部尚書渤海公熲少明敏有器局略涉文史尤善詞令初孩孺時家有柳樹高百許尺亭亭如蓋里中父老曰此家當出貴人年十七周齊王憲引為記室武帝時襲爵武陽縣伯除內史上士尋遷下大夫以平齊功拜開府尋從越王盛擊隰州叛胡平之高祖得政素知熲彊明又習兵事多計略意欲引之入府遣邗國公楊惠諭意熲承旨欣然曰願受驅馳縱令公事不成熲亦不辭滅族於是為相府司錄時長史鄭譯司馬劉昉並以奢縱被疏高祖彌屬意於熲委以心膂尉迥之起兵也遣子惇率步騎八萬進屯武陟高祖令韋孝寬擊之軍至河陽莫敢先進高祖以諸將不一令崔仲方監之仲方辭父在山東時熲又見劉昉鄭譯並無去意遂自請行深合上旨遂遣熲熲受命便發遣人辭母云忠孝不可兩兼歔欷就路至軍為橋於沁水賊於上流縱火栰熲預為土狗以禦之既

焚橋而戰大破之遂至鄴下與迥交戰仍共宇文忻李詢等設策因平尉迥軍還侍宴於臥內上撤御帷以賜之進位柱國改封義寧縣公遷相府司馬任寄益隆高祖受禪拜尚書左僕射兼納言進封渤海郡公朝臣莫與為比上每呼為獨孤而不名也熲深避權勢上表遜位讓於蘇威上欲成其美聽解僕射數日上曰蘇威高蹈前朝熲能推舉吾聞進賢受上賞寧可令去官於是命熲復位俄拜左衛大將軍本官如故時突厥屢為寇患詔熲鎮遏緣邊及還賜馬百餘匹牛羊千計領新都大監制度多出於熲熲每坐朝堂北槐樹下以聽事其樹不依行列有司將伐

之上特命勿去以示後人其見重如此又拜左領軍大將軍餘官如故母憂去職二旬起令視事熲流涕辭讓優詔不許開皇二年長孫覽元景山等伐陳令熲節度諸軍會陳宣帝薨熲以禮不伐喪奏請班師蕭巖之叛也詔熲綏集江漢甚得人和上嘗問熲取陳之策熲曰江北地寒田收差晚江南土熱水田早熟量彼收穫之際微徵士馬聲言掩襲彼必屯兵禦守足得廢其農時彼既聚兵我便解甲再三若此賊以為常後更集兵彼必不信猶豫之頃我乃濟師登陸而戰兵氣益倍又江南土薄舍多竹茅所有儲積皆非地窖密遣行人因風縱火待彼修立復更燒之

不出數年自可財力俱盡上行其策由是陳人益敝九年晉王廣大舉伐陳以熲為元帥長史三軍諮稟皆取斷於熲及陳平晉王欲納陳主寵姬張麗華熲曰武王滅殷戮妲己今平陳國不宜取麗華乃命斬之王甚不悅及軍還以功加授上柱國進爵齊國公賜物九千段定食千乘縣千五百戶上因勞之曰公伐陳後人言公反朕已斬之君臣道合非青蠅所間也熲又遜位詔曰公識鑒通遠器略優深出參戎律廓清淮海入司禁旅實委心腹自朕受命常典機衡竭誠陳力心跡俱盡此則天降良輔翊贊朕躬幸無詞費也其優獎如此是後右衛將軍龐晃及將軍盧

賁等前後短熲於上上怒之皆被疏黜因謂熲曰獨孤公猶鏡也每被磨瑩皎然益明未幾尚書都事姜曄楚州行參軍李君才並奏稱水旱不調罪由高熲請廢黜之二人俱得罪而去親禮逾密上幸并州留熲居守及上還京賜縑五千匹復賜行宮一所以為莊舍其夫人賀拔氏寢疾中使顧問絡繹不絕上親幸其第賜錢百萬絹萬匹復賜以千里馬上嘗從容命熲與賀若弼言及平陳事熲曰賀若弼先獻十策後於蔣山苦戰破賊臣文吏耳焉敢與大將軍論功帝大笑時論嘉其有讓尋以其子表仁取太子勇女前後賞賜不可勝計時熒惑入太微犯左執法術者

劉暉私言於熲曰天文不利宰相可修德以禳之熲不自
安以暉言奏之上賞慰突厥犯塞以熲為元帥擊
破又出白道進圖入磧遣使請兵近臣緣此言熲欲反
上未有所答熲亦破賊而還時太子勇失愛於上潛有廢
立之意謂熲曰晉王妃有神憑之言王必有天下若之何
熲長跪曰長幼有序其可廢乎上默然而止獨孤皇后知
熲不可奪陰欲去之初夫人卒后言於上曰高僕射老矣
而喪夫人陛下何能不為之娶上以后言謂熲熲流涕謝
曰臣今已老退朝之後唯齋居讀佛經而已雖陛下垂哀
之深至於納室非臣所願上乃止至是熲愛妾產男上聞

之極歡后甚不悅上問其故后曰陛下當復信高熲邪始
陛下欲為熲娶熲心存愛妾面欺陛下今其詐已見陛下
安得信之上由是疏熲會議伐遼東熲固諫不可上不從
以熲為元帥長史從漢王征遼東遇霖潦疾疫不利而還
后言於上曰熲初不欲行陛下強遣之妾固知其無功矣
又上以漢王年少專委軍於熲熲以任寄隆重每懷至公
無自疑之意諒所言多不用甚銜之及還諒泣言於后曰
兒幸免高熲所殺上聞之彌不平俄而上柱國王世積以
罪誅當推覈之際乃有宮禁中事云於熲處得之上欲成
熲之罪聞此大驚時上柱國賀若弼吳州總管宇文㢸刑

部尚書薛胄民部尚書斛律孝卿兵部尚書柳述等明熲
無罪上逾怒皆以之屬吏自是朝臣莫敢言者熲竟坐免
以公就第未幾上幸秦王俊第召熲侍宴熲歔欷悲不自
勝獨孤皇后亦對之泣左右皆流涕上謂熲曰朕不負公
公自負也因謂侍臣曰我於高熲勝兒子雖或不見常似
目前自其解落瞑然忘之如本無高熲不可以身要君自
云第一也頃之熲國令上熲陰事稱其子表仁謂熲曰司
馬仲達初託疾不朝遂有天下公今遇此焉知非福於是
上大怒囚熲於內史省而鞫之憲司復奏熲他事云沙門
真覺嘗謂熲云明年國有大喪尼令暉復云十七十八年

皇帝有大厄十九年不可過上聞而益怒顧謂群臣曰帝
王豈可力求孔子以大聖之才作法垂世寧不欲大位邪
天命不可耳熲與子言自比晉帝此何心乎有司請斬熲
上曰去年殺虞慶則今茲斬王世積如更誅熲天下其謂
我何於是除名為民熲初為僕射其母誡之曰汝富貴已
極但有一斫頭耳爾宜慎之熲由是常恐禍變及此熲歡
然無恨色以為得免於禍煬帝即位拜為太常時詔收周
齊故樂人及天下散樂熲奏曰此樂久廢今若徵之恐無
識之徒棄本逐末遞相教習帝不悅帝時侈靡聲色滋甚
又起長城之役熲甚病之謂太常丞李懿曰周天元以好

史003-323

樂而亡殷鑒不遠安可復爾時帝遇啓民可汗恩禮過厚
熲謂太府卿何稠曰此虜頗知中國虛實山川險易恐為
後患復謂觀王雄曰近來朝廷殊無綱紀有人奏之帝以
為謗訕朝政於是下詔誅之諸子徙邊熲有文武大略明
達世務及蒙任寄之後竭誠盡節進引貞良以天下為己
任蘇威楊素賀若弼韓擒等皆熲所推薦各盡其用為一
代名臣自餘立功立事者不可勝數當朝執政將二十年
朝野推服物無異議治致升平熲之力也論者以為真宰
相及其被誅天下莫不傷惜至今稱冤不已所有奇策密
謀及損益時政熲皆削稿世無知者其子盛道官至莒州

刺史徙柳城而卒次弘德封應國公晉王府記室次表仁
封渤海郡公徙蜀郡

蘇威

蘇威字無畏京兆武功人也父綽魏度支尚書威少有至
性五歲喪父哀毀有若成人周太祖時襲爵美陽縣公仕
郡功曹大冢宰宇文護見而禮之以其女新興主妻焉見
護專權恐禍及己逃入山中為叔父所逼卒不獲免然威
每屏居山寺以諷讀為娛未幾授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
同三司改封懷道縣公武帝親總萬機拜稍伯下大夫前
後所授並辭疾不拜有從父妹者適河南元雄雄先與突

厥有隙突厥入朝請雄及其妻子將甘心焉周遂遣之威
曰夷人昧利可以賂動遂標賣田宅罄家所有以贖雄論
者義之宣帝嗣位就拜開府高祖為丞相高熲屢言其賢
高祖亦素重其名召之及至引入卧內與語大悅居月餘
威聞禪代之議遁歸田里高熲請追之高祖曰此不欲預
吾事且置之及受禪徵拜太子少保追贈其父為邳國公
邑三千戶以威襲焉俄兼納言民部尚書威上表陳讓詔
曰舟大者任重馬駿者遠馳以公有兼人之才無辭多務
也威乃止初威父在西魏以國用不足為征稅之法頗稱
為重既而歎曰今所為者正如張弓非平世法也後之君
子誰能弛乎威聞其言每以為己任至是奏減賦役務從
輕典上悉從之漸見親重與高熲參掌朝政威見宮中以
銀為幔鉤因盛陳節儉之美以諭上上為之改容彫飾舊
物悉命除毀上嘗怒一人將殺之威入閤進諫不納上怒
甚將自出斬之威當上前不去上避之而出威又遮止上
拂衣而入良久乃召威謝曰公能若是吾無憂矣於是賜
馬二匹錢十餘萬尋復兼大理卿京兆尹御史大夫本官
悉如故治書侍御史梁毗以威領五職安繁戀劇無舉賢
自代之心抗表劾威上曰蘇威朝夕孜孜志存遠大舉賢
有闕何遽迫之顧謂威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

有是夫因謂朝臣曰蘇威不值我無以措其言我不得
蘇威何以行其道楊素才辯無雙至若斟酌古今助我宣
化非威之匹也蘇威若逢亂世南山四皓豈易屈哉其見重
如此未幾拜刑部尚書解少保御史大夫之官後京兆尹
廢檢校雍州別駕時高熲與威同心協贊政刑大小無不
籌之故革運數年天下稱治俄轉民部尚書納言如故屬
山東諸州民饑上令威賑卹之後二歲遷吏部尚書餘
兼領國子祭酒隋承戰爭之後憲章踳駮上令朝臣釐改
舊法為一代通典律令格式多威所定世以為能九年拜
尚書右僕射其年以母憂去職柴毀骨立上勑威曰公德

行高人情寄殊重大孝之道蓋同俯就必須抑割為國惜
身朕之於公為君為父宜依朕旨以禮自存未幾起令視
事固辭優詔不許明年上幸并州命與高熲同總留事俄
追詣行在所使決民訟威子夔少有盛名於天下引致賓
客四海士大夫多歸之後議樂事夔與國子博士何妥各
有所持於是夔妥俱為一議使百寮署其所同朝廷多附
威同夔者十八九妥恚曰吾席間函丈四十餘年反為昨
暮兒之所屈也遂奏威與禮部尚書盧愷吏部侍郎薛道
衡尚書右丞王弘考功侍郎李同和等共為朋黨省中呼
王弘為世子李同和為叔言二人如威之子弟也復言威

以曲道任其從父弟徹肅罔冒為官又國子學請蕩陰
人王孝逸為書學博士威屬盧愷以為其府參軍上令蜀
王秀上柱國虞慶則等雜治之事皆驗上以宋書謝晦傳
中朋黨事令威讀之威惶懼免冠頓首上曰謝已晚矣於
是免威官爵以開府就第知名之士坐威得罪者百餘人
未幾上曰蘇威德行者但為人所誤耳命之通籍歲餘復
爵邳公拜納言從祠太山坐不敬免俄而復位上謂群臣
曰世人言蘇威詐清家累金玉此妄言也然其性很戾不
切世要求名太甚從己則悅違之必怒此其大病耳尋令
持節巡撫江南得以便宜從事過會稽踰五嶺而還時突

厥都藍可汗屢為邊患旋以威至可汗所與結和親可汗
即遣使獻方物以勤勞進位大將軍仁壽初復拜尚書右
僕射上幸仁壽宮以威總留後事及上還御史奏威職事
多不理請推之上怒詰責威威拜謝上亦止後上幸仁壽
宮不豫皇太子自京師來侍疾詔威留守京師煬帝嗣位
加上大將軍及長城之役威諫止之高熲賀若弼等之誅
也威坐與相連免官歲餘拜魯郡太守俄召還參預朝政
未幾拜太常卿其年從征吐谷渾進位左光祿大夫帝以
威先朝舊臣漸加委任後歲餘復為納言與左翊衛大將
軍宇文述黃門侍郎裴矩御史大夫裴蘊內史侍郎虞世

其參掌朝政時人稱為五貴及遼東之役以本官領左武衛大將軍進位光祿大夫賜爵寧陵侯其年進封房公威以年老上表乞骸骨上不許復以本官參掌選事明年從征遼東領右禦衛大將軍楊玄感之反也帝引威帳中懼見於色謂威曰此小兒聰明得不為患乎威曰夫識是非審成敗者乃所謂聰明玄感麤疏非聰明者必無所慮但恐寖成亂階耳威見勞役不息百姓思亂微以此諷帝帝竟不寤從還至涿郡詔威安撫關中以威孫尚輦直長儇為副其子鴻臚少卿夔先為關中簡黜大使一家三人俱奉使關右三輔榮之歲餘帝下手詔曰玉以絜潤丹紫莫能渝其質松以貞勁霜雪莫能凋其采可謂溫仁勁直性之然乎房公威器懷溫裕識量弘雅早居端揆備悉國章先皇舊臣朝之宿齒棟梁社稷弼諧朕躬守文奉法卑身率禮昔漢之三傑輔惠帝者蕭何周之十亂佐成王者邵奭國之寶器其在得賢參燮台階具瞻斯允雖復事藉論道終期獻替銓衡時務朝寄為重可開府儀同三司餘並如故威當時見尊重朝臣莫與為比後從幸鴈門為突厥所圍朝廷危懼帝欲輕騎潰圍而出威諫曰城守則我有餘力輕騎則彼之所長陛下萬乘之主何宜輕脫帝乃止突厥俄亦解圍而去車駕至太原威言於帝曰今者盜賊

不止士馬疲弊願陛下亟還京師深根固本為社稷計帝初然之竟用宇文述等議遂往東都時天下大亂威知帝不可改意甚患之屬帝問侍臣盜賊事宇文述曰盜賊信少不足為虞威不能詭對以身隱於殿柱帝呼威而問之威對曰臣非職司不知多少但患其漸近帝曰何謂也威曰他日賊據長白山今者近在滎陽汜水帝不悅而罷尋屬五月五日百寮上饋多以珍玩威獻尚書一部微以諷帝帝彌不平後復問伐遼東事威對願赦群盜遣討高麗帝益怒御史大夫裴蘊希旨令白衣張行本奏威昔在高陽典選濫授人官畏怯突厥請還京師帝令案其事及獄成下詔曰威立性朋黨好為異端懷挾詭道徼幸名利詆訶律令謗訕臺省昔歲薄伐奉述先旨凡預切問各盡胸臆而威不以開懷遂無對命啟沃之道其若是乎資敬之義何其甚薄於是除名為民後月餘有人奏威與突厥陰圖不軌者大理簿責威威自陳奉事二朝三十餘載精誠微淺不能上感累致愆尤罪當萬死帝憫而釋之其年從幸江都宮帝將復用威裴蘊虞世基奏言昏耄羸疾帝乃止宇文化及之殺逆也以威為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化及敗歸於李密未幾密敗歸東都越王侗以為上柱國邳公王充僭號署太師威自以隋室舊臣遭逢喪亂所經

之處皆與時消息以求容免及大唐秦王平王充坐於東
都閶闔門內威請謁見稱老病不能拜起王遣人數之曰
公隋朝宰輔政亂不能匡救遂令品物塗炭君弒國亡見
李密王充皆拜伏舞蹈今既老病無勞相見也尋歸長安
至朝堂請見又不許卒於家時年八十二歲治身清儉以
廉慎見稱每至公議惡人異己雖或小事必固爭之時人
以為無大臣之體所修格令章程並行於當世然頗傷苛
碎論者以為非簡允之法及大業末年尤多征役至於論
功行賞威每承望風旨輒寢其事時群盜蜂起郡縣有表
奏詣闕者又訶詰使人令減賊數故出師攻討多不克捷

由是為物議所譏子夔
夔字伯尼小聰敏有口辯八歲誦詩書兼解騎射年十三
從父至尚書省與安德王雄馳射賭得雄駿馬而歸十四
詣學與諸儒論議詞致可觀見者莫不稱善及長博覽群
言尤以鍾律自命初不名夔其父改之頗為有識所哂起
家太子通事舍人楊素甚奇之素每戲威曰楊素無兒蘇
夔無父後與沛國公鄭譯國子博士何妥議樂因而得罪
議寢不行著樂志十五篇以見其志數載遷太子舍人後
加武騎尉仁壽末詔天下舉達禮樂之源者晉王昭時為
雍州牧舉夔應之與諸州所舉五十餘人謁見高祖望夔

謂侍臣曰唯此一人稱吾所舉於是拜晉王友煬帝嗣位遷
太子洗馬轉司朝謁者以父免職夔亦去官後歷尚書職
方郎燕王司馬遼東之役夔領宿衛以功拜朝散大夫時
帝方勤遠略蠻夷朝貢前後相屬帝嘗從容謂宇文述虞
世基等曰四夷率服觀禮華夏鴻臚之職須歸令望寧有
多才藝美容儀可以接對賓客者為之乎咸以夔對帝然
之即日拜鴻臚少卿其年高昌王麴伯雅來朝朝廷妻以
公主夔有雅望令主婚焉其後弘化延安等數郡盜賊蜂
起所在屯結夔奉詔巡撫關中突厥之圍雁門也夔領城
東面事夔為弩樓車箱獸圈一夕而就帝見而善之以功

進位通議大夫坐父事除名為民復丁母憂不勝哀而卒
時年四十九
史臣曰齊公霸圖伊始早預經綸魚水冥符風雲玄感正
身直道弼諧興運心同契合言聽計從東夏克平南國底
定參謀帷幄決勝千里暨高祖既發萬機思布衣心舟楫是
寄鹽梅斯在兆庶賴以康寧百姓資而輯睦年將一紀人
無間言屬高祖將廢儲宮由忠信而得罪逮煬帝方逞淫
後以忤時而受戮若使遂無猜貳克終厥美雖未可參蹤
稷契足以方駕蕭曹繼之實難惜矣邳公周道云季方事
幽貞晉室龍興首應旌命綢繆任遇窮極榮寵久處機衡

多所損益罄竭心力知無不爲然志尚清儉并弘暇好同惡異有乖直道不存易簡未爲通德歷事二帝三十餘年雖廢黜當時終稱遺老君邪而不能正言國亡而情均衆庶子達汝預鼓聞其器藝盛草未見其人禮命闕於興王抑亦此之由也夔志識沉敏方雅可稱若天假之年足以不虧堂構矣

特進臣魏徵上

李德林

李德林字公輔博陵安平人也祖壽湖州戶曹從事父敬族歷太學博士鎮遠將軍魏孝靜帝時命當世通人正定文籍以爲內校書別在直閤省德林幼聰敏年數歲誦左思蜀都賦十餘日便度高隆之見而嗟歎遍告朝士云若假其年必爲天下偉器鄴京人士多就宅觀之月餘日中車馬不絕年十五誦五經及古今文集日數千言俄而該博墳典陰陽緯候無不通涉善屬文辭覈而理暢魏收嘗對高隆之謂其父曰賢子文筆終當繼溫子昇隆之大笑曰魏常侍殊已嫉賢何不近比老彭乃遠求溫子年十六遭父艱自駕靈輿反葬故里時正嚴冬單衰跣足州里人物由是敬慕之博陵豪族有崔諶者僕射之兄因休假還鄉車服甚盛將從其宅詣德林赴弔相去十餘里從者數十騎稍稍減留比至德林門纔餘五騎云不得令李生怪人燻灼德林居貧轗軻母氏多疾方留心典籍無復宦情其後母病稍愈逼令仕進任城王湝爲定州刺史重其才召入州館朝夕同遊殆均師友不爲君民禮數嘗語德林云竊聞蔽賢蒙顯戮久令君沈滯吾獨得潤身朝廷縱不

見太亦懼明豈所謂於是舉秀才入鄴于時天保八年也
王因遺尚書令楊遵彥書曰燕趙固多奇士此言誠不
為謬今歲所貢秀才李德林者文章學識固不待言觀其
風神器宇終為棟梁之用至如經國大體是賈生晁錯之
儔彫蟲小技殆相如子雲之輩今雖唐虞君世俊乂盈朝
然脩大廈者豈厭良材之積也吾嘗見孔文舉薦禰衡
表云洪水橫流帝思俾乂以正平比夫大禹常謂擬諭非
倫今以德林言之便覺前言非大遵彥即命德林製讓尚
書令表援筆立成不加治點因大相賞異以示吏部郎中
陸卬卬云已大見其文筆浩浩如長河東注比來所見後

生制作乃涓澮之流耳卬仍命其子乂與德林周旋戒之
曰汝每事宜師此人以為模楷時遵彥銓衡深慎選舉秀
才擢第罕有甲科德林射策五條考皆為上授殿中將軍
既是西省散員非其所好又以天保季世乃謝病還鄉闔
門守道乾明初遵彥奏追德林入議曹皇建初下詔搜揚
人物復追赴晉陽撰春思賦一篇代稱典麗時長廣王
作相居守在鄴敕德林還京與散騎常侍高元海等參掌
機密王引授丞相府行參軍未幾而王即帝位授奉朝請
寓直舍人省河清中授員外散騎侍郎帶齋帥仍別直機
密省天統初授給事中直中書參掌詔誥尋遷中書舍人

武平初加通直散騎侍郎又敕與中書侍郎宋士素副侍
中趙彥深別典機密尋丁母艱去職勺飲不入口五日因
發熱病遍體生瘡而哀泣不絕諸士友陸騫宋士素名醫
張子彥等為合湯藥德林不肯進遍體洪腫數日間一時
頓差身力平復諸人皆云孝感所致太常博士巴叔仁表
上其事朝廷嘉之裁百日奪情起復德林以羸病屬疾
請急罷歸魏收與陽休之論齊書起元事敕集百司會議
收與德林書曰前者議文總諸事意小如混漫難可領解
今便隨事條列幸為留懷細加推逐凡言或者皆是敵人
之議既聞人說因而探論耳德林復書曰即位之元春秋

常義謹按魯君息姑不稱即位亦有元年非獨即位得稱
元年也議云受終之元尚書之古典謹按大傳周公攝政
一年救亂二年伐殷三年踐奄四年建侯衛五年營成周
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成王論者或以舜禹受終是為
天子然則周公以臣禮而死此亦稱元非獨受命為帝也
蒙示議文扶病省覽荒情迷識暫得發蒙當世君子必無
橫議唯應閣筆贊成而已輒謂前二條有益於議仰見議
中不錄謹以寫呈[illegible]是[illegible]宗[illegible]偏殊深魯
公[illegible]侯之[illegible]取以為疑息姑不書即位舜禹亦不言即位
息姑攝位而得稱元舜禹之攝獨無元理也周公居攝乃云

一年救亂似不稱元自無大傳不得尋討一之與元其事
何別更有所見幸請論之德林答曰攝之與相其義一也
故周公攝政孔子曰周公相成王魏武相漢曹植曰如虞
翼唐或云高祖身未居攝灼然非理攝者專賞罰之名古
今事殊不可以體為斷陸機見舜肆類上帝班瑞群后便
云舜有天下須格於文祖也欲使晉之三主異於舜攝竊
以為舜若堯死獄訟不歸便是夏朝之益何得不須格於
文祖也若使用王者之禮便曰即真則周公負扆朝諸侯
霍光行周公之事皆真帝乎斯不然矣必知高祖與舜攝
不殊不得從士衡之謬或以為書元年者當時實錄非追

書也大齊之興實由武帝謙匿受命豈直史也比觀論者
聞追舉受命之元多有河漢但言追數受命之歲情或安
之似所怖者元字耳事類朝三是許其一年不許其元年
也案易黃裳元吉鄭玄注云如舜試天子周公攝政是以
試攝不殊大傳雖無元字一之與元無異義矣春秋不言
一年一月者欲使人君體元以居正蓋史之婉辭非一與
元別也漢獻帝死劉備自尊崇陳壽蜀人以魏為漢賊寧
肯蜀主未立已云魏武受命乎士衡自尊本國誠如高議
欲使三方鼎峙同為霸名習鑿齒撰漢晉春秋意在是也正司
馬炎兼并許其帝號魏之君臣吳人並以為戮賊亦寧肯

當塗之世云晉有受命之徵史者編年也故魯號紀年墨
子又云吾見百國春秋史又有無事而書年者是重年驗
也若欲高祖事事謙沖即須號令皆推魏氏便是編魏年
紀魏事此即魏末功臣之傳豈復皇朝帝紀者也陸機稱
紀元立斷或以正始或以嘉平束晳議云赤雀白魚之事
恐齊朝之議是并論受命之元非止代終之斷也公議云
陸機不論元者是所未喻願更思之陸機以刊木著於虞
書龕黎見於商典以蔽晉朝正始嘉平之議斯又謬矣唯
可二代相涉兩史並書必不得以後朝創業之迹斷入前
史若然則世宗高祖皆天保以前唯入魏氏列傳不作齊

朝帝紀可乎此既不可彼復何證是時中書侍郎杜臺卿
上世祖武成皇帝頌齊主以為未盡善令和士開以頌示
德林宣旨云臺卿此文未當朕意以卿有大才須敘盛德
即宜速作急進本也德林乃上頌十六章并序文多不載
武成覽頌善之賜名馬一匹三年祖孝徵入為侍中尚書
左僕射趙彥深出為兗州刺史朝士有先為孝徵所待遇
者間德林云是彥深黨與不可仍掌機密孝徵曰德林久
滯絳衣我常恨彥深待賢未足內省文翰方以委之尋當
有佳處分不宜妄說尋除中書侍郎仍詔修國史齊主留
情文雅召入文林館又令與黃門侍郎顏之推二人同判

文林館事五年勅令與黃門侍郎李孝貞中書侍郎李若
別掌宣傳尋除通直散騎常侍兼中書侍郎隆化中假儀
同三司承光中授儀同三司及周武帝克齊入鄴之日勅
小司馬唐道和就宅宣旨慰喻云平齊之利唯在於爾朕
本畏爾逐齊王東走今聞猶在大以慰懷宜即入相見道
和引之入內遣內史宇文昂訪問齊朝風俗政教人物善
惡即留內省三宿乃歸仍遣從駕至長安授內史上士自
此以後詔誥格式及用山東人物一以委之武帝嘗於雲
陽宮作鮮卑語謂群臣云我常日唯聞李德林名及見
其與齊朝作詔書移檄我正謂其是天上人豈言今日得

其驅使復為我作文書極為大異神武公紇豆陵毅答曰
臣聞明王聖主得騏驎鳳凰為瑞是聖德所感非力能致
之瑞物雖來不堪使用如李德林來受驅策亦陛下聖德
感致有大才用無所不堪勝於騏驎鳳凰遠矣武帝大笑
曰誠如公言宣政末授御正下大夫大象初賜爵成安縣
男宣帝大漸屬高祖初受顧命邗國公楊惠謂德林曰朝
廷賜令總文武事經國任重非群才輔佐無以克成大業
今欲與公共事必不得辭德林聞之甚喜乃答云德林雖
庸懦微誠亦有所在若曲相提獎必望以死奉公高祖大
悅即召與語劉昉鄭譯初矯詔召高祖受顧命輔少主總

知內外兵馬事諸衛既奉勅並受高祖節度鄭譯劉昉議
欲授高祖冢宰鄭譯自攝大司馬劉昉又求小冢宰高祖
私問德林曰欲何以見處德林云即宜作大丞相假黃鉞
都督內外諸軍事不爾無以壓眾心及發喪便即依此以
譯為相府長史帶內史上大夫昉但為丞相府司馬譯昉
由是不平以德林為丞相府屬加儀同大將軍未幾而三方
構亂指授兵略皆與之參詳軍書羽檄朝夕頓至一日之
中動逾百數或機速競發口授數人文意百端不加治點
鄖公韋孝寬為東道元帥師次永橋為沁水泛長兵未得
度長史李詢上密啟云大將梁士彥宇文忻崔弘度並受

尉迥餉金軍中慅慅人情大異高祖得詢啟深以為憂
與鄭譯議欲代此三人德林獨進計云公與諸將並是國
家貴臣未相伏馭今以挾令之威使得之耳安知後所遣
者能盡腹心前所遣人獨致乖異又取金之事虛實難明
即令換易彼將懼罪恐其逃逸便須禁錮然則鄖公以下
必有驚疑之意且臨敵代將自古所難樂毅所以辭燕趙
括以之敗趙如愚所見但遣公一腹心明於智略為諸
將舊來所信伏者速至軍所使觀其情偽縱有異志必不敢
動丞相大悟曰若公不發此言幾敗大事即令高熲馳驛
往軍所為諸將節度竟成大功凡厥謀謨多此類也進授

史003-331

丞相府從事內郎禪代之際其相國總百揆九錫殊禮詔
策牋表璽書皆德林之辭也高祖登阼之日授內史
令初將受禪虞慶則勸高祖盡滅宇文氏高熲楊惠亦依違從
之唯德林固爭以為不可高祖作色怒云君讀書人不足
平章此事於是遂盡誅之自是品位不加出於高虞之下
唯依班例授上儀同進爵為子開皇元年敕令與太尉任
國公于翼高熲等同脩律令事訖奏聞別賜九環金帶一
腰駿馬一匹賞損益之多也格令班後蘇威每欲改易事
條德林以為格式已頒義須畫一縱令小有踳駁非過蠹
政害民者不可數有改張威又奏置五百家鄉正即令理

民間辭訟德林以為本廢鄉官判事為其里閭親戚剖斷
不平今令鄉正專治五百家恐為害更甚且今時吏部總
選人物天下不過數百縣於六七百萬戶內詮簡數百縣
令猶不能稱其才乃欲於一鄉之內選一人能治五百家
者必恐難得又即時要荒小縣有不至五百家者復不可
令兩縣共管一鄉敕令內外群官就東宮會議自皇太子
以下多從德林議蘇威又言廢郡德林語之云脩令時公
何不論廢郡為便今令纔出其可改乎然高熲同威之議
稱德林狠戾多所固執由是高祖盡依威議五年敕令撰
錄作相時文翰勒成五卷謂之霸朝雜集其序曰竊以

陽烏垂曜微藿傾心神龍騰舉飛雲觸石聖人在上幽顯
冥符故稱比屋可封萬物斯覩臣皇基草創便豫驅馳遂
得參可封之民為萬物之一其為嘉慶固以多也若夫帝
臣王佐應運挺生接踵於朝諒有之矣而班爾之妙曲木
變容朱藍所染素絲改色二十二臣功成盡美二十八將
效力於時雖操稍書比於稷契計功稱伐非慙類於
耿賈書契已還立言立事營非殆庶何世無之蓋上稟廟
后秀發賢群傑收商鄙則屠釣幽微化為侯王皆由此也有
教無類童子羞於霸功見賢思齊狂夫成於聖業治世多
士亦因此焉煙霧可依騰蛇與蛟龍俱遠栖息有所蒼蠅

同騏驥之速因人成事其功不難自此而談雖非上智庸
受命之主委任多臣遇高世之才連官接席皆可以翊亮
天地流名鐘鼎何必蒼頡造書伊尹制命公旦操筆老聃
為史方可敘帝王之事談人鬼之謀乎至若臣者本藝窮
寶非勳非德則鄙見之流無學無才處藝文之職若不逢
休運非遇天恩光大含弘博約文禮萬官自辟才悉兼人
收拙里閭退仕鄉邑不種東陵之瓜豈過南陽之掾安得
出入閤闥之時趨走太微之庭侍天子之階侍聖皇之側
樞機惟慎遵書言者也昔歲末行將李諤開在辰火運
筆與群官總己有周興八柄之所大隋納百揆之司兩朝

文翰臣縱掌之時溥天之下三方構亂軍國多務朝夕填
委簿領紛紜羽檄交馳或速均發弩或事大滔天或日有
萬機或機有萬事皇帝內明外順經營區宇吐無窮之術
運不測之神幽贊兩儀財成萬類咨謀臺閣曉喻公卿訓
率土之濱責叛常之賊三軍奉律戰勝攻取之方萬國承
風安上治民之道讓受殊之禮報群臣之令有志學古者
皆矣有隨事作故皆矣千變萬化發彼懸河寸陰尺日不
暫無暑大則天壤不遺小則毫毛無失遠尋三古未聞若
書闕疑下三未見若斯皆見發言吐論即成文章臣濫膺翰
操牘書記而已昔放勛之化老人觀而未知孔丘之言弟

子聞而不達惡得聖多或乖舛加以奏閣趨拯盈懷溢
袖手披目閱堆案積几心無別慮筆不暫停或畢竟忘餐
或連宵不寐以勤補拙不遑自勵其有詞理疏謬遺漏闕
疑皆天旨訓誘神筆改定運籌建策神道幽遠從命者獲
安違命者悉禍懸測萬里指期來事常如目見固乃神知
變天亂而致太平易可誅而為淳粹化成道洽其在人文
盡出聖懷用成典誥並非臣意所能至此伯禹天謨成湯
陳誓漢光數行之札魏武接要之書濟時拯物無以加也
屬神器大寶將遷明德天道人心同謀歸往周靜南面每
忍於揚狂二王諸公各陳本心敕書表奏群情勸請辭讓每

之內敕曰一民樂推之心切於黎獻欣然從命輒不敢辭
比夫潘勗之冊魏王阮籍之勸晉后道高前世才謝往人
內手捫心夙宵慚惕斂書茲拔及以諸文有臣所作之有
臣潤色之唯是愚思非奏宗者雖詞乖體弱而理歸霸德
文有可忽事不可遺前奉敕旨集納麓已還至於受命
文筆當時制述條目甚多今日收撰略為五卷云爾尚祖
省讀訖明旦謂德林曰自古帝王之興必有異人輔佐我
昨讀霸朝集方知感應之理昨宵恨夜長不能早見公面
必令公貴與國始終於是追贈其父恆州刺史未幾上曰
我本意欲深榮之復贈定州刺史安平縣公謚曰孝以德

林誠為德林既少有才名重以貴顯凡製文章動行於世
或有不知者謂為古人為德林以梁士彥及元諧之徒頻
有逆意天江之南抗衡上國乃著天命論上之其辭曰男
若遂古有國帝王神器歷數有歸生其德者天應其
時者命確乎不變非人力所能為也龍圖龜策鑿道迹
疑而難信錄而未詳者蓋得而明焉其在典文燦乎緗素
欽明至德莫盛於唐虞讓世莫過於文武大隋神功
積於文王天命顯於唐叔昔邑姜方娠夢帝謂己余命而
子曰虞將與之唐而蕃育其子孫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
遂以命之成王滅唐而封大叔文唐叔之封也箕子曰其

後必大昌曰崇高莫大於帝王老子謂域內四大王
居一焉此則名冠虞舜唐堯并一聖將令其後必大終致昇
平之美皆奮子孫用其業焉之祚遠且家建國初號大興
首字必大之言於茲乃驗天之蒼命無頗竊聖明重耳臨區
豈足云也有姚者焉將以與高吴姚巨跡周以興焉曰姜
慶帝隋以興焉今三氏受命如一本枝種德齊葉季基
佐高帝而滅楚立皇基以定漢東京大尉關西孔子生咸
遺纁之集及降巨鳥之奇累仁積善大中休命大祖挺生
庶民臣主立殊勳於魏室建成業於周朝
炎精之紀累葉載命附郎彼天皇帝載誕之初神光滿室

具與王之表大聖之能載氣或盈於映於廊廟如天如日
臨照於野見內明外順自然安豈非萬福扶持百祿攸
集有周之末朝野騷然群志執均鎮衛宗社明神饗其德
上帝付其民誅叛逆於九重行神化於四海于斯時也尉
迥據有齊累世之都乘新國易亂之俗驅馳戎狄連合縱
橫地廻九州陷三民則十分將六王謙東之威怒全
蜀之險與兵舉江山此二寇
也窮凶極逆之地開劒閣之門皆將奮戟強
河而距
吐納紅若蝟毛

乃奉殄戎之命運先天之略不出戶庭指分閫下塵以
定三方數旬而清萬國蕩滌天壤之速規摹指畫之神造
化以來弗之聞也光隆前緒固有不服煙雲改色鍾石變
音三靈顧萬物影響天運受禪堯歷在躬推
而弗有百辟庶尹四方岳牧稽圖讖之文順億兆之請拔
肝瀝膽夜吟方之高式允幽明之願
容如恒如外推帝服色建都邑敘
彝倫薄賦輕徭之政興清靜之風去樂
用之官各相監之職奇才間出精雲氣英趨
走於山神海於日谷西被月川

教暨北溟之表聲加南海之外彼百
蠻莫之與競五帝所不化三王所未賓為臣
妾殊方異類不梯山越海貢如也宴
居穴處化以宮室不以庖厨禮樂合天地之同
律呂節之後神農之前遂
遊文雅之場出入幽洞微群物歲
成含生日用飲和不知逆用為史
玄蟲露自天醴泉出地不奇草嵐
觀海化歸風備休祥於園而猶且父天
子民至大矣十十四帝易可同年而語哉若

夫天下之重不可妄據故唐之許由夏之伯益懷道高讓
人授而弗可也軒初四帝周餘六王雖因基自取而不
得也若軻稱仲尼之德過於堯舜君子述帝者之事弟子
備王佐之才其不代奪終知數窮以德及沒雖聖達而莫之
許也蚩尤則黃帝抗衡共工則思帝勍敵項羽亡秦拒漢
宰割神州角逐爭驅幾成力而無就也其餘假起妖孽晉
何足數哉夫逆臣所以亂亡由不識天道不悟人謀妄
逐鹿之邪說謂飛鳥而爲非四凶之罪入元之誅三監
同九臣之志韓信彭越深明帝子之符孫述隗囂妄識真
人之出尉迥同謡敵之類王謙比獄訟之民福祿蟬聯胡

可窮也而違天逆物獲罪人神嗚呼此前事之大戒矣誅
裹苟臨歷代共尤僭逆兇邪時煩獄吏寔可不戒慎哉蓋
積惡既成心自絶於善道物類相感理必至於誅戮天奪
其魄鬼惡其盈故也大帝聰明群臣正直耳目盡於率土
賞罰參於國朝輔助一人覆有兆庶若食人之祿受人
之榮包藏禍心而不殞墜者也必當執法未處其罪司命
已除其籍自古明哲慮深防微執一心持一德立功樹
上爵削藁位尊而心逾下祿厚而志彌約寵盛之禮逾恭
高守之以恭克念於此則禍回不去事乃畏天豈推爭禮
謙光滿損義在知幾吉凶由人妖不自作其極在矣

大朋漢爾諸國凡一百以從數州西將實遂至郡以歸漢
故能招信順之助終太山之安故陳國君祗稱亡矣及以
一郡北減半州遇受命之年遂太平之日自可獻上銜璧
之同寶天乃從善改家之禾遵循獲之軌遊起之八仍爲
匪民雖時竊大名僭擬其醜然國家奮此一之逆遂陵是
殄滅之期有命不恆斷可知矣房風等殺之元龜匪避孫皓
之侯守株雖得述而未實請隨感焉所故未辯茲天之心
不問君子之論也德林自隋有天下每贊平陳之計八年
車駕幸同州德林以疾不從敕書追之書後御筆注云伐

陳事意宜自隨也時高熲因使入京上語熲曰德林若患
未堪行宜自至宅取其方略高祖以之付晉王
還往途中高祖以馬鞭南指云待平陳訖會以七寶裝嚴
公使自山東無及之者及陳平授柱國郡公實封八百戶
賞物三千段晉王已宣敕訖有人說高熲曰天子畫策
晉王及諸將戮力之所致也今乃歸功於李德林諸將必
當憤惋且後世觀公有若虛行熲入言之高祖乃止初大
象末高祖以逆人王謙宅賜之文書已出至地官府忽復
改賜崔謙上語德林曰天之人爲得將明可以無形迹
不須與之可自選一好宅若不稱意當爲

德林乃奏取逆人高阿那肱衛國縣市店八十區爲
王謙宅替至是上幸晉陽店人上表稱地是民物高
氏強奪於內造舍上命有司料還價直蘇威因奏
[illegible]肱是亂世宰相以諂媚得幸枉取民地造
店賃之德林誣罔妄奏自入李圓通馮世基等又進云此
店收利如食千戶請計日追贓上因責德林德林請勘逆
人文簿及本換宅之意上不聽乃悉追店給所住者自是
[illegible]十年虞慶則等於關東諸道巡省使還並奏云五
百家鄉正專理辭訟不便於民黨與愛憎公行貨賄上仍
令廢之德林復奏云此事臣本以爲不可然置來始爾復
即停廢政令不一朝成暮毀深非帝王設法之義臣望陛
下若於律令輒欲改張即以軍法從事不然者紛紜未已
高祖遂發怒大詬云爾欲將我作王莽邪初德林稱父爲
太尉諮議以取贈官李元操與陳茂等陰奏之曰德林之
父終於校書妄稱諮議上甚銜之至是復庭議忤意因數
之曰公爲內史典朕機密比不可預計議者以公不弘耳
寧自知乎朕方以孝治天下恐斯道廢闕故立五教以弘
之公言孝由天性何須設教然則孔子不當說孝經也又
罔冒取店妄加父官朕實忿之而未能發今當以一州相
遣耳因出爲湖州刺史

[illegible]成一觀然後收拙臣因[illegible]
且不恨上不許轉懷州刺史在州逢亢旱課民掘井溉田
空致勞擾竟無補益爲考司所貶歲餘卒官時年六十一
贈大將軍廉州刺史諡曰文及將葬敕令羽林百人并鼓
吹一部以給喪事贈物三百段粟千石祭以太牢德林美
容儀善談吐齊天統中兼中書侍郎於賓館受國書陳使
江總目送之曰此即河朔之英靈也器量沈深時人未能
測唯任城王湝趙彥深魏收陸卬大相欽重延譽之言無
所不及德林少孤未有字魏收謂之曰識度天才必至公
輔吾輒以此字卿從官以後即典機密性重慎嘗云古人
不言溫樹何足稱也少以才學見知及位望稍高頗傷自
任爭名之徒更相譖毀所以運屬興王功參佐命十餘年
間竟不徙級所撰文集勒成八十卷遭亂亡失見五十卷
行於世敕撰齊史未成有子曰百藥博涉多才詞藻清贍
仕至太子通事舍人後遷太子舍人尚書禮部員外郎襲
爵安平縣公桂州司馬煬帝惡其初不附己以爲步兵校
尉大業末轉建安郡丞

史臣曰德林幼有操尚早著才名譽重鄴中聲飛關右王
基締構協贊謀猷羽檄交馳絲綸間發文誥之美時無與

特進臣魏　徵　上

河間王弘 子慶

河間王弘字辟惡高祖從祖弟也祖愛敬早卒父元孫孤少
隨母郭氏養於舅族及武元皇帝與周太祖建義關中元
孫時在鄴下懼為齊人所誅因假從母姓為郭氏元孫死齊
為周所并弘始入關與高祖相得高祖哀之為買田宅弘性
明悟有文武幹略數從征伐累遷開府儀同三司高祖為
丞相常置左右委以心腹高祖詣周趙王宅將及於難弘
時立於戶外以衛高祖尋加上開府賜爵永康縣公及上
受禪拜大將軍進爵郡公追贈其父為柱國尚書令河間
郡公其年立弘為河間王拜右衛大將軍歲餘進授柱國
時突厥屢為邊患以行軍元帥率衆數萬出靈州道與虜
相遇戰大破之斬數千級賜物二千段出拜寧州總管進
位上柱國弘在州治尚清淨甚有恩惠後數載徵還京師
未幾拜蒲州刺史得以便宜從事時河東多盜賊民不得
安弘奏為吾昌里餘人投之邊裔州境帖然號為良吏每
晉王廣入朝弘輒領揚州總管及晉王歸藩弘復還蒲州
在官十餘年風教大洽煬帝嗣位徵還拜太子太保歲餘
薨大業六年追封郇王子慶嗣

慶傾曲善候時變帝時猜忌骨肉滕王綸等皆被徙放唯
慶獲全東遷滎陽郡太守頗有治績及李密據洛口倉滎
陽諸縣多應密慶勒兵拒守密頻遣攻之不能克歲餘城
中糧盡兵勢日蹙密因遺慶書曰昔狂嗣位多歷歲年
剝削生民塗炭天下璿室瑤臺之麗未擬驕奢糟丘酒池
之荒非爲淫亂公者共舉義旗勦殄兇虐人方同德萬里
俱來莫不期入關以亡秦爭渡河而滅紂東窮海岱南泊
江淮九服遺人承風慕義惟滎陽一郡王獨守迷夫微子
紂之元兄族實爲重項伯猶之季父戚乃非疏然猶去紂
歌而入周背西楚而歸漢豈不眷戀宗祊留連骨肉但識
賓歸之將移知神器之先改而王之先代家住山東本姓
郭氏乃非楊族比爲宿與隋朝先有勳舊遂得預盤石
名在殷鑒實敬之與漢高殊非血胤呂布之於董卓良異
天親芝焚蕙歎事不同此又王之宜知也若豺狼雖怒同
胞有道況關惟勇多謀咸磐向師況乃族類爲非何能自
保爲王計者莫若舉城從義開門送款妥爲大山高枕而
卧者量貴足爲美談乃至子孫必有餘慶王世充僭
號推辱且救與聊倚竹杖節能文又除壯東都自
固將世充卿王道夕滅又江都荒酒流宕忘歸
内外神光滿上江米船化皆被戕戰士逃亡機發年救

不充事切析骸義在君發聚烽火於熊耳山謂侯莫至呼吸
拊於漢水與日未期王獨守孤城絕援千里餘糧之計僅
有月餘[illegible]年之多穎藏數百有何恃賴欲相拒抗求枯魚
於市肆即轉禍因歸廟以遲精奇何日然城中豪傑
王之腹心見殺長吏將爲內啓正恐禍生匕首變發蕭牆
空以七尺之骸懸首千金之購可爲痛矣公可爲股肱者也
季能三思自求多福于時江都敗問亦至慶得書遂降于
密復姓爲郭氏密爲王世充所破復歸東都更爲楊氏越
王侗不之責也及侗爲世充所篡立鄭世充將篡侗以勸
進世充既僭偽號封郇國公令復爲郭氏世充以兄女
妻之署爲滎州刺史及世充將敗慶欲將其妻同歸長安其
妻謂之曰國家以妾奉箕帚於公者欲以申厚意結公心
耳今叔父窮迫家國阽危而公不顧婚姻孤負付屬爲全
身之計非妾所能責公也妾若至長安則公家一婢耳何
用妾爲願得送還東都君之惠也慶不許其妻遂沐浴靚
粧仰藥而死慶遂歸大唐爲宜州刺史郇國公復姓楊氏其
嫡母元太妃年老而目盲世充以慶叛己而斬之

楊處綱

楊處綱高祖族父也生于王莽遇周身于用官以軍功
拜上開府同高祖受禪贈其父鍾葵爲柱國胥國公義城縣

公以處綱誣罔授開府封武依事尋爲太子宗衞率轉右
監門郎將後數載起授右領軍將軍處綱雖無才藝而性
質直在官强濟亦爲當時所稱尋拜荊州刺史吏民悅之
進位大將軍後遷秦州總管卒官謚曰恭弟處與官至離
州刺史漢王諒之反也朝廷以爲有二心廢錮不齒

楊子崇

楊子崇高祖族弟也父益生贈郢州刺史子崇少好學涉
獵書記有風儀愛賢好士開皇初拜儀同以車騎將軍恆
典宿衞後爲司門侍郎煬帝嗣位累遷候衞將軍出軍兌
未幾復令檢校將軍事從帝幸汾陽宮子崇知突厥必爲

寇患屢請早還京師帝不納俄而有鴈門之圍及賊退帝怒
之曰子崇怯懦妄有陳請驚動我衆心不可居爪牙之寄
出爲離石郡太守尚有能名自是突厥屢爲寇胡賊劉
六兒復擁衆劫掠郡境子崇上表請兵鎮遏帝復大怒下
書令子崇巡行長城子崇出百餘里四面路絕不得進而
歸時百姓饑饉相聚爲盜子崇前後捕斬數千人歲餘朔
方梁師都馬邑劉武周等各擁兵作亂郡中諸胡復相嘯
聚子崇表奏欲朝帝未報遣心腹數百人白帝帝詔鎖將還
京師轄車至渡河西諸縣各殺長吏叛歸師都道路隔
絕子崇復歸離石所將左右既聞太原有兵起不復入戍
遂各叛去子崇收叛者父兄斬之後數日義兵夜至城
下城中豪傑復應之城陷子崇爲仇家所殺

觀德王雄

觀德王雄初名惠高祖族子也父紹仕周歷八州刺史儻
城縣公賜姓叱呂引氏雄美姿儀有器度雍容閑雅進止
可觀周武帝時爲太子司旅下大夫帝幸雲陽宮衞王直
作亂以其徒襲肅章門雄逆拒破之進位上儀同封武陽
縣公邑千戶累遷右司衞上大夫大象中進爵邗國公邑
五千戶高祖爲丞相雍州牧畢王賢謀作難雄時爲別駕
知其謀以告高祖賢伏誅以功授柱國雍州牧仍領相府

虞候周宣帝葬備諸王有變令雄率六千騎送至陵所進
位上柱國高祖受禪除左衞將軍兼宗正卿俄遷右衞大
將軍參預朝政進封廣平王食邑五千戶以邗公別封一
子雄請封弟士貴朝廷許之或奏高祖雄朋黨營上詰雄於
朝雄對曰臣忝衞宮闈朝夕左右若有朋附豈容不知至
尊欲明察於萬機親覽纖介用心平允奉法而行此乃愛憎
之理惟陛下察之高祖深然其言雄時貴寵冠絕一時與
高熲虞慶則蘇威稱爲四貴雄寬容下士朝野傾屬高祖
惡其得衆陰忌之不欲其典兵馬乃下冊書拜雄爲司空
維開皇九年八月朔壬戌皇帝若曰於戲惟爾上柱國

左衛大將軍宗正廣平王風度寬弘任望隆要司禁
旅綿歷十載入當心腹外任爪牙驅馳軒陛勤勞著績令
舊肅勳禮秩加等公輔之寄民具爾瞻宜揭迺誠副茲名
實是用命爾爲司空往欽哉光膺寵命得不慎歟外示優崇
實奪其權也雄無職務乃閉門不通賓客尋改封清漳王
仁壽初高祖曰清漳之名未允聲望命徙之乃徙地圖上指
安德郡以示群臣曰此號足爲名德相稱於是改封安德
王大業初授太子太傅及元德太子薨授郊州刺史軍
歲餘授懷州刺史尋拜京兆尹帝親征吐谷渾詔雄總督
澆河道諸軍及還改封觀王上表讓曰臣早逢興運預班

末屬有命有時藉風雲之會無才無德濫公卿之首豈蒙先
皇不次之賞荷陛下非分之恩久忝台槐常慮盈滿豈可
仍叨匪服重穢獨名臣實兩增敢緣往例臣誠昧寵交懼
安者普劉賈封王蓋備三階之任曹洪上將寧越五等之
爵況臣忝亞於帝子京尹距於皇孫鑣土承寵紐金開
國於臣何以自處在物謂其非分是以露款執羯悃祈恩固
守伏願陛下曲留慈照特嘉丹誠猶觸宸嚴伏增流汗優
詔不許遼東之役檢校左翊衛大將軍出遼東道次瀘河
鎮遘疾而薨時年七十一帝爲之廢朝鴻臚監護喪事有司
考行請謚曰懿帝曰王道高雅俗德冠生人乃賜謚曰德

贈司徒襄國武安渤海清河上黨河間濟北高密濟陰長
平等十郡太守子恭仁位至吏部侍郎恭仁弟綝性和厚
頗有文學歷義州刺史淮南太守及父薨起爲司隸大夫
遼東之役帝令綝於臨海頓別有所督楊玄感之反也玄
感弟玄縱自帝所逃赴其兄路逢綝綝避人偶語久之乃
別而復相就者數矣司隸刺史劉休文奏之時綝兄吏部
侍郎恭仁將兵於外帝以是寢之未發其事綝憂懼發病
而卒綝兒績仕至散騎侍郎
雄弟達字士達少聰敏有學行仕周官至儀同內史下大
夫遂寧縣男高祖受禪拜給事黃門侍郎進爵爲子時吐

谷渾寇邊詔上柱國元諧爲元帥達爲司馬軍還兼吏部
侍郎加開府歲餘轉內史侍郎出爲鄯鄭趙三州刺史俱
有能名平陳之後四海大同上差品天下牧宰達爲第一
賜雜綵五百段加以金帶擢拜工部尚書加位上開府達
爲人弘厚有局度楊素每言曰有君子之貌兼君子之心
者唯楊達耳獻皇后及高祖山陵制度達並參預焉煬帝
嗣位轉納言仍領營東都副監帝甚信重之遼東之役領
右武衛將軍進位左光祿大夫卒於師時年六十二帝歎
惜者久之贈吏部尚書始安侯謚曰恭賻物三百五十段
史臣曰高祖始遷周鼎所衆心未附利建同姓維城宗社是

以河間觀德咸啓山河屬乃葭莩地非偏逼故得保秩
與時終始楊慶二三其德志在苟生變本宗如反掌棄慈
母如遺跡及身而絕宜其然矣觀王孝友著名流後嗣
保茲寵祿寔仁厚之所致乎

列傳卷第八　隋書四十三

列傳卷第九　隋書四十四

特進臣魏徵　上

滕穆王瓚　嗣王綸

滕穆王瓚字恆生一名慧高祖母弟也周世以太祖軍功
封竟陵郡公尚武帝妹順陽公主自右中侍上士遷御伯
中大夫保定四年改為納言授儀同瓚貴公子又尚公主
美姿儀好書愛士甚有令名於當世時人號曰楊三郎武
帝甚親愛之平齊之役諸王咸從留瓚居守帝謂之曰六
府事殷一以相付朕將遂事東方無西顧之憂矣其見親
信如此宣帝即位遷吏部中大夫加上儀同未幾帝崩高
祖入禁中將總朝政令廢太子勇召之欲有計議瓚素與
高祖不協聞召不從曰作隋國公恐不能保何乃更為族
滅事邪高祖作相遷大將軍尋拜大宗伯典修禮律進位
上柱國邵國公瓚見高祖執政群情未一恐為家禍陰有
圖高祖之計高祖每優容之及受禪立為滕王拜雍州
牧上數與同坐呼為阿三後坐事去牧以王就第瓚妃宇
文氏先時與獨孤皇后不平及此鬱鬱不得志陰有呪詛
上命瓚出之瓚不忍離絕固請上不得已從之宇文氏竟
除屬籍瓚由是恃寵禮遇漸薄開皇十一年從幸栗園暴
薨時年四十二人皆言其遇鴆以斃子綸嗣

綸字斌籀性弘厚美姿容頗解鍾律高祖受禪封邵國公邑八千戶明年拜邵州刺史晉王諱納妃於梁詔綸致禮焉甚為梁人所敬綸以穆王之故當高祖之世每不自安煬帝即位尤被猜忌綸憂懼不知所為呼術者王琛而問之琛答曰王相祿不凡乃因曰滕即騰也此字足為善應有沙門惠恩崛多等頗解占候綸每與交通常令此三人為度星法有人告綸怨望咒詛帝命黃門侍郎王弘窮治之弘見帝方怒遂希旨奏綸厭蠱惡逆坐當死帝令公卿議其事司徒楊素等曰綸希冀國災以為身幸原其性惡之由積自家世惟皇運之始四海同心在於孔懷彌須叶

力其先乃離阻大謀棄同即異父悖於前子逆於後此宜覬覦朝廷便是圖危社稷為惡有狀其罪莫大刑茲無赦抑有舊章請依前律帝以公族不忍除名為民徙始安諸弟散徙邊郡大業七年親征遼東綸欲上表請從軍自効為郡司所遏未幾復徙朱崖及天下大亂為賊林仕弘所逼攜妻子竄於儋耳後歸大唐為懷化縣公綸弟坦字文籀初封竟陵郡公坐綸徙長沙坦弟猛字武籀從徙衡山猛弟溫字明籀初徙零陵溫好學解屬文既而作零陵賦以自寄其辭哀思帝見而怒之轉徙南海溫弟詵字弘籀前亦徙零陵帝以其修謹襲封滕王以奉穆王嗣大業末卒於江都

道悼王靜

道悼王靜字賢檢滕穆王瓚之子也出繼叔父嵩嵩在周代以太祖軍功賜爵興城公早卒高祖即位追封道王謚曰宣以靜襲焉無子國除

衛昭王爽 嗣王集

衛昭王爽字師仁小字明達高祖異母弟也周世在襁褓中以太祖軍功封同安郡公六歲而太祖崩為獻皇后之所鞠養由是高祖於諸弟中特所寵愛之十七為內史上士高祖執政拜大將軍秦州總管未之官轉授蒲州刺史進

位柱國及受禪立為衛王尋遷雍州牧領左右將軍俄遷右領軍大將軍權領并州總管歲餘進位上柱國轉涼州總管爽美風儀有器局治甚有聲其年以爽為行軍元帥步騎七萬以備胡出平涼無虜而還明年大舉北伐又為元帥河間王弘豆盧勣竇榮定高熲虞慶則等分道而進俱受爽節度爽親率李充節等四將出朔州遇沙鉢略可汗於白道接戰大破之虜獲千餘人驅馬牛羊巨萬沙鉢略可汗中重瘡而遁高祖大悅賜爽真食梁安縣千戶六年復為元帥步騎十五萬出合川突厥遁逃而返明年徵為納言高祖甚重之未幾爽寢疾上使巫者薛榮宗視之云

衆鬼為厲爽令左右驅逐之居數日有鬼物來擊榮宗榮宗走下階而斃其夜爽薨時年二十五贈太尉冀州刺史子集嗣

集字文會初封遂安王尋襲封衛王煬帝時諸侯王恩禮漸薄猜防日甚集憂懼不知所為乃呼術者俞普明章醮以祈福助有人告集咒詛憲司希旨鍛成其獄奏集惡逆坐當死天子下公卿議其事楊玄感等議曰集密懷左道厭蠱君親公然咒詛無慚幽顯情滅人理事悖先朝是君父之罪人非臣子之所赦請論如律時滕王綸坐與相連帝不忍加誅乃下詔曰綸集以附萼之華猶子之重縻之好爵匪由德進王爵斯及國外降休戚是同乃包藏妖禍誣惑邪僻在三之義愛敬俱淪急難之情孔懷頓滅公卿議既如此覽以潸然雖復王法無私恩從義斷但法隱公族禮有親親致之極辟情所未忍並可除名為民遠徙邊郡遇天下大亂不知所終

蔡王智積

蔡王智積高祖弟整之子也整周明帝時以太祖軍功賜爵陳留郡公尋授開府車騎大將軍從武帝平齊至并州力戰而死及高祖作相贈柱國大司徒冀定瀛相懷衛趙貝八州刺史高祖受禪追封蔡王謚曰景以智積襲焉文

封其弟智明為高陽郡公智才為開封縣公尋拜智積為開府儀同三司授同州刺史儀衛資送甚盛頃之以脩謹聞高祖善之在州未嘗嬉戲遊獵聽政之暇端坐讀書門無私謁有侍讀公孫尚儀山東儒士府佐楊君英蕭德言並有文學時延於坐所設唯餅果酒纔三酌家有女妓唯年節嘉慶奏於太妃之前其簡靜如此昔高祖龍潛時景王與高祖不睦太妃尉氏又與獨孤皇后不相諧以是智積常懷危懼每自貶損高祖知其若是亦哀憐之人或勸智積治產業者智積曰昔平原露朽財帛苦其多也吾幸無可露何更營乎有五男止教讀論語孝經而已亦不令交通賓客或問其故智積答曰卿非知我者其意恐兒子有才能以致禍也開皇二十年徵還京師無他職任闔門自守非朝覲不出煬帝即位滕王綸衛王集並以讒構得罪高陽公智明亦以交遊奪爵智積逾懼大業七年授弘農太守委政僚佐清靜自居及楊玄感作亂自東都引軍而西智積謂官屬曰玄感聞大軍將至欲西圖關中若成其計則根本固矣當以計縻之使不得進不出一旬自可擒耳及玄感軍至城下智積登陴詈辱之玄感怒甚留攻之城門為賊所燒智積乃更益火賊不得入數日宇文述等援軍至合擊破之十二年從駕江都寢疾帝時疏薄

骨肉智積每不自安及遇患不呼醫臨終謂所親曰吾今
日始知得保首領沒於地矣時人哀之有子道玄
史臣曰周建懿親漢開盤石內以敦睦九族外以輔諧億
兆深根固本崇獎王室安則有以同其樂衰則有以恤其
危所由來久矣魏晉以下多失厥中不遵王度各徇所私
抑之則勢齊於匹夫抗之則權侔於萬乘矯枉過正非一
時也得失詳乎前史不復究而論焉高祖昆弟之恩素非
篤睦閨房之隙又不相容至于二世承基其弊彌甚是以
滕穆暴薨人皆竊議蔡王將沒自以為幸唯衛王養於獻
后故任遇特隆而諸子遷流莫知死所悲夫其錫以茅土

稱為盤石行無甲兵之衛居與匹夫為伍外內無虞顛危
不暇時逢多難將何望焉

列傳卷第九　　隋書四十四

特進臣魏徵　上

文四子

高祖五男皆文獻皇后之所生也長曰房陵王勇次煬帝
次秦孝王俊次庶人秀次庶人諒
房陵王勇字睍地伐高祖長子也周世以太祖軍功封博
平侯及高祖輔政立為世子拜大將軍左司衛封長寧
郡公出為雒州總管東京小冢宰總統舊齊之地後徵還
京師進位上柱國大司馬領內史御正諸禁衛皆屬焉高
祖受禪立為皇太子軍國政事及尚書奏死罪已下皆令

勇參決之上以山東民多流冗遣使按檢又欲徙民北實
邊塞勇上書諫曰竊以導俗當漸非可頓革戀土懷舊民
之本情波迸流離蓋不獲已有齊之末主闇時昏周平東
夏繼以威虐民不堪命致有逃亡非厭家鄉願為羈旅加
以去年三方逆亂賴陛下仁聖區宇肅清鋒刃雖屏瘡痍
未復若假以數歲沐浴皇風逃竄之徒自然歸本雖北夷
猖獗嘗犯邊烽今城鎮峻峙所在嚴固何待遷配以致勞
擾臣以庸虛謬當儲貳寸誠管見輒以塵聞上覽而嘉之
遂寢其事是後時政不便多所損益上每納之上嘗從容
謂群臣曰前世皇王溺於嬖幸廢立之所由生朕旁無姬

五子同母，可謂真兄弟也。豈若前代多諸內寵，孽子忿諍，為亡國之道邪。勇頗好學，解屬詞賦，性寬仁和厚，率意任情，無矯飾之行。引明克讓、姚察、陸開明等為之賓友。勇嘗文飾蜀鎧，上見而不悅，恐致奢侈之漸，因而誡之曰：我聞天道無親，唯德是與，歷觀前代帝王，未有奢華而得長久者。汝當儲后，若不上稱天心，下合人意，何以承宗廟之重，居兆民之上。吾昔日衣服，各留一物，時復看之，以自警戒。今以刀子賜汝，宜識我心。其後經冬至，百官朝勇，勇張樂受賀。高祖知之，問朝臣曰：近聞至節，內外百官相率朝東宮，是何禮也。太常少卿辛亶對曰：於東宮是賀，不得言朝。高祖曰：改節稱賀，正可三數十人，逐情各去。何因有司徵召，一時普集，太子法服設樂以待之。東宮如此，殊乖禮制。於是下詔曰：禮有等差，君臣不雜，爰自近代，聖教漸虧，俯仰逐情，因循成俗。皇太子雖居上嗣，義兼臣子，而諸方岳牧正冬朝賀，任土作貢，別上東宮。事非典則，宜悉停斷。自此恩寵始衰，漸生疑阻。時高祖令選宗衛侍官，以入上臺宿衛。高熲奏稱，若盡取強者，恐東宮宿衛太劣。高祖作色曰：我有時行動，宿衛須得雄毅。太子毓德東宮，左右何須壯士。此極敝法，甚非我意。如我商量，恒於交番之日，分向東宮上下，團伍不別，豈非好事。我熟見前代，公不須

踵襲舊風。蓋疑熲男尚勇女，形於此言，以防之也。勇多內寵，昭訓雲氏，尤稱嬖幸，禮匹於嫡。勇妃元氏無寵，嘗遇心疾，二日而薨。獻皇后意有他故，甚責望勇。自是雲昭訓專擅內政，后彌不平，頗遣人伺察，求勇罪過。晉王知之，彌自矯飾，姬妾但備員數，唯共蕭妃居處。皇后由是薄勇，愈稱晉王德行。其後晉王來朝，車馬侍從，皆為儉素，敬接朝臣，禮極卑屈，聲名籍甚，冠於諸王。臨還揚州，入內辭后，因進言曰：臣鎮守有限，方違顏色，臣子之戀，實結於心。一辭階闥，無由侍奉，拜見之期，杳然未日。因哽咽流涕，伏不能興。皇后亦曰：汝在方鎮，我又年老，今者之別，有切常離。又泫然泣下，相對歔欷。王曰：臣性識愚下，常守平生昆弟之意，不知何罪，失愛東宮，恒蓄盛怒，欲加屠陷。每恐讒譖生於投杼，鴆毒遇於杯勺，是用勤憂積念，懼履危亡。皇后忿然曰：睍地伐漸不可耐，我為伊索得元家女，望隆基業，竟不聞作夫妻，專寵阿雲，使有如許豚犬。前新婦本無病痛，忽爾暴亡，遣人投藥，致此夭逝。事已如是，我亦不能窮治，何因復於汝處發如此意。我在尚爾，我死後，當魚肉汝乎。每思東宮竟無正嫡，至尊千秋萬歲之後，遣汝等兄弟向阿雲兒前再拜問訊，此是幾許大苦痛邪。晉王又拜，嗚咽不能止，皇后亦悲不自勝。此別之後，知皇后意移，始構奪宗

之計因引張衡定策遣褒公宇文述深交楊約令喻旨於
越國公素具言皇后此語素瞿然曰但不知皇后如何必
如所言吾又何為者後數日素入侍宴微稱晉王孝悌恭
儉有類至尊用此揣皇后意皇后泣曰公言是也我兒大
孝順每聞至尊及我遣內使到必迎於境首言及違離未
嘗不泣又其新婦亦大可憐我使婢去常與之同寢共食
豈若睍地伐共阿雲相對而坐終日酣宴昵近小人疑阻
骨肉我所以益憐阿麽者常恐暗地殺之素既知意因盛
言太子不才皇后遂遺素金始有廢立之意勇頗知其謀
憂懼計無所出聞新豐人王輔賢能占候召而問之輔賢

曰白虹貫東宮門太白襲月皇太子廢退之象也以銅鐵
五兵造諸厭勝又於後園之內作庶人村屋宇卑陋太子
時於中寢息布衣草褥冀以當之高祖知其不安在仁壽
宮使楊素觀勇素至東宮偃息未入勇束帶待之故久不
進以激怒勇勇銜之形於言色素還言勇怨望恐有他變
願深防察高祖聞素譖毀甚疑之皇后又遣人伺覘東宮纖
介事皆聞奏因加媒蘖構成其罪高祖惑於邪議遂疏忌
勇乃於玄武門達至德門量置候人以伺動靜皆隨事奏
聞又東宮宿衛之人侍官已上名籍悉令屬諸衛府有健
兒者咸屏去之晉王又令段達私於東宮幸臣姬威遺以

財貨令取太子消息密告楊素於是內外諠謗過失日聞段達
脅姬威曰東宮過失主上皆知之矣已奉密詔定當廢立
君能告之則大富貴威遂許諾九月壬子車駕至自仁壽
宮翌日御大興殿謂侍臣曰我新還京師應開懷歡樂不
知何意翻邑然愁苦吏部尚書牛弘對曰由臣等不稱職
故至尊憂勞高祖既數聞讒譖疑朝臣皆具委故有斯問
冀聞太子之愆弘為此對大乖本旨高祖因作色謂東宮
官屬曰仁壽宮去此不遠而令我每還京師嚴備仗衛如
入敵國我為患利不脫衣臥昨夜欲得近廁故在後房恐
有警急還移就前殿豈非爾輩欲壞我國家邪於是執唐

令則等數人付所司訊鞫令楊素陳東宮事狀以告近臣
素顯言之曰臣奉敕向京令皇太子檢校劉居士餘黨太
子奉詔乃作色奮厲骨肉飛騰語臣云居士黨盡伏法遣
我何處窮討爾作右僕射委寄不輕自檢校之何關我事
又云若大事不遂我先被誅今作天子竟乃令我不如諸
弟一事以上不得自由因長歎迴視云我大覺身妨高祖曰此
兒不堪承嗣久矣皇后恆勸我廢之我以布素時生復是
長子望其漸改隱忍至今勇昔從南兗州來語衛王云阿
娘不與我一好婦女亦是可恨因指皇后侍兒曰是皆我
物此言幾許異事其婦初亡即以斗帳安餘老嫗

云我深疑使馬嗣明藥殺我曾責之便懟曰會殺元孝矩
此欲害我而遷怒耳初長寧誕育朕與皇后共抱養之自
懷彼此連遣來索且雲定興女在外私合而生想此由來
何必是其體胤昔晉太子取屠家女其兒即好屠割今儻
非類便亂宗社又劉金驎諂佞人也呼定興作親家翁定
興愚人受其此語我前解金驎者為其此事勇嘗令曹妙
達共定興女同讌妙達在外說云我今行勸妃酒直以其
諸子偏庶畏人不服故逆縱之欲收天下之望耳我雖德
慙堯舜終不以萬姓付不肖子也我恒畏其加害如防大
敵今欲廢之以安天下左衛大將軍五原公元旻諫曰廢

立大事天子無二言詔旨若行後悔無及讒言罔極惟陛
下察之旻辭直爭強聲色俱厲上不答是時姬威又抗表
告太子非法高祖謂威曰太子事跡宜皆盡言威對曰皇
太子由來共臣語唯意在驕奢欲得從樊川以至于散關
總規為苑兼云昔漢武帝將起上林苑東方朔諫之賜朔
黃金百斤幾許可笑我實無金輒賜此等若有諫者正當
斬之不殺百許人自然永息前蘇孝慈解左衛率皇太子
奮髯揚肘曰大丈夫會當有一日終不忘之決當快意又
宮內所須尚書多執法不與便怒曰僕射以下吾會戮一
二人使知慢我之禍又於苑內築一小城春夏秋冬作役

不輟營起亭殿朝造夕改每云至尊嗔我多側庶高緯陳
叔寶豈是孽子乎嘗令師姥卜吉凶語臣曰至尊忌在十
八年此期促矣高祖泫然曰誰非父母生乃至於此我有舊
使婦女令看東宮奏我云勿令廣平王至皇太子處東宮憎
婦亦廣平教之元贊亦知其陰惡勸我於左藏之東加置
兩隊初平陳後宮人好者悉配春坊如聞不知厭足於外
更有求訪朕近覽齊書見高歡縱其兒子不勝忿憤安可
效尤邪於是勇及諸子皆被禁錮部分收其黨與楊素舞
文巧詆鍛鍊以成其獄勇由是遂廢居數日有司承素意
奏言左衛元旻身備宿衛常曲事於勇情存附託在仁壽

宮裴弘將勇書於朝堂與旻題封云勿令人見高祖曰朕
在仁壽宮有纖小事東宮必知疾於驛馬怪之甚久豈非此
徒耶遣武士執旻及弘付法治其罪先是勇嘗從仁壽宮
參起居還途中見一枯槐根幹蟠錯大且五六圍顧左右
曰此堪作何器用或對曰古槐尤堪取火于時衛士皆佩火
燧勇因令匠者造數千枚欲以分賜左右至是獲於庫又
藥藏局貯艾數斛亦搜得之大將為怪以問姬威威曰太
子此意別有所在比令長寧王已下詣仁壽宮還每嘗急
行一宿便至恒飼馬千匹云徑往捉城門自然餓死素以
威言詰勇勇不服曰竊聞公家馬數萬匹勇忝備位太子

有馬千匹乃是反乎素又發洩東宮服翫似加琱飾者悉陳之於庭以示文武群官爲太子之罪高祖遣將諸物示勇以誚詰之皇后又責之罪高祖使使責問勇勇不服太史令袁充進曰臣觀天文皇太子當廢上曰玄象久見矣群臣無敢言者於是使人召勇勇見使者驚曰得無殺我耶高祖戎服陳兵御武德殿集百官立於東面諸親立於西面引勇及諸子列於殿庭命薛道衡宣廢勇之詔曰太子之位實爲國本苟非其人不可虛立自古儲副或有不才長惡不悛仍令守器皆由情溺寵愛失於至理致使宗社傾亡蒼生塗地由此言之天下安危繫乎上嗣大業傳

世豈不重哉皇太子勇地則居長情所鍾愛初登大位即建春宮冀德業日新隆茲負荷而性識庸闇仁孝無聞暱近小人委任姦佞前後愆釁難以具紀但百姓者天之百姓朕恭天命屬當安育雖欲愛子實畏上靈豈敢以不肖之子而亂天下勇及其男女爲王公主者並可廢爲庶人顧惟兆庶事不獲已興言及此良深愧歎令薛道衡謂勇曰爾之罪惡人神所棄欲求不廢其可得耶勇再拜而言曰臣合尸之都市爲將來鑒誡幸蒙哀憐得全性命言畢泣下流襟既而舞蹈而去左右莫不憫默又下詔曰自古以來朝危國亂皆邪臣佞媚凶黨煽惑致使禍及宗社毀

流兆庶若不標明典憲何以肅清天下左衛大將軍五原郡公元旻任掌兵衛委以心膂陪侍左右恩寵隆渥乃包藏姦伏離間君親崇長厲階最爲魁首太子左庶子唐令則策名儲貳位長宮僚諂曲取容音技自進躬執樂器親教內人贊成驕侈導引非法太子家令鄒文騰專行左道偏被親昵心腹委付鉅細關知占問國家希覬災禍左衛率司馬夏侯福內事諂諛外作威勢陵侮上下褻濁宮闈典膳監元淹謬陳愛憎開示怨隙妄起訕謗潛行離阻進引妖巫營事厭禱前吏部侍郎蕭子寶往居省閣舊非宮臣稟性浮躁用懷輕險進畫姦謀要射榮利經營間構開

造禍端前主璽下士何竦假託玄象妄說妖怪志圖禍亂心在速發兼制奇器異服皆竦規摹增長驕奢糜費百姓凡此七人爲害乃甚並處斬妻妾子孫皆悉沒官車騎將軍閻毗東郡公崔君綽游騎尉沈福寶瀛州術士章仇太翼等四人所爲之事皆是悖惡論其狀迹罪合極刑但朕情存好生未能盡戮可並特免死各決杖一百身及妻子資財田宅悉可沒官副將作大匠高龍叉預追番丁輒配東宮使役營造亭舍進入春坊率更令晉文建通直散騎侍郎判司農少卿事元衡料度之外私自出給虛破丁功擅割園地並處死於是集群官于廣陽門外宣詔以戮之廣平

王雄答詔曰至尊為百姓割骨肉之恩廢黜無德實為大
慶天下幸甚乃移勇於內史省立晉王廣為皇太子仍以
勇付之復囚於東宮賜楊素物三千段元胄楊約並千段楊
難敵五百段皆鞫勇之功賞也時文林郎楊孝政上書諫
曰皇太子為小人所誤宜加訓誨不宜廢黜上怒撻其胷
尋而貝州長史裴肅表稱庶人罪黜已久當克己自新請
封一小國高祖知勇之黜也不允天下之情乃徵肅入朝
具陳廢立之意時勇自以廢非其罪頻請見上面申冤屈
而皇太子遏之不得聞奏勇於是升樹大叫聲聞於上冀
得引見素因奏言勇情志昏亂為癲鬼所著不可復收上

以為然卒不得見素誣陷經營構成其罪類皆如此高祖
寢疾於仁壽宮徵皇太子入侍醫藥而姦亂宮闈事聞於高
祖高祖抵牀曰枉廢我兒因遣追勇未及發使高祖暴崩
秘不發喪遽收柳述元巖繫於大理獄偽為高祖勑書賜
庶人死追封房陵王不為立嗣勇有十男雲昭訓生長寧
王儼平原王裕安城王筠高良娣生安平王嶷襄城王恪
王良媛生高陽王該建安王韶成姬生潁川王煚後宮生
孝實孝範
長寧王儼勇長子也誕乳之初以報高祖高祖曰此即皇
太孫何乃生不得地雲定興奏曰天生龍種所以因雲而

出時人以為敏對六歲封長寧郡公勇敗亦坐廢黜上表
乞宿衛辭情哀切高祖覽而憫焉楊素進曰伏願聖心同
於螫手不宜復留意煬帝踐極儼常從行卒於道實鴆之
也諸弟分徙嶺外仍勑在所皆殺焉
秦孝王俊字阿祇高祖第三子也開皇元年立為秦王二
年春拜上柱國河南道行臺尚書令洛州刺史時年十二
加右武衛大將軍領關東兵三年遷秦州總管隴右諸州
盡隸焉俊仁恕慈愛崇敬佛道請為沙門上不許六年遷
山南道行臺尚書令伐陳之役以為山南道行軍元帥督
三十總管水陸十餘萬屯漢口為上流節度陳將周羅睺

荀法尚等以勁兵數萬屯鸚鵡洲總管崔弘度請擊之俊
慮殺傷不許羅睺亦相率而降於是遣使奏章詣闕垂泣
謂使者曰謬當推轂愧無尺寸之功以此多慚耳上聞而
善之授揚州總管四十四州諸軍事鎮廣陵歲餘轉并州
總管二十四州諸軍事初頗有令聞高祖聞而大悅下書
獎勵焉其後俊漸奢侈違犯制度出錢求息民吏苦之上
遣使按其事與相連坐者百餘人俊猶不悛於是盛治宮
室窮極侈麗俊有巧思每親運斤斧工巧之器飾以珠玉
為妃作七寶羃䍦又為水殿香塗粉壁玉砌金階梁柱楣
棟之間周以明鏡間以寶珠極榮飾之美每與賓客妓女

絃歌於其上俊頗好內妃崔氏性妬甚不平之遂於瓜中進毒俊由是遇疾徵還京師上以其奢縱免官以王就第左武衛將軍劉昇諫曰秦王非有他過但費官物營廨舍而已臣謂可容上曰法不可違昇固諫上忿然作色昇乃止其後楊素復進諫曰秦王之過不應至此願陛下詳之上曰我是五兒之父若如公意何不別制天子兒律以周公之為人尚誅管蔡我誠不及周公遠矣安能虧法乎卒不許俊疾篤未能起遣使奉表陳謝上謂其使曰我戮力關塞創茲大業作訓垂範庶臣下守之而不失汝為吾子而欲敗之不知何以責汝俊慚怖疾甚大都督皇甫統上

表請復王官不許歲餘以疾篤復拜上柱國二十年六月薨於秦邸上哭之數聲而已俊所為侈麗之物悉命焚之勑送終之具務從儉約以為後法也王府僚佐請立碑上曰欲求名一卷史書足矣何用碑為若子孫不能保家徒與人作鎮石耳妃崔氏以毒王之故下詔廢絕賜死於其家子浩崔氏所生也庶子曰湛群臣議曰春秋之義母以子貴子以母貴貴既如此罪則可知故漢時栗姬有罪其子便廢郭后被廢其子斯黜大既然矣小亦宜同今秦王二子母皆罪廢不合承嗣於是以秦國官為喪主俊長女永豐公主年十二遭父憂哀慕盡禮免喪遂絕魚肉每至

忌日輒流涕不食有開府王延者性忠厚領親信兵十餘年俊甚禮之及俊有疾延恒在閤下衣不解帶俊薨勺飲不入口者數日羸頓骨立上聞而憫之賜以御藥授驃騎將軍典宿衛俊葬之日延號慟而絕上嗟異之令通事舍人弔祭焉詔葬延於俊墓側煬帝即位立浩為秦王以奉孝王嗣封湛為濟北侯後以浩為河陽都尉楊玄感作逆之際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勒兵討之至河陽脩啟於浩浩復詣述營兵相往復有司劾浩以諸侯交通內臣竟坐廢免宇文化及殺逆之始立浩為帝化及敗於黎陽北走魏縣自僭偽號因而害之湛驍果有膽烈大業初為滎陽

太守坐浩亦免為化及所害

庶人秀高祖第四子也開皇元年立為越王未幾徙封於蜀拜柱國益州刺史總管二十四州諸軍事二年進位上柱國西南道行臺尚書令本官如故歲餘而罷十二年又為內史令右領軍大將軍尋復出鎮於蜀秀有膽氣容貌瓌偉美鬚髯多武藝甚為朝臣所憚上每謂獻皇后曰秀必以惡終我在當無慮至兄弟必反兵部侍郎元衡使於蜀秀深結於衡以左右為請既還京師請益左右上不許大將軍劉噲之討西爨也高祖令上開府楊武通將兵繼進秀使嬖人萬智光為武通行軍司馬上以秀任非其人

譴責之因謂群臣曰壞我法者必在子孫乎譬如猛獸物
不能害反為毛間蟲所損食耳於是遂分秀所統秀漸奢
侈違犯制度車馬被服擬於天子及太子勇以讒毀廢晉
王廣為皇太子秀意甚不平皇太子恐秀終為後變陰令
楊素求其罪而譖之仁壽二年徵還京師上見不與語明
日使使切讓之秀謝曰忝荷國恩出臨藩岳不能奉法罪
當萬死皇太子及諸王流涕庭謝上曰頃者秦王糜費財
物我以父道訓之今秀蠹害生民當以君道繩之於是付
執法者開府慶整諫曰庶人勇既廢秦王已薨陛下兒子
無多何至如是然蜀王性甚耿介今被重責恐不自全上

大怒欲斷其舌因謂群臣曰當斬秀於市以謝百姓乃令
楊素蘇威牛弘柳述趙綽等推治之太子陰作偶人書上
及漢王姓字縛手釘心令人埋之華山下令楊素發之又
作檄文曰逆臣賊子專弄威柄陛下唯守虛器一無所知
陳甲兵之盛云指期問罪置秀集中因以聞奏上曰天下
寧有是耶於是廢為庶人幽內侍省不得與妻子相見令
給獠婢二人驅使與相連坐者百餘人秀既幽逼憤懣不
知所為乃上表曰臣以多幸聯慶皇枝蒙天慈鞠養九歲
榮貴唯知富樂未嘗憂懼輕恣愚心陷茲刑網負深山岳
甘心九泉不謂天恩尚假餘漏至如今者方知愚心不可

縱國法不可犯撫膺念咎自新莫及猶望分身竭命少答
慈造但以靈祇不祐福祿消盡夫婦抱思不相勝致只恐
長辭明世永歸泉壤伏願慈恩賜垂矜愍殘息未盡之間
希與瓜子相見請賜一穴令骸骨有所瓜子即其愛子也
上因下詔數其罪曰汝地居臣子情兼家國庸蜀要重委
以鎮之汝乃干紀亂常懷惡樂禍睥睨二宮佇遲災釁容
納不逞結構異端我有不和汝便覘候望我不起便有異
心皇太子汝兄也次當建立汝假託妖言乃云不終其位
妄稱鬼怪又道不得入宮自言骨相非人臣德業堪承重
妄道清城出聖欲以己當之詐稱益州龍見託言吉兆重

述木易之姓更治成都之宮妄說禾乃之名以當八千之
運橫生京師妖異以證父兄之災妄造蜀地徵祥以符己
身之籙汝豈不欲得國家惡也天下亂也輒造白玉之珽
又為白羽之箭文物服飾豈似有君鳩集左道符書厭鎮
漢王於汝親則弟也乃畫其形像書其姓名縛手釘心枷
鎖杻械仍云請西岳華山慈父聖母神兵九億萬騎收楊
諒魂神閉在華山下勿令散蕩我之於汝親則父也復云
請西岳華山慈父聖母賜為開化楊堅夫妻迴心歡喜又
畫我形像縛首撮頭仍云請西岳神兵收楊堅魂神如此
狀我今不知楊諒楊堅是汝何親也苞藏凶慝圖謀不

執逆臣之迹也希父之災以為身幸賊子之心也懷非分之望肆毒心於兄悖弟之行也嫉妬於弟無惡不為無孔懷之情也違犯制度壞亂之極也多殺不辜豺狼之暴也剝削民庶酷虐之甚也唯求財貨市井之業也專事妖邪頑嚚之性也弗克負荷不材之器也凡此十者滅天理逆人倫汝皆為之不祥之甚也欲免禍患長守富貴其可得乎後復聽與其子同居煬帝即位禁錮如初宇文化及之弒逆也欲立秀為帝群議不許於是害之并其諸子

庶人諒字德章一名傑開皇元年立為漢王十二年為雍州牧加上柱國右衛大將軍歲餘轉左衛大將軍十七年出為并州總管上幸溫湯而送之自山以東至于滄海南拒黃河五十二州盡隸焉特許以便宜不拘律令十八年起遼東之役以諒為行軍元帥率眾至遼水遇疾疫不利而還十九年突厥犯塞以諒為行軍元帥竟不臨戎高祖甚寵愛之諒自以所居天下精兵處以太子讒廢居常怏怏陰有異圖遂諷高祖云突厥方強太原即為重鎮宜修武備高祖從之於是大發工役繕治器械貯納於并州招集亡命左右私人殆將數萬王頍者梁將王僧辯之子也少倜儻有奇略為諒諮議參軍蕭摩訶者陳氏舊將二人俱不得志每鬱鬱思亂並為諒所親善及蜀王以罪廢諒

愈不自安會高祖崩徵之不赴遂發兵反總管司馬皇甫誕切諫諒怒收繫之王頍說諒曰王所部將吏家屬盡在關西若用此等即宜長驅深入直據京都所謂疾雷不及掩耳若但欲割據舊齊之地宜任東人諒不能專定乃兼用二策唱言曰楊素反將誅之聞喜人總管府兵曹裴文安說諒曰井陘以西是王掌握之內山東士馬亦為我有宜悉發之分遣羸兵屯守要路仍令隨方略地率其精銳直入蒲津文安請為前鋒王以大軍繼後風行電擊頓於霸上咸陽以東可指麾而定京師震擾兵不暇集上下相疑群情離駭我即陳兵號令誰敢不從旬日之間事可定矣諒大悅於是遣所署大將軍余公理出太谷以趣河陽大將軍綦良出滏口以趣黎陽大將軍劉建出井陘以略燕趙柱國喬鍾葵出雁門署文安為柱國紇單貴王聃大將軍茹茹天保侯莫陳惠直指京師未至蒲津百餘里諒忽改圖令紇單貴斷河橋守蒲州而召文安文安至曰兵機詭速本欲出其不意王既不行文安又退使彼計成大事去矣諒不對以王聃為蒲州刺史裴文安為晉州薛粹為絳州梁菩薩為潞州韋道正為韓州張伯英為澤州煬帝遣楊素率騎五千襲王聃紇單貴於蒲州破之於是率步騎四萬趣太原諒使趙子開守高壁楊素擊走之諒大

懼推燕於高陽屬天大雨諒欲旋師王頍諫曰楊素懸軍
士馬疲弊王以銳卒親戎擊之其勢必舉今見敵而還示
人以怯阻戰士之心益西軍之氣願王必勿還也諒不從
退守清源素進擊之諒勒兵與官軍大戰死者萬八千人
諒退保并州楊素進兵圍之諒窮蹙降於素百僚奏諒罪
當死帝曰朕終鮮兄弟情不忍言欲屈法恕諒一死於是
除名為民絕其屬籍竟以幽死子顥因而禁錮宇文化及
弒逆之際遇害
史臣曰高祖之子五人莫有終其天命異哉房陵資於骨
肉之親篤以君臣之義經綸締構契闊夷險撫軍監國凡

二十年雖三善未稱而視膳無闕恩寵既變讒言間之顧
復之慈頓隔於人理父子之道遂滅於天性隋室將亡之
效衆庶皆知之矣慎子有言曰一兔走街百人逐之積兔
於市過者不顧豈其無欲哉分定故也房陵分定久矣高
祖一朝易之開逆亂之源長覬覦之望又維城肇建崇其
威重恃寵而驕厚自封植進之既踰制退之不以道俊以
憂卒實此之由俄屬天步方艱讒人已勝尺布斗粟莫肯
相容秀窺岷蜀之阻諒起晉陽之甲成茲亂常之釁蓋亦
有以動之也棠棣之詩徒賦有鼻之封無期或幽囚於囹
圄或顛殞於鴆毒本根既絕枝葉畢剪十有餘年宗社淪

陷自古廢嫡立庶覆族傾宗者多矣考其亂亡之禍未若
有隋之酷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後之有國有家者
可不深戒哉

列傳卷第十　隋書四十五

特進臣魏徵上

趙煚

趙煚字賢通天水西人也祖超宗魏河東太守父仲懿尚書左丞煚少孤養母至孝年十四有人伐其父墓中樹者煚對之號慟因執送官見魏右僕射周惠達長揖不拜自述孤苦涕泗交集惠達為之隕涕歎息者久之及長沈深有器局略涉書史周太祖引為相府參軍事尋從破洛陽及太祖班師煚請留撫納亡叛太祖從之煚於是帥所領與齊人前後五戰斬郡守鎮將縣令五人虜獲甚衆以功封平

定縣男邑三百戶累轉中書侍郎閔帝受禪遷陝州刺史蠻酋向天王聚衆作亂以兵攻信陵秭歸煚勒所部五百人出其不意襲破之二郡獲全時周人於江南岸置安蜀城以禦陳屬霖雨數旬城頹者百餘步蠻酋鄭南鄉叛引陳將吳明徹欲掩安蜀議者皆勸煚益修守禦煚曰不然吾自有以安之乃遣使說誘江外生蠻向武陽令乘虛掩襲所居獲其南鄉父母妻子南鄉聞之其黨各散陳兵遂退明年吳明徹屢為寇患煚勒兵禦之前後十六戰每挫其鋒獲陳裨將覃冏王足子吳朗等三人斬首百六十級以功授開府儀同三司遷荊州總管長史入為民部中大夫武帝出兵鞏洛欲收齊河南之地煚諫曰河南洛陽四面受敵縱得之不可以守請從河北直指太原傾其巢穴可一舉以定帝不納師竟無功尋從上柱國于翼率衆數萬自三鴉道以伐陳克陳十九城而還以讒毀功不見錄除益州總管長史未幾入為天官司會累遷御正上大夫煚與宗伯斛斯徵素不協徵後出為齊州刺史坐事下獄自知罪重遂踰獄而走帝大怒購之甚急煚上密奏曰徵自以負罪深重懼死遁逃若不北竄匈奴則南投吳越徵雖愚陋久歷清顯奔彼敵國無益聖朝今者炎旱為災可因茲大赦帝從之徵賴而獲免煚卒不言高祖為丞相

加上開府復拜天官都司會俄遷大宗伯及踐阼煚授璽紱進位大將軍賜爵金城郡公邑二千五百戶拜相州刺史朝廷以煚曉習故事徵拜尚書右僕射視事未幾以忤旨尋出為陝州刺史俄轉冀州刺史甚有威德煚嘗有疾百姓奔馳爭為祈禱其得民情如此冀州俗薄市井多姦詐煚為銅斗鐵尺置之於肆百姓便之上聞而嘉焉頒告天下以為常法嘗有人盜煚田中蒿者為吏所執煚曰此乃刺史不能宣風化彼何罪也慰諭而遣之令人載蒿一車以賜盜者盜者愧恧過於重刑其以德化民皆此類也上幸洛陽煚來朝上勞之曰冀州大藩民用殷實卿之為

政深副朕懷開皇十九年卒時年六十八子義臣嗣官至
太子洗馬後同楊諒反誅

趙芬

趙芬字士茂天水西人也父演周秦州刺史芬少有辯智
頗涉經史周太祖引為相府鎧曹參軍歷記室累遷熊州
刺史撫納降附得二千戶加開府儀同三司大冢宰宇文
護召為中外府掾俄遷吏部下大夫芬性強濟所居之職
皆有聲績武帝親總萬機拜內史下大夫轉少御正芬明
習故事每朝廷有所疑議衆不能決者芬輒為評斷莫不
稱善後為司會中國公李穆之討齊也引為行軍長史封

淮安縣男邑五百戶復出為浙州刺史轉東京小宗伯鎮
洛陽高祖為丞相尉迥與司馬消難陰謀往來芬察知之
密白高祖由是深見親委遷東京左僕射進爵郡公開皇
初罷東京官拜尚書左僕射與郢國公王誼修律令俄兼
內史令上甚信任之未幾以老病出拜蒲州刺史加金紫
光祿大夫仍領關東運漕賜錢百萬粟五千石而遣之後
數年上表乞骸骨徵還京師賜以二馬軺車几杖被褥歸
于家皇太子又致巾帔後數年卒上遣使致祭鴻臚監護
喪事子元恪嗣官至揚州總管司馬左遷候衛長史少子
元楷與元恪皆明幹世事元楷大業中為歷陽郡丞與盧

江都郡丞徐仲宗皆竭百姓之產以貢于帝仲宗遷南郡丞
元楷超拜江都郡丞兼領江都宮使

楊尚希

楊尚希弘農人也祖真魏天水太守父承賓商直淅三州
刺史尚希齠齔而孤年十一辭母請受業長安涿郡盧辯
見而異之令入太學專精不倦同輩皆共推伏周太祖嘗
親臨釋奠尚希時年十八令講孝經詞旨可觀太祖奇之
賜姓普六茹氏擢為國子博士累轉舍人上士明武世歷太
學博士太子宮尹計部中大夫賜爵高都縣侯東京司憲
中大夫宣帝時令尚希撫慰山東河北至相州而帝崩與

相州總管尉迥發喪於館尚希出謂左右曰蜀公哭不哀
而視不安將有他計吾不去將及於難遂夜中從捷徑而
遁遲明迥方覺令數十騎自驛路追之不及遂歸京師高祖
以尚希宗室之望又背迥而至待之甚厚及迥屯兵武陟
遣尚希督宗室兵三千人鎮潼關尋授司會中大夫高祖
受禪拜度支尚書進爵為公歲餘出為河南道行臺兵部
尚書加銀青光祿大夫尚希時見天下州郡過多上表曰
自秦并天下罷侯置守漢魏及晉邦邑屢改竊見當今郡
縣倍多於古或地無百里數縣並置或戶不滿千二郡分
領具寮以衆資費日多吏卒入倍租調歲減清幹良才百

分無一動須數萬如何可覓所謂民少官多十羊九牧琴有更張之義瑟無膠柱之理今存要去閑并小爲大國家則不虧粟帛選舉則易得賢才敢陳管見伏聽裁處帝覽而嘉之於是遂罷天下諸郡尋拜瀛州刺史未之官奉詔巡省淮南還除兵部尚書俄轉禮部尚書授上儀同尚希性弘厚兼以學業自通甚有雅望爲朝廷所重上時每旦臨朝日側不倦尚希諫曰周文王以憂勤損壽武王以安樂延年願陛下舉大綱責成宰輔繁碎之務非人主所宜親也上懽然曰公愛我者尚希素有足疾上謂之曰蒲州出美酒足堪養病屈公臥治之於是出拜蒲州刺史仍領

本州宗團驃騎尚希在州甚有惠政復引瀵水立隄防開稻田數千頃民賴其利開皇十年卒官時年五十七諡曰平子旻嗣後改封丹水縣公官至安定縣丞

長孫平

長孫平字處均河南洛陽人也父儉周柱國平美容儀有器幹頗覽書記仕周釋褐衛王侍讀時武帝逼於宇文護謀與衛王誅之王前後常使平往來通意於帝及護伏誅拜開府樂部大夫宣帝即位置東宮官屬以平爲小司寇與小宗伯趙芬分掌六府高祖龍潛時與平情好款洽及爲丞相恩禮彌厚尉迥王謙司馬消難並稱兵內侮高祖深以淮南爲意時賀若弼鎮壽陽恐其懷二心遣平馳驛往代之弼果不從平麾壯士執弼送于京師開皇三年徵拜度支尚書平見天下州縣多罹水旱百姓不給奏令民間每秋家出粟麥一石已下貧富差等儲之閭巷以備凶年名曰義倉因上書曰臣聞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命勸農重穀先王令軌古者三年耕而餘一年之積九年作而有三年之儲雖水旱爲災而民無菜色皆由勸導有方蓄積先備者也去年亢陽關右飢餧陛下運山東之粟置常平之官開發倉廩普加賑賜大德鴻恩可謂至矣然經國之道義資遠算請勸諸州刺史縣令以勸農積穀爲務上深

嘉納自是州里豐衍民多賴焉後數載轉工部尚書名爲稱職時有人告大都督邴紹非毀朝廷爲憒憒者上怒將斬之平進諫曰川澤納汙所以成其深山岳藏疾所以就其大臣不勝至願願陛下弘山海之量茂寬裕之德鄙諺曰不癡不聾未堪作大家翁此言雖小可以喻大邴紹之言不應聞奏陛下又復誅之臣恐百代之後有虧聖德上於是赦紹因敕群臣誹謗之罪勿復以聞其後突厥達頭可汗與都藍可汗相攻各遣使請援上使平持節宣諭令其和解賜縑三百匹良馬一匹而遣之平至突厥所爲陳利害遂各解兵可汗贈平馬二百匹及還平進所得馬上盡

以賜陵未幾遇譴檢校汴州事歲餘除汴州刺史
其後歷許貝二州俱有善政鄴都俗薄舊號難治前後刺
史多不稱職朝廷以在善稱轉相州刺史甚有能名
在州數年會正月十五日百姓大戲畫衣裳為鍪甲之象
上怒而免之俄而念平鎮淮南時事進位大將軍拜太常
卿判吏部尚書事仁壽中卒謚曰康子師孝性輕狡好利
數犯法上以其不克負荷遣使弔平國官師孝後為渤海
郡主簿屬大業之季政教陵遲師孝恣行貪濁一郡苦之
後為王世充所害

元暉

元暉字叔平河南洛陽人也祖琛魏恒朔二州刺史父翌
尚書左僕射暉鬚眉如畫進止可觀頗好學涉獵書記少
得美名於京下周太祖見而禮之命與諸子遊處每同席
共硯情契甚厚弱冠拜相府中兵參軍尋遷武伯下大
夫于時突厥屢為邊患朝廷將結和親令暉齎錦綵十萬
使于突厥暉說以利害申國厚禮可汗大悅遣其名王隨
暉獻方物俄[illegible]賓部下大夫保定初大冢宰宇文
護引為長史[illegible]結盟好以暉多才辯與千乘公崔
睦俱使于齊還[illegible]大夫武帝之娉突厥后也令暉致
禮焉加開府[illegible]大夫及平關東使暉安集河北封義

寧子邑四百戶高祖總百揆加上開府進爵為公開皇初
拜都官尚書兼領太僕奏請決杜陽水灌三畤原溉舄鹵
之地數千頃民賴其利明年轉左武候將軍太僕卿如故
尋轉兵部尚書監漕渠之役未幾坐事免頃之拜魏州刺
史頗有惠政在任數年以疾去職歲餘卒于京師時年六
十上嗟悼久之敕鴻臚監護喪事謚曰元子肅嗣官至光
祿少卿肅弟仁器性明敏官至日南郡丞

韋師

韋師字公穎京兆杜陵人也父瑱周驃騎大將軍師少沈
謹有至性初就學始讀孝經捨書而歎曰名教之極其在
茲乎少丁父母憂居喪盡禮州里稱其孝行及長略涉經
史尤工騎射周大冢宰宇文護引為中外府記室轉賓曹
參軍師雅知諸蕃風俗及山川險易其有夷狄朝貢師必
接對論其國俗如視諸掌夷人驚服無敢隱情齊王憲為
雍州牧引為主簿本官如故及武帝親總萬機轉少府大
夫及平高氏詔師安撫山東徙為賓部大夫高祖受禪拜
吏部侍郎賜爵井陘侯邑五百戶數年遷河北道行臺兵
部尚書詔為山東河南十八州安撫大使奏事稱旨賜錢
三百萬兼領晉王府司馬其族人世康為吏部尚書與師
素懷勝負于時晉王為雍州牧盛存望第以司空楊雄尚

書左僕射高熲並爲州都督引師爲主簿而世康弟世約
爲法曹從事世康恚恨不能食又恥世約在師之下召世
約數之曰汝何故爲從事遂杖之後從上幸醴泉宮上召
師與左僕射高熲上柱國韓擒等於臥內賜宴令各叙舊
事以爲笑樂平陳之役以本官領元帥掾陳國府藏悉委
於師秋毫無所犯稱爲清白後上爲長寧王儼納其女爲
妃拜汴州刺史甚有治名卒官謚曰定子德政嗣大業中
仕至給事郎

楊异

楊异字文殊弘農華陰人也祖鈞魏司空父儉侍中异美

風儀沉深有器局略涉書記日誦千言見者奇之九歲丁
父憂毀瘠過禮殆將滅性及免喪之後絕慶弔閉戶讀書
數年之間博涉書記周閔帝時爲寧都太守甚有能名賜
爵昌樂縣子後數以軍功進爲侯高祖作相行燕州事及
踐阼拜宗正少卿加上開府燕王褒之鎮燕州也朝廷盛
選綱紀以异方直兼燕州總管長史賜錢二十萬縑三百
匹馬五十匹而遣之尋轉西南道行臺兵部尚書數載復
爲宗正少卿未幾拜刑部尚書歲餘出除吳州總管甚
有能名時晉王廣在揚州詔令异每歲一與王相見評論
得失規諷疑闕數年卒官時年六十二子慶遜

蘇孝慈

蘇孝慈扶風人也父武周周兗州刺史孝慈少沉謹有器
幹美容儀周初爲中侍上士後拜都督聘于齊以奉使稱
旨遷大都督其年又聘于齊還授宣納上士後從武帝伐
齊以功進位開府賜爵文安縣公邑千五百戶尋改封臨
水縣公增邑至二千二百戶累遷工部上大夫高祖受禪進爵
安平郡公拜太府卿于時王業初基百度伊始徵天下工
匠纖微之巧無不畢集孝慈總其事世以爲能俄遷大司
農歲餘拜兵部尚書待遇逾密時皇太子勇頗知時政上
欲重宮官之望多令大臣領其職於是拜孝慈爲太子右

衛率尚書如故明年上於陝州置常平倉轉輸京下以渭
水多沙流乍深乍淺漕運者苦之於是決渭水爲渠以屬
河令孝慈督其役渠成上善之又領太子右庶子轉授左
衛率仍判工部民部二尚書稱爲幹理數載進位大將軍
轉工部尚書率如故先是以百寮供費不足府寺咸
置廨錢收息取給孝慈以爲官民爭利非興化之道上表
請罷之請公卿以下給職田各有差上並嘉納焉開皇十
八年將廢太子憚其在東宮出爲浙州刺史太子以孝慈
去甚不平形於言色其見重如此仁壽初遷洪州總管俱
有惠政其後桂林山越相聚爲亂詔孝慈爲行軍總管擊

平之其年卒官有子會昌孝慈兄子沙羅字子粹父順周眉州刺史沙羅仕周釋褐都督後從韋孝寬破尉迥以功授開府儀同三司封通秦縣公開皇初蜀王秀鎮益州沙羅以本官從拜資州刺史八年冉尨羌作亂攻汶山金川二鎮沙羅率兵擊破之授邛州刺史後數載檢校利州總管事從史萬歲擊西爨有功進位大將軍賜物千段尋檢校益州總管長史會越巂人王奉舉兵作亂沙羅從段文振討平之賜奴婢百口會蜀王秀廢吏案奏沙羅云王奉為奴所殺秀乃詐稱左右斬之又調熟獠令出奴婢沙羅隱而不奏由是除名卒於家有子康

李雄

李雄字毗盧趙郡高邑人也祖榼魏太中大夫父徽伯齊陝州刺史陷于周雄因隨軍入長安雄少慷慨有大志家世並以學業自通雄獨習騎射其兄子旦讓之曰棄文尚武非士大夫之素業雄荅曰自古誠臣貴仕文武不備而能濟其功業者鮮矣雄雖不敏頗觀前志但不守章句耳既文且武兄何病焉子旦無以應之周太祖時釋褐輔國將軍從達奚武平漢中定興州又討汾州叛胡錄前後功拜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閔帝受禪進爵為公邐遷小賓部其後復從達奚武與齊人戰於芒山諸軍大敗雄所

領獨全武帝時從陳王純迎后於突厥進爵奚伯拜硤州刺史數歲復為本府中大夫尋出為涼州總管長史從滕王逌破吐谷渾於青海以功加上儀同宣帝嗣位從軍總管韋孝寬略定淮南雄以輕騎數百至硤石說下十餘城拜豪州刺史高祖總百揆徵為司會中大夫以淮南之功加位上開府及受禪拜鴻臚卿進爵高都郡公食邑貳千戶後數年晉王諒出鎮并州以雄為河北行臺兵部尚書上謂雄曰吾兒既少更事未多以卿兼文武才今推誠相委吾無北顧之憂矣雄頓首而言曰陛下不以臣之不肖寄臣以重任臣雖無誠心非木石謹當竭誠效命以荅鴻恩歔欷流涕上慰諭而遣之雄當官正直侃然有不可犯之色王甚敬憚吏民稱焉歲餘卒官子公挺嗣

張煚

張煚字士鴻河閒鄚人也父羨少好學多所通涉仕魏為蕩難將軍從武帝入關累遷銀青光祿大夫周太祖引為從事中郎賜姓叱羅氏歷司職大夫雍州治中雍州刺史儀同三司賜爵虞鄉縣公復入為司成中大夫典國史周代公卿類多武將唯羨以素業自通甚為當時所重後以年老致仕于家及高祖受禪欽其德望以書徵之曰朕初臨四海思存政術搜揚名賢實懷勤佇儀同昔在周室德

業有闕雖云致仕猶克壯年即宜入朝用副虛想及謁見勑令勿拜扶升殿上降榻執手與之同坐宴語久之賜以几杖會遷都龍首煚上表勸以儉約上優詔答之俄而卒時年八十四贈滄州刺史謚曰定撰老子莊子義名曰道言五十二篇煚好學有父風仕魏釋褐奉朝請選員外侍郎周太祖引為外兵曹閔帝受禪加前將軍明武世歷膳部大夫冢宰司錄賜爵北平縣子邑四百戶宣帝時加儀同進爵為伯高祖為丞相煚深自推結高祖以其有幹用甚親遇之及受禪拜尚書右丞進爵為侯俄遷太府少卿領營新都監丞丁父憂去職柴毀骨立未朞起令視事固讓

不許授儀同三司襲爵虞鄉縣公增邑通前千五百戶尋遷太府卿拜民部尚書晉王諱為揚州總管授煚司馬加銀青光祿大夫煚性和厚有識度甚有當時之譽後拜冀州刺史晉王頻表請之復為晉王長史檢校蔣州事及晉王為皇太子復為冀州刺史進位上開府吏民悅服稱為良二千石仁壽四年卒官時年七十四子荼寶官至絳郡丞開皇時有劉仁恩者不知何許人也倜儻有文武幹用初為毛州刺史治績號天下第一擢拜刑部尚書又以行軍總管從楊素伐陳與陳將呂仲肅戰於荊門仁恩之計居多授上大將軍甚有當時之譽焉刑部均上黨馮世基並明悟有幹略相繼為兵部尚書代人庫狄嶔性弘厚有局度官至民部尚書此四人俱顯名於當世然事行闕落史莫能詳

史臣曰二趙明習故事當世所推及居端右無聞殊績固知人之才器各有分限大小異宜不可踰量長孫平諫赦譏謗之罪可謂仁人之言高祖悅而從之其利亦已博矣元暉以明敏顯達韋師以清白成名楊尚希楊异宗室之英彥蘇孝慈李雄張煚內外所歷咸稱具幹並任開皇之初蓋當時之選也

列傳卷第十一

隋史四十六

特進臣魏　徵　上

韋世康 弟洸 藝 沖　從父弟壽

韋世康京兆杜陵人也世爲關右著姓祖旭魏南幽州刺
史父夐隱居不仕魏周二代十徵不出號爲逍遙公世康
幼而沉敏有器度年十歲州辟主簿在魏弱冠爲直寢封
漢安縣公尚周文帝女襄樂公主授儀同三司後仕周自
典祠下大夫歷沔硤二州刺史從武帝平齊授司州揔管
長史于時東夏初定百姓未安世康綏撫之士民胥悅歲
餘入爲民部中大夫進位上開府轉司會中大夫尉迥之

作亂也高祖憂之謂世康曰汾絳舊是周齊分界因此亂
階恐生搖動今以委公善爲吾守因授絳州刺史以雅望
鎭之闔境清肅世康性恬素好古不以得喪干懷在州嘗
慨然有止足之志與子弟書曰吾生因緒餘夙沾纓弁驅
馳不已四紀於茲亟登袞命頻莅方岳志除三惑心愼四
知以不貪而爲寶處膏脂而莫潤如斯之事頗爲時悉今
耄雖未及壯年已謝霜早梧楸風先蒲柳眼闇更劇不見
細書足疾彌增非可趨走祿豈須多防滿則退年不待暮
有疾便辭況嫌春秋已高溫淸宜奉晨昏有闕罪在我躬
今世穆世文並從戎役吾與世沖復嬰遠任陟岵瞻望此

情彌切桓山之譬何日忘之信深常戀意欲上聞乞遂退耕諸弟
等故遮此及與京遠莫感咽難勝諸弟報以事恐難遂於
是乃止在任數年有惠政奏課連最擢爲禮部尚書世康
寡嗜欲不慕貴勢未嘗以位望矜物聞人之善若己有之
亦不顯人過咎以求名譽尋進爵上庸郡公加邑至二千
五百户其年轉吏部尚書餘官如故四年丁母憂去職未
朞起令視事世康固請乞終私制上不許世康之在吏部
選用平允請託不行開皇七年將事江南議重方鎭拜襄
州刺史坐事免未幾授安州揔管尋遷爲信州揔管十三
年入朝復拜吏部尚書前後十餘年間多所進拔朝廷稱
爲廉平嘗因休暇謂子弟曰吾聞功遂身退古人常道今

年將耳順志在懸車汝輩以爲云何子福嗣答曰大人澡
身浴德名位已成盈滿之誡先哲所重欲追蹤二踈伏奉
尊命後因侍宴世康再拜陳讓曰臣無尺寸之功位亞台
鉉今犬馬齒衰不益明時恐先朝露無以塞責願乞骸骨
退避賢能上曰朕夙夜庶幾求賢若渴冀與公共治天下
以致太平今之所請深乖本望縱令筋骨衰謝猶屈公臥
治一隅於是出拜荊州揔管時天下唯置四大揔管并楊
益三州並親王臨統唯荊州委於世康時論以爲美世康
爲政簡靜百姓愛悅合境無訟十七年卒于州時年六十

士上聞而痛惜之贈賻甚厚贈大將軍謚曰文世康[illegible]
友初以諸弟位並隆貴獨季弟世約宦途不達共推父時
田宅盡以與之世多其義子福子官至司隸別駕次子
福嗣仕至內史舍人後以罪黜楊玄感之亂也以為逼
東都福嗣從衛玄戰於城北軍敗為玄感所獲令作文檄
辭甚不遜玄感敗東都平福嗣[illegible]車裂於高陽少
子福獎通事舍人在東郡與玄感戰歿
洸字世穆性剛毅有武藝少便弓馬仕周稍遷上士
數從征伐以軍功開府賜爵襄陽縣公邑千二百戶高祖為
丞相從韋孝寬擊尉迥於相州以功拜柱國進封襄陽
郡公邑二千戶時突厥寇邊[illegible]洸[illegible]出
原州道與虜相遇擊破之[illegible]拜江陵[illegible]徵
還從平陳之役領行軍總管[illegible]拜江州
總管率步騎二萬略定九江[illegible]太守徐璒據郡拒兩
端洸遣開府呂昂長史[illegible]以兵[illegible]而進[illegible]至城下璒
偽降其後率所部二千人[illegible]大破之
擒璒於陣高涼女子洗氏[illegible]洸遂進圖嶺南上遺洸
書曰公鴻勳大業名高[illegible]撫[illegible]方風行電
掃咸離緒服若使干戈[illegible]用洸[illegible]是公之
力[illegible]上聞而大

悅[illegible]從[illegible]洸所綏集二十四州[illegible]
番禺[illegible]亂[illegible]洸[illegible]
總管[illegible]
[illegible]
州[illegible]功上令協[illegible]文帝上以其父身死
事拜協柱國[illegible]秦三州刺史[illegible]有能名卒
[illegible]周武帝時數以軍功位至儀同
[illegible]大[illegible]郡太守
及[illegible]不[illegible]朝廷微知[illegible]
竟[illegible]代[illegible]部[illegible]祭

[illegible]
[illegible]之[illegible]
至[illegible]騎[illegible]馬而去[illegible]
酒[illegible]
留不[illegible]祖[illegible]
加授上開府即[illegible]相州[illegible]
以功進位上大將軍[illegible]
別封一子[illegible]進封魏[illegible]
政清[illegible]數年[illegible]
卒[illegible]服以[illegible]

莫敢仰視而大治產業與北夷貿易家資巨萬頗爲淸論
所譏開皇十五年卒官時年五十八諡曰懷
冲字世冲少以名家子在周釋褐衞公府禮曹參軍後從
大將軍元定渡江伐陳爲陳人所虜周武帝以幣贖而還
之帝復令冲以馬千匹使於陳以贖開府賀拔華等五十
人及元定之柩而還冲有辭辯奉使稱旨遷少御伯下
大夫加上儀同于時稽胡屢爲寇亂冲自請安集之因拜
汾州刺史高祖踐阼徵爲散騎常侍進位開府賜爵安
固縣侯歲餘發南汾州胡千餘人北築長城在塗皆亡上
呼冲問計冲曰夷狄之性易爲反覆皆由牧宰不稱之所

致也臣請以理綏靜可不勞兵而定上然之因命冲綏懷
叛者月餘皆至並赴長城上下書勞勉之尋拜石州刺史
甚得諸胡歡心以母憂去職俄而起爲南寧州總管持節
撫慰復遣柱國王長述以兵繼進冲上表固讓詔曰西南
夷裔屢有生梗每相殘賊朕甚愍之已命戎徒淸撫邊服
以開府器幹堪濟識略英遠軍旅之重故以相任知在艱
疚日月未多金革奪情蓋有通式宜自抑割即路所往首冲
既至南寧渠帥爨震及西爨首領皆詣府參謁上大悅下詔
褒揚之其兄子伯仁隨冲在府掠人之妻士卒縱暴邊人
失望上聞而大怒令蜀王秀治其事益州長史元巖性方

正案冲無所寬貸冲竟坐免其子太子洗馬世約譖巖於
皇太子上謂太子曰古人有沽酒酸而不售者爲噬犬耳
今何用世約乎適足汝也世約遂除名後數載令冲檢校
括州事時東陽賊帥陶子定吳州賊帥羅慧方並聚衆爲
亂攻圍婺州永康烏程諸縣冲率兵擊破之改封義豐縣
侯檢校泉州事尋拜營州總管冲容貌都雅寬厚得衆心
懷撫靺鞨契丹皆能致其死力奚霫畏懼朝貢相續高麗
嘗入寇冲率兵擊走之仁壽中高祖爲豫章王暕納冲女
爲妃徵拜民部尚書未幾卒時年六十六少子挺最知名

壽字世齡父孝寬周上柱國鄖國公壽在周以貴公子早
有令譽爲右侍上士遷千牛備身趙王爲雍州牧引爲主
簿尋遷少御伯武帝親征高氏拜京兆尹委以後事以父
軍功賜爵永安縣侯邑八百戶高祖爲丞相以其父平尉
迥拜壽儀同三司進封滑國公邑五千戶俄以父喪去職
高祖受禪起令視事尋遷恒毛二州刺史頗有治名開皇
十年以疾徵還卒于家時年四十二諡曰定仁壽中高祖
爲晉王昭納其女爲妃以其子保巒嗣壽弟霽位至太常
少卿安邑縣伯津位至內史侍郎判民部尚書事世康從
父弟操字元節剛簡有風槩仕周致位上開府光州刺史

高祖為丞相以平尉迥功進位柱國封平桑郡公歷青荊
二州總管卒官謚曰靜

柳機 子述 從子謇之 機弟旦 肅 族兄昂 從弟雄亮

柳機字匡時河東解人也父慶魏尚書左僕射機偉儀容
有器局頗涉經史年十九周武帝時為魯公引為記室及
帝嗣位自宣納上士累遷少納言太子宮尹封平齊縣公
從帝平齊拜開府轉司宗中大夫宣帝時遷御正上大夫
機見帝失德屢諫不聽恐禍及己託於鄭譯陰求出外於
是拜華州刺史及高祖作相徵還京師時周代舊臣皆勸
禪讓機獨義形於色無所陳請俄拜衛州刺史及踐阼進

爵建安郡公邑二千四百戶徵為納言機性寬簡有雅望
然當近侍無所損益又好飲酒不親細務在職數年復出
為華州刺史奉詔每月朝見尋轉冀州刺史後徵入朝以
其子述尚蘭陵公主禮遇益隆初機在周與族人文城公
昂俱歷顯要及此機昂並為外職楊素時為納言方用事
因上賜宴素戲機曰二柳俱摧孤楊獨聳坐者歡笑機竟
無言未幾還州前後作牧俱稱寬惠後數年以疾徵還京
師卒於家時年五十六贈大將軍青州刺史謚曰簡子述
嗣

柳述字業隆性明敏有幹略頗涉文藝少以父蔭為太子
親衛後以尚主之故拜開府儀同三司內史侍郎上於諸
壻中特所寵敬歲餘判兵部尚書事丁父艱去職未幾起
攝給事黃門侍郎襲爵建安郡公仁壽中判吏部尚書
事述雖職務修理為當時所稱然不達大體暴於馭下又
怙寵驕豪無所降屈楊素時稱貴倖朝臣莫不讋憚述每
陵侮之數於上前面折素短判事有不合素意或令述
改之輒謂將命者曰語僕射道尚書不肯素由是銜之俄
而楊素亦被疏忌不知省務述任寄踰重拜兵部尚書參
掌機密述自以無功可紀過叨匪服抗表陳讓上許之令
攝兵部尚書上於仁壽宮寢疾述與楊素黃門侍郎元巖

等侍疾宮中時皇太子無禮於陳貴人上知而大怒因令
述召房陵王述與元巖出外作敕書楊素聞之與皇太子
協謀便矯詔執述巖二人持以屬吏及煬帝嗣位述竟坐
除名與公主離絕徙述于龍川郡公主請與述同徙帝不
聽事見列女傳述在龍川數年復徙寧越遇瘴癘而死時
年三十九

旦字匡德工騎射頗涉書籍起家周左侍上士累遷兵部
下大夫頃之益州總管王謙起逆拜為行軍長史從梁睿
討平之以功授儀同三司開皇元年加授開府封新城縣
男遷授掌設大夫驃騎將軍歷雍淅魯三州刺史並有能名大業初

拜龍川太守民居山洞好相攻擊旦為開設學校大變其
風帝聞而善之下詔褒美四年徵為太常少卿攝判黃門
侍郎事卒官年六十一子燮官至河內掾
肅字匡仁少聰敏閑於占對起家周齊王文學武帝見而
異之召拜宣納上士高祖作相引為賓曹參軍開皇初授
太子洗馬陳使謝泉來聘以才學見稱詔肅接對時論稱
其華辯轉太子內舍人遷太子僕太子廢坐除名為民大
業中帝與段達語及庶人罪惡之狀達云柳肅在宮大見
疏斥帝問其故答曰學士劉臻嘗進章仇太翼於宮中為
巫蠱事肅知而諫曰殿下帝之冢子位當儲貳誡在不孝
無患見疑劉臻書生鼓搖脣舌適足以相詿誤殿下勿
納之庶人不懌他日謂臻曰汝何故漏洩使柳肅知之令
面折我自是後言皆不用帝曰爾橫除名非其罪也召守
禮部侍郎轉工部侍郎大見親任每行幸遼東常委之於
涿郡留守十一年卒時年六十二
雄亮字信誠父檜仕周華陽太守遇黃眾寶作亂攻陷華
陽檜為賊所害雄亮時年十四哀毀過禮陰有復讎之志
武帝時眾寶率其所部歸於長安帝待之甚厚雄亮手斬
眾寶於城中請罪闕下帝特原之尋治州總管記室遷
湖城令累遷內史中大夫賜爵汝陽縣子司馬消難作亂

江北高祖令雄亮聘于陳以結鄰好及還會高祖受禪累
遷尚書考功侍郎尋遷給事黃門侍郎尚書省凡有奏事雄
亮多所駁正深為公卿所憚俄以本官檢校太子左庶子
進爵為伯秦王俊之鎮隴右也出為秦州總管府司馬領
山南道行臺左丞卒官時年五十一有子贊
謇之字公正父蔡年周順州刺史謇之身長七尺五寸儀
容甚偉風神爽亮進止可觀為童兒時周齊王憲嘗遇謇
之於途異而與語大奇之因奏入國子以明經擢第拜宗
師中士尋轉守廟下士武帝嘗有事太廟謇之讀祝文音
韻清雅觀者屬目帝善之擢為宣納上士及高祖作相引
為田曹參軍仍掌典籤事開皇初拜通事舍人尋遷內史
舍人歷兵部司勳二曹侍郎朝廷以謇之有雅望善談謔
又飲酒至石不亂由是每梁陳使至輒令謇之接對後遷
光祿少卿出入十餘年每參掌敷奏會吐谷渾來降朝廷
以宗女光化公主妻之以謇之兼散騎常侍送公主於西
域俄而突厥啟民可汗求結和親復令謇之送義成公主
於突厥謇之前後奉使得二國所贈馬千餘匹雜物稱是
皆散之宗族家無餘財仁壽中出為肅州刺史尋轉息州
刺史俱有惠政後二歲以母憂去職煬帝踐阼復拜光祿
少卿大業初啟民可汗自以內附遂畜牧於定襄馬邑閒

帝使謇之諭令出塞及還奏事稱旨拜黃門侍郎時元德
太子初薨朝野注望皆以齊王當立帝方重王府之選大
業三年車駕還京師拜為齊王長史帝法服臨軒備儀衛
命齊王立於西朝堂之前北面遣吏部尚書牛弘內史令
楊約左衛大將軍宇文述等從殿廷引謇之詣齊王所西
面立牛弘宣勑謂齊王曰我昔階緣恩寵啓封晉陽出藩
之初時年十二先帝立我於西朝堂乃令高熲虞慶則元
旻等從內送王子相於我于時誡我曰以汝幼沖未更世
事今令子相作輔於汝事無大小皆可委之無得昵近小
人疎遠子相若從我言者有益於社稷成立汝名行如不

用此言唯國及身敗無日矣吾受勑之後奉以周旋不敢
失墜微子相之力吾無今日矣若與謇之從事一如子相
也又勑謇之曰今以卿作輔於齊蓋亦臣救之理副朕所
望若齊王德業修備富貴自當鍾卿一門若有不善罪亦
相及時齊王正擅寵左右放縱喬令則之徒深見昵狎謇
之雖知其非失不能匡正及王得罪謇之竟坐除名帝幸
遼東召謇之檢校燕郡事及帝班師至燕郡坐供頓不給
配戍嶺南卒於洭口時年六十子威明
昂字千里父敏有高名好禮篤學治家如官仕周歷職清
顯開皇初為太子太保昂有器識幹局過人周武帝時為

大內史賜爵文城郡公致位開府當塗用事百寮皆出其
下宣帝嗣位稍被疏遠然不離本職及高祖為丞相深自
結納高祖大悅之以為大宗伯昂受拜之日遂得偏風不
能視事高祖受禪昂疾篤加上開府拜潞州刺史昂見天
下無事可以勸學行禮因上表曰臣聞帝王受命建學制
禮故能移既往之風成惟新之俗自魏道將謝分割九區
關右山東久為戰國各遑權詐俱殉干戈賦役繁重刑政
嚴急蓋欲救溺無暇從容非朝野之願以至於此晚世
因循遂成希業俗化澆醨流宕忘反自非天然上哲挺生
於時則儒雅之道絕禮義之制衣冠民庶莫肯用心世事所

以未清軌物由茲而壞伏惟陛下[illegible]上帝受命昊天合
三陽之期膺千祀之運往者周室積毀區宇沸騰聖哲風
行神謀電發端坐廟[illegible]明君臨四海擇
萬古之典無善不為致百王之弊無惡不盡至若因情緣
義為其節文故以三百三千事高前代然下士黎獻尚未
躬行臣謬蒙獎擢從政藩部人庶軌儀實見多闕儒風以
墜禮教猶微是知百姓之心未能頓變仰惟深思遠慮情
念下民漸被以儉使至於道臣恐業淺事緩動延年世若
行禮勸學道教相催必當靡然向風不遠而就家知禮節
人識義方比屋可封輟謂非遠上覽而善之因下詔曰建

國重道莫先於學尊主庇民莫先於禮自魏氏不競周齊
抗衡分四海之民鬬二邦之力遞為強弱多歷年所務權
詐而薄儒雅重干戈而輕俎豆民不見德唯爭是聞朝野
以機巧為師文吏用深刻為法風澆俗敝化之然也雖復
建立庠序兼啓黌塾業非時貴道亦不行其間服膺儒術
蓋有之矣彼衆我寡未能移俗然其維持名教獎飾彝倫
微相弘益賴斯而已王者承天休咎隨化有禮則祥瑞必
降無禮則妖孽興起人稟五常性靈不一有禮則陰陽合
德無禮則禽獸其心治國立身非禮不可朕受命於天財
成萬物去華夷之亂求風化之宜戒奢崇儉率先百辟輕

徭薄賦冀以寬弘而積習生常未能懲革閭閻士庶吉凶
之禮動悉乖方不依制度執憲之職似塞耳而無聞莅民
之官猶蔽目而不察宣揚朝化其若是乎古人之學且耕
且養今者民丁非役之日農畝時候之餘若敦以學業勸
以經禮自可家慕大道人希至德豈止知禮節識廉恥父
慈子孝兄恭弟順者乎始自京師爰及州郡宜祗朕意勸
學行禮自是天下州縣皆置博士習禮焉昂在州甚有惠
政數年卒官子調調起家秘書郎尋轉侍御史左僕射楊素
嘗於朝堂見調因獨言曰柳條通體弱獨搖不須風調斂
板正色曰調信無取者公不當以為侍御史調信有可取
不應發此言公當具瞻之秋樞機何可輕發素甚奇之煬
帝嗣位累遷尚書左司郎時王綱不振朝士多贓貨唯調
清素守常為時所美然於幹用非其所長
史臣曰韋氏自居京兆代有人物世康昆季餘慶所鍾或
入處禮闈或出撫方岳朱輪接軫旟旆成陰在周暨隋勳
庸並茂盛矣建安風韻閑雅器重當時述恃寵驕人終致
傾敗豈履盈而患政蘭每存誠讜雄亮名節自著忠正見稱
寮之地情顯爽頴為疎放文城歷仕二朝咸見推重獻書
高祖遂興學校言能弘道其利博哉

列傳卷第十二　隋書四十七

特進臣魏徵上

楊素 弟約 從父文思 文紀

楊素字處道弘農華陰人也祖暄魏輔國將軍諫議大夫
父敷周汾州刺史沒於齊素少落拓有大志不拘小節世
人多未之知唯從叔祖魏尚書僕射寬深異之每謂子孫
曰處道當逸群絕倫非常之器非汝曹所逮也後與安定
牛弘同志好學研精不倦多所通涉善屬文工草隸頗留
意於風角美鬚髯有英傑之表周大冢宰宇文護引為中
外記室後轉禮曹加大都督武帝親總萬機素以其父守

節陷齊未蒙朝命上表申理帝不許至於再三帝大怒命
左右斬之素乃大言曰臣事無道天子死其分也帝壯其
言由是贈敷為大將軍諡曰忠壯拜素為車騎大將軍儀
同三司漸見禮遇帝命素為詔書下筆立成詞義兼美帝
嘉之顧謂素曰善自勉之勿憂不富貴素應聲答曰臣但
恐富貴來逼臣臣無心圖富貴及平齊之役素請率父麾
下先驅帝從之賜以竹策曰朕方欲大相驅策故用此物
賜卿從齊王憲與齊人戰於河陰以功封清河縣子邑五
百戶其年授司城大夫明年復從憲拔晉州憲屯兵雞棲
原齊主以大軍至憲懼而宵遁為齊兵所躡眾多敗散素

與驍將十餘人盡力苦戰憲僅而獲免其後每戰有功及
齊平加上開府改封成安縣公邑千五百戶賜以粟帛奴
婢雜畜從王軌破陳將吳明徹於呂梁治東楚州事封弟
慎為義安侯陳將樊毅築城於泗口素擊走之夷毅所築
宣帝即位襲父爵臨貞縣公以弟約為安成公尋從韋孝
寬徇淮南素別下盱眙鍾離及高祖為丞相素深自結納
高祖甚器之以素為汴州刺史行至洛陽會尉迥作亂滎
州刺史宇文冑據武牢以應迥素不得進高祖拜素大將
軍發河內兵擊冑破之遷徐州總管進位柱國封清河郡
公邑二千戶以弟岳為臨貞公高祖受禪加上柱國開皇

四年拜御史大夫其妻鄭氏性悍素忿之曰我若作天子
卿定不堪為皇后鄭氏奏之由是坐免上方圖江表先是
素數進取陳之計未幾拜信州總管賜錢百萬錦千段馬
二百匹而遣之素居永安造大艦名曰五牙上起樓五層
高百餘尺左右前後置六拍竿並高五十尺容戰士八百
人旗幟加於上次曰黃龍置兵百人自餘平乘舴艋等各
有差及大舉伐陳以素為行軍元帥引舟師趣三硤軍至
流頭灘陳將戚欣以青龍百餘艘屯兵數千人守狼尾灘
以遏軍路其地險峭諸將患之素曰勝負大計在此一舉
若晝日下船彼則見我灘流迅激制不由人則吾失其便

乃以夜掩之素親率黃龍數千艘銜枚而下遣開府王長
襲引步卒從南岸擊欣別柵令大將軍劉仁恩率甲騎趣
白沙北岸遲明而至擊之欣敗走悉虜其衆勞而遣之秋
毫不犯陳人大悅素率水軍東下舟艫被江旌甲曜日素
坐平乘大船容貌雄偉陳人望之懼曰清河公即江神也
陳南康內史呂仲肅屯岐亭正據江峽於北岸鑿巖綴鐵
鎖三條橫截上流以遏戰船素與仁恩登陸俱發先攻其
柵仲肅軍夜潰素徐去其鎖仲肅復據荊門之延洲素遣
巴蜒卒千人乘五牙四艘以柏檣碎賊十餘艦遂大破之俘
甲士二千餘人仲肅僅以身免陳主遣其信州刺史顧覺

鎮安蜀城荊州刺史陳紀鎮公安皆懼而退走巴陵以東
無敢守者湘州刺史岳陽王陳叔慎遣使請降素下至漢
口與秦孝王會及還拜荊州總管進爵郢國公邑三千戶
真食長壽縣千戶以其子玄感爲儀同玄奬爲清河郡公
賜物萬段粟萬石加以金寶又賜陳主妹及女妓十四人
素言於上曰里名勝母曾子不入逆人王誼前封於郢臣
不願與之同於是改封越國公尋拜納言歲餘轉內史令
俄而江南人李稜等聚衆爲亂大者數萬小者數千共相
影響殺害長吏以素爲行軍總管帥衆討之賊朱莫問自
稱南徐州刺史以盛兵據京口素率舟師入自楊子津進

擊破之晉陵顧世興自稱太守與其都督鮑遷等復來拒
戰素逆擊破之執遷虜三千餘人進擊無錫賊帥葉略又
平之吳郡沈玄懀沈傑等以兵圍蘇州刺史皇甫績頻戰
不利素率衆援之玄懀勢迫走投南沙賊帥陸孟孫素擊
孟孫於松江大破之生擒孟孫玄懀黟歙賊帥沈雪沈能
據柵自固又攻拔之浙江賊帥高智慧自號東揚州刺史
船艦千艘屯據要害甚勁素擊之自旦至申苦戰而破
智慧逃入海素躡之從餘姚泛海趣永嘉智慧來拒戰素
擊走之擒獲數千人賊帥汪文進自稱天子據東陽署其
徒蔡道人爲司空守樂安進討悉平之又破永嘉賊帥沈

孝徹於是步道向天台指臨海郡逐捕遺逸前後百餘
戰智慧遁守閩越上以素久勞於外詔令馳傳入朝加子
玄感官爲上開府賜綵物三千段素以餘賊未殄恐爲後
患又自請行乃下詔曰朕憂勞百姓日旰忘食一物失所
情深納隍江外狂狡妄構妖逆雖經殄除民未安堵猶有
賊首凶魁逃亡山洞恐其聚結重擾蒼生內史令上柱國
越國公素識達古今經謀長遠比曾推轂舊著威名宜任
以大兵總爲元帥宣布朝風振揚威武擒翦叛亡慰勞黎
庶軍民事務一以委之素復乘傳至會稽先是泉州人王
國慶南安豪族也殺刺史劉弘據州爲亂諸亡賊皆歸之

以海路艱阻非北人所習不設備伍素泛海掩至國慶
遑遽棄州而走餘黨散入海島或守溪洞素分遣諸將水
陸追捕時南海先有五六百家居水為亡命號曰游艇子智慧國慶欲往依之素乃密令人謂國慶曰爾之罪狀計不容誅唯有斬
送智慧可以塞責國慶於是執送智慧斬於泉州自餘支
黨悉來降附江南大定上遣左領軍將軍獨孤陀至浚儀
迎勞比到京師問者日至拜素子玄獎為儀同賜黃金四
十斤加銀瓶實以金錢縑三千段馬二百匹羊二千口公
田百頃宅一區代蘇威為尚書右僕射與高熲專掌朝政
素性疏辯高下在心朝臣之內頗推高熲敬牛弘厚接
薛道衡視蘇威蔑如也自餘朝貴多被陵轢其才藝風調

優於高熲至於推誠體國處物平當有宰相識度不如熲
遠矣尋令素監營仁壽宮素遂夷山堙谷督役嚴急作者
多死宮側時聞鬼哭之聲及宮成上令高熲前視奏稱頗
傷綺麗大損人丁高祖不悅素懼計無所出即於北門
啓獨孤皇后曰帝王法有離宮別館今天下太平造此一
宮何足損費后以此理諭上上意乃解於是賜錢百萬錦
絹三千段十八年突厥達頭可汗犯塞以素為靈州道行
軍總管出塞討之賜物二千段黃金百斤先是諸將與虜
戰每慮胡騎奔突皆以戎車步騎相參輿鹿角為方陣騎
在其內素謂人曰此乃自固之道非取勝之方也於是悉

除舊法令諸軍為騎陣達頭聞之大喜曰此天賜我也因
下馬仰天而拜率精騎十餘萬而至素奮擊大破之達頭
被重創而遁殺傷不可勝計群虜號哭而去優詔褒揚賜
縑二萬匹及萬釘寶帶加子玄感位大將軍玄獎玄縱積
善並上儀同素多權略乘機赴敵應變無方然大抵馭戎
嚴整有犯軍令者立斬之無所寬貸每將臨寇輒求人過
失而斬之多者百餘人少不下十數流血盈前言笑自若
及其對陣先令一二百人赴敵陷陣則已如不能陷陣而還
者無問多少悉斬之又令二三百人復進還如向法將士
股慄有必死之心由是戰無不勝稱為名將素時貴倖言

無不從其從素征伐者微功必錄至於他將雖有大功多
為文吏所譴却故素雖嚴忍士亦以此願從焉二十年晉
王廣為靈朔道行軍元帥素為長史王卑躬以交素及為
太子素之謀也仁壽初代高熲為尚書左僕射賜良馬百
匹牝馬二百匹奴婢百口其年以素為行軍元帥出雲州
擊突厥連破之突厥退走率騎追躡至夜而及之將復戰
恐賊越逸令其騎稍後於是親將兩騎并降突厥二人與
虜並行不之覺也候其頓舍未定趣後騎掩擊大破之自
是突厥遠遁磧南無復虜庭以功進子玄感位為柱國玄
縱為淮南郡公賞物二萬段及獻皇后崩山陵制度多出

於素上營之下詔曰君為元首臣則股肱共治萬姓義同
一體上柱國尚書令太子太師越國公素志度恢
弘機鑒明遠懷佐時之略包經國之才王業初基霸圖肇
建策名委質受脤出師克平鄭部頻承明命揚
於江表每稟戎律長驅塞陰南指而吳越肅清北臨而獯
獫摧服自居端揆參贊機衡當朝正色直言無隱論文則
詞藻縱橫語武則權奇間出既文且武唯朕所命任使之
處夙夜無怠獻替言后奄離六宮遠日云及恙兆安厝委素
經營然葬事依禮唯卜泉石至如吉凶不由於此素義存
奉上情深體國欲使幽明俱泰寶祚無窮以為陰陽之書

聖人所作禍福之理特須審慎乃遍歷川原親自占擇纖
介不善即更尋求志圖元吉孜孜不已心力備盡人靈協
贊遂得神皋福壤營建山陵論素此心事極誠孝豈與夫
平戎定寇比其功業非唯廊廟之器實是社稷之臣若不
加褒賞何以申茲勸勵可別封一子義康郡公邑萬戶子
子孫孫承襲不絕餘如故并賜田三十頃絹萬段米萬石
金鉢一實以金銀鉢一實以珠并綾錦五百段時素貴寵
日隆其弟約從父文思弟文紀及族父异並尚書列卿諸
子無汗馬之勞位至柱國刺史家僮數千後庭妓妾曳綺
羅者以千數第宅華侈制擬宮禁有鮑亨者善屬文殷胄

者工草隸並江南士人因緣其援為家奴親戚故吏布
列清顯素之貴盛近古未有煬帝初為太子忌蜀王秀與
素謀之構成其罪後竟廢黜朝臣有違忤者雖至誠體國
如賀若弼史萬歲李綱柳彧等素皆陰中之若有附會及
親戚雖無才用必加進擢朝廷靡然莫不畏附唯兵部尚
書柳述以帝壻之重數於上前面折素大理卿梁毗抗表
上言素作威作福上漸疏忌之後因出勅曰僕射國之宰
輔不可躬親細務但三五日一度向省評論大事外示優
崇實奪之權也終仁壽之末不復通判省事上賜王公以
下射素箭為第一上手以外國所獻金精盤價直鉅萬以

賜之四年從幸仁壽宮宴賜重疊及上不豫素與兵部尚
書柳述黃門侍郎元巖等入閤侍疾時皇太子入居大寶
殿慮上有不諱須豫防擬乃手自為書封出問素素錄出
事狀以報太子宮人誤送上所上覽而大恚所寵陳貴人
又言太子無禮上遂發怒欲召庶人勇太子謀之於素素
矯詔追東宮兵士帖上臺宿衛門禁出入並取宇文述郭
衍節度又令張衡侍疾上以此日崩由是頗有異論漢王
諒反遣茹茹天保來屯蒲州燒斷河橋又遣王聃子率數
萬人并力拒守素將輕騎五千襲之潛於渭口宵濟遲明
擊之天保敗走聃子懼而以城降有詔徵還初素將行也

計日破賊皆如所量帝於是以素為并州道行軍總管河
北安撫大使率衆數萬討諒時晉絳呂三州並為諒城守
素各以二千石縻之而去諒遣趙子開擁衆十餘萬柵絕
徑路屯據高壁布陣五十里素令諸將以兵臨之自引奇
兵潛入霍山緣崖谷而進直指其營一戰破之殺傷數萬
諒所署介州刺史梁脩羅屯介休聞素至懼棄城而走進
至清原去并州三十里諒率其將王世宗趙子開蕭摩訶
等衆且十萬來拒戰又擊破之擒蕭摩訶諒退保并州素
進兵圍之諒窮蹙而降餘黨悉平帝遣素弟脩武公約齎
手詔勞素曰我有隋之御天下也于今二十有四年雖復

外夷侵叛而內難不作脩文偃武四海晏然朕以不天銜
恤在疚號天叩地無所逮及朕本以藩王謬膺儲兩復以
庸虛纂承洪業天下者先皇之天下也所以戰戰兢兢弗
敢失墜況復神器之重生民之大哉賊諒苞藏禍心自幼
而長爭穎獸心假託名與不奉國諱先圖叛逆違君父之
命成臭大之罪誑惑良善委任奸回稱兵內侮毒流百姓
私假署置擅相誅戮小加大少凌長民怨神怒衆叛親離
為惡不同同歸於亂朕恭兄弟猶未忍及言是故開關門
而待寇戢干戈而不發朕聞之天生蒸民為之置君仰惟
先旨每以子民為念朕豈得枕伏苫廬顛而不救也大義

滅親春秋高義周旦以誅二叔漢啟乃戮七藩義在茲乎
事不獲已是以授公戎律問罪太原且逆子賊臣何代不
有豈意今者近出家國所寄深委甫衛使及此事由朕不
能和兄弟不能安蒼生德澤未弘兵戈先動賊亂者止一
人塗炭者乃衆庶非唯寅畏天威亦乃孤負付囑薄德厚
恥愧乎天下公乃先朝功臣勳庸克茂至如皇基草創百
物惟便始匡馬歸朝誠識兼亦汴部鄭州風卷秋籜荊南
塞北若火燎原早建殊勳夙著誠節及獻替朝端具瞻惟
允爰弼朕躬以濟時難昔周勃霍光何以加也賊乃竊據
蒲州關梁斷絕公以少擊衆指期平殄高壁據嶮抗拒官

軍公以深謀出其不意霧廓雲除冰消瓦解長驅北邁直
趣巢窟晉陽之南蟻徒數萬諒不量力欲擬舉斧公以稜
威外討發憤於內忘身殉義親當矢石兵刃暫交魚潰鳥
散僵屍蔽野積甲若山諒遂守窮城以拒鈇鉞公董率驍
勇四面攻圍使其欲戰不敢求走無路智力俱盡面縛軍
門斬將搴旗伐叛柔服元惡既除東夏清晏嘉庸茂績於
是乎在昔武安平趙淮陰定齊豈若公遠而不勞速而克
捷者也朕殷憂諒闇不得親御六軍未能問道於上庠遂
使劬勞於行陣言念於此無忘寢食公乃建累世之元勳
執一心之確志古人有言曰疾風知勁草世亂有誠臣公得

之矣乃銘之常鼎豈止書勳竹帛哉功績克諧哽歎無已稍冷公如宜軍旅務殷殊當勞慮故遣公弟指宣往懷迷塞不次素上表陳謝曰臣自惟虛薄志不及遠州郡之職敢憚劬勞鄉相之榮無階覬望然時逢昌運王業惟始雖涓流赴海誠心屢竭輕塵集岳功力蓋微徒以南陽里閭昌沛子弟高位重秩榮勳一時遂使入處朝端出總戎律受文武之任預帷幄之謀豈臣才能實由恩澤欲報之德義極昊天伏惟陛下殷重離之明養繼天之德牧臣於疎遠照臣以光暉南服陸梁江湖是寄暮官泰而成之自然草木無識尚蒙枯榮時況臣有心寧不自勉無路晝夜迴徨寤寐

念慙惕常懼朝露奄至虛負殊恩豈謂包藏禍心有自來矣因幸國災便肆凶逆興兵晉代搖蕩山東陛下拔臣於凡流授臣以戎律蒙心膂之寄奉平亂之規蕃王亦心人皆以死稟皇大度天下爭歸妖氛廓清豈臣之力曲蒙使弟約賫詔書問勞高旨嶔峯有若天臨渥恩大澤便同海運悲欣敬懼五情撥越雖百殞微軀無以一報其月還京師因從駕幸洛陽以素領營東京大監以平諒之功拜其子萬石仁行姪玄挺皆儀同三司賚物五萬段綺羅千匹諒之妓妾二十人大業元年遷尚書令賜東京甲第一區物二千段尋拜太子太師餘官如故前後賞錫不可勝

計明年拜司徒改封楚公眞食二千五百戶其年卒官諡曰景武贈光祿大夫太尉公弘農河東絳郡臨汾文城河內汲郡長平上黨西河十郡太守給轀輬車班劍四十人前後部羽葆鼓吹粟麥五千石物五千段鴻臚監護喪事帝又下詔曰夫銘功勒器紀德豐碑所以垂名迹於不朽樹風聲於沒世故楚景武公素茂績元勳劬勞王室竭盡誠節叶贊朕躬故以道邁三傑功參十亂未臻遐壽遽殞清徽春秋遞代方綿殁世式播彫篆用圖勳德可立碑宰隧以彰盛美素嘗以五言詩七百字贈番州刺史薛道衡詞氣宏拔風韻秀上亦為一時盛作未幾而卒道衡歎曰人

之將死其言也善豈若是乎有集十卷素雖有建立之策及平楊諒功然特為帝所猜忌外示殊禮內情甚薄太史言隋分野有大喪因改封於楚楚與隋同分欲以此厭當之素寢疾之日帝每令名醫診候賜以上藥然密問醫人恒恐不死素又自知名位已極不肯服藥亦不將慎每語弟約曰我豈須更活耶素貪冒財貨營求產業東西二京居宅侈麗朝毀夕復營繕無已爰及諸方都會處邸店水磑并利田宅以千百數時議以此鄙之子玄感嗣別有傳諸子皆坐玄感誅死

約字惠伯素異母弟也在童兒時嘗登樹墮地為杏所傷

由是竟爲宦者性好沉靜内多譎詐好學強記素友愛之
凡有所爲必先籌於約而後行之在周末以素軍功賜爵
安成縣公拜上儀同三司高祖受禪授長秋卿久之爲邵
州刺史入爲宗正少卿轉大理少卿時皇太子無寵而晉
王廣規欲奪宗以素幸於上而雅信約於是用張衡計遣
宇文述大以金寶賂遺於約因通王意說之曰夫守正履
道固人臣之常致反經合義亦達者之令圖自古賢人君
子莫不與時消息以避禍患公之兄弟功名蓋世當塗用
事有年歲矣朝臣爲足下家所屈辱者可勝數哉又儲后
以所欲不行每切齒於執政公雖自結於人主而欲危公

者固亦多矣主上一旦棄群臣公亦何以取庇今皇太子
失愛於皇后主上素有廢黜之心此公所知也今若請立
晉王在賢兄之口耳誠能因此時建大功王必永鈐於骨
髓斯則去累卵之危成太山之安也約然之因以白素素
本凶險聞之大喜乃撫掌而對曰吾之智思殊不及此賴
汝起予約知其計行復謂素曰今皇后之言上無不用宜
因機會早自結託則匪唯長保榮祿傳祚子孫又晉王傾
身禮士聲名日盛躬履節儉有主上之風以約料之必能
安天下兄若遲疑一旦有變令太子用事恐禍至無日矣
素遂行其策太子果廢及晉王入東宮引約爲左庶子改

封脩武縣公進位大將軍及素被高祖所疏出約爲伊州
刺史入朝仁壽宮遇高祖崩遣約入京易留守者縊殺庶
人勇然後陳兵集衆發高祖凶問煬帝聞之曰令兄之弟
果堪大任即位數日拜内史令約有學術兼達時務帝甚
任之後數載加位右光祿大夫後帝在東都令約詣京師
享廟行至華陰見其兄墓遂枉道拜哭爲憲司所劾坐是
免官未幾拜淅陽太守其兄子玄感時爲禮部尚書與約
恩義甚篤既佳分離形於顏色帝謂之曰公比憂悴得非
爲叔邪玄感再拜流涕曰誠如聖旨帝亦思約廢立功由
是徵入朝未幾卒以素子玄挺後之

文思字溫才素從叔也父寬魏左僕射周小冢宰文思在
周年十一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尋以父功
封新豐縣子邑五百戶天和初治武都太守十姓獠反文
思討平之後治冀州事党項羌叛文思率州兵討平之進
擊資中武康隆山生獠及東山獠並破之後從陳王攻齊
河陰城又從武帝攻拔晉州以勳進授上儀同三司改封
永寧縣公增邑至千戶壽陽劉叔仁作亂從清河公宇文
神舉討之戰於埤井在陣生擒叔仁又別從王誼破賊於
鯉魚柵其後累以軍功遷果毅右旅下大夫高祖爲丞相
從韋孝寬拒尉迥於武陟迥遣其將李雋圍懷州與行軍

摠管宇文述擊走之破尉惇於鄴城皆有功進授上大將
軍改封洛川縣公尋拜隆州刺史開皇元年進爵正平郡
公加邑二千户後爲魏州刺史甚有惠政及去職吏民思
之爲立碑頌德轉冀州刺史煬帝嗣位徵爲民部尚書轉
納言改授右光祿大夫從幸江都宮以足疾不堪趨奏復
授民部尚書加位左光祿大夫卒官時年七十謚曰定初
文思嘗襲父爵自以非嫡遂讓封於弟文紀當世多之
文紀字溫範少剛正有器局在周襲爵華山郡公邑二千
户自右侍上士累遷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安州摠
管長史將兵迎陳降將李琰於齊安與陳將周法尚軍遇
擊走之以功進授開府入爲戶部下大夫高祖爲丞相改
汾陰縣公從梁睿擊王謙以功進授上大將軍前後增
七三千户拜資州刺史入爲宗正少卿坐事除名後數載
復其爵位拜熊州刺史改封上明郡公除宗正卿兼給事
黃門侍郎判禮部尚書事仁壽二年遷荊州摠管歲餘卒
官時年五十八謚曰恭
史臣曰楊素少而輕俠俶儻不羈兼文武之資包英奇之
略志懷遠大以功名自許高祖龍飛將清六合許以腹心
之寄每當推轂之重掃妖氛於牛斗江海無波摧驍騎於
龍庭匈奴遠遁考其奥也靜亂功臣莫居其右暨其奇策

高文足爲一時之傑然專以智詐自立不由仁義之道阿
諛時主高下其心營構離宮陷君於奢侈謀廢冢嫡致國
於傾危終使宗廟丘墟市朝霜露究其禍敗之源實乃素
之由也幸而得死子爲亂階墳土未乾闔門殂戮丘隴發
掘宗族誅夷則知積惡餘殃信非徒語多行無禮必自及
其斯之謂歟約外示溫柔内懷狡筭爲蛇畫足終傾國本
俾無遺育宜哉

列傳卷第十三　隋書四十八

特進臣魏　徵　上

牛弘

牛弘字里仁安定鶉觚人也本姓寮氏祖熾郡中正父允魏侍中工部尚書臨涇公賜姓爲牛氏弘初在襁褓有相者見之謂其父曰此兒當貴善愛養之及長鬚貌甚偉性寬裕好學博聞在周起家中外府記室內史上士俄轉納言上士專掌文翰甚有美稱加威烈將軍員外散騎侍郎修起居注其後襲封臨涇公宣政元年轉內史下大夫進位使持節大將軍儀同三司開皇初遷授散騎常侍秘書監弘以典籍遺逸上表請開獻書之路曰經籍所興由來尚矣爻畫肇於庖羲文字生於蒼頡聖人所以弘宣教導博通古今揚於王庭肆於時夏故堯稱至聖猶考古道而言舜其大智尚觀古人之象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及四方之志武王問黃帝顓頊之道太公曰在丹書是知握符御曆有國有家者曷嘗不以詩書而爲教因禮樂而成功也昔周德旣衰舊經紊棄孔子以大聖之才開素王之業憲章祖述制禮刊詩正五始而修春秋闡十翼而弘易道治國立身作範垂法及秦皇馭宇吞滅諸侯任用威力事不師古始下焚書之令行偶語之刑先王墳籍掃地

皆盡本旣先亡從而顚覆臣以圖讖言之經典盛衰信有徵數此則書之一厄也漢興改秦之弊敦尚儒術建藏書之策置校書之官屋壁山巖往往間出外有太常太史之藏內有延閣秘書之府至孝成之世亡逸尚多遣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劉向父子讎校篇籍漢之典文於斯爲盛及王莽之末長安兵起宮室圖書並從焚燼此則書之二厄也光武嗣興尤重經誥未及下車先求文雅於是鴻生鉅儒繼踵而集懷經負帙不遠斯至肅宗親臨講肄和帝數幸書林其蘭臺石室鴻都東觀秘牒塡委更倍於前及孝獻移都吏民擾亂圖書縑帛皆取爲帷囊所收而西裁七十餘乘屬西京大亂一時燔蕩此則書之三厄也魏文代漢更集經典皆藏在秘書內外三閣遣秘書郎鄭默删定舊文時之論者美其朱紫有別晉氏承之文籍尤廣晉秘書監荀勗定魏內經更著新簿雖古文舊簡猶云有缺新章後錄鳩集已多足得恢弘正道訓範當世屬劉石憑陵京華覆滅朝章國典從而失墜此則書之四厄也永嘉之後寇竊競興因河據洛跨秦帶趙論其建國立家雖傳名號憲章禮樂寂滅無聞劉裕平姚收其圖籍五經子史纔四千卷皆赤軸青紙文字古拙僭僞之盛莫過二秦以此而論足可明矣故知衣冠軌物圖畫記注播遷之

餘皆歸江左晉宋之際學藝為多齊梁之間經史彌盛宋
秘書丞王儉依劉氏七略撰為七志梁人阮孝緒亦為七
錄總其書數三萬餘卷及侯景渡江破滅梁室秘省經籍
雖從兵火其文德殿內書史宛然猶存蕭繹據有江陵遣
將破平侯景收文德之書及公私典籍重本七萬餘卷悉
送荊州故江表圖書因斯盡萃於繹矣及周師入郢繹悉
之於外城所收十纔一二此則書之五厄也後魏爰自
宅伊洛日不暇給經籍闕如周氏創基關右戎車
定之始書止八千後加收集方盈萬卷高氏據有
亦採訪驗其本目殘缺猶多及東夏初平獲其經

雜三萬餘卷所益舊書五千而已今御書單本
五千餘卷部帙之間仍有殘缺比梁之舊目止有
於陰陽河洛之篇醫方圖譜之說彌復為少臣以
書自仲尼已後迄于當今年踰千載數遭五厄興集之
期屬膺聖世伏惟陛下受天明命君臨區宇功無與二德
冠往初自華夏分離彝倫攸斁其間雖霸王遞起而世難
未夷欲崇儒業時或未可今土宇邁於三王民黎盛於兩
漢有人有時正在今日方當大弘文教納俗升平而天下
圖書尚有遺逸非所以仰協聖情流訓無窮者也臣史籍
是司寢興懷懼昔陸賈奏漢祖云天下不可馬上治之故

知經邦立政在於典謨矣為國之本莫此攸先今秘藏見
書亦足披覽但一時載籍須令大備不可王府所無私家
乃有然士民殷雜求訪難知縱有知者多懷吝惜必須勒
之以天威引之以微利若猥發明詔兼開購賞則異典必
臻觀閣斯積重道之風超於前世不亦善乎伏願天鑒少
垂照察上納之於是下詔獻書一卷賚縑一匹一二年間
籍稍備進爵奇章郡公邑千五百戶三年拜禮部尚書
修撰五禮勒成百卷行於當世弘請依古制修立明
曰竊謂明堂者所以通神靈感天地出教化崇有
曰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祭義云祀于明堂

孝也黃帝曰合宮堯曰五府舜曰總章布政興治
矣周官考工記曰夏后氏世室堂脩二七廣四脩
注云脩十四步其廣益以四分脩之一則堂廣十
半也殷人重屋堂脩七尋四阿重屋鄭云其脩七尋
廣九尋也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南北七筵五室凡室二
筵鄭云此三者或舉宗廟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言之明
其同制也馬融王肅干寶所注與鄭亦異今不具出漢司
徒馬宮議云夏后氏世室室顯於堂故命以室殷人重屋
屋顯於堂故命以屋周人明堂堂大於夏室故命以堂夏
后氏益其堂之廣百四十四尺周人明堂以為兩序間大

二尺若據鄭玄之說則夏室大於周堂
馬宮之言則周堂大於夏室後王轉文周大為是但宮室之
所去聖久遠禮文殘缺先儒解說家異
人殊鄭注玉藻亦云宗廟路寢與明堂同制王制曰寢不
踰廟明大小是同今依鄭注每室及堂止有一丈八尺
四壁之外四尺有餘若以宗廟論之祫享之時周人旅酬
六尸并后稷為七先公昭穆二尸先王昭穆二尸合十一
十六主及君北面行事於二丈之堂愚不及此若以
論之便須朝宴據燕禮諸侯宴則賓及卿大夫脫屨升
知天子宴則三公九卿並須升堂燕義又云席小

言皆侍席止於二筵之間豈得行禮若以明堂
之時五帝各於其室設青帝之位須於木室之
內少北西面太昊從食坐於其西近南北面祖宗配享者
又於青帝之南稍退西面丈八之室神位有三加以簠簋籩豆
之俎四海九州美物咸設復須席上升歌出樽
反坫揖讓升降亦以隘矣據茲而說近是不然案劉向
別錄及馬宮蔡邕等所見當時有古文明堂禮王居明堂禮
明堂圖明堂大圖明堂陰陽太山通義魏文侯孝經傳等
並說古明堂之事其書皆亡莫得而正今明堂月令者鄭
玄云是呂不韋著春秋十二紀之首章禮家鈔合為記

蔡邕王肅云周公所作周書內有月令第五十三即此也各
有證明文多不載束皙以為夏時之書劉瓛云不韋鳩集儒
者尋于聖王月令之事而記之不韋安能獨為此記今
案不得全稱周書亦未可即為秦典其內雜有虞夏殷周
之法皆聖王仁恕之政也蔡邕具為章句又論之曰明堂
以宗祀其祖以配上帝也夏后氏曰世室殷人曰重
屋周人曰明堂東曰青陽南曰明堂西曰總章北曰玄堂
太室聖人南面而聽嚮明而治人君之位莫不正焉
五名而主以明堂也制度之數各有所依堂方一
四十四尺坤之策也屋圓楣徑二百一十六尺乾之策

明堂方六丈通天屋徑九丈陰陽九六之變且圓
九六之道也八闥以象卦九室以象州十二宮以
六戶七十二牖以四戶八牖乘九宮之數也
戶皆外設而不閉示天下以不藏也通天屋高八十一尺
黃鍾九九之實也二十八柱布四方四方七宿之象也堂高
三尺以應三統四向五色各象其行外廣二十四丈應一
十四氣四周以水象四海王者之大禮也觀其模範天地則
象陰陽必據古文義不虛出今若直取考工不參月令青
陽總章之號不得而稱九月享帝之禮不得而用漢代二
說悉同建安之後海

泯絕魏氏三方未平無聞興造晉則侍中裴頠議曰尊祖配天其義明著而廟宇之制理據未分宜可直為一殿以崇嚴父之祀其餘雜碎一皆除之宋齊已還咸率茲禮此乃世乏通儒時無思術前王盛事於是不行後魏代都所造出自李沖三三相重合為九室簷不覆基房間通街穿鑿處多迄無可取及遷宅洛陽更加營構五鬼紛競遂至不成宗配之事於焉靡託今皇猷遐闡化覃海外方建大禮垂之無窮弘等不以庸虛謬當議限今檢明堂必須五室者何尚書帝命驗曰帝者承天立五府赤曰文祖黃曰神斗白曰顯紀黑曰玄矩蒼曰靈府鄭玄注曰五府與周

之明堂同矣且三代相沿多有損益至於五室確然不變夫室以祭天天實有五若立九室四無所用布政視朔自依其辰鄭司農云十二月分在青陽等左右之位不云居室鄭玄亦言每月於其時之堂而聽政焉禮圖畫个皆在堂偏是以須為五室明堂必須上圓下方者何孝經援神契曰明堂者上圓下方八窗四達布政之宮禮記盛德篇曰明堂四戶八牖上圓下方五經異義稱講學大夫淳于登亦云上圓下方鄭玄同之是以須為圓方明堂必須重者何案考工記夏言九階四旁兩夾窗門堂三之二室之一殷周不言者明一同夏制殷言四阿重屋周承其

後不言屋制亦盡同可知也其殷人重屋之下本無五室之文鄭注云五室者亦據夏以知之明周不云重屋因殷則有灼然可見禮記明堂位曰太廟天子明堂言魯為周公之故得用天子禮樂魯之太廟與周之明堂同又曰複廟重檐刮楹達鄉天子之廟飾鄭注複廟重屋也據廟既重屋明堂亦不疑矣春秋文公十三年太室屋壞五行志曰前堂曰太廟中央曰太室屋其上重者也服虔亦云太室太廟太室之上屋也周書作洛篇曰乃立太廟宗宮路寢明堂咸有四阿反坫重亢重廊孔晁注曰重亢累棟重廊累屋也依黃圖所載漢之宗廟皆為重屋此去古猶近

遺法尚在是以須為重屋明堂必須為辟雍者何禮記盛德篇云明堂者明諸侯尊卑也外水曰辟雍明堂陰陽錄曰明堂之制周圜行水左旋以象天內有分室以象紫宮此明堂有水之明文也然馬宮王肅以為明堂辟雍太學同處蔡邕盧植亦以為明堂靈臺辟雍太學同實異名邕云明堂者取其宗祀之清貌則謂之清廟取其正室則曰太室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太學取其周水圓如璧則曰璧雍其實一也其言別者五經通義曰靈臺以望氣明堂以布政辟雍以養老教學三者不同袁準鄭玄亦以為別歷代所疑豈能輒定今據郊祀志云欲治

明堂未曉其制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一殿無
壁蓋之以茅水圜宮垣天子從之以此而言其來則久漢
中元二年起明堂辟廱靈臺於洛陽並別處然明堂亦有
璧水李尤明堂銘云流水洋洋是也以此須有辟廱夫帝
王作事必師古昔今造明堂須以禮經為本形制依於周
法度數取於月令遺闕之處參以餘書庶使該詳沿革之
理其五室九階上圓下方四阿重屋四旁兩門依考工記
孝經說堂方一百四十四尺屋圓楣徑二百一十六尺太
室方六丈通天屋徑九丈八闥二十八柱堂高三尺四向
五色依周書月令論殿垣方在內水周如外水內徑三百
步依太山盛德記覲禮經仰觀俯察皆有則象足以盡誠
上帝祗配祖宗弘風布教作範於後矣弘學不稽古輒
申所見可否之宜伏聽裁擇上以時事草創未遑制作竟
寢不行六年除太常卿九年詔改定雅樂又作樂府歌詞
撰定圓丘五帝凱樂并議樂事弘上議云謹案禮五聲六
律十二管還相為宮周禮奏黃鍾歌大呂奏太簇歌應鍾
皆是旋相為宮之義蔡邕明堂月令章句曰孟春月則太
簇為宮姑洗為商蕤賓為角南呂為徵應鍾為羽大呂為
變宮夷則為變徵他月倣此故先王之作律呂也所以辯
天地四方陰陽之聲揚子雲曰聲生於律律生於辰故律

呂酌五行通八風曆十二辰行十二月循環轉運義無停
止譬如立春木王火相立夏火王土相季夏餘分土王金相
立秋金王水相立冬水王木相還相為宮者謂當其王月
名之為宮今若十一月不以黃鍾為宮十二月不以太簇
為宮便是春木不王夏土不相豈不陰陽失度天地不通
哉劉歆鍾律書云春宮秋律百卉必彫秋宮春律萬物必
榮夏宮冬律雨雹必降冬宮夏律雷必發聲以斯而論誠
為不易且律十二今直為黃鍾一均唯用七律以外五律
竟復何施恐失聖人制作本意故須依禮作還相為宮之
法上曰不須作旋相為宮且作黃鍾一均也弘又論六十
律不可行謹案續漢書律曆志元帝遣韋玄成問京房於
樂府房對受學故小黃令焦延壽六十律相生之法以上
生下皆三生二以下生上皆三生四陽下生陰陰上生陽
終於中呂而十二律畢矣中呂上生執始執始下生去滅
上下相生終於南事六十律畢矣十二律之變至於六十
猶八卦之變至於六十四也冬至之聲以黃鍾為宮太簇
為商姑洗為角林鍾為徵南呂為羽應鍾為變宮蕤賓為
變徵此聲氣之元五音之正也故各統一日其餘以次運
行當日者各自為宮而商徵以類從焉房又曰竹聲不可
以度調故作準以定數準之狀如瑟長丈而十三弦隱

間九尺以應黃鍾之律九寸中央一絃下畫分寸以爲六
十律清濁之節執始之類皆房自造房云受法於焦延壽
未知延壽所承也至元和年待詔候鍾殷肜上言官無曉
六十律以准調音者故待詔嚴崇具以准法教其子宣願
召宣補學官主調樂器大史丞弘試宣十二律其二中其
四不中其六不知何律宣遂罷自此律家莫能爲准施絃
熹平年東觀召典律者太子舍人張光問准意光等不知
歸閱舊藏乃得其器形制如房書猶不能定其絃緩急故
史官能辨清濁者遂絕其可以相傳者唯大榷常數及候
氣而已據此而論京房之法漢世已不能行沈約宋志曰

詳案古典及今音家六十律無施於樂禮云十二管還相
爲宮不言六十封禪書云大帝使素女鼓五十絃瑟而悲
破爲二十五絃假令六十律爲樂得成亦所不用取大樂
必易大禮必簡之意也文議曰案周官云大司樂掌成均
之法鄭衆注云均調也樂師主調其音三禮義宗稱周官
奏黃鍾者用黃鍾爲調歌大呂者用大呂爲調奏者謂堂
下四懸歌者謂堂上所歌但一祭之間皆用二調是知據
宮稱調其義一也明六律六呂迭相爲宮各自爲調今見
行之樂用黃鍾之宮乃以林鍾爲調與古典有違晉內書
監荀勖依典記以五聲十二律還相爲宮之法制十二笛

黃鍾之笛正聲應黃鍾下徵應林鍾以姑洗爲清角大呂
之笛正聲應大呂下徵應夷則以外諸均例皆如是然今
所用林鍾是勖下徵之調不取其正先用其下於理未通故
須改之上甚善其議詔弘與姚察許善心何妥虞世基等
正定新樂事在音律志是後議置明堂詔弘條上故事議
其得失事在禮志上甚敬重之時楊素恃才矜貴輕侮朝
臣唯見弘未嘗不改容自肅素將擊突厥詣太常與弘言
別弘送素至中門而止素謂弘曰大將出征故來敘別何
相送之近也弘遂揖而退素笑曰奇章公可謂其智可及
其愚不可及也亦不以屑懷尋授大將軍拜吏部尚書時

高祖又令弘與楊素蘇威薛道衡許善心虞世基崔子發
等並召諸儒論新禮降殺輕重弘所立議衆咸推服之仁壽
二年獻皇后崩王公已下不能定其儀注楊素謂弘曰公
舊學時賢所仰今日之事決在於公弘了不辭讓斯須之
間儀注悉備皆有故實素歎曰衣冠禮樂盡在此矣非吾
所及也弘以三年之喪祥禫具有降殺期服十一月而練
者無所象法以聞於高祖高祖納焉下詔除期練之禮自
弘始也弘在吏部其選舉先德行而後文才務在審慎雖
致停緩所有進用並多稱職吏部侍郎高孝基鑒賞機晤
清慎絕倫然爽俊有餘迹似輕薄時宰多以此疑之唯弘

深識其意推心委任隋之選舉於斯為最時論彌服弘識度之遠煬帝之在東宮也數有詩書遺弘弘亦有答及嗣位之後嘗賜弘詩曰晉家山吏部魏世盧尚書莫言先哲異奇才並佐余學行敦時俗道素乃沖虛納言雲閣上禮儀皇運初彝倫欣有敘垂拱事端居其同被賜詩者至於文詞贊揚無如弘美大業二年進位上大將軍三年改為右光祿大夫從拜恒岳壇場珪幣墠畤牲牢並弘所定還下太常煬帝嘗引入內帳對皇后賜以同席飲食其禮遇親重如此弘謂其諸子曰吾受非常之遇荷恩深重汝等子孫宜以誠敬自立以答恩遇之隆也六年從幸江都其

年十一月卒於江都郡時年六十六帝傷惜之贈賻甚厚歸葬安定贈開府儀同三司光祿大夫文安侯謚曰憲弘榮寵當世而車服卑儉事上盡禮待下以仁訥於言而敏於行上嘗令其宣勑弘至階下不能言退還拜謝云並忘之上曰傳語小辯故非宰臣任也愈稱其質直大業之世委遇彌隆性寬厚篤志於學雖職務繁雜書不釋手隋室舊臣始終信任悔吝不及唯弘一人而已有弟曰弼好酒而酗嘗因醉射殺弘駕車牛弘來還宅其妻迎謂之曰叔射殺牛矣弘聞之無所怪問直答云作脯坐定其妻又曰叔忽射殺牛大是異事弘曰已知顏色自若讀書不輟其寬和如此有文集十三卷行於世長子方大亦有學業官至內史舍人次子方裕性凶險無人心從幸江都與裴虔通等同謀弒逆事見司馬德戡傳

史臣曰牛弘篤好墳籍學優而仕有淡雅之風懷曠遠之度採百王之損益成一代之典章漢之叔孫不能尚也綢繆省闥三十餘年夷險不渝始終無際雖開物成務非其所長然澂之不清混之不濁可謂大雅君子矣子實不才崇基不構干紀犯義以墜家風惜哉

列傳卷第十四　隋書四十九

特進臣魏　徵　上

宇文慶

宇文慶字神慶河南洛陽人也祖金殿魏征南大將軍仕歷五州刺史安吉侯父顯和夏州刺史慶沉深有器局少以聰敏見知周初受業東觀頗涉經史既而謂人曰書足記姓名而已安能久事筆硯為腐儒之業于時文州民夷相聚為亂慶應募從征賊據保巖谷徑路懸絕慶束馬而進襲破之以功授都督衛王直之鎮山南也引為左右慶善射有膽氣好格猛獸直甚壯之稍遷驃騎大將軍儀同

三司柱國府掾及誅宇文護慶有謀焉進授驃騎大將軍加開府後從武帝攻河陰先登攀堞與賊短兵接戰良久中石乃墜絕而後蘇帝勞之曰卿之餘勇可以賈人也復從武帝拔晉州其後齊師大至慶與宇文憲輕騎而覘卒與賊相遇為賊所窘憲挺身而遁慶退據汾橋眾賊爭進慶引弓射之所中人馬必倒賊乃稍卻及破高緯拔高壁克并州下信都禽高湝功並居多周武帝詔曰慶勳庸早著英略遠聞出內之績簡在朕心戎車自西俱總行陣東夏蕩定實有茂功高位縟禮宜崇其秩進位大將軍封汝南郡公邑千六百戶尋以行軍總管擊延安反胡平之拜延州總管俄轉寧州總管高祖為丞相復以行軍總管南征江表師次白帝徵還以勞進位上大將軍高祖與慶有舊甚見親待令督丞相軍事委以心腹尋加柱國開皇初拜左武衛將軍進位上柱國數年出除涼州總管歲餘徵還不任以職初上潛龍時嘗從容與慶言及天下事上謂慶曰天元實無積德視其相貌壽亦不長加以法令繁苛耽恣聲色以吾觀之殆將不久又復諸侯微弱各令就國曾無深根固本之計羽翮既翦何能及遠哉尉迥貴戚早著聲望國家有釁必為亂階然智量庸淺子弟輕佻貪而少惠終致亡滅司馬消難反覆之虜亦非池內之物

變成俄頃但輕薄無謀未能為害不過自竄江南耳庸蜀險隘易生艱阻王謙愚蠢素無籌略但恐為人所誤不足為虞未幾上言皆驗及此慶恐上遺忘不復收用欲見舊恩因顧其錄前言為表而奏之曰臣聞智侔造化二儀無以隱其靈明同日月萬象不能藏其狀先天弗違實聖人之體道未萌見兆諒達節之神機伏惟陛下特挺生知徇齊誕御懷五岳其猶輕吞八荒而不梗綜妙見於胸襟運奇謀於掌握臣以微賤早逢天眷不以庸下親蒙推赤所奉成規纖毫弗舛尋惟聖慮妙出蓍龜驗一人之慶有徵寔天子之言無戲臣親聞親見實為[illegible]上省表大悅下

詔曰朕之與公本來親密懷抱委曲無所不盡話言歲久尚能記憶今覽表奏方悟昔談何謂此言遂成實錄古人之先知禍福明可信也朕言之驗自是偶然公乃不忘彌表誠節深感至意嘉尚無已自是上每加優禮卒于家子靜禮初為太子千牛備身尚高祖女廣平公主授儀同安德縣公邑千五百戶後為熊州刺史先慶卒子協嗣歷武賁郎將右翊衛將軍宇文化及之亂遇害協弟晶字婆羅門大業之世以養宮中後為千牛左右煬帝甚親昵之每有遊宴晶必侍從至於出入卧內伺察六宮往來不限門禁其恩倖如此時人號曰宇文三郎晶與宮人淫亂至於妃嬪

公主亦有醜聲蕭后言於帝晶聞而懼數日不敢見其兄協因奏曰晶今已壯不可在宮掖帝曰晶安在協曰在朝堂帝未之罪因召入待之如初宇文化及殺逆之際晶時在玄覽門覺變將入奏為門司所遏不得時進昏日號宮門閉退還所守俄而難作晶與左右十人赴之為亂兵所害

李禮成

李禮成字孝諧隴西狄道人也涼王暠之六世孫祖延實魏司徒父彧侍中禮成年七歲與姑之子蘭陵太守滎陽鄭顥隨魏武帝入關顥母每謂所親曰此兒平生未嘗迴顧與羣兒戲耳及長沉深有行檢不妄通賓客魏大統中

釋褐著作郎遷太子洗馬員外散騎常侍周受禪拜平東將軍散騎常侍于時貴公子皆競習弓馬被服多為軍容禮成雖善騎射而從容儒服不失素望後以軍功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賜爵脩陽縣侯拜遷州刺史時朝廷有所徵發禮成度以勞費不可擾擾必為亂上表固諫周武帝從之伐齊之役從帝圍晉陽禮成以兵擊南門齊將席毗羅率精甲數千拒帝禮成力戰擊退之加開府進封冠軍縣公拜北徐州刺史未幾徵為民部中大夫禮成妻竇氏早沒知高祖有非常之表遂聘高祖妹為繼室情契甚歡及高祖為丞相進位上大將軍遷司武上大夫委以心

膂及受禪拜陝州刺史進封絳郡公賞賜優洽尋徵為左衛將軍遷右武衛大將軍歲餘出拜襄州揔管稱有惠政後數載復為左衛大將軍時突厥屢為寇患緣邊要害多委重臣由是拜寧州刺史歲餘以疾徵還京師終於家其子世師官至度支侍郎

元孝矩

元孝矩河南洛陽人也祖脩義父子均並為魏尚書僕射孝矩西魏時襲爵始平縣公拜南豐州刺史時見周太祖專政將危元氏孝矩每慨然有興復社稷之志陰謂昆季曰昔漢氏有諸呂之變朱虛東牟卒安劉氏今宇文之心

路人所見顛而不扶焉用宗子吾將圖之爲兄則所遏孝矩乃止其後周太祖爲兒子晉公護娶孝矩妹爲妻情好甚密及閔帝受禪護總百揆孝矩之寵益隆及護誅坐徙蜀數載徵還京師拜益州總管司馬轉司憲大夫高祖重其門地娶其女爲房陵王妃及高祖爲丞相拜少冢宰進位柱國賜爵洵陽郡公時房陵王鎮洛陽及上受禪立爲皇太子令孝矩代[illegible]鎮帝立其女爲皇太子妃親禮彌厚俄拜壽州總管賜以璽書曰揚越氛祲侵軼邊鄙爭桑興役不識大猷以公志存遠略今故鎮邊服懷柔以禮稱朕意焉時陳將任蠻奴等屢寇江北復以孝矩領行軍總

管屯兵於江上後數載自以年老筋力漸衰不堪軍旅上表乞骸骨轉涇州刺史高祖下書曰知執謙撝請歸初服恭膺寶命實賴元功方欲委裘寄以分陝何容便請高蹈獨爲君子者乎若以邊境務煩即宜徙節涇郡養德臥治也在州歲餘卒官年五十九謚曰簡子無竭嗣孝矩兄子文都見誠節傳孝矩次弟雅字孝方有文武幹用開皇中歷左領左右將軍集沁二州刺史封順陽郡公季弟褒最知名

褒字孝整便弓馬少有成人之量年十歲而孤爲諸兄所鞠養性友悌善事諸兄諸兄議欲別居褒泣諫不得家素

富多金寶褒一無所受脫身而出爲州里所稱及長寬仁大度涉獵書史仕周官至開府北平縣公趙州刺史及高祖爲丞相從韋孝寬擊尉迥以功超拜柱國進封河間郡公邑二千戶開皇二年拜安州總管歲餘徙原州總管有商人爲賊所劫其人疑同宿者而執之褒察其色冤而辭正遂捨之商人詣闕訟褒受金縱賊上遣使窮治之使者薄責褒曰何故利金而捨盜也褒便即引咎初無異詞使者與褒俱詣京師遂坐免官其盜尋發於他所上謂褒曰公朝廷舊人位望隆重受金捨盜非善事何至自誣也對曰臣受委一州不能息盜臣之罪一也州民爲人所謗不付法司懸即放免臣之罪二也牽率愚誠無顧刑憲不恃文書約束至令爲物所疑臣之罪三也臣有三罪何所逃責臣又不言受賂使者復將有所窮究然則縲紲橫及良善重臣之罪是以自誣上歎異之稱爲長者十四年以行軍總管屯兵備邊遼東之役復以行軍總管從漢王至柳城而還仁壽初嘉州獠作亂褒率步騎二萬擊平之煬帝即位拜齊州刺史尋改爲齊郡太守吏民安之及興遼東之役郡官督事者前後相屬有西曹掾當行詐疾褒詰之掾理屈褒杖之掾遂大言曰我將詣行在所欲有所告褒大怒因杖百餘數日而死坐是免官卒於家時年七十二

郭榮

郭榮字長榮自云太原人也父徽魏大統末為同州司馬
時武元皇帝為刺史由是與高祖有舊徽後官至洵州刺
史安城縣公及高祖受禪拜大僕卿數年卒官榮容貌魁
岸外疏內密與其交者多愛之周大冢宰宇文護引為親
信護察榮謹厚擢為中外府水曹參軍時齊寇屢侵護令
榮於汾州觀賊形勢時汾州與北朔州相去懸遠榮以為
二城孤迥勢不相救請於州鎮之閒更築一城以相控攝
護從之俄而齊將段孝先攻陷姚襄汾州二城唯榮所立
者獨能自守護作浮橋出兵度河與孝先戰孝先於上流

縱大筏以擊浮橋護令榮督便水者引取其筏以功授大
都督護又以稽胡數為寇亂使榮綏集之榮於上郡延安
築周昌弘信廣安招遠咸寧等五城以遏其要路稽胡由
是不能為寇武帝親總萬機拜宣納中士後從帝平齊以
戰功賜馬二十匹縑綵六百段封平陽縣男遷司水大夫
榮少與高祖親狎情契極歡嘗與高祖夜坐月下因從容
謂榮曰吾仰觀玄象俯察人事周曆已盡我其代之榮深
自結納宣帝崩高祖總百揆召榮撫其背而笑曰吾言驗
未即拜相府樂曹參軍俄以本官復領營部大夫高祖受
禪引為內史舍人以龍潛之舊進爵蒲城郡公加位上儀

同尋遷通州刺史仁壽初西南夷獠多叛詔榮領八州諸
軍事行軍總管率兵討之歲餘悉平賜奴婢三百餘口煬
帝即位入為武候驃騎將軍以嚴正聞後數歲黔安首領
田羅駒阻清江作亂夷陵諸郡民夷多應者詔榮擊平之
遷左候衛將軍從帝西征吐谷渾拜銀青光祿大夫遼東
之役以功進位左光祿大夫明年帝復事遼東榮以為中
國疲弊萬乘不宜屢動乃言於帝曰戎狄失禮臣下之事
臣聞千鈞之弩不為鼷鼠發機奈何親辱大駕以臨小寇
帝不納復從軍攻遼東城榮親蒙矢石晝夜不釋甲冑百
餘日帝每令人覘諸將所為知榮如是帝大悅每勞勉之

九年帝至東都謂榮曰公年德漸高不宜久涉行陣當與
公一郡任所選也榮不願違離頓首陳讓詞情哀苦有感
帝心於是拜為右候衛大將軍後數日帝謂百寮曰誠心
純至如郭榮者固無比矣其見信如此楊玄感之亂帝令
馳守太原明年復從帝至柳城遇疾帝令存問動靜中使
相望卒於懷遠鎮時年六十八帝為之廢朝贈兵部尚書
謚曰恭賻物千段有子福善

龐晃

龐晃字元顯榆林人也父虬周驃騎大將軍晃少以良家
子刺史杜達召補州都督周太祖既有關中署晃大都督

領親信常置左右晃因從君關中後遷驃騎將軍襲爵比陽侯衞王直出鎮襄州晃以本官從尋與長湖公元定擊江南孤軍深入遂沒於陣數年衞王直遣晃弟車騎將軍元嶲齎絹八百匹贖晃乃得歸朝拜上儀同賜縑二百段復事衞王時高祖出為隨州刺史路經襄陽衞王令晃詣高祖晃知高祖非常人深自結納及高祖去官歸京師晃迎見高祖於襄邑高祖甚歡晃因白高祖曰公相貌非常名在圖籙九五之日幸願不忘高祖笑曰何妄言也頃之有一雄雉鳴於庭高祖命晃射之曰中則有賞然富貴之日持以為驗晃既射而中高祖撫掌大笑曰此是天意公能感之而中也因以二婢賜之情契甚密武帝時晃為常山太守高祖為定州總管屢相往來俄而高祖轉亳州總管將行意甚不悅晃因白高祖曰燕代精兵之處今若動衆天下不足圖也高祖握晃手曰時不可也晃亦轉車騎將軍及高祖為揚州總管奏晃行既而高祖為丞相進晃位開府命督左右甚見親待踐阼謂晃曰射雉之符今日驗不晃再拜曰陛下應天順民君臨萬國猶憶曩時之言不勝慶躍上笑曰公之此言何得忘也尋加上開府拜右衞將軍進爵為公邑千戶河間王弘之擊突厥也晃以行軍總管從至馬邑別路出賀蘭山擊賊破

之斬首千餘級晃性剛悍時廣平王雄當塗用事勢傾朝廷晃每陵侮之嘗於軍中臥見雄不起雄甚銜之復與高熲有隙二人屢譖晃由是宿衞十餘年官不得進出為懷州刺史數歲遷原州總管仁壽中卒官時年七十二高祖為之廢朝贈物三百段米三百石謚曰敬子長壽頗知名官至驃騎將軍

李安

李安字玄德隴西狄道人也父蔚仕周為朔燕恒三州刺史襄武縣公安美姿儀善騎射周天和中釋褐右侍上士襲爵襄武公俄授儀同少師右上士高祖作相引之左右遷職方中大夫復拜安弟悊為儀同安叔父梁州刺史璋時在京師與周趙王謀害高祖誘悊為內應悊謂安曰寢之則不忠言之則不義失忠與義何以立身安曰丞相父也其可背乎遂陰白之及趙王等伏誅將加官賞安頓首而言曰兄弟無汗馬之勞過蒙獎擢合門竭節無以酬謝不意叔父無狀為兇黨之所蠱惑覆宗絕嗣其甘若蓼全宥頓為幸甚豈可將叔父之命以求官賞於是俯伏流涕悲不自勝高祖為之改容曰我為汝特存璋子乃命有司罪止璋身高祖亦為安隱其事而不言尋授安開府進封趙郡公悊上儀同黃臺縣男高祖即位授安內史侍

郎轉尚書左丞黃門侍郎平陳之役以為楊素司馬仍領
行軍總管率蜀兵順流東下時陳人屯白沙安謂諸將曰
水戰非北人所長今陳人依險泊船必輕我而無備以夜
襲之賊可破也諸將以為然安率眾先鋒大破陳師高祖
嘉之詔書勞曰陳賊之意自言水戰為長險隘之間彌謂
官軍所憚開府親將所部夜動舟師摧破賊徒生擒虜眾
益官軍之氣破賊人之膽副朕所委聞以欣然進位上大
將軍除郢州刺史數日轉鄧州刺史安請為內職高祖重
違其意除左領左右將軍俄遷右領軍大將軍復拜悊開
府儀同三司備身將軍兄弟俱典禁衛恩信甚重八年突

厥犯塞以安為行軍總管從楊爽擊之安別出長川會虜
度河與戰破之仁壽元年出安為寧州刺史悊為衛州刺
史安子瓊悊子瑋始自襁褓乳養宮中至是年八九歲始
命歸家其見親顧若是高祖追念作相時事因慰安兄
弟滅親奉國乃下詔曰先王立教以義斷恩割親愛之情
盡事君之道用能弘獎大節體此至公往者周歷既窮天
命將及朕登庸惟始王業初基承此澆季實繁姦宄上大
將軍寧州刺史趙郡公李安其叔璋潛結藩枝扇惑猶子
包藏不逞禍機將發安與弟開府儀同三司衛州刺史黃
臺縣男悊深知逆順披露丹心凶謀既彰罪人斯得朕每

念誠節嘉之無已懷旌冊賞宜不踰時但以事涉其親猶
有疑惑欲使安等名教之方自處有地朕常為思審遂致
淹年今更詳按聖典求諸往事父子天性誠孝猶不並立
況復叔姪恩輕情禮本有差降忘私奉國深得正理宜錄
舊勳重弘賞命於是拜安悊俱為柱國賜縑各五千匹馬
百匹羊千口復以悊為備身將軍進封順陽郡公安謂親
族曰雖家門獲全而叔父遭禍今奉此詔悲愧交懷因歔
欷悲感不能自勝先患水病於是疾甚而卒時年五十三
謚曰懷子瓊嗣少子孝恭最有名悊後坐事除名配防嶺
南道病卒

史臣曰宇文慶等龍潛惟舊或昵昔親姻或委盡平生之言
或草有腹心之託霑雲雨之餘潤照日月之末光騁步天
衢與時升降高位厚秩貽厥後昆優矣晶幼養宮中未聞
教義儲帝愛之不以禮其能不及於此乎安悊之於高祖
未有君臣之分陷其骨肉使就誅夷大義滅親所聞異於
此矣雖有悲悼何救於哲言

列傳第十五　隋書五十

特進臣魏　徵　上

長孫覽 從子熾　熾弟晟

長孫覽字休因河南洛陽人也祖稚魏太師假黃鉞上黨文宣王父紹遠周小宗伯上黨郡公覽性弘雅有器量略涉書記尤曉鍾律魏大統中起家東宮親信周明帝時為大都督武帝在藩與覽親善及即位彌加禮焉超拜車騎大將軍每公卿上奏必令省讀覽有口辯聲氣雄壯凡所宣傳百寮屬目帝每嘉歎之覽初名善帝謂之曰朕以萬機委卿先覽遂賜名焉及誅宇文護以功進封薛國公其

後歷小司空從平齊進位柱國封第二子寬管國公宣帝時進位上柱國大司徒俄歷同涇二州刺史高祖為丞相轉宜州刺史開皇二年將有事於江南徵為東南道行軍元帥統八總管出壽陽水陸俱進師臨江陳人大駭會陳宣帝卒覽欲乘釁遂滅之監軍高熲以禮不伐喪而還上常命覽與安德王雄上柱國元諧李充左僕射高熲右衛大將軍虞慶則吳州總管賀若弼等同宴上曰朕昔在周朝備展誠節但苦猜忌每致寒心為臣若此竟何情賴朕之於公義則君臣恩猶父子朕當與公共享終吉罪非謀逆一無所問朕亦知公至誠特付太子宜數參見之庶得漸相親愛柱石之望寄於公宜識朕意其恩禮如此又為蜀王秀納覽女為妃其後以母憂去職歲餘起令復位俄轉涇州刺史所在並有政績卒官子洪嗣仕歷宋順臨三州刺史司農少卿北平太守

熾字仲光上黨文宣王稚之曾孫也祖裕魏太常卿冀州刺史父兕周開府儀同三司熊絳二州刺史平原侯熾性敏慧美姿儀頗涉群書兼長武藝建德初武帝尚道法尤好玄言求學兼經史善於談論者為通道館學士熾應其選與英俊並遊通涉彌博建德二年授雍州倉城令尋轉盩厔令二邑具有美績連最遷崤郡守入為御正上士高

祖作相擢為丞相府功曹參軍加大都督封陽平縣子邑二百戶遷稍伯下大夫其年王謙反熾從信州總管王長述溯江而上以熾為前軍破謙一鎮定楚合等五州擒偽總管荊山公元振以功拜儀同三司及高祖受禪熾率官屬先入清宮即日授內史舍人上儀同三司尋以本官攝判東宮右庶子出入兩宮甚被委遇加以處事周密高祖每稱美之授左領軍長史持節使於東南道三十六州廢置州郡巡省風俗還授太子僕加諫議大夫攝長安令與大興令梁毗俱為稱職然毗以嚴正聞熾以寬平顯咸致不同郊內各化尋領右常平監遷雍州贊治改封饒良縣

于遷鴻臚少卿後數歲轉太常少卿進位開府儀同三司
復持節為河南道二十八州巡省大使於路授吏部侍郎
大業元年遷太理卿後為西南道大使巡省風俗拜刑
部尚書吐谷渾寇張掖令熾率精騎五千擊走之追至青
海而還以功授銀青光祿大夫六年幸江都宮留熾於東
都居守仍攝左候衛將軍事其年卒官時年六十二謚曰
靜子安世通事謁者
晟字季晟性通敏略涉書記善彈工射趫捷過人時周室
尚武貴遊子弟咸以相矜每共馳射時輩莫能及年十
八為司衛上士初未知名人弗之識也唯高祖一見深嗟

異焉乃攜其手而謂人曰長孫郎武藝逸群適與其言又
多奇略後之名將非此子邪宣帝時突厥攝圖請婚于周
以趙王招女妻之然周與攝圖各相誇競妙選驍勇以充
使者因遣晟副汝南公宇文神慶送千金公主至其牙前
後使人數十輩攝圖多不禮見晟而獨愛焉每共遊獵留
之竟歲嘗有二鵰飛而爭肉因以兩箭與晟曰請射取之
晟乃彎弓馳往遇鵰相攫遂一發而雙貫焉攝圖喜命
諸子弟貴人皆相親友冀昵近之以學彈射其弟處羅侯
號突利設尤得眾心而為攝圖所忌密託心腹陰與晟盟
晟與之遊獵因察山川形勢部眾強弱皆盡知之時高祖

作相晟以狀白高祖高祖大喜遷奉車都尉至開皇元年
攝圖曰我周家親也今隋公自立而不能制復何面目見可
賀敦乎因與高寶寧攻陷臨渝鎮約諸面部落謀共南侵
高祖新立由是大懼修築長城發兵屯北境命陰壽鎮幽
州虞慶則鎮并州屯兵數萬人以為之備晟先知攝圖玷
厥阿波突利等叔姪兄弟各統強兵俱號可汗分居四面
內懷猜忌外示和同難以力征易可離間因上書曰臣聞
喪亂之極必致升平是故上天啟其機聖人成其務伏惟
皇帝陛下當百王之末膺千載之期諸夏雖安戎場尚梗
興師致討未是其時棄於度外又復侵擾故宜密運籌策

漸以攘之計失則百姓不寧計得則萬代之福吉凶所繫
伏願詳思臣於周末忝充外使匈奴倚伏實所具知玷厥
之於攝圖兵強而位下外名相屬內隙已彰鼓動其情必
將自戰又處羅侯者攝圖之弟姦多而勢弱曲取於眾心
國人愛之因為攝圖所忌其心殊不自安跡示彌縫實懷
疑懼又阿波首鼠介在其間頗畏攝圖受其牽率唯強是與
未有定心今宜遠交而近攻離強而合弱通使玷厥說合
阿波則攝圖迴兵自防右地又引處羅遣連奚霫則攝
圖分眾還備左方首尾猜嫌腹心離阻十數年後承釁討
之必可一舉而空其國矣上省表大悅因召與語晟復口

陳形勢，手畫山川，寫其虛實，皆如指掌。上深嗟異，皆納用焉。因遣太僕元暉出伊吾道，使詣玷厥，賜以狼頭纛，謬為欽敬，禮數甚優。玷厥使來，引居攝圖使上。反間既行，果相猜貳。授晟車騎將軍，出黃龍道，齎幣賜奚、霫、契丹等，遣為鄉導，得至處羅侯所，深布心腹，誘令內附。二年，攝圖四十萬騎自蘭州入，至于周盤，破達奚長儒軍，更欲南入。玷厥不從，引兵而去。時晟又說染干詐告攝圖曰：「鐵勒等反，欲襲其牙。」攝圖乃懼，迴兵出塞。後數年，突厥大入，發八道元帥分出拒之。阿波至涼州，與竇榮定戰，賊帥累北。時晟為偏將，使謂之曰：「攝圖每來，戰皆大勝。阿波纔入，便即致敗，此乃突厥之恥，豈不內愧於心乎？且攝圖之與阿波，兵勢本敵。今攝圖日勝，為眾所崇；阿波不利，為國生辱。攝圖必當因以罪歸於阿波，成其夙計，滅北牙矣。願自量度，能禦之乎？」阿波使至，晟又謂之曰：「今達頭與隋連和，而攝圖不能制。可汗何不依附天子，連結達頭，相合為強，此萬全之計。豈若喪兵負罪，歸就攝圖，受其戮辱邪？」阿波納之，因留塞上，使人隨晟入朝。時攝圖與衛王軍遇，戰於白道，敗走至磧，聞阿波懷貳，乃掩北牙，盡獲其眾而殺其母。阿波還無所歸，西奔玷厥，乞師十餘萬，東擊攝圖，復得故地，收散卒數萬，與攝圖相攻。阿波頻勝，其勢益張。攝圖又遣使朝

貢。公主自請改姓，乞為帝女，上許之。四年，遣晟副虞慶則使于攝圖，賜公主姓為楊氏，改封大義公主。攝圖奉詔，不肯起拜。晟進曰：「突厥與隋俱是大國天子，可汗不起，安敢違意。但可賀敦為帝女，則可汗是大隋女婿，奈何無禮，不敬婦公乎？」攝圖乃笑謂其達官曰：「須拜婦公，我從之耳。」於是乃拜受詔，使還稱旨，授儀同三司、左勳衛車騎將軍。七年，攝圖死，遣晟持節拜其弟處羅侯為莫何可汗，以其子雍閭為葉護可汗。處羅侯因晟奏曰：「阿波為天所滅，與五六千騎在山谷間，伏聽詔旨，當取之以獻。」乃召文武議焉。樂安公元諧曰：「請就彼梟首，以懲其惡。」武陽公李充曰：「請生將入朝，顯戮以示百姓。」上謂晟曰：「於卿何如？」晟對曰：「若突厥背誕，須齊之以刑。今其昆弟自相夷滅，阿波之惡，非負國家。因其困窮，取而為戮，恐非招遠之道。不如兩存之。」上曰：「善。」八年，處羅侯死，遣晟往弔，仍齎陳國所獻寶器以賜雍閭。十三年，流人楊欽亡入突厥，詐言彭國公劉昶共宇文氏女謀欲反隋，稱遣其來密告公主。雍閭信之，乃不脩職貢。又遣晟出使，微觀察焉。公主見晟，言辭不遜，又遣所私胡人安遂迦共欽計議，扇惑雍閭。晟至京師，具以狀奏。又遣晟往索欽，雍閭欲勿與，謬答曰：「檢校客內，無此色人。」晟乃貨其達官，知欽所在，夜掩獲之，以示雍閭，因發公

主私通國人大恥雍閭執遂迦等並以付晟上大喜加
開府仍遣入藩涖殺大義公主雍閭又表請婚僉議將許
之晟又奏曰臣觀雍閭反覆無信特共玷厥有隙所以依
倚國家縱與爲婚終當必叛今若得尚公主承藉威靈玷
厥染干必又受其徵發強而更反後恐難圖且染干者處
羅侯之子也素有誠款于今兩代臣前與相見亦乞通婚
不如許之招令南徙兵少力弱易可撫馴使敵雍閭以爲
邊捍上曰善又遣慰喻染干許尚公主十七年染干遣五
百騎隨晟來逆女以宗女　封安義公主以妻之晟
說染干率衆南徙居度斤舊鎮雍閭疾之亟來抄略染干

伺知動靜輒遣奏聞是以賊來每先有備十九年染干因
晟奏雍閭作攻具欲打大同城詔發六總管並取漢王節
度分道出塞討之雍閭大懼復共達頭同盟合力掩襲染
干大戰於長城下染干敗績殺其兄弟子姪而部落亦散
染干與晟獨以五騎逼夜南走至旦行百餘里收得數百
騎乃相與謀曰今兵敗入朝一降人耳大隋天子豈禮我
乎玷厥雖來本無冤隙若往投之必相存濟晟知其懷貳
乃密遣從者入伏遠鎮令速舉烽染干見四烽俱發問晟
曰城上然烽何也晟紿之曰城高地迥必遙見賊來我國
家法若賊少舉二烽來多舉三烽大逼舉四烽使見賊多

而又近耳染干大懼謂其衆曰追兵已逼且可投城既入
鎮晟留其達官執室以領其衆自將染干馳驛入朝帝大
喜進授左勳衛驃騎將軍持節護突厥晟遣降虜覘候雍
閭知其牙內屢有災變夜見赤虹光照數百里天狗隕雨
血三日流星墜其營內有聲如雷每夜自驚言隋師且至
並遣奏知仍請出討突厥都速等歸染干前後至者男女
萬餘口晟安置之由是突厥悅附以染干爲意利珍豆
啓人可汗賜射於武安殿選善射者十二人分爲兩朋啓
人曰臣由長孫大使得見天子今日賜射願入其朋許之
給晟箭六隻發皆入鹿啓人之朋竟勝時有鳶群飛上曰

公善彈爲我取之十發俱中並應丸而落是日百官獲賚
晟獨居多尋遣領五萬人於朔州築大利城以處染干安
義公主死持節送義城公主復以妻之晟又奏染干部落
歸者既衆雖在長城之內猶被雍閭抄略往來辛苦不得
寧居請徙五原以河爲固於夏勝兩州之間東西至河南
北四百里掘爲橫塹令處其內任情放牧免於抄略人必
自安上並從之二十年都藍大亂爲其部下所殺晟因奏
請曰今王師臨境戰數有功賊內攜離其主被殺乘此招
誘必並來降請遣染干部下分頭招慰上許之果盡來附
達頭恐怖又大集兵詔晟部領降人爲秦川行軍總管取

晉王諱御廣出討達頭與王相抗晟進策曰突厥飲泉易
可行毒因取諸藥毒水上流達頭人畜飲之多死於是大
驚曰天雨惡水其亡我乎因夜遁晟追之斬首千餘級俘
百餘口六畜數千頭王大喜引晟入內同宴極歡有突厥
達官來降時亦預坐說言突厥之內大畏長孫總管聞其
弓聲謂為霹靂見其走馬稱為閃電王笑曰將軍震怒威
行域外遂與雷霆為比一何壯哉師旋授上開府儀同三
司復遣還大利城安撫新附仁壽元年晟表奏曰臣夜登
城樓望見磧北有赤氣長百餘里皆如雨足下垂被地謹
驗兵書此名灑血其下之國必且破亡欲滅匈奴宜在今

日詔楊素為行軍元帥晟為受降使者送染干北伐二年
軍次北河值賊帥思力俟斤等領兵拒戰晟與大將軍梁
默擊走之轉戰六十餘里賊眾多降晟又教染干分遣使
者往北方鐵勒等部招攜取之三年有鐵勒思結伏利具
渾斛薩阿拔僕骨等十餘部盡背達頭請來降附達頭眾
大潰西奔吐谷渾晟送染干安置于磧口事畢入朝遇高
祖崩匿喪未發煬帝引晟於大行前委以內衙宿衛知門
禁事即日拜左領軍將軍遇楊諒作逆敕以本官為相州
刺史發山東兵馬與李雄等共經略之晟辭曰有男行布
今在逆地忽蒙此任情所不安帝曰公著勤誠朕之所悉

令相州之地本是齊都人俗澆浮易可搔擾儻生變動賊
勢即張思所以鎮之非公莫可公體國之深終不可以兒
害義故用相委公其勿辭於是遣晟相州諒破追還轉武
衛將軍大業三年煬帝幸榆林欲出塞外陳兵耀武經突
厥中指于涿郡仍恐染干驚懼先遣晟往喻旨稱述帝意
染干聽之因召所部諸國奚霫室韋等種落數十酋長咸
萃晟以牙中草穢欲令染干親自除之示諸部落以明威
重乃指帳前草曰此根大香染干遽嗅之曰殊不香也晟
曰天子行幸所在諸侯躬親灑掃耘除御路以表至敬之
心今牙中蕪穢謂是留香草耳染干乃悟曰奴罪過奴之

骨肉皆天子賜也得效筋力豈敢有辭特以邊人不知法
耳賴將軍恩澤而教導之將軍之惠奴之幸也遂拔所佩
刀親自芟草其貴人及諸部爭放效之乃發榆林北境至
于其牙又東達于薊長三千里廣百步舉國就役而開御
道帝聞晟策乃益嘉焉後除淮陽太守未赴任復為右驍
衛將軍五年卒時年五十八帝深悼惜之賻贈甚厚後突
厥圍鴈門帝歎曰向使長孫晟在不令匈奴至此晟好奇
計務功名性至孝居憂毀瘠為朝士所稱貞觀中追贈司
空上柱國齊國公謚曰獻少子無忌嗣其長子行布亦多
謀略有父風起家漢王諒庫直其後諒於并州

起逆率衆南拒官軍乃留行布城守遂與豆盧毓等閉門
拒諫城陷遇害子恒安以兄功授鷹揚郎將

史臣曰長孫氏奕葉代隆來儀京洛爲傳鐘鼎參榮山河漢代公主無以方其茂績張氏七葉不能譬此重光覽獨擅雄辯熾早稱其後俱司禮閣並總師旅且公且侯文武不墜晟體資英武兼包奇略因機制變懷彼戎夷傾其巢窟落胡服稽顙襲垣絕鳴鏑之旅渭橋有單于之拜惠流邊朔功光王府保茲爵祿不亦宜乎

列傳卷第十六　隋書五十一

列傳卷第十七　隋書五十二

特進臣魏　徵　上

韓擒 弟僧壽　洪

韓擒字子通河東垣人也後家新安父雄以武烈知名仕周官至大將軍洛虞等八州刺史擒少慷慨以膽略見稱容貌魁岸有雄傑之表性又好書經史百家皆略知大旨周太祖見而異之令與諸子遊集後以軍功拜都督新安太守稍遷儀同三司襲爵新義郡公武帝伐齊齊將獨孤永業守金墉城擒說下之進平范陽加上儀同拜永州刺史陳人逼光州擒以行軍總管擊破之又從宇文忻平合州高祖作相遷和州刺史陳將甄慶任蠻奴蕭摩訶等共為聲援頻寇江北前後入界擒屢挫其鋒陳人奪氣開皇初高祖潛有吞并江南之志以擒有文武才用夙著聲名於是拜為廬州總管委以平陳之任甚為敵人所憚及大舉伐陳以擒為先鋒擒率五百人宵濟襲採石守者皆醉擒遂取之進攻姑熟半日而拔次於新林江南父老素聞其威信來謁軍門晝夜不絕陳人大駭其將樊巡魯世真田瑞等相繼降之晉王諱上狀高祖聞而大悅宴賜群臣晉王遣行軍總管杜彥與擒合軍步騎二萬陳叔寶遣領軍蔡徵守朱雀航聞擒將至衆懼而潰任蠻奴為賀若弼

所敗棄軍降於擒擒以精騎五百直入朱雀門陳人欲戰
蠻奴撝之曰老夫將降諸君何事衆皆散走遂平金陵
執陳主叔寶時賀若弼亦有功乃下詔於晉王曰此二公
深謀大略東南逋寇朕本委之靜地恤民悉如朕意九州
不一已數百年以名臣之功成太平之業天下盛事何用
過此聞以欣然實深慶快平定江表二人之力也賜物萬
段又下優詔於擒弼曰申國威於萬里宣朝化於一隅使
東南之民俱出湯火數百年寇旬日廓清專是公之功也
高名塞於宇宙盛業光於天壤逖聽前古罕聞其匹班師
凱入誠知非遠相思之甚寸陰若歲及至京弼與擒爭功

於上前弼曰臣在蔣山死戰破其銳卒擒其驍將震揚威
武遂平陳國韓擒略不交陣豈臣之比擒曰本奉明旨令
臣與弼同時合勢以取偽都弼乃敢先期逢賊遂戰致令
將士傷死甚多臣以輕騎五百兵不血刃直取金陵降任
蠻奴執陳叔寶據其府庫傾其巢穴弼至夕方扣北掖門
臣啟關而納之斯乃救罪不暇安得與臣相比上曰二將
俱合上勳於是進位上柱國賜物八千段有司劾擒放縱
士卒淫汙陳宮坐此不加爵邑先是江東有謠歌曰黃斑
青驄馬發自壽陽涘來時冬氣末去日春風始皆不知所
謂擒本名豹平陳之際又乘青驄馬往反時節與歌相應

至是方悟其後突厥來朝上謂之曰汝聞江南有陳國天
子乎對曰聞之上命左右引突厥詣擒前曰此是執得陳
國天子者擒厲然顧之突厥惶恐不敢仰視其有威容如
此別封壽光縣公食邑千戶以行軍總管屯金城禦備胡
寇即拜涼州總管俄徵還京上宴之內殿恩禮殊厚無何
其鄰母見擒門下儀衛甚盛有同王者母異而問之其中
人曰我來迎王忽然不見又有人疾篤忽驚走至擒家曰
我欲謁王左右問曰何王也答曰閻羅王擒子弟欲撻之
擒止之曰生為上柱國死作閻羅王斯亦足矣因寢疾數
日竟卒時年五十五子世諤嗣世諤倜儻驍捷有父風楊

玄感之作亂也引世諤為將每戰先登及玄感敗為吏所
拘時帝在高陽送詣行所世諤日令守者市酒殽以酣暢
揚言曰吾死在朝夕不醉何為漸以酒進守者守者狎之
遂飲令致醉世諤因得逃奔山賊不知所終
僧壽字玄慶擒母弟也亦以勇烈知名周武帝時為侍伯
中旅下大夫高祖得政從韋孝寬擊尉迥以戰有功授大
將軍封昌樂縣公邑千戶開皇初拜安州刺史時擒為廬州
總管朝廷不欲同在淮南轉為熊州刺史後轉蔚州刺史
進爵廣陵郡公尋以行軍總管擊突厥於雞頭山破之後坐
事免數歲復拜蔚州刺史突厥甚憚之十七年屯蘭州以

備胡明年遼東之役領行軍總管還檢校靈州總管楊素擊突厥破之進位上柱國改封江都郡公煬帝即位又改封新蔡郡公自是之後不復任用大業五年從至太原有京兆人達奚通妾王氏能清歌朝臣多相命觀之僧壽亦豫焉坐是除名尋令復位八年卒於京師時年六十五有子孝基

洪字叔明擒季弟也少驍勇善射膂力過人仕周侍伯上士後以軍功拜大都督高祖為丞相從韋孝寬破尉迥於相州加上開府甘棠縣侯邑八百戶高祖受禪進爵為公尋授驃騎將軍開皇九年平陳之役授行軍總管及陳平

晉王諱大獵於蔣山有猛獸在圍中衆皆懼洪馳馬射之應弦而倒陳氏諸將列觀於側莫不歎伏晉王大喜賜縑百匹尋以功加柱國拜蔣州刺史數歲檢校廉州刺史時突厥屢為邊患朝廷以洪驍勇檢校朔州總管尋拜代州總管仁壽元年突厥達頭可汗犯塞洪率蔚州刺史劉隆大將軍李藥王拒之遇虜於恒安衆寡不敵洪四面搏戰身被重創將士沮氣虜悉衆圍之矢下如雨洪偽與虜和圍少解洪率所領潰圍而出死者大半殺虜亦倍洪及藥王除名為民隆竟坐死煬帝北巡至長安見白骨被野以問侍臣侍臣曰往者韓洪與虜戰處也帝憫然傷之收葬骸骨命五郡沙門為設佛供拜洪隴西太守未幾朱崖民王萬昌作亂詔洪擊平之以功加位金紫光祿大夫領郡如故俄而萬昌弟仲通復叛又詔洪討平之師未旋遇疾而卒時年六十三

賀若弼

賀若弼字輔伯河陽雒陽人也父敦以武烈知名仕周為金州總管宇文護忌而害之臨刑呼弼謂之曰吾必欲平江南然此心不果汝當成吾志且吾以舌死汝不可不思因引錐刺弼舌出血誡以慎口弼少慷慨有大志驍勇便弓馬解屬文博涉書記有重名於當世周齊王憲聞而敬之

引為記室未幾封當亭縣公遷小內史周武帝時上柱國烏丸軌言於帝曰太子非帝王器臣亦嘗與賀若弼論之帝呼弼問之弼知太子不可動搖恐禍及己詭對曰皇太子德業日新未覩其闕帝默然弼既退軌讓其背己弼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所以不敢輕議也及宣帝嗣位軌竟見誅弼乃獲免尋與韋孝寬伐陳攻拔數十城弼計居多拜壽州刺史改封襄邑縣公高祖為丞相尉迥作亂鄴城恐弼為變遣長孫平馳驛代之高祖受禪陰有并江南之志訪可任者高熲曰朝臣之內文武才幹無若賀若弼者高祖曰公得之矣於是拜弼為吳州總管委以

平陳之策弼欣然以為己任與壽州總管源雄並為重鎮
弼遺雄詩曰交河驃騎幕合浦伏波營勿使騏驎上無我
二人名獻取陳十策上稱善賜以寶刀開皇九年大舉伐
陳以弼為行軍總管將度江酹酒而呪曰弼親承廟略遠
振國威伐罪弔民除凶翦暴上天長江鑒其若此如使福
善禍淫大軍利涉如事有乖違得葬江魚腹中死且不恨
先是弼請緣江防人每交代之際必集歷陽於是大列旗
幟營幕被野陳人以為大兵至悉發國中士馬既知防人
交代其衆復散後以為常不復設備及此弼以大軍濟
江陳人弗之覺也襲陳南徐州拔之執其刺史黃恪軍令

嚴肅秋毫不犯有軍士於民間沽酒者弼立斬之進屯蔣
山之白土岡陳將魯達周智安任蠻奴田瑞樊毅孔範蕭
摩訶等以勁兵拒戰田瑞先犯弼軍弼擊走之魯達等相
繼遞進弼軍屢卻弼揣知其驕士卒且惰於是督厲將士
殊死戰遂大破之麾下開府員明擒摩訶至弼命左右牽
斬之摩訶顏色自若弼釋而禮之從北掖門而入時韓擒
已執陳叔寶弼至呼叔寶視之叔寶惶懼流汗股慄再拜
弼謂之曰小國之君當大國卿拜禮也入朝不失作歸命
侯無勞恐懼既而弼恚恨不獲叔寶功在韓擒之後於是
與擒相訽挺刃而出上聞弼有功大悅下詔褒揚語在韓

擒傳晉王以弼先期決戰違軍命於是以弼屬吏上驛召
之及見迎勞曰克定三吳公之功也命登御坐賜物八千
段加位上柱國進爵宋國公真食襄邑三千戶加以寶劍
寶帶金甕金盤各一并雉尾扇曲蓋雜綵二千段女樂二
部又賜陳叔寶妹為妾拜右領軍大將軍尋轉右武候大
將軍弼時貴盛位望隆重其兄隆為武都郡公弟東為萬
榮郡公並刺史列將弼家珍玩不可勝計婢妾曳綺羅者
數百時人榮之弼自謂功名出朝臣之右每以宰相自許
既而楊素為右僕射弼仍將軍甚不平形於言色由是免
官弼怨望愈甚後數年下弼獄上謂之曰我以高熲楊素

為宰相汝每唱言云此二人惟堪啗飯耳是何意也弼曰
熲臣之故人素臣之舅子臣並知其為人誠有此語公卿
奏弼怨望罪當死上惜其功於是除名為民歲餘復其爵
位上亦忌之不復任使然每宴賜遇之甚厚開皇十九年
上幸仁壽宮讌王公詔弼為五言詩詞意憤怨帝覽而容
之嘗遇突厥入朝上賜之射突厥一發中的上曰非賀若
弼無能當此於是命弼弼再拜祝曰臣若赤誠奉國者當
一發破的如其不然發不中也既射一發而中上大悅顧
謂突厥曰此人天賜我也煬帝之在東宮嘗謂弼曰楊素
韓擒史萬歲三人俱稱良將優劣如何弼曰楊素是猛將

非謀將韓擒是鬬將非領將史萬歲是騎將非大將太子
曰然則大將誰也弼拜曰唯殿下所擇弼意自許為大將
及煬帝嗣位尤被疏忌大業三年從駕北巡至榆林帝時
為大帳其下可坐數千人召突厥啟民可汗饗之弼以為
大侈與高熲宇文㢸等私議得失為人所奏竟坐誅時年
六十四妻子為官奴婢群從徙邊子懷亮慷慨有父風以
柱國世子拜儀同三司坐弼為奴俄亦誅死

史臣曰夫天地未泰聖哲啓其機龍蛇尚擾爪牙宣其力
周之方邵漢室韓彭代有其人非一時也自晉衰微中原
幅裂區宇分隔將三百年陳氏憑長江之地險恃金陵之

氣以為天限南北人莫能窺高祖爰應千齡將一函夏
賀若弼慷慨申必取之長策韓擒奮發賈餘勇以爭先勢
甚疾雷鋒逾駭電隋氏自此一戎威加四海稽諸天道或
時有廢興考之人謀實二臣之力其俶儻英略賀若居多
武毅威雄韓擒稱重於晉之王杜勳庸綽有餘地然賀
若功成名立矜伐不已竟顛殞於非命亦不密以失身若
念父臨終之言必不及於斯禍矣韓擒累世將家威聲動
俗敵國既破名遂身全幸也廣陵甘棠咸有武藝驍雄膽
略並為當時所推赳赳干城難兄難弟矣

列傳卷第十七　隋書五十二

列傳卷第十八　隋書五十三

特進臣魏徵上

達奚長儒

達奚長儒字富仁代人也祖俟魏定州刺史父慶驃騎大
將軍儀同三司長儒少懷節操膽烈過人十五襲爵樂安公
魏大統中起家奉車都尉周太祖引為親信以質直恭
勤授子都督數有戰功假輔國將軍累遷使持節撫軍將
軍通直散騎常侍平蜀之役恒為先鋒攻城野戰所當必
破之除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增邑三百戶天和中除渭
南郡守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從帝平齊遷上開

府進爵成安郡公邑千二百戶別封一子縣公宣政元年
除左前軍勇猛中大夫後與烏丸軌圍陳將吳明徹於呂
梁陳遣驍將劉景率勁勇七千來為聲援軌令長儒逆拒
之長儒於是取車輪數百繫以大石沉之清水連轂相次
以待景軍景至船艦礙輪不得進長儒乃縱奇兵水陸俱
發大破之俘數千人及獲吳明徹以功進位大將軍尋授
行軍總管北巡沙塞卒與虜遇接戰大破之高祖作相王
謙舉兵於蜀沙氐楊永安扇動利興武文沙龍等
六州以應謙詔長儒擊破之謙二子自京師亡歸其父長
儒並捕斬之高祖受禪進位上大將軍封蘄春郡公邑二

千五百戶開皇二年突厥沙鉢略可汗并弟葉護及潘那
可汗眾十餘萬寇掠而南詔以長儒為行軍總管率眾二
千擊之遇於周槃眾寡不敵軍中大懼長儒慷慨神色愈
烈為虜所衝突散而復聚且戰且行轉鬬三日五兵咸盡
士卒以拳毆之手皆見骨殺傷萬計虜氣稍奪於是解去
長儒身被五瘡通中者二其戰士死傷者十八九突厥本
欲大掠秦隴既逢長儒兵皆力戰虜意大沮明日於戰處
焚屍慟哭而去高祖下詔曰突厥猖狂輒犯邊塞犬羊之
眾彌亘山原而長儒受任北鄙式遏寇賊所部之內少將
百倍以晝通宵四面抗敵凡十有四戰所向必摧兇徒就
戮過半不反鋒刃之餘亡魂竄跡自非英威奮發奉國情
深撫御有方士卒用命豈能以少破眾若斯之偉言念勳
庸宜隆名器可上柱國餘勳迴授一子其戰亡將士皆贈
官三轉子孫襲之其年授寧州刺史尋轉鄜州刺史母憂
去職長儒性至孝水漿不入口五日毀悴過禮殆將滅性
天子嘉歎起為夏州總管三州六鎮都將事匈奴憚之不
敢窺塞以病免又除襄州總管在職二年轉蘭州總管高祖遣涼州
總管獨孤羅原州總管元褒靈州總管賀若誼等發卒備胡皆受
長儒節度長儒率眾出祁連山北西至蒲類海無虜而還
復轉荊州總管三十六州諸軍事高祖謂之曰江陵要害

國之南門今以委公朕無慮也歲餘卒官諡曰威子高大
業時官至太僕少卿

賀婁子幹

賀婁子幹字萬壽本代人也隨魏氏南遷世居關右祖道
成魏侍中太子太傅父景賢右衛大將軍子幹少以驍武
知名周武帝時釋褐司水上士稱為強濟累遷小司水以
勤勞封思安縣子俄授使持節儀同大將軍大象初領軍
器監尋除秦州刺史進爵為伯及尉迥作亂子幹以行軍
司錄從韋孝寬討之遇賊圍懷州子幹與宇文述等擊破
之高祖大悅手書曰逆賊尉迥敢遣蟻眾作寇懷州公受
命誅討應機蕩滌聞以嘉贊不易可言丈夫富貴之秋正
在今日善建功名以副朝望也其後每戰先登及破鄴城
與崔弘度逐迥至樓上進位上開府封武川縣公邑三千
戶以思安縣伯別封子皎開皇元年進爵鉅鹿郡公其年
吐谷渾寇涼州子幹以行軍總管從上柱國元諧擊之功
最優詔褒美高祖慮邊塞未安即令子幹鎮涼州明年突
厥寇蘭州子幹率眾拒之至可洛峐山與賊相遇賊眾甚
盛子幹阻川為營賊軍不得水數日人馬甚弊縱擊大破
之於是冊授子幹為上大將軍曰於戲敬聽朕命唯爾器
量開明志情強果任寄武將勤績有聞獯獫凶醜未寧

鎮疆埸拓土靜亂殊有勳勞是用崇茲賞典加此車服往
欽哉祗承榮册可不慎歟徵授營新都副監尋拜工部尚
書其年突厥復犯塞以行軍總管從竇榮定擊之子幹別
路破賊斬首千餘級高祖嘉之遣通事舍人曹威齎優詔
勞勉之子幹請入朝詔令馳驛奏見吐谷渾復寇邊西方
多被其害命子幹討之馳驛至河西發五州兵入掠其國
殺男女萬餘口二旬而還高祖以隴西頻被寇掠甚患之
彼俗不設村塢敕子幹勒民為堡營田積穀以備不虞子
幹上書曰比者兇寇侵擾蕩滅之期匪朝伊夕伏願聖慮
勿以為懷今臣在此觀機而作不得准詔行事且隴西河

右土曠民稀邊境未寧不可廣為田種比見屯田之所獲
少費多虛役人功卒逢踐暴屯田疏遠者請皆廢省但隴
右之民以畜牧為事若更屯聚彌不獲安只可嚴謹斥候
豈容集人聚畜請要路之所加其防守但使鎮戍連接烽
候相望民雖散居必謂無慮高祖從之俄而虜寇岷洮二
州子幹勒兵赴之賊聞而遁去高祖以子幹曉習邊事授
榆關總管十鎮諸軍事歲餘拜雲州刺史甚為虜所憚後
數年突厥雍虞閭遣使請降并獻羊馬詔以子幹為行軍
總管出西北道應接之還拜雲州總管以突厥所獻馬百
匹羊千口以賜之乃下書曰自公守北門風塵不警突厥

所獻還以賜公母憂去職朝廷以榆關作鎮非子幹不可
尋起視事十四年以病卒官時年六十高祖傷惜者久之
賻縑千匹米麥千斛贈懷魏等四州刺史諡曰懷子善柱
嗣官至黎陽太守子幹兄詮亦有才器位至銀青光祿大
夫鄯純洮三州刺史北地太守東安郡公

史萬歲

史萬歲京兆杜陵人也父靜周滄州刺史萬歲少英武善
騎射驍捷若飛好讀兵書兼精占候年十五值周齊戰於
芒山萬歲時從父入軍旗鼓正相望萬歲令左右趣治裝
急去俄而周師大敗其父由是奇之武帝時釋褐侍伯上

士及平齊之役其父戰沒萬歲以忠臣子拜開府儀同三
司襲爵太平縣公尉迥之亂也萬歲從梁士彥擊之軍次
馮翊見群雁飛來萬歲謂士彥曰請射行中第三者既射
之應弦而落三軍莫不悅服及與迥軍相遇每戰先登鄴城
之陣官軍稍却萬歲謂左右曰事急矣吾當破之於是馳
馬奮擊殺數十人眾亦齊力官軍乃振及迥平以功拜上
大將軍爾朱勣以謀反伏誅萬歲頗相關涉坐除名配敦
煌為戍卒其戍主甚驍武每單騎深入突厥中掠取羊馬
輒大剋獲突厥無眾寡莫之敢當其人深自矜負數罵辱
萬歲萬歲患之自言亦有武用戍主試令馳射而工戍主

笑曰小人定可萬歲請弓馬復掠突厥中大得六畜而歸戍主始善之每與同行輒入突厥數百里名讋北夷竇榮定之擊突厥也萬歲詣轅門請自効榮定數聞其名見而大悅因遣人謂突厥曰士卒何罪過令殺之但當各遣一壯士決勝負耳突厥許諾因遣一騎挑戰榮定遣萬歲出應之萬歲馳斬其首而還突厥大驚不敢復戰遂引軍而去由是拜上儀同領車騎將軍平陳之役又以功加上開府及高智慧等作亂江南以行軍總管從楊素擊之萬歲率衆二千自東陽別道而進踰嶺越海攻陷溪洞不可勝數前後七百餘戰轉鬭千餘里寂無聲問者十旬遠近皆

以萬歲爲沒萬歲以水陸阻絕信使不通乃置書竹筒中浮之於水汲者得之以言於素素大悅上其事高祖嗟歎賜其家錢十萬還拜左領軍將軍先是南寧夷爨翫來降拜昆州刺史旣而復叛遂以萬歲爲行軍總管率衆擊之入自蜻蛉川經弄凍次小勃弄大勃弄至于南中賊前後屯據要害萬歲皆擊破之行數百里見諸葛亮紀功碑銘其背曰萬歲之後勝我者過此萬歲令左右倒其碑而進度西二河入渠濫川行千餘里破其三十餘部虜獲男女二萬餘口諸夷大懼遣使請降獻明珠徑寸於是勒石頌美隋德萬歲遣使馳奏請將翫入朝詔許之翫陰有二

心不欲詣闕因賂萬歲以金寶萬歲於是捨翫而還蜀王時在益州知其受賂遣使將索之萬歲聞而悉以所得金寶沈之於江索無所獲以功進位柱國晉王廣虛衿敬之待以交友之禮上知爲所善令萬歲督晉府軍事明年爨翫復反蜀王秀奏萬歲受賂縱賊致生邊患無大臣節上令窮治其事事皆驗罪當死上數之曰受金放賊重勞士馬朕念將士暴露寢不安席食不甘味卿乃社稷臣也萬歲曰臣留爨翫者恐其州有變留以鎭撫臣還至瀘水詔書方到由是不將入朝實不受賂上以萬歲心有欺隱大怒曰朕以卿爲好人何乃官高祿重翻爲國賊也顧有司曰明

日將斬之萬歲懼而服罪頓首請命左僕射高熲左衛大將軍元旻等進曰史萬歲雄略過人每行兵用師之處未嘗不身先士卒尤善撫御將士樂爲致力雖古名將未能過也上意少解於是除名爲民歲餘復官爵尋拜河州刺史復領行軍總管以備胡開皇末突厥達頭可汗犯塞上令晉王廣及楊素出靈武道漢王諒與萬歲出馬邑道萬歲率柱國張定和大將軍李藥王楊義臣等出塞至大斤山與虜相遇達頭遣使問曰隋將爲誰候騎報史萬歲也突厥復問曰得非敦煌戍卒乎候騎曰是也達頭聞之懼而引去萬歲馳追百餘里乃及擊大破之斬數千級逐北入磧

數百里虜遁逃而還楊素害其功因譖萬歲云突厥本降初不為寇來於塞上畜牧耳遂寢其功萬歲數抗表陳狀上未之悟會上從仁壽宮初還京師廢皇太子窮東宮黨與上問萬歲所在萬歲實在朝堂楊素見上方怒因曰萬歲謁東宮矣以激怒上上謂為信然令召萬歲時所將士卒在朝稱冤者數百人萬歲謂之曰吾今日為汝極言於上事當決矣既見上言將士有功為朝廷所抑詞氣憤厲忤於上上大怒令左右㩧殺之既而悔之追之不及因下詔罪萬歲曰柱國太平公萬歲拔擢委任每總戎機往以南寧逆亂令其出討而昆州刺史爨翫包藏逆心為民興患

朕備有成敕令將入朝萬歲乃多受金銀違敕令住致翫尋為反逆更勞師旅方始平定所司檢校罪合極刑捨過念功恕其性命年月未久即復本官近復總戎進討蕃裔突厥達頭可汗領其兇眾欲相拒抗既見軍威便即奔退兵不血刃賊徒瓦解如此稱捷國家盛事朕欲成其勳庸復加褒賞而萬歲定和通簿之日乃懷姦詐妄稱逆面交兵不以實陳懷反覆之方弄國家之法若竭誠立節心無虛罔者乃為良將至如萬歲懷詐要功便是國賊朝憲難虧不可再捨死之日天下士庶聞者識與不識莫不冤惜萬歲為將不治營伍令士卒各隨所安無警夜之備虜

亦不敢犯臨陣對敵應變無方號為良將有子懷義

劉方

劉方京兆長安人也性剛決有膽氣仕周承御上士尋以戰功拜上儀同高祖為丞相方從韋孝寬破尉迥於相州以功加開府賜爵河陰縣侯邑八百戶高祖受禪進爵為公開皇三年從衞王爽破突厥於白道進位大將軍其後歷甘瓜二州刺史尚未知名仁壽中會交州俚人李佛子作亂據越王故城遣其兄子大權據龍編城其別帥李普鼎據烏延城左僕射楊素言方有將帥之略於是詔方為交州道行軍總管以度支侍郎敬德亮為長史統二十

七營而進方法令嚴肅軍容齊整有犯禁者造次斬之然仁而愛士有疾病者親自撫養長史敬德亮從軍至尹州疾甚不能進留之州館分別之際方哀其危篤流涕嗚咽感動行路其有威惠如此論者稱為良將至都隆嶺遇賊二千餘人來犯官軍方遣營主宋纂何貴嚴願等擊破之進兵臨佛子先令人諭以禍福佛子懼而降送於京師其有桀黠者恐於後為亂皆斬之尋授驩州道行軍總管以尚書右丞李綱為司馬經略林邑方遣欽州刺史甯長眞驩州刺史李暈上開府秦雄以步騎出越常方親率大將軍張愻司馬李綱舟師趣比景高祖崩煬帝即位大業元

年正月軍至海口林邑王梵志遣兵守險方擊走之師次
闍黎江賊據南岸立柵方盛陳旗幟擊金鼓賊懼而潰既
度江行三十里賊乘巨象四面而至方以弩射象象中瘡
卻蹂其陣王師力戰賊奔於柵因攻破之俘馘萬計於是
濟區粟度六里前後逢賊每戰必擒進至大緣江賊據險
為柵又擊破之逕馬援銅柱南行八日至其國都林邑王
梵志棄城奔海獲其廟主金人汙其宮室刻石紀功而還
士卒腳腫死者十四五方在道遇患而卒帝甚傷惜之乃
下詔曰方肅承廟略恭行天討飲冰遄邁視險若夷摧鋒
直指出其不意鯨鯢盡殪巢穴咸傾役不再勞肅清海外

致身王事誠績可嘉可贈上柱國盧國公子通仁嗣開皇
時有馮昱王檦李充楊武通陳永貴房兆俱為邊將名顯
當時昱檦並不知何許人也昱多權略有武藝高祖初為
丞相以行軍總管與王誼李威等討叛蠻平之拜柱國開
皇初又以行軍總管屯乙弗泊以備胡突厥數萬騎來掩
之昱力戰累日眾寡不敵竟為虜所敗亡失數千人殺虜
亦過當其後備邊數年每戰常大克捷檦驍勇善射膽烈
以其有將帥才每以行軍總管屯兵江北禦陳數有戰
功為陳人所憚伐陳之役及高智慧反攻討皆有殊績官
至柱國白水郡公充隴西成紀人也少慷慨有英略開皇

中頻以行軍總管擊突厥有功官至上柱國武陽郡公拜
朔州總管甚有威名為虜所憚後有人譖其謀反及徵還京
師上譴怒之充性素剛遂憤恚而卒武通弘農華陰人性
果烈善馳射以行軍總管擊西南夷每有功封白水郡
公拜左武衛將軍時党項羌屢為邊患朝廷以其有威
名歷岷蘭二州總管以鎮之後從周法尚討嘉州叛獠法
尚軍初不利武通率數千人為[illegible]武通遂於是東
焉懸出賊不意頻戰破之賊知其孤軍無援頓部落而
至武通轉鬬數百里為賊所拒四面路絕武通輕騎挑戰
墜馬為賊所執殺而啖之永貴隴右胡人也本姓白氏以

勇烈知名高祖甚親愛之數以行軍總管鎮邊每戰必單
騎陷陣官至柱國蘭利二州總管封北陳郡公兆代人也
本姓屋引氏剛毅有武略頻以行軍總管擊胡以功官至
柱國徐州總管並史失其事
史臣曰長儒等結髮從戎俱有驍雄之略摠統師旅各擅
禦侮之功長儒以步卒二千抗十萬之虜師殲矢盡勇氣
彌厲壯哉子幹西涉青海北臨玄塞胡夷懾憚烽候無警
亦有可稱萬歲懷智勇善撫士卒人皆樂死師不疲勞
北却匈奴南平夷獠兵鋒所指威驚絕域論功杖氣犯忤
貴臣偏聽生殺死非其罪人皆痛惜有李廣之風焉劉方

號令無私治軍嚴肅克翦林邑遂清南海徼求百蠻無思
不服凡此諸將志烈過人出當推轂之重入受爪牙之寄
雖馬伏波之威行西南趙充國之聲動西羌語事論功各
一時也

列傳卷第十八

列傳卷第十九　隋書五十四

王長述　特進臣魏徵上

王長述京兆霸城人也祖羆魏太尉父慶遠周淮州刺史
長述幼有儀範年八歲周太祖見而異之曰王公有此孫
足為不朽解褐員外散騎侍郎封長安縣伯累遷撫軍將
軍銀青光祿大夫太子舍人長述早孤少為祖羆所養及
羆薨哀毀過禮有詔褒之襲爵扶風郡公邑三千
戶除中書舍人脩起居注改封龍門郡公從于謹平江陵
有功增邑五百戶周受禪又增邑通前四千七百戶拜賓

部大夫出為晉州刺史轉玉壁總管長史尋授司憲大夫
出拜廣州刺史甚有威惠夷人懷之在任數年蠻夷歸之
者三萬餘戶朝廷嘉之就拜大將軍後歷襄仁二州總管
並有能名及高祖為丞相授信州總管部內夷獠猶有未
賓長述討平之進位上大將軍王謙作亂益州遣使致書
於長述因執其使上其書又陳取謙之策上大悅前後賜
黃金五百兩授行軍總管從梁睿擊謙以功進位柱國開皇
初復獻平陳之計修營戰艦為上流之師上善其能頻加
賞勞下書曰每覽高策深相嘉歎命將之日當以公為元
帥也後數歲以行軍總管擊南寧未至道病卒上甚傷

之令使者弔祭贈上柱國冀州刺史謚曰莊子謨嗣官至
大業末東郡通守少子文楷起部郎

李衍

李衍字拔豆遼東襄平人也父弼周太師衍少專武藝慷
慨有志略周太祖時釋褐千牛備身封懷仁縣公加開府
改封普寧縣公遷義州刺史尋從韋孝寬鎮玉壁戍數與
賊戰敵人憚之及平齊以軍功進授大將軍改封真鄉郡
公拜左宮伯賜雜綵三百匹奴婢二十口賜子仲威爵得
陽郡公後歷定蘭二州刺史及王謙作亂高祖以衍為行
軍總管從梁睿擊平之進位上大將軍賜縑二千匹開皇

元年又以行軍總管討叛蠻平之進位柱國賜帛二千匹
尋檢校利州總管事明年突厥犯塞以行軍總管擊突厥
之不見虜而還轉介州刺史後數年朝廷將有事江南詔
衍於襄州道營戰船及大舉伐陳授衍行軍總管從秦王俊
出襄陽道以功賜帛三千匹米六百石拜安州總管頗有
惠政歲餘以疾還京師卒於家時年五十七子仲威嗣衍
弟子長雅尚高祖女襄國公主襲父綸爵為河陽郡公開
皇初拜將軍散騎常侍歷太史侍郎河州刺史檢校秦州
總管衍從孫密別有傳

伊婁謙

伊婁謙字彥恭本鮮卑人也其先代為酋長隨魏南遷祖
信中部太守父靈相隆二州刺史謙性忠直善辭令仕魏
為直閤將軍周受禪累遷宣納上士使持節車騎大將軍
武帝將伐齊引入內殿從容謂曰朕將有事戎馬何者為
先謙對曰愚臣誠不足以知大事但偽齊僭擅跋扈不恭
沈溺倡優耽昏麴糵其折衝之將斛律明月已斃讒人之
口上下離心道路仄目若命六師臣之願也帝大笑因使
謙與小司寇拓拔偉聘齊觀釁帝尋發兵齊主知之令其
僕射陽休之責謙曰貴朝盛夏徵兵馬首何向謙答曰僕
憑式之始未聞興師設復西增白帝之城東益巴丘之戍

人情恆理豈足怪哉謙參軍高遵以情輸於齊遂拘留謙
不遣帝克并州召謙勞之曰朕之舉兵本俟卿還不圖高
遵中為叛逆乖朕宿心遵之罪也乃執遵付謙任令報復
謙頓首請赦之帝曰卿可聚眾唾面令知愧也謙跪曰以
遵之罪又非唾面之責帝善其言而止謙竟待遵如初其
寬厚仁恕皆此類也尋賜爵濟陽縣伯累遷前驅中大夫
大象中進爵為侯加位開府高祖作相授亳州總管俄徵
還京既平王謙謙恥與逆人同名因爾稱字高祖受禪以
彥恭為左武候將軍俄拜大將軍進爵為公數年出為澤
州刺史清約自處甚得人和以疾去職吏人攀戀行數百

里不絕歲餘卒於家時年七十子傑嗣

田仁恭

田仁恭字長貴平涼長城人也父弘周大司空仁恭性寬
仁有局度在周以明經為掌式中士後以父軍功賜爵鶉
陰子大冢宰宇文護引為中外兵曹後數載復以父功拜
開府儀同三司還中外府掾從護征伐數有戰功改封襄
武縣公邑五百戶從武帝平齊加授上開府進封浙陽郡
公增邑二千戶拜幽州總管宣帝時進爵鴈門郡公高
為丞相徵拜小司馬進位大將軍從韋孝寬破尉迥於相
州拜柱國高祖受禪進上柱國拜太子太師甚見親重嘗

幸其第宴飲極歡禮賜殊厚奉詔營廟社進爵觀國公增
邑通前五千戶未幾拜右武衛大將軍歲餘卒官時年四
十三贈司空謚曰敬子世師嗣次子德懋在孝義傳時有宣
城郡公王景鮮虞縣公謝慶恩並官至上柱國大義公辛
遵及其弟韶並官至柱國高祖以其俱佐命功臣特加崇
資親禮與仁恭等事皆亡失云

元亨

元亨字德良一名孝才河南洛陽人也父季海魏司徒馮
翊王遇周齊分隔季海遂仕長安亨時年數歲與母李氏
在洛齊神武帝以亨父在關西禁錮之其母魏司空李

沖之女也素有智謀遂詐稱凍餒請就食滎陽
以其去關西尚遠老婦弱子不以為疑遂許之李氏陰託
大豪李長壽攜亨及孤姪八人潛行草間得至長安周太
祖見而大悅以亨功臣子甚優禮之年十二魏恭帝在
儲宮引為交友釋褐千牛備身大統末襲爵馮翊王邑千
戶授拜之日悲慟不能自勝俄遷通直散騎常侍武衛
將軍勳州刺史改封平涼王周閔帝受禪例降為公明武
時歷隴州刺史御正大夫小司馬宣帝時為洛州刺史高
祖為丞相尉遲迥作亂洛陽人梁康邢流水等舉兵應迥
旬日之間眾至萬餘州治中王文舒潛與梁康相結將圖

亨亨陰知其謀乃選關中兵得二千人為左右執文舒斬
之以兵襲梁康邢流水皆破之高祖受禪徵拜太常卿
增邑百戶尋出為衛州刺史加大將軍衛土俗薄亨以威
嚴鎮之在職八年風化大洽後以老病表乞骸骨吏人詣
闕上表請留臥治上嗟歎者久之其年亨以篤疾重請還
京上令使者致醫藥問動靜相望於道歲餘卒于家時年
六十九謚曰宣

杜整

杜整字皇育京兆杜陵人也祖盛魏直閤將軍潁川太守
父闢渭州刺史整少有風概九歲丁父憂哀毀骨立事母

以孝聞及長驍勇有膂力好讀孫吳兵法魏大統末襲爵
武鄉侯周太祖引為親信從事宇文護子中山公訓甚被
禮遇明帝時為內侍上士累遷儀同三司拜武
州刺史從武帝平齊加上儀同進爵平原縣公邑千戶入
為勳曹中大夫高祖為丞相進位開府及受禪加上開府
進封長廣郡公拜左武衛將軍數年以母憂去職
起令視事六年突厥犯塞詔衛王爽為元帥總戎北伐以
整為行軍總管兼元帥長史至合川無虜而還整密陳進取
陳之策上善之以行軍總管鎮襄陽發疾卒時年五
十五高祖聞而傷之賻物四百匹米四百石謚曰襄子楷
嗣

官至開府整弟肅亦有志行開皇初為通直散騎常
侍北地太守

李徹

李徹字廣達朔方巖綠人也父和開皇初為柱國徹性剛
毅有器幹偉容儀多武藝大冢宰宇文護引為親信尋拜
殿中司馬累遷奉車都尉護以徹謹厚有才具甚禮之護
誅幽州刺史護令徹以本官從未幾拜車
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武帝時從皇太子西征吐谷渾以功
賜爵同昌縣男邑三百戶後從帝拔晉州及帝班師徹與
齊王憲屯雞棲原齊後主以大軍至憲引兵西上又逆
其鋒縱遣其驍將賀蘭豹子率勁騎躡憲戰於晉州城北
憲師敗徹與楊素宇文慶等力戰憲軍賴以獲全復從帝
破齊師於汾北乘勝下高壁拔晉陽擒高湝於冀州俱有
力焉錄前後功加開府別封蔡陽縣公邑千戶宣帝即位
從韋孝寬略定淮南每為先鋒及淮南平即授淮州刺史
安集初附甚得其歡心高祖受禪加上開府轉雲州刺史
歲餘徵為左武衛將軍及晉王諱之鎮并州也朝廷妙選
正人有文武才幹者為之寮佐上以徹前代舊臣數持軍
旅詔徹總晉王府軍事進爵齊安郡公時蜀王秀亦鎮益
州上謂侍臣曰安得文同王子相武如李廣達者乎其見

重如此明年突厥沙鉢略可汗犯塞上令衛王爽為元帥
率衆擊之以徹為長史遇虜於白道行軍總管李充言於
爽曰周齊之世有同戰國中夏力分其來久矣突厥每侵
邊諸將輒以全軍為計莫能死戰由是突厥勝多敗少所
以每輕中國之師今者沙鉢略悉國內之衆屯據要險必
輕我而無備精兵襲之可破也爽從之諸將多以為疑唯
徹獎成其計請與同行遂與充率精騎五千出其不意掩
擊大破之沙鉢略棄所服金甲潛草中而遁以功加上大
將軍沙鉢略因此屈膝稱藩未幾沙鉢略為阿拔所侵上
疏請援以徹為行軍總管率精騎一萬赴之阿拔聞而遁

去及軍還復領行軍總管屯平涼以備胡寇封安道郡公
開皇十年進位柱國及晉王諱轉牧淮海以徹爲揚州總
管司馬改封德廣郡公尋徙封城陽郡公其後突厥犯塞
徹復領行軍總管擊破之左僕射高熲之得罪也以徹素
與熲相善因被疏忌不復任使後出怨言上聞而召之入
卧内賜宴言及平生因遇鴆而卒大業中其妻宇文氏爲
孽子安遠誣以呪咀伏誅

崔彭

崔彭字子彭博陵安平人也祖楷魏殷州刺史父謙周荊
州總管彭少孤事母以孝聞性剛毅有武略工騎射善周
官尚書畧通大義周武帝時爲侍伯上士累轉門正上士
及高祖爲丞相周陳王純鎮齊州高祖恐純爲變遣彭以
兩騎徵純入朝彭未至齊州三十里因詐病止傳舍遣人
謂純曰天子有詔書至王所彭苦疾不能強步願王降臨
之純疑有變多將從騎至彭所彭出傳舍迎之察純有疑
色恐不就徵因詐純曰王可避人將密有所道純麾從騎
彭又曰將宣詔王可下馬純遽下彭顧其騎士曰陳王不
從詔徵可執也騎士因執而鎖之彭乃大言曰陳王有罪
詔徵入朝左右不得輒動其從者愕然而去高祖見而大
悅拜上儀同及踐阼遷監門郎將兼領右衛長史賜爵安

陽縣男數歲轉車騎將軍俄轉驃騎恒典宿衛性謹密在
省闥二十餘年每當上在仗危坐終日未嘗有怠惰之容
上甚嘉之上每謂彭曰卿當上日我寢處自安又嘗曰卿
弓馬固以絕人頗知學不彭曰臣少愛周禮尚書每於休
沐之暇不敢廢也上曰試爲我言之彭因說君臣戒慎之
義上稱善觀者以爲知言後加上開府遷備身將軍上嘗
宴達頭可汗使者於武德殿有鴿鳴於梁上上命彭射之
既發而中上大悅賜錢一萬及使者反可汗復遣使於上
曰請得崔將軍一與相見上曰此必善射聞於虜庭所以
來請耳遂遣之及至匈奴中可汗召善射者數十人因擲
肉於野以集飛鳶遣其善射者射之多不中復請彭射之
彭連發數矢皆應弦而落突厥相顧莫不歎服可汗留彭
不遣百餘日上賂以繒綵然後得歸仁壽末進爵安陽縣
公邑二千戶煬帝即位遷左領軍大將軍從幸洛陽彭督
後軍時漢王諒初平餘黨往往屯聚令彭率衆數萬鎮遏
山東復領慈州事帝以其清賜絹五百匹未幾而卒時年
六十三帝遣使弔祭贈大將軍謚曰肅子寶德嗣
史臣曰王長述等或出總方岳或入司禁旅咸著聲績以
功名終有以取之也伊婁謙志量弘遠不念舊惡請赦高
熲之罪有國士之風焉崔彭[illegible]不悔之

寄有足稱乎

列傳卷第十九　　隋書五十四

列傳卷第二十　　隋書五十五

特進臣魏　徵　上

杜彥

杜彥雲中人也父遷屬葛榮之亂徙家於豳彥性勇果善騎射仕周釋褐左侍上士後從柱國陸通擊陳將吳明徹於土州破之又擊叛蠻克龜白楊二柵并斬其渠帥進攻郢州城帥樊志以戰功拜大都督尋遷儀同治隆山郡事明年拜隴州刺史賜爵永安縣伯高祖為丞相從韋孝寬擊尉迥於相州每戰有功賜物三千段奴婢三十口進位上開府改封襄武縣侯拜魏郡太守開皇初授丹州刺史進爵為公後六歲徵為左武衛將軍平陳之役以行軍總管與新義公韓擒相繼而進軍至南陵賊屯據江岸彥遣儀同樊子蓋率精兵擊破其柵獲船六百餘艘度江擊南陵城拔之擒其守將許翼進至新林與擒合軍及陳平賜物五千段粟六千石進位柱國賜子寶安爵昌陽縣公高智慧等之作亂也復以行軍總管從楊素討之別解江州圍智慧餘黨往往屯聚保投溪洞彥水陸兼進攻錦山陽父若石壁四洞悉平之皆斬其渠帥賊李陁擁衆數千據彭山彥襲擊破之斬陁傳其首又擊徐州宜豐二洞悉平之賜奴婢百餘口拜洪州總管甚有治名歲餘雲州總

嘗賀婁子幹卒上悼惜者久之因謂侍臣曰榆林國之重
鎮安得子幹之輩乎後數日上曰吾思可以鎮榆林者莫
過杜彥於是徵拜雲州總管突厥來寇彥輒擒斬之北夷
畏憚胡馬不敢至塞後數年朝廷復追錄前功賜子寶慶
爵承縣公十八年遼東之役以行軍總管從漢王至營州
上以彥曉習軍旅令總統五十營事及還拜朔州總管突
厥復寇雲州上令楊素擊走之是後猶恐爲邊患以彥素
爲突厥所憚復拜雲州總管未幾以疾徵還卒時年六十
子寶慶大業末文城郡丞

高勱

高勱字敬德勃海蓨人也齊太尉清河王岳之子也幼聰
敏美風儀以仁孝聞爲齊祖所愛年七歲襲爵清河王十
四爲青州刺史歷右衛將軍領軍大將軍祠部尚書開府
儀同三司改封樂安王性剛直有才幹甚爲時人所重斛
律明月雅敬之每有征伐則引之爲副遷侍中尚書右僕
射及後主爲周師所敗勱奉太后歸鄴時宦官放縱儀同
苟子溢尤稱寵幸勱將斬之以徇太后救之乃釋劉文殊
竊謂勱曰子溢之徒言成禍福何得如此勱攘袂曰今者
西寇日侵朝貴多叛正由此輩弄權致使衣冠解體若得
今日殺之明日受誅無所恨也文殊甚愧既至鄴勱勸後

主五品已上家累悉置三臺之上因脅之曰若戰不捷則
燒之此輩惜妻子必當死戰可敗也後主不從遂棄鄴東
遁乃[illegible]殿爲周軍所得武帝見之與語大悅因問齊亡
所由勱發言流涕悲不自勝帝亦爲之改容授開府儀同
三司高祖爲丞相謂勱曰齊所以亡者由任邪佞公父子
忠良聞於鄰境宜善自愛勱再拜謝曰勱亡齊末屬世荷
恩榮不能扶危定傾以致淪覆既蒙獲宥恩幸已多況復
濫叨名位致速官謗高祖甚器之以勱檢校揚州事後拜
楚州刺史民安之先是城北有伍子胥廟其俗敬鬼祈禱
者必以牛酒至破產業勱歎曰子胥賢者豈宜損百姓乎

乃告諭所部自此遂止百姓賴之七年轉光州刺史上取
陳五策又上表曰臣聞夷凶翦暴王者之懋功取亂侮亡
往賢之雅誥是以苗民逆命爰興兩階之舞有扈不賓終
召六師之伐皆所以寧一寓內匡濟群生者也自昔晉氏
失馭天網絕維群凶於焉蝟起三方因而鼎立陳氏乘其
際運拔起細微覆項縱其長蛇竊據吳會叔寶肆其昏虐
毒被金陵數年已來荒悖滋甚牝雞司旦昵近姦回尚方
役徒積骸千數疆埸防守長戍三年或微行暴露沉湎王
侯之宅或奔馳駿騎顛墜康衢之首有功不賞無辜獲戮
烽燧日警未以爲虞耽淫靡嫚不知紀極天猒亂德妖實

人興或空裏時有大聲或行路共傳鬼怪或劫人肝以祠
天狗或自擔身以厭妖訛民神怨憤災異薦發天時人事
昭然可知臣以庸才猥蒙朝寄頻歷藩任與其鄰接密邇
仇讎知其動靜天討有罪此即其時若戎車雷動戈船電
邁臣雖駑怯請效鷹犬高祖覽表嘉之答以優詔及大舉
伐陳以勸為行軍總管從宜陽公王世積下陳江州以功
拜上開府賜物三千段隴右諸羌數為寇亂朝廷以勸有
威名拜洮州刺史下車大崇威惠民夷悅附其山谷間生
羌相率詣府稱謁前後至者數千餘戶豪猾屏跡路不拾
遺在職數年稱為治理後遇吐谷渾來寇勸遇疾不能拒

戰賊遂大掠而去憲司奏勸亡失戶口又言受羌饋遺竟
坐免官後卒於家時年五十六子士廉最知名

尒朱敞

尒朱敞字乾羅秀容契胡人尒朱榮之族子也父彥伯官
至司徒博陵王齊神武帝韓陵之捷盡誅尒朱氏敞小隨
母養於宮中及年十二自竇而走至于大街見童兒群戲
者敞解所著綺羅金翠之服易衣而遁追騎尋至初不識
敞便執綺衣兒比究問知非會日已暮由是得免遂入一
村見長孫氏媼踞胡床而坐敞再拜求哀長孫氏愍之藏
於複壁三年購之愈急迹且至長孫氏曰事急矣不可久

留資而遣之遂詐為道士變姓名隱嵩山略涉經史數年
之間人頗異之嘗獨坐巖石之下泫然而歎曰吾豈終於
此乎伍子胥獨何人也於是間行微服西歸于周太祖見
而禮之拜大都督封靈壽縣伯邑千五百戶遷
通直散騎常侍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進爵為侯保定
中遷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天和中增邑五
百戶歷信臨熊潼四州刺史進爵為公武帝東征上表求
從討之攻城陷陣所當皆破進位上開府除南光州刺史
入為護軍大將軍歲餘轉滕州刺史於是迎長孫氏及弟
置於家厚資給之高祖受禪改封邊城郡公黔安蠻叛命

敞討平之師旋拜金州總管尋轉徐州總管在職數年號
為明肅民吏憚之後以年老上表乞骸骨賜二馬軺車歸
於河內卒於家時年七十二子最嗣

周搖

周搖字世安其先與後魏同源初為普乃氏及居洛陽改
為周氏曾祖拔拔祖右六肱俱為北平王父恕延歷行臺
僕射荊州總管搖少剛果有武藝性謹厚動遵法度仕
魏官至開府儀同三司周閔帝受禪賜姓車非氏封金水
郡公歷鳳楚二州刺史吏民安之從帝平齊每戰有功超
授柱國進封夔國公宋州總管時高祖為定州總

管文獻皇后自京師詣晉祀路經搖所主禮甚薄歎而后曰公廨甚富以財限法不敢輒費又王臣無得致私其質直如此高祖以其奉法無嘉之及為丞相從封濟北郡公尋拜豫州總管高祖受禪復姓周氏開皇初突厥寇邊燕薊多被其患前總管李崇為虜所殺上思所以鎮之臨朝曰無以加周搖者拜為幽州總管六州五十鎮諸軍事搖修鄣塞謹斥候邊民以安後六載徙為壽州總管以年老乞骸骨上召之既引見上勞之曰公積行累仁歷仕三代克終富貴保茲遐壽良足善也賜坐褥歸于家歲餘終于家謚曰恭時年八十四

獨孤楷

獨孤楷字脩則不知何許人也本姓李氏父屯從齊神武帝與周師戰于沙苑齊師敗績因為柱國獨孤信所擒配為士伍給使信家漸得親近因賜姓獨孤氏楷少謹厚便弄馬槊為宇文護執刀累轉車騎將軍其後數從征伐賜爵廣阿縣公邑千戶拜右侍下大夫周末從韋孝寬平淮南以功賜子景雲爵西河縣公高祖為丞相進授開府每督親信兵及受禪拜右監門將軍進封汝陽郡公數歲遷右衛將軍仁壽初出為原州總管時蜀王秀鎮益州上徵之秀猶豫未發朝廷恐秀生變拜楷益州總管馳傳代之秀果有異志楷諷諭久之乃就路楷察秀有悔色因勒兵為備秀至興樂去益州四十餘里將反襲楷密令左右覘所為知楷不可犯而止楷在益州甚有惠政蜀中父老于今稱之煬帝即位轉并州總管遇疾喪明上表乞骸骨帝曰公先朝舊臣歷職二代高風素望所以鎮之無勞躬親簿領也遣其長子陵雲監省郡事其見重如此數載轉長平太守未視事而卒謚曰恭子凌雲平雲彥雲不知名楷弟盛見誠節傳

乞伏慧

乞伏慧字令和馬邑鮮卑人也祖周魏銀青光祿大夫父纂金紫光祿大夫並為第一領民酋長慧少慷慨有大節便弓馬好鷹犬齊文襄帝時為行臺左丞加蕩寇將軍累遷右衛將軍太僕卿自永寧縣公封宜民郡王其兄貴和又以軍功為王一門二王稱為貴顯周武平齊授使持節開府儀同大將軍拜佽飛右旅下大夫轉熊渠中大夫高祖為丞相從韋孝寬擊尉遲迥於武陟所當皆破授大將軍賜物八百段及平尉迥進位柱國賜爵西河郡公邑三千戶賚物二千三百段請以官爵讓兄朝廷不許論者義之高祖受禪拜曹州刺史曹土舊俗民多姦隱戶口簿帳恒不以實慧下車按察得戶數萬遷涼州總管先是突厥屢為

寇於是嚴警烽燧遠為斥候賊亦素憚其名竟不入境歲餘轉齊州刺史得隱戶數千遷壽州總管其年左轉杞州刺史在職數年遷徐州總管時年逾七十上表求致仕不許俄轉荊州總管又領潭桂二州總管三十一州諸軍事其俗輕剽慧躬行樸素以矯之風化大洽曾見人以簺捕魚者出絹買而放之其仁心如此百姓美之號其處曰西河公簺轉秦州總管煬帝即位為天水太守大業五年征吐谷渾郡濱西境民苦勞役又遇帝西巡坐為道不整獻食疏薄帝大怒命左右斬之見其無髮乃釋除名為民卒於家

張威

張威不知何許人也父琛魏弘農太守威少倜儻有大志善騎射膂力過人在周數從征伐位至柱國京兆尹封長壽縣公邑千戶王謙作亂高祖以威為行軍總管從元帥梁睿擊之軍次通谷謙守將李三王擁勁兵拒守睿以威為先鋒三王初閉壘不戰威令人詈侮以激怒之三王果出陣威令壯士奮擊三王軍潰大兵繼至於是擒斬四千餘人進至開遠謙將趙儼衆十萬連營三十里威鑿山通道自領攻其背儼遂敗走追至成都與謙大戰威將中軍及謙平進位上柱國拜盧州總管高祖受禪歷幽洛二州總管改封晉熙郡公尋拜河北道行臺僕射後督晉王軍府事數年拜青州總管賜錢八十萬米五百石雜綵三百段威在青州頗治產業遣家奴於民間鬻蘆菔根其奴緣此侵擾百姓上深加譴責坐廢於家後從上祠太山至洛陽上謂威曰自朕之有天下每委公以重鎮可謂推赤心矣何乃不脩名行唯利是視豈直孤負朕心亦且累卿名德因問威曰公所執笏今安在威頓首曰臣負罪虧憲無顏復執謹藏於家上曰可持來威明日奉笏以見上曰公雖不遵法度功効實多朕不忘之今還公笏於是復拜洛州刺史後封晥城郡公尋轉相州刺史卒官有子植大業中至武賁郎將

和洪

和洪汝南人也少有武力勇烈過人周武帝時數從征伐以戰功累遷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時龍州蠻任公忻李國立等聚衆為亂刺史獨孤善不能禦朝議以洪有武略代善為刺史月餘擒公忻國立皆斬首梟之餘黨悉平從帝攻河陰洪力戰陷其西門帝壯之賞物千段復從帝平齊進位上儀同賜爵北平侯邑八百戶拜左勳曹下大夫柱國王軌之擒吳明徹也洪有功焉加位開府遷折衝中大夫尉迥作亂相州以洪為行軍總管從韋孝寬擊之軍

至河陽迥遣兵圍懷州洪與總管宇文述等擊走之又破
惇於武陟及平相州每戰有功拜柱國封廣武郡公邑二
千戶前後賜物數千段奴婢五十口金銀各百挺牛馬百匹
時東夏初平物情尚梗高祖以洪有威名令領冀州事甚
得人和數歲徵入朝爲漕渠總管尋轉拜泗州刺史屬突
厥寇邊詔洪爲北道行軍總管擊走之追至磧而還後遷徐
州總管卒時年六十四

侯莫陳穎

侯莫陳穎字遵道代人也與魏南遷世爲列將父崇魏周
之際歷職顯要官至大司空穎少有器量風神警發爲時
輩所推魏大統末以父軍功賜爵廣平侯累遷開府儀同
三司周武帝時從滕王逌擊龍泉文城叛胡與柱國豆盧
勣各帥兵分路而進穎懸軍五百餘里破其三柵尤是稽
胡叛亂輒略邊人爲奴婢至是詔胡敢有藏匿良人者誅
籍沒其妻子有人言爲胡村所隱匿者勣將誅之穎謂勣
曰將在外君命有所不行諸胡固非悉反但相迫脅爲亂
耳大兵臨之首亂者知懼從者思降今漸加撫慰自可
不戰而定如即誅之轉相驚恐爲難未細未若召其渠帥
以隱匿者付之令自歸首則群胡可安勣從之群胡感悅
爭來降附北土以安遷司武加振威中大夫高祖爲丞相

拜昌州刺史會受禪竟不行加上開府進爵升平郡公俄
拜延州刺史數年轉陳州刺史平陳之役以行軍總管從
秦王俊出魯山道偽陳將荀法尚陳紀降款與行軍總管
段文振度江安集初附尋拜饒州刺史未之官遷瀛州刺
史甚有惠政在職數年坐與秦王俊交通免官百姓將送
者莫不流涕因相與立碑頌穎清德未幾檢校汾州事歲
拜邢州刺史仁壽中吏部尚書牛弘持節巡撫山東以穎
爲第一高祖嘉歎優詔褒揚時朝廷以嶺南刺史縣令多
貪鄙蠻夷怨叛妙簡清吏以鎮撫之於是徵穎入朝及進
見上與穎言及平生以爲歡笑數日進位大將軍拜桂州

總管十七州諸軍事賜物而遣之及到官大崇恩信民夷
悅服溪洞生越多來歸附煬帝即位穎兄梁國公芮坐事
徙邊朝廷恐穎不自安徵歸京師數年拜恒山太守其年
嶺南閩越多不附帝以穎前在桂州有惠政爲南土所信
復拜南海太守後四歲卒官謚曰定子虔會最知名

史臣曰杜彥東夏南服屢有戰功作鎮朔垂胡塵不起高
勱死亡之際志氣懍然抗彼姦邪效茲餘慶尒朱敞幼有
權奇終能止足崇基隆而復構不亦仁且智乎周搖以質
實見知獨孤以恤人流譽乞伏慧能以國讓侯莫陳所居
治理或知牧人之道或踐仁義之路皆有可稱焉

不厚至於歿齒並結髮登朝出入三代終享祿位不夭性齡蓋其任心而行不為矯飾之所致也

列傳卷第二十　　隋書五十五

列傳卷第二十一　　隋書五十六

特進臣魏　徵　上

盧愷

盧愷字長仁涿郡范陽人也父柔終於魏中書監愷性孝友神情爽悟略涉書記頗解屬文周齊王憲引為記室其後襲爵容城伯邑千一百戶從憲伐齊愷說柏杜鎮下之遷小吏部大夫增邑七百戶染工上士王神歡者嘗以賂自進冢宰宇文護擢為計部下大夫愷諫曰古者登高能賦可為大夫求賢審官理須詳慎今神歡出自染工更無殊異徒以家富自通遂與搢紳並列實恐惟鵜之刺聞之外境護竟寢其事建德中增邑二百戶歲餘轉內史下大夫武帝在雲陽宮敕諸屯簡老牛欲以享士愷進諫曰昔田子方贖老馬君子以為美談向奉明敕欲以老牛享士有虧仁政帝美其言而止轉禮部大夫為聘陳使副先是行人多從其國禮及愷為使一依本朝陳人莫能屈四年秋李穆攻拔軹關柏崖二鎮命愷作露布帝讀之大悅曰盧愷文章大進荀景倩故是令君之子尋授襄州總管司錄轉治中大象元年徵拜東京吏部大夫開皇初加上儀同三司除尚書吏部侍郎進爵為侯仍攝尚書左丞每有敷奏侃然正色雖逢喜怒不改其常帝嘉愷有吏幹賜錢

十萬并奔雜綵三百匹加散騎常侍八年上親考百寮以愷為上愷固讓不敢受高祖曰吏部勤幹舊所聞悉今者上考僉議攸同當仁不讓何愧之有皆在朕心無勞飾讓歲餘拜禮部尚書攝吏部尚書事會國子博士何妥與右僕射蘇威不平奏威陰事愷坐與相連上以愷屬吏憲司奏愷曰房恭懿者尉遲迥之黨不當仕進威愷二人曲相薦達累轉為海州刺史又吏部預選者甚多愷不即授官皆注色而遣威之從父弟徹肅二人並以鄉正徵詣吏部徹文狀後至而先任用肅左足攣蹇才用無算愷以威故授朝請郎愷之朋黨事甚明白上大怒曰愷敢將天官以為私惠愷免冠頓首曰皇太子將以通事舍人蘇夔為舍人夔即蘇威之子臣以夔未當遷固啟而止臣若與威有私豈當如此上曰蘇威之子朝廷共知卿乃固執以徼身倖至所不知者便行朋附姦臣之行也於是除名為百姓未幾卒于家自周氏以降選無清濁及愷攝吏部與薛道衡陸彥師等甄別士流故涉黨固之譖遂及於此子承嗣

令狐熙

令狐熙字長熙燉煌人也代為西州豪右父整仕周官至大將軍始豐二州刺史熙性嚴重有雅量雖在私室終日儼然不妄通賓客凡所交結必一時名士博覽羣書尤明

三禮善騎射頗知音律起家以通經為吏部上士尋授帥都督輔國將軍轉夏官府都上士俱有能名以母憂去職殆不勝喪其父戒之曰大孝在於安親義不絕嗣吾今見存汝又單立何得過爾毀頓貽吾憂也熙自是稍加饘粥服闋除小駕部復丁父憂非杖不起人有聞其哭聲莫不為之下泣河陰之役詔令墨縗從事還授職方下大夫襲爵彭陽縣公邑二千一百戶及武帝平齊以留守功增邑六百戶進位儀同歷司勳吏部二曹中大夫甚有當時之譽高祖受禪之際熙以本官行納言事尋除司徒左長史加上儀同進爵河南郡公時吐谷渾寇邊以行軍長史從元帥元諧討之以功進位上開府俄而蜀王秀出鎮於蜀綱紀之選咸屬正人以熙為益州總管長史未之官拜滄州刺史時山東承齊之弊戶口簿籍類不以實熙曉諭之令自歸首至者一萬戶在職數年風教大洽稱為良二千石開皇四年上幸洛陽熙來朝吏民恐其遷易悲泣於道及熙復還百姓出境迎謁歡叫盈路在州獲白烏白麞嘉麥甘露降於庭前柳樹八年徙為河北道行臺度支尚書吏民追思相與立碑頌德及行臺廢授并州總管司馬後徵為雍州別駕尋為長史遷鴻臚卿後以本官兼吏部尚書往判五禮[illegible]明幹上甚任之及上祠太山還次汴

州縣其殺盜多有姦俠於是以熙為汴州刺史下車禁游
食抑工商民有向街開門者杜之船客停於郭外星居者
勒為聚落僑人逐令歸本其有滯獄並決遣之令行禁止
稱為良政上聞而嘉之顧謂侍臣曰鄴都天下難理處也
勑相州刺史豆盧通令習熙之法其年來朝考績為天下
之最賜帛三百匹頒告天下上以嶺南夷越數為反亂徵
拜桂州總管十七州諸軍事許以便宜從事刺史以下官
得承制補授給帳內五百人賜帛五百匹發傳送其家累
改封武康郡公熙至部大弘恩信其溪洞渠帥更相謂曰
前時總管皆以兵威相脅今者乃以手教相諭我輩其可

違乎於是相率歸附先是州縣生梗長吏多不得之官寄
政於總管府熙悉遣之為建城邑開設學校華夷感敬稱
為大化時有寧猛力者與陳後主同日生自言貌有貴相
在陳日已據南海平陳後高祖因而撫之即拜安州刺史
然驕倨恃其阻險未嘗參謁熙手書諭之申以交友之分
其母有疾熙復遺以藥物猛力感之詣府請謁不敢為非
熙以州縣多有同名者於是奏改安州為欽州黃州為峯
州利州為智州德州為驩州東寧為融州上皆從之在職
數年上表曰臣忝寄嶺表四載于茲犬馬之年六十有一
才輕任重愧懼兼深常願收拙避賢稱免官謗然所管遐

職綏撫尤難雖未能頓革夷風頗亦漸識皇化但臣夙
消渴比更增甚筋力精神轉就衰邁昔在壯齒猶不如人
況今年疾侵耄及豈可猶當重寄請解所任優詔不許賜以
醫藥熙奉詔令交州渠帥李佛子入朝佛子欲為亂請至
仲冬上道熙意在羈縻遂從之有人詣闕訟熙受佛子賂
而捨之上聞而固疑之既而佛子反問至上大怒以為信
然遣使者鎖熙詣闕熙性素剛鬱鬱不得志行至永州憂
憤發病而卒時年六十三上怒不解於是沒其家財及行
軍總管劉方擒佛子送於京師言熙實無贓貨上乃悟於
是召其四子聽預仕焉少子德棻最知名

薛胄

薛胄字紹玄河東汾陰人也父端周蔡州刺史胄少聰明
每覽異書便曉其義常歎訓注者不會聖人深旨輒以意
辯之諸儒莫不稱善性慷慨志立功名周明帝時襲爵文
城郡公累遷上儀同尋拜司金大夫後加開府高祖受禪
擢拜魯州刺史未之官檢校廬州總管事尋除兗州刺史
及到官繫囚數百胄剖斷旬日便了囹圄空虛有陳州人
向道力者偽作高平郡守將之官胄遇諸塗察其有異將
留詰之司馬王君馥固諫乃聽詣郡既而悔之即遣主簿
追禁道力有部人徐俱羅者嘗任海陵郡守先是已為道

力偽代之比至狹滿公私不悟俱羅遂語君顗曰向道力以經代俱羅為郡使君豈容疑之君顗以俱羅所陳又固請胄胄呵君顗曰吾已察知此人詐也白冒姓名當連其坐君顗乃止遂往收之道力懼而引偽其發姦擿伏皆此類也時人謂為神明先是兗州城東沂泗二水合而南流泛濫大澤中胄遂積石堰之使決令西注陂澤盡為良田又通轉運利盡淮海百姓賴之號為薛公豐兗渠胄以天下太平登封告禪帝王盛烈遂遣博士登太山觀古跡撰封禪圖及儀上之高祖謙讓不許後轉郢州刺史前後俱有惠政徵拜衛尉卿尋轉大理卿持法寬平名為稱職後

遷刑部尚書時左僕射高熲稍被疏忌及王世積之誅也熲事與相連上因此欲成熲罪胄明雪之正議其獄由是忤旨械繫之久而得免檢校相州事甚有能名會漢王諒作亂并州遣偽將綦良東略地攻逼慈州刺史上官政請援於胄胄畏諒兵鋒不敢拒良又引兵攻胄胄欲以計却之遣親人魯世範說良曰天下事未可知胄為人臣去就須得其所何遽相攻也良於是釋去進圖黎陽及良為史祥所攻棄軍歸胄胄以懷貳心鎖詣大理相州吏人素懷其恩詣闕理胄者百餘人胄竟坐除名配防嶺南道病卒有子筠獻並知名

宇文㢸

宇文㢸字公輔河南洛陽人也其先與周同出祖直力覲魏鉅鹿太守父珍周宕州刺史㢸慷慨有大節博學多通仕周為禮部上士嘗奉使鄧至國及黑水龍涸諸羌前後降附三十餘部及還奉詔修定五禮書成奏之賜公田十二頃粟百石累遷少吏部擢八人為縣令皆有異績時以為知人轉內史都上士武帝將出兵河陽以伐齊謀及臣下㢸進策曰齊氏建國于今累葉雖曰無道藩維之寄尚有其人今之用兵須擇其地河陽衝要精兵所聚盡力攻圍恐難得志如臣所見彼汾之曲戍小山平攻之易拔用

武之地莫過於此願陛下詳之帝不納師竟無功建德五年大舉伐齊卒用㢸計㢸於是募三輔豪俠少年數百人以為別隊從帝攻拔晉州身被三瘡苦戰不息帝奇而壯之後從帝平齊以功拜上儀同封武威縣公邑千五百戶賜物千五百段奴婢百五十口馬牛羊千餘頭拜司州總管司錄宣帝嗣位遷左守廟大夫時突厥寇甘州帝令侯莫陳昶率兵擊之㢸為監軍㢸謂昶曰黠虜之勢來如激矢去若絕弦若欲追躡良為難及且宜選精騎直趣祁連之西賊若收軍必自蓼泉之北此地險隘兼復下濕度其人馬三日方度緩步追汗何遽不及彼勞我逸破之必矣

若還此路真上策也昶不能用之西取合黎大軍行遲虜
已出塞其年弢又率兵從梁士彥攻拔壽陽封安樂
縣公增邑六百戶賜物六百段加以口馬除濟州刺史俄
轉南司州刺史後司馬消難之奔陳也弢追之不及遇陳
將樊毅戰於漳口自旦及午三戰三捷虜獲三千人除黃
州刺史尋轉南定州刺史開皇初以前功封平昌縣公加
邑一千二百戶入爲尚書右丞時西羌內附詔弢持節安
集之置鹽澤蒲昌二郡而還遷尚書左丞當官正色爲百
寮所憚三年突厥寇甘州以行軍司馬從元帥竇榮定擊
破之還除太僕少卿轉吏部侍郎平陳之役楊素出信州
道令弢持節爲諸軍節度仍領行軍總管劉仁恩之破
陳將呂仲肅也弢有謀焉加開府拜刑部尚書領太
子虞候率上嘗親臨釋奠弢與博士論議詞致清遠觀
者屬目上大悅顧謂侍臣曰朕今覩周公之制禮見宣尼
之論孝實慰朕心於是頒賜各有差時朝廷以晉陽爲重
鎮并州總管必屬親王其長史司馬亦一時高選前長史
王韶卒以弢有文武幹用出爲并州長史俄以父艱去職
尋詔起之十八年遼東之役授元帥漢王府司馬仍領
行軍總管軍還之後歷朔代吳三州總管皆有能名煬帝
即位徵拜刑部尚書仍持節巡省河北還除泉州刺史

歲餘復拜刑部尚書尋轉禮部尚書弢以才能著稱歷職
顯要聲望甚重物議時談多見推許帝頗忌之時帝漸好
聲色尤勤遠略弢謂高熲曰昔周天元好聲色而國亡以
今方之不亦甚乎又言長城之役幸非急務有人奏之竟
坐誅死時年六十二天下冤之所著辭賦二十餘萬言爲
尚書孝經注行於時有子儉瑗

張衡

張衡字建平河內人也祖嶷魏河陽太守父光周萬州刺
史衡幼懷志尚有骨鯁之風年十五詣太學受業研精覃
思爲同輩所推周武帝居太后憂與左右出獵衡露髮輿
櫬扣馬切諫帝嘉焉賜衣一襲馬一匹擢拜漢王侍讀衡
又就沈重受三禮略究大旨累遷掌朝大夫高祖受禪拜
司門侍郎及晉王廣爲河北行臺衡歷刑部度支二曹郎
後以臺廢拜并州總管掾及王轉牧揚州衡復爲掾王甚
親任之衡亦竭慮盡誠事之奪宗之計多衡所建也以母
憂去職歲餘起授揚州總管司馬賜物三百段開皇中熙
州李英林反署置百官以衡爲行軍總管率步騎五
萬人討平之拜開府賜奴婢一百三十口物五百段金銀
雜畜稱是及王爲皇太子拜衡右庶子仍領給事黃門侍
郎煬帝嗣位除給事黃門侍郎進位銀青光祿大夫俄遷

御史大夫甚見親重大業三年帝幸榆林郡還至太原謂衡曰朕欲過公宅可為朕作主人衡於是馳至河內與宗族具牛酒帝上太行開直道九十里以抵其宅帝悅其山泉留宴三日因謂衡曰往從先皇拜太山之始塗經洛陽瞻望於此深恨不得相過不謂今日得諧宿願衡俯伏辭謝奉觴上壽帝益歡賜其宅傍田三十頃良馬一匹金帶縑綵六百段衣一襲御食器一具衡固讓帝曰天子所至稱幸者蓋為此也不足為辭衡復獻食於帝帝令頒賜公卿下至衛士無不霑洽衡以藩邸之舊恩寵莫與為比頗自驕貴明年帝幸汾陽宮宴從官特賜絹五百匹帝欲大

汾陽宮令衡與紀弘整具圖奏之衡承間進諫曰比年勞役繁多百姓疲敝伏願留神稍加折損帝意甚不平後嘗目衡謂侍臣曰張衡自謂由其計畫令我有天下也時齊王暕失愛於上帝密令人求暕罪失有人譖暕違制將伊闕令皇甫詡從之汾陽宮又錄前幸涿郡及祠恒岳時父老謁見者衣冠多不整帝譴衡以憲司皆不能舉正出為榆林太守明年帝復幸汾陽宮衡督役築樓煩城因而謁帝帝惡衡不損瘦以為不念咎因謂衡曰公甚肥澤宜且還郡衡復之榆林俄而敕衡督役江都宮有人詣衡訟宮監者衡不為理還以訟書付監其人大為監所困禮部尚

書楊玄感使至江都其人詣玄感稱冤玄感固以衡為不可及與衡相見未有所言又先謂玄感曰薛道衡真為枉死玄感具上其事江都郡丞王世充又奏衡頻減頓具帝於是發怒鎖衡詣江都市將斬之久而乃釋除名為民放還田里帝每令親人覘衡所為八年帝自遼東還都衡妾言衡怨望謗訕朝政竟賜盡於家臨死大言曰我為人作何物事而望久活監刑者塞耳促令殺之義寧中以死非其罪贈大將軍南陽郡公謚曰忠有子希玄

楊汪

楊汪字元度本弘農華陰人也曾祖順徙居河東父琛儀

同三司及汪貴追贈平鄉縣公汪少凶疏好與人群鬬拳所毆擊無不顛踣長更折節勤學專精左氏傳通三禮解褐周冀王侍讀王甚重之每曰楊侍讀德業優深孤之穆生也其後問禮於沈重受漢書於劉臻二人推許之曰吾弗如也由是知名累遷夏官府都上士及高祖居相引知兵事遷掌朝下大夫高祖受禪賜爵平鄉縣伯邑二百戶歷尚書司勳吏部二曹侍郎秦州總管長史名為明幹遷尚書左丞坐事免後歷荊洛二州長史每聽政之暇必延生徒講授時人稱之數年高祖謂諫議大夫王達曰卿為我覓一好左丞達遂私於汪曰我當薦君為左丞若事果

當以良田相報也汪以蓮所言奏之蓮竟坐死於是拜汪
爲尚書左丞汪明習法令果於剖斷當時號爲稱職煬帝
即位徵守大理卿汪視事二日帝將親省囚徒其時繫囚二
百餘人汪通宵究審詰朝而奏曲盡事情一無遺誤帝甚
嘉之歲餘拜國子祭酒帝令百寮就學與汪講論天下通
儒碩學多萃焉論難鋒起皆不能屈帝令御史書其問答
奏之省而大悅賜良馬一匹大業中爲銀青光祿大夫及
楊玄感反河南贊治裴弘策出師禦之戰不利弘策出還
遇汪而屏人交語既而留守樊子蓋斬弘策以狀奏汪帝
疑之出爲梁郡通守後李密逼東都其徒頻寇梁郡汪
勒兵拒之頻挫其銳煬帝崩王世充推越王侗爲主徵拜
吏部尚書頗見親委及世充僭號汪復用事世充平以兇
黨誅死

史臣曰盧愷諫說可稱令狐熙所居而治薛冑執憲平允
宇文弼器業優敏張衡以骾正立名楊汪以學業自許然
皆有奇節雅尚令終九仞之基俄傾於一簣惜哉若忠爲
令德施非其人尚或不可況託足邪徑而又不得其人者
歟語曰無爲權首將受其咎又曰無始禍無召亂張衡既
召亂涉禍爲權首勤不以順其能不及於此乎

特進臣魏　徵　上

盧思道　從父兄昌衡

盧思道字子行范陽人也祖陽烏魏秘書監父道亮隱居
不仕思道聰爽俊辯通侻不羈年十六遇中山劉松松爲
人作碑銘以示思道思道讀之多所不解於是感激閉戶
讀書師事河間邢子才後思道復爲文以示劉松松又不
能甚解思道乃喟然歎曰學之有益豈徒然哉因就魏收
借異書數年之間才學兼著然不持操行好輕侮人齊天
保中魏史未出思道先已誦之由是大被笞辱前後屢犯
因而不調其後左僕射楊遵彥薦之於朝解褐司空行參
軍長兼員外散騎侍郎直中書省文宣帝崩當朝文士各
作挽歌十首擇其善者而用之魏收陽休之祖孝徵等不
過得一二首唯思道獨得八首故時人稱爲八米盧郎後漏
洩省中語出爲丞相西閤祭酒歷太子舍人司徒錄事參
軍每居官多被譴辱後以擅用庫錢免歸於家嘗於薊北
悵然感慨爲五言詩以見意人以爲工數年復爲京畿主
簿歷主客郎給事黃門侍郎待詔文林館周武帝平齊授
儀同三司追赴長安與同輩陽休之等數人作聽蟬鳴篇
思道所爲詞意清切爲時人所重新野庾信徧覽諸同作

者而深數矣之末幾以母疾還鄉遇同郡祖英伯及從兄昌期宋護等舉兵作亂思道預焉周遣柱國宇文神舉討平之罪當法已在死中神舉素聞其名引出之令作露布思道援筆立成文無加點神舉嘉而宥之後除掌教上士高祖為丞相遷武陽太守非其好也為孤鴻賦以寄其情曰余志學之歲自鄉里遊京師便見識知音歷受群公之眷年登弱冠甫就朝列談者過誤遂竊虛名通人楊令君邢特進已下皆分庭致禮倒屣相接翦拂吹噓長其光價而才本駑拙性實疏嬾勢利貨殖淡然不營雖籠絆朝市且三十載而獨往之心未始去懷抱也攝生舛和有少氣

疾分符坐嘯作守東原洪河之湄沃野彌望囂務既屏魚鳥為鄰有離群之鴻為羅者所獲野人馴養貢之於余置諸池庭朝夕賞翫既用銷憂兼以輕疾大易稱鴻漸於陸羽儀盛也揚子曰鴻飛冥冥言其高也淮南云東歸碣石違溽暑也平子賦曰南寓衡陽避祁寒也若其雅步清音遠心高韻鵷鸞已降罕見其儔而鍛翮墉陰偶影獨立唼喋粃粺雞鶩為伍不亦傷乎余五十之年忽焉已至永言身事慨然多緒乃為之賦聊以自慰云其詞曰惟此孤鴻擅奇羽族實稟清高之氣遠生遼碣之東翦毛將落和鳴順風拙水云屋矯翅排空出島嶼之綿邈犯霜露之溟濛

驚矰繳之繽紛畏落鴈之虛弓若其斗柄東指女夷司月乃遷集於寒門遂輕舉於玄闕至如天高氣肅搖落在時既嘯儔於淮浦亦弄吭於江湄摩赤霄以凌厲乘丹氣之威夷遡商飈之嫋嫋翫陽景之遲遲方春澗庭初綠理翮整翰群浮侶浴振雪羽而臨風掩霜毛而候旭餐江湖之蓴荇飲原野之菽麥行雖離而高逝響嘈嘈而相續絜齊國之冰紈皓吳山之華玉若乃長洲清夜安趾徐步夕息芳洲延頸乘流違寒競逐浮沉水宿避者言歸絕漠雲飛望玄鵠而為侶比朱鷺而相依倦天衢之冥漠降河渚之芳菲忽值羅人設網虞者懸機永辭寥廓絕迹重圍

始則窘束籠樊憔悴乃艱離絕命恨失其所終乃馴狎園庭而託池籞稻粱為資漱其容與於是翦翮拘翅屏氣銷聲滅煙霞之高想閟江海之幽情何異[illegible]之凌太清奮翼鼓舞遠薄層城異禽視而不貴小鳥顧而相輕安控地而無恥豈沖天之復望若夫圖南之羽偉而去淡栖睫之蟲微而不賤各遂性於天壤弗企懷以交戰不聽咸池之樂不饗太牢之薦也雖而共飲偶野鳧而同膳匪揚[illegible]以[illegible]而求見聊寓形乎沼沚且棲心於澹泊序以晏如承君子之餘眄開皇初以母老表請解職優詔許之其年[illegible]

既而又著勞生論指切當時其詞曰莊子曰大塊勞我以
生誠哉斯言也余年五十羸老云至追惟疇昔勤矣厥生
乃著茲論因言時云爾罷郡屏居有客造余者少選之頃
盱衡而言曰生者天地之大德人者有生之最靈所以作
配兩儀稱貴群品妍蚩愚智之辯天懸壤隔行己立身之
異入海登山今吾子生於右地九葉卿族天授俊才萬夫
所仰學綜流略[illegible]纂孔門之游夏辭窮[illegible]則擬漢臣之卿雲
行藏有節進退以禮不諂不驕無慍無懌俛仰貴賤之間
從容語默之際何其裕也下走所欣羨焉余莞爾而笑曰
未之思乎何所言之過也子其清耳請為左右陳之夫人

之生也皆未若無生在余之生勞亦勤止紈綺之年伏膺教
義規行矩步從善而登弁冠之後濯纓受署[illegible]仁義籠
絆朝市失翹陸之本性喪江湖之遠情淪此風波溺於倒
踐憂勞總至事非一緒何則地胄高華既致嫌於管庫才
識美茂亦受嫉於愚庸[illegible]記[illegible]為側目清言河
瀉木訥所以疚心豈徒[illegible]惜春秋[illegible]相江都而求
數傳長沙而不歸固亦魯館臧否楚逢靳尚趙壹為之哀
歌張升於是慟哭有齊之季不遇休明申胆就鞅屏迹無
地段珪張讓金貝是視賈謐郭彰腥臊可厭[illegible]刑以逞禍
近也魚耳[illegible]之血周氏末葉[illegible]

王儉笏升階汗流浹背莒客之踵[illegible]匹茲非險濟人
之手執馬尾方此未危君乃羊腸句注之道據鞍振策武
落雞田之外御風沐雨三旬九食不敢稱弊此之為役蓋
其小小者耳今泰運[illegible]開四門以穆[illegible]流司契於上夔龍
佐命於下岐伯[illegible]取[illegible]幽[illegible]務光悔從木石余年
在秋方已迫知命情禮宜退不獲晏安一葉從風無損鄧
林之[illegible]退飛不[illegible]渤澥之游求耕田鑿井晚息晨
興候南山之朝[illegible]北堂之明月汎勝九穀之書觀其節
制崔寔四人之令奉以周旋[illegible]荷蕢登白屋黃冠之伍夕
議穀稼[illegible]足之倫濁酒盈[illegible]高歌滿席[illegible]兮切兮天

地一指此野人之樂也子或以是羨余乎客曰吾子之享
既聞之矣他人有心又請論其梗槩余答曰雲飛泥沉卑
高異等圓行方止動息殊致是以摩霄運海[illegible]者數
澤五衢四照忽[illegible]於山林余晚值昌辰遂其弱尚觀人
事之[illegible]覩時路之[illegible]夜靜言長想可以累歎
悴心流涕酸鼻人之百年脆促已甚奔駒流電不可為辭
顧[illegible]居[illegible]數紀之內窮通榮辱事無足道而有識者鮮無
識者多褊溢凡近輕險躁薄居家則人面獸心不孝不義
出門則諂諛讒佞無愧無恥退身知足忘伯陽之炯戒陳
力就列昇周任之格言[illegible]遠古斯患已積迄於近代此

言論況溺范衛揖讓之風擢纖不離夏翟舉之邪初近所
安朝露未晞小車盈董石之巷夕陽且落皂蓋塡閻竇之
里皆如脂如韋俯僂匍匐吮癰舐痔自知夫言與笑
助其愉樂詐泣佐哀恤其喪紀近通旨酒遠貢文蛇艷姬
美女委如脫屣金銑玉璡弃同遺跡及鄧通失路一簪之
賄無餘梁冀就誅五侯之貴將起向之求官買職晚謁晨
趨刺促望塵之舊游伊優上堂之夜客始則亡魂褫魄若
牛兒之遇獸心戰色沮似葉公之見龍俄而抵掌揚眉高
視闊步結侶弃廉公之第攜手哭聖卿之門華轂生塵來
如激矢雀羅暫設去等絕絃繇從容非止山川未阻千變萬

化鬼出神入為此者皆衣冠士族或有藝能不恥不仁不
畏不義靡愧友朋莫慙妻子外呈厚貌內蘊百心繇是則
紆青佩紫牧州典郡冠幘劫人厚自封殖妍歌妙舞列鼎
撞鍾耳倦絲桐口飫珍旨雖素論以為非而時宰之不責
末俗蚩蚩如此之敝也余則違時薄宦屏息窮居若甚恥馳
深畏汲汲心若死灰不營勢利家無儋石不貴諾然偶影
聯官將數十載類拙致災擊生所以告勞也昔人御寇斷
雕為朴人知榮辱時及世熙風力上宰內敷文教方召郢
臣外揚武節被之天道洽以淳風舉必以才爵無濫授與
漸肖氏不預衣簪何異此何稱也良盛擢事之辭成影質

迹礫石變成瑜瑾蒿艾化為蘭蕙余翁俗變時取耳掇
旨今悉不聞不見莫余敢侮易曰聖人作而萬物覩斯之
謂乎歲餘被徵奉詔郊勞陳使頃之遭母憂未幾起為散
騎侍郎奏內史侍郎事于時議置六卿將除大理思道上
奏曰省有駕部寺留大僕省有刑部寺除大理斯則重畜
產而賤刑名誠為未可又陳殿庭非杖罰之所朝臣犯笞
罪請以贖論上悉嘉納之是歲卒于京師時年五十二上
甚惜之遣使弔祭焉有集三十卷行於時子赤松大業中
官至河東長史
昌衡字子均父道虔魏尚書僕射昌衡小字龍子風神澹

雅容止可法博涉經史工草行書從弟思道小字釋奴宗
中俱稱英妙故幽州為之語曰盧家千里釋奴龍子年十
七魏濟陰王元暉業召補太尉參軍事兼外兵參軍齊氏
受禪歷平恩令太子舍人尋為僕射祖孝徵所薦遷尚書
金部郎孝徵每曰吾用盧子均為尚書郎自謂無愧幽州
矣其後兼散騎侍郎迎勞周使武帝平齊授司玉中士與
大宗伯斛斯徵修禮令開皇初拜尚書祠部侍郎高祖嘗
大集羣下令自陳功績人皆競進昌衡獨無所言左僕射
高熲目而異之陳使賀徹周濆相繼來聘朝廷每令昌衡
接對之未幾出為徐州總管長史甚有能名吏部尚書蘇

廣孝之曰德爲人表行爲士則論者以爲美談嘗行至浚儀所乘馬爲佗牛所觸因致死牛主陳謝求還價直昌衡謂之曰六畜相觸自關常理此豈人情也君何謝拒而不受性寬厚不校皆此類也轉壽州總管長史總管宇文述甚敬之委以州務歲餘遷金州刺史仁壽中奉詔持節爲河南道巡省大使及還以奉使稱旨授儀同三司賜物三百段昌衡自以年在懸車表乞骸骨優詔不許大業初徵爲太子左庶子行詣洛陽道卒時年七十二子寶素寶胤

李孝貞

李孝貞字元操趙郡柏人人也父希禮齊信州刺史世爲著姓孝貞少好學能屬文在齊釋褐司徒府參軍事簡諒不妄通賓客與從兄儀曹郎中騊太子舍人季節博陵崔子武范陽盧詢祖爲斷金之契後以射策甲科拜給事中于時黃門侍郎高乾和親要用事求婚於孝貞孝貞拒之由是有隙陰譖之出爲大尉府外兵參軍後歷中書舍人博陵太守司州別駕通直散騎常侍聘周使副還除給事黃門侍郎周武帝平齊授儀同三司少典祀下大夫宣帝即位轉吏部下大夫高祖爲丞相尉迥作亂相州孝貞從韋孝寬擊之以功授上儀同三司開皇初拜馮翊太守爲犯廟諱於是稱字後數歲遷蒙州刺史民安之自此不

復留意於文筆人問其故慨然歎曰五十之年倏焉而過鬢垂素髮筋力已衰宦意文情一時盡矣悲夫然每暇日輒引賓客絃歌對酒終日爲歡徵拜內史侍郎與內史李德林參典文翰然孝貞無幹劇之用頗稱不理上譴怒之勑御史劾其事由是出爲金州刺史卒官所著文集二十卷行於世有子允玉孝貞弟孝威亦有雅望大業中官至大理少卿

薛道衡

薛道衡字玄卿河東汾陰人也祖聰魏濟州刺史父孝通常山太守道衡六歲而孤專精好學年十三講左氏傳見子產相鄭之功作國僑贊頗有詞致見者奇之其後才名益著齊司州牧彭城王浟引爲兵曹從事尚書左僕射弘農楊遵彥一代偉人見而嗟賞授奉朝請吏部尚書隴西辛術與語歎曰鄭公業不亡矣河東裴讞目之曰自鼎遷河朔吾謂關西孔子罕值其人今復遇薛君矣武成作相召爲記室及即位累遷太尉府主簿歲餘兼散騎常侍接對周陳二使武平初詔與諸儒修定五禮除尚書左外兵郎陳使傅縡聘齊以道衡兼主客郎接對之縡贈詩五十韻道衡和之南北稱美魏收曰傅縡所謂以蚓投魚耳待詔文林館與范陽盧思道安平李德林齊名友善復以本官

直中書省尋拜中書侍郎仍參太子侍讀後主之時漸見親用于時頗有附會之譏後與侍中斛律孝卿參預政事道衡具陳備周之策孝卿不能用及齊亡周武引為御史二命士後歸鄉里自州主簿入為司祿上士高祖作相從元帥梁睿擊王謙攝陵州刺史大定中授儀同攝邛州刺史高祖受禪坐事除名河間王弘北征突厥召典軍書還除內史舍人其年兼散騎常侍聘陳主使道衡因奏曰江東蕞爾一隅僭擅遂久實由永嘉已後華夏分崩劉石符姚慕容赫連之輩妄竊名號尋亦滅亡魏氏自北徂南未遑遠略周齊兩立務在兼并所以江表逋誅積有年祀陛

下聖德天挺光膺寶祚比隆三代平一九州豈容使區區之陳久在天網之外臣今奉使請責以稱藩高祖曰朕且含養置之度外勿以言辭相折識朕意焉江東雅好篇什陳主尤愛雕蟲道衡每有所作南人無不吟誦焉八年伐陳授淮南道行臺尚書吏部郎兼掌文翰王師臨江高熲夜坐幕下謂之曰今段之舉克定江東已不君試言之道衡答曰凡論大事成敗先須以至理斷之禹貢所載九州本是王者封域後漢之季群雄競起孫權兄弟遂有吳楚之地晉武受命尋即吞併永嘉南遷重此分割自爾已來戰爭不息否終斯泰天道之恒郭璞有云江東偏王三

百年還與中國合今數將滿矣以運數而言其必克一也有德者昌無德者亡自古興滅皆由此道主上躬履恭儉憂勞庶政叔寶峻宇雕牆酣酒荒色上下離心人神同憤其必克二也為國之體在於任寄彼之公卿備員而已拔小人施文慶委以政事尚書令江總唯事詩酒本非經略之才蕭摩訶任蠻奴是其大將一夫之用耳其必克三也我有道而大彼無德而小量其甲士不過十萬西自巫峽東至滄海分之則勢懸而力弱聚之則守此而失彼其必克四也席卷之勢其在不疑熲忻然曰君言成敗事理分明吾今豁然矣本以才學相期不意籌略乃爾還除吏部

侍郎後坐抽擢人物有言其黨蘇威任人有意故者除名配防嶺表晉王廣時在揚州陰令人諷道衡從揚州路將奏留之道衡不樂王府用漢王諒之計遂出江陵道而去尋有詔徵還直內史省晉王由是銜之然愛其才猶頗見禮後數歲授內史侍郎加上儀同三司道衡每至構文必隱坐空齋蹋壁而臥聞戶外有人便怒其沉思如此高祖每曰薛道衡作文書稱我意然誡之以迂誕後高祖善其稱職謂楊素牛弘曰道衡老矣驅使勤勞宜使其朱門陳戟於是進位上開府賜物百段道衡辭以無功高祖曰爾久勞階陛國家大事皆爾宣行豈非爾功也道衡久當樞

要才名益顯太子諸王爭相與交高熲楊素雅相推重聲
名籍甚無競一時仁壽中楊素專掌朝政道衡既與素善
上不欲道衡久知機密因出檢校襄州總管道衡久當驅
策一旦違離不勝悲戀言之哽咽高祖愴然改容曰爾光
陰晚暮侍奉誠勞朕欲令爾將攝兼撫萌俗今爾之去朕
如斷一臂於是賚物三百段九環金帶并時服一襲馬十
匹慰勉遣之在任清簡吏民懷其惠煬帝嗣位轉番州
刺史歲餘上表求致仕帝謂內史侍郎虞世基曰道衡將
至當以秘書監待之道衡既至上高祖文皇帝頌其詞曰
太始太素荒茫造化之初天皇地皇杳冥書契之外其道

絕其跡遠言談所不詣耳目所不追至於入穴登巢鶉居
鷇飲不殊於羽族取類於毛群亦何貴於人靈何用於心
識羲軒已降爰暨唐虞則乾象而施法度觀人文而化天
下然後帝王之位可重聖哲之道為尊夏后殷周之國禹
湯文武之主功濟生民聲流雅頌然陵替於三五慚德於
干戈秦居閏位任刑名為政本漢執靈圖雜霸道而為業
當塗興而三方峙典午末而四海亂九州封域窟穴鯨鯢
之群五都遺黎蹴踏戎馬之足雖玄行定嵩洛木運據崤
函未正滄海之流詎息昆山之燎叶千齡之旦暮當萬葉
之一朗者其在大隋乎粵若高祖文皇帝誕聖降靈則赤

光照室韜神晦跡則紫氣騰天龍顏日角之奇玉理珠衡
之異著在圖錄彰乎儀表而帝系靈長神基崇峻類邠岐
之累德同豐沛之勃起俯膺歷試納揆賓門位長六卿望
高百辟猶重華之為太尉若文命之任司空蒼曆將盡率
土糜沸玉弩驚天金鉦照野姦雄挺禍據河朔而連海岱
猾逆乘釁杜白馬而塞成皋庸蜀逆命憑銅梁之險鄖黃
背誕引金陵之寇三川已震九鼎將飛高祖龍躍鳳翔濡
足授手應赤伏之符受玄狐之籙命百下百勝之將動九
天九地之師平共工而殄蚩尤翦犬戎而戮葛伯不煩二
十八將無假五十二征曾未踰時妖逆咸殄廓氛霧於區

宇出黎元於塗炭天柱傾而還正地維絕而更紐殊方稽
顙識牛馬之內向樂師伏地懼鍾石之變聲萬姓所以樂
推三靈於是改卜壇場已備猶弘五讓之心億兆難違方
從四海之請光臨寶祚展禮郊丘舞六代而降天神陳四
圭而饗上帝乾坤交泰品物咸亨酌前王之令典改易徽
號因庶萌之子來移創都邑天文上當朱鳥地理下據黑
龍正位辨方揆影於日月內宮外座取法於辰象懸政教
於魏闕朝群后於明堂除舊布新移風易俗天街之表地
脈之外獯獫孔熾其來自久橫行十萬樊噲於是失辭提
步五千李陵所以陷沒周齊兩盛競結旄頭娉狄后於漠

北未足息其侵擾傾珍藏於山東不能止其貪殘發靈祥
祚聖皇馭寓運天策於帷扆播神威於沙朔柳室氈裘之
長皆為臣隸瀚海蹛林之地盡充池苑三吳百越九江五
湖地分南北天隔內外談黃旗紫蓋之氣恃龍蟠獸據之
險恒有僭偽之君妄竊帝王之號時經五代年移三百爰
降皇情永懷大道愍彼黎獻獨為匪人今上利建在唐則
哲居代地憑寵極天縱神武受脤出車一舉平定於是八
荒無外九服大同四海為家萬里為宅乃休牛散馬偃武
修文自華夏亂離綿積年代人造戰爭之具家習澆偽之
風聖人之遺訓莫存先王之舊典咸墜爰命秩宗刊定五

禮申勑太子改正六樂玉帛樽俎之儀節文乃備金石匏
革之奏雅俗始分而留心政術垂神聽覽早朝晏罷廢寢
忘食憂百姓之未安懼一物之失所行先王之道夜思待
旦革百王之弊朝不及夕見一善事喜彰於容旨聞一犯
禁歎深於在予薄賦輕傜務農重穀倉廩有紅腐之積黎
萌無阻飢之慮天性弘慈聖心惻隱恩加禽獸胎卵於是
獲全仁霑草木牛羊所以勿踐至於憲章重典刑名大辟
申法而屈情決斷於俄頃故能彝倫攸敘上下齊肅左右
絕諂諛之路搢紳無勢力之門小心翼翼敬事於天地終
日乾乾誠貞於亢極陶黎萌於德化致風俗於太康公卿

庶尹遐邇岳牧僉以天平地成千載之嘉會登封降禪百
王之盛典宜其金泥玉檢揚介丘飛聲騰實常為稱首
天子為而不恃成而不居沖旨凝邈固辭弗許而雖休勿
休上德不德更乃聿誠於岳瀆謝咎方知六十四卦謙
撝之道為尊七十二君告成之義為小巍巍蕩蕩無得以
稱焉而深誠至德感達於穹壤和氣薰風充溢於宇宙二
儀降福百靈薦祉日月星象風雲草樹之祥山川玉石鱗介
羽毛之瑞歲見月彰不可勝紀至於振古所未有圖籍所
不載目所不見耳所未聞古語稱聖人作萬物覩神靈滋
百寶用此其効矣既而遊心姑射脫屣之志已深鑄鼎荊

山升天之駕遂遠凡在含識負戴惟帝臣妾若喪考妣哀纏弓
劍望山幽峻無從宮呂之禮長寂寞莫見於汾陽之遊若
乃降精熛怒飛名帝籙開運握圖創業垂統聖德也撥亂
反正濟國寧人六合八紘同文共軌神功也玄酒陶匏雲
和孤竹禋祀上帝尊極配天大孝也偃伯戢戈正禮裁樂
納民壽域驅俗福林至政也張四維而臨萬宇侔三皇而
並五帝豈直錙銖周漢么麽魏晉而已雖五行之舞每陳
於清廟九德之歌無絕於樂府而玄功暢洽不局於形器
懿業遠大豈盡於揄揚臣輕生多幸命偶興運趨事紫宸
驅馳丹陛一辭天闕奄隔鼎湖空有攀龍之心徒深蓐蟻

之意庶憑毫翰敢希贊述昔堙海之禽不增於大地泣河之士非益於洪流盡其心之所存竭其力之所及輒緣斯義不覺斐然乃作頌曰悠哉邃古邈矣季世四海九州萬王千帝三代之後其道逾替爰逮金行不勝其弊戎狄猾夏群凶縱慝竊號淫名十有餘國怙威逞暴悖禮亂德五嶽塵飛三象霧塞玄精啟曆發迹幽方并吞寇偽獨擅雄強載祀二百比祚前王江湖尚阻區域未康句吳閩越河朔渭涘九縣瓜分三方鼎峙狙詐不息干戈競起東夏雖平亂離瘼矣五運叶期千年肇旦赫矣高祖人靈攸贊聖德迥生神謀獨斷瑞彰真彰表文辟難宗伯撰儀太史練日孤竹之管雲和之瑟展禮上玄飛煙太一珪璧朝會山川望秩占揆星景移建邦畿下憑赤壤上叶紫微布政衡室懸法象魏帝宅天府固本崇威函河豁海龍荒狼望種落陸梁時犯亭障皇威遠懾帝德遐暢稽顙歸誠稱臣內向吳越提封斗牛星象積有年代自稱君長大風未繳長鯨漏網授鉞天人豁然清蕩戢武戢斗太平太蔟禮教周被書軌大同復禹之跡成舜之功禮以安上樂以移風突勞庶績務育黔首三面解羅萬方引咎納民軌物驅時仁壽神化隆平生靈庶阜虔心恭己奉天事地協氣橫休徵貽至禮場燮亨上石冒虛位雖而不居聖道彌綏齊歷

文發發輝聖道類漢光傳莊寶命知來藏往玄覽幽鏡兆業鑒長洪基隆崆峒問道汾射窅然御辯遐逝乘雲上仙哀纏率土痛感穹玄流澤遺柴用教百年尚想靈圖求惟聖則道洽幽顯仁霑動植爻象不陳乾坤將息微臣作頌用申罔極帝覽之不悅顧謂蘇威曰道衡致美先朝此魚藻之義也於是拜司隸大夫將置之罪道衡不悟司隸刺史房彥謙素相善知必及禍勸之杜絕賓客卑辭下氣而道衡不能用會議新令久不能決道衡謂朝士曰向使高熲不死令決當久行有人奏之帝怒曰汝憶高熲邪付執法者勘之道衡自以非大過促憲司早斷暨於奏日冀帝赦之勅家人具饌以備賓客來候者及奏帝令自盡道衡殊不意未能引訣憲司重奏縊而殺之妻子徙且末時年七十天下冤之有集七十卷行於世有子五人收最知名出繼族父孺孺清貞孤介不交流俗涉歷經史有才思雖不為大文所有詩詠詞致清遠開皇中為侍御史揚州總管司功參軍每以方直自處府寮多不便之及滿轉清陽令襄城郡掾卒官所經並有惠政與道衡偏相友愛收初生即與孺為後養於孺宅至於成長殆不識本生太常丞胡仲操曾在朝堂就孺借刀子割爪甲孺以仲操非雅士竟不與之其不肯妄交清介獨行皆此類也道衡兄子

邁官至選部郎從父弟道實官至禮部侍郎離石太守並知名於世從子德音有俊才起家爲游騎尉佐魏澹修魏史史成遷著作佐郎及越王侗稱制東都王世充之僭號也軍書羽檄皆出其手世充平以罪伏誅所有文筆多行於時

史臣曰二三子有齊之季皆以辭藻著聞爰歷周隋咸見推重李稱一代俊偉薛則時之令望握靈蛇以俱照騁逸足以並驅文雅縱橫金聲玉振靜言揚搉盧居二子之右李辭紆青拖紫思道官塗寥落雖窮通有命抑亦不護細行之所致也

列傳卷第二十二　　隋書五十七

列傳卷第二十三　　隋書五十八

特進臣魏　徵　上

明克讓

明克讓字弘道平原鬲人也父山賓梁侍中克讓少好儒雅善談論博涉書史所覽將萬卷三禮禮論尤所研精龜筴曆象咸得其妙年十四釋褐湘東王法曹參軍時舍人朱异在儀賢堂講老子克讓預焉堂邊有脩竹异令克讓詠之克讓攬筆輒成其卒章曰非君多愛賞誰貴此貞心异甚奇之仕歷司徒祭酒尚書都官郎中散騎侍郎兼國子博士中書侍郎梁滅歸于長安周明帝引爲麟趾殿學士俄授著作上士轉外史下大夫出爲衛王友歷蘆東南陳二郡守武帝即位復徵爲露門學士令與太史官屬正定新曆拜儀同三司累遷司調大夫賜爵歷城縣伯邑五百戶高祖受禪拜太子內舍人轉率更令進爵爲侯太子以師道處之恩禮甚厚每有四方珍味輒以賜之于時東宮盛徵天下才學之士至於博物洽聞皆出其下詔與太常牛弘等修禮議樂當朝典故多所裁正開皇十四年以疾去官加通直散騎常侍卒年七十上甚傷惜焉賻物五百段米三百石太子又贈絹布二千匹錢十萬朝服一具給棺槨著孝經義疏一部古今帝代記一卷文類四卷續

名僧記一卷集二十卷子餘慶官至司門郎越王侗稱制
爲國子祭酒

魏澹

魏澹字彥深鉅鹿下曲陽人也祖鸞魏光州刺史父季景
齊大司農卿稱爲著姓世以文學自業澹年十五而孤專
精好學博涉經史善屬文詞采贍逸齊博陵王濟聞其名
引爲記室及琅邪王儼爲京畿大都督以澹爲鎧曹參軍
轉殿中侍御史尋與尚書左僕射魏收吏部尚書陽休之
國子博士熊安生同修五禮又與諸學士撰御覽書成除
殿中郎中書舍人復與李德林俱修國史周武帝平齊

授納言中士及高祖受禪出爲行臺禮部侍郎尋爲散騎
常侍聘陳主使還除太子舍人廢太子勇深禮遇之屢加
優錫令注庾信集復撰笑苑詞林集世稱其博物數年遷
著作郎仍爲太子學士高祖以魏收所撰書褒貶失實平
繪爲中興書事不倫序詔澹別成魏史澹自道武下及恭
帝爲十二紀七十八傳別爲史論及例一卷并目錄合九
十二卷澹之義例與魏收多所不同其一曰臣聞天子者
繼天立極終始絕名故穀梁傳曰太上不名曲禮曰天子
不言出諸侯不生名諸侯尚不生名況天子乎若爲太子
必須書名良由子者對父生稱父前子名禮之意也是以

桓公六年九月丁卯子同生傳曰舉以太子之禮杜預注
云桓公子莊公也十二公唯子同是嫡夫人之長子備用
太子之禮故史書之於策即位之日尊成君而不名春秋
之義聖人之微旨也至如馬遷周之太子並皆言名漢之
儲兩俱沒其諱以尊漢卑周臣子之意也竊謂雖立此理
恐非其義何者春秋禮記太子必書名天王不言出此仲
尼之褒貶皇王之稱謂非當時與異代遂爲優劣也班固
范曄陳壽王隱沈約參差不同尊卑失序至於魏收諱儲
君之名書天子之字過又甚焉今所撰史諱皇帝名書太
子字欲以尊君卑臣依春秋之義也其二曰五帝之聖三

代之英積德累功乃文乃武賢聖相承莫過周室名器不
及后稷追謚止於三王此即前代之茂實後人之龜鏡也
魏氏平文以前部落之君長耳太祖遠追二十八帝並極
崇高違堯舜憲章越周公典禮但道武出自結繩未師典
誥當須南董直筆裁而正之反更飾非言是觀過所謂決
渤澥之水復去隄防襄陵之災未可免也但力微天女所
誕靈異絕世尊爲始祖得禮之宜平文昭成雄據塞表英
風漸盛圖南之業基自此始長孫斤之亂也兵交御坐太
子授命昭成獲免道武此時后緡方娠宗廟復存社稷有
主大功大孝寔在獻明此之三世稱謚可也自茲以外未

之敢聞其三曰臣以為南巢桀放牧野紂焚斬以黃鉞懸
首白旗幽王死於驪山厲王出奔於彘未嘗隱諱直筆書
之欲以勸善懲惡貽誡將來者也而太武獻文並非命
前史立紀不異天年言論之間頗露首尾殺主害君莫知
名姓逆臣賊子何所懼哉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圓首方
足孰不瞻仰況復兵交御坐矢及王屋而可隱沒者乎今
所撰史分明直書不敢迴避且隱桓之死閔昭殺逐丘明
據實經文不隱況復懸隔異代而致依違哉其四曰周道
陵遲不勝其弊楚子親問九鼎吳人來徵百牢無君之心
實彰行路夫子刊經皆書曰卒自晉德不競宇宙分崩或

帝或王各自署置當其生日聘使往來略敵國之儀及其終也
書之曰死便同庶人存沒頓殊能無懷愧今所撰史諸國
凡處華夏之地者皆書曰卒同之吳楚其五曰壺遂發問
馬遷答之義已盡矣後之述者仍未領悟董仲舒司馬遷
之意本云尚書者隆平之典春秋者撥亂之法興衰理異
制作亦殊治定則直敘欽明世亂則辭兼顯晦分路命家
不相依放故云周道廢春秋作堯舜盛尚書載之是也
漢興以來改正朔易服色臣力誦聖德仍不能盡余所謂
述故事而君比之春秋謬哉然則紀傳之體出自尚書不
學春秋明矣而范曄云春秋者文既總略好失事形今之

擬作所以為短紀傳者史班之所變也網羅一代事義周
悉適之後學此焉為優故繼而述之觀曄此言豈直非聖
人之無法又失馬遷之意旨孫盛自謂鑽仰具體而放之
魏收云魯史既修達者貽則子長自拘紀傳不存師表盍
泉源所由地非企及雖復逐爵踵聖亦未思紀傳所由來
也董史以為司馬遷創立紀傳以來述者非一人無善惡
皆為立論計在身行迹具在正書事既無奇不足懲勸再
述乍同銘頌重敘唯覺繁文案丘明亞聖之才發揚聖旨
言君子曰者無非甚泰其間尋常直書而已今所撰史竊
有慕焉可為勸戒者論其得失其無損益者所不論也

所著魏書甚簡要大矯收繪之失上覽而善之未幾卒時
年六十五有文集三十卷行於世子信言頗知名澹弟彥
玄有文學歷揚州總管府記室冀州司馬有子彌行

陸爽

陸爽字開明魏郡臨漳人也祖順宗魏南青州刺史父槩
之齊霍州刺史爽少聰敏年九歲就學日誦二千餘言齊
尚書僕射楊遵彥見而異之曰陸氏代有人焉年十七齊
司州牧清河王岳召為主簿擢殿中侍御史俄兼治書累
轉中書侍郎及齊滅周武帝聞其名與陽休之袁叔德等
十餘人俱徵入關諸人多將輜重爽獨載書數千卷至長

安，授宣納上士。高祖受禪，轉太子內直監，尋遷太子洗馬。與左庶子宇文愷等撰東宮典記七十卷。朝廷以其博學有口辯，陳人至境，常令迎勞。開皇十一年，卒官，時年五十三。贈上儀同、宣州刺史，賜帛百匹。子法言，敏學有家風，釋褐承奉郎。初，爽之為洗馬，嘗奏高祖云：「皇太子諸子未有嘉名，請依春秋之義，更立名字。」上從之。及太子廢，上追怒爽云：「我孫製名，寧不自解？陸爽乃爾多事！扇惑於勇，亦由此人。其身雖故，子孫並宜屏黜，終身不齒。」法言竟坐除名。

爽同郡侯白，字君素，好學有捷才，性滑稽，尤辯俊。舉秀才，為儒林郎。通倪不恃威儀，好為誹諧雜說，人多愛狎之，所

在之處，觀者如市。楊素甚狎之。素嘗與牛弘退朝，白謂素曰：「日之夕矣。」素大笑曰：「以我為牛羊下來邪？」高祖聞其名，召與語，甚悅之，令於秘書修國史。每將擢之，高祖輒曰「侯白不勝官」而止。後給五品食，月餘而死。時人傷其薄命。著旌異記十五卷，行於世。

杜臺卿

杜臺卿，字少山，博陵曲陽人也。父弼，齊衛尉卿。臺卿少好學，博覽書記，解屬文。仕齊奉朝請，歷司空西閤祭酒、司徒戶曹、著作郎、中書黃門侍郎。性儒素，每以雅道自居。及周武帝平齊，歸于鄉里，以禮記、春秋講授子弟。開皇初，被徵入朝。臺卿嘗采月令，觸類而廣之，為書名玉燭寶典十二卷。至是奏之，賜絹二百匹。臺卿患聾，不堪吏職，請修國史。上許之，拜著作郎。十四年，上表請致仕，敕以本官還第。數載，終於家。有集十五卷，撰齊記二十卷，並行於世。無子。有兄蕤，學業不如臺卿，而幹局過之。仕至開州刺史。子公贍，少好學，有家風，卒於安陽令。公贍子之松，大業中為起居舍人。

辛德源

辛德源，字孝基，隴西狄道人也。祖穆，魏平原太守。父子馥，尚書右丞。德源沉靜好學，年十四解屬文。及長，博覽書記，

少有重名。齊尚書僕射楊遵彥、殿中尚書辛術皆一時名士，見德源，並虛襟禮敬，因同薦之於文宣帝，起家奉朝請。後為兼員外散騎侍郎，聘梁使副。後歷馮翊華山二王記室、中書侍郎。劉逖上表薦德源曰：「弱齡好古，晚節逾厲，枕藉六經，漁獵百氏，文章綺豔，體調清華，恭慎表於閨門，謙撝著於朋執，實後進之辭人，當今之雅器，必能效節一官，騁足千里。」由是除員外散騎侍郎，累遷比部郎中，復兼通直散騎常侍，聘于陳。及還，待詔文林館，除尚書考功郎中，轉中書舍人。及齊滅，仕周為宣納上士。因取急詣相州，會尉迥作亂，以為中郎。德源辭不獲免，遂亡去。高祖受禪，不

得謂者久之隱於林慮山鬱鬱不得志著幽居賦以自寄文多不載德源素與武陽太守盧思道友善時相往來魏州刺史崔彥武奏德源潛為交結恐其有姦計由是詔令從軍討南寧歲餘而還秘書監牛弘以德源才學顯著奏與著作郎王劭同脩國史德源每於務隙撰集注春秋三傳三十卷注揚子法言二十三卷蜀王秀聞其名而引之居數歲奏以為掾後轉諮議參軍卒官有集二十卷又撰政訓內訓各二十卷有子素臣正臣並學涉有文義

柳䛒

柳䛒字顧言本河東人也永嘉之亂徙家襄陽祖惔梁侍中父暉都官尚書䛒少聰敏解屬文好讀書所賦將萬卷仕梁釋褐著作佐郎後蕭詧據荊州以為侍中領國子祭酒吏部尚書及梁國廢拜開府通直散騎常侍尋遷內史侍郎以無吏幹去職轉晉王諮議參軍王好文雅招引才學之士諸葛穎虞世南王胄朱瑒等百餘人以充學士而䛒為之冠王以師友處之每有文什必令其潤色然後示人嘗朝京師還作歸藩賦命䛒為序詞甚典麗初王屬文為庾信體及見䛒已後文體遂變仁壽初引䛒為東宮學士加通直散騎常侍檢校洗馬甚見親待每召入臥內與之宴謔䛒尤俊辯多在侍從有所顧問應答如響性又嗜

酒言雜誹諧由是彌為太子之所親狎以其好內典令撰法華玄宗為二十卷奏之太子覽而大悅賞賜優洽儕輩莫與為比煬帝嗣位拜秘書監封漢南縣公帝退朝之後便命入閤言宴諷讀終日而罷帝每與嬪后對酒時逢興會輒遣命之至與同榻共席恩若友朋帝猶恨不能夜召於是命匠刻木偶人施機關能坐起拜伏以像於䛒帝每在月下對酒輒令宮人置之於坐與相酬酢而為歡笑從幸揚州遇疾卒年六十九帝傷惜者久之贈大將軍謚曰康撰晉王北伐記十五卷有集十卷行於世

許善心

許善心字務本高陽北新城人也祖茂梁太子中庶子始平天門二郡守散騎常侍父亨仕梁至給事黃門侍郎在陳歷羽林監太中大夫衛尉卿領大著作善心九歲而孤為母范氏所鞠養幼聰明有思理所聞輒能誦記多聞默識為當世所稱家有舊書萬餘卷皆遍通涉十五解屬文牋上父友徐陵陵大奇之謂人曰才調極高此神童也起家除新安王法曹太子詹事江總舉秀才對策高第授度支郎中轉侍郎補撰史學士禎明二年加通直散騎常侍聘於隋遇高祖伐陳禮成而不獲反命累表請辭上不許留縶賓館及陳亡高祖遣使告之善心衰服號哭於西階之下藉草東

向經三日勑書唁焉明日有詔就館拜通直散騎常侍
衣一襲善心哭盡哀入房改服復出北面立垂涕再拜受
詔明日乃朝伏泣於殿下悲不能興上顧左右曰我平陳
國唯獲此人既能懷其舊君即是我誠臣也勑以本官直
門下省賜物千段草馬二十匹從幸太山還授虞部侍郎
十六年有神雀降於含章闥高祖召百官賜宴告以此瑞
善心於座請紙筆製神雀頌其詞曰臣聞觀象則天乾元
合其德觀法審地域大表其尊而施雲行雨所以生殺
川流岳立萬物於是裁成出震乘離之君紀鳥司鳳之后
玉鍾玉斗而降金版金縢以傳並陶冶性靈含煦動植眇
玄珠於赤水寂明鏡乎虛堂莫不景福氤氳嘉貺雜沓於地
膺南董越響雲韶與我皇帝之君臨馭大方抗太極負鳳
扆握龍圖不言行焉攜提建指不崇清蹕唯以鈞衡閑於地
復夏截海荊蠻固就皇躬其尊於盛昌其會緜洽浹宇踐至
邇安騰實飛聲亘暢傍施無體之禮威儀布政之宮無聲
之樂綴兆拋章之觀上庠養老躬問百年下土字民心為
百姓月樓日浴熱坂寒門吹鱗沒羽之荒赤蛇青馬之裔
解辮請吏削衽承風豈止呼韓北場頻勒狼居之山燭悼南
境近表不耐之城故使天弗愛道地寧吝寶川吝啟異幽
明效靈神素游頌圖書獻醴羊景青赤孳歷嗣盈足足

懷仁般般擾義祥祐之來若此升隆之化如彼而登封盛
典云亭行白檢之儀致治成功先空靜玄珪之告雖奉常
定禮武騎草文天子抑而未行推而不有允恭克讓其在
斯乎七十二君信蔑如也故神爵顯貴玄鹿特昭白爵王
鐵秀之奇赤爵銜丹書之貢班固神爵之頌後武戴文曹
植神爵之篇棲遲集蒲未若于飛武帳來賀文梲刷采青
蒲翔翔亦類王凡朝御取君軒楹之間金門旦開兼留暈
翟之路終古曠世未或前聞福之宜徵待之茲日歲次上
章律諧大呂玄枵會節玄英統時至尊未明求衣昃興於
含章之殿爰有瑞爵翩翩而下載行載止當扆宇而徐前
來集來儀承軒墀而顧步夫瑞者符也明主之休徵雀者
爵也聖人之大寶謹案考異郵云軒轅有黃爵赤頭立日
傍占云土精之應又禮稽命徵云祭祀合其宜則黃爵集
旨漢集泰時之殿魏下文昌之宮見雍丘之祠三入平
東之府並旁觀廻矚莫匹人微至冥稱矣抑又聞之不刳
胎剖卵則鳳凰馴鳴不然涸澤焚林蛟龍盤蜿是知陛下
止殺故飛走宅心皇慈好生而浮沈育德臣西奉綸綍垂
示休祥預承嘉宴不勝藻躍李虔僻處西土陸機少長東
隅微臣慙於往賢逢時盛矣彙代輒竭庸瑣敢獻頌云太
素式降大德資生功玄不測道要無名質文鼎革治習因

成祥圖瑞赫赫明明天保定我於鑠我君武義遐暢文
教惟新横塞宇宙旁濟區域物重譯姚風再薰煥發王
策昭彰帝道御地七神飛天五老山祇壯祕可靈寧寶黑
羽升壇青鱗伏阜丹烏流火白雉從風棲河德劭鳴岐祚
隆未如神爵近賀三宮五靈何有百福攸同孔圖獻赤荀
文表白節節奇音行行瑞應化五龍辰衢瑤燦哉上天之
命明神所格經應在斯伊臣預焉永緝聲素方流管絃頌
歌不足蹈儛無宣臣某稽首億萬斯年頌成奏之高祖甚
悅曰我見神雀共皇后觀之今旦召公等入適述此事善
心於座始知即能成頌文不加點筆不停毫常聞此言今

見其事因賜物二百段十七年除秘書丞于時秘藏圖籍
多所淆亂善心放阮孝緒七錄更製七林各為總敘冠於篇首
又於部錄之下明作者之意區分其類例焉又奏追李文博
陸從典等學者十許人正定經史錯謬仁壽元年攝黃門
侍郎二年加攝太常少卿與牛弘等議定禮樂秘書丞黃
門並如故四年留守京師高祖崩于仁壽宮煬帝秘不
發先易留守官人出除巖州刺史逢漢王諒反不之官
大業元年轉禮部侍郎奏薦儒者徐文遠為國子
博士包愷陸德明褚徽魯世達之輩並加品秩授為學官
其年副納言楊達為冀州道大使以稱旨賜物五百段左衛

大將軍宇文述每旦借本部兵數十人以供私役常半日
而罷攝御史大夫梁毗奏劾之上方以腹心委述初付法
推千餘人皆稱被役經二十餘日法官候伺上意乃言役
不滿日其數雖多不合通計縱令有實亦當無罪諸兵士
聞之更云初不被役上欲釋之付議虛實百寮咸議為虛
善心以為述於仗衛之所抽兵私役雖不滿日闕於宿衛
與常役所部情狀乃殊又兵多下番散還本府分道追至
不謀同辭今殆一月方始翻覆奸狀分明此何可捨蘇威
楊汪等二十餘人同善心之議其餘皆議免罪煬帝可免
罪之奏後數月述譖善心曰陳叔寶卒善心與周羅睺虞世

基袁充蔡徵等同往送葬善心為祭文謂為陛下敢於今
日加叔寶尊號召問有實自援古例事得釋而帝甚惡之
又太史奏帝即位之年與堯時符合善心議以國哀甫爾
不宜稱賀述諷御史劾之左遷給事郎降品二等四年撰
方物志奏之七年從至涿郡帝方自御戎以東討善心上
封事忤旨免官其年復徵為守給事郎九年攝左親衛長
史從度遼授建節尉帝嘗言及高祖受命之符因問鬼神
之事勑善心與崔祖濬撰靈異記十卷初善心父撰著梁
史未就而殁善心述成父志修續家書其序傳末述制作
之意曰謹案太素胚萌洪荒初判乾儀資始辰象所

以正時以載厚生品物於焉播氣參三才而育德肖二統
而降靈有生民焉樹之君長有貴賤矣為其宗極保上
天之睠命膺下土之樂推莫不執大方援長策感召風雲
驅馳英俊干戈揖讓取之也殊功鼎玉龜符成之也一致華
命翊制竹素之道稍彰紀事記言筆重史之官漸著炎農以
往存其名而漏其迹黃軒以來晦其文而顯其用登丘納
麓真訓誥及典謨貴昇文房傳夏正與殷祀洎辯方正位
論時訓功南北左右兼四名之別檮杌乘志並一家之稱
國惡雖諱君舉必書故賊子亂臣天下大懼元龜明鏡昭
然可察及三鄰遞襲五勝相沿俱稱百谷之王並以四海

自任重光累德何世無哉逮有梁之君臨天下江左建國
莫斯為盛受命在於一君繼統傳乎四主克昌四十八載
餘祚五十六年武皇帝出自諸生奮抃寶曆拯百王之弊
撫萬姓之危反澆季之末流登上皇之獨道朝多君子野
無遺賢禮樂必備憲章咸舉弘深慈於不殺濟大忍於無
刑蕩蕩巍巍可為稱首俄降戎入顧羯胡偃洛淚騰默三
季所未聞掃地滔天一元之巨厄郊廟有存而成狐兔之
場珪帛有儀碎於犬羊之手福善積而身禍仁義在而國
亡豈天道歟豈人事歟嘗別論之在序論之卷先君昔在
前代早懷述作凡撰齊書為五十卷梁書紀傳

隨事勒成及闕而未就者目錄注為一百八卷梁室交喪
墳籍銷盡乃發晉欽不遑卹所論撰遂問毀家與何以淡
秦儒既坑先王之道將墜漢臣徒請口授之文亦絕所撰
之書一時亡散有陳初建語為史官補闕拾遺心識口誦
依舊目錄更加修撰且成百卷已有六帙五十八卷上祕
閣藏之心異燕然遺書將撰新增大建之末頻抗表闕至德
之初蒙授史任方願沖天採訪闕庭記錄俯勵駑才仰成
先志而單宗必預近臣顏頗顛躓無所交遊棲遲不
求進仍假班嗣之書借阿其藝給王隱之筆未見其人加
以康歲深悲歐陽未敢稽遲職郎罷署罷既仍此書延時

未即成續禎明二年以靈郎入聘值本邑淪覆佗鄉播遷
行人失時將命不復都亭而長慟還別館而懸重家史
傳其篋後散失今存六十八卷在又並缺落失次自入
京已來隨見補葺今為七十卷四帝紀八卷后妃一卷三
太子錄一卷為一帙十卷宗室王侯列傳一帙十卷具臣
列傳二帙二十卷外戚傳一卷孝德傳一卷誠臣傳一卷
文苑傳一卷儒林傳二卷遺民傳一卷數術傳一卷藩臣
傳一卷合一帙十卷止足傳一卷烈女傳一卷權幸傳一
卷外國傳一卷逆臣傳二卷叛臣傳二卷叙傳論述一卷
合一帙十卷凡撰諸傳君者皆先君所言不稱名案者並是

心補闕別爲叙論一篇託于叙傳之末十年又從至懷遠
鎮加授朝散大夫突厥圍鴈門攝左親衛武賁郎將領江
南兵宿衛殿省駕幸江都追叙前勳授通議大夫詔還
本品行給事郎十四年化及殺逆之日隋官盡詣朝堂謁
賀善心獨不至許弘仁馳告之曰天子已崩宇文將軍攝
政合朝文武莫不咸集天道人事自有代終何預於叔而
低徊若此善心怒之不肯隨去弘仁反走上馬泣而言曰
將軍於叔全無惡意忽自求死豈不痛哉還告唐奉義以
狀白化及遣人就宅執至朝堂化及令釋之善心不舞蹈
而出化及目送之曰此人大負氣命捉將來罵云我好欲

放你敢知此不遜其黨輒更捽因遂害之時年六十一及
越王侗稱制贈左光祿大夫高陽縣公謚曰文節善心母范
氏梁太子中舍人孝才之女少寡養孤博學有高節高祖
知之勑尚食每獻時新常遣分賜嘗詔范入內侍皇后講
讀封永樂郡君及善心遇禍范年九十有二臨喪不哭撫
柩曰能死國難我有兒矣因臥不食後十餘日亦終

李文博

博陵李文博性貞介鯁直好學不倦至於教義名理特所
留心每讀書至治亂得失忠臣烈士未嘗不反覆吟翫開
皇中爲羽騎尉特爲吏部侍郎薛道衡所知恒令在聽事

帷中披檢書史并察己行事若遇治政善事即抄撰記錄
如選用疏謬即委之臧否道衡每得其語莫不欣然從之
後直祕書內省典校墳籍守道居貧晏如也雖衣食乏絕
清操逾厲不妄通賓客恒以禮法自處儕輩莫不敬憚
道衡知其貧每延于家給以資費文博商略古今治
政得失如指諸掌然無吏幹稍遷校書郎後出爲縣丞
得下考數歲不調道衡爲司隸大夫遇之於東都尚書省
甚嗟愍之遂奏爲從事因爲司馬李綱曰今日遂
文博得奏用之以爲歡笑其貧賤知音如此在洛下曾詣
房玄齡相送於衢路玄齡謂之曰公生平志尚唯在正直

今既得爲從事故應有會素心比來激濁揚清所爲多少
文博遂奮髯作色曰夫清其流者必潔其源正其末者須
端其本今治源混亂雖日免十貪郡守亦何所益其瞽直
疾惡不知忌諱皆此類也于時朝政浸壞人多贓賄唯文
博不改其操論者以此貴之遭離亂播遷不知所終初文
博在內校書屢壯其子亦在其內盛飾容服而未有所却
文博因從容問之年紀答云十八文博乃謂之曰昔賈誼
當此之年議論何事君今徒事儀容故何爲者又秦孝王
妃生男高祖大喜頒賜羣官各有差文博家道屢空
其悅乃云賞罰之設功過所歸今王妃生男於群官何事

人妄受賞也其循名責實錄過計功必使賞罰不濫功過

與隱者皆爾文博本爲經學後讀史書於諸子及論尤所該洽性長議論亦善屬文著治道集十卷大行於世

史臣曰明克讓魏澹等或博學洽聞或詞藻贍逸所稱一時之俊並自東南之美所在見寶或取祿位雖無往非命蓋亦遇有存焉澹之魏書時稱簡正條例詳密足傳於後此諸子各有記述雖道或小大皆亦在立言美矣

特進臣魏　徵　上

煬三子 元德太子昭 齊王暕 趙王杲

煬帝三男蕭皇后生元德太子昭齊王暕蕭嬪生趙王杲

○元德太子昭煬帝長子也生而高祖命養宮中三歲時於玄武門弄石師子高祖與文獻后至其所高祖適患腰疾舉手憑后昭因避去如此者再三高祖歎曰天生長者誰復教乎由是大奇之高祖嘗謂曰當爲爾娶婦昭應聲而泣高祖問其故對曰漢王未婚時恆在至尊所一朝娶婦便則出外懼將違離是以啼耳上歎其有至性特鍾愛焉年十二立爲河南王仁壽初徙爲晉王拜內史令兼左衞大將軍後三年轉雍州牧煬帝即位便留守京師大業元年帝遣使者立爲皇太子昭有武力能引強弩性謙沖言色恂恂未嘗忿怒有深嫌可責者但云大不是所膳不許多品帷席極於儉素臣吏有老父母者必親問其安否歲時皆有惠賜其仁愛如此明年朝於雒陽後數月將還京師願得少留帝不許拜請無數體素肥因致勞疾帝令巫者視之云房陵王爲祟未幾而薨詔內史侍郎虞世基爲哀冊文曰維大業二年七月癸丑朔二十三日皇太子薨于行宮粵三年五月庚午朔六日將遷座于

莊陵禮也蜃綍宵載鶴關曉闢肅文物以具陳儼衣冠其
如昔皇帝悼離方之云晦嗟震宮之虛位顧守器以長懷
臨登餕而興思先遠戒日占謀允從庭彝徹祖階牝收重
抗銘旌以啟路動徐輪於振容揆行度名累德彰謚爰詔
史臣式遵典志俾浚哲之徽猷播餘芬乎天地其辭曰伭
基峻極帝緒會昌體元襲聖儀耀重光氣秀春陸神華少
陽居周軌誦處漢輕莊孝友自然生知誕御惟睿惟性道穆日躋
深祈藏往降迹大成遊情多藝番親建國命懿作藩戚維先
路爲郛梁門肅服有紀分器惟舊服高穆雅盛滿圖谷
危睿鍾天人叶順本茂條遠英蕃被政王參捨春有唐

綵在能詠若沖益恭封畿千里開國九重神州花茂
旅軍容瞻盛候望高視拉衡惟宸清祕親賢允屬濬風
謝飛華蟠玉擁翰來淵數言緝式是使煩思謀沃洪
惟損德豐何繁祉粵自天孫光升于十綠車張本
祀肅禮滿容儀形禮樂交暢愛敬兼優游
已承儀南山聊東師右神儀深穆其
德溫恭留連王賦入監出撫日就月將
情玉裕今則金相宜綏景福永作元良神理漠天道難
究仁不必壽善或愆祐遽山之頹壞忽桂宮之設悵痛
結幽明悲纏于宙

哉迴環氣兮往冉居宵沿零露於瑤圃下申霜於玉除夜
漏盡兮空階曙曉月懸兮帷殿虛嗚呼哀哉將寧園寢長
違苑渡渭涘於造舟遵長平之循擬望鶴駕而不追顧龍
樓而日遠嗚呼哀哉永隔存沒長分古今去榮華於人世
即潛隧之幽深痛夕煙而稍起慘落景而將沈聽哀挽之
悽楚雜灌木之悲吟紛徒御而流袂欷纓弁以霑衿嗚呼
哀哉九地黃泉千年白日雖金石之能久終天壤乎長畢
攸圖芳於篆素永飛聲而騰實帝深追悼有子三人韋妃
生恭皇帝大劉良娣生燕王倓小劉良娣生越王侗
燕王倓字仁安敏慧美姿儀煬帝於諸孫中特所鍾愛常

置左右性好讀書尤重儒素非造次所及有若成人良娣
早終每至忌日未嘗不流涕嗚咽帝由是益以奇之宇文
化及弒逆之際倓覺變欲入奏恐露其事因與梁公蕭鉅
千牛宇文皛等穿芳林門側水竇而入至玄武門詭奏曰
臣卒中惡命縣俄頃請得面辭死無所恨冀以見帝爲司
宮者所遏竟不得聞俄而難作爲賊所害時年十六
越王侗字仁謹美姿儀性寬厚大業二年立爲越王帝每
巡幸侗常留守東都楊玄感作亂之際與民部尚書樊子
蓋拒之及玄感平朝於高陽拜高陽太守俄以本官復留
守東都十三年帝幸江都復令侗與金紫光祿大夫段達

太府卿元文都攝民部尚書韋津右武衛將軍皇甫無逸等總留臺事宇文化及之弒逆也文都等議以侗元德太子之子屬最為近於是乃共尊立大赦改元曰皇泰諡帝曰明廟號世祖追尊元德太子為孝成皇帝廟號世宗尊其母劉良娣為皇太后以段達為納言右翊衛大將軍攝禮部尚書王世充亦納言左翊衛大將軍攝吏部尚書元文都內史令左驍衛大將軍盧楚亦內史令皇甫無逸兵部尚書右武衛大將軍郭文懿內史侍郎趙長文黃門侍郎委以機務為金書鐵券藏之宮掖于時雒陽稱段達等為七貴未幾宇文化及立秦王子浩為天子來次彭城所經城邑多從逆黨侗懼遣使者蓋琮馬公政招懷李密密遂遣使請降侗大悅禮其使甚厚即拜密為太尉尚書令魏國公令拒化及下書曰我大隋之有天下於茲三十八載高祖文皇帝聖略神功載造區夏世祖明皇帝則天法地混一華戎東暨蟠木西通細柳前踰丹徼後越幽都日月之所臨風雨之所至圓首方足稟氣食芼莫不盡入提封皆為臣妾加以寶貺畢集靈瑞咸臻作樂制禮移風易俗智周寰海萬物咸受其賜道濟天下百姓用而不知世祖往因歷試統臨南服自居皇極順茲望幸所以往歲省方展禮肆覲停鑾駐蹕按駕清道八屯如昔七萃不移豈意釁

起非常逮於軒陛災生不意延及冕旒奉諱之日五情崩隕攀號荼毒不能自勝且聞之自古代有屯剝賊臣逆子無世無之至如宇文化及世傳庸品其父述往屬時來早沾厚遇賜以婚媾置之公輔位尊九命祿重萬鍾禮極人臣榮冠世表徒承海嶽之恩未有涓塵之益化及以此下材夙蒙顧眄出入外內奉望階墀昔陪藩國統領禁衛及從升皇祚陪列九卿但本性兇狠恣其貪穢或交結惡黨或侵掠貨財事重刑篇狀盈獄簡在上不遺簪履恩加草芥應至死辜每蒙恕免三經除解尋復本職再徙邊裔仍即追還生成之恩昊天罔極獎擢之義人事罕聞化及梟獍為心禽獸不若縱毒興禍傾覆行宮諸王兄弟一時殘酷痛暴行路世不忍言有窮之在夏時犬戎之於周代釁辱之極亦未是過朕所以刻骨崩心飲膽嘗血瞻天視地無處容身今王公卿士庶僚百辟咸以大寶鴻名不可顛墜元兇巨猾須早夷殄翼戴朕躬嗣守寶位顧惟寡薄志不逮此今者出黼扆而杖旄鉞釋衰麻而擐甲冑銜冤誓衆忍淚治兵指日遄征以平大盜且化及偽立秦王之子幽遏比於囚拘其身自稱霸相專擅擬於九五履踐禁御據有宮闈昂首揚眉初無慚色衣冠朝望外懼兇威志士誠臣內皆憤怨以我義師順彼天道梟夷醜族匪朝伊

太尉尚書令魏公丹誠內發宏略外舉率勤王之師討違天之逆果毅爭先熊羆競逐金鼓振聾若火焚毛鋒刃縱橫如湯沃雪魏公志在匡濟投袂前驅朕親御六軍星言繼進以此眾戰以斯順舉擘山可以動射石可以入況擁此人徒皆有離德京都侍衛西憶鄉家江左淳民南思邦邑比來表書駱驛人信相尋若王師一臨舊章暫覩自應解甲倒戈冰銷葉散且聞化及自忿天奪其心殺戮不辜挫辱人士莫不道路以目號天踴地朕今復讎雪恥梟轘者一人拯溺救焚所哀者士庶唯天鑒孔殷祐我宗社億兆感義俱會朕心梟戮元兇策勳飲至四海交泰稱朕意焉兵術軍機並受魏公節度密見使者大悅北面拜伏臣禮甚恭密遂東拒化及七貴頗不協陰有相圖之計未幾元文都盧楚郭文懿趙長文等為世充所殺皇甫無逸遁歸長安世充詣侗所陳謝辭情哀苦侗以為至誠命之上殿被髮為盟誓無貳志自是侗無所關預侗心不能平遂與記室陸士季謀圖世充事不果而止及世充破李密眾望益歸之遂自為鄭王總百揆加九錫備法物侗不能禁也段達雲定興等十人入見於侗曰天命不常鄭王功德甚盛願陛下揖讓告禪遵唐虞之迹侗聞之怒曰天下者高祖之天下東都者世祖之東都若隋德未衰此言不

可發必天命有改亦何論於禪讓公等或先朝舊臣綬位上台或勤王立節身服軒冕忽有斯言朕復當何所望神色懍然侍衛者莫不流汗既而退朝對良娣而泣世充更使人謂侗曰今海內未定須得長君待四方人安復子明辟必若前盟義不違負侗不得已遜位於世充遂被幽於含涼殿世充僭偽號封為潞國公邑五千戶月餘宇文儒童裴仁基等謀誅世充復尊立侗事泄並見害世充兄世惲因勸世充害侗以絕民望世充遣其姪行本齎鴆詣侗所曰願皇帝飲此酒侗知不免請與母相見不許遂布席焚香禮佛呪曰從今以去願不生帝王尊貴之家於是仰藥不能時絕更以帛縊之世充偽謚為恭皇帝

齊王暕字世朏小字阿孩美容儀疏眉目少為高祖所愛開皇中立為豫章王邑千戶及長頗涉經史尤工騎射初為內史令仁壽中拜揚州總管沿淮以南諸軍事煬帝即位進封齊王增邑四千戶大業二年帝初入東都盛陳鹵簿暕為軍導尋轉豫州牧俄而元德太子薨朝野注望咸以暕當嗣帝又敕吏部尚書牛弘妙選官屬公卿由是多進子弟明年轉雍州牧尋徙河南尹開府儀同三司元德太子左右二萬餘人悉隸於暕寵遇益隆自樂平公主及諸戚屬競來致禮百官稱謁填咽道路暕頗驕恣昵近小

人所行多不法遣喬令則劉虔安裴該皇甫諶庫狄仲錡陳智偉等求聲色狗馬令則等因此放縱訪人家有女者輒矯暕命呼之載入暕宅因緣藏隱恣行淫穢而後遣之仲錡智偉二人詣隴西撾炙諸胡責其名馬得數匹以進於暕暕令還主仲錡等詐言王賜將歸於家暕不之知也又樂平公主嘗奏帝言柳氏女美者帝未有所答久之主復以柳氏進於暕暕納之其後帝問主柳氏女所在主曰在齊王所帝不悅暕於東都營第大門無故而崩聽事栿中折識者以為不祥其後從帝幸榆林暕督後軍步騎五萬恆與帝相去數十里而舍會帝於汾陽宮大獵詔暕以千

騎入圍暕大獲麋鹿以獻而帝未有得也乃怒從官皆言為暕左右所遏獸不得前帝於是發怒求暕罪失時制縣令無故不得出境有伊闕令皇甫諶有寵於暕違禁將之汾陽宮又京兆人達奚通有妾王氏善歌貴遊宴聚多或要致於是展轉亦出入王家御史韋德裕希旨劾暕帝令甲士千餘大索暕第因窮治其事暕妃韋氏者民部尚書沖之女也早卒暕遂與妃姊元氏婦通遂產一女外人皆不得知陰引喬令則於第內酣宴令則稱慶脫暕帽以為歡樂召相工令遍視後庭相工指妃姊曰此產子者當為皇后王貴不可言時國無儲副暕自謂次當得立又以元德太

子有三子內常不安陰挾左道為厭勝之事至是事皆發帝大怒斬令則等數人妃姊賜死暕府僚皆斥之邊遠時趙王杲猶在孩孺帝謂侍臣曰朕唯有暕一子不然者當肆諸市朝以明國憲也暕自是恩寵日衰雖為京尹不復關預時政帝恆令武賁郎將一人監其府事暕有微失武賁輒奏之帝亦常慮暕生變所給左右皆以老弱備員而已暕每懷危懼心不自安又帝在江都宮元會暕具法服將朝無故有血從裳中而下又坐齋中見群鼠數十至前而死視皆無頭暕意甚惡之俄而化及作亂兵將犯蹕帝聞顧謂蕭后曰得非阿孩邪其見疏忌如此化及復令人

捕暕暕時尚臥未起賊既進暕驚曰是何人莫有報者暕猶謂帝令捕之因曰詔使且緩兒不負國家賊於是曳至街而斬之及其二子亦遇害暕竟不知殺者為誰時年三十四有遺腹子政道與蕭后同入突厥處羅可汗號為隋王中國人沒入北蕃者悉配之以為部落以定襄城處之及突厥滅歸于大唐授員外散騎侍郎

趙王杲小字季子年七歲以大業九年封趙王尋授光祿大夫拜河南尹從幸淮南詔行江都太守事杲聰令美容儀帝有所製詞賦杲多能誦之性至孝常見帝風動不進膳杲亦終日不食又蕭后當灸杲先請試炷后不許之杲

泣請曰后所服藥皆蒙嘗之今灸猶聽嘗倓悲咽不已後
竟為其停灸由是尤愛之後遇化及反倓在帝側號慟不
已裴虔通使賊斬之於帝前血濺御服時年十二
史臣曰元德太子雅性謹重有君人之量降年不永哀哉
齊王敏慧可稱志不及遠頻懷驕僭故煬帝疏而忌之心
無父子之親貌展君臣之敬身非積善國有餘殃至令趙及
燕越皆不得其死悲夫

列傳第二十四　隋書五十九

列傳卷第二十五　隋書六十

特進臣魏　徵　上

崔仲方

崔仲方字不齊博陵安平人也祖孝芬魏荊州刺史父宣
猷周小司徒仲方少好讀書有文武才幹年十五周太祖
見而異之令與諸子同就學時高祖亦在其中由是與高
祖少相款密後以明經為晉公宇文護參軍事尋轉記室
遷司玉大夫與斛斯徵柳敏等同修禮律後以軍功授平
東將軍銀青光祿大夫賜爵石城縣男邑三百戶時武帝
陰有滅齊之志仲方獻二十策帝大奇之後與少內史趙
芬刪定格式尋從帝攻晉州齊之亞將崔景嵩請為內應
仲方與段文振等登城應接遂下晉州語在文振傳又令
仲方說翼城等四城下之授儀同進爵范陽縣侯後以行
軍長史從郯公王軌擒陳將吳明徹於呂梁仲方計策居多
宣帝嗣位為少內史奉使淮南而還會帝崩高祖為丞相
與仲方相見握手極歡仲方亦歸心焉其夜上便宜十八
事高祖並嘉納之又見眾望有歸陰勸高祖應天受命高
祖從之及受禪上召仲方與高熲議正朔服色事仲方曰
晉為金行後魏為水周為木皇家以火承木得天之統又
聖躬載誕之初有赤光之瑞車服旗牲並宜用赤又勸上

除六官請依漢魏之舊上並從之進位上開府尋轉司農少
卿進爵安固縣公令發丁三萬於朔方靈武築長城東
至黃河西拒綏州南至勃出嶺綿亘七百里明年上復令
仲方發丁十五萬於朔方已東緣邊險要築數十城以遏
胡寇丁父艱去職未期起為虢州刺史上書論取陳之策
曰臣謹案晉太康元年歲在庚子晉武平吳至今開皇六年
歲次景午合三百七載春秋寶乾圖云王者三百年一蠲
法今三百之期可謂備矣陳氏草竊起於景子至今景午
又子午為衝陰陽之忌昔史趙有言曰陳顓頊之族為水
故歲在鶉火以滅又云周武王克商封胡公滿於陳至魯

昭公九年陳災裨竈曰歲五及鶉火而後陳卒亡楚克之楚
祝融之後也為火正故復滅陳陳承舜後舜承顓頊雖太
歲左行歲星右轉鶉火之歲陳族再亡戊午之年媯虞運
盡語迹雖殊考事無別皇朝五運相承感火德而王國號
為隋與楚同分楚是火正午為鶉火未為鶉首申為實沈
酉為大梁既當周秦晉趙之分若當此分發兵將得歲之
助以今量古陳滅不疑臣謂午未申酉並是數極蓋聞天
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況主聖臣良兵強國富動植
迴心人神叶契陳既主昏於上民讟於下險無百二之固
衆非九國之師夏癸殷辛尚不能立獨此島夷而稽天討

伏度朝廷自有宏謨但芻蕘所見冀申螢燭今唯須武昌已
下蘄和滁方吳海等州更帖精兵密營渡計益信襄荊基郢
等州速造舟楫多張形勢為水戰之具蜀漢二江是其上
流水路衝要必爭之所賊雖於流頭荊門延洲公安巴陵
隱磯夏首蘄口湓城置船然終聚漢口峽口以水戰大決
若賊必以上流有軍令精兵赴援者下流諸將即須擇便
橫渡如擁衆自衛上江水軍鼓行以前雖恃九江五湖之
險非德無以為固徒有三吳百越之兵無恩不能自立上
覽而大悅轉基州刺史徵入朝仲方因面陳經略上善之
賜以御袍袴并雜綵五百段進位開府而遣之及大舉伐

陳以仲方為行軍總管率兵與秦王會及陳平坐事免未
幾復位後數歲轉會州總管時諸羌猶未賓附詔令仲方
擊之與賊三十餘戰紫祖四鄰望方涉題干碉小鐵圍山
白男王弱水等諸部悉平賜奴婢一百三十口黃金三十
斤雜物稱是仁壽初授代州總管在職數年被徵入朝會
上崩漢王諒舉兵反遣兵攻代州不下煬帝令周羅睺攻之中流
矢卒乃令仲方代總其衆月餘拔之進位大將軍拜民部
尚書尋轉禮部尚書後三歲坐事免尋為國子祭酒轉太
常卿朝廷以其衰老出拜上郡太守未幾以母憂去職歲
餘起為信都太守上表乞骸骨優詔許之卒於家時年

七十六子民壽官至定陶令

于仲文 兄顗 從父弟璽

于仲文字次武建平公義之兄子也父寔周大左輔燕國公仲文少聰敏髫齓就學耽閱不倦其父異之曰此兒必興吾宗矣九歲嘗於雲陽宮見周太祖太祖問曰聞兒好讀書書有何事仲文對曰資父事君忠孝而已太祖甚嗟歎之其後就博士李祥受周易三禮略通大義及長倜儻有大志氣調英拔當時號爲名公子起家爲趙王屬尋遷安固太守有任杜兩家各失牛任得一牛兩家俱認州郡久不能決益州長史韓伯儁曰于安固少聰察可令決之仲

文曰此易解耳於是令二家各驅牛群至乃放所認者遂向任氏群中又陰使人微傷其牛任氏嗟惋杜家自若仲文於是詞詰杜氏杜氏服罪而去始州刺史屈突尚宇文護之黨也先坐事下獄無敢繩者仲文至郡窮治遂竟其獄蜀中爲之語曰明斷無雙有于公不避强禦有次武未幾徵爲御正下大夫封延壽郡公邑三千五百户數從征伐累勳授儀同三司宣帝時爲東郡太守高祖爲丞相尉迥作亂遣將檀讓收河南之地復使人誘致仲文仲文拒之迥怒其不同己遣儀同宇文威攻之仲文迎擊大破威斬首五百餘級以功授開府迥又遣其將宇文冑渡石

濟宇文威鄒紹自白馬二道俱進復攻仲文賊勢逾盛人情大駭郡人赫連僧伽敬子哲率衆應迥仲文自度不能支棄妻子將六十餘騎開城西門潰圍而遁爲賊所追且戰且行所從騎戰死者十七八仲文僅而獲免達於京師迥於是屠其三子一女高祖見之引入卧内爲之下泣賜綵五百段黄金二百兩進位大將軍領河南道行軍總管給以鼓吹馳傳詣洛陽發兵以討檀讓時韋孝寬拒迥於永橋仲文詣孝寬有所計議時總管宇文忻頗有自疑之心因謂仲文曰公新從京師來觀執政意何如也尉迥誠不足平正恐事寧之後更有藏弓之慮仲文懼忻生變因

謂之曰丞相寛仁大度明識有餘苟能竭誠必心無貳仲文在京三日頻見三善以此觀之非尋常人也忻曰三善如何仲文曰有陳萬敵者新從賊中來即令其弟難敵召募鄉曲從軍討賊此其有大度一也上士宋謙奉使勾檢謙緣此別求他罪丞相責之曰入網者自可推求何須別訪以虧大體此其不求人私二也言及仲文妻子未嘗不潸然此其有仁心三也忻自此遂安仲文軍至汴州之東倪塢與迥將劉子昂劉浴德等相遇進擊破之軍次蓼隄去梁郡七里讓擁衆數萬仲文以羸師挑戰讓悉衆來拒仲文僞北讓軍頗驕於是遣精兵左右翼擊之大敗讓軍

殺其五千餘人斬首七百級進攻梁郡迴守將劉子寬棄
城遁走仲文追擊擒斬數千人子寬僅以身免初仲文在
蓼隄諸將皆曰軍自遠來士馬疲弊不可決勝仲文令三
軍趣食列陳大戰既而破賊諸將皆請曰前兵疲不可交
戰竟而剋勝其計安在仲文笑曰吾所部將士皆山東人
果於速進不宜持久乘勢擊之所以制勝諸將皆以為非
所及也進擊曹州獲迴所署刺史李仲康及上儀同房勁
檀讓以餘眾屯城武別將高士儒以萬人屯永昌仲文詐
移書州縣曰大將軍至可多積粟讓謂仲文未能卒至方
椎牛享士仲文知其怠選精騎襲之一日便至遂拔城武

迴將席毗羅眾十萬屯於沛縣將攻徐州其妻子住金鄉
仲文遣人詐為毗羅使者謂金鄉城主徐善淨曰檀讓明
日午時到金鄉將宣蜀公令賞賜將士金鄉人謂為信然
皆喜仲文簡精兵偽建迴旗幟倍道而進善淨望見仲文
軍且至以為檀讓乃出迎謁仲文執之遂取金鄉諸將多
勸屠之仲文曰此城是毗羅起兵之所當寬其妻子其兵
可自歸如即屠之彼望絕矣眾皆稱善於是毗羅恃眾來
薄官軍仲文背城結陣去軍數里設伏於麻田中兩陣纔
合伏兵發俱曳柴鼓譟塵埃張天毗羅軍大潰仲文乘之
賊皆投洙水而死為之不流獲檀讓檻送京師河南悉平

毗羅匿滎陽人家執斬之傳首闕下勒石紀功樹於泗上
入朝京師高祖引入臥內宴享極歡賜雜綵千餘段女妓
十人拜柱國河南道大行臺高祖受禪不行未幾其叔
父太尉翼坐事下獄仲文亦為吏所簿於獄中上書曰臣
聞春生夏長天地平分之功子孝臣誠人倫不易之道曩
者尉迥逆亂所在影從臣任處關河地居衝要嘗膽枕戈
誓以必死迥時購臣位大將軍邑萬戶臣不顧妻子不愛
身命冒白刃潰重圍三男一女相繼淪沒披露肝膽馳赴
闕庭蒙陛下授臣以高官委臣以兵革于時河南兇寇狼
顧鴟張臣以羸兵八千掃除氛祲摧劉寬於梁郡破檀讓

於蒙陰平曹州復東郡安城武定永昌解亳州圍殄徐州
賊席毗羅十萬之眾一戰土崩河南蟻聚之徒應時戡定當
群兇問鼎之際黎元乏主之辰臣第二叔翼先在幽州總
馭燕趙南鄰犬寇北捍旄頭內外安撫得免罪戾臣第五叔
智建旟黑水與王謙為鄰式遏蠻陬鎮綏蜀道臣兄顗作
牧淮南坐制勍敵乘機勦定傳首京師王謙竊據二江叛
換三蜀臣第三叔義受脤廟堂龔行天討自外父叔兄弟
皆當文武重寄或銜命危難之間或侍衛鉤陳之側合門
誠款冀有可明伏願垂泣辜之恩降雲雨之施追草昧之
始錄涓滴之功則寒灰更然枯骨生肉不勝區區之至謹

冒死以聞上覽表并圖俱釋之未幾詔仲文率兵屯白狼塞以備胡明年拜行軍元帥統十二總管以擊胡出服遠鎮遇虜破之斬首千餘級六畜巨萬計於是從金河出白道遣總管辛明瑾元滂賀蘭志呂楚段諧等二萬人出盛樂道趣那頡山至蘇軍川北與虜相遇可汗見仲文軍容齊整不戰而退仲文率精騎五千踰山追之不及而還上以尚書文簿繁雜吏多姦計令仲文勘錄省中事其所發擿甚多上嘉其明斷厚加勞賞焉上每憂轉運不給仲文請決渭水開漕渠上然之使仲文總其事及伐陳之役拜行軍總管以舟師自章山出漢口陳郢州刺史荀法尚魯山城主誕法澄鄧沙彌等請降秦王俊皆令仲文以兵納之高智慧等作亂江南復以行軍總管討之時三軍乏食米粟踊貴仲文私糶軍糧坐除名明年復官爵率兵屯馬邑以備胡數旬而罷晉王廣以仲文有將領之才每常屬意至是奏之乃令督晉王軍府事後突厥犯塞晉王為元帥以仲文將前軍大破賊而還仁壽初拜太子右衛率煬帝即位遷右翊衛大將軍參掌文武選事從帝討吐谷渾進位光祿大夫甚見親幸遼東之役仲文率軍指樂浪道軍次烏骨城仲文簡羸馬驢數千置於軍後既而率衆東過高麗出兵掩襲輜重仲文迴擊大破之至鴨綠水高麗

將乙支文德詐降來入其營仲文先奉密旨若遇高元及文德者必擒之至是文德來仲文將執之時尚書右丞劉士龍為慰撫使固止之仲文遂捨文德尋悔遣人紿文德曰更有言議可復來也文德不從遂濟仲文選騎渡水追之每戰破賊文德遺仲文詩曰神策究天文妙算窮地理戰勝功既高知足願云止仲文答書諭之文德燒柵而遁時宇文述以糧盡欲還仲文議以精銳追文德可以有功述固止之仲文怒曰將軍仗十萬之衆不能破小賊何顏以見帝且仲文此行固知無功述因厲聲曰何以知無功仲文曰昔周亞夫之為將也見天子軍容不變此決在

一人所以功成名遂今者人各其心何以赴敵初帝以仲文有計畫令諸軍諮稟節度故有此言由是述等不得已而從之遂行至薩水宇文述以兵餒退歸師遂敗績帝以屬吏諸將皆委罪於仲文帝大怒釋諸將獨繫仲文仲文憂恚發病困篤方出之卒於家時年六十八撰漢書刊繁三十卷略覽三十卷子九人欽明最知名

顗字元武少有操尚以孝聞周大冢宰宇文護見而器之妻以女以父功賜爵新野郡公邑二千戶授大都督遷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後從東征以軍功授上開府歷[illegible]

上遣周毛猛等以舟師自頼口入湓陳將棄柵而走進與蕭摩訶戰復引師圍硤石守將許約懼而降顗乃拜東廣州刺史尉迥之反也時總管趙文表與顗素不協顗將圖之因臥閤內詐得心疾謂左右曰我見兩三人至我輒欲斫之不能自制也其有賓客候問者皆令去左右顗漸稱危篤文表往候之令從者至大門而止文表獨至顗所顗欻然而起抽刀斫殺之因唱言曰文表與尉迥通謀所以斬之其麾下莫敢動者時高祖以尉迥未平慮顗復生邊患因而勞勉之即拜吳州總管陳將錢茂和率數千人襲江陽顗逆

擊走之陳復遣將陳紀周羅睺蕭摩訶等襲顗顗擊走之賜物數百段高祖受禪文表弟詣闕稱兄無罪上令案其事大將軍賀蘭等奏顗當死上以門著勳績特原之歸于國邑萬六千戶尋以疾免開皇七年拜潭州刺史數年免職卒於家子世虞嗣

賀若誼字道機上柱國幽州總管任國公高祖為丞相尉迥作亂遣人誘致其使送之長安高祖甚悅及受禪突厥入朝上為之降榻握手極歡數日拜為大將軍諡曰穆誼少有器幹仕周起家右侍上士尋授儀同右宮伯武帝時從齊王憲破齊師於洛陽以功賜爵建威縣子邑五百戶尋從帝平齊加開府封黎陽縣公邑千二百戶授職方中大夫及宣帝嗣位拜右勳曹中大夫尋領右忠義驃騎高祖為丞相加上開府及受禪進位大將軍拜沛州刺史甚有能名上聞而善之優詔褒揚賜帛百匹尋加上大將軍進爵郡公轉邵州刺史在州數年甚有恩惠後檢校江陵總管州人張願等數十人詣闕上表請留檢校上嘉歎良久令還邵州父老相賀尋遷洛州刺史復為熊州刺史並有惠政以疾徵還京師仁壽末卒于家諡曰靜有子志本

段文振

段文振北海期原人也祖壽魏滄州刺史父威周洮河甘渭四州刺史文振少有膂力膽氣過人性剛直明達時務初為宇文護親信護知其有幹用擢授中外府兵曹後武帝攻齊海昌王尉相貴於晉州其亞將侯子欽崔景嵩為內應文振杖槊登城與崔仲方等數十人先登文振隨景嵩至尉相貴所拔佩刀劫之相貴不敢動城遂下帝大善之賜物千段進拔文侯華谷高壁三城皆有力焉及攻并州陷東門而入齊安德王延宗懼而出降錄前後勳將拜高秩以讒毀獲譴因授上儀同賜爵襄國縣公邑千戶進平鄴都又賜綺羅二千匹後從滕王逌擊稽胡破之拜相州別

攜揚州總管長史入爲天官都上士從韋孝寬經略淮南
俄而尉迥作亂時文振老母妻子俱在鄴城迥遣人誘之
文振不顧歸於高祖高祖引爲丞相掾領宿衛驃騎司馬
消難之奔陳也高祖令文振安集淮南還除衛尉少卿兼
內史侍郎尋以行軍長史從達奚震討叛蠻平之加上開
府歲餘遷鴻臚卿衛王爽北征突厥以文振爲長史坐勳
簿不實免官後爲石河二州刺史甚有威惠遷蘭州總管
改封龍崗縣公突厥犯塞以行軍總管擊破之逐北至居
延塞而還九年大舉伐陳以文振爲元帥秦王司馬別領
行軍總管及平江南授揚州總管司馬尋轉并州總管司
馬以母憂去職未幾起令視事固辭不許後數年拜雲州
總管尋爲太僕卿十九年突厥犯塞文振以行軍總管拒
之遇達頭可汗於沃野擊破之文振先與王世積有舊初
文振北征世積遺以駝馬比還世積以罪被誅文振坐與
交關功遂不錄明年率衆出靈州道以備胡無虜而還越
巂蠻叛文振擊平之賜奴婢二百口仁壽初嘉州獠作亂
文振以行軍總管討之引軍山谷間爲賊所襲前後阻險
不得相救軍遂大敗文振復收散兵擊其不意竟破之文
振性素剛直無所降下初軍次益州謁蜀王秀貌頗不恭
秀甚銜之及此秀奏文振師徒喪敗右僕射蘇威與文振有

隙因而譖之坐是除名及秀廢黜文振上表自申理高祖
慰諭之授大將軍尋拜靈州總管煬帝即位徵爲兵部尚
書待遇甚重從征吐谷渾文振督兵屯雪山連營三百餘
里東接楊義臣西連張壽合圍渾主於覆袁川以功進位
右光祿大夫帝幸江都以文振行江都郡事文振見高祖
時容納突厥啟民居于塞內妻以公主賞賜重疊及大業
初恩澤彌厚文振以狼子野心恐爲國患乃上表曰臣聞
古者遠不間近夷不亂華周宣外攘戎狄秦帝築城萬里
蓋遠圖長算弗可忘也竊見國家容受啟民資其兵食假
以地利如臣愚計竊又未安何則夷狄之性無親而貪弱
則歸投強則反噬蓋其本心也臣學非博覽不能遠見且聞
晉朝劉曜梁代侯景近事之驗衆所共知以臣量之必爲國
患如臣之計以時喻遣令出塞外然後明設烽候緣邊鎮防
務令嚴重此乃萬歲之長策也時兵曹郎斛斯政專掌兵
事文振知政險薄不可委以機要屢言於帝帝並弗納及
遼東之役授左候衛大將軍出南蘇道在道疾篤上表曰
臣以庸微幸逢聖世濫蒙獎擢榮冠儕伍而智能無取叨
竊已多言念國恩用忘寢食常思效其鳴吠以報萬分而
攝養乖方疾患遂篤抱此深愧永歸泉壤不勝餘恨輕陳
管見竊見遼東小醜未服嚴刑遠降六師親勞萬乘但夷

狄多詐深須防擬口陳降款心懷背叛詭伏多端勿得便受水潦方降不可淹遲唯願嚴勒諸軍星馳速發水陸俱前出其不意則平壤孤城勢可拔也若傾其本根餘城自剋如不時定脫遇秋霖深為艱阻兵糧又竭強敵在前靺鞨出後遲疑不決非上策也後數日卒於師帝省表悲歎久之贈光祿大夫尚書右僕射北平侯謚曰襄賜物一千段粟麥二千石威儀鼓吹送至墓所有子十人長子詮官至武牙郎將次綸少以俠氣聞文振弟文操大業中為武賁郎將性甚剛嚴帝令督秘書省學士時學士頗存儒雅文操輒鞭撻之前後或至千數時議者鄙之

史臣曰仲方兼資文武雅有籌算獻陳之策信為深遠矣聲績克舉夫豈徒言哉仲文博涉書記以英略自許尉迥之亂遂立功名自茲厥後屢當推轂遼東之役實喪師徒斯乃大樹將軍蓋亦非戰人之罪也文振少以膽略見重終懷壯夫之志時逢識者頗稱所言其取高位厚秩良有以也

列傳卷第二十五　隋書六十

列傳卷第二十六　隋書六十一

特進臣魏徵上

宇文述

宇文述字伯通代郡武川人也本姓破野頭役屬鮮卑俟豆歸後從其主為宇文氏父盛周上柱國述少驍銳便弓馬年十一時有相者謂述曰公子善自愛後當位極人臣周武帝時以父軍功起家拜開府述性恭謹沈密周大冢宰宇文護甚愛之以本官領護親信及帝親總萬機召為左宮伯累遷英果中大夫賜爵博陵郡公尋改封濮陽郡公高祖為丞相尉迥作亂相州述以行軍總管率步騎三千從韋孝寬擊之軍至河陽迥遣將李儁攻懷州述別擊儁軍破之又與諸將擊尉惇於永橋述先鋒陷陣俘馘甚眾平尉迥每戰有功超拜上柱國進爵褒國公賜縑三千匹開皇初拜右衞大將軍平陳之役復以行軍總管率眾三萬自六合而濟時韓擒賀若弼兩軍趣丹陽述進據石頭以為聲援陳主既擒而蕭瓛蕭巖據東吳之地擁兵拒守述領行軍總管元契張默言等討之水陸兼進落叢公燕榮以舟師自海至亦受述節度上下詔曰公鴻勳大業名高望重奉國之誠久所知悉金陵之寇既已清蕩而吳會之地東路為遙蕭巖蕭瓛並在其處公率將戎旅撫慰

彼方振揚國威宣布朝化以公明略乘勝而往風行電掃
自當稽服若使干戈不用衆無傷夷副朕懷也公之力也
陳永新侯陳君範自晉陵奔獻并軍合勢見述軍且至獻
懼立柵於晉陵城東又絕塘道留兵拒述獻自義興入太
湖圖掩述後述進破其柵迴兵擊獻大敗之斬獻司馬曹
勒叉別軍復陷吳州獻以餘衆保包山燕榮擊破之述進
至奉公埭蕭巖陳君範等以會稽詣降述許之二人面縛
路左吳會悉平以功拜一子開府賜物三千段拜安州總
管時晉王廣鎮揚州甚善於述欲述近已因奏為壽州刺
史總管王時陰有奪宗之志請計於述述曰皇太子失愛

已久令德不聞於天下大王仁孝著稱才能蓋世數經將
領深有大功主上之與內宮咸所鍾愛四海之望實歸於
大王然廢立者國家之大事處人父子骨肉之間誠非易
謀也然能移主上者唯楊素耳素之謀者唯其弟約述雅
知約請朝京師與約相見共圖廢立晉王大悅多齎金寶
資述入關述數請約盛陳器玩與之酣暢因而共博每佯
不勝所齎金寶盡輸之約所得既多稍以謝述述因曰此
晉王之賜令述與公為歡樂耳約大驚曰何為者述因為
王申意約然其說退言於素素亦從之於是[illegible]
[illegible]王與述情好益密命述子士及尚南陽公主前後賞賜

不可勝計及晉王為皇太子以述為左衛率舊令率官第
四品上以述素貴遂進率品為第三其見重如此煬帝嗣
位拜左衛大將軍改封許國公大業三年加開府儀同三
司每冬正朝會輒給鼓吹一部從幸榆林時鐵勒契弊歌
稜攻敗吐谷渾其部攜散遂遣使請降求救帝令述以兵
屯西平之臨羌城撫納降附吐谷渾見述擁強兵懼不敢
降遂西遁述領鷹揚郎將梁元禮張峻崔師等追之至曼
頭城攻拔之斬三千餘級乘勝至赤水城復拔之其餘黨
走屯丘尼川述進擊大破之獲其王公尚書將軍二百人
前後虜男女四千口而還渾主南走雪山其故地皆空帝

大悅明年從帝西巡至金山登燕支述每為斥候時渾
賊復寇張掖進擊走之還至江都宮敕述與蘇威常典選
舉參預朝政述時貴重委任與蘇威等其親愛則過之帝
所得遠方貢獻及四時口味輒見班賜中使相望於道述
善於供奉俯仰折旋容止便辟侍衛者咸取則焉又有巧
思凡有所裝飾皆出人意表數以奇服異物進獻宮掖由
是帝彌悅焉時述貴倖言無不從勢傾朝廷左衛將軍張
瑾與述連官甞有評議偶不中意述張目叱之瑾惶懼而
走文武百寮莫敢違忤然性貪鄙知人有珍異之物必求
[illegible]富商大賈及隴右諸胡子弟述皆接以恩意呼之

兒由是競加餽遺金寶累積後庭曳羅綺者數百家僮千餘人皆控良馬被服金玉述之寵遇當時莫與為比及征高麗述為扶餘道軍將臨發帝謂述曰禮七十者行役以婦人從公宜以家累自隨古稱婦人不入軍謂臨戰時耳至於營壘之閒無所傷也項籍虞姬即其故事述與九軍至鴨綠水糧盡議欲班師諸將多異同述又不測帝意會乙支文德來詣其營述先與于仲文俱奉密旨令誘執文德既而緩縱文德逃歸語在仲文傳述內不自安遂與諸將度水追之時文德見述軍中多飢色故欲疲述衆每鬬便北述一日之中七戰皆捷既恃驟勝又內逼羣議於是遂進東濟薩水去平壤城三十里因山為營文德復遣使偽降請述曰若旋師者當奉高元朝行在所述見士卒疲弊不可復戰又平壤險固卒難致力遂因其詐而還衆半濟賊擊後軍於是大潰不可禁止九軍敗績一日一夜還至鴨綠水行四百五十里初度遼九軍三十萬五千人及還至遼東城唯二千七百人帝大怒以述等屬吏至東都除名為民明年帝有事遼東復述官爵待之如初從至遼東與將軍楊義臣率兵復臨鴨綠水會楊玄感作亂帝召述班師令馳驛赴河陽發諸郡兵以討玄感時玄感逼東都聞述軍將至懼而西遁將圖關中述與刑部尚書衛玄左

御衛將軍來護兒武衛將軍屈突通等躡之至閿鄉皇天原與玄感相及述與來護兒列陣當其前遣屈突通以奇兵擊其後大破之遂斬玄感傳首行在所賜物數千段復從東征至懷遠而還突厥之圍鴈門帝懼述請潰圍而出樊子蓋固諫不可帝乃止及圍解車駕次太原議者多勸帝還京師帝有難色述因奏曰從官妻子多在東都便道向洛陽自潼關而入可也帝從之是歲至東都述又觀望帝意勸幸江都帝大悅述於江都遇疾中使相望帝將親臨視之羣臣苦諫乃止遂遣司宮魏氏問述曰必有不諱欲何所言述二子化及智及時並得罪于家述因奏曰化及臣之長子早預藩邸願陛下哀憐之帝聞泫然曰吾不忘也及薨帝為之廢朝贈司徒尚書令十郡太守班劍四十人轀輬車前後部鼓吹諡曰恭帝令黃門侍郎裴矩祭以太牢鴻臚監護喪事化及別有傳

雲定興者附會於述初定興女為皇太子勇昭訓及勇廢除名配少府定興先得昭訓明珠絡帳私賂於述自是數共交遊定興每時節必有賂遺并以音樂干述述素好著奇服炫耀時人定興為製馬韉於後角上缺方三寸以露白色世輕薄者爭放學之謂為許公缺勢又遇天寒定興曰入內宿衛必當耳冷述曰然乃製夾頭巾令深袙耳又

學之名為許公袙勢述大悅曰雲兄所作必能變俗我聞作事可法故不虛也後帝將事四夷大造兵器述薦之因勑少府工匠並取其節度述欲為之求官謂定興曰兄所製器仗並合上心而不得官者為長寧兄弟猶未死耳定興曰此無用物何不勸上殺之述因奏曰房陵諸子年並成立今欲動兵征討若將從駕則守掌為難若留一處又恐不可進退無用請早處分帝從之因鴆殺長寧又遣以下七弟分配嶺表仍遣間使於路盡殺之五年大閱軍實帝稱甲仗為佳述奏曰並雲定興之功也擢授少府丞尋代何稠為少監轉衛尉少卿遷左禦衛將軍仍知少府事

十一年授左屯衛大將軍及述所薦達皆至大官趙行樞以太常樂戶家財億計述謂為兒多受其賄稱其驍勇起家為折衝郎將

郭衍

郭衍字彥文自云太原介休人也父以舍人從魏武帝入關其後官至侍中衍少驍武善騎射周陳王純引為左右累遷大都督時齊氏未平衍奉詔於天水募人以鎮東境衍樂從千餘家屯於陝城拜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每有寇至輒率所領禦之一歲數告捷頗為齊人所憚王益親任之建德中周武帝出幸雲陽衍詣於行所時議欲伐齊衍請為前鋒攻河陰城授儀同大將軍武帝圍晉州慮齊兵來援令衍從陳王守千里徑又從武帝與齊主大戰於晉州追齊師至高壁敗之仍從平并州以功加授開府封武強縣公邑一千二百戶賜姓叱羅氏宣政元年為右中軍熊渠中大夫尉迥之起逆從韋孝寬戰於武陟進戰於相州先與迥[illegible]青州總管率青齊之衆來助迥迥敗勤與迥子惇祐等欲東奔青州衍將精騎一千追獲之執祐於[illegible]而惇亦逃竄衍至濟州入據其城又擊其餘黨於濟北東鄙戰破之執送京師超授上柱國封武山郡公賞物七千段衍勸高祖殺周室諸王早

行禪代由是大被親昵開皇元年勑復舊姓為郭氏突厥犯塞以衍為行軍總管領兵屯於平涼數歲虜不入拜為開漕渠大監部率水工鑿渠引渭水經大興城北東至于潼關漕運四百餘里關內賴之名曰富民渠五年授瀛州刺史遇秋霖大水其屬縣多漂沒民皆上高樹依大冢衍親備船栰并齎糧拯救之民多獲濟衍先開倉賑恤後始聞奏上大善之選授朔州總管所部有恒安鎮北接蕃境常勞轉運衍乃選沃饒地置屯田歲剩粟萬餘石民免轉輸之勞又築桑乾鎮皆稱旨十年從晉王詣出鎮揚州遇江表構逆命衍為總管領精鋭萬人先屯京口於貴

洲南與賊戰敗之生擒賊帥大獲舟楫糧儲以充軍實乃
討東陽永嘉宣城黟歙諸洞盡平之授蔣州刺史衍臨下
甚踞事上奄諂晉王愛暱之宴賜隆厚遷洪州總管王有
奪宗之謀託衍心腹遣宇文述以情告之衍大喜曰若所
謀事果自可為皇太子如其不諧亦須據淮海復梁陳之
舊副君酒客其如我何王因召衍陰共計議又恐人疑無
故來往託以衍妻患癭王妃蕭氏有術能療之以狀奏高
祖高祖聽衍共妻向江都往來無度衍又詐稱桂州俚反
王乃奏衍行兵討之由是大修甲仗陰養士卒及王入為
太子徵授左監門率轉左宗衛率高祖於仁壽宮將大漸

太子與楊素矯詔令衍宇文述領東宮兵帖上臺宿衛門禁
並由之及上崩漢王起逆而京師空虛使衍馳還總兵居
守大業元年拜左武衛大將軍帝幸江都令衍統左軍改
授光祿大夫又從討吐谷渾出金山道納降二萬餘戶衍
能揣上意阿諛順旨帝每謂人曰唯有郭衍心與朕同又
嘗勸帝取樂五日一視朝無得効高祖空自勤苦帝從之益
稱其孝順初新令行衍封爵從例除六年以恩倖封真定
侯七年從往江都卒贈左衛大將軍賻賜甚厚謚曰襄長
子臻武牙郎將次子嗣本孝昌縣令
史臣曰蹇蹇匪躬為臣之高節和而不同事君之常道宇

文述郭衍以水濟水如脂如韋便辟足恭柔顏取悅君所
謂可亦曰可焉君所謂否亦曰否焉無所是非不能輕重
默默苟容偷安高位甘素餐之責受彼己之譏此固君子
所不為亦丘明之深恥也

列傳第二十六　隋書六十一

特進臣魏徵　上

王韶

王韶字子相自云太原人也世居京兆
父諒早卒韶幼有識者異之
以軍功官至車騎儀同三司後轉軍正武帝既拔晉
州意欲班師韶諫曰齊失紀綱於茲累世天獎周室一
戰而扼其喉加以主昏於上民懼於下取亂侮亡正在今
日方欲釋之而去以臣愚固深所未解願陛下圖之帝大
悅賜縑一百匹及平齊以功進位開府封晉陽縣公邑
五百戶賜口馬雜畜以萬計遷內史中大夫宣帝即位拜
豐州刺史改封昌樂縣公高祖受禪進爵項城郡公邑二
千戶轉靈州刺史加位大將軍晉王廣之鎮并州也除行
臺右僕射賜綵五百匹韶性剛直王甚憚之每事諮詢不
致違於法度韶嘗奉使檢行長城其後王穿池起三山韶
既還自鎖而諫王謝而罷之高祖聞而嘉歎賜金百兩并
後宮四人平陳之役以本官為元帥府司馬帥師趣壽陽
與大軍會既至壽陽與又度軍機無所擁滯及克金
陵韶即鎮焉晉王廣班師留韶於石頭防遏

江湖子相之力也於是賜奴婢三百口
綿絹五千段開皇十一年上幸并州以其稱職特加勞勉
後上謂韶曰自朕至此公鬚髮漸白無乃憂勞所致柱石
之望唯在於公努力勉之韶謝曰臣比衰暮殊不解作
官人高祖曰何謂也未用心耳韶對曰臣昔在
猶且用心況今神化精微非駑蹇
所逮加以今年六十有云晚比於疇昔昏忘多
蔽自寬以耳上勞而遣之
秦王俊為并州總管仍為長史歲餘馳驛入京勞敝而卒
時年六十八高祖甚傷惜之謂秦王使者曰語爾王我前
令子相緩來如何乃遣馳驛殺我子相豈不由汝邪言甚
悽愴使有司為之立宅曰往者何用宅為但以表我深心
耳又曰子相受我委寄十有餘年終始不易寵章未極舍
我而死乎發言流涕因命取子相封事數十紙傳示群臣
上曰其直言匡正裨益甚多吾每披尋未嘗釋手煬帝即
位追贈司徒尚書令靈幽等十州刺史魏國公子士隆嗣
士隆略知書計尤便弓馬慷慨有父風大業之世頗見親
重官至備身將軍數令討擊山賊往往有捷越
王侗稱帝士隆率數千兵自江淮而至侗甚優

元巖

巖字君山河南洛陽人也父禎魏敷州刺史巖好讀書不
治章句剛鯁有器局以名節自許少與渤海高熲太原
王韶同志友善仕周釋褐宣威將軍武賁給事大冢宰宇
文護見而器之以為中外記室累遷內史中大夫封昌國縣伯
宣帝嗣位為政昏暴京兆郡丞樂運乃輿櫬詣朝堂陳帝
八失言甚切至帝大怒將戮之朝臣皆恐懼莫有救者巖
謂人曰臧洪同日尚可俱死其況比干乎若樂運不免吾
將與之俱斃詣閤請見言於帝曰樂運知書奏必死所以
不顧身命者欲取後世之名陛下若殺之乃成其名落其
術內不如勞而遣之以廣聖度運因獲免後帝將誅烏
丸軌巖不肯署詔御正顏之儀切諫不入巖進繼之脫巾
頓顙三拜三進帝曰汝欲黨烏丸軌邪巖曰臣非黨軌正
恐濫誅失天下之望帝怒使閹豎搏其面遂廢於家高祖
為丞相加位開府民部中大夫及受禪拜兵部尚書進爵
平昌郡公邑二千戶巖性嚴重明達世務每有奏議侃然
正色庭諍面折無所迴避上及公卿皆敬憚之時高祖初
即位每懲周代諸侯微弱以致滅亡由是分王諸子權侔
王室以為磐石之固遣晉王廣鎮并州蜀王秀鎮益州二
王年並幼稚於是盛選貞良有重望者為之寮佐于時巖

與王韶俱以骨鯁知名物議稱二人才具侔於高熲由
是拜巖為益州總管長史韶為河北道行臺右僕射高祖謂
之曰公宰相大器今屈輔我兒如曹參相齊之意也及巖
到官法令明肅吏民稱焉蜀王性好奢侈嘗欲取獠口以
為閹人又欲生剖死囚取膽為藥巖皆不奉教排閤切諫
王輒謝而止憚巖為人每循法度蜀中獄訟巖所裁斷莫
不悅服其有得罪者相謂曰平昌公與吾罪吾何怨焉上
甚嘉之賞賜優洽十三年卒官上悼惜久之益州父老莫
不殞涕于今思之巖卒之後蜀王竟行其志漸致非法造
渾天儀司南車記里鼓凡所被服擬於天子又共妃出獵
以彈彈人多捕山獠以充宦者寮佐無能諫止及秀得罪
上曰元巖若在吾兒豈有是乎子弘嗣仕歷給事郎司朝
謁者北平通守

劉行本

劉行本沛人也父瓌仕梁歷職清顯行本起家武陵國常
侍遇蕭脩以梁州北附遂與叔父璠同歸于周寓居京兆
之新豐每以諷讀為事精力忘疲雖衣食乏絕晏如也性
剛烈有不可奪之志周大冢宰宇文護引為中外府記室
武帝親總萬機轉御正中士兼領起居注累遷掌朝下大
夫周代故事天子臨軒掌朝典筆硯持至御坐則承御大

未取以進之及行本為治書侍御史進筆於帝承御復欲取
行本抗聲謂承御曰筆不可得帝驚視問之行本言於帝
曰臣聞設官分職各有司存臣既不得佩承御刀承御亦
焉得取臣筆帝曰然因令二司各行所職及宣帝嗣位多
失德行本切諫忤旨出為河內太守高祖為丞相尉迥作
亂進攻懷州行本率吏民拒之拜儀同賜爵文安縣子及
踐阼徵拜諫議大夫檢校治書侍御史未幾遷黃門侍郎
上嘗怒一郎於殿前笞之行本進曰此人素清其過又小
願陛下少寬假之上不顧行本於是正當上前曰陛下不
以臣不肖置臣左右臣言若是陛下安得不聽臣言若非

當致之於理以明國法豈得輕臣而不顧也臣所言非私
因置笏於地而退上斂容謝之遂原所笞者于時天下大
同四夷內附行本以黨項羌密邇封域最為後服上表劾
其使者曰臣聞南蠻遵校尉之統西域仰都護之威比見
西羌鼠竊狗盜不父不子無君無臣異類殊方於斯為下
不悟羈縻之惠詎知含養之恩狼戾為心獨乖正朔使人
近至請付推科上奇其志焉雍州別駕元肇言於上曰有
一州吏受人餽錢二百文依律合杖一百然臣下車之始
與其為約此吏故違請加徒一年行本駮之曰律令之行
並發明詔與民約束今肇乃敢重其教命輕忽憲章欲申

己言之必行忘朝廷之大信虧法取威非人臣之禮上嘉
之賜絹百匹在職數年拜太子左庶子領治書如故皇太
子虛襟敬憚時唐令則亦為左庶子太子暱狎之每令以
絃歌教內人行本責之曰庶子當輔太子以正道何有嬖
昵房帷之間哉令則甚慚而不能改時沛國劉臻平原明
克讓魏郡陸爽並以文學為太子所親行本怒其不能調
護每謂三人曰卿等正解讀書耳時左衛率長史夏侯福
為太子所昵嘗於閤內與太子戲福大笑聲聞於外行本
時在閤下聞之待其出行本數之曰殿下寬容賜汝顏色
汝何物小人敢為褻慢因付執法者治之數日太子為福

致請乃釋之太子嘗得良馬令福乘而觀之太子甚悅因
欲令行本復乘之行本不從正色而進曰至尊置臣於庶
子之位者欲令輔導殿下以正道非為殿下作弄臣也太
子慚而止復以本官領大興令權貴憚其方直無敢至門
者由是請託路絕法令清簡吏民懷之未幾卒官上甚傷
惜之及太子廢上曰嗟乎若使劉行本在勇當不及於此
無子

梁毗

梁毗字景和安定烏氏人也祖越魏涇豫洛三州刺史郃
陽縣公父茂周滄兗二州刺史毗性剛謇頗有學涉周武

帝時舉明經累遷布憲下大夫平齊之役以毗為行軍總
管長史剋并州毗有力焉除別駕加儀同三司宣政中
封易陽縣子邑四百戶遷武藏大夫高祖受禪進爵為侯
開皇初置御史官朝廷以毗鯁正拜治書侍御史名為稱
職尋轉大興令遷雍州贊治毗既出憲司復典京邑直道
而行無所迴避頗失權貴心由是出為西寧州刺史改封
邯鄲縣侯在州十一年先是蠻夷酋長皆服金冠以金多
者為豪俊由此遞相陵奪每尋干戈邊境略無寧歲毗患
之後因諸酋長相率以金遺毗於是置金坐側對之慟哭
而謂之曰此物飢不可食寒不可衣汝等以此相滅不可

勝數今將此來欲殺我邪一無所納悉以還之於是蠻夷
感悟遂不相攻擊高祖聞而善之徵為散騎常侍大理卿
處法平允時人稱之歲餘進位上開府毗見左僕射楊素
貴寵擅權百寮震懾恐為國患因上封事曰臣聞臣無有
作威福臣之作威福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竊見左僕射
越國公素幸遇愈重權勢日隆搢紳之徒屬其視聽忤意
者嚴霜夏零阿旨者甘雨冬澍榮枯由其脣吻廢興候其
指麾所私皆非忠讜所進咸是親戚子弟布列兼州連縣
天下無事容息異圖四海稍虞必為禍始夫姦臣擅命有
漸而來王莽資之於積年桓玄基之於易世而卒殄漢祀

表辭謝帝降手詔曰昔歲勞公問罪河朔賊爾日塞兩關
之路據斷阻河百姓何從公亦衆矣公發謀策勇一舉克
定詩不云乎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非公才奇孰能與
於此邪故聊示所懷亦何謝也尋遷鴻臚卿時突厥啓民
可汗請朝帝遣祥迎拜之從征吐谷渾祥率衆出間道擊
虜破之俘男女千餘口賜奴婢六十人馬二百匹進位左
光祿大夫拜左驍衛將軍及遼東之役出蹋頓道不利而
還由是除名為民俄拜燕郡太守被賊高開道所圍祥稱
疾不視事及城陷開道甚禮之會開道與羅藝通和送祥
於涿郡卒於塗有子義隆永年令祥兄雲字世高弟威字

世武並有幹局雲官至萊州刺史武平縣公威官至武賁
郎將武當縣公

元壽

元壽字長壽河南洛陽人也祖敦魏侍中邵陵王父寶周
涼州刺史壽少孤性仁孝九歲喪父哀毀骨立宗族鄉黨
咸異之事母以孝聞及長方直頗涉經史周武成初封隆
城縣侯邑千戶保定四年改封儀隴縣侯授儀同三司開
皇初議伐陳以壽有思理奉使於淮浦監修船艦以強濟
見稱四年參督漕渠之役授尚書主爵侍郎八年從晉王
伐陳除行臺左丞兼領元帥府屬平陳拜尚書左丞高

武帝親總萬機彧詣闕求試帝異之以為司武中士轉鄭令平齊之後帝大賞從官留京者不預彧上表曰今太平告始信賞宜明酬勳報勞務先有本屠城破邑出自聖規斬將搴旗必由神略若負戈擐甲征扞劬勞至於鎮撫國家宿衛為重俱稟成算非專己能留從事同功勞須等皇太子以下實有守宗廟之功昔蕭何留守茅土先於平陽穆之居中沒後猶蒙優策不勝管見奉表以聞於是留守並加汎級高祖受禪累遷尚書虞部侍郎以母憂去職未幾起為屯田侍郎固讓弗許時制三品已上門皆列戟左僕射高熲子弘德封應國公申牒請戟彧判曰僕射之子更不異居父之戟槊已列門外尊有壓卑之義子有避父之禮豈容外門既設內閤又施事竟不行熲聞而歎伏後遷治書侍御史當朝正色甚為百僚之所敬憚上嘉其婞直謂彧曰大丈夫當立名於世無容容而已賜錢十萬米百石若于時刺史多任武將類不稱職彧上表曰方今天下太平四海清謐共治百姓須任其才昔漢光武一代明哲起自布衣備知情偽與二十八將披荊棘定天下及功成之後無所職任伏見詔書以上柱國和平子為杞州刺史其人年垂八十鍾鳴漏盡前任趙州闇於職務政由群小賄賂公行百姓吁嗟歌謠滿道乃云老禾不早殺餘種穢良田

古人有云耕當問奴織當問婢此言各有所能也平子弓馬武用是其所長治民莅職非其所解至尊思治無忘寢興如謂優老尚年自可厚賜金帛若令刺舉所損殊大臣死而後已敢不竭誠上善之平子竟免有應州刺史唐君明居母喪娶雍州長史庫狄士文之從父妹彧劾之曰臣聞天地之位既分夫婦之禮斯著君親之義生焉尊卑之教攸設是以孝惟行本禮實身基自國刑家率由斯道竊以愛敬之情因心至切喪紀之重人倫所先君明鑽燧雖改在文無變忽劬勞之痛成燕爾之親冒此苴縗命彼褕翟不義不昵春秋載其將亡無禮無儀詩人欲其遄死士文贊務神州名位通顯整齊風教四方是則棄二姓之重匹違六禮之軌儀請禁錮終身以懲風俗二人竟坐得罪隋承喪亂之後風俗頹壞彧多所矯正上甚嘉之又見上勤於聽受百僚奏請多有煩碎因上疏諫曰臣聞自古聖帝莫過唐虞象地則天布政施化不為叢脞是謂欽明語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故知人君出令誠在簡約是以舜任五臣堯咨四岳設官分職各有司存垂拱無為天下以治所謂勞於求賢逸於任使又云天子穆穆諸侯皇皇此言君臣上下體裁有別比見四海一家萬機務廣事無大小咸關聖聽陛下留心治道無憚疲勞亦由群官懼罪不

能自決取判天旨聞奏過多乃至營造細小之事出給輕
微之物一日之內酬答百司至乃日旰忘食夜分未寢動
以文簿憂勞聖躬伏願思臣至言少減煩務以怡神為意
以養性為懷思武王安樂之義念文王勤憂之理若其經
國大事非臣下裁斷者伏願詳決自餘細務責成所司則
聖體盡無疆之壽臣下蒙覆育之賜也上覽而嘉之後以
忤旨免未幾復令視事因謂彧曰無改爾心以其家貧敕
有司為之築宅因曰柳彧正直士國之寶也其見重如此
右僕射楊素當塗顯貴百寮懾憚無敢忤者嘗以少譴敕
送南臺素恃貴坐彧牀彧從外來見素如此於階下端笏

整容謂素曰奉敕治公之罪素遽下彧據案而坐立素於
庭辨詰事狀素由是銜之彧時方為上所信任故素未有
以中之彧見近代以來都邑百姓每至正月十五日作角
抵之戲遞相誇競至於糜費財力上奏請禁絕之曰臣聞
昔者明王訓民治國率履法度動由禮典非法不服非道
不行道路不同男女有別防其邪僻納諸軌度竊見京邑
爰及外州每以正月望夜充街塞陌聚戲朋遊鳴鼓聒天
燎炬照地人戴獸面男為女服倡優雜技詭狀異形以穢
嫚為歡娛用鄙褻為笑樂內外共觀曾不相避高棚跨路
廣幕陵雲袨服靚妝車馬填噎肴醑肆陳絲竹繁會竭貲

破產競此一時盡室并孥無問貴賤男女混雜緇素不分
穢行因此而生盜賊由斯而起浸以成俗實有由來因循
敝風曾無先覺非益於化實損於民請頒行天下並即禁
斷康哉雅頌足美盛德之形容鼓腹行歌自表無為之至
樂敢有犯者請以故違敕論詔可其奏是歲持節巡省河
北五十二州奏免長吏贓汙不稱職者二百餘人州縣肅
然莫不震懼上嘉之賜絹布二百匹氈三十領拜儀同三
司歲餘加員外散騎常侍治書如故仁壽初復持節巡省
太原道十九州及還賜絹百五十匹彧嘗得博陵李文博
所撰治道集十卷蜀王秀遣人求之彧送之於秀秀復賜

彧奴婢十口及秀得罪楊素奏彧以內臣交通諸侯除名
為民配戍懷遠鎮行達高陽有詔徵還至晉陽值漢王諒
作亂遣使馳召彧將與計事彧為使所逼初不知諒反將
入城而諒反形已露彧度不得免遂詐中惡不食自稱危
篤諒怒囚之及諒敗楊素奏彧心懷兩端以候事變迹雖
不反心實同逆坐徙敦煌楊素卒後乃自申理有詔徵還
京師卒於道有子紹為介休令

趙綽

趙綽河東人也性質直剛毅在周初為天官府史以恭謹
恪勤擢授夏官府下士稍以明幹見知累轉內史中士父

艱去職哀毀骨立世稱其孝既免喪又為掌教中士高祖
為丞相知其清正引為錄事參軍尋遷掌朝大夫從行軍
總管是云暉擊叛蠻以功拜儀同賜物千段高祖受禪授
大理丞處法平允考績連最轉大理正尋遷尚書都官侍
郎未幾轉刑部侍郎治梁士彥等獄賜物三百段奴婢十
口馬二十匹每有奏讞正色侃然上嘉之漸見親重上以
盜賊不禁將重其法綽進諫曰陛下行堯舜之道多存寬
宥況律者天下之大信其可失乎上忻然納之因謂綽曰
若更有聞見數陳之也遷大理少卿故陳將蕭摩訶其
子世略在江南作亂摩訶當從坐上曰世略年未二十亦

何能為以其名將之子為人所逼耳因赦摩訶綽固諫不
可上不能奪欲綽去而赦之固命綽退食綽曰臣奏獄未
決不敢退朝上曰大理其為朕特放摩訶也因命左右釋
之刑部侍郎辛亶嘗衣緋褌俗云利於官上以為厭蠱將
斬之綽曰據法不當死臣不敢奉詔上怒甚謂綽曰卿惜
辛亶而不自惜也命左僕射高熲將綽斬之綽曰陛下寧
可殺臣不得殺辛亶至朝堂解衣當斬上使人謂綽曰竟
何如對曰執法一心不敢惜死上拂衣而入良久乃釋之
明日謝綽勞勉之賜物三百段時上禁行惡錢有二人在
市以惡錢易好者武候執以聞上令悉斬之進諫曰此人

坐當杖殺之非法上曰不關卿事綽曰陛下不以臣愚暗
置在法司欲妄殺人豈得不關臣事上曰撼大木不動者
當退對曰臣望感天心何論動木上復曰啜羹者熱則置
之天子之威欲相挫邪綽拜而益前訶之不肯退上遂入
治書侍御史柳彧復上奏切諫上乃止上以綽有誠直之
心每引入閤中或遇上與皇后同榻即呼綽坐評論得失
前後賞賜萬計其後進位開府贈其父為蔡州刺史時河
東薛冑為大理卿俱名平恕然冑斷獄以情而綽守法俱
為稱職上每謂綽曰朕於卿無所愛惜但卿骨相不當貴
耳仁壽中卒官時年六十三上為之流涕中使弔祭鴻臚
監護喪事有二子元方元襲

裴肅

裴肅字神封河東聞喜人也父俠周民部大夫肅少剛正
有局度少與安定梁毗同志友善仕周釋褐給事中士累
遷御正下大夫以行軍長史從韋孝寬征淮南屬高祖為
丞相肅聞而歎曰武帝以雄才定六合墳土未乾而一朝
遷革豈天道歟高祖聞之甚不悅由是廢於家開皇五年
授膳部侍郎後二歲遷朔州總管長史轉貝州長史俱有
能名仁壽中肅見皇太子勇蜀王秀左僕射高熲俱廢黜
遣使上書曰臣聞事君之道有犯無隱愚情所懷敢不聞

奏稱見高熲以天挺良才元勲佐命陛下光寵亦已優隆但鬼瞰高明世疵俊異側目求其長短者豈可勝道哉願陛下録其大功忘其小過臣又聞之古先聖帝教而不誅陛下至慈度越前聖二庶人得罪已久寧無革心願陛下弘君父之慈顧天性之義各封小國觀其所爲若能遷善漸更增益如或不悛貶削非晚今者自新之路永絶愧悔之心莫見豈不哀哉書奏上謂楊素曰裴肅憂我家事此亦至誠也於是徵肅入朝皇太子聞之謂左庶子張衡曰使勇自新欲何爲也衡曰觀肅之意欲令如吳太伯漢東海王耳皇太子甚不悅頃之肅至京師見上于含章殿上謂肅曰吾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後宮寵幸不過數人自勇以下並皆同母非爲憎愛輕重廢立因言勇不可復收之意既而罷遣之未幾上崩煬帝嗣位不得調者久之肅亦杜門不出後執政者以嶺表荒遐遂希旨授肅永平郡丞甚得民夷心歲餘卒時年六十二夷獠思之爲立廟於鄭江之浦有子尚賢

史臣曰猛獸之處山林藜藿爲之不採正臣之立朝姦邪爲之折謀皆志在匪躬義形于色豈惟綱紀由其隆替抑亦社稷繫以存亡者也晉蜀二王帝之愛子擅以權寵莫拘憲令求其恭肅不亦難乎元巖王韶任當彼相並見嚴憚或致爲非蓋謇諤之風有足稱矣行本正色於房陵梁毗抗言於楊素直辭鯁氣懍然可想趙綽之居大理囹圄無冤柳彧之處憲臺姦邪自肅然不畏強禦梁毗其有焉邦之司直行本柳彧近之矣裴肅朝不坐宴不預忠誠慷慨犯忤龍鱗固知嫠婦憂宗周之亡處女悲太子之少非徒語也方諸前載有聞蔡之風焉

列傳卷第二十七　隋書六十二

特進臣魏　徵　上

樊子蓋

樊子蓋字華宗廬江人也祖道則梁越州刺史父儒侯景
之亂奔于齊官至仁州刺史子蓋解褐武興王行參軍出
爲慎縣令東汝北陳二郡太守員外散騎常侍封富陽縣
侯邑五百戶周武帝平齊授儀同三司治郢州刺史高祖
受禪以儀同領鄉兵後除樅陽太守平陳之役以功加上
開府改封上蔡縣伯食邑七百戶賜物三千段粟九千斛
拜辛州刺史徙[illegible]州刺史母憂去職未幾起授齊州刺
史固讓不許其年轉循州總管許以便宜從事十八年入
朝奏嶺南地圖賜以良馬雜物加統四州令還任所遣光
祿少卿柳謇之餞於霸上煬帝即位徵還京師轉涼州刺
史子蓋言於帝曰臣一居嶺表十載於茲犬馬之情不勝
戀戀願趨走闕庭爲死[illegible]帝[illegible]物三百段慰諭遣之授
銀青光祿大夫武威太守以善政聞大業三年入朝帝引
之內殿特蒙褒美乃下詔曰設官之道必在用賢安人之
術莫如善政龔黃振德化於前張杜垂清風於後共治天
下實資良守[illegible]子蓋[illegible]清[illegible]著西服變[illegible]爲
先撫道有方[illegible]所部[illegible]不[illegible]其[illegible]

性故能治績克彰課最之首凡厥在位莫匪王臣若能人
思奉職各展其效朕將垂拱何憂不治哉於是進位
金紫光祿大夫賜物千段太守如故五年車駕西巡將入
吐谷渾子蓋以彼多鄣氣獻青木香以禦霧露及帝還謂
之曰人道公清定如此不子蓋謝曰臣安敢言清止是小
心不敢納賄耳由此賜之口味百餘斛又下詔曰導德齊
禮寔惟共治懲惡勸善用明黜陟朕親巡河右觀省人風
所歷郡縣訪採治績罕遵法度多蹈刑網而金紫光祿大
夫武威太守樊子蓋執操清潔處涅不渝立身雅正臨人
以簡威惠兼舉寬猛相資故能畏而愛之不嚴斯治實字
人之盛績有國之良臣宜加褒顯以弘獎勵可右光祿大
夫太守如故賜縑千匹粟麥二千斛子蓋又自陳曰臣自
南裔即適西垂常以外臣未居內職不得陪侍輦輿冊階
澁死邊城沒有遺恨惟陛下察之帝曰公侍朕則一人而
已委以西方則萬人之敵宜識此心六年帝避暑隴川宮
又云欲幸河西子蓋傾望鑾輿願巡郡境帝知之下詔曰
卿夙懷恭順深執誠心聞朕西巡欣然望幸丹款之至甚
有可嘉宜保此純誠克終其美是歲朝於江都宮帝謂之
曰富貴不還故鄉眞衣繡夜行耳勑廬江郡設三千人會
賜米麥六千石使謁墳墓宴故老當時榮之還除民部尚

書時處羅可汗及高昌王款塞復以子蓋檢校武威太守應
接二蕃遼東之役徵攝左武衛將軍出長岑道後以宿衛
不行進授左光祿大夫尚書如故其年帝還東都以子蓋
為涿郡留守九年車駕復幸遼東命子蓋為東都留守屬
楊玄感作逆來逼王城子蓋遣河南贊治裴弘策逆擊之
反為所敗遂斬弘策以徇國子祭酒楊汪小有不恭子蓋
又將斬之汪拜謝頓首流血久乃釋免於是三軍莫不戰
慄將吏無敢仰視玄感每盡銳攻城子蓋徐設備禦至輒
摧破故久不能克會來護兒等救至玄感解去子蓋凡所
誅殺者數萬人又檢校河南內史車駕至高陽追詣行在

所既而引見帝逆勞之曰昔高祖留蕭何於關西光武委
寇恂以河內公其人也子蓋謝曰臣任重器小寧可竊譬
兩賢但以陛下威靈小盜不足除耳進位光祿大夫封建
安侯尚書如故賜縑三千匹女樂五十人子蓋固讓優詔
不許帝謂子蓋曰朕遣越王留守東都示以皇枝盤石
社稷大事終以委公特宜持重戈甲五百人而後出此亦
勇夫重閉之義也無賴不軌者便誅鋤之凡可施行無勞
形迹今為公別造玉麟符以代銅獸又指越代二王曰今
以二孫委公與衛文昇耳宜選貞良宿德有方幹者教習
之動靜之節宜思其可於是賜以良田甲第十年冬車駕

還東都帝謂子蓋曰玄感之反神明故以彰公赤心耳析
珪進爵宜有令謨是日下詔進爵為濟公言其功濟天下
特為立名無此郡國也賜縑三千匹奴婢二十口後與蘇
威宇文述陪宴積翠亭帝親以金杯屬子蓋酒曰良算嘉
謀俟公後動即以此杯賜公用為永年之瑞并綺羅百匹
十一年從駕汾陽宮至于鴈門車駕為突厥所圍頻戰不
利帝欲以精騎潰圍而出子蓋諫曰陛下萬乘之主豈宜
輕脫一朝狼狽雖悔不追未若守城以挫其銳四面徵兵
可立而待陛下亦何所慮乃欲身自突圍因垂泣願暫停
遼東之役以慰眾望聖躬親出慰撫厚為勳格人心自奮

不足為憂帝從之其後援兵稍至虜乃引去納言蘇威追
論勳格太重宜在斟酌子蓋執奏不宜失信帝曰公欲收
物情邪子蓋默然不敢對從駕還東都時絳郡賊敬槃陀
柴保昌等阻兵數萬汾晉苦之詔令子蓋進討于時人物
殷阜子蓋善惡無所分別汾水之北村塢盡焚之百姓大
駭相率為盜其有歸首者無少長悉坑之擁數萬之眾經
年不能破賊有詔徵還又將兵擊宜陽賊以疾停卒于京
第時年七十有二帝悲傷者久之顧謂黃門侍郎裴矩曰
子蓋臨終有何語矩對曰子蓋病篤深恨鴈門之恥帝聞
而歔欷令百官就弔賜縑三百匹米五百斛贈開府儀同

三司謚曰景會葬者萬餘人武威民吏聞其死莫不嗟痛
立碑頌德子孟無佗權當在軍持重未嘗負敗臨民明察
下莫敢欺然嚴酷少恩果於殺戮臨終之日見斷頭鬼前
後重沓爲之厲云

史祥

史祥字世休朔方人也父寧周少司徒祥少有文武才幹
仕周太子車右中士襲爵武遂縣公高祖踐阼拜儀同領
交州事進爵陽城郡公祥在州頗有惠政後數年轉驃騎
將軍伐陳之役從宜陽公王世積以舟師出九江道先鋒
與陳人合戰破之進拔江州上聞而大悅下詔曰朕以陳叔

寶世爲僭逆擬虐生民故命諸軍汎彼金表小寇狼狽顛
恃江湖之險遂敢汎舟艦擬抗王師公親率所部應機奮
擊沉溺俘獲殊功甚茂又聞師旅進取江州行軍總管裴
公賀若弼既獲京口韓擒虎又下姑孰騎既渡
江岸所在橫行晉王兵馬即入建業清蕩豈越旦夕非遠
驃騎高才壯志是朕所知善爲經略以取大賞使富貴功
名永垂竹帛也進位上開府拜蘄州總管未幾徵拜左
領左右將軍後以行軍總管從晉王擊突厥於靈武破
之遷右衛將軍仁壽中率兵屯弘化以備胡煬帝時在東
宮遺祥書曰將軍總戎塞表胡虜清塵秣馬休兵循事校

獵足使李廣慙勇魏尚媿能彼二賢獨在吾子昔余濫
將往轂治兵振皇靈於塞外驅犬羊于大漠于時同行雪
旅起關戎旃登龍城而衝冠眄狼居而發憤將軍英圖不
世猛氣無前但物不遂心備悅從事每一思此我勞如何
將軍宿心素志早同膠漆久而敬之方成魚水近者陪隨
鑾駕言旋上京本即述職南蕃嘗條下國不悟皇鑒曲發
備位少陽戰戰兢兢如臨冰谷至如建節邊境征伐四方
寢帷作牧綏撫百姓上稟成規下盡臣節是所願也是所
甘心仰慕前修庶得自效謬其入守神器元良萬國身輕
任重何以克堪所望故人匡其不逮比監國多暇養疾閑

宮厭此閣之端居罷南皮之馳射博望之苑既乏名賢飛
蓋之園理乖終宴親朋遠矣琴書寂然想望吾賢疹如疾
首祥荅書曰行人奚止奉所賜貺眷卹綢繆形於文墨榮
悟飛霜增冰之地忽載三陽霧慘之鄉俄開九春精
魂忽越莫知攸處祥以不學軍旅長遇昇平幸以先人緒
餘備職宿衛擢參塞表無致遠之用朽瀨非折衝之材豈欲
追蹤古人論其優劣承奉王師薄伐天人受服絕漠揚旌
於瀚海外當此之時猛將如雲謀夫如雨至若祥者列於
末預聞指蹤之規得免逗遛之責循准揣分實爲
陳事方劉禹信聖人之屈己非庸人之

何則川澤之大汙潦攸歸松柏之高蔦蘿斯託徽猷眷眷
孟侯所知也仰惟體元良之德煥重離之暉三善克修萬
邦以正斯固道高周誦契叶商啓豈淮南管蠡所能窺測伏
承監國多暇養德怡神咀嚼六經逍遙百氏追西園之愛
客眷南皮之出遊曠若之恩無忘造次祥自忝戎遏載罹
寒暑身在邊隅情馳魏闕每至清風夕起朗月孤照思鳴
葭之啓路思託乘於後車寒表京華山川悠遠瞻言浮雲
伏增潛結太子甚親遇之煬帝即位漢王諒發兵作亂遣
其將綦良自滏口徇黎陽塞白馬津余公理自太行下河
內帝以祥為行軍總管軍於河陰久不得濟祥謂軍吏曰
余公理輕而無謀才用素不足稱又新得志謂其衆可恃
恃衆必驕且河北人先不習兵所謂擁市人而戰以吾籌
之不足圖也乃令軍中修攻具公理使諜知之果屯兵於
河陽內城以備祥祥於是艤船南岸公理聚甲以當之祥
乃簡精銳於下流潛渡公理率衆拒之東趣黎陽討綦良
等良列陣以待兵未接良棄軍而走於是其衆大潰祥縱
兵乘之殺萬餘人進位上大將軍賜縑綵七千段女妓十
人良馬二十匹轉太僕卿帝嘗賜祥詩曰伯䫻朔寄重寘
侯鎮遏深貴耳唯聞古賤目詎知今早摽勁草質久有背淮
心掃逆黎山外振旅河之陰功已書王府留情太僕箴祥上

表辭謝帝降手詔曰昔歲勞公問罪河朔賊爾日塞兩闕
之路據倉阻河百姓脅從人亦衆矣公竭誠奮勇一舉克
定詩不云乎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非公英才大略其孰能與
於此邪故聊示所懷亦何謝也尋遷鴻臚卿時突厥啓民
可汗請朝帝遣祥迎接之從征吐谷渾祥率衆出間道擊
虜破之俘男女千餘口賜奴婢六十人馬二百匹進位左
光祿大夫拜左驍衛將軍及遼東之役出蹋頓道不利而
還由是除名為民俄拜燕郡太守被賊高開道所圍祥稱
疾不視事及城陷開道甚禮之會開道與羅藝通和送祥
於涿郡卒於塗有子義隆求年令祥兄雲字世高弟威字
世武並有幹局雲官至棗州刺史武平縣公威官至武賁
郎將武當縣公

元壽

元壽字長壽河南洛陽人也祖敦魏侍中邵陵王父寶周
涼州刺史壽少孤性仁孝九歲喪父哀毀骨立宗族鄉黨
咸異之事母以孝聞及長方直頗涉經史周武成初封隆
城縣侯邑千戶保定四年改封儀隴縣侯授儀同三司開
皇初議伐陳以壽有思理奉使於淮浦監修船艦以強濟
見稱四年拜尚書主爵侍郎八年從晉王
伐陳除行臺左丞兼領元帥府屬[illegible]尚書左丞高

嘗出苑觀射文武並從焉開府蕭摩訶妻患且死奏請遣
子向江南收其家產御史見而不言壽奏劾之曰臣聞天道
不言功成四序聖皇垂拱任在百司御史之官義存糾察直
繩莫舉憲典誰寄今月五日鑾輿徙蹕親臨射苑開府儀同
三司蕭摩訶幸廁朝行預觀盛禮奏稱請遣子世略暫往
江南重收家產妻安遇患彌留有日安若長逝世略不合
此行竊以人倫之義伉儷為重資愛之道烏鳥弗虧摩訶
遠念資財近忘匹好又命其子捨危惙之母為聚斂之行
一言纔發名教頓盡而兼殿內侍御史臣韓微之等親所
聞見竟不彈糾若知非不舉事涉阿縱如不以為非豈關

理識謹按儀同三司太子左庶子檢校治書侍御史臣劉
行本出入宮省備蒙任遇攝職憲臺時月稍久庶能整肅
纓冕澄清風教而在法司虧失憲體何所逃
愆臣謬膺朝寄忝居左轄無容寢嘿謹以狀聞其行本
微之等請付大理上嘉納之尋授太常少卿數年拜基州
刺史在任有公廉之稱入為太府少卿進位開府煬帝嗣
位漢王諒舉兵反左僕射楊素為行軍元帥壽為長史每
戰身為士卒先以功授大將軍遷太府卿四年拜內史
令從帝征吐谷渾壽率眾屯金山東西連營三百餘里
以圍渾主於覆袁川以功進位右光祿大夫七年兼左翊衛將軍從征

遼東行至涿郡遇疾卒時年六十三帝悼惜焉哭之甚慟
贈尚書右僕射光祿大夫謚曰景子敏頗有才辯而輕險
多詐壽卒後帝追思之擢敏為守內史舍人而交通博徒
數漏洩省中語化及之反也敏創其謀偽授內史侍郎為
沈光所殺

楊義臣

楊義臣代人也本姓尉遲氏父崇仕周為儀同大將軍以
兵鎮恒山時高祖甚親待之及為丞相尉迥作亂崇以宗
族之故自囚於獄遣使請罪高祖下書慰諭之即令馳驛
入朝恆置左右開皇初封秦興縣公歲餘從行軍總管達

奚長儒擊突厥於周槃力戰而死贈大將軍豫州刺史以
義臣襲崇官爵時義臣尚幼養於宮中年未弱冠奉詔宿
衛如千牛者數年賞賜甚厚上嘗從容言及崇舊每
嗟歎久之因下詔曰朕受命之初群凶未定明識之士有
足可懷尉義臣與尉迥本同骨肉既狂悖作亂鄴城其父
崇時在常山與同兵甲與迥鄰接又是至親知逆順之理
識天人之意即便拘執隨從自劾有司請歸相府及
北夷內侵橫戈制敵輕生重義臨難忘身表存亡重貴
幽顯雖高官大賞延及於世未足表松筠之志彰節義之
門以義臣可賜姓楊氏賜錢三萬貫酒三十斛米麥各百斛

編之屬籍為皇從孫未幾拜陝州刺史義臣
射有將領之才由是甚重之其後突厥達頭可汗犯塞
以行軍總管率步騎三萬出白道與賊遇擊大破之明年
突厥又寇邊雁門馬邑多被其患義臣擊之虜遂出塞因
而追之至大斤山與虜相遇時太平公史萬歲軍亦至義
臣與萬歲合軍擊虜大破之萬歲為楊素所譖而死義臣
功竟不錄仁壽初拜朔州總管煬帝嗣位漢王
諒作亂并州時代州總管李景為漢王將喬鍾葵所圍詔
義臣率馬步二萬夜出西陘遲明行數十里鍾葵覘見義
臣兵少悉眾拒之鍾葵亞將王拔驍勇善用矟射之者不

能中每以數騎陷陣義臣患之募能當拔者車騎將軍楊
思恩請當之義臣見思恩氣貌雄勇顧之曰壯士也賜以
卮酒思恩望見拔立於陣後投觴於地策馬赴之再往不
克義臣復選騎士十餘人從之思恩遂突擊殺數人直至
拔麾下短兵方接所從騎士退思恩為拔所殺拔遂乘之
義臣軍北者十餘里於是購得思恩屍義臣哭之甚慟三
軍莫不下泣所從騎士皆腰斬義臣自以兵少悉取軍中牛驢得數
千頭復令兵數百人人持一鼓潛驅之澗谷間出其不意義臣晡後
復與鍾葵戰兵初合命驅牛驢者疾進一時鼓譟塵埃張天鍾葵軍
不知以為伏兵發因而大潰縱擊破之以功進位上大將軍賜物千段雜綵五

百段女妓十人良馬二十匹尋授相州刺史後三歲徵為
宗正卿未幾轉太僕卿從征吐谷渾令義臣屯琵琶峽連
營八十里南接元壽北連段文振合圍渾主於覆袁川其
後復征遼東以軍將指肅慎道至鴨綠水與乙支文德戰
每為先鋒一日七捷後與諸軍俱敗竟坐免俄而復位明
年以為軍副與大將軍宇文述趣平壤至鴨綠水會楊玄
感作亂班師檢校趙郡太守妖賊向海公聚眾作亂寇扶
風安定間義臣奉詔擊平之尋從帝復征遼東進位左光
祿大夫時渤海高士達清河張金稱並相聚為盜眾各數萬
攻陷郡縣帝遣將軍段達討之不能克

義臣討擊之大破士達斬金稱又收
格謙擒之以狀聞奏帝惡其威名遽追
義臣以功進位光祿大夫拜禮部

衛玄

衛玄字文昇河南洛陽人也祖悅魏司
武衛大將軍玄少有器識周武帝在藩
上士襲爵興勢公食邑四千戶轉宣納
拜益州總管長史賜以萬釘寶帶稍遷開府儀同三
司太府中大夫治內史事仍領京兆尹稱為強濟宣帝時
以忤旨免官高祖作相檢校熊州事和州蠻反玄以行軍

總管擊平之及高祖受禪遷淮州總管進封同軌郡公坐
事免未幾拜嵐州刺史會起長城之役詔玄監督之俄檢
校朔州總管事後為衛尉少卿仁壽初山獠作亂出為資
州刺史以鎮撫之玄既到官時獠攻圍大牢鎮玄單騎造其
營謂群獠曰我是刺史銜天子詔安養汝等勿驚懼也
諸賊莫敢動於是說以利害渠帥感悅解兵而去前後歸
附者十餘萬口高祖大悅賜縑二千匹除遂州總管仍令
劍南安撫煬帝即位復徵為衛尉卿夷獠攀戀數百里不
絕玄曉之曰天子詔徵不可久住因與之訣夷獠各揮涕
而去歲餘遷工部尚書其後拜魏郡太守尚書如故帝謂

玄曰魏郡名都衝要之所民多姦宄是用煩公此郡去都
道里非遠宜數往來詢謀朝政賜物五百段而遣之未幾
拜右候衛大將軍檢校左候衛事大業八年轉刑部尚書
遼東之役檢校右禦衛大將軍率師出增地道時諸軍多
不利玄獨全眾而還拜金紫光祿大夫九年車駕幸遼東
使玄與代王諱留守京師拜京兆內史尚書如故許以
便宜從事勑代王待以師傅之禮會楊玄感圍逼東都玄
率步騎七萬援之至華陰掘楊素冢焚其骸骨夷其塋域
示士卒以必死既出潼關議者恐崤函有伏兵請於陝縣
沿流東下直趣河陽以攻其背玄曰以吾度之此計非豎

子所及於是鼓行而進既度函谷卒如所量於是遣武賁
郎將張峻為疑軍於南道玄以大兵直趣城北玄感逆拒
之且戰且行屯軍金谷於軍中掃地而祭高祖曰刑部尚
書京兆內史臣衛文昇敢昭告于高祖文皇帝之靈自皇
家啟運三十餘年武功文德漸被海外揚玄感孤負聖恩
躬為虵豕蜂飛蟻聚犯我王略臣二世受恩一心事主董
率熊羆志梟逆黨若社稷靈長宜令醜徒氷碎如或大運
去矣幸使老臣先死詞氣抑揚三軍莫不涕咽時眾寡不
敵與賊頻戰不利死傷太半玄感盡銳來攻玄苦戰賊稍
卻進屯北芒會宇文述來護兒等援兵至玄感懼而西遁

玄遣通議大夫斛斯萬善監門直閤龐玉前鋒追之及于
閿鄉與宇文述等合擊破之車駕至高陽徵詣行在所帝
勞之曰社稷之臣也使朕無西顧之憂乃下詔曰近者妖
氛充斥擾動關河文昇率勵義勇權機嚮赴表裏奮擊摧
破兇醜宜升榮命式弘賞典可右光祿大夫賜以良田甲
第奇物鉅萬還鎮京師帝謂之曰關右之任一委於公公
安社稷乃安公危社稷亦危出入須有兵衛坐臥恒宜自
牢勇夫重閉此其義也今特給千兵以充侍從賜以玉麟
符十一年詔玄安撫關中時盜賊蜂起百姓饑饉玄竟不
能救恤而官方壞亂貨賄公行玄自以年老上表乞骸骨

帝使內史舍人封德彝馳諭之曰京師國本王業所基宗廟園陵所在藉公耆舊臥以鎮之朕為國計義無相許又遣德彝口陳指意玄乃止義師入關自知不能守憂懼稱疾不知政事城陷歸于家義寧中卒時年七十七子孝則官至通事舍人兵部承務郎早卒

劉權

劉權字世略彭城叢亭里人也祖軌齊羅州刺史權少有俠氣重然諾藏亡匿死吏不敢過門後更折節好學動循法度初為州主簿仕齊釋褐奉朝請行臺郎中及齊滅周武帝以為假淮州刺史高祖受禪以車騎將軍領鄉兵從晉王諱平陳以功進授開府儀同三司賜物三千段宋國公賀若弼甚禮之開皇十二年拜蘇州刺史賜爵宗城縣公于時江南初平物情尚擾權撫以恩信甚得民和煬帝嗣位拜衛尉卿進位銀青光祿大夫大業五年從征吐谷渾權率眾出伊吾道與賊相遇擊走之逐北至青海虜獲千餘口乘勝至伏俟城帝復令權過曼頭赤水置河源郡積石鎮大開屯田留鎮西境在邊五載諸羌懷附貢賦歲入吐谷渾餘燼遠遁道路無壅徵拜司農卿加位金紫光祿大夫尋為南海太守行至鄱陽會群盜起不得進詔令權召募討之權率兵與賊相遇不與戰先乘單舸詣賊營說以利害群賊感悅一時降附帝聞而嘉之既至南海甚有異政數歲遇盜賊群起數來攻郡部多翻城應賊唯權竭盡力固守以拒之子世徹又遣人齎書諭權稱天下擾亂英雄並起時不可失諷令舉兵權召長佐責將斬其使竟無異圖守之以死卒官時年七十世徹倜儻不羈頗為時人所許大業末群雄並起世徹所至之處輒為所忌多被禁之後竟為兗州賊帥徐圓朗所殺權從父烈字子將美姿儀有器局官至陽城郡將有子德威知名於世

史臣曰子蓋雅有才略質性嚴毅見義而勇臨機能斷保全都邑勣亦難哉楊諒干紀史祥首遏寇兇之功群盜侵擾義臣致三捷之功此皆名重當年聲流後葉者也元壽彈奏行本有意存夫名教然其計功稱伐猶居義臣之後撲之贈不已優乎文昇東都解圍頗亦宣力西京居守政以賄成鄙哉鄙哉夫何足數劉權猶楚舊族早著雄名屬縱擾之辰居尉佗之地遂能拒子邪計無所覬覦雖謝勤王之誅足為守節之士矣

列傳卷第二十八　隋書六十三

特進臣魏　徵　上

李圓通

李圓通京兆涇陽人也父景以軍士隸武元皇帝與家
僮黑女私生圓通景不之認由是孤賤給使高祖家及爲
隋國公擢授參軍事初高祖少時每讌賓客恒令圓通監
廚圓通性嚴整左右婢僕咸所敬憚唯世子乳母恃寵輕
慢賓客未供每有干請圓通不許或輒持去圓通大怒叱
人撾之數十呼聲徹於閤內廚吏左右代其失色
待去之後高祖具知之召圓通命坐賜食從此獨善之以
爲堪當大任高祖作相賜爵爲男授帥都督進爵
新安子委以心膂圓通多力勁捷長於武用周氏諸王素
憚高祖每伺高祖之隙將爲不利賴圓通保護獲免者數
矣高祖深感之由是參預政事授相國外兵曹仍領左親
信授上儀同高祖受禪拜內史侍郎領左衛長史進爵
爲伯歷左右庶子給事黃門侍郎尚書左丞攝刑部尚書
深被任信後以左丞領左翊衛驃騎將軍伐陳之役圓通
以行軍總管從楊素出信州道以功進位大將軍進封萬
安縣侯拜揚州總管長史尋轉并州總管長史秦王俊仁
柔自善少斷決府中事多決於圓通入爲司農卿治粟內

史遷刑部尚書後數歲復爲并州長史秦孝王以奢侈得罪
圓通亦坐免官尋檢校刑部尚書仁壽中以藩邸舊恩進封
郡公煬帝嗣位拜兵部尚書尋從幸揚州以圓通留守京師
判宇文述田以還民述訴其受賂帝怒而徵之帝於雒
陽坐是免官圓通憂憤發疾而卒贈柱國封爵悉如故子
孝常大業末爲華陰令

陳茂

陳茂河東猗氏人也家世寒微質直恭謹爲州里所敬高
祖爲隋國公引爲寮佐遇待與圓通等每令典家事未嘗
有過高祖甚善之後從高祖與齊師戰於晉州賊甚盛高
祖挑戰茂固止不得因捉馬鞚高祖怒之拔刀斫其額
流血被面詞氣不撓高祖感而謝之厚加禮敬其後官至
上開府高祖爲丞相委以心膂及受禪拜給事黃門侍郎封
郟侯與典機密在官十餘年轉益州總管司馬遷太
府卿進爵爲伯後以年老卒官子政嗣政字弘道倜儻有文
武大略明鍾律便弓馬少養宮中年十七爲太子千牛備
身蜀王秀以大俠劉居士重政才氣數從之遊圓通子孝常
亦與居士並與居士交結及居士下獄誅政及孝常當從
坐上以功臣子撻之二百而赦之由是不得調煬帝時授
兵曹承務郎帝甚其才甚重之

化及之亂也以為太常卿後歸大唐卒於梁州總管

張定和

張定和字處謐京兆萬年人也少貧賤有志節初為侍官平陳之役定和當從征無以自給其妻有嫁時衣服定和將鬻之妻靳固不與定和於是遂行以功拜儀同賜帛千匹遂棄其妻是後數以軍功加上開府驃騎將軍從上柱國李充擊突厥先登陷陣虜刺之中頸定和以草塞瘡而戰神氣自若虜遂敗走上聞而壯之遣使者齎藥馳詣定和所勞問之進位柱國封武安縣侯賞物二千段良馬二匹金百兩煬帝嗣位拜宜州刺史尋轉河內太守頗有

惠政歲餘徵拜左屯衛大將軍從帝征吐谷渾至覆袁川時吐谷渾主與數騎而遁其名王詐為渾主保車我真山帝命定和率師擊之既與賊相遇輕其眾少呼之令降賊不肯下定和不被甲挺身登山賊伏兵於巖谷之下發矢中之而斃其亞將柳武建擊賊悉斬之帝為流涕贈光祿大夫時舊爵例除於是復封武安侯謚曰壯武賜縑千匹粟千石子世立嗣尋拜為光祿大夫

張奫

張奫字文懿自云清河人也家於淮陰少好讀兵書尤便刀楯周世鄉人郭子冀密引陳寇奫父雙欲率千餘擊之猶豫未決奫贊成其謀竟以破賊由是以勇決知名起家州主簿高祖作相授大都督領鄉兵賀若弼之鎮壽春也恒為間諜平陳之役頗有功焉進位開府儀同三司封文安縣子邑八百戶賜物二千五百段粟二千五百石歲餘率水軍破逆賊笮子遊於京口薛子建於和州徵入朝拜大將軍高祖命升御坐而宴之謂奫曰卿可為朕兒朕為卿父今日聚集示無外也其後賜綺羅千匹綠沉甲獸文具裝尋從楊素征江表別破高智慧於會稽吳世華於臨海進位上大將軍賜奴婢六十口縑綵三百匹歷撫顯齊三州刺史俱有能名開皇十八年為行軍總管從漢王諒征

遼東諸軍多物故奫衆獨全高祖善之賜物二百五十段仁壽中遷潭州總管在職三年卒有子孝廉

麥鐵杖

麥鐵杖始興人也驍勇有膂力日行五百里走及奔馬性疏誕使酒好交游重信義每以漁獵為事不治產業陳大建中結聚為群盜廣州刺史歐陽頠俘之以獻沒為官戶配執御傘每罷朝後行百餘里夜至南徐州踰城而入行光火劫盜旦還及時仍又執傘如此者十餘度物主識之州以狀奏朝士見鐵杖每旦恒在不之信也後數告變尚書蔡徵曰此可驗耳於仗下時購以百金求人送詔書與

南徐州刺史鐵杖出應募齎敕而往明旦及奏事帝曰
信然為盜明矣惜其勇捷誡而釋之陳亡後徙居清流縣
遇江東反楊素遣鐵杖頭戴草束夜浮渡江覘賊中消息
具知還報後復更往為賊所擒逆帥李稜遣兵仗三十人
衛之縛送高智慧行至庱亭衛者憩食哀其餒解手以給
其餐鐵杖取賊刀亂斬衛者殺之皆盡悉割其鼻懷之以
歸素大奇之後敘戰勳不及鐵杖遇素馳驛歸于京師鐵
杖步追之每夜則同宿素見而悟特奏授儀同三司以不
識書放還鄉里成陽公李徹稱其驍武開皇十六年徵至
京師除車騎將軍仍從楊素北征突厥加上開府煬帝即

位漢王諒反於并州又從楊素擊之每戰先登進位柱國
尋除萊州刺史無治名後轉汝南太守稍習法令群盜屏
跡後因朝集考功郎竇威嘲之曰麥是何姓鐵杖應口對
曰麥豆不殊那忽相怪威赧然無以應之時人以為敏慧
尋除右屯衛大將軍帝待之逾密鐵杖自以荷恩深重每
懷竭命之志及遼東之役請為前鋒顧謂醫者吳景賢曰
大丈夫性命自有所在豈能艾炷灸頞瓜蒂歕鼻治黃不
差而臥死兒女手中乎將度遼謂其三子曰阿奴當備淺
色黃衫吾荷國恩今是死日我既被殺爾當富貴唯誠與
孝爾其勉之及濟橋未成去東岸尚數丈賊大至鐵杖跳

上岸與賊戰死武賁郎將錢士雄孟叉亦死之左右更
無及者帝為之流涕購得其屍下詔曰鐵杖志氣驍果夙
著勳庸陪麾問罪先登陷陣節高義烈身殞功存興言至
誠追懷傷悼宜賚殊榮用彰飾德可贈光祿大夫宿國公
謚曰武烈子孟才嗣尋授光祿大夫孟才有二弟仲才季
才俱拜正議大夫賵賻鉅萬賜轀輬車給前後部羽葆鼓
吹平壤道敗將宇文述等百餘人皆為執紼王公已下送
至郊外士雄贈左光祿大夫右屯衛將軍武強侯謚曰剛
子傑嗣叉贈右光祿大夫子善誼襲官孟才字智稜果
烈有父風帝以其死節將子恩賜殊厚拜武賁郎將及

江都之難慨然有復讎之志與武牙郎錢傑素交友二人
相謂曰吾等世荷國恩門著誠節今賊臣殺逆社稷淪亡
無節可紀何面目視息世間哉於是流涕扼腕遂相與謀
糾合恩舊欲於顯福宮邀擊宇文化及事臨發陳藩之子
謙知其謀而告之與其黨沈光俱為化及所害忠義之士
哀焉

沈光

沈光字總持吳興人也父君道仕陳吏部侍郎陳滅家于
長安皇太子勇引署學士後為漢王諒府掾諒敗除名光
少驍捷善戲馬為天下之最略綜書記微有詞藻常慕立

功名不拘小節家甚貧窶父兄並以傭書爲事光獨跅弛
交通輕俠爲京師惡少年之所朋附人多贍遺得以養親
每致甘食美服未嘗困匱初建禪定寺其中幡竿高十餘
丈適遇繩絕非人力所及諸僧患之光見而謂僧曰可持
繩來當相爲上耳諸僧驚喜因取而與之光以口銜索拍
竿而上直至龍頭繫繩畢手足皆放透空而下以掌拒地
倒行數十步觀者駭悅莫不嗟異時人號爲肉飛仙大業
中煬帝徵天下驍果之士以伐遼左光預焉同類數萬人
皆出其下光將詣行在所賓客送至灞上者百餘騎光酹
酒而誓曰是行也若不能建立功名當死於高麗不復與

諸君相見矣及從帝攻遼東以衝梯擊城竿長十五丈光
升其端臨城與賊戰短兵接殺十數人賊競擊之而墜未
及於地適遇竿有垂絙光接而復上帝望見壯異之馳召
與語大悅即日拜朝請大夫賜寶刀良馬恒致左右親顧
漸密未幾以爲折衝郎將賞遇優重帝每推食解衣以賜
之同輩莫與爲比光自以荷恩深重思懷竭節及江都之
難潛構義勇將爲帝復讎先是帝寵昵官奴名爲給使宇
文化及以光驍勇方任之令其總統營於禁內時孟才錢
傑等陰圖化及因謂光曰我等荷國厚恩不能死難以衛
社稷斯則古人之所恥也今又俛首事讎受其驅率有靦

面目何用生爲吾必欲殺之死無所恨公義士也肯從我
乎光泣下霑衿曰是所望於將軍也僕領給使數百人並
荷先帝恩遇今在化及內營以此復讎如鷹鸇之逐鳥雀
萬世之功在此一舉願將軍勉之孟才爲將軍領江淮之
衆數千人期以營將發時晨起襲化及光語泄陳謙告其
事化及大懼曰此麥鐵杖子也及沈光者並勇決不可當
須避其鋒是夜即與腹心走出營外留人告司馬德戡等
遣領兵馬逮捕孟才光聞營內諠知事發不及被甲即
襲化及營空無所獲值舍人元敏數而斬之遇德戡兵入
四面圍合光大呼潰圍給使齊奮斬首數十級賊皆披靡

德戡輒復遣騎持弩夾而射之光身無介冑遂爲所害
麾下數百人皆鬪而死一無降者時年二十八壯士聞之
莫不爲之隕涕

來護兒

來護兒字崇善江都人也幼而卓詭好立奇節初讀詩至
擊鼓其鏜踊躍用兵羔裘豹飾孔武有力捨書而歎曰大
丈夫在世當如是會爲國滅賊以取功名安能區區久事
隴畝群輩驚其言而壯其志護兒所住白土村密邇江岸于
時江南尚阻賀若弼之鎮壽州也常令護兒爲間諜授大
都督平陳之役護兒有功焉進位上開府從楊素擊高智

璧于浙江而賊據岸爲營周亘百餘里船艦被江鼓譟而
進素令護兒率數百輕艓徑登江岸直掩其營破之時賊
前與素戰不勝歸無所據因而潰散智慧將逃於海護兒
追至泉州智慧窮蹙逃走閩越進位大將軍除泉州刺史
時有盛道延擁兵作亂侵擾州境護兒進擊破之又從蒲
山公李寬破汪文進於黟歙進位柱國仁壽三年除瀛州
刺史賜爵黃縣公邑三千戶尋加上柱國除右禦衛將軍
煬帝即位遷右驍衛大將軍帝甚親重之大業六年從幸
江都賜物千段令上先人冢宴父老州里榮之數歲轉右
翊衛大將軍遼東之役護兒率樓船指滄海入自浿水去

平壤六十里與高麗相遇進擊大破之乘勝直造城下破
其郛郭於是縱軍大掠稍失部伍高元弟建武募敢死士
五百人邀擊之護兒因却屯營海浦以待期會後知宇文
述等敗遂班師明年又出滄海道師次東萊會楊玄感作
逆黎陽進逼東都護兒勒兵與宇文述等擊破之封榮國
公邑二千戶十年又帥師度海至卑奢城高麗舉國來戰
護兒大破之斬首千餘級將趣平壤高元震懼遣使執叛
臣斛斯政詣遼東城下上表請降帝許之遣人持節詔護
兒旋師護兒集衆曰三度出兵未能平賊此還也不可重
來今高麗困弊野無青草以我衆戰不日克之吾欲進兵

徑圍平壤取其偽主獻捷而歸答表請行不肯奉詔長史
崔君肅固爭不可護兒曰賊勢破矣專以相任自之辦之
吾在閫外事合專決豈容千里而稟聽成規俄頃之間動失
機會勞而無功故其宜也吾寧征得高元還而獲譴捨此
成功所不能矣君肅告衆曰若從元帥違拒詔書必當聞
奏皆獲罪也諸將懼盡勸還方始奉詔十三年轉為左翊
衛大將軍進位開府儀同三司任委逾密前後賞賜不可
勝計江都之難宇文化及忌而害之長子楷以父軍功授
散騎郎朝散大夫楷弟弘仕至果毅郎將金紫光祿大夫
弘弟整武賁郎將右光祿大夫整尤驍勇善撫士衆討擊

群盜所向皆捷諸賊甚憚之為作歌曰長白山頭百戰場
十十五五把長槍不畏官軍十萬衆只畏榮公第六郎化
化及反皆遇害唯少子恒濟獲免

魚俱羅

魚俱羅馮翊下邽人也身長八尺膂力絕人聲氣雄壯言
聞數百步弱冠為親衛累遷大都督從晉王廣平陳以功
拜開府賜物一千五百段未幾沈玄懀高智慧等作亂江
南楊素以俱羅壯勇請與同行每戰有功加上開府高唐
縣公拜疊州總管以母憂去職還至扶風會楊素率兵將
出靈州道擊突厥路逢俱羅大悅遂奏與同行及遇賊俱

羅與數騎奔擊瞋目大呼所當皆披靡出左入右往返若
飛以功進位柱國拜豐州總管初突厥數入境為寇俱
羅輒擒斬之自是突厥畏懼屏迹不敢畜牧於塞上初煬帝
在藩俱羅弟贊以左右從累遷大都督及帝嗣位拜車騎
將軍贊性凶暴虐其部下令左右炙肉遇不中意以籤刺
瞎其眼有溫酒不適者立斷其舌帝以贊藩邸之舊不忍
加誅謂近臣曰弟既如此兄亦可知因召俱羅譴責之出
贊於獄令自為計贊至家飲藥而死帝恐俱羅不自安慮
生邊患轉為安州刺史歲餘遷趙郡太守後因朝集至東
都與將軍梁伯隱有舊數相往來又從郡多將雜物以貢

獻帝不受因遺權貴御史劾俱羅以郡將交通內臣帝大
怒與伯隱俱坐除名未幾越巂飛山蠻作亂侵擾郡境詔
俱羅白衣領將并率蜀郡都尉段鍾葵討平之大業九年
重征高麗以俱羅為碣石道軍將及還江南劉元進作亂
詔俱羅將兵向會稽諸郡逐捕之于時百姓思亂從盜如
市俱羅擊賊帥朱燮管崇等戰無不捷然賊勢浸盛敗而
復聚俱羅度賊非歲月可平諸子並在京洛又見天下漸
亂終恐道路隔絕于時東都饑饉穀食踊貴俱羅遣家僕
將船米至東都糶之益市財貨潛迎諸子朝廷微知之恐
其有異志發使案驗使者至前後相屬帝不得其罪帝復令

大理司直梁敬真就鎖將詣東都俱羅相表異人目有重
瞳陰為帝之所忌敬真希旨奏俱羅師徒敗衄於是斬東
都市家口籍沒

陳稜

陳稜字長威廬江襄安人也祖碩以漁釣自給父峴少驍
勇事章大寶為帳內部曲告大寶反授譙州刺史陳滅廢
于家高智慧汪文進等作亂江南廬江豪傑亦舉兵相應
以峴舊將共推為主峴欲拒之稜謂峴曰眾亂既作拒之
禍且及己不如偽從別為後計峴然之時柱國李徹軍至
當塗峴潛使稜至徹所請為內應徹上其事拜上大將軍

宣州刺史封譙郡公邑一千戶詔徹應接之徹軍未至謀
泄為其黨所殺稜以獲免上以其父之故拜開府尋領
鄉兵煬帝即位授驃騎將軍大業三年拜武賁郎將後三
歲與朝請大夫張鎮周發東陽兵萬餘人自義安汎海擊
流求國月餘而至流求人初見船艦以為商旅往往詣軍
中貿易稜率眾登岸遣鎮周為先鋒其主歡斯渴剌兜遣
兵拒戰鎮周頻擊破之稜進至低沒檀洞其小王歡斯老
模率兵拒戰稜擊敗之斬老模其日霧雨晦冥將士皆懼
稜刑白馬以祭海神既而開霽分為五軍趣其都邑渴剌
兜率眾數千逆拒稜遣鎮周又先鋒擊走之稜乘勝逐北

至其柵渴剌兜背柵而陣稜盡銳擊之從辰至未苦鬭不
息渴剌兜自以軍疲引入柵稜遂填塹攻破其柵斬渴剌
兜獲其子島槌虜男女數千而歸帝大悅進稜位右光祿
大夫武賁如故鎮周金紫光祿大夫遼東之役以宿衛遷
左光祿大夫明年帝復征遼東稜為東萊留守楊玄感之
作亂也稜率衆萬餘人擊平黎陽斬玄感所署刺史元務
本尋奉詔於江南營戰艦至彭城賊帥孟讓衆將十萬據
都梁宮阻淮為固稜潛於下流而濟至江都率兵襲破
之以功進位光祿大夫賜爵信安侯後帝幸江都宮俄而
李子通據海陵左才相掠淮北杜伏威屯六合衆各數萬
帝遣稜率宿衛兵擊之往往克捷超拜右禦衛將軍復度
清江擊宣城賊俄而帝以弒崩宇文化及引軍北上召稜
守江都稜集衆縞素為煬帝發喪備儀衛改葬於吳公臺
下衰杖送喪慟感行路論者深義之稜後為李子通所陷
奔杜伏威伏威忌之尋而見害

王辯

王辯字警略馮翊蒲城人也祖訓以行商致富魏世出粟
助給軍糧為假清河太守辯少習兵書尤善騎射慷慨有
大志在周以軍功授帥都督開皇初遷大都督仁壽中遷
車騎將軍漢王諒之作亂也從楊素討平之賜爵武寧縣
男邑三百戶後三歲遷尚食奉御從征吐谷渾拜朝請大
夫數年轉雁揚郎將遼東之役以功加通議大夫尋遷武
賁郎將及山東盜賊起上谷魏刀兒自號歷山飛衆十餘
萬劫掠燕趙帝引辯升御榻問以方略辯論賊形勢帝
稱善曰誠如此討賊何足憂也於是發從行步騎三千擊
敗之賜黃金二百兩明年勃海賊帥高士達自號東海公
衆以萬數復令辯擊之帝在江都宮聞而馳召
之及引見禮賜甚厚復令往信都經略士達於是復戰破
之優詔褒顯時賊帥郝孝德孫宣雅時季康竇建德魏刀
兒等往往屯聚大至十萬小至數千寇掠河北辯進兵擊
之所往皆捷深為群賊所憚及翟讓寇徐豫辯進頻擊走
之讓尋與李密據洛口倉辯與王世充討密阻洛水相
持經年辯率諸將攻密因薄其營戰破外柵密諸營已
有潰者乘勝將入城世充不知恐將士疲倦於是鳴角收
兵翻為密所乘官軍大潰不可救止辯至洛水橋已壞
不得度遂涉水至中流為溺人所引墜馬辯時身被重甲
敗兵前後相蹈藉不能復上馬竟溺死焉時年五十六三
軍莫不痛惜之河南斛斯萬善驍勇果毅與辯齊名大業
以從衛之名討楊玄感頻戰有功及玄感敗走萬善與數騎
追及之玄感窘迫自殺由是知名拜武賁郎將突厥始畢

之圍兩門也萬善奮擊之所向皆破每賊至一呼出當其鋒賊下馬坐地引強弓射賊所中皆殪由是突厥不敢逼城十許日竟退萬善之力也其後頻討群盜累功至將軍時有將軍鹿愿范貴馮孝慈俱為將帥數從征討並有名於世然事皆亡失故史官無所述焉

史臣曰楚漢未分絳灌所以宣力曹劉競逐關張所以立名然則名立資草昧之初力宣候經綸之會攀附驥尾世有之矣圓通護兒之輩定和鐵杖之倫皆一時之壯士困於貧賤當其鬱抑未遇亦安知其有鴻鵠之志哉終能振拔汙泥之中騰躍風雲之上符馬革之願快生平之心非遇其時焉能至於此也俱羅欲加之罪非其咎釁王辯殞身勤事忠志實勤王陳稜績著艱難發憤衷感行路義之所動因已深矣亞才鐵杖沈光等感恩懷舊歸難忘生雖功無所成其志有可稱矣

列傳卷第二十九　隋書六十四

列傳卷第三十　隋書六十五

特進臣魏　徵　上

周羅睺

周羅睺字公布九江尋陽人也父法暠仕梁冠軍將軍始興太守通直散騎常侍南康內史臨蒸縣侯羅睺年十五善騎射好鷹狗任俠放蕩收聚亡命陰習兵書從祖景彥誡之曰吾世恭謹汝獨放縱難以保家若不喪身必將滅吾族羅睺終不改陳宣帝時以軍功授開遠將軍句容令後從大都督吳明徹與齊師戰於江陽為流矢中其左目齊師圍明徹於宿預也諸軍相顧莫有鬪心羅睺躍馬突進莫不披靡太僕卿蕭摩訶因而副之斬獲不可勝計進師徐州與周將梁士彥戰於彭城摩訶臨陣墮馬羅睺進救拔摩訶於重圍之內勇冠三軍明徹之敗也羅睺全衆而歸拜光遠將軍鍾離太守十二年遷使持節都督霍州諸軍事平山賊十二洞除右軍將軍始安縣伯邑四百戶總管檢校揚州內外諸軍事賜金銀三千兩盡散之將士分賞驍雄陳宣帝深歎美之出為晉陵太守進爵為侯增封一千戶除太僕卿增封并前一千六百戶尋除雄信將軍使持節都督豫章十郡諸軍事豫章內史獄訟庭決不關吏手民懷其惠立碑頌德焉至德中除持節都督南川

諸軍事江州司馬吳世興密奏羅睺甚得人心擁衆嶺表
意在難測陳主惑焉蕭摩訶魯廣達等保明之外有知者
或勸其反羅睺拒絕之軍還除太子左衛率信任逾重時
參宴席陳主曰周左率武將詩每前成文士何爲後也都
官尚書孔範對曰周羅睺執筆製詩還如上馬入陣不在
人後自是益見親禮尋督湘州諸軍事還拜散騎常侍晉
王諱之伐陳也都督巴峽緣江諸軍事以拒秦王俊軍不
得度相持踰月遇丹楊陷陳主被擒上江猶不下晉王諱
遣陳主手書命之羅睺與諸將大臨三日放兵士散然後
歸降高祖慰諭之許以富貴羅睺垂泣而對曰臣荷陳氏

厚遇本朝淪亡無節可紀陛下所賜獲全爲幸富貴榮祿
非臣所望高祖甚器之賀若弼謂之曰聞公郢漢捉兵即
知揚州可得王師利涉果如所量羅睺答曰若得與公周
旋勝負未可知也其年秋拜上儀同三司鼓吹羽儀送之
于宅先是陳裨將羊翔歸降于我使爲鄉導位至上開府
班在羅睺上韓擒於朝堂戲之曰不知機變立在羊翔之
下能無愧乎羅睺答曰昔在江南久承令問謂公天下節
士今日所言殊匪誠臣之論擒有愧色其年冬除豳州刺
史俄轉涇州刺史母憂去職未幾復起授豳州刺史並有
能名十八年起遼東之役徵爲水軍總管自東萊泛海趣

平壤城遭風船多飄沒無功而還十九年突厥達頭可汗
犯塞從楊素擊之虜衆甚盛羅睺白素曰賊陣未整請擊
之素許焉與輕勇二十騎直衝虜陣從申至酉短兵屢接
大破之進位大將軍仁壽元年爲東宮右虞候率賜爵義
寧郡公食邑一千五百戶俄轉右衛率煬帝即位授右武
候大將軍漢王諒反詔副楊素討平之進授上大將軍其
年冬帝幸洛陽陳主卒羅睺請一臨哭帝許之縗絰送至
墓所葬還釋服而後入朝帝甚嘉尚世論稱其有禮時諒
餘黨據晉絳呂三州未下詔羅睺行絳晉呂三州諸軍事
進兵圍之爲流矢所中卒于師時年六十四送柩還京行

數里無故輿馬自止策之不動有飄風旋遶焉絳州長史
郭雅稽顙呪曰公恨小寇未平邪尋即除殄無爲戀恨於
是風靜馬行見者莫不悲歎其年秋七月子仲隱夢見羅
睺曰我明日當戰其靈坐所有弓箭刀劍無故自動若人
帶持之狀絳州城陷是其日也贈柱國右翊衛大將軍謚
曰壯贈物千段子仲安官至上開府

周法尚

周法尚字德邁汝南安成人也祖靈起梁直閤將軍義陽
太守廬桂二州刺史父炅定州刺史平北將軍法尚少果
勁有風概好讀兵書年十八爲陳始興王中兵參軍加

伏波將軍其父卒後監定州事督父本兵數有戰功遷使
持節貞毅將軍散騎常侍領齊昌郡事封山陰縣侯邑五百
戶以其兄武昌縣公法僧代為定州刺史法尚與長沙
王叔堅不相能叔堅言其將反陳宣帝執禁法僧發兵欲
取法尚其下將吏皆勸之歸北法尚猶豫未決長史殷文
則曰樂毅所以辭燕良由不獲已事勢如此請早裁之法
尚遂歸于周宣帝甚優寵之拜開府順州刺史封歸義縣
公邑千戶賜良馬五匹女妓五人綵物五百段加以金帶
陳將樊猛濟江討之法尚遣部曲督韓明詐為背己奔于
陳偽告猛曰法尚部兵不願降北人皆竊議盡欲叛還若

得軍來必無鬬者自當於陳倒戈耳猛以為然引師急進
法尚乃陽為畏懼自保於江曲猛陳兵挑戰法尚先伏輕
舸於浦中又伏精銳於古村之北自張旗幟迎流拒之戰
數合偽退登岸投古村猛捨舟逐之法尚又疾走行數里
與村北軍合復前擊猛猛退走赴船既而浦中伏舸取其
舟楫建周旗幟猛於是大敗僅以身免虜八千人高祖為
丞相司馬消難作亂陰遣上開府段珣率兵陽為助守因
欲奪其城法尚覺其詐閉門不納珣遂圍之于時倉卒兵
散在外因率吏士五百人守拒二十日外無救援自度力
不能支遂拔所領棄城遁走消難虜其母弟及家累三百

人歸于陳高祖受禪拜巴州刺史破三鵶叛蠻於鐵山復
從柱國王誼擊走陳寇遷衡州總管四州諸軍事改封譙
郡公邑二千戶後上幸洛陽召之及引見賜金鈿酒鍾一
雙綵五百段良馬十五匹奴婢三百口給鼓吹一部法尚
固辭上曰公有大功於國特給鼓吹欲令公鄉人知朕
之寵公也固與之歲餘轉黃州總管上降一詔使經略江
南伺候動靜及伐陳之役以行軍總管隸秦孝王率舟師
三萬出于樊口陳城州刺史熊門超出師拒戰擊破之擒
超於陣轉鄂州刺史遷永州總管安集嶺南賜綵五百
段良馬五匹仍給黃州兵三千五百人為帳內陳桂州刺

史錢季卿南康內史柳璿西衡州刺史鄧暠陽山太守毛
爽等前後詣法尚降惟定州刺史呂子廓據山洞及法尚
引兵踰嶺子廓兵衆日散千餘人去依嶮嶺其左右斬
之而降賜綵五百段奴婢[illegible]口并銀甕寶帶良馬十匹
十年轉桂州總管仍為嶺南安撫大使後數年入朝以
本官宿衛賜綵三百段米五百石絹五百匹未幾桂州人
李光仕舉兵作亂令法尚與上柱國王世積討之法尚馳往
桂州發嶺南兵世積出岳州徵嶺北兵俱會于尹州光仕
來逆戰擊走之世積所部多遇瘴不能進頓于衡州法尚
獨討之光仕帥勁兵保白石洞法尚捕得其弟光略光[illegible]

大獲家口其黨有來降附輒以妻子還之居旬日降者數
千人法尚遣兵列陣以當光仕親率奇兵蔽林設伏兩陣
始交法尚馳擊其柵柵中人皆走散光仕大潰追斬之賜
奴婢百五十口黃金百五十兩銀百五十斤仁壽中遂州
獠叛復以行軍總管討平之巂州烏蠻反攻陷州城詔令
法尚便道擊之軍將至賊棄州城散走山谷間法尚捕不
能得於是遣使慰諭假以官號偽班師日行二十里軍再
舍潛遣人覘之知其首領盡歸柵聚飲相賀法尚選步騎
數千人襲擊破之獲其渠帥數千人虜男女萬餘口賜奴
婢百口物三百段蜀馬二十匹軍還檢校潞州事煬帝嗣

位轉雲州刺史後三歲轉定襄太守進授金紫光祿大夫
時帝幸榆林法尚朝于行宮內史令元壽言於帝曰漢武
出塞旌旗千里今御營之外請分為二十四軍日別遣一
軍發相去三十里旗幟相望鉦鼓相聞首尾連注千里不
絕此亦出師之盛者也法尚曰不然兵亘千里動間山川
卒有不虞四分五裂腹心有事首尾未知道阻且長難以
相救雖是故事此乃取敗之道也帝不懌曰卿意以為如
何法尚曰結為方陣四面外距六宮及百官家口並住其
間若有變起當頭分抗內引奇兵出外奮擊車為壁壘重
設鉤陳此與據城理亦何異若戰而捷抽騎追奔或戰不

利屯營自守臣謂此萬全之策也帝曰善因拜左武衛
將軍賜良馬一匹絹三百匹明年黔安夷向思多反殺將
軍鹿愿圍太守蕭造法尚與將軍李景分路討之法尚擊
思多於清江破之斬首三千級還從討吐谷渾法尚別出
松州道逐捕亡散至于青海賜奴婢一百口物一百段馬
以本官領敦煌太守尋為會寧太守遼東之役以舟師
指朝鮮道會楊玄感反與將軍宇文述來護兒等破之以
功進右光祿大夫賜物九百段時齊郡人王薄孟讓等
[illegible]法尚頻戰每挫其鋒賜奴婢百
口明年復臨滄海在軍疾甚謂長史崔君肅曰吾再臨滄
海未能利涉時不我與將辭人世立志不果命也如何言

畢而終時年五十九贈武衛大將軍謚曰僖有子六人長
子紹基靈壽令少子紹範最知名

李景

李景字道興天水休官人也父超周應戎二州刺史景容
貌奇偉膂力過人美鬚髯驍勇善射平齊之役頗有力焉
授儀同三司以平尉迥進位開府賜爵平寇縣公邑千五
百戶開皇九年以行軍總管從王世積伐陳陳平進
位上開府賜奴婢六十口物千五百段及高智慧等作亂
江南復以行軍總管從楊素擊之別平倉嶺還授鄜州刺

史十七年遼東之役為馬軍總管及還配事漢王高祖奇其壯武使袒而觀之曰卿相表當位極人臣尋從史萬歲擊突厥於大斤山別路邀截大破之後與上明公楊紀送義成公主於突厥至恆安遇突厥來寇時代州總管韓洪為虜所敗景率所領拒之力戰三日殺虜甚衆賜物三千段授韓州刺史以事王故不之官仁壽中檢校代州總管漢王諒作亂并州景發兵拒之諒遣劉暠襲景戰於城東升樓射之無不應弦而倒選壯士擊之斬暠於陣諒復遣嵐州刺史喬鍾葵率勁勇三萬攻之景戰士不過數千加以城池不固為賊衝擊崩毀相繼景且戰且築士

卒皆殊死鬭屢挫賊鋒司馬馮孝慈司法參軍呂玉並驍勇善戰儀同三司侯莫陳乂多謀畫工拒守之術景知將士可用其後推誠於此三人無所關預唯在閤持重時出撫循而已月餘朔州總管楊義臣以兵來援合擊大破之先是景府內井中甃上生花如蓮并有龍見時變為鐵馬甲士又有神人長數丈見於城下其跡長四尺五寸景問巫對曰此是不祥之物來食人血耳景大怒推出之旬日而兵至死者數萬焉景錄其功徵入京進位柱國拜右武衛大將軍賜縑九千匹女樂一部加以珍物景智略非所長而忠直為時所許帝甚信之嘗擊叛蠻向思多破之賜奴婢

八十口明年擊吐谷渾於青海破之進位光祿大夫賜奴婢六十口絹二千匹五年車駕西巡至天水景獻食於帝帝曰公主人也賜坐齊王暕之上至隴川宮帝將大獵景與左武衛大將軍郭衍俱有難言為人所奏帝大怒令左右摔之竟以坐免歲餘復位與宇文述等參掌選舉明年攻高麗武厲城破之賜爵苑丘侯物一千段八年出渾彌道九年復出遼東及旋師以景為殿高麗追兵大至景擊走之賚物三千段進爵滑國公楊玄感之反也朝臣子弟多預焉而景獨無關涉帝曰公誠直天然我之梁棟也賜以美女帝每呼李大將軍而不名其見重如此十二年帝

令景營遼東戰具於北平賜御馬一匹名師子驄會幽州賊楊仲緒率衆萬餘人來攻北平景督兵擊破之斬仲緒于時盜賊蜂起道路隔絕景遂召募以備不虞武賁郎將羅藝與景有隙遂誣景將反帝遣其子慰諭之曰縱人言公闚天闕據京師吾無疑也後為高開道所圍獨守孤城外無聲援歲餘士卒患腳腫而死者十將六七景撫循之一無離叛遼東軍資多在其所粟帛山積既逢離亂景無所私焉及帝崩於江都遼西太守鄧暠率兵救之遂歸柳城後將還幽州於道遇賊見害契丹靺鞨素感其恩聞之莫不流涕幽燕人士于今傷惜之有子世謨

慕容三藏

慕容三藏燕人也父紹宗齊尚書左僕射東南道大行臺
三藏幼聰敏多武略頗有父風仕齊釋褐太尉府參軍事
尋遷備身都督武平初襲爵燕郡公邑八百戶其年敗周
師於孝水又破陳師於壽陽遷武衛將軍又敗周師於河
陽授武衛大將軍轉右衛將軍別封范陽縣公食邑千
戶周師入鄴也齊後主失守東遁委三藏等留守鄴宮齊
之王公以下皆降三藏猶率麾下抗拒周師及齊平武帝
引見恩禮甚厚詔曰三藏父子誠節著聞宜加榮秩授開
府儀同大將軍六年稽胡叛令三藏討平之開皇元年授

吳州刺史九年奉詔持節涼州道黜陟大使其年嶺南酋
長王仲宣反圍廣州詔令柱國襄陽公韋洸為行軍總管
三藏為副至廣州與賊交戰洸為流矢所中卒詔令三藏
檢校廣州道行軍事十一年賊眾四面攻圍三藏固守月餘
城中糧少矢盡三藏以為不可持久遂自率驍銳夜出突
圍擊之賊眾敗散廣州獲全以功授大將軍賜奴婢百口
加以金銀雜物十二年授廓州刺史州極西界與吐谷渾
鄰接姦宄犯法者皆寓居彼州流人多有逃逸及三藏至
招納綏撫百姓愛悅繈負日至吏民歌頌之高祖聞其[illegible]
頻有勞問其年當州[illegible]物百段十

三年州界連雲山響稱萬年者三詔頒郡國仍遣使醮於
山所其日景雲浮於上雉闕兔馴壇側使還以聞上大
悅十五年授疊州總管党項羌時有翻叛三藏隨便討平
之部內夷夏咸得安輯仁壽元年改封河內縣男大業元
年授和州刺史三年轉任淮南郡太守所在有惠政其年
改授金紫光祿大夫大業七年卒三藏從子遐為澶水丞
漢王反抗節不從以誠節聞

薛世雄

薛世雄字世英本河東汾陰人也其先寓居關中父回字
道弘仕周官至涇州刺史開皇初封舞陰郡公領漕渠監

以年老致事終於家世雄為兒童時與群輩遊戲輒畫地
為城郭令諸兒為攻守之勢有不從令者世雄輒撻之諸
兒畏憚莫不齊整其父見而奇之謂人曰此兒當興吾家
矣年十七從周武帝平齊以功拜帥都督高祖受禪數有戰
功累遷儀同三司右親衛車騎將軍煬帝嗣位番禺夷獠
相聚為亂詔世雄討平之遷右監門郎將從帝征吐谷渾
進位通議大夫世雄性廉謹凡所行軍破敵之處秋毫無
犯帝由是嘉之帝嘗從容謂群臣曰我欲舉好人未知諸
君識不群臣咸曰臣等何能測聖心帝曰我欲舉者薛世
雄群臣皆稱善帝復曰世雄廉正節概有古人之風於是

超拜右翊衞將軍歲餘以世雄為玉門道行軍大將與突
厥啟民可汗連兵擊伊吾師次玉門啟民可汗背約兵不
至世雄孤軍度磧伊吾初謂隋軍不能至皆不設備及聞
世雄兵已度磧大懼請降詣軍門上牛酒世雄遂於漢舊伊
吾城東築城號新伊吾留銀青光祿大夫王威以甲卒
千餘人戍之而還天子大悅進位正議大夫賜物二千段
遼東之役以世雄為沃沮道軍將與宇文述同敗績於平
壤還次白石山為賊所圍百餘重四面矢下如雨世雄以
羸師為方陣選勁騎二百先犯之賊稍卻因而縱擊遂破
之而還所亡失多竟坐免明年帝復征遼東拜右候衞將

軍兵指蹋頓道軍至烏骨城會楊玄感作亂班師帝至柳
城以世雄為東北道大使行燕郡太守鎮懷遠于時突厥
頗為寇盜緣邊諸郡多苦之詔世雄發十二郡士馬巡塞
而還十年復從帝至遼東還左禦衞大將軍仍領涿郡留
守未幾李密逼東都中原騷動詔世雄率幽薊精兵將擊
之軍次河間營於郡城南河間諸縣士集兵依世雄大軍
為營欲討竇建德建德將家口遁逃選精銳數百夜來襲
之先犯河間兵潰奔世雄營時遇大霧每莫相辨諸軍
不得成列皆騰柵而走於是大敗世雄與左右數十騎遁
入河間城慚恚發病歸於涿郡未幾而卒時年六十三有
子萬述萬淑萬鈞萬徹並以驍武知名

王仁恭

王仁恭字元實天水上邽人也祖建周鳳州刺史父猛鄯
州刺史仁恭少剛毅修謹工騎射弱冠州補主簿秦孝王
引為記室轉長道令遷車騎將軍從楊素擊突厥於靈武
以功拜上開府賜物三千段以驃騎將軍典蜀王軍事山
獠作亂蜀王命仁恭討破之賜奴婢三百口及蜀王以罪
廢官屬多罹其患上以仁恭素質直置而不問煬帝嗣位
漢王諒舉兵反從楊素擊平之以功進位大將軍拜呂州
刺史賜帛四千匹女妓十人歲餘轉衞州刺史尋改為汲

郡太守有能名徵入朝帝呼上殿勞勉之賜雜綵六百段
良馬二匹遷信都太守汲郡吏民知焉號哭於道數日不
得出境其得人情如此遼東之役以仁恭為軍將及帝班
師仁恭為殿遇賊擊走之進授左光祿大夫賜絹六千段
馬四十匹明年復以軍將指扶餘道帝謂之曰往者諸軍
多不利公獨以一軍破賊古人云敗軍之將不可以言勇
諸將其可任乎今委公為前軍當副所望也賜良馬十匹
黃金百兩仁恭遂進軍至新城賊數萬背城結陣仁恭率
勁騎一千擊破之賊嬰城拒守仁恭四面攻圍帝聞而大悅
遣舍人齎書勞問賜以珍物進授光祿大夫賜絹五千匹

會楊玄感作亂其兄子武賁郎將仲伯預焉仁恭由是坐
免尋而突厥屢為寇患帝以仁恭宿將頻有戰功詔復本
官領馬邑太守其年始畢可汗率騎數萬來寇馬邑復令
二特勤將兵南過時郡兵不滿三千仁恭簡精鋭逆擊破
之其二特勤衆亦潰仁恭縱兵乘之獲數千級并斬二特
勤帝大悅賜縑三千匹其後突厥復入定襄仁恭率兵四
千掩擊斬千餘級大獲六畜而歸于時天下大亂百姓饑
餒道路隔絶仁恭頗改舊節受納貨賄又不敢輒開倉廩
振卹百姓其麾下校尉劉武周與仁恭侍婢姦通恐事泄
將為亂每宣言郡中曰父老妻子凍餒填委溝壑而王府

君閉倉不救百姓是何理也以此激怒衆吏民頗怨之其
後仁恭正坐聽事武周率其徒數十人大呼而入因害之
時年六十武周於是開倉賑給郡内皆從之自稱天子
署置百官轉攻傍郡

權武

權武字武揚天水人也祖超魏秦州刺史父襲慶居開府
從武元皇帝與齊師戰于并州被圍百餘重襲慶力戰矢
盡短兵接戰殺傷甚衆刀矟皆折脫胄擲地向賊大罵曰
何不來斫頭也賊遂殺之武以忠臣子起家拜開府襲爵
齊郡公邑千二百户武少果勁勇力絶人能重甲上馬

倒投於井未及泉復躍而出其拳捷如此從王謙破齊服
龍等五城增邑八百户平齊之役攻陷邵州別下六城以
功增邑三百户帝時拜勁捷左旅上大夫進位上開府
高祖為丞相引左右及受禪增邑五百户後六歲拜淅
州刺史伐陳之役以行軍總管從晉王出六合還拜豫州
刺史在職數年以創業之舊進位大將軍檢校潭州總管
其年桂州人李世賢作亂武以行軍總管與武候大將軍
虞慶則擊平之慶則以罪誅功竟不録復還于州多造金
帶遺嶺南酋領其人復答以寶物武皆納之由是致富後
武晚生一子與親客宴集酣醉遂擅赦所部内獄囚武常

以南越邊遠治從其俗務適便宜不依律令而每言當今
法急官不可為上令有司案其事皆驗上大怒命斬之武
於獄中上書言其父為武元皇帝戰死於馬前以此求哀
由是除名為民仁壽中復拜大將軍封邑如舊未幾授太
子右衛率煬帝即位拜右武衛大將軍坐事免授桂州刺
史俄轉始安太守久之徵拜右屯衛大將軍尋坐事除名
卒于家有子弘

吐萬緒

吐萬緒字長緒代郡鮮卑人也父通周郢州刺史緒少有
武略在周起家撫軍將軍襲爵元壽縣公數從征伐累遷

大將軍少司武高祖受禪拜襄州總管進封穀城郡公邑二千五百戶尋轉青州總管頗有治名歲餘突厥寇邊朝廷以緒有威略徙為朔州總管甚為北夷所憚其後高祖潛有吞陳之志轉徐州總管令修戰具及大舉濟江以緒領行軍總管與西河公紇豆陵洪景屯兵江北及陳平拜夏州總管晉王廣之在藩也頗見親遇及為太子引為左虞候率煬帝嗣位漢王諒時鎮并州帝恐其為變拜緒晉絳二州刺史馳傳之官緒未出關諒已遣兵據蒲坂斷河橋緒不得進詔緒率兵從楊素擊破之拜左武候將軍大業初轉光祿卿賀若弼之遇讒也引緒為證緒明其無罪

由是免官歲餘守東平太守未幾帝幸江都路經其境迎謁道傍帝命升龍舟緒因頓首陳謝往事帝大悅拜金紫光祿大夫太守如故遼東之役請為先鋒帝嘉之拜左屯衛大將軍率馬步數萬指蓋馬道及班師留鎮懷遠進位左光祿大夫時劉元進作亂江南以兵攻潤州帝徵緒討之緒率眾至揚子津元進自茅浦將度江緒勒兵擊走緒因濟江背水為柵明旦元進來攻又大挫之賊解潤州圍而去緒進屯曲阿元進復結柵拒緒挑之元進出戰陣未整緒以騎突之賊眾遂潰赴江水而死者數萬元進挺身夜遁歸保其壘偽署僕射朱燮管崇等屯於毗陵連營百

餘里緒乘勝進擊復破之賊退保黃山緒進軍圍之賊窮蹙請降元進朱燮僅以身免於陣斬管崇及其將軍陸顗等五千餘人收其子女三萬餘口送江都宮進解會稽圍元進復據建安帝令進討之緒以士卒疲弊請息甲待至來春帝不悅密令求緒罪失有司奏緒怯懦違詔於是除名為民配防建安尋有詔徵詣行在所緒鬱鬱不得志還至永嘉發疾而卒

董純

董純字德厚隴西成紀人也祖和魏太子左衛率父昇周柱國純少有膂力便弓馬在周仕歷司御上士典馭下大

夫封固始縣男邑二百戶從武帝平齊以功拜儀同進爵大興縣侯增邑通前八百戶高祖受禪進爵漢曲縣公累遷驃騎將軍以軍功進位上開府開皇末以勞舊擢拜左衛將軍改封順政縣公漢王諒作亂并州以純為行軍總管河北道安撫副使從楊素擊平之以功拜柱國進爵為郡公增邑二千戶轉左備身將軍賜女妓十人縑綵五千匹數年轉左驍衛將軍彭城留守齊王暕之得罪也純坐與交通帝庭譴之曰汝階緣宿衛以至大官何乃附傍吾兒欲相離間也純曰臣本微賤下才過蒙擢拔先帝察臣小心寵踰涯分陛下重加收採位至將軍欲竭餘年

報國恩耳比數詣齊王者徒以先帝先后往在仁壽宮置元德太子及齊王於膝上謂臣曰汝好看此二兒勿忘吾言也臣奉詔之後每於休下出入未嘗不詣王所臣誠不敢忘先帝之言于時陛下亦侍先帝之側帝改容曰誠有斯旨於是捨之後數日出為汶山太守歲餘突厥寇邊朝廷以純宿將轉為榆林太守虜有至境純輒擊却之會彭城賊帥張大虎宗世模等眾至數萬保懸薄山寇掠徐兗帝令純討之純初閉營不與戰賊屢挑之不出賊以純為怯不設備縱兵大掠純選精銳擊之合戰於昌慮大破之及帝重征遼東復以純為彭城留守東海賊彭孝才眾數千掠懷仁縣轉入沂水保五不及山純以精兵擊之擒孝才於陣車裂之餘黨各散時百姓思亂盜賊日益純雖頻戰克捷所在蜂起有人譖純怯懦不能平賊帝大怒遣使鎖純詣東都有司見帝怒甚遂希旨致純死罪竟伏誅

趙才

趙才字孝才張掖酒泉人也祖隗魏銀青光祿大夫樂浪太守父壽周順政太守才少驍武便弓馬性粗悍無威儀周世為輿正上士高祖受禪屢以軍功遷上儀同三司配事晉王及王為太子拜右虞候率煬帝即位轉左備身驃騎後遷右驍衛將軍帝以才藩邸舊臣漸見親待才亦勤恪所在有聲歲餘轉右候衛將軍從征吐谷渾以為行軍總管率衛尉卿劉權兵部侍郎明雅等出合河道與賊相遇擊破之以功進位金紫光祿大夫及遼東之役再出碣石道還授左候衛將軍俄遷右候衛大將軍時帝每有巡幸才恒為斥候肅遏姦非無所迴避在塗遇公卿妻子有違禁者才輒醜言大罵多所侵及時人雖患其不遜然才守正無如之何十年駕幸汾陽宮以才留守東都十二年帝在洛陽將幸江都才見四海土崩恐為社稷之患自以荷恩深重無容坐看亡敗於是入諫曰今百姓疲勞府藏空竭盜賊蜂起禁令不行願陛下還京師安兆庶臣雖愚蔽敢以死請帝大怒以才屬吏旬日帝意頗解乃令出之帝遂幸江都待遇踰昵時江都糧盡將士離心內史侍郎虞世基祕書監袁充等多勸帝幸丹楊帝廷議其事才極陳入京之策世基盛言渡江之便帝默然無言才與世基相忿而出宇文化及殺逆之際才時在苑北化及遣驍果席德方矯詔追之才聞詔而出德方命其徒執之以詣化及化及謂才曰今日之事秖得如此幸勿為懷才嘿然不對化及忿才無言將殺之三日乃釋以本官從事鬱鬱不得志才嘗對化及宴飲請勸其同謀逆者一十八人楊士覽等酒化及許之才執杯曰十八人止可一度作勿

復餘衆更爲諸人默然不對行至聊城遇疾俄而化及爲
竇建德所破才復見虜忿恚不平數日而卒時年七十三
仁壽大業間有蘭興洛賀蘭蕃俱爲武候將軍剛毅正直
不避強禦咸以稱職知名

史臣曰羅睺法尚李景世雄慕容三藏並以驍武之姿當
有事之日效茲富貴自取之也仁恭初在汲郡以清能顯
達後居馬邑以貪恡敗亡鮮克有終惜矣吐萬緒董純各
以立效當年取斯高秩緒請息兵見責純遭讒毀被誅大
業之季盜可盡乎淫刑暴逞能不及焉趙才雖人而無儀
志在強直固拒世基之議可謂不苟同矣權武素無行檢
不拘刑憲終以敗亡宜哉

列傳卷第三十　隋書六十五

特進臣魏徵上

李諤

李諤字士恢趙郡人也好學解屬文仕齊爲中書舍人有
口辯每接對陳使周武帝平齊拜天官都上士諤見高祖
有奇表深自結納及高祖爲丞相甚見親待訪以得失于
時兵革屢動國用虛耗諤上重穀論以諷焉高祖深納之及
受禪歷比部考功二曹侍郎賜爵南和伯諤性公方明達世
務爲時論所推遷治書侍御史上謂羣臣曰朕昔爲大司馬
每求外職李諤陳十二策苦勸不許朕遂決意在內今此

事業諤之力也賜物二千段諤見禮教凋弊公卿薨亡其
愛妾侍婢子孫輒嫁賣之遂成風俗諤上書曰臣聞追遠
慎終民德歸厚三年無改方稱爲孝如聞朝臣之內有父
祖亡没日月未久子孫無賴便分其妓妾嫁賣取財有一
於茲實損風化妾雖微賤親承衣履服斬三年古今通式
豈容遽褫縗絰強傅鉛華泣辭靈几之前送付他人之室
凡在見者猶致傷心況乎人子能堪斯忍復有朝廷重臣
位望通貴平生交舊情若弟兄及其亡没杳同行路朝聞
其死夕規其妾方便求娉以得爲限無廉恥之心棄友朋
之義且居家理治可移於官既不正私何能贊務上覽而

嘉之五品以上妻妾不得改醮始於此也諤又以屬文之家體尚輕薄遞相師效流宕忘反於是上書曰臣聞古先哲王之化民也必變其視聽防其嗜欲塞其邪放之心示以淳和之路五教六行為訓民之本詩書禮易為道義之門故能家復孝慈人知禮讓正俗調風莫大於此其有上書獻賦制誄鐫銘皆以褒德序賢明勳證理苟非懲勸義不徒然降及後代風教漸落魏之三祖更尚文詞忽君人之大道好雕蟲之小藝下之從上有同影響競騁文華遂成風俗江左齊梁其弊彌甚貴賤賢愚唯務吟詠遂復遺理存異尋虛逐微競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唯是風雲之狀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據茲擢士祿利之路既開愛尚之情愈篤於是閭里童昏貴游總丱未窺六甲先製五言至如羲皇舜禹之典伊傅周孔之說不復關心何嘗入耳以傲誕為清虛以緣情為勳績指儒素為古拙用詞賦為君子故文筆日繁其政日亂良由棄大聖之軌模構無用以為用也損本逐末流徧華壤遞相師祖久而愈扇及大隋受命聖道聿興屏黜輕浮遏止華偽自非懷經抱質志道依仁不得引預搢紳參廁纓冕開皇四年普詔天下公私文翰並宜實錄其年九月泗州刺史司馬幼之文表華豔付所司治罪自是公

卿大臣咸知正路莫不鑽仰墳集棄絕華綺擇先王之令典行大道於茲世如聞外州遠縣仍踵弊風選吏舉人未遵典則至有宗黨稱孝鄉曲歸仁學必典謨交不苟合則擯落私門不加收齒其學不稽古逐俗隨時作輕薄之篇章結朋黨而求譽則選充吏職舉送天朝蓋由縣令刺史未行風教猶挾私情不存公道臣既忝憲司職當糾察若聞風即劾恐挂網者多請勒諸司普加搜訪有如此者具狀送臺諤又以當官者好自矜伐復上奏曰臣聞舜戒禹云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言偃又云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此皆先哲之格言後王之軌轍然則人臣之道陳力濟時雖勤比大禹功如師望亦不得厚自矜伐上要君父況復功無足紀勤不補過而敢自陳勳績輕干聽覽世之喪道極於周代下無廉恥上使之然用人唯信其口取士不觀其行矜誇自大便以幹濟蒙擢謙恭靜退多以恬默見遺是以通表陳誠先論己之功狀承顏敷奏亦道臣最用心自銜自媒都無慚恥之色強干橫請唯以乾沒為能自隋受命此風頓改耕夫販婦無不革心況乃大臣仍遵敝俗如聞刺史入京朝覲乃有自陳勾檢之功諠訴階墀之側言辭不遜高自稱舉上黷冕旒特為難恕如此輩具狀送臺明加罪

黜以懲風軌上以諤前後所奏頒示天下四海靡然向風深革其弊諤在職數年務存大體不尚嚴猛由是無剛謇之譽而潛有匡正多矣邳公蘇威以臨道店舍乃求利之徒事業汙雜非敦本之義遂奏高祖約遣歸農有願依舊者所在州縣錄附市籍仍撤毀舊店並令遠道限以時日正值冬寒莫敢陳訴諤因別使見其如此以為四民有業各附所安逆旅之與旗亭自古非同一槩即附市籍於理不可且行旅之所依託豈容一朝而廢徒為勞擾於事非宜遂寢其事並令依舊使還詣闕然後奏聞高祖善之曰體國之臣當如此矣以年老出拜通州刺史甚有惠政民

夷悅服後三歲卒官有子四人大體大鈞並官至尚書郎世子大方襲爵最有材品大業初判內史舍人帝方欲任之遇卒

鮑宏

鮑宏字潤身東海郯人也父機以才學知名事梁官至治書侍御史宏七歲而孤為兄泉之所愛育年十二能屬文嘗和湘東王繹詩繹嗟賞不已引為中記室累遷鎮南府諮議尚書水部郎轉通直散騎侍郎江陵既平歸于周明帝甚禮之引為麟趾殿學士累遷遂伯下大夫與杜子暉聘于陳謀伐齊北陳遂出兵江北以侵齊帝嘗問宏取齊之策宏對云我強齊弱勢不相侔齊主昵近小人政刑日紊至尊仁惠慈恕法令嚴明將士用命何憂不克但先皇往日出師洛陽彼有其備每不克捷如臣計者進兵汾潞直掩晉陽出其不虞以為上策帝從之及定山東除少御正賜爵平遙縣伯邑六百戶加上儀同高祖作相奉使山南會王謙舉兵於蜀路次潼州為謙將達奚惎所執遣送成都竟不屈節謙敗之後馳傳入京高祖嘉之賜以金帶及受禪加開府除利州刺史未之官轉邛州刺史秩滿還京時有尉義臣者其父崇不從尉迥後復與突厥戰死上嘉之將賜姓為金氏訪及群下宏對曰昔項伯不同項羽漢高

賜姓劉氏秦真父能死難魏武賜姓曹氏如臣愚見請賜以皇族高祖曰善因賜義臣姓為楊氏後授均州刺史以目疾免卒於家時年九十六初周武帝勅宏修皇室譜一部分為帝緒疏屬賜姓三篇有集十卷行於世

裴政

裴政字德表河東聞喜人也高祖壽孫從宋武帝徙家于壽陽歷前軍長史廬江太守祖邃梁侍中左衛將軍豫州大都督父之禮廷尉卿政幼明敏博聞強記達於時政為當時所稱年十五辟邵陵王府法曹參軍事轉起部郎枝江令湘東王之臨荊州也召為宣惠府記室尋除通直散

騎侍郎。侯景作亂，加壯武將軍，帥師隨建寧侯王琳進討之。擒賊率宋子仙，獻于荊州。及平侯景，先鋒入建鄴，以軍功進爵為夷陵侯。徵授給事黃門侍郎，復帥師副王琳拒蕭紀，破之於硤口。加平越中郎將、鎮南府長史。及周師圍荊州，琳自桂州來赴難，次于長沙。政請從間道先報元帝，至百里洲，為周人所獲。蕭詧謂政曰：「我，武皇帝之孫也，不可為爾君乎？爾亦何煩殉身於七父？若從我計，則貴及子孫；如或不然，分腰領矣。」政詭曰：「唯命。」詧鎖之，送至城下，使謂元帝曰：「王僧辯聞臺城被圍，已自為帝。王琳孤弱，不復能來。」政許之。既而告城中曰：「援兵大至，各思自勉。吾以間使

被擒，當以碎身報國。」監者擊其口，終不易辭。詧怒，命趣行戮。蔡大業諫曰：「此民望也。若殺之，則荊州不可下矣。」因得釋。會江陵陷，與城中朝士俱送于京師。周文帝聞其忠，授員外散騎侍郎，引事相府。命與盧辯依周禮建六卿，設公卿大夫士，并撰次朝儀，車服器用，多遵古禮，革漢、魏之法，事並施行。尋授刑部下大夫，轉少司憲。政明習故事，又參定周律。能飲酒，至數斗不亂。簿案盈机，剖決如流，用法寬平，無有冤濫。囚徒犯極刑者，乃許其妻子入獄就之，至冬，將行決，皆曰：「裴大夫致我於死，死無所恨。」其處法詳平如此。又善鍾律，嘗與長孫紹遠論樂，語在音律志。宣帝時，以忤

旨免職。高祖攝政，召復本官。開皇元年，轉率更令，加位上儀同三司。詔與蘇威等修定律令。政採魏、晉刑典，下至齊、梁，沿革輕重，取其折衷。同撰著者十有餘人，凡疑滯不通，皆取決於政。進位散騎常侍，轉左庶子，多所匡正，見稱純愨。東宮凡有大事，皆以委之。右庶子劉榮，性甚專固。時武職交番，通事舍人趙元愷作辭見帳，未及成。太子有旨再三催促，榮語元愷云：「但爾口奏，不須造帳。」及奏，太子問曰：「名帳安在？」元愷曰：「稟承劉榮，不聽造帳。」太子即以詰榮，榮便拒諱，云「無此語」。太子付政推問。未及奏狀，有附榮者先言於太子曰：「政欲陷榮，推事不實。」太子召責之，政奏曰：「凡

推事有兩，一察情，一據證，審其曲直，以定是非。臣察劉榮，位高任重，縱令實語元愷，蓋是纖介之愆。計理而論，不須隱諱。又察元愷受制於榮，豈敢以無端之言妄相點累。二人之情，理正相似。元愷引左衛率崔蒨等為證，蒨等款狀悉與元愷符同。察情既敵，須以證定。臣謂榮語元愷，事必非虛。」太子亦不罪榮，而稱政平直。政好面折人短，而退無後言。時雲定興數入侍太子，為奇服異器，進奉後宮，又緣女寵，來往無節。政數切諫，太子不納。政因謂定興曰：「公所為者，不合禮度。又元妃暴薨，道路籍籍，此於太子非令名也。願公自引退，不然將及禍。」定興怒，以告太子，太子益疏

政由是出為襄州總管妻子不之官所受秩奉散給僚吏民
有犯罪者陰悉知之或竟歲不發至再三犯乃因都會時於
衆中召出親案其罪五人處死流徙者甚衆合境惶懾令行
禁止小民蘇息稱為神明爾後不修囹圄殆無爭訟卒官年
八十九著承聖降錄十卷及太子廢高祖追憶之曰向遣長
政劉行本在共匡弼之猶應不令至此子南金仕至膳部郎

柳莊

柳莊字思敬河東解人也祖季遠梁司徒從事中郎父遐
霍州刺史莊少有遠量博覽墳籍兼善辭令濟陽蔡大寶
有重名於江左時為岳陽王蕭詧諮議見莊便歎曰襄陽

水鏡復在於茲矣大寶遂以女妻之俄而詧辟為參軍轉
法曹及詧稱帝署中書舍人歷給事黃門侍郎吏部郎
中鴻臚卿及高祖輔政蕭巋令莊奉書入關時三方構難
高祖懼巋有異志及莊還謂莊曰孤昔以開府從役江陵
深蒙梁主殊眷今主幼時艱猥蒙顧託中夜自省實懷慚
懼梁主奕葉重光委誠朝廷而今已後方見松筠之節君
還本國幸申孤此意於梁主也遂執莊手而別時梁之將
帥咸潛請興師與尉迥等為連衡之勢進可以盡節於周
氏退可以席卷山南唯巋疑為不可會莊至自長安具申
高祖結託之意遂言於巋曰昔袁紹劉表王凌諸葛誕之

徒並一時之雄傑也及據要害之地擁哮闞之群功業莫
建而禍不旋踵者良由魏武晉氏挾天子保京都仗大義
以為名故能取威定霸今尉迥雖曰舊將昏耄已甚消難
王謙常人之下者非有匡合之才況山東庸蜀從化日近
周室之恩未洽在朝將相多為身計競效節於楊氏以臣
料之迥等終當覆滅隋公必移周國未若保境息民以觀
其變巋深以為然衆議遂止未幾消難奔陳迥及謙相次
就戮巋謂莊曰近者若從衆人之言社稷已不守矣高祖
踐阼莊又入朝高祖深慰勉之及為晉王廣納妃於梁莊
因是往來四五反前後賜物數千段梁國廢授開府儀同

三司除給事黃門侍郎并賜以
田宅莊明習舊章雅達政事凡所駁正帝莫不稱善蘇威
為納言重莊器識常奏帝云江南人有學業者多不習世
務習世務者又無學業能兼之者不過於柳莊高熲亦與
莊甚厚莊與陳茂同官不能降意茂見上及朝臣多屬意
於莊心每不平常謂莊為輕己帝與茂有舊曲被引召數
陳莊短經歷數載譖毀頗行尚書省嘗奏犯罪人依法合
流而上處以大辟莊奏曰臣聞張釋之有言法者天子所
與天下共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心方今海
內無事正是示信之時伏願陛下思釋之之言則天下幸

甚帝不從由是忤旨俄屬尚藥進丸藥不稱旨莊因坐與太
醫不親臨帝遂怒十一年徐璒等反於江南以行軍總
管長史討之璒平即授饒州刺史甚有治名後數載
卒官年六十二

源師

源師字踐言河南雒陽人也父文宗有重名於齊開皇初
終於莒州刺史師少有器望頗涉經史仕齊釋褐司空參軍事稍遷尚
書左外兵郎中又攝祠部後屬孟夏以龍見請雩時高阿
那肱為相謂真龍出見大驚喜問龍所在師整容報曰此
是龍星初見依禮當雩祭郊壇非謂真有龍也阿那
肱忿然作色曰何乃干知星宿祭竟不行師出而竊歎曰
國家大事在祀與戎禮既廢也何能久乎齊亡無日矣七
年周武帝平齊授司賦上士高祖受禪除魏州長史入為
尚書考功侍郎仍攝吏部朝章國寶多所參定十七年遷
尚書左右丞以明幹著稱時蜀王秀頗違法度乃以師為
益州總管司馬俄而秀被徵秀恐京師有變將謝病不行
師數勸之不可違命秀作色曰此自我家事何預卿也師
垂涕對曰師荷國厚恩忝參府幕僚吏之節敢不盡心但
比年以來國家多故秦孝王寢疾奄至薨殂庶人二十年
太子相次淪廢聖上之情何以堪處而有敕追王已淹時

月令乃遷延未去百姓不識王心儻生異議內外疑駭發
雷霆之詔降一介之使王何以自明願王自計之秀乃從
徵秀廢之後益州官屬多相連坐師以此獲免後加儀同
三司煬帝即位拜大理少卿帝在顯仁宮敕宮外衛士不
得輒離所守有一主帥私令衛士出外帝付大理繩之師
據律奏徒帝令斬之師奏曰此人罪誠難恕若陛下初便
殺之自可不關文墨既付有司義歸恒典脫宿衛近侍者
更有此犯將何以加之帝乃止轉刑部侍郎師居職強明
有口辯而無廉平之稱未幾卒官有子崐玉

郎茂

郎茂字蔚之恒山新市人也父基齊潁川太守茂少敏慧
七歲誦騷雅日千餘言十五師事國子博士河間權會受
詩易三禮及玄象刑名之學又就國子助教長樂張奉禮
受三傳群言至忘寢食家人恐茂成病恒節其燈燭及長
稱為學者頗解屬文年十九丁父憂居喪過禮仕齊解褐
司空府行參軍會陳使傅縡來聘令茂接對之後奉詔於
祕書省刊定載籍遷保城令有能名百姓為立清德頌及
周武平齊上柱國王誼薦之授陳州戶曹屬高祖為亳州
總管見而悅之命掌書記時周武帝為象經高祖從容謂
茂曰人主之所為也感天地動鬼神而象經多糾法將何

以致治茂稱歎曰此言豈常人所及也乃陰自結納高祖亦親禮之後還家為州主簿高祖為丞相以書召之言及疇昔甚歡授衛州司錄有能名尋除衛國令時有繫囚二百茂親自究審數日釋免者百餘人歷年辭訟不詣州省魏州刺史元暉謂茂曰長史言衛國民不敢申訴者畏明府耳茂進曰民猶水也法令為隄防隄防不固必致奔突苟無決溢使君何患哉暉無以應之有民張元預與從父弟思蘭不睦丞尉請加嚴法茂曰元預兄弟本相憎疾又坐得罪彌益其忿非化民之意也於是遣縣中耆舊更往敦諭道路不絕元預等各生感悔詣縣頓首請罪茂曉之

以義遂相親睦稱為友悌茂自延州長史轉太常丞遷民部侍郎時尚書右僕射蘇威立條章每歲責民間五品不遜或答者乃云管內無五品之家不相應領類多如此又為餘糧簿擬有無相贍茂以為繁紆不急皆奏罷之數歲以母憂去職未朞起令視事又奏身死王事者子不退田品官年老不減地皆發於茂茂性明敏剖決無滯當時以吏幹見稱仁壽初以本官領大興令煬帝即位遷雍州司馬尋轉太常少卿後二歲拜尚書左丞參掌選事茂工法理為世所稱時工部尚書宇文愷右翊衛大將軍于仲文競河東銀窟茂奏劾之曰臣聞貴賤殊禮士農異業所以人知局分家識廉恥宇文愷位望已隆祿賜優厚拔葵去織寂爾無聞求利下交曾無愧色于仲文大將宿衛近臣趨侍階庭朝夕聞道虞芮之風抑而不慕分銖之利知而必爭何以貽範庶寮示民軌物若不糾繩將虧政教愷與仲文竟坐得罪茂撰州郡圖經一百卷奏之賜帛三百段以書付祕府于時帝每巡幸王綱已紊法令多失茂既先朝舊臣明習世事然善自謀身無謇諤之節見帝忌刻不敢措言唯竊歎而已以年老上表乞骸骨不許會帝親征遼東以茂為晉陽宮留守其年恒山贊治王文同與茂有隙奏茂朋黨附下罔上詔遣納言蘇威御史大夫裴蘊雜

治之茂素與二人不平因深文巧詆成其罪狀帝大怒及其弟司隸別駕楚之皆除名為民徙且末郡茂怡然受命不以為憂在途作登壠賦以自慰詞義可觀復附表自陳帝頗悟十年追還京兆歲餘而卒時年七十五有子知年

高構

高構字孝基北海人也性滑稽多智辯給過人好讀書工吏事弱冠州補主簿仕齊河南王參軍事歷徐州司馬蘭陵平原二郡太守齊滅後周武帝以為許州司馬高祖受禪轉冀州司馬甚有能名徵拜比部侍郎尋轉民部時內史侍郎晉平東與兄子長茂爭嫡尚書省不能斷朝臣三

議不決構斷而合理上以為能召入內殿勞之曰我聞尚書郎上應列宿觀卿才識方知古人之言信矣嫡庶者禮教之所重我讀卿判數徧詞理愜當意所不能及賜米百石由是知名尋遷雍州司馬以明斷見稱歲餘轉吏部侍郎號為稱職復徙雍州司馬坐事左轉盩厔令甚有治名上善之復拜雍州司馬又為吏部侍郎以公事免煬帝立召令復位時為吏部者多以不稱職去官唯構最有能名前後典選之官皆出其下時人以構好劇談頗謂輕薄然其內懷方雅特為吏部尚書牛弘所重後以老病解職弘時典選凡將有所擢用輒遣人就第問其可不河東薛道衡才高當世每稱構有清鑒所為文筆必先以草呈構而後出之構有所詆訶道衡未嘗不嗟伏大業七年終于家時年七十二所舉杜如晦房玄齡等後皆自致公輔論者稱構有知人之鑒開元中呂泰亞慶為黃門侍郎稱為慎密河東裴術為右丞多所糾正河東士爽平原東方舉安定皇甫誕道俱為刑部並執法平允弘農劉士龍清河房山基為考功河東裴鏡民為兵部並稱明幹京兆韋焜為民曹屢進讜言南陽韓則為延州長史甚有惠政此等事行遺闕皆有吏幹為當時所稱

張虔威

張虔威字元敬清河東武城人也父晏之齊北徐州刺史虔威性聰敏涉獵群書其世父嵩之謂人曰虔威吾家千里駒也年十三州補主簿十八為太尉中兵參軍後累遷太常丞及齊亡仕周為宣納中士高祖得政引為相府典籤開皇初晉王廣出鎮并州盛選僚佐以虔威為刑獄參軍王甚美其才與河內張衡俱見禮重晉邸稱為二張焉及王為太子遷員外散騎侍郎太子內舍人煬帝即位授內史舍人儀同三司尋以藩邸之舊加開府尋拜謁者大夫從幸江都以本官攝江都贊治稱為幹理虔威嘗在塗見一遺囊恐其主求失因令左右負之而行後數日物主來認悉以付之淮南太守楊綝嘗與十餘人同來謁見帝問虔威曰其首立者為誰虔威下殿就視而答曰淮南太守楊綝帝謂虔威曰卿為謁者大夫而乃不識參見人何也虔威對曰臣非不識楊綝但慮不審所以不敢輕對石建數馬足蓋慎之至也帝甚嘉之其廉慎皆此類也于時帝數巡幸百姓疲弊虔威因上封事以諫帝不悅自此見疏未幾卒官有子爽仕至蘭陵令虔威弟虔雄亦有才器秦孝王俊為秦州總管選為法曹參軍王嘗親案囚徒虔雄誤不持狀口對百餘人皆盡事情同輩莫不歎服後歷壽春陽城二縣令俱有治績

榮毗

榮毗字子諶，北平無終人也。父權，魏兵部尚書。毗少剛鯁，有局量，涉獵群言。仕周，釋褐漢王記室，轉內史下士。開皇中，累遷殿內監。時以華陰多盜賊，妙選長史，楊素薦毗為華州長史，世號為能。素之田宅多在華陰，左右放縱，毗以法繩之，無所寬貸。毗因朝集，素謂之曰：「素之舉卿，適以自罰也。」毗答曰：「奉法一心者，但恐累公所舉。」素笑曰：「前者戲耳。卿之奉法，素之望也。」時晉王在揚州，每令人密覘京師消息，遣張衡於路次往往置馬坊，以畜牧為辭，實給私人也。州縣莫敢違，毗獨遏絕其事。上聞而嘉之，賚絹百匹。轉蒲州司馬。漢王諒之反也，河東豪傑以城應諒，刺史丘和

覺變，遁歸關中。長史勃海高義明謂毗曰：「河東要害，國之東門，若失之則為難不細。城中雖復恟恟，非悉反也，但收桀黠者十餘人斬之，自當定耳。」毗然之。義明馳馬追和，將與協計，至城西門，為反者所殺。毗亦被執。及諒平，拜治書侍御史。帝謂之曰：「今日之舉，為馬坊之事也，無改汝心。」帝亦敬之。毗在朝侃然正色，為百寮所憚。後以母憂去職，歲餘，起令視事，尋卒官，贈鴻臚少卿。毗兄建緒，性甚亮直，兼有學業。仕周為載師下大夫、儀同三司。及平齊之始，留鎮鄴城，因著齊紀三十卷。建緒與高祖有舊，及為丞相，加位開府，拜息州刺史。將之官，時高祖陰有禪代之計，因謂建緒

曰：「且躊躇，當共取富貴。」建緒自以周之大夫，因義形於色曰：「明公此旨，非僕所聞。」高祖不悅，建緒遂行。開皇初來朝，上謂之曰：「卿亦悔不？」建緒稽首曰：「臣位非徐廣，情類楊彪。」上笑曰：「朕雖不解書語，亦知卿此言不遜也。」歷始、洪二州刺史，俱有能名。

陸知命

陸知命字仲通，吳郡富春人也。父敖，陳散騎常侍。知命性好學，通識大體，以貞介自持。釋褐陳始興王行參軍，後歷太學博士、南獄正。及陳滅，歸于家。會高智慧等作亂于江左，晉王廣鎮江都，以其三吳之望，召令諷諭反者。知命說

下賊十七城，得其渠帥陳正緒、蕭思行等三百餘人。以功拜儀同三司，賜以田宅，復用其弟恪為汧陽令。知命以恪非百里才，上表陳讓，朝廷許之。時見天下一統，知命勸高祖都洛陽，因上太平頌以諷焉。文多不載。數年不得調，詣朝堂上表，請使高麗，曰：「臣聞聖人當扆，物色匪夫，奔踶或陳，狂瞽伏願。聽覽臣所謂者，軒轅馭曆，既緩風沙之誅；虞舜握圖，猶稽有苗之伐。陛下當百代之末，膺千載之期，四海廓清，三邊底定，唯高麗小豎，狼顧燕垂。王度含弘，每懷遵養者，良由惡殺好生，欲諭之以德也。臣請以一節宣示皇風，使彼君臣面縛闕下。」書奏，天子異之。

餘授普寧鎮將人或言其正直者由是待詔於御史臺煬
帝嗣位拜治書侍御史侃然正色為百寮所憚帝甚敬之
後坐事免歲餘復職時齊王暕頗驕縱暱近小人知命奏
劾之暕竟得罪百寮震慄遼東之役為東暆道受降使者
卒於師時年六十七贈御史大夫

房彥謙

房彥謙字孝沖本清河人也七世祖諶仕燕太尉掾隨慕
容氏遷于齊子孫因家焉世為著姓高祖法壽魏青冀二
州刺史壯武侯曾祖伯祖齊郡平原二郡太守祖翼宋安
太守並世襲爵壯武侯父熊釋褐州主簿行清河廣川二

郡守彥謙早孤不識父為母兄之所鞠養長兄彥詢雅有
清鑒以彥謙天性穎悟每奇之親教讀書年七歲誦數萬
言為宗黨所異十五出後叔父子貞事所繼母有逾本生
子貞哀之撫養甚厚後丁所繼母憂勺飲不入口者五日
事伯父樂陵太守豹竭盡心力每四時珍果口弗先嘗遇
期功之戚必蔬食終禮宗從取則焉其後受學於博士尹
琳手不釋卷遂通涉五經解屬文工草隸雅有詞辯風槩
高人年十八屬廣寧王孝珩為齊州刺史辟為主簿時禁
網疏闊州郡之職尤多縱弛及彥謙在職清簡守法州境
肅然莫不敬憚及周師入鄴齊主東奔以彥謙為齊州治

中彥謙痛本朝傾覆將糾率忠義潛謀匡輔事不果而止
齊亡歸于家周帝遣柱國辛遵為齊州刺史為賊帥輔帶
劍所執彥謙以書諭之帶劍慚懼送遵還州諸賊並各歸
首及高祖受禪之後遂優遊鄉曲誓無仕心開皇七年刺
史韋藝固薦之不得已而應命吏部尚書盧愷一見重之
擢授承奉郎俄遷監察御史後屬陳平奉詔安撫泉括等
十州以銜命稱旨賜物百段米百石衣一襲奴婢七口遷
秦州總管錄事參軍嘗因朝集時左僕射高熲定考課彥
謙謂熲曰書稱三載考績黜陟幽明唐虞以降代有其法
黜陟合理褒貶無虧便是進必得賢退皆不肖如或舛謬

法乃虛設比見諸州考校執見不同進退多少參差不類
況復愛憎肆意致乖平坦清介孤直未必高名卑諂巧宦
翻居上等真偽混淆是非瞀亂宰貴既不精練斟酌
取捨曾經驅使者多以蒙識獲成未歷臺省者皆為不知
被退又四方懸遠難可詳悉唯量準人數半破半成徒計
官員之少多莫顧善惡之眾寡欲求允當其道無由明公
鑒達幽微平心遇物今所考校必無阿枉脫有前件數事
未審何以裁之唯願遠布耳目精加采訪褒秀異之善貶
纖介之惡非直有光至治亦足標獎賢能詞氣侃然觀者
屬目頻為之動容深見嗟賞因歷問河西隴右官人景行

彥謙對之如流諸州綱紀謂諸州刺史曰與公言不如獨
與秦州考使語後數日蜀王言於上上竟能用以秩滿遷長
葛令甚有惠化百姓號爲慈父仁壽中上令持節使者巡
行州縣察長吏能不以彥謙爲天下第一超授鄀州司馬
吏民號哭相謂曰房明府今去吾屬何用生爲其後百姓
思之立碑頌德鄀州久無刺史州務皆歸彥謙名有異政
內史侍郎薛道衡一代文宗位望清顯所與交結皆海內
名賢重彥謙爲人深加友敬及兼襄州總管辭翰往來交
錯道路煬帝嗣位道衡轉牧番州路經彥謙所留連數日
屈指而別黃門侍郎張衡亦與彥謙相善于時帝營東都

窮極侈麗天下失望又漢王構逆罹罪者多彥謙見衡當
塗而不能匡救以書諭之曰竊聞賞者所以勸善刑者所
以懲惡故疏賤之人有善必賞尊貴之戚犯惡必刑未有
罰則避親賞則遺賤者也今諸州刺史受委宣藩[illegible]之
閣上達本朝惟懼[illegible]未敢[illegible]國家被承寵命作民父
毋刑宥由其所欲[illegible]亦[illegible]故文王云我
其夙夜畏天之威以此而論雖州府有殊高下懸邈然安
民寬法其理一也至如并州[illegible]近須有聰明者揚訐賞以
詔命不通慮宗社危溺徵兵聚衆爲千紀則當原其本
情恕其刑罰上副聖主含弘之意下慰民庶疑惑之心若

非知內外安危統而好亂樂禍妄有覬覦則管蔡
之誅當在於國罪相濟無所逃罪梟戮楚國有常刑
其間乃有情非協同力不自固或被擁逼淪陷凶威遂使
籍沒流移恐爲冤濫恢恢天網豈其然乎罪疑從輕斯義
安在昔叔向置鬻獄之死晉國所嘉釋之斷犯蹕之刑漢
文稱善羊舌寧不愛弟廷尉非不忠君但以執法無私不
容輕重且聖人大寶是曰神器苟非天命不可妄得故蚩
尤項籍之驍勇伊尹霍光之權勢李老孔丘之才智呂望
孫武之兵術吳楚連盤石之據產祿承母后之基不應歷
運之兆終無帝王之位況乎蕞爾一隅蜂扇蟻聚楊諒之

爲鄙羣小之凶聚而欲憑陵畿甸覬幸非望者哉開闢以
降書契云及帝王之跡可得而詳自非積德累仁豐功厚
利孰能道洽幽顯義感靈祇是以古之哲王昧旦丕顯履
冰在念御朽競懷逮叔世驕荒曾無戒懼肆於民上聘嗜
奔欲不可具載請略陳之近者齊陳二國並居大位自謂
與天地合德日月齊明罔念憂虞不恤刑政近臣懷寵稱
善而隱惡史官曲筆掩瑕而錄美是以民庶呼嗟終閉塞
於聰聽公卿虛譽日敷陳於左右法網嚴密刑辟日多徭
役煩興老幼[illegible]昔鄭有子産齊有晏嬰楚有叔敖晉有
士會凡此小國尚足名臣齊陳之疆豈無良佐但以執心

或有懷私徇軀忘國家之大體外同內忌設有正直之士才堪
幹時於己非宜即加擯壓倘遇謅佞之輩行多穢匿於我
有益遂便薦舉以此求賢何從而至夫賢材者非尚膂力
豈繫文華唯須正身負戴確乎不動譬棟之處屋如骨之
在身所謂棟梁骨鯁之材也齊陳不任骨鯁信近讒諛天
高聽卑監其淫僻故總收神器歸我大隋向使二國祗敬
上玄惠恤鰥寡委任方直斥遠浮華卑菲爲心惻隱爲務
河朔強富江湖險隔各保其業民不思亂泰山之固弗可
動也然而寢臥積薪宴安鴆毒遂使禾黍生廟霧露沾衣
弔影撫心何嗟及矣故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鑒

于殷駿命不易萬機之重何者不須熟慮伏惟皇帝望
雲就日仁孝夙彰錫社分珪大成規矩及總統淮海盛德
日新當璧之符遐邇僉屬謳歌有歸豈非天也布衣之舊在生
翹足而喜并州之亂變起倉卒職由楊諒詭惑詿誤吏民
非有構怨本朝棄德從賊者也而有司將帥稱其願反非
止誣陷良善亦恐大點皇猷足下宿當重寄早預心膂粵
自藩邸柱石見知方當書名竹帛傳芳萬古稷契伊呂彼
獨何人既屬明時須存謇諤立當世之大誠
軌豈容曲順人主以愛虧刑又使脅從之徒
家眷屬輒爲徵誡野人咸歎不知忌諱衛但數白而下
敢奏聞彥謙知王綱不振遂去官隱居不仕將結構蒙山
之下以求其志會置司隸官盛選天下知名之士朝廷以
彥謙公方宿著時望所歸徵授司隸刺史彥謙亦慨然有
澄清天下之志凡所薦舉皆人倫表式其有彈射當之者
曾無怨言司隸別駕劉灹陵上侮下訐以爲直刺史憚之
皆爲之拜唯彥謙執志不撓亢禮長揖有識嘉之灹亦不
敢爲恨大業九年從駕度遼監扶餘道軍其後隋政漸亂
朝廷靡然莫不變節彥謙直道守常介然孤立頗爲執政
者之所嫉出爲涇陽令未幾終于官時年六十九彥謙居
家每子姪定省常爲講說督勉之亹亹不倦家有舊業資

產素殷又前後居官所得俸祿皆以周恤親友家無餘財
車服器用務存素儉自少及長一言一行未嘗涉私雖致
屢空怡然自得嘗從容獨笑顧謂其子玄齡曰人皆因祿
富我獨以官貧所遺子孫在於清白耳所有文筆恢廓閑
雅有古人之深致又善草隸人有得其尺牘者皆寶翫之
太原王劭北海高構蓨縣李綱河東柳彧薛孺皆一時知
名雅澹之士彥謙並與爲友雖冠蓋成列而門無雜賓體
資文雅深達政務有識者咸以遠大許之初開皇中平陳
之後天下一統論者咸云將致太平彥謙私謂所親趙郡
李少通曰主上性多忌剋不納諫爭太子卑弱諸王擅威

在郭唯行苛酷之政未施弘大之體天下雖安方憂危亂
必通初謂不然及仁壽大業之際其言皆驗大唐馭宇追
贈徐州都督臨淄縣公謚曰定

史臣曰大廈云構非一木之枝帝王之功非一士之畧長
短殊用大小異宜榱桷棟梁莫可棄也李諤等或文能遵
義或才足幹時識用顯於當年故事留於臺閣參之有隋
多士取其開物成務皆廊廟之榱桷亦北辰之衆星也

列傳卷第三十一　隋書六十六

列傳卷第三十二　隋書六十七

特進臣魏　徵　上

虞世基

虞世基字茂世會稽餘姚人也父荔陳太子中庶子世基
幼沉靜喜慍不形於色博學有高才兼善草隸陳中書令
孔奐見而歎曰南金之貴屬在斯人少傅徐陵聞其名召
之世基不往後因公會陵一見而奇之顧謂朝士曰當今
潘陸也因以弟女妻焉仕陳釋褐建安王法曹參軍歷
祠部殿中二曹郎太子中舍人遷中庶子散騎常侍尚書
左丞陳主嘗於莫府山校獵令世基作講武賦於坐奏之
曰夫翫居常者未可論匡濟之功應變通者然後見帝王
之畧何則化有文質進讓殊風世或澆淳解張累務雖復
順紀合符之后望雲就日之君且修戰於版泉亦治兵於
丹浦是知文德武功蓋因時而並用經邦創制固與俗而
推移所以樹鴻名垂大訓拱揖百靈包舉六合其唯聖人
乎粤火之歲皇上御宇之四年也萬物交泰九有乂安俗
躋仁壽民資日用然而足食足兵猶載懷於履薄可久可
大尚懍乎於御朽至如昆吾遠贐肅慎奇賝史不絕書府
無虛月具曹犀函之用渠搜闢鞏之殷鑄名劍於尚方積
琱戈於武庫能羆百萬貔豹千群利盡五材威加四海爰

於農隙有事春蒐舍爵策勳觀使臣之以禮汎物賞罰適
示武以知禁發矣哉信百王之不易千載之一時也昔上
林從幸相如於是頌德長楊校獵子雲退而為賦雖則體
物緣情不同年而語矣英聲茂實得而言焉其辭曰
惟則天以稽古統資始基群分膺錄圖而出震握樞司牧以
為君既濟民而撥猛亦乃武而乃文聖怒勞乎殷後南伐
盛於虞勳彼周于與友成功可得而聞我大隋之創業
乃撥亂而為武戡定爰暨平寰區乎從喋喋之象推愛含
發而再補故累仁以積德諒重規而襲矩惟皇帝之休烈
體荷齊之麟拓數九疇而咸叙奄四海而有截既搜揚於

帝辭文文思之安安幽明詳吏役以在官御璇璣而七政
辨朝五帛而萬國覆昧旦不顧未明思治道叙往而知來
功參天而兩地運聖人之上德遂生民之能事於是禮暢
樂和刑清政肅西怠析支東漸蟠木梯山航海而效祉渦川
泉而褆福在靈觀而必臻亦何思而不服雖至治之隆平
猶戒國而強兵選羽林於六郡詔驍張於五營東折衝而
餘勇咸重義而輕生遂乃因農隙以教民在春蒐而習戰
命司馬以示法帥寶固而清道晉始以將驅伏鉤陳而
後殿抗鳥旌於析羽飾魚文於被練爾乃董軒按轡玉虬
齊映也左矩以啓行擊右鍾而導蹕旦文星之掩映紛劒

騎而來往指揚提於斗極洞闔闔之弧敞瑤玄武而東踐
欽黃山而北上隱闔闔之迢遞衛方澤之壇奕于斯時也
首春晚候朝陽明晦日月光華煙雲吐秀澄波瀾於汀渚
靜氛埃於宇宙乘輿乃御太一之玉堂授軍令於紫微經
龍韜之妙第揚武旅於戎場鉞金旗於虎豹獵騎於漁
陽發神弩而持滿彎天弧而並張曳虹旗之正正振雷鼓
之鏜鏜八陣肅而成列六軍儼以相望拒飛梯於縈帶
接雲車於武岡或掩鋋而直指或交綏而弗傷裁應變而蛇
盤或鵲翔以鷹揚由小枝於戟刃徹蹲札於甲裳聊七縱
於孟獲乃兩禽於卞莊始軒軒而鶴舉遂離離以鴈行振

川谷而橫八表蕩海岳而耀三光諒窈冥之不測宛進退
而難常亦有投石拔距超乘挾輈衝冠鉗鐵楯銅頭熊
羆之兕武勇擁年雖任鄙與賁育故無得而為仇九攻既
決三令已周鳴鑾擲響風卷雷收於是勇爵班金奏發
元凱而陪位命方邵而就列三獻式序八音未闋舞干戚
而有豫聽鼓鞞而載忻俾校猶與投醪咸忘軀而殉節方
席卷而橫行見王師之有征登燕山而戮封豕臨瀚海而
斬長鯨望至尊而載躍禮群中而告成寶皇王之神武信
蕩蕩而難名者也陳主嘉之賜馬一匹及陳滅歸國為通
直郎尋尤省每無定業每傳奇歲親央快不平胥為五

言詩以見意情理悽切世以為工作者莫不吟詠未幾拜內史舍人煬帝即位顧遇彌隆秘書監河東柳顧言博學有才罕所推謝至是與世基相見歎曰海內當共推此一人非吾儕所及也俄遷內史侍郎以母憂去職哀毀骨立有詔起令視事拜見之日殆不能起帝令左右扶之哀其羸瘠詔令進肉世基食輒悲哽不能下帝使謂之曰方相委任當為國惜身前後敦勸者數矣帝重其才親禮逾厚專典機密與納言蘇威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黃門侍郎裴矩御史大夫裴蘊等參掌朝政于時天下多事四方表奏日有百數帝方凝重事不庭決入閤之後始召世基口授節度世基至省方為敕書日且百紙無所遺謬其精審如是遼東之役進位金紫光祿大夫後從幸鴈門帝為突厥所圍戰士多敗世基勸帝重為賞格親自撫循又下詔停遼東之事帝從之師乃復振及圍解勳格不行又下伐遼之詔由是言其詐眾朝野離心帝幸江都次鞏縣世基以盜賊日盛請發兵屯洛口倉以備不虞帝不從但答云卿是書生定猶恇怯于時天下大亂世基知帝不可諫止又以高熲張衡等相繼誅戮懼禍及己雖居近侍唯諾取容不敢忤意盜賊日甚郡縣多沒世基知帝惡數聞之後有告敗者乃抑損表狀不以實聞是後外間有變帝弗之

知也嘗遣太僕楊義臣捕盜於河北降賊數十萬列狀上聞帝歎曰我初不聞賊頓如此義臣降賊何多也世基對曰鼠竊雖多未足為慮義臣克之擁兵不少久在閫外此最非宜帝曰卿言是也遽追義臣放其兵散又越王侗遣太常丞元善達間行賊中詣江都奏事稱李密有眾百萬圍逼京都賊據洛口倉城內無食若陛下速還烏合必散不然者東都決沒因歔欷嗚咽帝為之改容世基見帝色憂進曰越王年小此輩誑之若如所言善達何緣來至帝乃勃然怒曰善達小人敢廷辱我因使經賊中向東陽催運善達遂為群盜所殺此後外人杜口莫敢以賊聞奏世基貌沉審言多合意是以特見親愛朝臣無與為比其繼室孫氏性驕淫世基惑之恣其奢靡雕飾器服無復素士之風孫復攜前夫子夏侯儼入世基舍而頑鄙無賴為其聚斂鬻官賣獄賄賂公行其門如市金寶盈積其弟世南素國士而清貧不立未曾有所贍由是為論者所譏朝野咸共疾怨宇文化及殺逆也世基乃見害焉長子肅好學多才藝時人稱有家風弱冠早沒肅弟熙大業末為符璽郎次子柔晦並宣義郎化及將亂之夕宗人虞伋知而告熙曰事勢以然吾將濟卿南度且得免禍同死何益熙謂伋曰棄父背君求生何地感尊之懷自此訣矣及難作兄

弟兢請先死行刑人於是先世基殺之

裴蘊

裴蘊河東聞喜人也祖之平梁衞將軍父忌陳都官尚書
與吳明徹同沒于周賜爵江夏郡公在隋十餘年而卒蘊
性明辯有吏幹在陳仕歷直閤將軍興寧令蘊以其父在
北陰奉表於高祖請為內應及陳平上悉閱江南衣冠之
士次至蘊上以為夙有向化之心超授儀同左僕射高熲
不悟上旨進諫曰裴蘊無功於國寵踰倫輩臣未見其可
上又加蘊上儀同熲復進諫上曰可加開府熲乃不敢復
言即日拜開府儀同三司禮賜優洽歷洋直棣三州刺史

俱有能名大業初考績連最煬帝聞其善政徵為太常少
卿初高祖不好聲技遣牛弘定樂非正聲清商及九部四
舞之色皆罷遣從民至是蘊揣知帝意奏括天下周齊梁
陳樂家子弟皆為樂戶其六品已下至于民庶有善音樂
及倡優百戲者皆直太常是後異技淫聲咸萃樂府皆置
博士弟子遞相教傳增益樂人至三萬餘帝大悅遷民部
侍郎于時猶承高祖和平之後禁網疏闊戶口多漏或年
及成丁猶詐為小未至於老已免租賦蘊歷為刺史素知
其情因是條奏皆令貌閱若一人不實則官司解職鄉正
里長皆遠流配又許民相告若糾得一丁者令被糾之家

代輸賦役是歲大業五年也諸郡計帳進丁二十四萬三
千新附口六十四萬一千五百帝臨朝覽狀謂百官曰前
代無好人致此罔冒今進民戶口皆從實者全由裴蘊一
人用心古語云得賢而治驗之信矣由是漸見親委拜京
兆贊治發擿纖毫吏民慴憚未幾擢授御史大夫與裴矩
虞世基參掌機密蘊善候伺人主微意若欲罪者則曲法
順情鍛成其罪所欲宥者則附從輕典因而釋之是後大
小之獄皆以付蘊憲部大理莫敢與奪必稟承進止然後
決斷蘊亦機辯所論法理言若懸河或重或輕皆由其口
剖析明敏時人不能致詰楊玄感之反也帝遣蘊推其黨

與謂蘊曰玄感一呼而從者十萬益知天下人不欲多多
即相聚為盜耳不盡加誅則後無以勸蘊由是乃峻法治
之所戮者數萬人皆籍沒其家帝大稱善賜奴婢十五口
司隸大夫薛道衡以忤意獲譴蘊知帝惡之乃奏曰道衡
負才恃舊有無君之心見詔書每下便腹非私議推惡於
國妄造禍端論其罪名似如隱昧源其情意深為悖逆帝
曰然我少時與此人相隨行役輕我童稚共高熲賀若弼
等外擅威權自知罪當誣罔及我即位懷不自安賴天下
無事未得反耳公論其逆妙體本心於是誅道衡又帝問
蘇威以討遼之策威不願帝復行且欲令帝知天下多賊

乃蘊答曰今者之役不願發兵但詔赦群盜自可得數十萬遣關內奴賊及山東歷山飛張金稱等頭別為一軍出遼西道諸河南賊王薄孟讓等十餘頭並給舟楫浮滄海道必喜於免罪競務立功一歲之間可滅高麗矣帝不懌曰我去尚猶未克鼠竊安能濟乎蘊出後世基奏曰此大不遜天下何處有許多賊帝悟曰老革多姦將賊脅我欲搭其口但隱忍之誠極難耐蘊知上意遣張行本奏威罪惡帝付蘊推鞫之乃處其死帝曰未忍便殺遂父子及孫三世並除名蘊又欲重己權勢令虞世基奏罷司隸刺史以下官屬增置御史百餘人於是引致姦黠共為朋黨郡縣

有不附者陰中之于時軍國多務凡是興師動眾京都留守及與諸蕃互市皆令御史監之賓客附隸徧於郡國侵擾百姓帝弗之知也以度遼之役進位銀青光祿大夫及司馬德戡將為亂江陽長張惠紹夜馳告之蘊共惠紹謀欲矯詔發郭下兵民盡取榮公護兒節度收在外逆黨宇文化及等仍發羽林殿腳遣范富婁等入自西苑取梁公蕭鉅及燕王處分扣門援帝謀議已定遣報虞世基世基疑反者不實抑其計須臾難作蘊歎曰謀及播郎竟誤人事遂見害子愔為尚輦直長亦同日死

裴矩

裴矩字弘大河東聞喜人也祖佗魏都官尚書父訥之齊太子舍人矩繈褓而孤及長好學頗愛文藻有智數世父讓之謂矩曰觀汝神識足成才士欲求宦達當資幹世之務矩始留情世事齊北平王貞為司州牧辟為兵曹從事轉高平王文學及齊亡不得調高祖為定州總管召補記室甚親敬之以母憂去職高祖作相遣使者馳召之參相府記室事及受禪遷給事郎奏舍人事伐陳之役領元帥記室既破丹楊晉王諱令矩與高熲收陳圖籍明年奉詔巡撫嶺南未行而高智慧汪文進等相聚作亂吳越道閉上難遣矩行矩請速進上許之行至南康得兵數千人時

俚帥王仲宣逼廣州遣其所部將周師舉圍東衡州矩與大將軍鹿愿赴之賊立九柵屯大庾嶺共為聲援矩進擊破之賊懼釋東衡州據原長嶺又擊破之遂斬師舉進軍自南海援廣州仲宣懼而潰散矩所綏集者二十餘州又承制署其渠帥為刺史縣令及還報上大悅命升殿勞苦之顧謂高熲楊素曰韋洸將二萬兵不能早度嶺朕每患其兵少裴矩以三千弊卒徑至南康有臣若此朕亦何憂以功拜開府賜爵聞喜縣公賚物二千段除民部侍郎尋遷內史侍郎時突厥強盛都藍可汗妻大義公主即宇文氏之女也由是數為邊患後因公主與從胡私通長孫晟先

發其事矩請出使說都藍顯戮宇文氏上從之竟如其言公主見殺後都藍與突利可汗搆難屢犯亭鄣詔太平公史萬歲爲行軍總管出定襄道以矩爲行軍長史破達頭可汗於塞外萬歲被誅功竟不錄上以啓民可汗初附令矩撫慰之還爲尚書左丞其年文獻皇后崩太常舊無儀注矩與牛弘據齊禮參定之轉吏部侍郎名爲稱職煬帝即位營建東都矩職脩府省九旬而就時西域諸蕃多至張掖與中國交市帝令矩掌其事矩知帝方勤遠畧諸商胡至者矩誘令言其國俗山川險易撰西域圖記三卷入朝奏之其序曰臣聞禹定九州導河不踰積石秦兼六國

設防止及臨洮故知西胡雜種僻居遐裔禮教之所不及書典之所罕傳自漢氏興基開拓河右始稱名號者有三十六國其後分立乃五十五王仍置校尉都護以存招撫然叛服不恒屢經征戰後漢之世頻廢此官雖大宛以來略知戶數而諸國山川未有名目至如姓氏風土服章物產全無纂錄世所弗聞復以春秋遞謝年代久遠兼并誅討互有興亡或地是故邦改從今號或人非舊類因襲昔名兼復部民交錯封疆移改戎狄音殊事難窮驗于闐之北葱嶺以東考于前史三十餘國其後更相屠滅僅有十存自餘淪沒掃地俱盡空有丘墟不可記識皇上膺天育

物無隔華夷率土黔黎莫不慕化風行所及日入以來職貢皆通無遠不至臣既因撫納監知關市尋討書傳訪採胡人或有所疑即譯衆口依其本國服飾儀形王及庶人各顯容止即丹青模寫爲西域圖記共成三卷合四十四國仍別造地圖窮其要害從西頃以去北海之南縱橫所亘將二萬里諒由富商大賈周遊經涉故諸國之事罔不徧知復有幽荒遠地卒訪難曉不可憑虛是以致闕而二漢相踵西域爲傳戶民數十即稱國王徒有名號乃乖其實今者所編皆餘千戶利盡西海多產珍異其山居之屬非有國名及部落小者多亦不載發自敦煌至于西海凡

爲三道各有襟帶北道從伊吾經蒲類海鐵勒部突厥可汗庭度北流河水至拂菻國達于西海其中道從高昌焉耆龜茲疏勒度葱嶺又經鏺汗蘇對沙那國康國曹國何國大小安國穆國至波斯達于西海其南道從鄯善于闐朱俱波喝槃陀度葱嶺又經護密吐火羅挹怛忛延漕國至北婆羅門達于西海其三道諸國亦各自有路南北交通其東女國南婆羅門國等並隨其所往諸處得達故知伊吾高昌鄯善並西域之門戶也總湊敦煌是其咽喉之地以國家威德將士驍雄汎濛汜而揚旌越崐崘而躍馬易如反掌何往不至但突厥吐渾分領羌胡之國爲其擁

遏故朝貢不通今並因商人密送誠款引領翹首願為臣妾聖情含養澤及普天服而撫之務存安輯故皇華遣使弗動兵車諸蕃既從渾厥可滅混一戎夏其在茲乎不有所記無以表威化之遠也帝大悅賜物五百段每日引矩至御坐親問西方之事矩盛言胡中多諸寶物吐谷渾易可并吞帝由是甘心將通西域四夷經略咸以委之轉民部侍郎未視事遷黃門侍郎帝復令矩往張掖引致西蕃至者十餘國大業三年帝有事於恒岳咸來助祭帝將巡河右復令矩往敦煌矩遣使說高昌王麴伯雅及伊吾吐屯設等啗以厚利導使入朝及帝西巡次燕支山高昌王

伊吾設等及西蕃胡二十七國謁於道左皆令佩金玉被錦罽焚香奏樂歌舞諠譟復令武威張掖士女盛飾縱觀騎乘填咽周亘數十里以示中國之盛帝見而大悅竟破吐谷渾拓地數千里並遣兵戍之每歲委輸巨億萬計諸蕃懾懼朝貢相續帝謂矩有綏懷之畧進位銀青光祿大夫其冬帝至東都矩以蠻夷朝貢者多諷帝令都下大戲徵四方奇技異藝陳於端門街衣錦綺珥金翠者以十數萬又勒百官及民士女列坐棚閣而縱觀焉皆被服鮮麗終月乃罷又令三市店肆皆設帷帳盛列酒食遣掌蕃率蠻夷與民貿易所至之處悉令邀延就坐醉飽而散蠻夷

嗟歎謂中國為神仙帝稱其至誠顧謂宇文述牛弘曰裴矩大識朕意凡所陳奏皆朕之成算未發之頃矩輒以聞自非奉國用心孰能若是帝遣將軍薛世雄城伊吾令矩共往經略矩諷諭西域諸國曰天子為蕃人交易懸遠所以城伊吾耳咸以為然不復來競及還賜錢四十萬矩又白狀令反間射匱潛攻處羅語在突厥傳後處羅為射匱所迫竟隨使者入朝帝大悅賜矩貂裘及西域珍器從帝巡于塞北幸啟民帳時高麗遣使先通于突厥啟民不敢隱引之見帝矩因奏狀曰高麗之地本孤竹國也周代以之封于箕子漢世分為三郡晉氏亦統遼東今乃不臣

別為外域故先帝疾焉欲征之久矣但以楊諒不肖師出無功當陛下之時安得不事使此冠帶之境仍為蠻貊之鄉乎今其使者朝於突厥親見啟民合國從化必懼皇靈之遠暢慮後伏之先亡脅令入朝當可致也帝曰如何矩曰請面詔其使放還本國遣語其王令速朝覲不然者當率突厥即日誅之帝納焉高元不用命始建征遼之策王師臨遼以本官領武賁郎將明年復從至遼東兵部侍郎斛斯政亡入高麗帝令矩兼掌兵事以前後渡遼之役進位右光祿大夫于時皇綱不振人皆變節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內史侍郎虞世基等用事文武多以賄聞唯矩守

常無賦稅之繁以是爲世所稱遷至涿郡帝以楊玄感初
平令矩安集隴右因之會寧存問曷薩那部落遣闕達度
設寇吐谷渾頻有虜獲部落致富還而奏狀帝大賞之後
從師至懷遠鎮詔護北蕃軍事矩以始畢可汗部衆漸盛
獻策分其勢將以宗女嫁其弟叱吉設拜爲南面可汗叱
吉不敢受始畢聞而漸怨矩又言於帝曰突厥本淳易可
離間但由其內多有群胡盡皆桀黠教導之耳臣聞史蜀
胡悉尤多姦計幸於始畢請誘殺之帝曰善矩因遣人告
胡悉曰天子大出珍物今在馬邑欲共蕃內多作交關若
前來者即得好物胡悉貪而信之不告始畢率其部落盡

驅六畜星馳爭進冀先互市矩伏兵馬邑下誘而斬之詔
報始畢曰史蜀胡悉忽領部落走來至此云背可汗請我
容納突厥既是我臣彼有背叛我當共殺今已斬之故令
往報始畢亦知其狀由是不朝十一年帝北巡狩始畢率
騎數十萬圍帝於鴈門詔令矩與虞世基每宿朝堂以待
顧問及圍解從至東都屬射匱可汗遣其猶子率西蕃諸
胡朝貢詔矩醼接之尋從幸江都宮時四方盜賊蜂起郡
縣上奏者不可勝計矩言之帝怒遣矩詣京師接候蕃客
以疾不行及義兵入關帝令虞世基就宅問矩方略矩曰
太原有變京畿不[illegible]遙爲處分恐失事機唯願鑾輿早還

方可平定矩復起視事俄而驍衛大將軍屈突通敗問至
矩以聞帝失色矩素勤謹未嘗忤物又見天下方亂恐爲
身禍其待遇人多過其所望故雖至廝役皆得其歡心時
從駕驍果數有逃散帝憂之以問矩矩答曰方今車駕留
此已經二年驍果之徒盡無家口人無匹合則不能久安
臣請聽兵士於此納室帝大喜曰公定多智此奇計也因
令矩檢校爲將士等娶妻矩召江都境內寡婦及未嫁女
皆集宮監又召將帥及兵等恣其所取因聽自首先有姦
通婦女及尼女冠等並即配之由是驍果等悅咸相謂曰
裴公之惠也宇文化及之亂矩晨起將朝至坊門遇逆黨

數人控矩馬詣孟景所賊皆曰不關裴黄門既而化及從
百餘騎至矩迎拜化及慰諭之令矩參定儀注推秦王子
浩爲帝以矩爲侍內隨化及至河北及僭帝位以矩爲尚
書右僕射加光祿大夫封蔡國公爲河北道安撫大使及
宇文氏敗爲竇建德所獲以矩隋代舊臣遇之甚厚復以
爲吏部尚書尋轉尚書右僕射專掌選事建德起自群盜
未有節文矩爲制定朝儀旬月之間憲章頗備擬於王者
建德大悅每諮訪焉及建德渡河討孟海公矩與曹旦等
於洛州留守建德敗於武牢建德將帥未知所屬曹旦長史李
公淹大唐使人魏徵等說旦及齊善行令歸順旦等從之

乃令矩與徵公淹領旦及 璽舉山東之地歸于大唐授
左庶子轉詹事民部尚書

史臣曰世基初以雅道著名及以文華見重亡國羇旅特蒙任遇參機衡之職預帷幄之謀國危未嘗思安君昏不能納諫方更躡高官貪寵黷貨無厭顛覆隕身亦其所也裴蘊素懷姦險巧於附會作威作福唯利是視滅亡之禍其可免乎裴矩學涉經史頗有幹局至於恪勤匪懈夙夜在公求諸古人殆未之有與聞政事多歷歲年雖處危亂之中未虧廉謹之節美矣然承望風旨與時消息使高昌入朝伊吾獻地聚糧且末師出玉門關右騷然頗亦矩之由也

列傳第三十二　隋書六十七

特進臣魏　徵　上

宇文愷

宇文愷字安樂杞國公忻之弟也在周以功臣子年三歲賜爵雙泉伯七歲進封安平郡公邑二千戶愷少有器局家世武將諸兄並以弓馬自達愷獨好學博覽書記解屬文多伎藝號為名父公子初為千牛累遷御正中大夫儀同三司高祖為丞相加上開府中大夫及踐阼誅宇文氏愷初亦在殺中以其與周本別兄忻有功於國使人馳赦之僅而得免後拜營宗廟副監太子左庶子廟成別封甑山縣公邑千戶及遷都上以愷有巧思詔領營新都副監高熲雖總大綱凡所規畫皆出於愷後決渭水達河以通運漕詔愷總督其事後拜萊州刺史甚有能名兄忻被誅除名於家久不得調會朝廷以魯班故道久絕不行令愷修復之既而上建仁壽宮訪可任者右僕射楊素言愷有巧思上然之於是檢校將作大匠歲餘拜仁壽宮監授儀同三司尋為將作少監文獻皇后崩愷與楊素營山陵事上善之復爵安平郡公邑千戶煬帝即位遷都洛陽以愷為營東都副監尋遷將作大匠愷揣帝心在宏侈於是東京制度窮極壯麗帝大悅之進位開府拜工部尚書及長

城之役詔愷規度之時帝北巡欲誇戎狄令愷為大帳其
下坐數千人帝大悅賜物千段又造觀風行殿上容
侍衛者數百人離合為之下施輪軸推移倏忽有若神功戎狄
見之莫不驚駭帝彌悅焉前後賞賚不可勝紀自永嘉之
亂明堂廢絕隋有天下將復古制議者紛然皆不能決愷博
考群籍奏明堂議表曰臣聞在天成象房心為布政之宮
在地成形丙午居正陽之位觀雲告月順生殺之序五室
九宮統人神之際金口木舌發令兆民玉瓚黃琮式嚴宗
祀何嘗不矜莊扆宁盡妙思於規摹凝睟冕旒致子來於
矩矱伏惟皇帝陛下提衡握契御辯乘乾咸五登三復上

皇之化流凶去暴丕下武之緒用百姓之異心驅一代以
同域康哉康哉民無能而名矣故使天符地寶吐醴飛甘
造物資生澄源反朴九圍清謐四表削平襲我衣冠齊其
文軌茫茫上玄陳珪璧之敬肅肅清廟感霜露之誠正金
奏九韶六莖之樂定石渠五官三雍之禮乃卜瀍西爰謀
洛食辨方面勢仰禀神謀敷土濬川為民立極兼聿遵先
言表置明堂爰詔下臣占星揆日於是採崧山之秘簡披
汶水之靈圖訪通議於殘亡購冬官於散逸總集眾論勒
成一家昔張衡渾象以三分為一度裴秀輿地以二寸為
千里臣之此圖用一分為一尺推而演之冀輪奐有序

經構之旨議者殊途或以綺井為重屋或以圓楣為隆棟
各以臆說事不經見今錄其疑難為之通釋皆出證據以
相發明議曰臣愷謹案淮南子曰昔者神農之治天下也
甘雨以時五穀蕃植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月省時考終歲
獻貢以時嘗穀祀于明堂明堂之制有蓋而無四方風雨
不能襲燥濕不能傷遷延而入之臣愷以為上古朴略創
立典刑尚書帝命驗曰帝者承天立五府以尊天重象赤
曰文祖黃曰神斗白曰顯紀黑曰玄矩蒼曰靈府注云唐
虞之天府夏之世室殷之重屋周之明堂皆同矣尸子曰
有虞氏曰總章周官考工記曰夏后氏世室堂脩二七博

四脩一注云脩南北之深也夏度以步今堂脩十四步其
博益以四分脩之一則明堂博十七步半也臣愷按三王
之世夏最為古從質尚文理應漸就寬大何因夏室乃大
殷堂相形為論理恐不爾記云堂脩七博四脩若夏度以
步則應脩七步注云今堂脩十四步乃是增益記文殷周
二堂獨無加字便是其義類例不同山東禮本輒加二七
之字何得殷無加尋之文周闕增筵之義研覈其趣或是
不然讎校古書並無二字此乃桑間俗儒信情加減黃圖
議云夏后氏益其堂之大一百四十四尺周人明堂以為
兩杼間馬宮之言止論堂之一面據此為準則三代堂基

並方得爲上圓之制諸書所說並云下方鄭注周官獨爲
此義非直與古違異亦乃乖背禮文尋文求理深恐未愜
尸子曰殷人陽館考工記曰殷人重屋堂脩七尋堂崇三
尺四阿重屋注云其脩七尋五丈六尺放夏周則其博九
尋七丈二尺又曰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
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禮記明堂位曰天子之廟複
廟重檐鄭注云複廟重屋也注玉藻云天子廟及路寢皆
如明堂制禮圖云於內室之上起通天之觀觀八十一尺
得宮之數其聲濁君之象也大戴禮曰明堂者古有之凡
九室一室有四戶八牖以茅蓋上圓下方外水曰辟雍赤

綴戶白綴牖堂高三尺東西九仞南北七筵其宮方三百
步凡人民疾六畜疫五穀災生於天道不順天道不順生
於明堂不飾故有天災則飾明堂周書明堂曰堂方百一
十二尺高四尺階博六尺三寸室居內方百尺室內方六
十尺戶高八尺博四尺作洛曰明堂太廟露寢咸有四阿
重亢重廊孔氏注云重亢累棟重廊累屋也禮圖曰秦明
堂九室十二階各有所居呂氏春秋曰有十二堂與月令
同並不論尺丈臣愷案十二階雖不與禮合一月一階非
無理思黃圖曰堂方百四十四尺坤之策也方象地屋圓
楣徑二百一十六尺法乾之策也圓象天室九宮法九州

太室方六丈法陰之變數十二堂法十二月三十六戶法
極陰之變數七十二牖法五行所行日數八達象八風法
八卦通天臺徑九尺法乾以九覆六高八十一尺法黃鍾
九九之數二十八柱象二十八宿堂高三尺土階三等法
三統堂四向五色法四時五行殿門去殿七十二步法五
行所行門堂長四丈取太室三之二垣高無蔽目之照牖
六尺其外倍之殿垣方在水內法地陰也水四周於外象
四海圓法陽也水闊二十四丈象二十四氣水內徑三丈
應覲禮經武帝元封二年立明堂汶上無室其外略依此
制泰山通議今亦不可得而辨也元始四年八月起明堂

辟雍長安城南門制度如儀一殿垣四面門八觀水外周
堤壤高四尺和會築作三旬五年正月六日辛未始郊太
祖高皇帝以配天二十二日丁亥宗祀孝文皇帝於明堂
以配上帝及先賢百辟卿士有益者於是秩而祭之親扶
三老五更袒而割牲跪而進之因班時令宣恩澤諸侯王
宗室四夷君長匈奴西國侍子悉奉貢助祭禮圖曰建武
三十年作明堂明堂上圓下方上圓法天下方法地十二
堂法日辰九室法九州室八牕八九七十二法一時之王
室有二戶二九十八戶法土王十八日內堂正壇高三尺
土階三等胡伯始注漢官云古清廟蓋以茅今蓋以瓦瓦

下通于地以存古制東京賦曰乃營三宮布政頒常複廟重屋八達九房造舟清池惟水泱泱薛綜注云複重廟覆謂屋平覆重棟也續漢書祭祀志云明帝永平二年祀五帝於明堂五帝坐各處其方黃帝在未皆如南郊之位光武位在青帝之南少退西面各一犢奏樂如南郊臣愷按詩云我將祀文王於明堂我將我享維羊維牛據此則備太牢之祭今云一犢恐與古殊自晉以前未有鴟尾其圓牆璧水一依本圖晉起居注裴頠議曰尊祖配天其義明著廟宇之制理據未分宜可為一殿以崇嚴祀其餘雜碎一皆除之臣愷案天垂象聖人則之辟雍之星既有圖狀晉堂方構不合天文既闕重樓又無璧水空堂乖五室之義直殿違九階之文非古欺天一何過甚後魏於北臺城南造圓牆在璧水外門在水內迥立不與牆相連其堂上九室三三相重不依古制室間通巷違舛處多其室皆用墼累極成褊陋後魏樂志曰孝昌二年立明堂議者或言九室或言五室詔斷從五室後元叉執政復改為九室遭亂不成宋起居注曰孝武帝大明五年立明堂其牆宇規範擬則太廟唯十二間以應期數依漢汶上圖儀設五帝位太祖文皇帝對饗鼎俎簠簋一依廟禮梁武即位之後移宋時太極殿以為明堂無室十二間禮疏云祭用純漆

俎瓦樽文於郊質於廟止一獻用清酒平陳之後臣得目觀遂量步數記其尺丈猶見基內有焚燒殘柱毀斫之餘入地一丈儼然如舊柱下以樟木為跗長丈餘闊四尺許兩兩相並瓦安數重宮城處所乃在郭內雖湫隘卑陋未合規摹祖宗之靈得崇嚴祀周齊二代闕而不修大饗之典於焉靡託自古明堂圖惟有二本一是宗周劉熙阮諶劉昌宗等作三圖略同一是後漢建武三十年作禮圖有本不詳撰人臣遠尋經傳傍求子史研究眾說總撰今圖其樣以木為之下為方堂堂有五室上為圓觀觀有四門帝可其奏會遼東之役事不果行以度遼之功進位金紫光祿大夫其年卒官時年五十八帝甚惜之謚曰康撰東都圖記二十卷明堂圖議二卷釋疑一卷見行於世子儒童游騎尉少子溫起部承務郎

閻毗

閻毗榆林盛樂人也祖進魏本郡太守父慶周上柱國寧州總管毗七歲襲爵石保縣公邑千戶及長儀貌矜嚴頗好經史受漢書於蕭該略通大旨能篆書工草隸尤善畫為當時之妙周武帝見而悅之命尚清都公主宣帝即位拜儀同三司授千牛左右高祖受禪以技藝侍東宮數以雕麗之物取悅於皇太子由是甚見親待每稱之於上尋

拜車騎宿衛東宮上嘗遣高熲大閱於龍臺澤諸軍部伍
多不齊整唯毗一軍法制肅然熲言之於上特蒙賜帛俄
兼太子宗衛率長史尋加上儀同太子服翫之物多毗所
為及太子廢毗坐杖一百與妻子俱配為官奴婢後二歲
放免為民煬帝嗣位盛修軍器以毗性巧諳練舊事詔典
其職尋授朝請郎毗立議輦輅車輿多所增損語在輿服
志擢拜起部郎帝嘗大備法駕嫌屬車太多顧謂毗曰開
皇之日屬車十有二乘於事亦得今八十一乘以牛駕車
不足以益文物朕欲減之從何為可毗對曰臣初定數共
宇文愷參詳故實據漢胡伯始蔡邕等議屬車八十一乘

此起於秦遂為後式故張衡賦云屬車九九是也次及法
駕三分減一為三十六乘此漢制也又據宋孝建時有司
奏議晉遷江左惟設五乘尚書令建平王宏曰八十一乘
議兼九國三十六乘無所准憑江左五乘儉不中禮但帝
王文物旂旒之數爰及冕玉皆同十二今宜准此設十二
乘開皇平陳因以為法今憲章往古大駕依秦法駕依漢
小駕依宋以為差等帝曰何用秦法乎大駕宜三十六法
駕宜用十二小駕除之毗研精故事皆此類也長城之役
毗總其事及帝有事恆岳詔毗營立壇場尋轉殿內丞從
幸張掖郡高昌王朝於行所詔毗持節迎勞遂將護入東

都以母憂去職未期起令視事將興遼東之役自洛口
開渠達於涿郡以通運漕毗督其役明年兼領右翊衛長
史營建臨朔宮及征遼東以本官領武賁郎將典宿衛時
衆軍圍遼東城帝令毗詣城下宣諭賊弓弩亂發所乘馬
中流矢毗顏色不變辭氣抑揚卒事而去尋拜朝請大夫
遷殿內少監又領將作少監事後復從帝征遼東會楊玄
感作逆帝班師兵部侍郎斛斯政奔遼東帝令毗率騎二
千追之不及政據高麗柏崖城毗攻之二日有詔徵還從
至高陽暴卒時年五十帝甚悼惜之贈殿內監

何稠

何稠字桂林國子祭酒妥之兄子也父通善斲玉稠性絕
巧有智思用意精微年十餘歲遇江陵陷隨妥入長安仕
周御飾下士及高祖為丞相召補參軍兼掌細作署開皇
初授都督累遷御府監歷太府丞稠博覽古圖多識舊物
波斯嘗獻金綿錦袍組織殊麗上命稠為之稠錦既成踰
所獻者上甚悅時中國久絕琉璃之作匠人無敢厝意稠
以綠瓷為之與真不異尋加員外散騎侍郎開皇末桂州
俚李光仕聚衆為亂詔稠召募討之師次衡嶺遣使者諭
其渠帥洞主莫崇解兵降款桂州長史王文同鏁崇以詣
稠所稠詐宣言曰州縣不能綏養致邊民擾叛非崇之罪

也乃命釋之引衆共坐并從者四人爲設酒食而遣之崇
大悅歸洞不設備稠至五更掩入其洞悉發俚兵以臨餘
賊象州逆帥杜條遼羅州逆帥龐靖等相繼降款分遣建
州開府梁昵討叛夷羅壽羅州刺史馮暄討賊帥李大檀
並平之傳首軍門承制署首領爲州縣官而還衆皆悅服
有欽州刺史甯猛力帥衆迎軍初猛力倔強山洞欲圖爲
逆至是惶懼請身入朝稠以其疾篤因示無猜貳遂放還
州與之約曰八九月間可詣京師相見稠還奏狀上意不
懌其年十月猛力卒上謂稠曰汝前不將猛力來今竟死
矣稠曰猛力共臣爲約假令身死當遣子入侍越人性直

其子必來初猛力臨終誡其子長眞曰我與大使爲約不
可失信於國士汝葬我訖即宜上路長眞如言入朝上大
悅曰何稠著信蠻夷乃至於此以勳授開府仁壽初文獻
皇后崩與宇文愷參典山陵制度稠性少言善候上旨由
是漸見親昵及上疾篤謂稠曰汝旣曾葬皇后今我方死
宜好安置屬此何益但不能忘懷耳魂其有知當相見於
地下上因攬太子頸謂曰何稠用心我付以後事動靜當
共平章大業初煬帝將幸揚州謂稠曰今天下大定朕承
洪業服章文物闕略猶多卿可討閱圖籍營造輿服羽儀
送至江都也其日拜太府少卿稠於是營黃麾三萬六千

人仗及車輿輦輅皇后鹵簿百官儀服依期而就送于江
都所役工十萬餘人用金銀錢物鉅億計帝使兵部侍郎
明雅選部郎薛邁等勾覈之數年方竟毫釐無舛稠參會
今古多所改創魏晉以來皮弁有纓而無笄導稠曰此古
田獵之服也今服以入朝宜變其制故弁施象牙簪導自
稠始也又從省之服初無佩綬稠曰此乃晦朔小朝之服
安有人臣謁帝而去印綬兼無佩玉之節乎乃加獸頭小
綬及佩一隻舊制五輅於轅上起箱天子與參乘同在箱
內稠曰君臣同所過爲相逼乃廣爲盤輿別構欄楯侍臣
立於其中於內復起須彌平坐天子獨居其上自餘麾幢

文物增損極多事見威儀志帝復令稠造戎車萬乘鉤陳
八百連帝善之以稠守太府卿後三歲兼領少府監遼東
之役攝右屯衛將軍領御營弩手三萬人時工部尚書宇
文愷造遼水橋不成師不得濟右屯衛大將軍麥鐵杖因
而遇害帝遣稠造橋二日而就初稠制行殿及六合城至
是帝於遼左與賊相對夜中施之其城周迴八里城及女
垣合高十仞上布甲士立仗建旗四隅置闕面別一觀觀
下三門遲明而畢高麗望見謂若神功是歲加金紫光祿
大夫明年攝左屯衛將軍從至遼左十二年加右光祿大
夫從幸江都遇宇文化及作亂以爲工部尚書化及敗陷

于實建德建德後以為工部尚書舒國公建德敗歸于大唐授將作少匠卒開皇時有劉龍者河間人也性強明有巧思齊後主知之令修三爵臺甚稱旨因而歷職通顯及高祖踐阼大見親委拜右衛將軍兼將作大匠遷都之始與高熲參掌制度代號為能大業時有黃亘者不知何許人也及其弟袞俱巧思絕人煬帝每令其兄弟直少府將作于時改創多務亘袞每參典其事凡有所為何稠先令亘袞立樣當時工人皆稱其善莫能有所損益亘官至朝散大夫袞官至散騎侍郎

史臣曰宇文愷學藝兼該思理通贍規矩之妙參蹤班爾當時制度咸取則焉其起仁壽宮營建洛邑要求時幸窮侈極麗使文皇失德煬帝亡身危亂之源抑亦此之由至於考覽書傳定明堂圖雖意過其通有足觀者何稠巧思過人頗習舊事稽前王之采章成一代之文物雖失之於華盛亦有可傳於後焉

列傳卷第三十三　隋書六十八

列傳卷第三十四　隋書六十九

特進臣魏　徵　上

王劭

王劭字君懋太原晉陽人也父松年齊通直散騎侍郎劭少沉默好讀書弱冠齊尚書僕射魏收辟參開府軍事累遷太子舍人待詔文林館時祖孝徵魏收陽休之等嘗論古事有所遺忘討閱不能得因呼劭問之劭具論所出取書驗之一無舛誤自是大為時人所許稱其博物後遷中書舍人齊滅入周不得調高祖受禪授著作佐郎以母憂去職在家著齊書時制禁私撰史為內史侍郎李元操所奏上怒遣使收其書覽而悅之於是起為員外散騎侍郎修起居注劭以古有鑽燧改火之義近代廢絕於是上表請變火曰臣謹案周官四時變火以救時疾明火不數變時疾必興聖人作法豈徒然也在晉時有以洛陽火度江者代代事之相續不滅火色變青昔師曠食飯云是勞薪所爨晉平公使視之果然車輞今溫酒及炙肉用石炭柴火竹火草火麻荄火氣味各不同以此推之新火舊火理應有異伏願遠遵先聖於五時取五木以變火用功甚少救益方大縱使百姓習久未能頓同尚食內廚及東宮諸主食廚不可不依古法上從之劭又言上有龍顏戴干之

表指示群臣上大悅賜物數百段拜著作郎劭上表言符
命曰昔周保定二年歲在壬午五月五日青州黃河變清
十里鏡徹齊氏以爲己瑞改元曰河清是月至尊以大興
公始作隋州刺史歷年二十隋果大興臣謹案易坤靈圖
曰聖人受命瑞先見於河河者最濁未能清也竊以靈貺
休祥理無虛發河清啓聖實屬大隋午爲鶉火以明火德
仲夏火王亦明火德月五日五合天數地數既得受命之
辰允當先見之兆開皇初邵州人楊令悊近河得青石圖
一紫石圖一皆隱起成文有至尊名下云八方天心永州
又得石圖剖爲兩段有楊樹之形黃根紫葉汝水得神龜

腹下有文曰天卜楊興安邑掘地得古鐵版文曰皇始天
年齎楊鐵券王興同州得石龜文曰天子延千年大吉臣
以前之三石不異龍圖何以用石石體久固義與上名符
合龜腹七字何以著龜龜亦久固兼是神靈之物孔子歎
河不出圖洛不出書今於大隋聖世圖書屢出建德六年
亳州大周村有龍鬬白者勝黑者死大象元年夏滎陽汴
水北有龍鬬初見白氣屬天自東方歷陽武而來及至白
龍也長十許丈有黑龍乘雲而至兩相薄乍合乍離自午
至申白龍升天黑龍墜地謹案龍君象也前鬬於亳州周
村者蓋象至尊以龍鬬之歲爲亳州總管遂代周有天下

後鬬於滎陽者滎字三火明火德之盛也白龍從東方來
歷陽武者蓋象至尊將登帝位從東第入自崇陽門也西
北升天者當乾位天門坤靈圖曰聖人殺龍龍不可得而
殺皆盛氣也又曰泰姓商名宮黃色長八尺六十世河龍
以正月辰見白龍與五黑龍鬬白龍陵故泰人有命謹案
此言皆爲大隋而發也聖人殺龍者前後龍死是也姓商
者皇家於五姓爲商也名宮者武元皇帝諱於五聲爲宮
黃色者隋色尚黃長八尺者武元皇帝身長八尺河龍以
正月辰見者泰正月卦龍見之所於京師爲辰地白龍與
黑龍鬬者亳州滎陽龍鬬是也勝龍所以白者楊姓納音

爲商至尊又辛酉歲生位皆在西方西方色白也死龍所
以黑者周色黑所以稱五者周閔明武宣靜凡五帝趙陳
代越滕五王一時伏法亦當五數白龍陵者猶勝也鄭
玄說陵當爲除凡鬬能去敵曰除臣以泰人有命者泰之
爲言通也大也明其人道通德大有天命也乾鑿度曰泰
表戴干鄭玄注云表者人形體之彰識也干楯也泰人之
表戴干臣伏見至尊頂有戴干之表益知泰人之表不爽毫
釐坤靈圖所云字字皆驗緯書又稱漢四百年終如其言
則知六十世亦必然矣昔宗周卜世三十今則倍之稽覽
圖云太平時陰陽和合風雨咸同海內不偏地有阻險故

風有遲疾雖太平之政猶有不能均同唯平均乃不鳴條
故欲風於亳亳者陳留也謹案此言蓋明至尊昔為陳留
公世子亳州總管遂受天命海內均同不偏不黨以成太
平之風化也在大統十六年武元皇帝改封陳留公是時
齊國有祕記云天王陳留入并州齊王高洋為是誅陳留
王彭樂其後武元皇帝果將兵入并州周武帝時望氣者
云亳州有天子氣於是殺亳州刺史紇豆陵恭至尊代為
之又陳留老子祠有枯柏世傳云老子將度世云待枯柏
生東南枝迴指當有聖人出吾道復行至齊枯柏從下生
枝東南上指夜有三童子相與歌曰老子廟前古枯樹東

南狀如繖聖主從此去及至尊牧亳州親至祠樹之下自
是柏枝迴抱其枯枝漸指西北道教果行校考綏事本乎
主出於亳州陵留之地皆如所言稽覽圖又云治道得則
陰物變為陽物鄭玄注云葱變為韭亦是其案自六年以
來遠近山石多變為玉石為陰玉為陽又左衛園中葱皆
變為韭上聞之大悅賜物五百段未幾劭復上書曰易乾
鑿度曰隨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享于西山隨者二
月卦陽德施行藩決難解萬物隨陽而出故上六欲九五
拘係之維持之明被陽化而陰隨從之也易稽覽圖坤六
月有子女任政一年傳為復五月貧之從東北來立大起

土邑西北地動星墜陽失也十一月神人從中山出趙地
動北方三十日千里馬數至謹案凡此易緯所言皆是大
隋符命隨者二月之卦明大隋以二月即皇帝位也陽德
施行者明楊氏之德教施行於天下也藩決難解者明當
時藩鄣皆通決險難皆解散也萬物隨陽而出者明天
地間萬物盡隨楊氏而出見也上六欲九五拘係之者五
為王六為宗廟明宗廟神靈欲令登九五之位帝王拘民
以禮係民以義也拘民以禮係民以義此二句亦是乾鑿
度之言維持之者明能以綱維持正天下也被陽化而欲
陰隨之者明陰類被服楊氏之風化莫不隨從陰謂臣下

也王用享于西山者蓋明至尊常以歲二月幸西山仁壽
宮也凡四稱隨三稱陽欲美隋楊丁寧之至也坤六月者
坤位在未六月建未言至尊以六月生也有子女任政者
言樂平公主是皇帝子女而為周后任理內政也一年傳
為復者復是坤之一世卦陽氣初生言周宣帝崩後一年
傳位與楊氏也五月貧之從東北來立者貧當為真字
字之誤也言周宣帝以五月崩真人革命當在此時至尊
謙讓而逆天意故踰年乃立以定州總管在京師東北
本而言之故曰真人從東北來大起土邑者大起即大
興言之也大興城邑也西北地動星墜者蓋天意去周授隋

故變動也陽衡者言楊氏得天衡助也十一月神人從中
山出者此卦動而大吉作故至尊以十一月被授亳州總
管將從中山而出也趙地物將中山爲趙地以神人將去
故變動也北方三十日者[illegible]尊從北方將往亳州之時
停留三十日也千里馬者[illegible]所乘騧騮馬也屯卦
震下坎上震於馬爲作足坎於馬爲美脊是故騧騮馬者有
肉鞍行則先作弄四足也數至九者言曆數至也河圖帝通
紀曰形瑞出變矩衡赤應隨協靈皇河圖皇參持曰皇辟
出承元訖道無爲治率被逐矩戲作術開皇色握神日投
輔提象不絕立皇後翼不格道終始德優劣帝任政河曲

出叶輔嬉爛可述讖寡凡此河圖所言亦是大隋符命形
瑞出變矩衡者矩法也衡北斗星名所謂璿璣玉衡者也
大隋受命形兆之瑞始出天象則爲之變動北斗主天之
法度故曰矩衡易緯伏戲矩衡神鄭玄注亦以爲法玉衡
之神與此河圖矩衡義同亦應隋者言亦帝降精感應而
生隋也故隋以火德爲赤帝天子叶靈皇者叶合也言大
隋德合上靈天皇大帝也又年號開皇與靈寶經之開皇
年相合故曰叶靈皇皇辟出者皇大也辟君也大君出蓋
謂至尊受命出爲天子也承元訖者言承周天元終訖之
[illegible]無爲治率者台下脫一字言大道無爲治定天下

率從被逐矩戲作術者矩法也言逐舊從被矩伏戲作八
卦之術言大隋披服三皇之法術也逐皇[illegible]矩語見易緯
開皇色者言開皇年易服色也握神日者握持群神明照
如日也又開皇以來日漸長亦其義投輔提者言投授政
事於輔佐使之提挈也象不絕者法象不廢絕也立皇後
翼不格者格至也言本立太子以爲皇家後嗣而其輔翼
之人不能至於善也道終始德優劣者言前東宮道終而
德劣今皇太子道始而德優也帝任政河曲出者言皇帝
親任政事而邢州河濱得石圖也叶輔嬉爛可述者叶合
也嬉興也言群臣合心輔佐以興政治爛然可紀述也所

以於皇參持帝道紀二篇陳大隋符命者明皇道帝德盡
在隋也上大悅以劭爲至誠寵錫日隆時有人於黃鳳泉
浴得二白石頗有文理遂附致其文以爲字復言有諸物
象而上奏曰其大玉有日月星辰八卦五岳及二麟雙鳳
青龍朱雀騶虞玄武各當其方位又有五行十日十二辰
之名凡二十七字又有天門地戶人門鬼門閉九字又有
却非及二鳥其鳥皆人面則抱朴子所謂千秋萬歲也其
小玉亦有五嶽却非虯雉之象二玉俱有仙人玉女乘雲
控鶴之象列有異狀諸神不可盡識蓋是風伯雨師山精
海若之類又有天皇大帝皇帝及四帝坐鉤陳北斗三公

天將軍土司空老人天倉南河北河五星二十八宿凡四
十五官諸字本無行伍然往往偶對於大玉則有皇帝姓
名並臨南面與日字正鼎足復有老人星蓋明南面象日
而長壽也皇后二字在西上有月形蓋明象月也於次玉
則皇帝名與九千字次比兩楊字與萬年字次比隋與吉
字正並蓋明長久吉慶也劭復迴互其字作詩二百八十
篇奏之上以為誠賜帛千匹劭於是採民間歌謠引圖書
讖緯依約符命捃摭佛經撰為皇隋靈感誌合三十卷
奏之上令宣示天下劭集諸州朝集使洗手焚香閉目而
讀之曲折其聲有如歌詠經涉旬朔徧而後罷上益喜賞
賜優洽仁壽中文獻皇后崩劭復上言曰佛說人應生天
上及上品上生無量壽國之時天佛放大光明以香花妓
樂來迎之如來以明星出時入涅槃伏惟大行皇后聖德
仁慈福善禎符備諸秘記皆云是妙善菩薩臣謹案八月
二十二日仁壽宮內再雨金銀之花二十三日大寶殿後
夜有神光二十四日卯時永安宮北有自然種種音樂震
滿虛空至夜五更中奄然如寐便即升遐與經文所說事
皆符驗臣又愚意思之皇后遷化不在仁壽大興宮者蓋
避至尊常居正處也在永安宮者象京師之永安門平生
所出入也后升遐後二日苑內夜有鍾聲三百餘處此則

生天之應顯然也上覽而且悲且喜時蜀王秀以罪廢上
顧謂劭曰嗟乎吾有五子三子不才劭進曰自古聖帝明
王皆不能移不肖之子黃帝有二十五子同姓者二餘各
異德堯十子舜九子皆不肖夏有五觀周有三監上然其
言其後上夢欲上高山而不能得崔彭捧腳李盛扶肘得
上因謂彭曰死生當與爾俱劭曰此夢大吉上高山者明
高崇大安永如山也彭猶彭祖李猶李老二人扶侍實為
長壽之徵上聞之喜見容色其年上崩未幾崔彭亦卒煬
帝嗣位漢王諒作亂帝不忍加誅劭上書曰臣聞黃帝滅
炎蓋云母弟周公誅管信亦天倫叔向戮叔魚仲尼謂之
遺直石碏殺石厚丘明以為大義此皆經籍明文帝王常法
今陛下置此逆賊度越前聖含弘寬大未有以謝天下謹
案賊諒毒被生民者也是知古者同德則同姓異德則異
姓故黃帝有二十五子其得姓者十有四人唯青陽夷鼓
與黃帝同為姬姓諒既自絕請改其氏劭以此求媚帝依
違不從遷秘書少監數載卒官劭在著作將二十年專典
國史撰隋書八十卷多錄口敕又採迂怪不經之語及委
巷之言以類相從為其題目辭義繁雜無足稱者遂使隋
代文武名臣列將善惡之迹堙沒無聞初撰齊誌為編年
體二十卷復為齊書紀傳一百卷及平賊記三卷或文詞

鄙野或不軌不物駭人視聽大為有識所嗤鄙然其採摭
經史謬誤為讀書記三十卷時人服其精博爰自志學暨
乎暮齒篤好經史遺落世事用思既專性頗恍忽每至對
食閉目凝思盤中之肉輒為僕從所噉劭弗之覺唯責肉
少數罰廚人廚人以情白劭劭依前閉目伺而獲之廚人
方免笞辱其專固如此

袁充

袁充字德符本陳郡陽夏人也其後寓居丹楊祖昂父君
正俱為梁侍中充少警悟年十餘歲其父黨至門時冬初
充尚衣葛衫客戲充曰袁郎子絺兮綌兮淒其以風充應

聲答曰唯絺與綌服之無斁以是大見嗟賞仕陳年十七
為秘書郎歷太子舍人晉安王文學吏部侍郎散騎常侍
及陳滅歸國歷蒙鄜二州司馬充性好道術頗解占候由
是領太史令時上將廢皇太子正窮治東宮官屬充見上
雅信符應因希旨進曰比觀玄象皇太子當廢上然之充
復表奏隋興已後日景漸長曰開皇元年冬至日影一丈
二尺七寸二分自爾漸短至十七年冬至影一丈二尺六
寸三分四年冬至在洛陽測影一丈二尺八寸八分二年
夏至影一尺四寸八分自爾漸短至十六年夏至影一尺
四寸五分周官以土圭之法正日至之影尺有五寸鄭玄

云冬至之影一丈三尺今十六年夏至之影短於舊影五
分十七年冬至之影短於舊影三寸七分日去極近則影短而
日長去極遠則影長而日短行內道則去極近外道則去
極遠堯典云日短星昴以正仲冬據昴星昏中則知堯時
仲冬日在須女十度以曆數推之開皇以來冬至日在斗
十一度與唐堯之代去極並近謹案春秋元命包云日月
出內道璇璣得其常天帝崇靈聖王初功京房別對曰太平
日行上道升平行次道霸世行下道伏惟大隋啟運上感
乾元影短日長振古未之有也上大悅告天下將作役功
因加程課丁匠苦之仁壽初充言上本命與陰陽律呂合

者六十餘條而奏之因上表曰皇帝載誕之初非止神光
瑞氣嘉祥應感至於本命行年生月生日並與天地日月
陰陽律呂運轉相符表裏合會此誕聖之異寶曆之元今
與物更新改年仁壽歲月日子還共誕聖之時並同明合
天地之心得仁壽之理故知洪基長算永永無窮上大悅
賞賜優崇儕輩莫之比仁壽四年甲子歲煬帝初即位充
及太史丞高智寶奏言去歲冬至日景逾長今歲皇帝即
位與堯受命年合昔唐堯受命四十九年到上元第一紀
甲子天正十一月庚戌冬至陛下即位其年即當上元第
一紀甲子天正十一月庚戌冬至正與唐堯同自放勳以

來凡經八上元其間絛代未有仁壽甲子之合謹案第一
紀甲子太一在一宮天目居武德陰陽曆數並得符同唐
堯景寅生景子年受命止命三五未若巳丑甲子支干並
當六合允一元三統之期合五紀九章之會共帝堯同其
數與皇唐比其蹤信所謂皇哉唐哉唐哉皇哉者矣仍以
齊王暕率百官拜表奉賀其後熒惑守太微者數旬于時
繕治宮室征役繁重充上表稱陛下修德熒惑退舍百僚
畢賀帝大喜前後賞賜將萬計時軍國多務充候帝意欲
有所為便奏稱天文見象須有改作以是取媚於上大業
六年遷內史舍人從征遼東拜朝請大夫秘書少監其後

天下亂帝初罹鴈門之厄又盜賊益起帝心不自安充復
假託天文上表陳嘉瑞以媚於上曰臣聞皇天輔德皇天
福謙七政斯齊三辰告應伏惟陛下握錄圖而馭黔首提
萬善而化八紘以百姓為心匪以一人受慶先天罔違所
欲後天必奉其時是以初膺寶曆正當上元之紀乾之初
九又與天命符會斯則聖人冥契故能動合天經謹按去
年已來玄象星瑞毫釐無爽謹錄尤異上天降祥破突厥
等狀七事其一去八月二十八日夜大流星如斗出王良
北正落突厥營聲如崩牆其二八月二十九日夜復有大
流星如斗出羽林向北流正當北方依占頻二夜流星墜

賊所賊必敗散其三九月四日夜頻有兩星大如斗出北
斗魁向東北流依占北斗主殺伐賊必敗其四歲主福德
頻行京都二處分野依占國家之福其五七月內熒惑守
羽林九月七日已退舍依占不出三日賊必敗散其六去
年十一月二十日夜有流星赤如火從東北向西南落賊
帥盧明月營破其檑車其七十二月十五日夜通漢鏡北
有赤氣亘北方突厥將亡之應也依勘城錄河南洛陽並
當甲子與乾元初九爻及上元甲子符合此是福地永無
所慮旋觀往政側聞前古彼則異時間出今則一朝總萃
豈非天贊有道助殲兇孽方清九夷東殲沉[illegible]於北溟

告成岱岳無為汾水書奏帝大悅超拜秘書令親待逾昵
帝每欲征討充皆預知之乃假託星象獎成帝意在位者
皆切患之宇文化及殺逆之際并誅充時年七十五
史臣曰王劭爰自幼童迄乎白首好學不倦究極群書搢
紳洽聞之士無不推其博物雅好著述久在史官既撰齊
書兼修隋典好詭怪之說尚委巷之談文詞鄙穢體統繁
雜直愧南董才無遷固徒煩翰墨不足觀採袁充少在江
左初以警悟見稱委質隋朝更以玄象自命並要求時幸
干進務入劭經營符瑞雜以妖訛充變動星占[illegible]
[illegible]天道亂常侮衆刑茲勿捨其在斯乎且劭[illegible]朔清

流充乃江南望族乾沒榮利得不以道隳其家聲良可歎
息

列傳卷第三十四　　隋書六十九

列傳卷第三十五　　隋書七十

特進臣魏　徵　上

楊玄感

楊玄感司徒素之子也體貌雄偉美鬚髯少時晚成人多
謂之癡其父每謂所親曰此兒不癡也及長好讀書便騎
射以父軍功位至柱國與其父俱為第二品朝會則齊列
其後高祖命玄感降一等玄感拜謝曰不意陛下寵臣之
甚許以公廷獲展私敬初拜郢州刺史到官潛布耳目察
長吏能不其有善政及贓汙者纖介必知之往往發其事
莫敢欺隱吏民敬服皆稱其能後轉宋州刺史父憂去職
歲餘起拜鴻臚卿襲爵楚國公遷禮部尚書性雖驕倨而
愛重文學四海知名之士多趨其門自以累世尊顯有盛
名於天下在朝文武多是父之將吏復見朝綱漸紊帝又
猜忌日甚內不自安遂與諸弟潛謀廢帝立秦王浩及從
征吐谷渾還至大斗拔谷時從官狼狽玄感欲襲擊行宮
其叔慎謂玄感曰士心尚一國未有釁不可圖也玄感乃
止時帝好征伐玄感欲立威名陰求將領謂兵部尚書段
文振曰玄感世荷國恩寵踰涯分自非立效邊裔何以塞
責若方隅有風塵之警庶得執鞭行陣少展絲髮之功明
公兵革是司敢布心腹文振因言於帝帝嘉之顧謂羣臣

出將門必有將相門必有相故不虛也於是賚物千段禮
遇益隆頗預朝政帝征遼東命玄感於黎陽督運于時百
姓苦役天下思亂玄感遂與武賁郎將王仲伯汲郡贊治
趙懷義等謀議欲令帝所軍衆飢餒每爲逗遛不時進發
帝遲之遣使者逼促玄感揚言曰水路多盜賊不可前後
而發其弟武賁郎將玄縱鷹揚郎將萬碩並從幸遼東玄
感潛遣人召之時將軍來護兒以舟師自東萊將入海趣
平壤城軍未發玄感無以動衆乃遣家奴僞爲使者從東
方來謬稱護兒失軍期而反玄感遂入黎陽縣閉城大索
男夫於是取帆布爲牟甲署官屬皆準開皇之舊移書傍

郡以討護兒爲名各令發兵會於倉所以東光縣尉元務
本爲黎州刺史趙懷義爲衞州刺史河內郡主簿唐禕爲
懷州刺史有衆且一萬將襲雒陽唐禕至河內馳往東都
告之越王侗民部尚書樊子蓋等大懼勒兵備禦修武縣
民相率守臨清關玄感不得濟遂於汲郡南渡河從亂者
如市數日屯兵上春門衆至十餘萬子蓋令河南贊治裴
弘策拒之弘策戰敗瀍洛父老競致牛酒玄感屯兵尚書
省每誓衆曰我身爲上柱國家累鉅萬金至於富貴無所
求也今者不顧破家滅族者但爲天下解倒懸之急救黎
元之命耳衆皆悅詣轅門請自效者日有數千與樊子蓋

書曰夫建忠立義事有多途見機而作蓋非一揆昔伊尹
放太甲於桐宮霍光廢劉賀於昌邑此並公度內不能一
二披陳高祖文皇帝誕膺天命造茲區宇在璇璣以齊七
政握金鏡以馭六龍無爲而至化流垂拱而天下治今上
纂承寶曆宜固洪基乃自絕於天殄民敗德頻年肆眚盜
賊於是滋多所在脩治民力爲之凋盡荒淫酒色子女必
被其侵耽玩鷹犬禽獸皆離其毒朋黨相扇貨賄公行納
邪佞之言杜正直之口加以轉輸不息徭役無期士卒填
溝壑骸骨蔽原野黃河之北則千里無煙江淮之閒則鞠
爲茂草玄感世荷國恩位居上將先公奉遺詔曰好子孫

爲我輔弼之惡子孫爲我黜之所以上稟先旨下順民
心廢此淫昏更立明哲四海同心九州響應士卒用命如
赴私讎民庶相趨義形公道天意人事較然可知公獨守
孤城勢何支久願以黎元在念社稷爲心勿拘小禮自貽
伊戚誰謂國家一旦至此執筆潸泫言無所具遂進逼都
城刑部尚書衞玄率衆數萬自關中來援東都以步騎二
萬渡瀍澗挑戰玄感僞北玄逐之伏兵發前軍盡沒後數
日玄復與玄感戰兵始合玄感詐令人大呼曰官軍已得
玄感矣玄軍稍怠玄感與數千騎乘之於是大潰擁八千
人而去玄感驍勇多力每戰親運長矛身先士卒喑嗚叱

叱所當者莫不震慴論者方之項羽又善撫馭士樂致死由是戰無不捷玄感軍日盛糧又盡乃悉衆決戰陣於北邙一日之間戰十餘合玄感弟玄挺中流矢而斃玄感稍却樊子蓋復遣兵攻尚書省又殺數百人帝遣武賁郎將陳稜攻元務本於黎陽武衛將軍屈突通屯河陽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發兵繼進右驍衛大將軍來護兒復來赴援玄感請計於前民部尚書李子雄子雄曰屈突通曉習兵事若一渡河則勝負難決不如分兵拒之通不能濟則樊衛失援玄感然之將拒通子蓋知其謀數擊其營玄感不果進通遂濟河軍於破陵玄感爲兩軍西抗衛玄東拒屈突通子蓋復出兵於是大戰玄感軍頻北復請計於子雄子雄曰東都援軍益至我師屢敗不可久留不如直入關中開永豐倉以振貧乏三輔可指麾而定據有府庫東面而爭天下此亦霸王之業會華陰諸楊請爲鄉導玄感遂釋洛陽西圖關中宣言曰我已破東都取關西矣宇文述等諸軍躡之至弘農宮父老遮說玄感曰宮城空虛又多積粟攻之易下進可絕敵人之食退可割宜陽之地玄感以爲然留攻之三日城不下追兵遂至玄感西至閿鄉上盤豆布陣亘五十里與官軍且戰且行一日三敗復陣於董杜原諸軍擊之玄感大敗獨與十餘騎竄林木間將奔上洛追騎至玄感叱之皆懼而反走至葭蘆戍玄感窘迫獨與弟積善步行自知不免謂積善曰事敗矣我不能受人戮辱汝可殺我積善抽刀斫殺之因自刺不死爲追兵所執與玄感首俱送行在所磔其屍於東都市三日復臠而焚之餘黨悉平其弟玄獎爲義陽太守將歸玄感爲郡丞周琁玉所殺玄縱弟萬碩自帝所逃歸至高陽止傳舍監事許華與郡兵執之斬於涿郡萬碩弟民行官至朝請大夫斬於長安並具梟磔公卿請改玄感姓爲梟氏詔可之初玄感圍東都也梁郡人韓相國舉兵應之玄感以爲河南道元帥旬月間衆十餘萬攻剽郡縣至于襄城遇玄感敗兵漸潰散爲吏所執傳首東都

李子雄

李子雄渤海蓨人也祖伯賁魏諫議大夫父桃枝東平太守與鄉人高仲密同歸於周官至冀州刺史子雄少慷慨有壯志弱冠從周武帝平齊以功授帥都督高祖作相從韋孝寬破尉迥於相州拜上開府賜爵建昌縣公高祖受禪爲驃騎將軍伐陳之役以功進位大將軍歷郴江二州刺史並有能名仁壽中坐事免漢王諒之作亂也煬帝將發幽州兵以討之時竇抗爲幽州總管帝恐其有二心問可任者於楊素素進子雄授大將軍拜廣州刺史馳至幽

州止傳舍召募得千餘人抗恃素貴不時相見子雄遣人
諭之後二日抗從鐵騎二千來詣子雄所子雄伏甲請與
相見因禽抗遂發幽州兵步騎三萬自井陘以討諒時諒
遣大將軍劉建略地燕趙正攻井陘相遇於抱犢山下力
戰破之遷幽州總管尋徵拜民部尚書子雄明辯有器幹
帝甚任之新羅嘗遣使朝貢子雄至朝堂與語因問其冠
制所由其使者曰皮弁遺象安有大國君子而不識皮弁
也子雄因曰中國無禮求諸四夷使者曰自至已來此言
之外未見無禮憲司以子雄失詞奏劾其事竟坐免俄而
復職從幸江都帝以仗衛不整顧子雄部伍之子雄立指

麾六軍肅然帝大悅曰公真武侯才也尋轉右武候大將
軍後坐事除名遼東之役帝令從軍自效因從來護兒自
東平將指滄海會楊玄感反於黎陽帝疑之詔鎖子雄送
行在所子雄殺使者亡歸玄感玄感每請計於子雄語在
玄感傳及玄感敗伏誅籍沒其家

趙元淑

趙元淑父世模初事高寶寧後以衆歸周授上開府寓居
京兆之雲陽高祖踐阼恒典宿衛後從晉王伐陳先鋒遇
賊力戰而死朝廷以其身死王事以元淑襲父本官賜物
二千段元淑性疏誕不治產業家徒壁立後數歲授驃騎

將軍將之官無以自給時長安富人宗連家累千金仕周
爲三原令有季女慧而有色連獨奇之每求賢夫聞元淑
如是請與相見連有風儀美談咲元淑亦異之及至其家
服翫居處擬於將相酒酣奏女樂元淑所未見也元淑辭
出連曰公子有暇可復來也後數日復造之宴樂更侈如
此者再三因謂元淑曰知公子素貧老夫當相濟因問元
淑所須盡買與之臨別元淑再拜致謝連復拜曰鄙人竊
不自量敬慕公子今有一女願爲箕帚妾公子意何如元
淑感悅遂娉爲妻連復送奴婢二十口良馬十餘匹加以
縑帛錦綺及金寶珍玩元淑遂爲富人及煬帝嗣位漢王

諒作亂元淑從楊素擊平之以功進位柱國拜德州刺史
尋轉穎川太守並有威惠因入朝會司農不時納諸郡租
穀元淑奏之帝謂元淑曰如卿意者幾日當了元淑曰如
臣意不過十日帝即日拜元淑爲司農卿納天下租如言
而了帝悅焉禮部尚書楊玄感潛有異志以元淑可與共
亂遂與結交多遺金寶遼東之役領將軍典宿衛加授光
祿大夫封葛公明年帝復征高麗以元淑鎮臨渝及玄感
作亂其弟玄縱自帝所逃歸路經臨渝元淑出其小妻魏
氏見玄縱對宴極歡因與通謀并授玄縱賂遺及玄感敗
人有告其事者帝以屬吏元淑言與玄感結婚所得金寶

則為財婢實無他故魏氏復言初不受金帝親臨問卒無異辭帝大怒謂侍臣曰此則反狀何勞重問元淑及魏氏俱斬於涿郡籍沒其家

斛斯政

河南斛斯政祖椿魏太保尚書令常山文宣王父恢散騎常侍新蔡郡公政明悟有器幹初為親衛後以軍功授儀同甚為楊素所禮大業中為尚書兵曹郎政有風神每奏事未嘗不稱旨煬帝悅之漸見委信楊玄感兄弟俱與之交遼東之役兵部尚書段文振卒侍郎明雅復以罪廢帝彌屬意焉遷兵部侍郎于時外事四夷軍國多務政處斷辯速稱為幹理玄感之反也政與通謀及玄縱等亡歸亦政之計也帝在遼東將班師窮治玄縱黨與內不自安遂亡奔高麗明年帝復東征高麗請降求執送政帝許之遂鎖政而還至京師以政告廟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奏曰斛斯政之罪天地所不容人神所同忿若同常刑賊臣逆子何以懲肅請變常法帝許之於是將政出金光門縛政於柱公卿百僚並親擊射臠割其肉多有噉者噉後烹煮收其餘骨焚而揚之

劉元進

餘杭劉元進少好任俠為州里所宗兩手各長尺餘臂垂過膝煬帝興遼東之役百姓騷動元進自以相表非常陰有異志遂聚眾合亡命會帝復征遼東徵兵吳會士卒皆相謂曰去年吾輩父兄從帝征者當全盛之時猶死亡太半骸骨不歸今天下已罷弊是行也吾屬其無遺類矣於是多有亡散郡縣捕之急既而楊玄感起於黎陽元進知天下思亂於是舉兵應之三吳苦役者莫不響至旬月眾至數萬將渡江而玄感敗吳郡朱燮晉陵管崇亦舉兵有眾七萬共迎元進奉以為主據吳郡稱天子燮崇俱為僕射署置百官毗陵東陽會稽建安豪傑多執長吏以應之帝令將軍吐萬緒光祿大夫魚俱羅率兵討焉元進西屯茅浦以抗官軍頻戰互有勝負元進保曲阿與朱燮管崇合軍眾至十萬緒進軍逼之相持百餘日為緒所敗保於黃山緒復破之燮戰死元進引趣建安休兵養士二將亦以師老頓軍自守俄而二將俱得罪帝令江都郡丞王世充發淮南兵擊之有大流星墜於江都未及地而南逝磨拂竹木皆有聲至吳郡而落于地元進惡之令掘地入二丈得一石徑丈餘後數日失石所在世充既渡江元進將兵拒戰殺千餘人世充窘急退保延陵柵元進遣兵人各持茅因風縱火世充大懼將棄營而遁遇反風火轉元進之眾懼燒而退世充簡銳卒奄擊大破之殺傷太半自

是頻戰輒敗元進謂管崇曰事急矣當以死決之於是出挑戰俱為世充所殺其衆悉降世充坑之於黃亭澗死者三萬人其餘黨往往保險為盜其後重道冲沈法興李子通等乘此而起戰爭不息逮於隋亡

李密

李密字法主真鄉公衍之從孫也祖耀周邢國公父寬驍勇善戰幹略過人自周及隋數經將領至柱國蒲山郡公號為名將密多籌算才兼文武志氣雄遠常以濟物為己任開皇中襲父爵蒲山公乃散家產賙贍親故養客禮賢無所愛惜與楊玄感為刎頸之交後更折節下帷耽學尤好兵書誦皆在口師事國子助教包愷受史記漢書勵精忘倦愷門徒皆出其下大業初授親衛大都督非其所好稱疾而歸及楊玄感在黎陽有逆謀陰遣家僮至京師召密令與弟玄挺等同赴黎陽玄感舉兵而密至玄感大喜以為謀主玄感謀計於密密曰愚有三計惟公所擇今天子出征遠在遼外地去幽州懸隔千里南有巨海之限北有胡戎之患中間一道理極艱危今公擁兵出其不意長驅入薊直扼其喉前有高麗退無歸路不過旬月齎糧必盡舉麾一召其衆自降不戰而擒此計之上也又關中四塞天府之國有衛文昇不足為意今宜率衆經城勿攻輕

齎鼓行務早西入天子雖還失其襟帶據險臨之故當必克萬全之勢此計之中也若隨近逐便先向東都唐禕告之理當固守引兵攻戰必延歲月勝負殊未可知此計之下也玄感曰不然公之下計乃上策矣今百官家口並在東都若不取之安能動物且經城不拔何以示威密計遂不行玄感既至東都皆捷自謂天下響應功在朝夕及獲韋福嗣又委以腹心是以軍旅之事不專歸密福嗣既非同謀因戰被執每設籌畫皆持兩端後使作檄文福嗣固辭不肯密揣知其情因謂玄感曰福嗣元非同盟實懷觀望明公初起大事而姦人在側聽其是非必為所誤矣請斬謝衆方可安輯玄感曰何至於此密知言之不用退謂所親曰楚公好反而不欲勝如何吾屬今為虜矣後玄感將西入福嗣竟亡歸東都時李子雄勸玄感速稱尊號玄感以問於密密曰昔陳勝自欲稱王張耳諫而被外魏武將求九錫荀彧止而見疏今者密欲正言還恐追蹤二子阿諛順意又非密之本圖何者兵起已來雖復頻捷至於郡縣未有從者東都守禦尚強天下救兵益至公當身先士衆早定關中迺欲急自尊崇何示不廣也玄感笑而止及宇文述來護兒等軍且至玄感謂密曰計將安出密曰元弘嗣統強兵於隴右今可揚言其反遣使迎公因此入

關可得。」始眾玄感遂以密計號令其眾，因引西入，至陝縣
欲圍弘農宮。密諫之曰：「公今詐眾入西，軍事在速，況乃追
兵將至，安可稽留！若前不得據關，退無所守，大眾一散，何
以自全？」玄感不從，遂圍之，三日攻不能拔，方引而西。至於
閿鄉，追兵遂及，玄感敗。密間行入關，與玄感從叔詢相隨，
匿於馮翊詢妻之舍，尋為鄰人所告，遂捕獲，囚於京兆獄。
是時煬帝在高陽，與其黨俱送帝所。在途謂其徒曰：「吾等
之命，同於朝露，若至高陽，必為葅醢。今道中猶可為計，安
得行就鼎鑊，不規逃避也！」眾然之。其徒多有金，密令出
示使者曰：「吾等死日，此金並留付公，幸用相瘞，其餘即皆

列傳三十五　隋書七十　十二

報德。」使者利其金，遂相然許。及出關外，防禁漸弛，密請通
市酒食，每宴飲諠譁竟夕，使者不以為意。行次邯鄲，夜宿
村中，密等七人皆穿牆而遁，與王仲伯亡抵平原賊帥郝
孝德。孝德不甚禮之，備遭饑饉，至削樹皮而食。仲伯潛歸
天水，密詣淮陽，舍於村中，變姓名稱劉智遠，聚徒教授。經
數月，密鬱鬱不得志，為五言詩曰：「金風蕩初節，玉露凋晚
林。此夕窮塗士，空軫鬱陶心。眺聽良多感，慷慨獨霑襟。霑
襟何所為？悵然懷古意。秦俗猶未平，漢道將何冀。樊噲市
井徒，蕭何刀筆吏，一朝時運會，萬古傳名器。寄言世上雄，
虛生真可愧。」詩成而泣下數行。時人有怪之者，以告太守

趙他，縣捕之，密乃亡去，抵其妹夫雍丘令丘君明。後君明
從子懷義以告，帝令捕密，密得遁去，君明竟坐死。會東郡
賊帥翟讓聚黨萬餘人，密歸之。其中有知密是玄感亡將，
潛勸讓害之。密大懼，乃因王伯當以策干讓。讓遣說諸小
賊，所至輒降下。讓始敬焉，召與計事。密謂讓曰：「今兵眾既
多，糧無所出，若曠日持久，則人馬困弊，大敵一臨，死亡無
日。未若直趣滎陽，休兵館穀，待士馬肥充，然可與人爭利。」
讓從之。於是破金堤關，掠滎陽諸縣城堡，多下之。滎陽太
守郇王慶及通守張須陀以兵討讓，讓數為須陀所敗，聞
其來，大懼，將遠避之。密曰：「須陀勇而無謀，兵又驟勝，既驕

列傳三十五　隋書七十　十三

且狠，可一戰而擒。公但列陣以待，保為公破之。」讓不得已，
勒兵將戰，密分兵千餘人於林木間設伏。讓與戰不利，軍
稍却，密發伏自後掩之，須陀眾潰，與讓合擊，大破之，遂斬
須陀於陣。讓於是令密建牙，別統所部。密復說讓曰：「昏主
蒙塵，播蕩吳越，群兵競起，海內饑荒。明公以英傑之才，而
統驍雄之旅，宜當廓清天下，誅剪群凶，豈可求食草間，常
為小盜而已！今東都士庶，中外離心，留守諸官，政令不一。
明公親率大眾，直掩興洛倉，發粟以賑窮乏，遠近孰不歸
附！百萬之眾，一朝可集，先發制人，此機不可失也。」讓曰：「僕
起隴畝之間，望不至此，必如所圖，請君先發，僕領諸軍便

為後殺得者之日當別議之密與讓領精兵七千人以大業十三年春出陽城北踰方山自羅口襲興洛倉破之開倉恣民所取老弱繈負道路不絕越王侗武賁郎將劉長恭率步騎二萬五千討密密一戰破之長恭僅以身免讓於是推密為主密城洛口周迴四十里以居之房彥藻說下豫州東都大懼讓上密號為魏公密初辭不受諸將等固請乃從之設壇場即位稱元年置官屬以房彥藻為左長史邴元真為右長史楊德方為左司馬鄭德韜為右司馬拜讓為司徒封東郡公其將帥封拜各有差長白山賊孟讓掠東都燒豐都市而歸密攻下鞏縣獲縣長柴孝和拜為護軍

武賁郎將裴仁基以武牢歸密因遣仁基與孟讓率兵三萬餘人襲回洛倉破之燒天津橋遂縱兵大掠東都出兵乘之仁基等大敗僅以身免密復親率兵三萬逼東都將軍段達武賁郎將高毗劉長恭等出兵七萬拒之戰於故都官軍敗走密復下回洛倉而據之俄而德韜德方俱死復以鄭頲為左司馬鄭虔象為右司馬柴孝和說密曰秦地阻山帶河西楚背之而亡漢高都之而霸如愚意者令仁基守回洛翟讓守洛口明公親簡精銳西襲長安百姓孰不郊迎必當有征無戰既克京邑業固兵強方更長驅崤函掃蕩東洛傳檄指撝天下可定但今英雄競起實恐

他人我先一朝失之噬臍何及密曰君之所圖僕亦思之久矣誠為上策但昏主尚在從兵猶眾我之所部並山東人既見未下洛陽何肯相隨西入諸將出於群盜留之各競雌雄若然者殆將敗矣孝和曰誠如公言非所及也大軍既未可西出請間行觀隙密許之孝和與數十騎至陝縣山賊歸之者萬餘人密時兵鋒甚銳每入苑與官軍連戰會密為流矢所中臥於營內後數日東都出兵乘之密眾大潰棄回洛倉歸洛口孝和之眾聞密退各分散而去孝和輕騎歸密帝遣王世充率江淮勁卒五萬來討密密逆拒之戰不利柴孝和溺死於洛水密甚傷之世充營於洛

西與密相拒百餘日武陽郡丞元寶藏黎陽賊帥李文相洹水賊帥張升清河賊帥趙君德平原賊帥郝孝德並歸於密共襲破黎陽倉據之周法明舉江黃之地以附密齊郡賊帥徐圓朗任城大俠徐師仁淮陽太守趙佗等前後款附以千百數翟讓所部王儒信勸讓為大冢宰總統眾務以奪密權讓兄寬復謂讓曰天子止可自作安得與人汝若不能作我當為之密聞其言有圖讓之計會世充列陣而至讓出拒之為世充所擊讓軍少卻密與單雄信等率精銳赴之世充敗走讓欲乘勝進破其營會日暮密固止之明日讓與數百人至密所欲為宴樂密具饌以待之

其所將左右各分令就食諸門並設備讓不之覺也密引讓入坐有好弓出示讓遂令讓射讓引滿將發密遣壯士蔡建自後斬之殞於牀下遂殺其兄寬及王儒信并其從者亦有死焉讓所部將徐世勣為亂兵所斫中重瘡密遽止之僅而得免單雄信等頓首求哀密並釋而慰諭之於是率左右數百人詣讓本營王伯當邴元真單雄信等入營告以殺讓之意衆無敢動者乃令徐世勣單雄信王伯當分統其衆未幾世充夜襲倉城密逆拒破之斬武賁郎將費青奴世充復移營洛北南對鞏縣其後遂於洛水造浮橋悉衆以擊密密與千騎拒之不利而退世充因薄

其城下密簡銳卒數百人分為三隊出擊之官軍稍却自相陷溺死者數萬人武賁郎將楊威王辯霍舉劉長恭梁德重董智通等諸將率皆沒于陣世充僅而獲免不敢還東都遂走河陽其夜雨雪尺餘衆隨之者死亡殆盡密於是修金墉故城居之衆三十餘萬復來攻上春門留守韋津出拒戰密擊敗之執津於陣其黨勸密即尊號密不許及義師圍東都密出軍爭之交綏而退俄而宇文化及殺逆率衆自江都北指黎陽兵十餘萬密乃自率步騎二萬拒之會越王侗稱尊號遣使者授密太尉尚書令東南道大行臺行軍元帥魏國公令先平化及然後入朝輔政

密遣使報謝焉化及與密相遇密知其軍少食利在急戰故不與交鋒又遏其歸路使不得西密遣徐世勣守倉城化及攻之不能下密與化及隔水而語密數之曰卿本匈奴皁隸破野頭耳父兄子弟並受隋室厚恩富貴累世至妻公主光榮隆顯舉朝莫二荷國士之遇者當須國士報之豈容主上失德不能死諫反因衆叛躬行殺虐誅及子孫傍立支庶擅自尊崇欲規篡奪汙辱妃后枉害無辜不追諸葛瞻之忠誠乃為霍禹之惡逆天地所不容人神所莫祐擁逼良善將欲何之今若速來歸我尚可得全後嗣化及默然俯視良久乃瞋目大言曰共你論相殺事何須

作書語邪密謂從者曰化及庸懦如此忽欲圖為帝王斯乃趙高聖公之流吾當折杖驅之耳化及盛修攻具以逼黎陽倉城密領輕騎五百馳赴之倉城兵又出相應焚其攻具經夜火不滅密知化及糧且盡因偽與和以弊其衆化及不之悟大喜恣其兵食冀密饋之會密下有人獲罪亡投化及具言密情化及大怒其食又盡乃度永濟渠與密戰于童山之下自辰達酉密為流矢所中頓於汲縣化及掠汲郡北趣魏縣其將陳智略張童仁等所部兵歸于密者前後相繼初化及以輜重留於東郡遣其所署刑部尚書王軌守之至是軌舉郡降密以軌為滑州總管密引

兵而西遣記室參軍李儉朝於東都執殺煬帝人宇文弘達
以獻越王侗以儉為司農少卿使之反命召密入朝密
至溫縣聞世充已殺元文都盧楚等乃歸金墉世充既得
擅權乃厚賜將士繕治器械人心漸銳然密兵少衣世充
乏食乃請交易密初難之邴元真等各求私利遞來勸密
密遂許焉初東都絕糧人歸密者日有數百至此得食而
降人益少密方悔而止密雖據倉無府庫兵數戰不獲賞
又厚撫初附之兵於是眾心漸怨時遣邴元真守興洛倉
元真起自微賤性又貪鄙宇文溫疾之每謂密曰不殺元
真公難未已密不答而元真知之陰謀叛密揚慶聞而告

密密固疑焉會世充悉眾來決戰密留王伯當守金墉自
引精兵就偃師北阻邙山以待之世充軍至令數百騎度
御河密遣裴行儼率眾逆之會日暮暫交而退行儼孫長
樂程齩金等驍將十數人皆遇重創密甚惡之世充夜潛
濟師詰朝而陣密方覺之狼狽出戰於是敗績與萬餘人
馳向洛口世充夜圍偃師守將鄭頲為其部下所翻以城
降世充密將入洛口城元真已遣人潛引世充矣密陰
知之而不發其事因與眾謀待世充之兵半濟洛水然後
擊之及世充軍至密候騎不時覺比將出戰世充軍悉已
濟矣密自度不能支引騎而遁元真竟以城降於世充密

眾漸離將如黎陽人或謂密曰殺翟讓之際徐世勣幾至
於死今向其所安可保乎密乃止時王伯當棄金
墉保河陽密以輕騎自武牢度河以歸之謂伯當曰兵敗
矣久苦諸君我今自刎請以謝眾眾皆泣莫能仰視密復
曰諸君幸不相棄當共歸關中密身雖愧無功諸君必保
富貴其府掾柳燮對曰昔盆子歸漢尚食均輸明公與長
安宗族有疇昔之遇雖不陪起義然而阻東都斷隋歸路
使唐國不戰而據京師此亦公之功也眾咸曰然密遂歸
大唐封邢國公拜光祿卿

裴仁基

河東裴仁基字德本祖伯鳳周汾州刺史父定上儀同仁
基少驍武便弓馬開皇初為親衛平陳之役先登陷陣拜
儀同賜物千段以本官領漢王諒府親信煬帝嗣位諒舉
兵作亂仁基苦諫諒大怒囚之於獄及諒敗帝嘉之超拜
護軍數歲改授武賁郎將從將軍李景討叛蠻向思多於
黔安以功進位銀青光祿大夫賜奴婢百口絹五百匹擊
吐谷渾於張掖破之加授金紫光祿大夫斬獲寇掠靺鞨
拜左光祿大夫從征高麗進位光祿大夫帝幸江都李密
據洛口令仁基為河南道討捕大使據武牢以拒密及滎
陽通守張須陁為密所殺仁基悉收其眾每與密戰多所

斬獲時隋大亂有功者不錄仁基見強寇在前士卒勞弊
所得軍資即用分賞監軍御史蕭懷靜每抑止之衆咸怨
懷靜又陰持仁基長短欲有所奏劾仁基懼遂殺懷靜
以其衆歸密密以為河東郡公其子行儼驍勇善戰密復
以為絳郡公甚相委昵王世充以東都食盡悉衆詣偃師
與密決戰密問計於諸將仁基對曰世充盡銳而至洛下
必虛可分兵守其要路令不得東簡精兵三萬傍河西出
以逼東都世充卻還我且按甲世充重出我又逼之如此
則此有餘力彼勞奔命兵法所謂彼出我歸彼歸我出數
戰以疲之多方以誤之者也密曰公知其一不知其二東

都兵馬有三不可當器械精一也決計而來二也食盡求
鬬三也我按甲蓄力以觀其斃彼求鬬不得欲走無路不
過十日世充之首可懸於麾下單雄信等諸將輕世充皆
請戰仁基苦爭不得密難違諸將之言戰遂大敗仁基為
世充所虜世充以其父子並驍銳深禮之以兄女妻行儼
及僭尊號署仁基為禮部尚書行儼為左輔大將軍行儼
每有攻戰所當皆披靡號為萬人敵世充憚其威名頗加
猜防仁基知其意不自安遂與世充所署尚書左丞宇文
儒童尚食直長陳謙秘書丞崔德本等謀令陳謙於上
食之際持匕首以劫世充行儼以兵應於階下指麾事定

然後出越王侗以輔之事臨發將軍張童仁知其謀而告
之俱為世充所殺
史臣曰古先帝王之興也非夫至德深仁格於天地有豐
功博利弘濟艱難不然則其道無由矣自周邦不競隋運
將隆武元高祖並著大功於王室平南國摧東夏總百揆
定三方然後變謳歌遷寶鼎于時匈奴驕倨勾吳不朝既
爭長於黃池亦飲馬於清渭高祖內綏外禦日不暇給委
心膂於俊傑寄折衝於爪牙文武爭馳群策畢舉服猾夏
之虜掃黃旗之寇峻五岳以作鎮環四海以為池厚澤被
於域中餘威震於殊俗煬帝蒙故業踐丕基阻伊洛而固

崤函跨兩都而總萬國矜曆數之在己忽王業之艱難不
務以道恤人將以申威海外運拒諫之智騁飾非之辯恥
轍迹之未遠忘德義之不修於是鑿通渠開馳道樹以柳
杞隱以金槌西出玉門踰碣石塹山堙谷浮河達海民力
凋盡徭戍無期率土之心鳥驚魚潰方西規奄蔡南討流
求親總八狄之師屢踐三韓之域自以威行萬物顧指無
違又躬為長君功高獎列龍不假於外戚權不逮於群下
足以輔弼軒唐奄吞周漢子孫萬代人莫能窺振古以來
一君而已遂乃外疎猛士內忌忠良恥有盜竊之聲惡聞
喪亂之事出師命將不料衆寡兵少力屈者以畏懦受顯

誅竭誠克勝者以功高蒙隱戮或殞斃鋒刃之下或殞[illegible][illegible]之中賞不可以有功求刑不可以無罪免畏首畏尾進退維谷彼山東之群盜多出廝役之中無尺土之資無十家之衆豈有陳涉亡秦之志張角亂漢之謀哉皆苦於上欲無厭下不堪命飢寒交切救死萑蒲莫識旌旗什伍之容安知行師用兵之勢但人自為戰衆怒難犯故攻無完城野無橫陣星離棊布以千百數豪傑因其機以動之乘其勢而用之雖有勇敢之士明智之將連踵覆沒莫之能御煬帝魂褫氣懾望絕兩京謀竄身於江湖襲永嘉之舊迹既而禍生轂下釁起舟中思早告而莫追唯請死而獲可身

棄南巢之野首懸白旗之上子孫勦絕宗廟為墟矣以開皇之初比於大業之盛度土地之廣狹料戶口之衆寡算甲兵之多少校倉廩之虛實九鼎之譬鴻毛未喻輕重培塿之方嵩岱曾何等級論地險則遼隧未擬於長江語人謀則勾麗不侔於陳國高祖掃江南以清六合煬帝事遼東而喪天下其故何哉所為之迹同所用之心異也高祖北却強胡南并百越十有餘載戎車屢動民亦勞止不為無事然其動也思以安之其勞也思以逸之是以民致時雍師無怨讟誠在於愛利故其興也勃焉煬帝嗣承平之基守已安之業肆其淫放虐用其民視億兆如草芥顧群臣

如寇讎勞近以事遠求名而喪實兵纏魏闕阽危弗圖圍解鴈門遊不息天奪之魄人益其災群盜並興百殃俱起自絕民神之望故其亡也忽焉訊之古老考其行事此高祖之所由興而煬帝之所以滅者也可不謂然乎其隋之得失存亡大較與秦相類始皇并吞六國高祖統一九州二世虐用威刑煬帝肆行猜毒皆禍起於群盜而身殞於匹夫原始要終若合符契矣玄感宰相之子荷恩重世君之失德當竭股肱未議致身先圖問鼎遂假伊霍之事將肆莽卓之心人神同疾敗不旋踵兄弟就菹醢之誅先人受焚如之酷不亦甚乎李密遭會風雲奪其鱗翼思封函谷將割鴻溝期月之間衆數十萬破化及摧世充聲動四方威行萬里雖運乖天眷事屈興王而義協人謀雄名克振壯矣然志性輕狡終致顛覆其度長挈大抑陳項之季孟歟

列傳三十五　　隋書七十

誠節

特進臣魏　徵　上

易稱聖人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又云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然則士之立身成名在乎仁義而已故仁道不遠則殺身以成仁義之所在則捐生而取義是以龍逄投軀於夏癸比干竭節於商辛申蒯斷臂於齊莊弘演納肝於衛懿爰逮漢之紀信欒布晉之向雄嵇紹凡在立名之士莫不庶幾焉至於臨難忘身見危授命雖斯文不墜而行之蓋寡固知士之所重信在於斯非夫內懷鐵石之心外負凌霜之節孰能安之若命赴蹈如歸者乎皇甫誕等當擾攘之際踐必死之機白刃臨頭確乎不拔可謂歲寒貞柏疾風勁草千載之後懍懍猶生豈獨闇彼伯夷懦夫立志亦冀將來君子有所庶幾故掇採所聞爲誠節傳

劉弘

劉弘字仲遠彭城叢亭里人魏太常卿芳之孫也少好學有行檢重節槩仕齊行臺郎中襄城沛郡穀陽三郡太守西楚州刺史及齊亡周武帝以爲本郡太守尉迥之亂也遣其將席毗掠徐兗弘勒兵拒之以功授儀同永昌太守齊州長史志在立功不安佐職平陳之役表請從軍以行軍長史從總管吐萬緒度江以功加上儀同封濩澤縣公拜泉州刺史會高智慧作亂以兵攻州弘城守百餘日救兵不至前後出戰死亡太半糧盡無所食與士卒數百人煮皮甲腰帶及剝樹皮而食之一無離叛賊知其飢餓欲降之弘抗節彌厲賊悉衆來攻城陷爲賊所害上聞而嘉歎者久之賜物二千段子長信襲其官爵

皇甫誕

皇甫誕字玄慮安定烏氏人也祖和魏膠州刺史父璠周隋州刺史誕少剛毅有器局周畢王引爲倉曹參軍高祖受禪爲兵部侍郎數年出爲魯州長史開皇中復入爲比部刑部二曹侍郎俱有能名遷治書侍御史朝臣無不肅憚上以百姓多流亡令誕爲河南道大使以檢括之及還奏事稱旨上甚悅令判大理少卿明年遷尚書右丞俄以母憂去職未期起令視事尋轉尚書左丞時漢王諒爲并州總管朝廷盛選僚佐前後長史司馬皆一時名士上以誕公方著稱拜并州總管司馬總府政事一以諮之諒甚敬焉及煬帝即位徵諒入朝諒用諮議王頍之謀發兵作亂誕數諫止諒不納誕因流涕曰竊料大王兵資非敵京師者加以君臣位定逆順勢殊士馬雖精難以取勝願王奉詔入朝守臣子之節必有松喬之壽累代之榮如更遷延

叛逆一挂刑書爲布衣黔首不可得也願察區區之心思萬全之計敢以死請諒怒而囚之及楊素將至諒屯淸源以拒之諒主簿豆盧毓出誕於獄相與協謀閉城拒諒諒襲擊破之並抗節而遇害帝以誕亡身徇國嘉悼者久之下詔曰褒顯名節有國通規加等飾終抑惟令典并州總管司馬皇甫誕性理淹通志懷審正效官當務聲績克宣値狂悖構禍凶威孔熾確殉單誠不從妖逆雖幽縶寇手而雅志彌厲遂潛與義徒據城抗拒衆寡不敵奄致非命可贈柱國封弘義公謚曰明子無逸嗣無逸爲淯陽太守政甚有聲大業令行舊爵例除以無逸誠義之後賜爵平輿侯入爲刑部侍郎守右武衛將軍初漢王諒之反也州縣莫不響應有嵐州司馬陶模繁時令敬釗並抗節不從

陶模

陶模京兆人也性明敏有器幹仁壽初爲嵐州司馬諒旣作亂刺史喬鍾葵發兵將赴逆模拒之曰漢王所圖不軌公荷國厚恩致位方伯謂當竭誠效命以答慈造豈有大行皇帝梓宮未掩翻爲厲階鍾葵失色曰司馬反邪臨之以兵辭氣不撓義而釋之軍吏進曰若不斬模何以壓衆心於是囚之於獄悉掠取資財分賜黨與及諒平煬帝嘉之拜開府授大興令楊玄感之反也率兵從衛玄擊之以功進位銀靑光祿大夫卒官

敬釗

敬釗字積善河東蒲坂人也父元約周布憲中大夫釗仁壽中爲繁時令甚有能名及賊至力戰城陷賊帥綦良掠其資產而臨之以兵釗辭氣不撓良義而止之執送於僞將喬鍾葵所鍾葵將署爲代州總管司馬釗正色拒之至於再三鍾葵怒然曰受官則可不然當斬釗答曰孫爲縣宰遭逢逆亂進不能保境退不能死節爲辱已多何乃復以僞官相迫也死生有命餘非所聞鍾葵怒甚熟視釗曰卿不畏死邪復將殺之會楊義臣軍至鍾葵遂出戰因而大敗釗遂得免大業三年煬帝避暑汾陽宮代州長史柳詮司馬崔寶山上其狀付有司將加褒賞會其奏格而止後遷朝邑令未幾終

游元

游元字楚客廣平任城人魏五更明根之玄孫也父寶藏位至太守元少聰敏年十六齊司徒徐顯秀引爲參軍事周武帝平齊之後歷壽春令譙州司馬俱有能名開皇中爲殿內侍御史晉王爲揚州總管以元爲法曹參軍事及王上儲後爲內直監煬帝嗣位遷尚書度支郎遼東之役

領左驍衛長史為蓋牟道監軍拜朝請大夫兼持書侍御
史宇文述等九軍敗績帝令元按其獄述時貴倖其子士
及又尚南陽公主勢傾朝廷遣家僮造元有所請屬元不
之見他日數述曰公地屬親賢腹心是寄當咎身責己以
勸事君乃遣人相造欲何所道按之愈急仍以狀劾之帝
嘉其公正賜朝服一襲九年奉使於黎陽督運楊玄感作
逆乃謂元曰獨夫肆虐天下士大夫肝腦塗地加以陷身
絕域之所軍糧斷絕此亦天亡之時也我今親率義兵以誅
無道卿意如何元正色答曰尊公荷國寵靈功參佐命高官
重祿近古莫儔公之弟兄青紫交映當謂竭誠盡節上答

鴻恩豈意墳土未乾親圖反噬深為明公不取願思禍福
之端僕有死而已不敢聞命玄感怒而囚之屢脅以兵竟
不屈節於是害之帝甚嘉歎贈銀青光祿大夫賜縑五百
匹拜其子仁宗為正議大夫弋陽郡通守

馮慈明

馮慈明字無佚信都長樂人也父子琮仕齊官至尚書右
僕射慈明在齊以戚屬之故年十四為淮陽王開府參軍
事尋補司州主簿進除中書舍人周武平齊授帥都督高
祖受禪開三府官除司空司倉參軍事遷行臺禮部侍
郎晉王諱為并州總管盛選僚佐以慈明為司士後歷吏

部員外郎兼內史舍人煬帝即位以母憂去職帝以慈明
始事藩邸後更在臺意甚銜之至是謫為伊吾鎮副未之
官轉交阯郡丞大業九年被徵入朝時兵部侍郎斛斯政
亡奔高麗帝見慈明深慰勉之俄拜尚書兵曹郎加位朝
請大夫十三年攝江都郡丞事李密之逼東都也詔令慈
明安集瀍洛追兵擊密至鄢陵為密黨崔樞所執密延慈
明於坐勞苦之因而謂曰隋祚已盡區宇沸騰吾躬率義
兵所向無敵東都危急計日將下今欲率四方之眾問罪
於江都卿以為何如慈明答曰慈明直道事人有死而已
不義之言非所敢對密不悅冀其後改厚加禮焉慈明潛

使人奉表江都及致書東都留守論賊形勢密知其狀又
義而釋之出至營門賊帥翟讓怒曰爾為使人為我所執
魏公相待至厚曾無感戴寧有畏乎慈明勃然曰天子使
我來正欲除爾輩不圖為賊黨所獲我豈從汝求活耶須
殺人殺何須罵詈因謂群賊曰汝等本無惡心因飢饉逐
食至此官軍且至早為身計讓益怒於是亂刀斬之時年
六十八梁郡通守楊汪上狀帝歎惜之贈銀青光祿大夫
拜其二子惇怦俱為尚書承務郎王充推越王侗為主重
贈柱國戶部尚書昌黎郡公謚曰壯武長子忱先在東都
王充破李密忱亦在軍中遂叛負父屍柩詣東都身不

自送米幾又盛花燭納室時論醜之

張須陀

張須陀弘農閿鄉人也性剛烈有勇略弱冠從史萬歲討西爨以功授儀同賜物三百段煬帝嗣位漢王諒作亂并州從楊素擊平之加開府大業中為齊郡丞會興遼東之役百姓失業又屬歲饑穀米踊貴須陀將開倉賑給官屬咸曰須待詔勑不可擅與須陀曰今帝在遠遣使往來必淹歲序百姓有倒懸之急如待報至當委溝壑矣吾若以此獲罪死無所恨先開倉而後上狀帝知之而不責也明年賊帥王薄聚結亡命數萬人寇掠郡境官軍擊之多不利須陀發兵拒之薄遂引軍南轉掠魯郡須陀躡之及于岱山之下薄恃驟勝不設備須陀選精銳出其不意擊之薄眾大潰因乘勝斬首數千級薄收合亡散得萬餘人將北度河須陀追之至臨邑復破之斬五千餘級獲六畜萬計時天下承平日久多不習兵須陀獨勇決善戰又長於撫馭得士卒心論者號為名將薄復北戰連豆子䴚賊孫宣雅石秪闍郝孝德等眾十餘萬攻章丘須陀遣舟師斷其津濟親率馬步二萬襲擊大破之賊徒散走既至津梁復為舟師所拒前後狼狽獲其家累輜重不可勝計露布以聞帝大悅優詔褒揚令使者圖畫其形容而奏之其年

賊裴長才石子河等眾二萬奄至城下縱兵大掠須陀未暇集兵親率五騎與戰賊競赴之圍百餘重身中數瘡勇氣彌厲會城中兵至賊稍卻須陀督軍復戰長才敗走後數旬賊帥秦君弘郭方預等合軍圍北海兵鋒甚銳須陀謂官屬曰賊自恃強謂我不能救吾今速去破之必矣於是簡精兵倍道而進賊果無備擊大破之斬數萬級獲輜重三千兩司隸刺史裴操之上狀帝遣使勞問之十年賊左孝友眾將十萬屯於蹲狗山須陀列八風營以逼之復分兵扼其要害孝友窘迫面縛來降其黨解象王良鄭大彪李畹等眾各萬計須陀悉討平之威振東夏以功遷齊郡通守領河南道十二郡黜陟討捕大使俄而賊盧明月眾十餘萬將寇河北次祝阿須陀邀擊殺數千人賊呂明星帥仁泰霍小漢等眾各萬餘擾濟北須陀進軍擊走之尋將兵拒東郡賊翟讓前後三十餘戰每破走之轉滎陽通守時李密說讓取洛口倉讓憚須陀不敢進密勸之讓遂與密率兵逼滎陽須陀拒之讓懼而退須陀乘之逐北十餘里時李密先伏數千人於林木間邀擊須陀軍遂敗密與讓合軍圍之須陀潰圍輒出左右不能盡出須陀躍馬入救之來往數四眾皆敗散乃仰天曰兵敗如此何面見天子乎乃下馬戰死時年五十二其所部兵晝夜

哭數日不止。越王侗遣左光祿大夫裴仁基招撫其眾，以鎮武牢。帝令其子元備總父兵，元備時在齊郡，遇賊不果行。

楊善會

楊善會字敬仁，弘農華陰人也。父初，官至毗陵太守。善會大業中為鄃令，以清正聞。俄而山東飢饉，百姓相聚為盜，善會以左右數百人逐捕之，往皆克捷。其後賊帥張金稱眾數萬，屯于縣界，屠城剽邑，郡縣莫能禦，善會率勵所領，與賊搏戰，或日有數合，每挫其鋒。煬帝遣將軍段達來討金稱，善會進計於達，達不能用，軍竟敗焉。達深謝善會。後復與賊戰，進止一以謀之，於是大克。金稱復引勃海賊孫宣雅、高士達等眾數十萬，破黎陽而還，軍鋒甚盛，善會以勁兵千人邀擊破之，擢拜朝請大夫、清河郡丞。金稱稍更屯聚，以輕兵掠冠氏。善會與平原通守楊元弘步騎數萬眾，襲其本營。武賁郎將王辯軍亦至，金稱釋冠氏來援，因與辯戰，不利，善會選精銳五百赴之，所當皆靡，辯軍復振，賊退守本營，諸軍各還。于時山東思亂，從盜如市，郡縣微弱，陷沒相繼，能抗賊者唯善會而已。前後七百餘陣，未嘗負敗，每恨眾寡懸殊，未能滅賊。會太僕楊義臣討金稱，復為賊所敗，退保臨清，取善會之策，頻與決戰，賊乃退走。乘

勝遂破其營，盡俘其眾。金稱將數百人遁逃，後歸漳南，招集餘黨，善會追捕斬之，傳首行在所。帝賜以尚方甲稍弓劍，進拜清河通守。其年，從楊義臣斬漳南賊帥高士達，傳首江都宮，帝下詔褒揚之。士達所部將竇建德自號長樂王，來攻信都。臨清賊王安阻兵數千，與建德相影響。善會襲斬之。建德既下信都，復擾清河，善會逆拒之，反為所敗，嬰城固守。賊圍之四旬，城陷，為賊所執。建德釋而禮之，用為貝州刺史。善會罵之曰：「老賊何敢擬議國士！恨吾力劣，不能擒汝等。我豈是汝屠酤兒輩，敢欲更相吏邪？」臨之以兵，辭氣不撓。建德猶欲活之，為其部下所請，又知終不為己用，於是害之。清河士庶莫不傷痛焉。

獨孤盛

獨孤盛，上柱國楷之弟也。性剛烈，有膽氣。煬帝在藩，盛以左右從，累遷為車騎將軍。及帝嗣位，以藩邸之舊，漸見親待，累轉為右屯衛將軍。宇文化及之作亂也，裴虔通引兵至成象殿，宿衛者皆釋仗而走。盛謂虔通曰：「何物兵，形勢太異也！」虔通曰：「事勢已然，不預將軍事，將軍慎無動。」盛大罵曰：「老賊是何物語！」不及被甲，與左右十餘人逆拒之，為亂兵所殺。越王侗稱制，贈光祿大夫、紀國公，諡曰武節。

元文都

元文都洵陽公孝矩之兄子也父孝則周小冢宰江陵總管文都性鯁直明辯有器幹仕周為右侍上士開皇初授內史舍人歷庫部考功二曹郎俱有能名擢為尚書左丞轉太府少卿煬帝嗣位轉司農少卿司隸大夫尋拜御史大夫坐事免未幾授太府卿帝漸任之甚有當時之譽大業十三年帝幸江都宮詔文都與段達皇甫無逸韋津等同為東都留守及帝崩文都與達津等共推越王侗為帝侗署文都為內史令開府儀同三司光祿大夫左驍衛大將軍攝右翊衛將軍魯國公既而宇文化及立秦王浩為帝擁兵至彭城所在響震文都諷侗遣使通於李密密於是

請降因授官爵禮其使甚厚王充不悅因與文都有隙文都知之陰有誅充之計侗復以文都領御史大夫充固執而止盧楚說文都曰王充外軍一將耳本非留守之徒何得預吾事且洛口之敗罪不容誅今者敢懷跋扈宰制時制此而不除方為國患文都然之遂懷奏入殿事臨發有人以告充充時在朝堂懼而馳還含嘉城謀作亂文都頻遣呼之充稱疾不赴至夜作亂攻東太陽門而入拜於紫微觀下侗遣人謂之曰何為者充曰元文都盧楚謀相殺害請斬文都歸罪司寇侗見兵勢漸盛度終不免謂文都曰公見王將軍也文都遷延而泣侗遣其署將軍黃桃樹執文都以出文都顧謂侗曰臣今朝亡陛下亦當夕及侗慟哭而遣之左右莫不憫默出至興教門充令左右亂斬之諸子並見害

盧楚

盧楚涿郡范陽人也祖景祚魏司空掾楚少有才學鯁急口吃言語澀難大業中為尚書右司郎當朝正色甚為公卿所憚及帝幸江都東都官僚多不奉法楚每存糾舉無所迴避越王侗稱尊號以楚為內史令左備身將軍攝尚書左丞右光祿大夫封涿郡公與元文都等同心勠力以輔幼主及王充作亂兵攻太陽門武衛將軍皇甫無逸斬

關逃難呼楚同去楚謂之曰僕與元公有約若社稷有難誓以俱死今捨去不義及兵入楚匿於太官署賊黨執之送於充所充奮袂令斬之於是鋒刃交下支體糜碎

劉子翊

劉子翊彭城叢亭里人也父遍齊徐州司馬子翊少好學頗解屬文性剛謇有吏幹仕齊殿中將軍開皇初為南和丞累轉秦州司法參軍事十八年入考功尚書右僕射楊素見而異之奏為侍御史時永寧令李公孝四歲喪母九歲外繼其後父更別娶後妻至是而亡河間劉炫以無撫育之恩議不解任子翊駁之曰傳云繼母如母與母同也

當以配父之尊居母之位齊杖之制皆如親母又為人後者為其父母朞報朞者自以本生非殊親之與繼也父雖自處傍尊之地於子之情猶須隆其本重是以令云為人後者為其父母並解官申其心喪父卒母嫁為父後者雖不服亦申心喪其繼母嫁不解官此專據嫁者生文耳將知繼母在父之室則制同親母若謂非有撫育之恩同之行路何服之有乎服既有之心喪焉可獨異三省令旨其義甚明今言令許不解何其甚謬且後人者為其父母朞未有變隔以親繼親繼既等故知心喪不殊服問云母出則為繼母之黨服豈不以出母族絕推而遠之繼母配父引而親之乎子思曰為伋也妻者是為白也母不為伋也妻是不為白也母定知服以名重情因父親所以聖人敦之以孝慈弘之以名義是使子以名服同之親母繼以義報等之己生如謂繼母之來在子出之後制有淺深者考之經傳未見其文譬出後之人所後者初亡後之者始至此復可以無撫育之恩而不服重乎昔長沙人王毖漢末為上計詣京師既而吳魏隔絕毖於內國更娶生子昌毖死後為東平相始知吳之母亡便情繫居重不攝職事于時議者不以為非然則繼母之與前母於情無別若要以撫育始生服制王昌復何足云乎又晉鎮南將軍羊祜無子

取弟子伊為子祜薨伊不服重祜妻表聞伊辭曰伯生存養己伊不敢違然無父命故還本生尚書彭權議子之出養必由父命無命而出是為叛子於是下詔從之然則心服之制不得緣恩而生也論云禮者稱情而立文仗義而設教還以此義諭彼之情稱情者稱如母之情仗義者仗為子之義名義分定然後能尊父順名崇禮篤敬苟以母養之恩始成母子則恩由彼至服自己來則慈母如母何得待父命又云繼母慈母本實路人臨己養己同之骨血若如斯言子不由父縱有恩育得如母乎其慈繼雖在三年之下而居齊朞之上禮有倫例服以稱情繼母本以名服豈藉恩之厚薄也至於兄弟之子猶子也私昵之心實殊禮服之制無二彼言以輕如重自以不同此謂如重之辭即同重法若使輕重不等何得為如律云准枉法者但准其罪以枉法論者即同真法律以弊刑禮以設教准者准擬之名以者即真之稱如以二字義用不殊禮律兩文所防是一將此明彼足見其義取譬伐柯何遠之有又論云取子為後者將以供承祧廟奉養己身不得使宗子歸其故宅以子道事本父之後妻也然本父後妻因父而得母稱若如來旨本父亦可無心喪乎何直父之後妻論又云禮言舊君其尊豈復君乎已去其位非復純臣須言舊

以殊之別有所重非複純孝故言其以見之目以其父之
文是名異也此又非通論何以言之其舊訓殊所用亦别
舊若易新之稱其者因彼之辭安得以相類哉至如禮云
其父析薪其子不克負荷傳云衛雖小其君在焉若其父
而有異其君復有異乎斯不然矣斯不然矣今炫敢違禮
乖令誣聖干法使出後之子無情於本生名義之分有虧
於風俗徇飾非於明世强媒蘖於禮經雖欲揚己露才不
覺言之傷理事奏竟從子翊之議仁壽中爲新豐令有能
名大業三年除大理正甚有當時之譽擢授治書侍御史
每朝廷疑議子翊爲之辯析多出衆人意表從幸江都值

天下大亂帝猶不悟子翊因侍切諫由是忤旨令子翊爲
丹楊留守尋遣於上江督運爲賊吳棊子所虜子翊說之
因以衆首復遣領首賊清江遇煬帝被殺賊知而告之子
翊弗信斬所言者賊又欲請以爲主子翊不從羣賊執子
翊至臨川城下使告城中云帝已崩子翊反其言於是見
害時年七十

堯君素

堯君素魏郡湯陰人也煬帝爲晉王時君素以左右從及
嗣位累遷鷹擊郎將大業之末盜賊蜂起人多流亡君素
所部獨全後從驍衛大將軍屈突通拒義兵於河東俄而

通引兵南遁以君素有膽略署領河東通守義師遣將呂
紹宗韋義節等攻之不克及通軍敗至城下呼之君素見
通歔欷流涕悲不自勝左右皆哽咽通亦泣下霑衿因謂
君素曰吾軍已敗義旗所指莫不響應事勢如此卿當早
降以取富貴君素答曰公當爪牙之寄爲國大臣主上委
公以關中代王付公以社稷國祚隆替懸之於公奈何不
思報效以至於此縱不能遠慚主上公所乘馬即代王所
賜也公何面目乘之哉通曰吁君素我力屈而來君素曰
方今力猶未屈何用多言通慚而退時圍甚急行李斷絶
君素乃爲木鵝置表於頸具論事勢浮之黃河沿流而下

河陽守者得之達于東都越王侗見而歎息於是承制拜
君素爲金紫光祿大夫密遣行人勞苦之監門直閤龐玉
武衛將軍皇甫無逸前後自東都歸義俱造城下爲陳利
害大唐又賜金券待以不死君素卒無降心其妻又至城
下謂之曰隋室已亡天命有歸君何自苦身取禍敗君素
曰天下事非婦人所知引弓射之應弦而倒君素亦知事
必不濟然要在守死不易每言及國家未嘗不歔欷嘗謂
將士曰吾是藩邸舊臣累蒙獎擢至於大義不得不死今
穀支數年食盡此穀足知天下之事必若隋室傾敗天命
有歸吾當斷頭以付諸君也時百姓苦隋日久及逢義舉

人有息肩之望然君素善於統領下不能叛歲久頗得外生口城中微知江都傾覆又糧食乏絕人不聊生男女相食衆心離駭白虹降於府門兵器之端夜皆光見月餘君素為左右所害

陳孝意

河東陳孝意少有志尚弱冠以貞介知名大業初為魯郡司法書佐郡內號為廉平太守蘇威嘗欲殺一囚孝意固諫至於再三威不許孝意因解衣請先受死良久威意乃解謝而遣之漸加禮敬及威為納言奏孝意為侍御史後以父憂去職居喪過禮有白鹿馴擾其廬時人以為孝感

之應未朞起授鴈門郡丞在郡菜食齋居朝夕哀臨每一發聲未嘗不絕倒柴毀骨立見者哀之于時政刑日紊長吏多贓污孝意清節彌厲發姦擿伏動若有神吏民稱之煬帝幸江都馬邑劉武周殺太守王仁恭舉兵作亂孝意率兵與武賁郎將王智辯討之戰於下館城反為所敗武周遂轉攻傍郡百姓兇兇將懷叛逆前郡丞楊長仁鴈門令王確等並桀黠為無賴所歸謀應武周孝意陰知之族滅其家郡中戰慄莫敢異志俄而武周引兵來攻孝意拒之每致克捷但孤城獨守外無聲援孝意執志誓以必死每遣使江都道路隔絕竟無報命孝意亦知帝必不反每旦夕向詔勑庫俯伏流涕悲動左右圍城百餘日糧盡為校尉張倫所殺以城歸武周

張季珣

京兆張季珣父祥少為高祖所知其後引為丞相參軍事開皇中累遷幷州司馬仁壽末漢王諒舉兵反遣其將劉建略地燕趙至幷州祥勒兵拒守建攻之復縱火燒其郭下祥見百姓驚駭其城側有西王母廟祥登城望之再拜號泣而言曰百姓何罪致此焚燒神其有靈可降雨相救言訖廟上雲起須臾驟雨其火遂滅士卒感其至誠莫不用命城圍月餘李雄援軍至賊遂退走以功授開府歷汝

州刺史靈武太守入為都水監卒官季珣少慷慨有志節大業末為鷹揚郎將其府據箕山為固與洛口連接及李密陷興洛倉遣人呼之季珣罵密極口密怒遣兵攻之連年不能克時密衆數十萬在其城下季珣四面阻絕所領不過數百人而執志彌固誓以必死經三年資用盡樵蘇無所得撤屋而爨人皆穴處季珣撫巡之一無離叛糧盡士卒羸病不能拒戰遂為所陷季珣坐聽事顏色自若密遣兵執送之群賊曳季珣令拜密季珣曰吾雖為敗軍之將猶是天子爪牙之臣何容拜賊也密壯而釋之翟讓從之求金不得遂殺之時年二十八其弟仲琰大業末

爲上洛令及義兵起率吏人城守部下殺之以歸義仲琰
弟琮爲千牛左右宇文化及之亂遇害季珣家素忠烈兄
弟俱死國難論者賢之

松贇

北海松贇性剛烈重名義爲石門府隊正大業末有賊楊
厚擁徒作亂來攻北海縣贇從郡兵討之贇輕騎覘賊爲
厚所獲厚令贇謂城中云郡兵已破宜早歸降贇僞許之
既至城下大呼曰我是松贇爲官軍覘賊邂逅被執非力
屈也今官軍大來並已至矣賊徒寡弱旦暮擒翦不足爲
憂賊以刀築贇口引之而去毆擊交下贇罵厚曰老賊何

敢致辱賢良禍自及也言未卒賊已斬斷其腰城中望之
莫不流涕扼腕銳氣益倍北海卒完煬帝遣戶曹郎郭子
賤討厚破之以贇亡身殉節嗟悼不已上表奏之優詔褒
揚贈朝散大夫本郡通守

史臣曰古人以天下至大方身則小生爲重矣比義則輕
然則死有重於太山生以理全者也生有輕於鴻毛死與
義合者也然死不可追生無再得故處不失節所以爲難
矣楊諒玄感李密反形已成凶威方熾皇甫誕游元馮慈
明臨危不顧視死如歸可謂勇於蹈義矣獨孤盛元文都
盧楚堯君素豈不知天之所廢人不能興甘就菹醢之誅
以徇忠貞之節雖功未存於社稷力無救於顛危然視彼
苟免之徒貫三光而洞九泉矣須陁善會有溫序之風子
翊松贇蹈解揚之烈國家昏亂有忠臣誠哉斯言也

列傳第三十六　隋書七十一

[illegible]

特進臣魏徵上

[illegible]

孝經云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人之行也論語云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為仁之本與呂覽云夫孝三皇五帝之本務萬事之綱紀也執一術而百善至百邪去天下順者其唯孝乎然則孝之為德至矣其為道遠矣其化人深矣故聖帝明王行之於四海則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齊其明諸侯卿大夫行之於國家則永保其宗社長守其祿位匹夫匹婦行之於閭閻則播徽烈於當年揚休名於千載此皆資純至以感物故聖哲之所重田翼郎方貴等闕稽古之學無俊偉之才並能任其自然情無矯飾爲於天性勤其四體竭股肱之力盡愛敬之心自足膝下之歡忘懷軒冕之貴不言之化人神通感雖或位登台輔爵列王侯祿積萬鍾馬踰千駟死之日曾不得與斯人之徒隸齒孝之大也不其然乎故述其所行為孝義傳

陸彥師

陸彥師字雲房魏郡臨漳人祖希道魏東平州刺史父子彰中書監彥師少有行檢為邦族所稱[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而不[illegible]文會圖而嘉[illegible]

[illegible]中書令河間邢邵[illegible]一戰城[illegible]

[illegible]辭彥師後歷中外府東閤祭酒兄卬嘗[illegible]

以彥師[illegible]弟中最幼表讓封爵於兄[illegible]師固辭而上[illegible]

[illegible]一門選中書舍人與聘陳通好[illegible]

[illegible]高遷以彥師所[illegible]後[illegible]

侍郎以不阿宦者為[illegible]出為中山太守有惠政數年徵為吏部郎中周武平齊授儀同師下大夫高帝時轉少納言賜爵臨水縣男奉使高麗高祖為丞相彥師遇疾請假

還鄉尉迥將反彥師微知之遂委妻子潛歸長安高祖嘉之授內史下大夫及踐阼拜尚書左丞進爵為子彥師素多[illegible]以務劇辭所職有詔聽以本官兼吏部侍郎[illegible]官無清濁彥師在職凡所任人頗甄別於士庶論者美之後復以病出為汾州刺史卒官

田德懋

田德懋太尉觀國公仁恭之子也少以孝友著名開皇初以父軍功賜爵平原郡公授太子千牛備身丁父艱哀毀骨立廬於墓側負土成墳上聞而嘉之遣員外散騎侍郎[illegible]

就弔焉後降璽書曰皇帝謝田德懋知在窮疚之際過禮荷廬墓所負土成墳朕孝理天下思弘名教復與汝通家情義素重有聞孝感嘉歎彌深春日暄和氣力何似宜自抑割以禮自存也并賜縑二百匹米百石後下詔表其門閭後歷太子舍人義州司馬大業中為給事郎尚書兵部郎卒官

薛濬

薛濬字道賾刑部尚書內史令胄之從祖弟也父琰周渭南太守濬少孤養母以孝聞幼好學有志行弱冠詣師於長安時初平江陵何妥歸周見而異之授以經業周天和中襲爵虞城縣男納言上士新豐令開皇初擢拜尚書虞部侍郎尋轉考功侍郎帝聞濬事母至孝以其母老賜輿服机杖四時珍味當世榮之後其母疾濬貌甚羸瘠親故弗之識也既丁母艱詔鴻臚監護喪事歸葬夏陽時隆冬極寒濬衰絰徒跣冒犯霜雪自京及鄉五百餘里足凍墮指瘡血流離朝野為之傷痛州里賻助一無所受尋起令視事濬屢陳誠款請終喪制優詔不許及至京上見其毀瘠過甚為之改容顧謂群臣曰吾見薛濬不覺悲感傷懷嗟異久之濬竟不勝哀病且卒其弟謨為晉王府兵曹參軍事在揚州濬遺書與訣曰吾以不造幼丁

艱酷窮遊約處屢絕簞瓢晚生早孤不聞詩禮賴奉先人貽厥之訓獲蒙母兄聖善之規負笈裹糧不憚艱險從師就業欲罷不能砥行礪心困而彌篤服膺墳籍至于長成自釋耒登朝于茲二十三年矣雖官非聞達而祿逮榮親為保期頤得終色養何圖精誠無感禍酷荐臻兄弟俱被奪情苫廬靡申哀訴是用扣心泣血貫氣摧魂者也既而舂巨釁深不勝荼毒啟足辛及奄歸使夫死而有知得從先人於地下矣非至願哉但念爾伶俜孤宦遠在淮服顧此恨恨如何可言適也有書冀得與汝面訣忍死待汝已歷一旬汝既未來便成今古緬然永別為恨何言

勉之哉勉之哉書成時年四十二有司以聞高祖為之流涕降使齎冊書弔祭曰皇帝咨故考功侍郎薛濬於戲惟爾操履貞和器業詳敏允膺列宿剋彰懿範及遭私艱奄從毀滅嘉爾誠孝感于朕懷奠爵有加抑惟朝典故遣使人指申往命魂而有靈歆茲榮寵嗚呼哀哉濬性清儉死之日家無遺資濬初為童兒時與宗中諸兒遊戲于澗濱見一黃蛇有角及足召群兒共視了無見者濬以為不祥歸大憂悴母遇而問之濬以實對時有胡僧詣宅乞食濬母以情而告之僧曰此乃兒之吉應且是兒也早有名然丁不過六十七耳言然而出忽然不見時咸異之既而終於

四十二六七之言於是驗矣子乾福武安郡司倉書佐

王頒

王頒字景彥太原祁人也祖神念梁左衛將軍父僧辯太尉頒少倜儻有文武幹局其父平侯景留頒質於荊州遇元帝爲周師所陷頒因入關聞其父爲陳武帝所殺號慟而絕食頃乃蘇哭泣不絕聲毀瘠骨立至服闋常布衣蔬食藉藁而卧周明帝嘉之召授左侍上士累遷漢中太守尋拜儀同三司開皇初以平蠻功加開府封蛇丘縣公獻取陳之策上覽而異之召與相見言畢而歔欷上爲之改容及大舉伐陳頒自請行率徒數百人從韓擒先鋒夜濟

力戰被傷恐不堪復鬬悲感嗚咽夜中因睡夢有人授藥比寤而瘡不痛時人以爲孝感及陳滅頒密召父時士卒得千餘人對之涕泣其間壯士或問頒曰郎君來破陳國滅其社稷讎恥已雪而悲哀不止者將爲霸先早死不得手刃之邪請發其丘壟斫櫬焚骨亦可申孝心矣頒頓顙陳謝額盡流血答之曰其爲帝王墳塋甚大恐一宵發掘不及其屍更至明朝事乃彰露若之何諸人請具鍬鍤一旦皆萃於是夜發其陵剖棺見陳武帝鬚並不落其本皆出自骨中頒遂焚骨取灰投水而飲之既而自縛歸罪於晉王王表其狀高祖曰朕以義平陳王頒所爲亦孝義之

道也朕何忍罪之舍而不問有司錄其戰功將加柱國賜物五千段頒固辭曰臣緣國威靈得雪怨恥本心徇私非是爲國所加官賞終不敢當高祖從之拜代州刺史甚有惠政母憂去職後爲齊州刺史卒官時年五十二弟頍見文學傳

楊慶

楊慶字伯悅河間人也祖玄父剛並以至孝知名慶美姿儀性辯慧年十六爲國子博士徐遵明見而異之及長頗涉書記年二十五郡察孝廉以侍養不行其母有疾不解襟帶者七旬及居母憂哀毀骨立負土成墳齊文宣帝表其門閭賜帛三十匹粟十石高祖受禪屢加褒賞拜授儀同三司版授平陽太守年八十五終於家

郭儁

郭儁字弘乂太原文水人也家門雍睦七葉共居犬豕同乳烏鵲通巢時人以爲義感之應州縣上其事上遣平昌公宇文弼詣其家勞問之尚書御史柳彧巡省河北表其門閭漢王諒爲并州總管聞而嘉歎賜兄弟二十餘人衣各一襲

田翼

田翼不知何許人也性至孝養母以孝聞其後母卧疾歲

餘翼親易燥濕母食則食母不食則不食母患暴痢翼謂
中毒終親嘗惡及母終翼一慟而絕其妻亦不勝哀而死
鄉人厚共葬之

紐因

紐因字孝友河東安邑人也性至孝周武成中父母喪廬
於墓側負土成墳廬前生麻一株高丈許圍之合拱枝葉
鬱茂冬夏恒青有烏棲其上因舉聲哭烏即悲鳴時人異
之周武帝表其門閭擢授甘棠令開皇初卒子士雄少質直
孝友喪父復廬於墓側負土成墳其庭前有一槐樹先甚
鬱茂及士雄居喪樹遂枯死服闋還宅死樹復榮高祖聞

之歎其父子至孝下詔褒揚號其所居爲累德里

劉士儁

劉士儁彭城人也性至孝丁母喪絕而復蘇者數矣勺飲
不入口者七日廬於墓側負土成墳列植松柏狐狼馴擾
爲之取食高祖受禪表其門閭

郎方貴

郎方貴淮南人也少有志尚與從父弟雙貴同居隋開皇中
方貴嘗因出行遇雨淮水汎長於津所寄渡船人怒之撾
方貴臂折至家其弟雙貴問知所由方貴具言之雙貴恚
恨遂向津毆擊船人致死守津者執送之縣官案問其狀
以方貴爲首當死雙貴從坐當流方貴兄弟二人爭爲首坐縣
司不能斷送詣州兄弟各引咎州不能定二人爭欲赴水
而死州狀以聞上聞而異之特原其罪表其門閭賜物百
段後爲州主簿

翟普林

翟普林楚丘人也性仁孝事親以孝聞州郡辟命皆固辭
不就躬耕色養鄉閭謂爲楚丘先生後父母疾親易燥濕
不解衣者七旬大業初父母俱終哀毀殆將滅性廬於墓
側負土爲墳盛冬不衣繒絮唯著單縗而已家有一烏犬
隨其在墓若普林哀臨犬亦悲號見者嗟異焉有二鵲巢

其廬前柏樹每入其廬馴狎無所驚懼大業中司隸巡察
奏其孝感擢授孝陽令

李德饒

李德饒趙郡柏人也祖徹魏尚書右丞父純開皇中爲
介州長史德饒少聰敏好學有至性宗黨咸敬之弱冠爲
校書郎仍直內史省參掌文翰轉監察御史糾正不避貴
戚大業三年遷司隸從事每巡四方理雪冤枉褒揚孝悌
雖位秩未通其德行爲當時所重凡與交結皆海內髦彥
性至孝父母寢疾輒終日不食十旬不解衣及丁憂水漿
不入口五日哀慟歐血數升及送葬之日會仲冬積雪行

四十餘里單線徒跣號踊幾絕會葬者千餘人莫不為之
流涕後甘露降於庭樹有鳩巢其廬納言楊達巡省河北
詣其廬弔慰之因改所居村名孝敬村里為和順里後為
金河長未之官值盜賊蜂起賊帥格謙孫宣雅等十餘頭
聚眾於渤海時有勑許其歸首謙等懼不敢降以德饒信
行有聞遣使奏曰若使德饒來者即相率歸首帝於是遣
德饒往渤海慰諭諸賊行至冠氏會他盜攻陷縣城德饒
見害其弟德紹性重然諾大業末為離石郡司法書佐太
守楊子崇特禮之及義兵起子崇遇害棄尸城下德紹赴
哭盡哀收瘞之至介休詣義師請葬子崇大將軍嘉之因

贈子崇官令德紹為使者往離石禮葬子崇焉

華秋

華秋汲郡臨河人也幼喪父事母以孝聞家貧傭賃為養
其母遇患秋容貌毀悴鬢鬚頓改州里咸嗟異之及母終
之後遂絕櫛沐髮盡禿落廬於墓側負土成墳有人欲助
之者秋輒拜而止之大業初調狐皮郡縣大獵有一兔人
逐之奔入秋廬中匿秋膝下獵人至廬所異而免之自爾
此兔常宿廬中馴其左右郡縣嘉其孝感具以狀聞煬帝
降使勞問表其門閭後羣盜起常往來廬之左右咸相誡
曰勿犯孝子鄉人賴秋而全者甚眾

徐孝肅

徐孝肅汲郡人也宗族數千家多以豪侈相尚唯孝肅性
儉約事親以孝聞雖在幼齒宗黨間每有爭訟皆至孝肅
所平論之為孝肅所短者無不引咎而退孝肅早孤不識
父及長問其母父狀因求畫工圖其形像構廟置之而定
省焉朔望享祭養母至孝數十年家人未見其有忿恚之
色及母老疾孝肅親易燥濕憂悴數年見者無不悲悼母
終孝肅茹蔬飲水盛冬單縗毀瘠骨立祖父母父母墓皆
負土成墳廬於墓所四十餘載被髮徒跣遂以身終其弟
德備聰敏通涉五經河朔間稱為儒者德備終子處默又

廬於墓側奕葉稱孝焉

史臣曰昔者弘愛敬之理必藉王公大人近古敦孝友之
情多茅屋之下而彥師道賾或家傳纓冕或身誓山河遂
乃負土成墳致毀滅性雖乖先王之制亦觀過以知仁矣
郎方貴兄弟爭死而身全田翼夫妻俱喪而名立德饒仁懷
匪盜德紹義感興王亦足稱也紐回劉儁之倫翟林華秋之
輩或孝感草樹榮枯於庭宇或走獸翔禽馴狎於廬墓非
夫孝悌之至通於神明者乎

列傳第三十七　隋書七十二

列傳第三十八　　隋書七十三

特進臣魏徵上

循吏

古之善牧人者，養之以仁，使之以義，教之以禮，隨其所便而處之，因其所欲而與之，從其所好而勸之，如父母之愛子，如兄之愛弟，聞其飢寒為之哀，見其勞苦為之悲，故人敬而悅之，愛而親之。若子產之理鄭國，子賤之居單父，賈琮之牧冀州，文翁之為蜀郡，皆可以恤其災患，導以忠厚，因而利之，惠而不費，其暉映千祀，聲芳不絕，夫何為哉，用此道也。然則五帝三王不易人而化，皆在所由化之而已。故有無能之吏，無不可化之人。高祖膺運撫圖，除凶靜亂，日旰忘食，思邁前王，然不敦詩書，不尚道德，專任法令，嚴察臨下，吏存苟免，罕聞寬惠，乘時射利者，多以一切求名。煬帝嗣興，志存遠略，車轍馬跡，將徧天下，綱紀弛紊，四維不張，其或善於侵漁，強於剝割，絕億兆之命，遂一人之求者，謂之奉公，即時升擢，其或顧名節，存綱紀，抑挫擬之心，以從百姓之欲者，則謂之附下，旋及誅夷。夫吏之侵漁，得其所欲，雖重其禁，猶或為之，吏之清平，失其所欲，雖崇其賞，猶或不為，況於上賞其姦，下得其欲，求其廉潔，不亦難乎。彥光等立嚴察之朝，屬昏狂之主，執心平允，終行仁恕，餘風遺愛，沒而不忘，寬惠之音，足以傳於來葉，故列為循吏之篇爾。

梁彥光

梁彥光字脩芝，安定烏氏人也。祖茂，魏秦、華二州刺史。父顯，周荊州刺史。彥光少岐嶷，有至性，其父每謂所親曰：此兒有風骨，當興吾宗。七歲時，父遇篤疾，醫云餌五石可愈。時求紫石英不得，彥光憂瘁不知所為。忽於園中見一物，彥光所不識，怪而持歸，即紫石英也。親屬咸異之，以為至孝所感。魏大統末，入太學，略涉經史，有規檢，造次必以禮。解褐秘書郎，時年十七。周受禪，遷舍人上士。武帝時，累遷小馭下大夫。母憂去職，毀瘁過禮。未幾，起令視事，帝見其毀甚，嗟歎久之，頻蒙慰諭。後轉小內史下大夫。建德中，為御正下大夫。從帝平齊，以功授開府、陽城縣公，邑千戶。宣帝即位，拜華州刺史，進封華陽郡公，增邑五百戶，以陽城公轉封一子。尋進位上大將軍，遷御正上大夫。俄拜柱國、青州刺史。屬帝崩，不之官。及高祖受禪，以為岐州刺史，兼領岐州宮監，增邑五百戶，通前二千戶。甚有惠政，嘉禾連理，出於州境。開皇二年，上幸岐州，悅其能，乃下詔曰：賞以勸善，義兼訓物。彥光操履平直，識用凝遠，布政岐下，威惠在人，廉慎之譽，聞於天下。三載之後，自當遷陟，恐其匱乏

且宜旌善可賜粟五百斛物三百段御傘一枚庶使有司見
朕心日增其美四海之內凡曰官人慕高山而仰止聞清
風而自勵未幾又賜錢五萬後數歲轉相州刺史彥光前
在岐州其俗頗質以靜鎮之合境大化奏課連最爲天下
第一及居相部如岐州法鄴都雜俗人多變詐爲之作歌
稱其不能理化上聞而譴之竟坐免歲餘拜趙州刺史彥
光言於上曰臣前待罪相州百姓呼爲戴帽餳臣自分廢
黜無復衣冠之望不謂天恩復垂收採請復爲相州改絃
易調庶有以變其風俗上答隆恩上從之復爲相州刺史
豪猾者聞彥光自請而來莫不嗤笑彥光下車發擿姦隱

有若神明於是狡猾之徒莫不潛竄合境大駭初齊亡後
衣冠士人多遷關內唯技巧商販及樂戶之家移實州郭
由是人情險詖妄起風謠訴訟官人萬端千變彥光欲革
其弊乃用秩俸之物招致山東大儒每鄉立學非聖哲之
書不得教授常以季月召集之親臨策試有勤學異等聰
令有聞者升堂設饌其餘並坐廊下有好諍訟惰業無成
者坐之庭中設以草具及大成當舉行賓貢之禮又於郊
外祖道并以財物資之於是人皆克勵風俗大改有滏陽
人焦通性酗酒事親禮闕爲從弟所訟彥光弗之罪將至
州學令觀於孔子廟于時廟中有韓伯瑜母杖不痛哀母

力弱對母悲泣之像通遂感悟既悲且媿若無自容彥光
訓諭而遣之後改過勵行卒爲善士以德化人皆此類也
吏人感悅略無諍訟後數歲卒官時年六十贈冀定青瀛
四州刺史謚曰襄子文謙嗣文謙弘雅有父風以上柱國
嫡子例授儀同開皇十五年拜上州刺史煬帝即位轉饒
州刺史歲餘爲鄱陽太守稱爲天下之最徵拜戶部侍郎
遼東之役領武賁郎將尋以本官兼檢校太府衛尉二少
卿明年又領武賁郎將爲盧龍道軍副會楊玄感作亂其
弟武賁郎將玄縱先隸文謙玄感反問未至而玄縱逃走
文謙不之覺坐是配防桂林而卒時年五十六少子文讓

初封陽城縣公後爲鷹揚郎將從衛玄擊楊玄感於東都
力戰而死贈通議大夫

樊叔略

樊叔略陳留人也父歡仕魏爲南兗州刺史阿陽侯屬高
氏專權將謀興復之計爲高氏所誅叔略時在髫齔遂被
腐刑給使殿省身長九尺志氣不凡頗爲高氏所忌內不
自安遂奔關西周太祖見而器之引置左右尋授都督襲
爵爲侯大冢宰宇文護執政引爲中尉叔略多計數曉習
時事護漸委信之兼督內外累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
三司護誅後齊王憲引爲園苑監時憲素有吞關東之志

叔略因此數進兵謀憲甚奇之建德五年從武帝攻晉州憲為前鋒守雀鼠谷叔
略部率精銳每戰身先士卒以功加上開府進封清鄉縣
公邑千四百戶拜汴州刺史號為明決宣帝時於洛陽營
建東京以叔略有巧思拜營構監宮室制度皆叔略所定
功未就而帝崩尉迥之亂高祖令叔略鎮大梁迥將宇文
威來寇叔略擊走之以功拜大將軍復為汴州刺史高祖
受禪加位上大將軍進爵安定郡公在州數年甚有聲譽
鄴都俗薄號曰難化朝廷以叔略所在著稱遷相州刺史
政為當時第一上降璽書褒美之賜物三百段粟五百石
班示天下百姓為之語曰智無窮清鄉公上下正樊安定

列傳三八　隋書三三　五

徵拜司農卿吏人莫不流涕相與立碑頌其德政自為司
農凡種植叔略別為條制皆出人意表朝廷有疑滯公卿
所未能決者叔略輒為評理雖無學術有所依據師心
獨見闇與理合甚為上所親委高熲楊素亦禮遇之叔略
雖為司農往往參督九卿事性頗豪侈每食必方丈備水
陸十四年從祠太山行至洛陽上令錄囚徒具狀將奏晨
起至獄門於馬上暴卒時年五十九上悼惜久之贈亳州
刺史諡曰襄

趙軌

趙軌河南洛陽人也父肅魏廷尉卿軌少好學有行檢周

蔡王引為記室以清苦聞遷衛州治中高祖受禪轉齊州
別駕有能名其東鄰有桑葚落其家軌遣人悉拾還其主
誡其諸子曰吾非以此求名意者非機杼之物不願侵人
汝等宜以為誡在州四年考績連最持節使者郃陽公梁
子恭狀上高祖嘉之賜物三百段米三百石徵軌入朝父
老相送者各揮涕曰別駕在官水火不與百姓交是以不
敢以壺酒相送公清若水請酌一杯水奉餞軌受而飲之
既至京師詔與奇章公牛弘撰定律令格式時衛王爽為
原州總管上見爽年少以軌所在有聲授原州總管司馬
在道夜行其左右馬逸入田中暴人禾軌駐馬待明訪禾

列傳三八　隋書七一　六一

主酬直而去原州人吏聞之莫不改操後數年遷硤州刺
史撫緝萌夷甚有恩惠尋轉壽州總管長史芍陂舊有五
門堰蕪穢不修軌於是勸課人吏更開三十六門灌田五
千餘頃人賴其利秩滿歸鄉里卒于家時年六十二子弘
安弘智並無名

房恭懿

房恭懿字慎言河南洛陽人也父謨齊吏部尚書恭懿性
沉深有局量達於從政仕齊釋褐開府參軍事歷平恩令
濟陰守並有能名會齊亡不得調尉迥之亂恭懿預焉迥
敗廢于家開皇初吏部尚書蘇威薦之授新豐令政為三

輒之最上聞而異之賜物四百段恭懿以所得賜分給窮
乏未幾復賜米三百石恭懿又以賑貧人上聞而止之時
雍州諸縣令每朔朝謁上見恭懿必呼至榻前訪以理人
之術蘇威重薦之超授澤州司馬有異績賜物百段良馬
一匹遷德州司馬在職歲餘盧愷復奏恭懿政為天下之
最上甚異之復賜百段因謂諸州朝集使曰如房恭懿志
存體國愛養我百姓此乃上天宗廟之所祐助豈朕寡薄
能致之乎朕即拜為刺史豈止為一州而已當令天下模
範之卿等宜師學也上又曰房恭懿所在之處百姓視之
如父母朕若置之而不賞上天宗廟其當責我內外官人

宜知我意於是下詔曰德州司馬房恭懿出宰百里毗贊
二藩善政能官標映倫伍班條按部實允僉屬委以方岳
聲實俱美可使持節海州諸軍事海州刺史未幾會國子
博士何妥奏恭懿尉迥之黨不當任進威愷二人朋黨曲
相薦舉上大怒恭懿竟得罪配防嶺南未幾徵還京師行
至洪州遇患卒論者于今冤之

公孫景茂

公孫景茂字元蔚河間阜城人也容貌魁梧少好學博涉
經史在魏察孝廉射策甲科為襄城王長史兼行參軍遷
太常博士多所損益時人稱為書庫歷高唐令大理正
俱有能名及齊滅周武帝聞而召見與語器之授濟北太
守以母憂去職開皇初詔徵入朝訪以政術拜汝南太守
郡廢轉曹州司馬在職數年以老病乞骸骨優詔不許俄
遷息州刺史法令清靜德化大行時屬平陳之役征人在
路有疾病者景茂撤減俸祿為饘粥湯藥分賑濟之賴全
活者以千數上聞而嘉之詔宣告天下十五年上幸洛陽
景茂謁見時年七十七上命升殿坐問其年景茂以實
對上哀其老嗟嘆久之景茂再拜曰呂望八十而遇文王
臣踰七十而逢陛下上甚悅賜物三百段詔曰景茂脩身
潔己耆宿不虧作牧化人聲績顯著年終考校獨為稱首

宜升戎秩兼進藩條可上儀同三司伊州刺史明年以疾
徵吏人號泣於道及疾愈復乞骸骨又不許轉道州刺史
悉以秩俸買牛犢雞豬散惠孤弱不自存者好單騎巡人
家至戶入閱視百姓產業有脩理者於都會時乃褒揚稱
述如有過惡隨即訓導而不彰也由是人行義讓有無均
通男子相助耕耘婦人相從紡績大村或數百戶皆如一
家之務其後請致仕上優詔聽之仁壽中上明公楊紀出
使河北見景茂神力不衰還以狀奏於是就拜淄州刺史
賜以馬轝便道之官前後歷職皆有德政論者稱為良牧
大業初卒官年八十七謚曰康身死之日諸州人赴喪

者數千人或不及葬皆望墳慟哭野祭而去

辛公義

辛公義隴西狄道人也祖徽魏徐州刺史父季慶青州刺史公義早孤爲母氏所養親授書傳周天和中選良家子任太學生以勤苦著稱武帝時召入露門學令受道義每月集御前令與大儒講論數被嗟異時輩慕之建德初授宣納中士從平齊累遷掌治上士掃寇將軍高祖作相授內史上士參掌機要開皇元年除主客侍郎攝內史舍人事賜爵安陽縣男邑二百戶每陳使來朝常奉詔接宴轉駕部侍郎使往江陵安輯邊境七年使勾檢諸馬牧所獲十餘萬匹高祖喜曰唯我公義奉國罄心從軍平陳以功除岷州刺史土俗畏病若一人有疾即合家避之父子夫妻不相看養孝義道絕由是病者多死公義患之欲變其俗因分遣官人巡檢部內凡有疾病皆以牀輿來安置聽事暑月疫時病人或至數百聽廊悉滿公義親設一榻獨坐其間終日連夕對之理事所得秩俸盡用市藥爲迎醫療之躬勸其飲食於是悉差方召其親戚而諭之曰死生由命不關相著前汝棄之所以死耳今我聚病者坐臥其間若言相染那得不死病兒復差汝等勿復信之諸病家子孫慙謝而去後人有遇病者爭就使君其家無親屬因

留養之始相慈愛此風遂革合境之內呼爲慈母後遷牟州刺史下車先至獄中因露坐牢側親自驗問十餘日間決斷咸盡方還大聽受領新訟皆不立文案遣當直佐寮一人側坐訊問事若不盡應須禁者公義即宿聽事終不還閤人或諫之曰此事有程使君何自苦也答曰刺史無德可以導人尚令百姓繫於囹圄豈有禁人在獄而心自安乎罪人聞之咸自款服後有欲諍訟者其鄉閭父老遽相曉曰此蓋小事何忍勤勞使君訟者多兩讓而止時山東霖雨自陳汝至于滄海皆苦水災境內犬牙獨無所損山出黃銀獲之以獻詔水部郎婁崱就公義禱焉乃聞空中有金石絲竹之響仁壽元年追充揚州道黜陟大使豫章王暕恐其部內官寮犯法未入州境預令屬公義公義答曰奉詔不敢有私及至揚州皆無所縱捨暕銜之及煬帝即位揚州長史王弘入爲黃門侍郎因言公義之短竟去官吏人守闕訴冤相繼不絕後數歲帝悟除內史侍郎丁母憂未幾起爲司隸大夫檢校右禦衛武賁郎將從征至柳城郡卒時年六十二子融

柳儉

柳儉字道約河東解人也祖元璋魏司州大中正相華二州刺史父裕周聞喜令儉有局量立行清苦爲州里所敬

雖至親昵無敢狎侮周代歷宣納上士畿伯大夫及高祖
受禪擢拜水部侍郎封率道縣伯未幾出為廣漢太守甚
有能名俄而郡廢時高祖初有天下勵精思政妙簡良能
出為牧宰以儉仁明著稱擢拜蓬州刺史獄訟者庭遣不
為文書約束佐吏從容而已獄無繫囚蜀王秀時鎮益州
列上其事遷邛州刺史在職十餘年萌夷悅服蜀王秀之
得罪也儉坐與交通免職及還鄉里乘敝車羸馬妻子衣
食不贍見者咸歎服焉煬帝嗣位徵之于時以功臣任職
牧州領郡者並帶戎資唯儉起自良吏帝嘉其績用特授朝
散大夫拜弘化太守賜物一百段而遣之儉清節逾厲大

業五年入朝郡國畢集帝謂納言蘇威吏部尚書牛弘曰
其中清名天下第一者為誰威等以儉對帝又問其次威
以涿郡丞郭絢潁川郡丞敬肅等二人對帝賜儉帛二百
匹絢肅各一百匹令天下朝集使送至郡邸以旌異焉論
者美之及大業末盜賊蜂起數被攻逼儉撫結人夷卒無
離叛竟以保全及義兵至長安尊立恭帝儉與留守李粲
縞素於州南向慟哭既而歸京師相國賜儉物三百段就
拜上大將軍歲餘卒于家時年八十九

郭絢

郭絢河東安邑人也家世寒微初為尚書令史後以軍功
拜儀同歷數州司馬長史皆有能名大業初刑部尚書宇
文㢸巡省河北引絢為副煬帝將有事遼東以涿郡為
衝要訪可任者聞絢有幹局拜涿郡丞吏人悅服數載遷
為通守兼領留守及山東盜賊起絢逐捕之多所克獲時
諸郡無復完者唯涿郡獨全後將兵擊竇建德於河間戰
死人吏哭之數月不息

敬肅

敬肅字弘儉河東蒲坂人也少以貞介知名釋褐州主簿
開皇初為安陵令有能名擢拜秦州司馬轉幽州長史仁
壽中為衛州司馬俱有異績煬帝嗣位遷潁川郡丞大業

五年朝東都帝令司隸大夫薛道衡為天下羣官之狀道
衡狀稱肅曰心如鐵石老而彌篤時左翊衛大將軍宇文
述當塗用事其邑在潁川每有書屬肅未嘗開封輒令
使者持去述賓客有放縱者以法繩之無所寬貸由是述
銜之八年朝于涿郡帝以其年老有治名將擢為太守者
數矣輒為述所毀不行大業末乞骸骨優詔許之去官之
日家無餘財歲餘終于家時年八十

劉曠

劉曠不知何許人也性謹厚每以誠恕應物開皇初為平
鄉令單騎之官人有諍訟者輒丁寧曉以義理不加繩劾

各自引咎而去所得俸祿賑施窮乏百姓感其德化更相
篤勵曰有君如此何得為非在職七年風教大洽獄中無
繫囚爭訟絕息囹圄盡皆生草庭可張羅及去官吏人無
以長幼號泣於路將送數百里不絕遷為臨潁令清名善政
為天下第一尚書左僕射高熲言其狀上召之及引見勞
之曰天下縣令固多矣卿能獨異於眾良足美也顧謂侍
臣曰若不殊獎何以為勸於是下優詔擢拜莒州刺史

王伽

王伽河間章武人也開皇末為齊州行參軍初無足稱後
被州使送流囚李參等七十餘人詣京師時制流人並枷

鎖傳送伽行次滎陽哀其辛苦悉呼而謂之曰卿輩既犯
國刑虧損名教身嬰縲紲此其職也今復重勞援卒豈獨
不愧於心哉參等辭謝伽曰汝等雖犯憲法枷鎖亦大辛
苦吾欲與汝等脫去行至京師總集能不違期不皆拜謝
曰必不敢違伽於是悉脫其枷停援卒與期曰某日當至
京師如致前卻吾當為汝受死舍之而去流人咸悅依期
而至一無離叛上聞而驚異之召見與語稱善久之於是
悉召流人并令攜負妻子俱入賜宴於殿庭而赦之乃下
詔曰凡在有生含靈稟性咸知好惡並識是非若臨以至
誠明加勸導則俗必從化人皆遷善往以海內亂離德教

廢絕官人無慈愛之心兆庶懷姦詐之意所以獄訟不息
澆薄難治朕受命上天安養萬姓思遵聖法以德化人朝
夕孜孜意在於此而伽深識朕意誠心宣導參等感悟自
赴憲司明是率土之人非為難教良是官人不加曉示致
令陷罪無由自新若使官盡王伽之儔人皆李參之輩刑
厝不用其何遠哉於是擢伽為雍令政有能名

魏德深

魏德深本鉅鹿人也祖沖仕周為刑部大夫建州刺史因
家弘農父毗鬱林令德深初為文帝挽郎後歷馮翊書佐
武陽司戶書佐以能遷貴鄉長為政清淨不嚴而治會興

遼東之役徵稅百端使人往來責成郡縣于時王綱弛紊
吏多贓賄所在徵斂下不堪命唯德深一縣有無相通不
竭其力所求皆給百姓不擾稱為大治于時盜賊群起武
陽諸城多被淪陷唯貴鄉獨全郡丞元寶藏受詔逐捕盜
賊每戰不利則器械必盡輒徵發於人動以軍法從事如
此者數矣其鄰城營造皆聚於聽事吏人遞相督責晝夜
喧囂猶不能濟德深各問其所欲任隨便修營官府寂然
恆若無事唯約束長吏所修不須過勝餘縣使百姓勞苦
然在下各自竭心常為諸縣之最尋轉館陶長貴鄉吏人
聞之相與言及其事皆歔欷流涕語不成聲及將赴任傾

城送之號泣之聲道路不絕既至館陶闔境老幼皆如見其父母有猾人員外郎趙君實與郡丞元寶藏深相交結前後令長未有不受其指麾者自德深至縣君實屏處於室未嘗輒敢出門逃竄之徒歸來如市貴鄉父老冒涉艱險詣闕請留德深有詔許之館陶父老復詣郡相訟以貴鄉文書為詐郡不能決會持節使者韋霽杜整等至兩縣詣使訟之乃斷從貴鄉貴鄉吏人歌呼滿道互相稱慶館陶眾庶合境悲哭因而居住者數百家寶藏深害其能會越王侗徵兵於郡寶藏遂令德深率兵千人赴東都俄而寶藏以武陽歸李密德深所領皆武陽人也以本土從賊

念其親戚輒出都門東向慟哭而反人或謂之曰李密兵馬近在金墉去此二十餘里汝必欲歸誰能相禁何為自苦如此其人皆垂泣曰我與魏明府同來不忍棄去豈以道路艱難乎其得人心如此後與賊戰沒於陣貴鄉館陶人庶至今懷之時有櫟陽令渤海高世衡蕭令彭城劉高城皐令弘農劉熾俱有恩惠大業之末長吏多贓污衡高及熾清節逾厲風教大洽獄無繫囚為吏所稱

史臣曰古語云善為水者引之使平善化人者撫之使靜水平則無損於隄防人靜則不犯於憲章然則易俗移風根敎從義必資於明察必藉於循良者也彥光等皆內懷直道至誠待物故得所居而化所去見思至於景茂之過惡揚善公義之撫視疾病劉曠之化行所部德深之愛結人心雖信臣之詩鄭渾之邑不能過也詩云豈弟君子人之父母豈徒言哉恭懿所在尤異最為帝所思追既往之一眚遂流於道路惜乎柳儉去官妻子不贍趙軌秩滿酌水餞離清矣

特進臣魏 徵 上

酷吏

夫爲國之體有四焉一曰仁義二曰禮制三曰法令四曰刑罰仁義禮制政之本也法令刑罰政之末也無本不立無末不成然教化遠而刑罰近可以助化而不可以專行可以立威而不可以繁用老子曰其政察察其人缺缺又曰法令滋章盜賊多有然則令之煩苛吏之嚴酷不能致理百代可知考覽前載有時而用之矣昔秦任獄吏赭衣滿道漢革其風矯枉過正禁網疏闊遂漏吞舟大姦巨猾犯義侵禮故剛克之吏摧拉凶邪一切禁姦以救時弊雖乖教義或有所取焉高祖膺期平一江左四海九州服教從義至於威行郡國力折公侯乘傳賦人探丸斫吏者所在蔑聞焉無纍時之弊亦已明矣士文等功不足紀才行無聞遭遇時來叨竊非據肆其褊性多行無禮君子小人咸罹其毒凡厥所莅莫不懍然居其下者視之如蛇虺過其境者逃之如寇讎與人之恩心非好善加人之罪事非疾惡其所笞辱多在無辜察其所爲豺狼之不若也無禁姦除猾之志肆殘虐賊之心君子惡之故編爲酷吏傳

庫狄士文

庫狄士文代人也祖干齊左丞相父敬武衛將軍肆州刺史士文性孤直雖鄰里至親莫與通狎少讀書在齊襲封章武郡王官至領軍將軍周武帝平齊山東衣冠多迎周師唯士文閉門自守帝奇之授開府儀同三司隨州刺史高祖受禪加上開府封湖陂縣子尋拜貝州刺史性清苦不受公料家無餘財其子嘗噉官廚餅士文枷之於獄累日杖之二百步送還京僮隸無敢出門所買鹽菜必於外境凡有出入皆封署其門親舊絕跡慶弔不通法令嚴肅吏人股戰道不拾遺有細過必深文陷害嘗入朝遇上置酒高會賜公卿入左藏任取多少人皆極重士文獨口銜絹一匹兩手各持一匹上問其故士文曰臣口手俱滿餘無所須上異之別加賞物勞而遣之士文至州發摘姦隱長吏尺布升粟之贓無所寬貸得千餘人而奏之上悉配防嶺南親戚相送哭泣之聲徧於州境至嶺南遇瘴癘死者十八九於是父母妻子唯哭士文士文聞之令人捕搦捶笞盈前而哭者彌甚有京兆韋焜爲貝州司馬河東趙達爲清河令二人並苛刻唯長史有惠政時人爲之語曰刺史羅剎政司馬蝮蛇瞋長史含笑判清河生喫人上聞而歎曰士文之暴過於猛獸竟坐免未幾以爲雍州長史

士文謂人曰我向法深不能窺候要貴必死此官矣及下
車執法嚴正不避貴戚賓客莫敢至門人多怨望士文從
父妹為齊氏嬪有色齊滅之後賜薛國公長孫覽爲妾覽
妻鄭氏性妬譖之於文獻后后令覽離絕士文恥之不與
相見後應州刺史唐君明居母憂聘以爲妻由是士文君
明並爲御史所劾士文性剛在獄數日憤恚而死家無餘財
有子三人朝夕不繼親友無內之者

田式

田式字顯標馮翊下邽人也祖安興父長樂仕魏俱爲本
郡太守式性剛果多武藝拳勇絕人周明帝時年十八授

都督領鄉兵後數載拜渭南太守政尚嚴猛吏人重足而
立無敢違法者遷本郡太守親故屏跡請託不行武帝聞
而善之進位儀同三司賜爵信都縣公擢拜延州刺史從
帝平齊以功加上開府徙爲建州刺史改封梁泉縣公高
祖總百揆尉迥作亂鄴城從韋孝寬擊之以功拜大將軍
進爵武山郡公受禪拜襄州總管專以立威爲務每視事
於外必盛氣以待其下官屬股慄無敢仰視有犯禁者雖
至親昵無所容貸其女婿京兆杜寧自長安省之式誡寧
無出外寧久之不得還竊上北樓以暢鬱思式知之笞寧
五十其所愛奴嘗詣式白事有蟲上其衣衿揮袖拂去之

式以爲慢己立榜殺之或僚吏姦贓部內劫盜者無問輕
重悉禁地牢中寢處糞穢令其苦毒自非身死終不得出
每赦書到州式未暇讀先召獄卒殺重囚然後宣示百姓
其刻暴如此由是爲上所譴除名爲百姓式慚恚不食妻
子至其所輒怒唯侍僮二人給使左右從家中索椒欲以
自殺家人不與陰遣所侍僮詣市買毒藥妻子又奪而棄
之式恚而卧其子信時爲儀同至式前流涕曰大人既是朝
廷舊臣又無大過比見公卿放辱者多矣旋復升用大人
何能久乎乃至於此式欻然而起抽刀斫信信避走之
刃中於闔上知之以式爲罪己之深復其官爵尋拜廣州

總管卒官

燕榮

燕榮字貴公華陰弘農人也父偘周大將軍榮性剛嚴有
武藝仕周爲內侍上士從武帝伐齊以功授開府儀同三
司封高邑縣公高祖受禪進位大將軍封落叢郡公拜晉
州刺史從河間王弘擊突厥以功拜上柱國遷青州總管
榮在州選絕有力者爲伍伯吏人過之者必加詰問輒楚
撻之創多見骨姦盜屏跡境內肅然他州縣人行經其界
者畏若寇讎不敢休息上甚善之後因入朝覲特加勞勉
榮以母老請每歲入朝上許之及辭上賜宴于內殿詔王

公作詩以餞之伐陳之役以為行軍總管率水軍自東萊傍海入大湖取吳郡既破丹楊吳人共立蕭瓛為主阻兵於晉陵為宇文述所敗退保包山榮率精甲五千躡之瓛敗走為榮所執晉陵會稽悉平檢校揚州總管尋徵為右武候將軍突厥寇邊以為行軍總管屯幽州母憂去職明年起為幽州總管榮性嚴酷有威容長吏見者莫不惶懼自失范陽盧氏代為著姓榮皆署為吏卒以屈辱之鞭笞左右動至千數流血盈前飲噉自若嘗按部道次見叢荊堪為笞箠命取之輒以試人人或自陳無咎榮曰後若有罪當免爾及後犯細過將撾之人曰前日被杖使君許有

罪當免榮曰無過尚爾況有過邪榜捶如舊榮每巡省管內聞官人及百姓妻女有美色輒舍其室而淫之貪暴放縱日甚是時元弘嗣被除為幽州長史懼為榮所辱固辭上知之勑榮曰弘嗣杖十已上罪皆須奏聞榮忿曰豎子何敢弄我於是遣弘嗣監納倉粟颺得一糠一粃輒罰之每笞雖不滿十然一日之中或至三數如是歷年怨隙日構榮遂收付獄禁絕其糧弘嗣飢餒抽衣絮雜水咽之其妻詣闕稱冤上遣考功侍郎劉士龍馳驛鞫問奏榮虐毒非虛又贓穢狼籍遂徵還京師賜死先是榮家寢室無故有蛆數斛從地墳出未幾榮死於蛆出之處有子詢

趙仲卿

趙仲卿天水隴西人也父綱周大將軍仲卿性麤暴有膂力周齊王憲甚禮之從擊齊攻臨秦統戎威遠伏龍張壁等五城盡平之又擊齊將段孝先於姚襄城苦戰連日破之以功授大都督尋典宿衛平齊之役以功遷上儀同兼趙郡太守入為纖伯中大夫王謙作亂仲卿使在利州即與總管豆盧勣發兵拒守為謙所攻仲卿督兵出戰前後一十七陣及謙平進位大將軍封長垣縣公邑千戶高祖受禪進爵河北郡公開皇三年突厥犯塞以行軍總管從河間王弘出賀蘭山仲卿別道俱進無虜而還復鎮平涼

尋拜石州刺史法令嚴猛纖微之失無所容捨鞭笞長吏輒至二百官人戰慄無敢違犯盜賊屏息皆稱其能遷兗州刺史未之官拜朔州總管于時塞北盛興屯田仲卿總管之微有不理者仲卿輒召主掌撻其胸背或解衣倒曳於荊棘中時人謂之猛獸事多克濟由是收穫歲廣邊戍無餽運之憂會突厥啟民可汗求婚於國上許之仲卿因是間其骨肉遂相攻擊十七年啟民窘迫與隋使長孫晟投通漢鎮仲卿率騎千餘馳援之達頭不敢逼潛遣人誘致啟民所部至者二萬餘家其年從高熲指白道以擊達頭仲卿率兵三千為前鋒至族蠡山與虜相遇交戰七日

自送未幾又發花爛納實射論臘之

張須陀

張須陀弘農閿鄉人也性剛烈有勇略弱冠從史萬歲討西爨以功授儀同賜物三百段煬帝嗣位漢王諒作亂并州從楊素擊平之加開府大業中為齊郡丞會興遼東之役百姓失業又屬歲饑穀米踊貴須陀將開倉賑給官屬咸曰須待詔勑不可擅與須陀曰今帝在遠遣使往來必淹歲序百姓有倒懸之急如待報至當委溝壑矣吾若以此獲罪死無所恨先開倉而後上狀帝知之而不責也明年賊帥王薄聚結亡命數萬人寇掠郡境官軍擊之多不利須陀發兵拒之薄遂引軍南轉掠魯郡須陀躡之及于岱山之下薄恃驟勝不設備須陀選精銳出其不意擊之薄眾大潰因乘勝斬首數千級薄收合亡散得萬餘人將北度河須陀追之至臨邑復破之斬五千餘級獲六畜萬計時天下承平日久多不習兵須陀獨勇決善戰又長於撫馭得士卒心論者號為名將薄復北戰連豆子䴀賊孫宣雅石秪闍郝孝德等眾十餘萬攻章丘須陀遣舟師斷其津濟親率馬步二萬襲擊大破之賊徒散走既至津梁復為舟師所拒前後狼狽獲其家累輜重不可勝計露布以聞帝大悅優詔褒揚令使者圖畫其形容而奏之其年

上層去地四五丈俯臨之謂曰可畏也弘度曰此何足畏歘然擲下至地無損傷武帝以其拳捷大奇之後以戰勳授儀同從武帝滅齊進位上開府鄴縣公賜物三千段粟麥三千石奴婢百口雜畜千計尋從汝南公宇文神舉破盧昌期於范陽宣帝嗣位從鄖國公韋孝寬經略淮南弘度與化政公宇文忻司水賀若弼略地至肥口陳將潘琛率兵數千來拒戰隔水而陣忻遣弘度諭以禍福琛至夕而遁進攻壽陽降陳守將吳文立弘度攻最以前後勳進位上大將軍襲爵安平縣公及尉迥作亂以弘度為行軍總管從韋孝寬討之弘度募長安驍雄數百人為別隊所當無不披靡弘度妹先適迥子為妻及破鄴城迥窘迫升樓弘度直上龍尾追之迥彎弓將射弘度弘度脫兜鍪謂迥曰相識不今日各圖國事不得顧私以親戚之情謹遏亂兵不許侵辱事勢如此早為身計何所待也迥擲弓於地罵大丞相極口而自殺弘度顧其弟弘昇曰汝可取迥頭弘昇遂斬之進位上柱國時行軍總管例封國公弘度不時殺迥致縱惡言由是降爵一等為武鄉郡公開皇初突厥入寇弘度以行軍總管出原州以拒之虜退弘度進屯靈武月餘而還拜華州刺史納其妹為秦孝王妃尋遷襄州總管弘度素貴御下嚴急動行捶罰吏人聾氣聞其聲

莫不戰慄所在之處令行禁止盜賊屛跡梁主蕭琮來朝
上以弘度為江陵總管鎮荊州弘度未至而琮叔父巖擁
居人以叛弘度追之不及陳人憚弘度亦不敢窺荊州平
陳之役以行軍總管從秦孝王出襄陽道及陳平賜物五
千段高智慧等作亂復以行軍總管出泉門道隸於楊素
弘度與素品同而年長素每屈下之一旦隸素意甚不平
素言多不用素亦優容之及還檢校原州事仍領行軍總
管以備胡無虜而還上甚禮之復以其弟弘昇女為河南
王妃仁壽中檢校太府卿自以一門二妃無所降下每誡
其僚吏曰人當誠恕無得欺誑皆曰諾後嘗食鱉侍者八

九人弘度一一問之曰鱉美乎人懼之皆云鱉美弘度大
罵曰傭奴何敢誑我汝初未食鱉安知其美俱杖八十官
屬百工見之者莫不流汗無敢欺隱時有屈突蓋為武候
驃騎亦嚴刻長安為之語曰寧飲三升酢不見崔弘度寧
茹三升艾不逢屈突蓋然弘度理家如官子弟班白動行
捶楚閨門整肅為當時所稱未幾秦王妃以罪誅河南王
妃復被廢黜弘度憂恚謝病於家諸弟又與之別居彌不
得志煬帝即位河南王為太子帝將復立崔妃遣中使就
第宣旨使者詣弘昇家弘度不之知也使者返帝曰弘度
有何言使者曰弘度稱有疾不起帝默然其事竟寢弘度
憂憤未幾卒
弘昇字上客在周為右侍上士尉迥作亂相州與兄弘度
擊之以功拜上儀同尋加上開府封黃臺縣侯邑八百戶
高祖受禪進爵為公授驃騎將軍宿衛十餘年以勤舊遷
慈州刺史數歲轉鄭州刺史後以戚屬之故待遇愈隆遷
襄州總管及河南王妃罪廢弘昇亦免官煬帝即位歷冀
州刺史信都太守進位金紫光祿大夫轉涿郡太守遼東
之役檢校左武衛大將軍軍指平壤與宇文述等同敗績
奔還發病而卒時年六十

元弘嗣

元弘嗣河南洛陽人也祖剛魏漁陽王父經周漁陽郡公
弘嗣少襲爵十八為左親衛開皇九年從晉王平陳以功
授上儀同十四年除觀州總管長史在州專以嚴峻任事
吏人多怨之二十年轉幽州總管長史于時燕榮為總管
肆虐於弘嗣每笞辱弘嗣心不伏榮遂禁弘嗣於獄將
殺之及榮誅死弘嗣為政酷又甚之每推鞫因徒多以醋
灌鼻或椓弋其下竅無敢隱情姦偽屏息仁壽末授木工
監修營東都大業初煬帝潛有取遼東之意遣弘嗣往東
萊海口監造船諸州役丁苦其捶楚官人督役晝夜立於
水中略不敢息自腰以下無不生蛆死者十三四尋遷黃

門侍御轉殿內少監遼東之役進位金紫光祿大夫明年帝復征遼東會奴賊寇隴右詔弘嗣擊之及玄感作亂適東都弘嗣屯兵安定或告之謀應玄感者代王侑遣使執之送行在所以無反形當釋帝疑不解除名徙日南道死時年四十九有子仁觀

王文同

王文同京兆頻陽人也性明辯有幹用開皇中以軍功拜儀同尋授桂州司馬煬帝嗣位徵為光祿少卿以忤旨出為恒山郡丞有一人豪猾每持長吏長短前後守令咸憚之文同下車聞其名召而數之因令左右刻木為大橛埋之於庭出尺餘四角各埋小橛令其人踣心於木橛上縛四支於小橛以棒毆其背應時潰爛郡中大駭吏人相視懾氣及帝征遼東令文同巡察河北諸郡文同見沙門齋戒菜食者以為妖妄皆收繫獄比至河間召諸郡官人小有遲違者輒覆面於地而箠殺之求沙門相聚講論及長老共為佛會者數百人文同以為聚結惑眾盡斬之又悉裸僧尼驗有淫狀非童男女者數千人復將殺之郡中士女號哭於路諸郡驚駭各奏其事帝聞而大怒遣使者達奚善意馳鎖之斬於河間以謝百姓讎人剖其棺臠其肉而噉之斯須咸盡

史臣曰[illegible]者不在於煩[illegible]要之[illegible]無取於嚴刑雖寬猛相資德刑互設然[illegible]仰化前哲所重士文等[illegible]明時無[illegible]未聞[illegible]殺人[illegible]骸同諸木石輕人性命甚於芻狗長惡不悛[illegible]有[illegible]或身嬰罪戮[illegible]子以為有天道[illegible]之士立身從[illegible]

列傳第三十九　隋書七十四

列傳第四十　隋書七十五

特進臣魏　徵　上

儒林

儒之為教大矣其利物博矣篤父子正君臣尚忠節重仁
義貴廉讓賤貪鄙開政化之本源鑿生民之耳目百王損
益一以貫之雖世或汙隆而斯文不墜經邦致治非一時
也涉其流者無祿而富懷其道者無位而尊故仲尼頓挫
於魯君孟軻抑揚於齊后荀卿見珍於強楚叔孫取貴於
隆漢其餘處環堵以驕富貴安陋巷而輕王公者可勝數
哉自晉室分崩中原喪亂五胡交爭經籍道盡魏氏發迹

代陰經營河朔得之馬上茲道未弘暨夫太和之後盛修
文教搢紳碩學濟濟盈朝縫掖巨儒往往傑出其雅誥奧
義宋及齊梁不能尚也南北所治章句好尚互有不同江
左周易則王輔嗣尚書則孔安國左傳則杜元凱河洛左
傳則服子慎尚書周易則鄭康成詩則並主於毛公禮則
同遵於鄭氏大抵南人約簡得其英華北學深蕪窮其枝
葉考其終始要其會歸其立身成名殊方同致矣爰自漢
魏碩學多清通逮乎近古巨儒必鄙俗文武不墜弘之在
人豈獨愚蔽於當今而皆明哲於往昔在乎用與不用知
與不知耳然曩之弼諧庶績必舉德於鴻儒近代左右邦

家咸取士於刀筆縱有學優入室勤逾刺股名高海內擢
第甲科若命偶時來未有望於青紫或數將運舛必委棄
於草澤然則古之學者祿在其中今之學者困於貧賤明
達之人志識之士安肯滯於所習以求貧賤者哉此所以
儒罕通人學多鄙俗者也昔齊列國稷下多士如林燕
起碣石之宮群英自遠是知俗易風移必由上之所好苟
非聖明御世亦無以振斯頹俗矣自正朔不一將三百年
師說紛綸無所取正高祖膺期纂歷平一寰宇頓天網以
掩之賁旌帛以禮之設好爵以縻之於是四海九州強學
待問之士靡不畢集焉天子乃整萬乘率百僚遵問道之

儀觀釋奠之禮博士罄懸河之辯侍中竭重席之奧考正
亡逸研覈異同積滯群疑渙然冰釋於是超擢奇雋厚賞
諸儒京邑達乎四方皆啟黌校齊魯趙魏學者尤多負笈
追師不遠千里講誦之聲道路不絕中州儒雅之盛自漢
魏以來一時而已及高祖暮年精華稍竭不悅儒術專尚
刑名執政之徒咸非篤好暨仁壽間遂廢天下之學唯存
國子一所弟子七十二人煬帝即位復開庠序國子郡縣
之學盛於開皇之初徵辟儒生遠近畢至使相與講論得
失於東都之下納言定其差次一以聞奏焉于時舊儒多
已凋亡二劉拔萃出類學通南北博極今古後生鑽仰莫之

之能測所製諸經義疏搢紳咸師宗之既而外事四夷戎
馬不息師徒怠散盜賊群起禮義不足以防君子刑罰不
足以威小人空有建學之名而無弘道之實其風漸墜以
至滅亡方領矩步之徒亦多轉死溝壑凡有經籍自此皆
湮沒於煨塵矣遂使後進之士不復聞詩書之言皆懷攘
竊之心相與陷於不義傳曰學者將植不學者將落然則
盛衰是繫興亡攸在有國有家者可不慎歟諸儒有身沒
道存遺風可想皆採其餘論綴之於此篇云

元善

元善河南雒陽人也祖叉魏侍中父羅初為梁州刺史及
叉被誅奔於梁官至征北大將軍青冀二州刺史善少隨

父至江南性好學遂通涉五經明左氏傳及侯景之亂善
歸於周武帝甚禮之以為太子宮尹賜爵江陽縣公每執
經以授太子開皇初拜內史侍郎上每望之曰人倫儀表
也凡有敷奏詞氣抑揚觀者屬目陳使袁雅來聘上令善
就館受書雅出門不拜善論舊事有拜之儀雅不能對遂
拜成禮而去後遷國子祭酒上嘗親臨釋奠命善講孝經
於是敷陳義理兼之以諷諫上大悅曰聞江陽之說更起
朕心賚絹百匹衣一襲善之通博在何妥之下然以風流
醞藉俯仰可觀音韻清朗聽者忘倦由是為後進所歸妥
每懷不平心欲屈善因善講春秋初發題諸儒畢集善私
謂妥曰名望已定幸無相苦妥然之及就講肆妥遂引古
今滯義以難善多不能對善深銜之二人由是有隙善以
高熲有宰相之具嘗言於上曰楊素麤疏蘇威怯懦元冑
元旻正似鴨耳可以付社稷者唯獨高熲上初然之及熲
得罪上以善之言為熲游說深責望之善憂懼先患消渴
於是疾動而卒時年六十

辛彥之

辛彥之隴西狄道人也祖世敘魏涼州刺史父靈輔周渭
州刺史彥之九歲而孤不交非類博涉經史與天水牛弘

同志好學後入關遂家京兆周太祖見而器之引為中外
府禮曹賜以衣馬珠玉時國家草創百度伊始朝貴多出
武人修定儀注唯彥之而已尋拜中書侍郎及周閔帝受
禪彥之與少宗伯盧辯專掌儀制明武時歷職典祀太祝
樂部御正四曹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奉使迎突厥皇后還
賚馬二百匹賜爵龍門縣公邑千戶俄進爵五原郡公加
邑千戶宣帝即位拜少宗伯高祖受禪除太常少卿改封
任城郡公進位上開府尋轉國子祭酒歲餘拜禮部尚書
與秘書監牛弘撰新禮吳興沈重名為碩學高祖嘗令彥
之與重論議重不能抗於是避席而謝曰辛君所謂金城

湯沈無可攻之勢高祖大悅後拜隨州刺史于時州牧多
貢珍玩唯彥之所貢並供祭之物高祖善之顧謂朝臣曰
人安得無學彥之所貢稽古之力也遷潞州刺史前後俱
有惠政彥之又崇信佛道於城內立浮圖二所並十五層
開皇十一年州人張元暴死數日乃蘇云遊天上見新構
一堂制極崇麗元問其故人云潞州刺史辛彥之有功德
造此堂以待之彥之聞而不悅其年卒官謚曰宣彥之撰
墳典一部六官一部祝文一部禮要一部新禮一部五經
異義一部並行於世有子仲龕官至猗氏令

何妥

何妥字栖鳳西城人也父細胡通商入蜀遂家郫縣事梁
武陵王紀主知金帛因致巨富號為西州大賈妥少機警
八歲遊國子學助教顧良戲之曰汝既姓何是荷葉之荷
為是河水之河應聲答曰先生姓顧是眷顧之顧是新故
之故眾咸異之十七以技巧事湘東王後知其聰明召為
誦書左右時蘭陵蕭眘亦有儁才住青楊巷妥住白楊頭
時人為之語曰世有兩儁白楊何妥青楊蕭眘其見美如
此江陵陷周武帝尤重之授太學博士宣帝初欲立五后
以問儒者辛彥之對曰后與天子匹體齊尊不宜有五妥
駁曰帝嚳四妃舜又二妃亦何常數由是封襄城縣伯高

祖受禪除國子博士加通直散騎常侍進爵為公妥性勁
急有口才好是非人物時納言蘇威嘗言於上曰臣先人
每誡臣云唯讀孝經一卷足可立身治國何用多為上亦
然之妥進曰蘇威所學非止孝經厥父若信有此言威不
從訓是其不孝若無此言面欺陛下是其不誠不誠不孝
何以事君且夫子有云不讀詩無以言不讀禮無以立豈
容蘇綽教子獨反聖人之訓乎威時兼領五職上甚親重
之妥因奏威不可信任又以掌天文律度皆不稱職妥又上
八事以諫其一事曰臣聞知人則哲惟帝難之孔子曰舉
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由此言之政之

治亂必慎所舉故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察今之舉人
良異于此無論諂直莫擇賢愚心欲崇高則起家喉舌之
任意須抑屈必白首郎署之官人之不服實由於此臣聞
爵人於朝與士共之刑人於市與眾棄之伏見留心獄訟
愛人如子每應決獄無不詢訪群公刑之不濫君之明也
刑既如此爵亦宜然若有懋功簡在帝心者便可擢用自
斯以降若選重官必須參以眾議勿信一人之舉則上不
偏私下無怨望其二事曰孔子云是察阿黨則罪無掩蔽
又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所謂比者即阿黨也
謂心之所愛既已光華榮顯猶加提挈心之所惡既已沈

滯屈辱薄言必怒提挈既成必相掩蔽則拔上之心生矣
屈辱既加則有怨恨謗讟之言出矣伏願廣加逖訪勿使
朋黨路開威恩自任有國之患莫大於此其三事曰臣聞
舜舉十六族所謂八元八愷也計其賢明理優今日猶復
擇才授任不相侵濫故得四門雍穆庶績咸熙今官員極
多用人甚少有一人身上乃兼數職為是國無人也為是
人不善也今萬乘大國髦彥不少縱有明哲無由自達東
方朔言曰尊之則為將卑之則為虜斯言信矣今當官之
人不度德量力既無呂望傳說之能自負傅嵒滋水之
氣不慮憂深責重唯畏總領不多安斯寵任輕彼權軸好

致顛蹶寔此之由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
其任也臣聞窮力舉重不能為用伏願更任賢良分才參
掌使各行有餘力則庶事康哉其四事曰臣聞禮云析言
破律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者殺孔子曰仍舊貫何必
改作伏見比年以來改作者多矣至如范威漏刻十載不
成趙翊尺稱七年方決公孫濟迂誕醫方費逾巨萬徐道
慶迴互子午糜耗飲食常明破律多歷歲時王渥亂名曾
無紀極張山居未知星位前已蹂藉太常曹魏祖不識北
辰今復轥轢太史莫不用其短見便自誇毗邀射名譽
相延買請今日已後有如此者若其言不驗必加重罰庶

令有所畏忌不敢輕奏狂簡其餘文多不載時蘇威權兼
數司先嘗隱武功故妥言自負傅巖滋水之氣以此激上
書奏威大銜之十二年威定考文學又與妥更相訶詆威
勃然曰無何妥不慮無博士妥應聲曰無蘇威亦何憂無
執事由是威有隙其後上令妥考定鍾律妥又上表曰臣
聞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然則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
禮樂又云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爭揖讓而治天下者禮
樂之謂也臣聞樂有二一曰姦聲二曰正聲夫姦聲感人
而逆氣應之順氣成象故樂行而倫清耳目聰明血氣和
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孔子曰放鄭聲遠佞人故鄭衛宋

趙之聲出內則發疾外則傷人是以宮亂則荒其君驕商
亂則陂其官壞角亂則憂其人怨徵亂則哀其事勤羽亂
則危其財匱五者皆亂則國亡無日矣魏文侯問子夏曰
吾端冕而聽古樂則欲寐聽鄭衛之音而不知倦何也子
夏對曰夫古樂者始奏以文復亂以武修身及家平均天
下鄭衛之音者姦聲以亂溺而不止優雜子女不知父子
今君所問者樂也所愛者音也夫樂之與音相近而不同
為人君者謹審其好惡案聖人之作樂也非止苟悅耳目
而已矣欲使在宗廟之內君臣同聽之則莫不和敬在鄉
里之內長幼同聽之則莫不和順在閨門之內父子同聽

之則莫不和親此先王立樂之方也故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知音而不知樂者衆庶是也故黃鍾大呂弦歌干戚僮子皆能舞之能知樂者其唯君子不知聲者不可與言音不知音者不可與言樂知樂則幾於道矣紂爲無道太師抱樂器以奔周晉君德薄師曠固惜淸徵上古之時未有音樂鼓腹擊壤樂在其間易曰先王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至于黃帝作咸池顓頊作六莖帝嚳作五英堯作大章舜作大韶禹作大夏湯作大濩武王作大武從夏以來年代久遠唯有名字其聲不可得聞自殷至周備于詩頌故自聖賢已下多習樂者至如伏羲減

瑟文王足琴仲尼擊磬子路鼓瑟漢高擊筑元帝吹簫漢高祖之初叔孫通因秦樂人制宗廟之樂迎神于廟門奏嘉至之樂迎神于廟門奏嘉至之樂猶古降神之樂也皇帝入廟門奏永至之樂以爲行步之節猶古采薺肆夏也乾豆上薦奏登歌之樂猶古淸廟之歌也登歌再終奏休成之樂美神饗也皇帝就東廂坐定奏永安之樂美禮成也其休成永至二曲叔孫通所制也漢高祖廟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當春秋時陳公子完奔齊陳是舜後故齊有韶樂孔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是也秦始皇滅齊得齊韶樂漢高祖滅秦韶傳於漢高祖改名文始以示不相襲

也五行舞者本周大武樂也始皇改曰五行及于孝文復作四時之舞以示天下安和四時順也孝景采武德舞以爲昭德孝宣又采昭德以爲盛德雖變其名大抵皆因秦舊事至於魏晉皆用古樂魏之三祖並制樂辭自永嘉播越五都傾蕩樂聲南度是以大備江東宋齊以來至于梁代所行樂事猶皆傳古三雍四始實稱大盛及侯景篡逆樂師分散其四舞三調悉度偽齊齊氏雖知傳受得曲而不用之於宗廟朝廷也臣少好音律留意管絃年雖耆老頗皆記憶及東土克定樂人悉返訪其逗遛果云是梁人所教今三調四舞並皆有手雖不能精熟亦頗具雅聲若令

教習傳授庶得流傳古樂然後取其會歸撮其指要因循損益更制嘉名歌盛德於當今傳雅正於來葉豈不美歟謹具錄三調四舞曲名又製歌辭如別其有聲曲流宕不可以陳於殿庭者亦悉附之於後書奏別勑太常取妥節度於是作淸平瑟三調聲又作八佾鞞鐸巾拂四舞先是太常所傳宗廟雅樂數十年唯作大呂廢黃鍾妥又以深乖古意乃奏請用黃鍾詔下公卿議從之俄而妥子蔚爲秘書郎有罪當刑上哀之減死論是後恩禮漸薄六年出爲龍州刺史時有負笈遊學者妥皆爲講說教授之爲刺史箴勒于州門外在職二年以疾請還詔許之復知學事

時上方使蘇夔在太常參議鍾律夔有所建議朝士多從之妥獨不同每言夔之短高祖下其議朝臣多排妥妥復上封事指陳得失大抵論時政損益并指斥當世朋黨於是蘇威及吏部尚書盧愷侍郎薛道衡等皆坐得罪除伊州刺史不行尋為國子祭酒卒官諡曰肅撰周易講疏十三卷孝經義疏三卷莊子義疏四卷及與沈重等撰三十六科鬼神感應等大義九卷封禪書一卷樂要一卷文集十卷並行於世

蕭該

蘭陵蕭該者梁鄱陽王恢之孫也少封攸侯梁荊州陷與何妥同至長安性篤學詩書春秋禮記並通大義尤精漢書甚為貴遊所禮開皇初賜爵山陰縣公拜國子博士奉詔書與妥正定經史然各執所見遞相是非久而不能就上譴而罷之該後撰漢書及文選音義咸為當時所貴

包愷

東海包愷字和樂其兄愉明五經愷悉傳其業又從王仲通受史記漢書尤稱精究大業中為國子助教于時漢書學者以蕭包二人為宗匠聚徒教授著錄者數千人卒門人為起墳立碣焉

房暉遠

房暉遠字崇儒恒山真定人也世傳儒學暉遠幼有志行治三禮春秋三傳詩書周易兼善圖緯恒以教授為務遠方負笈而從者動以千計齊南陽王綽為定州刺史聞其名召為博士周武帝平齊搜訪儒俊暉遠首應辟命授小學下士及高祖受禪遷太常博士太常卿牛弘每稱為五經庫吏部尚書韋世康薦之為太學博士尋與沛公鄭譯修正樂章母憂去職後數歲授殄寇將軍復為太常博士未幾擢為國子博士會上令國子生通一經者並悉薦舉將擢用之既策問訖博士不能時定臧否祭酒元善怪問之暉遠曰江南河北義例不同博士不能徧涉學生皆持其所短稱己所長博士各各自疑所以久而不決也祭酒因令暉遠考定之暉遠覽筆便下初無疑滯或有不服者暉遠問其所傳義疏輒為始末誦之然後出其所短自是無敢飾非者所試四五百人數日便決諸儒莫不推其通博皆自以為不能測也尋奉詔預修令式高祖嘗謂羣臣曰自古天子有女樂乎楊素以下莫知所出遂言無女樂暉遠進曰臣聞窈窕淑女鍾鼓樂之此即王者房中之樂著於雅頌不得言無高祖大悅仁壽中卒官時年七十二朝廷嗟惜焉贈員外散騎常侍

馬光

馬光字榮伯武安人也少好學從師數十年晝夜不息圖書讖緯莫不畢覽尤明三禮爲儒者所宗開皇初高祖徵山東義學之士光與張仲讓孔籠竇士榮張黑奴劉祖仁等俱至並授太學博士時人號爲六儒然皆鄙野無儀範朝廷不之貴也士榮尋病死仲讓未幾告歸鄉里著書十卷自云此書若奏我必爲宰相又數言玄象事州縣列上其狀竟坐誅孔籠張黑奴劉祖仁未幾亦被譴去唯光獨存嘗因釋奠高祖親幸國子學王公以下畢集光升座講禮啓發章門已而諸儒生以次論難者十餘人皆當時碩學光剖析疑滯雖辭非俊辯而理義弘贍論者莫測其淺

深咸共推服上嘉而勞焉山東三禮學者自熊安生後唯宗光一人初教授瀛博間門徒千數至是多負笈從入長安後數年丁母憂歸鄉里遂有終焉之志以疾卒於家時年七十三

劉焯

劉焯字士元信都昌亭人也父洽郡功曹焯犀額龜背望高視遠聽敏沈深弱不好弄少與河間劉炫結盟爲友同授詩於同郡劉軌思受左傳於廣平郭懋常問禮於阜城熊安生皆不卒業而去武強交津橋劉智海家素多墳籍焯與炫就之讀書向經十載雖衣食不繼晏如也遂以儒學知名爲州博士刺史趙煚引爲從事舉秀才射策甲科與著作郎王劭同修國史兼參議律曆仍直門下省以待顧問俄除員外將軍後與諸儒於秘書省考定群言因假還鄉里縣令韋之業引爲功曹尋復入京與左僕射楊素吏部尚書牛弘國子祭酒蘇威國子祭酒元善博士蕭該何妥太學博士房暉遠崔宗德晉王文學崔賾等於國子共論古今滯義前賢所不通者每升座論難鋒起皆不能屈楊素等莫不服其精博六年運洛陽石經至京師文字磨滅莫能知者奉敕與劉炫等考定後因國子釋奠與炫二人論義深挫諸儒咸懷妒恨遂爲飛章所謗除名爲民

於是優遊鄉里專以教授著述爲務孜孜不倦賈馬王鄭所傳章句多所是非九章算術周髀七曜曆書十餘部推步日月之經量度山海之術莫不覈其根本窮其秘奧著稽極十卷曆書十卷五經述議並行於世劉炫聰明博學名亞於焯故時人稱二劉焉天下名儒後進質疑受業不遠千里而至者不可勝數論者以爲數百年已來博學通儒無能出其右者然懷抱不曠又嗇於財不行束脩者未嘗有所教誨時人以此少之廢太子勇聞而召之未及進謁詔令事蜀王非其好也久之不至王聞而大怒遣人枷送於蜀配之軍防其後典校書籍王以罪廢焯又與諸儒

脩定禮律除雲騎尉煬帝即位遷太學博士俄以疾去職
數年復被徵以待顧問因上所著曆書與太史令張胄玄
多不同被駮不用大業六年卒時年六十七劉炫為之請
諡朝廷不許

劉炫

劉炫字光伯河間景城人也少以聰敏見稱與信都劉焯
閉戶讀書十年不出炫眸子精明視日不眩強記默識莫
與為儔左畫方右畫圓口誦目數耳聽五事同舉無有遺
失周武帝平齊瀛州刺史宇文亢引為戶曹從事後刺史
李繪署禮曹從事以吏幹知名歲餘奉勑與著作郎王劭

同修國史俄直門下省以待顧問俄又與諸術者修天文律
曆兼於內史省考定群言內史令博陵李德林甚禮之炫
雖遍直三省竟不得官為縣司責其賦役炫自陳於內史
內史送詣吏部吏部尚書韋世康問其所能炫自為狀曰
周禮禮記毛詩尚書公羊左傳孝經論語孔鄭王何服杜
等注凡十三家雖義有精粗並堪講授周易儀禮穀梁用
功差少史子文集嘉言美事咸誦於心天文律曆窮覈微
妙至於公私文翰未嘗假手吏部竟不詳試然在朝知名
之士十餘人保明炫所陳不謬於是除殿內將軍時牛弘
奏請購求天下遺逸之書炫遂偽造書百餘卷題為連山

易魯史記等錄上送官取賞而去後有人訟之經赦免死
坐除名歸于家以教授為務太子勇聞而召之既至京師
勑令事蜀王秀遷延不往蜀王大怒枷送益州既而配為
帳內每使執杖為門衛俄而釋之典校書史炫因擬屈原
卜居為筮塗以自寄及蜀王廢與諸儒修定五禮授旅騎
尉吏部尚書牛弘建議以為禮諸侯絕傍期大夫降一等
今之上柱國雖不同古諸侯比大夫可也官在第二品宜
降傍親一等議者多以為然炫駮之曰古之仕者宗一人
而已庶子不得進由是先王重適其宗子有分祿之義族
人與宗子雖疏遠猶服縗三月良由受其恩也今之仕者

位以才升不限適庶與古既異何降之有今之貴者多
忽近親若或降之民德之疏自此始矣遂寢其事開皇二
十年廢國子四門及州縣學唯置太學博士二人學生七
十二人炫上表言學校不宜廢情理甚切高祖不納開皇
之末國家殷盛朝野皆以遼東為意炫以為遼東不可伐
作撫夷論以諷焉當時莫有悟者及大業之季三征不克
炫言方驗煬帝即位牛弘引炫修律令高祖之世以刀筆
吏類多小人年久長姦勢使然也又以風俗陵遲婦人無
節於是立格州縣佐史三年而代之九品妻無得再醮炫
著論以為不可弘竟從之諸郡置學官及流外給廩皆發

自於炫弘嘗從容問炫曰案周禮士多而府史少今令史百倍於前判官減則不濟其故何也炫對曰古人委任責成歲終考其殿最案不重校文不繁悉府史之任掌要目而已今之文簿恆慮覆治鍛鍊若其不密萬里追證百年舊案故諺云老吏抱案死古今不同若此之相懸也事繁政弊職此之由弘又問魏齊之時令史從容而已今則不遑寧舍其事何由炫對曰齊氏立州不過數十三府行臺遞相統領文書行下不過十條今州三百其繁一也往者州唯置綱紀郡置守丞縣唯令而已其所具寮則長官自辟受詔赴任每州不過數十今則不然大小之官悉由吏部

纖介之迹皆屬考功其繁二也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官事不省而望從容其可得乎弘甚善其言而不能用納言楊達舉炫博學有文章射策高第除太學博士歲餘以品卑去任還至長平奉勑追詣行在所或言其無行帝遂罷之歸于河間于時群盜蜂起穀食踴貴經籍道息教授不行炫與妻子相去百里聲問斷絕鬱鬱不得志乃自為贊曰通人司馬相如揚子雲馬季長鄭康成等皆自敘風徽傳芳來葉余豈敢仰均先達貽笑從昆徒以日迫桑榆大命將近故友飄零門徒雨散溘死朝露埋魂朔野親故莫照其心後人不見其迹殆及餘喘薄言胸臆貽及

行邁傳示州里使夫將來俊哲知余鄙志耳余從綰髮以來迄於白首嬰孩為慈親所恕棰撻未嘗加從學為明師所矜榎楚弗之及暨乎敦敘邦族交結等夷重物輕身先人後己昔在幼弱樂參長者爰及耆艾數接後生學則服而不厭誨則勞而不倦幽情寡適心事方違內省生平顧循終始其大幸有四其深恨有一性本愚蔽家業貧窶為父兄所饒廁縉紳之末遂得博覽典誥窺涉今古小善著於丘園虛名聞於邦國其幸一也隱顯人間沉浮世俗數忝徒勞之職久執城旦之書名不挂於白簡事不染於丹筆立身立行慚恧實多啟手啟足庶幾可免其幸二也以

此庸虛屢動神眷以此卑賤每升天府齊鑣驥騄比翼鵷鴻整緗素於鳳池記言動於麟閣參謁宰輔造請群公厚禮殊恩增榮改價其幸三也晝漏方盡大耋已嗟退反初服歸骸故里玩文史以怡神閱魚鳥以散慮觀省野物登臨園沼緩步代車無罪為貴其幸四也仰休明之盛世慨道教之陵遲蹈先儒之逸軌傷群言之蕪穢馳騖墳典釐改僻謬修撰始畢圖事適成天違人願途不我與世路未夷學校盡廢道不備於當時業不傳於身後銜恨泉壤實在茲乎其深恨一也時在郡城糧餉斷絕其門人多隨盜賊哀炫窮乏詣郡城下索炫郡官乃出炫與之炫為賊所將

過城下堡未幾賊為官軍所破炫飢餓無所依復投縣城長吏意炫與賊相知恐為後變遂閉門不納是時夜冰寒因此凍餒而死時年六十八其後門人謚曰宣德先生炫性躁競頗俳諧多自矜伐好輕侮當世為執政所醜由是官塗不遂著論語述議十卷春秋攻昧十卷五經正名十二卷孝經述議五卷春秋述議四十卷尚書述議二十卷毛詩述議四十卷注詩序一卷算術一卷並行於世

褚輝

吳郡褚輝字高明以三禮學稱於江南煬帝時徵天下儒術之士悉集內史省相次講論輝博辯無能屈者由是擢

為太學博士撰禮疏一百卷

顧彪

餘杭顧彪字仲文明尚書春秋煬帝時為秘書學士撰古文尚書疏二十卷

魯世達

餘杭魯世達煬帝時為國子助教撰毛詩章句義疏四十二卷行於世

張仲

吳郡張仲字叔玄仕陳為左中郎將非其好也乃覃思經典撰春秋義略異於杜氏七十餘事喪服義三卷孝經義三卷論語義十卷前漢音義十二卷官至漢王侍讀

王孝籍

平原王孝籍少好學博覽羣言徧治五經頗有文翰與河間劉炫同志友善開皇中召入秘書助王劭修國史劭不之禮在省多年而不免輸稅孝籍鬱鬱不得志奏記於吏部尚書牛弘曰竊以毒螫㾐膚則申旦不寐飢寒切體亦卒歲無聊何則痛苦難以安貧窮易為戚況懷抱之內冰火鑠脂膏腠理之間風霜侵骨髓安可齰舌緘脣吞聲飲氣惡呻吟之響忍酸辛之酷哉伏惟明尚書公動哀矜之色開寬裕之懷咳唾足以活枯鱗吹噓可用飛窮羽芬椒

蘭之氣暖布帛之詞許小人之請聞大君之聽雖復山川不遠鬼神在茲信而有徵言無不復猶恐拯溺遲於援手救經緩於扶足待越人之舟楫求魯匠之雲梯則必懸於槁樹之枝沒於深淵之底矣夫以一介貧人七年直省課役不免慶賞不霑賣貝以入田供釋之之費有弱子之累乏強兄之產加以老母在堂光陰遲暮寒暑遷流關山超遠齧臂為期前塗逾邈倚閭之望朝夕已勤謝相如之病無官可以免發梅福之狂非仙所能避愁疾甚乎厲鬼人生異夫金石營魂且散恐筮子無徵遺恨入冥則虛緣恩顧此乃王稽所以致言於應侯為之不然也[illegible]髮之內底

君璞之閤子野未曾聞離朱所不見沈淪東觀留滯南史
終無薦引永同埋殯三世不移雖由寂寞十年不調實之
知已夫不世出者聖明之君也不萬一者誠賢之臣也以
夫不世出而逢不萬一此小人所以為明尚書善也坐人
物之源遊鈴衡之柄爰拔爪白不好緇衣此小人為明尚
書不取也昔荊王未剖則卞和之足百里未用碎禽息之
首居得言之地有能用之資增耳目之明無手足之威悍
而弗為孰知其解夫官或不稱其能士或未申其屈一夫
竊議語流天下勞不見圖安能無望禮矜未及死狂還克
念江寧愁之簡屬離憂之詞記志於前修通心於來哲使

千載之下哀其不遇追咎執事有點清塵則不肖之驅死
生為累小人之罪方且未刊願少加怜愍留心無忽弘亦
知其有學業而竟不得調後歸鄉里以教授為業終于家
注尚書及詩傳遭亂亡落
史臣曰古語云容體不足觀勇力不足恃族姓不足道先
祖不足稱然而顯聞四方流聲後胤者其唯學乎信哉斯
言也暉遠榮伯之徒篤志不倦自求諸已遂能聞道下風
稱珍席上或聚徒千百或服冕乘軒見重明時實惟稽古
之力也江陽從容雅望風韻閑遠清談高論籍甚當年彥
之敏經究史服身儒行志存典制動蹈規矩可爰通儒

矣妥褊情暴居雅有口才兼擅詞藝然許以為直矣儒者之
風焉劉焯道冠縉紳數窮天象既精且博洞幽究微鉤深
致遠源流不測數百年來斯人而已劉炫學實通儒才堪
成務九流七略無不該覽雖探賾索隱不逮於焯裁成義
說雅過之並道亞生知學為人表或縱登於下士或毀
棄於儕輩古人有言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天之所與
者聰明所不與者貴仕上聖且猶不免焯炫其如命何

列傳第四十　隋書七十五

文學

特進臣魏徵上

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傳曰言身之文也言而不文行之不遠故堯曰則天表文明之稱周云盛德著煥乎之美然則文之為用其大矣哉上所以敷德教於下下所以達情志於上大則經緯天地作訓垂範次則風謠歌頌匡主和民或離讒放逐之臣塗窮後門之士道轗軻而未遇志鬱抑而不申憤激委約之中飛文魏闕之下奮迅泥滓自致青雲振沈溺於一朝流風聲於千載往往而有是以凡百君子莫不用心焉自漢魏以來迄乎晉宋其體屢變前哲論之詳矣暨永明天監之際太和天保之間洛陽江左文雅尤盛于時作者濟陽江淹吳郡沈約樂安任昉濟陰溫子昇河間邢子才鉅鹿魏伯起等並學窮書圃思極人文縟彩鬱於雲霞逸響振於金石英華秀發波瀾浩蕩筆有餘力詞無竭源方諸張蔡曹王亦各一時之選也聞其風者聲馳景慕然彼此好尚互有異同江左宮商發越貴於清綺河朔詞義貞剛重乎氣質氣質則理勝其詞清綺則文過其意理深者便於時用文華者宜於詠歌此其南北詞人得失之大較也若能掇彼清音簡茲累句各去所短合其兩長則文質斌斌盡善盡美矣梁自大同之後雅道淪缺漸乖典則爭馳新巧簡文湘東啟其淫放徐陵庾信分路揚鑣其意淺而繁其文匿而彩詞尚輕險情多哀思格以延陵之聽蓋亦亡國之音乎周氏吞併梁荊此風扇於關右狂簡斐然成俗流宕忘反無所取裁高祖初統萬機每念斵雕為樸發號施令咸去浮華然時俗詞藻猶多淫麗故憲臺執法屢飛霜簡煬帝初習藝文有非輕側之論暨乎即位一變其風其與越公書建東都詔冬至受朝詩及擬飲馬長城窟並存雅體歸於典制雖意在驕淫而詞無浮蕩故當時綴文之士遂得依而取正焉所謂能言者未必能行蓋亦君子不以人廢言也爰自東帝歸秦逮乎青蓋入洛四隩咸暨九州攸同江漢英靈燕趙奇俊並該天網之中俱為大國之寶言刈其楚片善無遺潤木圓流不能十數才之難也不其然乎時之文人見稱當世則范陽盧思道安平李德林河東薛道衡趙郡李元操鉅鹿魏澹會稽虞世基河東柳䛒高陽許善心等或鷹揚河朔或獨步漢南俱騁龍光並驅雲路各有本傳論而敘之其潘徽萬壽之徒或學優而不切或才高而無貴仕其位可得而卑其名不可埋沒今總之於此為文學傳云

劉臻

劉臻字宣摯沛國相人也父顯梁尋陽太守臻年十八
舉秀才爲邵陵王東閤祭酒元帝時遷中書舍人
江陵陷沒復歸蕭詧以爲中書侍郎周冢宰宇文護
辟爲中外府記室軍書羽檄多成其手後爲露門學
士授大都督封饒陽縣子歷藍田令畿伯下大夫高祖授
禪進位儀同三司左僕射高熲之伐陳也以臻隨軍典文
翰進爵爲伯皇太子勇引爲學士甚親狎之臻無吏
幹又性恍惚耽悅經史終日覃思至於世事多所遺忘
有劉訥者亦任儀同俱爲太子學士情好甚密臻住城

南訥住城東臻嘗欲尋訥謂從者曰汝知劉儀同家乎從
者不知尋訥謂臻還家矣曰知答曰是引之而去既扣門臻
尚未悟謂至訥家乃據鞍大呼曰劉儀同可出矣其子
迎門臻驚曰此汝亦來耶其子答曰此是大人家於是顧
盻久之乃悟此叱從者曰汝大無意吾欲造劉訥耳性好啖
蜆以音同父諱呼爲扁螺其疏放多此類也精於兩漢書時
人稱爲漢聖開皇十八年卒年七十二有集十卷行於世

王頍

王頍字景文齊州刺史頒之弟也年數歲值江陵陷隨
諸兄入關少好遊俠年二十尚不知書爲其兄顒所責怒
於是感激始讀孝經論語晝夜不倦遂讀左傳禮易詩書
乃歎曰書無不可讀者勤學累載遂遍通五經究其旨趣
大爲儒者所稱解綴文善談論年二十二周武帝引爲露
門學士每有疑決多頍所爲而頍性識甄明精力不倦好
讀諸子偏記異書當代稱爲博物又曉兵法益有縱橫之
志每歎不逢時常以將相自許開皇五年授著作佐郎尋
令於國子講授會高祖親臨釋奠國子祭酒元善講孝經
頍與相論難詞義鋒起善往往見屈高祖大奇之超授國
子博士後坐事解職配防嶺南數載授漢王諒府諮議參
軍王甚禮之時諒見房陵及秦蜀二王相次廢黜潛有異

志頍遂陰勸諒繕治兵甲及高祖崩諒遂舉兵反多頍之
計也頍後數進奇策諒不能用楊素至蒿澤將戰頍謂其
子曰氣候殊不佳兵必敗汝可隨從我既而兵敗頍將歸
突厥至山中徑路斷絕知必不免謂其子曰吾之計數不減楊
素但坐言不見從遂至於此不能坐受擒執以成豎子名
也吾死之後汝慎勿過親故於是自殺瘞之石窟中其子
數日不得食遂過其故人竟爲所擒楊素求頍屍得之斬
首梟於太原時年五十四撰五經大義三十卷有集十卷
並因兵亂無復存者

崔儦

崔儦字岐叔清河武城人也祖休魏青州刺史父仲文齊高陽太守世為著姓儦年十六太守請為功曹不就少與范陽盧思道隴西辛德源同志友善每以讀書為務負才地忽略世人大署其戶曰不讀五千卷書者無得入此室數年之間遂博覽群書多所通涉解屬文在齊舉秀才為員外散騎侍郎遷殿中侍御史尋與熊安生馬敬德等議五禮兼修律令尋兼散騎侍郎聘于陳使還待詔文林館歷殿中膳部員外三曹郎中儦與頓丘李若俱見稱重時人為之語曰京師灼灼崔儦李若齊亡歸鄉里仕郡為功曹州補主簿開皇四年徵授給事郎尋兼內史舍人後

數年兼通直散騎侍郎聘于陳還授員外散騎侍郎越國公楊素時方貴重儦門地為子玄縱娶其女為妻聘禮甚厚親迎之始公卿滿座素令騎迎儦儦故弊其衣冠騎驢而至素推令上座儦有輕素之色禮甚倨言又不遜素忿然拂衣而起竟罷座後數日儦方來謝素待之如初仁壽中卒於京師時年七十二子世濟

諸葛潁

諸葛潁字漢丹楊建康人也祖銓梁零陵太守父規義陽太守潁年八歲能屬文起家梁邵陵王參軍事轉記室侯景之亂奔齊待詔文林館歷太學博士太子舍人周武平齊不得調杜門不出者十餘年習周易圖緯倉雅莊子頗得其要清辯有俊才晉王廣素聞其名引為參軍事轉記室及王為太子除藥藏監煬帝即位遷著作郎甚見親倖出入臥內帝每賜之曲宴輒與皇后嬪御連席共榻潁因間隙多所譖毀是以時人謂之冶葛後錄恩舊授朝散大夫帝常賜潁詩其卒章曰參翰長洲苑侍講肅成門名理窮研覈英華恣討論實錄資平允傳芳導後昆其見待遇如此從征吐谷渾加正議大夫後從駕北巡卒於道年七十七潁性褊急與柳䛒每相忿鬩帝屢責怒之而猶不止於後帝亦薄之有集二十卷撰鑾駕北巡記三卷幸江都道

里記一卷洛陽古今記一卷馬名錄二卷並行於世有子嘉會

孫萬壽

孫萬壽字仙期信都武強人也祖寶魏散騎常侍父靈暉齊國子博士萬壽年十四就阜城熊安生受五經略通大義兼博涉子史善屬文美談笑博陵李德林見而奇之在齊年十七奉朝請高祖受禪滕穆王引為文學坐衣冠不整配防江南行軍總管宇文述召典軍書萬壽本自書生從容文雅一旦從軍鬱鬱不得志為五言詩贈京邑知友曰賈誼長沙國屈平湘水濱江南瘴癘地從來王逐臣

粵余非巧宦少小拙謀身欲飛無假翼思鳴不值晨如何載筆士翻作負戈人飄飄如木偶棄置同芻狗失路乃西浮非狂亦東走晚歲出函關方春度京口石城臨獸據天津望牛斗牛斗盛妖氛梟獍已成群郗超初入幕王粲始從軍裹糧楚山際被甲吳江濆吳江一浩蕩楚山何糾紛驚波上濺日喬木下臨雲繫越恒資辯喻蜀幾飛文魯連唯救患吾彥不爭勳羈遊歲月久歸思常搔首非關不樹萱豈為無杯酒數載辭鄉縣三秋別親友壯志後風雲衰鬢先蒲柳心緒亂如絲空懷疇昔時昔時遊帝里弱歲逢知己旅食南館中飛蓋西園裏河間本好書東平唯愛士英辯

接天人清言洞名理鳳池時寓直麟閣常遊止勝地盛賓僚麗景相攜招舟泛昆明水騎指渭津橋祓除臨灞岸供帳出東郊宜城醞始熟陽翟曲新調繞樹烏啼夜雊麥雉飛朝細塵梁下落長袖掌中嬌歡娛三樂至懷抱百憂銷夢想猶如昨尋思久寂寥一朝牽世網萬里逐波潮迴輪常自轉懸旆不堪搖登高視衿帶鄉關白雲外迴首望孤城愁人益不平華亭宵鶴唳幽谷早鶯鳴斷絕心難續惝怳魂屢驚群紀通家好鄒魯故鄉情若值南飛雁時能訪死生此詩至京盛為當時之所吟誦天下好事者多書壁而觀之後歸鄉里十餘年不得調仁壽初拜豫章王長史非其好也王轉封于齊即為齊王文學當時諸王官屬多被夷滅由是彌不自安因謝病免久之授大理司直卒於官時年五十二有集十卷行於世

王貞

王貞字孝逸梁郡陳留人也少聰敏七歲好學善毛詩禮記左氏傳周易諸子百家無不畢覽善屬文詞不治產業每以諷讀為娛開皇初汴州刺史樊叔略引為主簿後舉秀才授縣尉非其好也謝病于家煬帝即位齊王暕鎮江都聞其名以書召之曰夫山藏美玉光照鄰國之閒地蘊神物氣浮星漢之表是知毛遂穎脫義感平原孫惠文詞

來遷東海顧循寡薄有懷髦彥籍甚清風為日久矣未獲披覿良深佇遲比高天流火早應涼風陰雲秋霽方承清簌想攝衛攸宜與時休適前園後圃從容丘壑之情左琴右書蕭散煙霞之外茂陵謝病非無封禪之文彭澤遺榮先有歸來之作優游儒雅何樂如之余屬當藩屏宜條揚越坐棠聽訟事絕詠歌攀桂摛詞眷言高遁至於揚旌北渚飛蓋西園託乘之應劉置醴之申穆背淮之賓徒聞其語趨燕之客罕值其人卿道冠鷹揚聲高鳳舉儒墨泉海詞章苑囿棲遲衡泌懷寶迷邦徇茲獨善良以於邑今遣行人具宣往意側望起予甚於饑渴想便輕舉副此虛心

無信投石之談空慕鑿坏之逸書不盡言更慙詞寡不具貞
至王以客禮待之朝夕遣問安不又索文集貞啓謝曰
賢德仁宣教類少來所有拙文昔公旦之才藝能事鬼神
夫子之文章性與天道雅誥傳於游夏餘波鼓於屈宋雕
龍之迹具在風騷而前賢後聖代相師祖賞逐時移出門
分路變清音於正始體高致於元康咸言坐握蛇珠誰許
獨為麟角孝逸生於戰爭之季長於風塵之世學無半古
才不逮人往屬休明寸陰已晏雖居可封之屋每懷貧賤
之恥適鄢郢而迷塗入邯鄲而失步歸來反覆心灰遂寒
豈謂橫議過實徒塵睿覽枉高車以載鼠馳明珠以彈雀

遂得暴纆三月重高門之餘地非淮千里望高臺之後壁
與懸黎而並肆將駿驥而同阜終朝擊缶匪黃鐘之所諧
日暮吹竽何前人之能及顧想平生觸塗多感但以積年
沈滯志忘日久拙思所存纔成二十三卷仰而不至方見
學仙之宮窺而不覩始知游聖之難咫尺天人周章不暇
怖甚真龍之降慙過白豕之歸伏紙陳情形神悚越齊王
覽所上集善之賜良馬四匹貞復上江都賦王賜錢十萬
貫馬二匹未幾以疾甚還里終于家

虞綽

虞綽字士裕會稽餘姚人也父孝曾陳始興王諮議綽身
長八尺姿儀甚偉博學有俊才尤工草隸陳左衛將軍傅
縡有盛名於世見綽詞賦歎謂人曰虞郎之文無以尚也
仕陳為太學博士遷永陽王記室及陳亡晉王廣引為學
士大業初轉為祕書學士奉詔與祕書郎虞世南著作佐
郎庾自直等撰長洲玉鏡等書十餘部綽有筆削帝未嘗
不稱善而官竟不遷初為校書郎以藩邸左右加宣惠尉
遷著作佐郎與虞世南庾自直蔡允恭等四人常居禁中
以文翰待詔恩盼隆洽從征遼東帝舍臨海頓見大鳥異
之詔綽為銘其辭曰維大業八年歲在壬申夏四月景午
皇帝底定遼碣班師振旅龍駕旋旆遷西邁行宮次

于柳城縣之臨海頓焉山川明秀實仙都也旌門外設欵
跨重阜帳殿周施降望大壑息清蹕下輕輿發音靈綏萬
福踐赤砂步碧沚同軒皇之襄野邁漢宗於河上想汾射
以開襟望蓬瀛而載佇肯然齊肅竟為殊庭兼以聖德遐
宣自別風與淮雨休符潛感表靈瀾於夷波壁日曜光卿
雲舒采六合開朗十洲澄鏡少選之間倏焉靈感忽有祥
禽皎同鶴鷺出自青溟翻然雙下高逾一丈長乃盈尋
霜暉於羽翮激丹華於背距鸞翔鳳跱鵲起鴻驚或蹴或
啄載飛載止徘徊馴擾足又乘輿不藉揮琴非因拊石樂
成九奏是用來儀斯固類仙人之騏驥冠羽族之宗長

王青鳥東海赤鴈豈可同年而語哉輒以銘基華岳事非靈異紀迹鄒山義非盡美猶方冊不泯遺文可觀況盛德茂功若斯懿鑠懷真味道加此感通不鐫名山安用銘異臣拜稽首敢勒銘云來蘇興怨帝自東征言復禹績乃御軒營六師薄伐三韓肅清龔行天罰赫赫明明文德上暢靈武外薄車徒不擾苛慝靡作凱歌載路成功允鑠反旆還軒遵林並麓停興海澨駐蹕巖阯肖想遐凝邈矣千里金臺銀闕雲浮岳峙有感斯應靈禽效祉飛來清漢俱集華泉好音玉響皓質冰鮮狎仁馴德習習翩翩絕迹無泯於萬斯年帝覽而善之命有司勒於海上以度遼功授建

節尉綽恃才任氣無所降下著作郎諸葛穎以學業幸於帝綽每輕侮之由是有隙帝嘗問綽於穎穎曰虞綽麤人也帝頷之時禮部尚書楊玄感稱為貴倨虛襟禮之與結布衣之友綽數從之遊其族人虞世南誡之曰上性猜忌而君過厚玄感若與絕交者帝知君改悔可以無咎不然終當見禍綽不從尋有告綽以禁內兵書借玄感帝甚銜之及玄感敗後籍沒其家妓妾並入宮帝因問之玄感平常時與何人交往其妾以虞綽對帝令大理卿鄭善果窮治其事綽曰羇旅薄遊與玄感文酒談款實無他謀帝怒不解徙綽且末綽至長安而亡吏逮之急於是潛渡江變姓名自稱吳卓遊東陽抵信安令天水辛大德大德舍之歲餘綽與人爭田相訟有識綽者而告竟為吏所執坐斬江都時年五十四所有詞賦並行於世大德為令誅翦群盜甚得民和與綽俱為使者所執其妻泣曰每諫君無匿學士今日之事豈不哀哉大德笑曰我本圖脫長者反為人告之吾罪也當死以謝綽會有詔死罪得以擊賊自効信安吏民詣使者叩頭曰辛君人命所懸辛君若去亦無信安矣使者留之以討賊帝怒斬使者大德獲全

王胄

王胄字承基瑯邪臨沂人也祖琛梁太子詹事父祥陳黃

門侍郎胄少有逸才仕陳起家鄱陽王法曹參軍歷太子舍人東陽王文學及陳滅晉王廣引為學士仁壽末從劉方擊林邑以功授帥都督大業初為著作佐郎以文詞為煬帝所重帝常自東都還京師賜天下大酺因為五言詩詔胄和之其詞曰河洛稱朝市崤函實奧區周營曲阜作漢建奉春謨大君苞二代皇居盛兩都招搖正東指天駟廻西驅展軫齊王軾式道羅金吾千門駐罕畢四達儼車徒是節春之暮神皋華實敷皇情感時物睿思屬枌榆詔問百年老恩隆五日酺小人荷鎔鑄何由答大鑪帝覽而善之因謂侍臣曰氣高致遠歸之於胄詞清體潤其在

世基意甚理新推庾自直過此者未可以言詩也帝所有
篇什多令繼和與虞綽齊名同志友善于時後進之士咸
以二人為准的從征遼東進授朝散大夫胄性疎率不倫
自恃才大鬱鬱於薄宦每負氣陵傲忽略時人為諸葛潁
所嫉屢譖之於帝帝愛其才而不罪禮部尚書楊玄感虛
襟與交數遊其第及玄感敗與虞綽俱徙邊胄遂亡匿潛
還江左為吏所捕坐誅時年五十六所著詞賦多行於世
胄兄眘字元恭博學多通少有盛名於江左仕陳歷太子
洗馬中舍人陳亡與胄俱為博士煬帝即位授祕書郎卒
官

庾自直

庾自直潁川人也父持陳羽林監自直少好學沉靜寡欲
仕陳歷豫章王府外兵參軍宣惠記室陳亡入關不得調
晉王廣聞之引為學士大業初授著作佐郎自直解屬文
於五言詩尤善性恭慎不妄交遊特為帝所愛帝有篇章
必先示自直令其詆訶自直所難帝輒改之或至於再三
俟其稱善然後方出其見親禮如此後以本官知起居舍
人事化及作逆以之北上自載露車中感激發病卒有文
集十卷行於世

潘徽

潘徽字伯彥吳郡人也性聰敏少受禮於鄭灼授毛詩於
施公受書於張沖講莊老於張譏並通大義尤精三史善
屬文能持論陳尚書令江總引致文儒之士徽一詣總總
甚敬之釋褐新蔡王國侍郎選為客館令隋遣魏澹聘于
陳陳人使徽接對之澹將反命為啟於陳主曰敬奉弘慈
曲垂餞送徽以為伏奉為重敬奉為輕卻其啟而不奏澹
立議曰曲禮注曰禮主於敬詩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孝
經曰宗廟致敬又云不敬其親謂之悖禮孔子敬天之怒
成湯聖敬日躋宗廟極重上天極高父極尊君極貴四者
咸同一敬五經未有異文不知以敬為輕竟何所據徽難
之曰向所論敬字本不全以為輕但施用處殊義成通別
禮主於敬此是通言猶如男子冠而字之注云成人敬其
名也春秋有冀缺夫妻亦云相敬既於子則有敬名之義
在夫亦有敬妻之說此可復並謂極重乎至若謝諸公固
非尊地公子敬愛止施賓友敬問敬報彌見雷同敬聽敬
酬何關貴隔當知敬之為義雖是不輕但敬之於語則有
時混漫今云敬奉所以成疑聊舉一隅未為深據澹不能
對遂從而改焉及陳滅為州博士秦孝王俊聞其名召為
學士嘗從俊朝京師在塗令徽於馬上為賦行一驛而成
名曰述恩賦俊覽而善之復令為萬字文并遣撰集字書

韻纂[illegible]序曰文[illegible]
緯以法天次則[illegible]佐軒黎踪迹而取地於是八卦爰
文文斯作繩用既息墳籍生焉至如龍策授河龜書出洛
赤文綠錯白檢述勳華之運金繩玉字表殷夏之符銜甲示於
壇吐卷徵於孔室莫不理包遂通迹會幽明抑協神功
事共制作也如彼其祥瑞也如此故能[illegible]代
物爲生民之耳目作後王之模範[illegible]頌美形容垂芬
象著述大隋之受命也追蹤三五並曜參辰仗揚武功內
脩文德飛英聲而動萬物彰大定而銘鐘鼎粹千秋於盛
禮樂於膠庠省俗觀風採歌謠於巷衖秦王殿下降靈

帝緒秀天縱[illegible]周珪璋文秉論敏詩早習頗屬懷於
言志沛易先通每留神於京隱尊儒好古三雅之對已流
博物多能百家之工彌洽遊[illegible]之名教漁獵唯圖史加以
降[illegible]凝猿[illegible]善羽儀徵館招賢[illegible]異副建城於井里
黃[illegible]崇丘園遠搜無遺片言[illegible]賞所以人加脂粉物競
琢磨俱報[illegible]稱[illegible]各旌時吹于時歲次鶉火月躔夷則驂騑
務隙[illegible]盤[illegible]亮音靜[illegible]訪沿都倚柱嶽泉石瑩仁智之心煙
霞發文彩之致[illegible]義風辭乃討論群藝商略殷
書以爲小學之家尤多舛雜雖復周禮漢律務在貫通而
[illegible]邪辯遂生同異且文訛篆隸音[illegible]楚夏三蒼急就之

[illegible]說文字林之屬唯別體[illegible]
音韻[illegible]今未臻功要未有李登聲類呂靜韻集
[illegible]引據[illegible]所[illegible]
用[illegible]紛紜[illegible]搞是非撮舉宏綱[illegible]
創[illegible]相從即隨注釋詳之詁訓證以經史[illegible]
[illegible]字集[illegible]題爲韻纂凡三十卷勒成一家
可藏彼名山副諸石室[illegible]之爲[illegible]不定
受命小學[illegible]其部[illegible]術已窮思理彌[illegible]
[illegible]任風從以犬馬識養飛走懷仁敢竭[illegible]遂採往
[illegible]之年而務[illegible]經學楚鄭多良士西河之[illegible]於
[illegible]東里之才詎能加於潤色[illegible]後[illegible]

揚州[illegible]今與諸儒撰江都集禮一部[illegible]令徽作序曰
文爲用至矣大與天地同節明與日月齊照[illegible]三本
合四端[illegible]究[illegible]之前即萌其理龜文鳥迹以後[illegible]
事[illegible]情存[illegible]莫非玉帛而憂造殷因可得知也至如秩
宗[illegible]之職[illegible]官邦國以和人神[illegible]道[illegible]仁
[illegible]非[illegible]成[illegible]去茲安適若墮[illegible]防止[illegible]
[illegible]已哉自世屬坑[illegible]
[illegible]之碩[illegible]高堂隆之傳識[illegible]集[illegible]作者[illegible]
[illegible]伐[illegible]至[illegible]帝[illegible]方正位[illegible]勛華之歷

彖綴文武之憲章車書之所會通輪境斯甄雲雨之所霑潤無思不韙東探石簣之符西靈羽陵之策鳴鑾太室讓伯夷臺樂備五常禮兼八代上柱國太尉揚州揔管晉王握珪璋之寶履神明之德隆化讚傑藏用顯仁地居周邵業冠河楚允文允武多才多藝戎衣而笑閑秦朝服而掃江湖收杞梓之才闢康莊之館加以佃漁六學網羅百氏繼稷下之絕軌弘泗上之淪風賾無隱而不探事有難而必綜至於采標綠錯華垂丹篆刑名長短儒墨是非書圃翰林之域理窟談叢之內謁者所求之餘侍醫所校之逸莫不涇辨渭拾珠棄蚌以為質文遞改損益不同明堂

曲臺之記南宮東觀之說鄭王徐賀之答崔譙何庾之論簡牒雖盈菁華蓋鮮乃以宣條暇日聽訟餘晨娛情窺寶之鄉凝相觀濤之岸揔括油素躬披緗縹芟蕪刈楚振領提綱去其繁雜撮其指要勒成一家名曰江都集禮凡十二帙一百二十卷取方月數用比星周國之義存焉人倫之紀備矣昔者龜蒙令后睢渙名蕃誠復擊轂入蹕擬乘輿之制度建鐘戴旆用天子之禮樂求諸述作未聞茲典乃可韜之天府副彼名山見刻石之非工嗟懸金之已陋是知沛王通論不獨擅於前脩寧朔新書更追慚於往冊徽幸侍仁岳忝游聖海謬承恩獎敢敍該博之致云

煬帝嗣位詔徽與著作佐郎陸從典太常博士褚亮歐陽詢等助越公楊素撰魏書會素薨而止授京兆郡博士楊玄感兄弟甚重之數相來往及玄感敗凡交關多羅其患徽以玄感故人為帝所不悅有司希旨出徽為西海郡威定縣主簿意甚不平行至隴西發病卒

杜正玄　弟正藏

杜正玄字慎微其先本京兆人八世祖曼為石趙從事中郎因家於鄴自曼至正玄世以文學相授正玄尤聰敏博涉多通兄弟數人俱未弱冠並以文章才辯籍甚三河之間開皇末舉秀才尚書試方略正玄應對如響下筆成章

僕射楊素負才傲物正玄辭酬對無所屈撓素甚不悅久之會林邑獻白鸚鵡素促召正玄使者相望及至即令作賦正玄倉卒之際援筆立成素見文不加點始異之因令更擬諸雜文筆十餘條又皆立成而辭理華贍素乃嘆曰此真秀才吾不及也授晉王行參軍轉豫章王記室卒官

弟正藏

杜正藏字為善尤好學善屬文弱冠舉秀才授純州行參軍歷下邑正大業中學業該通應詔舉秀才兄弟三人俱以文章一時詣闕論者榮之著碑誄銘頌詩賦百餘篇又著文章體式大為後進所寶時人號為文軌乃至海外高

麗百濟亦共傳習稱爲杜家新書

常得志

京兆常得志博學善屬文官至秦王記室及王廢鬱鬱不得志爲五言詩辭理悲壯甚爲時人所重後爲兄弟論義理可稱

尹式

河間尹式博學解屬文少有令問仁壽中官至漢王記室王甚重之及漢王敗式自殺其族人正卿彥卿俱有雋才名顯於世

劉善經

河間劉善經博物洽聞尤善詞筆歷仕著作佐郎太子舍人著酬德傳三十卷諸劉譜三十卷四聲指歸一卷行於世

祖君彥

范陽祖君彥齊尚書僕射孝徵之子也容貌短小言辭訥澀有才學大業末官至東平郡書佐郡陷於翟讓因爲李密所得密甚禮之署爲記室軍書羽檄皆成其手及密敗爲王世充所殺

孔德紹

會稽孔德紹有清才官至景城縣丞竇建德稱王署爲中書令專典書檄及建德敗伏誅

劉斌

南陽劉斌頗有詞藻官至信都郡司功書佐竇建德署爲中書舍人建德敗後爲劉闥中書侍郎與劉闥亡歸突厥不知所終

史臣曰魏文有言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鮮能以名節自立信矣王胄虞綽之輩崔儦孝逸之倫或矜氣負才遺落世事或學優命薄調高位下心鬱抑而孤憤志盤桓而不定嘯傲當世脫略公卿是知跅弛見遺嫉邪忤物不獨漢陽趙壹平原禰衡而已故多離咎悔鮮克有終然其學涉稽古文詞辨麗並鄧林之一枝崐山之片玉矣有隋總一寰宇得人爲盛秀異之貢不過十數正玄昆季三人預焉華萼相輝亦爲難兄弟矣

列傳第四十一　　隋書七十六

列傳卷第四十二　隋書七十七

特進臣魏徵上

隱逸

自肇有書契綿歷百王雖時有盛衰未嘗無隱逸之士故易稱遯世無悶又曰不事王侯詩云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禮云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語曰舉逸民天下之人歸心焉雖出處殊途語默異用各言其志皆君子之道也洪崖兆其始箕山扇其風七人作乎周年四皓光乎漢日魏晉以降其流逾廣其大者則輕天下細萬物其小者則安苦節甘賤貧或與世同塵隨波瀾以俱逝或違時矯俗望江湖而獨往狎玩魚鳥左右琴書拾遺粒而織落毛飲石泉而蔭松柏放情宇宙之外自足懷抱之中然皆欣欣於獨善鮮汲汲於兼濟而受命哲王守文令主莫不束帛交馳蒲輪結轍奔走巖谷唯恐不逮者何哉以其道雖未弘志不可奪縱無舟楫之功終有廉貪之操足以立懦夫之志息貪競之風與夫苟得之徒不可同年共日所謂無用以為用無為而無不為者也故敘其人列其行以備隱逸篇云

李士謙

李士謙字子約趙郡平棘人也髫齔喪父事母以孝聞母曾嘔吐疑為中毒因跪而嘗之伯父魏岐州刺史瑒深所嗟尚每稱曰此兒吾家之顏子也年十二魏廣平王贊辟開府參軍事後丁母憂居喪骨立有姊適宋氏不勝哀而死士謙服闋舍宅為伽藍脫身而出詣學請業研精不倦遂博覽羣籍兼善天文術數齊吏部尚書辛術召署員外郎趙郡王叡舉德行皆稱疾不就和士開亦重其名將諷朝廷擢為國子祭酒士謙知而固辭得免隋有天下畢志不仕自以少孤未嘗飲酒食肉口無殺害之言至於親賓來萃輒陳樽俎對之危坐終日不倦李氏宗黨豪盛每至春秋二社必高會極歡無不沈醉諠亂嘗集士謙所盛饌盈前而先為設黍謂羣從曰孔子稱黍為五穀之長荀卿亦云食先黍稷古人所尚容可違乎少長肅然不敢弛惰退而相謂曰既見君子方覺吾徒之不德也士謙聞而自責曰何乃為人所疏頓至於此家富於財躬處節儉每以振施為務州里有喪事不辦者士謙輒奔走赴之隨乏供濟有兄弟分財不均至相鬩訟士謙聞而出財補其少者令與多者相埒兄弟愧懼更相推讓卒為善士有牛犯其田者士謙牽置涼處飼之過於本主望見盜刈其禾黍者默而避之其家僮嘗執盜粟者士謙慰諭之曰窮困所致義無相責遽令放之其奴與鄉人董震因醉角力震扼其

其喉斃於手下震懼請罪士謙謂之曰卿本無殺心何爲相謝然可遠去無爲吏之所拘性寬厚皆此類也其後出粟數千石以貸鄉人值年穀不登債家無以償皆來致謝士謙曰吾家餘粟本圖振贍豈求利哉於是悉召債家爲設酒食對之燔契曰債了矣幸勿爲念也各令罷去明年大熟債家爭來償謙謙拒之一無所受他年又大飢多有死者士謙罄竭家資爲之糜粥賴以全活者將萬計收埋骸骨所見無遺至春又出粮種分給貧乏趙郡農民德之撫其子孫曰此乃李參軍遺惠也或謂士謙曰子多陰德士謙曰所謂陰德者何猶耳鳴已獨聞之人無知者今

吾所作吾子皆知何陰德之有士謙善談玄理嘗有一客在坐不信佛家應報之義以爲外典無聞焉士謙喻之曰積善餘慶積惡餘殃高門待封掃墓望喪豈非休咎之應耶佛經云輪轉五道無復窮已此則賈誼所言千變萬化未始有極忽然爲人之謂也佛道未東而賢者已知其然矣至若鯀爲黃能杜宇爲鶗鴂褒君爲龍牛哀爲獸君子爲鵠小人爲猿彭生爲豕如意爲犬黃母爲黿宣武爲鼈鄧艾爲牛徐伯爲魚鈴下爲烏書生爲蛇羊祜前身李氏之子此非佛家變受異形之謂邪客曰邢子才云豈有松柏後身化爲樗櫟僕以爲然士謙曰此不類之談也變化

皆由心而作木豈有心乎客又問三教優劣士謙曰佛日也道月也儒五星也客亦不能難而止士謙平生時爲詠懷詩輒毀棄其本不以示人又嘗論刑罰遺文不具其略曰帝王制法沿革不同自可損益無爲頓改今之贓重者死是酷而不懲也語曰人不畏死不可以死恐之愚謂此罪宜從肉刑刖其一趾再犯者斷其右腕流刑刖去右手三指又犯者下其腕小盜宜黥又犯則落其所用三指又不悛下其腕無不止也無賴之人竄之邊裔職爲亂階適所以召戎矣非求治之道也博奕淫遊盜之萌也禁而不止黥之則可有識者頗以爲得治體開皇八年終於家時

年六十六趙郡士女聞之莫不流涕曰我曹不死而令李參軍死乎會葬者萬餘人鄉人李景伯等以士謙道著丘園條其行狀詣尚書省請先生之謚事寢不行遂相與樹碑於墓其妻范陽盧氏亦有婦德及夫終後所有賻贈一無所受謂州里父老曰參軍平生好施今雖殞歿安可奪其志哉於是散粟五百石以振窮乏

崔廓 子賾

崔廓字士玄博陵安平人也父子元齊燕州司馬廓少孤貧而母賤由是不爲邦族所齒初爲里佐屢逢屈辱於是感激逃入山中遂博覽書籍多所通涉山東學者皆宗之

既還鄉里不應辟命與趙郡李士謙為忘年之友每相往
來時稱崔李及士謙死廓哭之慟為之作傳輸之秘府士
謙妻盧氏寡居每有家事輒令人諮廓取定廓嘗著論言
刑名之理其義甚精文多不載大業中終于家時年八十
有子曰賾賾字祖濬七歲能屬文容貌短小有口才開皇
初秦孝王薦之射策高第詔與諸儒定禮樂授校書郎尋
轉協律郎太常卿蘇威雅重之母憂去職性至孝水漿不
入口者五日徵為河南豫章二王侍讀每更日來往二王
之第及河南為晉王轉記室參軍自此去豫章王重之不
已遺賾書曰昔漢氏西京梁王建國平臺東苑慕義如林

馬卿辭武騎之官枚乘罷弘農之守每覽史傳竊切怪之
何乃脫略官榮栖遲藩邸以今望古方知雅志彼二子者
豈徒然哉足下博聞強記鉤深致遠視漢臣之三篋似涉
蒙山對梁相之五車若吞雲夢吾兄欲賢重士敬愛淹遠
先築郭隗之宮常置穆生之醴今者重開土宇更誓山河
地方七百牢籠曲阜城兼七十包舉臨淄大啟南陽方開
東閣想得奉飛蓋曳長裾藉玳筵躡珠履歌山桂之偃蹇
賦池竹之檀欒其崇貴也如彼其風流也如此幸甚幸甚
何樂如之高視上京有懷德祖才謝天人多慙子建書不
盡意寓之往翰賾答曰一昨伏奉教書榮貺非恆心靈自

失若乃理高象繫管輅思而不解事富山海郭璞注而未
詳至於五色相宣八音繁會鳳鳴不足喻龍章莫之比吳
札之論周頌詎盡揄揚郢客之奏陽春誰堪赴節伏惟令
王殿下稟潤天潢承輝日觀雅道貴於東平文藝高於北
海漢則馬遷蕭望晉則裴楷張華雞樹騰聲鵷池播美望
我清塵悠然路絕祖濬燕南贅客河朔惰遊本無意於希
顏豈有心於慕藺未嘗聚螢映雪懸頭刺股讀論唯取一
篇披莊不過盈尺復況桑榆漸暮[illegible]燭無成穿
楊葉弃但以燕哉馬首薛養雞鳴謬齒鴻儀虛班驥皁挾
太山而超　海比報德而非難崐崘以為池匹酬恩而

反易忽屬周桐錫瑞唐水承家門有將相樹宜桃李真龍
將下誰好有名濫吹先逃何須別聽但慙旨抑揚損上益
下江海所以稱王丘陵為之不逮曹植儻預聞高論則不
殞令名楊脩若切在下風亦詎[illegible]德無任荷戴之至謹
奉啓以聞豫章得書賚米五十石并衣服錢帛時晉邸文
翰多成其手王入東宮除太子齋帥俄還舍人及元德太
子薨以疾歸于家後徵授起居舍人大業四年從駕汾陽
宮次河陽鎮藍田令王曇於藍田山得一玉人長三尺四
寸著大領衣冠幘奏之詔問羣臣莫有識者賾答曰謹按
漢文已前未有冠幘即是文帝以來所制作也臣見魏大

司農盧元明撰嵩高山廟記云有神人以玉為形像長數
寸或出或隱出則令世延長伏惟陛下應天順民定鼎嵩
雒岳神自見臣敢稱慶因再拜百官畢賀天子大悅賜縑
二百匹從駕往太行山詔問賾曰何處有羊腸坂賾對曰
臣按漢書地理志上黨壺關縣有羊腸坂帝曰不是又答
曰臣按皇甫士安撰地書云太原北九十里有羊腸坂帝
曰是也因謂牛弘曰崔祖濬所謂問一知二五年受詔與
諸儒撰區宇圖志二百五十卷奏之帝不善之更令虞世
基許善心衍為六百卷以父憂去職尋起令視事遼東之
役授鷹揚長史置遼東郡縣名皆賾之議也奉詔作東征

記九年除越王長史于時山東盜賊蜂起帝令撫慰高陽
襄國歸首者八百餘人十二年從駕江都宇文化及之弒
帝也引為著作郎稱疾不起在路發疾卒於彭城時年六
十九賾與洛陽元善河東柳䛒太原王劭吳興姚察琅邪
諸葛潁信都劉焯河間劉炫相善每因休假清談竟日所
著詞賦碑誌十餘萬言撰洽聞志七卷八代四科志三十
卷未及施行江都傾覆咸為煨燼

徐則

徐則東海郯人也幼沈靜寡嗜欲受業於周弘正善三玄
精於議論聲擅都邑則歎曰名者實之賓吾其為賓乎遂

懷棲隱之操杖策入縉雲山後學數百人苦請教授則謝
而遣之不娶妻常服巾褐陳太建時應召來憩於至真觀
期月又辭入天台山因絕穀養性所資唯松水而已雖隆
冬沍寒不服綿絮太傅徐陵為之刊山立頌初在縉雲山
太極真人徐君降之曰汝年出八十當為王者師然後得
道也晉王廣鎮揚州知其名手書召之曰夫道得眾妙法
體自然包涵二儀混成萬物人能弘道道不虛行先生履
德養空宗玄齊物深明義味曉達法門悅性沖玄怡神虛
白餐松餌朮棲息煙霞望赤城而待風雲遊玉堂而駕龍
鳳雖復藏名台岳猶且騰實江淮藉甚嘉猷有勞寤寐欽

承素道久積虛襟側席幽人夢想巖穴霜風已冷海氣將
寒偃息茂林道體休悆昔商山四皓輕舉漢庭淮南八公
來儀藩邸古今雖異山谷不殊市朝之隱前賢已說導凡
述聖非先生而誰故遣使人往彼延請想無勞束帶賁然
來思不待蒲輪去彼空谷希能屈己佇望披雲則謂門人
曰吾今年八十一王來召我徐君之旨信而有徵於是遂
詣揚州晉王將請受道法則辭以時日不便其後夕中命
侍者取香火如平常朝禮之儀至于五更而死支體柔弱
如生停留數旬顏色無變晉王下書曰天台真隱東海徐
先生虛確居宗沖玄成德齊物處外檢行安身草褐蒲衣

松餌朮棲隱靈嶽五十餘年卓矣仙才飄然勝氣千尋萬頃莫測其涯寡人欽承道風久餐素德頻遣使乎遠此延屈冀得虔受上法式建良緣至止甫爾未淹旬日厭塵羽化反真靈府身體柔軟顏色不變經方所謂尸解地仙者哉誠復師禮未申而心許有在雖忘怛化猶愴於懷喪事所須隨由備辦送還天台定葬是時自江都至於天台在道多見則徒步云得放還至其舊居取經書道法分遺弟子仍令淨掃一房曰若有客至宜延之於此然後踏石梁而去不知所之須臾屍柩至方知其

靈化時年八十二晉王聞而益異之賵物千段遣畫工圖其狀貌令柳䛒為之讚曰可道非道常道無名上德不德至德無盈玄風扇矣而有先生夙鍊金液怡神玉清石髓方軟雲丹欲成言追葛稚將侶茅嬴我王遙屬爰感靈誠柱下暫啟河上沉精留符告信化杖飛聲永思靈迹勒石攄情時披素繪如臨赤城時有建安宋玉泉會稽孔道茂丹陽王遠知等亦行辟穀以松水自給皆為煬帝所重

張文詡

張文詡河東人也父琚開皇中為洹水令以清正聞有書數千卷教訓子姪皆以明經自達文詡博覽文籍特精三禮其周易詩書及春秋三傳並皆通習每好鄭玄注以為通博其諸儒異說亦皆詳究焉高祖引致天下名儒碩學之士其房暉遠張仲讓孔籠之徒並延之於博士之位文詡時游太學暉遠等莫不推伏之學內翕然咸共宗仰其門生多詣文詡請質凝滯文詡輒博引證據辨說無窮唯其所擇治書侍御史皇甫誕一時朝彥恒執弟子之禮適至南臺遂使從騎導文詡每牽馬步進意在不因人以自致也右僕射蘇威聞其名而召之與語大悅勸令從官文詡意不在仕固辭焉仁壽末學廢文詡策杖而歸灌園為業州郡頻舉皆不應命事母以孝聞每以德

化人鄉黨頗移風俗嘗有人夜中竊刈其麥者見而避之盜因感悟棄麥而謝文詡慰諭之自誓不言固令持去經數年盜者向鄉人說之始為遠近所悉鄰家築牆心有不直文詡因毀舊堵以應之文詡嘗有腰疾會醫者自言善禁文詡令禁之遂為刃所傷至於頓伏床枕醫者叩頭請罪文詡遽遣之因為其隱謂妻子曰吾昨風眩落坑所致其掩人之短皆此類也州縣以其貧素將加賑恤輒辭不受每閑居無事從容長嘆曰老冉冉而將至恐修名之不立以如意擊几皆有處所時人方之閔子騫原憲焉終於家年四十鄉人為立碑頌號曰張先生

史臣曰古之所謂

隱逸者伏其身而不見也非閉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智而不發也蓋以恬淡為心不皦不昧安時處順與物無私者也士謙等忘懷纓冕畢志丘園隱不違親貞不絕俗不教而勸虛往實歸愛之如父母懷之如親戚非有自然之純德其孰能至於斯乎然士謙聞譽不喜文詡見傷無慍徐則志在沉冥不可親疎莫能貴賤皆抱樸之士矣崔廓感於屈辱遂以肥遯見稱祖濬文籍之美足以克隆先構父子雖動靜殊方其於成名一也美哉

列傳卷第四十二　　隋書七十七

特進臣魏徵上

藝術

夫陰陽所以正時日順氣序者也卜筮所以決嫌疑定猶豫者也醫巫所以禦妖邪養性命者也音律所以和人神節哀樂者也相術所以辯貴賤明分理者也技巧所以利器用濟艱難者也此皆聖人無心因民設教救恤災患禁止淫邪自三五哲王其所由來久矣然昔之言陰陽者則有箕子裨竈梓慎子韋曉音律者則師曠師摯伯牙杜夔敘卜筮則史扁史蘇嚴君平司馬季主論相術則內史叔服姑布子卿唐舉許負語醫則文摯扁鵲季咸華陀其巧思則奚仲墨翟張平子馬德衡凡此諸君者仰觀俯察探賾索隱咸詣幽微思侔造化通靈入妙殊才絕技或弘道以濟時或隱身以利物深不可測固無得而稱焉近古涉乎斯術者鮮有存夫貞一多肆其淫僻厚誣天道或變亂陰陽曲成君欲或假託神怪熒惑民心遂令時俗妖訛不獲返其真性身罹災毒莫得壽終而死藝成而下意在茲乎歷觀經史百家之言無不存夫藝術或敘其玄妙或記其迂誕非一廣異聞將以明乎勸戒是以後來作者或相祖述故今亦採其尤著者列為藝術篇云

庾季才 子質

庾季才字叔奕新野人也八世祖滔隨晉元帝過江官至散騎常侍封遂昌侯因家于南郡江陵縣祖詵梁處士與宗人易齊名父曼倩光祿卿季才幼穎悟八歲誦尚書十二通周易好占玄象居喪以孝聞梁廬陵王績辟荊州主簿湘東王繹重其術藝引授外兵參軍西臺建累遷中書郎領太史封宜昌縣伯季才固辭太史元帝曰漢司馬遷歷世尸掌魏高堂隆猶領此職不無前例卿何憚焉帝亦頗明星曆因共仰觀從容謂季才曰朕猶慮禍起蕭墻何方可息季才曰頃天象告變秦將入郢陛下宜留重臣作鎮荊陝整旆還都以避其患假令羯寇侵蹙止失荊湘在於社稷可得無慮必久停留恐非天意也帝初然之後與吏部尚書宗懍等議乃止俄而江陵陷滅竟如其言周太祖一見季才深加優禮令參掌太史每有征討恒預侍從賜宅一區水田十頃并奴婢牛羊什物等謂季才曰卿是南人未安北土故有此賜者欲絕卿南望之心宜盡誠事我當以富貴相答初郢都之陷也衣冠士人多沒為賤季才散所賜物購求親故文帝問何能若此季才曰僕聞魏克襄陽先昭異度晉平建業喜得士衡伐國求賢古之道也今郢都覆敗君信有罪搢紳何咎皆為賤隸鄙人羈旅不

敢獻言誠切哀之故贖購耳太祖乃悟曰吾之過也微君遂失天下之望因出令免梁俘為奴婢者數千口武成二年與王褒庾信同補麟趾學士累遷稍伯大夫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其後大冢宰宇文護執政謂季才曰比日天道有何徵祥季才對曰荷恩深厚若不盡言便同木石頃上台有變不利宰輔公宜歸政天子請老私門此則自享期頤而受旦奭之美子孫藩衍常保維城之固不然者非復所知護沉吟久之謂季才曰吾本意如此但辭未獲免耳公既王官可依朝例無煩別參寡人也自是漸疏不復別見及護滅之後閱其書記武帝親自臨檢有假託符命妄造異端者皆致誅戮唯得季才書兩紙盛言緯候災祥宜反政歸權帝謂少宗伯斛斯徵曰庾季才至誠謹慤甚得人臣之禮因賜粟三百石帛二百段遷太史中大夫詔撰靈臺秘苑加上儀同封臨潁伯邑六百戶宣帝嗣位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增邑三百戶及高祖為丞相嘗夜召季才而問曰吾以庸虛受茲顧命天時人事卿以為何如季才曰天道精微難可意察切以人事卜之符兆已定季才縱言不可公豈復得為箕潁之事乎高祖默然久之因舉首曰吾今譬猶騎獸誠不得下矣因賜雜綵五十匹絹二百段曰愧公此意宜善為思之大定元年正月

季才言曰今月戊戌平旦青氣如樓闕見於國城之上俄而變紫逆風西行氣經云天不能無雲而雨皇王不能無氣而立今王氣已見須即應之二月日出卯入酉居天之正位謂之二八之門日者人君之象人君正位宜用二月其月十三日甲子甲爲六甲之始子爲十二辰之初甲數九子數又九九爲天數其日卽是驚蟄陽氣壯發之時昔周武王以二月甲子定天下享年八百漢高祖以二月甲午卽帝位享年四百故知甲子甲午爲得天數今二月甲子宜應天受命上從之開皇元年授通直散騎常侍高祖將遷都夜與高熲蘇威二人定議季才旦而奏曰臣仰觀

玄象俯察圖記龜兆允襲必有遷都且堯都平陽舜都冀土是知帝王居止世代不同且漢營此城經今將八百歲水皆鹹鹵不甚宜人願陛下協天人之心爲遷徙之計高祖愕然謂熲等曰是何神也遂發詔施行賜絹三百段馬兩匹進爵爲公謂季才曰朕自今已後信有天道矣於是令季才與其子質撰垂象地形等志上謂季才曰天地秘奧推測多途執見不同或致差舛朕不欲外人干預此事故使公父子共爲之也及書成奏之賜米千石絹六百段九年出爲均州刺史策書始降將就藩時議以季才術藝精通有詔還委舊任以年老頻表去職每降優旨不許會

張胄玄曆行及袁充言日景長上以問季才季才因言充謬上大怒由是免職給半祿歸第所有祥異常使人就家訪焉仁壽三年卒時年八十八季才局量寬弘術業優博篤於信義志好賓遊常吉日良辰與琅邪王褒彭城劉㲄河東裴政及宗人信等爲文酒之會次有劉臻明克讓柳䛒之徒雖爲後進亦申遊款撰靈臺秘苑一百二十卷垂象志一百四十二卷地形志八十七卷並行於世

子質字行脩少而明敏早有志尚八歲誦梁世祖玄覽言志等十賦拜童子郎仕周齊煬王記室開皇元年除奉朝請歷鄢陵令遷隴州司馬大業初授太史令操履貞慤立

身無玷每有災異必指事面陳而煬帝性多忌刻齊王暕亦被猜嫌質子儉時爲齊王屬帝謂質曰汝不能一心事我乃使兒事齊王何向背如此邪質曰臣事陛下子事齊王實是一心不敢有二帝怒不解由是出爲合水令八年帝親伐遼東徵詣行在所至臨渝謁見帝謂質曰朕承先旨親事高麗度其土地人民纔當我一郡卿以爲剋不質對曰以臣管窺伐之可剋切有愚見不願陛下親行帝作色曰朕今總兵至此豈可未見賊而自退也質又曰陛下若行慮損軍威臣猶願安駕住此命驍將勇士指授規模倍道兼行出其不意事宜在速緩必無功帝不悅曰汝既

難行可住此也。及師還，授太史令。九年，復征高麗，又問質曰：「今段復何如？」對曰：「臣實愚迷，猶執前見。陛下若親動萬乘，糜費實多。」帝怒曰：「我自行尚不能克，直遣人去，豈有成功也！」帝遂行。既而禮部尚書楊玄感據黎陽反，兵部侍郎斛斯政奔高麗。帝大懼，遽而西還，謂質曰：「卿前不許我行，當為此耳。今者玄感其成事乎？」質曰：「玄感地勢雖隆，德望非素，因百姓之勞苦，冀僥倖而成功。今天下一家，未易可動。」帝曰：「熒惑入斗如何？」對曰：「斗，楚之分，玄感之所封也。今火色衰謝，終必無成。」十年，帝自西京將往東都，質諫曰：「比歲伐遼，民實勞弊。陛下宜鎮撫關內，使百姓畢力歸農。三五年間，令四海少得豐實，然後巡省，於事為宜。陛下思之。」帝不悅，質辭疾不從。帝聞之，怒，遣使馳傳，鎖質詣行在所。至東都，詔令下獄，竟死獄中。子儉，亦傳父業，兼有學識。仕歷襄武令、元德太子學士、齊王屬。義寧初，為太史令。時有盧太翼、耿詢，並以星曆知名。

盧太翼

盧太翼字協昭，河間人也。本姓章仇氏。七歲詣學，日誦數千言，州里號曰神童。及長，閑居味道，不求榮利。博綜群書，爰及佛道，皆得其精微。尤善占候算曆之術。隱於白鹿山，數年徙居林慮山茱萸澗，請業者自遠而至，初無所拒，後憚其煩，逃於五臺山。地多藥物，與弟子數人廬於巖下，蕭然絕世，以為神仙可致。皇太子勇聞而召之，太翼知太子必不為嗣，謂所親曰：「吾拘逼而來，不知所稅駕也。」及太子廢，坐法當死，高祖惜其才而不害，配為官奴。久之，乃釋。其後目盲，以手摸書而知其字。仁壽末，高祖將避暑仁壽宮，太翼固諫不納，至于再三。太翼曰：「臣愚豈敢飾詞，但恐是行鑾輿不反。」高祖大怒，繫之長安獄，期還而斬之。高祖至宮寢疾，臨崩，謂皇太子曰：「章仇翼，非常人也，前後言事，未嘗不中。吾來日道當不反，今果至此，爾宜釋之。」及煬帝即位，漢王諒反，帝以問之。答曰：「上稽玄象，下參人事，何所能為？」未幾，諒果敗。帝常從容言及天下氏族，謂太翼曰：「卿姓章仇，四岳之冑，與盧同源。」於是賜姓為盧氏。大業九年，從駕至遼東，太翼言於帝曰：「黎陽有兵氣。」後數日而玄感反書聞。帝甚異之，數加賞賜。太翼所言天文之事，不可稱數，關諸祕密，世莫得聞。後數載，卒於雒陽。

耿詢

耿詢字敦信，丹楊人也。滑稽辯給，伎巧絕人。陳後主之世，以客從東衡州刺史王勇於嶺南。勇卒，詢不歸，遂與諸越相結，皆得其歡心。會郡俚反叛，推詢為主。柱國王世積討擒之，罪當誅。自言有巧思，世積釋之，以為家奴。久之，見其

以智寶以玄象直太史詢從之受天文算術
造渾天儀不假人力以水轉之施於闇室中使智寶外候
天時合如符契世積知而奏之高祖配詢為官奴給使太
史局後賜蜀王秀從往益州秀甚信之及秀廢復當誅何
稠言於高祖曰耿詢之巧思若有神臣誠為朝廷惜之上
於是特原其罪詢作馬上刻漏世稱其妙煬帝即位進欹
器帝善之放為良民歲餘授右尚方署監事七年車駕東
征詢上書曰遼東不可討師必無功帝大怒命左右斬之
何稠苦諫得免及平壤之敗帝以詢言為中以詢守太史
丞宇文化及弒逆之後從至黎陽謂其妻曰近觀人事遠

察天文宇文必敗李氏當王吾知所歸矣詢欲去之為化
及所殺著鳥情占一卷行於世

韋鼎

韋鼎字超盛京兆杜陵人也高祖玄隱於商山因而歸宋
祖叡梁開府儀同三司父正黃門侍郎鼎少通脫博涉經
史明陰陽逆刺尤善相術仕梁起家湘東王法曹參軍遭
父憂水漿不入口者五日哀毀過禮殆將滅性服闋為邵
陵王主簿侯景之亂鼎兄昂卒於京城鼎負屍出寄於中
興寺求棺無所得鼎哀憤慟哭忽見江中有物流至鼎所
鼎切異之往見乃新棺也鼎以充殯元帝聞之以為孝感

所感侯景平司徒王僧辯以為戶曹屬歷太尉掾大司馬
從事中書侍郎陳武帝在南徐州鼎望氣知其當王遂寄
孥焉因謂陳武帝曰明年有大臣誅死後四歲梁其代終
天之曆數當歸舜後昔周滅殷氏封媯滿於宛丘其裔子
孫因為陳氏僕觀明公天縱神武繼絕統者無乃是乎武
帝陰有圖僧辯意聞其言大喜因而定策及受禪拜黃門
侍郎俄遷司農卿司徒右長史貞威將軍領安右晉安王
長史行府國事轉廷尉卿太建中為聘周主使加散騎常
侍尋為秘書監宣遠將軍轉臨海王長史行吳興郡事入
為太府卿至德初鼎盡質貨田宅寓居僧寺友人大匠卿

毛彪問其故答曰江東王氣盡於此矣吾與爾當葬長安期
運將及故破產耳初鼎之聘周也嘗與高祖相遇鼎謂高
祖曰觀公容貌故非常人而神監深遠亦非群賢所逮也
不久必大貴貴則天下一家歲一周天老夫當委質公相
不可言願深自愛及陳平上馳召之授上儀同三司待遇
甚厚上每與公王宴賞鼎恒預焉高祖嘗從容謂之曰韋
世康與公相去遠近鼎對曰臣宗族分派南北孤絕自生
以來未嘗訪問帝曰公百世卿族何得忘之乃命官給酒
肴遣世康與鼎還杜陵樂飲十餘日鼎乃考校昭穆自楚
太傅孟以下二十餘世作韋氏譜七卷時蘭陵公主寡上

為之求夫選親衛柳述及蕭瑒等以示於鼎鼎曰瑒當封侯而無貴妻之相述亦通顯而守位不終上曰位由我耳遂以主降述上又問鼎諸兒誰得嗣答曰至尊皇后所最愛者即當與之非臣敢預知也上笑曰不肯顯言乎開皇十二年除光州刺史以仁義教導務弘清靜州中有土豪外修邊幅而內行不軌常為劫盜鼎於都會時謂之曰卿是好人那忽作賊因條其徒黨謀議逗留其人驚懼即自首伏又有人客遊通主家之妾及其還去妾盜珍物於夜亡去尋於草中為人所殺主家知客與妾通因告客殺之縣司鞫問具得奸狀因斷客死獄成上於鼎鼎覽之曰此客實姦而殺非也乃某寺僧詃妾盜物令奴殺之贓在某處即放此客遣掩僧并獲贓物自是部內肅然不言咸稱其有神道無拾遺尋追入京以年老多病累加優賜頃之卒年七十九

來和

來和字弘順京兆長安人也少好相術所言多驗大冢宰宇文護引之左右由是出入公卿之門初為夏官府下士累遷少卜上士賜爵安定鄉男遷畿伯下大夫進封洹水縣男高祖微時來詣和相和待人去謂高祖曰公當王四海及為丞相拜儀同既受禪進爵為子開皇末和上表自陳曰臣早奉龍顏自周代天和三年已來數蒙陛下顧問當時具言至尊膺圖受命光宅區宇此乃天授非由人事所及臣無勞效坐致五品二十餘年臣是何人敢不魁臣不住區區之事雖錄陛下龍潛之時臣有所言一得書之秘府死無所恨昔陛下在周嘗與永富公竇榮定語臣曰我聞有行聲即識其人臣當時即言公眼如曙星無所不照當王有天下願忍誅殺建德四年五月周武帝在雲陽宮謂臣曰諸公皆汝所識隋公相祿何如臣報武帝曰隋公止是守節人可鎮一方若為將領陣無不破臣即於宮東南奏聞陛下謂臣此語不忘明年烏丸軌言於武帝曰隋公非人臣帝尋以問臣臣知帝有疑臣詭報曰是節臣更無異相于時王誼梁彥光等知臣此語大象二年至尊從永巷東門東北面立陛下問臣曰我無災障不臣奏陛下曰公骨法氣色相應天命有付屬未幾遂總百揆上覽之大悅進位開府賜物五百段米三百石地十頃和同郡韓則嘗詣和相和謂之曰後四五當得大人初不知所謂則至開皇十五年五月而終人問其故和曰十五年為三五加以五月為四五大官椁也和言多此類著相經四十卷道士張賓焦子順鴈門人董子華此三人當高祖龍潛時並私謂高祖曰公當為天子善自愛又

戡所以資爲華州刺史子順爲開府子華爲上儀同

蕭吉

蕭吉字文休梁武帝兄長沙宣武王懿之孫也博學多通
尤精陰陽算術江陵陷遂歸于周爲儀同宣帝時吉以朝
政日亂上書切諫帝不納及隋受禪進上儀同以本官太
常考定古今陰陽書吉性孤峭不與公卿相沉浮又與楊
素不協由是擯落於世鬱鬱不得志見上好徵祥之說欲
乾沒自進遂矯其迹爲悅媚焉開皇十四年上書曰今年
歲在甲寅十一月朔旦以辛酉爲冬至來年乙卯正月朔
旦以庚申爲元日冬至之日即在朔旦樂汁圖徵云天元

十一月朔旦冬至聖王受享祚今聖主在位居天元之首而朔
旦冬至此慶一也辛酉之日即是至尊本命辛德在丙此十一月
建丙子酉德在寅正月建寅爲本命與月德合而居元朔之
首此慶二也庚申之日即是行年乙德在庚卯德在申來年乙卯
是行年與歲合德而在元旦之朝此慶三也陰陽書云年命與歲
月合德者必有福慶洪範傳云歲之朝月之朝日之朝主王者經
書並謂三長應之者延年福吉況乃甲寅蔀首十一月陽之始朔
旦冬至是聖王上元正月是正陽之月歲之首月之先朔旦是
歲之元月之朝日之先嘉辰之會而本命爲九元之先行
年爲三長之首並與歲月合德所以靈寶經云角音龍精

其祚日強來歲年命納音俱角曆之與經如合符契又甲
寅乙卯天地合也甲寅之年以辛酉冬至來年乙卯以甲
子夏至冬至陽始郊天之日即是至尊本命此慶四也夏
至陰始祀地之辰即是皇后本命此慶五也至尊德并乾
之覆育皇后仁同地之載養所以二儀元氣並會本辰上
覽之大悅賜物五百段房陵王時爲太子言東宮多鬼魅
鼠妖數見上令吉詣東宮禳邪氣於宣慈殿設神坐有迴
風從艮地鬼門來掃太子坐吉以桃湯葦火驅之風出宮
門而止又謝土於未地設壇爲四門置五帝坐于時至寒
有蝦蟆從西南來入人門升赤帝坐還從人門而出行數

步忽然不見上大異之賞賜優洽又上言太子當不安位時
上陰欲廢立得其言是之由此每被顧問及獻皇后崩上
令吉卜擇葬所吉歷筮山原至一處云卜年二千卜世二
百具圖而奏之上曰吉凶由人不在於地高緯父葬豈不
卜乎國尋滅亡正如我家墓田若云不吉朕不當爲天子若
云不凶我弟不當戰沒然竟從吉言吉表曰去月十六日
皇后山陵西北雞未鳴前有黑雲方圓五六百步從地屬
天東南又有旌旗車馬帳幕布滿七八里并有人往來檢
校部伍甚整日出乃滅同見者十餘人謹案葬書云氣王
與姓相生大吉今黑氣當冬王與姓相生是大吉利子孫

無疆之候也上大悅其後上將親臨發殯吉復奏上曰至
尊本命辛酉今歲斗魁及天岡臨卯酉謹按陰陽書不得
臨喪上不納退而告族人蕭平仲曰皇太子遣宇文左率深
謝余云公前稱我當為太子竟有其驗終不忘也令卜山陵
務令我早立我立之後當以富貴相報吾記之曰後四載
太子御天下今山陵氣應上又臨喪兆益見矣且太子得
政隋其亡乎當有真人出治之矣吾前給云卜年二千者
是三十字也卜世二百者取三十二運也吾言信矣汝其
誌之及煬帝嗣位拜太府少卿加位開府嘗行經華陰見
楊素冢上有白氣屬天密言於帝帝問其故吉曰其候素

家當有兵禍滅門之象改葬者庶可免乎帝後從容謂楊
玄感曰公家宜早改葬玄感亦微知其故以為吉祥託以
遼東未滅不遑私門之事未幾而玄感以反族滅帝彌信
之後歲餘卒官著金海三十卷相經要錄一卷宅經八卷
葬經六卷樂譜二十卷及帝王養生方二卷相手版要決
一卷太一立成一卷並行於世時有楊伯醜臨孝恭劉祐
俱以陰陽術數知名

楊伯醜

楊伯醜馮翊武鄉人也好讀易隱於華山開皇初被徵入
朝見公卿不為禮無貴賤皆汝之人不能測也高祖召與

語竟無所答上賜之衣服至朝堂捨之而去於是被髮陽
狂遊行市里形體垢穢未嘗櫛沐嘗有張永樂者賣卜京
師伯醜每從之遊永樂為卦有不能決者伯醜輒為分析爻
象尋幽入微永樂嗟服自以為非所及也伯醜亦開肆賣
卜有人嘗失子就伯醜筮者卦成伯醜曰汝子在懷遠坊
南門道東北壁上有青裙女子抱之可往取也如言果得
或者有金數兩夫妻共藏之於後失金其夫意妻有異志
將逐之其妻稱冤以詣伯醜為筮之曰金在矣悉呼其家
人指一人曰可取金來其人赧然應聲而取之道士韋知
常詣伯醜問吉凶伯醜曰汝勿東北行必不得已當早還

不然者楊素斬汝頭未幾上令知常事漢王諒俄而上崩
諒舉兵反知常逃歸京師知常先與楊素有隙及素平并
州先訪知常將斬之賴此獲免又人有失馬來詣伯醜卜
者時伯醜為皇太子所召在途遇之立為作卦卦成曰我
不遑為卿占之卿且向西市東壁門南第三店為我買魚
作鱠當得馬矣其人如此言須臾有一人牽所失馬而至
遂擒之崖州嘗獻徑寸珠其使者陰易之上心疑焉召伯
醜令筮伯醜曰有物出自水中質圓而色光是大珠也今
為人所隱具言隱者姓名容狀上如言簿責之果得本珠
上奇之賜帛二十匹國子祭酒何妥嘗詣之論易聞妥之

言修然而笑曰何用鄭玄王弼之言乎久之微有所答所說辭義皆異先儒之旨而思理玄妙故論者以為天然獨得非常人所及也竟以壽終

臨孝恭

臨孝恭京兆人也明天文算術高祖甚親遇之每言災祥之事未嘗不中上因令考定陰陽官至上儀同著欹器圖三卷地動銅儀經一卷九宮五墓一卷遁甲月令十卷元辰經十卷元辰厄一百九卷百怪書十八卷祿命書二十卷九宮龜經一百一十卷太一式經三十卷孔子馬頭易卜書一卷並行於世

劉祐

劉祐滎陽人也開皇初為大都督封索盧縣公其所占候合如符契高祖甚親之初與張賓劉暉馬顯定曆後奉詔撰兵書十卷名曰金韜上善之復著陰策二十卷觀臺飛候六卷玄象要記五卷律曆術文一卷婚姻志三卷產乳志二卷式經四卷四時立成法一卷安曆志十二卷歸正易十卷並行於世

張胄玄

張胄玄勃海蓚人也博學多通尤精術數冀州刺史趙煚薦之高祖徵授雲騎尉直太史參議律曆事時輩多出其下由是太史令劉暉等甚忌之然暉言多不中胄玄所推步甚精密上異之令楊素與術數人立議六十一事皆舊法久難通者令暉與胄玄等辯析之暉杜口一無所答胄玄通者五十四焉由是擢拜員外散騎侍郎兼太史令賜物千段暉及黨與八人皆斥逐之改定新曆言前曆差一日內史通事顏敏楚上言曰漢時落下閎改顓頊曆作太初曆云後當差一日八百年當有聖者定之計今相去七百一十年術者舉其成數聖者之謂其在今乎上大悅漸見親用胄玄所為曆法與古不同者有三事其一宋祖沖之於歲周之末創設差分冬至漸移不循舊軌每四十六年

卻差一度至梁虞劌曆法嫌沖之所差太多因以百八十六年冬至移一度胄玄以此二術年限懸隔追檢古注所失極多遂折中兩家以為度法冬至所宿歲別漸移八十三年卻行一度則上合堯時日永星火次符漢曆宿起牛初明其前後並皆密當其二周馬顯造丙寅元曆有陰陽轉法加減章分進退蝕餘乃推定日創開此數當時術者多不能曉張賓因而用之莫能考正胄玄以為加時先後逐氣參差就月為斷於理未可乃因二十四氣列其盈縮所出實由日行遲則月逐日易及令合朔加時早日行速則月逐日少遲令合朔加時晚檢前代加時早晚以為損益之

率日行自秋分已後至春分其勢速計一百八十二日行一百八十度自春分已後至秋分日行遲計一百八十三日而行一百七十六度每氣之下即其率也其二自古諸曆朔望值交不問內外入限便食張賓立法創有外限應食不食猶未能明冑玄以日行黃道歲一周天月行月道二十七日有餘一周天月道交絡黃道每行黃道內十三日有奇而出又行黃道外十三日有奇而入終而復始經黃道謂之交朔望去交前後各十五度已下即為當食若月行內道則在黃道之北食多有驗月行外道在黃道之南也雖遇正交無由掩映食多不驗遂因前法別立定限隨

交遠近逐氣求差損益食分事皆明著其超古獨異者有七事其一古曆五星行度皆守恒率見伏盈縮悉無格準冑玄推之各得其真率合見之數與古不同其差多者至加減三十許日即如熒惑平見在雨水氣即均加二十九日見在小雪氣則均減二十五日加減平見以為定見諸星各有盈縮之數皆如此例但差數不同特其積候所知時人不能原其意旨二辰星舊率一終再見凡諸古曆皆以為然應見不見人未能測冑玄積候知辰星一終之中有時一見及同類感召相隨而出即如辰星平晨見在雨水氣者應見即不見若平晨見在啓蟄氣者去日十八度外

三十六度內晨有木火土金一星者亦相隨見其三古曆步術行有定限自見已後依率而推進退之期莫知多少冑玄積候知五星遲速留退真數皆與古法不同多者至差八十餘日留迴所在亦差八十餘度即如熒惑前疾初見在立冬初則二百五十日行一百七十七度定見在夏至初則一百七十日行九十二度追步天驗今古皆密其四古曆食分依平即用推驗多少實數罕符冑玄積候知月從木火土金四星行有向背月向四星即速背之則遲皆十五度外乃循本率遂於交分限其多少其五古曆加時朔望同術冑玄積候知日食所在隨方改變傍正高下

每處不同交有淺深遲速亦異約時立差皆會天象其六古曆交分即為食數去交十四度者食一分去交十三度二分去交十度食三分每近一度食益一分當交即食既其應少反多應多反少自古諸曆未悉其原冑玄積候知當交之中月掩日不能畢盡其食反少去交五六時月在日內掩日便盡故食乃既自此已後更遠者其食又少交之前後在冬至皆爾若近夏至其率又差所立食分最為詳密其七古曆二分晝夜皆等冑玄積候知其有差春秋二分晝多夜漏半刻皆由日行遲疾盈縮使其然也凡此冑玄獨得於心論者服其精密大業中卒官

許智藏

許智藏高陽人也祖道幼嘗以母疾遂覽醫方因而究極世號名醫誡其諸子曰為人子者嘗膳視藥不知方術豈謂孝乎由是世相傳授仕梁官至員外散騎侍郎父景武陵王諮議參軍智藏少以醫術自達仕陳為散騎侍郎及陳滅高祖以為員外散騎侍郎使詣揚州會秦孝王俊有疾上馳召之俊夜中夢其亡妃崔氏泣曰本來相迎如聞許智藏將至其人若到當必相苦為之奈何明夜俊又夢崔氏曰妾得計矣當入靈府中以避之及智藏至為俊診脈曰疾已入心即當發癇不可救也果如言俊數日而薨

上奇其妙賚物百段煬帝即位智藏時致仕于家帝每有所苦輒令中使就詢訪或以轝迎入殿扶登御牀智藏為方奏之用無不效年八十卒于家宗人許澄亦以醫術顯父奭仕梁太常丞中軍長史隨柳仲禮入長安與姚僧垣齊名拜上儀同三司澄有學識傳父業尤盡其妙歷尚藥典御諫議大夫封賀川縣伯父子俱以藝術名重於周隋二代史失事故附見云

萬寶常

萬寶常不知何許人也父大通從梁將王琳歸于齊後復謀還江南事泄伏誅由是寶常被配為樂戶因而妙達鍾律遍工八音造玉磬以獻于齊又嘗與人方食論及聲調時無樂器寶常因取前食器及雜物以箸扣之品其高下宮商畢備諧於絲竹大為時人所賞然歷周洎隋俱不得調開皇初沛國公鄭譯等定樂初為黃鍾調寶常雖為伶人譯等每召與議然言多不用後譯樂成奏之上召寶常問其可不寶常曰此亡國之音豈陛下之所宜聞上不悅寶常因極言樂聲哀怨淫放非雅正之音請以水尺為律以調樂器上從之寶常奉詔遂造諸樂器其聲率下鄭譯調二律并撰樂譜六十四卷具論八音旋相為宮之法改絃移柱之變為八十四調一百四十四律變化終於一千八百

聲時人以周禮有旋宮之義自漢魏已來知音者皆不能通見寶常特創其事皆哂之至是試令為之應手成曲無所凝滯見者莫不嗟異於是損益樂器不可勝紀其聲雅淡不為時人所好太常善聲者多排毀之又太子洗馬蘇夔以鍾律自命尤忌寶常夔父威方用事凡言樂者皆附之而短寶常數詣公卿怨望蘇威因詰寶常所為何所傳受有一沙門謂寶常曰上雅好符瑞有言徵祥者上皆悅之先生當言就胡僧受學云是佛家菩薩所傳音律則上必悅先生所為可以行矣寶常然之遂如其言以答威威怒曰胡僧所傳乃是四夷之樂非中國所宜行也其事

殺寶常嘗聽太常所奏樂泫然而泣人問其故寶常曰樂聲淫厲而哀天下不久相殺將盡時四海全盛聞其言者皆謂為不然大業之末其言卒驗寶常貧無子其妻因其臥疾遂竊其資物而逃寶常飢餒無人贍遺竟餓而死將死也取其所著書而焚之曰何用此為見者於火中探得數卷見行於世時論哀之開皇之世有鄭譯何妥盧賁蘇夔蕭吉並討論墳籍撰著樂書皆為當世所用至於天然識樂不及寶常遠矣安馬駒曹妙達王長通郭令樂等能造曲為一時之妙又習鄭聲而寶常所為皆歸於雅此輩雖公議不附寶常然皆心服謂以為神時有樂人王令

言亦妙達音律大業末煬帝將幸江都令言之子嘗從於戶外彈胡琵琶作翻調安公子曲令言時臥室中聞之大驚蹶然而起曰變變急呼其子曰此曲興自早晚其子對曰頃來有之令言遂歔欷流涕謂其子曰汝慎無從行帝必不反子問其故令言曰此曲宮聲往而不反宮者君也吾所以知之帝竟被殺於江都

史臣曰陰陽卜祝之事聖人之教在焉雖不可以專行亦不可得而廢也人能弘道則博利時俗行非其義則咎悔及身故昔之君子所以戒乎妄作今韋來之骨法氣色庾張之推步盈虛雖落下高堂許負朱建不能尚也伯醜龍恩之筮近知鬼神之情耿詢渾儀不差辰象多度寶常聲律動應宮商之和雖不足遠擬古人皆一時之妙也許氏之運鍼世載可稱蕭吉之言陰陽近於誣誕矣

列傳第四十三　隋書七十八

特進臣魏徵上

外戚

歷觀前代外戚之家乘母后之權以取高位厚秩者多矣然而鮮有克終之美必罹顛覆之患何哉皆由乎無德而尊不知紀極忽於滿盈之戒罔念高危之咎故鬼瞰其室憂必及之夫其誠著艱難功宣社稷不以謙沖自牧未免顛蹶之禍而況道不足以濟時仁不足以利物自矜於己以富貴驕人者乎此呂霍上官閻梁竇鄧所以繼踵而亡滅者也昔文皇潛躍之際獻后便相推轂煬帝大橫方兆

蕭妃密勿經綸是以恩禮綢繆始終不易然內外親戚莫預朝權昆弟在位亦無殊寵至於居擅王堂家稱金穴暉光戚里重於四方將三司以比儀命五侯而同拜者終始一代寂無聞焉考之前王可謂矯其弊矣故雖時經擾攘無有陷於不義市朝遷貿而皆得以保全比夫憑藉寵私階緣恩澤乘其非據旋就顛隕者豈可同日而言哉此所謂愛之以禮能改覆車輒敘其事為外戚傳云

高祖外家呂氏

高祖外家呂氏其族蓋微平齊之後求訪不知所在至開皇初濟南郡上言有男子呂永吉自稱有姑字苦桃為楊忠妻勘驗知是舅子始追贈外祖雙周為上柱國太尉八州諸軍事青州刺史封齊郡公諡曰敬外祖母姚氏為齊敬公夫人詔並改葬於齊州立廟置守冢十家以永吉襲爵留在京師大業中授上黨郡太守性識庸劣職務不理後去官不知所終永吉從父道貴性尤頑騃言詞鄙陋初自鄉里徵入長安上見之悲泣道貴略無戚容但連呼高祖名云種末定不可偷大似苦桃姊是後數犯忌諱動致違忤上甚恥之乃命高熲厚加供給不許接對朝士拜上儀同三司出為濟南太守令即之任斷其入朝道貴還至本郡高自崇重每與人言自稱皇舅數將儀衛出入閭里

從故人遊宴官民咸苦之後郡廢終於家子孫無聞焉

獨孤羅　弟陁

獨孤羅字羅仁雲中人也父信初仕魏為荊州刺史武帝之入關也信棄父母妻子西歸長安歷職顯貴羅由是遂為高氏所囚信後仕周為大司馬及信為宇文護所誅羅始見釋寓居中山孤貧無以自給齊將獨孤永業以宗族之故見而哀之為買田宅遺以資畜初信入關之後復娶二妻郭氏生子六人善穆藏順陁整崔氏生獻皇后及齊亡高祖為定州總管獻皇后遣人尋羅得之相見悲不自勝侍御者皆泣於是厚遺車馬財物未幾周武帝以羅功

臣子父淪異域徵拜楚安郡太守以疾去官歸于京師諸
弟見羅少長貧賤每輕侮之不以兄禮事也然性長者亦
不與諸弟校競長短后由是重之及高祖為丞相拜儀同
常置左右既受禪下詔追贈羅父信官爵曰褒德累行往
代通規追遠慎終前王盛典故柱國信風宇高曠獨秀生
民睿哲居宗清猷映世宏謨長策道著於弼諧緯義經仁
事深於拯濟方當宣風廊廟亮采台階而運屬艱危功高
弗賞眷言令範事切於心今景運初開椒闈肅建載懷塗
山之義無忘褒紀之典可贈太師上柱國冀定等十州刺
史趙國公邑萬戶其諸弟以羅母沒齊先無夫人之號不

當承襲上以問皇后后曰羅誠嫡長不可誣也於是襲爵趙
國公以其弟善為河內郡公穆為金泉縣公藏為武平縣公
陁為武喜縣公整為千牛備身擢拜羅為左領左右將軍
尋遷左衛將軍前後賞賜不可勝計久之出為涼州總管
進位上柱國仁壽中徵拜左武衛大將軍煬帝嗣位改封
蜀國公未幾卒官謚曰恭子纂嗣仕至河陽郡尉纂弟
武都大業末亦為河陽郡尉庶長子開遠宇文化及之弒
逆也裴虔通率賊入成象殿宿衛兵士皆從逆開遠時為
千牛與獨孤盛力戰於閤下為賊所執賊義而捨之善字
乃至柱國…子覽嗣仕至左候衛將軍大業末卒

獨孤陁字黎邪仕周胥附上士坐父徙蜀郡十餘年宇文
護被誅始歸長安高祖受禪拜上開府右領左右將軍久
之出為郢州刺史進位上大將軍累轉延州刺史好左道
其妻母先事猫鬼因轉入其家上微聞而不之信也會獻
皇后及楊素妻鄭氏俱有疾召醫者視之皆曰此猫鬼疾也
上以陁后之異母弟陁妻楊素之異母妹由是意陁所為
陰令其兄穆以情喻之上又避左右諷陁陁言無有上不
悅左轉遷州刺史出怨言上令左僕射高熲納言蘇威大
理正皇甫孝緒大理丞楊遠等雜治之陁婢徐阿尼言本
從陁母家來常事猫鬼每以子日夜祀之言子者鼠也其

猫鬼每殺人者所死家財物潛移於畜猫鬼家陁嘗從家
中索酒其妻曰無錢可酤陁因謂阿尼曰可令猫鬼向越
公家使我足錢也阿尼便咒之歸數日猫鬼向素家十一
年上初從并州還陁於園中謂阿尼曰可令猫鬼向皇后
所使多賜吾物阿尼復咒之遂入宮中楊遠乃於門下外
省遣阿尼呼猫鬼阿尼於是夜中置香粥一盆以匙扣而
呼之曰猫女可來無住宮中久之阿尼色正青若被牽曳
者云猫鬼已至上以其事下公卿奇章公牛弘曰妖由人
興殺其人可以絕矣上令以犢車載陁夫妻將賜死於其
弟司勳侍中整詣闕求哀於是免陁死除名為民

以其妻楊氏爲尼先是有人訟其母爲人猫鬼所殺者上以爲妖妄怒而遣之及此詔誅被訟行猫鬼家陀未幾而卒煬帝即位追念舅氏聽以禮葬乃下詔曰外氏衰禍獨孤陀不幸早世遷卜有期言念渭陽之情追懷傷切宜加禮命允備哀榮可贈正議大夫帝意猶不已復下詔曰舅氏之尊戚屬斯重而降年不永凋落相繼緬惟先往宜崇徽秩復贈銀青光祿大夫有二子延福延壽陀弟整官至幽州刺史大業初卒贈金紫光祿大夫平鄉侯

蕭巋傳

蕭巋字仁遠梁昭明太子統之孫也父詧初封岳陽王鎮襄陽侯景之亂其兄河東王譽與其叔父湘東王繹不協爲繹所害及繹嗣位詧稱藩于西魏乞師請討繹周太祖以詧爲梁主遣柱國于謹等率騎五萬襲繹滅之詧遂都江陵有荆郡其西平州延袤三百里之地稱帝於其國車服節文一同王者仍置江陵總管以兵戍之詧薨巋嗣立年號天保巋俊辯有才學兼好内典周武帝平齊之後巋來賀帝享之甚歡親彈琵琶令巋起舞巋曰陛下親御五絃臣敢不同百獸高祖受禪恩禮彌厚遣使賜金五百兩銀千兩布帛萬匹馬五百匹巋來朝上甚敬焉詔巋位在王公之上帝服衮冕常服遠遊冠絳紗袍大會日百寮觀榮賞賜以億計月餘歸藩帝親餞於滻水之上後備禮納其女爲晉王妃又欲以其子瑒尚蘭陵公主由是漸見親待獻皇后言於上曰梁主通家腹心所寄何勞猜防也上然之於是罷江陵總管巋專制其國後餘歲巋又來朝賜縑萬匹珍玩稱是及還上親執手曰梁主久滯荆楚未復舊都故鄉之念良軫懷抱朕當振旅長江相送旋反耳巋拜謝而去其年五月巋疾臨終上表曰臣以庸闇曲荷天慈寵冠外藩恩逾丘山以家及子女之上每願躬擐甲冑身先士卒掃蕩逋寇上報明時而攝衛乖方遘疾彌留將辭長辰闕陛侍謝之辰長違慈照冀照明之祖嗣孤琮特乞隆恩拯撫墓窮與山嶽同固皇基等七百俱永臣雖九泉實無遺恨并獻所服金裝劍上覽而嗟悼焉巋在位二十三年年四十四梁之臣子謚曰孝明皇帝廟號世宗子琮嗣巋著孝經周易義記及大小乘幽微十四卷行於世

琮字溫文性寬仁有大度倜儻不羈博學有文義兼善弓馬遣人伏地著帖琮馳馬射之十發十中持帖者亦不懼初封東陽王尋立爲梁太子及嗣位上賜璽書曰負荷堂構其事甚重雖窮憂勞常須自力輯諧內外親任才良奉遵世業是所望也彼之疆守咫尺陳人水潦之時特宜警備陳氏比日雖復朝聘相尋疆埸之間猶未清肅唯當恃

哉公不可干仍得輕人而不設備朕與梁國積世相知重
以親姻情義彌厚江陵之地朝寄非輕為國為民深宜抑
割恆加鐘勵以禮自存又賜梁之大臣璽書誡勉之時琮
年號廣運有識者曰運之為字軍走也吾君將奔走乎其
年琮遣大將軍戚昕以舟師襲陳公安不克而還徵琮叔
父岑入朝拜為大將軍封懷義公因留不遣復置江陵總
管以監之琮所署大將軍許世武密以城召陳將宜黃侯
陳紀謀洩琮誅之後二歲上徵琮入朝率其臣下二百餘
人朝于京師江陵父老莫不隕涕相謂曰吾君其不反矣
上以琮來朝遣武鄉公崔弘度將兵戍之軍至鄀州琮叔

父巖及弟瓛等懼弘度掩襲之遂引陳人至城下虜居民
而叛於是廢梁國遣左僕射高熲安集之曲赦江陵死
罪給民復十年梁二主各給守墓十戶拜琮為柱國賜爵
莒國公煬帝嗣位以皇后之故甚見親重拜內史令改封
梁公琮之宗族緦麻以上並隨才擢用於是諸蕭昆弟布
列朝廷琮性澹雅不以職務自嬰退朝縱酒而已內史令
楊約與琮同列帝令約宣旨誡勵約復以私情喻之琮答
曰琮若復事事則何異於公哉約笑而退約兄素時為尚
書令見琮嫁從父妹於鉗耳氏因謂琮曰公帝王之族望
高戚美何乃適妹鉗耳氏琮曰前已嫁妹於侯莫陳氏

此復何疑素曰鉗耳羌也侯莫陳虜也何得相比素意以
虜貴羌賤琮曰以羌異虜未之前聞素慚而止琮雖羈旅
見北間豪貴無所降下唯與賀若弼深相友善弼既被誅
復有童謠曰蕭蕭亦復起帝由是忌之遂廢於家未幾而
卒贈左光祿大夫子鉉襄城通守復以琮弟子鉅為梁公
鉅小名藏煬帝甚寵之以為千牛與宇文皛出入宮掖伺
察內外帝每有遊宴鉅未嘗不從遂於宮中多行淫穢
江都之變為宇文化及所殺
瓛字欽文少以敏辭稱在梁為荊州刺史頗有能名
弘度以兵至瓛懼以其叔父巖奔于陳陳以為侍

中安東將軍吳州刺史甚得物情三吳父老皆曰吾君子
也及陳亡吳人推瓛為主吳人見梁武簡文及孝元等兄
弟並第三而踐帝位瓛自以巋之第三子也深自矜負有
謝異者頗知廢興梁陳之際言無不驗江南人甚敬信之
及陳主被擒異奔於瓛由是益為眾所歸褒國公宇文述
以兵討之瓛遣王褒守吳州自將拒述述遣兵別道襲吳
州褒懼衣道士服棄城而遁瓛眾聞之悉無鬭志與述一
戰而敗瓛將左右數人逃于太湖匿於民家為人所執送
於述所斬之長安時年二十一　琮弟璟以朝請大夫尚衣奉
御瑒歷衛尉卿秘書監陶丘侯瑀內史侍郎河池太守

史臣曰三五哲王防深慮遠舅之國罕執鈞衡母后之
家無聞傾敗爰及漢晉顛覆繼轍皆由乎進不以禮故其
斃亦速若使獨孤權侔呂霍寶賤於伍壽之前蕭氏勢均
梁竇皇壽於大業之後今或不隕其基或更隆先哲豈非
處之以道不損權寵之所致乎

列傳第四十四　　隋書七十九

列傳第四十五　　隋書八十

特進臣魏　徵上

自昔貞專淑媛布在方策者多矣婦人之德雖在於溫柔
立節垂名咸資於貞烈溫柔仁之本也貞烈義之資也非
溫柔無以成其仁非貞烈無以顯其義是以詩書所記風
俗所在圖像丹青流聲竹素莫不守約以居正殺身以成
仁者也若文伯王陵之母白公杞植之妻魯之義姑梁之
高行衛君靈主之妾夏侯文寧之女或抱信以含貞或蹈
忠而踐義不以存亡易心不以盛衰改節其修名彰於既
往徽音傳於不朽不亦休乎或有王公大人之妃偶肆情
於淫僻之俗雖衣繡衣食珍膳坐金屋乘玉輦不入彤管
之書不沾良史之筆將草木以俱落與麋鹿而同死可勝
道哉永言載思實庶姬之恥　今之靜女各勵松筠
之操古今一揆蘭摧足以益　既述其雅志以纂前
代之列女云

蘭陵公主

蘭陵公主字阿五　姿儀性婉順好讀書
高祖於諸女中特　嫁儀同王奉孝卒適河東柳
述時年十八諸姊　獨折節遵於婦道事舅姑甚謹

譴還有疾病必親奉湯藥高祖聞之大悅由是述漸見寵遇初晉王廣欲以主配其妃弟蕭瑒高祖初許之後遂適述晉王因不悅及述用事瑒竟廢之高祖既崩述從嶺表煬帝令主與述離絕將改 公主以死自誓不復朝謁上表請免主號與述同徙 帝大怒曰天下豈無男子欲與述同徙耶主曰先帝以妾適于柳家今其有罪妾當從坐不願陛下屈法申恩帝不從主憂憤而卒時年三十二臨終上表曰昔共姜自誓著美前詩鄎嬀不言傳芳往誥妾雖負罪竊慕古人生既不得從夫死乞葬於柳氏帝覽之愈怒竟不哭乃葬主於洪瀆川資送甚薄朝野傷之

南陽公主

南陽公主者煬帝之長女也美風儀有志節造次必以禮年十四嫁於許國公宇文述子士及以謹肅聞及述病且卒主親調飲食手自奉上世以此稱之及宇文化及殺逆主隨至聊城而化及為竇建德所敗士及自濟北西歸大唐時隋代衣冠並在其所建德引見之莫不惶懼失常唯主神色自若建德與語主自陳國破家亡不能報怨雪恥淚下盈襟聲辭不輟情理切至建德及觀聽者莫不為之動容隕涕咸肅然敬異焉及建德誅化及時主有一子名禪師年且十歲建德遣武賁郎將於士澄謂主曰宇文化及躬行殺逆人神所不容今將族滅其家公主之子法當從坐若不能割愛亦聽留之主泣曰武賁既是隋室貴臣此事何須見問建德竟殺之主尋請建德削髮為尼及建德敗將歸西京復與士及遇於東都之下主不與相見士及就之立於戶外請復為夫妻主拒之曰我與君讎家今恨不能手刃君者但謀逆之日察君不預知耳因與告絕訶令速去士及固請之主怒曰必欲就死可相見也士及見其言切知不可屈乃拜辭而去

襄城王恪妃

襄城王恪妃者河東柳氏女也父旦循州刺史妃姿儀端麗年十餘以良家子合法相娉以為妃未幾而恪被廢妃修婦道事之愈敬煬帝嗣位恪復徙邊帝令使者殺之於道恪與辭訣妃曰若王死妾誓不獨生於是相對慟哭恪既死棺斂訖 妃謂使者曰妾誓與楊氏同穴若身死之後得不別埋君之惠也遂撫棺號慟自經而卒見者莫不為之涕流

華陽王楷妃

華陽王楷妃者河南元氏之女也父巖性明敏有氣幹仁壽中為黃門侍郎封龍涸縣公煬帝嗣位坐與柳述連事除名為民徙南海後會赦還長安有人譖巖逃歸收而殺

之妃有姿色性婉順初以選為妃未幾而楷被幽廢妃事楷逾謹每見楷有憂懼之色輒陳義理以慰諭之楷甚敬焉及江都之亂楷遇宇文化及之逆以妃賜其黨元武達武達初以宗族之禮置之別舍後因醉而逼之妃自誓不屈武達怒撻之百餘辭色彌厲因取甓自毀其面血淚交下武達釋之妃謂其徒曰我不能早死致令將見侵辱我之罪也因不食而卒

譙國夫人

譙國夫人者高涼洗氏之女也世為南越首領跨據山洞部落十餘萬家夫人幼賢明多籌略在父母家撫循部眾能行軍用師壓服諸越每勸親族為善由是信義結於本鄉越人之俗好相攻擊夫人兄南梁州刺史挺恃其富強侵掠傍郡嶺表苦之夫人多所規諫由是怨隙止息海南儋耳歸附者千餘洞梁大同初羅州刺史馮融聞夫人有志行為其子高涼太守寶娉以為妻融本北燕苗裔初馮弘之投高麗也遣融大父業以三百人浮海歸宋因留于新會自業及融三世為守牧他鄉羈旅號令不行至是夫人誡約本宗使從民禮每共寶參決辭訟首領有犯法者雖是親族無所舍縱自此政令有序人莫敢違遇侯景反廣州都督蕭勃徵兵援臺高州刺史李遷仕據大皋口遣召寶寶欲往夫人止之曰刺史無故不合召太守必欲詐君共為反耳寶曰何以知之夫人曰刺史被召援臺乃稱有疾鑄兵聚眾而後喚君今者若往必留質追君兵眾此意可見願且無行以觀其勢數日遷仕果反遣主帥杜平虜率兵入灨石寶知之遽告夫人夫人曰平虜驍將也領兵入灨石即與官兵相拒勢未得還遷仕在州無能為也若君自往必有戰鬭宜遣使詐之卑辭厚禮云身未敢出欲遣婦往參彼聞之喜必無防慮於是我將千餘人步擔雜物唱言輸賧得至柵下賊必可圖寶從之遷仕果大喜覘夫人眾皆擔物不設備夫人擊之大捷遷仕遂走保于寧都夫人總兵與長城侯陳霸先會于灨石還謂寶曰陳都督大可畏極得眾心我觀此人必能平賊君宜厚資之及寶卒嶺表大亂夫人懷集百越數州晏然至陳永定二年其子僕年九歲遣帥諸首領朝于丹陽起家拜陽春郡守後廣州刺史歐陽紇謀反召僕至高安誘與為亂僕遣使歸告夫人夫人曰我為忠貞經今兩代不能惜汝輒負國家遂發兵拒境帥百越酋長迎章昭達內外逼之紇徒潰散僕以夫人之功封信都侯加平越中郎將轉石龍太守詔使持節冊夫人為中郎將石龍太夫人賚繡幰油絡駟馬安車一乘給鼓吹一部并麾幢旌節其鹵簿一如刺史之

至德中僕卒後遇陳國亡嶺南未有所附數郡共奉夫人號為聖母保境安民高祖遣總管韋洸安撫嶺外陳將徐璒以南康拒守洸至嶺下逡巡不敢進初夫人以扶南犀杖獻于陳主至此晉王廣遣陳主遺夫人書諭以國亡令其歸化并以犀杖及兵符為信夫人見杖驗知陳亡集首領數千盡日慟哭遣其孫魂帥衆迎洸入至廣州嶺南悉定表魂為儀同三司冊夫人為宋康郡夫人未幾番禺人王仲宣反首領皆應之圍洸於州城進兵屯衡嶺夫人遣孫暄帥師救洸暄與逆黨陳佛智素相友善故遲留不進夫人知之大怒遣使執暄繫於州獄又遣孫盎出討佛

智戰剋斬之進兵至南海與鹿願軍會共敗仲宣夫人親被甲乘介馬張錦傘領彀騎衛詔使裴矩巡撫諸州其蒼梧首領陳坦岡州馮岑翁梁化鄧馬頭藤州李光略羅州龐靖等皆來參謁還令統其部落嶺表遂定高祖異之拜盎為高州刺史仍赦出暄拜羅州刺史追贈寶為廣州總管譙國公冊夫人為譙國夫人以宋康邑迴授僕妾洗氏仍開譙國夫人幕府置長史以下官屬給印章聽發部落六州兵馬若有機急便宜行事降勅書曰朕撫育蒼生情均父母欲使率土清淨兆庶安樂而王仲宣等輒相聚結擾亂彼民所以遣往誅翦為百姓除害夫人情在奉國

識正理遂令孫盎斬獲佛智竟破群賊甚有大功今賜夫人物五千段暄不進愆誠合罪責以夫人立此誠效故特原免夫人宜訓導子孫敦崇禮教遵奉朝化以副朕心皇后以首飾及宴服一襲賜之夫人並盛於金篋并梁陳賜物各藏于一庫每歲時大會皆陳于庭以示子孫曰汝等宜盡赤心向天子我事三代主唯用一好心今賜物具存此忠孝之報也願汝皆思念之時番州總管趙訥貪虐諸俚獠多有亡叛夫人遣長史張融上封事論安撫之宜并言訥罪狀不可以招懷遠人上遣推訥得其贓賄竟致於法降勅委夫人招慰亡叛夫人親載詔書自稱使者歷十餘

州宣述上意諭諸俚獠所至皆降高祖嘉之賜夫人臨振縣湯沐邑一千五百戶贈僕為崖州總管平原郡公仁壽初卒賻物一千段謚為誠敬夫人

鄭善果母

鄭善果母者清河崔氏之女也年十三出適鄭誠生善果而誠討尉迥力戰死于陣母年二十而寡父彥穆欲奪其志母抱善果謂彥穆曰婦人無再見男子之義且鄭君雖死幸有此兒棄兒為不慈背死為無禮寧當割耳截髮以明素心違禮滅慈非敢聞命善果以父死王事年數歲拜使持節大將軍襲爵開封縣公邑一千戶開皇初

德郡公年十四授沂州刺史轉景州刺史尋爲魯郡太守母性賢明有節操博涉書史通曉治方每善果出聽事母恒坐胡床於鄣後察之聞其剖斷合理歸則大悅即賜之坐相對談笑若行事不允或妄嗔怒母乃還堂蒙被而泣終日不食善果伏於牀前亦不敢起母方起謂之曰吾非怒汝乃愧汝家耳吾爲汝家婦獲奉灑掃如汝先君忠勤之士也在官清恪未嘗問私以身徇國繼之以死吾亦望汝副其此心汝既年小而孤吾寡婦耳有慈無威使汝不知禮訓何可負荷忠臣之業乎汝自童子承襲茅土位至方伯豈汝身致之邪安可不思此事而妄加嗔怒心緣驕樂墮於公政內則墜爾家風或亡失官爵外則虧天子之法以取罪戾吾死之日亦何面目見汝先人於地下乎母恒自紡績夜分而寐善果曰兒封侯開國位居三品秩俸幸足母何自勤如是邪答曰嗚呼汝年已長吾謂汝知天下之理今聞此言故猶未也至於公事何由濟乎今此秩俸乃是天子報爾先人之徇命也當須散贍六姻爲先君之惠妻子奈何獨擅其利以爲富貴哉又絲枲紡織婦人之務上自王后下至大夫士妻各有所製若惰業者是爲驕逸吾雖不知禮其可自敗名乎自初寡便不御脂粉常服大練性又節儉非祭祀賓客之事酒肉不妄陳於前靜

室端居未嘗輒出門閤內外姻戚有吉凶事但厚加贈遺皆不許其家非自手作及　祿賜所得雖親族禮遺悉不許入門善果歷任州郡唯內自出饌於衙中食之公廨所供皆不許受悉用修治廨宇及分給僚佐善果亦由此克己號爲清吏煬帝遣御史大夫張衡勞之考爲天下最徵授光祿卿其母卒後善果爲大理卿漸驕恣清公平允遂不如疇昔焉

孝女王舜

孝女王舜者趙郡王子春之女也子春與從兄長忻不協齊滅之際長　其妻同謀殺子春舜時年七歲有二妹粲年五歲璠年二歲並孤苦寄食親戚舜撫育二妹恩義甚篤而舜陰有復讎之心長忻殊不爲備妹俱長親戚欲嫁之輒拒不從乃密謂其二妹曰我無兄弟致使父讎不復吾輩雖是女子何用生爲我欲共汝報復汝意如何二妹皆垂泣曰唯姊所命是夜姊妹各持刀踰牆而入手殺長忻夫妻以告父墓因詣縣請罪姊妹爭爲謀首州縣不能決高祖聞而嘉歎特原其罪

韓覬妻

韓覬妻者洛陽于氏女也字茂德父實周大左輔于氏年十四適于覬雖生長膏腴家門鼎盛而動遵禮度躬自儉

紹宗嘗歎敬之。年十八，覬從軍戰沒，于氏哀毀骨立，慟感行路。每至朝夕奠祭，皆手自捧持。及免喪，其父以其幼少無子，將嫁之，誓無異志。復令家人敦喻，于氏晝夜涕泣，截髮自誓。其父喟然感傷，遂不奪其志。因養夫之弟子世隆為嗣，身自撫育，愛同己生，訓導有方，卒能成立。自孀居已後，唯時或歸寧。至於親族之家，絕不來往。有尊卑就省謁者，送迎皆不出戶庭。蔬食布衣，不聽聲樂，以此終身。高祖聞而嘉歎，下詔褒美，表其門閭，長安中號為節婦閭。終于家，年七十二。

陸讓母

陸讓母者，上黨馮氏女也。性仁愛，有母儀。讓即其孽子也。仁壽中，為番州刺史，數有聚斂，贓貨狼籍，為司馬所奏。上遣使按之，皆驗。於是囚詣長安，親臨問。讓稱冤，上復令治書侍御史撫按之，狀不易前。乃命公卿百寮議之，咸曰讓罪當死，詔可其奏。讓將就刑，馮氏蓬頭垢面詣朝堂，數讓曰：無汗馬之勞，致位刺史，不能盡誠奉國，以答鴻恩，而反違犯憲章，贓貨狼籍。若言司馬誣汝，百姓百官不應亦皆誣汝。若言至尊不憐愍汝，何故治書覆汝？豈誠臣？豈孝子？不誠不孝，何以為人！於是流涕嗚咽，親持盂粥，勸讓令食。既而上表求哀，詞甚切。上愍然為之改容。獻皇后甚奇其

志節，請於上。治書侍御史柳彧進曰：馮氏母德之至，有感行路，如或殺之，何以為勸？於是集京城士庶於朱雀門，遣舍人宣詔曰：馮氏以嫡母之德，足為世範，慈愛之道，義感人神。特宜矜免，用獎風俗。讓可減死，除名為民。復下詔曰：馮氏體備仁慈，夙閑禮度。孽子讓非其所生，往犯憲章，宜從極法。躬自詣闕，為之請命，匍匐頓顙，朕哀其義，特免死辜。使天下婦人皆如馮者，豈不閨門雍睦，風俗和平！朕每嘉歎不能已。宜標揚優賞，用章有德。可賜物五百段。集諸命婦，與為相識，以寵異之。

劉昶女

劉昶女者，河南長孫氏之婦也。昶在周尚公主，官至柱國、彭國公，數為將帥，位望隆顯。與高祖有舊，及受禪，甚親任，歷左武衛大將軍、慶州總管。其子居士，為太子千牛備身，聚徒任俠，不遵法度，數得罪。上以昶故，每輒原之。居士轉恣，每大言曰：男兒要當辮頭反縛，蘧篨上作獠舞。取公卿子弟膂力雄健者，輒將至家，以車輪括其頸而棒之，殆死能不屈者，稱為壯士，釋而與交。黨與三百人，其趫捷者號為餓鶻隊，武力者號為蓬轉隊。每韝鷹紲犬，連騎道中，毆擊路人，多所侵奪。長安市里無貴賤，見之者皆辟易，至於公卿妃主，莫敢與校者。其女則居士之姊也，每垂泣誨之，殷勤

昶惻居士不改至破家產昶年老奉養甚薄其女時寡居哀昶如此每歸寧于家躬勤紡績以致其甘脆有人告居士與其徒遊長安城登故未央殿基南向坐前後列隊意有不遜每相約曰當為一死耳又時有人言居士遣使引突厥令南寇當於京師應之上謂昶曰今日之事當復如何昶猶恃舊恩不自引咎直前曰黑白在乎至尊上大怒下昶獄捕居士黨與治之甚急憲司又奏昶事母不孝其女知昶必不免不食者數日每親調飲食手自捧持詣大理餉其父見獄卒長跪以進歔欷嗚咽見者傷之居士坐斬昶竟賜死于家詔百寮臨視時其女絕而復蘇者數矣

公卿慰諭之其女言父無罪坐子以及於禍詞情哀切人皆不忍聞見遂布衣蔬食以終其身上聞而歎曰吾聞衰門之女興門之男固不虛也

鍾士雄母者臨賀蔣氏女也士雄仕陳為伏波將軍陳主以士雄嶺南酋帥慮其反覆每質蔣氏於都下及晉王諱平江南以士雄在嶺表欲以恩義致之遣蔣氏歸臨賀既而同郡虞子茂鍾文華等作亂舉兵攻城遣人召士雄士雄將應之蔣氏謂士雄曰我前在揚都備嘗辛苦今逢聖化母子聚集汝身不能上報焉得為逆哉汝若禽獸其心背德忘義我當自殺於汝前士雄於是遂止蔣氏復為書與子茂等諭以禍福子茂不從尋為官軍所敗上聞蔣氏甚異之封為安樂縣君時有溺州寡婦胡氏者不知何氏妻也甚有志節為邦族所重當江南之亂諷諭宗黨皆守險不從叛逆封為密陵郡君

孝婦覃氏

孝婦覃氏者上郡鍾氏婦也與其夫相見未幾而夫死時年十八事後姑以孝聞數年之間姑及伯叔皆相繼而死覃氏家貧無以葬於是躬自節儉晝夜紡績積財十年而葬八喪為州里所敬上聞而賜米百石表其門閭

元務光母

元務光母者范陽盧氏女也少好讀書造次以禮盛年寡居諸子幼弱家貧不能就學盧氏每親自教授勗以義方世以此稱之仁壽末漢王諒舉兵反遣將綦良往山東略地良以務光為記室及良敗慈州刺史上官政簿籍務光之家見盧氏悅而逼之盧氏以死自誓政為人凶悍怒甚以燭燒其身盧氏執志彌固竟不屈節

裴倫妻

裴倫妻河東柳氏女也少有風訓大業末倫為渭源令屬薛舉之亂縣城為賊所陷倫遇害柳時年四十有二女及兒婦三人皆有美色柳氏謂之曰我輩遭逢禍亂汝父

已死我自念不能全汝我門風有素義不受辱於群賊我將與汝等同死如何其女等皆垂泣曰唯母所命柳氏遂自投于井其女及婦相繼而下皆重死於井中

趙元楷妻

趙元楷妻者清河崔氏之女也父儦在文學傳家有素範子女皆遵禮度元楷父爲僕射家富於財重其門望厚禮以聘之元楷甚敬崔氏雖在宴私不妄言笑進止容服動合禮儀化及之反也元楷隨至河北將歸長安至滏口遇盜攻掠元楷僅以身免崔氏爲賊所拘賊請以爲妻崔氏謂賊曰我士大夫女爲僕射子妻今日破亡自可即死遂爲賊婦終必不能群賊毀裂其衣形體悉露縛於牀簀之上將凌之崔氏懼爲所辱詐之曰今力已屈當聽處分不敢相違請解縛賊遽釋之崔因著衣取賊佩刀倚樹而立曰欲殺我任加刀鋸若覓死可來相逼賊大怒亂射殺之元楷後得殺妻者支解之以祭崔氏之柩

史臣曰夫稱婦人之德皆以柔順爲先斯乃舉其中庸未臻其極者也至於明識遠圖貞心峻節志不可奪唯義所在考之圖史亦何世而無哉蘭陵主質邁寒松南陽主心踰匪石洗媼孝女之忠壯崔馮二母之識悟足使義勇慙其志烈蘭王謝其貞芳襄城華陽之妃裴倫元楷之婦時逢艱阻事乖好合甘心同穴顛沛靡它志勵冰霜言踰皦日雖詩詠恭姜之自誓傳述伯姬之守死其將復何以加焉

列傳第四十五　隋書八十

特進臣魏徵　上

高麗

高麗之先出自夫餘夫餘王嘗得河伯女因閉於室內為
日光隨而照之感而遂孕生一大卵有一男子破殼而出
名曰朱蒙夫餘之臣以朱蒙非人所生咸請殺之王不聽
及壯因從獵所獲居多又請殺之其母以告朱蒙朱蒙棄
夫餘東南走遇一大水深不可越朱蒙曰我是河伯外孫
日之子也今有難而追兵且及如何得渡於是魚鼈積而
成橋朱蒙遂渡追騎不得濟而還朱蒙建國自號高句麗
以高為氏朱蒙死子閭達嗣至其孫莫來興兵遂幷夫餘
至裔孫位宮以魏正始中入寇西安平毌丘儉拒破之位
宮玄孫之子曰昭列帝為慕容氏所破遂入丸都焚其宮
室大掠而還昭列帝後為百濟所殺其曾孫璉遣使後魏
璉六世孫湯在周遣使朝貢武帝拜湯上開府遼東郡公
遼東王高祖受禪湯復遣使詣闕進授大將軍改封高麗
王歲遣使朝貢不絕其國東西二千里南北千餘里都於
平壤城亦曰長安城東西六里隨山屈曲南臨浿水復有
國內城漢城並其都會之所其國中呼為三京與新羅每
相侵奪戰爭不息官有太大兄次大兄次小兄次對盧次

意侯奢次烏拙次太大使者次大使者次小使者次褥奢
次翳屬次仙人凡十二等復有內評外評五部褥薩人皆
皮冠使人加插鳥羽貴者冠用紫羅飾以金銀服大袖衫
大口袴素皮帶黃革屨婦人裙襦加襈兵器與中國略同
每春秋校獵王親臨之人稅布五匹穀五石遊人則三年
一稅十人共細布一匹租戶一石次七斗下五斗反逆者
縛之於柱爇而斬之籍沒其家盜則償十倍用刑既峻罕
有犯者樂有五絃琴箏篳篥橫吹簫鼓之屬吹蘆以和曲
每年初聚戲於浿水之上王乘腰輿列羽儀以觀之事
畢王以衣服入水分左右為二部以水石相濺擲諠呼馳
逐再三而止俗好蹲踞潔淨自喜以趨走為敬拜則曳一
腳立多反拱行必搖手性多詭伏父子同川而浴共室而
寢婦人淫奔俗多遊女有婚嫁者取男女相悅然即為之
男家送豬酒而已無財聘之禮或有受財者人共恥之死
者殯於屋內經三年擇吉日而葬居父母及夫之喪服皆三
年兄弟三月初終哭泣葬則鼓儛作樂以送之埋訖悉取
死者生時服翫車馬置於墓側會葬者爭取而去敬鬼神
多淫祠開皇初頻有使入朝及平陳之後湯大懼治兵積
穀為守拒之策十七年上賜湯璽書曰朕受天命愛育率
土委王海隅宣揚朝化欲使圓首方足各遂其心王每遣

使人歲常朝貢雖稱藩附誠節未盡王既人臣須同朕
德而乃驅逼靺鞨固禁契丹諸藩頓顙為我臣妾忿善人
之慕義何毒害之情深乎太府工人其數不少王必須之
自可聞奏昔年潛行財貨利動小人私將弩手逃竄下國
豈非修理兵器意欲不臧恐有外聞故為盜竊時命使者
撫慰王藩本欲問彼人情教彼政術王乃坐之空館嚴加
防守使其閉目塞耳永無聞見有何陰惡弗欲人知禁制
官司畏其訪察又數遣馬騎殺害邊人屢騁姦謀動作邪
說心在不賓朕於蒼生悉如赤子賜王土宇授王官爵深
恩殊澤彰著遐邇王專懷不信恒自猜疑常遣使人密覘

消息純臣之義豈若是也蓋當由朕訓導不明王之愆違
一已寬恕今日以後必須改革守藩臣之節奉朝正之典
自化爾藩勿忤他國則長享富貴實稱朕心彼之一方雖
地狹人少然普天之下皆為朕臣今若黜王不可虛置終
須更選官屬就彼安撫王若洒心易行率由憲章即是朕
之良臣何勞別遣才彥也昔帝王作法仁信為先有善必
賞有惡必罰四海之內具聞朕旨王若無罪朕忽加兵自
餘藩國謂朕何也王必虛心納朕此意慎勿疑惑更懷異
圖往者陳叔寶代在江陰殘害人庶驚動我烽候抄掠我
邊境朕前後誡勅經歷十年彼則恃長江之外聚一隅之

眾惛狂驕傲不從朕言故命將出師除彼凶逆來往不盈
旬月兵騎不過數千歷代逋寇一朝清蕩遐邇乂安人神
胥悅聞王歎恨獨致悲傷黜陟幽明有司是職罪王不為
陳滅賞王不為陳存樂禍好亂何為爾也王謂遼水之
廣何如長江高麗之人多少陳國朕若不存含育責王前
愆命一將軍何待多力殷勤曉示許王自新耳宜得朕懷
自求多福湯得書惶恐將奉表陳謝會病卒子元嗣立高
祖使使拜元為上開府儀同三司襲爵遼東郡公賜衣一
襲元奉表謝恩并賀祥瑞因請封王高祖優冊元為王明
年元率靺鞨之眾萬餘騎寇遼西營州總管韋沖擊走之

高祖聞而大怒命漢王諒為元帥總水陸討之下詔黜其
爵位時餽運不繼六軍乏食師出臨渝關復遇疾疫王師
不振及次遼水元亦惶懼遣使謝罪上表稱遼東糞土臣
元云云上於是罷兵待之如初元亦歲遣朝貢煬帝嗣位
天下全盛高昌王突厥啟人可汗並親詣闕貢獻於是徵
元入朝元懼藩禮頗闕大業七年帝將討元之罪車駕渡
遼水上營於遼東城分道出師各頓兵於其城下高
麗率兵出拒戰多不利於是皆嬰城固守帝令諸軍攻之
又勅諸將高麗若降者即宜撫納不得縱兵城將陷賊輒
言請降諸將奉旨不敢赴機先令馳奏比報至賊守禦亦

備晴出拒戰如此者再三帝不悟由是食盡師老轉輸不
繼諸軍多敗績於是班師是行也唯於遼水西拔賊武厲
邏置遼東郡及通定鎮而還九年帝復親征之乃勑諸軍
以便宜從事諸將分道攻城賊勢日蹙會楊玄感作亂反
書至帝大懼即日六軍並還兵部侍郎斛斯政亡入高麗
高麗具知事實悉銳來追殿軍多敗十年又發天下兵會
盜賊蜂起人多流亡所在阻絕軍多失期至遼水高麗亦
困弊遣使乞降囚送斛斯政以贖罪帝許之頓於懷遠鎮
受其降款仍以俘囚軍實歸至京師以高麗使者親告於
太廟因拘留之仍徵元入朝元竟不至帝勑諸軍嚴裝更

圖後舉會天下大亂遂不克復行

百濟

百濟之先出自高麗國其國王有一侍婢忽懷孕王欲殺
之婢云有物狀如雞子來感於我故有娠也王捨之後遂
生一男棄之廁溷久而不死以為神明養之名曰東明及
長高麗忌之東明懼逃至淹水夫餘人共奉之東明之後
有仇台者篤於仁信始立其國于帶方故地漢遼東太守
公孫度以女妻之漸以昌盛為東夷強國初以百家濟海
因號百濟歷十餘代代臣中國前史載之詳矣開皇初其
王餘昌遣使貢方物拜昌為上開府帶方郡公百濟王其

國東西四百五十里南北九百餘里南接新羅北拒高麗
其都曰居拔城官有十六品長曰左平次大率次恩率次
德率次杆率次奈率次將德服紫帶次施德皂帶次固德
赤帶次李德青帶次對德以下皆黃帶次文督次武督次
佐軍次振武次克虞皆用白帶其冠制並同唯奈率以上
飾以銀花長史三年一交代畿內為五部部有五巷士人
居焉五方各有方領一人方佐貳之方有十郡郡有將其
人雜有新羅高麗倭等亦有中國人其衣服與高麗略同
婦人不加粉黛女辮髮垂後已出嫁則分為兩道盤於頭
上俗尚騎射讀書史能吏事亦知醫藥蓍龜占相之術以

兩手據地為敬有僧尼多寺塔有鼓角箜篌箏竽篪笛
之樂投壺圍棋樗蒲握槊弄珠之戲行宋元嘉曆以建寅
月為歲首國中大姓有八族沙氏燕氏劦氏解氏貞氏國氏
木氏苩氏婚娶之禮略同於華喪制如高麗有五穀牛豬
雞多不火食厥田下濕人皆山居有巨栗每以四仲之月
王祭天及五帝之神立其始祖仇台廟於國城歲四祠之
國西南人島居者十五所皆有城邑平陳之歲有一戰船
漂至海東𨈭牟羅國其船得還經于百濟昌資送之甚厚
并遣使奉表賀平陳高祖善之下詔曰百濟王既聞平陳
遠令奉表往復至難若逢風浪便致傷損百濟王心迹淳

至朕已委知相去雖遠事同言面何必數遣使來相體悉自今以後不須年別入貢朕亦不遣使往王宜知之使者舞蹈而去開皇十八年昌使其長史王辯那來獻方物屬興遼東之役遣使奉表請為軍導帝下詔曰往歲為高麗不供職貢無人臣禮故命將討之高元君臣恐懼畏服歸罪朕已赦之不可致伐厚其使而遣之高麗頗知其事以兵侵掠其境昌死子餘宣立死子餘璋立大業三年璋遣使者燕文進朝貢其年又遣使者王孝鄰入獻請討高麗煬帝許之令覘高麗動靜然璋內與高麗通和挾詐以窺中國七年帝親征高麗璋使其臣國智牟來請軍期帝大悅厚加賞錫遣尚書起部郎席律詣百濟與相知明年六軍度遼璋亦嚴兵於境聲言助軍實持兩端尋與新羅有隙每相戰爭十年復遣使朝貢後天下亂使命遂絕其南海行三月有耽牟羅國南北千餘里東西數百里土多麞鹿附庸於百濟百濟自西行三日至貊國云

新羅

新羅國在高麗東南居漢時樂浪之地或稱斯羅魏將毌丘儉討高麗破之奔沃沮其後復歸故國留者遂為新羅焉故其人雜有華夏高麗百濟之屬兼有沃沮不耐韓獩之地其王本百濟人自海逃入新羅遂王其國傳祚至金真平開皇十四年遣使貢方物高祖拜真平為上開府樂浪郡公新羅王其先附庸於百濟後因百濟征高麗高麗人不堪戎役相率歸之遂致強盛因襲百濟附庸於迦羅國其官有十七等其一曰伊罰干貴如相國次伊尺干次迎干次破彌干次大阿尺干次阿尺干次乙吉干次沙咄干次及伏干次大奈摩干次奈摩次大舍次小舍次吉士次大烏次小烏次造位外有郡縣其文字甲兵同於中國選人壯健者悉入軍烽戍邏俱有屯管部伍風俗刑政衣服略與高麗百濟同每正月旦相賀王設宴會班賚群官其日拜日月神至八月十五日設樂令官人射賞以馬布其有大事則聚群官詳議而定之服色尚素婦人辮髮繞頭以雜綵及珠為飾婚嫁之禮唯酒食而已輕重隨貧富新婚之夕女先拜舅姑次即拜夫死有棺斂葬起墳陵王及父母妻子喪持服一年田甚良沃水陸兼種其五穀果菜鳥獸物產略與華同大業以來歲遣朝貢新羅地多山險雖與百濟構隙百濟亦不能圖之

靺鞨

靺鞨在高麗之北邑落俱有酋長不相總一凡有七種其一號粟末部與高麗相接勝兵數千多驍武每寇高麗中其二曰伯咄部在粟末之北勝兵七千其三曰安車骨部

在伯咄東北。其四曰拂涅部，在伯咄東。其五曰號室部，在拂涅東。其六曰黑水部，在安車骨西北。其七曰白山部，在粟末東南。勝兵並不過三千，而黑水部尤為勁健。自拂涅以東，矢皆石鏃，即古之肅慎氏也。所居多依山水。渠帥曰大莫弗瞞咄，東夷中為強國。有徒太山者，俗甚敬畏，上有熊羆豹狼，皆不害人，人亦不敢殺。地卑濕，築土如堤，鑿穴以居，開口向上，以梯出入。相與偶耕，土多粟麥穄。水氣鹹，生鹽於木皮之上。其畜多豬。嚼米為酒，飲之亦醉。婦人服布，男子衣豬狗皮。俗以溺洗手面，於諸夷最為不潔。其俗淫而妒，其妻外淫，人有告其夫者，夫輒殺妻，殺而後悔，必殺告者，由是姦淫之事終不發揚。人皆射獵為業，角弓長三尺，箭長尺有二寸。常以七八月造毒藥，傅矢以射禽獸，中者立死。開皇初，相率遣使貢獻。高祖詔其使曰：「朕聞彼土人庶多能勇捷，今來相見，實副朕懷。朕視爾等如子，爾等宜敬朕如父。」對曰：「臣等僻處一方，道路悠遠，聞內國有聖人，故來朝拜。既蒙勞賜，親奉聖顏，下情不勝懽喜，願得長為奴僕也。」其國西北與契丹相接，每相劫掠。後因其使來，高祖誡之曰：「我憐念契丹與爾無異，宜各守土境，豈不安樂？何為輒相攻擊，甚乖我意！」使者謝罪。高祖因厚勞之，令宴飲於前。使者與其徒皆起舞，其曲折多戰鬬之容。

上顧謂侍臣曰：「天地間乃有此物，常作用兵意，何其甚也！」然其國與隋懸隔，唯粟末、白山為近。煬帝初與高麗戰，頻敗其眾，渠帥度地稽率其部來降。拜為右光祿大夫，居之柳城，與邊人來往。悅中國風俗，請被冠帶，帝嘉之，賜以錦綺而褒寵之。及遼東之役，度地稽率其徒以從，每有戰功，賞賜優厚。十三年，從帝幸江都，尋放歸柳城。在塗遇李密之亂，密遣兵邀之，前後十餘戰，僅而得免。至高陽，復沒於王須拔。未幾，遁歸羅藝。

流求國

流求國，居海島之中，當建安郡東，水行五日而至。土多山洞。其王姓歡斯氏，名渴剌兜，不知其由來有國代數也。彼土人呼之為可老羊，妻曰多拔荼。所居曰波羅檀洞，塹柵三重，環以流水，樹棘為藩。王所居舍，其大一十六間，琱刻禽獸。多鬬鏤樹，似橘而葉密，條纖如髮然下垂。國有四五帥，統諸洞，洞有小王。往往有村，村有鳥了帥，並以善戰者為之，自相樹立，理一村之事。男女皆以白紵繩纏髮，從項後盤繞至額。其男子用鳥羽為冠，裝以珠貝，飾以赤毛，形製不同。婦人以羅紋白布為帽，其形正方。織鬬鏤皮并雜色紵及雜毛以為衣，製裁不一。綴毛垂螺為飾，雜色相間，下垂小貝，其聲如珮，綴璫施釧，懸珠於頸。織藤為笠，飾以

毛羽有刀矟弓箭劍鈹之屬其處少鐵刃皆薄小多以骨
角輔助之編紵為甲或用熊豹皮王乘木獸令左右輿之
而行導從不過數十人小王乘机鏤為獸形國人好相攻
擊人皆驍健善走難死而耐創諸洞各為部隊不相救助
兩陣相當勇者三五人出前跳噪交言相罵因相擊射如
其不勝一軍皆走遣人致謝即共和解收取鬬死者共聚
而食之仍以髑髏將向王所王則賜之以冠使為隊帥無
賦斂有事則均稅用刑亦無常准皆臨事科決犯罪皆斷
於鳥了帥不伏則上請於王王令臣下共議定之獄無枷
鏁唯用繩縛決死刑以鐵錐大如筯長尺餘鑽頂而殺之

輕罪用杖俗無文字望月虧盈以紀時節候草藥枯以為
年歲人深目長鼻頗類於胡亦有小慧無君臣上下之節
拜伏之禮父子同牀而寢男子拔去髭鬢身上有毛之
處皆亦除去婦人以墨黥手為蟲蛇之文嫁娶以酒肴珠
貝為娉或男女相悅便相匹偶婦人產乳必食子衣產後
以火自炙令汗出五日便平復以木槽中暴海水為鹽木
汁為酢釀米麪為酒其味甚薄食皆用手偶得異味先進
尊者凡有宴會執酒者必待呼名而後飲上王酒者亦呼
王名銜杯共飲頗同突厥歌呼蹋蹄一人唱衆皆和音頗
哀怨扶女子上膊搖手而舞其死者氣將絕舉至庭親賓

哭泣相弔浴其屍以布帛纏之裹以葦草親土而殯上不
起墳子為父者數月不食肉南境風俗少異人有死者邑
里共食之有熊羆豺狼尤多豬雞無牛羊驢馬厥田良沃
先以火燒而引水灌之持一插以石為刃長尺餘闊數寸
而墾之土宜稻粱沄黍麻豆赤豆胡豆黑豆等木有楓栝
樟松楩楠杉梓竹藤果藥同於江表風土氣候與嶺南相
類俗事山海之神祭以酒肴鬬戰殺人便將所殺人祭其
神或依茂樹起小屋或懸髑髏於樹上以箭射之或累石
繫幡以為神主王之所居壁下多聚髑髏以為佳人間門
戶上必安獸頭骨角大業元年海師何蠻等每春秋二時

天清風靜東望依希似有煙霧之氣亦不知幾千里三年
煬帝令羽騎尉朱寬入海求訪異俗何蠻言之遂與蠻俱
往因到流求國言不相通掠一人而返明年帝復令寬慰
撫之流求不從寬取其布甲而還時倭國使來朝見之曰
此夷邪久國人所用也帝遣武賁郎將陳稜朝請大夫張
鎮州率兵自義安浮海擊之至高華嶼又東行二日至䵶
鼊嶼又一日便至流求初稜將南方諸國人從軍有崑崙人
頗解其語遣人慰諭之流求不從拒逆官軍稜擊走之進
至其都頻戰皆敗焚其宮室虜其男女數千人載軍實而
還自爾遂絕

倭國

倭國在百濟新羅東南水陸三千里於大海之中依山島而居魏時譯通中國三十餘國皆自稱王夷人不知里數但計以日其國境東西五月行南北三月行各至於海其地勢東高西下都於邪靡堆則魏志所謂邪馬臺者也古云去樂浪郡境及帶方郡並一萬二千里在會稽之東與儋耳相近漢光武時遣使入朝自稱大夫安帝時又遣使朝貢謂之倭奴國桓靈之間其國大亂遞相攻伐歷年無主有女子名卑彌呼能以鬼道惑衆於是國人共立爲王有男弟佐卑彌理國其王有侍婢千人罕有見其面者唯有

男子二人給王飲食通傳言語其王有宮室樓觀城柵皆持兵守衛爲法甚嚴自魏至于齊梁代與中國相通開皇二十年倭王姓阿每字多利思北孤號阿輩雞彌遣使詣闕上令所司訪其風俗使者言倭王以天爲兄以日爲弟天未明時出聽政跏趺坐日出便停理務云委我弟高祖曰此太無義理於是訓令改之王妻號雞彌後宮有女六七百人名太子爲利歌彌多弗利無城郭內官有十二等一曰大德次小德次大仁次小仁次大義次小義次大禮次小禮次大智次小智次大信次小信員無定數有軍尼一百二十人猶中國牧宰八十戶置一伊尼翼如今里長

也十伊尼翼屬一軍尼其服飾男子衣裙襦其袖微小履如屨形漆其上繫之於腳人庶多跣足不得用金銀爲飾故時衣橫幅結束相連而無縫頭亦無冠但垂髮於兩耳上至隋其王始制冠以錦綵爲之以金銀鏤花爲飾婦人束髮於後亦衣裙襦裳皆有襈攕竹爲梳編草爲薦雜皮爲表緣以文皮有弓矢刀矟弩䂎斧漆皮爲甲骨爲矢鏑雖有兵無征戰其王朝會必陳設儀仗奏其國樂戶可十萬其俗殺人強盜及姦皆死盜者計贓酬物無財者沒身爲奴自餘輕重或流或杖每訊究獄訟不承引者以木壓膝或張強弓以弦鋸其項或置小石於沸湯中令所競

者探之云理曲者即手爛或置蛇瓮中令取之云曲者即螫手矣人頗恬靜罕爭訟少盜賊樂有五弦琴笛男女多黥臂點面文身沒水捕魚無文字唯刻木結繩敬佛法於百濟求得佛經始有文字知卜筮尤信巫覡每至正月一日必射戲飲酒其餘節略與華同好棋博握槊樗蒲之戲氣候溫暖草木冬青土地膏腴水多陸少以小環挂鸕鷀項令入水捕魚日得百餘頭俗無盤俎藉以槲葉食用手餔之性質直有雅風女多男少婚嫁不取同姓男女相悅者即爲婚婦入夫家必先跨犬乃與夫相見婦人不淫妒死者斂以棺槨親賓就屍歌舞妻子兄弟以白布製服貴

人三年殯於外庶人卜日而瘞及葬置屍船上陸地牽之或以小轝有阿蘇山其石無故火起接天者俗以爲異因行禱祭有如意寶珠其色青大如雞卵夜則有光云魚眼精也新羅百濟皆以倭爲大國多珍物並敬仰之恒通使往來大業三年其王多利思比孤遣使朝貢使者曰聞海西菩薩天子重興佛法故遣朝拜兼沙門數十人來學佛法其國書曰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云云帝覽之不悅謂鴻臚卿曰蠻夷書有無禮者勿復以聞明年上遣文林郎裴清使於倭國度百濟行至竹島南望𨈭羅國經都斯麻國迥在大海中又東至一支國又至竹斯國

又東至秦王國其人同於華夏以爲夷洲疑不能明也又經十餘國達於海岸自竹斯國以東皆附庸於倭倭王遣小德阿輩臺從數百人設儀仗鳴鼓角來迎後十日又遣大禮哥多毗從二百餘騎郊勞既至彼都其王與清相見大悅曰我聞海西有大隋禮義之國故遣朝貢我夷人僻在海隅不聞禮義是以稽留境內不即相見今故清道飾館以待大使冀聞大國惟新之化清答曰皇帝德並二儀澤流四海以王慕化故遣行人來此宣諭既而引清就館其後清遣人謂其王曰朝命既達請即戒塗於是設宴享以遣清復令使者隨清來貢方物此後遂絕

史臣曰廣谷大川異制人生其間異俗嗜欲不同言語不通聖人因時設教所以達其志而通其俗也九夷所居與中夏懸隔然天性柔順無獷暴之風雖綿邈山海而易以道御夏殷之代時或來王暨箕子避地朝鮮始有八條之禁疏而不漏簡而可久化之所感千載不絕今遼東諸國或衣服參冠冕之容或飲食有俎豆之器好尚經術愛樂文史遊學於京都者往來繼路或亡沒不歸非先哲之遺風其孰能致於斯也故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鄉行矣誠哉斯言其俗之可採者豈徒楛矢之貢而已乎自高祖撫有周餘惠此中國開皇之末方事遼左天時不

利師遂無功二代承基志包宇宙頻踐三韓之域屢發千鈞之弩小國懼亡敢同困獸兵連不戢四海騷然遂以土崩喪身滅國兵志有之曰務廣德者昌務廣地者亡然遼東之地不列於郡縣久矣諸國朝正奉貢無闕於歲時二代震而矜之以爲人莫若已不能懷以文德遽動干戈內恃富強外思廣地以驕取怨以怒興師若此而不亡自古未之聞也然則四夷之戒安可不深念哉

列傳卷第四十六　隋書八十一

特進臣魏　徵　上

南蠻雜類與華人錯居曰蜒曰獽曰俚曰獠曰㐌俱無君
長隨山洞而居古先所謂百越是也其俗斷髮文身好相
攻討浸以微弱稍屬於中國皆列為郡縣同之齊人不復
詳載大業中南荒朝貢者十餘國其事迹多湮滅而無聞
今所存錄四國而已

林邑

林邑之先因漢末交阯女子徵側之亂內縣功曹子區連
殺縣令自號為王無子其甥范熊代立死子逸立日南人
范文因亂為逸僕隸遂教之築宮室造器械逸甚信任使
文將兵極得衆心文因間其子弟或奔或徙及逸死國無
嗣文自立為王其後范佛為晉揚威將軍戴桓所破宋交
州刺史檀和之將兵擊之深入其境至梁陳亦通使往來
其國延袤數千里土多香木金寶物產大抵與交阯同以
塼為城蜃灰塗之東向戶尊官有二其一曰西那婆帝其
二曰薩婆地歌其屬官三等其一曰倫多姓次歌倫致帝
次乙他伽蘭外官分為二百餘部其長官曰弗羅次曰可
輪如牧宰之差也王戴金花冠形如章甫衣朝霞布珠璣
瓔珞足躡革履時復錦袍良家子侍衛者二百許人皆執
金裝刀有弓箭刀槊以竹為弩傅毒於矢樂有琴笛琵琶
五絃頗與中國同每擊鼓以警衆吹蠡以即戎其人深目
高鼻髮拳色黑俗皆徒跣以幅布纏身冬月衣袍婦人椎
髻施椰葉席每有婚媾令媒者齎金銀釧酒二壺魚數頭
至女家於是擇日夫家會親賓歌舞相對女家請一婆羅
門送女至男家壻盥手因牽女授之王死七日而葬有官
者三日庶人一日皆以函盛屍鼓舞導從輿至水次積薪
焚之收其餘骨王則內金甖中沉之於海有官者以銅甖
沉之於海口庶人以瓦送之於江男女皆截髮隨喪至水
次盡哀而止歸則不哭每七日然香散花復哭盡哀而止
盡七七而罷至百日三年亦如之人皆奉佛文字同於天
竺高祖既平陳乃遣使獻方物其後朝貢遂絕時天下無
事群臣言林邑多奇寶者仁壽末上遣大將軍劉方為驩
州道行軍總管率欽州刺史甯長真驩州刺史李暈開府
秦雄步騎萬餘及犯罪者數千人擊之其王梵志率其徒
乘巨象而戰方軍不利方於是多掘小坑草覆其上因以
兵挑之梵志悉衆而陣方與戰偽北梵志逐之至坑所其
衆多陷轉相驚駭軍遂亂方縱兵擊之大破之頻戰輒敗
遂棄城而走方入其都獲其廟主十八枚皆鑄金為之蓋
其有國十八葉矣方班師梵志復其故地遣使謝罪於是朝貢不絕

赤土

赤土國扶南之別種也在南海中水行百餘日而達所都土色多赤因以為號東波羅剌國西婆羅娑國南訶羅旦國北拒大海地方數千里其王姓瞿曇氏名利富多塞不知有國近遠稱其父釋王位出家為道傳位於利富多塞在位十六年矣有三妻並鄰國王之女也居僧祇城有門三重相去各百許步每門圖畫飛仙仙人菩薩之像懸金花鈴毦婦女數十人或奏樂或捧金花又飾四婦人容飾如佛塔邊金剛力士之狀夾門而立門外者持兵仗門內者執白拂夾道垂素網綴花王宮諸屋悉是重閣北戶北

面而坐坐三重之榻衣朝霞布冠金花冠垂雜寶瓔珞四女子立侍左右兵衛百餘人王榻後作一木龕以金銀五香木雜鈿之龕後懸一金光焰夾榻又樹二金鏡鏡前並陳金甕甕前各有金香爐當前置一金伏牛牛前樹一寶蓋蓋左右皆有寶扇婆羅門等數百人東西重行相向而坐其官有薩陀迦羅一人陀拏達叉二人迦利密迦三人共掌政事俱羅末帝一人掌刑法每城置那邪迦一人鉢帝十人其俗等皆穿耳剪髮無跪拜之禮以香油塗身其俗敬佛尤重婆羅門婦人作髻於項後男女通以朝霞朝雲雜色布為衣豪富之室恣意華靡唯金鎖非

王賜不得服用每婚嫁擇吉日女家先期五日作樂飲酒父執女手以授婿七日乃配焉既娶則分財別居唯幼子與父同居父母兄弟死則剃髮素服就水上構竹木為棚棚內積薪以屍置上燒香建幡吹蠡擊鼓以送之縱火焚薪遂落於水貴賤皆同唯國王燒訖收灰貯以金瓶藏於廟屋冬夏常溫雨多霽少種植無時特宜稻穄白豆黑麻自餘物產多同於交阯以甘蔗作酒雜以紫瓜根酒色黃赤味亦香美亦名椰漿為酒煬帝即位募能通絕域者大業三年屯田主事常駿虞部主事王君政等請使赤土

帝大悅賜駿等帛各百匹時服一襲而遣齎物五千段以賜赤土王其年十月駿等自南海郡乘舟晝夜二旬每值便風至焦石山而過東南泊陵伽鉢拔多洲西與林邑相對上有神祠焉又南行至師子石自是島嶼連接又行二三日西望見狼牙須國之山於是南達雞籠島至於赤土之界其王遣婆羅門鳩摩羅以舶三十艘來迎吹蠡擊鼓以樂隋使進金鎖以纜駿船月餘至其都王遣其子那邪迦請與駿等禮見先遣人送金盤貯香花并鏡鑷金合二枚貯香油金瓶八枚貯香水白疊布四條以擬供使者盥洗其日未時那邪迦又將象二頭持孔雀蓋以迎使人并致金花金盤以藉詔函男女百人奏蠡鼓婆羅門二人

人導路至王宮駿等奉詔書上閣王以下皆坐宣詔訖引駿等坐奏天竺樂事畢駿等還館又遣婆羅門就館送食以草葉為盤其大方丈因謂駿曰今是大國中人非復赤土國矣飲食疏薄願為大國意而食之後數日請駿等入宴儀衛導從如初見之禮王前設兩牀牀上並設草葉盤方一丈五尺上有黃白紫赤四色之餅牛羊魚鼈猪蝳蝐之肉百餘品延駿升牀從者坐於地席各以金鍾置酒女樂迭奏禮遺甚厚尋遣那邪迦隨駿貢方物并獻金芙蓉冠龍腦香以鑄金為多羅葉隱起成文以為表金函封之令婆羅門以香花奏蠡鼓而送之既入海見綠魚群飛水上浮海十餘日至林邑東南並山而行其海水闊千餘步色黃氣腥舟行一日不絕云是大魚糞也循海北岸達于交趾駿以六年春與那邪迦於弘農謁帝大悅賜駿等物二百段俱授秉義尉那邪迦等官賞各有差

真臘

真臘國在林邑西南本扶南之屬國也去日南郡舟行六十日而南接車渠國西有朱江國其王姓剎利氏名質多斯那自其祖漸已強盛至質多斯那遂兼扶南而有之死子伊奢那先代立居伊奢那城郭下二萬餘家城中有一大堂是王聽政所總大城三十城有數千家各有部

帥官名與林邑同其王三日一聽朝坐五香七寶牀上施寶帳其帳以文木為竿象牙金鈿為壁狀如小屋懸金光焰有同於赤土前有金香鑪二人侍側王著朝霞古貝瞞絡腰腹下垂至脛頭戴金寶花冠被真珠瓔珞足履革屣耳懸金璫常服白疊以象牙為屩若露髮則不加瓔珞臣人服製大抵相類有五大臣一曰孤落支二曰高相憑三曰婆何多陵四曰舍摩陵五曰髯多婁及諸小臣朝於王者輒以階下三稽首王喚上階則跪以兩手抱膊遶王環坐議政事訖跪伏而去階庭門閣侍衛有千餘人被甲持仗其國與參半朱江二國和親數與林邑陀桓二國戰爭其人行止皆持甲仗若有征伐因而用之其俗非王正妻子不得為嗣王初立之日所有兄弟並刑殘之或去一指或劓其鼻別處供給不得仕進人形小而色黑婦人亦有白者悉拳髮垂耳性氣捷勁居處器物頗類赤土以右手為淨左手為穢每旦澡洗以楊枝淨齒讀誦經呪又澡洒乃食食罷還用楊枝淨齒又讀經呪飲食多蘇酪沙糖秔粟米餅欲食之時先取雜肉羹與餅相和手擩而食娶妻者唯送衣一具擇日遣媒人迎婦男女二家各八日不出晝夜燃燈不息男婚禮畢即與父母分財別居父母死小兒未婚者以餘財與之若婚畢財物入官其喪葬兒女皆

七日不食剔髮而哭僧尼道士親故皆來聚會音樂送之以五香木燒屍收灰以金銀瓶盛送于大水之內貧者或用瓦而以彩色畫之亦有不焚送屍山中任野獸食者其國北多山阜南有水澤地氣尤熱無霜雪饒瘴癘毒蠚土宜粱稻少黍粟果菜與日南九真相類異者有婆那娑樹無花葉似柿實似冬瓜奄羅樹花葉似棗實似李毗野樹花似木瓜葉似杏實似楮婆田羅樹花葉實並似棗而小異歌畢佗樹花似林檎葉似榆而厚大實似李其大如升自餘多同九真海中有魚名建同四足無鱗其鼻如象吸水上噴高五六十尺有浮胡魚其形似䱇嘴如鸚

鵡有八足多大魚半身出水望之如山每五六月中毒氣流行即以白豬白牛白羊於城西門外祠之不然者五穀不登六畜多死人衆疾疫近都有陵伽鉢婆山上有神祠每以兵二千人守衛之城東有神名婆多利祭用人肉其王每年別殺人以夜祀禱亦有守衛者千人其敬鬼如此多奉佛法尤信道士佛及道士並立像於館大業十三年遣使貢獻帝禮之甚厚其後亦絕

婆利

婆利國自交阯浮海南過赤土丹丹乃至其國國界東西四月行南北四十五日行王姓剎利邪伽名護濫那婆官曰獨訶邪拏次曰獨訶氏拏國人善投輪刀其大如鏡中有竅外鋒如鋸遠以投人無不中其餘兵器與中國略同俗類真臘物產同於林邑其殺人及盜截其手姦者鏁其足期年而止祭祀必以月晦盤貯酒肴浮之流水每十一月必設大祭海出珊瑚有鳥名舍利解人語大業十二年遣使朝貢後遂絕于時南荒有丹丹盤盤二國亦來貢方物其風俗物產大抵相類云

史臣曰禮云南方曰蠻有不火食者矣書稱蠻夷猾夏詩曰蠢爾蠻荊種類實繁代為紛梗自秦并二楚漢平百越地窮丹徼景極日南水陸可居咸為郡縣洎

乎境分吳蜀時經晉宋道有汙隆服叛不一高祖受命克平九宇煬帝纂業威加八荒甘心遠夷志求珍異故師出於流求兵加於林邑威振殊俗過於秦漢遠矣雖有荒外之功無救域中之敗傳曰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誠哉斯言也

列傳卷第四十七 隋書八十二

特進臣魏徵上

漢氏初開西域有三十六國其後分立五十五王置校尉都護以撫納之王莽篡位西域遂絕至於後漢班超所通者五十餘國西至西海東西四萬里皆來朝貢復置都護校尉以相統攝其後或絕或通漢朝以為勞弊中國其官時廢時置暨魏晉之後互相吞滅不可詳焉煬帝時遣侍御史韋節司隸從事杜行滿使於西蕃諸國至罽賓得碼碯杯王舍城得佛經史國得十儛女師子皮火鼠毛而還帝復令裴矩於武威張掖間往來以引致之其有

君長者四十四國矩因其使者入朝啗以厚利令其轉相諷諭大業年中相率而來朝者三十餘國帝因置西域校尉以應接之尋屬中國大亂朝貢遂絕然事多亡失今所存錄者二十國焉

吐谷渾

吐谷渾本遼西鮮卑徒河涉歸子也初涉歸有二子庶長曰吐谷渾少曰若洛廆涉歸死若洛廆代統部落是為慕容氏吐谷渾與若洛廆不協遂西度隴止于甘松之南洮水之西南極白蘭山數千里之地其後遂以吐谷渾為國氏焉當魏周之際始稱可汗都伏俟城在青海西十五里有城郭而不居隨逐水草官有王公僕射尚書郎中將軍之號其主以皁為帽妻戴金花其器械衣服略與中國同其王公貴人多戴冪䍦婦人裙襦辮髮綴以珠貝國無常稅殺人及盜馬者死餘坐則徵物以贖罪風俗頗同突厥喪有服制葬訖而除性皆貪忍有大麥粟豆青海周迴千餘里中有小山其俗至冬輒放牝馬於其上言得龍種吐谷渾嘗得波斯草馬放入海因生驄駒能日行千里故時稱青海驄焉多犛牛饒銅鐵朱沙地兼鄯善且末西北有流沙數百里夏有熱風傷斃行旅風之將至老駝預知之即引項而鳴聚立以口鼻埋沙中人見則知之以

氈擁蔽口鼻而避其患其主呂夸在周數為邊寇及開皇初以兵侵弘州地曠人梗因而廢之遣上柱國元諧率步騎數萬擊之賊悉發國中兵自曼頭至於樹敦甲騎不絕其所署河西總管定城王鍾利房及其太子可博汗前後來拒戰諧頻擊破之俘斬甚眾呂夸大懼率其親兵遠遁其名王十三人各率部落而降上以其高寧王移茲裒素得眾心拜為大將軍封河南王以統降眾自餘官賞各有差未幾復來寇邊旭州刺史皮子信出兵拒戰為賊所敗子信死之汶州總管梁遠以銳卒擊之斬千餘級夸退而入寇廓州州兵擊走之呂夸

在位百年屢因喜怒廢其太子而殺之其後太子懼見廢
辱遂謀執呂夸而降請兵於邊吏秦州揔管河間王弘
請將兵應之上不許太子謀洩為其父所殺復立其少子
嵬王訶為太子疊州刺史杜粲請因其釁而討之上又不
許六年嵬王訶復懼其父誅之謀率部落萬五千人戶
將歸國遣使詣闕請兵迎接上謂侍臣曰渾賊風俗特異
人倫父既不慈子復不孝朕以德訓人何有成其惡逆也
吾當教之以義方耳乃謂使者曰朕受命於天撫育四海
望使一切生人皆以仁義相向況父子天性何得不相親
愛也吐谷渾主既是嵬王之父嵬王是吐谷渾主太子父

有不是子須陳諫若諫而不從當令近臣親戚內外諷諭
必不可泣涕而道之人皆有情必當感悟不可潛謀非法受
不孝之名溥天之下皆是朕臣妾各為善事即稱朕心
嵬王既有好意欲來投朕朕唯教嵬王為臣子之法不可
遠遣兵馬助為惡事嵬王乃止八年其名王拓拔木彌
請以千餘家歸化上曰溥天之下皆曰朕臣雖復荒遐未
識風教朕之撫育俱以仁孝為本渾賊惛狂妻子懷怖並
思歸化自救危亡然叛夫背父不可收納又其本意正自
避死若今遣拒又復不仁若更有音信但宜慰撫任其自
拔不須出兵馬應接之其妹夫及甥欲來亦任其意不勞

勸誘也是歲河南王移茲裒死高祖令其弟樹歸襲統
其　平陳之後呂夸大懼遁逃保險不敢為寇十一年呂
夸卒子伏立使其兄子無素奉表稱藩并獻方物請以
女備後庭上謂無素曰此非至誠但急計耳乃謂無素曰
朕知渾主欲令女事朕若依來請他國聞之便當相學一
許一塞是謂不平若並許之又非好法朕情存安養欲令
遂性豈可聚斂子女以實後宮乎竟不許十二年遣刑
部尚書宇文㢸撫慰之十六年以光化公主妻伏伏上表
稱公主為天后上不許明年其國大亂國人殺伏立其弟
伏允為主使使陳廢立之事并謝專命之罪且請依俗尚

主上從之自是朝貢歲至而常訪國家消息上甚惡之煬
帝即位伏允遣其子順來朝時鐵勒犯塞帝遣將軍馮孝
慈出敦煌以禦之孝慈戰不利鐵勒遣使謝罪請降帝遣
黃門侍郎裴矩慰撫之諷令擊吐谷渾以自效鐵勒許諾
即勒兵襲吐谷渾大敗之伏允東走保西平境帝復令觀
王雄出澆河許公宇文述出西平以掩之大破其眾伏允
遁逃部落來降者十萬餘口六畜三十餘萬述追之急伏
允懼南遁於山谷間其故地皆空自西平臨羌城以西且
末以東祁連以南雪山以北東西四千里南北二千里皆
為隋有置郡縣鎮戍發天下輕罪徙居之於是留順不之

伏允無以自資率其徒數千騎客於党項帝立順爲主
送出玉門令統餘衆以其大寶王尼洛周爲輔至西平其
部下殺洛周順不果入而還大業末天下亂伏允復其故
地屢寇河右郡縣不能禦焉

党項

党項羌者三苗之後也其種有宕昌白狼皆自稱獼猴種
東接臨洮西平西拒葉護南北數千里處山谷間每姓別
爲部落大者五千餘騎小者千餘騎織犛牛尾及羖䍽毛
以爲屋服裘褐披氈以爲上飾俗尚武力無法令各爲生
業有戰陣則相屯聚無徭賦不相往來牧養犛牛羊豬

以供食不知稼穡其俗淫穢烝報於諸夷中最爲甚無文
字但候草木以記歲時三年一聚會殺牛羊以祭天人年
八十以上死者以爲令終親戚不哭少而死者則云大枉
共悲哭之有琵琶橫吹擊缶爲節魏周之際數來擾邊高
祖爲丞相時中原多故因此大爲寇掠蔣公梁睿既平王
謙請因還師以討之高祖不許開皇四年有千餘家歸化
五年拓拔寧叢等各率衆詣旭州內附授大將軍其部
下各有差十六年復寇會州詔發隴西兵以討之大破
其衆又相率請降願爲臣妾遣子弟入朝謝罪高祖謂
之曰還語爾父兄人生須有定居養老長幼而乃乍還乍
去不羞鄉里邪自是朝貢不絕

高昌

高昌國者則漢車師前王庭也去敦煌十三日行其境東西
三百里南北五百里四面多大山昔漢武帝遣兵西討
師旅頓敝其中尤困者因住焉其地有漢時高昌壘故以
爲國號初蠕蠕立闞伯周爲高昌王伯周死子義成立爲
從兄首歸所殺首歸自立爲高昌王又爲高車阿伏至羅
所殺以敦煌人張孟明爲主孟明爲國人所殺更以馬儒
爲王以鞏顧禮麴嘉二人爲左右長史儒又通使後魏請內
屬內屬人皆戀土不願東遷相與殺儒立嘉爲王嘉字靈

鳳金城榆中人既立又臣于茹茹及茹茹主爲高車所殺
嘉又臣于高車屬焉耆爲挹怛所破衆不能自統請主
於嘉嘉遣第二子爲焉耆王由是始大益爲國人所服嘉
死子堅立其都城周迴一千八百四十步於坐室畫魯哀
公問政於孔子之像國內有城十八官有令尹一人次公
二人次左右衛次八長史次五將軍次八司馬次侍郎校
郎主簿從事省事大事決之於王小事長子及公評斷不
立文記男子胡服婦人裙襦頭上作髻其風俗政令與華
夏略同地多石磧氣候溫暖穀麥再熟宜蠶多五果有
草名爲羊刺其上生蜜而味甚佳出赤鹽如朱白鹽如玉

多蒲陶酒俗事天神兼信佛法國中羊馬牧於隱僻之處以避外寇非貴人不知其所北有赤石山山北七十里有貪汗山夏有積雪此山之北鐵勒界也從武威西北有捷路度沙磧千餘里四面茫然無有蹊徑欲往者尋有人畜骸骨而去路中或聞歌哭之聲行人尋之多致亡失蓋魑魅魍魎也故商客往來多取伊吾路開皇十年突厥破其四城有二千人來歸中國堅死子伯雅立其大母本突厥可汗女其父死突厥令依其俗伯雅不從者久之突厥逼之不得已而從煬帝嗣位引致諸蕃大業四年遣使貢獻帝待其使甚厚明年伯雅來朝因從擊高麗還尚宗女華容公主八年冬歸蕃下令國中曰夫經國字人以保存為貴寧邦緝政以全濟為大先者以國處邊荒境連猛狄同人無咎被髮左衽今大隋統御宇宙平一普天率土莫不齊向孤既沐浴和風庶均大化其庶人以上皆宜解辮削衽帝聞而甚善之下詔曰彰德嘉善聖哲所隆顯誠遂良典謨貽則光祿大夫弁國公高昌王伯雅識量經遠器懷溫裕丹款夙著亮節遐宣本自諸華歷祚西壤昔因多難淪迫獯戎數窮毀冕翦為胡服自我皇隋平一宇宙化偃九圍德加四表伯雅踰沙忘阻奉貢來庭觀禮容於舊章慕威儀之盛於是襲纓解辮削衽曳裾變夷從夏義光前載可賜衣冠之具仍班製造之式并遣使人部領將送被以采章復見車服之美棄彼氈毳還為冠帶之國然伯雅先臣鐵勒而鐵勒恒遣重臣在高昌國有商胡往來者則稅之送於鐵勒雖有此令取悅中華然竟畏鐵勒而不敢改也自是歲令使人貢其方物

康國

康國者康居之後也遷徙無常不恒故地然自漢以來相承不絕其王本姓溫月氏人也舊居祁連山北昭武城因被匈奴所破西踰葱嶺遂有其國支庶各分王故康國左右諸國並以昭武為姓示不忘本也王字代失畢為人寬厚甚得眾心其妻突厥達度可汗女也都於薩寶水上阿祿迪城城多眾居大臣三人共掌國事其王索髮冠七寶金花衣綾羅錦繡白疊其妻有髻幪以皂巾丈夫翦髮錦袍名為強國而西域諸國多歸之米國史國曹國何國安國小安國那色波國烏那曷國穆國皆歸附之有胡律置於祆祠決罰則取而斷之重者族次重者死賊盜截其足人皆深目高鼻多鬚髯善於商賈諸夷交易多湊其國有大小鼓琵琶五弦箜篌笛婚姻喪制與突厥同國立祖廟以六月祭之諸國皆來助祭俗奉佛為胡書氣候溫宜五穀勤修園蔬樹木滋茂出馬駝騾驢封牛黃金鐃沙

甝香阿薩那香瑟瑟麖皮氍毹錦疊多蒲陶酒富家或致千石連年不敗大業中始遣使貢方物後遂絕焉

安國

安國漢時安息國也王姓昭武氏與康國王同族字設力登妻康國王女也都在那密水南城有五重環以流水宮殿皆為平頭王坐金駝座高七八尺每聽政與妻相對大臣三人評理國事風俗同於康國唯妻其姊妹及母子遞相禽獸此為異也煬帝即位之後遣司隸從事杜行滿使於西域至其國得五色鹽而返國西百餘里有畢國可千餘家其國無君長安國統之大業五年遣使貢獻後遂絕焉

石國

石國居於藥殺水都城方十餘里其王姓石名涅國城之東南立屋置座於中正月六日七月十五日以王父母燒餘之骨金甕盛之置於床上巡繞而行散以花香雜果王率臣下設祭焉禮終王與夫人出就別帳臣下以次列坐享宴而罷有粟麥多良馬其俗善戰曾貳於突厥射匱可汗興兵滅之令特勤甸職攝其國事南去鏺汗六百里東南去瓜州六千里甸職以大業五年遣使朝貢其後不復至

女國

女國在葱嶺之南其國代以女為王王姓蘇毗字末羯在位二十年女王之夫號曰金聚不知政事國內丈夫唯以征伐為務山上為城方五六里人有萬家王居九層之樓侍女數百人五日一聽朝復有小女王共知國政其俗婦人輕丈夫而性不妬忌男女皆以彩色塗面一日之中或數度變改之人皆被髮以皮為鞋課稅無常氣候多寒以射獵為業出鍮石朱沙麝香犛牛駿馬蜀馬尤多鹽恒將鹽向天竺興販其利數倍亦數與天竺及党項戰爭其女王死國中則厚斂金錢求死者族中之賢女二人一為

女王次為小王貴人死剝取皮以金屑和骨肉置於瓶內而埋之經一年又以其皮內於鐵器埋之俗事阿修羅神又有樹神歲初以人祭或用獼猴祭畢入山祝之有一鳥如雌雉來集掌上破其腹而視之有粟則年豐沙石則有災謂之鳥卜開皇六年遣使朝貢其後遂絕焉○耆國都白山之南七十里漢時舊國也其王姓龍字突騎都城方二里國內有九城勝兵千餘人國無綱紀其俗奉佛書類婆羅門婚姻之禮有同華夏死者焚之持服七日男子剪髮有魚鹽蒲葦之利東去高昌九百里西去龜茲九百里皆沙磧東南去瓜州二千二百里大業中遣使貢方物

龜茲

龜茲國都白山之南百七十里漢時舊國也其王姓白字蘇尼咥都城方六里勝兵者數千俗殺人者死劫賊則斷其一臂并刖一足俗與焉耆同王頭繫綵帶垂之於後坐金師子座土多稻粟菽麥饒銅鐵鉛麖皮氍毹鐃沙鹽綠雌黃胡粉安息香良馬封牛東去焉耆九百里南去于闐千四百里西去疏勒千五百里西北去突厥牙六百餘里東去南瓜州三千一百里大業中遣使貢方物

疏勒

疏勒國都白山南百餘里漢時舊國也其王字阿彌厥手足皆六指產子非六指者即不育都城方五里國內有大城十二小城數十勝兵者二千人王戴金師子冠土多稻粟麻麥銅鐵錦雌黃每歲常供送於突厥南有黃河西帶葱嶺東去龜茲千五百里西去鏺汗國千里南去朱俱波八九百里東北去突厥牙千餘里東南去瓜州四千六百里大業中遣使貢方物

于闐

于闐國都葱嶺之北二百餘里其王姓王字卑示閉練都城方八九里國中大城有五小城數十勝兵者數千人俗奉佛尤多僧尼王每持齋戒城南五十里有贊摩寺者云昔羅漢比丘比盧旃所造石上有辟支佛徒跣之跡于闐西五百里有比摩寺云是老子化胡成佛之所俗無禮義多盜賊淫縱王錦帽金鼠冠妻戴金花其王髮不令人見俗云若見王髮年必儉土多麻麥粟稻五果多園林山多美玉東去鄯善千五百里南去女國三千里西去朱俱波千里北去龜茲千四百里東北去瓜州二千八百里大業中頻遣使朝貢

鏺汗

鏺汗國都葱嶺之西五百餘里古渠搜國也王姓昭武字阿利柒都城方四里勝兵數千人王坐金羊牀妻戴金花俗多朱沙金鐵東去疏勒千里西去蘇對沙那國五百里西北去石國五百里東北去突厥牙二千餘里東去瓜州五千五百里大業中遣使貢方物○吐火羅國都葱嶺西五百里與挹怛雜居都城方二里勝兵者十萬人皆習戰其俗奉佛兄弟同一妻迭寢焉每一人入房戶外挂其衣以為志生子屬其長兄其山穴中有神馬每歲牧牝馬於穴所必產名駒南去漕國千七百里東去瓜州五千八百里大業中遣使朝貢

挹怛

挹怛國都烏滸水南二百餘里大月氏之種類也勝兵者

五六千人俗善戰先時國亂突厥遣通設字詰強領其國都城方十餘里寺多塔皆飾以金兄弟同妻婦人有一夫者冠一角帽夫兄弟多者依其數為角南去漕國千五百里東去瓜州六千五百里大業中遣使貢方物

米國

米國都那密水西舊康居之地也無王其城主姓昭武康國王之支庶字閉拙都城方二里勝兵數百人西北去康國百里東去蘇對沙那國五百里西南去史國二百里東去瓜州六千四百里大業中頻貢方物

史國

史國都獨莫水南十里舊康居之地也其王姓昭武字逖遮亦康國王之支庶也都城方二里勝兵千餘人俗同康國北去康國二百四十里南去吐火羅五百里西去那色波國二百里東北去米國二百里東去瓜州六千五百里大業中遣使貢方物

曹國

曹國都那密水南數里舊是康居之地也國無主康國王令子烏建領之都城方三里勝兵千餘人國中有得悉神自西海以東諸國並敬事之其神有金人焉金破羅闊丈有五尺高下相稱每日以駝五頭馬十匹羊一百口祭之常有千人食之不盡東南去康國百里西去何國百五十里東去瓜州六千六百里大業中遣使貢方物

何國

何國都那密水南數里舊是康居之地也其王姓昭武亦康國王之族類字敦都城方二里勝兵千人其王坐金羊座東去曹國百五十里西去小安國三百里東去瓜州六千七百五十里大業中遣使貢方物

烏那曷

烏那曷國都烏滸水西舊安息之地也王姓昭武亦康國種類字佛食都城方二里勝兵數百人王坐金羊座東北去安國四百里西北去穆國二百餘里東去瓜州七千五百里大業中遣使貢方物

穆國都烏滸河之西亦安息之故地與烏那曷為鄰其王姓昭武亦康國王之種類也字阿濫密都城方三里勝兵二千人東北去安國五百里東去烏那曷二百餘里西去波斯國四千餘里東去瓜州七千七百里大業中遣使貢方物

波斯

波斯國都達曷水之西蘇藺城即條支之故地也其王字庫薩和都城方十餘里勝兵二萬餘人乘象而戰國無死刑或斷手刖足沒家財或剃去其鬚或繫排於項以為標

人年三歲已上出口錢四文妻其姊妹人死者棄屍於山持服一月王著金花冠坐金師子座傅金屑於鬚上以爲飾衣錦袍加瓔珞於其上土多良馬大驢師子白象大鳥卵真珠頗黎獸魄珊瑚瑠璃碼碯水精瑟瑟呼洛羯呂騰火齊金剛金銀鍮石銅鑌鐵錫錦疊細布氍毹毾㲪護那越諾布檀金縷織成赤麖皮朱沙水銀薰陸鬱金蘇合青木等諸香胡椒畢撥石蜜半蜜千年棗附子訶黎勒無食子鹽綠雌黃突厥不能至其國亦羈縻之波斯每遣使貢獻西去海數百里東去穆國四千餘里西北去拂菻四千五百里東去瓜州萬一千七百里煬帝遣雲騎尉李昱使通波斯尋遣使隨昱貢方物

漕國

漕國在葱嶺之北漢時罽賓國也其王姓昭武字順達康國王之宗族都城方四里勝兵者萬餘人國法嚴整殺人及賊盜皆死其俗淫祠葱嶺山有順天神者儀制極華金銀鍱爲屋以銀爲地祠者日有千餘人祠前有一魚脊骨其孔中通馬騎出入國王戴金牛頭冠坐金馬座土多稻粟豆麥饒象馬封牛金銀鑌鐵氍毹朱沙青黛安息青木等香石蜜半蜜黑鹽阿魏沒藥白附子北去帆延七百里東去刦國六百里東北去瓜州六千六百里大業中遣使貢方物

附國

附國者蜀郡西北二千餘里即漢之西南夷也有嘉良夷即其東部所居種姓自相率領土俗與附國同言語少殊不相統一其人並無姓氏附國王字宜繒其國南北八百里東西千五百里無城柵近川谷傍山險俗好復讎故壘石爲巢而居以避其患其巢高至十餘丈下至五六丈每級丈餘以木隔之基方三四步巢上方二三步狀似浮圖於下級開小門從內上通夜必關閉以防賊盜國有二萬餘家號令自王出嘉良夷政令繫之酋帥重罪者死輕刑罰

牛人皆輕捷便於擊劍漆皮爲牟甲弓長六尺以竹爲弦妻其羣母及嫂兒弟死父兄亦納其妻好歌舞鼓簧吹長笛有死者無服制置屍高牀之上沐浴衣服被以牟甲覆以獸皮子孫不哭帶甲儛劍而呼云我父爲鬼所殺我欲報冤殺鬼自餘親戚哭三聲而止婦人哭必以兩手掩面死家殺牛親屬以豬酒相遺共飲噉而瘞之死後十年而大葬其葬必集親賓殺馬動至數十匹立其祖父神而事之其俗以皮爲帽形圓如鉢或帶冪䍦衣多毛毼皮裘全剝牛腳皮爲靴項繫鐵鎖手貫鐵釧王與酋帥金爲首飾胸前懸一金花徑三寸其土高氣候涼多風少雨

土宜小麥青稞山出金銀多白雉水有嘉魚長四尺而鱗細大業四年其王遣使素福等八人入朝明年又遣其弟子宜林率嘉良夷六十人朝貢欲獻良馬以路險不通請開山道以脩職貢煬帝以勞人不許嘉良有水闊六七十丈附國有水闊百餘丈並南流用皮為舟而濟附國南有薄緣夷風俗亦同西有女國其東北連山綿亘數千里接於党項往往有羌大小左封昔衛葛延白狗向人望族林臺春桑利豆迷桑婢藥大硤白蘭北利模徒那鄂當迷渠步桑悟千碉並在深山窮谷無大君長其風俗略於党項或役屬吐谷渾或附附國大業中來朝貢緣西南邊置諸道總管以遙管之

史臣曰自古開遠夷通絕域必因宏放之主皆起好事之臣張騫鑿空於前班超投筆於後或結之以重寶或懾之以利劍投軀萬死之地以要一旦之功皆由主尚來遠之名臣殉輕生之節是知上之所好下必有甚者也煬帝規摹宏侈掩吞秦漢裴矩方進西域圖記以蕩其心故萬乘親出玉門關置伊吾且末而關右暨於流沙騷然無聊生矣若使北狄無虞東夷告捷必將修輪臺之戍築烏壘之城求大秦之明珠致條支之鳥卵往來轉輸將何以堪其敝哉古者哲王之制方五千里務安諸夏不事要荒豈威不能加德不能被蓋不以四夷勞中國不以無用害有用也是以秦戍五嶺漢事三邊或道殣相望或戶口減半隋室恃其強盛亦狼狽於青海此皆一人失其道故億兆罹其毒若深思即叙之義固辭都護之請返其千里之馬不求白狼之貢則七戎九夷候風重譯雖無遼東之捷豈及江都之禍乎

列傳卷第四十八　隋書八十三

特進臣魏徵上

突厥

突厥之先平凉雜胡逆造阿史那氏後魏太武滅沮渠氏
阿史那以五百家奔茹茹世居金山工於鐵作金山狀如
兜鍪俗呼兜鍪為突厥因以為號或云其先國於西海之
上為鄰國所滅男女無少長盡殺之至一兒不忍殺刖
足斷臂棄於大澤中有一牝狼每銜肉至其所此兒因食
之得以不死其後遂與狼交狼有孕焉彼鄰國者復令人
殺此兒而狼在其側使者將殺之其狼若為神所憑歘然

至於海東止於山上其山在高昌西北下有洞穴狼入其
中遇得平壤茂草地方二百餘里其後狼生十男其一姓
阿史那氏最賢遂為君長故牙門建狼頭纛示不忘本也
有阿賢設者率部落出於穴中世臣茹茹至大葉護種類
漸強當後魏之末有伊利可汗以兵擊鐵勒大敗之降五
萬餘家遂求婚於茹茹主阿那瓌大怒遣使罵之伊
利斬其使率眾襲茹茹破之卒弟逸可汗立又破茹茹病
且卒捨其子攝圖立其弟俟斗稱為木杆可汗木杆勇而
多智遂擊茹茹滅之西破挹怛東走契丹北方戎狄悉歸之
抗衡中夏後與西魏師入侵東魏至于太原其俗畜牧為
事隨逐水草不恆厥處穹廬氈帳被髮左衽食肉飲酪
身衣裘褐賤老貴壯官有葉護次設特勤次俟利發次吐屯
發下至小官凡二十八等皆世為之有角弓鳴鏑甲矟刀
劍善騎射性殘忍無文字刻木為契候月將滿輒為寇抄
謀反叛殺人者皆死淫者割勢而腰斬之鬭傷人目者償
之以女無女則輸婦財折支體者輸馬盜者則償贓十倍
有死者停屍帳中家人親屬多殺牛馬而祭之遶帳號呼
以刀剺面血淚交下七度而止於是擇日置屍馬上而焚
之取灰而葬表木為塋立屋其中圖畫死者形儀及其生
時所經戰陣之狀嘗殺一人則立一石有至千百者父兄

死子弟妻其群母及嫂五月中多殺羊馬以祭天男子好
樗蒱女子踏鞠飲馬酪取醉歌呼相對敬鬼神信巫覡重
兵死而恥病終大抵與匈奴同俗木杆在位二十年卒復
捨其子大邏便而立其弟是為佗鉢可汗佗鉢以攝圖為
爾伏可汗統其東面又以其弟褥但可汗子為步離可汗
居西方時佗鉢控弦數十萬中國憚之周齊爭結姻好傾
府藏以事之佗鉢益驕每謂其下曰我在南兩兒常孝順
何患貧也齊有沙門惠琳被掠入突厥中因謂佗鉢曰齊
國富強者為有佛法耳遂說以因緣果報之事佗鉢聞而
信之建一伽藍遣使聘于齊氏求淨名涅槃華嚴等經并

佗鉢病且卒，謂其子菴羅曰：「吾聞親莫過於父子。吾兄不親其子，委位於我。我死，汝當避大邏便也。」及佗鉢卒，國中將立大邏便。以其母賤，眾不服。菴羅實貴，突厥素重之。攝圖最後至，謂國中曰：「若立菴羅者，我當率兄弟以事之；如立大邏便，我必守境，利刃長矛以相待矣。」攝圖長而且雄，國人莫敢拒，竟立菴羅為嗣。大邏便不得立，心不服菴羅，每遣人罵辱之。菴羅不能制，因以國讓攝圖。國中相與議曰：「四可汗之子，攝圖最賢。」因迎立之，號伊利俱盧設莫何始波羅可汗，一號沙鉢略。治都斤山。菴羅降居獨洛水，稱第二可汗。大邏便乃謂沙鉢略曰：「我與爾俱可汗子，各承父後。爾今極尊，我獨無位，何也？」沙鉢略患之，以為阿波可汗，還領所部。沙鉢略勇而得眾，北夷皆歸附之。及高祖受禪，待之甚薄，北夷大怨。會營州刺史高寶寧作亂，沙鉢略與之合軍，攻陷臨渝鎮。上敕緣邊修保鄣，峻長城，以備之，仍命重將出鎮幽、并。沙鉢略妻，宇文氏之女，曰千金公主，自傷宗祀絕滅，每懷復隋之志，日夜言之於沙鉢略。由是悉發控弦之士四十萬入長城。上令柱國馮昱屯乙弗泊，蘭州總管叱李長叉守臨洮，上柱國李崇屯幽州，達奚長儒據周槃，皆為虜所敗。於是縱兵自木硤、石門兩道來寇，

武威、天水、安定、金城、上郡、弘化、延安六畜咸盡。天子震怒，下詔曰：「往者魏道衰敝，禍難相尋，周、齊抗衡，分割諸夏。突厥之虜，俱通二國。周人東慮，恐齊好之深；齊氏西虞，懼周交之厚。謂虜意輕重，國逐安危，非徒並有大敵之憂，思減一邊之防。竭生民之力，供其來往，傾府庫之財，棄於沙漠，華夏之地，實為勞擾。猶復劫剝烽戍，殺害吏民，無歲月而不有也。惡積禍盈，非止今日。朕受天明命，子育萬方，愍臣下之勞，除既往之弊。以為厚斂兆庶，多惠豺狼，未嘗感恩，資而為賊，違天地之意，非帝王之道。節之以禮，不為虛費，省徭薄賦，國用有餘。因入賊之物，加賜將士，息道路之民，務於耕織，清邊制勝，成策在心。凶醜愚闇，未知深旨，將大定之日，比戰國之時，乘昔世之驕，結今時之恨。近者盡其巢窟，俱犯北邊。朕分置軍旅，所在邀截，望其深入，一舉滅之。而遠鎮偏師，逢而摧翦，未及南上，遽已奔北，應弦染鍔，過半不歸。且彼渠帥，其數凡五，昆季爭長，父叔相猜，外示彌縫，內乖心腹，世行暴虐，家法殘忍。東夷諸國，盡挾私讎，西戎群長，皆有宿怨。突厥之北，契丹之徒，切齒磨牙，常伺其便。達頭前攻酒泉，其後于闐、波斯、挹怛三國一時即叛。沙鉢略近趣周槃，其部內薄孤、束紇羅尋亦翻動。往年利稽察大為高麗、靺鞨所破，娑毗設又為紇支可汗所殺。與

其爲鄰皆願誅剿部落之下盡異純民千種萬類仇敵怨偶泣血拊心銜悲積恨圓首方足皆人類也有一於此更切朕懷彼地咎徵祅作年將一紀乃獸爲人語人作神言云其國亡訖而不見每冬雷震觸地火生種類資給惟藉水草去歲四時竟無雨雪川枯蝗暴卉木燒盡飢疫死亡人畜相半舊居之所赤地無依遷徙漠南偷存晷刻斯蓋上天所忿驅就齋斧幽明合契今也其時故選將治兵贏糧聚甲義士奮發壯夫肆憤願取名王之首思撻單于之背雲歸霧集不可數也東極滄海西盡流沙縱百勝之兵橫萬里之衆亘朔野之追躡望天崖而一掃此則王恢所說

其猶射癰何敵能當何遠不服但皇王舊跡北止幽都荒遐之表文軌所棄得其地不可而居得其民不忍皆殺無勞兵革遠規溟海諸將今行義兼含育有降者納有違者死異域殊方被其擁抑放聽復舊廣闢邊境嚴治關塞使其不敢南望永服威刑臥鼓息烽暫勞終逸制御夷狄義在斯乎何用侍子之朝寧勞渭橋之拜普告海內知朕意焉於是以河間王弘上柱國豆盧勣竇榮定左僕射高熲右僕射虞慶則並爲元帥出塞擊之沙鉢略率阿波貪汗二可汗等來拒戰皆敗走遁去時虜飢甚不能得食於是粉骨爲糧又多災疫死者極衆既而沙鉢略以阿波

驍悍忌之因其先歸襲擊其部大破之殺阿波之母阿波還無所歸西奔達頭可汗達頭者名玷厥沙鉢略之從父也舊爲西面可汗既而大怒遣阿波率兵而東其部落歸之者將十萬騎遂與沙鉢略相攻又有貪汗可汗素睦於阿波沙鉢略奪其衆而廢之貪汗亡奔達頭沙鉢略從弟地勤察別統部落與沙鉢略有隙復以衆叛歸阿波連兵不已各遣使詣闕請和求援上皆不許會千金公主上書請爲一子之例高祖遣開府徐平和使於沙鉢略晉王廣時鎮并州請因其釁而乘之上不許沙鉢略遣使致書曰辰年九月十日從天生大突厥天下賢聖天子伊利俱

盧設莫何始波羅可汗致書大隋皇帝使人開府徐平和至辱告言語具聞也皇帝是婦父即是翁此是女夫即是兒例兩境雖殊情義是一今重疊親舊子子孫孫乃至萬世不斷上天爲證終不違負此國所有羊馬都是皇帝畜生彼有繒綵都是此物彼此有何異也高祖報書曰大隋天子貽書大突厥伊利俱盧設莫何沙鉢略可汗得書知大有好心向此也既是沙鉢略婦翁今日看沙鉢略共兒子不異既以親舊厚意常使之外今特別遣大臣虞慶則往彼看女復看沙鉢略也沙鉢略陳兵列其寶物坐見慶則稱病不能起且曰我父伯以來不向人拜慶則責而喻之

金公主私謂慶則曰可汗豺狼性過與爭將齧人長孫晟說諭之攝圖辭屈乃頓顙跪受璽書以戴於首既而大慙其群下因相聚慟哭慶則又遣稱臣沙鉢略謂其屬曰何名為臣報曰隋國稱臣猶此稱奴耳沙鉢略曰得作大隋天子奴虞僕射之力也贈慶則馬千匹并以從妹妻之時沙鉢略既為達頭所困又東畏契丹遣使告急請將部落度漠南寄居白道川內有詔許之詔晉王廣以兵援之給以衣食賜以車服鼓吹沙鉢略因西擊阿波破擒之而阿拔國部落乘虛掠其妻子官軍為擊阿拔敗之所獲悉與沙鉢略沙鉢略大喜乃立約以磧為界因上表曰大突厥

伊利俱盧設始波羅莫何可汗臣攝圖言大使尚書右僕射虞慶則至伏奉詔書兼宣慈旨仰惟恩信之著逾久愈明徒知負荷不能答謝伏惟大隋皇帝之有四海上契天心下順民望二儀之所覆載七曜之所照臨莫不委質來賓稽首面內實萬世之一聖千年之一期求之古昔未始聞也突厥自天置以來五十餘載保有沙漠自王蕃隅地過萬里士馬億數恒力兼戎夷抗禮華夏在於北狄莫與為大頃者氣候清和風雲順序意以華夏其有大聖興焉況今被霑德義仁化所及禮讓之風自朝滿野竊以天無二日土無二王伏惟大隋皇帝眞皇帝也豈敢阻兵恃險

偷竊名號今便感慕淳風歸心有道屈膝稽顙永為藩附雖復南瞻魏闕山川悠遠北面之禮不敢廢失當今侍子入朝神馬歲貢朝夕恭承唯命是視至於削衽解辮革音從律習俗已久未能改變闔國同心無不銜荷不任下情欣慕之至謹遣第七兒臣窟含眞等奉表以聞高祖下詔曰沙鉢略稱雄漠北多歷世年百蠻之大莫過於此往雖與和猶是二國今作君臣便成一體情深義厚朕甚嘉之荷天之休海外有截豈朕薄德所能致此已勑有司肅告郊廟宜普頒天下咸使知聞自是詔答諸事並不稱其名以異之其妻可賀敦周千金公主賜姓楊氏編之屬籍改封

大義公主窟含眞為柱國封安國公宴於內殿引見皇后賞勞甚厚沙鉢略大悅於是歲時貢獻不絕七年正月沙鉢略遣其子入貢方物因請獵於恒代之間又許之仍遣人賜其酒食沙鉢略率部落再拜受賜沙鉢略一日手殺鹿十八頭齎尾舌以獻還至紫河鎮其牙帳為火所燒沙鉢略惡之月餘而卒上為廢朝三日遣太常弔祭焉贈物五千段初攝圖以其子雍虞閭性懦遺令立其弟葉護處羅侯雍虞閭遣使迎處羅侯將立之處羅侯曰我突厥自木扞可汗以來多以弟代兄以庶奪嫡失先祖之法不相敬畏汝當嗣位我不憚拜汝也雍虞閭又遣使謂處

羅侯曰叔與我父共根連體我是枝葉寧有我作主令根
本反同枝葉令叔父之尊下我卑稚又亡父之命其可廢
乎願叔勿疑相讓者五六處羅侯竟立是為葉護可汗以
雍虞閭為葉護遣使上表言狀上賜之鼓吹幡旗處羅侯
長頤僂背眉目疎朗勇而有謀以隋所賜旗鼓西征阿波
敵人以為得隋兵所助多來降附遂生擒阿波既而上書
請阿波死生之命上下其議左僕射高熲進曰骨肉相殘教
之蠹也存養以示寬大上曰善熲因奉觴進曰自軒轅以
來獯粥多為邊患今遠窮北海皆為臣妾此之盛事振古
未聞臣敢再拜上壽其後處羅侯又西征中流矢而卒其

眾奉雍虞閭為主是為頡伽施多那都藍可汗雍虞閭遣
使詣闕賜物三千段每歲遣使朝貢時有流人楊欽亡入
突厥中謬云彭國公劉昶共宇文氏謀反令大義公主發
兵擾邊都藍執欽以聞并貢葧布魚膠其弟欽羽設部落
強盛都藍忌而擊之斬首於陣其年遣其母弟褥但特勤
獻于闐玉杖上拜褥但為柱國康國公明年突厥部落大
人相率遣使貢馬萬匹羊二萬口駝牛各五百頭尋遣使
請緣邊置市與中國貿易詔許之平陳之後上以陳叔寶
屏風賜大義公主主心恒不平因書屏風為詩敘陳亡自
寄其辭曰盛衰等朝暮世道若浮萍榮華實難守池臺終

自平富貴今何在空事寫丹青盃酒恒無樂弦歌詎有聲
余本皇家子飄流入虜庭一朝覩成敗懷抱忽縱橫古來
共如此非我獨申名唯有明君曲偏傷遠嫁情上聞而惡
之禮賜益薄公主復與西面突厥泥利可汗連結上恐其
為變將圖之會主與所從胡私通因發其事下詔廢黜之
恐都藍不從遣奇章公牛弘將美妓四人以啗之時沙鉢
略子曰染干號突利可汗居北方遣使求婚上令裴矩謂
之曰當殺大義主者方許婚突厥以為然復譖之都藍因
發怒遂殺公主於帳都藍與達頭可汗有隙數相征伐上和
解之各引兵而去十七年突利遣使來逆女上舍之太常

教習六禮妻以宗女安義公主上欲離間北夷故特厚其
禮遣牛弘蘇威斛律孝卿相繼為使突厥前後遣使入朝
三百七十輩突利本居北方以尚主之故南徙度斤舊鎮
錫賚優厚雍虞閭怒曰我大可汗也反不如染干於是朝
貢遂絕數為邊患十八年詔蜀王秀出靈州道以擊之明
年又遣漢王諒為元帥左僕射高熲率將軍王詧上柱國
趙仲卿並出朔州道右僕射楊素率柱國李徹韓僧壽出
靈州上柱國燕榮出幽州以擊之雍虞閭與玷厥舉兵攻
染干盡殺其兄弟子姪遂度河入蔚州染干夜以五騎與
隋使長孫晟歸朝上令染干與雍虞閭使者因頭特勒相

辯詰染干辭直上乃厚待之雍虞閭弟都速六棄其妻子
與突利歸朝上嘉之敕染干與都速六摴蒱稍稍輸以寶
物用慰其心夏六月高熲楊素擊玷厥大破之拜染干為
意利珍豆啟民可汗華言意智健也啟民上表謝恩曰臣
既蒙豎立復改官名昔日姦心今悉除去奉事至尊不敢
違法上於朔州築大利城以居之是時安義公主已卒上以
宗女義成公主妻之部落歸者甚眾雍虞閭又擊之上
復令入塞雍虞閭侵掠不已遷於河南在夏勝二州之間
發徒掘塹數百里東西拒河盡為啟民畜牧之地於是遣
越國公楊素出靈州行軍總管韓僧壽出慶州太平公史

萬歲出燕州大將軍姚辯出河州以擊都藍師未出塞而
都藍為其麾下所殺達頭自立為步迦可汗其國大亂遣
太平公史萬歲出朔州以擊之遇達頭於大斤山虜不戰而
遁追斬首虜二千餘人晉王廣出靈州達頭遁逃而去尋
遣其弟子俟利伐從磧東攻啟民上又發兵助啟民守要
路俟利伐退走入磧啟民上表陳謝曰大隋聖人莫緣可
汗憐養百姓如天無不覆也如地無不載也諸姓蒙恩
赤心歸服並將部落歸投聖人可汗來也或南入長城或
住白道人民羊馬徧滿山谷染干譬如枯木重起枝葉枯
骨重生皮肉千萬世長與大隋典羊馬也仁壽元年代州總

管韓洪為虜所敗於恆安廢為庶人詔楊素為雲州道行
軍元帥率啟民北征斛薛等諸姓初附于啟民至是而叛
素軍河北值突厥阿勿思力俟斤等南度掠啟民男女六
千口雜畜二十餘萬而去素率上將軍梁默輕騎追之轉
戰六十餘里大破俟斤悉得人畜以歸啟民素又遣柱國
張定和領軍大將軍劉昇別路邀擊並多斬獲而還兵既
度河賊復掠啟民部落素率驃騎范貴於窟結谷東南奮
擊復破之追奔八十餘里是歲泥利可汗及葉護俱被鐵
勒所敗步迦尋亦大亂奚霫五部內徙步迦奔吐谷渾啟
民遂有其眾歲遣朝貢大業三年四月煬帝幸榆林啟民

及義成公主來朝行宮前後獻馬三千匹帝大悅賜物萬
二千段啟民上表曰已前聖人先帝莫緣可汗存在之日
憐臣賜臣安義公主種種無少短臣種末為聖人先帝憐
養臣兄弟妬惡相共殺臣臣當時無處去向上看只見天
下看只見地實憶聖人先帝言語投命去來聖人先帝見
臣大憐臣死命養活勝於往前遣臣作大可汗坐著也其
突厥百姓死者以外還聚作百姓也至尊今還如聖人先
帝捉天下四方坐也還養活臣及突厥百姓實無少短臣
今憶想聖人及至尊養活事具奏不可盡並至尊聖心裏
在臣今非是舊日邊地突厥可汗臣即是至尊臣民至尊

情臣特乞依大國服飾法用一同華夏臣今率部落敢以
上聞伏願天慈不違所請表奏帝下其議公卿請依所奏
帝以為不可乃下詔曰先王建國夷夏殊風君子教民不求
變俗斷髮文身咸安其性旃裘卉服各尚所宜因而利之
其道弘矣何必化諸削衽縻以長纓豈遂性之至理非包
含之遠度衣服不同既辨要荒之叙庶類區別彌見天地
之情仍璽書答啓民以為磧北未靜猶須征戰但使好心
孝順何必改變衣服也帝法駕御千人大帳享啓民及其
部落酋長三千五百人賜物二十萬段其下各有差復下
詔曰德合天地覆載所以弗遺功格區宇聲教所以咸洎

至於梯山航海請受正朔襲冠解辮同彼臣民是故王會
納貢義彰前冊呼韓入臣待以殊禮突厥意利珍豆啓民
可汗志懷沈毅世修藩職往者挺身違難拔足歸仁先朝
嘉此款誠授以徽號資其甲兵之衆收其破滅之餘復祀
於既亡之國繼絕於不存之地斯固施均亭育澤漸要荒
者矣朕以薄德祇奉靈命思播遠猷光融令緒是以親巡
朔野撫寧藩服啓民深委誠心入奉朝覲率其種落拜首
軒墀言念丹款良以嘉尚宜隆榮數式優恒典可賜路車
乘馬鼓吹幡旗贊拜不名位在諸侯王上帝親巡雲內泝
金河而東北幸啓民所居啓民奉觴上壽跪伏甚恭帝大悅

賦詩曰鹿塞鴻旗駐龍庭翠輦迴氈帳望風舉穹廬向日
開呼韓頓顙至屠耆接踵來索辮擎羶肉韋鞲獻酒杯何
如漢天子空上單于臺帝賜啓民及主金甕各一及衣服
被褥錦綵特勤以下各有差先是高麗私通使啓民所啓
民推誠奉國不敢隱境外之交是日將高麗使人見勅令
牛弘宣旨謂之曰朕以啓民誠心奉國故親至其所明年
當往涿郡爾還日語高麗王知宜早來朝勿自疑懼存育
之禮當同於啓民如或不朝必將啓民巡行彼土使人甚
懼啓民仍扈從入塞至定襄詔令歸藩明年朝於東都禮
賜益厚是歲疾終上為之廢朝三日立其子咄吉世是為

始畢可汗表請尚公主詔從其俗十一年來朝於東都其
年車駕避暑汾陽宮八月始畢率其種落入寇圍帝於鴈
門詔諸郡發兵赴行在所援軍方至始畢引去由是朝貢
遂絕明年復寇馬邑唐公以兵擊走之隋大亂離中國人
歸之者無數遂大強盛勢陵中夏迎蕭皇后置於定襄薛
舉竇建德王世充劉武周梁師都李軌高開道之徒雖僭
尊號皆北面稱臣受其可汗之號使者往來相望於道也

西突厥

西突厥者木杆可汗之子大邏便也與沙鉢略有隙因分
為二漸以強盛東拒都斤西越金山龜茲鐵勒伊吾及西

域諸胡悉附之大邏便爲處羅侯所執其國立鞅素特勤
之子是爲泥利可汗卒子達漫立號泥撅處羅可汗其母
向氏本中國人生達漫而泥利卒向氏又嫁其弟婆實特
勤開皇末婆實共向氏入朝遇達頭亂遂留京師每舍之
鴻臚寺處羅可汗居無恒處然多在烏孫故地復立二小
可汗分統所部一在石國北以制諸胡國一居龜茲北其
地名應娑官有俟發閻洪達以評議國事自餘與東國同
每五月八日相聚祭神歲遣重臣向其先世所居之窟致
祭焉當大業初處羅可汗撫御無道其國多叛與鐵勒屢
相攻大爲鐵勒所敗時黃門侍郎裴矩在敦煌引致西域

聞國亂復知處羅思其母氏因奏之煬帝遣司朝謁者崔
君肅齎書慰諭之處羅甚踞受詔不肯起君肅謂處羅曰
突厥本一國也中分爲二自相仇敵每歲交兵積數十年
而莫能相滅者明知啓民與處羅國其勢敵耳今啓民舉
其部落兵且百萬入臣天子甚有丹誠者何也但以切恨
可汗而不能獨制故卑事天子以借漢兵連二大國欲滅
可汗耳百官兆庶咸請許之天子弗違師出有日矣顧可
汗母向氏本中國人歸在京師處于賓館聞天子之詔懼
可汗之滅旦夕守闕哭泣悲哀是以天子憐焉爲其輟策
向夫人又匍匐謝罪因請發使以召可汗令入內屬乞加

恩禮同於啓民天子從之故遣使到此可汗若稱藩拜詔
國乃永安而母得延壽不然者則向夫人爲誑天子必當
取戮而傳首虜庭發大隋之兵資北蕃之衆左提右挈以
擊可汗死亡則無日矣奈何惜兩拜之禮剿慈母之命惜
一句稱臣使匈奴國也處羅聞之矍然而起流涕再拜跪
受詔書君肅又說處羅曰啓民內附先帝嘉之賞賜極厚
故致兵強國富今可汗後附與之爭寵須深結於天子自
表至誠既以道遠未得朝覲宜立一功以明臣節處羅曰
如何君肅曰吐谷渾者啓民少子莫賀咄設之母家也今
天子又以義成公主妻於啓民啓民畏天子之威而與之

絕吐谷渾亦因憾漢故職貢不修可汗若請誅之天子必
許漢擊其內　　其外破之必矣然後身自入朝道路
無阻因見老母不亦可乎處羅大喜遂遣使朝貢帝將西
狩六年遣侍御史韋節召處羅令與車駕會於大斗拔谷
其國人不從處羅謝使者辭以他故帝大怒無如之何適
會其酋長射匱遣使來求婚裴矩因奏曰處羅不朝恃強
大耳臣請以計弱之分裂其國即易制也射匱者都六之
子達頭之孫世爲可汗君臨西面今聞其失職附隸於處
羅故遣使來以結援耳願厚禮其使拜爲大可汗則突厥
勢分兩從我矣帝曰公言是也因遣裴矩朝夕至館微諷

諭之帝於仁風殿召其使者言處羅不順之意稱射匱有
好心吾將立為大可汗令發兵誅處羅然後當為婚也帝
取桃竹白羽箭一枚以賜射匱因謂之曰此事宜速使疾
如箭也使者返路經處羅處羅愛箭將留之使者譎而得
免射匱聞而大喜興兵襲處羅處羅大敗棄妻子將左
右數千騎東走在路又被劫掠遁於高昌東保時羅漫山
高昌王麴伯雅上狀帝遣裴矩將向氏親要左右馳至玉
門關晉昌城矩遣向氏使詣處羅所論朝廷弘養之義丁
寧曉諭之遂入朝然每有怏怏之色以七年冬處羅朝於
臨朔宮帝享之處羅稽首謝曰臣總西面諸蕃不得早來
朝拜今參見遲晚罪責極深臣心裏悚懼不能道盡帝曰
往者與突厥相侵擾不得安居今四海既清與一家無異
朕皆欲存養使遂性靈譬如天上止有一箇日照臨莫不
寧帖若有兩箇三箇日萬物何以得安比者亦知處羅總
攝事繁不得早來相見今日見處羅懷抱豁然歡喜處羅
亦當豁然不煩在意明年元會處羅上壽曰自天以下地
以上日月所照唯有聖人可汗今是大日願聖人可汗千
歲萬歲常如今日也詔留其累弱萬餘口令其弟達度闕
牧畜會寧郡處羅從征高麗賜號為曷薩那可汗賞賜甚
厚十年正月以信義公主嫁焉賜錦綵袍千具綵萬

匹帝將復其故地以遼東之役故未遑也每從巡幸江都
之亂隨化及至河北化及將敗奔歸京師為北蕃突厥所
害

鐵勒

鐵勒之先匈奴之苗裔也種類最多自西海之東依據山
谷往往不絕獨洛河北有僕骨同羅韋紇拔也古覆羅並
號俟斤蒙陳吐如紇斯結渾斛薛等諸姓勝兵可二萬伊
吾以西焉耆之北傍白山則有契弊薄落職乙咥蘇婆那
曷烏讙紇骨也咥於尼讙等勝兵可二萬金山西南有薛
延陀咥勒兒十槃達契等一萬餘兵康國北傍阿得水則
有訶咥曷截撥忽比干具海曷比悉何嵯蘇拔也末謁達
等有三萬許兵得嶷海東西有蘇路羯三索咽蔑促隆忽
等諸姓八千餘拂菻東則有恩屈阿蘭北褥九離伏嗢昏
等近二萬人北海南則都波等雖姓氏各別總謂為鐵勒
並無君長分屬東西兩突厥居無恒所隨水草流移人性
凶忍善於騎射貪婪尤甚以寇抄為生近西邊者頗為藝
植多牛羊而少馬自突厥有國東西征討皆資其用以制
北荒開皇末晉王廣北征納民大破步迦可汗鐵勒於是
分散大業元年突厥處羅可汗擊鐵勒諸部厚稅斂其物
又猜忌薛延陀等恐為變遂集其魁帥數百人盡誅之由

是時反叛拒處羅遂立俟利發俟斤契弊歌楞為易勿真莫何可汗居貪汗山復立薛延陀內俟斤字也咥為小可汗處羅可汗既敗莫何可汗始大莫何勇毅絕倫甚得眾心為鄰國所憚伊吾高昌焉耆諸國悉附之其俗大抵與突厥同唯丈夫婚畢便就妻家待產乳男女然後歸舍死者埋殯之此其異也大業三年遣使貢方物自是不絕云

奚

奚本曰庫莫奚東部胡之種也為慕容氏所破遺落者竄匿松漠之間其俗甚為不潔而善射獵好為寇鈔初臣於

突厥後稍強盛分為五部一曰辱紇王二曰莫賀弗三曰契箇四曰木昆五曰室得每部俟斤一人為其帥隨逐水草頗同突厥有阿會氏五部中為盛諸部皆歸之每與契丹相攻擊虜獲財畜因而得賞死者以葦薄裹屍懸之樹上自突厥稱藩之後亦遣使入朝或通或絕最為無信大業時歲遣使貢方物

契丹

契丹之先與庫莫奚異種而同類並為慕容氏所破俱竄於松漠之間其後稍大居黃龍之北數百里其俗頗與靺鞨同好為寇盜父母死而悲哭者以為不壯但以其屍置

於山樹之上經三年之後乃收其骨而焚之因酹而祝曰冬月時向陽食若我射獵時使我多得豬鹿其無禮頑嚚於諸夷最甚當後魏時為高麗所侵部落萬餘口求內附止于白貔河其後為突厥所逼又以萬家寄於高麗開皇四年率諸莫賀弗來謁五年悉其眾款塞高祖納之聽居其故地六年其諸部相攻擊久不止又與突厥相侵高祖使使責讓之其國遣使詣闕頓顙謝罪其後契丹別部出伏等背高麗率眾內附高祖納之安置於渴奚那頡之北開皇末其別部四千餘家背突厥來降上方與突厥和好重失遠人之心悉令給糧還本敕突厥撫納之固辭不去部

落漸眾遂北徙逐水草當遼西正北二百里依託紇臣水而居東西亘五百里南北三百里分為十部兵多者三千少者千餘逐寒暑隨水草畜牧有征伐則酋帥相與議之興兵動眾合符契突厥沙鉢略可汗遣吐屯潘垤統之契丹之類也其南者為契丹在北者號室韋分為五部不相摠一所謂南室韋北室韋鉢室韋深末怛室韋大室韋並無君長人民貧弱突厥常以三吐屯摠領之南室韋在契丹北三千里土地卑濕至夏則移向西北貸勃欠對二山多草木饒禽獸又多蚊蚋人皆巢居以避其患漸分為二十五部每部有餘莫弗瞞咄猶酋長也死則子弟代立嗣絕

則擇貧弱者而立之其俗丈夫皆被髮婦人盤髮衣服與契
丹同乘牛車籧篨為屋如突厥氊車之狀度水則束薪為
栰或以皮為舟者馬則織草為韉結繩為轡寢則屈為室以
籧篨覆上移則載行以豬皮為席編木為藉婦女皆抱膝
而坐氣候多寒田收甚薄無羊少馬多豬牛造酒食啖與
靺鞨同俗婚嫁之法二家相許壻輒盜婦將去然後送牛
馬為娉更將歸家待有娠乃相隨還舍婦人不再嫁以為
死人之妻難以共居部落共為大棚人死則置屍其上居
喪三年年唯四哭其國無鐵取給於高麗多貂南室韋北
行十一日至北室韋分為九部落繞吐紇山而居其部落

渠帥號乞引莫賀咄每部有莫何弗三人以貳之氣候最
寒雪深沒馬冬則入山居土穴中牛畜多凍死饒麞鹿
射獵為務食肉衣皮鑿冰沒水中而網射魚鼈地多積雪
懼陷坑穽騎木而行俗皆捕貂為業冠以狐狢衣以魚皮
又北行千里至鉢室韋依胡布山而住人眾多北室韋不
知為幾部落用樺皮蓋屋其餘同北室韋從鉢室韋西南
四日行至深末怛室韋因水為號也冬月穴居以避太陰
之氣又西北數千里至大室韋徑路險阻語言不通尤多
貂及青鼠北室韋時遣使貢獻餘無至者
史臣曰四夷之為中國患也久矣北狄尤甚焉種落實繁

迭雄邊塞年代遐邈非一時也五帝之世則有獯粥焉其
在三代則玁狁焉逮乎兩漢則匈奴焉當塗典午則烏丸
鮮卑焉後魏及周則蠕蠕突厥焉此其酋豪相繼互為君
長者也皆以畜牧為業侵鈔為資倏來忽往雲飛鳥集搢
紳之士議和親於廟堂之上折衝之臣論奮擊於塞垣之
下然事無恒規權無定勢親疏因其強弱服叛在其盛衰
衰則款塞頓顙盛則彎弓寇掠屈申異態強弱相反正朔
所不及冠帶所不加唯利是視不顧盟誓至於莫相救讓
驕黠憑陵和親約結之謀行師用兵之事前史論之備矣
故不詳而究焉及蠕蠕衰微突厥始大至於木扞遂雄朔

野東極東胡舊境西盡烏孫之地彎弓數十萬列處於代
陰南向以臨周齊二國莫之能抗爭請盟好求結和親乃
與周合從終亡齊國高祖遷鼎厥徒孔熾負其眾力將蹈
秦郊內自相圖遂以乖亂達頭可汗遠遁啟民願保塞下
於是推亡固存返其舊地助討餘燼部眾遂強卒於仁壽
不侵不叛暨乎始畢未虧臣禮煬帝撫之非道始有鴈門
之圍俄屬群盜並興於此浸以雄盛豪傑雖建名號莫不
請好息民於是分置官司總統中國子女玉帛相繼於道
使者之車往來結轍自古蕃夷驕僭未有若斯之甚也及
聖哲膺期掃除氛祲暨於時變搆懷叛拒率其群醜屢

陳亭鄣殘毀我雲代搖蕩我太原肆掠於涇陽飲馬於渭汭聖上奇謀潛運神機密動遂使百世不羈之虜一舉而滅瀚海龍庭之地盡為九州幽都窮髮之民隸於編户實帝皇所不及書契所未聞由此言之雖天道有盛衰亦人事之工拙也加以爲而弗恃有而弗居類天地之含容同陰陽之化育斯乃天道之行也固無得而稱焉

宇文化及 弟智及 司馬德戡 裴虔通　王充　段達

夫[illegible]天地人稱[illegible]之道[illegible]

[illegible]者[illegible]傳曰人生在三事之如一然則君臣父子

道不殊父不可以不父子不可以不子君不可以不君臣

不可以不臣故曰君猶天也天可逃乎是以有死無貳

見危受命竭忠貞以立節不顧難而苟免故能樹其風聲懷

夫懷千載之後莫不稱以為臣也其所以生榮死哀敢

賞罰者莫大至於季世貴戚累代鄉世祿受恩之寄

[illegible]雖終之身處機衡肆趙高之姦荷權寵行其姦

[illegible]窮逆生靈所以天象[illegible]社稷宮[illegible]以

[illegible]之斷焚骨明發之可以[illegible]天[illegible]往[illegible]誡

將來昔孔子脩春秋而亂臣賊子知懼抑使之來者不得

欲蓋而彰者也今故正其罪名以冠於篇首庶後之君子

見作者之意焉

宇文化及 弟智及

宇文化及左翊衛大將軍述之子也性凶險不循法度好乘肥挾彈馳騖道中由是長安謂之輕薄公子煬帝為太子時常領千牛出入臥內累遷至太子僕數以受納貨賄再三免官太子嬖昵之俄而復職又以其弟士及尚南陽

公主。化及由此益驕，處公卿間，言辭不遜，多所陵轢。見人子女狗馬珍玩，必請託求之。常與屠販者遊，以規其利。煬帝即位，拜太僕少卿，益恃舊恩，貪冒尤甚。大業初，煬帝幸榆林，化及與弟智及違禁與突厥交市。帝大怒，囚之數月，還至青門外，欲斬之而後入城，解衣辮髮，以公主故，久之乃釋，并智及並賜述為奴。述薨後，煬帝追憶之，遂起化及為右屯衛將軍，智及為將作少監。是時李密據洛口，煬帝懼，留淮左，不敢還都。從駕驍果多關中人，久客羈旅，見帝無西意，謀欲叛歸。時武賁郎將司馬德戡總領驍果，屯於東城，風聞兵士欲叛，未之審，遣校尉元武達陰問驍果，知其情，因謀構逆。共所善武賁郎將元禮、直閤裴虔通

互相扇惑曰：「今聞陛下欲築宮丹陽，勢不還矣。所部驍果莫不思歸，人人偶語，並謀逃去。我欲言之，陛下性忌，惡聞兵走，即恐先事見誅。今知而不言，其後事發，又當族滅我矣。進退為戮，將如之何？」虔通曰：「上實爾，誠為公憂之。」德戡謂兩人曰：「我聞關中陷沒，李孝常以華陰叛，陛下收其二弟，將盡殺之。吾等家屬在西，安得無此慮也！」虔通曰：「我子弟已壯，誠不自保，正恐旦暮及誅，計無所出。」德戡曰：「同相憂，當共為計取。驍果若走，可與俱去。」虔通等曰：「誠如公言，求生之計，無以易此。」因遞相招誘。又轉告內史舍人元敏、

鷹揚郎將孟秉、符璽郎李覆、牛方裕、直長許弘仁、薛良、城門郎唐奉義、醫正張愷等，日夜聚博，約為刎頸之交，情相款昵，言無回避，於座中輒論叛計，並相然許。時李孝質在禁，令驍果守之，中外交通，所謀益急。趙行樞者，樂人之子，家產巨萬，先交智及，勳侍楊士覽者，宇文甥也，二人同告智及。智及素狂悖，聞之喜，即共見德戡，期以三月十五日舉兵同叛，劫十二衛武馬，虜掠居人財物，結黨西歸。智及曰：「不然。當今天實喪隋，英雄並起，同心叛者已數萬人，因行大事，此帝王業也。」德戡然之。行樞、薛良請以化及為主，相約既定，方告化及。化及性本駑怯，初聞大懼，色動流汗，久

之乃定。義寧二年三月一日，德戡欲宣言告眾，恐以人心未一，更思譎詐以協驍果，謂許弘仁、張愷曰：「君是良醫，國家任使，出言惑眾，眾必信。君可入備身府，告識者言陛下聞說驍果欲叛，多醞毒酒，因享會盡鴆殺之，獨與南人留此。」弘仁等宣布此言，驍果聞之，遞相告語，謀叛逾急。德戡知計既行，遂以十日總召故人，諭以所為。眾皆伏曰：「唯將軍命！」其夜，奉義主閉城門，乃與虔通相知，諸門皆不下鑰。至夜三更，德戡於東城內集兵，得數萬人，舉火與城外相應。帝聞有聲，問是何事。虔通偽曰：「草坊被燒，外人救火，故諠囂耳。」中外隔絕，帝以為然。孟秉、智及於

城外得千餘人劫候衛武賁馮普樂共布兵分捉郭下街巷至五更中德戡授虔通兵以換諸門衛士虔通因自開門領數百騎至成象殿殺將軍獨孤盛武賁郎將元禮遂引兵進宿衛者皆走虔通進兵排左閣馳入永巷問陛下安在有美人出方指云在西閣從往執帝帝謂虔通曰卿非我故人乎何恨而反虔通曰臣不敢反但將士思歸奉陛下還京師耳帝曰與汝歸虔通因勒兵守之至旦孟秉以甲騎迎化及化及未知事果戰慄不能言人有來謁之者但低頭據鞍答云罪過時士及在公主第弗之知也智及遣家僮莊桃樹就第殺之桃樹不忍執詣

智及久之乃見釋化及至城門德戡迎謁引入朝堂號爲丞相令將帝出江都門以示群賊因復將入遣令狐行達弑帝於宮中又執朝臣不同己者數十人及諸外戚無少長害之唯留秦孝王子浩立以爲帝十餘日奪江都人舟楫從水路西歸至顯福宮宿公麥孟才折衝郎將沈光等謀擊化及反爲所害化及於是入據六宮其自奉養一如煬帝故事每於帳中南面端坐人有白事者嘿然不對下牙時方收取啓狀共奉義方裕良愷等參決之行至徐州水路不通復奪人車牛得二千兩並載宮人珍寶其戈甲戎器悉令軍士負之道遠疲極三軍始怨德戡失望

竊謂行樞曰君大謬誤我當今撥亂必藉英賢化及庸暗群小在側事將必敗當若之何行樞曰在我等爾廢之何難因共李本宇文導師尹正卿等謀以後軍萬餘兵襲殺化及更立德戡爲主弘仁知之密告化及盡收捕德戡及其支黨十餘人皆殺之引兵向東郡通守王軌以城降之元文都推越王侗爲主拜李密爲太尉令擊化及密遣徐世勣據黎陽倉化及度河保黎陽縣分兵圍世勣密壁清淇與世勣以烽火相應化及每攻倉密輒引兵救之化及數戰不利其將軍于弘達爲密所擒送於侗所鑊烹之化及糧盡度永濟渠與密決戰於童山遂入汲郡求軍糧又遣使

拷掠東郡吏民以責米粟王軌等不堪其弊以城歸於李密化及大懼自汲郡將率衆圖以北諸州其將陳智略率嶺南驍果萬餘人張童兒率江東驍果數千人皆叛歸李密化及尚有衆二萬北走魏縣張愷等與其將陳伯謀去之事覺爲化及所殺腹心稍盡兵勢日蹙兄弟更無他計但相聚酣宴奏女樂醉後因尤智及曰我初不知由汝爲計強來立我今所向無成士馬日散負殺主之名天下所不納今者滅族豈不由汝乎持其兩子而泣智及怒曰事捷之日初不賜尤及其將敗乃欲歸罪何不殺我以降建德兄弟數相鬥鬩言無長幼醒而

自知必敗化及歎曰人生故當死豈不一日為帝乎於是鴆殺秦王浩僭皇帝位於魏縣國號許建元為天壽署置百官攻元寶藏於魏州四旬不剋反為所敗亡失千餘人乃東北趣聊城將招攜海曲諸賊時遣士及徇濟北求餽餉大唐遣淮安王神通安撫山東并擊化及化及不從神通進兵圍之十餘日不剋而退竇建德悉眾攻之先是齊州賊帥王薄聞其多寶物詐來投附化及信之與共居守至是薄引建德入城生擒化及悉虜其眾先執智及元武達孟秉楊士覽許弘仁皆斬之乃以轘車載化及之河間數以殺君之罪并二子承基承趾皆斬之傳首於突厥義成公主梟於虜庭士及自濟北西歸長安智及幼頑凶好與人群鬥所共遊處皆不逞之徒相聚鬥雞習放鷹狗初以父功賜爵濮陽郡公蒸淫醜穢無所不為其妻長孫妒而告述述雖為隱而大忿之纖介之愆必加鞭箠其弟士及恃尚主又輕忽之唯化及每事營護父再三欲殺輒救免之由是頗相親暱遂勸化及遣人入蕃私為交易事發當誅述獨證智及罪惡而為化及請命帝因兩釋之述將死抗表言其凶勃必且破家帝後思述授智及將作少監其江都殺逆事智及之謀也化及為丞相以為左僕射領十二衛大將軍化及僭號封齊王竇建德破聊城獲而斬之并其黨十餘人皆暴屍梟首

司馬德戡

司馬德戡扶風雍人也父元謙仕周為都督德戡幼孤以屠豕自給有桑門釋粲通德戡母和氏遂撫教之因解書計開皇中為侍官漸遷至大都督從楊素出討漢王諒充內營左右進止便僻俊辯多姦計素大善之以勳授儀同三司大業三年為鷹揚郎將從討遼左進位正議大夫遷武賁郎將煬帝甚昵之從至江都領左右備身驍果萬人營於城內因隋末大亂乃率驍果謀反語在化及事中既獲煬帝與其黨孟秉等推化及為丞相化及首封德戡為溫國公邑三千戶加光祿大夫仍統本兵化及意甚忌之後數日化及署諸將分配士卒乃以德戡為禮部尚書外示美遷實奪其兵也由是憤怨所獲賞物皆賂於智及智及為之言行至徐州捨舟登陸令德戡將後軍乃與趙行樞李本尹正卿宇文導師等謀襲化及遣人使于孟海公結為外助遷延未發以待使報許弘仁張愷知之以告化及因遣其弟士及陽為遊獵至于後軍德戡不知事露出營參謁因命執之并其黨與化及責之曰與公勠力共定海內出於萬死今始事成願得同守富貴公又何為反也德戡曰本殺昏主苦其毒害

相立足下而又甚之逼於物情不獲已也化及不對命送幕下縊而殺之時年三十九

裴虔通

裴虔通河東人也初煬帝為晉王以親信從稍遷至監門校尉煬帝即位擢舊左右授宣惠尉遷監門直閤累從征役至通議大夫與司馬德戡同謀作亂先開宮門騎至成象殿殺將軍獨孤盛擒帝于西閣化及以虔通為光祿大夫莒國公化及引兵之北也令鎮徐州化及敗後歸於大唐即授徐州總管轉辰州刺史封長蛇男尋以隋朝殺逆之罪除名徙於嶺表而死

王充

王充字行滿本西域人也祖支頹耨徙居新豐頹耨死其妻少寡與儀同王粲野合生子曰瓊粲遂納之以為小妻其父收幼孤隨母嫁粲粲愛而養之因姓王氏官至懷汴二州長史充捲髮豺聲沈猜多詭詐頗窺書傳尤好兵法曉龜策推步盈虛然未嘗為人言也開皇中為左翊衛後以軍功拜儀同授兵部員外善敷奏明習法律而舞弄文墨高下其心或有駁難之者充利口飾非辭義鋒起眾雖知其不可而莫能屈稱為明辯煬帝時累遷至江都郡丞時帝數幸江都充善候人主顏色阿諛順旨每入言事帝善之又以郡丞領江都宮監乃雕飾池臺陰奏遠方珍物以媚於帝由是益昵之大業八年隋始亂充內懷徼倖卑身禮士陰結豪俊多收眾心江淮間人素輕悍又屬盜賊群起人多犯法有繫獄抵罪者充皆枉法出之以樹私恩及楊玄感反吳人朱燮晉陵人管崇起兵江南以應之自稱將軍擁眾十餘萬帝遣將軍吐萬緒魚俱羅討之不能克充募江都萬餘人擊頻破之每有克捷必歸功於下所獲軍實皆推與士卒身無所受由此人爭為用功最居多十年齊郡賊帥孟讓自長白山寇掠諸郡至盱眙有眾十餘萬充以兵拒之而羸師示弱保都梁山為五柵相持不戰後因其懈出兵奮擊大破之乘勝盡滅賊讓以數十騎遁去斬首萬人六畜軍資莫不盡獲帝以充有將帥才略始遣領兵討諸小盜所向皆破之然性矯偽詐為善能自勤苦以求聲譽十一年突厥圍帝於鴈門充盡發江都人將往赴難在軍中蓬首垢面悲泣無度曉夜不解甲藉草而臥帝聞之以為愛己益信任之十二年遷為江都通守時厭次人格謙為盜數年兵十餘萬在豆子䴚中充帥師破斬之威振群賊又擊盧明月破之於南陽斬首數萬虜獲極多後還江都帝大悅自執杯酒以賜之時充又知帝好內乃言江淮良家有美人願備

後庭無由自進帝益喜因密令閱視諸女姿質端麗合
相者取正庫及應入京物以娉納之所用不可勝計帳上
云敕別用不顯其實有合意者則厚賞充或不中者又以
發之後令以船送東京而道路賊起使者苦役於淮泗中
沉船溺之者前後十數或有發露充為殺之又遣簡閱以
供進是後益見親昵遇李密攻陷興洛倉進逼東都官軍
數卻光祿大夫裴仁基以武牢降于密帝惡之大發兵將
討焉發中詔遣充為將軍於洛口以拒密前後百餘戰互
有勝負充乃引軍度洛水逼倉城李密與戰充敗績赴水
溺死者萬餘人時天寒大雪兵士既度水衣皆沾濕在道
凍死者又數萬人比至河陽纔以千數充自繫獄請罪越
王侗遣使赦之召令還都收合亡散得萬餘人屯於含
嘉城中不敢復出宇文化及殺帝於江都充與太府卿元
文都將軍皇甫無逸右司郎盧楚奉侗為主侗以充為吏
部尚書封鄭國公及侗取元文都盧楚之謀拜李密為太
尉尚書令密遂稱臣復以兵拒化及於黎陽遣使告捷衆
皆悅充獨謂其麾下諸將曰文都之輩刀筆吏耳吾觀
其勢必為李密所擒且吾軍人每與密戰殺其父兄子弟
前後已多一旦為之下吾屬無類矣出此言以激怒其衆
文都知而大懼與楚等謀將因充入內伏甲而殺之期有日

矣納將軍段達遣其女婿張志以楚等謀告之充夜勒兵圍宮城
將軍費曜田闍等與戰於東太陽門外曜軍敗充遂攻
門而入無逸以單騎遁走獲楚殺之時宮門尚閉充令扣
門言於侗曰元文都等欲執皇帝降于李密段達知而以
告臣臣非敢反誅反者耳文都聞變入奉侗於乾陽殿
陳兵衛之令將帥乘城拒難兵敗獲文都殺之侗命開
門以納充充悉遣人代宿衛者乃入謁頓首流涕而言曰
文都等無狀謀相屠害事急為此不敢背國侗與之盟充
尋遣其兄惲為內史令入居禁中未幾李密破化及還其
勁兵良馬多戰死士卒皆倦充欲乘其弊而擊之恐人不
一乃假託鬼神言夢見周公乃立祠於洛水之上遣巫宣
言周公欲令僕射急討李密當有大功不則兵皆疫死
充兵多楚人俗信妖妄故出此言以惑之衆皆請戰充
簡練精勇得二萬餘人馬千餘遂營於洛水南密軍偃師北
山上時密新得志於化及有輕充之心不設壁壘充夜遣
二百餘騎潛入北山伏溪谷中令軍秣馬蓐食既而宵
濟人奔馬馳比明而薄密密出兵應之陣未成列而兩軍
合戰其伏兵發山而上潛登北原乘高而下馳壓密營營
中亂無能拒者即入縱火密軍大驚而潰降其將張童兒

陳智略進下偃師初充兄偉及子玄應隨化及至東郡密得
而囚之於城中至是盡獲之又執密長史邴元真妻子
司馬鄭虔象之母及諸將子弟皆撫慰之各令潛呼其父
兄充次洛口邴元真鄭虔象等舉倉城以應之密以數
十騎遁逸充悉收其衆而東盡于海南至于江悉來歸附
充又令韋節諷侗拜爲太尉署置官屬以尚書省爲其
府尋自稱鄭王遣其將高略帥師攻壽安不利而旋又帥
師攻圍穀州三日而退明年自稱相國受九錫備物是後
不朝侗矣有道士桓法嗣者自言解圖讖充昵之法嗣乃
以孔子閉房記畫作丈夫持一干以驅羊法嗣云楊隋姓也

干一者王字也居羊後明相國代隋爲帝也又取莊子人
間世德充符二篇上之法嗣釋曰上篇言世下篇言充此即
相國名矣明當德被人間而應符命爲天子也充大悅曰
此天命也再拜受之即以法嗣爲諫議大夫充又羅取雜鳥
書帛繫頸自言符命而散放之或有彈射得鳥而來獻者
亦拜官爵既而廢侗於別宮僭即皇帝位建元曰開明國
號鄭大唐遣秦王率衆圍之充頻出兵戰輒不利都外
諸城相繼降款充窘迫遣使請救於竇建德建德率
精兵援之師至武牢爲秦王所破擒建德以詣城下充將
潰圍而出諸將莫有應之者自知窘急無所於是出降至

長安爲讎人獨孤脩德所殺

段達

段達武威姑臧人也父嚴周朔州刺史達在周年始三歲
襲爵襄垣縣公及長身長八尺美鬚髯便弓馬高祖
爲丞相以大都督領親信兵常置左右及踐阼爲左直
齋累遷車騎將軍兼晉王參軍高智慧李積等之作
亂也達率一萬擊定方滁二州賜縑千段遷進儀同又破汪文
進等於宣州加開府賜奴婢五十口縑絹四千段仁壽初太子
左衛副率大業初以藩邸之舊拜左翊衛將軍征吐谷渾
進位金紫光祿大夫帝征遼東百姓苦役平原祁孝德清

河張金稱等並聚衆爲群盜攻陷城邑郡縣不能禦帝令
達擊之數爲金稱等所挫亡失甚多諸賊輕之號爲段姥
後用鄃令楊善會之計更與賊戰方致克捷還京師以
公事坐免明年帝征遼東以達留守涿郡俄復拜左翊衛
將軍高陽魏刀兒聚衆十餘萬自號歷山飛寇掠燕趙達
率涿郡通守郭絢擊敗之于時盜賊既多官軍惡戰達不
能因機決勝唯持重自守頓兵饋糧多無剋獲時皆謂之
爲怯耎十二年帝幸江都宮詔達與太府卿元文都留守
東都李密據洛口縱兵侵掠城下達與監門郎將龐玉武
牙郎將霍舉率內兵出禦之頻有功遷左驍衛大將軍王

充之敗也密復進據北芒來至上春門達與判左丞郭文
懿尚書韋津出兵拒之達見賊盛不陣而走為密所乘軍
大潰韋津沒於陣由是賊勢日盛及帝崩於江都達與元文
都等推越王侗為主署開府儀同三司兼納言封陳國公
元文都等謀誅王充也達陰告充為之内應及事發越王
侗執文都於充充甚德於達特見崇重既破李密達等勸
越王加充九錫備物尋諷令禪讓充僭尊號以達為司徒
及東都平坐誅妻子籍沒

史臣曰化及庸愞下才負恩累葉王充斗筲小器遭逢時
幸俱蒙獎擢禮越舊臣既屬崩剝之期不能致身竭命乃
因利乘便先圖干紀率群不逞職為亂階拔本塞源裂冠
毀冕或躬為戎首或親行鴆毒釁深指鹿事切食蹯天地
所不容人神所同憤故梟鏡凶魁相尋菹戮蛇豕醜類繼
踵誅夷快忠義於當年垂炯戒於來葉嗚呼為人臣者可
不殷鑒哉可不殷鑒哉

列傳卷第五十　　隋書八十五

隋書自開皇仁壽時王劭為書八十卷以類相從定為篇
目至於編年紀傳並闕其體唐武德五年起居舍人令狐
德棻奏請修五代史（五代謂梁陳齊周隋也）十二月詔中書令封德
彝舍人顏師古脩隋史綿歷數載不就而罷正觀三年續
詔秘書監魏徵脩隋史左僕射房喬總監徵又奏於中書
省置秘書内省令前中書侍郎顏師古給事中孔穎達著
作郎許恭宗撰隋史徵總知其務多所損益務存簡正序
論皆徵所作凡成帝紀五列傳五十十年正月壬子徵等
詣闕上之十五年又詔左僕射于志寧太史令李淳風著作
郎韋安仁符璽郎李延壽同脩五代史志凡勒成十志三
十卷顯慶元年五月己卯太尉長孫無忌等詣朝堂上進
詔藏秘閣後又編第入隋書其實別行亦呼為五代史志

案魏徵本傳正觀七年為侍中十年五代史成加光祿大
夫進封鄭國公俄請遜位拜特進今諸本並云特進又經
籍志四卷獨云侍中鄭國公魏徵撰無忌傳又云秉徵三
年始受詔監脩疏當時先已刊脩無忌因成書而進今此
傳題以徵志以無忌從衆本所載也紀傳亦有題太子少
師許恭宗撰素恭宗傳正觀八年除著作郎脩國史遷中
書舍人十年左授洪州司馬龍朔三年始拜太子少師與
今録年月官位不同疑後人所益房喬志寧初並受詔又
李延壽傳云被詔與著作佐郎敬播同脩五代史志復延
壽正觀三年與顏師古同被勑脩隋史其年以内憂去職
今諸本並不載喬等名位天文律曆五行三志皆淳風獨
作五行志序諸本云褚遂良作案本傳未嘗受詔撰述疑
秪為一序今
故畧其名氏

天聖二年五月十一日上　御藥供奉藍元用奉傳
聖旨齎
禁中隋書一部付崇文院至六月五日

勅差官校勘 [illegible]

仍

內出殿式雕造

列傳六十 [illegible]